叢書集成三編

國立中央研究院
中華民國教育部

www.duxiu.com

叢書集成三編　第八〇冊目錄

史地類

中國地理——宋金

遼史各外國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八〇　〇〇一
金史外國傳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八〇　〇一一

中國地理——元

元秘史地理攷證十五卷後附錄……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八〇　〇一二
元史外夷傳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八〇　一二一
元聖武親征錄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八〇　一三一
元經世大典圖地理攷證三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八〇　一六一
張耀卿紀行地理攷證一卷（一名：元張參議紀行地理攷證）……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八〇　一八七
西遊錄地理攷證一卷（一名：元耶律楚材西遊錄地理攷證）……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八〇　一九七
長春眞人西遊記地理攷證一卷（一名：元長春眞人西遊記地理考證）……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八〇　二〇五
西使記地理攷證一卷（一名：元劉郁西使記地理攷證）……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八〇　二一九

中國地理——明

明史各外國傳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八〇　二二五
明史西域傳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八〇　二四七

中國地理——清

漫遊紀畧四卷（一名：瓠園集）……清　王　澐撰……筆記續說　〇八〇　二六五

中國西部地理

秦蜀驛程後記二卷……清　王士禎撰……王　漁洋　中研所　〇八〇　二八七

江蘇地理及其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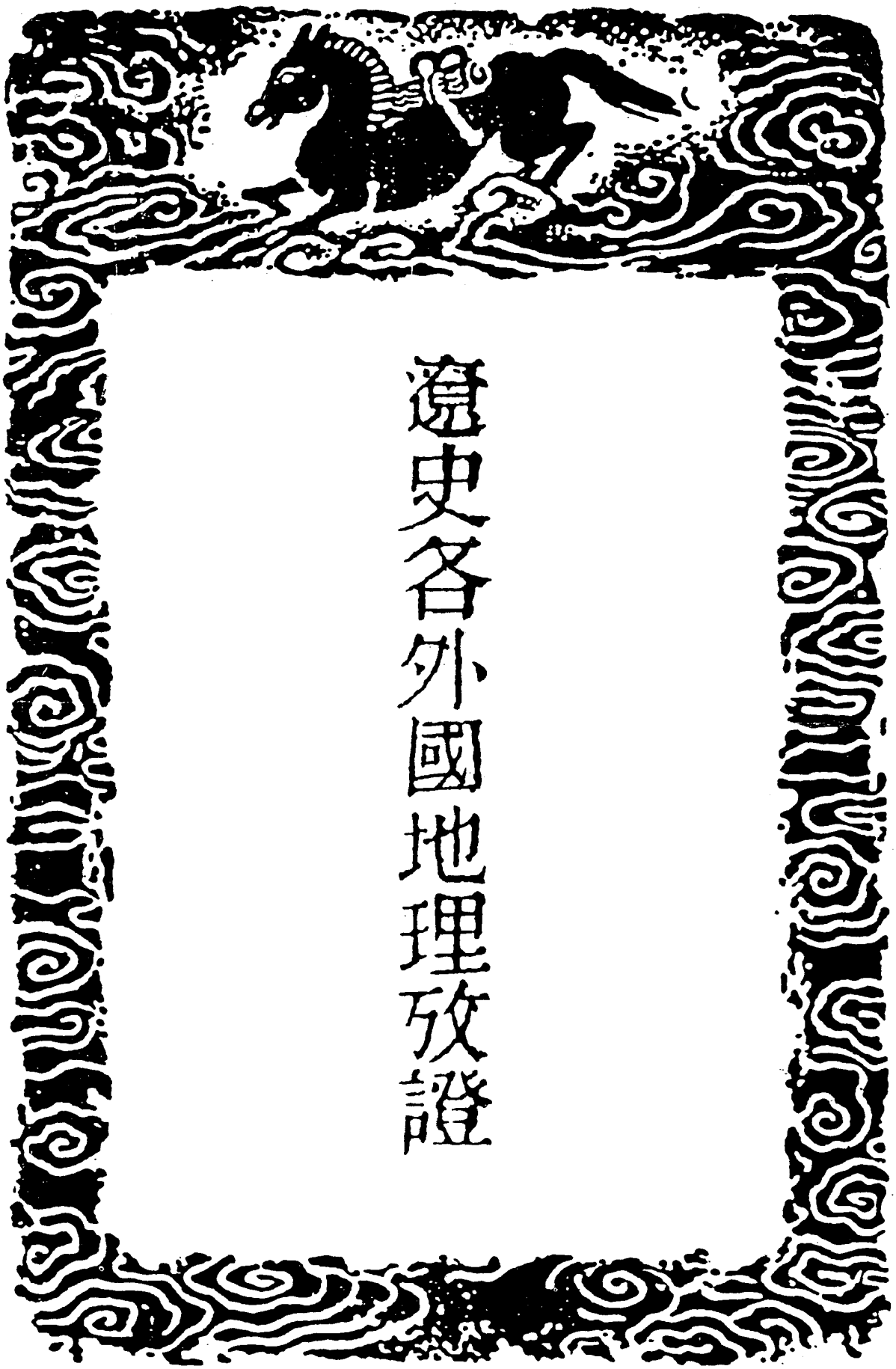
三吳遊覽志一卷……清　余　懷撰……筆記小說　〇八〇　三二五

廣陵通典十卷附先君年表……清　汪　中撰……江都汪氏　台　大　〇八〇　三三七

浙江地理及其地方

乾道四明圖經十二卷……宋　張　津等撰……宋元四明　〇八〇　四四一

寶慶四明志二十一卷(上)自卷一至卷十八……宋　羅　濬撰……宋元四明　〇八〇　五六三



遼史各外國地理攷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

遼史各外國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遼時北邊部落甚多而元修遼史不立外國傳當亦有故以元初距遼時代稍遠從前舊國譜已淪亡文獻無徵難以按求事實且主筆者多漢人不明域外情形遂以爲無足重輕而任其缺佚然傳雖不立尙立部族扈國一表稍紀事略而百官志二兵衞志中下亦襍載外國國名雖重複紛拏毫無條理欲爲之詳攷各部地所在殊屬難事今姑就百官志中所稱王府者計四十餘國爲主有遺採他條補之其絕無可攷者不論大小各部均付闕如

遼史百官志二　西北部族官

大部職名

女直國順化王府景宗保寧九年來請宰相以下等職以允授之計二十一人聖宗統和八年封阿海爲順化王天祚帝天慶二年其國有阿鶻產大王

女直本名女眞以避遼興宗諱改眞爲直至元初修史亦從而稱之陋矣女直國勢素强故加特別王號以籠絡之阿海卽烏古迺攷烏古迺祖綏古時已定居按出虎水爲古安軍骨部境今吉林東北阿爾楚喀舊城乃其遺址近人曹廷杰所攷甚確阿鶻產卽金太祖阿骨打今改阿固達

北女直　南女直　曷蘇館女直亦曰合蘇袞合素蘇館　長白山女直　鴨綠江女直　瀕海女直　上六部均稱王府

女直本蘇鞨之後在今盛京以東及吉林省地北女直居其本部東北即古黑水部今三姓城迤東新設各縣地南女直指烏拉輝發諸族清初扈倫四部皆其支裔葉赫館女直在今海龍廳以南渤海所置定理安邊二府境長白山女直古稱白水部在松花江發源處清初之訥殷部也鴨綠江女直居江之北岸此部清初尚存今設寬甸臨江輯安等縣於此瀕海女直在黑古塔城以東金元爲率賓路明置奴兒干都司以統轄之近亦設延吉道治又放北盟會編言遼太祖遷女真大戶於遼陽南名哈斯罕又言咸州東北至粟末江中閒居民曰撾發可互證

阻卜大王府按各國稱號自大王以下有稱都王者有但稱王者茲舉其例後不復贅

阻卜語解作準布爲遼時西北强部紀傳所載事跡頗多惟其部地人皆不知所在余反覆詳攷始得一證焉一太祖紀天贊三年親征西北諸部至古回鶻城遂遣騎攻阻卜一蕭撻懔傳以阻卜諸部叛服不常詔皇太妃以可敦城爲鎮州守之按古回鶻城卽可敦城在塔米爾河南雙谿醉隱詩注所謂和林西北七十里有訛伽可汗宮城遺址是也唐書載回鶻可汗娶唐公主爲可敦可汗可敦各建牙城後可汗城爲黠戛斯焚毀惟可敦城獨存遼時因防阻卜特加修葺奉皇太妃居之遂成重鎭觀此情形知其地實爲備禦阻卜之要塞然則阻卜所部必更在其西無疑今塔米爾河西界有札布干河札布者阻卜準布之轉音也惟此河甚長阻卜四部確居河之何地已難實指

西阻卜　北阻卜　西北阻卜詳上

朮不姑亦曰述不姑直不姑

朮不姑遼時北面大國見本志北面邊防官條其部地當在今嫩江境惟不能確知何處

阿薩蘭回鶻亦曰阿思蘭

阿薩蘭回鶻卽元史哈剌魯國因其部長世世以阿薩蘭玉自號遼人因以所稱者稱之阿薩蘭者譯言獅子也元太祖本紀六年西域哈剌魯部主阿昔蘭汗來降可證其所部在今塔爾巴哈台迤西至俄屬哈薩克境皆是

回鶻國單于府

回鶻唐時强盛後爲黠戛斯所破部衆星散或居甘州或居沙州或居和州而以居和州者爲大宗卽元時畏兀兒也此條蓋指和州回鶻故本志所載有甘州沙州而無和州兵志屬國軍條則有和甘沙三州而無回鶻單于可以互證惟自漢以來北方諸部獨匈奴稱單于突厥回紇皆稱可汗不稱單于意此必遼人所改蓋契丹亦號可汗遼人不欲他部與其先世同號故別稱單于耳和州今曰喀喇和卓在吐魯番城東南

沙州回鶻

沙州故城在今嘉峪關外安西州西南敦煌縣城東　按沙

州回鶻遼封敦煌郡王而屬國軍條既有敦煌又有沙州敦煌殊爲複沓

甘州回鶻

甘州府在嘉峪關東

高昌

唐時高昌都西州交河城在今吐魯番城西二十里雅爾湖濱見西域水道記宋史言其國既爲唐滅安史之亂乃復自立其地頗有回鶻故亦謂之西州回鶻宋太宗時王延德出使記載所都仍在西州惟攷唐末回鶻已據其東境之和州立國相距僅百里豈無逼處之嫌而延德記中絕不提及殊足駭異想其初回鶻敗奔駐足無所特往相投高昌王乃分

一城處之和州回鶻之稱實由於此回鶻既有憑藉漸漸養其羽翮並求聯婚媾暗蓄易資爲主之謀自宋之初業已兼併高昌自稱爲西州回鶻然尚懼大邦詰問於太平興國六年表稱西州外生師子王以爲掩飾觀外生二字狡獪顯然因修史者不明外情言其地有回鶻故亦謂之西州回鶻模糊影響自欺欺人若王延德所見之高昌王實卽回鶻可汗不獨易其種姓并徙都交河不居和州矣宋初已無高昌遼史載之尤贅上皆從無文字處體會而得閱者詳之

党項

党項本居四川松潘廳西在吐谷渾之南後爲吐蕃侵逼衆皆散入中國西北沿邊一帶遼時西夏旣立國種人多與之雜居實不足成部落也

西夏國西平王府

西夏源流事跡詳載宋金二史遼時但爲屬國交涉甚少西平府卽今靈州夏人本居夏州在河套南界至李繼遷徙於靈州其子德明復城懷遠鎭爲興州立以爲都今寧夏府地也上事均在遼時史太漏略

高麗

高麗卽今朝鮮沿革詳載諸史前漢末立國曰高句驪唐高宗時爲李勣所滅至後梁貞明四年有王建者始復立國都崧岳山卽京畿道北境開城府地

新羅

新羅亦漢以來古國在高麗東南但至後唐天成二年其國已亡遼時事跡頗少

日本

日本在高麗東北海外遼聖宗大安七八兩年均遣使來貢故列入焉

吐谷渾 吐渾

吐谷渾本居青海南洮河西自唐時爲吐蕃所破部衆散處甘肅西北沿邊一帶因其不能統一故於貢獻時就其所自稱者載之此或曰吐谷渾或曰吐渾所由異也新唐書云語謬爲退渾蓋卽吐渾之轉音耳按遼史百官志二有吐谷渾時似分爲二部

韃戛斯

韃戛斯新五代史作韃戛卽漠之堅昆唐之黠戛斯元人稱爲乞爾吉思部地在今唐努烏梁海境

室韋

唐書室韋傳分部至二十餘均在今黑龍江省境內遼時室韋據部族表所載除黑車子外僅有大黃室韋小黃室韋二種餘部想皆爲所兼併矣

黑車子室韋

黑車子亦室韋之一種以善造車帳得名見胡嶠陷蕃記史載太祖元年發兵攻黑車子二年又詔皇弟討烏丸及黑車子觀遼初用兵首及此部且與烏丸並言必兩部相距不遠

以地望測之當在潢河以北與太祖本族世沒里諸部鄰接故先謀征服之地理志上京北有烏州卽烏丸故壤今爲阿魯科爾沁旗境黑車子當在其東北今札賚特旗地

鐵驪

鐵驪唐時小國嗣爲渤海所併以其故地置鐵利府渤海亡仍自立所部詳唐書渤海傳攷證中

靺鞨

靺鞨沿革詳諸史遼時所見惟黑水靺鞨一部地當在三姓城境至金分爲五國稱五國部

沙陀

沙陀唐書有傳其部地本在巴里坤東尼赤金山南自李克用父子興其名始著遼人所稱沙陀王府不知仍在故地否

濊貊

濊貊本二國名渤海盛時以其地爲東京渤海亡後自立卽今朝鮮東界咸興府境

突厥 西突厥

東西突厥自爲唐滅天山以東久無突厥部名然攷西史中亞各地其種類極爲興盛與遼同時者有塞爾柱克族據今波斯東境建都謀夫稱霸於一時又有阿伯特眞族據今阿富汗境建都哈斯那後遂併有波斯此所謂突厥西突厥當卽指上二部

斡耶改亦曰嗢娘改

斡耶改今曰烏梁海本種人名而非國名其部落甚多自黑龍江省北界迤而西直至阿爾泰山皆此種人所居其人專以打牲伐木爲生計祕史號爲林木中百姓此所云王府不知係指何部

迪烈德亦曰敵烈敵烈德又云八部敵烈

迪烈德元史太祖紀作克列祕史作客烈亦惕所謂王罕者卽其部主也當時牧地在土拉河一帶遼世部落甚多惟北敵烈爲大

于厥亦曰于厥里

于厥遼地理志作羽厥胡嶠記作嗢厥律地理志言皮被河出回紇北東南經羽厥入膿朐河皮被河今嗚拉泰河發源

小肯特山支麓東南流入克魯倫河觀此于厥部地卽在此河濱無疑

烏孫

烏孫見兩漢書至東晉時爲蠕蠕所逼徙居葱嶺山中事載魏書此後史中不見其名遼史所謂烏孫不知何在惟攷烏孫發源在今唐努烏梁海北俄國界中其地有烏斯河（卽烏孫轉音）部人因以爲名乞爾吉思諸族盡出於此其後蔓延歐亞二洲爲漠北三大人種之一（余別有專攷）漢之烏孫國亦由此分出每歲該種人必至河上祭其始祖詳見元史地理志注迄今尙有二邨存焉曰上烏斯下烏斯地雖僻小聲名頗著遼時當有邨長備物貢獻故儕於各國之列

于闐

今新疆南路和闐直隸州地

獅子國

獅子國佛國記作師子國大唐西域記作僧伽羅卽今印度南之錫蘭島

大食

大食卽亞拉伯人謨罕默特教國名興於隋末至元初始亡其沿革事跡詳見洪侍郎所著報達補傳

吐蕃

吐蕃本名土伯特一曰唐古忒今稱西藏此國唐時極盛後漸衰弱各部分立不能統一新五代史載其子帳在涇州西二千里乃今玉樹土司地此亦其國之一部也

波剌

波剌當作波剌斯爲波斯本名見大唐西域記今西人稱波斯曰白爾斯亦波剌斯轉音遼世突厥種人在波斯東境建立一國曰塞爾柱克朝都謀夫城當卽指此

鼻國得亦曰鼻骨德鼻古德

部族志載此國初次來貢與烏古敵烈于厥相後先其部地當在遼人西北上三部之閒

述律子

胡嶠陷蕃記有襆劫子當卽述律子記言此部在東北三面皆室韋人皆不鞍而騎尤善射核其地望情形爲今之索倫

無疑索倫亦述律轉音其國在齊齊哈爾西北海拉爾河上游境蓋東西南皆古室韋部落也

蒲盧毛朵

蒲盧毛朵亦女直之一種部族表載曷蘇館人戶沒入其部者索還復業又載蒲盧毛朵界曷懶河人戶來附觀此二事知其部地西近曷蘇館東接曷懶河在今敦化縣境曷懶河卽盛古塔南之海蘭河金時置合懶路近日新設之延吉廳境也

烏古

烏古元史作斡觀元祕史作汪古部族表又稱爲烏古孫知此部亦奚人同種遼時部地當在今多倫縣東北一帶

迭剌
迭剌爲耶律氏同族耶律各族俗稱爲國舅部部族志論謂終遙輦之世迭剌一部强不能制知遙輦氏之衰替實由於外戚專擅今事跡雖無可攷卽此數語已可想見自太祖興析之爲五院又析之爲六院以殺其勢部地不知所在惟遼時遙輦各部多在潢河南
拔思母
屬國表稱拔思母爲遠夷又載西南招討使奏拔思母入寇破之又載詔夏國伐拔思母知其部地當在夏國以西
突呂不
突呂不爲遼人本族勢力甚大如大黃室韋小黃室韋諸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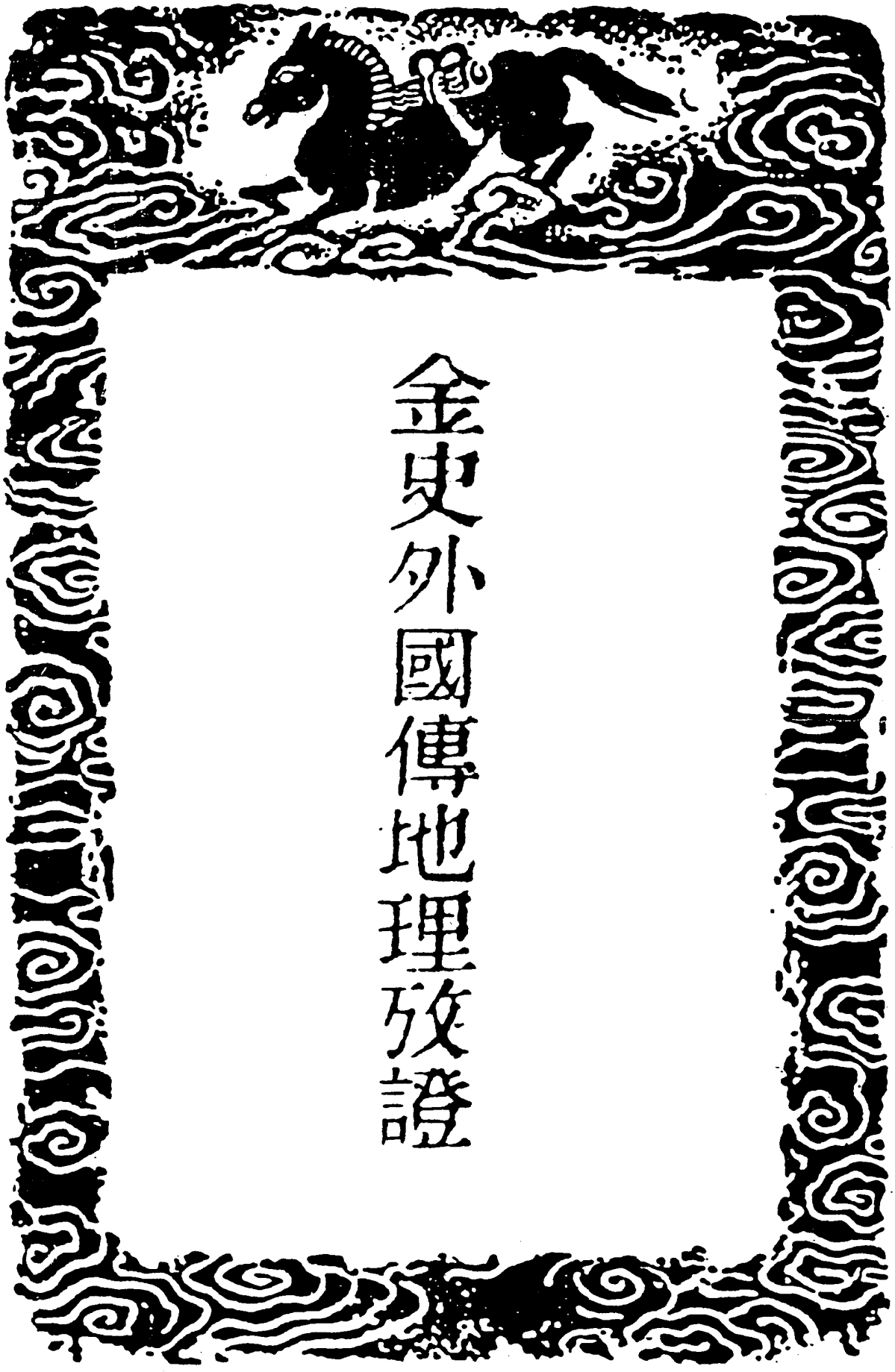
均爲所轄居長春州西見營衛志下長春州西今科爾沁旗境也
兀惹
部族表載蒲盧毛朵多有該部人戶詔送還之又屬國表載與鐵驪叛歸女直則其部境當在鐵驪及蒲盧毛朵之間
梅古斯亦曰梅古悉
此部爲奚王府所屬隸西南面招討使見部族志下其地當在遼人西南無疑洪侍郎作蒙古攷謂梅古斯卽蒙兀斯轉音殊誤蓋族姓旣異方位又殊安得以譯音偶近强相比附耶
胡母斯亦曰忽母斯
此爲西北山中小部本無足述因近人李文田指西遼都城虎思窩里朵謂卽胡母思山蕃地故特辨之攷遼太祖天贊三年七月親征西方各部落九月至古回鶻城勒石紀功進破胡母思山蕃十月遣軍踰流沙拔浮圖城古回鶻城在塔米爾河南詳拙著和林攷浮圖城卽北庭都護府見唐書地理志在今新疆阜康縣東境別有專攷見大典圖說十一月遣師攻甘州獲回鶻將按遼境西距虎思窩里朵幾及萬里茲自七月啟行至胡母思地僅止三月豈能遠抵西域且觀史文所部明在回鶻城西南浮圖城東北與虎思窩里朵道里形勢全不相合又此等山閒種族親提大軍行萬里以征之雖愚人亦不至此況太祖之英雄乎且尙有一堅證耶律大石傳旣西行駐

北庭都護府集兵應召者二十餘部其中卽有忽母思忽母思者胡母思轉音也然則胡母思部地不在北庭都護府以西尤瞭然可見順德攷據之疏十九類此此條猶稍近似故拙著初稾亦採其說及熟玩遼史始悉其誤
東部奚　西部奚
奚人本與契丹同出東胡至北齊時始各分立爲部東部在老哈河西南西部在居庸關北延慶州地詳五代史攷證
五國部　五國者一剖阿里今曰博和哩二盆奴里今曰博諾爾三奥里米今曰鄂羅穆四越里篤今曰伊塔圖五越里吉今曰伊勒希
一五國皆黑水靺鞨之分部遼世紀五國於聖宗時來附命居

本土以鎮東北境契丹國志女眞東北與五國爲鄰五國之東接大海元一統志混同江東北流至上京下達五國頭城又東北注於海明一統志五國頭城以東分爲五國以上所載地望極明確而昧者多於盛古塔境求之方向先戾矣惟明一統志所言五國頭城似不在五國之內又金史載咸雍八年五國沒撚部叛此部譯音與遼志五國不合似亦不在其內近曹廷杰氏查得三姓以東有大小古城九謂當時五國或不出此今其地皆開設縣治攷核較易因按籍以稽如伊蘭城卽三姓東樺川縣境有普利斯幼卜尤古城當卽剖阿里其北岸西北黑龍江界有布爾和古城一作固木訥當卽盆奴里又東南岸有瓦里古城一作瓦利通志作斡里鄂刻

圖作宛里址周十里疑卽越里篤又東富錦縣境有霍吞吉林古城一作活吞吉利當卽越里吉又東北北岸有古城鄂刻圖作鄂里米中俄交界圖作額勒密此則爲奧里米無可疑者

餘杭章 箴
紹興沈銘訓 同校



金史外國傳地理攷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

金史外國傳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夏國王李乾順其先曰拓跋思恭唐僖宗時爲夏綏銀宥節度使與李克用李茂貞共破黃巢復京師賜姓李氏歷五代至宋傳世及元昊稱帝遼人以公主下嫁遂世脩朝貢不絕天輔六年金破遼兵遼主走陰山夏將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次天德軍境金兵敗之於宜水宗望至陰山以便宜與議和天會二年始奉誓表以事遼之禮稱藩初金以山西九州與宋以天德軍與遼後破宋都虜二帝乃畫分陝西麟府鄜坊環慶涇原秦鳳熙河等路疆界復分陝西北部以易天德雲內以河爲界及婁室定陝西夏人遂收取陝北地天眷二年乾順老子仁孝立遣

使冊命初仁孝嗣位國多亂有任得敬者抗禦有功遂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大定十年分西南路及靈州等地自立爲國求封於金金主不允并卻其禮夏主知其無援乃誅之明昌四年仁孝薨子純佑立泰和六年純佑姪安全廢純佑自立遣使請命久之始封爲夏國王大安三年薨族子遵頊立貞祐初金人爲蒙古敗於會河堡夏人乘機侵掠邊境由是連兵十年互有勝負精銳皆盡兩國俱敝遵頊後傳子德旺正大元年始議和三年二月遵頊死七月德旺又死嗣主史失其名明年夏國亡

贊曰夏之立國舊矣其臣羅世昌譜其世次稱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爲拓跋氏按唐書党項八部有拓跋部自党項

入居銀夏之閒者號平夏部拓跋思恭以破黃巢功賜姓李氏兄弟相繼爲節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繼遷再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興州而都之其地初有夏綏銀宥靈鹽等州其後遂取武威張掖酒泉燉煌諸郡地南界橫山東距西河土宜三種善水草宜畜牧民俗强梗尙氣重然諾敢戰鬬自漢唐以水利積穀食邊兵興州有漢唐二渠甘涼亦有灌溉土境雖小能以富强地勢然也

西夏事跡宋史載之頗詳惟此援據唐書謂其先世出於党項特爲明確公主下嫁攷遼史興宗景福元年以興平公主嫁夏王李德明子元昊重熙七年薨公主表無興平名當是宗女至十三年以党項等部叛入西夏招討羅漢奴戰敗遂議親征會元

昊謝罪因罷兵十八年七月又親征八月渡河夏人遁乃還南道都統蕭惠爲其所敗北道都統耶律敵古魯至賀蘭山獲元昊妻及家屬夏人三千來援盡殪十九年二月夏人攻金肅城高家奴等破之三月蕭迭里特敗夏人於三角川五月入夏境掠之九月夏人侵邊擊敗之次年夏王李諒祚求和許之按遼夏交涉甚少遼史又無專傳因於各本紀中摘錄大事數則以備參攷天德軍唐置在今河套北阿爾坦河東遼金地志不載以夏人轄境也宜水卽阿爾坦河唐曰大同川麟府鄜延等地皆宋時在陝甘所置軍路之名麟府謂麟州府谷麟州故址在今套內東界鄜坊謂鄜州坊州坊州今中部縣環慶謂環縣慶陽涇原謂涇州固原州秦鳳謂秦州鳳翔熙河謂熙州河州熙州今臨洮府雲內州興天德軍同城因地在河套之北故金人以陝北地易之靈州在盬夏南夏人稱爲西平府李繼遷時由夏州徙都於此至贊所云初居夏州在河南元昊乃北渡河城興州而居之祇此數語已謬戾屢見攷夏州卽赫連勃勃所築之統萬城後稱夏州道光二十五年榆林知府徐松確查此城在懷遠縣西九十七里鄂爾多斯右前旗境實在長城之北河套南界其北距河甚遠混言河南形勢不合且李繼遷都靈州其子德明復城懷遠鎭爲興州以居見於宋史贊不獨脫卻靈州一事而興州之城亦是德明非元昊興州今寧夏府後稱興慶以後西夏皆都於此然其地實在黃河之西云北渡河可乎當時

史臣之淺陋如此

余讀西夏亡國之史不能不深憾於遼項之愚昧也當貞祐初蒙古驟强業已統一漠北南向以窺中國之境金兵當之輒敗爲西夏計苟能稍知大局自當聯結金宋合力設防或可相毗以安乃乘金人受侵竟爲狗偷鼠竊之謀希圖小利卒之十年連戰勝少敗多金人殘挫之餘尙足與敵其兵力之不競可以概見遼項旣死不及一載國卽先金而亡然則西夏之亡謂亡於遼項可也

高麗自遼時歲時脩貢及金滅遼高麗以事遼之禮稱臣於金康宗元年命石適歡收納曷懶甸民二年高麗兩次來攻石適歡均大破之四年高麗至曷懶甸築九城使斡塞將兵伐之大

破高麗軍六月又破之進圍其城高麗乞和返侵地許之太祖收國元年既克黃龍府因命撒喝攻保州保州近高麗遼侵高麗所置十一月攻開州取之盡降保州所屬諸部以撒喝爲都統二年春使來賀捷且曰保州吾舊地願以見還太祖令自取之並使撒喝等進攻守將遁去高麗又請還帝曰保州近爾邊境聽爾自取今乃動我師徒破敵城下此當別議使咸州路都統分兵屯保州天會四年奉表稱藩詔優答之六年王楷薨子晛嗣十年王晛弟皓廢晛自立久之始允冊封明昌八年皓表以國讓弟昱未幾皓薨昱立改名皞至寧元年皞薨子祺立二年宣宗遣沐道路梗塞遂不復通問矣

此後高麗國也前高麗始於西漢末至唐高宗總章元年爲

老將李勣所滅未幾渤海強盛凡今平安咸鏡江原三道地均爲所據增置東西二京以足五京之數迨後梁貞明四年有王建者平弓裔之亂立後高麗國都崧岳城卽今京畿道北境之開城府遼人既興因稱藩納貢宋徽宗時金滅遼國高麗復遵遼時舊禮事之自後由宋歷元洎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始易姓爲李以迄於今傳中所稱王楷彼國自號仁宗睍毅宗晧號明宗皞號神宗祺號熙宗此彼國沿革之大略也曷懶甸金時升爲路在今盛古塔正南琿春城正西海蘭河流域近日設延吉廳以治之保州遼地理志注高麗遥知此城本高麗地爲遼人所奪傳謂遼侵高麗所置未確州地疑卽今朝鮮會寧府故近其邊境開州遼地理志云本

穢貊地渤海屬龍原府高麗爲慶州今爲江原道江陵府城咸州今咸鏡道咸興府

按金史外國傳僅載以上二國殊嫌漏略稽之元史元祕史及西域史等書知當時西北部落甚多不獨蒙古爲其大部卽塔塔兒汪古客烈白韃靼等亦與金人頗有關係其餘諸部雖史中不載其交涉然以大局計不無互相牽制之勢蓋金之亡實亡於西北諸部先已盡滅而金夏宋三國又復自相水火故也茲特補列十五國於後以備參證惟舊國至金時已亡新國在金後始立者均不闌入

一蒙古

金史雖無蒙古專傳而兵志東北部族糺軍有萌骨部西北

部族糺軍亦有萌骨部萌骨卽蒙古轉音又大金國志載完顏偉跋云今朦骨不受調役朦骨卽萌骨蓋其時蒙古有東西兩部證以祕史札只剌特酋札木合與成吉斯同祖而居合爾合河源地當爲東部成吉思先世均居敖嫩河源當爲西部然蒙古之名始見唐書言室建河源出俱倫泊迤而東河南有蒙瓦部室建河今額爾古訥河俱倫泊今呼倫湖額爾古訥河東北流與敖嫩河會敖嫩河西出肯特山河南有蒙瓦卽指蒙古祖居之地所謂河南者敖嫩河之南非黑龍江之南洪攷謂蒙古先世在黑龍江南不過望文生義毫無根據蓋因漠北水道唐人明悉者少故敘次脫一轉折耳蒙古本音當從祕史作忙豁勒松漠紀聞作盲骨子契丹事跡作朦古西域史作蒙兀勒東

丹國志作蒙古里蒙靼備錄作蒙古斯波斯人稱蒙兀兒瀛環志略作莫卧兒異域錄作莽武特皆轉傳譯之音蒙古人質性剛勁金史載萌骨二部於部族糺軍之列當是金太祖開國時事至太宗以後卽不復可制西域史言蒙古俺巴該汗爲塔塔兒誘執獻於金殺之其子忽都剌汗入金界敗其兵大掠而歸祕史則言忽圖剌汗連戰十七次不曾報得仇祕史之意蓋謂戰雖屢勝而塔塔兒部究未破滅報仇之事尚有待也大金國志太宗天會十五年伐蒙古萬戶胡沙虎糧盡而返蒙古追襲之大敗其衆於海嶺越十載熙宗皇統七年蒙古益强兀朮討之按金史皇統七年兀朮方掌三省都元帥事伐蒙古爲其主兵未必身親莅軍中也連年不能克乃議和割西平河北二十七團寨與

之按松漠紀聞言蒙古與金人隔一汪洋渡江南爲寇禦之則返無如之何卽議和之後事連年不克卽包於祕史十七戰之內西域多桑書謂千四百四十七年忽都剌攻金金人與議和而退年分事實並同而以上兩役金史皆不載蓋爲失利諱耳海嶺當卽呼倫湖東南哈爾巴勒山金與蒙古兵釁均起於塔塔兒金師之出勢必與塔塔兒合時該部居呼倫湖南一帶故胡沙虎退軍當踰海嶺而南不意敵人襲而敗之也西平河方輿紀要謂卽克魯倫河甚合攷金初築外邊堡於蒙古之北蒙古各散部均包括於內此時盡割克魯倫河北地則漠北已無險可扼矣迨金章宗承安二年出師討塔塔兒成吉思乃乘此機助金滅之夫塔塔兒雖小尙足藉爲金之外蔽乃竟自撤藩籬愚蠢失策孰甚於此自後破滅金人之事載於元史不復贅述惟洪侍郎謂遼史梅古悉卽蒙古則誤說詳遼史外國攷證

二塔塔兒

塔塔兒應作韃靼乃游牧種人之通稱非專指一二部言也此塔塔兒係黑韃靼種爲遼之同族以北人呼遼爲黑韃靼呼金爲白韃靼也據祕史此部向居呼倫貝爾兩湖之間迫爲金師所逼乃退往北方塔里泊地立寨自固自爲成吉思所攻攻遂至於亡塔里泊之名當因該部見滅於此故蒙古人稱之

三客列

客列卽遼史迭烈祕史作客亦列特西域史作客拉亦特二

書所稱之王罕及汪罕者其部主也此亦漠北强族成吉思素與聯結故勢力益盛厥後自相攻擊始爲蒙古所併而成吉思由是稱帝漸成統一之業惟與金人交涉祇偕太祖合兵共滅塔塔兒金人封以王爵一事

四汪古

汪古卽金史唐古部列入兵志糺軍攷金築內外邊堡外堡久廢內堡一名泰州邊堡由靜州北東至臨潢府迤邐東北凡二千餘里不斷堡墜既成金主命汪古酋長以本部兵扼守衝要余初謂汪古卽遼史烏古及見孟珙蒙韃備錄言明昌間築新長城於靜州北以唐古糺人守之後唐古糺叛結耶剌郴糺蘇木與糺咩糺骨與糺等攷宋徐霆黑韃事略言其軍五十騎謂之一糾

自注一隊之謂知金史所云某某糺部該部所編之軍隊俱叛投於韃韃人入犯邊州悉破按靜州金地理志作淨州領縣一曰天山蓋歸化城北一帶山脈古皆稱爲天山歸化城金隸豐州淨州地在豐州東撫州西撫州在張家口北新長城循山建築則畤其北游牧記謂淨州在四子部落誤汪古部人守此長城則牧地處其左近無疑又金史兵志有糺軍十六部唐古正在其列惟烏古之名不載於史意金人稱烏古爲唐古也然孟珙宋人所言皆當時事自可徵信

五白韃靼

白韃靼爲金人同種西域史作察罕塔塔兒祕史言成吉思既據了四種塔塔兒知當時此族其有四部惟四部之名可

攷者祇二一火魯剌思即今郭爾羅斯一亦乞剌思在火魯剌思西今阿嚕科爾沁地其餘一部當即札賚特及杜爾伯特蓋此四部均在漠河以北太祖征取四部時其弟朮赤哈薩兒最爲出力故白韃靼地至今尚爲其後裔轄境見蒙古游牧記

六宏吉剌

宏吉剌部世與蒙古聯姻其所居在額爾古納河東根河之北至今尚有宏吉剌古城遺址見新測黑龍江圖

七泰亦赤

泰亦赤與元太祖同族元史作泰出祕史作泰亦赤兀惕親征錄作泰亦烏西域史作泰亦赤兀此部本與太祖先世合駐因太祖父攷年幼族人皆叛歸泰亦赤而該部亦徙至敖嫩河北居焉後爲太祖所滅

八篾兒乞

篾兒乞與乞爾吉思同族元史作篾里乞西域史作滅里初分三部居庫倫北境今恰克圖城左近地因與元太祖搆衅屢敗其兵後隨乃蠻殘衆遁至西域復至裏海西北與康里奇卜察克合

九乃蠻

乃蠻之先亦出乞爾吉思在金世國勢頗强自亦難赤汗卒二子各立爲汗長太陽汗居阿爾泰山北今科布多地次不亦魯黑汗居山南烏龍古河地後均爲成吉思所滅近人謂其部地在塔米爾河者誤詳攷祕史自明乃蠻亡後太陽汗

子屈出律遁至西遼竟篡其國凡八年仍爲成吉思所滅

十畏兀兒

畏兀兒即回鶻回鶻自唐時爲黠戛斯所破部落星散有居甘州者有居沙州者惟居和州者爲其大宗耶律大石西征多藉其力部地在今吐魯蕃境後附蒙古

十一黠戛斯

黠戛斯即乞爾吉思源出漢堅昆五代史遼史均作轄戛部地在今唐努烏梁海境唐書言建廷青山即今騰格爾山也

十二衞剌特

衞剌特祕史作斡亦剌特即明世之瓦剌我朝之厄魯特也部地在乞爾吉思東貝克穆河流域唐時與黠戛斯合爲一

部至五代始分立

十三哈喇魯

哈喇魯卽唐書葛羅祿部地在今塔爾巴哈臺迤西至巴爾喀什湖南後亦附元

十四西遼

西遼或稱黑契丹自耶律大石開國傳五世八十八年其境土奄有天山東西各地都城曰虎思窩里朵在吹河南一日程後爲乃蠻人屈出律所篡而亡

十五貨勒自彌

貨勒自彌唐書作貨利習彌或作花剌子模此國興於宋光宗紹熙五年卽金世宗明昌五年其本部在鹹海西南今基

尋國境後滅波斯塞爾柱克朝凡今波斯阿富汗布哈爾諸地盡爲所囊括幾乎統一西域故元史以西域主稱之其舊都曰烏爾鞬赤卽元本紀玉龍傑赤祕史兀籠格赤新都曰撒馬爾罕後均爲元太祖所破國亡

附錄曹廷杰金上京會寧府攷

金上京會寧府據金史及松漠紀聞北盟會編許亢宗奉使行程錄按所攷未盡尚有洪忠宣歸程記錄後所載道里攷之卽今阿勒楚喀城南四里白城故址通志謂在寧古塔西南其說實本於明一統志金滅遼設都於渤海上京高士奇扈從錄沙林東南十五里曰火茸城金之上京會寧城此皆誤也志又謂當在塞齊窩集左右塞齊窩集嶺上有故城址相傳爲金時關門今張廣才嶺卽塞齊窩集柳邊記作色出窩綿亘數百里嶺上並無城址則其說尤不足據按金史會寧府初爲會寧州太宗以建都升爲府天眷元年置上京留守帶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東至瑚爾哈路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北至扶餘路按金史有蒲與路無扶餘路蒲與路地在今齊哈爾城東烏羽爾泊濱與古扶餘國無涉攷蒲與爲扶餘譌也七百里東南至率賓路一千六百里南至海蘭路一千八百里松漠紀聞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三十里至會寧頭鋪四十里至第二鋪三十五里至阿薩爾鋪四十里至拉林河北盟會編出榆關今山海關以東第三十八程至拉林河又五里至矩古貝勒寨三十九程至館去上京尚十里許亢宗行程錄過混同江四十里宿呼勒希寨三十六程

寨東五里契丹南女眞舊界也八十里至拉林河渡河五里至矩古貝勒寨第三十七程又七十里至達河寨第三十八程自布達寨行二十里至烏舍郎君宅又三十里至館去北庭尚十里查金史所謂瑚爾哈路卽今三姓城南百七十里小巴彥蘇地牡丹江西岸古城也肇州今遜札堡站東北珠赫城率賓路今綏芬河雙城子地今設綏芬縣海蘭路今圖們江北海蘭河城在延吉廳境自白城按之道里皆合松漠紀聞由城西行渡拉林河北盟會編行程錄由拉林河東行至白城所記道里皆一百四十餘里今由白城西行十里有土城名點將臺又三十里有土城名小城子又三十餘里有雙城子今設雙城廳又十里單城子又十里金錢屯又三十里烏金屯又

十里花園地方有舊土圍又五里過拉林河亦約百四十里路皆平坦猶見前道形跡知花園地方卽矩古貝勒寨金錢屯卽阿蘭舖雙城子卽達河寨亦卽布達寨小城子卽會盛頭舖亦卽烏舍郎君宅所在點將臺卽當日館客之所再東行十里至白城西門門外偏北有大土阜今呼斬將臺據北盟會編第三十九程至館翌日馬行可五七里一望平蕪曠野又二三里云近闕去纔蓋復行百餘步有阜當卽斬將臺也白城西面南面各十里東北隅縮進五里作凹形按既北隅縮進五里自應作凹形不應如原形之反背又見新測吉林地圖東西南北均反其向此與元人經世大典圖不用四正而用四隅同一僻謬由縮進之隅至西城適中之處復有橫城一道橫城南有子城方約二里其南有二土阜對峙各高二丈餘

由阜間北行有高阜七層高各四五尺長約二十餘丈卽宮殿基也兩旁均有高阜南北直向卽圍廊基也外又各有橫亘高阜數層皆在子城內北盟會編宿圍繞高丈餘皇城也至門就龍墀下馬行入宿圍朝見卽捧國書自山棚東入山棚左曰桃源洞右曰紫極洞中作大牌題曰翠微宮高五七尺以五綵閒結山石及仙佛龍象之形殿七間甚壯額曰乾元殿高四尺許階前作壇方數丈名龍墀據此知子城卽所謂宿圍南面二阜卽所謂桃源洞紫極洞中間卽翠微宮北行卽乾元殿也又金史至獻祖徙居海古勒水始有棟宇之制遂定居於阿勒楚喀之側今阿勒楚喀城東北二十餘里有海古水卽海古勒俗呼大海溝小海溝合流入阿勒楚喀河至白城之稱雖史無明文然金太祖實錄云遼以鎮鐵爲號取其堅也鎮鐵雖堅終有損壞惟金一色最爲眞寶金之色白完顏色尙白況所居按出虎水上卽阿勒楚喀河於是國號金按金史語解言金曰按春遂改按出虎爲按春實係附會妄語不可從蓋因建號之初色尙白故呼此城爲白城按白城二字不必如此曲解北人質朴必當時城垣飾以白色故從而呼之如察罕峯察罕泊之類至通志作翁鄂洛城謂不知何代所築蒙古游牧記謂卽肇州故址與明一統志高氏扈從錄皆不足置辨者也按女眞爲東胡斯人種卽鮮卑人種古時屬肅愼國元魏稱勿吉隋稱靺鞨分爲七部至唐祇存二部蓋其南之白山拂涅號室皆歸併於粟末未幾建立渤海强國北之安車骨伯咄皆歸併於黑水金人始祖殆由黑水部地東遷於安車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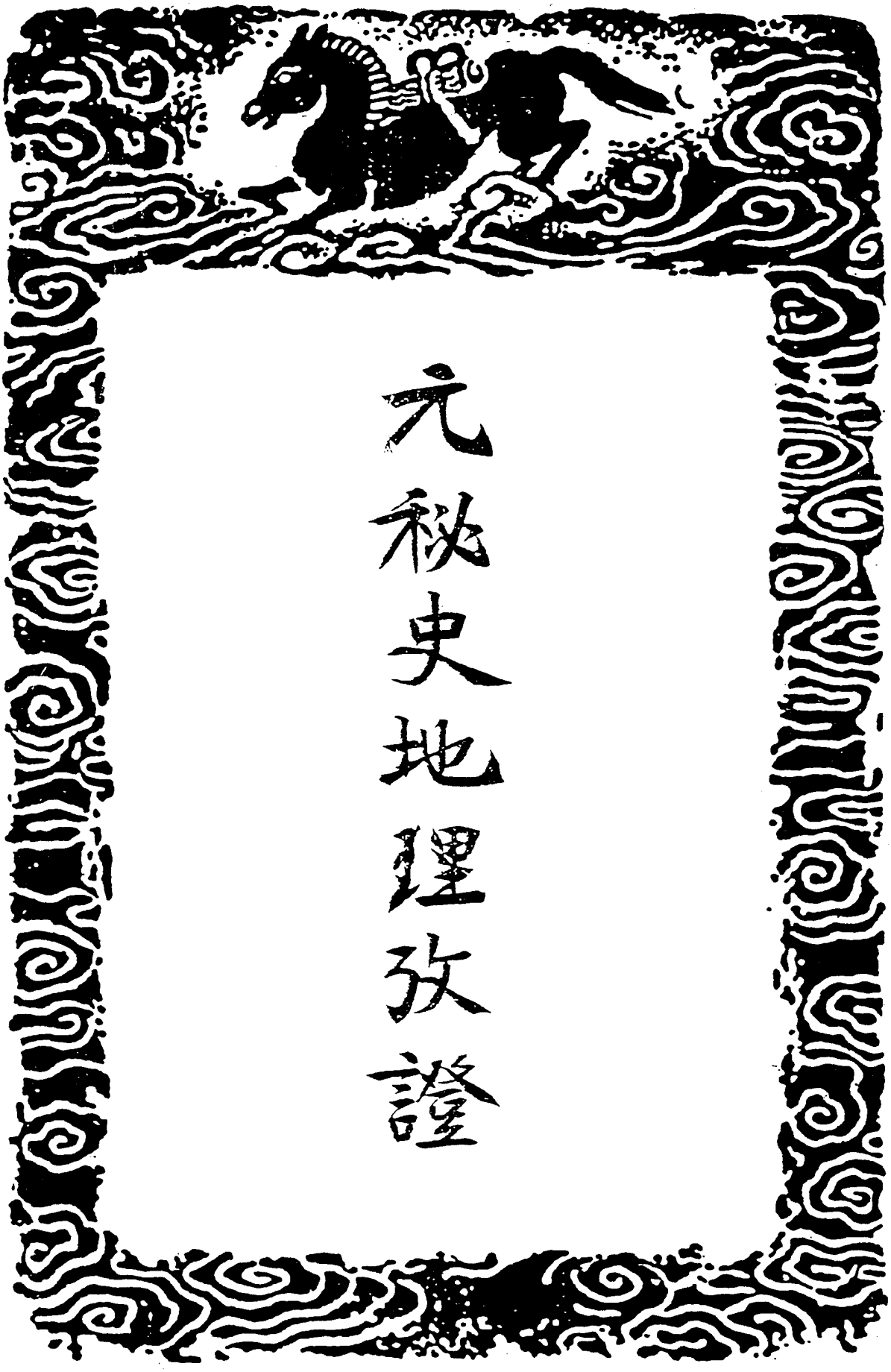
境別名其部曰完顏安車骨本河名卽金史所謂按出虎水今呼爲阿勒楚喀河也安車骨當讀如古按出虎阿勒楚均一音之轉攷伯咄部在安車骨西稍北卽今之伯都訥黑水部在安車骨東北爲今三姓城南北地合而觀之金人往古之沿革及興起之地點不瞭然可覩乎余於塞外諸國都城所在均經詳攷惟金上京城以曹氏所攷極詳確故未之及茲特錄於金史外國傳補之後庶閱者不爲從前諸謬說所惑又宋洪忠宣公會寧歸程記可以補前文所未備記云上京三十里會寧頭舖四十五里會寧二舖三十五里阿薩舖四十里涞流河四十里報打孛堇舖七十里賓州渡混同江

餘杭章 箴 蕭山郁九齡同校

2B

中

Sent from my iPhone



元秘史地理考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

元祕史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元祕史地理攷證序

昔成吉思汗崛起於喀魯連河之北部眾寡弱艱險備嘗始提一旅之師翦滅鄰近諸部既而長驅西騖逾高加索以迄俄羅斯兵鋒所指歐人無敢抗顏行者今則東亞積弱歐人逞其蠶食之心日益東趨喀魯連河之下游乃爲鐵軌往來之孔道撫今追昔良深感喟顧自古土疆之拓莫過於元而諸史之蕪雜疏舛亦惟元爲尤甚　國朝諸儒講求史學考訂地理者頗不乏人獨未有校定元史之善本通行於世者此由版圖式廓圖籍無徵雖有通才亦難措手也近洪文卿侍郎搜獲西史厥有元史譯文證補之作好學之士見所未見莫不稱善而中土舊有元祕史一書紀創業事特詳徒以質而近俚恆致束閣

丁益甫先生鴻覽博聞輿地之學夙號專家爰取是書證以侍郎之譯本及近今新出之西圖書中要地先一一考得其所在次及旁近漸推漸遠於是山川脈絡之向背戰勝攻取之形勢畢現於紙上讀之如聚米畫沙了無障礙其有功於後學爲何如耶夫地勢曲折非圖不明中圖學之失傳由來已久遂讓西人以獨步余昔讀漢書頗疑葱嶺河源之有誤以爲羅布泊之與巴顏喀喇相距千五百里之遙層巒間之何由而知爲重源之復出事由懸揣不敢決也及觀西人之說則謂測得羅布泊高於海面二千六百尺鄂陵淖爾高於海面一萬四千尺果爲重源豈能上涌千餘丈之峻其疑始決友人自巴黎歸者爲言親見西人和林故址圖詳確可信惜無由覓購一證先生之說

而先生之書一折衷於近譯之圖宜其精審軼倫也已余與先生素未謀面仁和關來卿廣文以書見示轉達來意屬以一言弁首學淺文蕪何敢自居於元晏惟是挂名簡端與有榮幸乃不辭而爲之序抑又有說焉自古名臣能戡大難者大率自講求輿地始讀先生書地勢兵謀見解獨絕斯實當今有用才也又曷爲使之著書終老哉光緒辛丑冬慈谿楊敏曾譔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當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箇蒼色的狼與一箇慘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過騰吉思名字的水來到於斡難名字的河源頭不兒罕名字的山前住著產了一箇人名字喚作巴塔赤罕（源流作必塔赤罕）

按蒙古先世載於西域史爲詳語亦較爲可信此條狼鹿生人與北史突厥傳一男配母狼生十子一名阿史那氏最賢遂爲君長云云大致相類此等語流傳已久故蒙古人亦增損其詞引爲發祥佳話而不知其醜足見蒙古人質厚又可見作祕史人實與太祖同時其書亦未爲後人改竄至世祖

入中國尊禮儒生大開風氣蒙人讀書能文者多卽不肯爲此等語矣

按騰吉斯水與下統格黎河卷三統格理小河又統格里克河音雖微異爲河則同元史語解改騰格里河騰格里譯言天猶云天河此河發源不兒罕山正東面下游卽巴爾哈河一統志車臣汗右翼中左旗台吉駐滕格里克卽此河旁地觀祕史凡敘此河必連及不兒罕山則河在不兒罕山下顯然可見施氏攷惟卷三統格里克河條不誤餘或指爲滕紀斯海或指爲通克拉河均非是（又卷七有統格黎小河別是一地攷見後）幹難河元史語解作鄂諾河鄂刻闕作放嫩河卽黑龍江之上源不兒罕山卷三作不而罕卷十作不峏罕皆同一山卽西圖之布爾罕山中國所稱必兒喀嶺也水道提綱必兒喀嶺爲肯特山東南幹山西圖布爾罕喀勒都那山東分一支起頂雖未註名核其位置卽必兒喀嶺必兒喀鄂圖作巴爾哈要皆布爾罕不兒罕之轉音山既起頂佔地甚廣其西北正北爲敖嫩河源（提綱言敖嫩河發源後又西南過肯忒山頂之南此肯忒山頂卽必兒喀嶺鄂刻闕繪巴爾哈嶺於克魯倫河東南誤也）西南爲克魯倫河源正東爲滕格里克河源（下游卽巴爾哈河巴爾哈亦卽必兒喀轉音）東南爲濟爾噶朗圖河源（卽齊哈爾哈河中圖太偏東南形勢全失當以西圖爲準）布爾罕蒙古語佛也有尊大之意卽提綱所謂大肯忒山本應作布爾罕合勒敦山單言不兒罕省文蓋必兒喀仍布爾罕轉音總一大肯特山也

巴塔赤罕生的子名塔馬察塔馬察生的子名豁里察兒篾兒干生的子名阿兀站孛羅溫（阿兀站孛羅溫生的子名撒里合察兀撒里合察兀生的子名也客你敦也客你敦生的子名撏鎖赤撏鎖赤生的子名合兒出

合兒出生的子名孛兒只古歹篾兒干孛兒只吉歹篾兒干的妻名忙豁勒氏（豁阿他生的子名脫羅豁勒氏）真伯顏脫羅豁勒氏真的妻名孛羅臣豁阿他有一箇家奴後生名孛羅勒歹速牙勒必又有兩箇好騸馬一箇荅驛兒馬一箇孛羅馬脫羅豁勒氏生二子一箇名都蛙鎖豁兒一箇名朶奔篾兒干

都蛙鎖豁兒獨額中生一隻眼望見三程遠地的勢物（圖窪探路兵也見黑龍江外紀鎖合兒華言一目也見明王圻北虜事蹟都蛙鎖豁兒得名以此）一日都蛙鎖豁兒同弟朶奔篾兒干上不兒罕山上去都蛙鎖

豁兒自那山上望見統格察名字的河邊（鄧騰吉思水）有一叢百姓順水行將來

都蛙鎖豁兒說那一叢起來的百姓裏頭有一箇黑車子前頭有一箇女兒生得好若是不曾嫁人呵索與弟朶奔篾兒干去做妻就教朶奔篾兒干去看了

朶奔篾兒干到那一叢百姓裏頭看了這女兒名阿闌豁阿果然生得好也不曾嫁人

那叢百姓是豁里剌兒台篾兒干一家當初闊勒巴兒忽眞地面的主人名巴兒忽歹篾兒干有一箇女兒名巴兒忽眞豁阿嫁與豁里禿馬敦部落的官人名豁里剌兒台篾兒干爲妻在阿里黑兀孫地面生了這阿闌豁阿名字的女兒

巴爾忽眞西圖作巴爾古精在俄屬拜喀爾湖東巴爾古精河上冠以闊勒者蒙古語河曰果勒闊勒卽果勒轉音蓋卽巴爾古精河也曰闊勒巴爾忽眞蒙文多倒裝句曰地面河旁地也此地與禿馬敦部相鄰故可結爲婚姻此與卷三巴爾忽眞地面卷六巴爾忽眞脫窟木地面皆同地豁里禿馬敦地面卷十二作豁里禿馬惕種卽親征錄之吐麻部何氏秋濤謂在俄羅斯東境白哈爾湖左右是也攷西域史拜嘎勒湖東有四族曰呼里曰不里牙特（按松筠氏綏服紀略俄屬布哩雅特人與邊內喀爾喀相似其游牧在恰克圖北又俄國政俗攷布略人亦蒙古之一種散居拜開耳湖四圍布哩雅特布略卽此不里牙曰廓拉失曰禿馬特總名曰巴爾忽特見西域補傳註中）禿馬敦卽禿馬特亦卽禿馬惕豁里卽呼里曰豁里禿馬敦者當是兩部合居故牽連言之此部與巴爾忽眞係屬近鄰故聯婚姻施攷謂卽今內蒙古土默特部是以元後所封之部上證元初事謬矣（土默特乃喀喇沁所分喀喇沁則佐元太祖有功而封見張氏游牧記）阿里黑兀孫地面卽今俄屬阿連戛河旁地（見西圖）阿連戛與阿里黑對音兀孫卽烏遜金史語解水也地在巴爾古精東約二百餘里

豁里剌兒台篾兒干起來的緣故爲豁里禿馬敦地面貂鼠青鼠野物被自火裏禁約不得打捕的上頭煩惱了聽得不兒罕山野物廣有全家起來投奔不兒罕山的主人名哂赤伯顏因此就做了豁里剌兒姓朶奔篾兒干取了阿闌豁阿爲妻的緣故是這般阿闌豁阿朶奔篾兒干取了爲妻的後頭生二子一箇名不古訥台一箇名別勒古訥台

朶奔篾兒干的哥哥都蛙鎖豁兒有四子同住的中間都蛙鎖豁兒死了他的四箇孩兒將叔叔朶奔篾兒干不做叔叔般看待撇下了他自分離起去了做了朶兒邊姓

在後一日朶奔篾兒干往脫豁察黑溫都兒名字的山上捕獸去於樹林內遇著兀良哈部落的人在那裏將殺了一箇三歲鹿的肋肩肚臟燒著

脫豁察黑溫都兒山今敖嫩河南有託索克卡倫託索克與脫豁察黑音合溫都爾山譯言高山

朶奔篾兒干問他索肉兀良哈的人將這鹿取下頭皮帶肺子自要了其餘的肉都與了朶奔篾兒干

兀良哈今作烏梁海種人名蓋以打牲爲業者此種人居地甚廣有居阿爾泰者有居唐努山者有居黑龍江境者見明史有居雅克薩者見康熙上諭惟此條烏梁海則居拜喀爾湖東即上所言豁里飛馬敎等部是也

朶奔篾兒干將得的鹿肉馱著回去路間遇著一箇窮乏的人引著一箇兒子行來

朶奔篾兒干問他你是甚麽人其人說我是馬阿里黑伯牙兀歹人氏我而今窮乏你那鹿肉將與我我把這兒子與你去

朶奔篾兒干將鹿一隻後腿的肉與了將那人的兒子換去家裏做使喚的了

朶奔篾兒干死了的後頭他的妻阿闌豁阿又生了三箇孩兒

一箇名不忽合塔吉一箇名不合禿撒勒只一箇名孛端察兒

朶奔篾兒干在時生的別勒古訥台不古訥台兩箇兒子背處共說俺這母親無房親兄弟又無丈夫生了這三箇兒子家內獨有馬阿里黑伯牙兀歹家人莫不是他生的麽道說間他母親知覺了

春間一日他母親阿闌豁阿煮著臖羊將五箇兒子喚來根前列坐著每人與一隻箭箍教折折各人都折折了再將五隻箭箍束在一處教折折呵五人輪著都折不折

因那般他母親阿闌豁阿說別勒古訥台不古訥台您兩箇兒子疑惑我這三箇兒子是誰生的您疑惑的也是

您不知道每夜有黃白色人自天窗門額明處入來將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裏去時節隨日月的光恰似黃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說這般看來顯是天的兒子不可比做凡人

久後他每做帝王呵那時纔知道也者

阿闌豁阿就教訓著說您五箇兒子都是我一箇肚皮裏生的如恰纔五隻箭箍一般各自一隻呵任誰容易折折您兄弟但同心呵便如這五隻箭箍束在一處他人如何容易折得折住

間他母親阿闌豁阿殁了

母親阿闌豁阿殁了之後兄弟五箇的家私別勒古訥台不古訥台不忽合塔吉不合禿撒勒只四箇分了見孛端察兒愚弱不將他做兄弟相待不曾分與

孛端察兒見他哥哥每將他不做兄弟相待說道我這裏住甚麽我自去由他死呵死活呵活因此上騎著一箇青白色斷梁瘡禿尾子的馬順著斡難河去到巴勒諄阿剌名字的地面裏結箇草庵住了

巴勒諄阿剌即卷三之不而罕合勒墩山巴勒諄元本紀作八里屯語解攷巴爾圖合勒墩語音相合阿剌滿洲語平矮山然卷三言有虎也

合勒墩山冠以不而罕者以合勒墩山亦不而罕山之一支也觀此則此條巴勒諄阿剌必在必兒喀嶺東面無疑據西圖山之下即統格里克河故孛端察兒住在此山每日可至河邊百姓處飲馬孀子而鵝鴨翎毛亦可隨風吹至若施放以巴勒諄山爲喀里雅喇山統格里克河爲通克拉河則相去二百餘里何能每日必至即翎毛亦豈能吹到乎

那般住的時分孛端察兒見有箇雛黃鷹拏住箇野雞他生計量拔了幾根馬尾做箇套兒將黃鷹拏著養了孛端察兒因無喫的上頭兒山崖邊狠圍住的野物射殺了或狼食殘的拾著喫就養了鷹如此過了一冬到春間鵝鴨都來了孛端察兒將他的黃鷹餓了飛放拏得鵝鴨多了喫不盡掛在各枯樹上都臭了都亦連名字的山背後有一叢百姓順著統格黎河邊起來孛端察兒每日間放鷹到這百姓處討馬孀喫晚間回去草庵子裏宿

都亦連山乃庫里彥山之對音山在車臣汗右翼中左旗西南界其東北即滕格里克河即本旗住處此叢百姓本住此山背後當在土拉河源一帶今移滕格里克河濱故順河而行與孛端察兒相遇也按此統格黎河元本紀作統急里忽篤祕史蒙文作統格黎克豁魯罕豁魯罕譯言小河也則統格黎河即今滕格里克河毫無疑義

那百姓問孛端察兒索這黃鷹他不曾與兩家也不曾相問名姓只這般住了

孛端察兒哥哥不忽合塔吉後來順著斡難河去尋他行到統格黎河邊遇著那叢百姓問道有一箇那般人騎著那般馬有來麼道

那百姓說有箇那般的人那般的馬與你問的相似他再有一箇黃鷹飛放著日裏來俺行喫馬孀子夜間不知那裏宿但見西北風起時鵝鴨的翎毛似雪般刮將來想必在那裏住如今是他每日來的時分了你略等候著

略住間望見一箇人來到呵果然是孛端察兒他哥哥認得引將回去了

孛端察兒點著馬隨他哥哥行間說道人的身子有頭呵好衣裳有領呵好說了他哥哥不答應他

孛端察兒再將前頭的言語說了兩遍他哥哥纔說你兩三遍的言語只是這般說呵意思裏如何

孛端察兒回說恰纔統格黎河邊那一叢百姓無箇頭腦管束大小都一般容易取有俺可以擄他

他哥哥說既是這般呵到家裏去哥哥弟兄每商量著卻來擄他到家裏兄弟每商量了教孛端察兒做頭哨

孛端察兒哨到那裏將他一箇懷孕的婦人拏住問他你是甚麼人氏有那婦人回道我是札兒赤兀惕阿當罕兀良合眞的人氏那其餘百姓他兄弟五箇都擄將回來了因這般頭口也有茶飯使喚的都有了

那懷孕的婦人孛端察兒將做了他妻生了一箇兒子名字喚作札只剌歹後來札荅剌的人氏他便是他祖那札只剌歹的兒子名土古兀歹土古兀歹的兒子名不里不勒赤魯不里不勒赤魯的兒子名合剌合荅安合剌合荅安的兒子名札木合就做了札荅闌姓氏

札木合即下文與帝做按荅後又相殺之人蓋成吉思九世祖派下人

那婦人孛端察兒根前再生一箇兒子名巴阿里歹後來做了巴阿鄰人氏的祖那巴阿里歹的兒子名赤都忽勒孛闊娶的妻多兒子多生了因此上做了箕年巴阿鄰姓氏

刖勒古訥台做了刖勒古訥惕姓氏不古訥台做了不古訥兀惕姓氏不忽合塔吉做了合塔斤姓氏不忽禿撒勒只做了撒勒只兀惕姓氏孛端察兒做了孛兒只斤姓氏

孛端察兒又自取了箇妻生了箇兒子名把林失亦剌禿合必赤按把林失亦剌禿合必赤本紀作八林昔黑剌禿合必畜西域史作布格那合必赤的母從嫁來的婦人孛端察兒做了妾生了箇兒子名沼兀列歹孛端察兒在時將他做兒祭祀時同祭祀有來

孛端察兒殁了後把林失亦剌禿合必赤將沼兀列歹不做兄弟相待說道在家常川有阿當合兀良合歹人氏的人往來莫敢是他的兒子祭祀時逐出去了後來做了沼兀列亦惕姓氏合必赤的子名箕年土敦按箕年土敦本紀作咩撚敦西域史作土敦遵窟箕年土敦生子七人一名合赤曲魯克一名合臣一名合赤兀一名合出剌一名合赤溫一名合闌歹一名納臣把阿禿兒

合赤曲魯的子名海都按海都爲成吉思六世祖海都的母名那莫侖合臣的子名那牙吉歹那牙吉歹因他性兒好裝官人模樣就做了那牙勒姓氏合赤兀的子名巴魯剌台因他生的身子大喫茶飯猛的上頭就做了巴魯剌思姓氏合出剌的子也喫茶飯猛喚做大巴魯剌小巴魯剌額兒點圖巴魯剌脫朶顏巴魯剌將

這四箇名就做了姓氏合闌歹的兒子爭粥飯無上下因此就做了不苔安惕姓氏合赤溫的兒子名阿荅兒歹兒弟中間好閒諜就做了阿荅兒斤姓氏納臣把阿禿兒按把阿禿兒語解作巴闍闍勇也今稱巴圖魯生二子一名兀魯兀歹一名忙忽台就做了兀魯兀惕忙忽惕二姓氏納臣把阿禿兒自娶的婦人又生二子一名失主兀歹一名朶豁剌歹

海都生三子一名伯升豁兒多黑申按伯升豁兒多黑申元史作拜星呼爾成吉思五世祖一名察剌孩領忽一名鈔眞斡兒帖該伯升豁兒多黑申生了一子名屯必乃薛禪按屯必乃元史作敦必乃語解作色辰聰明也西域史作託邁乃成吉思四世祖察剌孩領忽生子名想昆必勒格想昆必勒格生子名俺巴孩就做了泰亦赤兀惕姓氏察剌孩

領忽收嫂爲妻又生一子名刖速台就做了刖速惕姓氏鈔眞斡兒帖該生子六人一名斡羅納兒一名晃豁壇一名阿魯剌惕一名雪你惕一名合卜禿兒合忽一名格泥格思就做了這六等姓氏

屯必乃薛禪生二子一名合不勒合罕按合不勒合罕元史作葛不律寒語解改暫布號祕史云合罕猶云可汗也成吉思三世祖一名撏薛赤列撏薛赤列的子不勒帖出把阿禿兒合不勒生七子一名斡勒巴兒台黑一名把兒塊把阿禿兒一名忽禿黑禿即呼圖克圖對音唐古忒語再來人也蒙古兒一名忽闌剌合罕一名忽闌一名合荅安一名脫朶延斡惕赤斤斡勒巴兒台黑的子名忽禿黑禿主兒乞忽禿黑禿主兒乞生二子一名薛扯別乞按薛扯別乞卷二四作撒察別乞一名台

出他每做了主兒乞姓氏

把兒壇把阿禿兒生四子一名忙格禿乞顏一名捏坤太子一名也速該把阿禿兒一名荅里台斡赤斤忽禿黑禿蒙古兒生一子名不里孛闊于斡難河邊筵會時將太祖的弟別勒古台的肩甲砍破的便是這不里孛闊

忽圖剌合罕生三子一名拙赤一名吉兒馬兀一名阿勒壇忽闌把阿禿兒的子也客扯連有兩箇奴婢一名把歹一名乞失黎黑後來到太祖時都教做了荅剌兒罕官人惟合荅安脫朶延兩箇無子嗣

眾達達百姓合不勒皇帝管著來合不勒皇帝雖有七箇孩兒都不曾委付卻教想昆必勒格的孩兒俺巴孩管了

捕魚兒海子濶連海子兩箇海子中間的河名兀兒失溫那邊住的塔塔兒一種人俺巴孩將女兒嫁與他親自送去彼塔塔兒人拏了送與大金家俺巴孩去時別速氏巴剌合赤名字的人說將回去說道你對合不勒皇帝的七箇兒子中間的忽圖剌根前并我的十箇兒子內的合荅安太子（按遼史百官志大部族某部大人下有太師太子太師之說）根前說我是眾百姓的主人爲親送女兒上頭被人拏了今後以我爲戒你每將五箇指甲磨盡便壞了十箇指頭也與我每報讎

捕魚兒海子一作布雨爾池卽今貝爾湖濶連海子金幼放北征錄作濶灤海子卽今呼倫湖兩湖中間兀兒失溫河卽今烏爾順河蓋自貝爾湖至呼倫湖北沿烏爾順河兩岸皆

當時塔塔兒部地

那時太祖的父也速該把阿禿兒在斡難河放鷹見篾兒乞氏的人名也客赤列都於斡勒忽訥氏行娶的妻引將來也速該把阿禿兒望見那婦人生得有顏色隨卽走回家去引他哥哥捏坤太子弟荅里台斡惕赤斤來了

他兄弟每來到時也客赤列都見了恐懼卽便打著馬走過了一箇嶺轉過了一箇山背回來到他妻車子根前其妻說那三箇人的顏色好生不善必害了你性命你快走去你若有性命呵似我這般婦人有也者你想我呵再取的婦人就喫做我的名字者說了就脫下衫兒與他做記念也客赤列都於馬上方纔接得衫兒見也速該把阿禿兒兄弟三人來了卽便打著馬

逆著斡難河走了（按篾兒乞居西北此人蓋從塔塔兒部娶婦回家至此被奪故逆斡難河走著一逆字地望情形了然如繪行文明確如此）

也速該把阿禿兒兄弟三人隨後趕也客赤列都過了七箇山兩趕不上回來了將那婦人裹將去也速該牽著車子捏坤太子引路荅里台傍著車轅行那婦人名訶額侖（按訶額侖斡羅那氏塔塔兒種人也斡羅那卽上斡勒忽納哭著說我的丈夫頭髮不曾被風吹肚腹不曾忍餓如今走去呵怎生般艱難哭的聲將斡難河的水并川裏林木都振動了荅里台斡勒赤斤對那婦人說你丈夫嶺過得多了水也渡得多了你哭呵他也不回頭蹤跡尋呵也不得見了你住聲休要哭因此上將回去與也速該把阿禿兒做了妻因俺巴孩合罕被拏時將合荅安忽圖剌兩箇的名字提說來

上頭衆達達泰亦赤兀百姓每於豁兒豁納川地面聚會著將忽圖剌立做了皇帝就於大樹下做筵席衆達達百姓喜歡繞這樹跳躍將地踐踏成深溝了

豁兒豁納川地面與卷九豁兒豁納主不兒是同一地若卷三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則名同而地不同詳卷三註此豁兒豁納川西圖作呼爾呼河中圖無即齊母爾哈河之南源按水南有山即提綱活拉灰圖山活拉灰即呼爾呼轉音旋攷皆指活爾活河非是蓋活爾活河在貝爾湖東南是時俺巴孩方爲呼倫貝爾兩湖中間所住塔塔兒部擒以獻金則蒙古議立新君豈能越兩湖而東至活兒活河相聚會乎呼爾呼河與蒙古世居之敖嫩河源相近字音境地情形均爲脗合卷九乃追述此事故知同地若

卷三豁兒豁納黑主不兒乃札木合部衆游牧之地則確是兩湖東南之活爾活河無疑知札木合部在活爾活河愈知蒙古人議立新君處刖爲一地矣

忽圖剌做了皇帝同合荅安太子往塔塔兒處報讎行了與濶端巴剌合札里不花兩人厮殺十三次不曾報得讎與塔塔兒厮殺時也速該把阿禿兒將他帖木眞兀格豁里不花等擄來那時也速該把阿禿兒的妻訶額倫正懷孕於斡難河邊迭里溫孛勒荅黑山下生了太祖太祖生時右手握著髀石般一塊血生了因擄將帖木眞兀格來時生故就名帖木眞迭里溫孛勒荅黑山卷三作迭里溫孛勒荅合卷十作迭里溫孛勒荅元史親征錄作跌里溫盤陀西域史作迭温布兒荅克洪註謂俄羅斯人訪查其地在斡難河右岸今地名猶如故在曷克阿拉耳河洲之上十四華里按迭里溫即今集爾渾河迭里溫集爾渾均德爾本轉音蒙古語四爲德爾本以此河合四水而成故曰集爾渾河鄂刻圖集爾渾河將入巴爾集河處有布庫庫穆河自北南流來會而布庫庫穆河東立有舊界牌名伊克哈柳穆魯俄人所云曷克阿拉耳河洲者即伊克阿柳穆魯地也布庫庫穆乃集爾渾之支河孛拉荅黑在此河旁邊孛拉荅爲高阜之義故史錄以爲盤陀言孛勒荅黑冠以迭里溫者言其地有四高阜也

訶額倫生了四箇兒子一名帖木眞一名合撒兒一名合赤溫一名帖木格一箇女兒名帖木倫帖木眞九歲時合撒兒七歲

合赤溫五歲帖木格三歲帖木倫女子正在搖車內有來帖木眞九歲時他父親也速該將引他往母舅斡勒忽訥氏處索女兒與帖木眞做妻到扯克撒兒赤忽兒古名字的兩山間遇著翁吉剌氏人德薛禪按德薛禪元史作特薛禪語解改託乃其稱號祕史僅一德字語音不全音色辰蓋託音其名色辰聰明之解見他說我是翁吉剌德薛禪的女婿你是誰回說我是弘吉剌德薛禪的外甥你的女兒好與我的兒子做妻子罷

扯克撒兒赤忽兒古兩山下文或作扯克扯兒扯克撒兒撒克撒兒赤忽兒忽兒皆同地張氏游牧記謂一指拖諾山一指拖諾哈山謬也按太祖先世皆居敖嫩河源其地距克魯倫河曲不過三百餘里太祖徙居桑沽兒河相去尤近且在轄境之中何待尋覓始得不知此兩山在塔塔兒部北界過此再往北行乃至宏吉剌部地德薛禪宏吉剌部人也攷元史

特薛禪傳初鴻吉剌氏族居昔烈兒溫都兒斤迭烈木兒也里古納河之地昔烈兒溫都兒斤卽今郭羅依溫都兒山迭烈木兒卽今霍勒博山也里古納河卽今額爾古訥河據新測黑龍江圖又札拉台綽和爾傳亦言鴻吉哩部居堅河之濱堅河卽根河今河北尙有故城知宏吉剌部在呼倫湖東北根河南北一帶則兩山亦必在呼倫湖東北額爾古訥河東岸無可疑者惟兩山在呼倫湖東北故太祖兩次相尋皆順克魯倫河行查水道提綱哈拉爾河北有達哈得兒山今圖作達漢德爾山卽扯克撒兒之對音新黑龍江圖達漢德爾山西北相接有室韋格特山西圖作石威公均與赤忽古語音相協兒字特字皆助音可隨意增損者也此二山旣確在宏吉

剌部境且爲東方諸部總要之路故日後與札木合戰先使人至此兩山間哨望敵情耳

又按斡勒忽訥氏乃塔塔兒部中一族帝母阿額侖卽此族人此族本居扯克撒兒山間故也速該攜帝至此求親迨無意中遇德薛禪始更往北行而至宏吉剌部也

德薛禪問說也速該親家你往那裏去也速該說我往這兒子母舅斡勒忽訥氏索女子去德薛禪說你這兒子眼明面光有我昨夜夢見一箇白海靑兩手擎著日月飛來我手上立我對人說日月但曾眼見如今這白海靑擎日月來到我手上必然好也速該親家原來你今日將這兒子來應了我的夢必是你乞顏人的吉兆

俺翁吉剌家在前日子裏不與人爭國土百姓但有顏色的女子便獻與您皇帝人家后妃位子裏教坐有來

大凡結親呵兒孩兒便看他家道女孩兒便看他顏色也速該親家我家裏有箇女兒年幼小哩同去看來就引到他家裏去了

到他家裏見了他女兒生得好也速該心裏喜歡其女子十歲大帖木眞一歲名孛兒帖當日就在他家宿了第二日也速該問他索這女子德薛禪說豈多遍索了與呵便重少遍索了與呵便輕大凡女孩兒生了老在家裏的理無我將女兒與你兒子你兒子留在這裏做女婿兩家相從了也速該說我兒子怕狗休教狗驚著就留下他一箇從馬做定禮去了

也速該回去到扯克扯兒的地面遇著塔塔兒每做筵席因行得飢渴就下馬住了不想塔塔兒每認得說也速該乞顏來了因記起舊日被擄的寃讎暗地裏和了毒藥與喫了也速該上馬行到路間覺身子不好了行了三日到家越重了

也速該說我心裏不好我近處有誰當有察剌合老人的子蒙力克蒙力克元史伯八兒傳作明里也赤哥就喚來對說我兒子每幼小將帖木眞去做女婿回時被塔塔兒家暗毒害了我心裏好生不好你兄弟每行嫂嫂行照覷的你知者我兒子帖木眞快與我取來說罷死了

蒙力克依也速該去對德薛禪說也速該想帖木眞好生心疼教我來取德薛禪說既是想呵教去兒了便回遂引將回去了那年春間俺巴孩皇帝的兩箇夫人斡兒伯莎合台祭祀祖宗時訶額倫去得落後了祭祀的茶飯不曾與訶額倫對說也速該死了我的兒子將來怕長不大麼道大的每的胖肉分子爲甚不與眼看看的茶飯不與了起營時不呼喚的光景做了也斡兒伯莎合台那兩箇夫人道你行無請喚的禮遇著茶飯呵便喫俺巴孩皇帝死了麼道被訶額倫這般說論來呵可將這母子每撇下在營盤裏休將他行第二日起行

時塔兒忽吉乞鄰禿黑脫朶延吉兒帖等果然將他母子每撇下了當有察剌合名字老人勸時脫朶延吉兒帖說道深水乾了明石碎了（按明石當是堅石之誤卷五者別言深水可橫斷堅石可衝碎知深水堅石乃漠北人常語蓋謂也速該死無可倚恃之人也）不從他勸起了又將察剌合老人脊背上刺了一槍察剌合老人被傷在家裏臥時帖木眞來看他老人說你父親收的并俺衆人的百姓被他將去因勸他的時分被他傷了帖木眞哭將出去訶額倫親自上馬教人拏了英槍傾著人去將一半人邀下了那一半邀下的人也不肯停住都隨著泰亦赤兀惕兒弟每將他母子撇下時訶額倫好生能事拾著果子撅著草根將兒子每養活了這般艱難時分養得兒子每長成了都有帝王的氣象訶額倫蔬養來的兒子都長進好了敢與人相抗爲奉養他母親上頭將針做鉤兒於斡難河裏釣魚又結網捕魚將母親奉養了

一日帖木眞合撒兒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四兄弟同坐釣魚時帖木眞釣得一箇金色魚兒他異母弟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兩箇奪要了帖木眞合撒兒二兄弟回家對母親說我釣得一箇金色魚被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奪了他母親說您兄弟每如何那般做譬諭說道除影兒外無伴當除尾子外無鞭子咱每受泰亦赤兀兒弟每的苦報不得時如何怡似在前阿闊娘娘的

五箇孩兒般不和順您每休那般做

自那裏帖木眞合撒兒兩兄弟不喜他母親說又說我昨前射得箇雀兒也被他奪了今遭釣得箇魚又被他奪了似這般呵一處怎生過說了兩兄弟將門簾子丟著出去那時別克帖兒在小山上放馬坐著帖木眞自後隱著合撒兒自前隱著將箭抽著要射他時被別克帖兒見了說泰亦赤兀兄弟的苦受不得讎怎生能報如何將我如眼中的毛口中的梗容不得我死就死您休將我別勒古台棄了說訖盤腳坐著等他的箭帖木眞兩兄弟自前自後將別克帖兒射死了帖木眞合撒兒回到家裏他母親訶額倫見他兩箇孩兒的顏色心裏覺了說道您初生時手裏握著黑血塊生來您每如喫胞衣的狗般又如衝

崖子的猛獸般又如忍不得怒氣的獅子般又如活吞物的蟒蛇般又如影兒上衝的海青般又如噤聲吞物的大魚般又如嫩白羔兒後跟的風駝般又如靠風雪害物的狼般又如趕不動兒子將兒子哭了的鴛鴦般又如護窠的豺狼般又如不疑貳拏物的虎般又如妄衝物的禽獸般您除影子外無伴當尾子外無鞭子秦亦赤兀惕兒弟每的苦受不得雖怎生般報得思想間您怎生過了又這般做如此將老人每的言語引證著將他兒子每怪了

那般住間泰亦赤兀惕乞邹勒禿黑說道原撇下帖木眞母子每如今莫不似飛禽的雛兒般毛羽長了走獸的羔兒般大了領著伴當來看帖木眞母子每見他每來心上畏怕別勒古台

於密林內將木頭折折劄做寨子又將合赤溫帖木格帖木倫三箇小的藏在崖縫裏合撒兒與泰亦赤兀惕每相射鬬間泰亦赤兀惕大聲叫著說只將你哥哥帖木眞來其餘的人我不要因此帖木眞畏怕上馬走入山林裏去被泰亦赤兀惕看見了隨後趕到帖兒古捏名字的山行帖木眞鑽入密林裏去了泰亦赤兀惕每不能入去周圍守著

帖兒古捏山按太祖爲泰亦赤兀人所追避入此山密林則此山必去所居敖嫩河源不遠蓋必兒喀嶺北面之小山惟名無可攷闕疑以俟知者施攷謂特勒爾濟山不獨譯音未符且在克魯倫河源之西相距頗遠斷非敵人緊追時所能到

帖木眞在密林內過了三宿牽著馬出來時將鞦的鞍子脫落在地回去看呵扳胸肚帶依舊扣著說道肚帶扣著鞍子脫落呵猶可扳帶扣著鞍子如何脫落的莫不是天止當住我麼復回去住了三日又出來時密林口子帳房般一塊大白石倒下塞著帖木眞說莫不是天止當我麼又復回去住了三日前後其住了九日無喫的茶飯說道這般無名如何死了不如出去將塞住口子石邊的木用削箭刀子割開牽著馬下山來被泰亦赤兀惕守的人拏將去了

塔兒忽台乞邹勒禿黑按西域史泰亦赤兀族有塔兒忽台哈剌兒禿克爲阿達爾罕之子原註哈剌兒禿克乃妬忌貪吝之解蓋塔兒忽台之外號非兩人也將帖木眞拏去於他百姓內傳了號令教每營裏住一宿徇著行時正當四月十六日泰亦赤兀

惕每於斡難河岸上做筵會日頭落時散了此時教一箇年小軟弱的人守著帖木眞帖木眞見人散了將那年小弱的人用枷梢於頭上打倒走了走到斡難河邊林內臥著恐怕人見又入斡難河水的溜道裏仰臥著身在水裏但露出面來那箇失了人的人大聲叫著說拏住的人脫走了麼道叫時散了的泰亦赤兀惕聚來著白日般月明裏斡難河邊樹林裏挨排著尋帖木眞在溜道裏臥著速勒都孫姓氏鎖兒罕失剌名字的人經過尋時正見著說道正爲你這般有見識了所以上泰亦赤兀惕兒弟每妬害你你謹愼只那般臥著我不告你那般說了過去了

按泰亦赤兀部人自撇下太祖徙牧後仍旁敖嫩河而居覩

此可知然其地當在今俄國界內矣太祖脫歸移居桑沽爾河源恐泰亦赤兀復至也

泰亦赤兀惕每再回排尋其說時鎖兒罕失剌再說你每白日裏失了人如今黑夜裏如何尋的再回原行的路上去將不曾見處仔細排尋了散著明日再聚著尋這帶枷的人那裏去這般說了再回去尋時鎖兒罕失剌再經過對帖木眞說我每只這一遍排尋回去了明日再來尋如今我每散了後你自尋你母親兄弟去若見人時休說我見你來說訖過去了

他每散了後帖木眞心裏想著說昨前每營裏輪流著教看守我時鎖兒罕失剌家裏宿呵他的沈白赤老溫名字的兩箇兒子心裏憐憫我夜裏與我脫了枷教散宿來如今鎖兒罕失剌

將我見了又不肯對人說幾次經過去了如今只他那裏去必救了我所以順著斡難河尋鎖兒罕失剌去了

他家的記號打馬嫻子自夜到明聽著這記號行呵聽得打馬嫻子聲到他家裏入去呵鎖兒罕失剌說我教你尋你母親兄弟去你如何又來他的沈白赤老溫兩箇兒子說雀兒被龍多兒古語鷹也趕入叢草去呵叢草也能救他性命草尙能如此咱每行來的人不能救他呵反不如叢草所以將帖木眞枷開著燒了於他後面盛羊毛的車子裏藏了分付他合荅安名字的妹子看著說任誰行休對他說

第三日泰亦赤兀惕兒弟每說帖木眞莫不是人藏了他將俺自火裏搜一搜於是搜到鎖兒罕失剌家房裏車裏牀下都搜遍了落後搜到載羊毛的車上將車門內的羊毛掀出掀到車後時鎖兒罕失剌說似這般熱天氣羊毛裏若有人如何當的搜的人所以下車去了

搜的人去了後鎖兒罕失剌對帖木眞說你險些將我斷送得煙消火滅如今你母親兄弟行尋去與了他一箇無鞍子甘草黃白口不生駒的騍馬再煮熟了一箇喫兩母乳得肥羔兒皮桶裏盛著與了馬嫻子更與了一張弓兩隻箭不曾與他火鐮這般打發教去了

帖木眞去了到他原把的寨子處蹤跡逆著斡難河踏將去了有乞沐兒合名字的河西通著斡難河見那小河邊有行的蹤跡就逆那小河尋將去那小河邊有別帖兒名字的山那山根

前有豁兒出恢名字的孤山那裏與他母親兄弟每相遇著了

乞沐兒合河卽今齊母爾哈河別帖兒山蓋齊母爾哈河旁小山名無攷豁兒出恢山施攷卽活拉灰圖山地望頗合

帖木眞那裏相遇著了又去不兒罕山前有古連勒古名字的山那山裏有桑沽兒河河邊有合剌只魯格名字的小山有箇青海子做營盤住其間打捕土撥鼠野鼠喫著過活了一日帖木眞的慘白騸馬八疋在家被賊劫將去了又有一箇甘草黃馬他兄弟別勒古台騎著捕土撥鼠去了到晚馱著土撥鼠回來帖木眞說我的馬被人劫去了攷蒙古源流劫馬者爲泰亦赤兀部岱青郭特之人又元朝秘史廣平王碑謂盜馬者乃要兒斤部說了別勒古台說我趕去合撒兒說你不能我趕去帖木眞又說您都不能我去就騎著那甘草黃馬踏

著那八箇馬的掃道襲將去行了三宿那一日清早路上多馬羣中見一箇爽利後生擠馬乳問他你曾見慘白騮馬八疋來麼那後生說今早日未出時有這樣八疋馬自這裏趕過去了去的蹤跡我指與你說了他將帖木眞騎的馬放了換與他一箇黑脊白馬騎了他也不去自家裏將他擠乳的皮桶皮斗著草蓋了對帖木眞說你來好生艱難男子的艱難都一般我與你做伴一同趕去我的父名字喚做納忽伯顏止有我一箇兒子我的名喚做孛斡兒出元史作博爾忽爲開國四傑之一說了後踏著蹤跡又行了三宿至日晚時到一箇百姓圈子行見他那八箇馬在圈子外立著帖木眞說伴當你這裏立著我去把這馬趕出來孛斡兒出說我既與做伴來了如何我這裏立一同跑著馬入

去將馬趕出來了隨後人每陸續趕將來一箇騎白馬的人手裏執著套馬竿將次趕到根前孛斡兒出說你弓箭將來我與他厮射帖木眞說爲我的上頭恐傷著你我與他厮射便同去與他厮射那騎白馬的人將套馬竿指著帖木眞說立住了隨後那賊每的伴當也都趕將來見日落黃昏天色黑了那後來的人都立住著落後了

帝做聲盤青海子在古連勒古山間則欲攷古連勒古必先知青海子之所在按青海子即喀喇諾爾蒙古語黑爲喀喇泊爲諾爾青色似黑故古稱青海子今稱喀喇諾爾游牧記車臣汗右翼中左旗東界有庫里葉山與古連勒音合此山正在不而罕山前桑沽兒河東與青海子近稍南地名撒阿里即帝牧人所居處明金幼孜北征後錄言撒里怯兒即撒阿里爲元太祖發迹之所蓋以地相接而通稱也施氏攷以古連勒古爲巴顏烏蘭地位不符矣哈喇只魯格小山當在喀喇諾爾旁既曰小山自難詳攷謹闕疑桑沽兒河語解作僧庫爾譯言韭河多韭故名那夜兼行了三晝夜回到納忽伯顏處帖木眞對孛斡兒出說不是你呵我這馬如何得咱兩人可以分你要多少孛斡兒出說我兒你辛苦著來所以濟助做伴去如何做外財般要你的我父親只我一箇兒子置的家財與我儘勾我不要你的若要你的呵與你做伴來的濟甚事說了

到納忽伯顏家裏見他爲失了兒子孛斡兒出垂著淚哭忽然兒他每到了將他兒子看著一邊廂哭一邊廂怪他兒子孛斡

兒出說我不知爲甚麼見這好伴當艱難著來便與他做伴去了來如今來了也說訖走著馬去將原蓋下的擠乳的皮桶皮斗來了殺了一箇哺二母乳的肥羔兒又皮桶裏盛了馬奶子馱的般整治了與帖木眞做行纔納忽伯顏說你兩箇年小的常相顧盼明後休相棄帖木眞辭去行了三晝夜到桑沽兒河邊家裏他母親訶額倫并合撒兒兄弟每正愁間見他回來好生歡喜了

初帖木眞九歲時與德薛禪的女兒孛兒帖兀眞李註蒙古稱兀眞卽翫眞轉音猶言主婦也相離了來此時與弟別勒古台順著客魯連河尋去到扯克徹兒赤忽兒忽山兩間尋著德薛禪家德薛禪見了帖木眞好生大歡喜說知得泰亦赤兀兒弟每嫉妒你我好

生愁著絕望了來今日僅得見你說了將孛兒帖女兒與帖木
眞做了妻德薛禪與他妻搠壇同送帖木眞夫妻回去了到客
魯連河兀剌黑啜勒的邊陽德薛禪回家來了搠壇直送他女
兒到帖木眞家裏
客魯連河即今克魯倫河兀剌黑啜勒爲庫爾黑德克集赫
之對音地在車臣汗中左旗境克魯倫河南濱北岸即庫魯
謨泊德薛禪送女至此計程已過半故自回家去也
搠壇送他女兒到帖木眞家回去了後帖木眞欲要孛斡兒出
做伴使別勒古台喚去孛斡兒出見了別勒古台又不對他父
說騎著箇拱脊黃馬馱著箇青色襖子與別勒古台一同來了
自那裏做伴後再不曾相離

自桑沽兒河邊起了到客魯連河源頭不兒吉名字的地岸根
前做下營盤住了搠壇的女孛兒帖兀眞行上見公姑的禮物
將一箇黑貂鼠襖子有來帖木眞說在前俺的父也速該皇帝
與客列亦惕種姓的王罕契合便是父一般他如今在土兀剌
河邊黑林子裏住著我將這襖子與他於是帖木眞兄弟三箇
將著那襖子送往見了王罕帖木眞說在前日子你與我父親
契合便是父親一般今將我妻上見公姑的禮物將來與父親
隨即將黑貂鼠襖子與了王罕得了襖子大歡喜著說道你離
了的百姓我與你收拾漫散了的百姓我與你完聚我心下好
生記著說了
不兒吉地岸施攷即巴爾哈河岸地是也曰客魯連河源頭
不兒吉地岸者蓋巴爾哈河發源處與克魯倫河發源處僅
隔必爾喀嶺東西相對故云客列亦惕種本紀親征錄均作
克列部西域史作客剌亦部惕乃助音猶華語的字西語特
字凡祕史旁註字皆助音餘可類推土兀剌河卷三作土剌
河卷十三作禿剌河即唐書之獨樂河鄂刻圖作圖拉河王
罕住此河邊黑林子即康熙間破厄魯特昭莫多地昭莫多
譯言大樹林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帖木眞自那裏回著到家有札兒赤兀歹老人自不兒罕山前背著打鐵的風匣引著者勒箋名字的兒子來說道你當初在迭里溫孛勒苔合地面生時我與了你一箇貂鼠裏兒袱有來者勒箋兒子曾與了來爲幼小上頭我將去養來如今這兒子教與你鞴鞍子開門子說著與了

住間一日清早蒼黃將明的時分訶額侖母親家使喚的老婦人說母親母親疾快起來田地顫動的聲聽得有莫不是曾擾害咱每怕了的泰亦赤兀惕兒弟每又來了母親疾快起來說了

訶額侖母親說兒子每行疾快喚覺起來說了訶額侖隨即起來了帖木眞兄弟每隨即起來了訶額侖帖木眞合撒兒合赤溫帖木哥斡惕赤斤別勒古台孛斡兒出者勒箋每人騎了一匹馬帖木侖是他母親馬上抱了獨帖木眞准備一箇從馬孛兒帖夫人無馬騎了

帖木眞弟兄每隨即上馬到不兒罕山上去了豁阿黑臣名字的老婦人欲將孛兒帖夫人要藏教坐在黑車子裏著箇花牛駕著車子逆著騰格理小河行了行間天氣昏暗將明時迎著前面有一火軍來到根前問說甚麼人那老婦人說我是帖木眞家於大家裘翦羊毛去來我如今回家裏去那軍每說帖木眞家裏有也無離這裏多近遠老婦人說家呵不遠我自後房子起來來了未知帖木眞家裏有無這般說了

騰格理小河此河與卷一之騰吉斯水及統格里河同是一地前既言之矣惟此河中圖所無以祕史所載發之西圖蓋即博兒吟河之南源水道提綱言巴勒喀河合二水自西南必兒喀嶺東北流來會查所合二水北支短南支長北支乃必兒喀嶺東北支阜間流出南支直從必兒喀嶺向東正面流出故由不兒吉地岸往不兒罕山必逆此水而行觀西圖所繪形勢了然

那軍每去了後豁阿黑臣名字的老婦人打著駕車的花牛欲要疾快行將車軸折了欲待要步行走入山林去時間那軍每隨即將著別勒古台的母擄在馬上叠騎著到來了說道這車

裏有甚麼人豁阿黑臣老婦人回說載著羊毛有那軍說兒弟每下馬看於是那軍下馬將車門拉開看呵兒裏頭一箇年少婦人坐著有就拖下車來同那老婦人馬上馱了就襲著帖木眞婦道上不兒罕山去了

那軍自帖木眞後襲著繞不而罕山三遍孛不得這廂那廂要取直路趕呵都遇著陷泥密林行不得入只得自後趕著因此孛不得了那軍每原來是三種篾兒乞人一種是兀都亦惕篾兒乞脫黑脫阿一種是兀洼思篾兒乞荅亦兒兀孫一種是合阿惕篾兒乞合阿台荅兒麻剌這三種篾兒乞爲在先也速該於赤列都根前奪要訶額侖窩闊如今報來那篾兒乞共說道奪要訶額侖的雛已將帖木眞的妻孛了這雛也報了說訖下

山回家去了
帖木眞未知篾兒乞是實回去是潛伏舊使別勒古台孛斡兒出者勒篾三人自後察探去了三宿兒篾兒乞遠了帖木眞纔下山來椎胸告天說因豁阿黑臣老母如黃鼠狼般能聽銀鼠般能見的上頭我所以躲得過我的小性命被不而罕山遮救了這山久後時常祭祀我的子子孫孫也一般祭祀說訖向日將繫腰掛在項上將帽子掛在手上椎胸跪了九跪將馬奶子洒奠了
那些說了於是帖木眞合撒兒別勒古台三箇前往土剌河的黑林行脫斡鄰勒王罕處去到了說不想被三種篾兒乞惕每將我妻子每擄著要了皇帝父親怎生般將我妻子救與麼道

王罕說去年你與我將貂鼠襖子來時我曾說離散了的百姓我與你收聚我心上常記著有來我如今依著那言語將篾兒乞惕每滅著你妻孛兒帖還救與你你可教札木合兄弟知道他在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裏住著我這裏起二萬軍馬做右手教札木合起二萬軍馬做左手相約會的日子教札木合定奪來
帖木眞兄弟三箇回到家中帖木眞使合撒兒別勒古台往札木合行去教對他說我的妻子被篾兒乞惕每擄要了咱每本是一宗族的人這等宛讎如何報又將王罕的言語說將去了合撒兒每將前頭的言語對札木合都說了札木合說我也聽得帖木眞安荅的妻安荅本紀作按荅語解改諸達夥伴也愚按蒙古人於諸達極尊重蓋契交至交之稱不僅爲夥伴而已被人擄了我心上好生痛如今這三種篾兒乞惕脫黑脫阿在不兀剌客額兒地面裏有歹亦兒兀孫在斡兒涅薛涼格河兩間塔勒渾阿剌勒的地面裏有合阿台荅兒馬剌在合剌只客額兒地面裏有咱每可用豬鬃草拴做筏子徑直渡過勒豁河到篾兒乞惕脫黑脫阿地面裏自他房子的天窗處入去一般將他百姓可盡絶擄了
不兀剌客額兒親征錄作兀剌川又作不剌川施攷謂即布拉之對音甚確客額兒元槩本云曠野也按三種篾兒乞皆居鄂爾坤色楞格兩河相會處布拉卡倫在布拉河北恰是兩河相會之東故知其確斡兒涅下文作斡兒辛卷八作捏坤水又作斡兒豁皆即今鄂爾渾河薛涼格河即今色楞格

河塔勒渾阿剌勒地面施攷爲即拉哈即圖布拉克初以兩河中間無他地名姑存其說然細思音究不合且阿剌勒譯言平矮山布拉克譯言泉何容强附按鄂刻圖布拉河北有特捫胡珠倭爾輝圖山特捫乃塔勒渾合音塔勒渾阿剌勒猶言特捫山蒙古語特捫駱駝也胡珠頭也倭爾輝此山正在鄂爾坤色楞格兩河相會處祕史所云河兩間不必兩河中間凡兩河相會之旁皆可云河兩間脫黑脫阿居布拉河邊平地故云在不兀剌客額兒地面歹亦兒兀孫居此山間故云在塔勒渾阿剌勒地面因在兩河東岸所以王罕回軍時即順此山東行從原路而回若果在兩河中間則王罕可一直南行以取捷徑何必復走原路乎合剌只客額兒地面

按合剌只與哈爾集對音攷鄂刻圖色楞格河將合鄂爾坤河處有北來一小水入之名哈爾集蘇台河合阿台荅兒馬剌當居此水之旁但此部隔在河西王罕等軍至何以三部齊破而合阿台荅兒馬剌且被擒意當日色楞格河上必架有橋梁敵來倉猝不及撤毀所致否則渡勤勒豁小河尚預籌紮篾況二河相合水勢大盛處乎讀古人書須以意會者此類是也勤勒豁河施攷謂即今齊蘭河是也

札木合再說你對帖木眞王罕兩箇說我已自整搠軍馬王罕哥哥上馬時就經過不而罕合勒墩山前與帖木眞一同來於孛脫罕孛斡兒只的地面裏相會帖木眞安荅的百姓在我這裏有這百姓行起一萬軍我自起一萬軍共二萬軍上馬逆著

斡難河來孛脫罕孛斡兒只的地面裏一同相會說著去了

不而罕合勒墩山蒙古源流作布爾千噶勒圖納西域史作不兒罕哈勒敦即西圖布爾罕喀勒都那攷已見上孛脫罕孛斡兒只地面按祕史明言往斡難河源頭原相約會處可知此地必與敖嫩河源相近查孛脫罕即布爾罕之異譯孛斡兒只即特勒爾濟嶺冠以布爾罕者以特勒爾濟亦大肯特過脈支峰也施攷謂博羅努魯山則尚在肯特山之北地望譯音均不合

合撒兒別勒古台回來將札木合的言語對帖木眞說了又王罕處說將去了王罕聽得札木合的言語便教二萬軍上馬從不而罕合勒墩山前指著客魯連河不兒吉岸邊行了此時帖木眞在不兒吉岸行住知得王罕大軍從此經過起移了逆著統格黎克河到不而罕山前塔納小河邊下了帖木眞自那裏出軍王罕一萬他的弟札合敢不一萬共二萬在乞沐兒合河邊阿因勒合剌台納名字的地面下著時帖木眞與他每相合了

塔納小河及阿因勒合剌合納地面此二處非闊西圖不能審悉蓋王罕軍由土拉河向東北來太祖則由所住巴爾哈河邊向西南相迎查西圖土拉河東來有一小路經東庫倫城渡克魯倫河過一嶺渡桑沽兒河上游向東北行至濟爾曼朗圖河源即齊母爾哈河提綱作呼馬勒堪河再北至巴爾哈河南源即統格里克然後順河東北行抵太祖所居巴爾哈河邊地此塔納小河蓋即統格里之小支河中西圖皆無太祖先在此小河暫住及聞王罕將至又往南前行至阿因勒合剌合納地面相會然則阿因勒卷四作合剌合納地面必齊母爾哈上游支河旁地無疑阿因勒阿亦惕即阿集格克合音譯言小也合剌合納即卷一豁兒豁納之異譯西圖所謂呼爾呼河是阿因勒合剌合納地面猶言小豁爾豁納地面也鄂刻圖繪齊母爾哈河於巴爾哈河東與祕史情形皆不符矣卷四太祖由札木合處西歸先到阿亦惕合剌合納小駐再徙古列勒古桑沽兒河即行此路

帖木眞王罕札合敢不三箇自那裏相合了起去往斡難河源頭原相約會處孛脫罕孛斡兒只的地面裏到時札木合已自

先到了三日兒了主罕每的軍札木合將他二萬軍整搠立著
主罕每也將他的軍整搠著到來都相認得了札木合說約會
的日期雖是有風雨呵也必要到會這般說來咱達達每應答
了的話便是誓一般若不依著呵同伴裏也不容其說來王罕
說道約會的地面裏我是後到了三日札木合兒弟怪的罰的
從你這般說了
自孛脫罕孛斡兒只地面起程至勤勒豁名字的河邊拴筏子
渡了到不兀剌地面將脫黑脫阿妻子百姓盡絶擄了脫黑脫
阿睡的時間也可以拏得來因渡勤勒豁河去河邊有脫黑脫
阿打魚捕獸的人連夜先去報知所以脫黑脫阿就與歹亦兒
兀孫幾箇人輕身順著薛涼格河走入巴兒忽眞地面裏去了

勤勒豁河當卽西闊赤奎河鄂刻闊作齊蘭河在篾兒乞部
東
那篾兒乞惕百姓連夜順薛涼格河荒忙走的其間咱的軍每
也緊隨著就夜裏擄掠行間帖木眞於那走的百姓內喚他妻
孛兒帖名字孛兒帖在那百姓內聽著認得是帖木眞的聲音
跳下車來與豁阿黑臣老婦人一同走來帖木眞馬根前拏住
韁繩此時有月明都相認得了帖木眞當夜便使人對王罕札
木合兩箇說我尋的人已自得了咱每夜裏且休行可就這裏
下營說將去了當時就那裏下了營漫散走的篾兒乞惕百姓
每也下營宿了孛兒帖兀眞行教將來的緣故是這般
初兀都亦惕脫黑脫阿兀洼思歹亦兒兀孫合阿台荅兒馬剌

這三種篾兒乞惕領著三百人來時爲在前脫黑脫阿的弟亦
列都他妻訶額倫被也速該奪要了因此來報讎繞了不而罕
山三遭拏不得帖木眞只得了孛兒帖將去配與赤列都弟赤
勒格兒力士爲妻今次軍馬到赤勒格兒懼怕逃出去時說道
我如箇黑老烏般命分裏只可喫殘皮卻想要喫雁與鵝鶬因
這般惹了孛兒帖夫人如今眾篾兒乞惕百姓行做了禍那禍
將到我頭上來也刁著獨自的性命黑暗窄狹處鑽入去呵可
以遮救得麼道說著逃走去了
只拏得合阿台荅兒馬剌將板柵柵了照直往不而罕山前行
了別勒古台的母人告與他說那營裏有別勒古台取去呵自
門右裏入去他母親穿著破羊皮衣自門左裏出去了外前對

人說我聽得兒子做了王子我這裏配了歹人兒子每行面皮
如何見得說了走入密林裏去到了不曾尋得著別勒古台爲
那般但見篾兒乞人呵教饒頭箭射著說道將我母親來原曾
來不而罕山圍繞了三遭的那三百人每盡數殄滅了他的其
餘妻子每可以做妻的做了妻做奴婢的做了奴婢
王罕札木合兩箇根前帖木眞知感著說王罕父親札木合安
荅因你兩箇與我做仵天地與我添氣力男子的宛讎得報所
以將篾兒乞百姓每殘毀了妻子每擄掠了咱如今回去其說
了
初兀都亦惕篾兒乞惕荒走時營盤裏撇下一箇五歲的小兒
子名字喚做曲出那兒子生得好眼中有光彩穿著一件粉皮

水貂鼠接來的衣裳戴一箇貂鼠皮帽穿一雙鹿蹄皮的靴軍
馬到時拾得將來做人事與了訶額侖母親
帖木眞王罕札木合三箇相合著將篾兒乞惕達達房子推倒
了好婦人擄掠了後回時自斡兒罕薛涼格河兩間塔勒渾阿
剌勒地面退了帖木眞札木合望著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
回了王罕從不兒罕合勒敦山背後經過訶澗兒禿主兒不合
察兀剌禿速卜赤惕忽里牙禿速卜赤惕三處地面就打圍望
著主兀剌河的黑林回去了
訶澗兒禿主兒不地面主兒不傳寫倒誤當作主不兒川也
訶澗兒禿爲阿拉克坦之對音此河乃土拉河東源南流西
面所會之支河蓋王罕之軍從不兒罕迤南過嶺而西故曰

山背後由是回至黑林子原牧路必經此地望情形譯音無
不脗合合察兀剌禿速卜赤惕忽里牙速卜赤惕二地面按

起時正是夏四月十六日帖木眞札木合一同車前頭行行間札木合說咱每如今挨著山下放馬的得帳房住挨著澗下放羊的放羔兒的喉嚨裏得喫的帖木眞嗟聲立住落後等他母親訶額命來時將札木合前頭的言語說了道那言語我不曾省得也不曾回他話特來問母親他母親未言語孛兒帖說札木合安荅人曾說他好喜新厭舊有來如今咱每行厭了也恰纔的言語莫不欲圖謀咱每的意思有咱每休下就夜兼行著善分離了好

元祕史地理攷證卷四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帖木眞道孛兒帖說的是依著不曾下連夜兼行來間路從泰亦赤兀惕每處經過按泰亦赤兀原牧在俄境斡難河邊此時似隨從札木合而來驚起者懼帝之復仇也其泰亦赤兀惕每驚起當夜卻回札木合處去了營盤裏撇下一箇濶濶出名字的小兒子咱每軍人拾得與訶額侖母養活了

那夜兼行到天明看呵札剌亦兒種的人合赤溫合剌孩下稱合兒後脫忽合蘭勒歹下作合剌溫這三箇脫忽剌溫兒弟每也隨著來了再塔兒忽種的人台荅安荅勒都兒罕等兒弟五箇也來了再乞顏種的人蒙格禿與他兒子翁古兒卷十作汪古兒等又同做失

兀惕巴牙兀的兩箇種姓的人也來了再一種巴魯剌的人忽必來忽都思卽卷八忽都思合勒海一種忙忽的人哲台多豁勒忽卽卷十一十五朶豁勒忽兒弟每也來了再孛斡兒出的弟斡歌連後作斡哥來斡哥列自阿魯剌種處分來了者勒篾的弟察兀兒罕卷十二作察兀兒孩速別額台卽元史自兀良合種處分離著也來了再一種別速的人迭該篤出沽兒後作古出沽兒一種速勒都卽卷一速勒都孫氏的人赤勒古台塔乞下作塔孩泰亦赤兀歹一種札剌亦兒的人薛扯朶抹黑阿兒孩台撒兒巴剌更帶兩箇兒子也來了再一種晃豁堕的人雪亦客禿又有速客客者該李氏云上五字衍文晃荅豁兒卷十二作晃荅合兒名字的人連他兒子速客該者溫者溫者勇士之稱捏兀歹察合安不洼卽後陣亡之捏兀歹名字的人也來了再一種斡勒忽訥的人卽太祖輕察合安

吉牙歹一種豁羅剌的人卽火魯剌思輟耕錄作郭兒剌思今內蒙古郭爾羅斯部也薛赤兀兒一種朶兒別的人抹赤別都溫下作抹赤里赤一種亦乞列孫卽乞剌思的人不圖孛脫又作孛秃這裏做女壻就隨著也來了再一種那牙乞卽卷一那的人種篩一種斡羅納的人只兒豁安一種巴魯剌思的人速忽薛禪合剌察兒一同他兒子每也來了再一種巴阿鄰卷九作巴阿里卽輟耕錄八憐的人豁兒赤兀孫老人濶濶捌思與篾年巴阿鄰種的人一圈子也都來了豁兒赤來著說我賢能的祖孛端察兒拏得婦人處同胞生了札木合并俺的祖於札木合行不合分離的是來因神明告的上頭教我眼裏見了有箇慘白乳牛來札木合行繞著將他房子車子觸著折了一角那牛於札木合處揚著土吼著說道札

木合將我角來又有箇無角犍牛拽著箇大帳房下椿順帖木眞行的車路吼著來說道天地商量著國土主人教帖木眞做我載著國送與他去神明告於我教眼裏見了帖木眞我將這等言語告與你你若做國的主人呵怎生教我快活帖木眞說我眞箇做呵教你做萬戶豁兒赤說我告與你許多道理只與我箇萬戶呵有甚麼快活與了我箇萬戶再國土裏美好的女子由我揀選三十箇爲妻又不揀說甚言語都要聽我

再格泥格思種的人忽難等并荅里台卷六作荅斡惕赤斤又札荅剌札荅剌卽札只剌特種的人木勒合勒忽下作木惕及撒合亦惕種的人又有主兒乞種的人涉兒合禿卽卷一忽主兒乞帶他兒子撒察別乞泰出又捏坤太子的兒子忽察兒別乞元史作火察兒

又忽禿剌皇帝的兒子阿勒壇斡惕赤斤都和圖子白札木合處分離著帖木眞在乞沐兒合小河阿亦惕合剌合納即卷二阿因剌合納地面下時來相合了自那裏起去又到古列勒古地面裏即卷三古桑沽兒河行合剌主魯格地面主魯格小山濶濶納連勒古山活兒名字的海子處下了

阿勒壇忽察兒撒察別乞眾人其商量著對帖木眞說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敵行俺做前哨但擄得美女婦人并好馬都將來與你野獸行打圍呵俺首先出去圍將野獸來與你如斯殺時違了你號令并無事時壞了你事呵將我離了妻子家財廢撇在無人烟地面裏者這般盟誓了立帖木眞做了皇帝號成吉思此條言成吉思做皇帝乃本部自推爲汗如帝父也連該並未爲汗因管轄泰亦赤兀全族故亦有

皇帝之稱且同時各部稱汗者甚多不足爲異元史及西史皆略而不書以無關重輕也或有辨其誤者殊可不必追虎年稱成吉思汗者方爲眾汗之汗此條末號成吉思四字實係衍文

成吉思做了皇帝教孛斡兒出弟斡歌來同合赤溫哲台多豁勒忽四人帶了弓箭汪古兒雪亦客禿合荅安荅勒都兒罕三人管了飲膳迭該管牧放羊隻古出沽兒管修造車兩多歹卷八卷十一總管家內人口又教忽必來赤勒古台合兒孩脫忽剌作朶歹温三人同弟合撒兒一處帶刀弟別勒古台與合剌勒歹脫忽剌溫二人掌馭馬桑亦赤兀歹忽闊抹里赤木惕合勒忽三人管牧養馬羣又分付阿兒該合撒兒塔孩按塔孩即連客該察兀兒罕四人如遠箭近箭般做者連別額台勇士說我如老鳳般收拾老鴉般聚集蓋馬氈般蓋護遮風氈般遮當試那般做者

那裏成吉思又對孛斡兒出者勒篾二人說我以前無伴當時您二人首先與我作伴我心裏不忘了如今與這眾人爲長著再對眾人說您眾人離了札木合想著來我根前若天地護佑呵您老的每久後都是我吉慶的伴當說著都委付了

成吉思既做了皇帝差荅孩速客該往客列亦惕種的皇帝脫斡里勒行去脫斡里勒說帖木眞做了皇帝好生是您達達每若無皇帝呵如何過您每休把原商量的意思壞了這般說將來了

成吉思又差阿兒孩合撒兒兀兒罕往札木合處去札木合說您每對帖木眞根前的阿勒壇忽察兒說帖木眞安荅俺兩箇因他離間著教分離了當初在一處時您如何不立帖木眞做皇帝如今不知想甚麼卻立做了皇帝您當教帖木眞安荅心裏安著您於帖木眞根前好好做伴者

後札木合的弟紺察兒於札剌麻山前斡列該不剌合地面住成吉思的伴當拙赤荅兒馬剌按拙赤荅兒馬剌卷九作搦只荅兒馬剌在撒阿里地面住紺察兒將拙赤荅兒馬剌的馬羣搶了他的伴當不敢趕去拙赤荅兒馬剌獨自襲將去夜間到他馬羣邊伏在馬羸上將紺察兒脊梁射斷將他馬趕回去了

札剌麻山即今車臣汗右中左旗北哈喇莽鵰山明史李文忠傳總東道兵取和林抵哈剌莽來即此地因下二處皆小地名恐人難以查悉故先舉著名之山以冠其首此蒙文精到處太西文法亦多如此

斡列該不剌合地面元史證補作烏拉該布拉克元史及親征錄均作玉律哥泉語解改伊魯格勒攷不剌合卽布拉克譯言泉今車臣右左旗境有烏蘭滾布拉克地望情形譯語俱合水道提綱作烏郎袞語解烏蘭紅也滾深也蓋色紅而深之水泉撒阿里地面攷上言太祖在桑沽兒河海子處住了此言爲帝嘗馬之人在撒阿里地面住是撒阿里必與桑沽河相近撒阿里明金幼孜北征後錄作撒里怯兒敘述形勢頗詳錄云六月初三日發崇山塢崇山塢山峽卽桑沽兒河流出處午後入一山峽長數十里晚次雙泉海卽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迹之所嘗建宮殿郊壇每歲於此度夏山川環繞濶數十里前有二海子一鹹一淡西南十里有泉水海子一西南十里泉水海子卽紿察兒住處西

北有三峽口通飲馬河土剌河胡人所常出入處也其地在今車臣汗部右中左旗北境元本紀親征錄作撒里河誤惟卷八後半撒阿里客額兒則別爲一地

札木合因爲射殺他弟紿察兒領著他一種并十三部十三部據親征錄有泰赤烏亦乞剌思兀魯吾都也勒八魯剌思翁鄰等六部其餘七部未詳共三萬人越過阿剌兀惕土兒合兀的嶺要與成吉思斷殺時成吉思在古連勒古的地面裏有亦乞列思種的人木勒客脫塔黑孛羅勒歹二人來報成吉思知了於是他的十三圈子內也起了三萬人迎著札木合到荅蘭巴勒主惕地面對陣成吉思被札木合推動退著於斡難河哲列捏地面狹處屯札了札木合於是回去將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教七十鍋都煮了又斫斷捏兀歹察合安的頭馬尾上拖著去了

按此段將赤那志地面有的大王每教七十鍋都煮了三句語意難解必然倒誤攷親征錄言札木哈敗後半途烹狠可知此處當作將大王每地面有的赤那志教七十鍋都煮了方爲近理赤那志蒙古語狠也大王每指當時附從札木哈諸部如合荅斤朶兒弈塔塔兒等皆是因札木哈深恨此役有人私報敵軍致先預備不能取勝故使附從諸部搜殺此等人而盡食其肉以爲快狠乃比喻詞蓋暗傳號令恐其聞耗先逃也若西域史言帝令七十鑊烹俘虜則傳聞之誤不足據

按此戰札木合軍先越阿剌兀惕土兒合兀嶺是從東南向西北行太祖在古連勒古起兵往迎是從西向東行故荅闌巴勒主惕戰地必在前兩地中間杜勒鄂模適當其處與後文太祖退往斡難河邊哲列捏地面路徑相符惟上言札木合軍共三萬人帝亦起三萬人與本紀及西域史帝軍雖寡語兩歧此恐祕史之誤攷西域史帝聞警亟集所部數其衆分千人百人十人其爲十三古闌云云古闌卽圈子蓋分千人百人十人者謂一古闌立千人長其下再分百長十長是太祖軍十三古闌祇一萬三千人不及敵軍之半故曰寡此西域史詳覈可據處又按卷八帝將征乃蠻至合兒合河將自己軍數了立千百戶牌子頭設六等扯兒必官可以互證阿剌兀惕土兒合兀嶺親征錄作阿剌烏禿剌烏二山西域

史於二山名下各加一特字攷西圖哈爾哈河北庫爾班賽
坎河西北有阿魯託剌庫嶺即阿剌兀 惕 土兒合兀之對音
荅闌巴 勒 主 惕 攷西域史註引哀忒蠻說荅闌爲平地之解
巴 勒 主 惕 沈氏垚謂即杜勒鄂模是也蓋杜勒鄂模西有巴
勒城巴勒譯言虎此時城雖未築當必先有此地名主 惕 即
主不兒之異譯川也卷九巴 勒 渚納別是一地攷詳後哲列
捏地面卷九作者剌捏施攷即今伯爾克卡倫地極是按帝
與札木合在荅闌巴 勒 主 惕 對陣本紀及西域史皆云帝勝
而祕史則謂被其推動退著斡難河邊此地似乎勝負兩岐
然細揣推動二字知此役戰雖獲勝因札木合人多勢大平
野間難與久持故全師北退至地面狹處欲引札木合至彼

而破之而札木合果不敢追遂東還也
那裏札木合回了後兀魯兀 惕 種的主兒扯歹與忙忽 惕 種的忽
余 勒 荅 兒 卽下忽亦勒荅兒 元史作畏荅兒 各引著他一族離了札木合太祖
行來了又晃豁壇種的蒙力 克 也引著他七箇子來了太祖因
這些百姓來了喜歡著於斡難河邊林裏做筵席先於訶額命
并合撒兒 撒察別乞等行放了一甕馬孀子再於撒察別乞小
娘額別該行也放了一甕因此上豁里眞忽兀兒臣兩箇娘子
說俺根前如何不先放將廚子失乞兀兒打了失乞兀兒說也
速該把阿都兒揑坤太子死了的上頭殺人這般打說著大聲
哭了
那筵席時太祖教別 勒 古台在外拏馬就整理事主兒乞處 主 兒

乞本紀作教不里孛闊整治有合荅斤的人來偷韁繩被別 勒 月 兒 斤
古台拏住不理孛闊襲那人將別 勒 古台肩甲斫破了別 勒 古
台也不以爲事流血行間太祖於樹影下看見問你如何被他
這般做別 勒 古台說雖傷了不曾十分重爲我上頭弟兄每休
惡了
太祖不聽將樹枝折折又抽出撞馬乳的木椎厮打把主兒乞
勝了又把豁里眞忽兀兒臣兩箇娘子奪將來他每卻來商和
將兩箇娘子還與了以後使臣相往來間大金因塔塔兒篾古
眞薛兀 勒 圖等不從他命教王京丞相 王京丞相猶言皇都宰相 卽金史完顏襄宋史
完 顏 承 暉領軍來勦捕逆著浯 泐 札河將篾古眞薛兀 勒 圖襲著來
太祖知了

浯 泐 札河施攷即今烏爾哉河此河源出車臣左中旗東北
烏爾哉寨坎山東北流入塔里泊元初塔塔里部曾居此泊
之旁故名其泊曰塔里余按金人伐塔塔里是從東北路來
必先至塔里泊南然後至其部地故曰逆浯 泐 札河太祖助
金由桑沽兒河東北往故曰順浯 泐 札河祕史下逆順二字
使讀者情形了然可謂精確
太祖說在前塔塔兒將我祖宗父親廢了的冤讎有歷道如今
趁著這機會可以夾攻他遂使人對脫斡 磷 鄰說如今金國差王
京將塔塔兒篾古眞等逆著浯 泐 札河襲將來也他正是廢了
我祖父的讎家父親可以助我夾攻脫斡 磷 鄰許了軍馬整治了
三日親自到來太祖又使人對主兒乞種的撒察別乞泰出將

這報讎的意思說將去要他來助待了六日不來太祖遂與脫幹鄰引軍順浯（勒）札河與王京夾攻塔塔兒（時塔塔兒在忽速禿失禿延地面立了寨子）被太祖脫幹鄰（攻破）將塔塔兒箕古眞薛兀（勒）圖殺了

忽速禿失禿延地面按即今哲格勒宅音卡倫地哲格勒爲忽速禿失合音宅音禿延譯音尤合又考蒙古源流青吉斯汗三十五歲進兵託克摩克斬蕭古里蘇勒德汗即指此事託克摩克即今託爾羅克卡倫地在哲格勒宅音西蓋哲格勒宅音爲塔塔里立寨禦金之處託爾羅克或其原駐之處

祕史源流各舉其一爲說耳

又按塔塔部本居烏爾順河一帶因爲金兵所逐故向北退

至浯（泐）札河東據險立寨以相拒耳

金國的王京知太祖與脫幹鄰將塔塔兒寨守攻破殺了箕古眞等大歡喜了與太祖札兀忽里的名分（札兀忽里西域史作察兀特忽里親征錄作察兀）脫幹鄰因金封王爵故自稱王京（按脫幹鄰王汗轉作王罕又訛作汪罕）又對太祖說殺了箕古眞等好生得你濟我回去金國皇帝行奏知再大的名分招討官教你做者說罷自那裏回去了太祖與脫幹鄰將塔塔兒其擄著也各自回家去了太祖軍在塔塔兒營盤裏時拾得箇小兒鼻上帶一箇金圈子又金綜絲貂鼠裏兒做兜肚與了母訶額倫訶額倫說必是好根腳人的兒子喚做失乞刊忽都忽的名字（後文作失吉忽禿忽孛教做第六箇兒子）

太祖落後下的老小營在合澧（泐）海子邊被主兒乞將五十人剝了衣服十人殺了人來告與太祖太祖大怒說何故被主兒乞如此做先在幹難河林裏做筵席時他的人將廚子打了又將別（勒）古台眉甲斫破了今遍爲祖宗的上頭要同他報讎他又不來倒倚著敵人又做了敵人於是引著軍馬勦捕主兒乞去至客魯連河前朶羅安孛（勒）苔兀地面將主兒乞百姓擄了獨撒察別乞泰出兩人罄身走至迭烈禿口子行被太祖拏住太祖問你在前與我說甚麽來兩人說俺自說的言語不曾依遂伸頸就戮太祖於是殺了

合澧泐海子親征錄作哈連圖澤按合澧泐合音爲喀喇即喀喇諾爾亦即上文所謂濶濶納浯海子卷二所謂青海子

也太祖老營原駐於此因出征塔塔兒部將老幼留居此地故曰落後朶羅安孛勒苔兀即祕史元槧本卷十五末條朶羅安孛勒苔台親征錄作朶欒（原作盤陀山按蒙古語七曰多羅干朶羅安朶欒皆多羅干轉音孛勒苔譯言高阜即盤陀之義故親征錄竟稱爲盤陀但卷十五末條朶羅安孛勒苔合緊接於濶迭額阿剌勒之下知此七高阜必與濶迭額山相鄰近今攷得濶迭額山在克魯倫河曲處之南（詳見卷八阿只阿濶迭格兒註）七高阜亦當在此山陰本紀及西域史均言越沙漠攻之蓋其地北皆崇山南皆大磧若由克魯倫河曲向南攻之恐彼衆散走戈壁難以收捕故先由下游渡河繞沙漠向北圍攻故主兒乞百姓盡爲所擄此足見成吉思用兵之

法迭列禿口子本紀作帖列圖攷今恰克圖東中俄第四界牌處地名狄列圖譯音正合蓋撒察泰出二人罄身北走遁出於此者意欲至巴兒忽眞與篾兒乞部相聯合也（按元史太宗紀五年二月幸鐵列都之地議伐萬努當亦此處）

太祖既殺了撒察別乞泰出回至主兒乞營將主兒乞百姓起了時札剌赤兒種的人帖列格禿伯顏有三子教長子古溫兀阿將他二子模合里（模合里卽下文木合黎也元史作木訶黎木華黎）不合拜見太祖與了說教永遠做奴婢者若離了你門戶呵便將腳筋挑了心肝割了又教第二子赤剌溫孩亦赤也將自已二子統格合失拜見說教與你看守金門若離了時便將他性命斷了者又將第三子者卜客與了太祖弟合撒兒者卜客於主兒乞營內得了

一箇小兒名孛羅兀（勒卽卷七孛羅忽勒卷十孛羅兀惕元史作博爾忽）獻與了訶額命母訶額命前後得的小兒古出（卽前征篾兒乞所得之曲出）失吉刊忽禿忽孛羅兀（勒四箇與他兒子每日做眼教看每夜做耳）教聽因此送了主兒乞種的緣故初合不（勒）皇帝有七子長名斡（勒）巴剌合（勒）合不（勒）因其最長於百姓內選揀有膽量有氣力剛勇能射弓的人隨從他但有去處皆攻破無人能敵故名主兒乞太祖將此種人也服了又將他百姓做自已的百姓了

太祖一日教不里孛可（卽卷一不里孛闊）與別（勒）古台斷搏先別（勒）古台與不里孛可斷搏時不里孛可用一手一足搏倒教不能動至此不里孛可佯爲力不及別（勒）古台倒了別（勒）古台一邊壓着回顧太祖太祖將下脣咬着於是別（勒）古台知其意用膝將他脊背按着兩手捉住他項用力向後折折了脊骨不里孛可（話）說我本不輸因怕成吉思佯爲力不勝卻將我性命送了初合不（勒）皇帝七子長名斡（勒）巴兒合（卽卷一斡勒巴剌合）次子名巴兒壇（本紀作八里丹）把阿禿兒巴兒壇的子名也速該也速該子卽是太祖其第三子名忽禿黑（話）禿蒙列兒（話卽忽禿黑蒙吉兒）蒙列兒的子卽是不里孛可不里孛可將巴兒壇子孫行隔越了卻與巴兒（話）合勇猛的子孫行作伴所以雖有一國不及之力終不免折折腰死了

元祕史地理攷證卷五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其後雞兒年宋益宗嘉泰合塔斤等十一部落按十一部落爲元年辛酉合荅斤宗吉剌亦乞剌思火魯剌思朶兒弈塔塔兒泰亦赤兀衞剌特撒兒助特及篾兒乞酋脫黑脫阿乃蠻酋不亦魯黑也於阿勒灰不剌阿地面聚會商議欲立札木合做君於是衆部落其殺馬設誓訖順額洳古涅河至於刊木連河洲的地行將札木合立做了皇帝欲攻成吉思與王罕被豁羅剌思種的人豁里歹到古連勒古地面告與成吉思成吉思使人告與王罕王罕於是收集軍馬成吉思行來了

阿勒灰不剌阿地面下文作兀泐灰河卷七作浯泐灰河施攷郎水道提綱之烏爾虎河一統志作吳兒灰河源出索岳

爾濟山在烏珠穆沁部左翼東六十里不剌阿郎布拉克譯言泉也額洳古涅河郎今額爾古納河刊木連河洲按木連一作木倫一作沒輦譯言河刊河元史作犍河又作堅河西圖作旱河實郎今之根河在呼倫湖北三百里河州攷新測黑龍江圖根河未入額爾古納河迤東七八十里其流分而復合中間遂成大洲

王罕與成吉思相合舊順客魯連河迎舊札木合去成吉思使阿勒壇等三人作頭哨王罕使桑昆等桑昆王罕子名亦剌合桑昆其官也郎遼史百官志之詳穩元本紀直書亦剌合極是然又作斡昆又作斡昆殊參差令人眩惑三人作頭哨其頭哨內又自差人前去額捏堅歸列禿撒克撒列赤忽兒忽三處地面哨望其阿勒壇等至兀乞惕牙地面有赤忽兒忽哨望人來報說敵人將至其阿勒壇等遂前迎去擊消息行間遇札木合頭哨阿兀出把阿禿兒等四人說話了見天色已晚卻回來大軍營內宿了

額捏堅歸列禿地面按太祖王罕各使三人做頭哨頭哨中又使三人前往三處哨望其撒克撒列赤忽兒忽郎卷一扯克撒克赤忽兒兩處在呼倫湖東北攷已見前此額捏堅歸列禿地面則在呼倫湖西北今鄂勒圖舍里卡倫地也據一統志鄂刻圖作鄂爾圖鄂勒圖與額捏堅音近歸列禿郎舍里圖譯言有泉水處不言圖者省文新測黑龍江圖作烏嘎爾吉布拉克烏嘎爾吉與額捏堅音尤胎合布拉克亦譯言泉與舍里通稱此與下兩地俱敵人來路所必經故使人分往哨望兀乞惕牙地面

以前後所攷情形揆之此地必在呼倫湖西烏爾載河東惟圖籍無徵難以確指

至次日成吉思軍與札木合軍相接於澗亦田地面對陣布陣間札木合軍內不亦魯黑忽都合兩人有術能致風雨欲順風雨擊成吉思軍不意風雨逆回天地暗晦札木合軍不能進皆墜澗中札木合等其說天不護祐所以如此軍遂大潰

按祕史攷此役極爲明確先言札木合在刊沐連謀伐太祖是逆額爾古納河西南行太祖在古連列古約王罕前迎是順克魯倫河往東行中間三處哨望人在呼倫湖左右皆敵軍必由之路迨哨望回報頭哨見敵回宿大營是敵軍已過呼倫河西可見次日兩軍相遇在烏爾載河旁奎屯果勒之

地情形恰合至各部潰散後札木合順額爾古納河回去書中順逆等字宜著眼泰亦赤兀則又起百姓渡過斡難河待戰以札木合部地在呼倫湖東泰亦赤兀部地在斡難河北故也紀載之文若此即聚米畫沙何以復過觀此愈見本紀親征錄顛倒錯亂毫無頭緒西域史反沿襲之或未見此書故耳○又按各部潰散帝不追札木合而追泰亦赤兀者以札木合無深仇非泰亦赤兀欲得甘心者比也但帝雖破滅泰亦赤兀未增其強而王罕追札木合札木合降之此事祕史失載西域史謂歸於帝亦誤觀後札木合在王罕處可見王罕部眾因而極盛帝於此未免失算矣

潤亦田地面本紀作闕奕壇速不台傳作潤出檀山攷洪氏元史證補註謂潤亦田即奎屯之異譯雖彼所指奎屯爲漠

南內蒙古地但潤亦田即奎屯卻有可據西圖言烏爾載河又名奎屯果勒奎屯譯言冷果勒河也此處地氣既冷加以風雪宜敵軍殭凍不復能進耳○按元史速不台傳其兄忽魯渾即此書者勒篾以百戶從帝與乃蠻部主戰於長城南忽魯渾射卻之其眾奔潤赤檀山而潰按潤赤檀即潤亦田云長城南者非中國之長城蓋金時所築外邊堡也其城址今尚存在車臣汗部之北與俄國交界處正在奎屯河北

札木合軍既潰散後乃蠻等十一種各回部落札木合將立他的百姓擄了順額泝古涅河回去於是王罕追札木合成吉思迫泰亦赤兀傷種阿兀出把阿禿兒阿兀出把阿禿兒至自己部落將百姓起了渡過斡難河整治軍馬候成吉思來對戰成吉思既到連戰數合日晚各就戰地處相抗著宿了成吉思與泰亦赤兀傷戰時其頸被傷流血蒼黃之甚有臣者勒篾將塞血吮去至夜半成吉思方醒悟說我血已自乾了好生渴得甚者勒篾乃裸身徑去敵人營內於車箱中尋馬乳不得止有酪一桶挈回來其來往間曾無一人見者又尋水來將酪調開與成吉思飲成吉思旋飲旋歎三次方已成吉思說我眼已明心已省了遂起身坐間天明及視坐處流的血都如泥濘成吉思說如何這般做遠些棄呵不好者勒篾說荒忙不及遠去又怕離了你當地噴的噴了吐的吐了我肚裏也入去了多少成吉思又說我傷既如此你如何裸身入敵營倘若被擒你豈不說我被傷者勒篾說我若被擒我說本是投降你的人被他每得

知將衣服脫去欲殺間遂扯脫走來彼必以我言語爲至誠必與我衣服用我我必將他馬騎了走來成吉思說在前被篾兒乞傷於不而罕山困我時你曾救我性命今次又將壑血吮去我正乾渴你又捨命尋將酪來與我吃使我心內開豁這三次恩我心中永不忘了

次日成吉思視敵人已於夜間潰散去了營內百姓自料不能逃就不曾起去成吉思上馬將已走的百姓亦當將回來忽山嶺上見一箇穿紅的婦人哭著大聲叫帖木眞成吉思遂使人去問那婦人說我是鎖兒罕失剌女名合苔安丈夫見被軍要殺所以喚帖木眞來救成吉思既知便去救比成吉思至其夫已被軍殺了成吉思遂於此地下營將合苔安至與之並坐至

次日鎖兒罕失剌者別本紀作二人來見二人原係泰亦赤兀傷種脫朶格家人成吉思對鎖兒罕失剌說在前我帶的伽你父子每脫去有恩於我如何來遲鎖兒罕失剌說我心已自倚仗著你若早來恐泰亦赤兀傷將我妻子誅滅了所以今日方來

成吉思問者別濶亦田地面對陣時自嶺上將我馬項骨射斷的果是誰者別說是我射來如今皇帝教死呵止污手掌般一塊地若教不死呵我願出氣力將深水可以橫斷堅石可以衝碎成吉思說但凡敵人害了人的事他必隱諱了不說如今你卻不隱諱可以做伴當初者別本名只兒豁阿歹因他射死戰馬能的上頭賜名者別如戰馬般用著他者別軍器之名也國語解梅針箭之名也黑龍江外紀從軍用梅針箭行獵用骨拔箭梅針箭鏃數倍一人例佩十三枝

成吉思將泰亦赤兀的阿兀出把阿禿兒等子孫殺盡將百姓起來至忽巴合牙地面住冬了

按本紀親征錄紀帝駐軍徹徹兒山無冬字西域史言是冬汪罕駐忽八海牙帝駐乞解界上察哈察兒卯祕史此條事然本紀親征錄西域史均下接率兵伐篾兒乞夫篾兒乞部地在北不應先駐於南徒勞往返其誤灼然茲攷如後

按祕史地名之難攷莫如此條他處地名縱圖籍未載尚可覈上下情形知其當在何所惟此但言至忽巴合牙住冬並不言因何住此迫檢親征錄及西域史有是冬王罕軍駐忽八海牙帝駐乞解界上察哈察爾語錄之徹徹兒山 雖駐地稍岐然知其同記此時事且知忽巴合牙必與徹徹兒山相隣接更因所住地方悟此役必爲伐乃蠻起見細尋祕史脈絡果如余說不啻爲之大快蓋前此征篾兒乞征塔塔兒征札木合皆王罕助帝以平讎敵獨王罕爲乃蠻攻逐之仇尚未獲報帝不能不出力相助況不亦魯黑曾助札木合故謀合兵往討惟乃蠻部地遠在金山難以朝發夕至故乘東方略平在王罕境內西南界南卽金人邊界駐紮度冬以便明春進兵當日情形如此此條下本宜直接下卷征乃蠻事因中間夾敘他事太多閱者眼目爲所汾亂致認旁文爲正文則誤之甚矣然祕史每事開首俱標有先後字樣草蛇灰線蹤跡原自分明余特細爲揭出知粗心誤會作者固不任咎也徹

徹山作策山據游牧記在土謝圖部左翼後旗胡爾哈鄂倫泊東北忽巴合牙當在此山相近處徹徹山西北有巴哈噶札山因上少忽字音姑誌俟再攷

泰亦赤兀傷種的官人塔兒忽台乞鄰勒禿按卽卷二塔兒忽吉乞鄰禿黑因與成吉思有讎避於林中其家人失兒古額禿老人并二子阿剌黑訥牙阿將塔兒忽台乞鄰勒禿欲獻與成吉思其人體肥不能騎馬載於車內塔兒忽台乞鄰勒禿有弟并子追至失兒古額禿老人懼怕遂將塔兒忽台乞鄰勒禿壓住抽出刀子說我殺你也死不殺你也死不如先殺了你我然後死塔兒忽台乞鄰勒禿呼其弟與子說他要殺我若殺了我你每要我死尸何用不如快回去便送到帖木眞處也必不殺我我於帖木眞

少時亦曾有恩其弟與子遂回了失兒古額禿至忽禿忽地面其子納牙阿說我每若將他拏至帖木眞處必說我每拏了正主難做伴當必將咱每殺了不如放回去對帖木眞說我每本將塔兒忽台乞鄰勒禿拏來因是正主心內不忍的上頭放回去了成吉思必容我每於是放回去了到成吉思處備言其事成吉思說若你每將他拏來我必殺了你每你每不忍卻放了也好所以特賞納牙阿

按此條是補敘泰亦乞兀滅後事在仕冬以前忽禿忽地面按上言失兒古額禿欲將其主擒獻至此地又放去是忽禿忽地面必在斡難河南施攻謂即託克託爾譯音未符查託克託爾東北有格集格託羅海地名較合

在後成吉思在帖兒速地面有客列亦種人札合敢不來降時篾兒乞欲與成吉思戰成吉思遂與札合敢不將篾兒乞戰退又客列亦種及那禿刺千童合等姓潰散的百姓亦來降初客列亦種王罕與成吉思父也速該契交之故因在先王罕將父忽兒察忽思不亦魯罕的諸弟殺戮被叔古兒罕欲殺王罕追至合剌溫山內止有百人至也速該處也速該卻將古兒罕趕入合申地面將原有的百姓還收集與王罕其契交之故是那般

按此節前二小段乃類記後事故以在後二字作提札木敢不乃王罕之弟王罕奔西遼時太祖從篾兒乞處拔出之事見西域史及太祖與王罕書王罕自西遼歸仍從王罕嗣因與王罕不合往投乃蠻此條言來降蓋在破擒塔陽汗時故卷十言初乃蠻篾兒乞潰散時札合敢不獻了兩箇女子將他百姓全了云云可證所云與札合敢不將篾兒乞戰退亦即卷八末鼠年秋間事也下段客列亦種及別種百姓來降皆王罕破敗後散亡無主之眾想與札木敢不來降同時故連及之其下又用初字作提乃追敘王罕早年事

按此條乃類記札木敢不來降事攷札木敢不來降當在甲子年帝破塔陽汗時帖兒速地面親征錄作塔朶剌之野西圖鄂爾坤河東有塔喀勒圖布拉克地名當即其處祕史凡四言合剌溫山卻非一地惟此與卷七合剌溫山狹處是同一山其實即勺兒合勒昆山也攷卷七言王罕爲叔所逐逃至此山狹處乃獻女於篾兒乞酋並至帝父處求援當時篾兒乞部居色楞格鄂爾坤兩河合處帝父居敖嫩河源王罕乞援兩處則合剌溫山必與相近可知今攷合剌溫山即噶老泰山詳見卷七勺兒合勒昆山註至帝弟合撒兒尋帝至合剌溫山卷七及帝封木合黎東邊至合剌溫山做左手萬戶卷九則別爲一地攷見後合申地面本紀作河西親征錄同又作西夏攷元史證補海都補傳太祖征西夏合失生西夏爲河西地蒙古稱河西音似合失轉爲合申名以志武功也合失早卒太宗痛之自此蒙古人諱言河西惟稱唐古忒西夏立國唐時賜國姓繫以唐代志所始也知此以西夏爲合申亦曰唐兀其故方明

後王罕欲殺其弟額兒客合剌其弟走入乃蠻種亦難察處亦難察起軍將王罕卻趕入合剌乞圪塔種古兒罕處去不多時王罕反了古兒罕從畏兀唐兀二種經過時止有五箇牯撚羊擠乳駱駝上刺血喫行至古泄兒海子成吉思因與王罕有舊使勇士速客該去迎又自隨後至客魯連河源頭迎見王罕至營成吉思遂使百姓供給是年在忽巴合牙地面住過冬了

按此條後字是承上初字說下亦追述前事故條末復說在忽巴合牙住冬以清眉目攷西域史乃蠻以兵逐王罕至哈剌乞觧依古兒汗既聞帝益强盛乃東走云云即祕史此條事惟均不載年月余以臆度之王罕走西遼必在帝隨札木合雖止年半而王罕依古兒汗亦祇一

年迫帝仍回舊牧部衆驟盛故王罕聞而來歸情事恰合若云在先則帝方流離顚沛何能援助王罕若云在後則帝與王罕處處合軍無稍睽離中間何從置此一事乎

合剌乞圪塔本紀作契丹西域史作哈喇乞觧蒙古語黑曰哈喇即合剌乞圪塔即契丹蓋指西遼國當時蒙古人呼之爲黑契丹也古兒汗即西遼王直魯古汗號古泄兀兒海子按王罕爲乃蠻所逐逃入西遼當由今土謝圖三音諾彦札薩克圖三部南境西經巴里坤伊犁再西渡伊犁河吹河方至西遼國都其還依太祖亦舍此無他路所云經畏兀唐兀者不過經其邊境非國都也施攻求之於河套地謬古泄兀兒海子西域史作庫息古兒淖爾云近帝居地原註先時王罕至淖爾在克魯倫河這邊帝在河那邊云云則古泄兀兒必在克魯倫河南明甚查鄂刻圖此處有喀里泊西圖作哈里隆湖（鄂圖離河稍喀里與古泄庫息譯音相近地望亦合遠忽不確）其王罕的弟並衆官人等數落說王罕心性惡將兄弟每都殺戮盡自家百姓又被殘害如今將他如何報且他在前七歲時曾被篾兒乞擄去舂碓十三歲時又被塔塔兒和母子擄去使他牧放後懼乃蠻攻殺他又走去回回地面垂河行投入合剌乞塔種古兒罕處不及一年又反出去經過禿兀唐兀地面艱難至甚被帖木眞賑濟了如今將前恩又忘了反生歹心咱每如何好說後有阿勒屯阿倏黑將前語告於王罕將其商量的諸弟及官人額勒忽禿兒忽勒巴里阿鄰太子等皆拏住只

有弟札合敢不走入乃蠻處去領勒忽禿兒等繫禁在房內王罕說咱過委兀唐兀時說甚麼言語來你每如此我不與你每一般使衆人睡其面然後疏放了

按此條乃補述札合敢不走入乃蠻緣由亦前事也

回回地面垂河自伊犁以西唐後皆從回教故曰回回地面垂河即吹河西遼都城虎思窩里朶（西域史作八拉沙袞在河南一日程見邱長春行記）禿兀唐兀地面禿字爲委字之誤即上文所言畏兀唐兀二種是也攷委兀即唐回紇後稱回鶻委兀即回紇回鶻轉音元初僅爲一小部都火州今烏魯木齊東南哈喇和卓地唐兀即西夏都興慶今甘肅寧夏府治

其後狗兒年秋（二年戊戌）成吉思於答闌捏木兒格思地面與察阿

安塔塔兒等四種對陣未戰之先號令諸軍若戰勝時不許貪財既定之後均分若軍馬退動至原排陣處再要翻回力戰若至原排陣處不翻回者斬於是戰勝了塔塔兒遂至兀勒灰河（兀勒灰河失魯格勒只惕地面并四種與魯據盡與魯西域史攷見上作與魯思爲部落產業之稱）初戰時有阿勒壇等犯軍令搶物成吉思使者刖忽必來盡奪了他所得的財物

按此條亦承上說下其實當書於帝與王罕又結爲父子相親厚者過了之下眉目方清蓋辛酉年佳冬於忽巴合牙爲助王罕征乃蠻以復前仇起見故征乃蠻是壬戌春夏事迫秋間帝回駐撒阿里方移兵東南以征塔塔兒刖部（卽此條事前此出師均與王罕偕行此條不言王罕者以王罕自往征篾兒乞未同役故也見下卷及帝責王罕語中自後王罕仍來合軍故西域史有帝與王罕同駐阿剌兒之地語終至王罕與帝開衅相戰均在兀魯灰河以南未曾回駐原部此皆設身處地細玩上下文尋其派絡而得之必如此當日情形始能脗合秘史之難讀不更可見乎

苔闌捏木兒格思地面苔闌語解作搭拉曠野也捏木兒格思河名明史作苔蘭納木兒河今哈爾哈河上游納墨爾根河地面者河旁地也地在索岳爾濟山西面帝在此戰勝四種塔塔兒遂西南往兀勒灰河情形脗合其下卷七帝與王罕戰後逆浯（渤）灰河失魯格勒只惕兩水仍至此地蓋前是由北而南爲順水行後是由南而北故冠以逆字則此處在浯（渤）灰河之北顯然可見再下成吉思自此地順著合（渤）合河行則地處哈爾哈河源之東亦顯然可見似此庶可云明確失魯格勒亦惕地面卷七作涇魯格勒亦惕水本紀親征錄均作失連眞河施攷卽色野爾濟河按此河在烏爾會河西下游入烏爾會河潴於沙○是役據西域史四種者一篾兒乞酋阿剌兀都兒一泰亦赤兀酋哈罕太石又塔塔兒二酋察忽兒開兒伯克親征錄則作阿剌兀都兒哈罕太石察忽斤帖木兒此察阿安卽察忽斤蓋塔塔兒二部合篾兒乞泰亦赤兀故曰四部

元祕史地理攷證卷六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成吉思既擄了四種塔塔兒密與親族共議在先塔塔兒有殺咱父親的讎怨如今可將他男子似車轄大的誅了餘者各分做奴婢使用其議已定別勒古台出來塔塔兒種人也客扯連按此也客扯連與帝族人阿勒壇之弟同名故特書塔塔兒種人以別之間今日商議何事則勒古台說欲將你每男子但似車轄大的盡誅了也客扯連傳說與塔塔兒種人塔塔兒遂據了山寨成吉思教打他山寨軍多辛苦及至打開將塔塔兒男子似車轄大的都殺了初也客扯連既知其謀說與眾人道他若殺咱每時每人袖著一把刀也要殺他一人藉背卻死至此每人果袖一刀將軍每多殺傷了

事定之後成吉思說自家一族裏商量大事因別勒古台泄漏了所以軍馬被傷死者甚多今後議大事不許別勒古台入來只教他在外整治鬬毆盜賊等事議事後進一鐘酒畢方許別勒古台荅阿里台入來

此時成吉思將塔塔兒也客扯連的女也速干做夫人也速干因得罷對成吉思說我有姐姐名也遂顏色又美可以配皇帝纔與夫婿成親如今不知在何處成吉思說若果有顏色教尋去尋得來時分將你位子讓與麼也速干說若得見時便讓與他於是成吉思令人尋去正遇著他與其壻避亂在林裏其壻見人來走了遂得也遂回來也速干見了就將他位子讓與也遂坐了

一日成吉思在外面飲酒與也遂也速干兩箇姐子其坐間也遂長聲歎息成吉思因疑惑了教木合黎等介在會的人各就部落立的最後剩出一箇年少的人不回部落去成吉思問是甚麼人那人說我是也遂的夫婿初他被擄時我每避去如今事定了纔方出來我想在多人中必不認得我成吉思說原是讎人子孫今遍又來窺伺似他般的都殺盡了更有何疑遂將他隨即斬了

上三節皆承上卷末條說下蓋壬戌秋後事也

只那狗兒年二年壬戌成吉思去剿捕塔塔兒時王罕自去剿捕餘兒乞惕將脫黑脫阿趕入巴兒忽眞脫窟木地面殺了他大兒子脫古思別乞要了他兩箇女兒并他妻子又擄了他二子并

眾百姓每王罕於成吉思行任甚麼財物都不曾與

按此條補紋壬戌秋間事亦爲後文帝遣使責王罕張本

巴兒忽眞脫窟木地面與卷一卷三皆同地惟此多脫窟木字脫窟木西域史作土窟姆蓋即突厥蠻之異譯洪氏本紀補下第十葉注突克蠻猶言突厥同類按突克即突厥變音曰巴爾忽眞脫窟木地面謂巴爾古精河畔突厥人所居之地面也

那後成吉思與王罕征乃蠻種的古出古敦不亦魯黑按不亦魯黑史作孟祿可汗時不亦魯黑在兀魯黑塔黑的地面濕豁黑水行成吉思與王罕到了不亦魯黑不能對陣起過阿勒台山去了追至忽木升吉兒地面兀隴古河行遇著不亦魯黑來哨的官人也

迺土卜魯黑被成吉思汗哨的趕上山去因馬肚帶斷了就拏住他又追至乞湼泐巴失海子行不亦魯黑遂窮促了

按此節及下六節當接於辛酉年在忽巴合牙住冬之後蓋征乃蠻爲壬戌春夏間事也

兀魯黑塔黑地面施攷謂卽額魯特之轉音極是惟所部在今札克沁及新和碩特等旗地元初爲乃蠻所屬役迫後踞有伊犁分封青海及阿拉善皆 本朝事不足據也濶豁黑水攷西域史不亦魯黑與兄太陽汗分國而治不亦魯黑部地在科布多南濶豁黑水在其境內今攷卽鄂刻圖之索爾必河西岡作哲勒特河譯音尤近此地踰阿爾泰山脊卽青吉斯河沿河南下卽兀隴古河再沿河西行卽赫薩爾巴什

泊地勢連接明確無疑阿勒台山爲大漠西北最大之山人皆知之惟此節所言乃科布多南正幹外南出之一支邱長春所過阿爾泰嶺卽是此地並在索爾必河西南新和碩特旗境也忽木升吉兒地面施攷卽布拉青吉兒之對音水道提綱云畏隆古河出阿爾泰山之尾西南麓西南流有阿禮克台河及布拉青吉兒河自北山前後來會布拉青吉兒河卽今青吉斯河也兀隴古河一作畏隆古一作烏隴古一作烏龍歸劉郁西使記作隆骨河卽今之烏隴古河乞湼泐巴失海子施攷卽今赫薩爾把什泊按卽烏隴古河所歸宿泊有二棋連如胡盧形小者二百餘里在東南名博爾託海一作布倫託海大者五百餘里卽此泊

成吉思與王罕回時有乃蠻種能厮殺的人可克薛兀撒卜剌黑於巴亦荅剌黑別勒赤兒地面整治軍馬要厮殺成吉思與王罕也整治軍馬因晚就相抗著宿了那夜王罕於自己立處虛燒著火卻逆那合剌泄兀勒河起去了

攷西域史乃蠻太陽汗與弟不亦魯黑交惡分國而治觀祕史帝追不亦魯黑諸地名均在阿爾泰南境是不亦魯黑分科布多以南太陽汗分科布多以北情形了然帝回時所遇乃蠻軍馬蓋太陽汗所派援救其弟者若非西域史亦不能知別來一軍之故

巴亦荅剌黑別勒赤兒地面卷七作拜荅剌黑別列赤列西域史同惟別列作巴勒親征錄作拜荅剌邊只兒之野施攷

地在今青吉斯哈彌察克兩河合處之西南岸極確蓋其地有拜塔克山在哈彌察克地面之西見游牧記新和碩特旗註拜塔克與巴亦荅剌黑對音哈彌察克與別勒赤兒對音西圖青吉斯河兩岸之地名喀拉阿戛赤音亦相合蓋太陽汗所派援軍屯札於此太祖王罕於凱旋時遇之也合剌泄兀勒河施攷謂哈拉圖泊之河非也哈拉圖河在敵軍之北豈能越過且其河由西北而東南若王罕逆此河行反退入敵境矣攷西圖察罕河南流有東一支來會名哈爾戛特河卽華人所稱哈彌察克河音既符合自此東北行正逆河行也○又西域史言王罕燃火於營潛移其衆於貝亨郭濶蘇山與祕史及親征錄異蓋一舉河名一舉山名其實貝亨郭

潤蘇卽台剌泄兀勒河旁之山耳

那裏札木合王罕一同起時札木合對王罕說帖木眞安荅在前曾教使臣於乃蠻行往來有來今他這早晚落後了不見來必是他投降了乃蠻因稱王罕皇帝皇帝我是存有的白翎雀兒帖木眞是散歸的告天雀兒當有兀卜赤黑台的人古鄰把阿禿兒說你爲甚諂佞將自的好兄弟讒譖著說成吉思就那裏宿了天明看時王罕立處無人成吉思說他將我做燒飯般撇了於是從額垤兒阿勒台的谷子渡著直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了也將乃蠻種人的計量大概料得過了不把來當數

額垤兒阿勒台谷子按此乃倒裝句猶言阿爾泰山內額垤兒谷子也夫旣曰谷子必是阿爾泰山脊之西一小山峽其地當在新和碩特哈彌察克東面蓋從此谷小路東度阿爾泰山脊歸原牧撒阿里地面特此小地名非圖籍所能備載耳

可克薛兀撒卜剌黑於王罕的後襲著將桑昆的妻子百姓擄了又將王罕在帖列格禿口子行的一半百姓頭口也擄將去了初篾兒乞惕脫黑脫阿的二子忽圖赤剌溫在王罕處因這機會也連他百姓離了欲與他父相合順著薛涼格河去了

帖列格禿口子攷西圖阿爾泰山東北面有叅特痕達巴山口乃由布爾干河東退軍必經之路名曰山口其下必有口子地勢情形俱合當無大誤

王罕妻子百姓旣被乃蠻種可克薛兀撒卜剌黑搶了差使臣與成吉思說你可差四傑來救咱成吉思遂差孛斡兒出等四傑整治軍馬去救比及四傑到時桑昆先在忽剌安忽惕地面與乃蠻對陣桑昆的馬腿中箭幾乎被他拏住間四傑到來救了妻子百姓也都救回來與了那裏王罕說在前他的好父親將我輸了的百姓救與了我如今他兒子將我輸了的百姓又差四傑來救與了我欲報他的恩天地護助知也者

按王罕後軍被擄帝使四傑奪還所失此皆兩軍在路之事若旣還原牧再發救兵豈能及耶此當意會不可泥讀祕史原文若元史木華黎本傳所敘情形尤未合

忽剌安忽惕地面按西圖逕特痕山口西北約百餘里有普特汗濶勒河當卽忽剌安忽惕地面

王罕再說也速該安荅曾一次將我已輸了的百姓救與了今他兒子帖木眞又將我輸了的百姓救與了他父子兩箇爲誰這般辛苦來我如今也老了後來這百姓教誰管我的弟每都無德行止有一子桑昆亦如無有可教帖木眞做桑昆的兄使我有二子豈得不安按此段所說正桑昆忌帝根源不可忽視遂於土吼剌的黑林行會著成吉思結做父子初王罕與成吉思父契交所以呼爲父今次又結爲父子其說道多敵人處剿捕時一同剿捕野獸行圍獵時一同圍獵若有人離間呵休要聽信親自對面說話了方可信這般議定於是相親厚著過了

按此下宜接狗兒年秋帝征塔塔兒及至兀勒忽河失兽格只惕地面事西域史冬帝駐阿兒卻宏哥兒之地卽此後

事

成吉思欲與王罕親厚上又親厚故索桑昆的妹察兀兒別乞與子拙赤卻將豁眞名字的女兒與桑昆子禿撒哈相換做親桑昆自尊大著說俺的女子到他家呵專一門後向北立地他的女子到俺家呵正面向南坐麼道下覷著不曾許親以此成吉思心落後了

那成吉思心落後的意思被札木合覺了於猪兒年春間三年癸亥同阿勒壇等商議起了到者者額兒溫都兒山陰的別兒客額列地面桑昆處讒說帖木眞與乃蠻塔陽使臣往來通話他口裏雖說父子動靜卻恁莫還倚仗他麼若不預先除了你行如何肯服若除帖木眞呵我自橫衝入去阿勒壇忽察兒說詞額

命母的眾兒子每俺與你殺額不格眞合兒塔阿惕說他的手腳我與你拏脫斡端勒說不如去擄了他百姓若擄了百姓他待如何合赤溫別乞說桑昆你想做甚麼呵長的稍頭深的水底我與你同去

按札木合屢次挑唆王罕與太祖生釁蓋欲使二人相鬬已得從中取事也然其人德行才具均無可取徒以反覆爲能詎有濟乎

者者額兒溫都兒山卷七作者折額兒本紀作折運都山親征錄作徹徹兒運都山按蒙古語徹徹花也溫都兒高也猶云有花之高山又語解察察爾涼棚也謂山如涼棚亦通地詳上忽巴合牙註此山元初爲王罕地故其子桑昆居此別兒客額列地面當在徹徹山北面施攷即巴哈喝託爾山東地未知是否

桑昆聽了札木合眾人說使撒亦罕脫迭額教對他父親說王罕說我的帖木眞兒子行你爲甚那般想見今倚仗他了若如今他行那般歹想呵天必不愛護咱札木合的言語狂誕不可信王罕不從桑昆又使人說去如今有口有舌的人這般說如何不可信反覆說不從桑昆自去與他父親說你如今見存他俺行不當數若父親老了呵將俺祖父辛苦著收集的百姓如何肯教我管王罕說孩兒自的行怎生弃捨得見倚仗他想歹呵不宜天必不愛護咱桑昆見不從煩惱著去了王罕喚回來說天莫不不愛護麼兒子行你怎生要弃捨你但去做可以勝得他的事你自知者

於是桑昆與眾人商議帖木眞曾索咱女子察兀兒別乞來如今可約日期請他喫許婚筵席來時就這裏拏了議定了差人請成吉思去成吉思同十人來路間於蒙力克老人家裏宿蒙力克說他的女子行咱索時他做大下覷著不肯與如今怎生特地請喫許婚筵席帖木眞兒子省不得不若只推稱弃間馬瘦且養馬不去麼道成吉思因他說使不合合乞剌台兩箇去喫筵席自那裏便回了桑昆見不合合等到說道被他每覺了咱每早去圍著拏了他

按初閱此條頗疑王罕襲帝今日定謀次日帝即得信移避是王罕與帝相距甚近明矣何以許婚請宴可以馬瘦爲辭及細核之始悟非一時事祕史牽連書之誤也蓋王罕與帝

合軍駐兀勒灰河以南桑昆未曾同行仍居舊牧者青山地其地與帝相距千餘里故可辭以馬瘦道遠（語見西域史）迨其謀不成興兵襲帝此時桑昆必由者者山來至王罕營中故戰時有桑昆被箭之事特此小關目祕史略去須閱者自悟耳那般商議定了阿勒壇弟也客扯連來家說如今其議定了明日要拏帖木眞去苦只今有人報與帖木眞不知怎生賞呵是他妻阿剌黑亦惕說你那泛濫言語莫說家人聽得恐做眞話說時有放馬的人巴歹送馬乳來聽得回去說與同伴乞失里黑乞失里黑說我再去察聽到家時正見也客扯連子納鄰客延磋箭舊說恰纔咱說的話這當取舌的家人每的口止當得誰又對乞失里黑說白馬與栗色兩箇馬拏來拴着我要明日早上馬乞失里黑聽得這話遂去說與巴歹恰纔體審你說的言語是實了今我兩箇告與帖木眞去就將兩箇馬拏來拴住至自己房內殺了一箇羔兒將牀木煮熟見拴的兩馬每人騎了一疋那夜到帖木眞的帳房後將也客扯連父子說的話都說了又說不可疑惑要拏你的事已眞實了有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成吉思聽了巴歹乞失里說就那夜對附近可倚附的伴當每說知將家內物件棄了遂往躲於卯溫都兒山陰去處行時教者勒簸做後哨哨望著至明日午後於哈剌哈勒只惕額列惕地面歇息中間有阿勒赤歹放馬的赤吉歹等來報自卯溫都兒山前望見忽剌安不剌哈惕地面塵起敵人來到也成吉思上馬行了此時王罕同札木合來問札木合道帖木眞處厮殺的有誰札木合說兀魯兀惕忙忽惕那二種百姓能厮殺雖當混戰時不亂從小鎖刀裏慣他的旋鬭或花或黑見時可隄防著王罕說那般呵教咱只兒斤勇士哈荅黑吉衝他者隨後再

教土綿土別干姓的阿赤黑失倫斡羶董哈亦惕勇士幄里失列門太子領一千護衛的人以次應援最後仍教咱大中軍衝者王罕又說我這軍馬札木合帖弟你整治者於是札木合分出去了札木合對他伴當每說我在前常不能敵帖木眞來如今王罕教我整治他軍馬看來他又不及我可以報與帖木眞安荅知道於是札木合暗遣人將前言說與成吉思似這等必不能勝你你休怕謹愼者

卯溫都兒山親征錄作莫運都兒山乃譯音之轉此山卽鄂刻圖阿嚕科爾沁部西南賀魯渾河源東南三音溫都兒山三史國語解溫都兒高也蒙古語不好爲茂卯卽茂之轉音蓋帝於此山爲王罕所襲幾至不振故詈之曰卯後人忌諱卯字改稱三音三音一作賽音譯言好也踰此山而東卽至哈喜爾河濱以此觀之地望情形均符合當無疑義合剌合勒只惕額列特地面卷十作合剌合勒只額列惕西域史作哈蘭眞額列特原注下三字爲沙陀之解施攷謂卽哈爾哈河非也近見李文田註亦謂哈爾哈河皆看書不顧前後者上文言成吉思棄了物件避往卯溫都兒山陰明日午後至此歇息若哈爾哈河南距三音溫都七百餘里豈一夜所能至況戰後明言逆兀爾厥河至荅蘭捏木再行方至合爾合河情形顯然此但求對音不細讀原文之過查三音溫都山東有哈奇爾河一統志作哈喜爾河哈奇哈喜皆合勒只三字合音蓋只字應讀如濟合剌譯言黑當因河水色黑故曰

合剌合勒只不言河而言額列惕者以地多沙磧也攷羌海蒙古語沙曰額勒登又曰額勒蘇皆額列特之轉音也雜誌注游牧記哈奇爾河東南流瀦於沙可證忽剌安不剌合惕地面下又作忽剌安不兒合惕按西域史載王罕兵自卯溫都兒之路至紅柳林中蒙古稱烏蘭不兒罕云云蓋蒙古語紅曰烏蘭柳曰布爾哈忽剌安卽烏蘭之合音按本書以忽剌安作不剌合卽布爾哈謂卯溫都山東面之紅柳林也或作兩山名解大誤

成吉思知了這話說道主兒扯歹伯父卽元史祿赤台兀魯兀成吉思一輩故稱伯父我欲教你做先鋒你意思如何比及主兒扯歹回話咱亦勒荅兒卽卷四忽余勒荅兒說我做先鋒久後將我孤兒遽與主兒扯歹說皇帝面前我的兀魯兀惕忙咱惕做先鋒厮殺說罷

他兩姓的百姓於成吉思前排陣立了纔立罷王罕的先鋒只
兒斤衝將來兀魯兀惕忙忽惕迎著衝將去將他每敗了追去
時被王罕的後援土綿土別干的阿赤黑失命衝將來將咱忽
亦勒苔兒刺下馬忙忽惕軍翻回於忽亦勒苔兒落馬處立了
主兒扯歹領著兀魯兀惕衝去又將他敗了追去間斡纛董合
亦惕衝來主兒扯歹又勝了失列門太子領一千護衛軍衝來
主兒扯歹又勝了於是王罕子桑昆不教他父知也衝來主兒
扯歹將桑昆的腮射中倒了眾客列亦惕種的軍見射倒桑昆
卻翻回於桑昆處立了成吉思既勝了王罕見日已晚收了軍
將傷了的忽亦勒苔兒回來那夜起著離了斯殺處宿下了兀
魯兀惕即金史兵志烏魯古

次日天明點視軍馬少斡闊台孛羅忽勒孛斡兒出三人成吉
思說斡闊台與中倚仗的孛羅忽勒孛斡兒出一同生死必不
肯相離那夜成吉思恐敵來追襲整治著軍馬準備廝殺有來
及日明看見自後有一人來到時是孛斡兒出成吉思椎胸告
天說罷孛斡兒出說被敵人將我馬射倒步行走時見客列亦
惕種翻回來於桑昆處立了那機會裏見他馱物的馬馱歪了
將他馱的割斷騎著走出依著蹤跡來了斡闊台即太祖第三子窩闊台

再少頃又有一人來近看時下又有兩腳垂著及到來時斡闊
台孛羅忽勒疊騎著一箇馬孛羅忽勒口中帶著血因斡闊台
項上中箭孛羅忽勒將凝住的血咂去成吉思見了眼淚流著
心裏艱難了便用火將斡闊台箭瘡烙了就與些止渴的物教
喫孛羅忽勒說敵人的塵土高起著看著往卯溫都兒山前忽
剌安不兒哈惕地面去了於是成吉思整治軍馬逆著浯勃厥
溼魯格勃只惕名字的水入苔闌捏木兒格思地面去了
那裏隨後有合苔安苔勒都兒罕離了他妻子來成吉思處說
王罕的子桑昆中箭時王罕說不可惹鬬的人惹鬬他可惜將
兒子腮上教釘釘了就我兒子性命有時可再教衝咱阿赤黑
失命說皇帝皇帝休未生兒子時禱祈著要子嗣將這既生了
的兒子桑昆擡舉咱達達多半百姓在咱這裏同帖木眞反出
的百姓待那裏去每人止騎著一匹馬夜裏必在樹木下宿他
若不來呵咱去如拾馬糞般取將來王罕應許了說將這兒子
休搖動好生擡舉者自那裏回了

成吉思自苔蘭捏木兒格思地面順著合勃合河動時點視軍
馬有二千六百成吉思領一千三百依著河西邊起了兀魯兀
惕忙忽惕領一千三百河東邊起了就打圍著做行糧打圍時
忽亦勒苔兒金瘡未曾痊可成吉思止當不從因趕野獸走馬
金瘡重發死了將他骨殖就於合兒合水的斡嘛訥吼山的半
崖上葬了

合勃合河即今哈爾哈河源出哈馬爾及呼哈烏爾等嶺西
北流入貝爾湖斡嘛訥吼山攷新黑龍江圖哈爾哈河北有
依爾該圖山恰在沿河西行路旁譯音地望皆合

合勃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處有帖兒格阿陵勒等翁吉剌成
吉思使主兒扯歹領兀魯兀惕忙忽惕去教說與翁吉剌百姓

每想著王訂姻親呵投降了者若不肯投降呵便厮殺者說將去時翁吉剌都投降了成吉思因他投降了諸般不曾動著他的

成吉思既取了翁吉剌就起著去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成吉思差阿兒孩合撒兒雪格該者溫二人往王罕處去說俺在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草也好馬也肥父親我有甚事嗔怪教我怕了若怪俺呵何不安然怪責如何這般怪責將俺家業破壞了莫不是有人離間當初咱在勺兒合勒崑山的忽剌阿訥屼的山行不曾其說來若有人離間呵不要信對面說話了時方可信如今父親咱每曾對面說話來麼我雖少呵也似多的般來雖歹呵也似好的般來且我與你如車的兩轅一轅折了呵牛拽不得如車的兩輪一輪壞了呵車行不得我豈不比一條轅一箇輪麼道在前你的父忽兒察忽思不亦禡皇帝有四十箇子內只你最長所以立做皇帝後你將台帖木兒不花帖木兒二弟殺了你又要將你弟額兒客合剌要殺他遂走入乃蠻去了爲你殺弟的上頭你叔父古兒罕來征你你止有一百人逃入合剌溫山的狹處去了你那時將女子忽札兀兒兀眞獻與篾兒乞脫黑脫阿從那裏來我父根前求救我父領著軍將你叔父趕入合申地面將你百姓還了於土浯剌河邊黑林內與我父做安荅你曾知感著說這恩於你子孫根前必回報天地知也者隨後你弟額兒客合剌於乃蠻處借得軍馬又來征你你走入乞塔種古兒罕的回回地面去了不及一年又反

出經過委兀河西地面窮乏了擄著五箇羊剌著駝血喫騎著箇瞎沙馬來因你與我父契交的上頭我差人迎接你來我營內又科斂著養濟你你後將篾兒乞百姓擄了頭口家業盡都與了你後又同追不亦禡黑於拜荅剌黑別勒赤阿地面與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對陣你夜裏營內又虛燒著火退走了那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卻襲著你將桑昆妻子百姓都擄了又將你帖列格禿有的百姓擄了一半你又求救於我我使四傑將你桑昆的妻子百姓頭疋都救與了你又曾知感來如今有甚麼緣故怪責使人說將來

統格黎小河本紀作棟格澤親征錄作董哥澤與前統格黎河騰格理小河均異攷西域史翁吉拉別部來降後帝遂駐於董嘎淖爾一作脫爾哈火魯罕之地是地有湖有河水草茂美因以休息士馬云云查語解火魯罕小河也脫爾哈即今特諾克河曰脫爾哈火魯罕者以特諾克河乃海拉爾河之分支小河也董嘎淖爾中西圖皆未載惟新測六十二幅黑龍江圖呼倫貝爾城東南有錫尼克河自東而西河之南有二小泊名董嘎淖爾曰董嘎淖爾脫爾哈火魯罕者謂南自董嘎淖爾北至特諾克河皆帝休息士馬地也然則祕史作統格黎小河始誤迤董嘎淖爾特諾克河爲一地耳勺兒合勒崑山的忽剌阿訥兀山西域史作哈喇河濱忽剌安必兒荅禿兀特相近之卓兒格兒痕山勺兒合勒崑即卓兒格兒痕忽剌阿訥兀即忽剌安必兒荅禿兀特鄂刻圖土拉河

南有卓兒郭兒山與卓兒格兒痕勺兒合勒昆譯音俱合惟此山當在土拉河之東圖在河南且相距太遠故不敢引證惟上多哈喇河濱四字哈喇河攷即喝老泰河勺兒合勒昆山即車臣汗中末旗西北界額爾克納克山西圖作渾察沁達班嶺鄂刻圖作喝老泰嶺忽剌阿訥屺山必即渾察沁嶺達班譯即嶺西面支山之名西域史語雖倒置意仍相通但此段即指卷六在土屺剌黑林行結做父子事而西域史則謂在河上哈喇溫乞卜察勒之地重訂父子之好又西域史載王罕為其叔古兒汗逐至哈剌溫哈卜察原註哈卜察義為狹隘與秘史意合夫哈剌溫乞卜察勒與哈剌溫哈卜察音義俱同必是一地是哈剌溫哈卜察即哈剌溫乞卜察勒亦即此條之忽剌阿訥屺又即卷

六所謂黑林子也施攷謂王罕所居黑林子為今之昭莫多是矣第昭莫多在土拉河南岸河北即今庫倫城而王罕為其叔所逐處及與太祖相會處當在土拉河東喝老泰河濱想當日樹林極廣自土拉河源之東迤而南復迤而西連山不斷雜樹叢生皆可稱為黑林子也

王罕聽了這言語嘆息舊說帖木眞兒子行有不可離的道理我已離了於是心內艱難將刀刺破小指流血就盛在小樺皮桶內說我若兒帖木眞兒子害他呵似這血般教刺著遂將那血與去的使臣將來了

成吉思教對札木合說皇帝父親行將我嫉惡著教分離了在前時每日誰早起呵將父親的馬乳用青鍾飲有來為我常早起的上頭嫉妬了如今將皇帝父親的青鍾滿飲呵待覓得多少又對阿勒壇忽察兒二人說您兩箇不知如何要弃我忽察兒你是捏坤太子的子當初咱每裏教你做皇帝你不曾肯阿勒壇你父忽禿剌即忽圖剌皇帝曾管達達百姓因此教做皇帝你又不肯在上靠有巳兒壇的子撒察台出他兩箇也不肯做你眾人教我做皇帝我不得已做了您如今卻離了我在王罕處您好生做伴著休要有始無終教人議論你每全倚仗著帖木眞無帖木眞呵便不中用了你那三河源頭守得好著休教別人做簸盤

三河源頭按西域史敘帝先世云朶奔巴延居斡難克魯倫土拉三河發源之處不兒罕合勒敦山此親征錄三河源頭

我祖實興之語所由來也蓋是時帝已遠徙其舊牧之地必王罕令阿勒壇等居之阿勒壇等與帝同祖而叛投王罕故語之如此

成吉思再教對脫斡鄰弟說我喚你做弟的緣故在前屯必乃察剌孩領忽二人原擄將來的奴婢名斡黑荅他的子名速別該速別該子名闊闊出乞兒撒安闊闊出乞兒撒安子名也該幌脫合兒也該幌脫合兒子是你你如今將誰的百姓要詔佞著與王罕我的百姓阿勒壇忽察兒必不教別人管你是我祖宗以來的奴婢我喚你做弟的緣故如此

成吉思再教對桑昆說我與你父是有衣服生的兒子你是赤裸生的兒子父親曾將咱每一般攙舉你生心恐怕我攙在你

先將我嫉惡趕了如今休教父親心裏受艱辛早晚出入消解愁悶著若你舊嫉妬的心不除莫不是你於父親兒存時要做皇帝麽道故教心內受苦若要差人到我行來時差兩箇人來成吉思將這般話分付了阿兒孩合撒兒速格該者溫他兩箇對桑昆說了桑昆說他幾曾說是皇帝父親來只說好殺人的老子我行也幾曾說是安荅來只說脫黑脫阿師翁續著羊回羊尾子行有這言語的計量我省得了是賺殺爲頭的言語你必勒格別乞脫朶延兩箇將旄纛立起騸馬每放得肥著無有疑惑那裏阿兒孩合撒兒自王罕處回來了速格該者溫因他妻子在脫斡鄰處不曾回來阿兒孩合撒兒將這話對成吉思說了

成吉思隨即起去至巴勒渚納海子行住了那裏正遇著豁魯剌思種的搠斡思察罕等不曾賺殺便投降了又有阿三名字的回回自汪古惕種的阿剌忽失的吉惕忽理處來有羯羊一千白駝一箇順著額泝古提河易換貂鼠青鼠來至巴渤渚納海子飲羊時遇著成吉思

巴渤渚納海子與前荅闌巴勒主惕異攷西域史帝既遣使汪罕即率部衆往巴兒渚納原注斡難河北有巴兒渚納泊俄音似巴勒赤諾俄人游歷至此謂其地多林木宜駐夏接帝駐此泊正在夏時可避兵蒙古人尚指其地爲成吉思汗避難處今西圖作巴里吉諾湖在託克託卡倫正北約三百餘里又西域史言是年秋帝於巴爾渚納起師將自斡難河以攻汪罕

曰自斡難河則巴渤渚納在斡難河北灼然無疑秋者癸亥年秋也知前此在巴渤渚納必是夏間事汪古惕種遼史作烏古金史兵志作唐古阿剌忽失的惕忽里即元史列傳汪古部長阿剌兀思剔吉忽里語解改汪古爲翁覩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作阿古斯託克塔古哩本傳言金源氏壅山爲界以限南北該部長以一軍守其衝要云豁魯剌思即火魯剌思今郭爾羅斯其部地也

成吉思在巴渤渚納海子住時有弟合撒兒將他妻并三子也古也松格禿忽撒在王罕處罄身領幾箇伴當走出來尋成吉思尋至合剌溫山此與卷五及本卷前台剌緣嶺尋不見乏了糧食喫生牛皮筋行至巴渤渚納海子尋見兒成吉思成吉思

喜歡了商量著差沼刺歹種的人合里兀荅兒兀良哈歹種的人察兀兒罕二人做合撒兒的使臣去對王罕說我兒的形影望不著踏著道路也尋不見叫他呵他又不聽得夜間看星枕土著睡我的妻子兒在父親皇帝處有若差一箇可倚仗的人來呵我往父親行去成吉思又對使臣說您去俺便起身您回來時只於客魯連河的阿兒合渤荀吉地面行來約會著隨即教主兒扯歹阿兒孩兩箇做頭哨去客魯連河的阿兒孩合渤荀吉地面下了

阿兒合渤荀吉地面施攷即額爾克納克山巍地是山在克魯倫河西南岸爲車臣汗部中末旗西北境右中右旗東南界帝由斡難河率兵南行以襲王罕此爲必經之道且自此

西南行至徹徹山皆大沙漠故日夜兼進無人知覺也
合里兀苔兒察忽兒罕二人到王罕處將說去的言說了王罕正立起金撒帳做筵會聽得合里兀苔兒說罷王罕說果那般呵教合撒兒來就差中倚仗的人亦禿兒堅同合里兀苔兒等去將及到原約會處亦禿兒堅望見下營的形影甚多便回走了合里兀苔兒馬快趕上不敢拏前面橫當著察忽兒罕馬鈍自後箭射到處將亦禿兒堅騎的馬臀尖射坐了那裏將亦禿兒堅拏住將至太祖處送與合撒兒教殺了合里兀苔兒等對太祖說王罕不隄防見今起著金撒帳做筵會俺好日夜兼行去掩襲他太祖說是遂教主兒扯歹阿兒咳兩箇做頭哨日夜兼行到者折額兒溫都兒山的折兒合不赤地面的口子行

將王罕圍了厮殺了三晝夜至第三日不能抵當方纔投降不知王罕父子從何處已走出去了這厮殺中有合苔黑巴阿禿兒名字的人說我於正主不忍教您拏去殺了所以戰了三日欲教他走得遠著如今殺我死呵便死恩賜教活呵出氣力者太祖說不冒棄他主人教逃命走得遠著獨與我厮殺豈不是丈夫可以做伴來遂不殺教他領一百人與察忽亦勒苔兒的妻子永遠做奴婢使喚因當初忽亦勒苔兒先說要厮殺的上頭教他子孫常請受孤寡的賞賜

者折額兒溫都兒山卷六作者者額兒溫都兒山卽親征錄徹徹兒運都山本紀稱折運都山譯音不全折兒合不赤孩地面當在者折額兒溫都兒山旁卽前桑昆所駐別兒客額列地西域史言王罕與帝戰後駐起特忽魯哈特額列親征錄作只感忽廬之地感字音不協當是忒字之訛客額列哈特額列皆譯言沙陀

蕭山郁九齡 餘杭章箴同校

那遍將客列亦（揚）百姓屈下各各分了因孫（勒）都歹種的人塔孩把阿禿兒太祖處有恩的上頭與了一百只兒斤百姓再王罕弟札哈敢不有二女長女名亦巴哈太祖自娶了次女名莎兒哈（黑）塔泥與了拖雷爲那般將札哈敢不的百姓不曾虜了太祖再於巴歹乞失里（黑）二人行將王罕的金撒帳并鋪陳金器皿及管器皿的人盡數與了又將客列亦（揚）汪豁眞姓的人就與他兩箇做宿衛的教帶弓箭飲酒時又許他喝盞直至子孫行教自在快活厮殺時搶得財物打獵時得的野獸都不許人分盡他要者太祖又說一則是他二人救了我性命一則是

長生天護助的上頭將客列亦（揚）種人屈下了得至大位子裏坐久後我的子孫將這有恩的道理常常知道者於是將客列亦（揚）諸姓每都分與衆伴當那冬就在阿不只阿闊迭格兒地面住了（按西域史言先時帝至一處見孤樹愛之盤桓樹下良久謂左右曰我死即葬於此其後有人述前命遂卜葬樹下知帝自擇葬地必即是年在此住冬時也）

阿不只阿闊迭格兒地面下文作阿卜只合闊帖兒格卷十四作闊迭阿剌勒兒石洲張氏蒙古游牧記攷此地云元史太宗紀元年秋八月諸王百官大會於怯綠連河曲雕阿闌之地以太祖遺詔即皇帝位於庫鐵烏阿剌里親征錄已丑八月諸王駙馬百官大會於怯綠連河曲雕阿闌共冊太宗登極而祕史則言於客魯連河闊迭兀阿剌（勒）地行立斡歌歹做皇帝三書所紀太宗即位之地皆在今喀魯倫河濱親征錄言雕阿闌而不言庫鐵烏阿剌黑祕史言闊迭兀阿剌（勒）而不言雕阿闌反覆尋繹蓋阿闌阿剌同聲庫鐵烏阿剌里即闊迭兀阿剌（勒）而祕史所言闊迭兀阿剌（勒）即親征錄所言雕阿闌聲有舒促文有繁約實一地也元史并兩書爲一遂分爲二地誤矣按阿闌即語解阿剌譯言山以山形似鳥中之雕故曰雕阿闌濶帖格濶迭兀庫鐵烏均爲雕字之解非聲有舒促文有繁約也此山在克魯倫河曲處之南故曰河曲元史語解以曲字連於下句作曲雕阿闌則誤甚矣張氏謂即巴顏烏蘭山亦誤此山在車臣汗右中前旗北界與克魯倫河曲處相遠且音全不合今攷阿不只阿即西

圖哈勒咱嶺闊迭格兒即游牧記庫特肯額里雅山（文作庫特根額里雅）在車臣部右中前旗南中翼末旗北此二山相連東西亘百餘里後成吉思汗葬於二山中間故山有行宮太宗即在此即位卷末所云鼠兒年大聚會於客魯連河闊迭額阿剌勒者蓋太宗登極前一年議立新君時事也

王罕桑昆父子二人躲身走至的的克撒合（勒）地面涅坤水處王罕行得渴了將入去飲水被乃蠻哨望的人豁里速別赤拏住自說我是王罕哨望的人不信將他殺了桑昆此時在外不曾入去以此就往川（勒）地面裏去了至川（勒）桑昆與伴當闊闊出并其妻一同尋水喫因見野馬被蠅蚊咬著桑昆下馬將馬教闊闊出拏了潛往欲射中間被闊闊出奪馬走了其妻說在

前好衣服好茶飯曾與你喫穿如今正主上如何那般棄了就立住不行闊闊出說你不行莫不要嫁桑昆其妻說人雖說婦人是狗面皮你可將這金盂子與他教尋水喫闊闊出將金盂子撇下了與妻同來太祖處將棄了桑昆的緣故都說了太祖說這等人如何教他做伴遂將他妻賞賜將闊闊出殺了

的的克撒合勒地面即元史太宗紀揭揭察合憲宗紀怯蹇

乂罕又作迦堅茶寒語解均改爲齊齊克察罕施效即今察罕鄂模是也按蒙古語齊齊克爲花察罕爲白鄂模爲水泊言此泊闊多白花耳地在鄂爾坤河西塔米爾河南惟王罕父子自東而往何以先言的的克撒合勒後言捏坤水語氣似乎倒置不知鄂爾坤河從發源至拜哈爾湖長千餘里荷

不先舉著名地方何由知王罕所到是鄂爾坤河某處曰的的克撒合勒地面捏坤水處者謂近察罕泊之鄂爾坤河也涅坤水即卷三斡兒洹水卷八斡兒豁水皆鄂爾坤轉音川勒地面按川勒乃處月轉音沙磧也游牧記喀爾喀總敘引雙溪醉隱泝邪山詩註有南隣處月之郊語原註和林或以地唐碑文處月爲問因爲之說云處月磧鹵地也即漢書之泝邪泝邪處月爲之說云處月磧鹵地也即漢書之泝邪泝邪後轉爲朱邪又轉爲處月唐書處月部居金娑山陽蒲類海東皆沙漠磧鹵之地故名後唐莊宗紀其先本朱邪自號沙陀而以朱邪爲姓是也至今突厥遺俗猶呼磧鹵爲朱邪又爲處月迫語訛音轉則爲川關云云然則川勒者即所謂語訛音轉之川關也蒲類海今巴里坤湖金娑山當即拜達里克河南自西而東一帶之山中圖名克里博圖山西圖名尼赤金鄂拉山桑昆自鄂爾坤河南行迤而西南行正唐時處月部境故曰川勒地面○又按祕史不載桑昆結局攷親征錄言伊勒合即桑昆走西夏過亦即納城至波魯吐蕃即剽掠吐蕃逐之散走西域苦先居徹兒哥思蠻之地爲哈剌赤部主本紀作討殺之按亦即納即今額濟納明史所稱亦集乃路是也地在甘州邊墻外近居延泊處額濟納西番語砂磧也今額濟納城正在砂磧之間蓋桑昆由川勒南走經此城以入吐蕃吐蕃即西藏古名波魯在青海西南攷衛藏通志西藏所轄三十九族中有畢魯族畢魯爲波魯轉音桑昆本欲奪據此地因爲吐蕃所逐仍退而北改往西域苦先據李氏說即庫車按古龜茲國

治居延城苦先與居延同音在今庫車城東南居徹兒哥思蠻攷鄂刻圖庫車東有烏哈爾薩依河居徹兒哥思即烏哈爾薩依哈喇赤部元本紀改爲龜茲以哈喇赤合音爲庫車庫車古龜茲國也哈喇赤部主名黑鄰赤哈喇見親征錄

乃蠻皇帝塔陽的母古兒別速說按塔陽汗母古兒別速西域史作古兒八速謂是其妻或疑塔陽之母年紀必大觀塔陽敗後成吉斯收入後宮當作其妻爲是不知蒙古陋俗爲汗王者多妻其後母下文言塔陽之父曾說我老了這婦人年少可知古兒別速本塔陽後母後遂爲妻祕史西域史所紀皆是也又按史記匈奴傳言父死妻其後母兄弟皆取其妻妻之蓋其陋俗相沿已矣王罕是在前的老皇帝取他頭來看認得果然是呵祭祀他遂差人往豁里速別赤處割將頭來認得是王罕於是動著樂器祭祀他祭時王罕頭笑了塔陽見笑以爲不祥就踏踐碎了有可克薛兀撒卜剌名字的人說死人的

頭您割將來卻踏碎了如今狗吠的聲又不好了在前您亦難
察必 勒 格皇帝曾說我老了這婦人年少兒子塔陽又柔弱是
我禱神生來的久後恐將我多百姓守不得這般說有來況而
今狗吠有將敗的聲音夫人古兒別速行的法度嚴峻我塔陽
皇帝又柔弱除飛放打獵之外別無技能心性說了再後塔陽
說這東邊有些達達將在前老王 怪 教箇箭說得走出來死了
看來他敢要做皇帝麼道天上只有一箇日月地上如何有兩
箇主人如今咱去將那達達取了其母古兒別速說那達達百
姓歹氣息衣服黑暗取將來要做甚麼教達有者若有生得好
婦女將來教洗浴了擠牛羊乳呵中有塔陽說那般呵有甚難
咱去將他每弓箭奪來

可 克薛兀撒卜剌黑聽了塔陽的言語歎息著說你不可說大
話這話你再休說塔陽不聽遂差脫兒必塔失做使臣去對汪
古 惕 種的主阿剌 忽 失的吉 惕 忽 里說這東邊有些達達每你
做右手我自這裏起程可將他弓箭奪了阿剌 忽 失的吉 惕 忽
里回說我做不得你右手卻使人去對太祖說乃蠻的塔陽要
來奪你弓箭教我做右手我不曾肯從我如今提省你若不提
防恐來奪你弓箭此時太祖正在帖篾延客額兒地面圍獵知
了這話就圍獵處與眾人商量多說馬瘦如何可好幹 惕 赤斤
說您如何推辭馬瘦我的馬卻肥既聽了這等說如何坐得住
別 勒 古台又說若生時被人將弓箭奪了呵濟甚事男子死呵
與弓箭一處豈不好如今乃蠻特其國大民眾敢發大言我可
乘此奪他弓箭何難咱去呵他多馬羣必安然撇下房屋空了
百姓必皆逃入山林咱如今便可上馬

帖篾延客額兒地面本紀作帖麥該川親征錄同西域史作
帖篾延又作帖木該注原譯此句下有必丁禿 勒 珠庫特地
名祕史蒙文帖篾延句下亦有禿 勒 扯兀的地名查今本
祕史未見以下地名想翻譯時脫漏余謂禿 勒 者土拉河也
蒙古語水源曰色欽亦作色楞必丁卽色欽之異譯曰必丁
禿 勒 蓋倒裝句猶言土拉河源蒙文作禿 勒 勒意同惟畧去
色字音耳庫珠特扯兀的應作何解俟再攷據此則帖篾延
客額兒當卽噶老泰河與土拉河源相近地耳新黑龍江圖
以哈爾哈河南訥墨爾根河爲帖麥該川殊誤觀祕史太祖

在此圍獵後前往東方之哈爾哈河須從阿卜只合闊帖兒
格攷見地面經過則帖篾延川在土拉河源相近處愈顯然
矣

別 勒 古台說了成吉思說是自圍獵處回來從阿卜只合闊帖
兒格地面起去至合 勒 合河斡兒訥兀地的客 勒 帖該合苔地
行下了將自己軍馬數了立千百戶牌子頭元史兵志探馬赤軍諸部族也其法男子十五以上盡佥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卽牌子頭也設六等扯兒必官扯兒必元史語解聚也蓋聚在舟之左右爲此官者亦居帝之左右卽護衛官之稱都委付了又設八十箇做宿衛的
八七十箇做散班其選護衛時於千百戶并白身人內子弟有
技能身材好者充之又教阿兒孩合撒兒選一千勇士管著如
斷殺則教在前平時則做護衛斡歌列扯兒必與忽都思合 勒

潺將七十箇散班一同管了

斡兒訥兀的客勒帖該合荅地面本紀親征錄均作建忒該斡兒訥兀即伊爾該圖山已詳卷七查新黑龍江圖伊爾該圖山東南有額勒該山額勒該與客勒帖該建忒該譯音俱合合荅者山峯也此地面必在額勒該山峯之下時帝將伐乃蠻必先東行至此者意欲召合東方新附諸部之兵耳○

按徐霆黑韃紀事其民戶體統十人謂之排子頭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各有長蓋民兵之制也足與此條相證

成吉思再說帶弓箭的人并散班護衛厨子把門人等教日裏入班來至日落時將管的事物交付與宿衛的出去宿者若管馬的守著馬宿衛的房子周圍宿守門的輪著門口立至次日

擾湯時卻入來管自己的事物每三日一次交換那管的千百戶扯兒必等也各委付了

鼠兒年宋寧宗嘉泰四年甲子四月十六日成吉思祭了旗纛去征乃蠻逆著客魯連河行了教者別忽必來二人做頭哨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遇著乃蠻在幄帒兒合山頭哨望的往來相逐間被乃蠻人將這裏騎破鞍子白馬的人拏了其說原來達達的馬瘦隨後太祖大軍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了衆歹扯兒必對成吉思說咱人少這來可只於此牧馬多設疑兵將這撒阿里客額兒地面布滿夜令人各燒火五處彼人雖多其主軟弱不曾出外必是驚疑如此則我馬已飽然後追彼哨望的直抵大營擊其不整必然可勝成吉思從其言乃蠻哨望的果自山頭看見說只道達達每少如何燒的火如星般多就將先拏住得人馬送去對塔陽說達達軍馬已塞滿了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了想是每日增添只見夜間燒的火一如星般多了

康合兒合山金幼孩北征後錄作康合里該錄載永樂十二年六月初三日次撒里怯兒即撒阿里元太祖發迹之所西北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剌河胡人所常出入處也此口即康合里該今所稱特勒爾濟口般化行北征紀略言軍至昭磨多前鋒遇賊特勒爾濟口是也其地爲車臣汗土謝圖汗二部接界處此條言帝之頭哨至撒阿里地面與乃蠻哨望人在康合兒合者相遇則是山距撒阿里不遠可知與金氏所言情形符合

哨望的去時塔陽正在幄帒該地面的帒合池兒水邊聽了這言語使人與他子古出魯克說達達每馬瘦燒的火如星般多其人必衆人曾說達達每剛硬眼上剌呵不轉睛腮上剌呵不躲避今若與他連兵後必難解見說達達的馬瘦咱教百姓起了越過金山整搠軍馬誘引著他行比至金山他馬瘦乏了我肥馬正好然後復回與他廝殺可勝麼道古出魯克聽了這話說那婦人塔陽又是怕了達達每多從何處來多半與札木合一同在這裏有我父塔陽於孕婦更衣處牛犢哭草處都不曾到如今怕了說這等話教使臣卻說將去塔陽聽得兒子比他做婦人說有力有勇的古出魯克厮殺時休將這等勇來弱了其臣豁里速別赤說你的父亦難察必勒格在前於同等敵行男子

的脊背馬的後胯不曾教見如今你如何又早先怕了早知你這般呵你母古兒別速雖是婦人教營軍呵倒中可惜可 克薛兀撒卜剌黑老了咱軍的法度好生怠慢莫不是達達的氣運來了 鄭忠說罷於馬上打著箭筒另去了

康孩地面康孩即今杭愛山合池兒水親征錄作哈只兒兀孫即今呵索郭特河爲塔米爾河南源之一支合池哈只皆呵索轉音蓋塔陽汗由阿爾泰山東行經烏里雅蘇台湖推河越杭愛山而結營於此地與下文順塔米爾河渡斡兒豁水情形俱合

塔陽聽了那話怒著說人死的性命辛苦的身軀都一般您那般說呵咱迎去與他廝殺遂順塔米兒河渡斡兒豁水至納忽山崖東邊察乞兒馬兀惕地面成吉思哨望的望見乃蠻軍馬成吉思整治軍馬排陣了自做頭哨教弟合撒兒主中軍斡赤斤管從馬於是乃蠻軍馬卻退至納忽山崖前緣山立住成吉思哨望的隨即將乃蠻哨望的趕至山前彼時札木合亦在乃蠻處塔陽問那趕來的如狼將羣羊直趕至圈內是甚麼人札木合說是我帖木眞安荅用人肉養的四箇狗曾教鐵索拴著那狗是銅額鑿齒錐舌鐵心用鑌刀做馬鞭飲露嘶風厮殺時喫人肉如今放了鐵索垂涎著喜歡來也四狗是者別忽必來者勒簸速別額台四人塔陽說似那般呵離得這下等人遠者遂退去跨山立了又問那後來的軍如喫乳飽的馬駒繞他母喜躍般來的是誰札木合說他是將有槍刀的男子殺了剝脫

衣服的兀惕兀惕忙忽惕一種人塔陽說既如此可離得這下等人遠者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如貪食的鷹般當先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我帖木眞安荅渾身穿著鐵甲似貪食的鷹般來也你見麼您曾說若見達達時如小羖羺羔兒蹄皮也不留你如今試看塔陽但說可懼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多軍馬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訶額侖母的一箇兒子用人肉養來身有三度長喫箇三歲頭口披三層鐵甲三箇强牛拽著來也他將帶弓箭的人全嚥呵不礙著喉嚨吞一箇全人呵不勾點心怒時將昂忽阿的箭隔山射呵十八二十人穿透人若與他相鬬時隔著空野用客亦不兒名的箭射呵將人連甲穿透大拽弓射九百步小拽弓射五百步生得不似常人如大蟒一般名字喚做拙赤合撒兒塔陽說若那般呵咱可共占高山上去立了又問那後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訶額侖最少的子名斡赤斤他性懶好早眠遲起多軍馬中他也不曾落後了於是塔陽遂上山頂立了

塔米爾河水道提綱作他米爾河有兩源南源出杭愛山北麓元時和林城即在水旁北源出杭愛山東麓二水合而東流入鄂爾坤河納忽山西域史作納忽嶺即今錫爾哈阿集爾罕山錫爾哈與納忽音叶察乞兒馬兀惕地面當即錫爾哈阿集爾罕山東面小地名圖無攷

札木合復離了乃蠻將對塔陽說的話教對成吉思說塔陽如今聽了我說的話已是驚得昏了都爭上高山頂上去並無斷

殺的氣象我已自離了他安荅你謹愼者那马太祖見日色晚圍著納忽山宿了其夜乃蠻欲逐人馬墜於山崖相壓死者甚衆明日拏住塔陽其子古出魯克因不在一處得脫身領些人每走出見軍追及就依塔米兒河要剳營不定又走了襲至阿勒台山前勢愈窮促遂將他百姓盡收捕了此時與札木合一同有的達達札荅闌哈塔斤等種也都來投降了那裏將塔陽母古兒別速來成吉思說你說達達歹氣息你卻如何來成吉思道納了

那闍兒年秋嘉泰四年甲子太祖於帖剌荅勒忽札兀剌地面與篾兒乞的脫黑脫阿對陣將他殺退追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將他百姓虜了脫黑脫阿同二子忽都赤剌溫帶幾箇伴當走了初

虜篾兒乞時豁阿思卷三作篾兒乞種的人荅亦兒兀孫將他忽闌名字的女子獻與成吉思來時路間被亂兵所阻當遇著巴阿鄰種的官人納牙荅亦兒兀孫說這女子要獻於成吉思納牙說咱一同將你女子獻去你若先去呵亂軍將你也殺了女子也亂了因留住三日一同來獻與成吉思成吉思因納牙留了三日大怒著說仔細問了號令他問闆其女子忽闌說納牙曾說我是皇帝的大官人咱一同將這女子獻去路間因有亂兵所以留住若不遇著納牙留住呵如今也不知如何且不必問他若皇帝恩賜呵天命父母生得皮膚全有問我皮膚便了納牙也說我只一心奉事主人凡外邦得的美女好馬要獻與主人除此之外別有心呵便死成吉思說忽闌的言語是就

那日將忽闌試驗呵果然不曾被污因此成吉思甚加寵愛將納牙放了說此人至誠以後大勾當裏可以委付

合剌荅勒忽札兀剌地面卽西域史之塔兒河親征錄之迭兒惡河按篾兒乞部本居色楞格鄂爾坤兩河合處自爲帝與王罕所破北徙巴爾古精後雖潛回布拉旋卽敗歸是年塔陽汗之戰據本紀及西域史皆有篾兒乞相助乃蠻既敗篾兒乞必向北走此情形之可逆料者攷色楞格河北源爲德勒格爾河東南流會西北來之哈喇塔爾河哈喇荅爾與合剌荅勒音合兀剌卽阿剌平矮山也攷西圖德勒格爾河上源有阿戛里河入之阿戛與忽札音近忽札山當卽在此河旁此撒阿里客額兒與帝舊駐在克魯倫河北者名同而

地異蓋帝與篾兒乞戰既在色楞格河北源之地則戰後追殺必在哈喇塔爾河西面不問可知攷鄂刻圖哈喇塔爾河西恰有錫巴里卡倫卽此戰之撒阿里譯音地望情形全合夫復何疑錫巴里卡西圖作沙威爾篾兒乞從此路遁往金山與古出魯克合故下文有追殺脫黑脫阿事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初虜篾兒乞百姓時將脫黑脫阿子忽都的妻與了斡歌台一半百姓反去將怡合勒山寨把住成吉思命鎖兒悍失剌的子沈白領右手軍去攻自去追襲脫黑脫阿到金山住過冬明年春開禧元年乙丑踰阿來嶺去適乃蠻古出魯克與脫黑脫阿相合了於額兒的失不黑都兒麻地面根源行整治軍馬成吉思至其地與他斷殺脫黑脫阿中亂箭死了其尸不能將去其子只割將他頭去人馬敗走渡額兒的失水溺死者過半餘亦皆散亡於是乃蠻古出魯克過委兀合兒魯種去至回回地面垂河行與怡剌乞塔種的人古兒罕相合了篾兒乞的忽都怡勒赤剌

温過康里欽察種去了康里欽察攷見下卷十三成吉思也回至老營此時沈白攻破台合勒寨將篾兒乞百姓盡行殺虜了又先投降的篾兒乞在老營內反了被在營內家人戰勝成吉思說教他在一處他又反就教各人盡數分了

台合勒山寨本紀作泰寒寨親征錄作泰安塞按帶亦兒兀孫自獻女後西域史謂其眾復叛帶亦兒兀孫逃至薛楞格河濱呼魯哈察築寨以居即此台合勒山寨也據此則此寨必在色楞格河濱今攷鄂刻圖色楞格河與鄂爾坤河將合流處有一特爾格小河北來入之台合勒與特爾格音近當即此河旁之山以地在前破篾兒乞處東北故命沈白往攻而自往西追至金山也阿來嶺按上言帝追脫黑脫阿到金山住過冬蓋在阿爾泰東南山下即今科布多地乃太陽汗原駐處明年春乃踰此嶺攷西圖自科布多西行踰阿爾泰山脊此山脊一帶名薩雷塔爾巴哈台嶺即祕史阿來嶺也嶺西有臣吉斯台卡必當時交戰處故其名流傳至今額兒的失水即今額爾齊斯河此河發源科布多西南直至俄羅斯北入海計長七千餘里時古出魯克先駐河北近地及敗仍南行渡河而逃覈其地爲今宰桑泊東之額爾齊斯河故下文過委兀合兒魯種以至合剌乞塔路徑亦合蓋先東南行後乃正西行也不黑都兒麻地面即西圖臣吉斯台南喀喇喀巴索爾瓦河邊地喀喇喀巴索爾瓦與不黑都兒麻音叶攷西域史太陽汗敗後其子古出魯克逃依其叔不亦魯黑以上

諸地皆在科布多西南不亦魯黑部境也委兀合兒魯種委兀攷已見前合兒魯元史西北地附錄作柯耳魯大典圖同洪氏釋謂即唐葛邏祿部元史稱爲哈喇魯匣剌魯者是也西域史言部地近喀押立喀押立一作海押立爲元時叛王海都封地西圖作闊帕勒地在今伊犁北六百里攷西域史古出魯克於龍年自別失八里即委兀地今烏魯木濟至庫爾車即固爾札今伊犁東盜達縣地歸於古兒汗蓋先投委兀兒逐事見西域史因至合兒魯適合兒魯亦來降遂往西遼也

那牛兒年宋寧宗開禧元年乙丑成吉思造與速別額台一箇鐵車教襲脫黑脫阿的子忽都等去對說他與咱厮殺敗著走出去了如帶套竿的野馬中箭的鹿一般有翅飛上天呵你做海青拏下

來如鼠鑽入地呵你做鐵鍬掘出來如魚走入海呵你做網撈出來又說你越高山涉大河可趁軍每的馬匹未瘦行糧未盡時先要愛惜路間不可輕易圍獵若要因獵做行糧呵也要斟酌舊馬的鞍并鬧環不許套上如此則軍每不敢走馬若有違號令者我認得的便拏將來不認得的就那裏典刑了可謹慎者若天護助將脫黑脫阿子每拏住呵就那裏殺了者再說當初我小時被三種篾兒乞拏我將不兒罕山遶了三遭這般有讎的百姓如今又發言語去了我欲教你追到極處所以造與你鐵車你雖離得我遠如在近一般行呵天必護助你

乃蠻篾兒乞被成吉思收捕之後札木合在乃蠻處百姓也被陷了只有五箇伴當同做趴賊因上儻魯山去殺了一箇獐羊

燒喫喫間札木合說誰的兒子今日將獐羊殺了燒喫說後五箇伴當將他拏了送與成吉思札木合令人對成吉思說黑老鴉會拏鴨子奴婢能拏主人皇帝安荅必不差了成吉思說自的正主敢拏的人如何留得將這等人并他子孫盡典刑了著於是教當札木合面前殺了卻使人對札木合說我先曾教你做一隻車轅你分離去了如今既又相合可以做伴但忘了時共提說睡著時共喫省在前你雖另行卻是我有福有慶的安荅若眞實斯殺時你卻自的心痛有來我初與王罕厮殺時你將王罕的言語說與了我是一次有恩於我及與乃蠻厮殺你以言語將乃蠻驚動又是一次有恩於我將這言語對札木合說知道者

儻魯山卽今唐努山此山起色楞格河源北迤而西凡千餘里蓋札木合自太陽汗與帝戰時去而北行遂至此山

既說罷札木合說咱年少做安荅時不可消化的飲食曾喫不可忘的言語曾說因人將咱離間所以分離了想起在前說的言語自羞面不敢與安荅相見如今安荅欲教我做伴當做伴時不曾做得伴如今你將衆百姓收了大位子定了無可做伴你若不殺我呵似衣領上蝨底衿內刺一般反使安荅日間心不安夜間睡不穩你母聰明你又俊傑弟每有技能伴當每豪傑又有七十三匹騸馬我自小亡了父母又無兄弟妻好說長話伴當不中倚仗爲這般所以有天命的安荅勝了如今慰賜教快死呵安荅得心安倘又教不出血死呵我死後於你子孫

行永遠護助也者成吉思聽了這話說札木合安荅雖是另行不曾有眞實害咱的言語是可以學的人他不肯活待教他死占卜呵又不入他又是大名頭的人無緣故不可將他害了有簡緣故你對他說在前搠只荅兒馬刺台察兒卷四作察兒兩箇的馬羣相搶趴的上頭你特地謀反於巴勒渚納地面厮殺趕入我者剌揑卷四作哲列揑地面的狹處教我好生恐懼如今教你做伴你又不肯雖是愛惜你性命也不能得了依著你言語不出血教死者令札木合就那裏不出血死了仍以厚禮葬了

按此巴勒渚納地面當是荅闌巴納主惕之誤

成吉思既將衆部落百姓收捕了至是虎兒年開禧二年丙寅於斡難河源頭建九腳白旄纛做皇帝封功臣木合黎爲國王命者別

追襲古出魯克整治達達百姓除駙馬外復授同開國有功者九十五人爲千戶

成吉思說這駙馬并九十五千戶已委付了其中又有功大的官人我再賞賜他命失吉忽禿忽喚孛斡兒出木哈黎等去失吉忽禿忽說孛斡兒出木哈黎等功多如誰又要賞他我自孩提到你家內直至長成不曾離了我功少如誰如今用甚麼賞賜我成吉思說你曾做我第六的弟依我諸弟一般分分子九次犯罪不要罰如今初定了普百姓你與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語任誰不許違了如有盜賊詐僞的事你懲戒著可殺的殺可罰的罰百姓每分家財的事你科斷著凡斷了的事寫在青冊上已後不許諸人更改失吉忽禿忽說我是最小的弟如何敢與衆兄弟一般分分子若恩賜呵於土城內住的百姓與我

成吉思說從你自斟酌著要失吉忽禿忽既受了恩賜卻喚孛斡兒出木哈黎蒙力克等教入來受賞賜

成吉思對蒙力克說你自我幼時作伴到今護助處甚多無如王罕父子賺我去時若不是你止當呵幾乎陷入深水大火去了我如今想著那恩使我子孫也如何忘得今後坐時你當在角上坐或一年或一月議論了賞賜你直至你子孫不絕了

成吉思再對孛斡兒出說我小時有慘白色的騸馬八匹被賊刼去我襲著了三夜與你相遇你便與我作伴一同襲去又過了三宿將我馬奪回來你父納忽伯顏有家財只你一子爲甚冒教與我作伴蓋因你有義氣在後我又喚你作伴你不曾違了我被三種篾兒乞逐入不兒罕山時你又與我一同去苦我與晉塔兒於荅闌捏木兒格思地面相抗著宿時正遇著霖雨你欲我歇息披著氈衫立在我上不教雨漏直至天明腳只却換了一次這是你豪傑的效驗其餘的事業不可盡說你又與木哈黎將合行的事助我教行不可行的事諫我教止所以得到這大位子裏如今你的坐次坐在衆人之上九次犯罪休罰這西邊直至金山你做萬戶管者（按這西邊者謂自斡難河源以西也此謂右手萬戶）

成吉思再對木哈黎說咱在豁兒豁納主不兒地面忽禿剌皇帝歡躍的駙馬樹下住時天告你的言語明白上頭我自那裏想著你父古溫豁阿對你言語曾說了來爲那般如今教你做國王坐次在衆人之上東邊至合剌溫山你就做左手萬戶直

至你子孫相傳管者

合剌溫山與前合撒兒尋帝處當是一地與他處台剌溫山異施攷謂此山在放嫩河以東誤蓋是時放嫩河至克魯倫河皆帝自轄境猶中國幾輔爲中軍萬戶所治（中軍萬戶詳下卷）此云做左手萬戶其地必在呼倫貝爾兩湖之東觀右手萬戶在金山可互證今查哈爾哈河發源處有特爾根山特爾根卽合剌溫之對音元史土土哈傳成宗敗叛王火魯哈孫於兀魯灰河還至合剌溫山夜渡貫列河又敗叛王哈丹軍知兀魯灰河貫列河皆與合剌溫山相近今特爾根山正在烏爾會河之北其東南卽桂勒爾河然則特爾根山卽合剌溫山明確如繪矣或以還字爲疑不知成宗軍由北而南未與

火魯哈孫戰時必先營合剌溫山故敗敵後仍還原處其夜渡貴列河者出其不意也故後卽直搗遼左盡得諸部地細覈情形無不脗合至帝弟合撒兒本隨帝軍帝與王罕同駐倉猝兒襲致妻子皆爲所擄合撒兒隻身尋帝自必跟蹤而北由兀魯厥河以至合剌溫山故當與此同地獨西域史言合撒兒先別居於哈喇溫赤敦山與祕史言尋帝情形微異並存備攷

成吉思再對豁兒赤說我年小時你曾說先兆的言語與我辛苦作伴那時你曾說我先兆的言語若應呵與我三十箇奏今已應了這投降的百姓內好婦人女子從你揀三十箇再將三千巴阿里種卽卷一巴阿里歹之後又添塔該阿失黑二人管的阿苔兒

乞種卽卷一阿答兒斤等百姓湊成一萬你做萬戶管者順額兒的失河水林木內百姓地面從你自在下營就鎭守者凡那裏百姓事務皆稟命於你違了的就處治者

按林木內百姓攷見卷十二此蓋順額兒的失河西北行迤而正北凡阿爾泰山唐努山東至拜哈爾湖所有烏梁海種族卽林木內百姓皆歸統轄非但指額兒的失河邊一處也觀後禿馬惕部因豁兒赤欲娶三十女子而叛可見

成吉思再對主兒扯歹說你緊要的恩在哈剌哈（勒）只額列惕地面與王罕厮殺時正愁悶雖是忽亦（勒）荅兒先說要厮殺然成就事業其實在你將他只兒斤等緊要的軍馬殺退直衝至中軍天門與門戶將桑昆的腮射中了此時若射不中桑昆也不知如何那是你緊要的大功隨後順哈（勒）帖河起時我望你如高山遮護一般及至往巴（勒）渚納海子處征王罕時你做頭哨因天護助將客列亦惕緊要的國平了所以乃蠻蔑兒乞種不能與咱對陣潰散了初乃蠻蔑兒乞潰散時札哈敢不獻了兩箇女子將他百姓全了後又反去你用計策將他拏住（按札哈敢不後來事此處補敘明白）方虜了他百姓這是第二次功遂將夫人亦巴哈賜與主兒扯歹成吉思對亦巴哈說我不是嫌你無性行無顏色亦不曾說你身體不潔教在夫人次序內列著如今爲主兒扯歹征戰時捨性命將離了的百姓能收集有功上頭將你賜與他久後我位子裏坐的子孫想著這有功的道理直至子子孫孫亦巴哈位子裏休教斷絕了麼道再對亦巴哈說你父札哈敢不當初教厨子阿失帖木兒等引二百人與你做從嫁有來你如今去時密阿失帖木兒等一百人做遣念又對主兒扯歹說有四千九魯九種的百姓你管者

成吉思再對札忽必來說你將剛硬不服的人服了你與者（勒）簸者別速別額台四箇如猛狗一般凡教去處將堅石撞碎崖子衝破深水橫斷所以厮殺時教你四人做先鋒教孛斡兒出木哈黎孛羅九（勒）赤老溫四傑隨從我教主兒扯歹亦（勒）荅兒在我前立教我心安有來如今但凡軍馬事務札忽必來你爲長者再說別都溫性拗的上頭你怪他不曾教做千戶與爾正好一同做千戶商量著行看他久後如何

成吉思再對孛斡兒出木哈黎等說這札忽難（卷四忽難格尼格思人）夜間做雄狠日裏做黑老鴉依著我行不曾肯隨歹人您凡事可與忽難闊闊搠思二人商量著行我子拙赤最長教札忽難領著格你格思（即格尼格思）就於拙赤下做萬戶者又說札忽難闊闊搠思該九孫額不干四人但曾聞見的事不曾隱諱便來對我說了成吉思再對者（勒）簸說你父札兒赤兀歹老人背著風匣自不

嵁罕山來於斡難河迭里溫孛（勒）荅地面生我時與了一箇貂鼠襖兒此時者（勒）簸在襁褓內自那裏許做了貼己奴婢一同生長做伴到今多有功勞是我有福慶的伴當九次犯罪休罰者

成吉思再對脫侖（脫侖乃蒙力克之子說你父子爲甚得各管千戶因你助你父親收集百姓上頭所以與你扯兒必名分今將你自收集的百姓做千戶與脫魯罕（即拖雷汗之異譯）商議著行

成吉思再對蒙格禿乞顏的子汪古兒厨子說在前你與這脫札忽剌兀（惕）三姓塔兒忽（惕）五姓做失乞（惕）巴牙兀的兩種與我做一箇圈子昏霧中不曾迷了亂離中不曾離了寒溼處曾共受來如今你要甚麼賞賜汪古兒說賞賜教揀阿巴牙兀（惕）即

一馬阿黑恩伯牙兀歹之後姓的兄弟每都散在各部落裏有我欲要收集者成吉思應許了說你收集了做千戶管者又說汪古兒孛羅兀惕你二人分左右散茶飯均勻教我心安如今你二人騎馬著於多人處散茶飯者坐時你二人於大酒局分左右與脫命等俱向北坐著就料理茶飯

成吉思再對孛羅兀勒說我母親將你并失吉忽禿忽古出闊闊出四箇於營盤內拾得做兒子養育提撘著教你成人欲要與俺兒子每做伴我母親養你每的恩您曾報了多少來孛羅兀勒與我做伴凡緊急的征戰處雖有雨的夜裏與敵人抗拒時不曾教缺了湯飯使我空宿了又族滅了塔塔兒時有合兒吉勒失剌逃出無喫的卻回來母親的家內他說是尋衣食的

母親說既是尋衣食的時那裏坐就於西邊門後坐間有拖雷方五歲入門來卻出去被合兒吉勒肘下挾出用手抽刀母親叫著說壞了兒子時孛羅兀勒妻阿勒塔泥正在東邊坐著隨即走出將那人頭髮拏住又將那抽刀的手扯住連刀落了此時房北邊有者歹者勒篾二人殺牛聽得阿勒塔泥叫二人將刀斧就那裏將那人殺了後阿勒塔泥者歹者勒篾三箇爭頭功者歹者勒篾說若不是俺來得疾你一箇婦人怎奈他何拖雷已被他害了阿勒塔泥說你每不聽得我聲音呵你每如何來又不是我拏住他頭髮扯落他刀子時比及你來呵拖雷已被他害了這般論來阿勒塔泥得了頭功又說於合勒合只地面與王罕厮殺時斡歌歹項上中箭孛羅兀勒將箠了的

血咂去救了斡歌歹性命他能還報我母親養育恩將我二子性命救了凡百艱難處也不曾怠慢今後九次犯罪休要罰者

成吉思再說女子每行賞賜咱

成吉思再對兀孫老人說兀孫忽難闊闊搠思迭該這四箇人但聽見得心內想起的事不曾隱諱都對我說如今達達體例裏以別乞官爲重別乞飢金史孛極烈語解改貝勒謂管理衆人之稱今制貝勒僅下於王爵一等故曰官之重兀孫你是巴阿鄰爲長的子孫你可做別乞時騎者白馬著白衣坐在衆人上面揀選箇好年月議論了教敬重者

成吉思再說忽亦勒荅兒安達即卷四安荅爲契友之稱在前厮殺時先開口要厮殺有功的上頭教他子孫受孤獨的賞賜者

成吉思再對察罕豁阿的子納鄰脫斡鄰說你父我根前謹慎

於荅闌巴勒主惕地面裏厮殺被札木合廢了如今你請受孤獨的賞賜者脫斡鄰說我的兄弟揑古思散在各部落內我欲收集咱成吉思許他收集教他子孫世襲管者

太祖又對鎖兒罕失剌說我小時被泰亦赤兀種的塔兒忽台乞鄰勒禿黑兒弟每拏我時你父子每藏著我教哈荅安女子奉侍我放出我來您那恩我心中日夜長想著有來您卻自泰亦赤兀處來得遲了如今方賞賜您您要甚麼賞賜鎖兒罕失剌父子說俺欲要篾兒乞的薛涼格地面自在下營再要如何賞賜呵皇帝理會者成吉思說依著你那地面內自在下營再教你子孫行許他帶弓箭喝盞九次犯罪休罰者又對其子赤老溫沈伯即卷二說在前你二人說來的言語如何忘得你二

人心裏想起有缺少的自來索者又說鎖兒罕失剌巴歹乞失里黑教你每自在出征處得的財物圍獵時得的野獸都自要者鎖兒罕失剌是在前蔡亦赤兀種的脫迭干（卽卷五脫朶格）家人巴歹乞失里黑是也格扯連（卽卷六也客扯連）放馬的如今教倚仗著我快活者按元史哈剌哈孫傳祖敞昔禮賜號達爾罕達爾罕又作荅剌罕蒙古語自在也敞昔禮卽乞失里黑此段所記卽封達爾罕事

成吉思再對納牙說當初你父子每將塔兒忽台乞里勒禿黑拏來時你說自己的主人如何棄捨著拏去就那裏放了來歸順我爲那般我曾說這人省得大道理久後一件事裏委付如今孛斡兒出做了右手萬戶木合黎國王做了左手萬戶你做中軍萬戶者按中軍萬戶轄境當在斡難河南克魯倫河北一帶

再對者別速別額台兩箇說您自收集的百姓管著做千戶者再教牧羊的迭該將無戶籍的百姓收集著做千戶者再分管百姓時木匠古出古兒管的百姓少了就於各官下百姓內抽分著教他與札荅剌種的木勒合勒忽一同做千戶管者

當初共立國的人合做萬戶千戶百戶的都委付賞賜了成吉思說在前我止八十人做宿衛七十人做護衛散班今天命衆百姓都屬我管我的護衛散班等於各萬戶千戶百戶內選一萬人做者揀選時於各官并白身人兒子內選揀有技能身材壯的教我根前行若是千戶的子每人帶弟一人帶伴當十人百戶的子每人帶弟一人伴當五人牌子并白身人子每人帶弟一人伴當三人其千戶的子伴當十人所用馬匹於本千百戶內科斂整治與他與時除父分與的家財並自置財物人口外照依原定例與者其百戶子伴當五人牌子白身人子伴當三人所用馬匹只依前例與他若千百戶牌子多人有違者加以罪責若宿衛時趨避不來者別選人補充將那人發去違處若有人願要充做諸人休阻當者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於是各千百戶依著成吉思言語揀選將來將在前宿衛的八十人添至八百人成吉思教添至一千命也客揑兀鄰做爲頭千戶者在前帶弓箭的四百人原教者勒簡也孫帖額與不吉歹一同管了散班與帶弓箭的入直時分作四班一班教也孫帖額爲長一班教不吉歹爲長一班教火兒忽荅爲長一班教也孫剌卜剌哈爲長如今添作一千教也孫帖額爲長者

在前孛斡兒出親人斡哥列扯兒必原管護衛散班添至一千還教他管者一千教木合里卽木合黎親人不哈管者一千教亦魯該卷十二作亦魯親人阿勒赤歹卷四見七管者一千教朶歹卷四作扯兒多歹扯兒

必管者一千教朶豁勒忽卷四作多豁勒忽管者一千教主兒扯歹親人察乃管者一千教阿勒赤的親人阿忽台管者一千選揀的勇士教阿兒孩合撒兒管者平時只做散班出征時教前面做勇士者各千戶內選揀得宿衛的八千同帶弓箭的二千通計護衛的一萬成吉思說這些做我護衛的人以後教做大中軍者元史兵志也可怯薛太祖以自名領之按怯薛宿衛之稱蒙古語也可者大也卽此所云大中軍

成吉思再說護衛的分做四班一班教不哈管者一班教阿勒赤歹管者一班教朶歹扯兒必管者一班教朶豁勒忽管者四箇爲長的委付了將輪班次序宣布著說入班時爲長的官人領著值衛的散班宿三夜一次交替若有合入班的人不入者笞三十第二次又不入者笞七十第三次無事故又不入者笞

三十七下流遠方去者掌護衛的官人凡換班時將這言語省會一遍若不省會則掌管的有罪既省會了有違了號令的依前例要罪者掌管護衛的官人不得我言語休將所管的人擅自罰者凡有罪的必奏聞了將該斬的斬該打的打若不依我言語將所管的人用條子打的依舊教條子打他用拳打的依舊用拳打他

成吉思再說我的護衛散班在在外千戶的上護衛散班的家人在在外百戶牌子的上若在外千戶與護衛散班做同等相爭鬬呵將在外的千戶要罪過者

成吉思再對輪班的官人說帶弓箭的散班及廚子人等入班時白日裏各管自的職事日落時帶弓箭的將弓箭廚子將器

皿各分付與宿衛的人出去外面宿次日攪湯後都入來依舊各管自的職事日晚後繞宮前後往來行的人宿衛的拏住次日問者宿衛的交替時分付與符驗教入者宿衛的夜間繞著宮把門宿者若夜裏有人入呵將他頭打破肩甲斫斷者若有急事來說先見宿衛一同來帳房後說者宿衛上面兩間不許人行坐宿衛數日不許人問違者將鞍馬衣服奪與者在先有可倚仗的人額勒只吉歹曾在宿衛上行破宿衛的拏了有來成吉思說您宿衛的於大雨雪的夜裏或晴明的夜裏或敵人紛擾斷殺的夜裏在我帳房周圍宿衛使我身心皆安凡有緊急事不曾怠慢以此我得到大位裏坐了如今將我這吉祥至誠的宿衛教呼作老宿衛的者斡哥列扯兒必入班的七十箇

散班教呼作大散班者阿兒㰱的勇士每教呼作老勇士者也孫帖額等帶弓箭的教呼作大帶弓箭的者

九十五千戶內選揀的人做我貼身的親護衛久後我子孫將這護衛的想著如我遺念一般好生擡舉休教懷怨福神般看著

成吉思再說內裏的扯兒必官并放頭口的宿衛的知料者內裏的房子車兩旌纛生熟飲食器皿等物宿衛的提調者若有缺少只問他要凡給散衣食不得宿衛的言語休給散者若給散時必自他始凡內裏有人出入宿衛的整治者把門的貼門立者門內二人管酒局者管營盤的於宿衛人的選充者圍獵時其圍獵車前留一半者

成吉思再說我不出征宿衛的亦不許出征若有違者起軍的頭目有罪宿衛的不著他出征只因他常護衛我圍獵時跟隨我平日又管收拾車兩等事如此不容易所以怕重複了他不許他出征

太祖再說宿衛的內教人與失吉忽禿忽一同斷事者凡衣甲弓箭器械等收拾給散者官騸馬內教收拾馱網索者宿衛的同扯兒賓扯兒賓即上文扯兒必給散段匹者凡下營時教帶弓箭的散班與也孫帖額帶弓箭的於帳殿右邊行不合等散班於帳殿左邊行阿兒㰱的勇士於帳殿前面行宿衛的管帳房車兩於帳殿根前左右行眾護衛散班并內裏家人等朶歹扯兒必管著常在帳殿根前行者

太祖命忽必來征合兒㰱魯兀惕種其主阿兒㰱思闌即投降了來拜見太祖太祖以女子賜他

太祖又命速別額台追脫黑脫阿子忽禿赤老溫等追至垂河將忽禿等窮絕了回來忽禿即卷六忽圖卷九忽都

初命者別追古出魯克追至撒里黑崑地面將古出魯克窮絕了回來

撒里黑崑地面放西域史古出魯克既尊西遼之國時在喀什噶爾軍未至先遣將入巴達克山哲別追及於撒里黑庫里山殺之又言哲別追至撒里庫爾道上近巴達克山界有山谷曰葦拉特呢不通人行古出魯克伏於內遇牧羊人詢得蹤跡捕而斬之撒里黑庫里山即撒里黑崑地面地在葉

爾羌西南八百里有回莊名薩雷庫勒西圖作塔什庫爾干西域水道記所謂外蕃總要處也葦拉特呢當即阿克塔什在薩雷庫勒西北正要道間

委吾種的主委吾即委兀異譯亦都兀惕差使臣阿惕乞剌黑等來成吉思處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如雲淨見日休消見水一般好生喜歡了若得恩賜呵願做第五子出氣力者成吉思說你來女子也與你第五子也教你做於是亦都兀惕將金銀珠子段匹等物來拜見成吉思遂將阿勒阿勒屯名的女子與了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兎兒年開禧三年丁卯成吉思命拙赤領右手軍去征林木中百姓今不合引路斡亦剌種的忽都合別乞比萬斡亦剌種先來歸附就引拙赤去征萬斡亦剌入至失黑失惕地面斡亦剌禿巴思諸種都投降了至荅乞兒吉思種處其官人也迸亦納勒等也歸附了將白海青白騮馬黑貂鼠來拜見拙赤自失必兒等種以南林木中百姓拙赤都收捕了遂領著乞兒吉思萬戶千戶并林木中百姓的官人將舊海青騮馬貂鼠等物回來拜見成吉思成吉思以斡亦剌種的忽禿阿別乞先來歸附將扯扯亦堅名的女子與了他的子亦納勒赤將拙赤的女豁雷罕與了

亦納勒赤的兄將阿剌合名的女子與了汪古種御對拙赤說我兒子中你最長今日初出征去不曾教人馬生受將他林木中百姓都歸附了我賞與你百姓

林木中百姓蓋即今烏梁海人朔方備乘烏梁海者即明時兀良哈在蒙古諸部之北而屬役於蒙古大抵蒙古事游牧非平原曠野弗便烏梁海事採捕非深山密林弗便也觀此知林木中百姓即烏梁海種類惟此種人極眾皆隨所居地以爲名在東者有黑龍江境烏梁海見明史有雅克薩城烏梁海見康熙在北者有白哈爾湖左右烏梁海在西者有唐努烏梁海有阿爾泰烏梁海此拙赤所收服林木中百姓皆居白哈爾湖左右者其下萬斡亦剌萬乞兒吉思皆此種人分族之名萬斡亦剌種按萬者眾也攷西域史有斡亦剌不里牙特巴兒渾兀兒速特哈卜哈思納喇哈思諸部名原注又引西域他書謂斡亦剌即衛剌特言謙河之源有八水衛剌特居於左近其東有烏剌速特帖楞郭特客失的迷三族居拜噶爾湖西與衛剌特乞兒乞思爲隣其湖東有庫里廓拉施不里牙特禿馬特四族觀此萬斡亦剌族類已異見一斑失黑失惕地面按失黑失即特勒格之對音爲色楞格河之北源其地今有札薩克圖汗部所屬烏梁海一佐領正林木中百姓斡亦剌禿巴思等族所居地也萬乞兒吉思種即唐黠戛斯祺攷謂與今哈薩克人同類此種族類甚多故亦冠以萬字大約唐努烏梁海邊外順克穆河至俄也尼塞河兩

岸皆此族人所居西域史註多桑攷得多桑著有蒙古史乞兒吉思居地甚廣在昂可拉河之西阿爾泰山之北偏東乃蠻在其東南按當作謙河謙州在其境內俗雖游牧兼有城郭失西南必兒種西域史註多桑地圖乞兒吉思直北有依必兒悉卑利部必即此失必兒惟依必兒不得其解按此部當在也尼塞斯科以北

再命孛羅忽勒征翰里禿馬惕種其官人歹都禿勒已死其妻孛脫帳塔兒渾管著百姓孛羅忽勒到時令二人於大軍前行至日晚入深林徑路間不覺他哨望的人自後至將路截了殺了孛羅忽勒太祖聞知大怒欲親征孛斡兒出木合里諫止別命朶兒伯朶黑申再去征朶兒伯朶黑申嚴整軍馬於先行的

把截處虛張聲勢卻從忽剌安不合獸行的小徑行去又恐軍人畏懼不行令人各背條子十根若不行的用此懲戒每人又各將帶銼斧鋸鑿等器將當路樹木除去行至山頂下視禿馬惕地面百姓如天窗上看下面一般大軍直進彼中不想卒到就筵席間擄了

豁里禿馬惕部地已詳卷一此亦林木中烏梁海族類前拙赤北征時業已降附至帝卽位之十二年復叛據本紀及西域史故再命將征之忽剌安不合獸行小徑按忽剌安不合卽卷七之忽剌安不剌合不剌合一作布爾哈剌與爾皆助音故可省爲紅柳之解因獸行小徑無可爲名特指紅柳爲標識猶言紅柳樹間不通人行之微路也施攻旣謂禿馬惕卽今內蒙古土默特部而此

小徑又云在歐洲之烏拉山鶻突乃爾

在先豁兒赤官人蛔都帖合別乞二人被禿馬惕拏住在孛脫帜塔兒渾處其二人被拏的緣故因太祖許豁兒赤娶三十箇妻豁兒赤知禿馬惕女子生得美娶三十箇致那百姓反了將他拏住太祖得知因蛔都帖合別乞知林木中百姓動靜所以使他去也被他拏了旣收捕了禿馬惕後賞與了孛罹兀勒一百禿馬惕的百姓與了豁兒赤三十箇禿馬惕的女子蛔都帖合別乞處與了孛脫帜荅兒渾

太祖將百姓分與了母親及弟與諸子說其立國的是母親兒子中最長是拙赤諸弟中最小是斡惕赤斤母親幷斡惕赤斤處共與了一萬百姓母親嫌少不曾做聲兒子拙赤處與了九千察阿歹處與了八千斡歌歹處與了五千拖雷處與了五千弟帖撒兒處與了四千阿勒赤歹處與了二千別勒古台處與了一千五百有叔父荅阿兒台因先曾從王罕太祖欲要廢他孛斡兒出等三人對太祖說自的家自壞如自的火自滅一般你的父親遺念只留得你這箇叔父怎忍廢他他旣不省事你可想著你父親休絕了於是太祖心下辛酸應許著怒遂息了太祖於訶額侖母親幷斡惕赤斤處與了一萬百姓委付了古出等四箇官人拙赤處委付了忽難等三箇官人察阿歹處委付了帖剌察兒等三箇官人又說察阿歹性剛子細教闊客搠思早晚根前說話者斡歌歹處委付了亦魯等二人拖雷處委付了哲歹等二人帖撒兒處委付了者卜客阿勒赤歹處委付了察兀兒孩兒豁塔歹種的蒙力克有七子第四子名闊闊出爲巫喚做帖卜騰格理其兄弟七人比惡將太祖弟合撒兒打了來告太祖太祖正因他事怒聞說你平日說人不能敵如何卻被他打於是帖撒兒垂淚起去三日不見太祖帖卜騰格理來說長生天的聖旨神來告說一次教帖木眞管百姓一次教帖撒兒管百姓若不將帖撒兒去了事未可知太祖聽了這話就那夜去拏帖撒兒有占出等將這緣故對太祖母親訶額侖說訶額侖用白駝駕車連夜起行日出時到帖撒兒處正見太祖將帖撒兒衣袖拴住去了冠帶問的中間見母親到好生驚恐母怒下車將帖撒兒解了與了冠帶盛怒盤坐出兩乳置膝上問道您見了麼這是你喫的乳帖撒兒何罪你自將骨肉殘

毀初你小時曾哭了我這一箇乳合赤溫斡惕赤斤兩箇喫不了這一箇乳惟合撒兒將我這兩乳都喫了使我胸中寬快爲那般所以帖木眞心有技能合撒兒有氣力能射但凡百姓叛的用弓箭收捕了如今敵人已盡絶不用他了太祖見母親怒息了卻說怕也怕了羞也羞了說罷遂退後太祖不教母親知將合撒兒百姓奪去止與了一千四百後訶額命得知心內憂悶所以早老了合撒兒處初委付的者卜客走入巴兒忽眞地面去了

在後有九等言語的人都聚在帖卜騰格理處多如太祖處聚的人有斡惕赤斤的百姓也去投了斡惕赤斤便莎豁兒去取被帖卜騰格理打了鞴著馬鞍在他身上回來次日斡惕赤斤

自去其兄弟七八圍著說你如何敢差人來取百姓欲要捶打斡惕赤斤恐懼說我不當差人他說你既不是當伏罪令於後面跪了斡惕赤斤於次日清早太祖未起時入去跪著說這緣故說罷哭了太祖未言中間孛兒帖兀眞夫人欠伸用被遮了胸垂淚著說他是如何的晃豁壇在前將合撒兒打了如今又要斡惕赤斤跪是何道理你今兒在他尚將你槍柏般長成的弟每殘害久後你老了如亂麻鴉鳥般的百姓如何肯服你小的歹的兒子每管說罷哭了太祖對斡惕赤斤說帖卜騰格理如今來時由你於是斡惕赤斤起身去准備了三箇力士少頃蒙力克領著七子來帖卜騰格理至酒局西邊纔坐斡惕赤斤將他衣領拏住說你昨日教我伏罪我如今與你比試斡惕赤斤拏向外去中間帖卜騰格理帽落於火盆邊其父拾起嗅了置於懷中太祖說您出去鬪氣力拏著出時門限外原准備的三箇力士迎著拏了將他脊骨折斷棄於左邊車梢頭斡惕赤斤卻入去說帖卜騰格理昨日要我伏罪今日纔與他比試卻臥著了推辭不肯起元來也是平等的伴當其父蒙克力覺了垂淚說我自皇帝未起創之先做伴當到今日纔說中間六子便塞著門圍著火盆立將起衣袖太祖驚起說教躲了我出去說罷出立帶弓箭的散班圍著立了太祖見帖卜騰格理已死使人用帳房遮了死尸便起營去了

帖卜騰格理死尸遮的帳房門與天窗初皆塞蓋了令人看守至第三日將曉天窗開著死尸出去了審視果然太祖說帖卜騰格理將我弟每打了又無故讒譖的上頭天不愛他連他身命都將去了遂怪責蒙力克道自的子不能教訓要與我齊等所以將他送了我若早知您這等德性只好教你與札木合阿勒壇忽察兒每一例廢了來又說若早間說的話晚夕改了晚間說的話早晨改了莫不被人言說呵羞恥因在先說定免你死有來罷怒遂息了自帖卜騰格理死後蒙力克父子每的氣勢遂消滅了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在後羊兒年（嘉定四年辛未）成吉思征金國先取了撫州經過野狐嶺又取宣德府使者別古亦古捏（克二人做頭哨至居庸關見守禦的堅固者別說可誘戰於是把軍馬佯回了金家見了果然盡出軍馬追襲直至宣德府山背上者別卻翻回衝舊將金國陸續來的軍馬殺敗成吉思中軍隨後到來將金國的契丹女眞等緊要的軍馬都勝了比至居庸殺了的人如爛木般堆著者別將居庸關取了成吉思入關至龍虎臺下了營遣軍馬攻取北平等郡教者別攻取東昌不克回了六宿卻翻回去每人牽從馬一匹晝夜兼行使金人不意中間將東昌取了（按東昌乃東京之誤事見本紀七年十二月東京今遼陽州也）

金撫州在察哈爾廂黃旗牧廠西南二十里南至張家口百里鄂刻圖張家口北哈拉烏蘇河旁有哈拉城當卽撫州遺址野狐嶺卽今察罕陀羅海嶺在張家口外二十里金地志有宣德州無宣德府元世祖中統四年始以州爲府祕史云然當據已改之名稱之也今爲直隸宣化府金地志居庸關國名查剌合攀（蒙古語哈卜察勒隘口也此倒置在今昌平州西北關凡四重南口者下關也有城北十五里曰中關有城北十里曰上關亦有城北十五里曰八達嶺又有城蓋自南口至關外合四城各二里凡四十八里龍虎臺在居庸關南昌平山水記言其地勢高平如臺廣二里袤二里元時巡幸上都皆駐蹕於此北平等郡元本紀作雲內東勝武朔等州親征錄作雲內東勝武宣惠豐靖等州攷金元無北平郡此誤雲內州遼地志言唐中受降城地在今吳剌忒旗西北東勝州在歸化城西南一百四十里金豐州在今歸化城土默特旗境武州在山西神池縣東北朔今朔州金宣惠卽宣德州治金無靖州蓋淨州之誤按金地志言金壤地自秦州界壕西跨慶桓昌撫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又言淨州領縣一曰天山金人稱歸化城北東西行山脈皆曰天山知金淨州卽在此山間游牧記謂在四子部落北臆說也

者別取了東昌回來與成吉思相合初北平被攻時金王京丞相對金主說天地氣運大位子交代的時節敢到了達達每好強盛將咱勇猛的軍馬殺絕可倚仗的居庸關取了若再與他斷殺不勝呵只恐軍馬就潰散了莫若且歸附了達達皇帝教他退軍若退了軍時咱那時再做商量也者又聽得說達達軍馬不宜水土見生瘟病如今達達皇帝根前與他女子金銀段匹試看從也不從金主說王京說得是遂歸附了成吉思將公主及金銀段匹等物教王京送與了成吉思遂將攻城軍馬退了王京親送至莫州撫州山背行辭回了軍人將金銀等物用熟絹拴定儘力馱去了

莫州撫州山背按王京送太祖出塞是向北行斷無南至莫州之理（金莫州在今任邱縣境此二字必有訛舛攷西域史金使彼斤明安送帝過臨口至麻池而反親征錄言福興送上至野麻池

而還是奠州卽麻池譯音之誤撫州山嵴施放卽金地理志撫州之旺國崖麻達葛山

成吉思自那裏征合申種其主不昆罕降將女子名察合的獻與成吉思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曾怕有來如今俺與你做右手出氣力俺本是城郭內住的百姓若有緊急征進卒急不能到蒙恩賜時將俺地面所產的駱駝毛段子應鶻常進貢皇帝說罷遂將本國駙隻科斂直至趕逐不動送將來了

成吉思那一次征進金主歸附了多得了段匹合申主歸附了多得了駱駝回至撒阿里答額兒地面下營了

在後成吉思差使臣主罕等通好於宋被金家阻當了以此成吉思狥兒年（嘉定七年甲戌）再征金國成吉思要自取潼關命者別

攻居庸關金主聞知命亦列等三人領兵守關以忽剌安迭格列軍人做頭鋒把住關成吉思至關見金兵大至與他對敵金兵稍退拖雷古出二人橫衝其陣金忽剌安迭格列軍並亦列等軍大敗殺人滿野金主聞知遷都汴梁其餘金兵困餓人皆相食成吉思歸以拖雷古出二人有功都賞賜了

潼關今陝西同州府潼關廳攷中西史均無帝自攻潼關事祕史下一要字議而不果可知汴梁卽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治（按成吉思至關句成吉思下應增一軍字事迹方合）

成吉思至北平失剌客額兒地面時者別已得居庸關引兵來會初金主遷都時命其臣合荅留守燕京成吉思命汪古兒等三人往收其府庫計其金帛數目金臣合荅將金帛等物來獻與汪古兒等失吉忽禿忽說昔者中都金帛皆屬金主如今中都金帛已屬成吉思如何敢擅取遂卻其獻獨汪古兒阿兒孩合撒兒受其獻及事畢歸成吉思問三人曾受獻否失吉忽禿忽具陳前言成吉思責讓汪古兒等賞賜失吉忽禿忽說汝亦與我做耳目

北平失剌客額兒地面攷元史本紀八年癸酉帝進至懷來及金完顏綱高琪等戰敗之追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關詔可忒薄剌守之遂趨涿鹿金胡沙虎遁帝出紫荊關敗金師於五回嶺（五回嶺在廣昌縣東南地居紫荊關西南蓋帝卽由五回口入其人處爲紫荊關所轄汎地非眞由紫荊關拔涿易二州契丹訛魯不兒獻古北口哲伯遂取居庸與可忒薄剌會祕史所紀卽此事乃施放引十一年蒙古

入中都帝駐桓州事謂失剌客額兒卽桓州之金蓮川解殊牽强夫地在桓州與北平何涉且與下者別既得居庸引兵來會情事亦不相合查北平失剌客額兒卽今順天府西南四十里南路同知所駐之黃村蓋蒙古語黃曰失剌語解作實剌客額兒者平地也燕京卽今順天府城金曰中都路又北平之名始於明初金元皆無此稱蓋洪武十五年繙譯祕史時所改也

金主至汴梁稽首歸附於成吉思仍令其子騰格理領百人入侍於是成吉思自北平經居庸關回命帖撒兒領右手軍沿海自大盌經過女眞若便歸附卽緣彼中邊郡經涉剌納浯二江派討浯兒回營不然卽縱兵剿捕帖撒兒同主兒扯歹脫命三人至大盌其城降至女眞其主亦降其餘城池悉來歸附遂

泝討浯兒河回舊營了

大甯卽金大定府元至元七年始改大定府爲大甯元初曰北京路總管府一統志大甯故城在喀喇沁右翼南百里喜峯口北四百八十里老哈河北今故城址尙存在熱河承德府建昌縣西北八十里女眞施攻大金國志女眞爲金國始號本名珠里眞後訛爲女眞又曰虛眞世居混同江東長白山下後避遼興宗諱改爲女直按西域史每稱金人爲主兒只蓋卽珠里眞之異譯浯剌納浯二江按浯剌爲烏拉對音今松花江也松花江經過烏拉地方故又名烏拉江烏拉地方卽今吉林省納浯江施攻卽今嫩江又名諾尼江腦溫江納浯二字正嫩字之切音亦諾尼腦溫之對音其水發源大興安嶺南流迤東會松花江而入混同江討浯兒河施攻卽今陶爾河此河源出內興安山東南流與嫩江合按命合撒兒軍至女眞邊界正松花江地從彼還至克魯倫河舊營當西北行先沿嫩江後沿陶爾河皆程途必經之處

其後太祖征回回爲其殺使臣兀忽納等百人臨行時也遂夫人說皇帝涉歷山川遠出征戰若一日倘有諱四子內命誰爲主可令衆人先知太祖說也遂說的是這等言語兒弟兒子并孛斡兒出等皆不曾提說我也忘了於是閒拙赤我子內你是最長的說甚麼拙赤未對察阿歹說父親閒拙赤莫不是要委付他他是篾兒乞種帶來的俺如何教他管纔說罷拙赤起身將察阿歹衣領揪住說父親不曾分揀你敢如此說你除剛硬再有何技能我與你賽射達你若勝我時便將我大指剜去我與你賽相搏你若勝我時倒了處再不起說了兄弟各將衣領揪著孛斡兒出木哈里二人解勸太祖默坐閒有闖闖搠思說察阿歹你爲甚忙皇帝兒指望你當您未生時天下擾攘互相攻殺人不安生所以你賢明的母不幸被擄若你如此說豈不傷著你母親的心你父初立國時與你母一同辛苦將您兒子每養大望你成人你的母如日般明海般深這等賢明你如何可這般說

太祖說如何將拙赤那般說我子中他最長今後不可如此說察阿歹微笑著說拙赤的氣力技能也不用爭諸子中我與拙赤最長願與父親並出氣力若有躲避的就便殺了斡歌歹敦厚可奉教訓於是太祖再問拙赤如何說拙赤說察阿歹已說了俺二人並出氣力教斡歌歹承繼者太祖說你二人不必並行天下地面儘闢教您各守封國你二人說的言語各要依著休令人恥笑如在前阿勒壇忽察說二人將自說的言語違了後如何了來如今他子孫兒在教隨您每以爲鑑戒又問斡歌歹如何說斡歌歹說父親恩賜教說我難說自己不能儘力謹愼行將去只恐後世子孫不才不能承繼我所言者如此太祖說斡歌歹既如此說中也者又問拖雷如何說拖雷說父親指名說的兄根前忘了的提說呾者時喚醒差去征戰時卽行太祖說是又說合撒兒阿勒赤歹斡傷赤斤別勒古台四箇弟的位子裏他的子孫各教一人管我的位子裏教一箇子管我言

語不差不許違了若斡歌歹的子孫每都不才呵我的子孫每豈都不生一箇好的太祖差人去對唐兀惕主不說罕說你先說與我做右手如今回回百姓殺了我使臣要去與他折證你可與我做右手不說罕未及言語其臣阿沙敢不說你氣力既不能不必做皇帝不守與軍太祖聞此語說阿沙敢不如何敢這般說將我這軍馬徑去征他也有何難但我初意本不征他若天祐護回回處回來時卻去征他

兎兒年嘉定十二年己卯太祖去征回回命弟斡惕赤斤居守以夫人帖闊從行命者別做頭哨速別額台做者別後援脫忽察禿做速別額台後援令三人自回回住的城外繞去不許動他百姓待太祖到時卻夾攻者別如命從篾力克王城邊經過不曾動他百姓至第三次脫忽察禿經過搶了百姓的田禾篾力克王走出與回回王札剌勒丁相合領軍迎太祖賊殺太祖命失吉忽禿忽做頭哨與札剌勒丁對陣敗了將追及太祖處者別等三人自札剌勒丁後至將札剌勒丁勝了欲入不合兒城不得直追至申河軍馬溺死者殆盡獨札剌勒丁與篾力克逆申河走去太祖逆申河攻取了巴惕客薛城至子母河巴禡安客額禿地面下了營命巴剌追札剌勒丁等以者別速別額台兩人有功賞賜了以脫忽察禿遠令欲廢了後不曾只重責罰不許管軍

按祕史敘事確實惟征西域事不免有誤蓋帝先在斡兒桓山過夏後在巴里安過夏此顛倒一也失吉忽禿征札剌丁反爲所敗帝自往與戰方破之此所敘失實二也者別等率兵西行未嘗回至帝處此謬誤三也木合里時方總統諸軍南征金國並未偕往西域而此有木合里等說云云所紀不確四也巴剌渡印度河追札剌丁帝等候巴剌均在巴里安過夏時此又顛倒五也命右手軍進攻兀籠格赤放西域史在辛巳克撒馬兒罕之後此誤書於從回回地歸下六也兀籠格赤城下後兀赤即留鎮其地今謂教兀赤等來見亦敘事不實七也又西域史帝追只剌兒哀丁即札剌丁至印度河濱先猛攻右翼汗篾里克即後力王不能支欲遁費薩倭兒帝軍已截守道路殺汗篾兒克放費薩倭兒在印度河西濱西圖作伊薩黑里乃此以爲不合兒不合兒即布哈爾在阿母河北相去千里厥誤顯然八也其餘小小不合不遑枚舉想作者未與西征之役所記多得諸傳聞故不能如前此之貫串切當耳

篾力克王城即漢書木鹿城元史作馬魯今稱謀夫在阿富汗西北阿母河西篾力克王西域史作汗篾里克乃馬魯城酋封號讀洪氏元史證補方知其詳不合兒即布哈爾城在阿母河北申河親征錄作辛自速河自速實自連之訛自連者河也一作冰連蓋唐書所謂新頭河今曰印度河別有申河在中印度境爲兩河五源之一與此不同巴惕客薛在印度河西費薩倭兒城東北故帝破札拉丁後逆申河行攻取此城西圖作喀拉巴格喀拉巴格亦可作巴格喀拉乃與巴惕客薛音叶外域地名每有此

例如黑海東南濱古有比順德利城今稱德利比順可證惟洪氏謂卽親征錄不昔思丹殊誤蓋不昔思丹爲今瓦悉耳斯坦在戰地東南故錄云循河南行與此逆申河行方向反背況彼命三太子往此則自往尤不相符何得牽合爲一乎又按攷證地理必先詳審上下文義如此條帝旣逆申河攻取巴楊客薛遂回至子母河巴魯安地面下營可知子母河必與巴魯安鄰近今攷巴魯安在阿富汗都城喀布爾西北大雪山中今稱巴喇阿那者是然則子母河爲巴喇阿那南面之小河無疑其下游卽格魯緜得河巴魯安客額兒地面猶言巴魯安川邊地蓋地以川得名也親征錄作八魯灣洪氏太祖本紀補作配爾彎西圖作巴剌哈那邱長春第二次

南入雪山兒帝卽在此處

太祖自回回地面歸命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子領右手軍過阿梅河至兀籠格赤城下營命拖雷往亦魯等城下營拙赤等至兀籠格赤下營了差人來說如今俺三人內聽誰調遣太祖教聽斡歌歹調遣

按此條亦誤遣三子往攻兀籠格赤在帝從撒馬罕移師南攻班勒紇時元史西史可證安得敘於自回回地歸後耶

阿梅河卽今阿母河元人渡河處在布哈爾東南阿富汗北兀籠格赤城本紀親征錄均作玉籠傑赤耶律楚材西游錄作玉里犍揭思麥里傳作月戀揭赤按月戀二字原文訛爲月亦必耶律希亮傳作也里虔卽今基洼國都之北三百廿里烏爾根齊城漢書奧鞬城地也元初貨勒自彌國王先都於此後徙薩馬爾罕兩都俱爲太祖所破

至是太祖得了兀都剌兒等城於回回王過夏的阿勒壇豁兒桓山嶺處過夏了就等候巴剌差人去對拖雷說天氣暑熱可來與我相合此時拖雷已取了亦魯等城正攻做出黑扯連城至城破方回來與太祖相合

按帝自庚辰秋入西域卽圍兀都剌兒凡六月餘始克則得此城當在辛巳春不應敘於自回回地面歸下至是二字當改作先是方合

兀都剌兒城本紀作訛苔剌西北地附錄作兀提剌耳西游錄作訛打剌此城前人均未攷得余按卽西游錄之塔剌斯

城以城在塔拉斯水旁故名西圖作奧利阿塔俄游彙編作傲利耶達俄屬游記作阿里阿塔游歷芻言作奧梨蓋語音相近惟助音字與元初稍有不同至於地望證以諸書無不脗合也阿勒壇豁兒桓山嶺按蒙古語金曰阿勒壇因豁兒桓乃回王避暑地故國人尊重之以金爲比猶云金豁兒桓也豁兒桓本紀作塔里寒西北地附錄作塔里干西域史作塔力塔邱氏西游記所謂雪山行宮也行宮之稱非僅尊帝蓋其地本有回王之行宮在焉帝是年避暑於此地在阿富汗東北昆都斯與巴達克山交界處中俄界圖作貼什勒中外地圖作貼力勒新譯阿富汗志作塔列干爲昆都斯部所屬十二城之一譯音地望亦與諸書所載無一不合亦魯等

城亦魯卽明史哈烈國一作黑魯本紀親征錄作也里又作海里西域史作海拉脫萬國圖作黑拉特西圖作格勒特爲阿富汗西北要地本紀親征錄也里外尙有馬魯察葉可馬魯昔剌思徒思匿察兀兒等城攷馬魯察葉可西域史作馬魯察克西圖作馬魯查克馬魯攷兒上二城亦屬阿富汗昔剌思西域史作賽拉亦思西圖作斜拉哈斯徒思西圖作圖爾什茲匿察兀兒卽親征錄你沙兀兒易思麥里傳作你沙不兒四北地附錄作乃沙不兒西圖作泥沙劈爾三城在亦魯北皆波斯東北地元史語解不辨句讀合馬魯昔剌思爲一地又以徒思匿爲一地察兀兒爲一地皆謬甚做出黑扯連城西域史作札只蘭蓋上四字乃札只合音蘭爲連之轉音札只蘭西圖作池訥蘭又作塞蘭在波斯東北境本紀有撒撒闌河撒撒闌卽札只蘭今之德眞河也河發源於札只蘭地故以爲名又攷此城以北皆喀撒特大山木剌夷人卽居此山間故本紀言軍經木剌夷國大掠之洪氏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四有木剌夷補傳載其本末甚詳

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人得了兀籠格赤城將百姓分了不曾招下太祖處的分子及回太祖三日不許三子入見木合里等說木合里卽木合黎攷元本紀木訶黎總師南征七年中取河北山東陝西州縣殆盡是西征之役並未從行顯有明徵況木訶黎本傳亦無從征西域事此處木合里說傳誤可知余謂作祕史者未親至西域此亦一證不服的回回百姓已屈服了分了的城池及分要的兒子皆是皇帝的天地祐護旣屈服了回回百姓俺衆人皆歡喜皇帝如何這般怒兒

子每旣知不是已怕了在後教他戒愼可以將他來兒太祖怒遂少止教拙赤等來兒太祖依舊怪責三子恐懼流汗有帶弓箭的幌孩兒塔哈兒捌兒馬罕等三人向前說三子如初調習的鷹雛一般方纔出征如此怪責恐向後學上的心意懈了如今日出入所在皆是敵人將俺如西番狗般使去天若祐護將敵人勝了凡金銀匹帛都將來獻又說這西邊有巳黑塔惕種的百姓哈里伯王可命那裏去征太祖道是怒遂息留幌孩兒塔哈兒兒塔合兒卽卷十四作征合里伯孩兒四兒荅察兒二人命捌兒馬罕幌孩兒馬罕征合里伯王去了

巳黑塔惕種卽元史報達國一作怕古達一作八格達四裔年表作班克大特地在土耳其東部體格里幼法拉兩河之

間乃回教祖國唐書所稱大食者是也合里法今作哈里法乃回人大教師尊號回人大教師卽兼國王故謂之合里法王此國盛時奄有西域全地并阿非利加洲北境及歐羅巴洲之西班牙地迨元初已各部分裂合里法僅擁虛名故憲宗時遂爲皇弟旭烈兀所滅

再欣都思種巳黑塔惕種兩間有阿魯等種命朶兒伯朶黑申去征進

按洪氏西域補傳上註引西書云郭耳爲族類名印度河西皆其地西之巴而黑海拉脫亦其分部然則所云阿魯種者卽郭耳族也

欣都思種一作忻都斯坦一作痕都斯坦卽漢書之天竺今

五印度地也阿魯種按阿魯即劉郁西使記及郭侃傳之兀林西域補傳作郭耳印度史作哥爾波斯小史作古陸新譯波斯志稱爲愛林譯語展轉遂無一定之音

再命速別額台勇士征迤北康鄰等十一部落渡亦的勒札牙黑二水直至乞瓦綿客兒綿等城

康鄰等十一部落一康鄰即康里在鹹海西裏海北二乞卜察兀惕種西域史作奇卜察克本紀作欽察在裏海西北今俄屬阿斯達拉干薩拉奪甫薩馬拉等地三巴只吉惕種當即西北地附錄之巴耳赤邪城在鹹海東四斡羅速惕種即今俄羅斯國五馬札剌惕種即馬加今屬奧地里亞六阿速惕種即阿索富在黑海東北地今屬俄七撒連惕種即撒吉

剌今名克雷木地在黑海北三面環海亦屬俄八薛兒客速惕種即西北地附錄之撒耳阿思今稱喀薩克地在端河東亦屬俄九客失米兒種即克什米爾古所稱北印度也十孛剌兒種即西北地附錄不里阿耳元史作孛烈兒今土屬布加里亞部也十一剌剌勒種即元史郭侃傳失羅孛西北地附錄作泄剌失今爲波斯法爾斯部什拉白城亦的勒水西域史作喀勒吉河乃小端河之分支在俄葉克帖離部境內即俄游彙編之喀爾密無思河也札牙黑河即裏海北之佛爾噶河乞瓦綿城洪氏鈞攷即烏拉嶺東之哀綿異域錄作阿敏俄游彙編作裘德西圖作特穆演客兒綿洪攷即今俄克雷木省會星飛洛普爾城元時客勒姆城也

太祖再取了回回各城命人鎮守有姓愍稱本石名牙剌洼赤的回回父子二人自兀籠格赤城來見太祖因其能知城池的緣故遂命其子馬思忽惕與鎮守官一同管不屯兒等城又命牙剌洼赤管北平

按祕史蒙文言太祖命沙兒塔兀勒人馬思忽惕管不合兒薛米思堅兀籠格赤兀丹乞思合兒兀里羊等城語較詳備今本刪去非是不合兒兀籠格赤見上薛米思堅即撒馬兒千兀丹即曷思麥里傳之鄂端今作和闐乞思合兒即喀什噶爾兀里羊即葉爾羌

太祖征回回七年自己卯初命巴剌迫回回王札剌勒丁并箋力克王追過申河直至欣都思種地面根尋不見回來卻將欣

都思邊城百姓的駝羊都擄了於是太祖遂回至額兒的石地面過夏第七年雞兒年秋宋理宗寶慶元年乙酉回到禿剌河黑林的舊營內

黑林舊營本王罕所駐太祖征西域回暫住於此

成吉思既住過冬欲征唐兀從新整點軍馬至狗兒年秋（寶慶二年丙戌）去征唐兀以夫人也遂從行（按再征西夏之年當以本紀及盖春時前鋒先發至秋帝乃自行耳若親征錄西域史均云乙酉秋則太不近情七載西征方還暫牧安能不稍休息乎）冬間於阿兒不合地面圍獵成吉思騎一匹紅沙馬爲野馬所驚成吉思墜馬跌傷就於搠斡兒合（惕）地面下營次日也遂夫人對大王并衆官人說皇帝今夜好生發熱您可商量於是大王并衆官人聚會其中有脫命議說唐兀是有城池的百姓不能移動如今且回去待皇帝安了時再來攻取衆官人皆以爲是奏知成吉思成吉思說唐兀百姓見咱回去必以我爲怯且

這裏養病先差人去唐兀處看他回甚麽話遂差人對唐兀主不兒罕說你曾說要與咱做右手及我征回回你卻不從又將言譏諷我如今已取了回回我與你折證前言不兒罕說譏諷的言語我不曾說有阿沙敢不說是我說來要與我厮殺時你到賀蘭山來戰要金銀緞疋時你往西涼來取使臣回將前言說與成吉思成吉思說他說如此大話咱如何可回雖死也去問他長生天知者遂到賀蘭山將阿沙敢不敗了走上山寨咱軍將他能厮殺的男子并駙馬等物盡殺虜了其餘百姓縱各人所得來自要

阿兒不合地面施攷郎鄂爾多斯部右翼中旗西北境阿爾布坦山按此地在河套外騰格里泊西北五十里許尚有成吉思汗陵寢詳張氏游牧記搠斡兒合（惕）地面施攷郎鄂爾多斯部左翼後旗西北境綽和爾未里圖按太祖在阿爾布坦山圍獵後進兵至此下營地蓋在黃河北岸謨爾根嶺相近處也賀蘭山在寧夏府西元和郡縣志山有樹木青白如駁馬北人呼駁馬爲賀蘭故名山西卽阿拉善旗牧地土人又稱爲阿拉善山西涼指今甘州涼州肅州等地

成吉思在雪山住夏調軍去將阿沙敢不同上山的百姓盡絕虜了賞孛斡兒出木合黎財物聽其儘力所取又對二人說金國的百姓不曾分與您如今有金國的主因種你二人均分凡好的兒子教與你聲膚美的女子教與妻整衣已前金主曾倚仗著他做近侍將咱速速祖宗廢了你二人是我近侍卻將他

每來使喚者

雪山住夏本紀作夏避暑渾垂山語解改渾楚山攷西圖阿拉善旗境玉海卽凱刻圖作鬧魚海長甯湖鄂刻圖作昌甯湖以北有楚琿山游牧記注甯夏綏遠寧塞口北有努渾山努渾卽楚琿然則本紀琿楚山必係倒誤當作楚琿山此雪山亦必楚琿山明矣山在噶爾拜瀚海間瞰瀰無垠風氣多冷夏日常有積雪故曰雪山

成吉思自雪山起程過兀剌海城卻來攻打靈州城時唐兀惕主不兒罕將著金佛并金銀器皿及男女馬駝等物皆以九九爲數來獻成吉思止令門外行禮行禮間成吉思惡心了至第三日將不兒罕改名失都兒忽（按失都兒忽當與下改命脫命金主名爲小厮同意）

殺了對脫命說初征唐兀時我因圍獵墜馬你曾愛惜我的身體來提說要回因敵人言語不遜所以來征蒙天祐助將他取了今有不兒罕將來的行宮并器皿你將去者

兀剌孩城本紀親征錄作斡羅孩又作兀剌海西域史與此同攷游牧記阿拉善牧地註自甯夏所屬玉泉營山背後至賀蘭山陰一帶有布爾哈蘇台口布爾哈卽兀剌孩轉音地在賀蘭山陰爲由阿拉善至靈州必由之路語解布爾哈柳也蘇台多有也言此口地多柳樹鄂刻圖甯夏府西北有柳泉口或是其處靈州祕史蒙文作朶兒蔑該西域史作滴兒雪開註謂卽靈州西夏建都甯夏靈州在其東南名西平府爲當時重鎭故先攻之

成吉思旣虜了唐兀惕百姓殺其主不兒罕滅其父母子孫教盡絕了初因唐兀惕不踐言所以兩次征進至是回來至猪兒年寶慶五年丁亥成吉思崩後將唐兀惕百姓多分與了也遂夫人

成吉思旣崩鼠兒年宋理宗紹定元年戊子右手大王察阿歹巴禿左手大王斡赤斤同在內拖雷等諸王駙馬并萬戶千戶等於答僐連河闊迭兀阿剌勒地行大聚會著依成吉思遺命立斡歌歹做皇帝將成吉思原宿衛護的一萬人并衆百姓每就分付了斡歌歹旣立與兄察阿歹商量成吉思皇帝父親留下未完的百姓有巴黑塔惕種的王合里伯曾命綽兒馬罕征進去了如今再教斡豁禿兒同蒙格禿兩箇做後援征去再有廝里乞察等十一種城池百姓曾命速別額台征進去了按太宗紀命諸王巴圖西征乃七年乙未事卽宋理宗端平二年也此乃合并記之殊誤爲那裏城池難攻拔的上頭如今再命各王長子巴禿不里古余克蒙格等巴禿元史作巴圖不里察合台子古余克卽定宗貴由太宗子蒙格卽憲宗蒙哥拖雷子世祖兄也做後援征去其諸王內教巴禿爲長在內出去的教古余克爲長凡征進去的諸王駙馬萬千百戶也都教長子出征這都教長子出征的緣故因兄察阿歹說將來長子出征呵則人馬衆多威勢盛大聞說那敵人好生剛硬我兄察阿歹謹愼的上頭所以教長子出征其緣故是這般

斡歌歹皇帝再於兄察阿歹處商量將去說皇帝父親的兒成大位子我坐了有甚技能今有金國未平我欲自去征他以爲如何察阿歹說是但老營內委付下好人著我自這裏添與你軍說來了遂委付帶弓箭的斡勒苔合兒留守老營兎兒年宋理宗紹定四年辛卯斡歌歹皇帝征金國命者別爲頭哨按太祖征西域時命哲別速不台往征乞卜察諸部及師還哲別辛兒元史闕思麥里傳西域史同此哲別當是速不台之誤遂敗金兵過居庸關斡歌歹駐軍龍虎臺分命諸將攻取各處城池斡歌歹忽得疾昏憒失音命師巫卜之言乃金國山川之神爲軍馬擄掠人民毀壞城郭以此爲祟許以人民財寶等物禳之卜之不從其病愈重惟以親人代之則可疾少間忽開眼索水飲言說我怎生來其巫說此是金國山川之神爲祟許以諸物禳之皆不從只要親人代之斡歌歹說如今我根前有誰當有大王拖雷說洪福的父親將咱兄弟內選著教你做了皇帝令我在哥哥

根前行忘了的提說睡著時喚醒如今若失了皇帝哥哥呵我誰行提說著喚醒著多達達百姓教誰管著且快金人之意如今我代哥哥有的罪孽都是我造來我又生的好可以事神師巫你咒說著其師巫取水咒說了拖雷飲畢略坐間覺醉說比及我醒時將我孤兒寡婦擡舉教成立者皇帝哥哥知者說罷出去遂死了其緣故是那般（按拖雷卒在宋理宗紹定五年壬辰九月）

斡歌歹既將金國窮絕了名其主爲小厮掠其金帛頭畜人口而歸於汴梁北平等處立探馬赤以鎮守之（按太宗取金南京在宋理宗紹定六年四月克蔡州金亡在宋理宗端平元年正月此特合并言之）遂回至嶺北下了

嶺北指和林等處地在杭愛山北故曰嶺北其後皇慶二年始置嶺北等處行中書省統和甯路總管府蓋嶺北地名早

熟人口非因置行中書省而後得也

綽兒馬罕征巴黑塔惕種其種歸附了斡歌歹以其地面與所產之物好就令綽兒馬罕等爲探馬赤官留鎮其地令將所出金帛駝馬等物每年進貢再速別額台的後拔巴禿大王等降其據里乞卜察等三種破其斡羅思種城悉殺虜其人惟阿速惕等城百姓虜得虜了歸附得歸附了立荅魯合臣探馬赤官（按荅魯合臣卽元史達魯花赤又元史兵志軍士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蓋達魯花赤爲理民事之官探馬赤爲管軍之官）鎮守而回又在先女眞高麗處曾命札剌亦兒台征進去至是再命也速迭兒爲後拔征進了就爲探馬赤以鎮其地

高麗今朝鮮國按元史太宗紀三年辛卯以高麗殺使者命撒里台率師討之取四十餘城高麗請罪乃承制設官分鎮其地而還卽此事也

巴禿自乞卜察差使臣奏來說賴長生天的氣力皇帝叔叔的福蔭將十一種國土百姓都收捕了因大軍將回各人分離會諸王做筵席於內我年長些先喫了一二盞不里古余克兩箇惱了不曾筵會成上馬去了不里說巴禿與我一般如何先飲他是有髯的婦人我腳後跟推倒踏他古余克說他是帶弓箭的婦人胸前教柴打他額勒只吉歹（卽卷十一所稱可倫伐人子合兒哈孫）說他後頭接與他箇木尾子如此說了爲他每征了這異種的百姓恐事有合宜不合宜處說間被不里古余克兩箇這般說著不商量散了皇帝叔叔知也者巴禿使臣既奏了斡歌歹大

怒不教古余克拜見說這下等的聽誰的言語敢將哥哥毀謗捨了你如棄一鳥卵如今教去邊遠處做探馬赤攻取堅城受辛苦者又說合兒哈孫學誰來敢將俺親人毀傷罪本當殺若殺了呵人必說我偏心也和古余克同去不趕是察阿歹兒的子教巴禿對察阿歹兒處說將去

元祕史地理攷證卷十五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大王忙該忙該即上卷蒙格元史作蒙哥憲宗名也官人阿勒赤歹等奏說成吉思曾有聖旨野外的事只野外斷家裏的事只家裏斷如今古余克的事係野外的事只可委付巴禿自處治斡歌歹怒息召古余克拜見就責怪教訓說你征進去去時將軍人都打偏挫了威氣你敢想斡魯思百姓爲怕你一人投降了敢把哥哥來做敵人般欺侮我成吉思皇帝曾說人多則人懼水深則人死如今速別額台前頭遮護着你與衆人得了這幾箇斡魯思種你自己毀壞的蹄子不曾直得逞直得逞猶云撐得直好男子初出門便惹是非因忙該等勸諫且罷這事是野外的事你同合兒孫去

只教巴禿斷者不理行教對兄察阿歹知者

斡歌歹皇帝將成吉思時守衛的并衆散班每各各職掌照依舊制從新再宣諭了一遍

斡歌歹皇帝說我成吉思皇帝艱難創立國家如今教百姓每安盛快活休教他辛苦遂將合行之事與兄察阿歹處商議一百姓羊羔裏可每年只出一箇一歲羯羊做湯羊每一百羊內可只出一箇羊接濟本部落之窮乏者一諸王駙馬等聚會時每每於百姓處科斂不便當可教千戶內每年出騍馬并牧養的人其人馬以時常川交替一賞賜的金帛器械倉庫等常守的人可教各處起人來看守一百姓行分與他地方做營盤住其分派之人可於各千戶內選人教做一川勒地面先因無水止有野獸無人住如今要散開百姓住可教察乃爲主兒扯歹親人見卷十一畏吾兒台兩箇去踏驗中做營盤的地方教穿井者一使臣往來沿百姓處經過事也遲了百姓也生受如今可教各千戶每出人馬立定站赤元史兵志站赤者驛傳之名也按元史宦官名凡赤字語解皆改作齊謂齊司事人也然實數之即華文者字不過讀作平音耳此站赤明是管理驛站之人乃語解改爲展濟曰司象人也諺甚不是緊急事務須要乘坐站馬不許沿百姓處經過按太宗紀元年己丑敕蒙古民有馬百者輸牝馬一牛百者輸牸牛一羊百者輸羯羊一即此第一條事始置倉廩立驛傳即此第四條事餘俟詳攷這幾件事因察乃孛勒合荅兒對我提說我想也可行察阿歹兄知者察阿歹聽了這話都道是只依着這般行再說站赤一節我自這裏立起迎着你立的站教巴禿自那裏立起接着我立的站說將來了

斡歌歹皇帝於是將這事又宣布於諸王駙馬等知道其諸王駙馬等皆道便當好生是然後差人於各處起取上項羊馬并守倉庫站赤等戶所擺站赤命阿剌淺脫忽察兒兩箇整治每一站設馬夫二十人內鋪馬并使臣的廩給羊馬及車輛牛隻定將則例去如有短少者家財一半沒官按阿剌淺當即長春西遊記之阿里鮮斡歌歹皇帝說自坐我父親大位之後添了四件勾當一件平了金國一件立了站赤一件無水處教穿井一件各城池內立探馬赤鎮守了差了四件一件既嗣大位沈湎於酒一件聽信婦人言語取斡赤斤叔叔百姓的女子一件將忠義的朶豁勒忽因私恨陰害了一件將天生的野獸恐走入兄弟之國築牆寨圍攔住致有怨言按元那律鑄大猷詩自注禁地圍場自和林南越沙地皆浚以塹上羅以繩名曰札

什寶古之虎
落也卽此事

此書大聚會著鼠兒年七月於客魯連河闊迭額阿剌勒朶羅安孛勒荅合失勒斤扯之閒斡耳朶思地面處下時寫畢了按朶羅安以下十七字今本所無照祕史元槧本校補

闊迭額阿剌勒見上卷八朶羅安孛勒荅合亦詳上卷四失勒斤扯地名攷西圖哈勒咱達班西北鄰接處有地名吉里根台當卽失勒斤扯斡耳朶思元史語解改鄂爾多斯本義爲亭又宮衛之名西游記作窩里朶謂漢語行宮也又蒙古源流成吉思汗既崩以輦奉柩至所卜久安之地德里温布勒塔干立白屋八閒在阿勒坦山陰哈岱山陽之大謂特克也自後元裔之襲汗號者率卽位於八白室前按德里温當

作多羅干蓋因太祖生處之迭里温孛勒荅黑致誤實卽朶羅安孛勒荅合阿勒坦山西圖作哈勒咱山在克魯倫河曲處之南正本書所云阿不只阿闊迭格阿剌勒本紀所云庫鐵烏阿剌里哈岱山今噶老台嶺鄂特克卽鄂拓克聖武記布魯特分二十部部長皆以鄂拓克爲名蓋蒙古語稱部長所居爲鄂拓克也大鄂特克猶云大部長行宮卽指八白室元初定制議立新君必大聚會太宗定宗憲宗皆然鼠兒年戊子也蓋太祖殂於丁亥其時拖雷監國因察合台巴禿等封地皆在萬里以外聚集不易故至己丑八月方議定而太宗卽位卽位之地卽在庫鐵烏山恰與源流所載元裔襲汗號者率卽位於八白室前符合觀此不特太宗卽位處確然可徵卽太祖葬處諸書聚訟不知所在者亦確然可徵矣又元史太宗紀十三年十一月大獵還至鈆鐵鐸胡蘭山温都爾哈瑪爾行殿極飲而崩按鈆鐵鐸胡蘭卽雕阿闌温都爾高峯也哈瑪爾鼻也蓋太祖葬處有行殿築於雕山最高峯下其山梁下垂如人之鼻故云知太宗卽崩於卽位之地也至祕史寫畢卽在鼠年七月是此卷所紀太宗事實必成書後始附入之而寫畢了三字遂忘却更改耳

右元朝祕史譯文十五卷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從永樂大典十二先元字韻中寫出二十七年復從仁和韓氏借得影鈔原本校對無訛二十八年刻入叢書六月十三日校畢平定張穆記

顧氏日知錄之餘卷四華夷譯語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號令但借高昌書制爲蒙古字以通天下語至是乃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祕史參校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刻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通達其情

按觀顧氏所記知元祕史一書明初已入大內當是洪武元年平大都時所得惟二年纂脩元史總裁諸公似未見此書蓋其時但有蒙文未經譯出故無從參校迨十五年敕編華夷譯語始有漢字本耳

篤來帖木兒

途魯吉

柯耳魯地

畏兀兒地

哥疾寧 可不里 巴達喝傷 途思 忒耳迷 不花剌

那黑沙不 的里安 撒麻耳干 忽氈 麻耳赤囊 可失哈耳

忽炭 柯提 兀提剌耳 巴補 訛跡邦 倭赤

苦父 柯散 阿忒八失 八里茫察 赤 也云赤

亦剌八里 普剌 也迷失 阿力麻里 合剌火者 魯古塵

別失八里 他古新 仰吉八里 古塔巴 彰八里

月祖伯

撒耳柯

阿蘭阿思

欽察

阿羅思

不里阿耳

撒吉剌

花剌子模

賽蘭 巴耳赤邦 氈的

不賽因

八哈剌因

怯失

八吉打

孫丹尼牙

忽里模子

可咱隆 設剌子 泄剌失 苫法 兀夕的 兀乞八剌

毛夕里 設里汪 羅耳 乞里濕統 禿巴撒耳 那哈宛的

亦思法杭 撒瓦 柯傷 低廉 胡瓦耳 西模娘

阿剌模忒 可疾云 阿模里 撒里牙 塔米設 贊章

阿八哈耳 撒里茫 朱里章 的希恩丹 巴耳打阿 打耳班

巴某 塔八辛 不思忒 法因 乃沙不耳 撒剌哈夕

巴弍兒的 麻里兀 塔里干 巴里黑

元祕史攷證　人名攷　一　名二川

元祕史作者人名攷

余觀通行本元朝祕史均無撰人名氏惟顧千里思適齋集有跋言於盧州張太守處見影寫元槧本卷首標題下有分注兩行右曰忙豁命紐察五字左曰脫察安三字謂必是撰書人名此說極確案忙豁爲蒙古轉音忙豁命卽祕史蒙文所云忙豁勒也西域史稱爲蒙兀勒波斯人稱爲蒙兀里均其轉音紐察其氏祕史人名每有連氏呼之者如阿勒壇合察兒卽其例如是則脫察安非撰書人名而何余因知元史所謂脫卜赤顏者卽脫察安亦卽指脫察安所撰之祕史攷元史察罕傳仁宗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紀付諸史館又虞集傳文宗命修經世大典集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蹟承旨塔斯哈雅等曰脫卜赤顏事關祕禁非可令外人傳寫從之觀此可知脫必赤顏書名亦人名也以其書初本無名故以撰書人名名之至云事關祕禁非可令外人傳寫卽祕史之稱所由來祕史開章卽紀猨鹿之傳種寡婦之生兒至於收嫂爲妻殺弟報怨凡中國所指干名犯義名教不容者一一直書無所諱飾故雖曾錫嘉名曰聖武開天紀而當時仍以祕史稱之然則脫必赤顏之卽祕史更何疑乎脫察安與脫必赤顏譯音脗合必本助音可有可無如本書之乞卜察可譯爲欽察是已近洪侍郎鈞著元史譯文證補謂親征錄實由脫卜赤顏譯出不免臆度無據親征錄體裁如近世官書意主頌揚絕無一言涉及忌諱儘可令外人傳寫何所用祕況著親征者雖略知太祖開國事跡而於事之先後已不能詳以祕史對校顚倒複沓不一而足明修元史未見祕史僅據是錄爲藍本此一切舛戾所由來也洪氏不察漫謂出於脫必赤顏豈因聖武開天與聖武親征語意近似故從而爲之辭不然何所見而云然耶

又案祕史末條明言大聚會著鼠兒年寫畢鼠兒年戊子也元太祖歿於丁亥次年大會諸王公議立新君書卽成於是年可知作祕史者遺事太祖凡所記載大半出於親見親聞故確實可信若親征錄開首卽稱烈祖神元皇帝攷此謚追加遠在世祖至元三年又稱拖雷爲太上皇帝其書爲世祖以後人所作徵據顯然何洪氏謂親征錄由脫必赤顏譯出反云祕史於征伐大事錯謬牽併可云有目者耶若四庫提要之論親征錄引元史中統四年參知政事修國史王鶚請延訪太祖事蹟付史館謂此錄疑當時人所撰上斯確論矣附錄錢大昕元史藝文志補及元祕史跋

聖武開天記　中書平章政事察罕譯脫必赤顏成書

元祕史十卷續祕史二卷　不著撰人名記太祖初起及太宗滅金事皆國語旁譯疑卽脫必赤顏也

元太祖肇業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迹最疏舛惟祕史敘次頗得其實而其文俚鄙未經詞人譯潤故知之者尠良可惜也元之先世譜系史亦缺略據祕史乃知太祖之大父葛不律始自稱合罕史稱葛不律寒寒當爲罕方與宅文一例葛不律殁遺言以叔父之子俺巴孩代領其衆是爲泰赤烏氏卽史所稱咸補

元祕史攷證　人名攷　二　名二川十

海罕也俺巴孫爲金人所殺諸部又立葛不律之子忽都剌爲合罕此皆元史所未詳也太祖少與泰赤烏有隙爲泰赤烏所執欲殺之太祖侗守者隙逃去鎖兒罕失剌匿之家乃得免鎖兒罕失剌者赤老溫之父史既不爲赤老溫立傳而鎖兒罕失剌之事亦不著於本紀亦闕漏之甚者也篾兒乞部故與烈祖有怨聞太祖在不兒罕山襲掠之虜夫人宏吉剌氏太祖求救於克烈王罕王罕資太祖兵與札木合合兵擊之悉收其所掠太祖遂與札木合合營札木合者太祖之疏屬太祖幼時同嬉戲稱安荅者也居歲餘札木合復疑之乃乘夜去諸部多棄札木合從太祖者遂議立太祖爲成吉思合罕紀皆不書而忽書麾下溯只與札木合部人構怨一事繫於帝方幼沖云云之下

此大誤也當太祖幼時勢甚微弱賴王罕札木合二人假以徒眾羽翼漸成始立名號紀但云丙寅歲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不知成吉思罕之號蓋已久矣其後遣使詣責案彈火察兒等謂昔者吾國無主汝等推戴吾爲之主者正指此事也先稱合罕者一部之主後稱皇帝乃爲羣郡之主豈可略稱罕一節而不書乎紀又云哈荅斤部散只兀部朶魯班部塔塔兒部宏吉剌部聞乃蠻泰赤烏敗皆不自安會於阿雷泉斬白馬爲誓欲襲帝及汪罕宏吉剌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遣人告變帝與汪罕逆戰於孟亦烈川大敗之其下文又云宏吉剌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其意往掠之於是宏吉剌歸札木合部與朶魯班亦乞剌思哈荅斤火魯剌思塔塔兒散只兀諸部會於捴河其立札木合爲局兒罕盟於禿律別兒河岸誓畢驅士卒來侵抄吾兒知其謀以告帝帝即起兵逆戰破之札木合脫走宏吉剌部來降據祕史則此兩條本是一事當時從札木合者實有十一部立札木合爲罕將以拒王罕與太祖也而乃蠻泰赤烏之敗則在札木合等散去之後紀所書顛倒複沓皆不足據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者其必於此書折其衷與嘉定錢大昕跋

元太祖成吉思汗編年大事紀

按元史本紀載太祖事頗倒複省不勝枚舉因詳攷中西各書就其可信者依次記之以清眉目大抵未即帝位前事多從祕史即位後事多從本紀征西域事多從西域史間亦參證他書曰大事記不敢妄擬史法也

乙亥 宋高宗紹興三十五年 是年元太祖成吉思汗帖木眞生父也速該時與塔塔兒部戰獲其將帖木眞兀格因以爲名志武功也按此記附入祕史故一切人名地名皆從祕史

按洪氏鈞太祖本紀譯證註謂攷天方歷西域史及他著錄皆云太祖生於猪年卒於猪年父歿亦在猪年得壽七十三蓋拉施特著西域史自云親見金字譜牒自較本紀年六十

六爲可信又洪氏兀赤補傳載兀赤薨於太祖十九年壽四十八或謂二十年壽四十九據此逆推兀赤當生於丁酉太祖年二十三夫兀赤爲太祖長子若如本紀是其生時太祖祇十六歲則泰亦赤擄獲太祖及蔑兒乞擄獲太祖夫人將安置於何年且泰亦赤捕太祖時亦說毛羽長了又其弟合撒兒已能與之射鬬斷不止十四五歲可知因有諸證故定以乙亥爲太祖生年

丁亥 宋孝宗乾道三年 太祖年十三父也速該卒族人多叛附泰亦赤兀去至斡難河北駐牧

按祕史太祖九歲時父也速該攜至翁吉剌部求親歸途中毒而卒然又記太祖十一歲時與札木合結爲安答觀其情形必也速該在日事若卒後部衆皆叛安能與札木合從容結安答耶況西域史有父卒亦在猪年語可信故從本紀作十三歲

迨太祖年漸長盛當在二十左右泰亦赤兀懼報復擄而禁之賴救得免歸至桑沽兒河濱青海子地結營以居自是漸有歸附者取夫人宏吉剌氏徙營不兒吉地岸

丁酉 宋孝宗淳熙四年 太祖年二十三有蔑兒乞部以宿憾來襲擄夫人宏吉剌氏去太祖訴於客亦列部主王罕王罕會札亦剌部主札木合軍同攻蔑兒乞破之奪夫人還長子拙赤生師旋隨札木合至合爾合河同駐牧

按此條紀年攷已見上

王罕回牧後因前欲殺弟故乃蠻亦難察汗來攻敗走西遼

按王罕失國投西遼諸書皆無年月揆度情形當在此時以前與後皆無可位置也詳見祕史攷證五

己亥 淸熙六年 太祖年二十五是年由合爾合河還至舊牧各部族多從之行衆驟盛王罕在西遼聞之遂脫歸相依賴太祖濟其乏又爲伐蔑兒乞兀都亦特部戰於孟察之地敗之以所擄獲盡與之王罕始能自立自後部衆共尊太祖爲汗

按祕史太祖與札木合同駐凡年半故定爲年二十五又西域史王罕依古兒汗有助帝益强盛乃東走語必在此年無疑至部衆尊太祖爲汗祕史有往告王罕語知爾時王罕已能自立必略在此時之後惟難定爲何年耳

初太祖自合爾合河還札木合因衆多離去頗不平至是太祖部人以搶馬事故射殺其弟紺察兒送合兵來伐戰於荅蘭巴勒主惕太祖獲勝嗣知札木合勢大退營於哲列捏地面札木合亦不敢追而還遂移駐額爾古納河東

按此戰亦難定何年然總是太祖四十以前事元本紀方敘帝父卒後族衆叛去忽接敘此戰竟以時字作過文鶻突如此自後每用時字會字及當是時會未幾何爲上下文關捩勉强安排痕迹顯然蓋著聖武親征錄者已僅知各事大略不能定其先後之序元史本之不得不然又兼採他說以相補綴此顚倒複沓之由也

丙辰宋寧宗慶元二年太祖年四十二是年金出師伐塔塔兒部太祖因世仇約王罕助金破滅之又征主兒乞殺其部主

按洪氏謂完顏襄北伐見金史當卽塔塔兒之役合紀傳攷之乃丙辰年事從之

辛酉宋寧宗嘉泰元年太祖年四十七是年合荅斤宏吉剌亦乞剌思火魯剌思朶兒奔塔塔兒諸部盟於阿勒灰河其至額爾古捏河刊沐連河洲合乃蠻酋不亦魯黑荅兒乞酋脫黑脫阿及衛剌特撒兒助特泰亦赤兀等凡十一部落其立札木合爲古兒汗謀襲太祖及王罕有來告者因會師逆戰於濶亦田大破之太祖追滅泰亦赤兀王罕追札木合踰額爾古捏河至海剌兒小河又破之札木合遁旋降於王罕是冬太祖與王罕合軍駐於忽巴合牙及徹徹山謀伐乃蠻也十一部落名乃詳查中西各史而得

按本紀親征錄西域史有諸部會盟後合兵來襲帝與王罕自虎圖澤西域史作捕虎敦淖爾逆戰於孟赤烈川西域史作捕魚兒海子大敗之語此誤合前後事爲一也攷合荅斤等皆小部落既欲倚札木合以與太祖敵何敢先行動兵且虎圖澤卽荅蘭巴勒主惕蓋巴勒譯爲虎主惕猶言主不兒譯爲川荅蘭者平野也其地在今巴拉斯城相近東北卽捕魚兒海子今名貝爾池祕史不載此事牽誤可知又本紀親征錄西域史載帝破札木合於海剌兒小河本紀作海剌兒帖尼火魯罕小河也海剌兒帖尼謂海剌兒河東之特諾克小河也亦誤攷祕史太祖與札木合前後兩戰揆其地位斷無可至海剌兒河之理惟濶亦田勝後王罕軍東追札木合過額兒古捏河則海剌兒小河正是經由之路此處戰捷當屬王

罕無可疑者又西域史於濶亦田戰後記札木合來歸於帝此皆由當時太祖王罕結爲父子不分彼此王罕勝札木合與帝勝無異札木合歸王罕亦與歸帝無異然敘事必究其實況厥後札木合確在王罕處而太祖王罕父子之好亦不終也至忽巴合牙住冬爲謀伐乃蠻詳見祕史攷證五

壬戌嘉泰二年太祖年四十八春與王罕合兵伐乃蠻其酋不亦魯黑不敢戰而走遂踰阿爾泰山順青吉兒兀隴古等河追之至乞濕泐巴失海子而還會塔陽汗遣將屯險要以扼歸路太祖軍至以晚未戰王罕疑太祖有異心乘夜先去次日太祖知之亦旋師嗣乃蠻將襲擄王罕父子妻子部衆王罕來求救遣木訶黎四將往奪還所掠王罕感甚因邀太祖至土拉河黑林子

重訂父子之好是年秋太祖東征察合安等四種塔塔兒戰於苔闌捏木格思敗之遂至兀勒灰河失魯格勒只惕地同時王罕自往征蔑兒乞脫黑脫阿大有斬獲旋師與太祖同駐阿剌兒地冬太祖移駐阿兒卻宏哥兒（阿兒卻宏哥兒親征錄作阿不禮闊惑哥兒）

按太祖征乃蠻塔塔兒及王罕征蔑兒乞事次序俱從祕史惟與王罕同駐等事則本西域史元史國語解阿剌兒水中島也洪氏攷地即阿巴哈納爾右翼達里岡愛泊游牧記達爾諾爾廣二百餘里中多島嶼可證阿兒卻宏哥兒攷游牧記克什克騰旗西北二百里有蘇巴爾噶濶霍果里地霍果里一作洪果爾即宏哥兒對音譯言黃山阿兒卻即蘇巴爾噶濶合音與阿不禮闊音尤協地在達里泊東（地爲祕史未載故詳攷之）

癸亥（嘉泰三年）太祖年四十九是年王罕因其子構煽與太祖有隙發兵來襲戰於合勒只惕地勝之遂徙駐董格泊夏又徙駐巴泐渚納秋進軍襲王罕盡并其衆

按此條參會中西各史而紀之

甲子（嘉泰四年）太祖年五十乃蠻塔陽汗合衛剌特札只剌特朶兒斡合荅斤撒兒助特及客亦列蔑兒乞塔塔兒餘衆來伐四月太祖往征戰於納忽山大破之擒塔陽汗合荅斤朶兒斡撒兒助塔塔兒四部降王罕弟札合敢不及客亦列餘衆亦降秋偕札合敢不敗蔑兒乞脫黑脫阿於合剌荅勒忽札山又追敗之於撒阿里

按此條乃細尋祕史脈絡始得其次序而記之

乙丑（宋寧宗開禧元年）太祖年五十一初征西夏拔力吉思城乞鄰古古撒城又經落思城大掠而還

按此後多參元本紀及西域史諸城地未詳當是西夏邊境

在杭愛山南者（西夏北界至何處未見明文余從張德輝塞北紀行攷得蓋直至杭愛山烏可克嶺陰）

故因師旋而掠之

丙寅（開禧二年太祖元年）帝年五十二大會各部族於斡難河源建九腳白旗即皇帝位羣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是年復征乃蠻殺其酋不亦魯黑於兀魯黑塔山下沙陀河上

按西域史言成爲堅強之義吉思爲衆猶云衆汗之汗又按西游記太祖徵召邱處機詔云七年之中成大業今自濶亦田之戰至此祇六年意助金滅塔塔兒或是庚申年事洪氏

前攷未確也兀魯黑塔山在宰桑泊西南鄂刻圖作烏羅痕託羅輝山西圖作鄂爾寔楚克山沙陀河在山之東北鄂刻圖作哈拉布拉西圖作沙喇布布拉克布拉克泉水也惟鄂圖方位稍失

丁卯（開禧三年太祖二年）帝年五十三秋征西夏克斡羅孩城命拙赤征北界烏梁海各部皆降

按此條參本紀及祕史斡羅孩城即祕史兀剌孩城在寧夏西北

戊辰（宋寧宗嘉定元年太祖三年）帝年五十四冬再征蔑兒乞乃蠻餘衆衛剌特降用爲鄉導至額爾齊斯河殺蔑兒乞酋脫黑脫阿乃蠻酋古出魯黑走畏吾及合兒魯俱不納遂往西遼古兒汗收撫

之

按此條參本紀及西域史

己巳嘉定二年太祖四年帝年五十五春畏吾國來降征西夏屢敗其師克兀剌海城圍興慶府不克西夏請和遂還

按此條從本紀兀剌海城即上幹羅孩城然非複出蓋前年兵退西夏復守之此再克耳興慶府即寧夏西夏都城本紀作中興府誤西夏無中興府也

庚午嘉定三年太祖五年帝年五十六春南征敗金師七月金築烏沙堡遣兵襲破之

按此條從本紀

辛未嘉定四年太祖六年帝年五十七春合兒魯來降三月伐金敗金將

於野狐嶺取大水濼豐利等縣金復築烏沙堡七月命將攻拔之八月及金師戰於會河川大破之遂入居庸關至中都分徇雲內等州並下之是年乃蠻古出魯黑以兵逼西遼古兒汗奪其國

按此條伐金事從本紀乃蠻奪西遼事從西域史

壬申嘉定五年太祖七年帝年五十八正月征金取昌桓撫等州大敗金師秋圍中都敗援兵復攻西京卽大同府帝中流矢遂撤退十二月攻東京卽遼陽州克之

按此條從本紀

癸酉嘉定六年太祖八年帝年五十九秋取金宣德等州郡帝進至懷來與金兵戰敗之遂取居庸關冬拔金河北河東諸州郡

按此條從本紀

甲戌嘉定七年太祖九年帝年六十及金人平五月金徙都汴七月復圍金中都冬命木訶黎征遼東

按此條從本紀

乙亥嘉定八年太祖十年帝年六十一正月金師按中都大潰五月入中都是秋取金城邑八百六十二冬命將由西夏趨關中

按此條從本紀

丙子嘉定九年太祖十一年帝年六十二帝北還十月克潼關旋失之

按此條從本紀

丁丑嘉定十年太祖十二年帝年六十三八月命木訶黎總師南征七年中取金河北山東陝西州郡殆盡是年禿滿部及乞兒吉思俱

叛仍命兀赤等討平之

按此條參本紀西域史禿滿卽祕史禿馬惕一部前兀赤北征時已降至是復叛旋平之

戊寅嘉定十一年太祖十三年帝年六十四伐西夏圍王城卽寧夏西夏主走西涼高麗國來貢命將分路伐乃蠻迫古出魯黑至喀什噶爾西南山中薩雷庫里地殺之西遼舊地悉定

按此條前從本紀後參西域史薩雷庫里在蔥嶺絕頂元史郭寶玉傳謂斬曲律出在太祖九年誤

己卯嘉定十二年太祖十四年帝年六十五六月西域殺使者議大舉親征定行軍章程旋以馬乏芻秣緩師期

按此條參本紀及西域史西征之役諸書皆云前後七年乃

親征錄於庚辰紀起則僅六年作元本紀者察知其誤輒採他書以補之而不知地名譯音之異遂致訛舛剌後復書斡脫羅兒尋思干後復書薛迷思干叠叠重重貽笑千古自餘舛午更不足論矣西域即貨勒自彌國

庚辰（嘉定十三年太祖十五年）帝年六十六至額兒齊斯河駐夏遂會師畏吾合兒魯阿力麻里諸王皆以兵從秋圍訛脫剌兒（凡六月始下）分兵命拙赤往西北攻鐏的等城阿剌黑等往西南攻白納克特霍占等城帝自渡錫爾河越戈壁攻布哈爾薩馬兒罕（西域主新都）等城先後並克之命者別等窮追西域主阿拉兒哀丁

按此條參洪氏本紀譯證及西域補傳

辛巳（嘉定十四年太祖十六年）帝年六十七者別等追西域主入裏海旋卒

遂請征奇卜察克（即欽察本紀作玉龍傑赤西域主舊都）凡七月餘始克秋帝駐鐵門命拖雷先定阿母河北地再進哆拉商攻各城並下之

按此條參本紀譯證西域補傳

壬午（嘉定十五年太祖十七年）帝年六十八春聞西域主子只拉兒哀丁在哈斯那帝自將南征渡阿母河巴里黑城降遂入雪山駐塔里寒寨四月前軍將與只拉兒哀丁戰大敗帝亟往援戰於印度河西濱只拉兒哀丁遁走入印度命巴剌等渡河追之帝回駐巴魯安避暑八月帝由雪山旋師九月渡阿母河十二月過錫爾河駐霍占是年者別等踰高喀斯山大破奇卜察克等部

按此條亦參上二種其旋師年月則從邱氏西游記以所記皆親歷可信況有太祖所賜敕書年月尤確足以推證也至者別一軍戰事并參俄史

癸未（嘉定十六年太祖十八年）帝年六十九以西域略定設達魯花赤等官監治之是年者別等擊敗俄羅斯軍獲其二王大掠諸城冬渡佛耳嘎河而還

按此條參本紀譯證西域補傳及哲別補傳者別等軍渡佛耳嘎河而還蓋取道於裏海之北康里補傳謂滅於太祖十九年蓋即征俄之師東旋時順道取之也

甲申（嘉定十七年太祖十九年）帝年七十由西域班師在路駐夏至冬及本國境大犒諸軍是年滅康里

按此條參西域史西征之役自庚辰秋入西域境至壬午各地已定癸未設官監治後本可班師乃復遲留年餘蓋征欽察之軍遠出未還恐有疏虞以便就近調度耳迨聞西北捷音始定班師此可揆度情形而知之元本紀因後兩年西域無戰事遂將前事逐漸移下一年並於壬午年妄採至東印度角端兒之謬說補入正史均大誤至西域史雖敘事詳確所記年月亦多未可憑茲所記皆由苦心參證而後定也

乙酉（宋理宗寶慶元年太祖二十年）帝年七十一春正月還舊營

按此條從本紀及祕史西域史本紀征西夏即在雞年秋殊不近情七載西征豈能不稍爲休息乎

丙戌（寶慶二年太祖二十一年）帝年七十二春征西夏取黑水等城夏避暑於撻蹝山取甘肅西涼等州郡十二月又取兀剌海城進攻靈

州敗援兵別將圍金南京（即汴城）

按此條從本紀參祕史西域史楚珲山本紀作珲垂山語解改珲楚山均倒誤詳祕史攷證十四

丁亥（寶慶三年太祖帝年七十三留師圍夏都城帝自渡河攻臨洮西寧等州閏五月避暑於六盤山六月西夏降八月帝崩於河套東南之行殿會西夏主來朝殺之始發喪還葬於克魯倫河濱

按此條參本紀祕史西域史及他書帝崩處本紀在薩里川哈老徒行宮薩里川即今納領河哈老徒即今哈柳圖河蓋二河相會處也其葬處西史謂在克魯倫河與徐霆黑韃紀事合惟未詳何地以余攷之蓋在今車臣部克魯倫河曲處

之南庫里肯額里雅山間（見游攷記即祕史阿卜只阿闊迭兒格地觀太宗在此山即位正與蒙古源流所謂自後元裔襲汗號者率即位於八白室前語相符至鄂爾多斯西北阿勒布坦山陰有成吉思陵寢者攷源流載當時以輦奉柩至穆納淖爾處（即今騰格里泊）車輪挺然不動有名吉爾根者默祝之始起而行因有此異故元之後皇特建陵寢於此以慰其靈張石洲信為眞陵固誤近洪侍郎辨之亦未得其情也

附論元初漠北大勢

讀祕史須先詳察當時大勢始知帝之用兵其次敘後先均有深意確不可易他書錯雜倒誤之處可互證而自明攷帝初有部眾居古連勒古後移薩阿里均為喀魯連河北地其西鄰為克亦列王罕（居土拉河南）大部也在西北者為蔑兒乞三部（時居色楞格鄂爾坤兩河合處後徙巴爾古憐地則在正北矣）在北偏東者為泰亦赤兀部（時居斡難河北）在東界者為塔塔兒部（在呼倫貝爾兩湖中間沿鄂爾順河一帶）又東則為札木合部地大兵強東南諸小部如翁吉剌亦乞剌思火魯剌思朶兒弈哈苔斤撒兒助特等皆附屬之（在哈爾哈河源）在西邊者為乃蠻部亦極強大西北諸小部如衞剌特札只剌等皆附屬之（時分兩部太陽汗治科布多以北其弟不亦魯黑治科布多以南）其西南則西夏畏吾及西遼也正南則

金國東南則汪古等部也諸部如塔塔兒泰亦赤皆帝深仇自蔑兒乞擄帝夫人亦成仇帝於是乞師王罕札木合往破走之事畢帝隨札木合同駐哈爾哈河地後一年還居舊境而札木合部眾多歸屬於帝遂致隙嗣以其弟被殺故有十三翼之戰戰後帝退居斡難河濱勢愈弱適值金人北討帝伺隙約王罕合攻塔塔兒部破滅之又滅主兒乞部由是帝漸強盛鄰邦忌嫉者亦益甚東南諸部遂推札木合為古兒汗欲合力拒帝此闊亦田戰事所由起也（元史西史謂此戰在烏爾灰河邊地夫此時東南諸部皆附札木合以謀帝勢方張甚帝與王罕因何緣故棄其牧地遠屯於孤立無援之境其為錯誤顯然可見祝札木合敗後帝往北追泰亦赤至斡難河王罕往東北追札木合至額爾古納河祕史所敘情形地勢明析如繪是闊亦田在克魯倫河北無可疑者此當舍正史而從祕史當在帝與札木合同駐之時）

一也初王罕以弟故致乃蠻來攻敗走西遼

及聞帝部眾驟集遂遵依帝帝為發兵攻蔑兒乞於莫耶察地盡以所擄獲與之王罕勢始漸振此事祕史未載元史親征錄西域史均載之而敘於重訂父子之好下則與帝遣王罕書所言不合倒誤可知至潤亦田戰後帝雖滅蔑亦赤部所獲不多而王罕往追札木合札木合降王罕勢遂大盛此事祕史失載元史西域史載之然皆謂來歸於帝誤也觀後札木合在王罕處可見但以前征塔塔兒征主兒乞征月兒斤祕史失載征蔑兒乞征札木合皆王罕助帝以破強敵而王罕前為乃蠻所逐仇尚未復帝不能不往助之故雖年同在忽巴合牙住冬為來春西征乃蠻計也此事祕史敘述本明因中間夾敘前後事甚多致閱者眼光撩亂元史敘西征乃蠻反在攻田戰事之先夫東方近鄰方協力以謀攻襲帝與王罕何敢置之不顧竟驅兵遠征西北強部乎揆度情形必不其然此當舍正史而從祕史者二也迫敗不亦魯罕回軍與乃蠻將戰王罕反潛軍先退帝之生怒固宜然王罕後軍被襲

帝仍命四良將往救之待人之厚於此可見王罕亦因此感而且愧故有重訂父子之約此時東西強敵大半摧殘蔑兒乞雖存孱弱無足復慮帝乘此機往定東南諸地故有破塔塔兒四種於荅蘭捏木格思之事而王罕不告於帝自往襲破蔑兒乞大有所獲事畢方至東南與帝會合帝仍不以介意焉祕史此事雖分敘數處而脈絡可尋曰狗兒年秋帝往剿捕塔塔兒王罕自往剿捕蔑兒乞見兩役同在一時若元史於王罕襲蔑兒乞事總敘於與乃蠻戰之前則用日不清矣此當舍正史而從祕史者三也至王罕之欲襲帝昕夕設謀次日帝已得信其為同駐一地相距不遠可知故王罕與帝在今內蒙古地會師合剽祕史雖未明言可意度也自王罕與帝戰後帝眾已潰散即漸次來歸亦祇四千餘人此時王罕兵勢浩大萬難力敵故遣使詰責王罕詞氣雖不屈其意甚望王罕悔悟前非仍聯舊好及桑昆答詞決絕知難復合又慮乘勢來襲乃避居今之俄境巴勒渣納海子地方誠不得已也此帝於遣使回後隨即遣徙之故諸書皆未明言惟詳察當時事勢自能知之西域史有是年秋帝於巴爾渣納起師將由斡難河以攻汪罕語是帝住巴爾渣納正在夏時帝之由巴泐渣納南襲王罕也實為行險徼倖之事特其勢不能不出於此以當時王罕地廣人多幾於統一漠北若非出奇制勝詎易力攻惟孤軍深入敵境中一千餘里設有不利必難善全故其設謀先遣人卑詞乞哀以懈其心既至敵營覘得虛實遂即連夜急進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威又適遇機緣王罕方做筵席眾皆喧呼醉飽不暇為拒敵之謀幸得成事其時倘有一人先往告之則進不能攻退無歸路其危實甚是則雖有天命而半日待人之厚薄其效亦於此分焉不然札木合王罕曾三襲帝矣有一次札木合襲帝而泄露祕計者非皆本部之人乎此等情形非詳察大勢又何以知之至於乃蠻當諸部角立時原號強敵自帝并王罕塞北之地業已三分有二乃蠻若與帝戰勝負之數無待筮蔡倘太陽汗能知時勢遣玉帛以修好練兵戎以保疆亦雖日強豈能開無端之邊釁存此一部於大勢不無牽制非獨金國不致受害即畏吾西夏亦可藉以圖存乃天既欲使太祖混一區宇特生一庸妄無知之太陽汗遠約汪古自造兵端夫汪古近帝而遠乃蠻其不敢出兵相助勢所必然因是而帝之西征名正言順一舉覆滅可逆料而知乃蠻既平蔑兒乞殘敗之餘更無立足之地自是而西夏而金而西遼而西域諸國以迄於欽察俄羅斯末後遂南及於宋破竹卷席無以擬其速焉運

掌折枝無以喻其易焉豈非當時之大勢有不至於此而不止者哉明於當時大勢方知祕史紀事皆由本以生枝由枝以生葉循其次序秩然釐然嘉定錢竹汀跋謂太祖叛業史述其事最爲疏舛惟祕史敘次頗得其實誠篤論也觀第十五卷末一條有此書於太宗卽位前一年七月寫畢語則其人逮事太祖可知事半躬親記載易確惟末後敘西域事不但疏漏舛誤亦多當是其人未與斯役僅就出征者所傳述約略書之故耳幸前元時西域詞臣拉施特所著蒙古全史近已譯有華文而洪侍郎鈞本之並參以西儒撰述作元史證補三十卷皆從前中土未見之書祕史中寥寥數則存而不論可矣

元祕史地理攷證凡例

一元史疏舛太祖本紀爲尤甚蓋當時史局僅得聖武親征錄據爲藍本而未見祕史故也親征錄乃世祖至元以後人所追述大昕錢氏攷太祖聖武之論乃至元三年所上其人雖粗知太祖事蹟但年月先後已不能詳元史本此立言故上下過接處率用時字會字及當是時曾未幾何等語勉强牽聯痕迹顯露豈若祕史以並世同地之人紀目擊身親之事孰爲可信詎待辨而明乎

一祕史爲太祖同時人作證據甚明觀書末言鼠年七月大聚會時寫畢鼠年戊子年也七月大聚會太宗卽位之前一年事也書成此時可見其人逮事太祖故所敘之事元

元本本的實詳明然明初修史諸公不見此書則亦有故以此書至洪武十五年始由內府發出命人繙譯知前此尙無傳本也

一余作攷證以地理爲主間有旁及不過就所見附綴之非意所重

一編中所引西域史卽洪侍郎鈞元史譯文證補因其書本於西域人拉施特所著札米伍特台白兒力克上四字義爲全下五字義爲史猶言蒙古全史洪氏謂書名冗長以意名之爲西域史以便稱引余亦姑從其例

一近時會稽施君世杰著元祕史山川地名攷以最難讀最難考之書竟毅然創始爲之可謂果敢惟僅知對音之法

不能細繹全文謬誤殊多余取其證據明確者入於編仍將姓氏標明不敢掠美

一攷證地理全賴詳確輿圖編中所云鄂刻圖者胡文忠一統圖本也所云西圖者湖北地理會頭批地圖本也所云黑龍江圖者新測六十二幅本也又有十四幅本新測吉林圖十六幅本同治通志局畿輔全圖三十五幅本洪氏中俄交界圖日本森熊五郎著大清一統圖皆資攷核他如地理會十五幅本平方大地圖普通學堂十三幅本五大洲暗射地圖大幅坤輿全圖黑龍江地理會新測滿洲圖及近來日本所出各種地圖日本圖舛誤甚多殊不足據雖未盡引亦藉參校惟與祕史無關者不及

一徵引之書詳列編中茲不複述

一祕史流傳初皆鈔本平定張石洲氏始從永樂大典錄出刻入叢書余所得僅石印小字本幸其書出於連筠簃原刻故無訛誤特未有他本校對異同是所憾耳

一張氏以前皆稱元祕史並無朝字至連筠簃本始曰元朝祕史恐非原文茲不敢從

一祕史譯音最爲精審故是編於旁注小字及左注中舌等字悉依原本以存其眞

一分卷分段亦照原書次第不敢輕爲移易

一欲攷蒙古地理須先通蒙古語言三史國語解問途之津梁也孰意其書紕繆百出非特天山以西諸地名無一不誤即蒙古境內地亦不稍加詳攷一味臆斷妄改至有句讀並誤者如太祖紀由綠憐河由字明是曲字之誤與太宗紀怯綠連河同地即今克魯倫河也乃妄改爲伊拉哩河試問伊拉哩河在蒙古何地至馬魯苔剌思兩城也而竟併爲一徒思匿察兀兒亦兩城也而竟以徒思匿爲一地察兀兒爲一地妬舉其略糾不勝糾撮別爲一書正之蓋由乾隆時奉 敕纂修主其事者祇解彼處土音全無學問又未得博通諸史如崑山顧氏四明萬氏者相助爲理以致舛戾至此然其書刖行猶之可也乃局刻宋遼金三史盡用改本是直爲史學家添一大重蔀障矣故此書引據處悉照舊史文

一祕史敘次頭緒繁多記憶非易余特參攷中西史籍先成元太祖編年大事紀以清閱者眼目又當時用兵次第均有深意確不可移觀拙著元初漠北大勢論庶幾了然

一蒙古人名本難省記又多雜以外號執業官職等名詞尤易眩目如朶奔蔑兒干蔑兒干善射也今作墨爾根察剌孩領忽遼史領忽作令穩乃小部落官名屯必乃薛禪薛禪聰明也合必勒合罕合罕即可汗乃部長尊稱把兒塣把阿禿兒把阿禿兒者勇號即今所謂巴圖魯捏坤太子太子乃太師譯音之訛遼百官志大部族某部大臣下有太師薛扯刖乞刖乞亦部長之稱即今所謂貝勒金史作勃極烈順德李氏註云即回部諸酋所稱之伯克誤也又王罕子桑昆本名亦剌合桑昆乃官號略舉數則以例其餘

一元史特薛禪連不台昜思麥里郭寶玉郭德海郭侃諸傳

均足與此書互證特摘錄原文詳攷地理並糾其謬誤附後

一近日順德李氏有元祕史註刊行於官名人名考之頗爲詳悉惟所攷地理與拙著不合者十之八九孰是孰否閱書人自能鑒定無俟縷陳

顧千里廣圻思適齋文集元朝祕史跋

元朝祕史載永樂大典中錢竹汀少詹家所有卽從此出凡首尾十五卷少詹聞桐鄉金主事德輿有殘元槧本分卷不同囑彼記出據以著錄於元史藝文志者是也殘本主事嘗攜至吳門余首見之率率未得寫就近不知歸何許頗用爲憾去年授徒盧州府晉江張太守處見所收影元槧舊鈔本通體完善今年至揚州遂從惠古餘先生借來覆影此部仍命校勘乃知異於錢少詹本不特分元朝祕史十卷續集二卷一事也卽如卷首標題下分注二行右忙豁侖紐察五字左脫察安三字必是所署撰書人名銜而少詹本無之當以此補正其餘字句行段亦種種較勝可稱佳本矣校勘畢記其顚末如此若夫所以訂明修元史之疏略少詹題跋泊考異中見其大概引而伸之惟善讀之君子玆不及詳論云

阮氏元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元祕史十五卷　不著撰人名氏其紀年以鼠兒兎兒羊兒等不以干支蓋卽國人所錄明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著錄十二卷明文淵閣書目字字號云元祕史一部五冊又一部同又云祕史續編一部一冊又一部同並缺佚之本此依舊鈔影寫國語旁譯記元太祖太宗兩朝事蹟最爲詳備案明初宋濂等修撰元史急於蔵事載籍雖存無暇稽求如是編所載元初世系孛端义兒之前尚有十一世太祖本紀述其先世僅從孛端义兒始諸如此類并足補正史之紕漏雖詞語俚鄙未經修飾然有資考證亦讀史者所不廢也

按祕史一書　四庫未著錄惟見於阮氏提要亦不詳作者

姓名今考卷末一條言此書於太宗卽位前鼠兒年七月寫畢是其人逮事太祖可知凡開國諸戰事大都得諸目擊故敘次元元本本情事宛然詞句雖近鄙俚細按之精當確鑿無一字輕下試以元史本紀親征錄及西域史逐條對校孰得孰失不待辨而明矣

自跋

余幼嗜書尤喜觀地輿之書自鄉舉後奔走南北得書約兩萬卷中多有關地學者近來風氣漸開學問一端皆思實事求是而圖志之新出尤夥余每先得之以爲快自是凡閱諸書必按圖校核有所得輒簽記於眉間歲戊戌購得洪侍郎元史譯文證補元朝祕史及施氏所著山川地名攷謂從此問途可因祕史以校正元史矣然卒卒不暇及去年冬始取施氏所攷卒讀之深喜先得我心然頗疑自謂對音而音全不對者擬更定之遂將祕史原文逐條細檢千餘則後覺施說錯隙叢生牾合者鮮計一月許大略始竣又從頭覆核則前以爲是者仍多未的蓋施氏之病在但求對音未將原文前後一一詳核之也今按

攷證之要約有八事一曰揆地望如瀦亦田之戰必先知札木合所居之刋河今在何處成吉思所居之古連勒古今在何處則中間哨望處接戰處當在何地早已悉其大概再加細查自然得之施攷三路哨望有兩路反在軍後至瀦亦田戰地更遠隔千餘里外此不揆地望故也二曰度情形如紿察兒居札麻剌山前斡列該不剌合地往撒阿里搶帝馬群帝部將乘夜往襲射殺之驅馬而回觀此則兩地連接可知本紀譯證明有與帝牧地相近語施攷之地相去千里此不度情形故也三曰審方向如帝與乃蠻戰於納忽山塔陽既敗則附從之蔑兒乞非往北走卽往西走以其牧地在北同黨均在西也施攷之喀喇塔剌額西柯泊遠在西南已越畏吾而入西遼界且下文兩敗後方遁至金山

情事未符此不審方向故也四曰察蓮近如王罕襲帝帝夜至卯溫都山陰次日午後至合剌合勒只地歇息是卯溫都至此僅半日程施攷謂是哈爾哈河則相去六七百里詎能遽至況下文北行數日方至哈爾哈河其誤顯然此不察蓮近故也五曰覈時日如帝在合勒只地望見卯溫都山前忽剌安不剌合塵起排陣甫畢敵軍已至施攷兩山均距二三百里斷難一時馳至又與卯溫都山前句不貫此不覈時日之故六曰知徑路如王罕自西遼還投太祖雖經過畏吾西夏邊境斷無渡黃河南行之理施攷古泄兒海子在河套內此不知徑路之故七曰辨同異如撒阿里帝所常住甲子秋薩兒乞敗於西北不應反向東奔直入敵國之庭幕又同一豁爾豁川同一合剌溫山細

察情事各不相同至苔蘭巴勒主惕巴沙渚納顯非一地施攷皆混而無分此不辨同異之故八曰宜闕疑如合剌只魯格既曰小山塔納既曰小河必考圖籍所能詳何從攷索又忽勒苔兒明言崖子不過一尋常山坡安得以大斡山相擬呼哈烏爾山爲內興安嶺正餘見新測黑龍江地圖忽剌安不合明言獸行小徑微細尤甚豈獨歐洲烏拉山方有此小徑乎此又應闕疑而不肯闕疑之故以上八者一言蔽之曰不熟玩本文而已以余譾陋何敢翹人之短惟文章公器是非所在無所用其迴護即余所攷詎無疏誤博雅君子請即以余駁施氏者轉以駁余庶幾愈辨愈明從此垂爲定論俾余亦漸增識解其受賜不更深乎夫施氏書在數年前詳密之輿圖重譯之國史或多未見而余得資其用以爲施氏諍友蓋亦時會使然非有所優劣也矧夫創始之功固未可沒乎既脫藁因記其緣起如此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七月朔後三日丁謙益甫氏識於彭姥學署

附元史特薛禪傳地理攷證節錄

特薛禪今改託音色辰姓布斯格爾鴻吉哩氏世居朔漠本名特因從太祖起兵有功賜名薛禪言聰明也故兼稱特因薛禪女爲太祖后子按陳以功封河西王號國舅嗣後舅多尚主女多爲后初鴻吉哩氏族居苦烈兒溫都兒肯迭烈木兒也里古納河之地歲甲戌太祖在迭葭可兒時有旨分賜按陳及其弟火忽策等農土原註猶言經界余按其語氣當指河耕作之地若曰是苦烈兒溫都兒肯以與按陳及哈札爾爲農土申諭按陳曰可木兒溫都兒苔兒腦兒迭葭可兒等地汝則居之諭策曰阿剌忽馬乞迤東蒜吉納禿山與木兒速拓哈幹連直至阿只兒哈溫都哈老哥魯等地汝則居之以胡盧忽兒河爲鄰阿齊台爲界諭火忽曰哈老溫迤東塗

河潢河之間火兒赤納慶州之地與亦乞列思部名今改伊奇喇斯爲鄰汝則居之又諭按陳子呼爾蘇圖克曰以汝父子能忠於國可木兒溫都兒迤東絡馬河至於赤山塗河迤南與國民爲鄰汝則居之至元十七年幹羅陳今改斡賚萬戶及其妃囊嘉特章公主請於朝曰本藩所受農土在上都東北三百里苔兒海子實本藩駐夏之地可建城邑以居帝從之名其城曰應昌府二十二年改爲應昌路元貞元年濟寧王闊子台請以路東七百里駐冬之地叛建城邑復從之大德元年名其城爲全甯路

按苦烈兒溫都爾肯今額爾古納河東海拉兒河北有烏勒珠依溫都兒山見新測六十二幅黑龍江圖是也溫都爾譯言高溫都爾肯譯言微高圖特略去肯字音耳迭烈木兒黑龍江圖作霍勒博山在前山之北也里古納河即額古納河黑龍江圖河東根河之北特爾布河之南尚有鴻吉哩古城不知何時所建以上三地在鴻吉哩部舊牧之南本塔塔兒地爲太祖所得以賜按陳哈札爾居之可木兒溫都兒即鄂刻圖之蝦蟆兒嶺在浩齊特部東南大小雞林河發源處內興安嶺南行之正幹也語解哈瑪爾謂山形如鼻苔兒腦兒下又作苔兒海子即今達里泊後於泊旁築城號爲應昌路按金幼孜北征錄錦水磧北十餘里道邊有古城上曰此苔魯城也苔魯即苔爾轉音所謂應昌路即此迭葭可兒在今浩齊特部內蒙古游牧記作烏默黑塞里即浩齊特部札薩克所駐處以上三地北起浩齊特迤南至阿巴哈納爾右翼境皆加封按陳者阿剌忽馬乞新黑龍江圖作阿魯塔爾奇

嶺鄂刻圖作阿魯塔爾嶺西圖作阿勒達爾嶺在海拉爾河南源即依奔河之東亦內興安嶺南行正幹蒜吉納禿山新黑龍江圖作祿吉勒圖山在黑龍江境雅爾河西岸語解蒜吉納慈也圖有也言此山有慈木兒速拓哈幹連新黑龍江圖作穆胡錫山拓哈即塔克蒙古語山內地也幹連即阿林滿洲語山也阿只兒哈溫都哈老哥魯未詳胡盧忽兒河前圖作胡玉爾庫河即鄂刻圖胡裕尒河以上諸地起阿魯塔爾奇嶺以東直至祿吉勒圖山又從祿吉勒圖迤南直至胡玉爾庫河均在今璽爾根城西北蓋由鴻吉哩原境展拓而東太祖以封策者哈老溫一作哈剌溫今改哈拉袞譯言熱此山名同地異者甚多此哈老溫蓋即西域史之哈剌溫赤敦原註離

野狐嶺不遠野狐嶺在今張家口外此山當在多倫諸爾左近以地望揆之當即鄂刻圖之德尒山潢河今曰錫喇木倫河在承德府北境塗河遼金地理志作土河元一統志作塗河即隋書託紇臣水唐書土護臣水今名老哈河下流入潢河按古塗河實指白狼河北源圖爾根河宋元後始移稱老哈河別有攷一火兒赤納即蘇尼特南界烏科爾齊老火字爲烏科合音齊老爲赤納轉音慶州據游牧記引一統志攷此城在喀喇木倫河旁蒙古名察罕城城周五里餘自後奏置全衛路即此以上諸地起今蘇尼特南太僕牧廠北迤東至察罕城再歷克什克騰巴林二境直至翁牛特部凡潢河老哈河中間地皆是時加封火忽者可木兒溫都兒此別一蝦蟆兒嶺與上同名異地在今熱

河圍場界中兒鄂刻圖絡馬河金地志作落馬河元一統志松州北八十里有落馬河源出鑼鍋嶺東流至高州境入塗河蒙古游牧記云在翁牛特右翼旗北八十里蒙八名白爾格河源出海他罕山東南流入老河直隸志局圖作伯爾克河在赤峯縣北赤山今赤峯縣東之紅山游牧記謂是阿嚕科爾沁西北巴顏烏蘭山誤蓋本傳諸地均在塗河鄰近安得遠求諸潢河以北哉以上西自蝦蟆嶺伊遜河起順老哈河南岸一帶凡今平泉赤峯建昌朝陽等州縣地皆加封蘇爾呼圖克者以地近中國邊界故曰與國民爲鄰

附元史曷思麥里傳地理攷證節錄

曷思麥里今改和斯摩哩西域谷則斡兒朶人初爲西遼闊兒罕即西域史之古兒汪近侍後爲谷則斡兒朶所屬可散八思哈長官太祖西征曷思麥里率可散等城酋迎降大將哲伯以聞帝命從哲伯爲先鋒攻乃蠻克之斬其主曲出律即祕史古出魯黑哲伯令持其首往徇可失哈兒押兒牽鄂端諸城望風降附又征你沙不兒城諭下之帝親征至賽馬爾堪與其主札拉丁戰於月亦心揭赤之地追襲札拉丁等於阿剌黑城戰於禿馬溫山又敗之追至憨顏城西寨又敗之札拉丁逃入於海還取玉兒谷德痕兩城繼而憨顏城亦下帝遣使趣哲伯討欽察命曷思麥里招諭曲兒忒失兒灣沙等城悉降至谷爾只部及阿速部以兵拒敵皆敗

而降又招降黑林城進擊斡羅思於鐵兒山克之尋征康里至孛子八里城與其主戰又敗之遂平欽察

按曷思麥里爲哲伯部將元史不爲哲伯立傳而以平欽察等國之功歸之殊屬不倫其敘次顛倒錯誤者亦甚多今姑就其地名攷之谷則斡兒朶即遼史天祚紀虎思斡魯朶又遼史營衛志居有宮衛謂之斡魯朶遼史百官志斡里朶宮府治事之所也長春西游記窩里朶漢語行宮也語解以亭釋之非是此爲西遼都城西域史名八拉沙袞今俄屬吹河南一日程有地曰阿拉滅丁者是余別有專攷可散即西北地附錄之柯散西圖作濶堪一作喀散在馬爾喀蘭東八思哈即烏斯勘西圖作烏茲根俄游彙編作烏自兼在可散東

可失哈兒卽今喀什噶爾押兒牽卽今葉爾羌鄂端卽今和闐你沙不兒今波斯地在麥什特之西寶馬爾堪卽今薩馬兒罕爲俄雜拉夫山省城月亦心揭赤當作月戀揭赤亦心字乃戀字行書之誤卽元本紀之玉龍傑赤今譯作烏爾根齊地屬基窪部元初西域主舊都也阿剌黑卽本紀班勒紇西圖作波爾克地在阿母河南岸禿馬溫山今名德馬溫山乃裏海南山之總名西域史言貨勒自彌王由可斯費音遁入喀隆堡遂遇蒙古軍射傷其馬屆堡一日而西行卽此事喀隆堡在裏海東南西圖作哈拉汗慈顏城卽西域史雖而哲寒堡此堡亦在德馬溫山中西圖作薩爾扁丹逃入於海者入裏海也玉兒谷語解改伊魯格勒卽今波斯義拉克部德痕卽西

北地附錄之可疾云今作可斯費音地圖作喀斯分事均見西域史欽察當作奇卜察克部地在裏海西北何秋濤謂卽俄奔薩部臆說也曲兒忒西域史作庫爾忒洪氏攷地在波斯亞塞爾拜然部西南山中失兒瀼沙城卽瀛寰志略之日爾日在裏海西南今俄屬八枯耶哩薩唯等省地沙者回部爵名在蘇爾坦之次亦君稱唐書突厥回紇傳可汗以下曰設曰察曰殺皆別部將兵酋蓋卽沙也語解合四字爲城名謬甚谷爾只西域史作谷魯斤地在高喀斯山南今俄屬帖勿力斯城其國都也阿速在黑海東北今俄屬端斯喀省西南八十五里尙有阿速古城黑林今俄南端河上有喀棧船堡當卽其地鐵兒山攷西域史哲速二將與俄羅斯戰於孩

耳桑之地鐵兒山當卽孩耳桑蓋地名非山名在今俄屬葉喀帖離省東南康里部地本在裏海東北此戰蓋來助欽察也孛子八里西人攷卽阿斯達拉干城此城在裏海北佛耳嘎河口孛子乃波斯轉音八里譯言城以此城爲波斯商人所築故

按西域史帝西征至薩馬兒罕城卽西域國主都城之時西域主阿拉哀丁已出奔命哲別速不台等跟蹤窮追哲別等渡阿母河降巴爾黑城卽此傳阿剌黑又西降你沙不兒城未遇西域主乃北至喀隆堡卽此傳禿馬溫山聞西域主已西行又追至雖而哲寒堡卽此傳慈顏山西巢阿拉哀丁遂逃入裏海旋卒親此則傳中倒誤處自見此後帝命朮赤進攻烏爾鞬赤西域主將至遇闊位

西域主札拉勒哀丁戰敗之觀此則西域主父子之名及事迹牽混處又見

附元史速不台傳地理攷證 節錄凡地在各行省者從之

速不台今改蘇布特 蒙古烏梁海人父喀巴生二子次速不台驍勇善騎射事太祖爲百戶請征蔑兒乞許之己卯大軍至蝦河與蔑兒乞遇一戰盡降其衆部主翟都弈欽察王午帝征回回國蔑兒乞部主脫里委國去命速不台及哲伯追之及於灰里河哲伯戰不利速不台駐河東戒其衆人爇三炬以張軍勢其主夜遁復命統兵萬人由不罕川必里罕城追之凡所經歷皆無水之地既度川先發千人爲游騎繼以大軍晝夜兼行蔑里逃入海不月餘病死又請討欽察許之引兵繞寬田吉思海展轉至太和嶺鑿石開道出其不意至則遇其酋長方聚不租河奮擊潰之又至阿里吉河與俄羅斯酋遇一戰降之略阿速部而還乙未

太宗命諸王拔都西征八赤蠻以速不台爲先鋒遂統大軍虜八赤蠻妻子八赤蠻懼逃入海中辛丑太宗命諸王討俄羅斯部主也烈班爲其所敗闍禿里思哥城不克奏遣速不台督戰速不台一戰敗也烈班進攻禿里思哥城三日克之盡取俄羅斯所部而還經哈咂里山攻馬札兒部主怯鄰至滶盆河諸王軍於上流水淺馬可涉中復有橋下流水深速不台欲結栰潛渡繞出敵後未渡諸王先涉河與戰拔都軍爭橋反爲所乘沒甲士三十人既渡諸王以敵尚衆欲要速不台還徐圖之速不台曰王欲歸自歸我不至禿納河馬茶城不還也乃馳至馬茶諸王亦至遂拔城而還子烏闌哈達從諸王拔都討俄羅斯孛烈兒諸部丙午又從討孛烈兒乃揑迷思部平之

拔蠟河即今吹河回回國攷西域史即貨勒自彌國但其王稱蘇爾坦並無篾里之號合下事觀之此篾里當指篾兒乞然與上三字又不接其誤可知灰里河西域史作海里河西圖作薩里蘇河在鹹海東北此戰即追篾兒乞部事尚在太祖西征以前敘次亦誤不罕川即今雜拉夫山河以經布哈兒地又名布哈兒河必里罕城即西北地附錄巴而黑昜思麥里傳作阿剌黑寬田吉思海即今裏海太和嶺即高喀斯山東北面之嶺在今俄屬達咭爾省內不租河無攷以地望揆之當即太和嶺北蘇克拉河阿里吉河西域史作喀勒吉河即俄游彙編喀爾密河此河在俄屬葉喀帖離部南流入阿索富海昜思麥里傳鐵兒山即在河東面八赤蠻攷西域

史乃奇卜察克別部酋名辛丑命諸王討俄羅斯即在征八赤蠻後非二役也此又誤禿里思哥城西域史作廓在爾斯科即俄游彙編喀魯嘎省西南六十里科窄里斯克奏遣督戰蓋欲其統率諸軍非既還而復至也哈咂里山即奧地里北境塔特拉山馬札兒即濕寒志略馬加今合於奧馬札兒部主怯鄰西域史作貝拉滶盆河今多惱河東之卡列什河禿納河即多惱河馬茶即馬加所都拔什特城西域史作派斯特孛烈兒即士嚕布加里亞部乃揑迷斯攷洪書拔都傳註言俄人稱曰耳曼種曰匿密思又曰匿姆齊義謂言語不通又今突厥人稱曰耳曼爲匿密西馬加亦稱法蘭西人爲匿密特據此則揑迷思必指奧人乃字爲發語音或是及字

之誤

附元史郭寶玉德海侃傳地理攷證節錄

郭寶玉字玉臣華州鄭縣人唐中書令子儀裔也通天文兵法善騎射金末爲兵官屯定州歲庚午童謠曰搖搖岩岩至河南拜閼氏既而太白經天寶玉歎曰北軍南汴梁降天改姓矣烏沙堡之戰舉軍降從帝破契丹遺族歷古徐鬼國訛彝朶等城破其兵三十萬胸中流矢帝命剖牛腹置其中少頃乃蘇尋復戰收別失八里別失蘭等城次忽章河西人列兩陣迎拒戰方酣寶玉望其衆疾呼曰陣走矣其兵果走追殺幾盡進兵下尋思干城次暗木河敵築十餘壘陳船河中俄風濤暴起寶玉令發火箭射其船乘勝破護岸兵遂平諸壘收馬里四城既而可弗叉國唯算端汗破乃滿國引兵據尋思干聞帝將至入鐵門

關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復從哲伯速不台二大將收契丹渤海諸國累進斷事官卒子二長德海

德海字大洋資貌奇偉亦通天文兵法金末爲穆昆知父北降遁入太行山大軍至乃出授抄馬彈壓從先鋒哲伯西征渡乞則里八海攻鐵山衣幟與敵不辨乃焚蒿爲號烟焰漫野敵軍動乘之斬三萬級踰雪嶺西北萬里進軍次苔里國悉平之還至崢山吐蕃帥尼倫阿紇帥阿必丁反復破斬之積功遷右監軍卒子侃　侃字仲和弱冠爲百戶從攻汴擢千戶命從宗王旭烈兀西征初至木乃兮國破其軍五萬下一百二十八城斬其將忽都荅兒兀朱算灘進至乞都卜其城在磧寒山上圍之久不能克侃令架大礮擊之守者卜者納失都兒開門降旭烈兀

遣侃往說兀魯兀乃算灘來降其父阿力據西城侃攻破之走據東城復攻破殺之又至兀里兒城伏兵城下令曰聞鉦則起敵果至伏發盡殲之海牙算灘降西至阿剌汀破其游兵三萬馬楞苔兒算端降至乞石迷部忽里算灘降報達者西戎大國也地方八千里傳位四十二世侃至破西城又破其東城兩城間有大河侃預造浮梁扼之城破合里法算灘登舟欲遁爲梁所扼遂降拔三百餘城又西行三千里至天房其將請降左右信之侃曰欺敵者亡軍機多詐若中彼計恥莫大焉乃嚴備以待敵果來邀與戰大破之巴兒算灘降下其城一百八十五又西行四千里至密昔兒會日暮已休侃復驅兵起留數病卒西行十餘里頓軍下令軍中銜枚傳箭敵不知也是夜敵果來襲

殺數病卒可乃算灘大驚曰東天將軍神人也遂降又西渡海收富浪兀都算灘即出降師還西南至石羅子敵嚴陣以待一鼓敗之換四千阿荅畢算灘降至賓鐵侃以騎兵擊敗之加葉算灘降至兀林擊敗其游兵四萬阿別丁算灘大懼來降得城一百二十四南至乞里灣忽都馬丁算灘降西域平後擢萬戶還知甯海州卒

契丹遺族指西遼國是時雖爲乃蠻所篡而其國人仍多契丹種類故曰契丹遺族古徐鬼國說彝衆城據朱吏部一新言鬼是兒字之訛元遺山劉氏先塋碑作古續兒國可證又錢氏養新錄言西遼主世襲菊兒汗稱號徐兒國續兒國猶言菊兒汗國惟古字似衍余竊謂古徐古續與昌思麥里傳

谷則皆虎思之轉音國字殆衍文也此傳別失八里蓋指喀什噶爾和闐葉爾羌等處而言以古出魯克由虎思斡魯朶逃往喀什噶爾爲哲伯所追殺遂定其地此等處元時皆別失八里轄境故舉別失八里以概之若別失八里會城在今烏魯木齊東非當時用兵所及也別失蘭卽今塔什干城忽章河卽錫爾河以經霍占城下故又名霍占河忽章爲霍占轉音尋思干卽薩馬爾罕爲西域主新都暗木河卽阿母河馬里四城馬里卽馬魯今稱謀夫一作篾爾甫卽漢書木鹿城也與巴爾黑侯拉特你沙不兒其稱呼剌商四大城可弗义國始見唐書所謂波斯北鄰突厥可弗义部是也可弗义卽可薩此種人居俄羅斯地者今稱爲喀薩克居伊犁西境

者今稱爲哈薩克克乃助音其實皆可薩種也此傳所言可弗义蓋指貨勒自彌國以國王先世亦可薩種人唯算端汗唯字汗字皆衍文算端當作蘇爾坦本回人大教師之稱因西域大教師皆國王所兼故國王稱蘇爾坦算灘既稱蘇爾坦不應再稱爲汗故與唯字皆爲衍文破乃滿國句誤當云約乃蠻人卽乃滿同破西遼國事見西域史據尋思干尋思干本西遼地乃蠻既奪西遼國貨勒自彌卽據有此地立爲新都此四句乃追敘帝未西征以前事既而二字當改作初字文義方合卽尋思干地亦無重複之疑矣鐵門關在尋思干南大雪山在阿母河南惟越雪山南追乃帝自將寶玉不過偏裨安得攬爲己功且當時貨勒自彌王阿剌哀丁逃入裏

海而死其南遁印度者爲其子札拉勒哀丁傳亦蒙混不清

郭德海傳渡乞則里八海攻鐵山卽曷思麥里傳進擊斡羅思於鐵兒山事乞則里八海西使記作乞則里八寺海卽今赫薩爾巴什泊在科布多西南但核傳所敘事當云覓田吉思海與此泊地望不符且渡字宜改繞字方合踰雪山西北次苔里國悉平之雪山卽高喀斯山苔里卽韃靼里爲游牧部落之總名攷西域史是役所平爲奇卜察克阿速撒里柯思哈薩兒烏拔奇等部皆游牧種類因非一國故曰悉平時俄人雖敗尙未臣服不與其列還至峀山吐蕃回紇反復破斬之攷回紇自歸附太祖後敬世効忠並無背叛事巴爾朮阿爾忒的斤傳可徵此或吐蕃酋糾回紇別部謀反適德

海師遷相遇因破之耳峀山無攷或卽博克達山　郭侃傳木乃兮部在裏海南偏東今稱哈拉汗山上有哈拉汗堡俄游彙編作喀撒特山乞都卜堡憲宗紀作吉兒都怯寨補傳作吉兒都苦堡西使記作乞都不堡西圖有哈兒士特堡卽此兀魯兀乃補傳作兀克乃丁蓋木乃兮部主也兀里兒西使記作訖立兒西圖作喀列克在裏海南柯穆里東南阿剌汀當卽阿剌模忒攷木剌夷補傳木剌夷主降後有阿剌模忒等二堡仍拒命力攻始降蓋忒作平音讀如梯由梯轉而爲汀耳洪氏西北地附錄釋謂在阿穆里西攷卽北濱裏海之阿里巴得城乞石迷今北印度克什米爾國報達憲宗紀作八哈

塔西北附錄作八吉打元祕史作巴黑塔惕此爲唐時大食都城回教總滙之處地在今土耳其東部體格力河東濱合里法者大教師之稱卽其王號自麾哈默特創業後嗣位相傳逾六百年至是始亡事詳拱氏報達補傳天房原作大房誤爲今阿剌伯麥地拿城因麾哈默特葬此故彼教侈爲天房密昔兒西使記作密乞兒元大典圖作迷思耳明史外國傳作米昔兒一作密思兒卽麥西轉音今埃及國也富浪在密昔兒海外卽佛蘭西先是佛蘭西人數爲十字軍首領與波斯阿剌伯苦戰故西域咸知其名近人以密昔兒爲麥加既道里不合以富浪爲居伯魯島亦方向不符至傳中事跡之虛僞辨詳於後石羅子西北地附錄作設剌子今稱什拉

自爲波斯法爾斯省首城賓鐵鄒氏代鈞攷謂在法爾斯東南吉德羅斯部南境兀林卽西域補傳之郭耳蓋郭耳讀如沽里故轉爲兀林此國爲憲宗初年所新封都海剌脫城北至阿母河南及印度河凡馬魯察克喀布爾昔義斯單等皆其所轄幾有今阿富汗俾路芝兩國地旭烈兀西征其王射姆斯哀丁卽西使記之阿卑丁傳作阿別丁迎謁於撒馬爾罕記言辛未來降卽此事後從征剌夷有功旭烈兀旣開藩遂爲附庸傳百餘年至鐵木耳破俄國回始爲所滅乞里鞏卽今波斯東境給爾滿部西域補傳言西遼故將哈朮濳率衆至克兒漫殺守者而奪其地據以自立故西使記以乞里鞏爲黑契丹國蓋蒙古人稱西遼爲喀喇契丹喀喇者黑也

辨元史郭侃傳之虛僞不足據

余讀元史郭侃附傳兒偉烈宏勳突過祖若父遠甚迨取劉郁西使記及洪氏所補西域木剌夷報達等傳參互細校似覺疑竇甚多如本傳侃從宗王旭烈兀西征時官止千戶僅附偏裨之末乃以西域全功獨歸一人可疑者一攷木剌夷補傳此部甚小僅能自守故始終不載戰事安得有破軍五萬破游軍三萬及敵至盡殲之事可疑者二補傳言宗王西征怯的不花率萬二千人先行下其數城因進攻吉兒都苔堡與憲宗紀合其時旭烈兀郭侃均未至也乃傳載初至木乃兮破軍斬將下城一百廿八進攻乞都卜城若身親其事然可疑者三西使記言過訖立兒城禡咱苔兒八率以紅帕

勒首衣青如鬼是禡咱苔兒乃種人之稱傳乃誤爲王名並加算灘二字可疑者四報達補傳旭烈兀既滅木剌夷卽移師南征報達安得於其間分兵東行至八九千里外乞石迷國乎況憲宗紀西域補傳均載三年命撒里等征印度斯單克什米爾是乞石迷國爲撒里等所征服明甚而傳竟指爲郭侃可疑者五西使記言報達國其王合里法傳脫報達者三字尙云繕寫之誤不足爲異至合里法爲回人總教主之尊號他國王得稱蘇爾坦（卽僞灘）皆其所封乃傳於合里法下復加算灘是誤以王號爲王名無知妄作甚矣可疑者六西域惟大國之君受合里法封始稱蘇爾坦傳中所下諸城率木剌夷報達等國屬地乃概以稱其守將可疑者七西使記

失羅子國其王擕思干阿塔卑阿塔卑當作阿塔畢畢亦回部爵名瀛寰志所云稱其酋曰比是也比與畢同卽官書所稱伯克阿塔譯言大猶言大伯克傳不知下三字是爵仍以算灘加之可疑者八石羅子在天房密昔兒東北傳誤爲西南方向反背可疑者九賓鐵城在石羅子西北傳又誤爲西南可疑者十兀林封國在旭烈兀未至西域以前亦非由兵力征服乞里彎降附尤早石羅子之降在進征報達時皆有明徵而傳皆不符可疑者十一如傳所言拓地萬里功出一人卽拔木訶黎例封以王爵亦不爲過乃事後僅擢萬戶遷知甯海州何酬庸之薄耶可疑者十二撰厥所由必侃身後子孫爲作家傳事迹未詳遂竊取西使記爲藍本臆撰戰事

增飾其間明初脩史正苦太祖後數征西域事無可稽訪得傳文詫爲奇績而不知其虛妄也今以西使記對勘其痕迹之顯露者不止一端如傳中地名悉依原次一也記言王師至城下諸道並進敵大驚分相火者納失兒來納款（火者卽回人美稱記與傳均誤）所云城下蓋指所都梅門迭司城因記未攷明傳遂誤以納失兒爲乞都卜城守將二也兀里兒阿剌汀皆木剌夷屬城記但言經過未言攻取卽木剌夷補傳亦不及二城戰事作僞者不知似皆別爲一國者然三也記言王師入西域降者幾三十國蓋合東西兩面所攻取及自來歸附不由兵力者言且所敘先後亦不關用兵之次第而傳竟挨次鋪張不敢稍有先後僞迹顯然四也記言天房亦自來歸

降之一國徧攷西史並無蒙古兵入阿剌伯本境事四裔年表西歷千二百五十八年阿剌伯下載蒙古殺馬司但生大掠七日燬其都城蓋即指攻滅報達馬司但生即報達補傳哈里發木司塔辛也傳所言虛妄明矣五也記言天房西有密乞兒國尤富地產珠玉有大如棗者又言國西即海海西有富浪國此不過因敘天房而連類及之微特未言用兵亦不在降者三十國之列乃傳更造爲戰勝而密昔兒降且又造爲渡海以收富浪攷西域史元時兵力從未及阿剌伯何況埃及何況埃及海外之佛蘭西言之謬妄可知七也記言兀林國阿畢丁算灘來降亦不及戰事蓋兀林爲憲宗初年新封之國旭烈兀西征其王射姆斯丁（即阿畢丁）迎謁於途并從

征木剌夷報達二國有功安得有敗其游兵四萬事作僞者全不知源委故有是言八也記敘失羅子兀林乞里巒皆未詳地址傳中增入方向遂無一不誤九也凡此皆臆撰虛飾鑿然可指者中惟貨鐵一城西使記不載爲傳所增入攷之亦實有其地或眞侃率偏師敗敵人處然此城在失羅子乞里巒兀林三國之南近印度洋處三國既服似無用兵於此之理則亦同歸僞造而已要之郭侃戰績惟載於木剌夷報達二補傳者爲足信此傳誣妄實不可掩夫稗官野史方志行述自來眞贋雜陳脩元史時王宋諸名公詆不知之以地在域外無書可徵致有此失今幸古昔遺編重譯載記日出月增始得證明此傳之失實然侃之坐享鴻名已五百餘年矣可不謂大倖也哉

元史外夷傳地理攷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

元史外夷傳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高麗本箕子所封地扶餘別種嘗居之其地東至新羅南至百濟皆跨大海西北渡遼水接營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國曰平壤卽漢樂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號鴨淥江而平壤在其東南因恃以爲險後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而爲一其王姓高氏自初立國至唐乾封初而國亡垂拱以來子孫復封其地後稍能自立至五代時代主其國遷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自後傳二十七王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入元太祖十一年契丹元帥六哥領衆竄入其國十二年九月拔江東城據之十三年帝遣哈只吉扎拉等征之國王瞰親出迎師共討滅六

哥後常入貢十九年益殺命使於途遂絕貢太宗三年命薩里台征之國人洪福源迎降王請和許之四年六月王殺朝廷所置官七十二人八月復遣薩里台討之攻東南處仁城中矢卒十月王遣使謝罪七年命唐古等征之拔龍岡咸從等城王遣人奉表入朝徵其親朝不至十二年攻拔昌州等州乃以族子綧爲子入質定宗憲宗時歲貢不入凡四命將征之拔城十有四憲宗末遣世子倎入朝世祖元年王瞰卒命倎歸國爲王更名禃後親朝者二仍歲入貢至元三年立瀋州以處高麗降民時帝欲通好日本屢遣使諭旨六年國人林衍作亂據江華島廢王禃命孟格圖率兵赴之王得復位七年詔西京內屬改東寧府畫慈悲嶺爲界及林衍死其黨復集衆立禃庶族承化侯

爲王竄入珍島大軍入王京八年敗珍島賊斬承化侯其黨走耽羅十年入海攻拔耽羅城賊平十一年以皇女下嫁於世子愍王禑薨愍嗣位更名昛又更名眶大德九年薨立世子謜爲王更名燾亦尚公主仁宗皇慶二年燾遜位於世子壽孁後傳位於弟暠

按高麗與新羅百濟陸地相接此云皆跨大海誤且新羅在其東南云東至新羅亦未確白山卽長白山鴨淥江源出其南松岳山名王氏所都爲今京畿道北之開城府止在松岳山下惟壬建開國在後梁貞明三年下逮元初僅三百十餘年云四百餘年亦誤江東城在平壤西南處仁城未詳龍岡咸從均在平壤西大同江入海處之北昌州今昌城郡在鴨

淥江南朔州郡在昌城東南瀋州今奉天府治江華島在京畿道西北海中西京卽平壤慈悲嶺今梅巴嶺在黃海道中閒瑞興郡珍島在全羅道西南海中耽羅見後

耽羅高麗與國也世祖旣臣服高麗以耽羅爲日本南宋衝要亦注意焉至元六年有高麗叛賊林衍餘黨遁入逐其王據之十年命經略使寘都等率兵船討平之於其地立招討司後改達魯花赤又改安撫司三十一年以高麗王之請使復隸高麗

耽羅在高麗全羅道南海中今濟州島也高麗附近諸島皆小惟濟較大約方四百餘里

日本國在東海之東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日本以國近日所出也疆土世系風俗物產見宋史本傳國去中土殊遠自後漢歷魏晉宋隋皆來貢唐時數遣使入朝宋雍熙元年使僧奝然浮海奉貢後連獻方物其來者皆僧也元世祖至元二年以高麗人言日本可通屢遣使往終不得其要領遂議進征十一年命鳳州經略使忽敦及洪茶邱等以舟九百載卒一萬五千征之冬十月入其國敗之因矢盡而歸十八年命右丞相阿剌罕及范文虎忻都洪茶邱等率大軍征之八月諸將不見敵喪師而還未幾有敗卒脫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壹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大風破舟諸將擇堅船遁還棄士卒十餘萬於山下或死或降得還者三人耳二十年命募兵造舟欲復征日本會交趾事起遂罷日本專事交趾

按元征日本前後兩役傳中所載皆甚簡略茲節錄日本人

大橋順所著元寇紀略以見戰事始末紀略云文永十一年卽至元十一年十月元將忽敦洪茶邱劉復亨與高麗將金方慶等率蒙漢軍萬五千高麗軍八千戰船九百發合浦攻對馬壹岐二島陷之尋寇肥前沿海郡邑十九日進博多二十日登陸而戰時我軍至者十萬二千餘邀擊甚力賊將據高指揮進退應鼓聲衝者皆死又以鐵礮連發我兵死傷多乃以奇兵襲擊然賊勢益熾進至今津佐原百道原赤阪日人禦者多死惟少貳覺惠子景資射賊將劉復亨中之賊又進陣松林中破大友賴康軍我軍退保水城迨晚賊亦兵疲矢盡遁登舟是夜大風雨船觸崖多破乃全軍俱去弘安四年卽至元十八年五月忻都洪茶邱及金方慶等合軍四萬船九百發合浦

廿一日犯對馬壹岐少貳資時率兵數萬防壹岐戰敗死之六月五日戰於筑前志賀島敗之次日復戰大敗之先是筑前沿海築石爲壘高丈餘以便臨射賊船不敢近草野遥長夜襲燒賊船一然前後襲者皆敗初元兵之發約忻都等由高麗至壹岐范文虎李庭等由慶元至平戶至是文虎以船三千五百艘蠻軍十餘萬至次能古志賀二島與忻都等會於是肥築海上舳艫相銜我軍防戰屢敗之賊乃移據肥前鷹島閏七月朔（按是年中國置閏於八月日本置閏於七月）颶風大作賊船皆覆沒破壞溺死無算海中積屍如島漂流而免者數千人至鷹島修壞船七八艘將逃歸爲少貳景資所掩擊殺溺甚多降千餘人悉斬之那珂川時范文虎李庭船亦壞漂至岸收餘

眾十之一二由高麗北還初元將張禧請從征與范文虎同至肥前禧卽舍舟築壘平戶島約束戰艦各相去五十步止泊以避風濤觸擊及是禧所部獨完乃分船與文虎等始得還餘軍在島尚有四千人乏舟禧因棄舟中馬七十匹以濟還軍是役元軍不返者凡十餘萬高軍亦七千餘鳳州在高麗黃海道北今鳳山郡平壺島一作平戶在薩摩洲肥前國西海中五龍山卽鷹島他書又作竹島在肥前松浦郡御厨村北三里合浦朝鮮西南海口在慶尚道昌原郡對馬島在合浦南壹岐島在對馬南筑前西北博多川名在筑前那珂郡西今津在肥前松浦郡佐原或作楚原百道原或作紅葉原均在筑前早良郡赤阪在那珂郡大鋸谷北水城在筑前太宰府西石壁高丈餘亘數十里志賀島一作鹿島在筑前福岡縣三里能古或作殘島在福岡西北二里按癸辛襍志是役全軍十五萬歸者不能五之一此令史李順目擊之言可以爲據若傳云未見敵及棄士卒十餘萬於山下得還者三人均爲失實

安南古交趾國也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擊併之漢置九郡交趾居其一唐分嶺南爲東西道立五管安南隸焉宋封丁部領爲交趾王傳三世爲李公蘊所奪李氏傳八世至昺昞國爲其壻陳日煚所有元憲宗七年烏蠻哈達遣使諭之不返遂分道進兵抵安南京北洮江上交人亦盛陳兵衛十二月敗其水軍又破陸路兵又合擊大敗之遂入其國日煚竄

海島以天熱還師八年日煚傳國於長子光昇遂納款世祖中統二年封光昇爲安南王至元二十二年鎭南王託歡征占城令安南運糧助軍不應遣其興道王陳峻提兵界上前軍入境遇其兵敗之遂分六道進至萬劫攻諸隘皆破之遂造船選水軍令烏馬兒部領數與戰皆敗之官軍縛筏爲橋渡至富良江北岸其王日烜布船立柵以拒復進兵日烜乃棄城遁遂渡江壁安南城下日烜退屯天長長安興道王復聚萬劫江口時唐古特唆都兵至自占城與大軍合烏馬兒水軍敗其兵船追至膠海口日烜至安邦海口棄舟楫甲仗走匿山林官軍獲船萬艘興道王走清化府時軍已困乏諸將議退屯思明州安南王集兵追擊戰於如月江及冊江林內伏發軍多溺死力戰始得

出次年又大舉南伐兵入其境日烜復棄城遁時湖南宣慰司上言百姓罷於轉輸請緩進征從之遂下詔止軍二十四年正月發各路軍七萬又以船五百艘由海運糧水陸並進西道由永平入東道由女兒關入凡十七戰皆捷乃以兵二萬守萬劫且修普賴山及至靈山木柵水陸徑趨交趾城渡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兵日烜復走入海時海道運船被阻不至軍乏食議班師諜知安南兵三十萬遏歸路乃由單已縣趨溫州閒道還思明州日烜尋遣使謝罪二十七年日烜卒子日燇遣使來貢仍議興師至成宗卽位命罷征後常朝貢

安南前事已詳宋史宋封丁部領爲王傳三世爲大校黎桓所奪黎氏傳三世乃爲李公蘊所奪此傳脫黎桓事按元師

四征安南頗多失利傳中不免諱飾茲節錄安南史以相印證史云蒙古主使假道伐占城既而皇子託歡及其將烏馬兒李恆等統軍五十萬南伐以大將唆都爲總指揮安人懼禍及已謀遮擊使陳峻統軍禦之迨託歡等軍至峻退守萬劫河隄時安南軍亦二十萬元軍進不止峻不能守乘小舟逃免居數日烏馬兒亦至遂取萬劫河好賴山之地安南軍大奔王遣人乞和不聽會元將唆都別率兵入占城薄安南南鄙因遣太師光啟率兵出久安拒唆都敵軍猶進不止王北幸繼而入淸華州時安南兵敗地失王父子僅保淸華然元軍久屯異域氣候不宜士有去志安人乘勢驟襲之戰於秀記翁康大勝光啟又破託歡於東京旁遂退去唆都烏馬兒時均屯海濱不知託歡之敗欲合兵入東京進至好米夜奴縣爲安人伏兵擊退再戰安人又勝唆都烏馬兒猶戰不止卒同敗於苦秀他夜開夜之地唆都被創不能走遂被殺烏馬兒以小舟遁陳峻亦大破託歡李恆於萬劫河恆中毒矢死託歡僅以身免兵士多溺死繼而元託歡兵由陸路進張文虎以水軍運糧至東京海合薄都城王及陳峻均不能支由海路南走有陳慶裕者以孤軍抗元師大勝之又破走其海軍陳峻乃歸率軍赴敵布鐵鎖於萬劫河元師退舟渡河爲鐵鎖所格王父子及陳峻等三面合攻虜烏馬兒樊楫諸將託歡遁走觀此知元人此役折損大將以下甚多而傳皆不及僅唆都本傳載其死事而已洮江出臨洮府西北此

云京北乃江之下游富良江在安南國都北膠海口在南定省膠水縣西又名隘海口安邦口放越南輿地圖說安廣省黎李時爲安邦路其海口卽白藤江口也淸化今淸華省思明州今廣西太平府屬寧明土州乃中國與安南接界處如月江在北寧仙遊縣東南冊江卽市橋江在諒江府西南永平女兒關均未詳當在諒山廣安二省境萬劫江卽白藤江在諒江府北以江南有萬劫社故名社在順眼縣境普賴山在北寧桂陽縣境至靈縣屬海陽省單已縣未詳溫州今諒山省東祿平州至安南史之好賴山卽普賴山又安省在淸化西南東京卽安南都城若秀記翁康好米夜奴苦秀他夜開夜等地皆安南土音今不知所在

緬國爲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不遠者又不知其幾方里也其人有城郭屋廬以居有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上者用金葉次用紙又次用檳榔葉世祖至元八年大理鄯闡宣慰司遣使至緬招諭其王內附十二年邊吏上言入緬有三道一由天部馬一由驃甸一由金齒地界俱會江頭城十四年緬人以金齒內附怨之攻其地欲立砦騰越永昌閒詔大理萬戶呼圖克伐永昌以西未附部族駐南甸金齒告急呼圖克急進至一河邊與緬軍遇其衆四五萬象八百官軍僅七百人呼圖克曰賊衆我寡當先衝河北軍乃分騎隊爲三一居中一傍河一依山戰良久賊敗走忽南面賊萬餘繞官軍後復列三陣進擊又敗走追破十七砦逐北至窄山口賊及象馬

相蹂死者盈三巨溝官軍負傷雖多無死者十月都元帥尼雅斯拉丁率三千八百人征緬至江頭城招降堡砦甚多以天熱還師二十年宗王桑阿克達爾右丞台布等奉詔征緬九月發中慶十月至南甸台布由羅必甸進十一月遣軍取道阿昔江達鎮西阿禾江造舟二百艘下流至江頭城斷緬水路大軍從驃甸徑抵其國與台布軍會破江頭城遣兵守之二十二年緬王遣大官至太公城欲來納款爲孟乃甸酋所阻乃遣宣撫司率軍至驃甸相見議事朝廷亦命招討使齊喇使其國二十四年緬王爲其庶子所執囚於別地齊喇自忙乃還既而雲南王與諸王進征至蒲甘喪師七千餘緬始平乃定歲貢方物

緬卽後漢書撣國新唐書驃國至宋史始有蒲甘國傳而徽宗高宗兩紀並載緬甸入貢事其疆域東接騰越故與大理近而瀾滄江西今維西廳所轄夷境當時亦屬於緬故北與成都亦相近也善闡卽雲南府見元地理志天部馬在北蓋由騰越西北達戛鳩之路驃甸在中蓋由騰越西南達新街卽八莫之路金齒在南蓋由鐵壁關達孟密之路江頭城卽驃國城今稱阿瓦城南甸土司在騰越西南中慶攷地理志至元十三年改善闡爲中慶路卽雲南省城阿昔江卽龍川江阿禾江卽伊拉瓦底江江頭城卽在江之東濱太公城在阿瓦北亦濱伊拉瓦底江蒲甘城在阿瓦西南亦濱江餘未詳

占城近瓊州順風舟行一日可抵其國世祖至元十五年以宋平遣使招諭封占城王十七年其王奉表降十九年命卽其地立行省其子專政負固弗服連執命使遂遣兵征之是年十一月行省官率兵自廣州航海至占城港港口北連海旁有小港五通其國大州官軍依海岸屯駐占城兵治木城周二十餘里立礮百餘座城西十里建行宮其王親率重兵屯守應援二十年正月十五夜半分遣安撫陳仲達等由水路攻木城北總把張斌等攻東面沙觜行省兵分三道攻南面自卯至午賊敗官軍入木城與東北軍合擊大破之國主焚行宮逃入山十七攻大州廿一日入之遣人招其王還延不肯出及獲諜者言國主在鴉候山立砦聚兵約二萬餘遣使交趾眞臘闍婆等國借兵及徵賓多龍舊州軍未至二月十六日遣兵赴之十九日兵近木城二十里賊洶濛拒戰擊破之轉戰至木城下阻隘不能進

賊旁出截歸路軍殊死戰遂得解還營行省整軍栅木城於舒眉蓮港留將守之三月六日率大軍回次年國主遂令其孫奉表歸款時議假道交趾再征之不果行

占城卽唐書環王國宋史始作占城參攷諸書其國土地二十七處凡三千五百餘里蓋有今越南左右圻及南圻北三省諸地其所都在廣南廣義兩省中間之新洲港惟遺址已不可尋以交南人柵木爲城一經遷徙卽漸湮沒耳占城港及舒眉蓮港皆在新洲港地大州指當時都城鴉侯山當在奠盤府西眞臘在占城西南闍婆卽新唐書瞻博當時同名之國凡四顧氏利病書謂瓜哇卽闍婆卽此賓多龍卽宋史賓陀羅國明史作賓童龍在占城東南今平和省地稱舊州

者以前爲所轄時已獨立耳

暹國於成宗元貞元年進表欲朝廷遣使至其國而朝使實已先往暹人與麻里予兒舊相仇殺至是皆歸順大德三年賜其王金縷衣

按元時暹國未與羅斛合併故稱曰暹部地東與北均接老撾西北接緬甸撣國南接羅斛今其境內有暹崆城當卽其舊部麻里予兒當卽其南之孟奈

瓜哇在海外視占城益遠海行者先至占城後至其國世祖時出師海外惟瓜哇之役爲大至元二十九年詔福建行省史弼高興等率兵征之以辱命使孟右丞故也十一月軍會泉州十二月啟行次年二月大軍入吉利門至杜並足水陸並進抵八節溯溯上接杜馬班王府下通莆奔大海乃咽喉必爭之地因於溯邊設偃月營留軍守之大軍復進時瓜哇國主已爲其壻葛郎國主所殺國主壻來降請援三月八日軍遇賊於東路擊敗之日中西南路賊又至戰至晡又敗之葛郎主遁十五日分三道進葛郎兵十餘萬拒戰自卯至未連三戰賊敗奔入城拒守官軍圍之是夕葛郎主降而瓜哇主壻叛來攻力戰卻之遂引師還按瓜當作爪元史刻本作瓜誤也

瓜哇國今南洋噶羅巴島種族沿革詳明史攷證傳中諸地今俱無攷其國主所居杜馬班與今蘇拉巴城音近東南有一河當卽所謂八節溯葛郎國似在其西

瑠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彭湖諸島與之相對天晴

望之如煙霧遠不知其幾千里也海水至彭湖漸低近瑠求謂之落漈漈者水下趨而不回也凡漁舟遇風漂流落漈回者百一瑠求在外夷最小而險漢唐以來史所不載至元二十八年副萬戶楊祥請以六千人往降之繼有吳志斗者熟知海道謂當先往諭相水勢地理然後興師乃命二人充宣撫使往瑠求未至而還成宗元貞三年福建行省高興遣兵至其國禽生口一百三十餘人

瑠求始見隋書煬帝六年遣兵攻流求殺其王虜其衆以歸宋史有傳作流球謂史所不載大誤其地在彭湖東北並不相對亦非望所能見今其國已爲日本所併改設沖繩一縣其小可知落漈之說攷西人地理書蓋海中暗溜由臺灣東

北趨直至日本非海面有高低也

三嶼國近瑠求至元三十年命選人招誘之平章巴延等言此國之民不及二百戶時有至泉州爲商者去年入瑠求軍船過其境國人給餉授館無他志也乞不遣使從之

三嶼近瑠求由泉州往瑠求海道所經則三島者爲臺灣雞籠山東之八重山島石見島宮古島無疑

海外諸番國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又爲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其國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風約十五日可到比餘國最大世祖至元間命左丞唆都招諭諸番未幾占城馬八兒國俱奉表稱藩餘俱藍諸國未下十六年十二月遣廣東招討司楊庭璧招俱藍十七年三月

至其國其王書降表附庭璧以進言來歲遣使入貢十月再往招諭十八年正月自泉州入海三月抵僧伽耶山舟人以阻風乏糧勸往馬八兒國假陸路以達俱藍從之四月至馬八兒時馬八兒欲與俱藍交兵因託詞無路可通遂還朝議期十一月俟北風再往十九年二月庭璧抵俱藍國國主迎拜璽書三月遣使入貢時也里可温兀咱兒撒里馬及木速蠻主馬合麻等亦在其國聞詔使至皆相率來告願納歲幣遣使入覲會蘇木達國亦遣人因俱藍主乞降庭璧從其請四月還至那旺國復說降之比至蘇木都剌國其主亦納款遣使入朝二十年馬八兒遣人入朝二十三年海外諸番國以楊庭璧招諭至是皆來降國凡十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曰急蘭亦解曰蘇木都剌皆遣使貢方物

馬八兒在今南印度馬都剌部地俱藍在其北賣索爾國境攷苅兒後伽耶山即錫蘭島楊庭璧由錫蘭赴俱藍須航海直北行轉西入加維利河口溯流而上約六七百里方至其國風計非逾月不能達時已乏糧又風色不順舟阻難行若改道行則向西渡巴克爾海峽僅百六七十里見鄒代鈞西征紀程即入馬八兒境再陸行向西北至俱藍亦不過七八百里可省時日之大半惟不料馬八兒託詞拒絕也阿不合大王即尥烈兀之大半惟不料馬八兒託詞拒絕也阿不合大王即尥烈兀長子阿八哈洪氏元史證補有傳蓋旭烈兀封於波斯阿八哈時建都於國北台白利斯城由南印度水路往須越印度

洋入波斯海灣溯底格里河然後陸行斷非半月所能到曰順風十五日乃抵其國境非國都也洪氏元代教名攷也里可温乃天主教之稱木速蠻即天方教人俗稱回教兀咱兒撒里馬則天主教士名木速蠻主馬合麻即其時台干國王也印度志載台干之狄馬格里今海達拉巴北薩木格爾城爲麻哈拉德即馬合麻都城可證蘇木達當即蘇剌特城在孟買埠北那旺地未詳蘇木都剌即蘇門荅剌大島須門那亦即蘇門荅剌蓋此島分部頗多時來貢者各冒全島總名而譯音有長短遂致誤爲兩國僧急里即丁機宜見瀛環志略在蘇門荅剌東今稱邦加島南無力即明史南渤利鄭和所傳作南巫里城在尼科巴島北喀摩爾島中馬蘭丹地圖作馬龍敦乃婆羅

洲西北海中小島丁呵兒卽丁噶奴在南洋馬來半島開來來地未詳急蘭亦舸卽吉蘭丹在丁噶奴北

馬八兒俱藍二國攷

此二國惟見元史前人多不知所在瀛環志略以非洲北境之阿比西尼亞爲馬八兒努比亞爲俱藍不但臆度無據卽以本傳事實言之已不可通楊庭璧由伽耶山前往（卽錫蘭時）阻風又之糧何能渡五六千里之大洋設能渡所言二國皆一水可通更何須假道從陸乎余按庭璧守風錫蘭纔及假道則馬八兒俱藍均在南印度境無疑乃以印度史攬要印度志按其時代攷之並證以馬哥博羅游記始知馬八兒俱藍地點之所在及其立國本末據印度史言南印度有三古

國曰鞠喇曰杷喇曰本提阿其轄地皆在達羅毘荼（國名見大唐西域記）境內本提阿最大都麥度剌（今馬都剌）鞠喇都岡板哥農（今康古巴）及丹崖爾（今貪昭爾在馬都剌東）杷喇故都在梅沙爾國（地圖作賣索爾）搭勒加地方今爲加維利河沙所湮沒印度志言印度極南一部分爲四國曰開爾拉班特瓦（卽本提阿）科拉（卽鞠喇）其爾拉（卽杷喇亦卽俱藍）皆特拉佛田王種族以班特瓦最強大都馬都拉科拉都康貝康納木（卽岡板哥農）後遷貪昭爾（卽丹崖爾）其爾拉以賣索爾之託克特爲都已爲河沙所湮而馬哥游記則言自錫蘭乘舟向西行約六十英里至一大省名曰馬八兒地在印度大陸上極繁盛有四王分治之其最有威權者名生德爾榜（今琛加勒普特城卽唐達羅毘荼國都）又言馬八兒有一城名基兒（卽俱藍）又言至一國曰拉兒（似卽鞠喇科拉）余初作元史攷證謂杷喇其爾拉皆俱藍轉音惟史志二書並不及馬八兒閣地圖賣索爾西有馬拉巴爾國卽馬八兒遂據以立說頃見馬哥游記則馬八兒外復紀馬拉巴爾始知前言未確因取二書互參合校方悟馬八兒爲南印度四國之總名非一國之專名元史所指實卽本提阿以其國較強大故冒全地之名稱也此國建立尙在西元以前至一千三百三年始爲回朝阿拉所滅凡傳一百十六王杷喇傳五十王鞠喇傳六十六王同時而亡楊庭璧三次出使在一千二百八十一至八十四年正南印四國將亡未亡之時地域時代情形並皆符合當無疑義特游記言馬八兒四王分治印度史僅載其三印度志雖云四國而

開爾拉僅列其名不詳所在以意度之開爾拉當卽游記之生德爾榜印度史所云達羅毘荼故境也（特拉佛田亦達羅毘荼之轉音）至元史但舉馬八兒俱藍謂足綱領諸國則又有說查鞠喇初都岡板哥農本在俱藍北界至是遷本提阿境內丹崖爾知其故地已爲俱藍所併故當時南印度惟二國爲強餘皆衰弱矣若夫馬拉巴爾游記稱爲大國云與古士拉德爲鄰（今直拉德）是彼時北境遠及孟買等地今但存南界片壤耳因攷馬八兒俱藍並將引證中牽連諸國附攷及之

餘杭章鈺同校
蕭山都九鄰

元聖武親征录

地理攷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史集

元聖武親征錄 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元聖武親征錄地理攷證凡例

一元初文學未興開國事蹟紀載極少僅祕史與此錄兩種而已惟祕史爲太祖同時人作故所載元元本本翔實無遺此錄之成已在世祖嗣立以後蓋神元聖武之謚至元三年所追上也

一此錄作者雖略知太祖遺事而年月先後已不能詳故錄中遇過接處每用時字是時字後字自後字勉强連綴痕迹宛然以祕史對校謬誤尤不可掩明修元史王宋諸公均未見祕史僅以此錄爲藍本宜其舛乎

一錄中地理祕史所無者必詳加攷證其相同各條不過略釋大概以省繁複

一余於此錄意在糾其謬誤以元史太祖紀實本此而作校正此錄卽所以校正元史

一此錄流傳初皆抄本魯魚亥豕欲句讀而不能光澤何願船秋濤力爲刊政始略可上口然余細覈之其誤處未經校出者尙十之三四而何氏自誤亦間有之今以何校爲底本重加刊政並註明原誤作某某俾閱者定其是非若何本所指誤處則不復註恐眩目也

一何校本余所見祇二一東洋鉛印本一桐廬袁氏刊本袁本較善鉛印本中間脫落一葉文氣不接袁刻本全其餘大致相同間有小出入不足以資攷據證弗論

一此錄語意專主頌揚大似我 朝開局所纂官書然體例

不精如既尊也速該爲帝而中間又稱按都或稱君既書太祖曰上而中間又稱太子且於太宗前稱其弟拖雷爲太上皇帝尤爲鶻突

一此錄詞句頗爲簡練然按之當日蒙古人口氣殊不相肖故祕史文雖近俚讀之覺眞摯有味不似此之浮詞藻飾無當於情實也且多有詞意不明者如照烈部人王律拔都謂上曰將有無夫之婦無牧之馬而來以泰赤烏長母之子虐殺我也又如札木合謂汪可汗曰王知眾乎我昆弟如野鳥依人終必飛去餘皆白翎雀也棲息幕上豈肯去乎我嘗言之矣云云令閱者茫然不知所指

一此錄體裁既在尊君則尊其本國之君可矣乃於別部大

酋亦必莊重其詞稱之曰某某可汗是何意耶翊克烈部長脫憐久自稱汗因金人復封以王爵特於汗上加一王字本極可笑他書或作王罕或作汪罕譯音異而意同蓋罕卽汗也今於汪罕下再增可汗二字其可通耶又孟祿可汗乃太陽汗之弟屈出律可汗乃太陽汗之子他書皆不稱爲汗而此必謹奉汗號何也若夫簸兒可汗之名尤爲大誤辨詳於後

元聖武親征錄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纂

皇元聖武親征錄

烈祖神元皇帝諱也速該初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帖木眞斡怯忽魯不花輩還駐軍跌里温盤陀山時太祖聖武皇帝生右手握凝血長而神異以獲帖木眞故命爲上名初族人泰赤烏部長別林舊無怨於我後因其主阿丹可汗二子（阿丹卽祕史俺巴孩）塔兒不台忽拔都有憾遂絶烈祖早世時上沖幼部衆多歸泰赤烏上聞近侍脫端火兒眞亦將叛自泣留之脫端曰今清潭已竭堅石已碎留復何爲遂去上母月倫太后麾旗將兵躬自追叛者大半而還部將察剌海中鎗創甚上親視勞慰察剌海曰

自先君登遐部人多叛臣不勝憤遠追苦戰以致然也上感泣而出

攷祕史塔塔兒部居呼倫貝爾兩湖中間烏爾順河一帶因將俺巴孩汗擒獻金人故蒙古人率衆復讎時蒙古部長爲忽圖剌汗也速該乃汗之兄弟行所云烈祖神元之謚蓋世祖至元三年所追上非當日本號也跌里温盤陀山祕史作迭里温孛勒荅黑跌里温迭里温皆德里本轉音蒙古語四曰德里本孛勒荅黑高阜也故譯爲盤陀洪氏鈞言俄羅斯人訪查其地在斡難河右岸今地名猶如故在曷克阿拉耳河洲之上十四華里按跌里温卽今集爾渾河以此河合四水而成故名鄂刻圖集爾渾河將入巴爾集河處有布庫庫穆河自北南流來會而布庫庫穆河源之東立有中俄舊界牌名伊克哈柳穆魯俄人所云曷克阿拉耳河洲者卽伊克哈柳穆魯地也泰赤烏部爲成吉思五世叔祖察剌孩之後也速該在時此族亦歸統轄至是遂叛去

時上麾下捌只塔兒馬剌朮居薩里河札荅蘭氏札木合部人禿台察兒居玉律哥泉舉衆來薩里河掠捌只牧馬捌只麾左右匿羣馬中射殺之札木合以是爲隙遂與泰赤烏亦乞剌思兀魯（句吾都原譌郡）也勒（句八魯剌思霸鄰諸部合謀以衆三萬來戰

據祕史太祖父卒時方九歲而本紀及西域史均曰十三歲當以十三歲爲是然祕史泰赤烏叛離後尚有被該部所擄

及逃出事又有至宏吉剌部娶婦事又有婦被篾兒乞擄去及王罕札木合助討篾兒乞奪其婦還事又有札木合同駐及離出自立事嗣後方有札木合弟搶馬被殺事蓋自太祖父卒至此相距總在十年外乃此錄竟用一時字接下因著書人雖略知太祖事跡而事之先後及年月均不能詳故敘次顛倒複沓不勝枚舉本紀及西域史以此爲藍本宜其舛戾滋多若無祕史何從校正之乎乃洪氏著太祖本紀補反以此錄爲是不思甚矣薩里河當從祕史作撒阿里蓋地名非河名以遍攷克魯倫河北無名薩里之河故也地當在車臣汗右中左旗北僧庫爾河發源處玉律哥泉祕史作斡列該不剌合不剌合卽布拉克譯言泉玉律哥泉今車臣汗右

翼左旗境烏蘭滾布拉克是也亦乞剌思祕史作亦乞列孫元史氏族志作亦敢列氏兀魯卽祕史兀魯兀惕爲太祖同族吾都也勒乃三種篾兒乞之一祕史卷三所謂兀都亦惕者是八魯剌思祕史作巴魯剌思霸鄰卽祕史篾年巴阿鄰輟耕錄作八憐二部亦太祖同族何氏校本以兀魯吾郡也勒八魯剌思爲句誤札荅蘭卽札亦剌特氏○按是役據祕史札木合除本部外共合十三部人

上時軍荅蘭版朱思之野亦乞剌部人捏羣之子孛徒先在麾下至是自曲鄰居山遣卜欒原誤奕此錄凡奕字均當作欒台慕哥二人逾阿剌烏禿剌烏二山來告變上集諸部戒嚴凡十有二字原倒三翼月倫太后暨上昆弟爲三翼哈初來之子奔搭出拔都禿不哥逸

敦木忽兒忽兒原誤兒忽好蘭等統阿荅兒斤察忽蘭火魯剌諸部及鮮明昆那顏之子迭良統火力台不荅合輩爲一翼札剌兒及阿哈部爲一翼荅力原誤聖台火察兒二人及忽蘭部捏古思火魯罕撒合弟直部爲一翼忽都徒忙訥兒之子蒙哥怯只兒哥爲一翼忽脫蘭原作蘭脫誤可汗之子搠只可汗爲一翼按壇爲一翼忽蘭脫端爲一翼更都赤納原誤聿相赤紬玉律赤納二字原脫二部爲一翼軍大戰於荅蘭版朱思之野札木合敗走彼軍初越二山半途爲七十二竈烹狠爲食

荅蘭版朱思祕史作荅蘭巴勒王惕西域史作荅蘭巴勒朱思荅蘭爲平地之解主惕卽主不兒譯言川巴勒虎也今克魯倫河北杜勒鄂模之西有巴勒城卽其地曲鄰居山未詳阿剌烏禿剌烏二山祕史作阿剌兀惕土兒合兀嶺按札木合本居哈爾哈河濱有古爾班贊坎河爲哈爾哈河之一源西圖此河西北有阿魯託剌庫嶺卽阿剌兀惕土兒合兀之對音又查新測黑龍江圖古爾班贊坎河源出烏特溫圖山卽阿剌烏其西爲錫喇鄂治依山卽禿剌烏也十三翼人名西域史載之甚詳可與此參看云第一翼爲諤倫額格卽月倫太后并其族斡勒忽蘭人卽祕史斡勒訥本塔塔兒部人二翼爲帝及帝之子弟與其從人并各族之子弟三翼爲撒母哈準卽哈初來之後人布拉柱卽奔塔出把阿禿兒又有客拉亦特似卽禿不哥遜敦之分族人又阿荅兒斤人將曰木忽兒忽蘭卽木忽兒好蘭又有火魯剌思人將曰察吾哈卽察蘭忽洪氏謂細按親征錄文義以合此書當是奔塔出哥遜敦與木忽兒統阿荅兒斤部

察忽蘭統火魯剌思部四翼爲蘇木嘎圖卽鮮明昆諸延之子得林赤卽迭良並其弟火力台及博歹阿特人卽不荅合但族名非人名五翼爲莎兒荅禿月兒乞之子薛出別乞并其從兄弟泰出及札剌亦兒人莎兒哈禿人錄之阿荅部無攷似卽莎兒荅禿之訛七翼爲渥禿坳忽都朶端乞原註乞要特人及其麾下八翼爲蒙格禿乞顏之子程克察特及其弟皆爲帝之從兄弟又巴牙兀特人酋曰翁古兒九翼爲荅里台卽荅力台斡赤斤及捏坤太石子火察兒族人達魯并都黑剌特卽忽蘭部努古思火兒罕卽捏古思火魯罕撒哈夷特卽撒哈弟直委神卽元史諸部十翼爲忽都剌哈汗卽忽脫之子拙赤汗卽只可汗及其從人十一翼爲阿勒壇卽按壇亦忽都剌子十二翼爲荅忽巴阿禿兒及晃火攸特人速客特人十三翼爲更都

赤那烏魯克勒赤那之後更都赤那雄狠也烏魯克勒赤那母狠也努古思人攻是戰帝雖小勝終以敵軍勢大退而避之此云札木合敗走非實錄也

是時泰出烏部地廣民眾而內無統紀其族照烈部與我近常獵斡斡札剌馬思之野上時亦獵圍陳隅相屬既而合上曰可同宿於此乎彼曰獵騎四百糗糧不具已遣牛還上曰命給助於同宿者越明日再合圍上賓之使驅獸近彼陳讓多獲以厭其心彼眾咸相告曰泰出烏雖我兄弟常攘我車馬奪我飲食憂恤我者其此人乎大稱羨而歸上因遣使告之曰可來結盟否照烈之長玉律拔都謀於族長馬兒牙塔納對曰泰出烏何惡於我彼亦為兄弟何遽降之不從玉律拔都遂與塔海苔魯領所部來歸謂上曰如我屬將有無夫之婦無牧之馬而來以泰赤烏長母之子虐殺我也我擔當棄仇此字原脫從讓而至此作拈之誤上曰我方熟寐捽髮而悟之兀坐掀髯而起之原誤汝之言我素心也汝兵車所至余悉力而助也既盟後二人食言叛歸少焉原脫此字族人忽敦忽兒章忽塔海苔魯反側遂殺之照烈部已亡矣

幹幹札剌馬之野西域史作烏者兒哲兒倆山攷今車臣汗右翼中左旗北有哈喇莽爾山即幹幹札剌馬時帝居古連勒古即在此山之西故相近而其獵也按將有無夫之婦數句語意難解攷西域史言我等之來如無夫之婦無主之馬無牧之牛羊所以然者由我舊母之子虐害我也較為明析

泰出烏部眾苦其長非法相告曰太子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安民定國必此人也因悉眾來歸初上被拘於泰赤烏此句原脫據祕史校補赤老溫拔都父俊魯罕失剌密釋之是時歸我皆別之來實以力窮故也失力哥也不干手擒原誤持阿忽二字原倒失拔都塔兒忽台二人來至忽都渾野復縱之去止將已子乃牙阿剌黑此字原脫二人來歸

按祕史此三事均在濶亦田戰勝後今敘於此實為鵠突蓋苔蘭版朱思之役札木合並未大敗則隨同進戰之泰赤烏當亦未滅強盛何致部下之人紛紛歸降況阿忽失即後之阿忽兀忽出乃泰赤烏部長此時何致被家人所擒至哲別為泰赤烏梟將此時亦何致力窮種種舛戾不可究詰元史西域史均原本此書故讀太祖本紀書然如入濃霧中也忽都渾野祕史作忽禿忽地面攷即今託克託爾卡倫在斡難河南

後撏只魯鈔罕即祕史撏斡思察罕二人率朵郎吉札剌兒部及蔑荣勝和按蔑荣勝和四字訛脫不可解參攷元史元祕史當增易作及朮赤台率兀魯兀部畏荅兒率忙兀部亦來歸云云方合。朮赤台即祕史主兒扯歹畏荅兒即祕史忽亦勒荅兒率忙兀部來歸曰後上同月倫太后豐哈撒兒斡眞那延諸昆弟薛徹大丑等各以旄車載潼酪大會於斡難河林木間會中太后豐上為族人薛徹別吉及其母忽兒眞哈敦其置酪潼一革囊其次母也別該前獨置一革囊忽兒眞哈敦怒曰今不尊我而貴也別該乎遂笞主膳者失邱兒泣曰自捏羣脾原誤太石原誤后遼史百官志大部族某部大臣下有太師太石又太師之傳

說也速該拔都二君去世我等爲他人所辱至此因大哭是時別里古台那顏掌上乞列思事（原註禁外親秣馬所）上馬播里（祕史作不掌薛徹別吉乞列思事播里從者因盜我馬輒別里古台執之播里怒斫別里古台背傷左右欲毆別里古台止（原誤指）之曰此仇汝等卽欲報乎我傷弗甚姑待之不可由我致隙其衆不聽各執馬乳（原誤亂）撞斫木枝疾鬬我衆勝之乃奪忽兒眞八里眞二哈敦致麾下於是絕好後復議和遣二哈敦歸

此段所敘與祕史西域史雖小有異同大致則一斡難河元史語解作鄂諾河或稱敖嫩河在今車臣汗部北境卽黑龍江上流也

行成之際塔塔兒部長餞兀眞笑里徒背金約金主遣丞相完

顏襲帥兵逐塔塔北走上聞之遂起兵發自斡難河迎討之又諭月兒斤卽主兒乞來助候六日不至上以麾下兵與戰納剌禿失闊之野盡擄車馬糧餉殺餞兀眞笑里徒又獲大珠銀綳各一金兵回金主因我滅塔塔兒拜上察兀忽魯亦冊克烈部長脫憐爲王時我衆居哈速徒澤間爲乃蠻部人所擄帝欲討之復遣六十人徵兵於薛徹別吉薛徹別吉以舊怨之故殺其十人去五十人衣而歸之（自帝欲討之至此原脫據元史太祖本紀補）上怒曰昔者別里古台爲彼所傷我捨舊議和而不聽今何乃乘敵勢陵我因發兵踰大蹟（原誤於大川）至朶欒奚（原誤此字）盤陀（原脫此字）山大掠月兒斤部（原誤爲）薛徹大丑僅以妻孥數十人脫走是年冬上討月兒斤部先脫走之薛徹大丑追至帖列徒之臨滅之（是年冬四句原誤注可汗

事中據元本紀校移

放祕史塔塔兒部本居呼倫貝爾兩湖中間鄂爾順河一帶至是爲金兵所逐故北走納剌禿失闊之野祕史作忽失禿失禿延地面蓋今哲格勒宅音卡倫處也哈連徒澤祕史作合澧渤海子合澧渤哈連均哈剌轄音今稱喀喇諾爾卽祕史所謂青海子及濶濶納兀海子是也蓋太祖老營本駐於此迨出征塔塔兒部仍將老幼留居於此朶欒盤陀卽祕史朶羅安孛勒荅兀按蒙古語七曰多羅干朶羅安朶欒卽多羅干也孛勒荅譯言高阜故此錄仍稱盤陀查此地在克魯倫河曲處之南與阿不只阿濶迭格兒山相鄰接詳祕史攷證踰大磧者蓋帝軍先渡河南繞沙漠向北往攻使其不易

遁也此足見成吉思用兵之法帖列徒隘祕史作迭列禿口子今哈克圖東中俄第四界牌處地名狄列圖譯音地望俱合薛徹大丑二人北走至此者意欲至巴爾古情與篾兒乞部相聯合也

上時居塔朶剌之野有克烈部汪罕可汗（按汪乃王之誤罕卽汗也其名爲脫斡本稱汪罕金人封以王爵故稱王汗弟札阿紺孛卽祕史札乃其下再加阿汗二字複沓不通弟札阿紺孛台敢不來降）適篾里乞部與我會戰上與札阿紺孛迎敵之其衆敗走是時有土滿土伯罕（原誤夷）童哀諸部乃克烈敗散之衆亦來降

按汪罕弟與克烈敗散之衆來降及敗篾里乞事據祕史均在帝破乃蠻塔陽汗之後突敘於此誤甚攷札阿紺孛於汪罕在時已逃入乃蠻此時何能來降且此時帝與汪罕正相

和好安得有敗散之衆來降至偕札阿紺孛同破篾里乞祕史明書鼠年秋則爲宋嘉泰四年甲子事必矣塔朶剌之野祕史卷七作帖兒連地面查西圖鄂爾坤河東近烏格泊有地名塔喀勒圖布拉克塔喀勒與塔朶剌音合當卽其處蓋正在納忽山東面帝破塔陽汗時駐軍處也土伯罕賣衰祕史作禿別干董合土滿譯言萬爲衆多之義

汪罕可汗始與也速該可汗和好相稱按荅所以然者由初汪可汗之父忽兒札胡思孟祿可汗旣卒汪可汗殺戮兄弟其叔父菊兒可汗率兵與汪可汗戰逼汪可汗於哈喇溫隘敗之僅以百餘騎脫走奔也速該可汗親將兵逐菊兒可汗走西夏復奪部衆歸之汪可汗感德遂請盟稱按荅後汪可汗弟也力可

哈喇者以其多殺昆弟叛歸乃蠻部亦難赤可汗亦難赤可汗發兵伐汪可汗盡奪克烈部衆與也力可哈喇汪可汗脫身歷走三城奔赴契丹主菊兒可汗旣而復叛之涉畏兀西夏諸城邑中道糧絕遺乳羊五頭以繩禁羊口奪其乳爲飲刺駱駝血爲食困甚僅得至曲薛兀兒澤上聞之以其初先君按荅之故乃遣近侍塔海雪也該二人往招之來上自怯綠連河親迎撫勞安置軍中大賑給之後秋上同汪可汗會於土兀剌河上黑林間結爲父子禮次年秋上發兵哈剌哈河伐篾里乞部主脫脫戰於莫那察山遂掠兀都惕篾里乞二部收其衆上盡以其獲給汪可汗其後衆稍集不約我軍自侵篾里乞部至不（原脫此字）兀剌川殺脫脫子土古思別吉虜忽都台察勒渾二哈敦招脫脫次子和都赤剌溫二人領部衆而來所奪不以絲臺與我脫脫奔八兒忽眞之野

此錄將汪罕事集合始終挨次敍去雖眉目較清然究不如祕史翔實入情兩書對校自見哈喇溫隘以地望核之當卽土拉河東嶋拉台山畏兀國今新疆土魯番及烏魯木齊地西夏爲今寧夏暨河套甘涼等境怯綠連河卽克魯倫河曲薛兀澤祕史作古泄兒海子西域史作庫息古兒淖爾攷卽今克魯倫河曲之南喀里隆泊土兀剌河今稱土拉河黑林卽康熙時破厄魯特之昭莫多地在土拉河南譯言大樹林也哈剌哈河西域史作霍拉恩布拉恩之地原註在克魯倫河近色楞嘎河處蓋卽今喀剌圖魯河莫那察西域史作孟

察地未詳不兀剌川卽恰克圖南布拉河兀都惕部駐牧於此云篾里乞二部者蓋篾里乞共三部此由兀都惕外并掠及他之二部也八兒忽眞祕史作巴兒忽眞今俄屬拜喀爾湖南巴爾古情河邊地

後上與汪可汗征孟祿可汗至黑辛八石之野盡擄其民孟祿可汗先遣也的脫孛魯領百騎爲前鋒我軍逼之走據高山其馬鞍轉墜擒之冬上與乃蠻部將曲薛吾撒八剌二人遇於拜苔剌邊只兒之野日暮列陣對宿期明日戰是夜汪可汗多燃火於陣地使人不疑潛移衆於哈薩兀里河上時札木合在幕下曰出望見汪可汗立旗幟非舊處馳往問之曰王知衆否我昆弟如野鳥依人終必飛去餘皆白翎鵰也棲息幕上盍肯去

乎我嘗言之矣部將曲憐拔都聞之歎曰至愛昆弟之間何爲此言也和都赤剌溫因是亦叛汪可汗歸其父脫脫所居上見汪可汗移去曰此輩無乃異志乎即解陣去駐薩里川汪可汗至土兀剌河其子亦剌合鮮昆及札阿紺孛自也迭兒按臺河東會父軍曲薛吾撒八剌乘其不備虜其部眾又掠汪可汗所居邊民牛馬輜重而還亦剌合札阿紺孛僅以身免奔告汪可汗汪可汗命亦剌合將己兵往追之且遣使來告曰乃蠻爲不道虜我人民太子有良將四人能假我雪怨復人民乎上釋前憾遂遣博爾朮木華黎國王博羅渾那顏赤老溫拔都四將帥兵往救之比我軍至亦剌合先與其將迪吉火力亦禿兒于蓋塔兀等二人追至忽剌阿山曲薛吾撒八剌迎敵擒迪吉火力

亦禿兒于蓋塔兀二人流矢中亦剌合馬脅幾爲所獲須臾四將兵亦至救亦剌合大敗其眾掠所放歸之汪可汗可汗深感上德謝曰曩以困乏荷太子加意存撫今已亡之國又奪歸之不知將何以報也

按此段既敘札木合在汪罕幕下何下文乃與帝及汪罕對敵札阿紺孛上文既云來降此處何與汪罕之子同行皆顛倒錯亂之顯然者至所紀札木合之言全無頭緒令讀者茫然不辨所指且是役汪罕父子輜重民口被掠帝遣四將救之皆由乃蠻處回軍道中之事故數次戰地不出阿爾泰山一帶此云帝解陣去駐薩里川汪罕至土兀剌河夫汪罕果至土兀剌何至被乃蠻所掠帝果至薩里川亦何能出兵救援非不善措詞之皆耶若夫曲薛吾撒八剌即祕史可克薛亦當敘於汪罕父子輜重被掠之後凡撒卜剌黑本乃蠻著名老將此分爲二人尤誤和都赤剌溫之逃歸黑辛八石之野祕史作乞濕泐巴失海子行放即今赫哲爾巴什泊拜苔剌邊只兒祕史作巴亦苔剌別勒赤兒地面西域史作拜苔剌巴勒赤列按游牧記新和碩特旗注哈彌察克之西有拜塔克山拜塔克與巴亦苔剌黑對音哈彌察克即別勒赤兒此錄所云拜苔剌邊只兒亦即指拜塔克山及哈彌察克二地而言事詳祕史攷證也迭兒按臺河西圖作安戛爾特河按臺者今阿爾泰山也以此河從阿爾泰山支麓流出故繫以按臺二字忽剌阿山祕史作忽剌安忽惕即

西圖博特汗河邊地此稱爲山未確

時聞脫脫復出八兒忽眞險居統烈澤上率兵復討之後上與弟哈撒兒討乃蠻部至忽蘭蓋側山大敗之盡殺諸部眾取其屍焉於是申號令還軍是時乃蠻勢弱不足慮矣

按此二事祕史所無西域史則言是冬聞托克托即脫脫復出巴兒古眞帝與弟朮赤哈薩兒其議恐非實信且料其無能爲姑置之錄似合兩事爲一西域史及元本紀均據此爲藍本而西域史獨削去忽蘭蓋側之戰必確知其無此事也余謂是役即帝破塔陽汗於納忽山事而誤衍者

上會汪可汗於薩里河不得告崖發兵征泰赤烏部與其部長阿忽兀原誤流忽阿忽山忽憐忽都塔兒等大戰於斡難河上敗之

襲帖泥忽都徒思句曰哥察兒刖吉句塔兒忽台句希憐句禿克句忽都荅兒至月良二字疑誤禿剌思之野擒之阿忽兀忽出忽敦忽兒章走八兒眞隘忽憐弊乃續

此帝滅泰赤烏部事據祕史當在滒亦田戰後蓋祕史片敘地理形勢軍情詳細明確必不有誤非若此錄之處處鶻突也月良禿剌思西域史作恩古特禿剌思恩古特卽今俄屬音古達河禿剌思猶祕史所云不剌河攷西域水道記凡河國語曰畢剌禿剌不剌皆畢剌之轉音也

後哈荅斤散只兀卽氏族表珊竹氏亦稱散竹台朶魯班塔塔兒宏吉剌諸部會盟於阿雷泉上腰斬白馬爲誓欲襲我軍及汪可汗於是宏吉剌部長迭夷遣人來告上聞之遂與汪可汗發兵自虎圖澤

逆戰於盃亦烈川大敗之

按此事亦祕史所無余謂會盟阿雷泉卽下盟於禿律別兒河事所復衍盃亦烈川之戰卽上荅蘭版勒朱思戰事所復衍蓋版勒朱思本虎川之解虎圖澤猶虎川也足見一事兩紀盃亦烈川西域史作捕魚兒淖爾今稱貝爾湖

冬汪可汗分兵由怯綠連河指忽八海牙山先發部衆後成列而進其弟札阿紺孛以汪可汗反覆不常遂謀於渾八力按敦阿述燕火脫兒延晃火兒四人曰我兄無善處之心屠絕昆弟嘗原誤當弊於契丹觀其心性若此終不能存我輩亦不能使國安矣今何計處之按敦阿述泄是語於汪可汗令執燕火脫兒及納憐二人至帳下解其縛謂燕火脫兒曰我輩自西夏而來

道路飢困相謂之語忘乎我心非汝同原脫此字也唾其面座上之人皆起唾之按敦阿述曰余亦與此謀不忍捨王所以來告也汪可汗屢責札阿紺孛曰汝常懷其奸者札阿紺孛不安後與燕火脫兒延晃火兒納憐太石等俱奔乃蠻

此段與祕史大略相同但祕史是追述前事爲札阿紺孛奔乃蠻作緣起非往駐忽八海牙時適有此事也詳見祕史攷證忽八海牙山與徹徹兒山相近在土謝圖左翼後旗境

汪可汗居於忽八海牙兒山上駐軍於徹徹兒山起兵伐塔塔兒部長阿剌兀都兒句哈罕原脫此字據西域史校補太石忽察斤帖木兒等戰於荅蘭揑木哥兒之野

按荅蘭揑木哥兒之役祕史第言察阿安塔塔兒四種此較詳惟此役斷不在駐軍忽八海牙之後詳見祕史攷證荅蘭曠野也揑木哥兒祕史作揑木兒格思卽今厄墨格錫河在索岳爾濟山東面爲滒爾河一源

時宏吉剌亦未附上弟哈撒兒居別所從其麾下哲不哥卽祕史者卜客之計往掠之上深切責於是宏吉剌遂附札木合可汗與亦乞剌思火魯剌思朶魯班塔塔兒哈荅斤散只兀諸部會於犍河其立札木合爲局兒可汗謀欲侵我盟於禿律別兒河岸爲誓曰凡我同謀有泄此誓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伐言畢同舉足蹋岸揮刀斫林驅衆馳馬悉赴我軍有塔海哈者時在衆中上麾下照烈氏抄吾兒與之親往視之偶並驅實不知是謀塔海哈馬鞭築其肋鈔吾兒顧塔海哈目之鈔吾兒悟下馬佯臥塔

海哈因告之河上之盟曰事急矣鈔吾兒驚即還遇火魯剌氏也速該言其事將赴上告之也速該曰我室（原誤婦）之子與忽郎不花往來無日夕我左右只有幼子及家人火力台耳（即祕史額）里因命火力台誓而往乘以蒼驪白馬屬之曰汝至彼惟見上及后兼我婿哈徹兒則言之苟泄於他人願斷汝腰裂汝背誓訖乃行中道遇忽蘭八都將哈剌簸力吉台軍圍（蒙語也）爲游兵所執辨白（原誤以）得解因贈以獵色駿（原誤金）馬謂曰此馬逓可脫身追可及人可乘而去既又遇旄車白帳之隊往札木合所者隊中人出追鈔吾兒鈔吾兒乘馬疾馳而脫至上前悉告前謀上即發（原脫此字）兵迎（原誤迪）之戰於海剌兒帖尼火魯罕之野破之札木合脫走宏吉剌部來降

按哈撒兒掠宏吉剌爲該部叛附札木合之緣起至犍河之會祕史第言豁里歹來告此乃詳紀曲折情形必舊親征錄人別有所據因而增入二事均足補祕史所未及但此役當戰於闕奕壇乃以爲海剌兒則又鵲突矣海剌兒戰事祕史不載揆度情形必是汪罕軍而非帝軍何也據祕史濶亦田勝後帝軍向北追蔡亦烏兀至斡難河王罕軍向東追札木合至額洏古涅河海剌兒帖尼火魯罕正在額洏古涅河東故札木合敗走後即降於汪罕也犍河祕史作刊沐連即鄂刻闕之根河西闕之旱河在呼倫湖北三百里禿律別兒河在根河北即今特勒布爾河也海剌兒亦河名發源內興安嶺西北流入呼倫湖火魯罕蒙古語小河也帖尼小河乃海剌兒河北一分支今稱特諾克河

壬戌發兵於兀魯回失連眞河伐按赤塔塔兒察罕塔塔兒頓兵避暑先誓眾曰苟破敵逐北見棄遺物愼勿顧軍事畢共分之既戰屢勝族人按彈火察兒荅力台三人背約上令虎必來哲別二將盡奪其獲散軍中

按此即祕史荅蘭揑木哥兒之役一事分載兩處者兀魯回失連眞河祕史作兀勒灰河失魯格勒只揚地面兀魯回今烏爾會河失連眞今色野而濟河均在烏珠穆沁旗境此併合爲一誤且祕史謂戰後還軍至此非發兵先至此也按彈即阿勒壇

是秋乃蠻孟祿可汗會篾力兒部長脫脫別吉朶魯班塔塔兒

哈荅斤散只兀諸部暨阿忽出拔都忽都荅（原誤花）別吉等來犯我軍及汪可汗上先遣騎乘高覘望於揑干貴因都徹克二字（原脫）徹兒赤忽兒黑諸山有騎自赤忽兒（原脫此二字）黑山來告乃蠻漸至上與汪可汗自兀魯回失連眞河移軍入塞汪可汗子亦剌哈居北邊後至據高阜方下營孟祿可汗易之曰彼軍漫散候其眾聚吾悉擄（原誤捲）之時阿忽出拔都一部從乃蠻來與前鋒合將戰遙望亦剌合軍勢不可動遂還亦剌合尋亦入塞會我軍擬戰置輜重他所上與汪可汗倚阿闌塞爲壁大戰於闕奕（原誤繹）壇之野彼祭風風忽反爲雪所迷軍亂填溝壑墜而還時札木合同孟祿可汗來中道札木合引兵同遇立爲可汗者諸部悉剽（原誤劄）虜之

按祕史此即會犍河立札木合爲局兒可汗之役又一事說分爲二者且此錄所敘戰事與祕史迥異夫同一闕奕壇地也就祕史言在額洲古涅河西克魯倫河北就此錄言則在兀魯回失連真河南近泰州邊堡處南北相距百千里同一與乃變札木合戰也祕史在雞兒年宋寧宗嘉泰元年辛酉而此錄則在壬戌秋先後相距者一年此兩書必各有所據然余終以祕史爲足信查祕史言札木合自刊沐連河洲起軍來伐帝自古連勒古地面在今車臣汗右翼中左旗東約王罕軍順克魯倫河往東迎之中間哨望三人分處於呼倫湖北各山地皆敵軍必由之路此戰前情形明析如繪矣迨至交鋒札木合必已踰額洲古涅河而西帝與王罕亦必沿烏爾載河而東闕奕壇

地面雖不知何在但西域史譯爲奎騰之野攷烏爾載河西圖稱爲奎騰郭勒則闕奕壇即烏爾載河濱地無疑此戰地情形又明析如繪矣若既破敵王罕軍東追札木合向額洲古涅河帝軍北追泰赤烏向斡難河此戰後情形更明析如繪矣祕史之確鑿可據如此再即此錄攷之是役有泰赤烏酋阿忽出即上阿忽兀忽出祕史作阿兀出忽都荅即上忽都荅兒二人在內則泰赤烏部尚存顯然可見故帝於戰勝後追滅之而錄乃先載滅泰赤烏後敘此戰其不可信者一忽都荅兒上文已爲帝擒何能復出相犯其不可信者二帝與汪罕既在兀魯回失連真河地面何所謂偵騎遠至呼倫湖北軍情緊急時有此調度乎其不可信者三孟祿可汗既立亦剌合營前欲虎其

眾乃又謂札木合與孟祿可汗未中道一段中前後矛盾其不可信者四既云是秋極遲不過九月未甚嚴寒何至爲風雪所迷塡墜溝塹其不可信者五段末言札木合引軍回遇立已爲汗諸部悉掠虜之可知即犍河會後事乃竟分爲兩役其不可信者六至哲別爲泰赤烏家人祕史謂於是戰射死帝馬而此於卷首早載哲別來降何也其不可信者七哲別之降既當在此戰後則荅闌捏木哥兒之役帝令虎必來哲別奪按弾等掠獲物不愈當在此戰後乎其不可信者八日乃變札木合均是勍敵又有諸小部之聚集聲勢浩大可想而知帝與汪罕何敢輕離牧地遠駐於兀魯回失連真河四面受敵之處然則闕奕壇一戰當在內蒙古阿嗚科爾沁

旗境抑當在外蒙古車臣汗旗境豈待辨而明耶捏干貴因都祕史作額捏歸列禿今呼倫湖西北額爾古納河右岸有鄂勒圖舍里卡倫當即其處徹克徹兒赤忽兒黑兩山在河之東今達哈得兒山室韋兒格山是也塞者金人所築泰州邊堡西起潢河之源東北直至嫩江元史載翁古部以一軍守其衝要指此阿蘭塞阿蘭當作阿拉譯言山謂倚山以築塞垣其地當在今巴林部西北如錄言倚阿蘭塞爲壁是闕奕壇戰地又在其北則阿嗚科爾沁旗境矣

冬上出塞駐於阿不禮闕惑哥兒之山汪可汗居阿剌原誤脫族剌里怯沙陀中是時上與太子朮赤求聘汪可汗女此字鈔兒伯姬汪可罕之孫禿撒合亦求上公主火阿眞伯姬俱不諧自是稍

疏札木合聞之往說亦剌合曰吾按荅常遣使通信於乃蠻太陽可汗時將不利於君今若能加兵我從旁協助時亦剌合居刖所來會父汪可汗上族人荅力台斡赤斤按彈火察兒荅海忽剌荅兒斤人原脫此字照西域史校補札木忽兒哈撒卽上木忽兒好蘭札木合等背我起至原誤迨起亦剌合說之曰吾等願爲効原誤力佐若討月倫太后諸子亦剌合信之卓原誤帳相間原誤旦暮原誤爲兵其謀遣察罕脫脫千言之於汪可汗汪可汗曰札木合巧言算信人也不足信亦剌合曰彼言者有口有舌何爲不信屢遣人言之汪可汗曰我禁汝汝輩不從吾身存立實賴於彼垂老遺骸莫得安寢今喋喋不已汝當自能爲之毋遺我憂旣而異志悉燒我牧地也原誤

按札木合等離間汪罕父子據祕史爲猪年春蓋自壬戌秋戰勝塔塔兒四種後事也惟祕史未敘明所駐何地此足補其缺攷西域史帝與汪罕初同駐阿剌兒地後帝移阿兒卻宏哥兒阿不禮闕惑哥兒卽阿兒卻宏哥兒蒙古游牧記克什克騰旗西北至巴爾噶濶霍果里卽其地阿剌怯沙陀卽阿剌兒元史語解阿喇勒水中島也游牧記阿巴哈納爾部石翼有達里諾爾周廣三百餘里中多島嶼所謂阿剌兒卽此此泊四面皆石磧故曰沙陀中時汪罕子亦剌合別居徹徹兒山陰別兒客額列地則在土謝圖左翼後旗境與汪罕駐處相距甚遠故須遣使傳言燒牧地事亦足補祕史蓋帝時居漠南舊日古連勒古牧境爲所竊燒耳

癸亥春汪可汗爲詐計曰彼前者嘗求婚於我不從今宜許之俟其來宴定約必擒之遂遣不花台乞察來請上率麾下十騎往赴之宿於篾里哥卽祕史蒙力克帳中越明日從原誤有篾里哥原脫此字也亦可謀也亦可祕史蒙文作額赤格譯言父也使回汪可汗語曰我牧羣羸弱方從思之合命一人赴彼宴足矣旣遣使上卽還時汪可汗近侍也可察合蘭者聞圖上謀歸語其妻因曰人若有言泄於上者賞我何哉其子亦剌罕止之曰此無據言之恐他人以爲實也可察合蘭牧馬者乞力失月供馬渾適至微有所聞問其弟把帶曰適所讓者何事該知否把帶曰不知察合蘭次子納憐坐帳下方彌鏃聞之罵曰割舌者適我不言乎今事已然當禁誰口也把帶謂乞力失曰我今知矣可同赴上言之遂入已帳

話行止有一羔殺之拆臥榻煮熟夜馳見上告其謀曰汪可汗將圖太子其計定矣上聞之止軍於阿蘭塞急移輜重於失連眞河上卽遣折里麥卽祕史據祕史當作後噶蓋逃避者勒馂爲前鋒之際專防追襲無所謂前鋒也自莫連都兒山之陰行汪可罕亦領兵自莫連都兒山陽由忽剌阿原誤小魯哈二山而來近侍有太出也迭兒二人者因牧馬見汪可汗軍至亟來告上移軍合蘭只之野未及爲備日銜山卽整兵出戰先敗朱力斤部衆次敗董哀衆又敗火力失烈門大石衆衆進逼汪可汗護衛其子亦剌合馳馬衝陣我軍射之中頰其勢大挫斂兵而退

按祕史許婚請宴皆桑昆等狡謀桑昆別居徹徹兒山陰與帝駐地遠故可以馬疲爲辭此言汪可汗詐計非是止軍阿

蘭塞移輜重於失連眞河敘述較祕史爲詳祕史言命者勒
簇爲後哨蓋貸夜退走使之殿軍雖亦重任然次日之戰爲
前鋒者自屬主兒扯歹及忽亦勒荅兒此但舉折里麥而遺
彼二人殊失輕重莫運都兒山祕史作卯溫都兒山卽今阿
嚕科爾沁旗西南三音溫都兒山見胡刻地圖溫都兒譯言
高山卯不好也當因山無生物或帝在此山幾爲汪罕所困
故易卯以詈之三音好也後人忌諱卯字故易稱三音忽剌
阿卜嚕哈祕史作忽喇安不剌合地而西域史則稱紅柳林
以蒙古語紅曰烏蘭柳曰布爾哈忽剌阿忽喇安皆烏蘭合
音卜魯哈木剌合皆布爾哈轉音此增二山字由不知忽剌
阿卜魯哈之解誤謂二山名耳合蘭只河名今稱哈喜爾河

哈喜卽合蘭只合音正在錫喇溫都山之北情形地望俱符
○上文既言董袞諸部來降此何以又與帝戰非敘次顚倒
之顯證乎
上亦將兵至斡兒劄兀遣此字疑誤惑哥山岡軍凡四千六百騎沿
哈勒合河順進分爲兩隊上親將二千三原誤二百騎行河南岸
兀魯吾忙兀二部將二千三百騎行河北岸上以宏吉剌部先
爲婚親遣使謂其部長帖木哥阿蠻部曰汝若來順女子面原誤而容
外甥資質俱在不然則加兵於汝矣此處應有宏吉剌遂降語遂行至
董哥澤脫兒合火兒合之地駐軍
斡兒劄兀遣惑哥山岡祕史作斡峏訥兀山爲忽亦勒荅兒
卒後葬處在哈爾哈河之北今稱依爾該圖山哈勒合河卽

哈爾哈河此河發源呼怡烏尒山西北流入貝爾湖祕史言
合勒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卽貝爾湖處有帖兒格阿篾勒等翁
吉剌部卽此宏吉剌部長帖木哥阿蠻也女子面容指帝配
孛兒帖外甥資質指帝子朮赤蓋董哥澤舊圖皆無新測黑
龍江圖呼倫貝爾廳東南有錫尼克河河南有二小泊名董
嘎淖爾卽此董哥澤脫兒合火兒合之地卽上文所云帖尼
火魯罕火兒合爲火魯罕轉音今特諾克河是也特諾又爲
脫合轉音言南自董哥澤北至帖兒合小河皆帝駐軍處
上遣使阿里海致責於汪可汗曰我合大軍駐董哥澤閒草盛
馬肥與汪可汗言之昔汝叔父菊律可汗嘗謂汝我兄忽兒札
忽思孟祿可汗之位不我與自奪之汝又殺諸昆弟詐言太帖

木兒及不花帖木兒輩不知所存是故菊律可汗逼汝哈剌溫
之隘汝窮迫無計僅以百騎來歸我先君我先君率兵偕汝以
雪前恥而泰赤烏原脫此字兀都兒吾難卽祕史忽難西域史作兀都兒富延八哈只
二人助兵幾許不可知其時道經哈剌不花山原誤出谷之上又
出阿不札不花哥兀之山又躋禿烈壇禿零古蓋速壇零古闕
羣隘曲笑兒澤跋涉重險始原誤使至其境適值彼凶年得窮其
國時原誤被菊律可汗聞之避我於塔剌速之野我又逐之僅以
數十騎遁走河西之國不復返矣我先君盡以土地人民歸汝
由是結爲按荅我遂尊汝爲父此我有造於汝一也
哈剌溫野攻卽今克魯倫河源之西噶老太山詳見祕史攷
證哈喇不花山哈喇譯言黑不花語解作布哈牝牛也猶俗

稱黑牛山其地當在敖嫩河源相近處阿卜札西域史作哈卜察爾蓋隘口之義不花哥兀山未詳所在查游牧記土謝圖中旗東南與車臣汗右翼中左旗接界處有地名布庫都兒地望譯音俱相近禿烈壇禿零古西域史作土拉壇禿剌古特爲蒙古源流布拉于噶納圖納之對音祕史所謂不而罕合勒敦山者是也此山水道提綱稱爲必兒喀禿元之先世皆居是地曲笑兒澤卽上文作曲薛兀兒澤攷見前塔兒速之野西域史作忽爾奔塔剌速特攷西圖哈里隆湖卽曲笑兒東南有都爾班得列圖地語音相符細察文意必是時菊律汗畏帝父之勇悍又値凶年故不敢抗拒潛避僻地以此也速該偕王罕各處窮搜哈剌不花以下諸山隘大約均在

敖嫩河迤西土拉河迤東一帶叢嶺間迨覓至克魯倫河南曲笑兒澤始知菊律汗避居之處由此進逼菊律汗遂遁至西夏不復返焉

又曰父汪可汗汝其時如埋雲中如沒曰底汝弟札阿紺孛居漢塞之間我發聲呼原誤轟之以手舉帽隱隱而招之彼其聞我呼見我招遠來投歸我乃登山而望倚店而待其至又爲三部餘力乞所逼我以其遠來肯令死之耶是我有造於汝二也又曰父汪可汗汝既出雲中顯曰底來歸於我使汝饑不過日午顯不過月望所以然者何哉我昔與兀都夷部戰於哈力黑山之西木奴又力之野多獲孳原誤孽畜輜重悉以與汝饑不過日午顯不過月望者實此之由也是我有造於汝三也又曰父汪

可汗汝征滅里乞陣於不剌川遣使視原誤候部長脫脫不待陣而先戰獲忽都台察魯渾二哈敦因招其二子火都赤剌溫迨原無此字但非此文義不明合部叛歸汝又爲曲薛兀撒八剌追襲掠原誤於汝人民使來告我我遣四將領兵戰敗之盡歸所掠於汝是我有造於汝四也

按埋雲中沒曰底語意不明西域史作汝避居於曰入之地隱沒於中蓋指汪罕爲乃蠻所攻遁至西遼事也漢塞西域史作察富古特之地原注乞解地今未知所在然乞解地稱爲漢塞殊屬不倫哈力黑山西木奴又力之野祕史蒙文作木魯徹薛兀勒西域史作木里察克速兒蓋卽指上文所言莫那察山

又曰昔我出哈兒哈山谷與君忽剌阿班荅兀卓爾完忽奴之山相見時於時不已言乎譬如毒牙之蛇所傷勿以動念吾二人脣齒相見始可離間如今以蛇傷而間我乎脣齒相見而離我乎父汪可汗我時又如青雞海鶻自赤忽原脫此字兒黑山飛越於盃而之澤捉斑腳鵝以歸若此謂誰哈荅斤散只兀宏吉剌諸部是也汝豈非假彼諸部之力而驚畏我耶是我有造於汝五也又曰汝何嘗有造於我我造於汝者凡若此與其驚畏我何不使我衆煽繫而息安榻而臥使我癡子癡婦得盜寢乎我猶汝子勢雖窮弱不使汝有慕於他強原脫此字我雖愚魯不使汝有慕於他賢也譬如雙輪去一不能行也徒使牛汗縱之恐盜係之實餓又如雙輪偶斷其一牛憤破領徒使跳躍不能前也

以我方車獨非一輪乎凡此諭汪可汗也

哈兒哈山嶺卽上文哈力黑山忽剌阿班荅兀卓兒完忽奴山西域史作忽剌安必兒荅禿兀特相近之卓兒格兒痕山而祕史則作勺兒合勒昆山的忽剌阿納帆山語似倒置然其地則同詳兒祕史攷證亦忽兒黑山見上盃而澤亦卽上文所謂盃亦烈川今貝爾湖也

時土族人火察兒按彈在汪可汗部中上因使謂之曰汝二人欲殺我抑將我棄之乎痙之乎吾嘗謂上輩八兒合拔都二人薛徹大丑詎可使斡難河之地無主累讓之爲君而不聽也又謂火察兒曰以汝捏羣太石之子吾族中當立汝又不聽又謂按彈曰汝爲忽都剌可汗之子而父嘗爲原誤謂汗推以位汝亦

不聽吾曾悉讓汝等不我聽我之立實汝等推也吾所以不辭者不欲使蒿萊生久居之地斷木阻通車之途假汝等爲君吾當前鋒俘獲輜重亦歸汝也使我從諸君畋我將遮獸迫崖使汝得從便射也又謂按彈火察兒曰三河之源我祖實興毋令他人居之又謂脫憐吾弟我以汝是高祖家奴曾祖闍僕故尊汝爲弟也汝祖塔塔乃吾祖察剌合令忽統必乃二君所擄塔塔生雪也哥雪也哥生濶濶出黑兒思安思安生折談晃脫合兒合兒生汝汝世爲奴虜誰之國土汝可取之縱得我國按彈火察兒必不與也昔我等居汪可汗所早起我得飲王青鍾馬乳汝輩起知我先飲而妬之耶我今去矣汝輩恣飲之吾弟脫憐量汝能飲幾何也又謂按彈火察兒曰汝若善事吾父汪可汗勿使疑汝爲察兀勿魯之族而累汝卽汪可汗交人易厭於我尙爾況汝輩乎縱然今夏豈能到來冬矣又爲我謂汪可汗曰可遣按敦阿速連八力二人來報否則遣一人日者吾麾下忙納兒拔都失彼銀鞍黑馬在王所請原誤持來鮮昆按荅汝亦遣必力哥別吉脫端二人來否則遣一人札木合按荅暨阿赤失蘭阿剌不花帶亦然原誤酉火察兒按彈各遣二人來如我東向可與納兒脫憐溯原誤呼陳輞兀之源來會如西向可出哈八剌漢荅爾哈之山順忽魯班不花諸思河來也

按斡難河三河之源均蒙古先世所居處其地在今車臣汗境必爾喀嶺之北稍西三河者一克魯倫河源出必爾喀嶺西南一斡難河源出必爾喀嶺西北一土拉河源出必爾喀嶺西令忽卽令穩一作領昆遼官名遼史百官志小部族詳穩之下有令穩是也陳輞兀河名今稱札敦河哈八剌漢山卽哈爾巴爾山在呼倫湖東荅兒哈山卽達哈德兒罕山在哈爾巴爾山西北忽魯班不花諸思河忽魯班譯言三不花譯言牝牛諸思者河猶言三牛河惟其地未知所在俟再詳攷

汪可汗聞上前語曰惟我子裁之王子鮮昆謂其父曰彼何嘗實意待我爲按荅特以玩物視我耳何嘗稱君爲父特以老奴視我父原脫此字耳何嘗遣辨士馳御馬以及我彼能勝我聽取吾國若我勝彼亦取其國也因戒其部將別力哥別吉脫端曰備而釜建而旗秣而馬以需進也上旣遣使於汪可汗遂進兵掠

虜宏吉剌別部溺兒斤以行至班朱尼河飲水誓衆
按說降宏吉剌部已見上文此又云掠虜宏吉剌別部亦是一事兩書故祕史西域史均不載此事班朱尼河祕史作巴勒渚納海子西圖作巴里吉諾湖洪氏本紀補言俄人曾游歷至此蒙古人尚指其地爲成吉思汗避難處攷此海子在今俄屬拜哈爾湖東南我邊界托克托卡倫正北約三百里從前攷據家與祕史巴勒主惕混合爲一誤也
時有亦乞列部人孛徒者爲火魯剌部所逼敗走（原誤之）因遇上同盟是時上弟哈撒兒別居哈剌渾只敦山妻子爲汪可汗所虜止挾幼子脫虎走糧絕探鳥卵爲食來會於河濱上與汪可汗戰於合蘭眞沙陀之地汪可汗居於只忒（原誤感）忽廬之地時

上麾下荅力台幹眞按彈折溫火察兒別吉札木合八憐梭哥台海塔海忽剌海等又忽都荅部衆在汪可汗所相與謀害汪可汗曰此不可依也將叛去汪可汗覺其事迎討之是時荅力台幹眞八憐撒合夷孀眞諸部稽顙來歸按彈折溫火察兒別吉忽都荅（原誤花）札木合等奔乃蠻主太陽可汗上遣使哈柳荅兒鈔兒寒（原誤塞卽祕史鈔兀兒罕）二人往汪可汗所假爲上弟哈撒兒語謂之曰瞻望我兄遙遙忽忽（原脫此字）越（原誤遠）棤涉徑不知所從近聞我妻子在父所我今蔽木枕塊藉壤仰星而臥我實賴王父故强有請王苟從之吾終歸王父也汪可汗因遣使亦禿兒干於我（原脫於字何氏於煮潦器盛血與之盟哈柳荅兒鈔兒寒（原誤塞）二使將亦禿兒干來上不與語卽送於哈撒（原誤兒）鈸兒所上

因以二將（原脫此字）領兵夜馳至徹徹兒運都山出其不意破汪可汗軍盡降克烈部衆汪可汗僅以子及數騎脫走顧其左右謂其子亦剌合曰我父子相親其可絕而絕之乎今由此輩緩頰二字當改作饒舌方合竟絕矣至捏孛（原誤）晻（烏蘇原誤槐）河爲乃蠻太陽可汗之將火里速八赤帖迪沙二人所殺亦剌合走西夏過亦卽納城至波黎吐蕃部卽劉（原誤）掠且欲居之吐蕃收集部衆逐之散走西域荅（原誤）白先居徹兒哥思蠻之地爲哈剌赤部主五字（原脫據西域史校補）黑鄰赤哈喇者殺之

哈剌渾只敦山西域史作哈剌溫赤敦當卽祕史卷七勺兒合勒敦山今攷土剌河東有噶拉泰嶺西圖所謂渾察沁達班是也只忒忽廬西域史作起特忽魯哈特額列特西圖恩金河東有土喇霍羅蘇地譯音相符以在大戈壁中故曰額列特額列者沙磧也徹徹兒運都山卽祕史者者額兒溫都兒山鄂剌圖作策策山在土謝圖汗部左翼後旗東捏孛烏蘇河祕史作捏坤水西域史作捏坤烏孫按卽今鄂爾坤河亦卽納城何氏謂卽亦集乃路是也今爲額濟納旗境在甘肅甘州府北近居延海處波黎吐蕃西域史作波魯土伯特吐蕃土伯特今之西藏也攷衛藏通志西藏舊轄三十九族中有畢魯族波黎波魯皆畢魯轉音譌亦剌哈自漠北南遁經西夏境以入吐蕃本欲奪據波黎因爲吐蕃所逐仍北退改入西域苦先據乎先庭訛卽庫車自二王所召還由苦先城至哈剌火州蓋希亮由和闐還中國經庫車車以抵吐魯番路程恰合則苦先爲庫車甚確居徹兒哥思

蠻西域史作古察兒喀思每查庫車東南有烏哈兒薩依河河濱有烏哈爾村即其地哈剌赤部元史本紀譯爲龜茲因龜茲一名屈支哈剌赤爲屈支合音

上既原誤即滅汪可汗是冬大獵於帖麥該川宣布號令振旅歸龍庭上春秋四十二時乃蠻太陽可汗遣月忽難謀於王孤部主阿剌忽思的乞火力曰近聞東方有稱王者日月在天了然見之世豈有二王哉君能益吾右翼奪其弧矢阿剌忽思即遣使來兒必塔失以是謀先告於上後舉族來歸我之與王孤部親好者由此也原註來兒必塔失又誤以乃蠻使名爲汪古使名並當依秘史校正

帖麥該川祕史作帖篾延客額兒地當在土剌河發源處龍庭二字乃文人藻飾之詞以入記載不獨有乖史裁反使當

日地名無處可放元史數書龍庭皆此記肇其端也按祕史帝乎王罕後有那冬就在阿不只阿濶迭格兒地面住了語知此記所謂龍庭即指阿不只阿濶迭格兒言阿不只阿濶迭格兒爲太祖殂後葬處太宗以下三君均即位於此詳見祕史攷證因當日立有帳殿故稱龍庭後文太宗皇帝自虎八會於先太祖之大宮正其地也王孤祕史作汪古金人使此部守泰州邊堡起於內蒙古克什克騰旗西北王孤部亦必在其地

甲子春大會於帖木垓川議伐乃蠻百官謀曰今畜牧疾疫待秋高馬肥而後可進上弟斡赤斤那顏曰毋慮馬瘦我騎尚壯今勢已如此其可緩乎以吾料敵必敗之苟我戰勝他日指此地嘗擒太陽可汗當圖此名然勝負在天必當進矣上弟別里古台那顏亦曰乃蠻欲奪王孤矢若果爲奪則身將安之彼國大馬繁恣爲誇語今我卒然入之國雖大必逃散於山林馬雖繁必遺棄於原野掩其不虞奪其弓矢豈難哉眾稱善望日祭纛詰朝進兵伐乃蠻秋再會哈勒合河建忒該山先遣麾下虎必來哲別二人爲先鋒太陽可汗至自按臺營於杭海山之哈只兀孫河引兵迎敵我軍至斡兒寒河太陽可汗同篾兒乞部長脫脫克烈部長札阿紺孛阿憐太石猥剌部長忽都花別吉及札木合禿魯班塔塔兒哈荅斤散只兀諸部相合時我隊中一白馬帶敝鞍驚走突乃蠻軍太陽可汗與眾謀曰彼軍馬羸可引原誤尾而退原誤進然待馬稍膘原誤輭健與之戰也驍將火力

速八赤曰昔君父亦年可汗勇戰不回士背馬後未嘗使人見也今何怯也果懼之何不令菊兒八速來太陽可汗因率眾來敵上以弟合撒兒主軍躬自指麾行陣時札木合從太陽可汗望見上軍容嚴整因謂左右曰汝等見按荅罕止英異乎乃蠻嘗有言雖剝原誤駁革去皮猶貪不捨今豈能當之遂提本部兵走是日上與之大戰至晡擒殺太陽可汗乃蠻眾潰夜走絕險墜納忽崖者不可勝計明日餘眾悉降於是朶魯班塔塔兒哈荅斤散只兀諸部亦來降

按征乃蠻事祕史年月地理軍情均詳確可信以此錄對校其訛謬複沓及錯簡處顯然可指攷上滅汪罕爲癸亥秋事是冬獵帖麥該川王孤部來報及謀伐乃蠻皆出獵時事此

分爲二一誤也甲子春大會當在建忒該山此又作帖木垓川二誤也業已祭蘇進兵何又云秋再會建忒該三誤也宣布號令即祕史立千百戶牌子頭事當在建忒該會時此提書於前四誤也建忒該山在合勒合河北帝由牧地東南至此蓋爲招集新附之衆非伐乃蠻須至此也如錄言形勢相背五誤也據祕史由會處祭蘇西征乃甲子四月十六日此既未書某月則所云望日者何指六誤也既進兵矣斷難中止何逗留至秋再有會議七誤也祕史載太陽汗欲退越金山誘敵往追然後回戰此乃云尾之而進語意反背八誤也建忒該祕史作客勒帖該合苔在哈爾哈河北今稱依爾該圖山按臺即阿爾泰山爲乃蠻部駐牧處杭海山之合只兒

兀孫祕史作康孩地面合池兒水杭海今稱杭愛山蒙古語水曰烏蘇兀孫乃烏蘇轉音哈只兒水張石洲謂即合魯兒倭赫泊是也斡兒寒河即鄂爾坤河然上文既作揑羣水此又作斡兒寒河未免岐出納忽崖以地望核之必在鄂爾坤河東錫爾哈阿集爾罕山間猥剌部祕史作斡亦剌特西域史作衛剌特今稱厄魯特

冬再征脫脫至迭兒惡河源不剌納倭剌（原誤㑹朅）之地兀阿思篾兒乞部長帶兒兀孫（原誤帶兒兀兒孫）獻女忽蘭哈敦於上率衆來降爲彼力弱散置諸翼中監督（原誤室曦）之其人頗不安復同叛略刦（原誤搶）（搶復）輜重我兵與戰復奪之上進兵圍篾兒乞於泰安塞盡降麥古丹脫里孛斤篾兒乞諸部而還部長脫脫奔孟祿可汗帶兒兀孫既叛率餘衆至薛良葛河哈剌溫隘築寨以居上遣孛羅歡乃顏及赤老溫拔都弟闊拜二人領右手軍討平之

迭兒惡河即祕史合剌荅勒西域史作塔兒河今色楞格河上源哈喇塔爾河也不剌納倭剌祕史作忽札兀剌倭剌兀剌均當作阿剌蒙古語平矮山也此不剌納山當即在哈喇塔爾河邊惟小山名圖志勿能詳也薛良葛河今稱色楞格河哈剌溫隘築寨以居即上所謂泰安塞分敘兩處亦誤哈剌溫隘西域史作呼魯哈卜察哈卜察譯言隘口攷色楞格河上源有哈剌鄂倫河隘口當在此河濱

乙丑征西夏攻破力吉里寨經洛思城大掠人民多獲駱駝以還丙寅大會諸王百官於斡難河源建九旒之白旗其上尊號

曰成吉思皇帝復發兵征乃蠻時（原脫照本紀補）孟祿可汗飛獵於兀魯塔山莎合水上擒之是時太陽可汗子屈出律可汗與脫脫遁走奔也兒的石河

征西夏事祕史不載力吉里洛思二城均無攷飛獵即張參議紀行二月中旬趁春水飛放是也兀魯塔山西域史作兀魯黑塔山在宰桑泊西南鄂刻圖作烏羅痕託輝山西圖稱鄂爾霍楚克山莎合水西域史作莎酌河即鄂刻圖哈拉布剌西圖作沙剌布布拉克此河正在烏魯塔山北情形恰合也兒的石河今稱額爾齊斯河

丁卯頓兵避暑秋再征西夏冬克斡羅孩城先遣按彈不兀剌二人使乞力吉思部其長斡羅思亦難及阿忒剌里（原誤里剌）偕我

使來獻白海青名鷹也

斡羅孩即祕史兀剌孩今甘肅靈州西北有布爾哈蘇台曰爲塞外入境要地布爾哈與斡羅孩音近當即其地乞力吉思即漢堅昆唐黠戛斯其部地在今唐努烏梁海西北境

戊辰春班師至自西夏避暑於龍庭冬再征脫脫攻曲出律可汗時斡亦剌部長忽都花別吉等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爲鄉導至也兒的石河（原誤）畫擄（原誤）計幾里乞部脫脫中箭矢而死曲出律可汗僅以數人脫走弭契丹主菊兒可汗

龍庭見上斡亦剌即上狼剌契丹指西遼菊兒可汗西域史作古兒汗遼史言大石即位稱葛兒汗蓋眾汗之汗意

己巳春畏吾兒國主亦都護閻上威名遂殺契丹主所置監國

少監欲求議和上先遣按力也奴奴荅拜二人使其國亦都護大喜待我使（原脫此字）禮甚厚即遣其官別吉思阿鄰帖木兒二人入奏曰臣國聞皇帝威名故棄契丹舊好方將遣使來通誠意躬自效願豈料遠辱天使降臨下國譬雲開見日冰泮得水喜不勝矣而今而後攝率部眾爲僕爲子竭犬馬之勞也當是時篾里乞脫脫中流矢死脫脫之子四人以不能歸全屍遂取其頭獻也兒的石河將拜畏吾兒國脫脫先遣別干者使亦都護亦都護敬之四人至輿畏吾兒大戰於斡河亦都護又（原誤生）遣其官阿思蘭乾乞孛羅的斤亦難海牙合赤四人來告饑力乞事土曰亦都護果誠心戮力於我以其已有來獻寧遣安魯不也（即前按力也）女荅兒班（即前奴荅拜）二人復使其國亦都護遣使奉貢珍寶方物爲貢

畏吾兒即祕史畏兀部地在今土魯番及烏魯木齊境其國本屬西遼故設有監國之官斡河元史作稽河西域史作眞河即今精河蓋此河爲畏吾國西界故亦乃蠻人戰而逐之出境考據家每與元史之蜵河祕史之垂河混合爲一誤也蜵河垂河爲今之吹河吹河在西遼近畿地非畏吾國兵所能到也

庚午夏上避暑龍庭秋復征西夏入孛王廟其主失都（原誤相）兒忽出降獻女爲好

孛王廟地未詳

辛未春上居怯綠連河時西域哈剌魯部主阿昔蘭可汗來歸

因忽必來（原脫來字）那顏見上亦都護兒亦來見奏曰陛下若恩賜臣使遠者悉聞近者悉見輟華衮之餘縷摘金帶之星裝誠願在陛下四子之驅竭其力也上說其言使尚公主仍序第五

哈剌魯祕史作合剌魯西域史作柯兒魯即元史海押立地在今俄屬巴爾哈什泊東南伊犁正北六百里所稱闊帕爾城是也祕史載帝命忽必來往征故隘之來歸耳

遣將脫忽察兒率騎三千出哨西邊戎秋上始誓眾南征克大水濼以拔烏沙堡及昌桓撒州大太子朮赤二太子察合台三太子窩闊（此字原文有太宗也三字當是後人添註誤入正文）台（原脫）破雲內東勝武宣盛（疑靖字）等州金人懼棄西京

按出哨西邊戎據西域史乃因南征先防後路出哨云云蓋

託言耳又按本紀辛未二月帝自將南伐敗金師取大水濼金復築烏沙堡七月命遮別攻拔之此稍誤當以紀爲正大水濼方輿紀要謂在大同府西北昌州元置應昌路在今多倫諾爾廳北達里泊旁桓州據水道提綱在多倫廳西元故上都開平城南今曰庫爾圖巴爾哈孫是撫州在張家口北廂黃旗牧廠西南今哈拉城是也金雲內州在今吳剌忒旗西北金東勝州在今歸化廳西南一百四十五里金武州在今山西神池縣東北宣寧即今朔平左雲縣治金豐州在今歸化城土默特旗境金無靖州靖當作淨在今四子部落西界金西京即今大同府

又遣哲別率衆取東京哲別知其中堅以衆薄原誤陣城即引退

五百里金人謂我軍已還不復設備哲別戒軍中一騎牽一馬一晝夜馳還急攻大掠之以歸

金東京即今盛京遼陽州

上之將發撫州也金人以招討九斤監軍爲奴西域史作斡奴等領大軍設備於野狐嶺又以參政胡沙率軍爲後繼契丹軍師謀謂九斤曰聞彼新破撫州以所獲物分賜軍中馬牧於野出不虞之際宜速騎以掩之也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爲計萬全上聞金人原脫馬至進拒獵兒咽嘴九斤命麾下明安曰汝嘗使北方素識彼主原作太祖皇帝酌氣不合其原誤往臨陣問以舉兵之由金國何怨於彼原作君亦不合酌氣而有此舉若不然即詬之明安如其教俄策馬來降上命麾下縛之俟吾戰畢問之也遂與九斤戰大敗之其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因勝彼復破胡沙軍於會合堡金人精銳盡沒於此上歸謂明安曰我與汝無隙何對衆相辱對曰臣素有歸志恐其難見故因如所教不爾何由瞻望天顏上善其言命釋之

野狐嶺在宣化府萬全縣東北獵兒咽嘴通鑑輯覽註在野狐嶺西會合堡即會河堡在今宣化府西柳川河與洋河相合處一統志謂在萬全衛東南二十里二洋河會處誤也余有辨附張參議行記後

壬申破宣德府至德興府失利引卻四太子也可那顏赤渠駙馬率兵盡克德興境內諸堡而還後金人復收之

宣德即今宣化府德興即今保安州

癸酉秋上復破之遂進兵至懷來金帥高琪將兵與戰我軍勝追至居庸北口原作古北口誤大敗之死者不可勝計時金人堙山築寨悉力爲備上留怯台薄察西域史作喀台布察等頓軍拒守遂將別衆西行由紫荊口出金主聞之遣大將奧敦將兵拒隘勿使及平地比其至我衆度關矣乃命哲別率衆攻居庸南口出其不備破之進兵至北口與怯台薄察軍合既而又遣諸部此處原有一數字衍兵五千騎令怯台哈台二將副守中都上自率軍攻涿易二州即日拔之乃分軍爲三道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爲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洺磁相輝衛懷孟等州定威州境抵黃河大掠而還

懷來縣在宣化東南再東即居庸北口古北口在密雲縣東

北非是役所當經紫荊口卽紫荊關所轄之五回嶺口在易州西南口乃居庸四關之最南者北口在八達嶺北距南口四十五里金中都卽今順天府治涿州在中都西南一百四十里易州在涿州西八十里保州今保定府中山今定州那州今那臺縣治洺州今廣平府磁州屬廣平相州今彰德府輝今輝縣衞今衞輝府懷今懷慶府孟今孟縣相州以上均直隸省地以下均河南省地威州今直隸井陘縣

按元史太祖紀八年伐金金兵保居庸關帝出紫荊關敗金師於五回嶺拔涿易二州遂取居庸與西域史帝自將衆疾馳出第二隘曰紫荊口語合紫荊口在居庸西南觀此知札八兒傳所謂從居庸北黑樹林中有間道勒兵銜枚終夕可

至乃導軍薄暮入谷黎明已在平地云云方向事實無一相符殊不足據後顧亭林昌平山水記龔定盦說居庸李文田元祕史註俱言居庸有間道蓋誤信札八兒傳故也

哈撒兒及斡律那顏拙赤斛薄利爲左軍破洙沂等城而還上與四太子馭諸部軍由中道遂破灤原誤濼洙莫原誤漠河間青原誤清滄景獻濟南濱棣益都開等城棄東平大名不攻餘皆望風而拔下令北還又遣木華黎回攻密州拔之上至中都亦來合上駐營於中都北王甸金丞相高琪與其主謀曰聞彼人馬瘦病乘此決戰可乎丞相完顏福興曰卽上完顏相金史作完顏賽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多居諸郡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祖宗社稷安危在此舉矣當熟思之今莫若遣使議和待

彼主退軍更爲之計如何金主從之遣使求和因獻衞紹王公主令福興來送上至野麻池而還

按金無洙州當卽指兗州沂今沂州府灤州在順天東北莫州在今任邱縣北青縣滄州今俱屬天津府景州獻縣今屬河間府濟南山東首府濱州在武定府東南棣州今山東武定府治益都山東青州府治開州今直隸大名府南東平州屬山東大名府屬直隸密州今山東高密縣野麻池今張家口北稍東九十里有驛馬圖地方當卽所謂野麻池也

夏四月據元史當作五月金主南遷汴梁留其太子守中都以丞相完顏福興左相秦忠爲輔金主行距涿契丹軍在後至良鄉金主疑之欲奪其原給鎧馬還營衆譁遂殺主帥素溫而叛去推斫

荅比涉兒札剌兒爲帥而還中都福興聞變軍阻盧溝使勿得渡斫荅遣裨將塔塔兒率千人潛渡水復背擊守橋衆大破之盡奪衣甲器械牧馬之近橋者由是契丹軍勢漸振先是耶律留哥以中國多故據有東京咸平等郡自稱遼王斫荅比失兒等遣使詣上行營納款又求好於遼王時遼王亦來降上命爲元帥令居廣寧府金主之南遷也以招討也奴爲咸平等路宣撫復移於忽必阿蘭至是亦以衆來降仍遣子鐵哥入質既而復叛自稱東夏王

汴梁今河南開封府良鄉在順天西南七十里涿州東北七十里盧溝橋在良鄉東北咸平路今奉天鐵嶺縣境廣寧今奉天廣寧縣忽必阿蘭地未詳

五月金太子留福興蔡忠等守中都亦走汴梁上以契丹衆將來歸遂命散只兀兒木合拔都契丹先鋒將明安太保兄弟等爲鄉導引我軍合之至則與斫荅等併力圍中都乙亥金右副元帥七斤以通州降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寘荅虔以城降金御史中丞李英率師援中都戰於霸州敗之金主以檢點慶壽元帥李英運糧分道還救中都齎糧人三斗英自負以勵衆慶壽至涿州旋風寨李英至霸州青戈皆爲我軍所獲既絶其糧中都人自相食福興自毒死蔡忠亦委城走明安太保入據之遣使獻捷帝時原誤自據史改駐桓州遂命忽都忽那顏與雍古兒寶兀赤言爲子也阿兒海哈撒兒三人檢視中都帑藏時金留守哈荅國和等奉金帑爲拜見之禮雍古兒哈撒兒受之獨忽

都忽拒不受將哈荅及其物北來上問忽都忽曰哈荅等嘗與你物乎對曰有之未敢受之上問其故對曰臣嘗與哈荅言未陷城時尺布寸縷皆金主之物今既城陷恐我君物矣汝又安得竊我君物爲私惠乎上甚原誤正嘉之以爲知大體而重責雍古兒阿兒海哈撒兒

通州在中都東四十里金北京大定府在熱河建昌縣境霸州在中都南二百里

時金通州元帥七斤以城來降惟張復原校云張鏤柄疑即張甫張鏤柄原校云進鏤柄之稱正如郭蝦蟆原校云即移蝦蟆萬鐵槍當時軍中有此習衆哥原校云剌斯家奴也思此人無攷元帥據守信安不下

金信安鎮在今順天永清縣東南

上駐軍魚兒濼命三合拔都帥蒙古軍萬騎由西夏原倒誤抵京兆出潼關破嵩汝等郡直取汴梁至杏花營大掠河南回至陝州原誤川適河亦合遂渡而北

魚兒濼舊攷謂即鑲黃旗牧廠故興和城西大魚濼余按達里泊一作捕魚兒海當指此京兆今陝西西安府潼關在西安東南一百里嵩今河南嵩縣汝今河南汝州杏花營在祥符縣西二十里陝州在河南府西

詔史天倪南征取平州木華黎遣史進道等攻廣寧府降之是秋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此下尚有金元帥那荅忽監軍斜烈以北京來降一條何校那荅忽即上寘荅虎係是重出茲刪之

平州今直隸永平府廣寧見前

上遣脫脫欒闊兒必帥蒙古契丹漢軍南征降眞定大名至東平阻水不克大掠而還金人復取之丙子錦州帥張致原作鯨以錦廣寧等郡來降平之按既云來降不應再加平之字疑有誤

眞定大名今直隸兩府名錦州府屬奉天東平廣寧均見前

丁丑上遣大將速不台拔都以鐵裹車輪征篾兒乞與先遣征西前鋒脫忽察兒三千騎合至斡河遇其長大戰盡滅篾兒乞還是歲吐麻部主都剌沙合兒既附復叛上命博羅渾那顏都魯伯二將討平之博羅那顏卒於彼

此斡河即祕史垂河與前斡河不同地蓋西遼境內之吹河也吐麻即祕史禿馬惕西域史作禿馬特本紀作禿滿部地在今拜喝爾湖東南

戊寅封木華黎爲國王總率王孤部萬騎火朱勒部千騎兀魯
部四千騎忙兀部將木哥漢札巴荅兒子千騎宏吉剌部安陳原誤赤
那顏三千騎亦乞剌部孛徒駙馬二千騎札剌兒部及木華黎
弟帶孫等二千騎同北京諸部烏葉兒元帥禿花元帥所將漢
兵及札剌兒所將契丹兵南原誤原伐金國
王孤見前火朱勒部未詳
別遣大將哲別攻曲出律可汗至撒里桓地克之先是原脫吐麻
部叛上遣使原脫此字徵兵乞兒思原脫此字部不從亦叛去遂命大原倒誤
太子往討之以不花爲前鋒追乞兒思至亦馬兒河而還大
太子領兵涉謙州水順下招降克兒爲思撼合思甸帖兒兀甸
克失的迷甸火因亦而干諸部

撒里桓卽祕史撒里黑崑爲今葉爾羌西南八百里薩雷庫
勒地詳見祕史攷證乞兒思部卽祕史蔑乞兒吉思種在今
唐努烏梁海境亦馬兒河卽額密爾河在塔爾巴哈台境謙
州在今唐努烏梁海大克穆河南乞兒思克兒爲思皆唐書
所謂黠戛斯居謙河西濱此分爲二者已叛之衆往西遁走
其未叛者仍居原處故應招而降也撼合思元地理志作撼
合剌居謙河東北貝克穆河源一帶帖兒兀克失的迷二部
又在撼合思之東西域書載謙河之源有八水衞拉特居於
左近其東有烏拉速特帖楞郭特客失的迷三族居拜噶爾
湖西帖良兀卽帖楞郭特克失的迷亦三族之一火因亦而
干或作槐因亦兒干槐因蒙古語林木也亦而干百姓也卽
祕史所稱林木中百姓今所稱烏梁海明史作兀良哈八是也何氏
校本非但不能攷明各部地並句讀皆誤茲特正之
己卯以西域役商集各將帥會議西域事定軍中章程按原脫是年事
致失西征緣起特採洪氏書補此方與下文出師至此凡七年語相應庚辰上至也兒的石河住
夏秋進兵所過城皆克至斡脫羅兒城上留二太子三太子攻
守尋克之
斡脫羅兒卽祕史兀荅剌兒西北地附錄作兀提剌耳本紀
分兀荅剌與斡脫羅兒爲二一事重書謬甚余攷其地在塔
什干東北塔拉斯河上今稱傲利耶達西圖作奧里阿塔俄
屬游記作阿里阿他此爲入貨勒自彌國境第一城云所過城皆克
蓋指先滅西遼事

辛巳上與四太子進原誤追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皆克之太
太子又攻克養吉干八兒眞等城上駐軍於西域速里壇避暑
之地命忽都那顏爲前鋒秋分遣大太子三太子率右軍攻玉
龍傑赤土爾堪哈敦原誤不珍也哈荅之城以軍集奏聞上有旨曰軍
旣集可聽三太子節制也
卜哈兒卽今布哈爾國在阿母河東北濱薛迷思干卽魏書
薩末建今稱撒馬爾罕者是在布哈爾東北雜拉數散河南
濱按由斡脫羅兒大道進兵當先至薛迷思干後及卜哈兒
但是時帝由錫爾河西大漠中進故先至卜哈兒後及薛迷
思干也養吉干西域史作因吉懇西域補傳作奧斯懇八兒
眞卽西北地附錄巴兒赤那攷西圖鹹海東南錫爾河下游

之濱有雅尼干城當即養吉干又有巴斯喀喇城當即八兒
眞速里壇爲蘇爾灘之異譯蓋回回國君稱避暑之地即下
文所謂鐵門關是也玉龍傑赤祕史作兀龍格赤今譯烏爾
鞬赤爲貨勒自彌國即元史西域土國名舊都在今鹹海西南基窪國
都城北二百里自貨勒自彌王阿拉哀丁遷都撒馬兒罕留
其母土爾堪哈敦守此故曰土爾堪哈敦之城按西域史圖
攻烏爾鞬赤者爲朮赤察合台窩濶台三人祕史亦同此脫
其一

於是上進兵過鐵門關四太子攻也里泥沙兀兒等城上親克
迭兒密城又破班勒紇城圍守塔原誤塔里寒寨四太子又克馬
魯察葉可馬盧昔剌思等城復進兵壬午春又克徒思匿察兀

兒等城上以暑氣方隆遣使招四太子速還因經木剌夷國大
掠之渡搠蘭河克野里等城上方攻塔里寒寨朝覲畢并兵攻
之三太子克玉龍傑赤城大太子還營所寨破後二太子三太
子始歸朝覲

鐵門關在布哈爾東南山中西圖所稱達爾般的者是其地
也也里祕史作亦魯即明時哈烈國今稱黑拉特在阿富汗
西北境泥沙兀兒即大典圖及西北地附錄之乃沙不耳昌
思麥里傳作你沙不兒在黑拉特西北迭兒密城西北地附
錄作忒耳迷即西圖暴里非在鐵門關南阿母河北濱班勒
紇西游記作班里西游錄作班城西圖作波爾克在阿母河
南濱迭兒密東南塔里寒寨在班勒紇西南大雪山中西圖

作貼什勘馬魯察葉可西圖作馬魯查克在黑拉特東馬盧
即本紀馬魯今稱蔑爾甫在馬魯察葉可東北昔剌思西圖
作斜拉克斯在馬魯察葉可北馬盧西南徒思西圖作圖爾
什茲在泥沙兀兒西南匿察兀兒即泥沙兀兒譯字歧出最
足誤八木剌夷國在裏海南山間詳洪氏木剌夷補傳搠蘭
河本紀作搠搠蘭河西域史作枯母折闊河在黑拉特西北
攷此河發源裏海南山流過慘車南城此城官本圖作塞丹
搠蘭搠搠闊枯姆折闊皆穆里南塞丹轉音也俄游彙編德
貞河即此野里即上也里又譯字歧出蓋匿察兀兒野里二
城守禦皆堅蒙古軍前攻未克至此方克也塔里寒寨亦然
是夏避暑於塔里寒寨高原時西域速里壇札蘭丁遁去遂命

哲別爲前鋒追之再遣速不台爲繼又遣脫忽察兒殿其後
按此條之誤與本紀同蓋命哲別等輕騎進追實在上年帝
克撒馬干時不在避暑塔里寒時且所追者爲札闌丁之父
阿拉哀丁至阿拉哀丁逃入裏海而死札蘭丁方南入嘎自
尼因札蘭丁在嘎自尼故帝移軍南征而進塔里寒雪山以
文法論此條似補敘前事惟避暑於塔里寒高原下須將時
字抹去改爲先是上至薛迷思干再接西域速里壇遁去云
云而札蘭丁字仍須改爲阿剌丁方合事實詳見洪氏本紀
補及西域補傳

哲別至篾兒可汗城不犯而過速不台拔都亦如之脫忽察兒
至與其外軍戰篾里可汗懼棄城走忽都忽那顏聞之率兵進

襲時篾里可汗與札闌丁合就戰我不利遂遣使以聞上自塔里寒寨率精銳親擊之追及辛目連（原誤河自速）獲篾里可汗屠其眾札闌丁脫身入河泳水而遁遂遣八剌那顏將兵急追之不獲大擄忻（原誤都）質都人民之半而還

篾里可汗卽西域史汗篾里克乃西域爵名攷西域之爵密米爾上爲瑪里克瑪里克上爲汗此云汗篾里克蓋兼封二爵者其名則曰阿敏康里人也所守之城卽馬盧爲鎋而杜克朝之舊都時篾里兒已納款故帝令諸將勿犯及脫忽察兒違命掠之篾里克始疑懼仍合於札闌丁忽都忽既敗帝由塔里寒親往捄之西游記載邱長春往見帝於雪山行宮正欲講道報有回紇山賊指斥帝欲親征者卽其事也蒙古

語河曰木連辛目連河卽新頭河今印度河也欣都乃印度轉音西域補傳載巴剌率師入印度取壁耶堡蹦木而灘拉火耳費耳沙波兒篾兒克波兒等城而還按上皆今英屬本若省地拉火耳爲悉刻舊都勞爾城木爾灘在其西餘未詳

（費耳沙波兒卽費薩倭兒見下條註）

癸未春上率兵循辛目連河而北命三太子循河而南將帝（原誤至）不昔思丹城欲攻之遣使來稟命上曰隆暑將及宜別遣將攻之夏上避暑於八魯灣川候八剌那顏因討近敵悉平之八剌那顏軍至遂行至可溫寨三太子亦至上旣定西域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

按此節所載以西游記核之皆壬午年夏事此作癸未春誤也蓋帝由塔里寒南征爲四月初旬事其與札闌丁戰當在五月初此言循辛目連北行卽返八魯灣路命窩濶台南行則往定嘎自尼也據西域補傳太祖自循印度河西岸北行捕札剌勒丁餘黨祕史言太祖逆申河攻取巴傷客薛城卽此時事窩濶台旣定嘎自尼請進兵昔義斯罕太祖以天暑止之又載是夏避暑於巴魯安巴剌等自印度旋師來會可知上兩事皆當在六七月間蓋是年八月廿二日邱長春再見帝於雪山行宮卽八魯灣地至廿七日遂隨車駕北回矣癸未正旦帝之行在已至霍闡河北凡所記均李志常躬身歷目擊之事必無舛錯足以正元史西域史及此條之誤不昔思罕在阿富汗東南境官圖作瓦悉利斯坦瓦悉卽不昔轉音蓋瓦讀如互不讀

如布音便相協利乃助語猶耳字兒字攷太祖破札剌勒丁於印度河西濱其地在費薩倭兒（圖作伊薩黑里）城南再循河南行卽入瓦悉利斯坦境情形正合西域補傳記窩濶台旣定嘎自尼請進兵昔義斯罕太祖以天暑阻之實同一事而所舉地名各異昔義斯罕圖作悉威斯坦屬俾路芝（卽瀚寰志略古義思丹）在瓦悉利斯坦南壤地相接當時或合爲一部故可稱不昔思丹亦可稱昔義斯罕也八魯灣祕史作巴魯安本紀補作配爾灣圖作巴剌哈那在阿富汗國都西北大雪山中可溫寨西域補傳作古南柯爾干一作古腦溫庫爾干地在八魯灣東西圖作格爾登的瓦爾堡

甲申旋師住冬避暑且止且行乙酉春上歸國自出師西域至

此凡七年

按西游記旋師在壬午八月癸未甲申二年皆在西域道中且止且行所以不即歸者以哲別速不台二軍已逾太和嶺入欽察阿羅思境恐有疏失故駐師以待之也

是夏避暑秋復總兵征西夏丙戌春至西夏一歲盡克其城時上年六十五丁亥滅其國以還按此下宜書七月己丑帝崩於哈老圖

按祕史征西夏爲狗兒年秋似以祕史爲正七年西征方歸舊地安得不稍稍休息乎洪氏據西域史放帝壽爲七十三蓋拉施特著蒙古全史曾親見金字譜牒自必較爲可信

太祖聖武皇帝昇遐之後太宗皇帝卽大位以前太上皇帝時爲太子監國此二字原脫今校補戊子避暑於輪思罕金主遣使來朝太宗皇帝與太上皇帝其議撏力蠻卽祕史綽兒馬罕復征西域秋太宗皇帝自虎八會於先太祖皇帝之太宮原註太當作大大宮大斡耳朵也

輪思罕地未詳俟再攷虎八太宗本紀作霍博元史國語解改和博果攷洪氏西域補傳太祖既平西域定四子分地以和林舊業分拖雷以葉密爾河濱地封窩濶台以錫爾河東地封察合台以鹹海西南貨勒自彌地并鹹海裏海之北封長子朮赤太祖崩時窩濶台當在封地故至次年秋方由彼來會葉密爾河今額米爾河在塔爾巴哈台城南虎八卽葉密爾河東和博克河也大宮卽上文所稱龍庭者是於太宗前稱拖雷爲太上皇帝失詞甚矣

己丑八月二十四日諸王駙馬百官大會怯綠連河曲雕阿蘭

共册太宗皇帝登極太宗遂議征收原誤金國助貧乏設倉戍掇驛站

雕阿蘭祕史作阿不只阿濶迭格兒山攷車臣部汗旗西南界右中前旗南界中末旗北界有庫特肯額里雅山卽雕阿蘭也此山正在克魯倫河曲處之南故曰怯綠連河曲餘詳祕史攷證

命河北先坿漢民調命兀都撒罕主之是年西域伊思八剌納城主遣使來降調命牙魯瓦赤主之又西域之西忻都及木原誤不剌夷國王躬來朝會

按唐代賦稅有租庸調三法此概用調法太宗紀所云命河北漢民以戶計賦調是也兀都撒罕爲耶律楚材賜名八剌

納譯言城伊思城未詳今波斯古都亦思法杭城當卽其處西忻都猶言西印度木剌夷見前

庚寅春遣將攻京兆金主以步騎五萬來援敗還其城尋拔秋七月上與太上皇親征金國發自闕郡隰過川由官山鐵門關平陽南下渡河攻鳳翔

官山金地理志在大同府宣寧縣元一統志在豐州東北一百五十里上有九十九泉流爲黑河豐州今歸化城太宗本紀避暑於九十九泉卽其地鐵門關當在大同府南平陽府屬山西鳳翔府屬陝西關郡者謂宮關所在之郡卽和林也隰過川當指和林西北索呵依山流出之河太宗紀是年夏避暑於塔密兒河朶忽魯朶忽隰過均索呵轉音

辛卯春二月遂克鳳翔又克洛陽河中數處城邑而還避暑於官山會諸王百官分三道征收金國期於來年正月畢集南京是年秋八月十四日至西京執事之人各執名位兀都撒罕中書令黏合重山右丞相鎮海左丞相白此便原誤使遣撒哈塔火兒赤征收高麗克四十餘城還冬中月初三日上攻河中府十二月初八日克之時有西夏人速哥者來告黃河有白坡可渡從其言王辰原誤春正月初六日大兵畢渡又原誤及獲漢船七百餘艘太上皇遣將貴由報集軍兵等已渡漢水上亦遣使於太上皇曰汝等與敵戰日久可來合戰上於正月十三日至鄭州城守馬提控以城降

洛陽今河南河南府河中今山西蒲州府高麗今朝鮮國白

坡即今白坡鎮在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鄭州在開封西

太上皇既渡漢水有金大將哈荅麾下欽察者逃來告哈荅伏兵於鄧西截隘二字原倒等候太上皇是夜會兵明燭而進哈荅移刺聞知入鄧州避其鋒太上皇正月十五日至鈞州雪作上遣大王口溫不花國王荅思將軍兵至十六日雪又作是日與哈荅移刺合戰於三峰山大敗之遂擒移刺十七日上行視戰所嘉之二十一日克鈞州哈荅匿於地穴亦擒之又克商原誤州號原誤虢州嵩州曹州陝州洛陽陳州原誤鄭州許原誤昌州鄧州潁原誤州壽州睢原誤遂州永原誤禁州等來降

鄧州在南陽府西南鈞州即今禹州三峰山在禹州西南商虢以下州名多有訛誤照本紀校正之商州屬陝西虢州今

靈寶縣嵩今嵩縣曹州屬山東陝許鄧睢四州及陳州府均屬河南潁州府壽州均屬安徽永今河南永城縣

三原誤上月上至南京令忽都忽攻之上與太上皇北渡河避暑於官山速不歹拔都撒剌原誤惑水歹火兒赤貴由拔都原本下有哈字衍文今刪等適遇金遣荊王守仁之子曹王入質我軍遂退留速不台拔都以兵三萬鎮守河南秋七月上遣唐慶使金諭原誤降因被殺八月金之參政完顏思忠原誤烈恆山公武仙將兵二十萬會於南京至鄭州西合戰是年高麗王復叛再命撒兒荅火兒赤征收九月南京城中倉廩俱竭金主帥兵六萬北渡河欲復東郡原誤平新衛二城我軍逐原誤遂北潰散尚千餘人復渡河南北原誤

按金史金主渡河北後先攻衛輝不克乃東行至大名旋渡河南入歸德東郡即大名新衛當指新鄉衛輝

癸巳春正月二十三日金主出南京入歸德金人崔立遂殺南京留守參政二人開門詣速不台拔都降四月速不台拔都至青城崔立又將金主母后太子二人暨諸族人來獻遂入南京六月金主出歸德府入蔡州

按史金主出南京即往河北嗣從河北南入歸德此敘金主渡河事於上年似兩次出南京誤也青城在開封北即金受

宋降處蔡州今河南汝寧府

堵察兒火兒赤統大軍圍守是月遣人入城催降勿應四面築城攻之八月別遣按脫等鈔籍漢民七十三萬有奇十一月南

宋遣太尉孟珙等領兵五萬運糧三十萬石至蔡來助分兵南面攻之金人舉沂萊海濰等州來降

沂州府萊州府均屬山東海州屬江南濰今青州府濰縣

甲午春正月塔察兒火兒赤急攻蔡城危逼金主傳位於族人承麟遂縊焚而死我軍入蔡獲承麟殺之金主遺體南人爭取而逃平金之事如此是年五月於苔蘭苔八思始建行宮大會諸王百官宣布憲章是年羣臣奏曰南宋雖稱和好反殺我使侵犯我邊奉揚天命往征其辜又遣忽都忽主治漢民別遣塔海紺孛征蜀

苔蘭苔八思太宗紀作達蘭達皓又作八里思苔蘭苔八思譯字雖異實皆一地即上文苔蘭版朱思祕史所謂苔蘭巴

勒主惕是也攷車臣汗部中左旗境克魯倫河北岸有巴勒斯城即本紀所云八里思也（八里思語解改巴勒斯）餘見前蜀今四川

乙未建和林城宮闕夏遣曲出忽都忽（原誤籍）到漢民一百二十萬有奇遂分賜諸王城邑各有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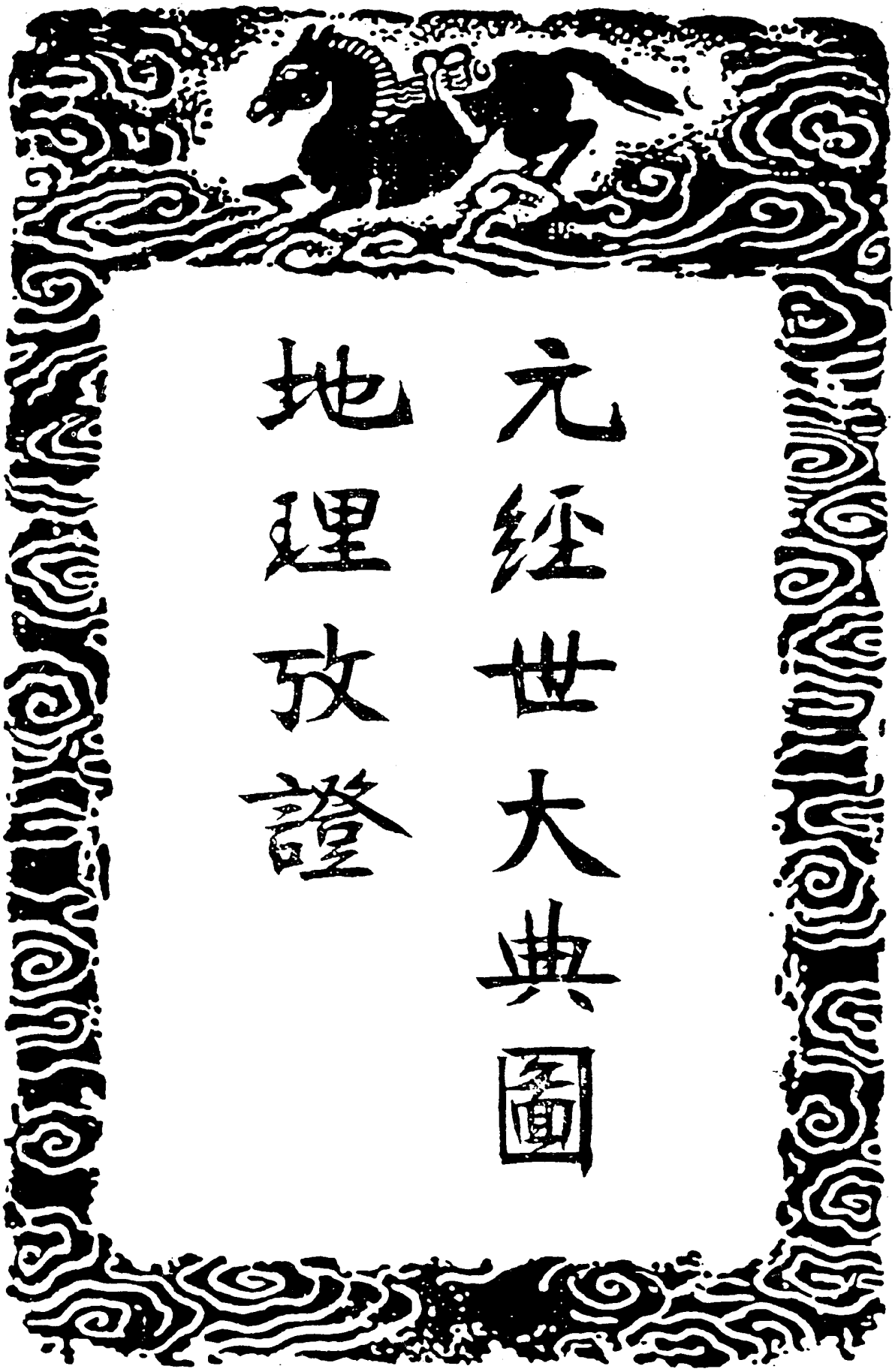
和林在今外蒙古賽音諾顏部塔米爾河南源察罕鄂倫河東南濱余別有攷見長春西游記攷證

丙申入和林城宮冬十二月曲出（原誤赤）曲濶端等克西川丁酉夏四月築掃鄰城秋八月仿漢儒選擢除本貫職位十一月大獵

二字採本紀補初七日還至（本紀補）地名月惑哥忽蘭病次日崩壽五十六在位一十三年（據拼錄掃鄰者宮門外院官會集處也）

按太宗紀九年春獵於揭揭察哈之澤夏四月築掃鄰城作

迦堅茶寒殿元地理志迦堅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餘里錢大昕謂迦堅茶寒即揭揭察哈亦即憲宗紀怯蠻乂罕蓋殿以澤得名而殿在掃鄰城內則城必與澤相接近今塔米爾河南有察罕池正在和林東北七十餘里是掃鄰城必築於察罕池濱無疑月惑哥當作月忒哥太宗紀帝大獵五日還至鈘鐵鐸胡蘭山作月忒哥方與鈘鐵鐸音合方輿紀要謂其地在和林東北按月忒哥忽蘭鈘鐵鐸胡蘭皆即太宗即位處庫鐵烏阿剌里地為今車臣汗旗西南庫特肯額里雅山蓋此地立有行宮故從獵處還居於此因病遂崩耳忽蘭胡蘭皆當作阿拉滿州語平矮山曰阿拉



元經世大典圖

地理攷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

元經世大典圖
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元經世大典圖地理攷證凡例

一元史虞集傳文宗時奉命脩經世大典書成上之凡八百帙今原書已亡僅遺此圖於永樂大典中道光季年益陽魏默深先生源始錄出附刊於六十卷本海國圖志圖中所列皆西域三汗國封內地也

一明脩元史大典全書其時尚存地理志未有西北地附錄卽以此圖爲本近洪侍郎鈞著附錄釋地極爲精審然細覈之舛戾仍不能免況又有原圖之誤魏氏增入之誤故不揣鄙陋別成攷證一書

一原圖之誤二測繪之例南北當有定位不容倒置列列四方於四隅尤爲諸圖所無詳查各地仍當歸還原向始合

一誤也塔里干途思二地史載甚詳茲乃東西互易想作此圖時先成方格後以地名簽之適有二簽脫落再黏遂致錯簡二誤也

一魏氏之誤五魏氏傳刻此圖俾行於世不爲無功但所加慈嶺虛線與山脈原形絕不相合致西面之地闌入於東誤一又加小橫畫三似以分畏兀兒等部舊界然可失哈耳諸城元以前均屬西遼所分之界無着且僅加二處亦太挂漏誤二不賽因封地下注云卽駙馬賽馬爾罕之祖此蓋指明史賽馬爾罕王帖木兒豈知帖木兒並非不賽因後裔誤三圖中忽炭在可失哈耳東南卽元史斡端今之和闐魏氏不知譯音之轉別加于闐於其東誤四察赤

者卽唐石國今稱塔什干魏氏未識塔什干所在漫云塔里失卽塔什干而塔里失之名亦本圖所無誤五塔里失失字當是傳寫之譌

一洪氏所釋間有誤處已詳辨於各條中

一輿圖之學近始極精　國初時西人所刻如艾儒畧萬國圖湯若望地球圖南懷仁坤輿圖其簡陋粗疏與中國古圖無異此圖之不合法固無足怪惟作地圖不照圓球之體分畫線度相距稍遠必不能免牴牾故卷首於原圖外別繪新法一圖使閱者便於對校

一三汗國源流洪氏本有世系攷附元史證補後惜其稿已佚余重爲鉤稽僅得大畧所望拉施特所著蒙古全史譯出刊行庶乎昭析無疑

一原圖地名次序難定姑照西北地附錄書之

一元地理志體例凡行中書省頂格書路府直隸州低一格西北地附錄如畏兀兒阿羅思等頂格書以舊本國名也八吉打孫丹尼牙等頂格書以舊本建都地也八哈剌因怯失等頂格書以舊本大商埠也故均用省例餘則均用路府直隸州例徐松氏不識此意於西域水道記中嘗引此錄云畏兀兒地第二十九曰阿力麻里又云畏兀兒地第三十六曰彰八里一似哥疾寧下三十六地名原隸畏兀兒也著殊屬誤會

一原圖有三汗國界外各地名又西北地附錄與此對校有

溢出地名茲皆攷證而附於後

一各條攷證中所謂西圖卽輿圖公會所刻九十幅本頭批地圖所謂官本圖卽大學堂審定六十八幅本中外地圖也

元經世大典圖地理攷證卷一

仁和丁謙益甫氏著

篤來帖木兒所封地

此卽西史所謂察合台汗國也察合台元太祖次子封於今新疆及俄屬中亞細亞各地爲元代西域三汗國之一篤來帖木兒洪侍郎鈞西北地附錄釋地原註云察合台五世孫詳察合台世系攷然察合台世系攷洪氏原稿已佚今惟檢核諸書得其大畧如下查察合台長子謨阿圖堪征西域時中箭陣亡察合台薨謨阿圖堪子合剌旭烈監國定宗以傳孫不傳子爲非命也速蒙哥嗣位也速蒙哥卒其妃倭魯干立合剌旭烈子謨拔來克沙

浙江圖書館校印 二集 又三

按洪氏海都補傳至元三年察合台孫阿魯忽薨其妃倭耳干納立謨拔來克沙似謨拔來克沙上當補入阿魯忽倭再詳攷世祖踐阼廢之而立八剌八剌察合台曾孫也八剌卒察合台孫尼克伯嗣以攻海都陣亡察合台四世孫托喀帖木耳嗣旋卒八剌子篤哇嗣篤哇卒寬闊嗣未二年卒族叔達里括嗣篤哇幼子葛貝克殺之至元二年共立篤哇次子也先不花卒篤來帖木兒嗣此後無攷

途魯吉

途魯吉爲土耳其轉音魏周隋唐諸史所謂突厥者是也突厥盛時疆域極廣東自遼海西至裏海橫亘萬餘里皆歸統轄故今俄人尙稱中亞細亞地爲土耳其斯單又稱中國新疆地爲東土耳其斯單然突厥自爲唐破部落星散由宋迨元史中均不之及雖西史紀其數族侵入波斯稱雄一時然至元興並已衰滅而此圖乃列途魯吉部於倭赤之西可失哈耳之北診其地望蓋在大那林河流域一帶實今布魯特諸部游牧處布魯特爲我屬邦但其種姓部族絕無人知余謂布魯特者唐西突厥十姓可汗之遺裔也攷唐書寧遠傳寧遠者本拔汗那或曰鏺汗元魏時謂破洛那其王自魏晉相承不絕貞觀中其王契苾爲西突厥莫賀咄所殺後西突厥拔汗那遂分治其地此大那林河流域爲突厥據有之證終以境地偏僻強鄰均不之顧得休養生息於其間蒙古與突厥人同爲北方種族當時必確知此部爲突厥遺裔故特列其名於圖

柯耳魯地

柯耳魯元史作哈剌魯又作匣剌魯祕史作合兒魯西書或稱喀耳魯克或稱喀洛拉實卽唐書之葛邏祿也輟耕錄載色目三十一種分哈剌魯苦里魯匣剌魯爲三以不識譯音無定字故耳柯耳魯爲部族之名非地名圖故加一地字與畏兀兒同例今哈薩克東部及塔爾巴哈台皆其轄境自元太祖時部主阿而思蘭歸附後嗣爲太宗分地憲宗二年遷海都於海押立卽其部西境海都旋據之以叛海押立在巴勒喀什泊南俄人所謂濶跋爾城是也南距伊犁六百五十里朔方備乘謂海都封地在金山西北俄悉畢里地實臆度之詞

畏兀兒地

畏兀兒先爲鐵勒之一部稱爲袁紇新唐書言袁紇者亦曰烏

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紇唐爲回紇又爲回鶻蓋北音無入聲紇也護也鶻也輕讀之則成兀而烏與韋與回亦皆一音之轉故他書或作畏兀或作委兀或作畏午無一定字也惟論者言遼史始有回回之名與回鶻並列而元史則回回回鶻彼此互稱則殊誤蓋遼元二史所謂回鶻者專指居高昌故地一部而言所謂回回者則葱嶺以西凡入謨罕默特教諸國之統稱也葱嶺以西諸國所以統稱回回余別有辨附西游記攷證後按唐回鶻自開成間爲黠戛斯所破部衆分散居高昌故地者特其一小枝耳國弱勢孤初附西遼元太祖與首先歸命得保舊域太祖末年分蒙古國爲四畏兀兒隸察合台今自梧桐窩台西至吐魯番再西至托克遜台又由吐魯番以至烏魯木齊再西

至精河城皆其國境也

哥疾寧

哥疾寧卽瀛寰志畧哈斯那四商年表作開司尼西域補傳作嘎自尼西圖作喀斯那在今阿富汗國都喀布爾南三百餘里佛國記有羅夷國英人恭寧翰攷謂卽元奘西域記之漕矩吒新唐書謝颺本曰漕矩吒或曰漕矩顯慶時稱訶達羅支王居鶴悉那亦治阿娑你城鶴悉那卽哈斯那阿娑你在其西南山麓間西圖作阿撒尼是哥疾寧音時爲羅夷國唐時爲漕矩吒國至宋初突厥人阿伯特眞據開司尼立國越四十三年滅波斯色蠻尼朝而代之又嘗侵印度色爾諸格朝立乃亡有郭耳種人者初散居本境大雪山內至是據地立國兼王北印度迨太祖西征郭耳本國已爲貨勒自彌所併獨前王婿某居欺薩爾堡恃險得存此時率先款服憲宗二年封其子射姆斯哀丁爲海拉脫王盡有今阿富汗部地旭烈兀既開藩波斯郭耳爲其附庸享國百餘年明初帖木兒興國始滅元祕史所稱阿魯種印度史所稱哥爾朝西使記所稱兀林國皆郭耳之轉音也圖當列此城於何不里南

何不里

西北地附錄作可不里爲今阿富汗國都喀布爾城此城最古希臘史載亞歷山德王旣建城於坎達哈復北進興都古施山麓建一新城於加普拉近地加普拉卽喀布爾漢時爲大夏所屬高附地唐爲迦畢試國見元奘西域記新唐書失載疏矣自

宋初嘎自尼立國遂爲所屬後屬郭耳復併於貨勒自彌太祖西征地歸蒙古事跡均詳西域補傳中

巴達哈傷

聖武記瀛寰志畧西域聞見錄作巴達克山又作拔達克山地在阿母河北吉薩爾山南麓初本自爲一部都蘇克賽河南非薩巴特城乾隆末爲西鄰昆都斯所滅昆都斯又爲阿富汗所併故今屬阿富汗圖當在忒耳迷東稍北今列於何不里北未合洪氏謂元奘西域記鉢鐸創那元祕史巴惕客薛均指此殊非確論按巴達哈傷本古大夏及吐火羅地其自立爲國不知始于何時惟在元初則轄境頗廣觀馬哥博羅游記凡葱嶺西麓瀕阿母河而上直至帕米爾絕頂皆其屬地洪氏西域補傳記哲別追古出魯克至撒里庫爾道上近巴達克山界殺之撒里庫爾卽今塔什庫爾干城地

塔里干

原圖列途思於忒耳迷東南而以塔里干列麻里兀東實係錯簡不知此二地皆有史傳實事可徵途思當入不賽音封地塔里干當入篤來帖木兒封地塔里干元本紀作塔里寒祕史作豁兒桓西域史作塔力堪新譯阿富汗志作塔列干爲昆都斯屬城之一謂在巴達克山邊界今已荒瘠昔成吉思西侵圖此城頗久而著名行旅家馬哥波羅亦曾至其處稱其地曰泰干按此城西圖作貼什勘中外圖作貼力勘在昆都斯東阿母河南塔列干河濱西域補傳注云在巴里黑東南約四百里道里正合此城本回王避暑處太祖西征曾駐蹕焉西游記所謂雪山行宮是也若麻里兀東不聞有此地名其誤顯然圖宜移於何不里北稍東

忒耳迷

忒耳迷在布哈爾東南阿母河北岸元塔剌海傳作帖哩麻元史證補阿八哈傳作忒耳昧明史作迭里迷新唐書自覩貨邏國順縛芻河北下流至呾密國當卽指此凡由撒馬爾罕南入阿富汗多於此渡河中亞游記作其里富俄游彙編作喀耳嘰西圖作基里非皆忒耳迷之異譯

不花剌

元史作卜哈兒又作蒲華漢爲大夏及大月氏所都藍市城北魏爲悒密國隋唐爲安國新唐書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西瀕烏滸河明史作卜花兒今稱布哈爾俄政俗攷作博哈喇四

裔年表作白葛拉西域聞見錄作布哈拉此亦西域名城近中亞諸部皆併於俄惟布哈爾及基華二國尚稱自主二國之君皆幼斯畢人幼斯畢卽月祖伯爲元太祖長子朮赤五代孫嗣汗位後甚有威名所部人民往他國者皆自稱月祖伯人故云

那黑沙不

那黑沙不卽魏書諾色波羅新唐書作那色波亦曰小史爲史國所役屬居吐火羅故地唐時史國卽今布哈爾東卡什城小史由史分出在卡什東百餘里山麓間再東卽鐵門關也西圖作雅喀巴的洪氏言西人攷波斯史當波斯薩珊朝奴而失宛王在位時西歷三百三十一年中國可汗兵至錫爾阿母兩河間近那克捨迫之地敗海脫勒汗查年表是時波斯王爲哥士

羅中國可汗當指北周蓋此三十餘年中魏漸衰亡周齊並起然齊兵不能越周而入西域必周武帝時事此遠征軍非常偉績周書佚而不紀可惜也洪又言元英宗至治元年後蒙古稱其地曰喀而什因察合台五世孫葛貝克汗於其地建立宮殿蒙古稱宮殿曰喀而什故亦以名其城

的里安

原作的安里自是傳寫倒誤今據西北地附錄校正圖列不花剌柯提之間洪氏言查古時貨勒自彌國南有城曰搭里安今廢當卽此應在柯提之南

撒麻耳干

此西域最古之城攷希臘史馬基頓王亞歷山德旣滅波斯復

進軍東北境越奧薩斯河阿母河古名取索克地阿那之國都馬拉達坎城一作馬耳達干索克地阿那爲當時國名或作蘇西阿那乃錫爾河南阿母河北諸地之總稱馬拉達坎卽今撒馬兒罕中國史冊則始於魏書之悉萬斤新唐書言康者一曰薩末鞬亦曰颯末建元史旣作尋思干又作薛迷思干而不悟其複貽笑千古西游記作邪迷思干西使記作撏思干湛然居士詩註尋思虔西域城名西域人云尋思肥也虔城也通謂之肥城至明史言元太祖蕩平西域易前代國名以蒙古語始有撒馬兒罕之名失攷甚矣豈知悉萬斤薩末鞬颯末建尋思干薛迷思干邪迷思干撏思干尋思虔與撒馬耳干撒馬耳干撒馬兒罕均屬一音之轉惟譯語伸縮畧有不同何易以蒙古語之有

忽鬱

忽鬱卽今霍占然中外載籍譯音極爲歧出元史伯顏傳作忽禪薛塔剌海傳作忽灘西游錄作苦盍又以城濱錫爾河移城名名其河如郭寶玉傳之忽章河西使記之忽牽河據洪氏書記仍作忽章西游記之霍闡沒聲明地理志之火站大河皆是洪侍郎謂西人於火忽等音每訛爲苦鬱章等音每訛爲程俄圖音如霍鄂較合西國圖籍又稱爲苦程特新唐書石國南二百里所抵俱戰提西南五百里康也苦程特當作忽鬱特正與俱戰提音協道里方位俱符石國至康此爲孔道是又可爲唐書釋地

麻耳亦襲

麻耳亦襲卽濛襲志畧浩罕所屬瑪爾噶朗城俄國新志作馬而幾蘭俄游記編作馬爾格蘭西圖作馬爾戛蘭在浩罕東南自光緒二年浩罕爲俄所滅改立費爾干省遂別建會城於馬爾格蘭之南曰諾威馬爾格蘭諾威者新也一作諾倭

可失哈耳

可失哈耳卽喀什噶爾之異譯喀什各色也噶爾磚屋也以其地多各色磚屋故名爲漢疏勒國故壞唐書疏勒國王居伽師城伽師卽喀什轉音元祕史蒙文作乞思哈思今本未異域錄見此文作哈什哈兒西書亦作可失噶爾

忽炭

忽炭卽今和闐此地名譯音最爲紛歧新唐書于闐或曰瞿薩旦那亦曰渙那曰屈丹北狄曰于遁諸胡曰豁旦而元史憲宗紀別作擴端昜思麥里傳作鄂端拜延八都魯傳作斡端耶律楚材西游錄又作五端祕史蒙文作兀丹明史作阿端西域釋地謂回人稱漢人爲黑台和闐卽黑台之訛相傳漢任尙棄其衆於此此則出於附會于闐國名早列漢書豈稱自任尙而後若魏默深氏不知譯音之轉於忽炭東南增書于闐二字甚可笑矣山海經國于流沙中者堣端璽瞻在昆侖東南亦指于闐堣端璽瞻皆忽炭擴端諸譯之轉音曰流沙中曰昆侖東南地望尤確合

柯提

闍在花剌子模東南俄圖音同他國圖或作喀忒洪攷唐昭宗天復至宋眞宗咸平年間貨勒自彌都城在此唐書火尋或曰

貨利習彌曰過利過利疑即柯提轉音按西圖基華國都基發之北有喀特城又爲喀忒轉音蓋太祖西征以所得地分長次二子花剌子模本部由朮赤察合台二人統軍合攻所克故以迤北之玉龍傑赤歸於朮赤以迤南之柯提歸於察合台也

兀提剌耳

兀提剌耳即祕史兀都剌兒本紀所謂訛答剌斡脫羅兒均即指此通鑑輯覽作鄂託落爾西游錄作訛打剌海屯紀程書作訛忒拉兒西域史作訛脫剌兒此城自來攷據家皆莫知所在余著祕史攷證斷其即塔剌斯城嶺臆說哉查塔剌斯城以在塔剌斯河畔得名西使記作塔剌寺新唐書作怛邏斯今稱奧利阿塔或云阿里阿他傲利耶達余謂欲攷此城必先明悉彼

地形勢蓋由中國入西域渡伊犁河吹河而西南峙崇山北橫戈壁中惟一綫大道別無歧徑奧利阿塔實居中扼塞地覩洪氏太祖本紀譯證乃蠻古出魯兒與貨勒自彌國約東西夾攻西遼而分其地迨貨勒自彌兵至塔剌斯古出魯兒亦破西遼知塔剌斯地即兩國分界處元太祖先滅乃蠻再征西域開首即圍兀提剌耳以其爲入境第一城也是兀提剌耳即塔剌斯無疑其徵一既圍此城方能分兵爲三一由西南攻白納克特忽氈等處一徑向西渡錫爾河越大漠以襲布哈爾等處按圖指示徑路如繪其徵二四裔年表明永樂三年波斯王他未即帖木兒將伐中國卒於瀕得腸核其情形瀕得腸必即元之訛荅剌今之奧利阿塔以他未都布哈爾欲入中國此爲必經之地也其徵三且奧利塔阿利他傲利達瀕得腸與兀提剌兀都剌訛荅剌斡脫羅訛打剌等譯音俱合惟增入之助語詞稍有歧異耳其徵四又西游記邱眞人自西遼國都沿山而西七八日山忽南去一石城當道有駐軍古跡西有大塚相聯如星斗以道里地勢核之所云石城必即兀提剌耳因方遭毀滅寂無人蹤可資訪問致疑爲古跡耳大塚如星斗乃城破時兵民數萬盡爲所殺叢葬於此其徵五且邱氏過此城後並西南山行五程至賽藍與劉郁西使記二月二十八日過塔剌寺三月一日至賽藍雖行程之徐疾稍異而石城與塔剌寺同爲一地可以想見其徵六惟西游錄既言虎司窩魯朶西有塔剌思城又言苦盞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剌城似塔剌思

與訛打剌明分爲二不知文正西游乃與太祖偕行其往也城猶未克其還也城已被毀但聞人言有此二城名因而紀之故道里方位皆約畧而不確（訛打剌實在苦盞東北七百二十里）至余所以知兀提剌耳即塔剌斯者以二城皆由水得名而塔剌斯河又稱奧里阿塔河故也特此城當列於也云赤西第六格南與柯散巴補相對圖中位置不合

巴補

巴補西游錄作八普在今俄屬費爾干省那木干城之西浩罕城之北西圖作帕普洪氏謂俄圖作巴魄魄即補普轉音惟洪氏又謂費爾干本國名引唐書石國東南千餘里之怖悍爲證則殊誤不知怖悍即鏃汗地在今喀什噶爾北大納林河流域

爲布魯特部游牧處與費爾干無涉費爾干乃山間地名詳唐書攷證

訛迹刊

訛迹刊西北地附錄作訛跡刊圖列巴補東南卽今費爾干所屬烏自兼城也俄游彙編烏自兼在省東南二百二十里中俄交界圖作烏茲根洪氏言西人謂爲烏斯勘回部亦稱訛耳勘巴卑爾釋地書烏斯勘爲昔之費而干會城元也罕的斤傳有瓦斯堅耶律希亮傳有干亦思寬均卽指此惟祕史蒙文之兀里羊洪謂卽訛耳勘之異譯則未確蓋蒙文兀里羊與兀丹乞思合兒並列兀丹卽和闐乞思合兒卽喀什噶爾是兀里羊必葉爾羌無疑非訛迹刊也

倭赤

倭赤今曰烏什漢爲尉頭國洪氏謂漢于闐國地殊誤西域水道記烏什城據瑚赤山東南面山小皆石高聳孤立回人謂山石突出爲烏赤城以山得名倭赤瑚赤烏赤烏什皆一音之轉

苦叉

唐叉卽今庫車異域錄作庫策元史作庫撒耶律希亮傳又作苦先漢龜茲國也唐稱邱茲一曰屈茲今庫車城在龜茲古城西北七十餘里庫者此地也車者舍井也以地有舍井故名圖在阿里麻里南與倭赤並列方位最合洪氏謂今之伊犁亦曰苦而叉或指伊犁而言殊牽混攷西域聞見錄寧遠縣東十五里有回城曰固爾札蓋其地當準噶爾盛時建有固爾札佛寺故也元代寺尚未建安得有此地名

柯散

柯散元史烏思麥里傳作可散地在俄屬費爾干省北境西圖未見洪氏謂俄地圖納林河與塔爾河合流處之北曰那馬干那馬干北六十里有城曰喀散喀散西北與塔什干城遥遥相望西游錄作可傘圖在察赤東南地望譯音俱合惟洪氏又以唐書寧遠傳之渴塞城與柯散音近則非是蓋寧遠國地尚在其東爲今俄屬仙米烈程省極南境未能轄及柯散也

阿忒八失

卽元史耶律希亮傳阿體八升山地在特穆爾圖泊南喀什噶爾東北烏什正西西圖作阿特巴什山有阿特巴什河發源山

東經山之北面西流入大納林河洪氏言昔有俄人廓斯屯柯游歷至此云其地甚繁庶又一俄人云河邊有古城遺蹟攷大納林河流域漢時祇捐毒一小部至北魏爲孫國爲蠕蠕所侵徙居於此後稱破洛那又名鎩汗唐天寶間賜號寧遠新書所載其國有大城六小城百頗見繁盛自後寂無所聞蓋由突厥侵入易城郭而爲游牧古跡盡湮故也希亮傳言其母從后避暑於阿體八升山因察合台後王常至是地避暑建有城堡人民又復聚集今則爲布魯特部游牧之處所謂阿忒八失不過荒山空谷而已俄人游此不知何年想值布魯特人毳幕偶聚之時故見繁庶其實非土著也

八里莊

圖列於倭赤之北洪云無攷按今特穆爾圖泊南有巴爾渾嶺爲從伊犁入回疆間道地望相符當卽此圖之八里茫

察赤

察赤卽今俄屬錫爾達利雅省首城塔什干也塔什譯言石干者城寨之稱猶言石城漢爲康居小王蘇薤城地晉時康居南徙都於蘇薤改國號曰者舌新唐書石國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察赤者者舌柘支柘折赭時之轉音也洪氏攷引明代西域帖木兒後王巴卑爾所舊釋地書謂塔什干爲俗稱舊作家多云柘折或曰察赤康熙間英人莫邇游歷書亦稱塔什干爲察赤是察赤之卽塔什干歷有明徵毫無疑義此地在錫爾河東尺爾尺河北唐書所謂素葉河卽尺爾尺河也又曰西南有

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眞珠河亦曰質河卽錫爾河也（官書作納林河洪氏合兩河爲一誤矣且云錫爾河卽那密水尤誤那密水在錫爾河南實今維拉敖散河維拉敖散譯義爲金猶言金河也云赤

也云赤卽劉郁西使記亦運河亦運也云音台今大克賓河也河在特穆爾圖泊北發源於阿拉陶嶺西流入吹河記云流涸涸東注東字恐誤圖列於亦剌八里西位置稍未協當在西南

亦剌八里

亦剌八里明史作亦力把里又作乞力麻兒亦作亦剌把里攷明史別失八里傳永樂十六年其王納忽失者罕爲從弟歪思所弒而自立徙其部落西去更國號曰亦力把里又乞力麻兒傳言其國西南傍海東北林莽深密續文獻通攷言亦力把里不知古何國地居沙漠間有熱海周數百里俗呼亦息渴而按亦息渴而當作伊西庫爾今稱特穆爾圖淖爾熱海其古名見新唐書及西游記亦剌八里在淖爾西北卽今俄屬仙米烈程省會威爾涅城威爾涅城築於古爾班阿里瑪圖河濱故亦稱阿勒馬的古爾班譯言三以河有三源故名且以別於伊犁河北東西二阿里馬圖河由是觀之阿里麻里亦剌八里皆以阿里瑪圖河得名然則阿里麻阿力麻亦剌八亦力把實卽一音之轉不過兩城名同易於淆混故稍易其字音耳蒙古語城曰巴剌哈孫省稱八里此因亦剌八爲名故并省八字

普剌

普剌耶律希亮傳作布拉耶律楚材西游錄作不剌劉郁西使記作孛羅法人路卜洛克東來紀事作普剌特城已久圮西圖塔爾巴哈台西南博羅塔拉河北有克魯哩廢址當卽其地克魯孛羅不剌普剌皆一音之轉城之南爲山山頂有大泊卽賽里木淖爾西使記言城北有海者蓋誤以南爲北耳

也迷失

也迷失卽元史葉密里又作葉密立西使記作業瞞本河名轉爲城名西域水道記作額敏河源出塔爾巴哈台城東二百七十餘里鄂爾和楚克山西南流入阿拉克圖古勒泊額敏者回語清淨平安也鄂刻圖作額米爾河西圖作額米里河西域史載太祖自西征歸定四子分地以葉密爾河濱地分窩濶台故

其後傳遺定宗至徐松氏謂阿力麻里亦曰葉密里實屬舉誤

阿里麻里

阿里麻里西北地附錄作阿力麻里明史作俺力麻海屯紀程書作伊蘭八里克西游記作阿里馬云土人呼果爲阿里馬蓋地多果實因名其城徐氏水道記言阿力麻里在西阿里瑪圖河上自塔勒奇山口至此百里與邱記所云出峽一日程至阿里馬道里正合近洪侍郎鈞駁之謂阿里瑪圖自是水名阿力麻里自是城名一似水名斷不可爲城名也者何立說迂謬至此夫天下以水名爲城名者不勝枚舉安見阿里瑪圖獨可爲水名而不可爲城名耶昔俄人稱準噶爾部人曰喀爾木（見四洲志中亞游記及聖武記等書）論者多不解所謂豈知喀爾木卽阿里馬轉音時

準部踞有伊犁爲古阿里馬城地故以稱之

合剌火者

合剌火者元史作合剌和州又作合剌火州阿尤傳作哈剌霍州三史國語解改喀喇和卓畏兀兒都城也在今吐魯番東南一百里遼史兵衛志屬國軍有甘州回鶻河州回鶻和州回鶻此卽和州回鶻國都巴爾朮阿爾忒的斤傳交州卽火州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朮河（今阿集海河）東至元敦甲石哈（地未詳今吐魯番東至鹽池爲界當按此地極熱夏日如火人物多成黑色故曰哈時亦不相遠）剌火州哈剌者黑也回語稱尊貴人曰和卓蓋文飾之詞

魯克塵

魯克塵卽魯克沁城在魯克察克河西濱西距吐魯番一百五十里今廣安郡王居此西域聞見錄作魯古沁言土爾番統轄回城六魯古沁其一也明史西域傳柳城一名魯陳又名柳陳卽漢柳中地爲西域長史所居唐置柳中縣皆卽魯克沁地新疆要畧疑漢柳中爲今之闢展非是

別失八里

元立北庭都元帥府於別失八里但別失八里之名不始於此邱氏西游記有黛思馬大城耶律文正西游錄有別石把皆別失八里之異譯回語五爲別失城爲八里蓋唐末回紇佔據此地因地有連城五故名攷歐陽元高昌傑氏傳北庭者今別失八里城知別失八里卽唐北庭都護府新唐書載貞觀十四年卽浮圖城置庭州治金滿縣浮圖爲務塗轉音知唐庭州又卽

漢車師後王所居務塗谷是漢車師後庭唐庭州元別失八里同爲一地固無疑義惟論者謂唐庭州元別失八里在今濟木薩北境余前著唐地理攷證旣辨其非因姑從魏氏默深洪氏文卿之說謂卽今烏魯木齊迪化府地然錯綜諸書以道里核之亦未盡合如此圖別失八里西爲彰八里又西爲古塔巴又西爲仰吉八里茲攷定仰吉八里在瑪納斯河東古塔巴卽呼圖壁則彰八里自必在昌吉縣境邱氏西游記由黛思馬西行四日宿輪臺縣又四日至昌八剌今迪化府距昌吉僅九十里縱安車徐進（按邱眞人西游太祖諭旨有緩緩而來語故知安車徐行）斷無需八日之程是別失八里當在迪化以東無疑查阜康縣所轄三台塘其西四十里有烏爾圖河西圖作庫列圖川烏圖庫圖爲務塗浮圖轉

音則漢時務塗谷唐時浮圖城均當在此河瀕然則別失八里豈能舍此而他求乎計自此河西至阜康二百里自阜康再西經迪化以至昌吉一百八十里以阜康爲輪臺昌吉爲昌八剌位置適協綏行各四日程亦不相遠惟後漢書西域傳序言高昌壁北通金滿城五百里高昌壁故地在今吐魯番東南百里北至迪化六百里而迪化至烏爾圖河又幾三百里情形不合意當日向北必有一捷路越博克達山脊而行宋王延德使高昌記可證記云高昌王邀延德至北庭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又兩日至漢家砦又五日上金嶺嶺上有龍堂有積雪度嶺一日至北庭按由高昌初發即今吐魯番往迪化大道漢家砦當即達板城惟此後直上金嶺蓋即踰博克達山路近人蕭

雄西疆雜述詩注博克達山頂有小海海南一峯純乎雪色故曰有龍堂（即龍潭）有積雪且過嶺一日即至北庭若由今路則達板北別無大嶺過嶺亦非一日所能至也至明史載別失八里或曰焉耆或曰龜茲實爲臆說何秋濤謂別失八里即喀喇沙爾亦沿誤於此○又按新疆要畧言烏魯木齊向無城垣乾隆三十一年創築於紅山之側名迪化城三十七年更於西八里築鞏寧城可見此地並非古跡魏氏洪氏指爲別失八里殆未詳攷

他古新

他古新洪攷謂即托克遜台然圖列他古新於合剌火者及魯克塵之東北而托克遜台則在合剌火者西二百六十餘里不合顯然今攷魯克沁台東三百里爲齊克騰木台又東北百餘里有帖庫斯回莊帖庫斯與他古新音協而地望尤爲恰合

仰吉八里

仰吉八里海屯紀程書作仰吉八里克西域水道記瑪納斯河東岸里許有城墉舊基名陽巴勒噶遜原注陽漢人語巴勒噶遜準語城也城向陽故名洪氏疑漢語準語合爲一解近於附會余謂此城舊名當是陽吉巴勒噶遜傳述之人偶脫吉字音耳乾隆四十二年於城基東新建二城北曰康吉南曰綏寧後改綏來縣治康吉之名當由仰吉陽吉轉出

古塔巴

古塔巴爲呼圖克拜合音呼圖克拜河名準噶爾語吉祥也今

土人沿訛稱爲呼圖壁譯言有鬼殊不可從河之東境有城曰景化原設巡檢一員近日改爲縣丞其地東距昌吉一百一十里

彰八里

彰八里元史耶律希亮傳作昌八里李進傳又作操八里西游記作昌八剌海屯紀程書作昌八里克攷希亮先抵昌八里後渡瑪納斯河則昌八里不在河西可知此圖又列於古塔巴東徐氏水道記謂即今昌吉縣地望頗合李進初屯田於別失八里及海都等軍至洪水山力戰被擒至操八里遁還和州洪水山即紅山口在迪化城西五里自此擒至昌吉乃順東南大道遁還吐魯番所屬哈喇和卓地也

仁和丁謙益甫氏著

月祖伯所封地

此卽西史所謂欽察汗國或稱金黨汗國又稱奇卜察克國以所居佛勒格河濱地卽奇卜察克舊壤也自太祖西征以所得鹹海東西及欽察康里俄羅斯等處封長子朮赤朮赤薨長子鄂爾達讓位於其弟拔都拔都卒子撒里答未嗣而亡乃立拔都弟伯勒克卒其子托托罕亦未嗣而亡乃立孫忙哥帖木兒卒弟脫脫蒙哥嗣未幾爲其姪秃拉布哈所篡元史表所稱伯忽卽其人也立年餘爲脫脫蒙哥弟五子脫脫所誅因襲位卒月思別嗣月思別者

土古兒子忙哥帖木兒孫朮赤之後第五代孫也月思別卒子札尼別嗣自後世次不能詳攷至明萬歷間其國始爲俄羅斯王伊凡第四所滅圖所稱月祖伯卽月思別或作諤思伯或作月卽別又有作烏士百幼斯畢愛斯白及烏斯倍根者譯音極爲歧出東洋史要言月祖伯及其子札尼別二代爲欽察汗國極盛之世凡朮赤部下徙居他地者皆自稱爲月思伯人如明中葉拔都弟昔班之後兼併布哈爾基華二國西史稱爲愛斯白人或幼斯畢人其實均非月祖伯的裔

撒耳柯思

撒耳柯思卽元史薛兒客速西域史作扯兒開思蒙古游牧記北路土耳扈特注有色耳克斯亦指此部此部源出漠之堅昆轉爲居勿又爲結骨至唐稱黠戛斯元史作乞兒吉思撒耳柯思卽乞兒吉斯之轉音也惟種人流入東歐當在魏晉以後如隋書鐵勒傳得凝海西有羯三唐書波斯拂菻及苦國傳俱云北接突厥可薩大尋傳作突厥曷薩是已今俄人稱此部仍曰可薩或作喀山喀鬱加三加森加撒爾又呼其人曰喀薩克實與伊犁西北之哈薩克同類不過俄人語音重故讀爲喀蒙古語音輕故讀爲哈耳今俄裏海西北烏拉山南一帶均其部族所居種人幼習乘馬馳驟如飛俄募爲兵用以禦敵然其性凶悍愚昏與文明人戰無足恃也

阿蘭阿思

阿蘭阿思本兩部而同居一地故並稱之然攷西史亞蘭卽阿蘭初居窩瓦河與敦河間紀元後四百年時爲匈奴所逼避而西徙嗣隨汪德羅流入北非洲遂分散不復成部知此後東歐僅有阿思而無阿蘭而彼土之人仍稱阿蘭阿思者沿舊名耳以故元史紀傳皆但言阿速卽阿思不及阿蘭且此二部雖在俄南中國歷史載之甚詳漢書西域傳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臨大澤無涯又陳湯傳奄蔡一名闔蘇闔讀如阿阿蘇卽阿思轉音此奄蔡卽阿思之徵又後漢書奄蔡改名阿蘭聊聊讀如那爲語尾餘音猶唐書俱蘭或作俱爛那烏蔑或作烏仗那此阿蘭阿思互稱並舉之徵特謂爲改名未免稍舛不若魚豢魏畧言奄蔡一名阿蘭爲當至北魏書粟弋故名奄蔡則誤蓋

粟弋與阿蘭阿思雖同居一域而各自爲部觀隋書鐵勒傳有
索咽即粟弋有阿蘭又有筏促筏促卽阿速一作筏怯思西史作
筏克思亦作麻思爲阿速本名元太宗本紀二年十一月蒙哥
率師圍阿速筏怯思都城閱二月拔之其顯證也阿速古城至
今尙存中外地圖作亞掃在俄端可薩斯克西南八十五俄里
端河從東北來流入阿速海處之南岸與漢書臨大澤無崖及
明史言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形勢畢合洪氏謂阿索富城
在阿速海與黑海南北分界陸地間殊欠的確又洪氏攷當郭
特之未侵粟特也有部落曰耶厄亦居裏海西高喀斯山北亦
東來族類而屬於粟特厥後郭特匈奴相繼攘逐獨耶厄亦部
河山四塞恃險久存後稱阿蘭亦曰阿蘭尼又曰阿思亦曰阿

蘭阿思皆見東羅馬書今案耶厄亦卽漢之奄蔡元之阿速若
俄羅斯人稱阿速曰耶細爲耶厄亦變音阿速至明後始爲俄
併立國之久可謂罕見以上云云可資參證特附錄之

欽察

欽察元祕史作乞卜察元史作乞卜察兀通鑑輯覽改奇卜察
克洪氏攷俄書稱其地曰波羅物次稱其人曰波羅物齊古時
東羅馬國稱之曰庫滿元初教王使臣潑闌喀比尼法國使臣
路卜洛克及小阿昧尼王海屯道出其地皆稱庫滿惟波斯地
人稱奇卜察克與蒙古同相傳有二解一謂突厥族派凡五一
爲奇卜察克與蒙古同出烏古斯部烏古斯汗與亦脫巴阿戰
敗退至兩河間有陣亡將弁婦懷孕臨蓐軍行倉猝無產所就
空樹中生子烏古斯汗收養之名以奇卜察克義謂空樹越十
七年烏古斯汗戰勝亦脫巴阿遂降其衆未幾復叛乃令奇卜
察克往牙愛克河原注卽烏拉河亦脫巴阿居中以鎭撫之因名其邦
此拉施特哀丁及阿卜爾嘎錫之說也一謂荒野平地之民亦
云戴世脫語出波斯俄之波羅物次同解此近世西人之說也
余按二說解奇卜察克未必的確而前說所述事跡當必流傳
有自洪氏以爲無徵非也攷西域補傳言塞而柱克者烏古斯
部長也居錫爾河鹹海裏海間北宋中葉據地自立又言西域
主母土而堪哈敦爲康里巴牙烏脫部主之女觀此知所云烏
古斯汗卽塞而柱克所與戰之亦脫巴阿卽康里所屬之巴牙
烏脫而烏拉河濱則亦脫巴阿之部地也由是推之烏古斯種

人立奇卜察克國實北宋時事洪氏引西人言唐之中葉烏孫
部族自東而西哈薩兒卽可薩彼逼他徙可以互證惟塞而柱克
事中亞游記在一千零四年正北宋眞宗景德元年作唐之中
葉未聞至乞卜察譯義實爲關隘以其地扼歐亞兩洲之衝北
烏拉山南裏海中間佛勒格河烏拉河復橫亘之形同鎖鑰故
以乞卜察稱之自太祖長子朮赤分封於此建都於佛勒格河
東今阿思達拉干西北四百八十一俄里查烈甫城地號金薩
萊人遂稱爲金黨汗國然察合台及旭烈兀後王仍以奇卜察
克呼之昔元王惲著玉堂嘉話言古之烏孫卽今斡落絲蓋習
聞俄地有烏孫種類特未知烏孫種類僅奇卜察克不得與俄
羅斯混合爲一耳

阿羅思卽中國史書所稱之俄羅斯然其國本名魯西亞他國人呼之始於魯字上加以發語之音洪氏謂審西音似遏而羅斯遏而二字淺於舌尖一氣噴薄而出幾於有聲無詞以故日本著書凡言俄國均作露西亞惟我國自元史以來俄羅斯之名沿用已久一時難以驟改康熙間有路叵國人由海道之廣東獻方物當時不知何國其實卽俄羅斯也至譯語之異如兀魯斯厄羅斯斡羅思斡落絲等不勝枚舉而羅刹邏察羅車羅沙之輾轉傳訛更無論矣若其種人以斯拉夫族爲大多數而王族則祿利哥兄弟由瑞典渡海而來爲諾耳曼人（按祿利哥王俄後傳十五世而絕嗣羅曼諾甫代立日耳曼族也卽今俄王遠祖）諾耳曼譯言北方人亦德族之分支洪攷謂祿利哥故居地有遏而羅斯之名因以名國按今瑞典北部諾爾波敦境內有魯勒城一作魯西一作魯利俄當卽因祿利哥故居得名亦卽所以名魯西亞也祿利哥開國後驟強者數世未幾封建制行歷年互鬨雖立務拉的迷爾王爲其主而勢分力弱遂無以禦蒙古之大敵於是受屬役者二百餘年迨明萬歷間始漸成獨立焉參校中西各史古時俄地裏海以西黑海以北先有辛卑爾族居之蓋東方種類城郭而兼游牧者厥後有粟特族越裏海北濱自東而西奪辛卑爾地辛卑爾人四散大半竄於今之德法丹日等地按辛卑爾族卽中史鮮卑羅馬史作金伯利（或作深不爾）此等人青眼赤髮與中史所載烏孫黠戛斯形狀無異其同出一種必矣西前元百十二年

爲羅馬將馬留所破餘衆退處德境厄爾白河濱撒克孫英格里乃其後裔粟特卽漢書粟弋其時粟特東南尙有奄蔡東北尙有嚴國嗣後粟特爲郭特所驅郭特又爲匈奴所驅而奄蔡則更號阿速嚴國又更號喀山及西歷五百年間（齊明帝永元景明元年）匈奴郭特均入歐洲腹地俄境空虛斯拉夫人始自東來而居其地是斯拉夫人較諸族入俄爲稍後但其人數之多爲全俄最則非尋常小部可知西人皆言斯拉夫人爲匈奴別族而未能詳悉所從來於斯時也東方部族足以當斯拉夫人種者僅有悅般一國雖中國史籍自魏太武帝眞君九年後（西四百四十八年）不復見悅般事蹟而西史尙有可徵四裔年表載四百三十年至四百八十二年波斯厲與白匈奴戰而白匈奴亦曾助

波斯立王子柯白爲王洎五百八年波斯又築礮臺屯軍北山以禦白匈奴此白匈奴必指悅般無疑查悅般國境本在波斯東北而波斯乃築臺屯軍於北山禦之以當時正往西徙恐侵入其邊界故耳波斯之北山卽高加索山也波斯禦白匈奴於此則白匈奴之西徙入俄情形宛然如覩白後年表亦不復見白匈奴事然則斯拉夫人卽年表之白匈奴亦卽魏書之悅般國明矣悅般國匈奴貴族世爲單于王侯實中國夏后氏之苗裔西人稱爲匈奴別族又稱爲白匈奴蓋別於前入歐洲之匈牙利族而言因漢初匈奴盛時兼併諸部諸部人均號爲匈奴如匈牙利等爲匈奴之雜合種非若斯拉夫人爲匈奴之眞種也

不思阿耳

不思阿耳西北地附錄作不里阿耳洪云圖作不撒耳與今本異此部亦斯拉夫人種唐之末造已分國爲二東部在烏拉嶺西薩馬拉城東北亡於元初西部在多瑙河南濱臨黑海之地滅於土耳其近年復立爲國所謂布爾加里亞者是西域人稱爲孛老耳亦曰孛拉耳元史及元祕史均作孛烈爾四裔年表載九百六十七年至九百七十一年俄羅斯四次與百來加里人戰皆西部事觀本圖之位置則指東部無疑自朮赤分封奄有此部及欽察阿速等境其子拔都乃定都於佛勒格河東今查烈甫城地又別立鄂爾多於東部故城布穀魯思蘭以爲避暑之所

撒吉剌

撒吉剌即元祕史撒連惕城在俄南撾里達省地形突入黑海處今稱客勒姆半島或作克雷穆又作克里米明史西域傳有沙哈魯國在阿速西海島中即撒吉剌轉音也洪氏攷客勒姆昔名撒吉剌其地南濱多山北皆平壤有撒吉剌河發源南山山之北有撒吉剌城河經城中西北流復東北入阿速海今俄改名辛福洛普爾（普爾譯言城辛福洛普爾猶言辛卑爾人所築之城）於是撒吉剌之名遂泯但此部當在阿羅思南而圖列於西不合

花剌子模

花剌子模在鹹海西南爲今基華國境洪氏謂此地流傳最古中國周初波斯火教書已見此名春秋時波斯以箭頭字鐫石亦見此名波斯語解謂地低平漢書康居傳康居有小王五曰奧鞬王治奧鞬城新唐書西域傳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滸水陽乃康居小王奧鞬城故地烏滸水即阿母河古時阿母河西入裏海故經其城北元史作玉龍傑赤祕史作兀籠格赤今改烏爾根齊西域史作貨利自彌西游錄作五里虔他書或作烏爾鞬赤烏爾坑赤亞爾眞治阿爾云治不勝枚舉英人蘭士德著中亞游記曾記機窪本末言上古之時機窪號曰加慮先又曰瓜喇斯米降生前五百年希魯都士斯人名機窪曰霍喇斯米西歷六百八十年（唐高宗永隆元年）阿剌伯人據而有之設酋長以治華人稱其國曰花喇子木（即唐書九百九十五年宋太宗至道元年）酋長馬滿稱王一千十六年（宋眞宗大中祥符九年）霍喇三（即呼

剌商）滅之仍設官以治一千九十二年其酋苦木顯復王號（西域補傳庫脫拔丁稱貨勒自彌沙即苦木顯庫脫拔丁酋孫塔克施滅塞而柱克朝自立爲貨勒自彌朝即其事）塔加施子善承先志克波斯全境聲威大振（即阿拉哀丁得波斯全地事）一千二百十九年爲朱智併吞（即朮赤）此元代以前花剌子模歷史也然朮赤征花剌子模時與弟察合台合兵故事後平分其地以北境之烏爾鞬赤等城歸朮赤以南境之柯提等城歸察合台蓋二城者花剌子模之新舊都也

賽蘭

賽蘭爲錫爾河北衝要之城凡東由中國伊犁以往西由俄地鹹海北面而來其大道均會合於此再南行乃抵塔什干霍占等處中俄界圖塔什干北沙喇普阿那城也長春西游記作塞

藍西使記過塔剌寺河西行四日至賽藍道里恰合中亞游記作沙拉堪此城自元以前未見史書然攷新唐書及元裝西域記有笯赤建國核其地望當卽賽蘭洪云西域人稱爲賽而拉乃是賽蘭本音拉施特哀丁言塔剌寺賽而拉突而克人久居於此蓋本西突厥故地唐宋之間波斯色鐵尼朝塞而柱克朝均起此地相近處迨後西遼貨勒自爾蒙古雖相代而興而其城酋不過隨時降服未失爵位故明史西域傳尙有賽藍之名又洪氏太祖紀譯證龍年秋末圍訛脫剌兒旣分遣各軍復自與拖雷襲賽而奴克下之賽而奴克卽賽蘭之異譯

巴耳赤邦

巴耳赤邦卽本紀之八兒眞洪攷海屯紀行書作巴耳勤今西

國所藏尙有巴耳勤古錢惟洪謂地已湮沒今查西圖鹹海東南有巴勒喀喇城譯音地望相合當卽巴耳赤邦

毡的

毡的西北地附錄作氈的太祖本紀譯證作鄭忒西域補傳言蒙古軍旣薄訛脫剌兒遂分軍爲四以朮赤一軍西北攻氈的先下撒格納克（卽西圖周力克奧斯穆似卽雅尼庫爾干）八兒眞過失那斯（卽薩蘭斯科）等城復進氈的降之此城西近鹹海爲波斯塞而柱克朝初興之地故當時最爲有名中亞游記言西歷一千四年有歇朱克者（卽塞而柱克）土耳其統領也被逐與其黨來至布哈爾北占特地方居焉占特卽毡的洪氏攷俄人前於鹹海設水師築炮臺於錫爾河濱距碾臺三十華里地名亮而枯特卽此城舊址今按西圖鹹海東北近加隆蘭斯克有占肯特廢營蓋所謂亮而枯特也

仁和丁謙益甫氏著

不賽因所封地

此卽西史所謂伊蘭汗國也伊蘭者波斯國古名譯義爲高地自元憲宗命弟旭烈兀西征旣克報達平定波斯全境遂開藩於此與朮赤察合台後王並稱西域三汗國茲據元史證補參以四裔年表攷其世次如下按旭烈兀年表作次拉兀憲宗元年封於波斯都哈馬丹城世祖至元二年卒長子阿八哈嗣卽年表阿巴加遷都於亞塞爾拜然首城台白利司十九年卒國人立合古塔爾卽年表尼古達越三年被弒阿八哈長子阿魯渾嗣卽年表阿魯渾二十八年卒國人立貝杜卽年表鉢阿肯

多其後尚有白度鉢暫立成宗元貞元年阿魯渾長子合贊卽年表合贊始平其亂而自立大德八年卒次年弟合兒班答嗣卽年表馬罕末乃可達作新城於可斯賀音西北二百里名蘇爾灘尼牙卽徙都之仁宗延祐三年卒子不賽因嗣卽年表阿夫山愛圖中所列各地蓋是時疆域焉此後年表尚有阿司克六阿立於順帝至正四年復移都帕古達次年西格海山立又次年阿罔司立明太祖洪武七年哈新立十年阿米得立時國勢衰弱帖木兒屢殘破之迨永樂八年帖木兒子倒六加侵入遂爲所滅自旭烈兀至此享國凡一百五十五年其間如阿八哈合贊皆賢君而合贊之善政尤多稱蒙古建國以來西域僅見之主也

八哈剌因

地名少見惟明史西域傳有之作亦不剌因仍不言其所在洪攷謂波斯海灣內島名地狹而長近海灣西岸登岸卽阿剌比地也查地圖阿剌伯之阿曼部西境有地突出於波斯灣內名勒罕角地角西有巴林島亞拉伯志巴林島一帶爲世界產珠極旺之處故當時貿易頗繁盛也首城名美剌恩卽八哈剌因

怯失

洪攷亦波斯海灣內島名先爲通商大埠亦云怯夕與八哈剌因東西斜向相望圖形甚合中國唐宋時商賈船常至此貿易忽里模子旣興怯失乃衰今已廢怯失未興之時海島商賈皆聚於昔喇甫城爲元時起兒漫地海濱對面卽怯失島今查地

圖作基斯一作吉伊斯基斯吉伊斯皆怯失轉音至昔喇甫今已無攷惟怯失東北海濱有城名茶拉克不知卽其處否蓋茶字重讀爲察克字輕讀爲科與昔喇甫音近○怯失馬哥博羅游記作克西

八吉打

八吉打卽西使記報達國元史憲宗紀作巴哈塔元祕史作巴黑塔惕西域史作帕古達四裔年表作班克大特西圖作八格達中外圖作白格達又作白根達此爲謨罕默特教總滙之處其大教師兼國君號哈里發者實居於此初大食阿拔斯朝卽唐書黑衣大食於唐肅宗寶應元年始建此城越二十四年自益拔耳在八吉打西北百里徙都之迨元憲宗八年始爲旭烈兀所滅旭烈兀因

分封於此都哈馬丹城子阿八哈遷台白利司及合兒班答時又遷蘇爾灘尼牙元末乃遷此城然國勢日衰去亡不遠明嘉靖間土耳其興兩河間地均爲所據而此城由是衰落今之居民不過數萬人而已

孫丹尼牙

洪氏云詢之波斯人謂當作蘇而灘尼牙蘇爾灘回教人君稱尼牙猶言都會在可斯費音西北二百里攷合兒班答補傳建新城於空庫兒隆之地城成名曰蘇爾灘尼牙王宮教堂規制閎麗遂遷都焉又云蘇爾灘尼牙之北有基蘭部合觀之地望自明今官本圖義蘭省南有地名先干卽孫丹之異譯

可咱隆

洪氏云城近波斯海灣先屬法而斯部可當讀如喀今官本圖法而西斯丹首城失羅子西稍南有卡西隆城卽可咱隆也

設剌子

洪云當曰設剌斯按卽今法而西斯丹首城失羅子西使記作石羅子西征紀程作什拉自萬國圖作施拉士四裔年表作色立茲言開我摩斯者爲波斯第一王建都於此

泄剌失

洪云前六十年英人游歷書言自西而東先過喀咱隆再過設剌斯後過咳喇合與大典圖形甚合然又謂今無此城則殊失攷按官本圖失羅子東北有奇勒納城蓋卽泄剌失咳喇合之轉音與游歷書所言亦一一符合

瓦乞八剌

圖在毛夕里東南洪云去八格達北百餘里昔有城曰亦克八爾阿剌比人攷他書稱爲兀克八剌方位字音均與圖符聞城已廢而俄圖仍載之作亦克八爾

毛夕里

洪云本一小國在體格力斯河西與圖相符中統三年國滅見旭烈兀傳俄圖作毛夕耳他國音似木蘇耳按今本大典圖作毛歹耳乃刋印之誤萬國圖作穆蘇耳官本圖作摩蘇耳

設里汪

圖在兀乞八剌東洪云體格力斯河東面一小支河曰呼耳汪河濱有城亦曰呼耳汪按今圖摩蘇耳東南有小河曰剎布亞

法耳西南流入體格力河二河交會處之南有特里汗里亞城特里汗卽設里汪轉音（按報達補傳有旭烈兀進至呼耳汪河語）

羅耳

洪云本國名有大羅耳小羅耳今西圖猶稱羅里斯單惟地在設里汪東南而大典圖在東北微誤按大羅耳卽今波斯都城西南魯利斯丹省亦作古爾利斯丹小羅耳尙在其西土耳其境內

乞里茫沙杭

洪云今城猶存當作克里曼沙罕克里曼沙西域故王名因建此城故以爲名攷報達補傳注旭烈兀征報達於千二百五十八年正月初自哈馬丹進十三日破乞里茫沙杭今圖哈馬丹

西爲亞爾的蘭省其首城曰克滿沙卽乞里茫沙杭蓋由哈馬丹至八吉打此爲衝要之區

蘭巴撒耳

圖在乞里茫沙杭正東洪云今波斯無此地惟裏海西南隅昔有堡曰倫巴賽耳爲木剌夷酋長所居見木剌夷補傳今波斯人皆知此城應在孫丹尼牙東疑圖有誤

那哈完的

那哈完的洪氏云當作那哈温忒按新唐書大食傳阿沒或曰阿昧居你訶温多城阿昧今阿米尼亞你訶温多爲那哈完的轉音此城在今波斯哈馬丹西稍南克滿沙正東官本圖作內哈温攷阿米尼亞自漢以來其疆域均在那哈完的之北唐時

爲阿剌伯屬部始南移於此視從前國界於東南境大有展拓迨旭烈兀分封波斯此城仍隸境內蓋其時阿米尼亞部落星散已不復成國矣

亦思法杭

亦思法杭爲波斯舊都明史作亦思弗罕萬國圖作乙士帕罕官本圖作伊斯巴亨攷波斯立國在帝嚳時夏殷以來衰弱不振先屬土蘭後屬亞述迨周襄王五十年始自立爲國都衣司伯罕卽此城至 本朝初波斯王復都於此四裔年表作衣司伯罕又作愛司伯罕西域補傳作伊斯法楞在今波斯國都德黑蘭南稍東約一千里

撒瓦

撒瓦洪氏攷在今波斯都城西南一百五十里按官本圖作薩歪西域補傳上有此城名

柯傷

柯傷洪云當作喀傷按官本圖作加珊在德黑蘭南亦思法杭北道里居中處圖之位置未協西域補傳下一千二百二十七年蒙古軍攻伊斯法楞札剌勒哀丁出戰令右翼兵攻蒙古左翼敗之向喀傷追逐卽指此城

低簾

低簾洪云裏海西南濱有地名低楞西書謂古有基蘭部低楞爲基蘭山內地應在撒里牙阿模里之西而大典圖在南不合按基蘭卽波斯北之義蘭省惟地圖不見低楞之名而洪氏報

達補傳有平低楞語註謂木剌夷堡寨在低楞者居多

胡瓦耳

胡瓦耳當作海瓦耳俄圖音同波斯人或別稱哈耳應在阿模里南西模娘西圖形未合按此城今圖作愛瓦尼克佛在波斯所都德黑蘭東南德馬温正南圖作胡瓦而移書耳字於下格蓋繕寫之誤

西模娘

洪氏云西模娘當作西模曩在海瓦耳東微偏南圖列胡瓦耳北不合此係古城西域補傳數見其名按官本圖作仙猛仙猛者西模娘合音也

阿剌模忒

洪氏云阿剌模忒本木剌夷堡塞北濱裏海其東則阿模里乃圖在阿模里西南未合按今圖亞摩爾西裏海南濱有阿里阿巴得城以地望核之即阿剌模忒無疑

可疾云

洪氏云今城猶存當作可斯費音按官本圖德黑蘭西北有喀斯分城即可斯費音亦即可疾云四裔年表作揩司温言明神宗萬歷三年波斯王曾遷都於此

阿模里

在裏海南濱元初爲馬三德蘭首城西域補傳哲別速不台二將追西域主阿剌哀丁至馬三德蘭破其會城曰阿模爾即此西圖作阿穆里官本圖作亞摩爾

撒里牙

撒里牙在阿模里東圖中方位甚合惟傳寫者誤將胡互耳耳字加於撒字之上而里牙二字又移入下格亟宜訂正攷新唐書陀拔斯覩或曰陀拔薩覩其國三面阻山北瀕小海居婆里城陀拔斯覩即今達拔里斯丹或作大貝勒斯坦婆里當作娑里亦傳寫之誤娑里者撒里之轉音也牙字不過語尾餘音如他地名下用亞字阿字之類此城西圖作薩哩官本圖作薩剌

塔米設

洪云裏海東南城名圖符阿剌比語曰塔米斯波斯語音類塔米賽此作設尙無大異在達拔里斯丹部內按西圖薩哩南稍東有薩非得城當即塔米設

贊章

洪氏云俄圖音如散贊他國或稱生占在可斯費音西北與圖形符惟孫丹尼牙在其東不過百里圖乃東西分列相距太遠按此二字爲齒舌間音轉譯最難胥合今圖未見散贊及生占地名祇喀斯分西北土耳其境有薩爾根城薩根二字音頗相近西域補傳哲速二將既追西域主入海島遂由馬三德蘭掠苫姆定哈馬丹下贊章即此

阿八哈耳

今圖喀斯分西有阿布汗城即阿八哈耳

撒里茫

按撒里茫以圖之位置攷之當即俄屬高加索山南額里挽城

一作挨里温濂寰志畧作額勒阿西惟今本大典圖作撒里失當有誤

朱里章

洪云今裏海東有朱里章城遺址阿剌比人稱爲角兒占或稱戈而干本河名自東南來流入裏海城以河得名按裏海東南之河寥寥可數克拉思諾倭爾斯克城南西圖有包而干海灣官本圖作巴爾干斯奇海灣包而干巴爾干爲戈而干角兒占轉音灣之東南有一小河入之當即所謂戈而干河朱里章城址必在此河濱惟洪氏謂元祕史搠搠闌河即此殊誤詳拙著祕史攷證

的希思丹

洪云當作的喝以斯單元史作希由無合音字也按此爲裏海東南古時省名卽今俄屬雜喀思丕斯省會溪斯爾阿爾法城俄游彙編作吉克爾洼特中亞游記作其昔羅亞法西圖作其西爾亞佛特皆與的希的喝以音合官本圖作基西爾亞佛得

巴爾打阿

洪云西域補傳下有阿而奄部此爲其首城近苦耳河明初帖木兒西征駐巴耳八阿十日卽此乾隆初年其地叛亂波斯兵討平之城遂毀今存一小村曰巴耳岱卽巴耳打之轉音按俄游彙編俄屬高加索山南喀兒斯省西北七十六俄里有巴爾達干城正在枯拉河上官本圖作巴耳達阿

打耳班

洪云譯義爲門在裏海西濱爲北踰高喀斯山之要道古時波斯於此築牆阻山北部族來侵之路如中國之長城元史速不台傳北征欽察繞黃田吉思海展轉至太和嶺卽行此道按打耳班爲裏海西濱大城在今俄屬達咭思丹省南西域補傳作得而奔特阿八哈傳作得而盆脫俄游彙編作顯而遜萬國圖作特變特攷布哈爾部東境山中有地曰鐵門西圖稱爲達爾般得或作得班又報達補傳言東面有山爲義拉克阿鄭（今稱以拉亞日）與義拉克阿拉伯（今稱以拉阿拉比）兩部分界處山有堡曰得而屯刻得而屯刻與達而般得均打耳班之轉音而其義之爲門一也

不思忒

據洪氏言不思忒爲昔義斯單首城且謂親征錄之不昔思丹當作不思忒昔義斯單按以不思忒爲昔義斯單首城說既無徵而其解親征錄尤屬勉強夫不思忒圖列不賽因封地之東而昔義斯單則爲俾路芝東北省名圖作悉威斯坦在篤來帖木耳境內二地相距甚遠其不合明矣今攷不思忒卽官本圖比斯坦乃波斯庫黑斯丹西境之城實元時不賽因轄地譯音地望俱符當無疑義

麻里兀

麻里兀卽元本紀馬魯其名甚古後漢書安息傳東界有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卽此元史證補及俄游彙編均作篾而甫英俄交涉書及西圖均作謀夫中亞游記作木富在阿母河西本阿富汗北境屬城今爲俄保護地

途思

原圖與塔里干錯簡互易特訂正之此城元本紀作徒思與匿察兀兒並舉匿察兀兒卽你沙不兒洪氏謂你沙不兒在徒思西閱西圖斜拉哈思西南山間有呼斯城正在你沙不兒之東與洪氏言合以爲是矣及細讀太祖紀譯證載哲速二將既降你沙不兒哲別自此順者溫之路向徒思速不合則順札姆大路攻徒思復由徒思往拉得康更往喀部珊以向伊斯法楞按二將既降你沙不兒自必直向西南無東返呼斯之理況此爲西域名城地必衝要斷非山僻小寨所克當今攷官本圖你沙不兒南稍西有圖爾什茲城急讀之卽爲徒思者溫圖作朱門

在你沙不兒東南札姆圖作謀米爾在你沙不兒南蓋自你沙不兒至途思路頗歧出故二將分兵一繞朱門曲路而行一向謀米爾直路而行也拉得康在朱門南圖作薩喇楊咯部珊在拉得康西圖作得貝斯由此再西即波斯舊都伊斯法楞按圖以索軍行道路扈蹕可覩而途思之即圖爾什茲可瞭然矣

巴里黑

巴里黑即元本紀班勒紀察罕傳作板勒紀通鑑輯覽作巴喇勒哈西域史作巴而黑西游記作班里西游錄作班城明史作把力黑西域聞見錄作帕爾海又作巴喇哈地在阿母河南濱官本圖作波爾克由鐵門南行渡河入大雪山往阿富汗此爲衝途按此城在郭耳王封內郭耳爲旭烈兀附庸國故列於不

賽因轄境

附攷圖中所有三汗國界外諸地

沙州界

元史地理志有沙州路唐爲沙州又爲燉煌郡宋仍爲沙州景祐初陷於西夏元太祖二十二年破其城至元間復立沙州旋升爲路攷沙州故城在今嘉峪關外安西州燉煌縣西南此本原圖所無魏源氏添入以明中外地界亦不可少故仍之

阿模里

圖在畏兀兒地之東今無此名以地望診之則爲今哈密無疑蓋阿模者哈密之轉音也里爲助語詞與兒字爾字同如畏兀部名而稱畏兀兒是也哈密爲古伊吾盧地漢置宜禾都尉以屯田晉設宜禾縣隋升爲郡唐稱伊州宋時地爲陳氏所據見宋王延德使高昌記元封族子忽納失里於此號武威王傳至前明始爲土魯番所侵併作大典圖時其國尚存故不入篤來帖木兒轄境

塔失八里

圖在阿模里東今無此名惟查哈密東北約百餘里有塔什嶺或稱阿速克爲東路驛道所經元時或築堡寨於此八里譯義爲城（上二地均在篤來帖木兒轄境之東）

土伯特

土伯特一作圖伯特亦稱唐古特即今前後藏及阿里等

地唐以前屬東女國自吐番崛起强盛著一時宋時漸衰至元初印度佛教已大行其地即所謂紅衣剌麻教是也蒙古源流載青吉斯汗用兵於土伯特之古魯格多爾濟汗其汗遣使獻駝隻輜重無算青吉斯汗因致書於薩嘉察克羅乍幹阿難達噶爾貝剌麻遥申敬禮由是收服阿里三部屬八十萬土伯特人衆按此即元太祖征服土伯特事薩嘉即後藏西南三站之薩迦廟乍幹即巴塘西九站之札雅廟一作乍了察克羅阿難達噶爾貝皆大剌麻名此亦魏氏所增原圖無

乞失迷耳

乞失迷耳爲北印度名國漢以後爲罽賓屬地至唐始自

立爲箇失密國唐書言箇失密或曰迦濕彌邏元史憲宗紀作怯失迷兒西使記作乞失迷西今稱克什米爾以上三地在篤來帖木兒轄境之南

迷思耳元史郭侃傳作密昔兒劉郁西使記作密乞兒明史西域傳作米昔兒一作密思兒均即麥西轉音今埃及國也圖列於界外極西南處地位恰合近人以郭侃傳之密昔兒指爲麥加未確

的迷失吉

的迷失吉即官本圖達馬士革轉音萬國圖作達馬斯克地理教科書作大馬色報達補傳作丹馬斯克言西歷六百六十一年謨阿費牙自立爲哈里發由麥地拿遷都於此在今土耳其東部西里亞省境內圖列於迷思耳東北正合

吉思答你

吉思答你爲今土耳其東部小亞細亞北境之一省官本圖作加士他牟尼萬國圖作卡士塔民匿惟本圖在的迷失吉北稍東未合當移於北稍西

丹牙

圖在吉思答爾北今查官本圖加士他牟尼北稍東有亞雅城或即丹牙轉音上四地在不賽阿轄境之西

附攷原圖無元史西北地附錄所有諸地

忽里模子

忽里模子明史外國傳作忽魯謨斯稱爲西洋大國自古里西北行二十五日可至其國居西海之極諸邦商舶皆來貿易故寶物填溢土產粟少然他方轉輸者多價殊賤民富俗厚或遭禍致貧其振助之人多白晳豐偉婦女出以紗蔽面市肆百物具備而職方外紀則云白爾西亞即波斯南有島曰忽魯謨斯赤道北二十七度地悉是鹽否則磽礫之屬草木不生鳥獸絕迹人着皮履雨過履底即敗多地震氣候極熱人須坐卧水中沒至口方解又絕無淡水從海外載至因地居三大洲之中三洲大賈多聚於此百貨輻輳凡海內極珍奇難致之物往輒取之

如寄按西人言此城本在波斯灣東岸後因城被兵毀始遷居於日倫島仍從原名而商務盛於昔日馬哥博羅游記作和爾默斯據馬哥作記時其城尚在陸上按忽里模子不過一小島而明史稱爲大國必合其內地而言攷明時波斯已爲帖木兒所滅惟西南之失剌思尚自立爲國忽里模子與失剌思接近當爲其屬埠瀛寰志畧波斯東南隅有惡木嶼古時海舶互市於此久已荒廢即指此惡木者忽里模之合音也地在波斯海灣曲處稍西官本圖作法魯爾島

苫法

洪氏云在波斯灣北哀甫拉特河西與歇拉城相近按今圖土耳其東部哀甫拉特河西濱有歇特城即歇拉其南有庫貝薩城即苫法合音西域補傳哈里發倭馬嗣位於

西六百三十八年建苦法城四裔年表六百四十年阿剌伯王阿馬遷都於可法可法爲苦法轉音蓋建城後二年也越二百餘年阿拔斯朝初立卽哈里發位於此至洪氏謂後漢書于羅國西人攷之卽歇拉從斯賓渡河卽渡體格力斯哀甫拉特二河則方位道里全不相合臆斷甚矣

瓦夕的

洪云體格力斯河哀甫拉特河中間南境有城曰蝸夕特卽瓦夕的

巴某

按此城在俄屬雜喀思丕斯省溪西爾亞佛得東南鐵道所經之處官本圖作巴密俄游彙編作巴米洪氏所攷非是

塔八辛

洪云在苦喝以斯單部內亦云塔八三塔八斯地有雙城阿剌比人謂雙爲哀因故曰塔八斯哀因急讀之爲塔八辛按此城在雜喀思丕斯省西南近裏海處西圖作喀畢里其南過阿特列河卽波斯境

法因

洪氏謂西人云苦喝以斯單北境有城曰喀因亦曰法因昔爲苦喝以斯單首城本剌夷據之按此城今圖無攷

乃沙不耳

乃沙不耳卽元史匿察兀兒昌思麥里傳作你沙不兒親征錄作你沙兀兒明史同按此城在今波斯東北馬什特西二百里西圖作尼沙努爾或作尼沙普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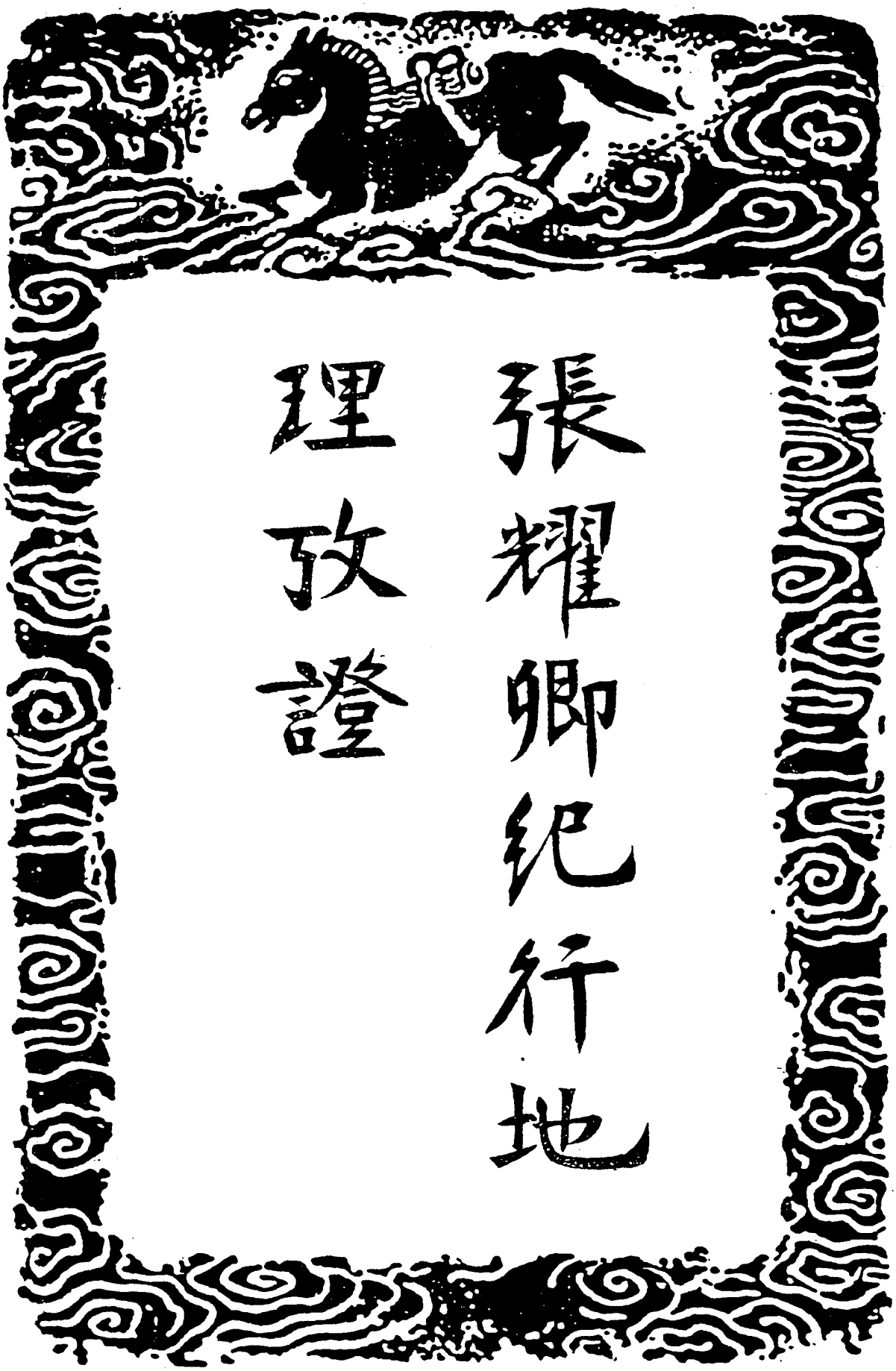
撒剌哈歹

洪謂波斯無此城名按今圖以拉亞日迷部西境哈馬丹城東北有城曰薩爾卡阿巴得薩爾卡與撒剌哈音合阿爾巴得吉祥意也見西域水道記注西域各城加此三字者極多其實可有可無歹則特字轉音地名下加特字亦尋常通例

巴瓦耳的

洪云元史列傳阿剌瓦而思回鶻八瓦耳氏太祖西征駐蹕八瓦耳地阿剌瓦而思來降所云八瓦耳必卽巴瓦耳的按洪說非是元本紀太祖在西域曾駐八魯灣元祕史作巴魯安親征錄作八魯灣此外無八瓦耳地名蓋八瓦耳實八耳瓦剏文八耳瓦卽巴魯灣也何足爲巴瓦耳之證今攷西圖裏海東南山間有舍瓦里的城與巴瓦耳的譯音正符洪謂西人云馬魯正西四百餘里有城曰阿陛費爾特舊名巴費爾特亦當指此以上九地均在不賽因轄境

蕭山郁九齡 餘杭章箴同校


張耀卿紀行地
理攷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

張耀卿紀行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元張參議耀卿紀行地理攷證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歲丁未夏六月初吉召趣北上登自鎮陽信宿過中山時積陰不雨有頃開霽西望恒山之絕頂自註所謂峩拔若青蓋然其餘諸峯歷歷可數回顧同倡曰吾輩此行其速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翌日出僅砦過徐河橋西望琅山森若劍戟亦慈翠可挹已而由良門定興抵涿郡東望樓桑蜀先主廟經良鄉渡蘆溝橋以達於燕居旬日而行北過瓦塔新堡店驛入南口度居庸關出關之北口則西行經榆林驛雷家店及懷來縣東有橋中橫木而上下皆石橋之西有居人聚落而縣郭燕沒西過雞鳴山之陽有邸店曰平輿其巔建僧舍焉循山之西而北沿

桑乾河以上河有石橋由橋而西乃德興府道也北過一邸曰定防水經石梯子至宣德州復西北行過沙嶺子口及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扼胡嶺下有驛曰孛落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驛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由嶺而上則東北行始見氈幕穹車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復中原之風土也尋過撫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有廨舍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廩爲州之鹽司州之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問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保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自保障行四驛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若岡隴邱阜然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

散而叢生其水盡鹽鹵也凡經六驛而出陀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泊有二焉周廣百餘里中有陸道達於南北岸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宮之外垣高丈餘方廣二里許中建寢殿夾以二室背有龜軒旁列兩廡前峙高樓登之頗快目力宮之東有民匠雜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自泊之西北行四驛有長城頹址望之緜延不盡亦前朝所築之外堡也自外堡行一十五驛抵一河深廣約十滹沱之三北語云翕陸連漢言驢駒河也夾岸多叢柳其水東注甚湍猛居人云中有魚長可三四尺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得至冬可鑿冰而捕也瀕河之民漢雜以蕃稍有居室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藝麻麥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速音按當作喀喇兀拉喀喇黑辣吾也兀拉山也此脫末字音漢言黑山也

自一舍之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蓋常有陰靄之氣覆其上焉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臨一河深廣皆翕陸連之比其魚之大若水之口按此語難解必若水之下原有脫字故作方圓形以別之斷非作口門解其意蓋謂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語云渾獨剌漢言兔兒也遵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可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自故城西北行三驛過畢兒紇都乃弓匠積養之地又經十一驛原脫十字今校補過大澤泊周圍六七十里水極澄澈北語謂吾諛竭腦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由城四望地勢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灝水則青楊叢柳而已中即和林川也居人多事耕

稼悉引水灌之間亦有蔬圃時孟秋下旬糜麻皆槁間之田者云已三霜矣由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人云上有大馬首故名之馬頭山之陰轉而復西南行過忽蘭赤斤按應作烏蘭齊勤烏蘭言紅齊勤言耳故原注云山名以其形似紅耳也乃奉部曲民匠種藝之所有水曰塌米河即塔米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猴石猴在驛道旁高五尺許下周四十餘步正方而隅巍然特立於平地形甚奇峻遊望之若大猴然由是名焉自猴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唐古以其源出於西夏其水亦東北流水之西有峻嶺嶺之石皆鐵如也嶺陰多松林其陽帳殿在焉乃避夏之所也迨中秋後始起行東由驛道過石猴子至忽蘭赤斤東北迤邐入陀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信宿所過無名山大川不可殫

述至重九日王帥麾下會於大牙帳灑白馬湩修時祀也什器皆用禾櫊不以金銀爲飾尚質也十月中旬方至六山崦間避冬林木甚盛水皆堅凝人競積薪儲水以爲禦冬之計其服非毳革則不可食則以獐肉爲常粒米爲珍比歲除日輒遷帳易地以爲賀正之所日大宴所部於帳前自王以下皆衣純白裘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賀禮也正月晦復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忽蘭赤斤東行至馬頭山而止趁春水飛放故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復會於大牙帳灑白馬湩什器亦如之每歲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祭者再其餘節則否自是日始回復由驛道往西南避夏所也大率遇夏則就高寒之地至冬則趨陽煖薪水易得之處以避之過此以往則今日行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此

風土之所宜習俗之大略也僕自始至迨歸游於王庭者凡十閱月每遇燕見必以禮接之至於供帳衾褥衣服食飲藥餌無一不致其曲眷顧之誠可知矣自度衰朽不才何以得此哉原王之意出於好善意勢爲吾夫子之道而設抑欲以致天下之賢士也德輝何足以當之後必有賢於隗者至焉因紀行李之本末故備誌之戊申夏六月望日太原張德輝謹誌

張德輝字耀卿山西交城人元史有傳言歲丁未世祖在潛邸召見並詳載問荅之詞此惟記其道路所經見聞所及而已丁未爲宋理宗淳祐七年元定宗二年鎮陽今正定府中山今定州恒山絶頂神峯即古嵩祀北嶽處在今曲陽縣西北僅砦今涇陽驛在滿城縣南徐河橋在徐河上今安肅縣

西南曹河鋪地瑕山即郎山在徐河上游易州西南境良門地未詳當在定興南定興縣在保定府東北二百六十里涿郡今涿州在定興北七十里良鄉縣在涿州北七十里蘆溝橋在良鄉東北五十里燕即今順天府還塔新堡店驛攷顧炎武昌平山水記州西南三十里爲雙塔河東流過雙塔店雙塔新堡店即雙塔店在今沙河店北昌平州南稍西南口即居庸四關之最南者在昌平州西北三十五里北口在八達嶺北距南口四十八里榆林驛在北口西四十五里雷家店未詳觀經此方至懷來必東距榆林不遠明地理志載景泰二年移保安州於雷家店似非一地懷來縣在榆林西四十五里此石橋嫣河橋也雞鳴山在懷來西北九十里元德

興府即今保安州以非驛路所經故云由橋而西乃德興道定防水即金地志德興縣之定方水鎮今爲上下花園地石梯子今爲響水舖蓋自過平興皆沿洋河東岸北行元宣德州即宣化府沙子嶺今曰沙嶺堡在宣化西稍北元宣平縣即今萬全東南十里宣平堡一統志謂在萬全左衛西四十里誤得勝口當即今萬全北神威臺口西游記所謂翠屏口也扼胡嶺即野狐嶺今曰察罕陀羅海嶺撫州攷元地志興和路唐屬新州金置柔遠鎮後升縣又升撫州遺址當在扼胡嶺北一統志謂在廂黃旗牧廠西南二十里尚不相遠昌州在今達里泊西濱金地志昌州領縣一曰寶山有狗泊元時爲宏吉拉部加封地後升應昌路有廨舍爲國王所築

乃宏吉拉酋避夏之處狗泊即達里泊以形似狗故名西游記作蓋里泊黑韃事略作界里澤元史特薛禪傳作荅兒腦兒又作荅兒海子皆譯音之轉前朝保障攷金地理志大定二十二年東北自達里帶石堡子至撒里乃築邊堡二百五十處其間又有濠塹以連絡之今新測黑龍江圖特繪其遺址可謂有功史學雖限於省界未詳起於何地而迤邐東北直至嫩江西岸與布特哈城相對處方止約長二千餘里（按黑龍江外紀布特哈有土城因山起伏西去數千里直達木蘭士人謂之烏爾科）證以此記知達里帶即達里泊石堡子即張氏所見者是至撒里乃必指嫩江西岸地無疑沙陀今稱戈壁地皆石磧全無水草最不易行但由中國赴外蒙古雖有五道無一不經沙陀張氏所行爲東

大道俗稱官路中惟烏珠穆沁部境有沙陀五百里他道沙陀皆數倍之故軍隊旅人多出此道記言六驛出沙陀正合沈氏垚釋張邱二人行記不明口北形勢第向北直綫求之宜其無有是處遠望若岡陵邱阜至則皆積沙與明金幼孜北征錄云蒙古地勢遠見似高阜至則又平相合按此正地體渾圓之證前人未明厥理故駭以爲奇魚兒泊今稱貝爾湖古名捕魚兒海蓋貝爾湖原作布依爾湖貝爲布依合音而布依仍即捕魚之轉音也泊有二者以貝爾湖北尙有呼倫湖有鄂爾順河相聯貫中有陸道即沿鄂爾順河之路惟此路既抵呼倫湖南即當逆克魯倫河西南行方爲順捷今張氏乃東繞呼倫湖又西北至長城遺址蓋意在訪覽古跡

非大道所當經也閱者宜知呼倫湖東爲宏吉拉本部元時此部世尙公主故築有離宮長城者金時極北之邊防也金地理志但言蒲與路北三千里火魯火疃地爲北界絕不詳其建置疏濶極矣按金源內外兩保障爲秦城後一大工役金史成於元人兩邊防均在轄境使任史事者稍知地學何難查攷明悉而因陋就簡如此幸新測黑龍江圖詳繪此城東自額爾古納河依山脈而西至車臣汗部界即中俄立界牌處再西不知止於何地長已一千餘里祕史祓濶亦田之役即倚此長城而戰元本紀移此戰於南方邊堡謬甚由此處赴召必西南斜行仍歸克魯倫河驛道即記所謂驢駒河以行十五日計之必抵今車臣汗旗境內其北一帶皆哈喇莽鵰山脈連亘不斷蒙古語哈喇言黑莽鵰者面額也言山之面額皆黑而西南九驛至渾獨剌河獨剌河今稱土拉河惟冠以渾字實指土拉河上游哈喇土拉河水渾則色黑故曰渾獨剌此河自北而南再折而西方稱土拉河張氏由東往自必經此其渡處正在渾獨剌河將折西處故渡後即循土拉河西行行一日見契丹故城即今庫倫地事詳西游記攷證畢兒紇都鄂刻圖作布敦爾噶蘇即水道提綱杜勒孫那拉蘇查克丹西游記所謂長松嶺也地富材木故爲弓匠積蓄之所按今自庫倫城至塔米爾河流域其有三道一繞北經長松嶺渡鄂爾坤河折西過大寒嶺西南過石河遂直南抵和林此邱眞人所行道雖迂遠而易行一稍繞北至畢兒紇都

乃跨山脊西南行經吾誤竭腦兒西抵塔米爾河即張氏所行道視北道較近亦稍難行其南尙有一小道最近捷然最難行且不通車馬故以北道爲大路惟自畢兒紇都抵吾誤竭腦兒以經緯度核算不下七八百里本記原文言經一驛其有脫字無疑今增作十一驛道里始合攷邱眞人歸程由天池東北至金山南原云行二日程同文校補作二十日與此正同吾誤竭腦兒西圖作烏格淖爾鄂刻圖作鄂歸池在鄂爾坤河與塔米爾河合流處之東南自腦兒之南而西百餘里入和林城即此一說和林城所在方向道里瞭然如見不解前人紛紛臆斷而明確之證據反置不問何也泊正西契丹城攷雙溪醉隱詩註和林西北七十里有蕊伽可汗宮

城遺址蓋唐穆宗以太和公主字回鶻毗伽崇德可汗爲可敦公主可汗各建牙城以居後可汗城爲黠戛斯焚毀惟可敦城僅存事見唐書邊時加以修葺改稱鎮州城爲公主所居故曰宮城和林川鄂刻圖作察罕鄂倫河即塔米爾河南源和林城在其上游亦因水爲名鄂倫者和林轉音察罕白也元史謂西有喀喇和林河得名遂謬以千里別有放附後馬頭山紅耳山均未詳石猴者蒙古各部分界所立之鄂博也石爲標識曰鄂博觀記言至此即折而西南其爲分界處顯然因形稍似猴乃以石猴稱之由此西南三驛當已抵南面一帶杭愛山趾杭愛山本自北而南至此折東行又繞而北故山勢抱和林三面過一河曰唐古蒙人呼西夏爲唐古忒源出西夏東北流按此即和林川發源處元初西夏

北界直至杭愛山陰故云或以推河當之豈知推河源出山陽爲南流之川與此方向反背水西峻嶺石皆如鐵即鄂刻圖庫庫嗢庫庫青也石色青故如鐵陀山者蓋小山若坡陀形非山名山巉避冬以上文東北行度之當在爨坎山之陽此記始見於近人所刻漸學廬叢書跋云舊稱張德輝紀行明人稱邊堠紀行李順德改塞北紀行然篇首缺佚二十餘字嗣聞陳漢章君言顧亭林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七載有全文因據以攷證並校補諸本訛脫仍標原名以成完帙至字句稍有異同以無關宏旨略之壬寅花朝日益甫氏誌

附和林攷

和林爲元初三帝建都之處至世祖遷燕尙尊其地爲上都並置嶺北行中書省以守護之其重要可知何數百年來攷據家聚訟紛紛莫衷一是揆厥所由始誤於元史再誤於水道提綱元地理志言西有喀喇和林河得名抑知喀喇和林乃色楞格河上源之一徧查紀載此間並無蒙人事迹其謬自不待辨迨息園齊氏雖疑和林在塔米爾河南源地奈誤指合魯兒倭赫泊東西北來一小水爲察罕烏林河和林川東北流此方向相背遂致漠北數千里更無他水可以當和林川者幸胡文忠公所刻地圖明標塔米爾河爲察罕鄂倫河夫而後和林之論乃有準的胡圖本於乾隆內府實測精圖決無舛悟會典圖說言塔米爾河指西源東流南北合數水察罕鄂倫河東北流來會與胡圖脗合今以塔米爾河定爲和林川則鄂

倫烏林字音均協一也蒙古語白曰察罕黑曰喀喇此河水色正與元史所載相反張氏記言由吾誤竭腦兒西南百餘里至和林方位道里並符二也元歐陽圭齋高昌偰氏傳言斡爾汗河並城南東北流斡爾汗即鄂爾坤河源出和林南面山外恰向東北流三也又言和林川經城西句北流此河上游本東北流至和林城西折而往北則和林所在尤可按圖而索四也又言忽爾班達彌爾發於西北東流達彌爾即塔米爾河蒙古語三爲忽爾班言河合三水而成此即塔米爾河西源偰氏傳既以南源稱和林川故專以西源爲塔米爾其方向恰居和林西北東流會和林川以入鄂爾坤河五也元史太宗紀六年春獵於揭揭察哈澤夏作迦堅茶寒殿錢大昕攷迦堅茶寒即揭揭

察哈今察罕泊也地理志言去和林七十里里數相合六也一統志言元和甯路地在杭愛山東鄂爾坤塔米爾二河之間形勢如繪不可移易七也長春西游記言泊窩里朶東皇后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遂絕流以濟蓋當時太祖雖定都於此而其行帳尚駐河西迨太宗築城始移於河東然即此知和林都會實濱臨東北流之河與塔米爾南源境地適肖八也至耶律鑄雙溪醉隱詩注可爲證據者尤夥如和林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宮城遺址此即遼史可敦城在察罕泊西北又云和林西百餘里有金蓮花甸爲山北避暑宮此今台魯兒泊地故有金河龍渦諸勝但稱和林西又稱山北知實在和林西北非正西也又云瓊島爲山南避暑宮前張氏

行記載山南避夏所當即所謂瓊島者是地在和林川上游東濱又後騎吹曲詩云陳兵濶里黃蘆淀轉戰斜車白草渦飛騎星馳穿處月追亡逐北入沙陀自註我軍敗敵於處月濶里嶺名臨處月黃蘆淀斜車山在濶里南大漠又去斜車數百里攷元史土土哈傳至元十四年諸王昔里吉等叛由阿力麻里掩至和林城北掠憲宗大帳以去土土哈追敗之於納林布拉克原作納蘭不拉即敘此事濶里黃蘆淀即納林布拉克之異譯蒙古語布拉克泉也處月者磧鹵之稱黃蘆淀在磧鹵間故連言之水道提綱塔米爾河南源東北經特禮布拉克再東北會招穆多河特禮即濶里納林之轉音泉出特里嶺因以嶺名名之大漠即沙陀在和林西南山外拜塔里克河西故又去斜車數百里又後凱歌等詩註伯里遜多皆和林南山名崆峒地名又在其南丁丑冬弄邊者軍敗之地此即伯顏傳督諸軍破賊鄂勒欽河事鄂勒歡河即鄂爾坤河證以詩註此戰實在鄂爾坤河上游近發源處伯里遜多皆和林正南山脈河在山外崆峒戰地又在河外和林證據詳備如斯若欲於塔米爾南源外別指一地以當之能一一相合乎

再攷元初意大利人馬哥博羅游記已有喀喇和林之名則元史所稱西有喀喇河得名未可厚非殆同此一河上游水黑故曰喀喇和林下游水白故曰察罕和林乎特并記以俟親歷其地者詳詢之

再攷元史地理志言太祖十五年建都和林沈氏垚駁之謂太祖本紀不載和林之名至太宗七年始城和林遂疑當時無建都事然余讀長春西游記言庚辰冬師在燕京有詩云不辭嶺北三千里自註皇帝舊几里多元嶺北路即和林太祖舊几里多在此其建都在此可知又言辛巳六月廿八日泊窩里多東皇后請見自註窩里多漢言行宮也時太祖西征皇后居此行宮則未出征時太祖先已駐此又可知是太祖定都和林已有明徵特當時祇有行帳迨太宗七年方築城垣耳惟太祖於十五年西征至也兒的石河住夏則定都當在春閒蓋太祖由撒阿里起行至和林川愛其形勝故定其地爲都特留皇后駐此以待其歸本紀載太祖自西域班

師二十年春還行宮卽還駐和林也況元許有王至正集載敕建興元閣碑言太祖聖武皇帝十五年歲在庚辰定都和林太宗皇帝始建宮闕梵宇基而未屋憲宗繼志歲丙辰作大浮屠覆以傑閣賜名興元之閣云云夫以元人言元事刋諸貞石所敘事跡原原本本如此則和林建都實在太祖十五年更復何疑沈氏輕下斷語殆不免先自失考乎

又按自來攷和林者如息園齊氏疑塔米爾河南源爲和林川本屬確當因既誤以西北來一小水稱爲窄窄烏林河致和林二字遂無實證又不敢逕指察罕烏林爲和林川蓋和林川東北行此東南行顯相反背故也沈子敦謂和林城在三音諾顏右中旗東北額魯特旗西北地位亦合亦因無的

據致所言不足傳信他如徐星伯張石洲均無卓見魏默深以哈綏河爲和林川尤鑿空之談至近日如黃楙材之虞謬承訛所刋得一齋雜著中有和林攷謂和林卽鄂爾坤河在三音諾顏中前旗地俗名喀喇哥朗夫喀喇哥朗卽元史之喀喇和林提綱之喀喇烏林乃託爲俗名移其地於鄂爾坤河且所引俾氏家傳故意將達彌爾河發西北東流竄可刪去以就已說隨意造作用欺後人拙陋甚矣李順德之專逞臆斷自註謂和林在今額爾德尼招地更不足數矣

西遊秉地理攷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

西遊彔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仁和丁謙益甫氏著

中書令岡初時扈從西征行五六萬里留西域者六七年有西游錄述其事人所罕見因節畧於此

此盛如梓敘是本緣起楚材原錄必甚繁富故刪之僅存大畧取便檢閱但亦失之太簡惟據其所述原錄在元時人已罕見則反賴此刪本獲傳於今堪與邱氏西游記互相印證亦幸事也盛如梓字庶齋揚州人著老學叢談三卷見錢大昕元史藝文志

公戊寅三月由雲中抵天山涉大磧踰沙漠達行在所

耶律楚材字晉卿謚文正元史有傳言太祖定燕聞名召見

始承賞識此十年乙亥事次年帝北還又二年戊寅乃奉命赴行在雲中金爲西京即今大同府治由此出邊則所抵之天山爲歸化城北一帶之連山無疑金地理志言金壤地跨慶桓撫昌淨五州出天山外是金人呼此一帶山爲天山之確證注家泛引新疆之天山豈非聲說張文端出使日記出歸化城九里大都連山郝連譯言天曰天山可知歸化城北一帶山厥國大磧沙初時倘稱爲天山今土人呼爲翁袞山翁袞者神也大磧沙漠入多洞祝此明分爲二攷一統志今驛道自歸化城踰昆都侖嶺北行凡十五站皆蒙古各部所居迨又北至和尼諸等五站方稱戈壁可知戈壁南北地雖險狹尚間有水草可資游牧此即所謂大磧若戈壁中無水無草古名瓮瓠此即所謂沙漠也耶律鑄雙溪醉隱詩注亦分磧與沙漠爲二可

以參證行在所此時尚在克魯倫河北向日舊駐處耶史所稱薩阿里地是也元史改爲薩里河謬甚然注家指行在爲和林豈知太祖十五年始定都和林元史及許有壬興元閣記均有明文詎未之見耶

明年大舉西伐道過金山時方盛夏冰凌雪積斫冰爲道松檜參天花草彌谷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

按元史太祖紀所載親征西域七年之事重複謬戾指不勝屈而十四年己卯夏六月西域殺使者帝率師親征取訛答剌城一條其誤實由此書明年二字試思十四年六月西域方殺使者而訛答剌城距蒙古六七千里兵縱神速豈不能於數月間伐而取之（西域史十五年秋薄訛答剌圍攻半年餘方克稍明軍情地理）

者自知其謬蓋由此書原本元人已罕見明初史館所得亦僅盛氏刪本且視之過重謂文正手書當無稍舛遂採入本紀豈知原本記載想必詳悉如上文達行在所後決有問答委任之事其次年己卯凡西域因何殺使及帝欲親征因何改期（西域史十四年己卯會師也見的石河以馬乏羣秣餵師期）又必明白書之後乃言明年大舉西伐事是所謂明年乃十五年庚辰非十四年己卯閱者不悟其中間多所刪節遽以明年二字接於戊寅之後謂即十四年事此大錯之所由鑄也觀自此以後書中不復見年月知此處之明年不過偶然遺存初不計上文之相接否也盛氏本非通品故語氣多不條貫不獨此節爲然金山今阿爾泰山西游記中秋抵金山東北其山高大三太子出軍始開其路三太子爲太宗窩濶台時從帝西征先開此路以利軍行因時方盛夏故即在山南避暑與諸書所言十五年夏駐蹕也見的石河正合也見的石河今額爾齊斯河在金山南稍西由此經塔爾巴哈台以入伊犁可免白骨甸及逕南大沙漠之險（見西游記）故帝征西域往反皆由此道即邱眞人還時路也金山西水以額爾齊斯爲大發源金山西北流由俄境入北海西陲要畧謂此河東流誤甚

其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所謂瀚海軍城西二百里有輪臺縣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即唐之高昌亦名西州（原作伊州誤）高昌西當作西南三四千里有五端城爲唐之于闐國河出烏白玉

此言金山之南有別石把等城並非行程所當經也別石把西游記作鱉思馬爲唐時北庭都護府兼領瀚海軍舊址在今新疆阜康縣東烏爾圖河地（攷詳大輪臺縣唐地志在延州西三百二十里今阜康所屬黑溝子和州今曰喀喇和卓在土魯番廳東五端爲和闐之異譯

過瀚海千餘里有不剌城不剌南有陰山山頂有池周圍七八十里池南皆林檎樹陰翳鬱不露日色出陰山有阿里馬城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故名附唐城邑八九多蒲萄梨果播種五穀一如中原

過瀚海千餘里係指金山西南塔爾巴哈台境內之沙磧不剌城西北地附錄作普剌耶律希亮傳作布拉西使記作孛羅故址在博羅塔拉河濱此陰山乃天山西北行之一支在

伊犁北山頂有池即賽里木泊泊之南爲塔勒奇山峽今倘
稱爲果子溝阿里馬城故址在綏定城北阿里馬圌河上西
游記言至阿里馬城宿西果園與附郭皆林檎園合
又西行大河曰亦列其西有城曰虎司窩魯衆即西遼之都附
庸城數十又西數百里有塔剌思城又西南四百餘里有苦盛
城八普城可牽城芭欖城苦盛多石榴其大如拱甘而差酸凡
三五枚絞汁盈盂渴中之尤物也芭欖城邊皆芭欖圌故名其
花如杏而微淡葉如桃而差小冬季作花夏盛而實八普城西
瓜大者五十斤長耳僅負二枚
亦列河即伊犁河漢書甘延壽傳作伊列與亦列音合攷邱
眞人由阿里馬西行四日至苔剌速沒輦沒輦譯言河苔剌

速河即塔剌思河非伊犁河自是李志當雚誤記不足爲據
辨詳西游記西遼都城虎司窩魯衆在伊犁河西吹河南一
日程以有專攷不復贅塔剌思城唐書作怛邏私西使記作
塔剌寺以在塔拉斯河上故名今曰阿里阿塔其實即木純
之訛打剌與幹脫羅兒城苦盛西北地附錄作忽禪西游記
作霍闐西使記作忽章今曰霍占在錫爾河南濱八普西北
地附錄作巴補在故浩罕境那曼干城西圌作帕普可牽西
北地附錄作柯散昌思麥里傳作可散圌作渴堪在瑪爾噶
朗城東芭欖城他書罕見今那曼干東南有巴雷克治城當
即其地此果中國人未見邱眞人言壬午春杷欖始華類小
桃俟秋採其實食之味如胡桃可參觀

附西游錄原文一則
索虜城在大河南城已圮唐碎葉鎮城故墟也渡河百里踰
山丹嶺突厥時王庭也又西三百里塔剌斯數百里皆平川
岡嶺迴護甚得形勢川北頭有鉅麗大城城外皆平原可田
唐時鑿渠道南山夾爲百牖以行水牖脊跨竪岸有唐節度
參謀檢校刑部員外郎假緋魚袋大原王濟之碑西契丹盛
時富庶甲他處兵後民逃城圮又西三百里大石山城
按文正原書久無傳本此一段爲采民漢西域圖攷所引不
知出於何處茲釋其地理如下碎葉城以碎葉川得名即今
伊犁河西南特穆爾圌泊西北大克河也鎮城遺墟當在
此河下游與吹河交會處賈躭言碎葉水北有羯丹山十姓

可汗每立於此即山丹嶺唐書突厥傳作馬鬣山西圌稱
阿拉烏嶺塔剌斯河名發源南山西北流數百里入於沙磧
小泊河中間爲東西大道要衝川北大城即唐書所謂怛邏
斯城元史所謂訛提剌耳及訛打剌也太祖十五年西征首
圌此城攻六月餘始下遂夷其城故云民逃城圮大石山城
在又西三百里即節本之別石圌今曰塔什干
苦盛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剌城附庸城數十此城渠酋常殺命
吏數人商賈百數盡掠其財寶西伐之舉由此也
訛打剌城築於塔拉斯河上故亦稱塔剌思城非別有所謂
訛打剌也此城本西域孔道因文正往時正圍攻未克及其
歸也城已毀壞故但聞二城之名隨手記之不知其實則一

也況訛打剌居苦盡東北並非西北而相距亦不止五百里訛打剌城西千餘里有大城曰尋斯干尋斯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土地肥饒故名甚富庶用金銅錢無孔郭環城數十里皆園林飛渠走泉方池圓沼花木連延誠爲勝概瓜大者如馬首穀無麥糯大豆盛夏無雨以蒲萄爲酒有桑不能蠶皆服屈眴

尋思干西游記作邪迷思干今曰撒馬爾罕在苦盡西南二百餘里曰訛打剌西謬甚文正往西域始終居尋思干一城西游載之混明故知其風土較詳屈眴即元史兜服記質孫華言一色服也

尋思干西六七百里有蒲華城土產更饒城邑稍多尋思干乃謀速魯蠻種落梭里檀所都蒲華苦盡訛打剌城皆隸焉

蒲華即今布哈爾在尋思干西北謀速魯蠻乃教名非種落名西游記作鋪速滿蓋指天方教其宇當作木速兒義謂正教蠻謂人類阿剌伯語也見洪侍郎元代教名攷質言之猶曰回教人梭里檀元史作算端又作算灘或作蘇坦蘇但西域補傳作蘇爾灘爲回教中最高爵位此梭里檀即貨勒自彌王阿拉爾哀丁自爲元兵所迫走死裏海中小島次子札剌而哀丁嗣位爲人有膽略而善戰在哈斯那北境與元將戰勝之後爲帝親軍所敗走入印度及帝班師潛歸故國據有波斯西境至太宗三年仍爲蒙古所滅事詳西域補傳元史但有札剌丁而不知有阿拉爾哀丁疏略甚矣

蒲華之西有大河入於海其西有玉里犍城梭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盛於蒲華

蒲華西大河即阿母河發源葱嶺西北流經班城蒲華玉里犍各地而入裏海此河至明始入鹹海錄中未悉源流玉里犍即元史玉龍傑赤國語解作烏爾根齊在今基華國都城之北本貨勒自彌舊都後得尋思干始移都焉

又西瀕大河有班城又西有甄城自此而西直抵黑色印度城亦有文字與佛國字體聲音不同佛像甚多不屠牛羊但飲其乳土人不識雪歲麥二熟馬糞墮地沸溢月光如夏日其南有大河冷如冰雪湍流猛峻注於南海土多甘蔗取其液釀酒熬糖

此大河亦即阿母河惟又西二字無著如謂玉里犍西安得有班城甄城當是原錄上文尚有他地名如卡什鐵門之類爲盛氏所刪然班城甄城均在二地之南作又西仍誤班城本紀作班勒紇西北地附錄作巴里黑今曰波爾克在阿母河南岸甄城西游記作團八剌八剌者城也西人地闊作端城譯者或誤作敦直在班城南大山之間此雖小寨元兵圍攻至半年餘始克故以險固著聞即西域補傳所謂諾司雷脫柯寨也黑色印度以下文有大河注南海觀之則指北印度克什米爾國無疑但五印度人俱黑色何獨以曰克什米爾且五印度俱號佛國此佛國不知專指何部至於印度名地無一不在班城甄城東南作自此而西尤爲方向反背

印度西北行有可弗义國數千里皆平川無復邱垤不立城邑

民多羊馬以蜜爲釀此國晝長夜促羊膊熟日已復出正符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事但國名不同豈非歲時久遠語音訛舛尋思干去中原幾二萬里印度去尋思干又等可弗义去印度又等雖榮迂曲折不爲不遠不知幾萬里也

可弗义國魏書作可弗太唐書作可薩又作曷薩即今之哈薩克俄人稱爲哥薩克此種人向居裏海鹹海北境元史郭寶玉傳辛巳可弗义國算端汗破乃滿國引兵據尋思干城此可弗义算端即貨勒自彌王太祖西征實因彼殺使啟釁以其部人皆哈薩克種故自稱可弗义國其地在尋思干西北九百餘里玉里犍其都城也文正駐西域數年竟不知貨勒自彌即可弗义且不曰尋思干西北而曰印度西北更以

可弗义晝長夜促硬派其即唐之骨利幹并謂尋思干即印度可弗义之相距與中原道里等其言直同夢囈余見唐宋以來地理筆記甚夥謬戾之多莫此書若元史本傳稱文正博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亦可謂名實之不相符矣盛氏於此錄多所刪節乃不將此段後半刪去致遺誚來今殊屬不幸雖然盛氏之學識本不足以語此

按此錄近時已有註本刊行惟其語之是非不便毛舉恐隣於訐故一概姑置之以俟閱者之論定

宣統元年五月二十二日益甫氏誌

錢塘 徐恭章
仁和 郁九齡 同校

長春真人西遊記地理攷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

長春真人西遊記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仁和丁謙益甫氏纂

父師眞人長春子姓邱氏名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未冠出家師事重陽眞人住磻溪龍門十三年學道成幕年乃還海上戊寅歲前師在登州河南廣使徵聘明年住萊州昊天觀使至者再八月江南大帥李公全彭公義斌亦來請均不赴師曰我之行止天也當有留不住時去也居無何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劉仲祿懸虎頭金牌其文曰如朕親行便宜行事仲祿曰今年五月在乃滿國兀里多得旨六月至白登北威甯七月至德興以居庸路梗發燕京兵來迎八月抵京城過中山歷眞定始聞師在東萊次濰州得尹公十二月同至東萊傳皇帝宣召之旨

師知不可辭訂於次年上元醮後十八日卽行宣使西至益都就食乃預選弟子十九人至期同行由濰陽至靑社宣使已先發師尋過長山及鄒平二月初至濟陽士庶奉香火迎至養素菴衆云前月十八日有鶴十餘自西北往東南翌日又有鶴十百來自西南獨一鶴拂菴盤旋而去今乃知卽師啟行之辰也留數日宣使遣使來報已艤舟於將陵以待遂行十三日宣使以軍來迎云道路梗塞特往燕京會兵東備信安西備常山親提軍取深州下武邑以闢路橫橋於滹沱括舟於將陵故來邀師曰非公不克辦此次日絕滹沱而北二十二日至盧溝京官士庶僧道郊迎由麗澤門入館於玉虛觀師聞行宮漸遠春秋已高倦圖風霜欲待駕回朝見仲祿令扈刺弛奏師亦奉表四

月醮天長觀時方大旱十四日啟醮雨大降明日登寶元堂傳戒有五鶴翔舞其上人皆異之醮竟北行道出居庸夜過盜皆稽顙以退五月至德興龍陽觀度夏中元本觀建醮午後傳符授戒老幼露坐熱甚須臾有雲覆其上狀如圓蓋移時不散又觀中井水可給百衆至是踰千人乃前後三日井泉忽溢用之不竭是皆善緣天助之也八月初應宣德州元帥移剌公請居朝元觀十月阿里鮮至自斡辰大王帳下使來請師繼而宣撫王公巨川亦至曰承大王鈞旨如西行請過我師首肯之是月昌剌進表回詔促師行又敕仲祿曰無使眞人饑勞可扶持緩緩而來師與宣使議曰前去已寒沙路緜遠道衆所須未備可住龍陽來春起發宣使從之十八日南往龍陽十一月十四日

赴龍巖齋十二月作寄燕京道友詩有不辭嶺北三千里（原註皇帝舊）九里多仍念山東二百州之句

邱處機事蹟見元史本傳此一段敘長春子自東萊起身至德興度歲事也磵溪在陝西鳳翔府南龍門當是該處觀名河南指金國時燕京已失移都汴梁故云李全彭義斌皆分據山東各州南降於宋者乃滿祕史作乃蠻即太陽汗故國攷太祖十五年定都和林此十四年五月殆已徙居於此和林在喀米爾河東南本乃滿舊壤故云帝遣仲祿來徵實在其地迨次年師抵燕京始有聞行宮漸遠語蓋知帝已定議親征西域地也白登本山名在大同府城東詳水經注自元置白登縣於今陽高縣地後之攷據家遂不復知其本處矣

威寧縣金屬撫州在陽高北長城外德興今直隸保安州居庸關在昌平州西燕京即北京中山今定州東萊即萊州濰州亦稱濰陽今爲縣屬青州益都青州首邑詳社即青州長山鄒平二縣均在濟南府東濟陽即濟南將陵縣金地志屬景州饑飢者渡漳河也再橫橋於滹沱便可直達盧溝矣信安鎮在永清縣東南宋時置信安軍常山即鎮定金將武仙出沒太行山間備兵東西川燕南道路庶可無梗深州在滹沱北武邑在河南宣德今宣化府濱北謂杭愛山北凡里多指和林太祖自定都於此旋即出征故稱曰舊余別有攷

辛巳上元醮於宣德朝元觀二月八日啟行時天氣晴霽道友餞行衆請還期師曰三載歸十日宿翠屏口明日北度野狐嶺

登高南望太行諸山晴嵐可愛北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絕矣北過撫州十五日東北過蓋里泊盡邱垤鹵地始見人烟二十餘家南有鹽池迤邐東北去自此無河多鑿沙井以汲南北數千里亦無大山馬行五日出明昌界又行六七日忽入大沙陀其磧有矮榆大者合抱東北行千里外無沙處絕無樹木三月朔出沙陀至魚兒濼始有人烟聚落多以耕釣爲業三月五日起向東北四邊有人烟行不啻道又二十餘日見一沙河西北流入陸局河水濡馬腹旁多叢柳渡河北行三日入小沙陀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帳下冰始泮草微萌矣時有婚嫁之會五百里內首領皆載馬湩助之皂車氈帳成列數千七日見大王問以延生事師謂須齋戒而後可期約以望日授受至日

雪大作遂已大王復曰上遣使萬里請師問道我曷敢先焉且諭阿里鮮見畢東還須奉師過此十七日大王以牛馬百數車十乘送行馬首西北二十二日抵陸局河積水成海周數百里風浪漂出大魚蒙古人各得數尾並河南岸西行時有野驢得食五月朔亭午日有食之既衆星乃見須臾復明時在河南岸其地朝涼暮熱草多黃花水流東北兩岸多高柳蒙古人坂之以造廬帳行十有六日河勢繞西北山去不得窮其源西南濼驛路按濼作泊字同解後泊字同又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漸見大山峭拔從此以西漸有山阜人烟頗衆又四程西北渡河乃平野其旁山水秀麗水草豐美東西有兩故城基址若新街衢巷陌可辨制作類中州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得地中古瓦上有契丹

字蓋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又言西南萬里外契丹都焉今歷七帝六月十二日至長松嶺松多生山陰澗道間山陽極少十四日過山渡淺河天極寒雖壯者不可當是夕宿平地十五日曉起環帳皆薄冰十七日宿嶺西時初伏矣朝暮有冰霜已三降冷如嚴冬土人云常年五六月有雪今歲幸晴煖師易其名曰大寒嶺山路盤曲西北百餘里既而復西北始見平地有石河長五十餘里岸深十餘丈其水清泠可愛峭壁間有蔂高三四尺松皆十餘丈西山連延喬木鬱然山行五六日峯回路轉林巒秀美下有溪水注焉平地皆松樺雜木若有人烟狀尋登高嶺勢若長虹壁立千仞俯視海子潤深恐八二十八日泊窩里朶東皇后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瀰漫沒軸絕流以濟入營駐車南岸車帳千百日以醍醐運酪爲供漢夏公主皆送寒具等食黍米斗值白金十兩五十兩易麵八十斤蓋麵出陰山後二千餘里買胡以橐駝負至也中伏帳房無蠅窩里朶漢言行宮也

此一段敘長春子出口北行至和林事也翠屏口卽萬全縣翠屏山野狐嶺撫州均詳張記註自後行程均向東北可見張邱所經實今所稱東大道沈氏釋地誤於正北直綫求之宜其無一合處蓋里濼卽張記狗泊徐霆黑韃事畧作界里濼今稱達里泊南有鹽池攷余宋塞程別記昂吉爾圖泊產鹽如陝中花馬池此泊正在其南稍西惟相近產鹽之泊甚多不獨此也明昌界卽金所築泰州邊堡此堡始於大定成

於明昌故云六七日入大沙陀張記則云出堡障四日入沙陀蓋同一道張按站邱緩行故耳厥後行程均視此魚兒濼詳張記由此東北行二十餘日見一沙河西北流入陸局河此卽海拉爾河陸局河卽張記驢駒河今稱克魯倫河海拉爾河本西北入呼倫湖呼倫湖爲克魯倫河下游所匯之澤故可以陸局河通稱之邱氏既渡海拉爾河三日過小沙陀方抵斡辰帳下知斡辰所居在海拉爾河北西距呼倫湖五六日程地攷斡辰卽太祖第四弟斡赤斤西域史載其封地在蒙古東北界外已無蒙古人又載太祖次弟兀赤哈薩兒封地在額爾古訥河呼倫湖海拉兒河境與斡赤斤近觀此愈可徵斡辰營帳之所在矣陸局河積水成海周數百里非

呼倫湖何足當此亟河南岸西行溯克魯倫河行也見日食處其水東北流核其行程當在巴勒斯城西南又十六日河勢繞西北山去則克魯倫河曲處西南地也當日因取坦道特向西南合於驛路復西北行四日乃渡土拉河東西故城在今庫倫境遼亡土馬不降放遼史保大三年梁王雅里兵第二弃西北部稱帝史不詳載地名以此記證之則土拉河北之城爲梁王稱帝時所築無疑西南萬里契丹都焉指耶律大石建立西遼國事但其時西遼已亡言者猶未知耳長松嶺即張記畢兒紇都在博羅河西北水道提綱注哈拉河又北經杜勒孫那拉酥查克丹地東大松林也可爲確證過山渡淺河謂過哈里雅爾山渡鄂爾坤河三史國語解鄂爾

坤淺也大寒嶺即布坤沙拉山石河即魏書石水攷太武本紀太延五年帝敗吳提於頡根河追至石水頡根河今鄂爾坤河石水今鄂羅河與此記石河地位情形皆合登高嶺勢若長虹蓋由石河直南取道賽坎山脊而行海子者東面山下之阿蘇圖泊也此窩里朶即太祖定都之和林地惟觀記所言泊窩里朶東皇后請師渡河知當時定都處尚在和林河西至太宗築城始移河東濱耳西遼事別有攷附後

七月九日同宣使西南行五六日屢見山上有雪山下有墳墓及升高陵又有祀神之迹又三二日歷一山高峯如削松杉鬱茂而有海子南出大峽則一水西流雜木叢映韭如芳草連數十里北有故城曰曷剌肖西南過沙場二十里許水草極少始

見回人種麥又五六日踰嶺而南至蒙古營宿迤邐南山望之有雪郵人告曰此雪山北是旧鎮海八喇喝孫也八喇喝孫漢語爲城中有倉廩故又名倉頭二十五日有漢民工匠來迎又遇金章宗二妃及漢公主母袁氏次日至阿不罕山北鎮海來謁願親從行且曰前有大山高峻廣澤沮陷宜減車從輕騎以進用其言留弟子宋道安等九人選地爲觀人皆不召自至或施財或助力或效技不一月落成榜曰棲霞觀八月八日攜門人趙九古輩十人從以二車騎二十傍大山西行西南約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抵金山東北少駐復南行其山高大三太子出軍始闢其路乃命百騎輓繩懸轅而上縛輪而下連度五嶺南出山前臨河止泊待車騎數日乃行渡河而下經

小山石皆五色首尾七十里復有二紅山又三十里鹵地中有一沙井因暫駐宣使言前白骨甸地皆黑石約二百餘里達沙陀北邊頗有水草更涉大沙陀百餘里至回紇城方得水草白骨甸者古之戰場疲兵至此十無一還死地也天晴晝行人馬往往困斃惟暮起夜度可過其半明日向午得水草矣於是俟晡時行度沙嶺百餘若舟行巨浪然牛乏皆棄之馭以六馬八月二十七日抵陰山後回紇郊迎至小城北酌長設蒲萄酒及果餅乃曰此陰山前三百里和州也地大熟蒲萄至糞置日沿川西行歷二小城皆有居人西即鼈思馬大城王官上庶具威儀迎泊城西蒲萄園之上開因問風俗曰此大唐時北庭端府景龍三年楊公何爲大都護有德政惠及後人有龍興寺二石

刻在煥然可觀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輪臺縣東迭屑頭目來迎南望陰山三峯突兀倚天又歷二城重九日至回紇昌八剌城其王畏吾兒率眾遠迎齎於臺上獻西瓜及甘瓜其香味中國未有也翌日並陰山而西約十程又度沙場其沙細遇風則流狀如波濤乍聚乍散寸草不萌車陷馬滯一晝夜方出南際陰山之麓又五日宿陰山北詰朝南行長坂七八十里抵暮寒甚且無水晨西南行約二十里忽有大池方圓幾二百里雪峯環之倒影池中師名之曰天池沿池南下左右峯巒峭拔松梧陰森眾流入峽奔騰洶湧可六七十里二太子屯從西征鑿石通道乃爲四十八橋可並車行薄暮宿峽中翌日出峽入東南大川水草盈秀天氣似春又一程九月二十日至阿里馬城鋪

速滿國王聾蒙古塔剌忽只領部人來迎宿於西果園土人呼果曰阿里馬蓋多果實以是名其城

此一段敘長春子自和林啟行至阿里馬城事也和林西南五六日升高陵卽哈里圖地又三二日歷一山高峯如削則杭愛山鎭烏蘭赤魯嶺也南出大峽一水西流爲札布干河易剌肖故城無攷以地望測之當在今察罕廋爾台附近回人種麥處必烏里雅蘇臺河濱地又五六日度嶺蓋都爾都倫山北麓也阿不罕山西圖作哈伊爾罕山在科布多東南都爾根湖西南濱田鎭海元史有傳言奉命屯田於阿魯歡立鎭海城戍守之阿魯歡卽阿不罕轉音金史語解阿不罕薺菜也以山多薺菜得名傍大山西行卽傍阿不罕山北而行西南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蓋先度瀾克達巴山口繼越雅瑪特山峽金山東北卽烏蘭達巴山口東北烏圖霍提里井地烏蘭達巴山口爲阿爾泰山正脊故須用繩懸輓方能上下度五嶺南出山前所臨之河爲烏龍古河西使記作龍骨河紅山南沙井卽呼魯蘇台井白骨甸今稱博爾騰戈壁甸寬二百餘里故速行一夜半日始能出此又涉大沙陀百餘里卽古爾班通古特沙地陰山指博克達山博克達本無陰山之名由邱氏臆度妄加之耳回紇小城卽古城凡越戈壁北來必先經此別無他道和州在土魯番東南今稱哈喇和卓元初爲畏吾兒國都然此特回酋所述非邱氏親歷也沿川西行蓋自古城迤西南阻大山北限沮澤一綫之

道並無歧出鑿思馬大城元史作別失八里卽唐書北庭都護府故址在今三台塘西烏爾圖河地余別有詳論見元大典圖攷證端府者都護府之合音輪臺縣唐地志在都護府西三百二十里西游錄言城西二百里較合以地望測之當爲今阜康縣西南之古牧地堡由鑿思馬緩行四日亦合（蕭雄新疆雜述詩註謂唐輪臺縣在今阜康縣西南之黑溝駝地據唐地志廷州西至輪臺縣三百二十里又一百五十里至里移訖達河俗譌蘇酬孤）迭屑宜作苔失蠻爲回教別派之稱見洪氏元代教名攷又四日至昌八剌則在今昌吉縣境並陰山西十日度沙場卽唐地志注所謂大漠小磧也西域水道記言託多克台西皆沙阜難行正合記中情形又五日宿陰山北查今鄂爾哲圖木博台正在天山突出向北處由沙場至此

約四百里行程亦符又七八十里抵天池卽今賽里木泊泊踞天山之巔故沿池南下便入塔勒奇山峽此山峽爲至伊犁孔道峽中尙有三十二橋與當時形勢無甚大異出峽又一日至阿里馬城此城故址徐松氏攷謂在阿里馬圖河濱甚合洪氏駁之非也鋪速滿當作木速蠻爲回教人通稱鋪速滿王猶云回教王塔剌忽只卽達魯花赤之異譯義爲理事官蓋蒙古大員鎭守其地者

又西行四日至苔剌速沒輦原註沒輦河也水勢深濶抵西北流從裘夾截斷陰山河南復是雪山十月二日乘舟以濟南下至一大山北有一小城又西行五日宣使先往馳奏獨鎭海公從西行七日度西南一山明日遇大雪至回紇小城雪盈尺日出卽消

十六日西南過板橋度河晚至南山下卽大石林牙國其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領衆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風土氣候與金山北不同平地多以農桑爲務釀蒲萄爲酒夏秋無雨疏渠灌溉百穀用成東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萬里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按大石二字當作西遼時西遼王爲直魯古距大石之亡六十餘年矣

士馬復振盜據其土既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十八日沿山而西七八日山忽南去一石城當途石色盡赤西有大塚若星斗相聯又渡石橋並西南山行五程至塞藍城有小塔回紇王迎入館十一月初連日雨大作四日士人以爲年傍午相賀五日趙九古以疾而逝師命葬郭東原上卽行西南復三日至一城其王亦回紇備禮迎送明日又歷一城

復行二日有河是爲渥闊沒輦由浮橋渡泊於西岸河源出西南二大雪山間色渾流急深數丈勢傾西北河之西南無水草者二百餘里卽夜行又至一城得水草復經一城頭目遠迎再經二城山行半日入南北平川宿前臨一城十八日過大河至邪迷思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剌公及蒙古回紇帥首載酒郊迎宣使白師曰前途大河土寇壞梁已及深冬宜以來春朝見從之遂由東北門入其城因溝岸爲之夏秋常無雨國人疏二河入城分繞巷陌比屋得用方算端之未敗也城中十萬餘戶國破以來存者四之一算端之新宮在焉師入住之十二月偵騎回言二太子發軍復整橋梁土寇已滅壬子春正月杷榲始華類小桃秋採其實味如胡桃二月二日春分三月上旬阿里鮮

至自行宮言上欲閒道軔以甲士千人衛過鐵門師問程途對曰正月十三日自此初發馳三日東南過鐵門又五日過大河二月初東南過大雪山積雪甚高馬上舉鞭測之猶未及半下所踏者復五尺許南行三日至行宮矣師同宣使三月十五日啟行四日過碣石城傳旨令萬戶播魯只領軍一千護送過鐵門東南度山山勢高大亂石縱橫兩日方至前山沿流南行軍卽北入其山破賊五日至小河亦船渡兩岸林木茂盛七日卽濟大河卽阿毋沒輦也東南行晚泊古渠上蘆葦滿地時三月二十九日也又四日得達行在見上上以神仙呼之約四月十四日問道將及期有報回紇山賊指斥者上欲親征因改卜十月吉師乞還館又三日上命宣使楊阿狗以千騎從行由他路

回遂歷大山山有石門望如削鐵有巨石橫其上若橋其下水流甚急此地蓋關口新爲兵所破師始來覲三月竟草木繁盛羊馬皆肥及回四月終矣五六日達邪迷思干卽重午日也

此一段敘長春子由阿里馬入西域及初次至雪山見元太祖事也西行四日至苔剌速沒鞏徐星伯跋定爲卽伊犁河甚確惟伊犁河自古無苔剌速之名苔剌速自是塔拉斯轉音當是李志常撰游記時回憶偶誤以塔拉斯河名移而加之伊犁河耳攷英人藍士德中亞游記由阿里馬西至伊犁河渡口凡十三小站今行四日至伊犁河濱又沿河行八日乃乘船以渡核計程途正相符合此陰山概指河北諸山南岸雪山卽大博古特山渡河後南至一城卽今俄屬威爾聶

城地正在阿拉陶大山北度西南一山今庫爾代斯喀地回紇小城今俄薩戛延斯喀城過板橋渡河卽渡吹河後段所載吹沒鞏是也南山下大石林牙國蓋西遼建都處中史作虎思窩里朵西域史作八喇沙袞今阿拉滅丁地也耶律大石初官翰林遷八稱翰林爲林牙故曰大石林牙攷西遼有國凡八十餘年爲乃蠻酋屈出律所篡又八年太祖西征乃蠻亦亡算端者蘇爾灘之異譯或作蘇坦蘇但蘇丹爲回王通稱此算端卽貨勒自彌王阿拉爾哀丁也西削其地事詳洪氏西域補傳然在乃蠻未篡以前記語稍誤沿山而西七八日一石城當路卽今奧利阿塔元史作訛答剌又作斡脫羅兒西域史載元兵攻此城守兵五萬盡殲故城西有大塚如星斗西使記又作塔剌寺以城近塔拉斯河得名塞藍後作賽蘭今俄屬琛毋罕特城東有賽剌穆小城卽其地西南三日至一城有回王居卽塔什干唐爲石國明日又至一城其城名畢斯肯特霍闌爲霍占轉音錫爾河由東來經其城北故亦稱霍闌沒鞏記言源出西南誤霍占河西南歷四小站約二百里皆沙磧地初至一城得水草名穆爾匝喇巴特又經一城名制雜克續經二城一雅尼庫爾千一本拉里山行半日前臨一城名喀緜尼莫斯特所過大河爲雜拉敖散河邪迷思干卽撒馬兒罕今俄立爲雜拉敷散省城移剌太師者耶律文正公楚材也文正駐此總理軍書並不隨太祖南入雪山安得有見角端請班師事況元史所載年月地理

方位情形悉皆舛誤直是無稽之談明初史館竟採入本傳荒謬極矣（余別有辨因非此記體例所應附故節錄之）碣石明史作渴石今稱卡什又作加爾支在布哈爾東南三百里鐵門西圖作達爾般的東南兩日方至前山蓋由阿特喇巴得山口東南至鐵門也軍入北山破賊謂抵此無須護衛可進破巴達克山諸堡寨矣沿流而南者順鐵門前小溪行渡小河渡薩爾阿巴得城東之河蓋欲東南斜行故須渡此又七日渡阿母河卽由巴爾黑西行入大雪山以其時太祖行宮在塔里干卽中俄交界圖貼什勒城爲昆都斯巴達克山兩部中間地回紇山賊指斥據西域補傳乃元將忽禿忽軍爲回紇新王札剌丁所破故太祖急於赴援記云指斥諱言之耳回時由他路者

藍自塔里干北行過阿毋河經巴達克山部所云石門在其境內新爲兵破即前護送過鐵門後入山破賊之兵也此道全行山中較去時爲近所以去行十八日回祇半月云

師既還館館據北崖俯清溪溪水自雪山來甚寒仲夏炎熱六月暑甚有獻瓜田五畝味極甘香中國所無有大如斗者七月遣阿里鮮奉表詣行宮稟論道日期八月七日得上所批荅八日即行十有二日過碣石城十三日得護送卒千餘人大山中行即鐵門外別路也涉紅水澗有峻峯高數里谷東南行山根有鹽泉流出見日即成白鹽又東南上分水嶺山上有紅鹽如石十四日至鐵門西南之麓將出山山門嶮峻左崖崩下澗水伏流一里許中秋抵河上其勢若黃河流西北乘舟以濟宿南

岸西有山寨名圍八剌山勢險固派河東南行三十里夜行過班里城甚大其眾新叛去尚聞犬吠黎明東行數十里有水北流馬僅能渡東岸憩宿二十五日及行宮見帝三十七日車駕北回九月朔渡河橋而北其月望上設幄齋請師論道頗愜聖懷十九日清夜再召論道上大悅二十三日又宣使入幄禮如初上俱温顏以聽令左右錄之又數日至邪迷思干十月朔奏還舊居從之上駐蹕於城東二十里仲冬過半雨雪漸多二十六日即行十二月二十三日雪寒在路牛馬多凍死又三日東過霍闡沒輦至行在癸未正旦將帥等各賀師十一日馬首遂東二十一日東遷一程二月七日欲辭還山上未許二十四日三月七日再辭朝乃賜聖旨一道命阿里鮮等護師東還十日

辭朝行自苔剌汗以下皆相送數十里三日至賽藍之東南門入出郊致奠於趙虛靜之墓明日遂行二十有三日宣差阿狗追餞師於吹没輦之南岸又十日至阿里馬城西百餘里濟大河四月十日（原作五日誤）至阿里馬城之東園次日抵陰山前宿又明日復渡四十八橋緣溪上五十里至天池東北過陰山後行二十日（原脫十字照徐松氏跋校補）方接元歷金山南大河驛路復經金山東南北並山行四月二十八日大雪滿山皆白又東北並山行又三日至阿不罕山前門入宋道安輩遠迎入棲霞觀觀南望高嶺積雪盛夏不消少西海子傍有風塚二三月風起風自塚間出初旋動如羊角百千少焉合爲一飛沙走石發屋拔木勢震百川息於巽隅又觀東二泉三冬暴漲如江湖復潛行地中俄

而突出魚鼈隨之或漂没民居仲春漸消地乃陷西北千餘里儉儉州出良鐵多青鼠亦多麻麥漢匠千百人居之織綾羅錦綺阿里鮮白師曰南路饒沙石鮮水草人眾馬疲恐留滯師命分三班行五月七日宋道安等六人先行十有四日師孛尹志平等六人次之十有八日張志堅等五人次之師東行十六日過大山十七日東南過沙場有草木多蚊虻夜宿河東又數十日（十字原脫今細核道里特補之）經沙路二百餘里水草絕少馬夜進不息再宿乃出地臨夏入北陲廬帳漸廣六月二十一日宿漁陽關明日度關而東五十餘里豐州元帥以下來迎請住其家七月九日至雲中總管以步輦迎歸第樓居二十餘日八月初東還歷楊河白登天城懷安度渾河凡十二日至宣德仍住朝元觀十

二月於龍陽覲佳冬甲申二月燕京行省石抹公遣使持疏請許之乃度居庸而南七日入天長石抹公請住持天長觀二十二日赴其請空中有數鶴前導自此常有鶴三五飛鳴其上觀中井舊鹹苦甲申乙酉年西來道眾甚多水味變甘乙酉四月宣撫王公致齋其第言次師曰今老矣歸期將近宣撫曰天下兵革未息主上尊師重道何遽出此言師笑曰天命已定由人乎哉丙戌五月京師大旱農不下種行省請師祈雨雨大至是歲有秋丁亥自春及夏又旱眾請作醮約於五月初一為祈雨醮初三日為賀雨醮三日中有雨是名瑞應雨過三日雖得雨非醮家雨也果如其言六月二十二日人報午間雷雨太液南岸崩水入東湖聲聞數十里魚鱉盡去池遂枯涸北口山亦摧

師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俱七月四日謂門人曰昔丹陽嘗授記於余云吾歿之後教當大興四方往往化為道鄉汝正當其時道院皆賜勅名額又當住持大宮觀仍有使者佩符乘傳勾當教門事此時功成名遂歸休之時也丹陽之言一一皆驗吾歸無恨矣師既示疾於九日午後上堂留頌遂歸眞焉異香滿室期於次年七月九日大葬仙師八日辰時玄鶴自西南來尋有白鶴繼至九日子時藏仙蛻於堂異香移時不散

此一段敘長春子二次入雪山見帝並歸由西域至燕京及其後事也按邱氏再至行宮不經前次往返原路者有故焉蓋太祖於四月間在印度河濱戰勝札剌丁後即返雪山避暑於八魯彎（或作巴魯安）其地在塔里干西南西圖作巴喇哈那行宮之地既異故取道亦殊此行經鐵門外別路蓋由阿克拉巴得山東北折而南行分水嶺即克爾察奇別里山口此路正出鐵門西南抵河上抵阿母河也團八剌猶言團城西游錄作磚城或作敦城西圖作敦直乃譯音之誤此城在巴爾克南山間元兵圍攻半年僅而能克故以險固名此記其所聞非行程所經也班里城元史作班勒紇大典圖及西北地附錄均作巴爾克西圖作波爾克攷西域史巴爾黑既降太祖因越雪山南征恐為後路之梗遂擄其民而焚毀之曰眾新叛去者飾詞有水北流即波爾克河觀此記太祖實於壬午八月二十七日車駕北回即駐霍闡河北度歲中西諸史所載年月俱誤詳余所撰成吉思汗大事記中自癸未三

月十日以後皆記邱氏歸程所歷諸處吹沒鞏即吹河來時過板橋渡河即此地至天池東北過陰山後係與來時異路處來時並陰山西行此則背陰山北行蓋由賽里木泊東北踰鄂巴特山至塔爾巴哈台境又踰麥里山東北過濶布克河（一作和博河）至赫哲爾巴什泊遂溯烏龍古河抵來時金山南大河驛路自分路至此作二十日行程途適合原本云行二日二字下脫去十字與張參議行記自畢兒紇都經一驛過大泊一字上脫去十字正同徐松氏所校補確不可易余援此例校補處尤多儉儉州或作欠欠州即元史謙州而賈塔剌海傳又作謙謙州在今唐努烏梁海地以州傍謙河故名自鎮海城南行蓋由札薩克圖汗境東南經賽音諾顏吳剌

特等旗抵歸化城南進口至大同府治五月十六乃起程後三日所過大山爲鄂倫達班山鄂刻圖作烏蘭嶺東南過大沙場卽巴里坤東北大磧鹵地夜宿河東畢治河東濱也此後皆沿今西路台站行約計須月餘始又經沙路三百餘里觀再宿出沙路爲六月二十一日知自五月十八至六月十九皆行大沙場時日也原作又數日數字下脫去十字無疑此沙路臨夏入北境卽果勒炳戈壁地漁陽關當在吳刺特旗東遼史天祚紀保大二年帝避金兵入夾山四年率諸軍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等州夾山金地理志在柔服縣北六十里按卽漢書之高闕水經注言陰山下有長城連峯刺天其山中斷望若門焉故名遼時俗稱夾山按夾山拙著舊蠶原指高闕及

閼水經注又疑卽石門峽乃亟改今熟觀遼史夾山實在陰山不在其東石門峽遂仍從舊說卽此可見攷據的確不易

漁陽嶺爲夾山南口時夏國設關於此以扼北路衝要金豐州卽今歸化城下水在歸化城南攷大同邊外有土爾根河西流入黃河此河上游所合小水甚多約分三枝一小黑河一大黑河一黃水河俗以小黑河爲上水大黑河爲中水黃水河爲下水天祚紀保大四年遇金人戰於昂阿下水昂阿譯言口門謂在下水口門交戰卽黃水河流入土爾根河處雲中今大同府城楊河卽西洋河在大同府東元白登縣卽今陽高縣與匈奴圍漢高祖處異地天城今天鎮縣之天成驛明爲天成衛懷安縣在直隸宣化府西渾河卽桑乾河自雲中至宣化凡四百十里分十一日緩行也綜計長春子前由宣德出口至鎮海城行六月餘迫返自鎮海城至宣德僅行六十九日以去時路迂繞而還時路徑直也

附西遼立國本末攷

遼史耶律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世孫通遼漢文善騎射登天慶八年進士第擢翰林應奉陞承旨俗以翰林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歷刺史興遼軍節度使保大二年天祚帝西走雲中大石在中京卽燕京與宰相張琳等立秦晉國王爲帝中京不守天祚責之大石抗辨不屈三年大石在居庸關爲金人所執旋脫歸四年天祚欲出兵復燕大石諫不從又以前事不自安遂殺蕭乙薛坡里括自立爲王西去至哈屯城在今塔米爾北庭都護府在今新疆阜康縣東境集十八部誓衆興復得精

兵萬餘人明年整旅而西先以書諭回鶻王卽和州回鶻元史作畏吾兒假道往大食北庭以西皆回鶻境故須假道回鶻王得書卽迎至邸顯質子孫爲附庸國送至境外由是兵行萬里歸者數國西游記繫思馬以西昌八剌阿里馬賽藍塔什干等城至尋思干卽撒馬兒罕或均有回王必在當時歸附之列改作塔什干誤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卽呼拉商波斯東北大省名時寨爾柱克朝王建都於此西域人每以地名爲國名故號爲忽兒珊來拒戰分三道迎擊大破之駐尋思干九十日回國王來降卽塞爾柱克王西至起兒漫卽紿爾湖波斯東境省名羣臣勸進遂卽位號葛兒汗西域史作古兒汗譯言衆汗之汗天佑皇帝改元延慶

按遼史載大石稱帝爲甲辰二月五日錢氏大昕廿二史攷異言天祚出軍夾山在保大二年甲辰七月大石西去卽在

是年迫明年整旅而西兵行萬里駐尋思干者九十日又西至起兒漫（在尋思干西南三千里）乃卽位其所歷日月久矣不特非甲辰二月恐亦非乙巳二月此言甚是然亦未能查悉其誤處何在攷西遼有國傳五王八十八年至宋寧宗嘉定四年辛未始爲乃蠻酋屈出律所篡逆數八十八年其開國實在甲辰又大石卽位改元延慶延慶三年定都虎思斡耳朵又改元康國至康國十年殂合計祇十三年而史云在位二十年蓋從西去稱王以後併計之也以此核之大石在起兒漫卽帝位爲宋高宗紹興元年明甚西游記言大石西走移徙十餘年乃至此地雖約略之詞頗不相遠是必親詢諸西域人非傳聞悠謬者比也夫大石自西行後奔走長途艱難創業

首尾閱十年方能有成亦云勞矣然非詳稽史傳默揣情形亦不能使當日之事符合如此齊氏召南著歷代帝王年表忘卻在位二十年句任意縮減七年謂國亡於寧宗嘉泰四年甲子此時乃蠻本國尚未見滅安有王子走投西遼竊篡人國之理其舛謬固不待辨卽李氏光庭指駁齊誤謂康國本十七年史文漏書七字亦屬臆斷無稽甚矣攷訂古書豈易易乎

延慶三年東歸得善地建都城於虎思斡耳朵改元康國康國十年殂在位二十年廟號德宗后蕭氏稱制號感天后攝政七年子夷列立在位十三年殂廟號仁宗子幼其妹普速完稱制號承天后在位十四年爲國人所殺仁宗次子直魯古立在位三十四年乃蠻王屈出律伺其出獵伏兵擒之（按語不盡確當從西域史）而據其位尊爲太上皇朝夕問起居以待終焉西域史乃蠻古出魯克（卽屈出律）自別失八里（卽上北庭都護府）至庫爾車（卽固爾札今伊犁寧遠縣）歸於古兒汗（卽直魯古兒汗以女妻之時東西屬部多叛古出魯克知古兒汗無能乃進言曰我離舊部久今蒙古往征契丹（指金國）乘此時我往葉密爾（今塔爾巴哈合地）哈押立克（在伊犁北今俄屬斡爾城）別失八里招集潰眾必來從可藉其力以衛本國古兒汗信之既東行眾果來附遂至伊斯懇（在西遼都東伊薩冕提河濱城）奪其庫藏適貨勒自彌沙（貨勒自彌國名在今基華國地時此部新強橫行西域沙蓋以此得名）使至約其謀古兒汗東西夾攻而分其地古出魯克遂進攻八剌沙袞（卽虎思斡耳朵）爲西遼所敗時西域

軍已至塔剌思（河名有城提拉城在其河上）而西遼兵復內變古出魯克再進擄古兒汗陽爲尊崇籠其國自立越二載古兒汗憂悉卒古出魯克既得位暴斂橫征民不堪命又下令國中從佛教不得奉謨罕默特（卽回教其自至和闐諭民改教不從則釘其手足於門眾咸忿太祖命哲伯征之軍未至先遁沿路民皆不納將入巴達克山哲伯追至撒里庫爾（卽薩雷庫里在葉爾羌城西南八百里）山路狹隘處殺之計屈出律自辛未年盜據西遼至戊寅年爲哲伯所殺凡歷八年

西遼疆域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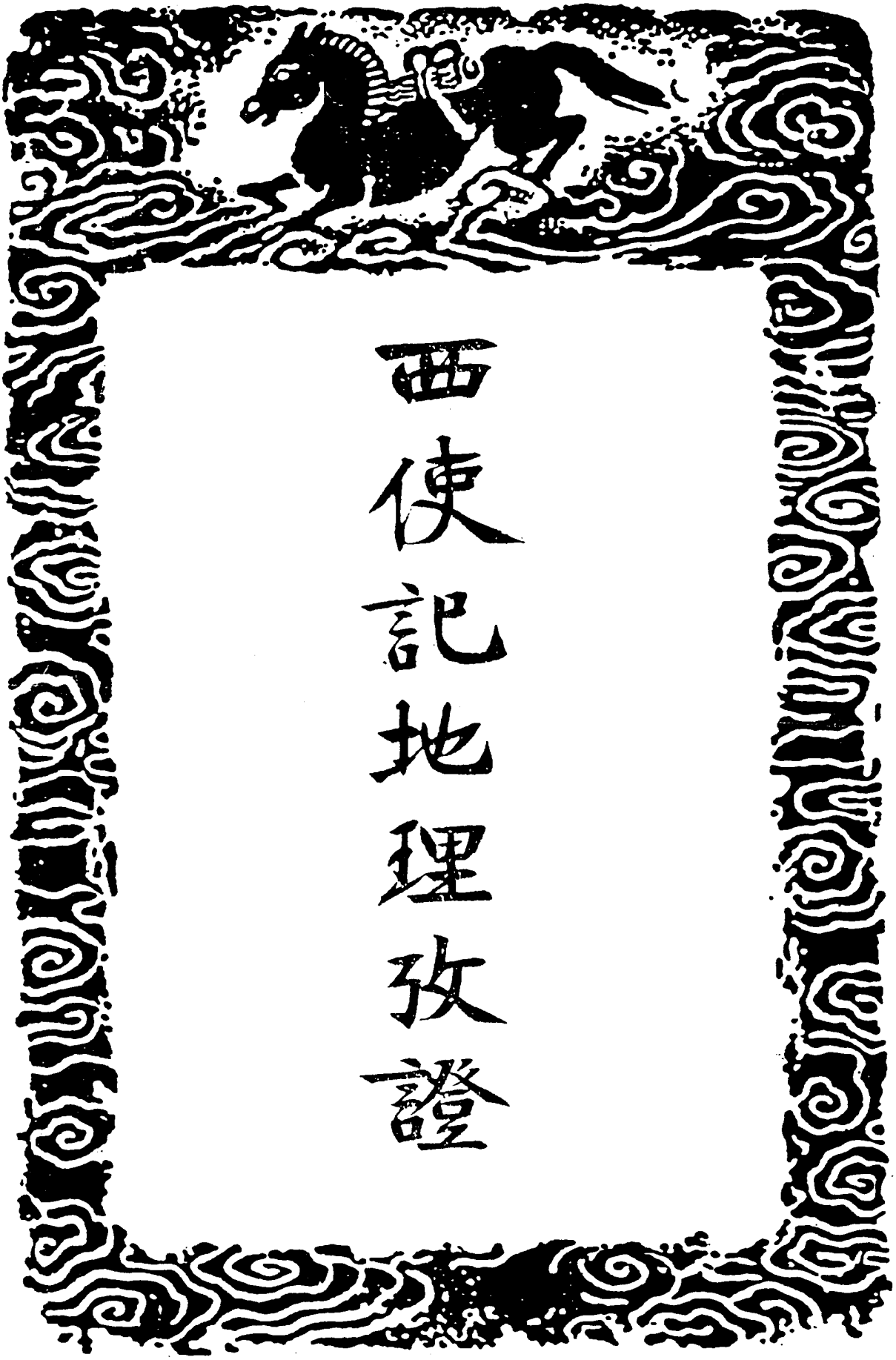
西遼疆域合中西各書攷之其都城建於吹河南阿列三得山北自伊犁河及特穆爾圖泊迤西如唐書所載碎葉城（在特

穆爾國千泉在八剌沙衮西泊西河上（即賽藍今名）等皆在幾輔中北則有葉密爾哈剌（即珠姆拉特）等地兒上時哈剌東則有和州別失八里昌八剌阿里馬等地時皆屬吾兒諸部（即思哈屬其屬國）迤南爲浩罕各城地（即撒八思麥里傳迤西爲撒格納（即圖作巴剌的圖作古）等地兒西域史周力克八兒（即圖作巴剌的）等地兒西域史至其西南則白塔什干（即圖作占）等地兒西域史東南則自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以及庫車阿克蘇喀喇沙爾（兒西域史及他書）縱橫各六七千里西域大國如呼拉商貨勒自彌等皆納貢稱臣慷慨聽命不可謂非一時雄國也

西遼都城攷

西遼都城遼史稱虎思斡耳朵攷遼史營衛志居有宮衛謂之斡魯朵遼史百官志斡耳朵宮府治事之所西游記寫里朵漢語行宮也元史語解改鄂爾多惟以享釋之義恐未備元史昌思麥里傳谷則斡耳朵郭寶玉傳古徐鬼國訛鋒多（按錢氏養新錄古徐鬼國即元遺山劉氏先塋碑古績兒國知鬼爲誤字當從元集作兒此說極是惟謂西遼世稱菊兒汗菊績音近則非蓋古徐谷則均虎思轉音如錢說是有徐字音先脫却古字音矣）西游錄虎思寫魯多均即虎思斡耳朵之變文非異地也西域史作八剌沙衮蓋虎思斡耳朵乃遼人稱號八剌沙衮則其地之本名然自來無人知此城之所在近日李氏光庭謂在伊犁黃氏楙材謂其都有二一尋思干即塔什干（此語先誤）一虎思窩魯朵在伊犁西南太清池東北皆任意武斷毫無根據之談至李順德

謂虎思山名即胡母思山蕃地細核遼史亦屬不確蓋遼太祖天贊二年西征既平胡母思山蕃又西南踰流沙拔浮圖城盡取西鄙諸部而還浮圖城兒唐地志即北庭都護府知胡母思山地尚在今新疆東北以之附會西遼都城可乎余攷西游記自阿里馬城西行四日至塔剌速河（即伊犁河）十月二日乘舟以濟十六日西南過板橋渡河（此即吹河）晚至南山下即大石林牙國南山西圖作阿列三得爾嶺觀此則虎思斡耳朵在吹河南一日程近南山處無疑又攷英人蘭斯德中亞游記云九月十一日由威爾聶（俄七河省城）起程行七日四百十八俄里（每里合華二里）過朱河（即吹河）又四十六俄里次卑施皮人居甚夥有書館花園栽種多樹按卑施與虎思音近皮字或其餘音雖繭斯德君匆匆一過未能知爲西遼國都而核其所記宛然一舊京景象證以西圖自威爾尼西行八站過吹河又一站至阿拉滅丁即卑施皮而阿拉滅丁譯音又與八剌沙衮相協然則西遼都城當在此地可無疑矣



西使記地理攷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

西使記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仁和丁謙益甫氏纂

壬子歲皇弟旭烈兀奉詔西征凡六年拓境幾萬里己未正月甲子常德馳驛西覲自和林出兀孫中西北行二百餘里地漸高八站經瀚海地極高寒雖酷暑雪不消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過瀚海行三百里地漸下有河曰昏木輦數日過龍骨河西注渚爲海曰乞則里八寺行漸西有城曰葉瞞又西南行過孛羅城城南原作北誤有海南行二十里有關曰鐵木兒怯察出關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貫回紇與漢人雜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又南有赤木兒城居者多并汾人孛羅城迤西金銀銅爲錢有文而無孔方至麻阿中以馬縴拖牀遞鋪負重而行疾

或曰乞里乞西易馬以犬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堵兩山間土平民夥溝洫映帶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林萬五千里而近有河曰亦運流洶洶東注土人曰此黃河也二十八日過塔剌寺三月一日過窶藍城有浮圖回紇禮拜之所三日過別石闌諸回紇貿易如上巳節四日過怒章河渡船如弓鞋土人云河源出南大山地多產玉疑爲崑崙山以西多龜蛇行相雜郵亭客舍鑿如浴室門戶皆以琉璃飾之八日過椅思干城城大而民繁十四日渡暗木河十九日過里丑城其地有桑棗征西與魯屯聚於此二十六日過馬蘭城又過納商城二十九日過殢兒堝城滿山皆鹽如水晶狀有新得國曰木乃奚地無水土人隔山嶺鑿井相沿數十里下通流以溉田所

屬山城三百六十已而皆下惟禡寒西山名乞都不孤峯峻絶不能矢石丙辰年王師至城下諸道並進敵大驚令相火原作大誤者納失兒來納欵已而兀魯兀乃算灘出降算灘猶國王也其父領兵據別城令其子取之七日乃陷金玉寶物甚多一帶有直銀十笏者其國兵皆刺客木乃奚在西域中最爲凶悍威脅鄰國霸四十餘年王師既克詠之無遺類四月六日過訖立兒城過阿剌丁城禡咱苔兒人並以紅帕勒首衣青如鬼然王師自入西域降者幾三十國有佛國名乞石迷西在印度北蓋傳釋氏衣鉢者如世所繪達摩像丁巳歲取報達國南北二千里其王曰合里法其城分東西中有大河西城無壁壘東城固之以甃繪畫甚盛王師至城下一交戰破勝兵四十餘萬西城陷

盡屠其民尋圍東城六日而破死者數十萬合里法以舸走獲焉其俗富庶爲西域冠宮殿皆以沈檀烏木眞降爲之壁皆以黑白玉爲之金珠珍貝不可勝計其國六百餘年傳四十主至合里法而亡初合里法患頭痛醫不能治一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絃聽之立解土人相傳報達諸王之祖故諸王皆臣服報達之西馬行二十日有天房內有天使神胡之祖葬處也師名癖顏八兒經文甚多皆癖顏八兒所作轄大城數十其民富實西有密乞兒國尤富地產珠玉有大如棗者至報達六千里國西卽海海西富浪國有大鳥駝蹄蒼色鼓翅而行高丈許食火其卵大如升許有失羅子國其王名撲思干阿塔畢云西南海也印度去中國最近軍民千八百萬戶居民以蒲爲屋夏大熱

八處水中已未年七月兀林國阿畢原作早誤丁算灘來降城大小一百二十民一百七十二萬黑契丹國名乞里彎王名忽教馬丁算灘聞王大賢亦來降其拔里斯城獅子雄者鬃尾如纓拂能傷人吼則聲從腹中出馬聞之怖溺血其怪異不可殫述往返凡一十四月郁跋曰西域之開始自張騫其土地山川故在也然世代寖遠國號變更今之所謂瀚海者卽古金山也印度漢身毒也曰駝鳥者卽安息所產大馬爵也密昔兒卽唐拂菻地也觀其土產風俗可知已去京師四萬里在西海上所產珍異之物與今日地里正同蓋無疑也中統四年三月劉郁記

元劉郁眞定府人此記載入王惲玉堂雜記中此本蓋從圖書集成錄出王子爲元憲宗二年宋理宗淳祐十二年攷憲

宗紀二年七月命諸王旭烈征西域三年六月又言命諸王旭烈兀征西域證以西域史知旭烈兀奉命雖在二年而其起行實在三年故卽紀事重複稱名歧出尙非大謬若四庫提要以二年七月既命旭烈西征至十二月又書諸王旭烈薨疑其誤分兩人不知書薨者乃合剌旭烈合剌旭烈爲察罕台孫見元史宗室世系表明人脩史不知檢對妄析一人爲二人故於同月間既書合剌薨隔數行又書旭烈薨實與西征之旭烈兀絶無干涉惟是年七月當書旭烈兀不當書旭烈致混淆難辨耳又本紀是役自二年七月命旭烈兀西征至八年二月平合里法獻捷其八年除道路往返實止六年已未爲旭烈平定西域之次年常德西覲原文常德下注

云字仁卿則常德乃郁本名仁卿其字也和林地詳西游記
兀孫觀記中形勢必和林西南地名與漢時烏孫國無涉惟
其地今不可攷瀚海者沙漠也今稱戈壁而漢書霍去病傳
如淳注以瀚海爲北海此記劉郁自跋又以瀚海爲古金山
殊屬異聞雖然郁由和林西行必踰阿爾泰山即古金山邱氏
行記可證查此記絕不提及而其攷瀚海則言地極高雖暑雪不
消是竟以瀚海之名移稱金山無可疑者其所云七日過瀚
海即七日度金山也昏木輦譯言昏河今曰布勒琨河爲龍
骨河之上游龍骨河今曰烏龍古河乞則里八寺今曰赫哲
爾巴什泊一作布倫託海以上河泊均在金山南葉密立城蓋
宗紀作葉密立耶律希亮傳作葉密里西北地附錄作也迷

失故址在塔爾巴哈台南額米爾河濱城蓋以水得名孛羅
希亮傳作布拉西北地附錄作普拉西游錄作不剌城在博
羅塔拉河上今亦廢城北有海北乃南字之誤西游錄不剌
南有陰山山頂有池周圍七八十里可證此誤海即賽里木
泊南行二十里謂沿泊旁南行非由孛羅城南行也鐵木兒
譯言鐵憖察譯言隘口蓋元人設關於此言其堅固如鐵也
按洪氏阿里不哥補傳阿魯忽駐伊犁河濱敵第二軍繼至入自鐵門可互證其地在今塔勒奇山
峽間故出關即至阿里麻里阿里麻里故城徐氏水道記謂
在阿里瑪圖河濱甚確觀記云市井皆流水交貫非城近河
濱安能如是洪侍郎駁之言河名不得爲城名可謂迂謬赤
木兒城居其南當即漢書烏孫所都之赤谷城在今特克斯

河南沙圖台地麻阿地未詳乞里乞西即乞兒吉思部地在
唐努烏梁海境以馬縴牀蒙古名爬犁易以犬名狗爬犁烏
梁海北皆使犬部故有此制亦堵兩山間指吹河南北山厥
西人稱北山曰阿拉陶山南山曰阿力克三德山契丹故居
即西遼所都虎思窩里朵城西域史稱八拉沙袞西圖作阿
拉滅丁攷見前記亦運河西北地附錄作也云赤本指吹河
上游大克賓河但觀記文實指吹河蓋取互受通稱之義塔
剌寺城名唐書作怛邏私元史之斡脫羅兒西北地附錄之
兀提剌耳西游錄之訛打剌均即此城今曰奧里阿塔賽藍
西北地附錄作賽蘭西游記作塞藍西圖琛姆罕特城東有
賽喇穆城即其地刖石闕今曰塔什干唐時石國也忽章河

西游記作霍闐沒蓍即今錫爾河以經霍占城北故亦稱霍
占河忽章爲霍占轉音樗思干今曰撒馬爾罕爲俄屬雜拉
敷散省首城暗木河即阿母河里丑城西圖作得咧車在阿
母河西南奧魯猶言輜重即今制所謂糧臺馬蘭在波斯東
界西圖作瑪納納商在馬蘭西西圖作剌桑殢埽兒在納商
北西圖作池納蘭木乃奚國元史作沒里奚又作木乃兮洪
氏有木剌夷補傳汪氏刻有木剌夷別傳紀載其事甚詳其
地在裏海南之德馬溫山即元史禿馬溫山及東南之喀撒
特山中即本記稽哥山乞都不補傳別傳均作吉兒都苔堡
即西圖哈爾土特堡其國多刺客他國謀伐之輒先刺王
及相故四鄰不敢加兵憲宗聞而惡之特命盡殲其衆訖立

兒圖作布吉魯爾阿剌丁補傳刖傳均作阿喇模忒蓋忒讀平音爲梯遂轉爲丁此爲木剌夷三大堡之一在裏海南濱阿模爾城之西今名阿喇阿巴得阿巴得吉祥也因此堡昔遭焚殺故改吉祥語戲之稱咱荅兒乃種人名非國名蓋以上爲作者行程所經以下乃綜紀所聞見非必皆親歷也乞石迷西卽北印度之克什米爾報達爲回教國總都城元史作八哈達祕史作巴黑塔西域史作帕古達年表作班克大特今曰八格達在土耳其東部體格里河濱分東西兩城故河流其中合里法爲大教師兼國王之尊稱並非王名此時大教師則木司塔辛也天房在阿剌伯境本麥地拿城以教祖謨哈默特葬此故妄名天房癖顏八兒亦指謨哈默特猶

言神人密乞兒跋中又作密昔兒與明史同大典圖作迷思耳卽麥西國今稱埃及其地恰在阿剌伯西富浪在埃及海西卽今法蘭西國洪氏補傳注謂阿剌伯人稱法國曰佛郎富浪者佛郎之轉音此下所記大鳥係雜述所聞見非指富浪產物失羅子西北地附錄作設剌子今曰什拉自爲波斯法爾斯省首城西南卽波斯海灣故曰西南爲海兀林爲阿富汗北面大山中種人之名元祕史稱爲阿魯種西域補傳作郭耳波斯史作古陸印度史作哥爾阿富汗志作格爾蓋種人盛時曾侵據印度西北部諸地至數百年貨勒自彌霸有西域遂爲所滅此記兀林乃憲宗初年新封之國旭烈兀西征其王射姆斯丁（卽阿畢丁迎謁於途並從征木剌夷有功因得受封旭烈兀既開藩兀林屬焉傳國百餘年迨明初鐵木耳興始亡按年表載明洪武十六年他末乃併可拉生肯令之地他末乃卽鐵木兒可拉生者伊蘭汗東方省名或作哥拉生及呼拉商肯令乃兀林轉音此卽海拉國兒滅之事黑契丹爲西遼舊將所建之國西遼盛時西南疆域直至起兒漫省迨國亡起兒漫守將薄拉克自立爲王西域人稱西遼曰黑契丹亦遂以此稱其國拔里寺卽波剌斯轉音指波斯舊都底西分此城在報達稍北時已荒廢以合里法豢養獅子於此故附及之（拔里寺在報達北百里卽西八百三十六年哈里發讓阿塔邁所築薩米而阿城也劉郁自跋謂密昔兒卽唐書拂菻以物產地里正同爲證不獨臆斷無據且所言全不合理

按元史郭侃傳係竊此記爲藍本憑空揑造戰功以欺世人明初脩史諸公不加檢核採入列傳實可駭異余別有詳辨

明史各外國傳地理攷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

明史各外國傳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朝鮮箕子所封國也漢以前曰朝鮮始爲燕人衛滿所據漢武帝平之置眞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漢末有扶餘人高氏據其地改國號曰高句麗居平壤卽樂浪也已而爲唐所破東徙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兼併新羅百濟地徙居松岳曰東京而以平壤爲西京其國北當作西鄰契丹西當作北接女眞南當作東曰日本元至元七年西京內屬置東寧總管府明興王高麗者王顓太祖卽位二年來貢請封詔封高麗國王自是遣使朝貢歲以爲常洪武七年顓爲權相李仁人所弒立其養子禑二十一年禑欲寇遼東使都軍將崔瑩李成桂繕兵西京以糧不能繼退師王怒殺成桂子成桂還兵攻破王城囚王及瑩二十四年成桂遂自立廢王瑤居原州王氏自五代有國數百年至是絕成桂屢使求貢不許二十五年始受其使命仍號朝鮮至萬歷二十年日本關白平秀吉使渠帥行長清正等率舟師逼釜山潛渡臨津時朝鮮兵不習戰望風皆潰王昚棄王城奔平壤復走義州八道幾盡沒朝命李如松爲提督援之明年正月大捷於平壤行長渡大同江遁至龍山清正亦退還王京如松恃勝輕進至碧蹄館敗退駐開城四月倭棄王京遁時漢江以南朝鮮故土皆復自後封貢議起相持不決者久之二十四年七月倭由釜山奪梁山入慶州八月圍南原犯全慶十一月都御史楊鎬督麻貴等自忠州鳥嶺赴慶州攻尉山克之進圍島山會倭援

至兵潰二十六年劉綎麻貴復進攻不利直一元克晉州泗州進趨新寨將克而救至亦退還迫平秀吉死其禍始息倭亂朝鮮凡七載未幾　大清兵起四十七年朝鮮助明師四路夾攻敗績天啟七年　清兵征朝鮮王倧輸款崇禎十年　大清以朝鮮貳於明又往征朝鮮遂與明絕不數載而明亡矣

眞番今奉天與京廳地臨屯今朝鮮江原道地樂浪今平安道地元菟今咸鏡道地新羅本辰韓國在今慶尙道地百濟本馬韓國今全羅道地松岳山名在京畿道開成府北原州在國都漢城西稍南釜山在慶尙道東萊縣南隔海卽日本對馬島臨津江在國都北平壤箕子舊都屬平安道義州北傍鴨綠江亦屬平安道朝鮮八道者京畿江原黃海全羅慶

尙忠淸咸鏡平安也碧蹄館在漢城西三十里開成府在漢城西北漢江一名熊津江在漢城南漢城卽以此得名梁山郡在釜山北稍東慶州府在梁山西北南原屬全羅道全慶當作全州爲全羅道首城忠州爲忠淸道首城鳥嶺在忠州東南度此嶺卽慶尙道界尉山郡在慶州東南島山城在尉山東晉州在慶尙道東南泗州在晉州南稍西近海處新寨在泗州東南海濱

安南古交阯地唐以前皆隸中國五代時始爲土人曲承美所據宋初封丁部領爲王二傳爲大臣黎桓所篡黎氏亦三傳爲李公蘊所篡李氏八傳無子傳其壻陳日炬元時屢破其國洪武二年其主日煃來朝貢封爲安南國王二十一年相黎季犛

竊柄廢其主煒尋弑之永樂元年又連弑其主盡殺陳氏宗族而自立更姓名曰胡一元旋遜位於其子胡奎會前王日烜孫陳天平來奔三年遣使責之奎謝罪請迎天平歸奉爲主至則伏兵邀殺七月命朱能沐晟張輔等發兵討之能至龍州卒命輔代之十二月至洮江克多邦壘遂循富良江入東都進薄西都賊遁入海尋破之富良江口追獲之安南平詔改交阯布政司設官治之師還而簡定又叛命沐晟再討之大敗於生厥江復命張輔往征時賊立陳季擴爲王輔乃造戰艦水陸並進連破慈廉廣威諸營柵賊扼南策州水師又克之遂定交州北江諒江建昌諸府抵淸華水陸畢會遂擒簡定班師而季擴仍未服九年復命輔水陸進征疊破之次年追季擴入老撾地獲之

賊盡平十四年以中官馬騏假採辦名大索貨賄亂者四起有黎利者僭稱平定王明年諸賊悉破惟利不能得後勢漸熾官軍往討多敗沒時洪熙改元帝意欲棄交阯會利乞封遂許之然繼位者多不德諸臣樹黨互爭嗣政權均爲莫登庸所竊嘉靖元年登庸自稱安興王六年遂篡王位時朝廷議討罪不果因封登庸爲安南都統傳數世至萬歷初莫氏漸衰黎氏自失國後退居淸華有阮淦者輔之傳五世至維潭漸強盡復安南地會莫與黎均遣使入朝朝議以高平郡屬莫氏乃罷兵聽命然後仍相攻迄明之世二姓分據不能歸一云

龍州屬廣西南與越南交界洮江在越南臨洮府西多邦城在洮江南富良江在河內府東東都卽今河內府西都卽淸

華省城生厥江在河內西南慈廉縣在河內府北廣威府在慈廉西稍北南策州今爲南策府在河內東北交州郎東都北江今北寧府地在清華東諒江府屬諒山省建昌府在南定省北老撾國在清華省大山之西

日本古倭奴國唐咸亨初改日本地環海有五畿七道二百十五州五百八十七郡小國數十皆服屬焉國主世以王爲姓羣臣亦世官宋以前皆通中國惟元世祖遣使招之不至乃命忻都范文虎等率舟師十萬征之遭風盡沒終元世不相通明興諸亡命往往附島人入寇洪武二年遣使詔諭不奉命三年又遣諭其王良懷始來貢并還被掠人七十餘後頻入貢而侵掠如故遂絕之專務海防自是海警頗息永樂七年其上王源道

義表貢賜以冠服嘉靖間奸民汪直徐海等誘結倭人剽刼江南浙江諸城邑蹂躪數千里總督胡宗憲誘離其黨擊滅之未幾南入閩廣圍福州陷興化踞平海衛遠近震動亟徵俞大猷戚繼光劉顯諸將破平之至萬歷二十年平秀吉侵陷朝鮮事詳朝鮮傳中

中國與日本使命往來雖久然其國情仍不能知諸史所載多非事實攷日本史自北宋之末太阿倒持一切政權均歸幕府（稱爲征夷將軍）平氏既蹶源氏繼興未幾源氏家臣北條氏復竊其柄馴至足利肇亂王室蒙塵南朝北朝分國爲二明初正南朝將亡之時所謂日本王良懷者卽南朝征南將軍良懷親王也所謂源道義者卽足利義滿也時義滿以征夷將軍職讓於其子義持故自稱上王其後足利之權又移於下守土諸將裂地自擅成爲數十國互戰不息嘉靖入寇蓋薩摩島族爲汪直等誘結而來非奉朝命卽幕府亦不能制之也

琉球國居東南大海中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遣官招諭不能達洪武初其國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以尙爲姓而中山爲強五年正月命行人楊載以卽位建元詔告中山王卽隨使貢方物十四年山南王亦遣使朝貢時三王與山北王互相征伐敕令罷兵息民三王並奉命山北王卽遣使偕二王朝貢永樂三年山南中山俱遣子弟入國學自此朝貢請封甚謹惟山北最弱朝貢亦稀後竟爲二王所併山南自宣德四年兩

貢後不復至蓋亦爲中山所併萬歷四十年日本以兵入其國擄其王大掠而去已而其王釋歸復脩貢如故

流求之名始見宋史元史作瑠求東洋島國也其國大小三十六島自日本迤而西南錯落斜列如線諸島較大者曰首里國都在焉南北約四百餘里東西約百里餘皆滄海一粟而已近年爲日本所滅僅改道沖繩一縣狹小可知惟民情醞樸喜文字敬中華極有可取惜太小弱致不能自立見併強鄰可慨也夫

呂宋居南海中洪武五年來貢萬歷初佛郎機強與互市見其國弱可取乃奉厚賄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許之其人乃裂牛皮聯屬至數千丈乞如約王大駭然業許諾遂聽之微徵

其稅如國法其人既得地卽營室築城設火器繕守具已而乘其無備殺王而據其國先是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商販至者至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佛郎機既奪其國虐華人爲奴多逐之歸留者悉被侵奪二十一年其酋侵美洛居役華人二百五十助戰待之酷虐哨官潘和五約華人夜殺其酋及諸蠻人收其金寶甲仗而歸失路之安南爲其國人所掠惟郭惟太等三十二人附他舟獲返其酋子遣僧陳父寃朝命廣督臣郭於理而華人寄居者俱遣歸然華商嗜利趨死不顧久之復成聚時礦稅使者四出好究釁起言利有言呂宋地產金銀帝信之遣人往勘無驗而彼疑中朝將襲取其國坑華旅二萬五千人雖移檄數其擅殺竟不能討也後華人復稍稍往彼利互市亦不拒

久之又成聚時佛郎機已并滿剌加勢愈强橫行海外遂據廣東香山澳築城以居與民互市而患復中於粵矣

呂宋在臺灣南西人地理書合呂宋民答那峩民多羅巴拉完巴佘撒馬耳及小島千餘總稱爲斐列賓羣島而以呂宋爲最大馬尼剌城其都會也此島自萬歷年間爲日斯巴尼亞國一作西班牙所據至近年復見奪於美洲合衆國明人當時不知有西班牙而妄指爲佛郎機誤也美洛居滿剌加下均有傳然據滿剌加者爲荷蘭國據廣東香山縣之澳門者爲蒲萄牙均與佛郎機無涉而牽混如此中國人疏於外情由來久矣

合貓里海中小國土瘠多山山外大海饒魚蟲人知稼穡永樂三年附瓜哇來貢其國又名貓里務近呂宋商船往來漸成富壤市法最平有網巾礁老者最兇悍行刼海上遇之無免者貓里務後遭寇掠亦貧困商人慮被刼鮮有赴者

合貓里卽撒馬耳島在呂宋東南亦斐列賓羣島之一瀛寰志略作貓里煙網巾礁老乃南洋野番種人之名居民答那峩等島瀛寰志謂民答那峩卽網巾礁老非是

美洛居俗訛爲米六合居東海中頗稱富饒地有香山雨後香墮沿流滿地拾取不竭東洋不產丁香惟此島有之故華人多往市易萬歷時降於佛郎機已而爲紅毛番所襲據佛郎機來爭歲搆兵有華人游說以國中高山爲界北屬紅毛南屬佛始稍休息美洛居竟爲兩國所分

美洛居卽摩鹿加島在民答那峩南近人著中國殖民八偉人傳謂美洛居卽滿剌加誤甚美洛居傳明言居東海中而滿剌加則別自爲傳云在占城南且呂宋傳中美洛居與滿剌加並列其不得混合爲一明矣至西班牙誤作佛郎機與呂宋傳同

沙瑤與吶嘩嘩連壤吶嘩嘩在海畔沙瑤稍紆入山隈皆與呂宋近

沙瑤吶嘩嘩當爲斐列賓羣島中兩蠻族之名今已難攷

雞籠山在彭湖東北故曰北港又名東番去泉州甚邇地多深山大澤聚落星散無君長嘉靖末倭擾閩爲戚繼光所破遁居於此其黨林道乾從之已道乾至淨泥攘其邊地居之號道乾

港萬歷末紅毛番泊舟於此事耕鑿設闔閭稱臺灣焉其地北自雞籠南至浪嶠可一千餘里東自多羅滿西至王城可九百餘里

雞籠山在臺灣極北處濱海有城分省時改設雞籠廳浪嶠山在臺灣極南處後改設恒春縣多羅滿未詳王城爲荷蘭人所築後改設安平縣

婆羅又名文萊在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唐爲婆羅國其地負山面海崇釋教惡殺喜施萬歷時爲王者閩人也或言鄭和使婆羅有閩人從之因留其地後人竟據其國而王之迨佛郎機舟至國人走入山谷放藥水毒殺敵人王得返國佛郎機遂犯呂宋

婆羅洲卽浡泥轉作般鳥一作蟠尼一作波尼阿又作保尼俄在廣州海正南於諸島中爲較大文萊僅全洲東北一部之名尙有馬神萬喇吉里地閒等部同居洲中今全洲北半屬英南半屬荷前其國始見隋書作婆利僅言唐爲婆羅國失攷佛郎機爲荷蘭之誤按瀛寰志略言荷蘭船初到婆羅洲入馬神內港欲據其地番畏礮火避入深山以毒草漬水上流荷蘭受毒狼狽而去後卒於海濱立埠頭四云云與此傳異此傳以爲文萊事且以爲佛郎機皆傳聞之誤不如志略之可據也

麻葉甕在西南海中自占城放舟十日至交欄山其西南卽麻葉甕山峻地平田膏腴收穫倍他國

麻葉甕在婆羅洲西北角海中小島也日本人著東洋歷史地圖作麻逸凍卽官本地圖馬龍敦鳥元史作馬蘭丹古麻剌朗東南海中小國也馮嘉施蘭亦東洋中小國

此二島國今俱無攷

文郎馬神以木爲城其半倚山

文郎卽婆羅傳之文萊馬神在其西南混合爲一大誤

占城居南海中卽周越裳地秦爲林邑漢爲象林縣後漢末區連據其地始稱林邑王晉至隋仍之唐時稱占不勞或稱占婆王所居曰占城後改號曰環國迄周宋遂以占城爲名朝貢不替元兵擊破之亦不能定洪武初遣使詔諭卽來朝貢成化七年其國爲安南所破王被執遂據其地中朝遣使諭之始還其民不得采

占城爲越南南境地由中國往雖海道可通然並不在海中云居南海中謬也其所轄境卽今順化廣平廣治廣南廣義平定等省地邦都郎至占臘卽今平定富安平和三省地今均爲法蘭西所據

賓童龍國與占城接壤氣候風土大類占城有昆崙山節然大海中其海卽曰昆崙洋與占城東西竺鼎峙相望

賓童龍宋史作賓陀羅隸占城陸行一月程又注蜜國傳有賓頭狼山亦卽指此元史作賓多龍攷官本地圖越南平和

省東南有倍達龍海角倍達龍卽賓童龍轉音當時此國轄境必與倍達龍海角相鄰接無可疑者（明費信星槎勝覽言賓童龍國與占城山地連接）昆崙東西竺在湄公河口外海中官本圖作康達耳羣島蓋譯音之異

眞臘在占城南隋唐宋皆朝貢宋時滅占城而并其地改國號曰占臘至元仍稱眞臘洪武二年遣使詔諭四年來貢其國自稱甘孛智後訛爲甘破蔗萬歷後又改爲柬埔寨

眞臘在占城西南今仍曰柬埔寨一名柴棍其都城在湄公河西濱曰攀龍頻俗稱南旺近歸法國保護

暹羅在占城西南卽隋唐赤土國後分爲羅斛暹二國暹土瘠不宜稼羅斛地平衍種多穫暹仰給焉元時暹常入貢其後羅

斛併有暹地遂稱暹羅國洪武以後朝貢不絕隆慶中隣國東蠻牛求婚不得怒發兵攻破其國王自殺擄其世子次子嗣位勵志復仇萬歷間敵又至大破之暹羅由是雄海上移兵破眞臘降其王遂霸諸國其國周千里風俗勁悍習於水戰王瑣里人官分十等王及庶民事皆決於其婦婦人志量實出男子上氣候不正或寒或熱地卑濕人皆樓居

暹羅在越南國西緬甸國東國之北界多山皆暹舊境南界近海多平壤則羅斛舊境也都城名曼谷在湄南河將入海處東蠻牛國地無攷或卽老撾種類

瓜哇在占城西南元世祖時舉兵破其國洪武以來常朝貢永樂間鄭和兩使其地其國近占城二十晝夜可至宣德七年貢

表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蓋漢宣帝元康元年乃其建國之始也地廣人稠性兇悍男子皆佩刀稍忤輒相賊故甲兵爲諸番之最字類瑣里無紙筆刻於葵葦葉氣候常似夏稻歲二稔其國一名莆家龍又曰下港曰順塔萬歷時紅毛番築土庫於大澗東佛郎機築於大澗西歲歲互市中國商旅亦往來不絕國有新村最富饒商舶輻輳村主卽廣東人永樂九年自貢方物瓜哇本種人名或作繞阿或作爪亞或作爪雅又作躍亞元史作爪哇遂轉作瓜哇今稱噶羅巴又稱噶留巴爻留巴葛剌巴乃南洋一島東西長南北狹在婆羅洲南稍西云近古城未確宣德七年貢表所書旣非耶穌紀元亦非謨哈默紀元謂爲建國之始亦是一說但南洋島蠻能追溯建國年代

且立有紀年法制恐無此文化攷四裔年表明萬歷二十五年荷蘭與噶羅巴通商泰昌元年建達非也城于噶羅巴卽傳中築土庫於大澗東事達非也城官本圖作巴塔菲亞蓋全島之都會云

閣婆古曰闍婆達宋元嘉時始朝中國唐曰訶陵又曰社婆其王居閣婆城宋曰闍婆皆入貢洪武十一年表貢方物後不復至或曰瓜哇卽闍婆然元史瓜哇傳言其風俗物產無攷太祖時兩國皆入貢而王名不同或本二國後爲瓜哇所滅然不可攷

按顧氏郡國利病書瓜哇古訶陵國也一曰闍婆又名莆家龍在眞臘南海中洲上劉宋元嘉元年始通中國後中絕唐

貞觀二十一年遣使入貢天寶中自闍婆遷於婆露伽斯城
宋亦入貢元時始稱瓜哇三佛齊爲其屬國觀此闍婆之卽
瓜哇沿革甚明又三佛齊渟泥皆其所屬國勢頗强可知乃
利病書又謂萬丹古稱闍婆攻萬丹乃瓜哇北小島（圖作挨丹在巴
塔非亞北情形似不相合蓋瓜哇酋長曾居萬丹因以闍婆自稱
非闍婆國境僅有萬丹一島也至明初闍婆瓜哇二國並貢
或其時瓜哇東半島別有瓜哇酋長據立故分一地爲兩國
耳
三佛齊古名干陀利劉宋時奉貢梁武帝時數至宋名三佛齊
修貢不絕洪武三年遣使詔諭卽隨入貢十年來請封從之時
瓜哇强威服三佛齊而役屬之洪武末瓜哇破三佛齊而據其

國改名舊港三佛齊遂亡國中大亂瓜哇亦不能盡有其地華
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據之有梁道明者廣州人衆推爲酋雄視
一方永樂三年來貢方物四年與舊港頭目陳祖義均遣子入
朝祖義亦廣東人雖朝貢而爲盜海上五年鄭和自西洋還遣
人招諭之祖義詐降潛謀邀刼有施進卿者告和祖義來襲遂
被擒獻於朝伏誅命進卿爲舊港宣慰使自是屢貢然進卿雖
受命猶服屬瓜哇境地狹小非故時三佛齊比也國在瓜哇西
爲諸番要會轄十五洲土宜稼俗富好淫習於水戰隣國畏之
地多水惟部領陸居庶民皆水居編筏築室繫之於樁無沈溺
患欲徙則拔樁去之下稱上曰詹卑猶國君也後大酋所居卽
號詹卑國改故都曰舊港初本富饒自瓜哇破之漸形蕭索商

賈鮮至
三佛齊爲蘇門荅剌島東南界之一部與暹羅巴對峙僅隔
一海峽其舊都之地今稱德羅克貝當其民水居云云蓋言
濱海處耳非全國如是也
渟泥宋太宗時始通中國洪武三年遣使諭之乃貢方物國統
十四州在舊港西初屬瓜哇後屬暹羅改名大泥華人多流寓
其地萬歷時紅毛番强商其地築土庫以居
渟泥卽上婆羅云宋始通中國而不知唐已入貢且不知隋
書婆利亦卽其國蓋譯音無定字故也明時全洲諸部北以
文萊爲大南以馬神爲大文萊入貢既冒全洲之名此所謂
渟泥必卽馬神而脩史者於婆羅渟泥之外更列文郎馬神

復而又復殊堪失笑況國地在舊港東茲乃云西尤反背至
言攻名大尼更謬大尼卽大年一作大哖在暹羅西南馬來
半島中南與吉蘭丹丁噶奴爲鄰與渟泥無涉
滿剌加在占城南順風八日至龍牙門又西行二日卽至或云
卽古頓遜唐爲哥羅富沙永樂後常朝貢後爲佛郎機所滅攻
名麻六甲氣候朝熱暮寒俗醇厚市道頗平自爲佛郎機所破
商船稀至
滿剌加在馬來半島西南東界丁噶奴彭亨東南界柔佛西
南與蘇門荅剌隔海對峙云在占城南以當時航南洋者多
由占城起行故也龍牙門卽龍牙島圖作龍加在新嘉坡南
明正德時初侵滿剌加者爲葡萄牙國至萬歷二十七年乃

爲荷蘭所奪此作佛郎機誤麻六甲卽滿剌加轉音並非攷名

蘇門荅剌在滿剌加西或言卽漢條枝唐波斯大食二國地西洋要會也永樂間數使朝貢鄭和三至其國値其國亂亂竊酋邀擊和和大破之追至南浡利俘以歸地本瘴無麥有禾一歲二稔商賈輻輳氣候朝如夏暮如秋夏有瘴氣後易國名曰啞齊

須文達那洪武十六年來朝或言卽蘇門荅剌洪武時所更

蘇門荅剌元史作蘇木都剌又作須門那在滿剌加西南僅隔海峽啞齊卽亞齊或作亞珍乃蘇門荅剌島西北境之一部非攷名地須文達那爲蘇門荅剌轉音明費信星槎勝覽

言蘇門荅剌古名須文達那可證分列兩傳謬甚至條枝波斯大食乃西域古國漢唐諸史可徵今妄加於南洋島部尤爲荒誕顧氏郡國利病書直指蘇門荅剌爲古大食實沿誤於此

蘇祿地近浮泥闍婆有東西二王永樂間數來朝後不復至萬歷時佛郎機攻之以城據山險終不能下其國古無所攷地瘠寡粟麥民食魚鰕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爲布氣候常熱有珠池夜望之光浮水面土人以珠與華人市易

蘇祿羣島在民荅那峩西婆羅洲東其島大者三中曰蘇祿東曰巴息蘭西曰達維小者數十此佛郎機亦西班牙之誤西洋瑣里洪永間來貢

瑣里近西洋瑣里而差小洪武五年來貢

一國兼數地至蘇祿攷核意卽蘇門荅剌中間錫里部地

覽邦在西南海中洪武後數來貢

覽邦島名在新嘉坡東海中圖作但貝蘭羣島

百花居西南海中洪武十一年來貢

此部無攷

彭亨在暹羅之西洪永間俱來貢其國土田沃氣候常温米粟饒足後爲柔佛所破

彭亨一作彭坑亦馬來半島之一部在丁噶奴南柔佛下有傳

那孤兒在蘇門荅剌西境相接地狹止千餘家男子皆墨剌面

爲花獸之狀故又名花面國永樂中鄭和至其國後常來貢

那孤兒卽瀛寰志之茫古魯在蘇門荅剌三佛齊西北海濱

官圖作班庫爾

黎代在那孤兒西南大山北大海西接南渤利居民三千家推一人爲主永樂間來貢

黎代鄭和別傳作黎伐東洋歷史圖同此作黎代未知孰是在蘇門荅剌西北海濱官本地圖作納大島列於巴唐之北南浡利在蘇門荅剌西順風三日可至僅千餘家俗樸實地少殺人多食魚鰕西北海中有山甚高大名帽山其西復大海名那沒黎洋西來洋船均望此爲準近山淺水內生珊瑚高者三尺許永樂十年來貢

南淳利卽宋史南毗元史作南無力瀕涯勝覽作喃勃里其下南巫里傳乃同地複出攷謝清高海錄尼科巴羣島中間爲開馬大島有市肆曰南庫里卽此官本圖尼古巴拉羣島在中者曰喀摩爾塔卽開馬大也帽山在其西北當卽利特阿達曼島

阿魯一名亞魯近滿剌加順風三日可達風俗氣候大類蘇門荅剌田瘠少水藝芭蕉椰子爲食永樂時入貢鄭和再至其國

阿魯島名在滿剌加西北海峽中官圖作亞羅亞羣島

柔佛近彭亨一名丁礁林

柔佛在馬來半島東南盡處其南一島卽新嘉坡正北爲彭亨西北爲滿剌加均相鄰接丁礁林卽前網巾礁老乃其種人名

丁機宜瓜哇屬國也幅員甚狹僅千餘家柔佛點而雄丁機宜接壤時被其患後以厚幣求婚稍獲寧處其國以木爲城華人往商交易甚平後爲柔佛所破往者乃鮮

丁機宜元史作僧急里在瓜哇北西近蘇門荅剌一名岡甲嶼

巴喇西去中國絕遠正德六年遣使入貢言其國在南海舟行四年半遭風飄至西瀾舟壞止存小艇飄流八日至得吉零國居一年至祕得居八月乃遵陸二十六日抵暹羅居四年始附船入廣東表進諸珍物

巴喇西卽波斯唐書作波剌斯西人輿地書作白爾西均與巴喇西音合國地在亞洲西境當入西域傳不當與南洋諸島國並列況此國自漢以來早與吾華交通明人不解譯音又以其海道來遂茫然不辨爲何地西瀾卽印度南錫蘭島得吉零卽緬甸東南海濱地那悉林部祕得未詳

佛郎機近滿剌加正德中據滿剌加地逐其王使人貢方物請封始知其名詔卻之其將別都盧等旣以巨礮利兵肆掠滿剌加諸國復駕五舟擊破巴西國嘉靖二年遂寇新會西草灣官軍拒破之擒別都盧等獲二舟得其礮卽名爲佛郎機火礮之有佛郎機自此始然將士不善用卒莫能制寇也初廣東嚴海禁公私皆窘因議開禁佛郎機得入香山澳爲市其徒又越境商於福建二十六年巡撫朱紈又嚴禁通番其人無利則整眾犯漳州之月港浯嶼禦卻之二十八年又犯詔安官軍迎擊於走馬溪擒九十六人斬之會有劾紈等擅殺者紈被逮自殺自紈死海禁復弛佛郎機遂縱橫海上無所忌而其市香山澳壕鏡者至築室建城儼若一國萬歷中破滅呂宋盡擅閩粵海上之利勢益熾時有議逐之浪白外海者不果行惟設參將於雍陌營調千人戍之天啟元年遣官毀其青州城番亦不敢拒時大西洋人來亦居此澳蓋番人本求市易初無不軌謀中朝疑之過甚迄不許其朝貢又無力以制之故議者紛然然終明之世此番固未嘗爲變也其人長身高鼻貓睛鷹嘴拳髮赤鬚好經商恃強陵轢諸國無所不往後又稱干系臘國衣服華潔貴者冠賤者笠見尊長輒去之初奉佛教後奉天主教市易但伸

指示數雖累千金不立契約有事指天爲誓不相負自滅滿剌加巴西呂宋三國海外諸番無敢與抗者

觀此傳可爲中國人暗於外情之代表佛郎機卽法蘭西夙號歐洲强國自明中葉至本朝脩史時并無人知其國之所在但以臆度之詞云近滿剌加豈不可笑且攷西史明正德間法蘭西國並無侵犯南洋之事其破滿剌加入呂宋開巴西據嚴鏡均葡萄牙人所爲攷瀛寰志畧明宏治十三年葡人探得巴西地徙國人開闢之又四裔年表葡人於正德六年尋得滿剌加十二年立商埠於廣東澳門嘉靖二年尋得非利賓島卽小呂宋也皆其確證至荷蘭奪據滿剌加侵占噶羅巴及婆羅洲西班牙奪據小呂宋皆其後事此傳並指佛郎機意葡人自知小弱故假託佛郎機名以欺中國而中國竟無知之者不獨不知有葡萄牙并不知有荷蘭西班牙槪以佛郎機混稱之眞咄咄怪事傳後所論頗爲平允巴西在南美洲新會縣在廣州西南香山澳卽壕鏡亦稱澳門在香山縣東南漳州府在福州南月港未詳浯嶼在廈門廳南詔安縣在漳州西南南澳鎭北雍陌營卽前山寨在澳門北青州城卽澳門堡寨當時毀之而不敢拒者攷葡萄牙自萬歷八年爲西班牙所併本國不能自立故懼觸中朝之怒恐追無所歸也干系臘卽後干里達或作干絲臘爲西班牙刖名云又稱千系臘亦屬牽混且歐洲人無佞佛者云初奉佛教尤誤

和蘭又名紅毛番地近佛郎機永樂時鄭和七下西洋歷諸番數十國無所謂和蘭者其人深目長鼻髮眉鬚皆赤頎偉倍常

萬歷中福建商往大尼呂宋咬留巴和蘭就與轉販未窺中國也自佛郎機市香山據呂宋和蘭聞之於二十九年駕大船巨艘直薄呂宋呂宋人力拒之轉薄香山澳欲通貢市未果三十三年據彭湖久之始去時佛郎機橫海上紅毛番與爭雄復攻美洛居分其地後又侵奪臺灣築室耕田久留不去又出據彭湖築城設守爲求市計守臣懼說以毀城遠去卽許互市天啟三年果毀城去已而互市不成番人怒復守彭湖尋犯廈門出沒浯嶼等處濱海戒嚴四年調兵拒退之彭湖之警始息而其據臺灣者自若也崇禎中爲鄭芝龍所破不敢窺內地者數年其本國在西洋者去中國絕遠華人未嘗至其所恃惟巨舟大艘所役使名烏鬼國土旣富遇中國貨物當意者不惜厚資故

華人樂與爲市

和蘭歐洲小國以地濱海習於爲商萬歷末民之出海貿易者幾與居國中者埒以不憚險遠故競趨南洋與西葡諸國爭利至鄭和所至中國人稱爲西洋實僅印度洋去歐洲尙遠故不知有荷蘭佛郎機等國彭湖島在臺灣西海中

古里西洋大國南距柯枝國北距狼奴兒國東七百里距坎巴國自柯枝舟行三日可至自錫蘭山十日可至諸番要會也永樂三年遣使撫諭迄於宣德常朝貢其國山多地瘠有穀無麥俗甚醞行者讓道道不拾遺人分五等如柯枝敬浮屠國中半崇回教

古里在西印度孟買西北攷印度史西印度古耶拉大省從

一千三百七十一年起叛特里王而成自主之國歷二百年始爲亞格伯王所征服古耶拉大瀛寰志作古塞拉德或作哥里卡德古里卽古耶古塞哥里之轉音西歷一千三百七十一年爲太祖洪武四年此傳所載正古里立國後之事核其四至蓋盡有喀第瓦印度史作咳酋印度史作古杷辛得印度史作沁得瀛寰志作信地等省地故曰大國狼奴兒卽瀛寰志拉虎爾一作那哈爾又作蘭哈爾音俱相合乃本若省之會城坎巴在孟買正北印度史作鉛倍南懷仁地圖作坎巴耳官本圖作康木巴云古里東七百里卻合鄭和西行往阿剌伯及阿非利加境每由此易舟

柯枝或言卽古盤盤國宋梁隋唐皆入貢自小葛蘭西北行順風一日夜可至永樂以後常來貢其國與錫蘭山對峙中通古里東界大山三面距海俗頗酋人分五等一曰南昆王之族類二曰回回三曰哲地皆商民四曰革全皆牙會五曰木瓜最賤爲人執賤役遇南昆哲地輒伏地俟其過乃起氣候常熱一歲中二三月有少雨五六月大雨不止街市成河七月始晴後不復雨田瘠少收產諸穀無麥

柯枝一作阿枝在古里南蓋卽今孟買科坎傍海一帶地東面所界大山曰西柯枝山國卽以此得名攷南印度東西各有極長之山西柯枝山者對於東柯枝山而言柯枝或作高止或作高凝皆一音之轉近人有謂柯枝卽可陳譯音雖近但細核各傳程途殊不相合攷錫蘭西北六日至小葛蘭小葛蘭一日至柯枝柯枝三日至古里若柯枝果爲可陳則距古里太遠恐非三日所可至而其至錫蘭又不須七日矣至印度全境自古皆分民爲四類一婆羅門最上卽教士二刹帝利次之卽武士王及百官俱出於中三毗舍又次之卽業工商者四首陀爲下卽耕種佃戶又有巴利亞均執賤役爲最下等此傳以王族爲首又雜入回回誤也

小葛蘭國與柯枝接境自錫蘭西北行六晝夜可達東大山西大海南北地窄西洋小國也永樂間入貢又有大葛蘭者波濤湍悍舟不可泊故商人罕至土黑墳本宜穀麥民懶耕作歲賴烏爹之米以食

小葛蘭與柯枝接境當在曼噶羅爾地大山亦卽西柯枝山

蓋自孟買以南直至柯摩林海角斜亘數千里不斷也大葛蘭必在小葛蘭南今卡力咳至可陳一帶烏爹未詳

錫蘭山或云卽古狼牙修梁時曾通中國自蘇門落剌順風十二日可達永樂中鄭和使西洋至其地其王欲加害和覺去之他國及歸復經其地乃誘和至國中發兵五萬塞其歸路和率步卒二千由間道攻拔其城擒其王及妻子獻俘於朝帝釋之命擇族之賢者立之誥封爲王舊王亦遣歸由是諸番益服貢使載道至天順後始不復至其國地廣人稠貨物多聚亞於瓜哇東南海中有山三四座總名翠藍嶼大小七門門可通舟中一山尤高大番名梭篤蠻山人皆巢居穴處赤身髡髮地不生穀惟食魚鰕及山芋波羅蜜芭蕉實之類自此山西行七日見

鸚哥嘴山又二三日抵佛堂山卽入錫蘭境海邊石上有一足跡長三尺許故老云佛從翠藍嶼來踐此王所居側有大山出雲漢巔有巨人足跡深二尺長八尺餘云是盤古遺跡其地氣候常熱米粟豐足民皆富饒

錫蘭山卽佛國記之師子國梁書新唐書同元奘西域記作僧伽羅艾儒略南懷仁地圖均作則意蘭島土人稱高山曰錫蘭以島有高山故名翠藍嶼卽今安達曼羣島梭篤蠻乃安達曼之異譯鸚哥嘴山未詳當是東柯枝山之一峯佛堂山當在錫蘭東北蓋從翠藍嶼來必先至錫蘭東北境也島中間有堪的城當時王必居此今城南有亞當峯其巔尚有巨人足跡西書言人種之生始於亞當猶中國言盤古故傳

云然乃於佛堂山海邊亦載有佛跡恐屬附會

榜葛剌卽漢身毒國東漢曰天竺其後中天竺貢於梁南天竺貢於魏唐書亦分五天竺又名印度宋仍名天竺榜葛剌卽東印度也自蘇門荅剌順風二十日可至永樂六年貢方物其後貢使屢至曾兩貢麒麟正統四年後不復至其國地大物阜城池街市繁華類中國四時如夏土沃一歲二稔不待耔耘俗醞麴有文字容體皆黑王及官民皆回回人

榜葛剌卽孟加拉一作孟加臘國加拉又作明呀里爲東印度之一省五印度者全地之名也但漢書無身毒傳惟西南夷傳言身毒事又皮山國傳言南與天篤接天篤卽天竺後漢書始有天竺傳言一名身毒要之天篤天竺身毒印度實同名而異譯並非有所更改攷印度史自唐以後佛教漸衰西歷一千年間宋眞宗咸平三年回教大興於印度迨一千二百三年阿富汗哥爾朝王征服孟加拉此回教行於榜葛剌之始其後朝代雖易教法未更故王及官民均回回人

沼納樸兒在榜葛剌西或言卽中印度古所稱佛國也永樂十八年榜葛剌使者愬其國王數舉兵侵擾遣使齎敕諭以睦鄰保境而朝貢竟不至

沼納樸兒明費信星槎勝覽作詔納福兒謂釋迦得道之所一名金剛寶座國攷金剛寶座爲佛涅槃後百年摩揭提國阿輸迦王所建築在中印度巴達拏城大菩提寺至今猶存巴達拏卽佛國記巴連弗爲古摩揭提國都佛成道處在此

城南境惟摩揭提從無沼納樸兒稱號閱地圖南印度北日不爾部中有紹拉普兒城豈明初巴達拏地爲該部人所據耶

祖法兒自古里西北放舟順風十日可至永樂十九年偕阿丹剌撒諸國入貢命鄭和齎賜物報之二十一年及宣德八年再來貢其國東南大海西北重山天時常暖六九月五穀蔬果諸畜咸備人體頎碩王及臣民悉奉回教產諸香及駝雞

祖法兒星槎勝覽作佐法兒云自古里順風二十日可至壘石爲城砌羅股石爲屋有三四層若塔者田廣少收山地黃赤不生草木民捕海魚爲食并飼牲畜此國東洋歷史圖列於阿剌伯南海濱攷中外地圖阿剌伯哈達拉毛部有薩法

爾城卽所謂祖法兒也惟由古里西往似不祇十日程當從勝覽作二十日爲是至阿剌伯地多沙磧少山河民皆游牧不事種植豈能五穀咸備亦當以勝覽所載較爲近實

木骨都束自小葛蘭舟行二十晝夜可至永樂十四年後貢使三至其國濱海山連地瞻磽瘠少收歲常旱或數年不雨俗頑嚚時操兵習射地不產木壘石爲屋用魚腊以飼牛羊馬駝

木骨都束艾儒略萬國圖作馬加大作東洋歷史圖列於亞非利加東北海濱攷官本圖意屬索馬拉部境有馬加多朔城與馬加大作皆木骨都束之轉音

不喇哇與木骨都束接壤自錫蘭山別羅里南行二十一晝夜可至自永樂至宣德屢入貢其國傍海而居地廣斥鹵少草木

亦壘石爲屋有鹽池但投樹枝於中已而取起鹽卽凝其土俗醋田不可耕葱蒜外無他種專捕魚爲糧

不喇哇東洋歷史圖列於木骨都束南攷官本圖其地有巴拉瓦城巴拉瓦與不喇哇譯音正符別羅里蓋明時錫蘭西面商埠惟南行當是西行之誤

竹步亦與木骨都束接壤永樂中嘗入貢其地戶口不繁風俗頗醇亦無草木壘石以居歲多旱暵與木骨都束相同

竹步歷史圖列不喇哇南攷官圖巴拉瓦南境鄂莫河出海處有周巴城周巴卽竹步轉音蓋番人語氣含混故譯述有異也

阿丹在古里之西順風二十二晝夜可至永樂宣德間屢次入貢梁隋唐時並有丹丹國或言卽其地地瘠隘饒粟麥人性强悍有馬步銃卒七八千人鄰邦畏之王及國人悉奉回教甚尊中國聞鄭和船至王卽來迎徧諭其下出珍寶互易產金寶異獸市肆有書籍又製金飾絕勝惟無草木其居亦壘石爲之

阿丹艾儒略萬國圖李明徹地球圖均作阿登在阿剌伯西南海濱卽今英吉利所屬亞丁埠也此埠本土耳其也門省所轄明時亦必與也省等處合爲一國故有此兵力且回教創始於阿剌伯馴成莫大之國後雖漸衰而武備文化猶有遺風焉

剌撒自古里順風二十晝夜可至永樂時三貢皆與阿丹不喇哇諸國偕國傍海以居氣候常熱田瘠少收俗醋喪葬有禮草

木不生久旱無雨與竹步諸國同

剌撒東洋歷史圖列於阿剌伯南海達拉毛部海濱殊屬無據今攷地理全志阿剌伯國分六部一曰剌沙瀛寰全志作哈薩地在阿剌伯東北土耳其屬巴索拉城東南濱臨波斯海灣剌沙哈薩均剌撒轉音

麻林去中國絕遠永樂十三四年兩貢方物

麻林在阿非利加洲東索馬拉部南界海濱中外地圖作美林德此部居竹步之南又七八百里故云去中國絕遠

忽魯謨斯西洋大國也自古里西北行二十五日可至永樂十年命鄭和往諸國其王隨卽奉貢其後貢使數至迨正統初始絕國居西海之極諸商船皆來貿易故寶物填溢土產粟麥少

然他方轉輸者多價殊賤民富俗厚或遭禍致貧共振助之人多白皙豐偉婦出以紗蔽面市肆百物具備惟嚴酒禁鬬石爲器盛物不必加鹽一白土一赤土一黃土皆適於用

忽魯謨斯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忽里模子艾儒略萬國圖作亞爾模斯亞拉伯志作和爾木斯馬哥游記作和爾默斯即瀛寰志略之惡末屿也職方外紀言白爾西亞即波斯南有島曰忽魯謨斯地悉是鹽及硫磺之屬草木不生氣候極熱又無淡水須從海外載至因地居三洲之中三洲者亞洲歐洲及阿非利洲也三洲大賈多集於此凡海內難致之物往輸取之如寄按忽魯謨斯本一小島夙爲波斯南境商埠至明時波斯業已分

裂東北諸地悉入哈烈惟西南尙有亦思弗罕俺得干失剌思等國忽魯謨斯地近失剌思稱大國者蓋合失剌思而言也此島在波斯海灣曲處稍西中外圖作法魯爾島

溜山自錫蘭別羅里南去順風七日可到自蘇門荅剌過小帽山西南行十日可到永樂十年鄭和使其國自後數貢其山居海中有三石門並可通舟無城郭倚山聚居氣候常熱土薄穀少無麥土人皆捕魚暴乾充食山下有八溜舟入其處即沈溺又有國曰比剌曰孫剌鄭和亦嘗往賜而貢竟不至

溜山即民大威羣島以山下多溜故名在蘇門荅剌西南小帽山乃亞齊西北之島比剌圖作坡拉孫剌圖作色坡拉皆相近島名

南巫里在西南海中永樂六年與急蘭丹加異勒諸國來貢

南巫里即上南淳利複出

加異勒西洋小國也永樂宣德間來貢其鄰境有阿撥把丹小阿蘭二國

以上四部均無攷

急蘭丹永樂九年遣使朝貢

急蘭丹在暹羅西南馬來半島中宋卡大年處其北丁噶奴彭亨居其南或作吉連丹或作吉蘭丹元史作急蘭亦解

沙里灣泥永樂十四年來獻方物

此部亦無攷

底里永樂十年遣使招諭其地與沼納樸兒近

底里近沼納樸兒必在印度中部今圖新的亞省南有的里城即底里無疑其東正與紹普爾鄰接

千里達永樂十六年遣使貢方物

千里達即佛郎機傳中干系臘黃可垂呂宋紀略作干絲蚋一作干絲臘乃西班牙國之別稱千里達者干系臘干絲蚋干絲臘之轉音也

失剌比永樂十六年來朝貢

失剌比無攷似即失剌思之異譯失剌思詳後西域傳古里班卒永樂中嘗入貢土瘠穀少氣候不齊

剌泥永樂元年來貢

二部均無攷

剌泥而外有獩國曰夏剌比曰奇剌尼曰窻察泥曰捨剌齊曰彭加那曰八可意曰烏沙剌踢曰坎巴曰阿哇曰打回永樂中嘗朝貢風土物產無可稽

夏剌比卽阿拉比亞灤寰志略作阿剌伯回教所稱天方國也在波斯西南彭加那卽邦加島在新嘉坡東南西近蘇門苔剌坎巴在西印度境詳上古里傳阿哇卽阿瓦爲緬甸國舊都打回卽鄭和別傳之達歪山中外圖作達歪一作達阿依在緬甸東南今英屬地那悉林部海口餘均未詳

白葛達宣德元年來貢其國土地瘠薄崇釋教市用鐵錢又有黑葛達宣德時亦來貢

白葛達卽布哈爾攷布哈爾地球說略作博喀喇四裔年表作白葛拉皆與白葛達音合蓋哈字有平入二音也詳見後

西域傳中黑葛達無攷

拂菻卽漢書大秦桓帝時通中國晉及魏皆曰大秦唐曰拂菻宋史仍之元末其國人揑古倫入市中國元亡不能歸太祖聞之以洪武四年召見命齎書還諭其王乃遣使入貢萬歷時大西洋人至京師言天主耶穌生於如德亞卽古大秦國

拂菻始見唐書蓋專指東羅馬言與漢魏以來之大秦不同中國人暗於外情混而稱之非也至耶穌所生曰猶太國一作巴勒斯登在今土耳其東部地中海濱漢時雖曾屬大秦未久卽失至唐已爲阿剌伯人所據（卽大食）天主教士以如德亞爲耶穌生處卽古大秦攷如德亞卽敘里亞之異譯敘里亞與猶太從古各自爲國耶穌並不生此況漫指爲大秦誤之甚矣然後來攷據家仍多祖述其說并臆斷耶路撒冷爲拂菻可謂無知妄作

意大里亞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國萬歷時國人利瑪竇至京師爲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一亞細亞凡百餘國中國居其一二歐羅巴凡七十餘國意大里亞居其一三利未亞（卽非利亞）亦百餘國四亞墨利加地更大以境土相連分南北二部最後得墨瓦臘泥洲爲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其說荒渺莫攷然其國人充斥中土則其地固有之不可誣也歐羅巴諸國悉奉天主耶穌教萬歷九年利瑪竇始泛海抵廣州之香山澳其

教遂沾染中土至二十九年入京師帝嘉其遠來假館授餐給賜優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與晉接瑪竇安之遂留居不去三十八年卒賜葬西郭外其國善製礮視西洋更巨天啟崇禎間東北用兵數召澳中人入都令將士學習其人亦甚盡力崇禎時曆法益疏舛尙書徐光啟請令其徒開局纂修書成雖未頒行其法視大統曆爲密識者有取焉其國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利祿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一時好異者咸尙之時蕃聲中土者更有龍華民畢方濟艾如略鄧玉函諸人華民方濟如略及熊三拔皆意大里亞人玉函熱而瑪尼人龐迪我依西把尼亞人陽瑪諾波而都瓦爾人

意大里亞卽古羅馬漢魏以來所謂大秦者是也漢桓帝時

其王安敦曾遣使獻方物至元代使命尤數有馬可波羅者父子入中國均歷顯仕云自古不通中國可乎天主教唐時已傳入有景教流行中國碑可徵惟五大洲說實始於利瑪竇蓋歐洲自可倫布發明地體渾圓之理又尋得美洲新地漸得實據不久遂有環行地球者此說之行至茜歷間未及百年也而當時華人猶多疑其荒渺非拘墟之見乎熱而瑪尼亞即日耳曼依西把尼亞即西班牙波而都瓦爾艾爾略圖作波羅尼亞南懷仁圖作波多理亞均列於熱而瑪尼東則為波蘭國無疑

韃靼即蒙古故元後也太祖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率師取元元主遁出塞居開平數遣將擾邊明年常遇春擊敗之師近開

平元主弃應昌其將王保保據定西三年春使徐達出西安擣定西李文忠馮勝出居庸擣應昌文忠至興和大破元兵於駱駝山遂趨應昌時元主已殂克其城獲元主孫及妃嬪大臣而徐達亦破王保保於沈兒峪王保保遂擁元太子居和林五年春命徐達李文忠馮勝三道征之達出雁門戰不利勝西次蘭州副將傅友德先往至崾林山殺敵將降士民八千餘遂由亦集乃路至瓜沙州連敗之文忠出居庸至口溫元將遁乃率輕騎自驢駒河進敗敵於土剌河追及阿魯渾河又追及稱海斬獲甚眾明年元兵犯諸邊均擊敗之七年藍玉拔興和李文忠克高州大盜斬兩宗王追獲其妃十三年沐英出靈州渡黃河歷賀蘭山踐流沙擒其酋於和林盡以部曲歸時王保保已卒諸巨魁以次平定獨丞相納哈出擁眾二十萬據金山二十年春命馮勝等征之冒大雪襲虜州克之夏勝至金山納哈出降明年命藍玉北征由大盜至虜州聞敵在捕魚兒海乘大風進破之獲其宗王妃主及男女七萬餘漠北平二十三年命傅友德從燕王出古北口至迤都元太尉乃兒不花降敵自元主孫帖古思帖木兒後五傳至坤帖木兒咸被弒不復知帝號有鬼力赤者篡立稱可汗去國號遂稱韃靼云永樂中鬼力赤與瓦剌相仇殺後鬼力赤為其臣阿魯台所殺立本雅失里為可汗帝兩遣使諭使通好不從復殺使者七年命邱福征之時本雅失里居驢駒河福輕敵敗沒明年自將出塞本雅失里懼而西奔阿魯台東奔遂各自為部帝追及本雅失里於斡難河擊破

之班師至靜虜鎮遇阿魯台與戰阿魯台大敗越二年阿魯台內附封和寧王十四年阿魯台以戰敗瓦剌來獻俘自是遂驕蹇時刼掠二十年大入興和於是詔親征阿魯台懼棄輜重於濶樂海側而北遁因班師二十二年復親征次答蘭納木兒河諜賊遠遁而還未幾仍來貢仁宗時歲脩職貢然數敗於瓦剌勢日蹙乃東走兀良哈駐牧遼塞宣德九年復為脫脫不花所襲獨攜子徙居毋納山察罕腦剌等處未幾瓦剌酋脫歡襲殺之其後人竄居亦集乃路脫歡既殺阿魯台欲自立為可汗眾不可乃立脫脫不花陽推奉之實不承其號令脫歡死子也先嗣益桀驁自雄正統十四年秋大舉入寇帝親征之至土木陷焉明年景皇帝自監國即位尊帝為太上皇秋上皇歸自也先

所事詳瓦剌傳後也先攻殺脫脫不花自立爲可汗旋爲其下阿剌所殺韃靼部長孛來破阿剌求脫脫不花子麻兒可兒立之號小王子死立馬古可兒吉思自是韃靼復熾然其部長益自專擅小王子稀通中國所傳世次多莫可攷景泰成化時屢入寇均禦卻之及天順間有阿羅出者潛入河套居之而孛來與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後繼至抄掠延綏無虛日邊事以棘自是諸部紛起邊警無寧歲至嘉靖十一年時小王子最富强稍厭兵乃徙幕東方稱土蠻分諸部於西北甚眾曰吉囊曰俺荅俺荅據河套爲諸部長由是諸邊大擾凡三十餘年洎隆慶初王崇古在西邊李成梁在遼東備禦頗固入寇稍稀會俺荅孫把漢那吉來降督撫王崇古方逢時等制馭之俺荅遂歸命封

順義王因開貢市時俺荅老而佞佛常遣處青山二子曰賓兔居松山曰丙兔居西海俺荅諭之漸馴歲來貢市西塞以寧而東部土蠻於萬歷初數寇遼均爲李成梁等擊敗俺荅既就市事朝廷甚謹十年俺荅死子黃台吉襲爵又三年死子撦力克嗣三娘子者歷配三王主兵柄爲中國守邊眾畏服之敕封順義夫人自宣大至甘肅不用兵者二十年後漸蠢動萬歷四十年後有虎墩兔者居插漢兒地元裔也與諸部時侵擾時受撫桀慢無定崇禎六年爲　大清兵所襲渡河遠遁已而虎墩兔卒乃追至上都城盡俘其眾迄明世邊陲無寧致中原盜賊爭起當事者狃於貢市見插漢之恣歲捐金數十萬冀收其用而卒不得明未亡而插漢先斃諸部皆折入　大清國討愈困邊

事愈棘朝議愈紛明遂不可爲矣韃靼地東至兀良哈西至瓦剌當永宣世國家全盛頗受戎索然叛服不常正統後邊備廢弛諸部遂出與中夏抗邊境之禍竟與明相終始云

韃靼爲游牧人種之總稱明史目元代後裔爲韃靼不確開平元上都首城在今獨石口北百二十里應昌路元宏吉剌部牧地在阿巴哈納爾右旗達里泊旁定西州名明改安定縣在鞏昌府北與和卽金撫州金幼孜北征錄出德勝口二十餘里上野狐嶺午後次興和野狐嶺今察漢陀羅海山與和故城在其北駱駝山在多倫廳西南駱駝山卽特門凡朮山特門駱駝也凡朮頭也蓋山形似駱駝頭和林元初舊都在三音諾顏部境別有專攷雁門關在寧武府北蘭州今甘肅省會堉林山未詳亦集乃今作額

濟納在肅州北近居延海地瓜沙二州在嘉峪關外安西州西南居庸關在直隸昌平西北口溫當作可溫河名今稱賀蘭山一作烏爾會在烏珠穆秦右旗境驢駒河卽克魯倫河在車臣汗旗境土拉河在其西今庫倫城地稱海城名元史作鎮海因元初田鎮海屯田其地故名在今科布多東南阿不罕山北見西游記攷高州遼置元一統志落馬河下流至高州境入遼河落馬河今曰百爾格河在赤峯州西北高州故城當在此河合老哈河處靈州在寧夏府南稍東賀蘭山在寧夏西北金山有二納哈出所據乃遼東金山一作額爾金山攷明一統志龍安一禿河在三萬衛西北金山東全遼志龍安城在一禿河西金山東又蒙古游牧記科爾沁左中旗注東遼河自

永吉州西北經額爾金山又赫爾蘇河西北流經額爾金山蓋此山由伊通門亘懷德縣北迤西北至農安縣西南今所稱富豐大黑等山皆是也大甾故城在熱河平泉州北老哈河濱明初刖築新城在故城西南今稱喀喇城慶州遼置在克什克騰旗西北今稱察罕城捕魚兒海卽貝爾池在外蒙古東境古北口在直隸密雲縣北迤都未詳幹難河一作赦嫩河爲黑龍江上源在車臣汗北靜虜鎮據金幼孜所紀北征行程當在哈爾哈河南濱瀾樂海卽呼倫泊苔蘭納木兒河元祕史作荅蘭捏木兒格思荅蘭曠野也納木兒河卽今納墨爾根河源出呼哈烏爾山西北流爲喀爾喀河上流之一枝在烏爾渾河北毋納山卽木勒推山在科爾沁部右中

旗東北察罕腦勒察罕白也腦勒池泊也卽因沁察罕池在右中旗東南讀史兵略續編以毋納山爲烏喇特旗西之木納山譯音雖符情形不合蓋阿魯台前旣遁依兀良哈駐牧遼塞正游牧記所謂避居嫩江也時爲他敵所襲倉猝西走安得遠至河套北境況彼處並無池泊乎至下朵顏傳言被逼徙於黃河毋納毋納上特加黃河字自指烏喇特旗西之木納山與此不同地也土木堡在宣化府懷來縣西河套今爲鄂爾多斯旗境延綏卽陝西延安府及綏德州麻兒可兒稱小王子此傳不詳所自攷蒙古源流成化六年有達延汗者爲脫古思帖木兒六世孫有雄略統一蒙古故地遂封其末子札賚爾於漠北曰喀爾喀部封二子巴爾色爲吉囊統漠南之西半吉囊者副王之義達延汗卒子卜赤嗣徙治漠南東半以近長城故稱爲察漢兒今作察哈爾察漢兒者接近之義也巴爾色子究弼里克嗣其父爲吉囊定居河套是爲鄂爾多斯部之祖其弟俺荅據其北陰山附近是爲土默特之祖究弼里克卒俺荅代統其眾嘉靖時小王子卽達延汗子卜赤也土蠻乃闕門之訛蒙古語萬爲圖門取爲汗號者有統轄萬眾之義吉囊當作濟農今鄂爾多斯部長尙襲濟農封號明人不知此義誤爲酋名迫其酋卒其子又稱吉囊更疑父子不應同名遂强改其字曰吉能可笑極矣青山當作大青山在山西大同塞北俺荅居處卽今之歸化城綏山在

蘭州府北西海卽青海

瓦剌蒙古部落也在韃靼西元亡其强臣猛可帖木兒據之死眾分爲三其渠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孛羅成祖卽位數使招諭永樂六年馬哈木等朝貢請封乃封馬哈木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自是歲一入貢時元主本雅失里偕其屬阿魯台居漠北馬哈木以兵襲破之八年帝自將大破本雅失里及阿魯台兵馬哈木上言請爲滅寇計十年馬哈木遂攻殺本雅失里因漸驕慢明年擁兵飲馬河將入犯帝詔親征十二年夏駐蹕忽蘭忽失溫三部境來戰帝麾柳升等先嘗之親率鐵騎馳擊大破之追奔度兩高山至土拉河馬哈木遁去明年馬哈木貢馬謝罪受之未幾馬哈木死子脫懽襲爵宣德元年脫懽與阿魯台戰破之阿魯台遁毋納山察罕腦勒間

九年遂襲殺之正統初又殺賢義安樂二王并其眾欲自稱可汗眾不可乃其立脫脫不花自爲丞相並襲破朵兒只伯脅誘朵顏諸衛窺伺塞下四年脫懽死子也先嗣時北部皆服屬也先脫脫不花不能制也先於是攻哈密又結婚沙州諸衛破兀良哈脅朝鮮邊將知其必大爲寇屢疏聞止戒敕防禦而已十四年秋遂大舉入寇分攻遼東宣府甘州也先自寇大同太監王振挾帝親征前軍戰於陽和盡覆始旋師次宣府敵襲其後諸軍迎戰又敗次日至土木軍大潰帝遂蒙塵九月郕王自監國卽帝位尊帝爲太上皇也先挾帝犯京師尚書于謙等與戰數敗之也先夜走都督楊洪復破之於居庸景泰元年秋也先送上皇歸嗣也先與脫脫不花相猜治兵攻戰脫脫不花敗追

殺之也先自立爲可汗遂徙朵顏所部於黃河母納地六年阿剌知院攻也先殺之韃靼部長孛來復殺阿剌自也先死瓦剌遂衰部眾分散其代次不可攷

瓦剌卽元史斡亦剌又作外剌語解攷衛拉特元祕史作斡亦剌忒瓦剌者斡亦剌外剌衛剌之轉音也前清官書作額魯特或作厄魯特其先出於漢之堅昆唐爲黠戛斯元爲乞兒吉思斡亦剌特乃乞兒吉思分族初居謙河東北貝克穆河地後徙阿爾泰山間服屬於蒙古故亦稱蒙古部落實與蒙古不同族也（詳厄魯特源流攷）至明初馬哈木襲殺本雅失里始據漠北其子脫懽繼起益強攻殺阿魯台乃有東方內蒙古地迫及也先服哈密婚河州諸衛破兀良哈并有漠南諸地遂南向與中國爭此時勢力幾與元太祖初起時埒所不足者蒙古人心不忘故主也先之上尚有脫脫不花虛擁汗號故一攻燕京不能入氣卽大沮其後雖自稱汗而心驕志怠終爲其下所殺自是諸部相殘消成化間蒙古達延汗出統一蒙古舊壤瓦剌被逐不復再振矣攷明代瓦剌本部當在烏魯木齊一帶其於漠南北不過用兵時暫駐而已飲馬河乃驢駒河別稱卽克烏倫河忽蘭忽失溫據北征後錄地在三峽口西三峽口卽車臣汗旗西北特勒爾濟口忽蘭失溫中俄交界圖作烏蘭達壁（達壁乃達坂之誤嶺也）故再西卽至土拉河也陽和今山西陽高縣地黃河母納卽游牧記烏喇特旗西之木納山因在黃河之北故曰黃河母納且以別於前傳之

母納山

朵顏福餘泰寧高皇帝所置三衛也地本隸兀良哈在黑龍江南漁陽塞北漢鮮卑唐吐谷渾宋契丹皆其地也元爲大寧路北境高皇帝有天下遼王及朵顏元帥府相率內附遂卽古會州地置大寧都司營州諸衛封子權爲寧王使鎮焉已數爲韃靼所抄掠洪武二十二年遣泰寧朵顏福餘三衛都指揮使俾其頭目各領部眾以爲聲援自大寧前抵喜峯口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獨朵顏地險而強久之皆叛去成祖起兵靖難患寧王躡其後自永平攻大寧入之厚賂三衛擁寧王入關復選其三千人從戰天下旣定遂盡割大寧地畀三衛自是朝貢不絕

後乃陰附韃靼掠邊戍復假市馬來窺邊後復叛附阿魯台二十年帝親征阿魯台遁擊之大敗其衆於屈烈河洪熙初詔三衛自新然後仍屢叛反覆不常九年命將出喜峯界鎮劉家口古北口分剿之別部亦乘勢來攻三衛大困十二年瓦剌先後來襲朵顏泰寧皆乞降獨福餘走避腦溫江三衛益衰也先復逼徙朵顏部於黃河毋納三衛不能堪皆陰輸瓦剌倩於中國已又掠諸邊自是爲他部所逼則走匿塞下陽爲慕順不則引他部入寇紛紜無已時至崇禎時皆歸屬於　大清云

兀良哈今稱烏梁海爲打牲部落人總名元祕史所謂林木中百姓卽此此種人有居阿爾泰山者有居唐努山者有居黑龍江南北者而居俄屬西伯利亞者尤多此兀良哈蓋居

黑龍江南嫩江等處之一部後遂曼延東北邊外漁陽塞卽今直隸北界後漢鮮卑地在承德府東境至吐谷渾者乃東晉時前燕慕容廆庶兄所分部地在青海境與三衛全不相涉且非唐時脩史者之荒陋如此大寧見前古會州卽唐歸義州遼爲澤州元改惠州故城在今平泉州西南二十里攷三衛地明初尚在潢河以北見方輿紀要嗣因大寧廢棄遂逐漸南徙然景泰元年三衛乞居大寧故城猶未之許但令近邊二百里外住牧本傳所列皆明中葉後界址也熱河志朵顏衛在今灤平豐寧平泉建昌等地泰寧衛在朝陽赤峯迤東及土默特右翼喀爾喀左翼等地福餘衛在奉天開原鐵嶺以北及科爾沁左中旗等地屈烈河卽貴勒爾河一作歸喇

里河在科爾沁右前旗北境喜峯口在遷安縣西北界鎮口在撫寧縣北劉家口在遷安縣東北古北口在密雲縣北腦溫江卽嫩江

蕭山郁九齡餘杭章箴同校

明史西域傳地理攷證

明史西域傳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哈密東去嘉峪關一千六百里漢伊吾盧地明帝置宜禾都尉領屯田唐爲伊州宋入於回紇元末以威武王納忽里鎮之尋改鄯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洪武中太祖既定畏兀兒地置安定等衞漸逼哈密其王遂遣使朝貢永樂間敕封忠順王自是比歲來貢初成祖之錫封也以哈密爲西域要道欲其迎護朝使統領諸番爲西陲屏蔽而其王率庸懦又種落雜居一曰回回二曰畏兀兒一曰哈剌灰頭目不相統屬王莫能制衆心離渙國勢遂衰北瓦剌西土魯番東沙州罕東赤斤諸衞悉與搆怨由是鄰敵交侵瓦剌至取其母妻并貲往見會瓦剌酋也先

東犯不還故土以是少安天順四年王卒無子其母主國事爲迤北酋阿加思蘭襲破其城王母率部落走苦峪朝廷不能援成化元年國人請以脫脫外孫把塔木兒嗣及卒子罕慎嗣而不許其主國事國又亂土魯番速檀阿力乘機襲其城令妹壻牙蘭守之而去朝命李文經略無功十八年罕慎假他部兵襲牙蘭連復八城宏治元年封罕慎忠順王時阿力死子阿黑麻嗣誘殺罕慎仍使牙蘭據守二年哈密指揮阿木郎請兵破走牙蘭乃訪忠順王後陝巴立之仍舊封已而阿木郎引北山乜克力人掠土魯番牛馬阿黑麻怒起兵攻哈密執陝巴殺阿木郎牙蘭復據守朝議置陝巴不問修苦峪城以處番衆八年巡撫許進夜襲牙蘭走之撫其餘衆而還時哈密無主以罕慎弟奄克孛剌爲之長十年阿黑麻送還陝巴詔起王越爲總督經略之令陝巴歸哈密量給脩城築室之費犒諸部助之自是哈密復安十八年陝巴死子拜牙即嗣正德八年叛投土魯番誘使入寇十一年遣彭澤經略無功會張璁桂萼借邊事興大獄賊屢入寇疆事日亟七年牙蘭來降時議置哈密不問西陲藉以息肩後其地爲米兒馬黑木所有降於土魯番雖仍入貢不絕然非忠順王苗裔矣

哈密廳今屬新疆城在巴里坤南有回城所駐親王仍蒙古成吉思後裔別轄小城五曰素門哈爾蹕曰阿思塔納曰託克齊曰拉卜楚克曰喀喇都伯傳中言八城蓋已廢圮其二攷伊州自唐以後即爲州將陳氏所據至宋無改宋史高昌

傳可徵今謂宋入回紇殊屬臆斷畏兀兒即唐書回紇回回者乃西域入回教諸人之總稱故回紇回回各自爲類近人言元明二史回紇回回互舉並稱非也哈剌譯言黑灰亦回字轉音哈剌灰者即今新疆所稱之黑帽回迤北酋指瓦剌別部部長苦峪城在嘉峪關外玉門縣正西一百十里速檀見後也克力罕東衞傳作野也克力云居哈密東北僅二日程

柳城一名魯陳即後漢柳中地爲西域長史所治唐置柳中縣西去火州七十里東去哈密千里經一大川道旁多骸骨相傳有鬼魅行旅早暮失侶多死出大川涉流沙在火山下有城屹然廣二三里即柳城也四面皆田園流水環繞樹木陰翳土宜

稬麥豆麻有桃李瓜棗胡盧之屬而葡萄最多小而甘無核名鎖子葡萄富有牛羊馬駝節候常和土人純樸語音類畏兀兒自永樂四年至正統十三年常朝貢後不復至柳城密邇火州土魯番自土魯番强二國並爲所滅

柳城卽漢書狐胡國王所治車師柳谷地也今爲土魯番東一百二十里魯克沁城元史西北地附錄作魯克塵西域聞見錄作魯古沁東經一川有鬼魅卽宋王延德使高昌記大患鬼魅磧今胡桐窩西所謂風戈壁地

火州又名哈剌在柳城西七十里土魯番東三十里卽漢書車師前王地隋爲高昌國唐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宋時回鶻居之元名火州與安定曲先諸衞統號畏兀兒置達魯花赤監治

之永樂四年命劉帖木兒齎綵幣賜其王子後遂屢朝貢至正統十三年後乃絕其地多山青紅如火故曰火州氣候熱五穀畜產與柳城同城方十餘里僧多於民東有荒城卽高昌國都漢戊已校尉所治西北連別失八里後爲土魯番所併

火州元史作和州又作合剌和州合剌火州哈喇霍州合剌者黑也言其暑熱酷烈人物皆作黑色故曰合剌火州之義亦取於此和州霍州皆其轉音西北地附錄作合剌火者今改合剌和卓回人於聖裔及宦裔皆尊稱曰和卓以和州音近而改蓋文飾之辭非其本義傳云土魯番東三十里而土魯番傳又云在火州西百里殊爲兩岐今按哈喇和卓西至土魯番在火州西百里去哈密千餘里嘉峪關二千六百里漢車師前王地隋高昌國唐滅高昌置西州及交河縣此則交河縣安樂城也宋復名高昌爲回鶻所據元設萬戶府永樂四年以綵幣賜之遂常朝貢初其地介于蘭及別失八里諸大國勢甚微弱後火州柳城皆爲所併國日强酋始稱王天順五年來貢其酋阿力自稱速檀多所求索九年遂襲哈密執王母奪其金印分兵守之而去時大臣專務姑息致遐方小醜無所顧忌後雖兩次收復終不能守至正德八年哈密竟叛降土魯番且導以入犯會中朝大臣自相傾陷番酋覘知之益肆譎講賊之腹心得侍天子國體大虧賊氣益盛以嘉靖四年犯肅州甘州失利而去又賊竊牙蘭來降勢乃漸衰朝廷亦置哈密不問河

西稍得休息自後迄萬歷朝奉貢不絕

土魯番漢爲車師前部及狐胡國地戊已校尉駐此因地有高昌壘晉時遂立爲郡元魏間爲蠕蠕所并立闞伯周爲高昌王高昌之立國始此傳云隋爲高昌國失攷唐置西州唐書地理志註自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二城並無安樂城安樂城當是安昌之誤回鶻之居西州始見於五代史宋因之元稱畏兀兒畏兀卽回紇回鶻之轉音元末分其地爲柳城火州土魯番三萬戶府自後酋長皆蒙古人明初改爲衞自柳城火州爲其所并土魯番始强然由明人委靡不振致滋邊患非果難制馭也速檀卽元史算端爲回教人爵名猶言國王本應作蘇爾灘或作蘇坦或作蘇但或作蘇丹皆譯語之

變

西番卽西羌種類甚多自陝西歷四川雲南西徼外皆是其散處河湟洮岷間者爲中國患尤劇漢趙充國張奐段熲唐哥舒翰宋王韶之所經營皆此地也元封駙馬章古爲鹽濮郡王鎮西鹽於河州設吐番宣慰司以洮岷黎雅諸州隸之統治番衆洪武二年太祖旣定陝西卽遣官招諭遂漸歸附四年正月設河州衞又設千戶所八百戶所七皆命番長爲之又設靖南高昌等衞並改西鹽州爲衞十二年設洮州衞二十五年西鹽僧建佛寺於碾白南川賜額曰瞿曇寺自是其徒爭建寺永樂時諸衞番僧多授禪師國師等號由是諸僧及土官輻輳京師如西鹽十三族岷州十八族洮州十八族大者數千人小者數百

人亦歲許一貢優以宴賚西番之勢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亦益寡其西四百里有青海又曰西海水草豐美番人環居之正德四年蒙古酋亦不剌阿爾禿厥襲而據之自是甘肅西鹽始有海寇之患總督彭澤王瓊先後剿撫洮岷獲鹽西鹽仍苦寇患會河套酋吉囊西掠大破亦不剌營於是西鹽亦得休息時俺荅猖獗羨青海富饒於正德三十八年襲據其地已而引去留子賓兎據松山丙兎據青海隆慶中俺荅封王二子亦效戢至俺荅卒傳至其孫扯力克勢輕不能制諸酋西鹽所屬遂騷亂後增設臨洮總兵官以劉綎任之屢破賊時爲陝西患者有三一河套一松山一青海迫崇禎末李闖陷西鹽掠青海諸酋多附之而明室亦亡番有生熟二種生番獷悍難制熟番頗柔服後寖通生番爲內地患太祖定關中卽法漢武拊河西四郡隔絕羌胡建重鎭於甘肅北拒蒙古南捍諸番俾不相合又多置土官令之世守彼勢旣分又動於利不敢爲惡卽小動可以偏師制之自邊臣失防北寇闌入西陲遂多事然究其所患終在寇而不在番故議者以太祖制馭爲善

明時西番卽今甘肅川滇邊外諸土司地河指河州湟爲西鹽府洮岷二州均在鞏昌府西南黎雅二州唐置今屬四川黎州在雅州府西南爲土司所轄碾白卽今碾伯縣屬西鹽府南川乃碾伯縣東南小河非西鹽西南之南川河也青海番名庫庫淖爾今和碩特等旗游牧於此松山在涼州東南秦王川北河套在陝西北境亦不剌山在甘州東北蒙古一

部曾據此故名

安定衞距甘州西南一千五百里漢爲婼羌唐爲吐蕃地元封宗室爲鹽王鎭之其地本名撒里畏兀兒廣袤千里東近罕東北邇沙州南接西番居無城郭以氈帳爲廬舍產多駝馬牛羊洪武七年來朝貢太祖分其地爲阿端阿眞苦先帖里四部明年遣使請置安定阿端二衞從之嗣以亂廢永樂四年徙駐苦兒丁之地二十二年以劫命使詔李英討破之宣德初詔諭復業至正德時蒙古酋亦不剌阿爾禿厥據青海安定遂殘破部衆散亡

阿端衞在撒里畏兀兒之地洪武八年置後廢永樂四年請復置衞從之又偕曲先邀劫朝使大軍出征懼而遠竄仍以曲先

代請賜還從之正統朝數入貢後不知所終

曲先衛東接安定居帖兒谷在肅州西南古西戎漢西羌唐吐蕃元設曲先哈林元帥府洪武時設衛永樂四年徙治藥王淮之地自是屢貢洪熙時劫殺朝使命史昭等討破之始謝罪令還故地正德七年亦不剌竄青海曲先爲蹂躪其衛遂亡

撒里畏兀兒在甘州西南一千五百里測其地望蓋在大通河源迤西至阿木尼厄庫山一帶卽安西敦煌南面俗稱雪山古祁連山內地也所設三衛安定較東曲先次之阿端最西安定當在大通河發源處之西北直肅州玉門曲先又稍西北直敦煌西域水道記言黨河南爲雪山元之曲先衛也地望甚合阿端當在青海西北阿眞川卽宋書吐谷渾傳屈

眞川傳言屈眞川有鹽池攷青海南有柴集河水西流爲鹽池是也餘如帖里谷苦兒丁藥王淮均山谷間小地名今難詳攷苦先卽曲先轉音與坤城傳苦先不同地

赤金蒙古衛出嘉峪關西行二十里曰大草灘又三十里曰黑山兒又七十里曰回回墓又西四十里曰騾馬城並設墩臺置瞭卒城西八十里卽赤斤蒙古衛漢敦煌郡地晉屬晉昌郡唐屬瓜州元屬沙州路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西討次白城獲蒙古平章至赤斤獲幽王師還復爲所據永樂間來歸始設衛後常朝貢正德間爲番賊蹂躪內徙肅州南山嘉靖七年總督王瓊安撫諸部時衆僅千餘人

赤斤衛今赤金湖台西赤斤堡也東距嘉峪關二百里黑山兒今黑山湖台回回墓今惠回堡騾馬城當在火燒溝地今廢衛東有山曰白山元末白城當在山下

沙州衛自赤斤蒙古西行二百里曰苦峪自峪南折而西一百九十里曰瓜州州西四百四十里始達沙州漢西域敦煌郡境玉門陽關並相距不遠後魏始置沙州唐因之宋入西夏元爲沙州路永樂二年來歸命置衛後常朝貢洪熙末爲哈密所侵且懼瓦剌兒逼不能自立其酋率二百餘人走塞下命繕治苦峪城居之正統九年部衆乖爭鎮將任禮遂收其全部居之甘州凡二百餘戶一千二百三十餘人沙州遂空先是太宗置哈密沙州赤斤罕東四衛於嘉峪關外屏蔽西陲至是沙州先廢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

沙州故城在今敦煌縣西南黨河西濱苦峪番語稱達里圖今由玉門縣西行稍北一百四十里至布隆吉隆城又西南九十里至黑水橋再南二十里卽苦峪故城西域水道記安西州西南八十里有故瓜州城唐以來所治

罕東衛在赤斤蒙古南嘉峪關西南漢敦煌郡地也洪武三十年置衛後常朝貢然亦剽掠諸部諭之不聽正德間蒙古酋入青海罕東遭蹂躪衆益衰後土魯番復陷哈密直犯肅州罕東以殘破求內徙其城遂棄不守嘉靖時移於甘州罕東左衛者在沙州故城憲宗時建初罕東人奄章與種類相仇殺率衆逃居沙州境朝廷許其耕牧後部落日蕃會沙州全部內徙遂盡有其地成化十五年請於沙州故城置罕東左衛從之正德十

一年土魯番以兵資降左衛不克自立相率徙肅州塞內其地竟爲土魯番所有

罕東衛地在赤斤南嘉峪關西南以地望準之當在昌馬河發源處惟衛城遺址廢圮已久今無可攷

哈梅里地近甘肅元諸王兀納失里居之洪武間通款後以遏貢劫使命劉眞等討之由涼州西出乘夜直抵城下圍之兀納失里遁城破斬幽王國公等嗣遣貢請罪納之

哈梅里傳中不詳疆界但云地近甘肅然觀劉眞往討由涼州西出則其部居當在祁連山北面今孛羅城地

烏斯藏在雲南西徼外去雲南麗江府千餘里四川馬湖府千五百餘里陝西西寧五千餘里其地多僧無城郭羣居大土臺

上不食肉娶妻無刑罰亦無兵革鮮疾病土臺外僧有食肉娶妻者元世祖尊八思巴爲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自是其徒嗣者咸稱帝師洪武初太祖懲唐世吐蕃之亂思制馭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導爲善乃遣使廣行招諭於是烏斯藏攝帝師喃加巴藏卜先遣使朝貢旋親入朝詔封佛寶國師後又封元帝師後人宏教大國師烏斯藏僧爲灌頂國師僧哈立麻者有道術稱爲尚師永樂初來朝延見賜宴封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其徒二人皆封國師自後常入貢至神宗朝不絕時有僧鎖南堅錯者能知已往未來事稱活佛順義王俺荅崇信之勸其通中國乃遣書張居正求通貢許之由是中國亦知有活佛此僧有異術能服人諸番其從其教卽大寶法王及闡化諸王亦皆俯首稱弟子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諸番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矣

烏斯藏卽西藏一稱土伯特一稱唐古忒唐書吐蕃國也唐以前屬東女國自吐蕃酋弄贊贊普頂佛誦經建布達拉城部眾化之遂致僧多於民然著名之僧亦罕出焉攷蒙古源流青吉斯汗征討土伯特既收服阿里三部因致書於薩嘉察克羅乍斡阿難達喝貝爾兩剌麻薩嘉乍斡均佛寺名剌麻者僧也遥申敬禮至元世祖封八思巴爲帝師卽薩嘉廟僧察克羅之法嗣明因元制隆重番僧藉資鎮撫然其時皆紅教剌麻也至永樂時有僧名宗喀巴者始創黃教有大弟子二一曰達賴一曰班禪皆轉世嗣法至今不絕鎖南堅錯卽第三輩達賴

剌麻索諾木嘉木磋鎖南爲索諾木合音堅錯爲嘉木磋合音據布達拉經簿第三輩達賴萬歷間曾封大國師此傳失載

大乘法王烏斯藏僧昆澤思巴也其徒亦稱之爲尚師永樂間聞昆澤思巴有道術命中官齎香幣徵之十一年二月入朝封大乘法王禮之亞於大寶初成祖封闡化等五王各有分地惟二法王以游僧不常厥居故貢期不在三年之列然終明世奉貢不絕

大慈法王名釋迦也失亦烏斯藏僧稱爲尚師者也永樂間封大國師宣德九年進大慈法王初太祖招徠番僧授國師大國師者不過四五人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闡化等五王及二法王

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人其他禪師僧官不可悉數其徒交錯於道然至者猶即遣還及宣宗時則久留京師英宗時少衰成化初復好番僧有二僧以祕密教得幸並封法王其詔授西天佛子大國師國師禪師者無數孝宗踐阼法王等皆驅還本土武宗意惡近倖引番僧入豹房由是復盛封大慶法王以下甚眾世宗立復汰番僧後世宗好道教黜浮屠自是番僧鮮至

大乘大慈二法王爲西藏游僧無一定住持之所故居地無可攷

闡化王者烏斯藏僧也洪武五年河州衞言烏斯藏帕木竹巴之地有僧曰章陽沙加監藏元時封灌頂國師爲番人推服今

朵甘酋與管兀兒搆兵若遣此僧撫諭朵甘必內附帝如其言仍封灌頂國師永樂四年進闡化王命與闡教護教贊善三王及必里朵甘[illegible]衞族其道驛站自是道路畢通使臣往還數萬里無虞寇盜矣

帕木竹巴今爲巴塘迤西竹巴籠地其地有納穆囊大寺帕木即納穆轉音以寺名地名合言之故曰帕木竹巴今其僧撫諭二部必所居與朵甘等近管兀兒未詳或即畏兀兒之訛朵甘見後必里即下必力工瓦隴荅俟攷

贊善王者靈藏僧也其地在四川徼外視烏斯藏爲近永樂五年封

靈藏地在四川徼外當即裏塘宣撫司所轄境

護教王名宗巴幹即南哥巴藏卜館覺僧也永樂五年封

館覺鄂刻圖作闊覺衞藏通志作官覺在四川打箭鑪廳邊外上聲對土司之西北

闡教王者必力工瓦僧也永樂十一年封

必力工瓦即今札雅寺札雅一作乍雅一作乍斡一作乍了必力工瓦當是札雅緩讀音在巴塘西九百七十五里攷衞藏通志言乍了寺昔爲闡教正副呼土克圖掌管并轄察木多康熙五十八年大兵進藏仍受封給印此闡教王即札雅寺僧之明徵又蒙古源流載青吉斯汗致書乍斡剌麻阿難達噶爾貝遙申敬禮知其寺僧著名已久明初闡教王蓋即其嗣法之人

輔教王者思達藏僧也其地視烏斯藏尤遠永樂十一年封

思達藏當即今喀達汛城地在後藏西南極邊故曰尤遠

西天阿難功德國西方番國也洪武七年其王遣使朝貢又有和林國師亦遣使朝貢後均不復至

西天阿難功德國當是五印度中之一部今無此名攷佛國記毗舍離國有阿難半身塔所謂阿難功德國或即指此毗舍離在孟加拉屬摩蘇佛普爾城西南七十里明初爲厄納特克國地和林爲元初建都處在漠北塔米爾河流域

尼八剌國在諸藏之西去中國絕遠其王皆僧爲之洪武十七年命僧智光齎書幣往并使其鄰境地湧塔國其王遣使隨之入朝永樂十六年又來貢命中官鄧誠往報所經罕東盡藏必

力工瓦烏斯藏及野藍卜納皆有宣賜

尼八剌卽新唐書尼婆羅西書作尼泊爾今稱廓爾喀在後藏西南修史者不知所自陋矣康輶紀行載廓爾喀有九塔相傳自天竺飛來塔上諸國之花咸備所謂地湧塔國當卽指此按九塔在廓爾喀所都陽布城其國昔分三部一布顏汗一葉楞汗一庫聿木汗廓爾喀乃其屬國故曰鄰境野藍卜納未詳

朵甘在四川徼外南與烏斯藏鄰唐吐蕃地元置宣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府分轄其衆洪武二年遣官招諭六年攝帝師來朝舉元故官六十人遂置指揮使司二曰朵甘曰烏斯藏宣慰司二元帥府一及萬戶千戶等卽以所舉者任之後常朝貢

初太祖以西番地廣人獷悍欲分其勢而殺其力使不爲邊患又以其地皆食肉倘中國茶爲命故設茶課司於天全六番令以馬互市而入貢者又優以茶布諸番戀貢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爲變造成祖益封法王大國師西方佛子等俾轉相化導以故西陲宴然終明世無番寇之患

朵甘在打箭鑪北諸土司境故元地志言河源在其西其地隋以前屬女國唐初分蘇毗多彌二國後均并入吐蕃惟吐蕃本國卽烏斯藏今拉薩大招寺唐時碑記尙存證據明確乃修明史者僅知朵甘長河西魚通爲唐吐蕃地而於烏斯藏傳反不及吐蕃一字豈以唐吐蕃國卽在朵甘諸地乎攷古之疏如此

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在四川徼外地通烏斯藏唐爲吐蕃元置碉門等六安撫隸吐蕃宣慰司洪武時打箭鑪長河西土官遣使朝貢命置長河西安撫司嗣建昌酋月魯帖木兒叛長河西陰附之太祖怒欲討先馳諭之其酋入貢謝罪爲置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自是朝貢不絕初魚通及寧遠長河西本各爲部至是始合爲一

此皆四川西南地長河西者鴉礱江以西地也上下魚通在打箭鑪北寧遠卽今寧遠府

董卜韓胡宣慰司在四川威州之西其南與天全六番接

舊威州在四川茂州西南董卜韓胡在其西卽唐時維州地攷西藏述記董卜韓胡宣慰司今土坪土司在雅州府西北三站

撒馬兒罕卽漢罽賓地隋爲漕國唐復名罽賓皆通中國元太祖蕩平西域盡以諸王駙馬爲之君長易前代之國名以蒙古語始有撒馬兒罕之稱去嘉峪關九千六百里元末爲之君者駙馬帖木兒也洪武中太祖欲通西域屢遣使招諭未有至者二十年四月帖木兒首遣使來朝貢馬駝元時回回徧天下及是居甘肅者尙多詔守臣悉遣之於是歸撒馬兒罕者一千二百餘人二十七年又貢馬上表文極恭順明年命給事中傅安報之其貢馬一歲再至以千計成祖踐阼遣使諭其國永樂三年傅安等尙未還會聞帖木兒假道別失八里率兵而東命甘肅總兵宋晟儆備五年六月安等還初安至其國被留朝貢亦

絕尋令人導安徧歷諸國數萬里以誇其國廣大至是帖木兒死其孫哈里嗣乃遣使送安等還自後迄萬歷中貢使不絕其國東西三千餘里地寬平土壤膏腴王所居城廣十餘里民居稠密諸番之貨皆聚於此號爲富饒東有沙鹿海牙達失干賽藍養夷西有渴石迭里迷諸部皆役屬焉

撒馬兒罕在布哈爾東雜拉敷山河南濱乃西域最古之城攷希臘史馬基頓王亞歷山大旣滅波斯復進軍東北境越奧薩斯河（卽阿母河古名）取索克地阿那之國都馬拉坎達城（一作馬耳干）索克地阿那當時大國或作蘇西阿那今錫爾河南阿母河北諸地尙有此稱馬拉坎達西人攷卽撒馬兒罕中國史書則始於魏書之悉萬斤新唐書言康者一曰薩末鞬亦曰

颯秣建元魏所謂悉萬斤也元史作尋思干又作薛迷思干西游記作邪迷思干西使記作樽思干要之悉萬斤薩末鞬等皆撒馬罕之轉音修明史者不知攷證漫謂撒馬兒罕卽漢唐之罽賓魏隋之漕國且指爲蒙古語改易本名臆斷極矣況元代西域惟三大王國一太祖長子朮赤封於鹹海西北一次子察合台封於鹹海東南一憲宗弟旭烈兀封於波斯故地並無諸王駙馬盡爲君長之事至帖木兒乃察合台後王之壻亦稱駙馬而其得國則由力取非太祖所封惟其人極爲梟雄久欲甘心中國以雪亡元之恨其洪武廿七年貢表恭順備至且一歲間進馬千計正所謂言甘幣重者謀也蓋其時適遠征俄羅斯恐中國或議其後故出於此覘傳

安被留十三載强使徧歷諸國俾不能歸洩眞情用意顯然乃謂誇其國之廣大明人聞於外情如此攷四裔年表洪武廿八年他木（卽帖木兒）伐俄羅斯克之旋伐印度建文元年回國次年又伐西里亞及波斯至永樂二年乃還三年起兵伐中國卒於瀕得臘孫馬竿默嗣其位

沙鹿海牙西去撒馬兒罕五百餘里城居小岡上西北臨河河名火站水勢衝激架浮梁以渡亦有小舟南近山人多依崖谷以居園林廣茂西有大沙洲可二百里無水問有之鹹不可飲牛馬誤飲之輒死地生臭草高尺餘葉如蓋煮其葉成膏卽阿魏又有小草高一二尺叢生秋深露凝食之如蜜煮爲糖名達耶古賓永樂間李達陳誠使其地其酋卽遣使奉貢

按此卽霍占城攷波斯志當亞歷山大王東征時曾於錫爾河畔築一城取沙伊拉斯名名之沙伊拉斯卽前波斯開國之王居魯士也沙鹿海牙乃沙伊拉斯譯音之異火站亦霍占轉音本錫爾河因經霍占城北遂以城名名其河城雖從古稱沙鹿海牙而河名猶仍其舊中亞游記自霍占西至撒馬兒罕共十一站自首站後卽一片沙漠與傳正合

達失干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餘里城居平原周二里外多園林饒果木土宜五穀民居稠密餘與沙鹿海牙同

蓮失干卽塔什干塔什譯言石干者城也猶言石城漢爲康居小王蘇薤地晉時康居徙都蘇薤攷國名曰者舌新唐書言石國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元史西北地附錄又作察

赤者舌柘支柘折赭時察赤均塔什之轉音也此城在錫爾河東喀特克穆河北今爲俄屬錫爾達利耶省會

賽藍在達失干東西去撒馬兒罕千餘里有城郭周二三里四面平曠居人繁庶五穀茂殖亦饒果木元太祖時薛塔剌海以磯立功卽此地陳誠李貴之使與諸國同

賽藍元史西北附錄作賽蘭長春西游記作塞藍俄屬中亞游記作沙拉堪中俄交界圖作沙喇普哈那西書作賽而拉洪氏西域補傳有地名賽而奴克亦卽指此在達失干之北約二百中里東北距阿里阿塔三百餘里

養夷在賽藍東三百六十里城居亂山間東北有大溪西流入巨川行百里多荒城蓋其地處別失八里蒙古部落之閒數被

侵掠以致人民散亡止戍卒數百人居孤城破廬頹垣蕭然榛莽永樂時陳誠使其地

養夷之名他書未見以居山間在賽藍東三百餘里核之當卽唐書西域傳所言咀邏私南十餘里之小城咀邏私本爲巨鎭卽今阿里阿塔城因元初燬於兵燹又經察合台後王篤哇所蹂躪故人民散亡戍卒棲止此小城也東北之大溪卽塔拉斯河惟西流入泊非大川耳

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三百六十里城居大村周十餘里宮室壯麗其先撒馬兒罕酋長駙馬帖木兒居之城外皆水田東南近山多園林西行十餘里饒奇木又東原作西誤行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兩崖如斧劈行二三百里出硤口有石門色似鐵號鐵門關設兵守之元太祖至東印度鐵門關遇一角獸能人言卽此地也

渴石漢時爲大月氏貴霜二地隋唐爲史國地西游記作碣石中亞游記作卡什西圖作加爾支在布哈爾國東南蒙古稱宮殿曰喀而什渴石之稱當由帖木兒居此建有宮殿故名鐵門關西域語作達而班得在渴石城東南吉薩爾大山中元太祖見角端班師本無稽之談元史採之已謬此更引爲證據尤屬無識攷鐵門關地在阿母河北與東印度相距數千里元太祖班師時實在阿富汗北面大雪山中邱眞人西游記歷歷可徵並不載見角端事且其地既非東印度並與鐵門關無涉卽此數言岐誤疊出其虛僞豈待辨耶

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有新舊二城相去十餘里其酋長居新城城內外居民僅數百家畜牧蕃息城在阿木河東多魚河東地隸撒馬兒罕河西多蘆林產獅子陳誠李達嘗使其地

迭里迷元史塔剌海傳作帖哩麻西北地附錄作忒耳迷元史證補阿八哈傳作忒耳昧新唐書有咀蜜國卽此城在渴石東南阿母河北濱爲西至波斯南至阿富汗要津俄游彙編作喀耳嘰中亞游記作其里富西圖作基里非均一音之轉

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北七百餘里城居平川周十餘里戶萬計市里繁華號爲富庶地卑下節序常溫宜五穀桑麻多絲緜

布帛六畜亦饒永樂十三年陳誠自西域還所經哈烈撒馬兒罕別失八里俺都淮八荅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賽藍渴石養夷火州柳城土魯番鹽澤哈密達失干卜花兒凡十七國悉詳其山川人物風俗爲使西域記以獻以故中國得攷焉宣德七年命李達撫諭西域卜花兒亦與焉

卜花兒卽今布哈爾國漢爲大夏及大月氏所都藍市城魏爲忸密國唐爲安國新唐書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史作不花剌又作蒲華四裔年表作白葛拉西域聞見錄作布哈拉地球說略作博哈喇此亦古城近時中亞諸部均爲俄併惟此及基窪尙稱自主二國之君亦仍成吉斯汗後裔後坤城傳附錄之卜哈剌卽此

別失八里西域大國也南接于闐北連瓦剌西抵撒馬兒罕東抵火州東南距嘉峪關三千七百里或曰焉耆或曰龜茲元世祖時設宣慰司尋改爲元帥府後以諸王鎭之永樂二年後常入貢十六年貢使來言王爲其從弟所弒而自立徙其部落西去更國號曰亦力把里其國無城郭宮室隨水草畜牧人性獷悍君臣上下無體統地極寒深山窮谷六月亦飛雪

別失八里漢爲車師後部地唐爲庭州宋入高昌元初爲畏兀兒所轄後別立北庭都元帥府歐陽元高昌傑氏家傳云北庭州者今之別失八里也可徵修史者不知攷證漫引無稽之說指爲焉耆龜茲陋矣此地他書或作鼈思馬或作別石把皆別失八里之異譯亦力把里見後乞力麻兒傳此國永樂後全部西徙其地遂爲瓦剌所有厄魯特據伊犂烏魯木齊始此別失八里地在新疆迪化府阜康縣東以處博克達山陰故極寒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西南三千里去嘉峪關萬二千餘里西域大國也元駙馬帖木兒旣君撒馬兒罕又遣子沙哈魯據哈烈洪永間屢使招諭以道遠不至永樂六年復遣傅安齎書幣往始來朝貢會其酋與撒馬兒罕不相能數搆兵遣使諭解之因徧歷撒馬兒罕俺的干俺都淮土魯番火州柳城哈實哈兒諸國俱偕哈烈使臣貢方物十八年復偕于闐八荅黑商來貢其國在西域最強大王所居城方十餘里壘石爲屋平方如高臺不用梁柱瓦甓中做虛空數十間牖牖門扉悉雕刻花文繪以金碧地鋪氈罽人席地坐稱其王曰鎖魯檀猶言君長

也男女皆以白布蒙首上下相呼皆以名相見止稍屈身初見屈一足三跪男女皆然交易用銀錢三等無刑法殺人亦止罰錢以姊妹爲妻妾喪止百日以布裹屍而葬不祭祖宗鬼神惟立拜天之禮無干支朔望每七日爲一轉周而復始歲以二月才月爲把齋月不晝食俗尙侈靡用度無節土沃饒節候多暖少雨多育蠶善爲紈綺其旁近俺都淮八荅黑商並隸其國

哈烈今稱黑拉特爲阿富汗西北要地亦西域最古之城昔亞歷山大王旣破波斯引兵東進於途中築一城名亞里安西人攷之卽黑拉特漢爲安息地唐爲大食地元史作也里元祕史作亦魯西域史作海拉脫瀛寰志作侯拉特西圖作格勒特沙哈魯四裔年表作削六加爲帖木兒第四子帖木

兒既攻滅伊蘭汗國留沙哈魯守之未幾帖木兒卒其孫馬罕默嗣位沙哈魯遂據地自立互相攻戰所謂與撒馬兒罕不相能者此也伊蘭汗亡後西境諸地多爲土酋分佔如失剌思亦思弗罕等部皆是然哈烈得其大半故當時稱爲大國所載風俗率遵回教之制壘石爲屋平方如高臺與太西八屋制同其實非無梁柱以藏於甎甓中故不之見耳鎮魯檀卽哈密傳速檀亦蘇爾灘之異譯○攷哈烈國之起原尙在元初有射姆斯哀丁者爲郭耳王懿親元憲宗元年入朝和林封以海拉脫及大雪山南阿富汗諸地旭烈兀旣開濳波斯卽以爲屬國因其都於海拉脫故謂之海拉國哈烈者海拉之轉音也傳國一百餘年至明初帖木兒西征波斯并

爲所滅詳見洪氏西域補傳

俺都淮在哈烈西北千三百里東南去撒馬兒罕亦如之城居大村周十餘里地平衍無險田土膏腴民物繁庶稱樂土永樂間歿偕哈烈通貢後不復至

俺都淮在哈烈部西北千三百里當卽阿米尼亞北今俄屬阿而俺城地俄游彙編作額里輓但哈烈去撒馬兒罕三千里則俺都淮當相去四千餘里安得云亦如之乎若以地平無險田土膏腴城周十餘里觀之當爲今謀夫城地然在哈烈東北非西北也姑列之以俟論定

八荅黑商在俺都淮東北城周十餘里地廣無險阻山川明秀人物樸茂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居西洋諸賈多販鬻其地故民俗富饒初爲哈烈酋沙哈魯所據永樂六年命李達等賜其酋並及哈實哈兒葛忒郎諸部諭以往來通商之意皆奉命自是東西萬里行李無滯

八荅黑商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八達哈傷聖武記瀕寰志略均作巴達克山西圖作巴里得珊此部在阿母河北吉薩爾山東南麓但傳中所言情形殊不相合蓋撒馬兒罕旣在俺都淮東南則八荅黑商當尤在其東南而不得云東北且城在山間亦非地廣無險阻蓋八荅黑商之名西域無兩必史文傳誤無疑觀李達往賜其酋並及哈實哈兒則二國之隣接可知今攷自八荅黑商東踰蔥嶺卽瞰什噶爾境傳言初爲沙哈魯所據必沙哈魯爲王子時曾守是地迨其父破伊

蘭汗國遂移駐哈烈而八荅黑商仍爲所屬非因其近於哈烈也葛忒郎似卽坤城傳所附之哈的蘭攷見下

于闐古國名自漢迄宋皆通中國隋唐間侵并戎盧抒彌渠勒皮山其地益大西原作南誤距蔥嶺二百餘里東北至嘉峪關六千三百里大略蔥嶺以西原作南誤撒馬兒罕最大以東原作北誤于闐最大元末時鄰國交侵人民逃居山谷僅萬計永樂中憚威來貢始獲休息行賈諸番復致富足桑麻禾黍宛然中土國東有白玉河西有綠玉河又西有黑玉河源皆出崑崙山土人視月光盛處探之多得美玉

于闐事詳諸史今新疆南路和闐直隸州地元時爲察合台封境明初帖木兒崛興蔥嶺以西地盡爲所據察合台後王

勢不能敵退保嶺東于闐喀什噶爾等處別自立國所謂鄰國交侵者此也白玉綠玉二河均卽今玉隴哈什河黑玉河則哈拉哈什河也

失剌思地近撒馬兒罕永樂十一年偕哈烈等八國貢方物宏治五年哈密王陝巴與鄰境野乜克力結婚失剌思酋念其貧偕旁國亦不剌因請賜財物助之成婚朝廷義之厚賜陝巴并及二國

失剌思本波斯西南地今法爾斯省首城失羅子也元史西北地附錄作設剌子西使記作石羅子西征紀程作什拉自萬國輿圖作施拉士四裔年表作色立齒亦不剌因卽經世大典圖八哈剌因乃波斯海灣內一島今名巴林島其北岸

卽法爾斯境故曰旁國

俺的干西域小部

俺的干卽今波斯西南阿德罕城其東北近伊斯巴亨東南與法爾斯相接

哈實哈兒西域小部

哈實哈兒卽喀什噶爾爲新疆南路極邊要城西域水道記注喀什各色也噶爾磚屋也以多各色磚屋故名漢至唐均爲疏勒國新唐書疏勒王居迦師城迦師卽喀什轉音西北地附錄作可失哈耳元祕史作乞思哈耳異域錄作哈什哈兒此爲察合台後裔于闐王所分封故曰小部

亦思弗罕地近俺的干永樂十七年來貢宣德六年有亦思把罕遣使朝貢或云卽亦思弗罕

亦思弗罕爲波斯舊都在今都德黑蘭或作的希蘭西南西北地附錄作亦思法杭西域補傳作伊斯法楞四裔年表作衣司伯罕又作愛司白罕萬國輿圖作乙士伯罕西圖作伊斯巴亨亦思把罕卽亦思弗罕轉音

火剌札國微弱四圍皆山水流曲折城僅里許悉土屋酋所居亦卑陋永樂十四年來朝貢

火剌札山僻小城未詳所在

乞力麻兒永樂中來貢俗喜射獵不事耕農西南傍海東北林莽深密多猛獸毒蟲有逵巷無市肆交易用鐵錢

乞力麻兒卽刖失八里傳亦力把里修史者不知譯音無定

字疑刖爲一國不敢迹其西徙之事按續文獻通攷亦力把里不知古何國地居沙漠間有熱海周數百里俗呼亦息渴而與此傳所言西南傍海正合亦息渴而當作伊西庫爾庫爾者湖泊也今稱特穆爾圖泊乞力麻兒元西北地附錄作亦剌八里正與亦力把里音合明時此部故址久湮今俄人所建仙米烈程省城曰威而涅正當其地此城築於古爾班阿里瑪圖河濱故又稱阿里馬城阿里馬譯言果木以河旁多果木故名古爾班三地謂河有三源攷元時伊犁河境本有阿里馬城見長春眞人西游記元史作阿力麻里蓋亦因城在阿里瑪圖河上故也此伊犁之阿里瑪圖河二城同以阿里馬河得名元史恐其相混特異其稱一曰阿力麻里一曰亦剌八里而其義一

也至林莽深密多猛獸毒蟲足徵徙居未久地方未盡開闢

耳

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嘗有白虎出松林中不傷人獸國人稱爲神虎因改國名其地無大山亦不生草木物產甚薄永樂中入貢

此部無攷

荅兒密服屬於撒馬兒罕居海中地不百里人不滿千家無城郭皆居板屋知耕植有毛褐布縷交易兼用銀錢永樂中入貢

撒馬兒罕相近者惟有鹹海其東北隅有薩爾察島較大薩爾察當卽荅兒密轉音

納失者罕東去失剌思數日程皆舟行城東平原饒水草宜畜

牧馬有數種高不過三尺俗重僧好關永樂中朝貢

納失者罕卽波斯西南德什斯丹地濱波斯海灣東與失羅子鄰近舟行者蓋西非得河有小舟可通也

敏眞城永樂中來貢其國地廣多高山日中爲市諸貨駢集貴中國磁漆器產異香駝馬

日落國永樂中來貢

上二國均無攷

米昔兒一名密思兒永樂中遣使朝貢

米昔兒卽西使記密昔兒元經世大典圖作迷思耳米昔密昔迷思蓋皆麥西轉音今埃及國也

黑婁近撒馬兒罕世爲婚姻其地山川草木禽獸皆黑男女亦然宣德後數來貢

黑婁卽唐書葛邏祿元史作哈剌魯又作匣剌魯元祕史作合兒魯大典圖作柯耳魯西書稱喀耳魯克云其始祖烏古斯汗與蒙古同出一源部落居地在喀坪立烏古斯卽元史地理志注之烏斯爲乞兒吉思人種所自出蒙古與黑婁皆乞兒吉思分出之部故曰同源喀坪立元憲宗紀作海押立地在巴勒喀什泊東南伊犁正北六百餘里此部元初與畏兀兒先後歸附闢展太宗封地宗王海都卽據此以叛其後議和得保舊封明時有國者當仍元裔前清時爲東哈薩克部後入於俄俄人於其遺址新築一城曰濶跋爾一作郭巴爾西圖作濶帕爾三史國語解蒙古人稱黑爲哈喇龍爲婁

哈喇婁者黑龍也傳云山川人物皆黑係出附會前史均無此語

討來思地小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赤水望之如火產牛羊馬駝有布縷毛褐土宜麥宣德間入貢

部地無攷

阿速近天方撒馬兒罕幅員甚廣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有魚鹽之利土宜耕牧物產尤富寒暄適宜人無饑寒鮮寇盜雅稱樂土永樂十七年貢方物

阿速兩漢書作奄蔡史記陳湯傳作閼蘇正義奄蔡卽閼蘇也按閼蘇者阿速之轉音今俄國南部有小海名阿速海海之東南端河南濱倘有阿速故城所謂倚山面川川南流入

海情形宛然惟距天方甚遠距撒馬兒罕更遠修史者不明地理宜其舛也

沙哈魯在阿速西海島中永樂中來貢其地山川環抱饒畜產人性樸直恥鬬好佛海產奇物

沙哈魯卽元史西北地附錄撒吉剌元祕史作撒連惕種在俄國南境據里達省地形突入黑海中有似島嶼今稱克雷木半島東北正與阿速連接

天方古鈎沖地一名天堂又曰默伽水道自忽魯謨斯四十日始至自古里西南行三月始至其貢使多從陸道入嘉峪關宣德五年鄭和使西洋遣人往諭卽隨使來朝貢迄萬歷中不絕

天方卽漢書條支今稱阿剌伯初本散部爲安息波斯所役

屬隋時有謨罕默特者創立新教以兵力兼併西域移都報達乃成大國唐書所謂大食是也至南宋末始爲蒙古宗王旭烈兀所滅然天方本土尚自爲國惟諸酋分立遂致微賜今阿剌伯腴壤如默伽默德那等處均已割隸土耳其所存者僅沙磧四部而已默伽卽麥加阿剌伯首城因教主謨罕默特生於其境故彼教詡爲天堂天方卽天堂之意忽魯謨斯在默伽東南隔於大漠不便往來但舟行亦須繞南入印度洋再進紅海曲而西北行故有四十日程由古里往水道尤遠故約以三月程

默德那回回祖國也地近天方宣德時來貢相傳其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爲別諳拔爾猶言天使也國中有經三十本凡三千六百餘段其書旁行兼篆草隸楷三體西洋諸國皆用之其教以事天爲主而無像設每日西向虔拜每歲齋戒一月隋開皇時始傳其教入中國迄元世其人徧四方皆守教不替

默德那今稱麥地擧在麥加北六百里本天方屬城因其別自來貢遂分列爲二國誤也其教傳入中國當在唐肅代二宗朝隋開皇時初創新教安能遠至數萬里外此必彼教中無學之人所妄傳而明人遽信之耳

坤城西域回回種宣德五年來朝貢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萬方遣使四出招徠由是西域諸國莫不稽顙恐後今采故牘嘗奉貢通名天朝者曰哈三曰哈烈兒曰沙的蠻曰哈的蘭

曰掃蘭曰乜克力曰把力黑曰俺力麻曰脫忽麻曰察力失曰斡失曰卜哈剌曰怕剌曰你沙兀兒曰克失迷兒曰帖必力思曰火壇曰火占曰苦先曰牙昔曰孩兒干曰戎曰白曰兀倫曰阿端曰邪思城曰捨黑曰攞音曰克乩計二十九部皆由哈密入嘉峪關其不由哈密者更有乞兒麻米兒哈蘭可脫乩蠟燭也的干剌竹亦不剌罔格失迷乞兒吉思朮奴思哈辛等

坤城卽阿富汗東北昆都斯城所附四十國如哈三隋書鐵勒傳作羯三卽今俄羅斯本國東境喀山斯科哈烈兒卽前哈烈國沙的蠻卽俾路芝所屬薩拉灣城哈的蘭在波斯西今稱亞爾的蘭掃蘭卽前賽藍乜克力當是俾路芝西境美克蘭部與哈密傳之乜克力同音把力黑元本紀作班勒紇

察罕傳作板勒紀西域史作巴而黑西圖作波爾克在阿母河南濱俺力麻即元史阿力麻里故址在今伊犁省城東北阿里瑪圖河濱察力失未詳或即波斯法爾斯省所屬薩爾哈得城斡失即阿富汗東境瓦悉里斯坦卜哈剌即前卜花兒怕剌元史西北地附錄作普剌耶律希亮傳作布拉耶律楚材西游錄作不剌劉郁西使記作孛羅故城在塔爾巴哈台西南博羅塔拉河上又今俾路芝所屬亦有布拉部未知孰是你沙兀兒即元太祖紀匿察兀兒昌思麥里傳作你沙不兒大典圖作乃沙不耳在波斯東北馬什特西二百里西圖作尼沙努爾一作尼沙普爾克失迷兒爲北印度名國唐書作箇失蜜或曰迦溼彌邏元憲宗紀作怯失迷兒大典圖

作乞失迷耳西使記作乞失迷西今稱克什米爾帖必力思即俄屬高加索山南帖弗力斯省火壇者火氈之誤今稱霍占火古亦火占之誤即前之沙鹿海牙地苦先兒元史耶律希亮傳即今新疆南路庫車城牙昔即阿蘇轉音在庫車西今稱阿克蘇牙兒干元史世宗紀作鴉兒看昌思麥里傳作押兒牽異域錄作伊爾欽今葉爾羌城也戎白兀倫三地均未詳阿端即元史斡端西游記作五端元祕史蒙文作兀丹今爲和闐直隸州邪思無攷捨黑即沙哈在阿剌伯哈拉達毛部中擺音西北地附錄作法因洪侍郎攷元時苦喝以斯單首城曰喀因即此克乩即土耳其所屬哈札爾城在阿剌伯東北巴索拉西南波斯灣海濱乞兒麻即前乞力麻兒米兒哈蘭故浩罕部所屬瑪爾哈郎城也可脫乩蠟燭均無攷也的干在波斯國都西南今作阿德罕剌竹即上蠟燭亦不剌因見前失剌思傳格失迷即上克失迷兒乞兒吉思源出漢之堅昆唐曰黠戛斯元曰乞兒吉斯今哈薩克種類俄人稱爲乞兒噶子即乞兒吉斯轉音羽奴思無攷哈辛在波斯西境圖作罕西

魯迷去中國絕遠嘉靖三年遣使貢獅子西牛後數來貢魯迷不見他書惟艾儒略瀼若望地圖載之均作智密攷圖在阿剌伯東南波斯灣海濱今爲俄曼部地

紹興沈銘訓
餘杭章 箴同校

漫遊紀略

清 王勝時著

漫遊紀略

漫遊紀略提要

漫遊紀略四卷雲間王勝時著一名漱園集歷紀越閩燕淮齊魯粵楚之遊及其山川城郭風土物產靡不覼縷及之文章亦與景物相稱樹骨於兩漢擷采於晉宋信乎遊紀中之上乘矣

叙

王子勝時足跡半天下前後紀游共四卷以投其友吳子在蕭寺逆旅與客共讀之卒業客作而歎曰樂哉王子挺天下之高深以為遊觀而文章能發其勝視柳子厚厲厲一州而求水石於數里間者不遠勝乎吳子愀然曰王子之遊正王子之憂患也何樂之與有夫王子少有大志思翱翔紫清建非常而垂不朽詎意鬱極弗舒三山揚厲羽儀罹罻羅雖并鬯於是鞠青骨屢包羽皆傾陋巷鐘粥之資以賜之資生無餘六喪未舉勁骨強項不得不因報劉而屈委曲從俗貌愉神痒山川滿目皆屺岵也繁弁皇皇皆桑棘也以是為樂非知王子者也客曰信然歟則奚親以後奚為復出也吳子曰夫倫紀固相依為重者也友朋之倫輕於君親然使有濟於君親則友朋亦重矣晏子春秋曰養及其親則死之吾藉彼力以奚親縱不以死報而遮謝絕其將伯之請豈人情哉故王子之可仕而不仕其素志也不欲遊為親也遊至六七推愛親之餘不敢負良友也彼曹卯以口舌雇金錢茂秦以篇什當羔鴈皆王子所吐棄而不為者矣客曰夫人樂至則詠長戚來則聲咽文為心聲形乎所感今王子紀遊之作古骨鳥采驚動一世豈其不樂而能為之乎吳子曰此非其樂也才有餘也令夫樵者腰鐮牧者折箠足滇於用矣及使王孫為樵牧則杖龍淵以刈蔡薹持步光而麾鸑脰旁人駭之而彼不過出所固有耳王子之文章樹骨於兩漢擷采於晉宋皆越遊時淬厲所成後且恣意以言無不合轍譬伯牙鼓琴久入化境豈專恃山水而後成其窈眇哉客曰唯唯吳子遂書其語以為序吳麒題

浸遊紀略目錄

卷一
越遊
閩遊
卷二
燕遊一
燕遊二
燕遊三
淮遊
卷三
齊魯遊
粵遊
卷四
楚遊上
楚遊中
楚遊下

浸遊紀略卷一 又名歙園集

清 雲間王澐勝時著

越遊

余年十有四始師事大樽陳先生時歲在壬申先生方以古文詞倡起東南墻宇高峻士之及其門者造次不能自遠予以童子隅坐晏如也先生成進士歸而廬居三載益切劘於學時時過從誨有加焉及先生之官越州子遵先慈喪告次疾作先生聞之貽書見慰且曰越中山水之勝晨夕甯且舍中清曠庭除鳥雀珠宜書史敢屈從者予初失恃復嬰疾未忍去倚廬請於先君先君曰師命也孺子勉之余遂以癸未春適越越州治負卧龍山李邨居西舊有宛委巖先生築堂於其前漳浦黃公以八分書署之曰清音又贈言題柱云受物若駢廣指佉如屈軼黃公者先生座師也會稽群山皆在堂前遠岫參差雲物回互昏旦萬變郭內萬井鱗次樓榭繡錯亦有因山成墅亭亭隱見堂中周列圖史橫陳琴几于處堂之右左則先生寢室也越中吏事清簡日起出堂望沿簿書不移晷而畢歸坐堂中讀書自若遇快意輒呼余並讀之或命余檢視其書某卷某事摘發靡遺有所著撰端坐說神閒一澂步拂几疾書

授予高誦相與鼓掌為樂或投簡於予予遜謝不敏先生勗之一言之褒必加獎掖閒出以示座客予心愧焉時山陰劉忠端公方里居講學先生赴講席歸則又為子極論天人性命指予請質所疑窮探幽賾嘗自作往復數次終日靈靈無倦色每日晡先生東牕讀書聲琅琅徹戶外夜分未止予嘗寐假以待或遥呼予問云何予從寐中起應先生讀書必至丙夜繼以談讌及就寢則鷄且鳴矣旋辨色而興其勤若此考功夏忠惠公聞之貽書戒以保生宜予為言先生感其言切乃損三之一聞漏二下即出室談讌縱論古今治亂成敗之數下及當時之務有慨於中則太息而起或環柱而走往往罷酒亦已漏三下矣是歲秦寇日熾而楚師左良玉潰兵南下吳越岌岌震鄰夏秋之際予從先生往還虎林慨時撫事邑邑不樂自此遂有乞歸之志矣先生性高簡門無雜賓至是時時稱病謝客予所睹記一歲中以講學至者婁東張受先先生也以談風角至者閩中蔡山人無能故相高陽孫公客也以治神器至者海上陳博士仲台故相徐文定公甥也我鄉戚友以遊覽至者頴停南張子復子遐曹魯元謝禔玄宋轅文周宿來也周子則與蔣子大閎先余從越返耶也其同舍者惟盧鹿田與予二人越中名士升堂者王玄趾毓蓍業不及數人而已歲

慕先生以督軍務赴南都。予請歸省甫抵里而聞婺州許都之變。當事亟檄先生歸撫之。降其衆而還。時甲申之正月也。事載先生之年譜中。予馳赴越則變已平矣。仲春先生量移南銓。士論皆失望。而先生以得遂歸養志。聞之忻然。亟命治裝。未行。旋以平婺變功。改除黃門。非先生意也。先一歲冬至吳越間大雷雹。是春陰霾積月不解。去越之日。大風拔木。雨暴至如盛夏時。蓋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云。

客曰。子適越。曾未睹夫越之名山大川。何言遊。曰。山川不以人重哉。甲申以來。越之賢士大夫。先後殉國者。非先生所嚴事。即諗友也。先生事大母殊而後終厥志。從先生者。未有與也。此宋景之徒所為憭慄於遠行也。

閩遊

紀時。始自壬辰孟夏迄于癸巳嘉平。約二載云。壬辰仲夏朔度嶺。甲日過建州。七夕在莆中。中秋九日皆在三山。長至在南康。時序備矣。

紀地。由嘉禾武林之富陽睦之桐廬婺之蘭溪衢之江山。入閩古稱七閩。今列郡八。予遊其七。其八也。自建州下延津以達於三山。自三山取道長樂。過福清至莆中。又自惠安至泉南。過同安至清漳。其出也。自延津至順昌至樵川之光澤。入江右境為建昌為撫州為南昌為南康。入江南境為皖城。秋浦牛渚。至于白下以歸。

紀山川。自錢塘至江山之青湖。皆水也。濱江諸山。遠近不一。近者為七里瀨釣台。官遊者戒勿登矣。自青湖至建之浦城。皆山也。山都以嶺名。仙霞特著。蓋山深阻盤紆回互。高入雲表。深臨絕壑。行者蹬緣而上。援引而下。仰視前峯高踰於後。一日之間。登頓數次。稍就夷處。疏為衢術。列次郵舍。佳時商旅出遊。朝夕閭咽。亦有當壚調笑倚市歌吹之後。空山設戍。猶存頹宇。至者如歸焉。初入山。聞泉聲淙淙。在石齒間。行久之。聲益急。輕者鳴絃。重者沸湯。土人因其高下。引流委折。阡陌縈次。是為梯田。或乘流導澗。壘石激湍。為水碓水磨之屬。亦山中之水利矣。自浦城以下。水也。水都以灘名。黯淡特著。亂山夾峙。衆流奔注。匯為一川。建瓴而下。曲者蛇行。直者矢激。一灘未至。先聞聲若崩雷。至則岩峯矗立前若無路。目不及瞬。已失所在。每過一灘。戰慄失次。氣息未屬。而前灘又至矣。如是者以累十計。及將至黯淡。望不見石。意以為畏也。忽雷聲自水發。舟若躍起。自上入下。浴浪而出。乃知石立水底。水激怒飛。險倍他灘也。行者至此。莫不驚魂失魄。僵臥不能起。或舍舟從岸踰險乃濟焉。至延津。則汀邵之水來會。合流下三山。入於海。舟行至三山之洪塘陸行。入會城。城中烏石山石色如愉。廢神光寺在焉。出會城。至南台。閩越王之釣龍台也。孔道自烏龍江亂流而濟。亂後郵廢。道弗不行。乃順流下長樂。陸行至福清。由浦以抵於泉。凡皆從海壖行。無山川可紀云。自延清溯流而上。至樵川之光澤。灘勢稍緩。自光澤山行一日。出杉關。岡巒平衍。溪流亭泠。行旅便之。至於石峽。壽昌寺在焉。是為豫章新城之境。自此皆水矣。由彭蠡以入於江。

紀風土。上游四郡。毗連浙左。江石襟山帶溪。霜雪之所及也。自三山以下。地皆濱海。隆冬如夏。草木不凋。蚊蠅營營。近乎南粵矣。壬辰孟秋。過莆。莆人方再時禾。秋暑殷酷。晚禾賴之。癸巳元日。在清漳。偶過顏氏廢墅。惟時桃花零亂。梅萼初銙。黃柱競芬。有類秋日。四時之候。亦以地變也。是夏在泉南。其土赤墳堅填。如覩壁宇。赫然增其煩歊。以手按地。氣蒸蒸然。此中男女踽屩。誰曰不宜。而泉漳之間。弓步絕跡。殆南越之餘俗歟。諺云。泉南興女。蓋泉南士女。靚飾祛膩。有彼都之風矣。優伶之屬。泉人稱勝。亦猶吳欽之尚崑山也。傅粉琱耳。冶步遊聲。士人聞之。莫不鼓掌歎絕。其音侏離。客靡得而辨焉。夫樂操土風。固其宜矣。若乃五方區別。語言自殊。是以仲遠旁通風俗。子雲博採方言。其能彼我通懷。無煩古人者。亦賴於同文也。閩音嬀古。覩面茫然。惟有六書諧聲可達。乃彼方人士。莊嶽麗閩。童而習讀。取便鄉音。遂使聖經幾同梵笑。宜其出對諸方。試功罕著矣。有若文翁之倚。廣延方聞之儒。分詣學宮。是正文字。辨以四聲。革其里諺。漸及塾師。以次釐革。數年之間。學者成誦。論而并之。音韻既正。庶幾語言可得而通矣。雖狂瞽之庶。談不無裨於風土。抑亦通方之所不棄也。故附述焉。

紀城郭。諺云。銅延平。鐵邵武。予皆登焉。延平城。東山腰。城中衆嶺參差。居民若蜂房。一家之內。升降崎嶇。舟中望之。市廛歷歷。行者如織。鳥道間置。竹通中引泉。上下灌輸。蛇行蜘伏。城市之民。處居如此。亦一異也。談守禦者。亦無虞於汲道矣。邵武城上有樓。曰詩話。以郡人宋嚴羽名。非論詩所也。子去漳。漳城夷為平陸。此即閩禍之至烈云。

紀關梁。閩關三。自江山入浦城者曰仙霞。自建昌入光澤者曰杉關。自信州入崇安者曰分水。俗稱大關。鄭傳所出。亦走武夷道也。是時山魈塞道。輒軒久絕遊者。亦望岫息心矣。予所過二關。杉關為平。仙霞最險。地介衢建信州之交。萬山起伏。山勢至此兩崖斗絕。中通鳥道。仰高俯下。因險設關。裁容一夫。今已頹廢。閩人言先年鄭氏望風送款。預撤守具。啟關以俟。故入閩者無血刃焉。及余入關。山中伏莽復發。血殷殷漬草間。客寢一夕。數驚矣。明年出杉關。時方秋霽。宿霧初收。鳥桕丹楓。風迴葉下。

微湍碧嶼左右映發泊乎夕照入山如在霞表弭棨至此忘其行道之遥矣客言仙霞秋色尤麗惜夫緩步易遒而勞歌難繼也閩橋巨者不一石二在建州者曰通都下壘巨木上庋之商賈之所聚也時不戒於火復構如故在泉南者曰萬安俗名洛陽蔡忠惠公所建也架石江面修三百六十丈廣丈有五詢云洛陽沙平填滿公卿先朝之季淵退沙見駿矣橋下有忠惠公祠公自書碑二分列左右石光可鑑心慕在仙遊境内祠益為橋立也在潼南者曰通濟亦曰虎渡俗稱江東其修三百丈時為兵毀構木以濟

紀舟輿閩舟曰清流縱可容四人横不能伸偃坐篷下舟子三前招中樑後舵招形若木刀置於舟首下水過灘左右動搖捩過飛鳥少失尺寸觸石立碎一舟之命繫焉放乎平流乃蕩槳而遊泛若輕鳧矣上水則舍招用舵皆緣岸行上下不相抵忤二人如牽一纖攀崖緣木遇灘高水湍急衆舟子共肩舁送之一舟既上後舟始進故上水舟子率裸其下深則厲矣下水程一日上水過倍之大率視水之盈縮水盛則石伏縮則見欲縮不縮若明若滅下水者恒難之長年三老心手相應所謂巧者不過習矣客登舟相戒勿譁語平旦鼓枻寂爾衝枚久之乃啟蓬焉行至地名水吉

始登廟祀神殺鷄泚血嘗神啓復提其耳曰神本重聽也故舟子亦每以手語山高水疾風不得主不設檣帆舟子刀居多詡曰紙船鐵楫工云宫舫則畧具篷牖而已其制不能加廣也稍大者曰糟運延津以下來之然其用不及清流清流者汀南屬邑邑有九龍灘奇險邑人因以善操舟名曰過九龍則黯淡如砥耳予未至沱心疑之後遇汀人云九龍懸流直下二十餘里灘有九以龍名舟行至此客皆負擔而起舟子亦率而從之委舟於灘上灘上土著世以放舟為業為之放舟下九灘畢客與舟子同就登焉然恒誇於人曰清流清流云閩輿大者如椅而縮其足小者曰凳子客行皆乘之削木為板廣不半尺左右短絙貫於二竹客坐板上後負樸被輿夫肩舁掉臂而趨其疾若風及登山則簸蕩良久乃上將至半嶺即委於地任客策杖矣既渡嶺梢更復舁以疾行如初凡官吏及老幼婦女之屬略設帷幄上下不下輿客有氣不任勞者騎惰不能步者為厚其直上下堅坐自若予旁視之上則仰如倒植下則踵頂相接曾不如策杖之安矣

紀物產穀之屬上游山田濱海水田一歲稌再熟地氣濕熱越歲紅朽家無二年之積泉漳人滿每告糴于舆航海而至壬辰秋漳城被圍斗米至五十金人相食殆盡

布帛之屬閩不蚕蠶不植木棉布帛皆自吳越至泉人自織絲纑玄光若鏡先朝士大夫恒貴尚之商賈貿絲者大都為海航互市其肆中所列若哆囉呢嗶嘰琅袱之類皆自海舶至者也番布横廣其堅韌遠不及吳産也葛亦不如粤以蕉雜之益脆不任用矣苧諸郡有之邵武將樂永春者佳錢幣之屬建延泉民間皆用古錢俗名老錢泉人所用崇寧通寶一當五其曰番錢者則銀也來自海舶上有文如城堞或有若鳥獸人物形者泉漳通用之聞往時閩中巨室皆擅海舶之利西至歐羅巴東至日本之呂宋長崎每一舶至則錢貨充牣先朝禁通日本然東之利倍蓰於西海舶出海時先向西洋行行既遠乃復折而入東洋嗜利走死習以為常以是富甲天下自海禁嚴而閩窮矣玉石之屬水晶出清漳山中五色畢具莆中有石類端州可硯三山之壽山石類青田刻篆勝於汀石將樂石黑黑作鳥獸形土人常以餉客曾見有紺紫色者器用之屬德化陶器純素微類定州其質厚重不及浮梁或作仙佛像令浮梁陶反效之矣楮延建諸郡山中皆造之粗者以篾細者以竹其用廣順昌將樂特著草木之屬茶出建州武夷山者宋時貴尚之盾為龍團以賜大臣者是也先朝貢御稀而仕閩者尚以名徵取不止山中黄冠苦之閩俗名飲却新嗜陳將無龍

團遺意歟一種葉大不中飲亦曰茶秋花落處採之作油可食可燃尤宜澤髮此與茗茶同名異用者矣蘭閩山皆有之名品以百十計花並俱白夏秋再花其春花者為春蘭一莖一花香特甚然則一莖數花者疑皆蕙草也其曰樹蘭曰珠蘭者非蘭也以其香同亦蘭之矣茉莉在閩香過於蘭及其度嶺蘭香遂為百卉冠亦去鄉而貴之徵也佛桑花備五色土人艷其殷紅者故亦曰扶桑焉竹有甘苦二種其筍曝以行遠其種亦市之筍生無時秋冬遍久乃長非若他方春萌旬日齊本也建延間有方竹延津之朱竹則尤異云搜櫚諸山皆有之歲取其皮為笠為衣以辟風雨亦為生趾之與是草木之有裨器用者矣一種小而堅者可為扶老焉似筇而甘治以為糖精者如冰細者如雪融其粗滓則色若錫而色黝厚薄殊焉斯下矣卉族之有助於味者也蕉在閩易蕃冬夏一色一歲之中大可以拱抽幹作花含包類菡萏大如盌每旦開一瓣其色殷紅中有穗如蓮蕚至暮墜地有聲次第開落結實纍纍如豆莢剖食之甘冷如崖蜜曰蕉子夏秋之交以充果實焉一種小者曰美人蕉花蒼生如蕨草實如豌豆而堅今為江南雜落間物矣其曰鉄蕉者非蕉也植以鉄屑銘鉄入之益茂土人曰可以辟犬榕不材之木也度嶺始見故三山亦名榕城輞輻

腫大踰數尋然視其榦則不足為兒孫矣荔蕪之屬荔枝福興泉漳四郡皆有之莆之楓亭者佳譜稱上品陳紫宋香子以六月至三山時荔枝初熟綠陰陰日丹寔垂垂就樹摘啖至飽謂色香味全矣有名者曰腸盡無核者曰蜜丸七月至莆有餉楓亭荔支者香盈一室清甘無滓核細如丁香問之果宋香也訪陳紫曰絶久矣明年六月在泉泉之名品曰狀元紅寔大而甘然不逮宋香也乃知威名非虛矣龍眼福清者佳八月始熟曰荔奴云橄欖初寔味渋核脆及秋乃堅土人護以葉藏木罌中輕舠星挽晝夜兼程以售於四方舟中弗飲酒云匀酒入舟則皆浥腐世俗以諫果解醒物之相制理或有之矣柑橘一類俗以黃者為柑丹者為橘閩産為天下最清漳尤稱佳先朝盛時閩橘之美達于京師歲時傳柑非此不樂及予至漳時戒馬在郊橘刈為薪矣其名蜜羅柑者非柑類也乃佛手之屬耳佛手出永福者佳初橘味殊甘脆大者兩手相承修過纖指移植外方輒拳曲不伸漸倫蜜羅矣柚大如斗土人謂之苞秋熟黯赤他若陘山梨夫人李建州之蔓皆閩之佳果也蘇若茄茹雞豆之類凌冬不凋植立如樹越歲復寔番薯藉相傳來自海外皮赤味甘可生啖蒸食如飴曝而屑之可作餌昔我鄉徐文定公著農書極言其功可以濟荒今予嘗之

信然亦蹲鴟之屬也惜其畏寒他方難植耳又有落花生者花墜地而生莢似豆而寔大今江南亦植之矣虫魚之屬鱟蝑閩人以為常膳在泉南時有以饋方伯周公者開籠放之後歸渡烏龍江聞鳥聲若云行不得也哥哥者舟人云此鱟蝑也羈旅聞之悽然心動矣鱟鯉生山中在漳時曾生致之形殊惡腥之可食石輪生山中似蝤蛑而大山鰻似蛇而有眷泉人以為珍味龍虱出長樂直蜣螂之屬耳餘皆不敢嘗也海錯以江瑶柱為第一品七月在莆食之清香迥絶昔人稱之非虛矣西施舌甘美香螺甘脆亦其亞也他若石首四時皆有之鱘似蟹而大以及蝗蠣之屬並為常膳客皆安之鱟魚形似笠而長尾有足介族也血碧色不中食魈脚非鱗非介以形似名。

閩為山海之國珍錯所産厥品萬殊旅人杂宿何足侈談聊疏所見以備遺忘若目所未及則不詳焉。

紀過不期而會曰過固友也而至於他邦則亦過之矣過於武塘者荊篆鴻愚將大鴻於禾中沈幽歧家皆同門友也時大鴻避地自稱杜陵云過於桐廬者張無近天如先生弟也過於閩者宦遊則我鄉宋中丞輶文時為學使大梁周司農元亮時為

方伯蘄陽汪蘭友時南平令也客遊則我鄉張處中紀樹鋟集子聞王處儀俱偕輶文至者也大梁閔伯宗官用唐肖堂仝下羅星子玉式之黃岡萬允康金谿吳仲升臨川支長卿東鄉艾上才光山熊子布真州張子京皆周公客及公弟靖公公之子雪客也閩中則三山陳昌其陳克張徐存永陳開仲龍李許天王慶攻瑕莆中宋去損皆以詩文名天玉我師友夏忠惠公門人也三山林異卿許有介郭去問以書名異卿時年七十餘故相福清葉文忠公客也江南楊巨源之繪佛物莆中郭無疆之寫照江緝侯之談星吳平子江皜臣之古篆江尤善攻玉本新安流寓於南泉者也漳南孫細娘之自鳴鐘莆中姚朝士之測晷儀器皆一時絶藝云若莆中余屢之則從祖太僕公門人及詩以書來約晤於莆予不及待而未之過者也莆前輩以著述名者其書充棟近則石倉曹公學佺括地博擅鄭桑廬江何公楷箋經義精王鄭若乃鋼山黃公道周絶學格壇講業理窮元象道貫羲周尤私淑者所瘕寐而求也曹何俊胤尚守一經銅山二子沒於圍城閩有親孤無從詢訪搜採遺文如獲鳳羽嗟夫其人往矣我不得而見之矣讀其書焉斯過矣抑有過焉子在漳漳友王生美厥來告曰子之友徐君閩公者寄語詢子嗟夫其人在焉亦不得見之矣傳其言焉亦

過矣乙有過焉子在三山過第一樓望見一人前行玄衣廣袖蒼髮如漆類女子而束髻卑小無冠飾趨而視之髣髴于思也驚問之則琉球中山國使者也嗚呼亦過也過斯怪矣所謂夏失而求諸夷者也。

孔史曰昔者夏忠惠公嘗宰閩矣乙丙之際徐孝廉閩公奔赴行在茲二公者我道之君宗而七閩之先也趨數載子遊於桐鄉之祀猶有存焉而仲連之風邈矣子不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歟。

漫遊紀略卷一終

清 雲間王澐勝時著

燕遊一

予嘗四遊燕云。乙未之役悲夫。己亥備兵壬寅癸卯困也次第書之

先是癸巳冬自閩歸甲午秋痛惟先君之變時先大母在堂向子泣曰。汝祖若父不幸晚更喪亂相繼捐館舍家有六喪未歸淺土我行三夕從若祖目不瞑矣父盍走四方求一抔馬予泣無以應也是冬閩方伯周公入為御史中丞自閩過吳先期以柬帛來唁且訂北遊之期會仲弟以哀毀成病心悸怦動猶豫未忍決先大母復以前語趣之且曰仲孫素強無疾汝何憂遂相向慟哭告於几筵而行至白下則周公治裝俟矣時乙未之正月也自廣陵趨汴沿流過四虹靈璧入徐州境由宋城直走大梁周公故家大梁自河決後十有四年而始歸故鄉令城重和城郭都非矣予策馬行見道上有二鴟吻出地間之則文廟也南至相國寺大殿屢燔當門迎祥巨像裁露肩肘北至虛左臺相傳古夷門也鐵塔歸然傍空而立黃沙白草殘照頹城徘徊久之凄然魂斷若乃周藩故邸蔡為秋院梁苑汴宮與哀離黍抑自古而然矣

渡河宿酸棗過衛入新洪洪濟漳水易湯無復三臺遥北矣過臨州三沙邨入趙境趣道邢洺常山上谷涿鹿以達於燕已及仲春舍館南定有郵家書至者啟之則仲弟訃音也痛哉予以秩人戀旅意忽忽不樂後聞令原之難益候到不能自止方是時周公初入為中丞四方之名賢至長安貴遊亦有下問及予者予嘗稱疾閉戶謝客公卿之門絕無王子之跡也居無何公遣少司農俄以人言罷予自傷負土無乃矢來遊遊不圖重有弟喪家未何益滋遺倩閭憂歸志遂決矣戚當上計期我鄉親友之徵公事者或待除或報罷皆次第絡里周公罷官後賓客皆散予不忍言去遲回久之至仲秋乃與公別與二黎子同歸馬二黎君閩之汀南人大率于悅皆亦以公車報罷在都與予相過於燕邸輒為論古今大略娓娓不倦予旅愁愈索居塊然時時過從投分厚善者此君而已至是二黎子道存之官南昌兄弟同載于国附馬從潞河登舟不一月至廣陵驟然而別及抵家已冬暮矣入室長號仲弟安往乎痛哉率載之間仲弟復從我父逝也天寔為之謂之何哉跽請先大母謝無狀復相向慟哭予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也

燕遊二

己亥暮春予再遊燕行次白下過周雪客知其尊人司農公方在請室而公弟靖公亦以急難北轅矣渡江由淝陽踰清流關自臨淮渡淮趨宿州符離過徐王圍楚子墓至彭城渡河過利國監至臨城驛入魯境時我鄉顧寧雍治河沛上林平子客焉枉道訪之信宿而別舟行至任城復累塞而北自汶上東平東阿高唐往平至德州取道滄鄭至于涿鹿入都已初夏矣至則訪周公于請室靖公在焉未幾而汀南黎子悅曾亦至靖公素有酒人名雖在令原不廢雄飲三人者道故歌泣同於荊高宋意矣時閩人以公事株連就逮纍纍若許有介求去損皆舊友事未解而去損歿良可悼云居久之而聞京口之亂京師大震東南之客皆惶怖思歸至有泣下者予笑解之曰何憂之過也度此時兵已退矣閩者咸以予言為妄既而兵果退客問其故予曰我在閩二載頗悉情偽水陸異宜失地利矣猝然深入謀非素定安能持久耶客乃服是時江淮之間舂舂多事蔡襄敏公再起視漕赴淮將行問士於陳黃門傅大陳公者子素交也因以子對蔡公立趨予行乃別周公於請室別靖公於邸舍倉卒揮手黯然而已時仲秋之二十有四日也頒行周公兄弟各出其詩屬予序予憶與乙未出都先後同日於序公轉因及云是行也老親本以捧檄命之胆勉就道世途多舛龍泊三時所遇者非患難之故人則蠹棲之素士無貂可敝無金可盡嗣宗之淚窮而仲宣之賦作矣故曰憶也諸詳淮遊紀中。

燕遊三

壬寅季春自淮涌登舟渡河至宿遷蔡公先世本邑人光朝洪武間以開國功世官遷左歷數世而公仕於淮祖墓復奇猶存焉故公於邑人有加禮至是將歸其宗族親戚展奠三日乃行宿邑古下相地河干有項王祠公為修其廟貌焉時公以移疾歸扶楚醫餽生與俱生喜遊黔中能述滇黔間事舟次泊河濱師入緬生不覺失聲曰此趙氏之崖山矣予目攝之坐客莫之知也公之客共載者有瀕上求生亦知醫匠下柳生王生善諧謔包山秦生曉音律舟行殊綫時漸入夏舟中休暇則命柳生談隋唐間稗官家言其言絕俚柳生侈於口危坐抓撓音節頓挫或咤叱作戰鬬聲或喁喁效兒女歌泣態公嘗竦聽之僮僕以下咸助其悲喜坐客莫不鼓掌稱善率至夜分乃罷予往往假寐而已自清源以北公每過其微時舊遊地輒為泊舟抵掌指畫叙述往事召問其里中父老語移日不倦或策騎往視某刹今若何即捐金施之河干晨徒聞之伺公舟至即胡跪作禮丐施公亦厭之驅之復來或舟尾行終

日卒施之乃去一日舟次與濟磨邑先朝昭聖張太后故里也有崇真宮弘治間建今亦無復道士出太后遺像示公公畀之錢數百而已予笑謂客曰野道士真不解人意宜為先徒所訶矣至津門而公之子學士君偕其子弟親友皆來會及入都門時已仲夏在道凡閱月云居久之賓客稍稍引去予辭歸省公慨然執手曰子從吾遊且三載而兩世之喪未舉我愧矣子有從弟視學江右我昔遇之善子盍往而謀諸子曰諾會黃網言懋徵晦以大參董漕南還請予偕行予遂與蔡公別時已秋杪矣自潞河登舟舟中客惟會稽魯子學半與予二人而已黃公敦友誼魯子則直諒多聞之友也皆與予善次任城泊舟南池者數日與魯子登太白酒樓遊流筆泉縱酒論文忘其泛寒也至淮陰乃與黃公魯子別抵家則迫歲除矣改歲癸卯予將治裝為豫章之遊請於先大母母歎曰汝猶孺子也蔡公不知汝寓不知之耶從弟宦成矣而祖若父喪亦未舉彼豈不自為謀而遑為汝祖若父謀乎哉予爽然汗下乃改轅而北自淮陰渡河從泰山道上行孟夏始至則已四入長安矣至則以先大母之言告蔡公公歎曰善哉母言乎予姑待之公自乞歸後築室郊外時時好學仙學士君承懽每休沐下車輒會賓客侍公置酒為樂予久客公所無沉交顧予卓哉客

淮舊友也王子宗夏吳中雅遊李子培之北平大俠也間一往還即屏居一室蕭然寡營以是公父子皆信善予居無何學士龔初周公以中丞出撫山左來別公知子在公所請與相見公父子俱言子生平及所以來且曰是子非下人者乃為親屈也周公欣然遂定交焉時癸卯季夏也臨行顧子來送子曰子四入燕而我不及從子遊西山此北道主人之恥也是行也大事必濟我有從弟在齊今鑒於子矣三年其待我於濟上子曰諾佰此子為齊魯客矣

按史曰子少閩先王父言崇禎中赴選人入都觀太學石鼓祠壇佛像皆周時物有唐碑無宋蹟又言未得至西山瞻來青宸翰為遺憾云及予四入長安蓋將吊軒轅之臺瀕鼎湖之淚而獨行踽踽無可語者君親道盡一至於斯追憶先人之訓宜乎負恨重泉也後得顧寧人昌平山水志讀之恫乎如見遺弓而聞羣號焉則予亦可以弗遊也夫

淮遊

己亥仲秋予在燕應蔡裏敏公之聘自潞河登舟同載者都門顧子卓哉公前治漕時舊客也行數日河干有古隴遺樹士人傳會其說曰此徐君墓季子掛劍處也因

設像並祀焉公屬予記之予援筆而書中有云季子讓國上符厥祖而延陵之碑寂寞無聞賴有徐君並存俎豆一劍之義重於千乘矣顧子讀至此毅然起曰子必能信友者也由是大相敬愛至淮陰而泰郵吳叟桐山周子農父相繼至皆公舊客吳叟年七十善九章法知天官家言性伉直好怒罵人多畏之予與之偕猶猶然也周子少與無可大師同以才學知名我師大樽先生及李舒章徐閩公何慤人諸君子皆稱之至是與子遇傾蓋如故交周子好論王伯大略旁通王己謝緯之學顧子家世長安熟悉宮府掌故相與上下古今揚抑風雅晨夕無閒吳叟在座聽之亦不為忤也憶崇禎末周子與閩公舒章慤人同在京師慤人詣闕上書麾周子知兵有詔報聞周子先南歸而舒章作詩送之有云子為高堂不得留我為高堂不得去其悲悵若此史相國開府維揚辟慤人周子同參軍事城陽慤人死之周子得免未幾舒章客死燕邸而閩公漂泊海外生死契濶夫復何云予每與周子抵掌及此未嘗不相對霑襟也淮陰去家數百里子歲一歸省大母嘗一視從弟於呂梁過周司農於臼下周子時時往還里門復相聚焉吳叟以疾辭掾章張生繼至蔡公為人強力警敏應機立斷聽於聽受過耳不忘過客有大體不為齷齪苛禮以是得下士驚

居三載江淮大治時公年甫及艾顧子微以止足之義諷公公慨然太息自此有投簪之意矣顧子客淮久恒動鄉思間出其家書示予中皆勸歸語也至是公果上書引疾得請書既上顧子先辭北歸將別子舉酒酌之曰君子哉顧子世衰道微懷利相接人莫不祝其友躋高位享厚祿而為子者惟願親有羸金也今子引公於義而家乃忘乎利矣可不謂古君子哉我賀公得良友且賀子之有結嗣也顧子欣然舉觴而別時辛丑之季秋也歲暮送周子歸桐山臨岐眷眷不思分袂蓋遂為永別矣明年壬寅春公始得代張生辭歸掾章予從公北行在燕遊紀中敏史曰予讀漕乘而歎先朝經國之謨弘遠也襄敏公八年之間兩董漕政初當蠹壞之餘閒誠集思多所釐正而大指先於卹軍及其再起客唯唯視畫諾而已乃軍習而民亦少紓矣其大者若定水次易官兌吳人至今安之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休信矣

按漕政之壞在順治初年吳惟華沈文奎二督時至十二年乙未敏襄公自江撫遷漕督承吳沈之後力反弊政首議卹軍行計田起運之法漕法海船十丁一旗九甲郡佐僉點衛軍充之各州縣船若干為一幫運弁領之事皆主於甲明季屯政久弛貧軍多以田典質於民僉點時富軍營脫貧軍充運行月糈又不時給漕

督衙門胥吏陋規甚多軍每稱貸以應之及抵水次橫肆需索猶不足以償所貸侵蝕粮米甚至有虛舟者填入土石蓋米其上過淮時行賄求免盤驗以致潛欠日積公下令僉點運丁必擇其有田者家既饒足粮可無逃亦免貧軍承運之累軍皆稱便再請行派定水次之法蘇松常鎮四郡粮多船少往例派江寧諸衛三十三幇輪運歲有更易而淮揚諸衛亦效尤之舍近就遠以濟其私每年八月初派單赴次必行賄胥吏營求善地是時漕督豪橫有趙項毛曹四天王之號而趙華陽者專司派單尤恣甚軍患苦之公上疏派定水次令各衛所就近運粮江寧各幇派定四郡水次者不復更易永著為令遂免派單之費尤稱便而淮揚間尤有稱不便者淮安大河尤甚蓋二衛率多胥吏親故每避本卿而求善地至是公以淮地粮少船多而山東船少歲常催暮民舟乃分撥二衛餘船協運山東又令每歲南北更番以均勞逸二衛以不得逐其私未免鞅鞅而淮揚間縉紳亦有陰和之者乘公請急歸新督亢得時至將圖變法會己亥海上之變亢赴水死公再起督漕法乃定十七年庚子御史馬公騰漬按部至松見松民之困於粮役也建議請行官收官兌之法會商於公公以下問于力言其便公遂贊成之疏上報可

施行至今云先是我松漕法縣令僉典富戶為粮長收之於民而兌之於軍名曰收兌承斯役者官吏誅求運丁勒索無不破家民多棄田以避役地荒賦逋勢將不支馬公下採輿議聽民輸粮官倉官兌之於軍使軍民不復相見民皆大悅運丁以不得行其勒索也過淮虐想於公公斥去之馬公旋以他事株連坐法民皆痛之嗚呼漕政之壞也軍民交病而國受其病迄於今軍民交利而國受其利豈知我公後先八載之間救焚拯溺若此其艱哉故附記於此以告後之司漕政者毋惑於浮議而輕良法也

漫遊紀略卷二終

漫遊紀略卷三 又名敝園集

清 雲間王雲勝時著

齊魯遊

子之遊於齊魯也蓋六郡皆有馬跡焉濟南山二而海一東兗則漕渠所經南北之孔道也青徐萊居東偏皆瀕海矣而中丞開府在濟南濟南居泰山之陰綿延起伏至城南若列屏障東南高起者曰歷山北則峴山華不注也其川則大清河北流入海濟水之下流矣地多泉有名者以數十計大者曰趵突春秋所謂瀸也宋曾子固齊州二堂紀詳矣灤泉之穴自地湧起可三四尺許瀦為方池流溢交衢德藩故郎珍珠諸泉甚甘洌亦匯為湖曰濯纓以亭臨之今廢北有大湖曰大明上有亭古歷下亭址也唐李北海杜少陵賦詩處在城中為巨浸元學士李溉之築亭題曰天心水面今蒙其名云先朝盛時湖上竹木翳然墅館紛布春花秋月笙絃雜遝亦有蓮艇漁舠晁鴈上下選望華不注遠峰亭亭秀出雉堞齊人往往觴客於此今乃空亭枕河烟水蒼茫而已自濟南南行入山踰長清肥城則泰山境矣泰安州治在山麓東嶽廟當城中規制洪敞漸就頹圮庭中古柏森植尚可庶幾觀其碑版皆宋元下

物矣蓋自宋真宗以後封禪之禮久廢舉天下奔走禱祀而至者皆奉碧霞元君余先在州治中夜望山間火光蜿蜒若燭龍自上屬下終夕不絕問之曰為元君供香火者也詰朝升輿登山行久之私怪山中曾無供把之木既見道旁遺爆及叢枝梢列云以照行客乃知木皆薪之夜間所瞻即是物也宜其為童山矣訪五大夫松指一枯杕大僅兩握許後人附會耳是當薪之也至三天門乃上盤道舍輿而步道殊寬廣階級平正左右各列鐵絙以供攀援然不甚峻絕與漢馬弟伯所紀不類當是唐宋以來修治馳道日就如砥也元君殿在天門內庭中之銅碑萬歷時中官所立輔臣祝釐之辭也殿制微狹治鐵為瓦以禦大風也範金以為像鐵門封鎖為謹以防盜也中門微啓以聽瞻禮阻以鐵欄士女闐咽從門外諦窺手擲施物以為幸或登人肩遥望擲之輒喜若道塞不得前不及睹全像則叩首歎息而去甚至有泣下者愚夫愚婦上下口誦佛號聲乞丐呼號之聲喧然應和至動山谷尤可姍笑每歲春秋二時以為常于登山時在九月累日道塞不得前賴州守先為辟人乃坦行矣上至青帝宮則闃無人也宮後石壁刻泰山銘唐元宗隸書俗稱磨崖碑拳搨者衆木以登天寒則蘸薪其下銘之右即東封頌張燕公文顏魯公書見之不可得先朝

有閩人林焯者官於此刻忠孝廉節四大字於其上列落殆盡予就壁摩挲點畫之隙間存一二吁可怪也夫此四字何地不可刻而必於泰山泰山何處非石而必刻於是壁蓋使魯公墨妙永絕千古而下猶有遺恨焉余與同行客向石嗟詠久之乃去再上至封禪壇今祀上帝俗稱玉皇頂庭中巨石嶙峋此泰山之巔矣秦皇無字碑正當其前碑形方直仰視其上有若蓋者以手度之四方適均石色雜黃白而潤非泰山石也予笑語客彼焯有膽何不鑿無字為有字始皇餘威猶可懾愴父耶訪日觀舊有行館宿客觀日出今存廢址惟見石上鑿鑿大小鑿字大率焯屬耳野人新山者鑿之也又上鑿山真縣之矣聞有黃花洞及山後奇勝會薄暮未及探遂升輿下山山輿緯繩於木來者如坐春罷中輿夫革帶垂肩以手乘握木有若御車其上山也由舊盤道橫行如郭索歸自新盤道下道險仄乃崔躍相踵客每失色及至平地足反縮縮不若橫行之捷矣泰安在古為奉高封禪禮成蠲租賜復澤至渥也自元君之祀興而始有香稅先朝稅額歲一萬六千金以六千金供上其贏皆貯州庫以備地方城池緩急水旱不時之需往時四方承平香火絡繹稅額之外常贏數倍又有擲筊錢帛及治金銀為男女形者充牣殿中春秋二時畢乃取之名曰掃殿掃

殿之人裸體出入官吏監視惟謹數復不覺亦輸州庫以是州有脂膏色而大吏之往來齋宿者亦往往蠹食其中合州之民以及四方商賈朝夕輻輳莫不曰此元君賜也迨先朝之季兵荒相繼香火遂稀而歲額如故有司不得已而責之逆旅主人名曰店戶香客之至也以二時而有司以期會亟常先期徵之輸不及則曰店戶侵漁也我知取盈而已於是有敲扑死者有縲紲死者甚至有自縊死者而歲額又日溢也以予所見六年之間加至三萬金矣每一歲大司農檄下充給明歲兵餉矣夫香客者非若土毛之有籍可稽也非若關市之貨可取也四方不知誰何之人未審其來與否也而懸徵之且溢徵之今單興以來又不知若何矣嗚呼三百年來無鑿之征未有如香稅之厲民者也自泰山南行渡汶泗入兗州境曲阜故魯國今屬兗郡先聖墓在焉是為孔林孔林北負岱宗南面曲阜汶泗帶其後洙水襟其前繚以周垣中立牌門門上有樓登樓前望曠然平原遠見東南隱隱若岡阜者或曰即尼邱也入闕門折而西行又北過洙水橋水今涸橋北即墓道矣夾道皆松檜枯柏之扁有子貢手植石人羊馬制極古樸饗殿一其直墓道為伯魚墓右則先聖墓楷也墓前有子貢所為子思墓石碑三皆元時立予拜謁畢心竊疑之相者曰先聖墓

本乾巽向伯魚子思益左昭右穆云聖墓西有小室東向署曰子貢廬墓處東有堂南向云先代帝王臨幸則駐蹕於此相傳墓上荊棘不生鳥雀不巢惟多蓍草垣內墓累累自周以來孔氏子孫咸叢葬其中出闕門前有石坊曰至聖林左右列柏直達於曲阜北郭門之外南郭門內則先聖廟也中為櫺星門東西兩道各有門土人稱東華西華東道上有石坊曰闕里子從東門入北折行入大成門門內左有 先聖手植檜一幹無枝大不盈拱肌理堅墨俗稱鐵樹中庭有亭為拜謁所旁有石刻曰杏壇大成殿規制洪麗石柱蟠龍先朝正德間重建 先聖冠冕王者服四配十哲各如公侯衣冠左右小石碑各一 先聖司寇燕居二像也案前列祭器雲樽一犧樽一象樽一銅爵若鑑五色爛然雲罍上有篆文漢中平年賜孔子廟祭器云其他尊彝之屬皆先朝永樂間物也大成門外中有奎文閣東西分立漢唐以來碑亭古碑摹榻尚有可觀及詣閣下觀藏書惟有木石鐫刻雜圖自禘尼邱以及端木築室之類 先聖子孫藏書如斯而已及覽闕里志無雜不稱宋自建炎以後大統仡存太末一公例宜並入世系今志直接金元削而不敘一宗之內自分南北遂使儒宗下淪外氏且春秋之法首嚴內外若同諸夏之亡殊乖用夷之義是所望於聖人之

後重加釐正者也衍聖公第在廟東門外顏子廟在東北隅有坊曰陋巷顏氏子孫最為蕃衍而廟門頹落豈陋巷遺風歟周公廟在邑東門外今稱文憲王者宋大中祥符元年封號也前祀文公後祀魯群公今漸頹廢公之裔東野氏世以諸生奉其祀時中周公往謁慨然太息捐金修其廟復上書請錄東野氏子孫一人頗曾孟仲之例世官以博士書上留中不報蓋政府已奏尼之也自曲阜越兗州可半日許兗為洪武間魯藩所封國崇禎末城陷王死社稷舊邸燬於火居民寥落不若東郡完廈也兗郡地大中貫漕渠西瀕河東自鄒嶧諸山綿亘至於沂蒙即青州境矣泰山為東嶽沂山則東鎮也青在洪武間為齊藩所封國永樂時廢後封衛藩益都西界曰顏神鎮接壤萊無山谷綿亘巒多礦盜別築小城青郡倅居之城隅有泉曰籠水相傳古有孝婦顏氏文美事姑孝泉生其室土人神之立祠祀焉今水出祠下其流淙淙溢而成溪亦猶晉祠之水矣土宜於陶三齊陶罷出焉入鉛為祺不及滇貫珠為燈不及閩也羣山夾峙溪貫其中山徑既窄自高臨下俗稱青石關遂入萊無境矣萊無古萊人地春秋公會齊侯於夾谷是也青萊二城皆未被兵城中亦稍完廈北海廟在東萊國家秩於嶽瀆則就祭焉自青萊至在昌邑平度界渡新河河流入海上

人云此膠萊河也昔有庶謫引漕者是以自萊至登遵海行至黃邑以東岡阜曉確萊地多不毛惟見海水望洋無際行既窮城郭見烏柬牟真在海角矣城中居民不及青萊婦女服飾有異齊俗蓋先朝開府之區亦有五方雜處矣城外別築小城曰水城海水入焉泊舟於此城缺其上以便帆檣出入也城上列木曰天橋通人往來蓬萊閣其城樓也廣利王祠在焉子登樓觀海復從橋畔下出城外城倚山趾皆城面海有小菴曰海潮佛室三僧寮三亭一曰海鏡壹城施尚白題也一僧居之出白石子供客檻外巨石磷磷海潮上下激嚙不息聲若吼雷濺若飛雪偃仰一榻可臥而釣也海外諸島歷歷在望僧云春夏閒海市出沒大都在諸島間時當仲秋子候不能如蘇文忠禱於廣利王見而賦詩又不獲信宿僧舍觀日月出誠恨事云子按登在六郡中最居東偏自天啟間有三方布置之議以營州遺隸東省而登郡濱海旅順海道一帆可達且東江諸島遺民無算逆為聲援逐與榆關津門并開幕府以中丞節領之即登州衙居焉崇禎初東江師敗高上之叛及金復海蓋四衛之民航海來歸於是僑置其民於登萊二郡而選其材勇列諸編裨以繫營民之心及我朝孫中丞元化至所以撫卹之者尤厚未幾兵變城陷中丞自拔歸就司敗亂兵據城

不下我師環而攻之久之乃挾則兵已遁出海矣予詢之登人云當日大城破亂兵退入水城得舟出海去予觀水城不及斗大短垣可踰也使諸路之師盡銳并力先破水城焚其海艦彼大城之窮檻猿籠鳥耳縱有長鯨能飛渡耶計不出此一旦縱敵豈非天哉予是以行至東平不勝三歎也當是時海禁方厲海濱之民失其漁鹽之業重以樓霞之亂疾疫死亡相繼登民尤困周公繪圖上書請弛海禁報可是時甲辰冬慧星見於南方明年乙巳春復見京師地震齊魯大旱民飢公復上書言狀縣官為蠲是年田租發帑金六萬兩倉粟六萬石賑之齊魯之民懽然更生矣蓋兩歲之間周行六郡者再書以事旁之魏郡而其他日皆在濟南公喜賓客好學稟書重書澡源之堂於趵突泉書天心水面於歷下亭既供幕府於德藩故址落成請子題額皆公自署書之又築小亭榭於濯纓湖上客至輒與置酒賦詩漢上李廷尉文孫僧其嗣君仁熟枉道過之流連旬日賦詩而去閩人趙世揚謙流寓濟陽年百餘歲善養生青州薛岌鳳祚年七十餘善天文皆以禮致之新安舒弈番善畫龍山王逸善書新安程紫京龍門劉鳳楚善琴其他燕齊遷性之士謝弗通也若督亢王濟美京口談長益會稽嚴通徽孫蘭楚書晉侯毓山朱元儀燕市陳景生白下毛貞

菴我鄉林平子皆公客而王談嚴俱儒宿公命其嗣履吉師事之王子尤博學善詩旁通古文奇士云諸君子或往或來或先後至自癸卯出都至戊申春迄公移節嶺南首尾六載者予一人而已先是同公在都時聞蔡公言知子有大母年高居半載而聞大母之訃子泣請歸葬瞻別公執手語曰子以齊至吳屈指往還三閱月耳我稔聞子友顏子名行且為子踐濟上之約子星行歸塾乃舉祖考妣兩世七喪合兆焉嗚呼大母之命子小子也自先君沒而有成言矣垂十年始克襄事大母已不及見也是子小子之罪也丸三月而反命於齊顏子不至亟走使至燕問之則顏子以訪其從弟客死潼關矣悲夫顏子終不鑒於子耶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此十五國之風也而望之今日予哉周公聞之嘻然曰子失良友矣我亦失之

舜史曰自元都燕以東省為左輔益京師之吭也有壯夫者拊其背而搤之殆矣數十年以來中兵禍至矯也不與之枉席而繩縛是閒抑疾其為通逃藪也而網加密焉有兕爰雉離於羅焚林而田將安所逃予我視其民盼盼然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可不鑒諸

粵遊

舜史曰嗚呼倡為遷海之說者誰與羊五子從蔡襄敏公在淮南執政者遣尚書蘇納海等分詣江浙粵閩遷瀕海之民於內地蔡公曰此北平人方星煥所獻策也余請其說公曰星煥者北平酒家子也其兄星華少時被虜出關大凌河之戰明師敗績監軍太僕卿張公春被執不屈太宗遣降將黑雲龍等多方說之終不從太宗深敬之嘆息語諸臣曰此忠臣也汝曹當效之命館之於喇嘛寺中待以客禮稱為張大人一日星華偶同公兜入寺張公舊常為北平監司星華在家時曾識公貌遂向公叩首公詢之知為北平兜也因曰若能侍我乎其主聞之即以歸公公命寺僧薙染之名曰和尚云星華固黠侍公左右稍稍習計久之張公卒太宗以禮葬之星華歸其主家從入關始與其弟星煥相聚星華官至漳南太守星煥從之官海上兵至漳城陷兄弟皆被掠入海旋縱之歸其主因問海外情形星煥來聞進曰海舶所用釘鐵麻油神器所用煙硝以及衆帛之屬島上所少皆我瀕海之民闌出貿易交通接濟今若盡遷其民入內地斥為空墟盡地為界仍屬其禁犯者坐死彼島上窮寇內援既斷來無所掠如嬰兒絕乳立可餓斃矣其主深然之今執政新其說得行也蓋蔡公之言如此當是時諸旦奉命遷海者江浙稍鄰閩為嚴粵尤甚大

較以去海遠近為度初立界猶以為近也再遠之又再遠之凡三遷而界始定墮縣街城郭以數十計居民限日遷入踰期者以軍法從事盡燔廬舍民間積聚罷物重不能致者悉縱火焚之乃著為令凡出界者罪至死地方官知情者罪如之其失於覺察者坐罪有差功令既嚴奉行恐後於是四省瀕海之民老弱轉死於溝壑少壯流離於四方者不知幾億萬人矣嗚呼不仁哉執政者方忻然以為得計也驟遷星煥官至山左監司一夕血嘔死而是時太僕張公子詣闕上書請出關遷其父喪歸葵同州詔許之予時在山左因與周公述蔡公前語相與嘆息善惡之報果何如哉星煥既死海上之出沒縱橫自若也執政者久而悟其說之誕也遂有開界之令焉

嶺南之遊寔與開界相首尾故先著其概於篇端予以戊申二月屆下辭周公南歸遂訂嶺南之遊憶自乙巳去家已四載矣五月公南來予偕林子平子孫子錫黃追及於蕪湖七月抵豫章道聞朝議有遣使開界之命公色喜曰八年民命其少蘇乎八月度庾嶺抵端州受命則聞朝使已先朝至羊城矣公馳赴之朝使都統完顏特進副都統吳申已圖魯並侍郎雷虎三人皆善人而虎尤清介公與議曰朝廷恤民疾苦德意甚盛粵東濱海七郡地方遼濶萬姓喁喁望思如望歲若必周行七郡

而後上疏使遷民復業則來年春耕候矣今我僧馬跡所至當宣布朝廷德意即令遷民出界及時開壂給以牛種蠲其租賦早一日則民受一日之惠也使者曰善於是從惠州始從界外行至潮州東抵分水關閩界而還民皆扶老携幼張樂焚香歡聲動地其還也亦如之則有負未而拜者矣以予所覩界外所棄者縣若衛所城郭故址斷垣遺礎髑髏枯骨隱現草間粵俗鄉村曰墟惟存瓦礫鹽場曰滬化為沮洳水絶橋梁深厲淺揭行者病之其山皆叢莽黑菁豺虎伏焉田多膏腴溝壑久廢一望汙萊良可惜也向所謂界者掘地為溝廣不盈丈插竹引繩以表之或過山則繞山址為溝曰此界外山也亦有去城不里許為界者民閒畏同陷井側足不前而愚懵無知往往誤入其中是時所司尚有以出界坐辟爰書請者皆貧婺村豎往拾蚌蛤之屬為吏所掩獲者命出之所司持之曰此未開界前犯也公曰今界已開矣立命出之因嘆八年之閒寃獄殆不可勝數矣若乃奸人身負大罪走死地如鶩掉臂公行吏熟視不敢出捕久而群不逞之徒窟穴其中入界鼠竊或駕小舫出沒鳥嶼可引海舶交通猶甚郡邑譁之予在潮語周公當備之既而潮師遣兵出界除道果遇盜艘格鬬至有殺傷乃陳兵以行盜始斂跡嗟呼向之設界以防盜者適所

以藪盜也十月惠潮事竣歸途公忽聞尊人之訃哀毀謝事兩上書請侍喪而朝使敦趨公出公堅執前志予曰詩有之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今日之謂矣使者在門王程有期請勉竣事而伸前請可乎公始强起自高涼至雷陽見珠崖孤縣海外使者望洋而不敢渡乃至合浦西抵欽州交趾界而還一如惠潮成事在道果聞命不久公前請公向子潛然曰奪情非禮也君命之我何以為子矣己酉春再赴羊城東自東莞西至香山廣界墨開於是與使者公議上疏請修築界外廢縣衛所城堡設官如舊革餉平土鎮建立大鎮於碣石僊沿海各汛分設偏裨捐資營造成兵廬舍旌旗壁壘煥然一新疏上報可九月使者返命盜首尾一載而開界之事始竣是役也四省同時奏命而粵民獨先一歲復業者則公之力也乃公猶邑邑不自得蓋嶺南去京師遠法令久弛平南王尚可喜暮年驕恣諸子多不法佳時督撫巽懦事多廢肘公以剛方自持不少為之下文移一遵典制大抵其意以書相詰公引六部宗人府文移之制荅之時朝使至問外藩相見之儀公曰春秋王人序於諸侯之上況公等大臣乎遂具賓主之禮踰旬積不平然以公持大體不能難也因以女請婚公力辭之齮齕之意時形以於色造作蜚語欲相傾惟開界之役朝使咸推重公故得行

其志而所棄海外大洲尚多皆民閒恒產使者以越海危之公以為遺憾云粵西孫延齡故孔氏婿也統兵駐桂林所行多不法公深疾之而恨未能除也嘗慨然嘆曰我平生菜韓襄毅之為人今王事告成行將歸矣不及觀斷犀峽也會粵西撫軍以公事請會於梧州梧故襄毅開府地公遂以十月赴梧襄毅故府久廢即其遺址葺為傳舍居五日而返端州公復上書乞歸守制謂予曰幸上憐而許之今而後我可以為子矣予因進曰度公此奏必得請僕亦有犬馬疾請為先驅至吳待公於江上公許之公素好賓客嶺南之遊故人畢至而雜賓亦稍稍進陳晏生王漁美先後引去林子平子謝病歸未度嶺而卒聞之悲感忽忽動鄉思公雅知子意不强止也十一月子辭公歸登舟疾作過曹溪不能登臘月朔日度嶺至後過彭蠡憶癸巳出閩此行往返凡三過廬山皆以風駛不及遊為生平恨事云庚戌正月晦日抵家知周公已得請終制矣是夏蔡公出督楚蜀遣使招林子安國及余林子者平子伯兄也予語林子曰我與周公有成言矣子其行乎九月予赴白下周公自粵至悲喜交集曰子信人也盤桓旬日依依不忍別送公渡江乃入楚

予記粵遊而重有感於周公之事也公撫吳六載丁未大計京朝官三品以上及諸

撫諸臣皆自陳廷推公治行才望第一有詔褒美既而有粵督之命蓋出自上意云公既拜命上書請陛見顧問殷勤燕賚稠渥舉朝榮之督撫諸臣之陛見自公始也公在粵未幾旋以父喪乞歸公歸之明年廷臣有以督撫諸臣營治宮室為言者公亦與焉有詔詰問衆皆唯唯公不勝其憤抗言廷辨言者獲重譴公亦罷官家居且三載而吳三桂反滇黔楚蜀相繼告變詔即家起公司馬兼御史中丞如故帥兵入秦公受命單騎就道既抵秦川人皆言蜀道難當侯大兵同進公奮然先驅度雲棧直抵葭萌寇登山攻圍甚急公晝夜登陴中矢負傷力戰却之飛羽請濟師衆勢進取閬中而後軍迄遲不進同事者復相齟齬久之轉餉不繼士卒告飢公以孤軍深入為慮上書言狀詔撤兵回秦兵既旋而蜀寇果大集出棧道陷漢中臨渭水而諸軍將士皆曰微公先幾全軍覆矣既而經略莫洛遣大帥王輔臣入蜀輔臣亦以轉餉為言洛不應強之行衆兵大譟立殺洛擁輔臣歸平涼隴西告警三秦大震於是

上命大將軍圖海馳赴秦與公會帥度隴撫之輔臣降海素愛重公相倚如左右手用兵機宜一以諮公公感知己殫智推誠言無不聽平涼之役公力居多焉公雖為蜀督奉命駐秦秦中郡邑被陷者公皆率兵往平之每戰必身先士卒諸帥或諫曰此非大臣事也公雅自喜不能止也先後所上戰功甚多司勳報閣而已當是時閫外用兵事多中制外臣皆樹內援而公獨孤立行一意性慷慨好論列觸事感憤或語侵同列至上書刺及政府人多危之惟海以為忠海嘗因入奏便宜從容進曰方今文武才無如周有德者會滇黔久不下　上心識海前語特命公移督滇黔軍公喜受　上知馳赴武陵見諸路兵雲集群帥無所統轄即上書請設經略公之督滇黔也既非政府意書上益不悅乃請以楚督蔡公為將軍統諸路兵如經略公大失望鬱鬱不樂發病卒年五十時庚申正月也悲夫公膺專征之任不可謂不重矣受特達之知不可謂不深矣功業垂成時會不偶蜀節甫去而蠶叢之道通星隕未幾而槥櫝之帥潰英雄氣盡封侯數奇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初滇南叛閩粵東西羣應之而可喜老奸且前且却未幾病死孽子三十餘人自相蹄嚙及滇南平可喜羣妾上變盡發其逆謀詔遣使駢斬於廣州市盡室北遷粵民大悅是時粵西孫延齡先為三桂所脅閩粵相繼誅夷東年三叛一時並殄天下知公在粵時事者始敬公之遠識而惜其不及見也公天姿磊落氣度豁如樂易無城府而識鑒英敏過絕於人果達而藝智略輻輳博綜群籍旁通重譯以至小學曲藝一見輒窮其奧居恒好與客論王伯大略古今成敗之事在秦時延訪猶儒李因篤輩羅致幕府每出師必載書史數百卷以行軍需少暇則對案讀書至夜分不寐或相與賦詩為樂詩成縱筆疾書書益進三秦名士聞風景附而公益傾身下士一言之合推誠若不及或有細過亟掩覆之惟恐傷其意以是一時賢豪咸樂與公為布衣交而名位相軋者心弗喜也蓋公傲於權勢而謙於寒畯中秉冗直而意存長厚其天性然也嘗曰言人之不善者必非善人也又謂予曰士有諍友我得之于矣嗟乎予何以得此於公哉予自癸卯定交迄於庚申先後十有八載朝夕左右僅八載耳後此十載皆公戎馬患難之日也日月不居予已冉冉老矣未得周旋患難追隨戎馬而公殁勤寄閒曾無虛歲予遣兒慰公北至燕郎西至岐陽公撫手勞苦如平生惟聞予自洛陽歸得眩疾咨嗟久之手書慰藉有加以為相見有日也而何意白門江上成永別耶嗚呼虞仲翔有言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無恨攬筆至此不自知其淚之何從矣因記嶺南之遊而終及之後之覽者悲周公之志亦重悲予之志也夫

漫遊紀略卷三終

楚遊上

清 雲間王澐勝時著

子之交於弇裏敏公父子也燕淮遊紀具矣客山左六載音問無虛歲既而林子出國遊燕客弇長公所長公由學士累遷至少宰奉使入閩林子從之時子在舅復從嶺外郵書相問庚戌春子自粵歸則林子亦自閩返里矣長公既拜楚蜀之命裏敏公命之曰我生平宦遊一至豫章再至淮南從我遊者若周十農夫顏子卓哉輩俱已凋謝今惟有王子耳汝當致之我知之深必不負汝公曰敬諾是時張子子退亦遊燕公知為子友也共載而南子別周公於江上以仲冬抵荊州則張林二子皆在焉同舍客皖山良弼劉君舊黃門也他若張生豫章故吏也楊生故豫章俘裏敏沽之隸畜之今其侍書者也惟子三人為同里故交少相愛重而張子覩零湖海蠭棲南北契濶且二十餘年至是始得相聚慨踰平生酒酣道故繼以歌泣常至申旦不寐旁人或竊怪之矣公性孝少為京朝官未習外事及至楚一以父政父臣為志每有措置常左右顧詢我翁時若何左右隨事迎合以順適其意張生果而窒自伐其能楊生陰而悎好為非禮之禮亦欲與聞政事而其故時監奴怙勢日倨通謁受賄

有異淮南時矣邊人王某故從裏敏公在豫章司軍中旗鼓既罷閒居維揚嘗委之市鹽恣為奸利乾沒貲十餘萬監奴夙與為錢交至是舉以司軍府出入或曰是不當負主耶奴曰固也不倂何以償主責公曰我家臣也亦安心焉楊生從而和之由是內外應如桴鼓而所難者乃在客矣公寡言笑對客默坐至移時不發一語客莫測其指也恒以此自多或有談言微中者輒不懌奴輩從旁伺顏色採得之因持客短長漸欲去其異己者雖子以父客見禮素患卞急好盡言而張子亦過事發舒無所避以是有間之者公意已移而子不知也歲除公存入蜀之命林子以蜀道難猶豫未決監奴忽奉幣而出以公命致張林二子辭曰餽賜子相顧愕然二子曰敬聞命矣越三日而張子北行林子東還矣時辛丑正月之四日也子送別二子悲不自勝旁人皆為之感動退而見公默坐自若也子且悲且憤曰是不可留矣反側竟夕既而自念曰我之來也若翁之命也彼在京師三千里外安知荊南兩月間情形哉我云之彼將曰王子負我我自之何以處人父子間矣乃不得已而入蜀行五日至夷陵吳西陵也州西為南津口始入峽舟至青灘另蜀舟上有葉灘二灘水勢險激診云有青無葉有葉無青言相為消長也蜀舟大者挽夫十餘人左右分列避流而上客子促膝舟尾僅如斗大遇灘則舍挽而纜纜以巨竹四分之首尾咿接以麻固之長數十丈伸若引繩收則蛇蟠所謂百丈也舟子牽纜登山從亂石中崎嶇上下高或至嶺降或臨水累足側步勢殊危仄纜阻石則絕一人從後謹護之纜絕失足往往有墮崖死者舟中鳴鼓聲纜行者不暇回視惟聞鼓聲緩急為節灘高則鼓急過灘鼓止收纜而下復鼓挽矣次歸州州治在山內古姊歸也次巳東是為楚塞之徼矣次巫山故瞿塘峽峽前為灩澦石北岸即白帝城故址也計行峽中凡八日云三峽之勝酈道元水經注詳矣茲不復述按三峽七百餘里水經江水又東逕廣谿峽注云斯乃三峽之首也峽中有瞿塘灘今瞿塘峽是也一為巫峽或曰仙山峽巫山幽鬱神理茫昧殆上真所棲故山得仙稱矣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所謂巳東三峽巫峽長者也一為明月峽在西陵境內或曰統名西陵峽三峽之名斯為正矣若以西陵明月黃牛為楚三峽巫歸瞿塘為蜀三峽者技矣其地指畫形似俾會標目厥名非一大都長年土人之談不足信也白帝城以西為夔州古夔子國也自夔府而上為雲陽萬縣忠州酆都陪州長壽凡十八日而抵重慶古渝州也石城截嶂天然設險岷江嘉陵二水東之會於城下東下夔門佛陀二郎兩關擅其西自渝以西

叢山荒邑伐木除道皆曩時虎穴不敢宵征山農特壯奔突道左蟻巢於樹累土成岌峰房如傘下垂及地目所未經雇得而詳矣經永州崇昌隆昌內江觀鹽井井以石架木引竹汲水煮鹽旁有廢井乃獻賊所塞他邑廢井甚多修復者十未及一問火井聞在富順云又經資縣資陽至簡州之龍泉驛始下山凡十有二日而至成都時則仲春之杪矣子自經益舟意忽忽不樂至渝舍舟來與楚益憊蕩不能食至成都而疾大作兩月疾始愈嘗有水土不宜子心知其非也蜀中風土甚佳仲春山行雜花競發綠梅成陰鳴蜩嘽嘽已類初夏益地偏西南天時早煖宜產荔枝之屬矣成都三伏時夜雨晝晴頗漸煩熱因憶杜少陵詩云蜀天南多夜江檻每朝晴信寔錄也成都自獻賊之亂官民廬舍蕩然大一空蔡公至館於棘圍即蜀王故宮也規制略如大內而差隘惟存重城館舍皆草創蜀人云崇禎甲申八月初九日賊破成都蜀王同妃投西宮門外井中今井尚存焉國君死社稷無愧於三月十九日之烈矣同時殉難者城都太守太倉沈公雲祚他郡則巳縣令南昌王公錫二人而已秋日偶出遊西望群山日光雪色皎然奪目出南門登萬里橋又憶少陵西山積雪南浦清江之句不勝涕泪一身之感西至昭烈惠陵荒土一坏陵左舊有諸葛忠武侯

祠已廢有唐柳公綽碑訪流花溪百花潭潭在堂寺前西為少陵草堂遺址惟存荒祠斷碑而已又至青羊宮樓觀煥然時賢所重構也登樓四望遠山環繞若屏障中間平泉如掌所謂沃野千里也阡陌宛然溪流清駛人煙久絕盡成汙萊山麋野豕交跡其中野高卽蠻獠則皆獉獠之裔耳聚而處之三十年來尚未能盡也城中茅舍寥寥詢其居民大都秦人矣公乃謀為生聚之計上書請招民心蜀者得除為吏又請還蜀士之流寓四方者為四方倡事皆施行又下令禁止昭烈陵樵採命所司重建諸葛祠少陵草堂時涪州亦修諸葛祠白帝城修昭烈祠皆為立碑焉公拊循將士有惠愛而於降將尤加意荊南屢下舊有施州降將部曲今入蜀每旦畢集幕下席地列坐會食具酪名詼諧盡歡罷拜而退日以為常或載射角勝置牛酒澤將常搤腕妄訕戰功公亦妄戮之不責其誕四在蜀羊載客有言彼土山川諸奇者公欣然欲往聞青城道弗可行乃謀歸途為峨眉之遊且將為親祝釐也八月下澣出成都渡江岷江至此其流向俠淺厲深揭公策馬亂流而濟水及馬腹水行者以筏下嘉州馬經雙流磨縣為新津彭山至眉州州治眉無三蘇祠尚存木假山堂過夾江至峨眉縣初未至縣望見一山高出雲表衆指之曰此峨眉也高六

十餘里蜀有三峨是為大峨矣翌日入山飯於伏虎寺天微雨過華嚴磨寺渡鑿飛橋二水合流而下黑白分明中有石如牛心過此始一色矣至玉女梳妝臺有巷已廢蒼蒼宿莽年來卽古白水院僧紫之天童法嗣破山弟子募修大峨禮公以千金施之自縣至寺築馬上下已煩登頓不知尚在山麓也詰朝舍騎而輿前後設機上下適平八人舁之數人掖之二人負纜先之衆力更番其行殊疾我輩籃輿略如閩粵二人舁之五六人掖之從寺左緣磴級拾級而上遠觀心竅為初殿為化成殿寺俗名木瓦殿益山高徑窄陡瓦重不易致且風勁雪深易於飄墮乃剪木為之其修葺大一概一仞山中僧舍皆然微獨化成也最上則易陶而冶矣拭雪洞坪坐石上觀白雲起洞中浮然上矗咫尺之間如隔步萬重旁有禁聲碑云洞有龍鬧人聲則雷起方相顧屏息恐有詹如大談而至生者皆驚亦了無異也山徑斗峻輿夫初舉步兩足縮縮跼而頂踵相接氣息不屬余每遇平處輒休憩之因問汝曹山中人何乃爾耶答云民輩從未曾登山也以力役來耳乃述先朝盛時直指者歲一登山邑令送迓天為御而山僧從之二十年以來遊履絕矣子遺無幾山寺無僧是役也自高與而外負荷供億至數百人民豈乃不任哉不趨事

指道旁負木罌者曰此水也山井水寒恐不中貴人飲耳予聞之感然不忍并輿也而足弱不勝步屢升屢憩而已或忽平如有私意其夷也愈前愈狹僅通輿行穿雲絕壑目臨神悸或木梁如砥復步過之則棧閣也下窺無際重為股栗自雷洞坪以上為八十四盤尤稱險絕初以為輿可掖也及遇險仄掖者不得前則以手握輿脫力竭矣又上則坐不得安身如倒植舍輿而步輿夫搖以升魚貫猿引亂石磊砢石絕架木而度蓋林樾雜古籐回互蛇懸蚓結微雨日月雲霧間之石苔滑潤舉趾輒蹎足力竭矣既蹎復起以手據地不擇燥濕得石即止仰睇林杪鳥道蜿蜒前人衆若蝦蟆緣木後者繼至勢不得休匍匐強進且前且却至是而手足力並竭矣抵太子坪梵宇稍整憩久之乃上天門石右為寺石從左環其後左為門廡僅容輿兩壁峭立委折若曲巷石紋黝潤類太湖入門皆垣道矣過洗羅坪將登鐵關傳呼曰佛光見疾馳而上至光相堂俯閱平視光如大圓鏡四圍雲成五彩其時余登臺稍遲佇立未幾光影俱滅化為紫雲橫亘天半須臾白雲浪湧浩然瀰漫僧家謂之兜羅綿俗名銀海焉公見之大喜既而雲氣驟散碧天湛然下視山川城郭歷歷在目遠望天外二山隱現或云此越舊瓦屋山及西域雪山也是夜宿經閣夜未半又聞傳

呼云聖燈見亟披衣起復登臺觀之燈光如燭參差明滅若遠若近山僧献訣云登山者求觀佛光聖燈或待之累日僅一遇之或值陰霧至經月卒不得覩今日光燈並見稀有上瑞也公益喜以予度之高山日上雲下光景相射時當秋霽變幻澄鮮理或有之僧神其說耳台上二鳥類鸜鵒馴擾不去名佛光鳥俗言光見則鳴殊不聞也聖燈疑有青磷之屬相傳時或近人攬之乃是落耶聞五台亦有之矣質明九月朔公命僧作佛事予進曰公為親祝釐吉祥善事也而從者佩刀負矢趨蹌左右恐非所以對越慈氏也孟釋迦公許之予登台入殿禮普賢大士宿霧空濛上下一色遥見霧中冠佩數輩森然齊列心怪之乃公所從麾下降將也余劵嘆曰是遊侶也耶而罷民乃以畀之登山者也象王其不忍見乎殿大小凡四皆奉普賢大士殿后皆冶銅鐵鍚為之先朝萬曆間峨嵋銅碑各一經閣亦鐵瓦先朝季年重修梁上載年號及鑄鎮祁三昇題名中梁懸毗盧佛像一亦三昇施也山中所過僧院名不悉記聞山後僧尚書多以足疫不能遍遊惟偃息閣上終日而已僧言冬初雪降山徑不通謂之封山至明年初夏始開不耐寒者率秋皆下其住山者豫聚半載粮淪雪而飲其苦行若此是日陰雲夜有寒色曉起僧已熾火以待矣從雲霧中下山衣皆

沾濡既而雨至扶携崎嶇困乱弼甚至萬年寺舉步失次且僵臥僧榻公已先騎往遊洪椿坪遣人趣予行予足不能前而僕夫皆告痛矣遂留宿寺中明晨至雙飛橋公亦自洪椿坪至極言山利之腴惜不及從也三伏虎寺復易輿而騎歸宿縣邸明日次嘉定乃登舟峨江至嘉州始大大渡河水來會之蜀舟皆集焉一都會也州治被兵未殘廬舍完整為僅見云舟次犍為叙州馬湖水來會之或曰峨江一派入滇出金沙江流入馬湖未詳也次南溪江安納溪瀘州自蜀入滇黔之孔道也內江水自資簡來會之次合江江津重慶嘉陵江水來會之次涪州黔江合南夷諸水來會之次萬縣開江水自開遠來會之總於夔門以入峽自夔門下峽評五日而抵荊州時則九月之晦也往還凡歷三時云道元云朝發白帝暮宿江陵蜀人言盛夏水暴漲時或有之然人畏不敢下謂之封峽冬春水縮舟行差易惟過旋渦上下為之成心時乘巨艦左右二槹榜人二十餘輩搖曳震駭不辨人聲忽爾寂然視之則舟如逢轉矣過青葉二灘不復易舟水勢愈溜自上而下舟中人皆失色回望群舟如飛嵩站墮水也孟冬過黃牛峽時登黃陵廟拳石見但良久達岸至是舟與岸齊前石皆在水底矣益信蜀道難行者當在冬春之際也還荊南旬日而劉君辭歸君年

少於余先朝嘗為庶常易代以後給事黃門失職家居流寓白下長齋事佛禮北斗志極精進道過縞衣依依如宿契慕釋氏苦行頫首嗜伍嘗長跽請禁屠牛又請檄下學宮為萬聖誕日行禮其志尚若此公亦以孟季之間待之而已臨別贈言不勝三嘆烏噫同遊荊南者江左四人張林二子先期賦別劉君入蜀相繼還山惟予老病塊然索居楚辭所謂寥落兮蠭旅而無友生者也先是在蜀得張子都下書知已南還及歲暮則聞林子又入都矣

楚遊中

壬子仲春林子至自都門欣慨交集聞張子復有汀南之遊不勝馱散之感馬益冬山陰徐子埜公至徐子善樂府力學好古手錄群籍累百十卷傾蓋如故喜得良友矣歲在癸丑暮春之初與徐子遊武昌登黃鶴樓而還未幾公有湖南之役予謂徐子曰可以登南岳矣自荊南涉江抵岳陽樓已毀倚舷遠眺洞庭茫茫君山隱見憶太白明湖玉鏡之句為神似矣至湘陰泝湘水過長沙至衡山縣是為南嶽迴八百里迴鴈為首嶽麓為尾而嶽神之祠則在縣自縣三十里至嶽市平岡疊阜闔闢蜿蜒駢道寬行往時甃石如砥列植喬松暑不張蓋行者安之今石皆傾圮松州為

新矣岳廟規制崇廣過于岱宗殿為亂兵所焚有司即嘉應門奉岳神以時致祀焉庭中洪武時宮碑鼎峙鐵香爐一崇禎閒柱落物也廟值朱明峯下流水為渠相傳元人所鑿又於殿後立黑帝廟若為厭勝之術者而赤帝子卒應朱鳥之祥方術之言不足信矣今廟尚存自岳廟而西北折入山籃輿安步客無倦色十五里至半山亭過丹霞湘南二叅寺又十五里登祝融峰予與徐子列坐石上日沒月出天宇汰寥七十二峰皆在趾下湘流如折隱見空外觀止矣良久果至望日臺觀岣嶁碑公已乘月遊青玉壇客不及從返宿上封寺是日為四月初八日佛光黯淡僧廚蕭然殿宇頹圮地尤蒸濕益雲霧所出入也僧言寺有田為他寺所侵緇徒寥落不能自存問及南臺福嚴諸名剎亦俱廢又言南天門下有石船辛卯春一夕大雷雨忽失所在陵谷易位若或有之山剎廢興無論矣余夙聞方廣之勝言於公詰朝將往遊焉早起雲氣入室衣襟沾濡衝雲而下至下方則雨矣次勝業寺問方廣道從者以雨疑之公決策行初行田間涉澗踰嶺崖谷陰森松杉蔽虧并降宵然中道雨大作趑趄彌廢寺雨止復行山皆梯田泉左右阡陌之遠者引竹過山如蛇行至不可田則石石磊砢無倫次巨者如屋泉則怒飛滿為大壑不可厲搘伐石為梁兩崖夾之

泉益壯激雲樹蒙茸人行其中形影相接笑語莫辨如是者累百折復度嶺斗下羣峰忽合既合復開方廣寺崎其中宛若蓮的寺煨於大門無不設僧葺茅以居前臨流泉踰橋升階像設略具二賢祠在寺右中祀朱元晦張敬夫二先生左配以林擇之用中同遊也右配以尹洞山臺建寺者也公具牢醴祀焉問湛文簡易會堂額羅文恭詩壁僧荒傖無知者出寺觀惠安尊者洗衲泉補衲石寄通一徑時有行者僧云是走湘潭道也昔朱張二先生循是入山遊方廣以愚高臺福岩大名諸剎達於上封今山中道弗不可行矣宿僧舍泉聲雨聲淙淙竟夕明旦下山過黃庭觀觀魏夫人飛昇石止九仙觀小憩庭中有平石曰九仙飛昇之壇劉坊朱陵洞會薄暮不果南岳之遊予有意訪求先賢名蹟為復興地而公以于役遄歸不及行惟命有司葺岣嶁石室歸上封侵田重書尊會堂額為文立石一置上封一置方廣焉浮湘下長沙訪岳麓書院規制略如學宮而陋李北海岳麓碑在麓下甚完好循麓而上中道有小石幢腎文帝立入岳麓寺殿宇荒落一僧踽踽蕭然四壁壁間書杜少陵詩咏嘆久之左有閣時賢所建也置禾本藏經其中一僧檢藏馬俯視湘江近在襟帶懷屈原之遺風予與徐子有同志矣下湘陰出洞庭茫無畔岸一舟先之夜宿芟

從間行湖中者四日。過沅江至龍潭陽。是為沅水。沅流而上。至武陵而還。乃由安鄉澧州公安渡江歸荊南。是役也。自洞庭之東浹以達衡。自洞庭之西浹以歸時已仲夏矣。乃沂漢水而上。過安陸楚郢。中先朝承天也。至襄陽。泊舟峴山下。觀羊叔子祠。鄖行渡漢。過樊城。抵穀城。遂為武當之遊。水經注云。武當山一名太和山。亦曰崇上山。山形特秀。又曰仙室。荊州圖副記曰。峯首狀博山香爐。亭亭遠出。樂石延年者。卒焉。晉愍陽謝允舍罷邑宰。隱遯斯山。故亦曰謝罷山。傳記云。一名太岳。七十二福地之一。非真武不足以當之。固名武當。真武者。北方元武之神也。而道家神之。曰北極佑聖真君。先朝洪武間。列在祀典。永樂靖難。尊為元天上帝。名武當為太岳太和山。發帑金數十萬。遣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沐昕等董率軍夫二十餘萬人。創建宮觀三十有六。十二年乃成。在山中曰太和。曰南巖。曰紫霄。曰五龍。在山麓曰玉虛。曰遇真。在均州曰淨樂。其他小宮觀分領於七宮。成化間。以中官言改迎恩觀為宮。統稱八宮云。嘉靖間。復發帑金十萬。遣侍郎陸杰董工。修葺三年始竣。蓋先後所糜官金錢不貲。而歲供香火月給衣廩之屬。以時取之民賦。特遣中官專司其事。有司不得與。四方之人聞風奔趨。捐輸金帛。日以益衆。乃權稅以代民賦。而羣璫竊食其中。不可勝計矣。隆萬以後。諸藩邸爭於山下。各建茶毗若周若晉若楚若襄若慶若潞若瑞。凡七。今潞瑞皆廢。餘僅有存者。惟周藩規制最壯。道士新加修葺。猶奉前王遺像焉。止宿周藩。厥明登山。當馳道石坊曰治世。元岳嘉近時所建。四次過真宮永樂為張三丰真人建。相傳元季真人結茆於此。曰。此地當興。因即其地為宮。立像左龕。天順間。賜通微顯化真人銅碑。一道士出銅笠半規示客曰。亦先朝賜物也。入仙關次。復真觀小憩。道人上謁王昆陽白雲戒師也。丰姿修偉。自言年八十餘。善導引之術。弟子甚衆。忽聞鄉音。叩之。則同邑俞姓。言尚有邑人趙氏兄弟同學。一在太和。一在瓊臺云。自入仙關馳道。廣斥幷降咸宜。僧舍列岫左右。榮迴山無童草。林無寒柯。雲日所發。景出象外。私疑稍晉於泉。及至龍泉觀。喜得泉矣。蹝梯沿澗。懸崖峭倩。靡靡瑰異。紆折久之。巍然雄峙者。紫霄宮也。宮南向臨池。地勢特尊。殿後絕壑。為展旗峯。前列三公五老諸峯。勢若朝拱。謹以喬杉。森然冠佩矣。殿宇漸圮。時方議修。未就也。西折而北。為朝天宮。宮在天柱峰下。剏殊愜。至此始舍輿而步矣。坐憩石上。問所謂同邑道人者。適在道左。鄉語良久。問其兄在瓊台者。曰瓊台有三。今存其一。第一泉勝。非孔道也。自朝天宮以上。環以紫城。為天門者三。盤道蜿蜒。可容二人行。石

磴峻整。左右欄各垂鐵纜。攀援以登。數武之外。氣息不屬。行者或以繩繫腰。令一人前引以助其力。徐子令從者如之。予勉力挽纜以行。屢上屢息。至三天門。足酸跚不前矣。抵太和宮。公以先至。共言推挽之艱。予因述昔人遊是山者。中道宿紫霄宮。今一日登峯。宜其憊也。太和宮在峯側。制尤悾。公齋宿為親祝釐。從者因進曰。頃有祥光見於峯上。子未之覩也。天未明。余與徐子先行。從香霧中。扶攜而上。數折始達天柱峯巔。道士輩羽衣雲璈。導公以至。天方辨色。罡風浩然。滌洪一氣。風止雲開。旭日東升。光射殿中。煜耀奪目。真武全像。威儀赫赫若生。有揮蕩八極。凌厲九霄之概。瞻仰久之。形神俱肅。天日之表。人間未覩像設之工。一至於斯。乃知帝王懷柔之力。亦有神焉。以相之矣。從神四龜蛇一。皆金範。殿銅冶。以金塗之。下甃丈石。峯巔正平。東西稍廣。殿東向。前對香爐峯。左右二峯。矗立如燭。因名焉。殿旁二小室。左以憩客。右有司香稅者曰。稅不及千金。以給軍興費矣。四週銅欄。則滇民所造。四元時巔有銅亭。創殿後。從置峰側。往視之。上有武昌民姓氏歷朝即位祭告碑。在石壁下。自洪熙迄於天啟。凡十二。惟崇禎無碑。問之道士。不知也。周視石壁。已無餘地。亦可謝矣。下二天門。有道人具茗飲客。啟口視之。皆兎齒。自言年七十餘矣。至朝天宮。幷與循故道行。道旁石壁時有引繩垂欵而下者。仰視無徑。對夫曰。道人在岩穴中。丐施者也。取道往南巖。巖特秀拔。而宮其上。北向。前後臨大壑。殿宇新葺。從殿後東折。摩天峭壁。色雜紺碧。間以石木。壁有啟穴。道士以神像置其間。作屋障之。衛以石闌。鑿石為龍首。可丈許。真出欄外。置石爐其上。或往炷香焉。下視絕壑。無不股慄。西折一巔。樹尤奇偉。嶺盡有台二。曰禮斗。曰飛昇。俗稱捨身處。往往有愚夫婦臨死地者。公令立石禁止。并禁龍首香焉。道士列居巖下。有若蜂房。巖時山中無慮數千計。亂後盡傾。此為僅見矣。南岩舊有徑走五龍。今已廢。公聞五龍之勝。欲取他道以往。時將盛夏。興夫有中暍仆地者。予力止公行。乃宿玉虛宮。宮北向。地勢弘敞。規制最鉅。崇關三橋。擬於皇居。近加修葺。邸舍皆具。沐都尉書齋尚存。公素好道家言。是日招道人王昆陽輩來會。有道人自曝於日中。聞風亦至。公皆與款接。有以殘衲至者。詭曰。此三丰真人物也。公雅慕真人。時見。遇真宮傾頹。遂議修焉。明旦。公之鄖陽。予與徐子往均州。道經迎恩宮。已廢。入均州城。觀淨樂宮。宮被寇焚。道士新建。規制亞於玉虛。亦已半州治矣。憩於州邸。公歸自鄖陽。泛漢水。至荊南。徐子為文紀遊。以示林子。林子曰。蜀之峨眉。楚之衡山。武當宇內名山也。予惜未能窮目焉。徐子得其二。王子得

其三何厚幸猶有過峨眉之洪椿坪也武當之五龍琼台也皆以僕痡中止聞衡山尚有茅坪九龍之勝亦交臂而失之信如釋氏之說其留為三生石矣林子曰今欲卜居名山將何從焉余曰昔者我友盧扈曰遊峨眉松陵沈元子遊武當會稽曾學平讀書衡山三子者皆與我言三山之勝由今觀之峨眉高寒土毛不殖可遊而不可居也林壑之美琳宮之勝莫武當若矣抑亦祈年望仙之倫非嘉遯之幽棲也其衡山乎可車可騎亦可杖也靡地勿泉也泉所及為田所不及則圃僧廚槖炊不汲而至激湍作焉起止自然上樂名香珍果奇卉名笋琉蔬四時咸具雖松杉之偉不逞武當而美箭佳林亦可娛也且夫魏夫人之石也譙遷二祖之塔也二氏之所宗也若乃唐之李韓其遊焉息焉者也宋之朱張胡林以及先朝羅湛諸公問道講學之區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徵衡山我誰與歸二子莞然稱善也是時襄敏公在京郎有末疾公聞之草疏請急歸當會有撤藩之令疏不果上仲秋林子還豎仲冬子亦辭歸徐子憂形於色余曰我蠲趾四載為蔡翁也我當不負翁子姑待之黯然而別

楚遊下

撤藩之變自平南王尚可喜始也可喜者營州人天啟初營土渝陷軍民竄歸海島

浙人毛文龍在島上收聚散亡自相部署因為之帥所謂江東兵也可喜與孔友德耿仲明皆隸其麾下為廝養卒漸至列校崇禎初文龍為經略袁崇煥所殺江東兵潰可喜等航海至營州時有周營人復營地之謀慕府收為偏裨我鄉孫中丞元化繼為撫軍拊循倍至尤愛仲明命司中權而友德以驍勇聞未幾榆關徵兵遣友德率以往中道兵譟反戈圍登州仲明等閉門應之執元化欲奉為主元化拒不從友德不忍害縱之歸朝遂據城叛我師還而攻之久之糧盡至人相食窮蹙無所之復乘舟航海乞降於清封友德為智順王仲明為懷順王可喜為恭順王昇以全復海盖四衛之地分食其眾順治元年甲申清兵入榆關吳三桂迎降封為平西王昇以寧錦五城之眾命率之征滇改封友德為定南征粵西可喜為平南仲明為靖南同征粵東仲明軍中私匿滿州逃人法當死仲明惶懼行次吉安中夜飲藥死子繼宸領其兵粵東平遂襲其爵與可喜並居廣州友德平粵西居桂林滇南未定國兵至城破友德自刺死俘其子献於滇一文四貞字延齡未婚為亂軍所掠從秦之去詔收畜之宮中後歸延齡領其父兵還居粵西繼茂徙居閩三桂平滇窮兵至緬甸執永歷帝絞殺之進爵為親王置長史官屬時辛丑康熙改元之歲也三桂之所部視

三藩為眾平滇後收諸降將兵益強滇池固僻饒三桂厚自封殖席黔國庄田之利又滅水西安氏獲其累世財寶無算諸奴客競以言利進商賈倫於海內遠至迤西徼外珍寶充牣富於天室圍園聲伎之盛僭侈踰禁中矣中朝輸軒之使爭以滇為外府而失職無卹之輩不遠萬里重趼而往俞謳一見以為榮誇於人曰我平西客也余庚戌入楚冠盖舟車絡繹不絕詢之則皆赴滇南為三桂耦六十觴者也三桂晚年益倨而嗇漸厭客然其聲勢奔走天下如故王子多尚主三桂子應熊所尚最貴部將吳亮教其折節下士歲時出其金帛餽遺權貴交通宮掖勢傾中外矣 上心知之未有以發也癸酉歲余在嶺南時可喜年七十與周公言詞氣鞅鞅常扼腕曰我將歸老故鄉矣可喜多內嬖有子三十餘人自相仇讐為身後慮故作首邱之詞意在斂貲也越五載癸丑余在楚閱邸報則可喜果上疏辭歸俾請次第且成行矣先是滇餉歲四百萬閩粵餉百餘萬四方既平漸議節省 上意亦以糜餉為慮時內帑漸充 上率群臣往視命各賦詩至是復議汰各鎮冗兵諸藩內自藐及可喜疏上果立報可益陰符 上意云於是繼茂子精忠亦上疏辭許之三桂不自安亦上疏辭亦許之一時三藩並撤舉朝意皆難之而 上意方銳所注重在三桂

疑其素植黨必為逆說以是相顧莫敢進言者大司農米斯翰布旨節餉力贊其議朝使三輩赴滇趣之相屬於道命具舟徙待於武陵三楚騷然予以仲冬月杪辭蔡公歸自荊南下鄂渚至京口江干無一舟以甲寅正月四日抵家則三桂反書聞矣三桂以仲冬出滇城行未一舍其下止不遄遂決策反斬滇撫朱國治以狥出黔中下辰陽過武陵至澧州止不進傳檄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周王以甲寅正月即位僭號周元年仍用平西親王之寶云以示信識者哂之 上聞三桂反亟下詔止平靖二藩報行可喜奉詔精忠亦發兵反當是時湖南州郡望風送款長沙撫軍盧震棄城走荊南濱江孤城素無重兵人心風鶴肘腋之下奸謀叵測蔡公以死自誓捐俸募軍民絕江乘陴拔裨將吳士英將中軍訊防內外備禦甚周聞謀不得行固守三月以待王師之至公之力也秦督劉善本吳人蔡姓母為滿州所掠善與弟多詣幼從之遊遂為滿州人時自秦調入滇道阻於荊公留之共治軍事賓客咸詘公不從善不悅陰謀間公造蜚語云公已納質於滇矣當一日衷甲入公室公神色不動善色沮而退順城鄧王三公上謁命公解佩刀而入止從者於外久之王察前語妄意乃解善百獻二婢於王謀齮齕公會多諸時以總憲督餉至力解之善真復調

入秦遠乃不得行公終不言善遇或曰襄敏公舊與吳嘉善以女嫁亮子女尋夭時亮久廻而亮侄國柱三桂婿也以是望語得生人皆為公危之公深沉有度不形聲色惟出入佩刀不去身奚妾室中各置弓弦一佩刀一戒曰視緩急用之可也荊南賓客徐子楚公藝聞滇墓皆跟蹌東歸遺書相問則聞襄敏公已於正月捐館矣公遺疏一載撒藩之役心憂之及三桂叛病遂篤猶遣使赴訃戒子以死守無退志沒後其家人私議荊方用兵秘不以聞 上賜祭葬子誼加禮至秋始以訃聞於公公素孝上疏懇請奔喪詔不許督令進兵克是 上命順城郡王統獨州八旗兵以三月至荊時三桂駐澧江上未設備王師至欲濟無舟會大雷雨逗月不止雨霽舟具則已沿江列成壁壘相望王師遂不敢渡 上又遣尚善貝子率兵繼至外徵蒙古兵下調京口水師會於岳陽之螺陵磯九月公遣人至松招余自真南告變繼以閩難遂近震動親友咸尼余行予曰我四年海楚為襄敏公也今公沒其子方在危疆閩喪不弔閩難不赴交道不終義不忍也且吳烏知反起兵半載每有黔蜀湖南之地不能越江一步鴛馬戀棧豆無能為也遂行林子與國以儷文正公畫一幀贈別公題畫詩有三經山中彭澤酒虎帊江上馬當風之句舟次馬當上流泊發商旅

不前是日大風雨予一舟揚帆逆流獨進越彭澤湖口直抵潯陽居民方奔竄見余舟至驚以為自天而下也舟中即事賦詩因憶文正詩句若為識云孟冬抵荊南唁公公見予至悲喜交集引予哭襄敏公像且以出師告仲冬自荊南啟行凡半月渡江至蝸陵磯止焉泛寒風雨循江東下日行泥濘夜宿泥濘如士馬疲頓極從軍之苦矣磯濱江岸結茅作茇以棲商善貝子善駐營七里山上山去岳陽城七里因以名公每旦赴營日晡始歸余詞以軍事公曰滿州密議我輩不得與聞也又曰軍中進止俱詰 上命滿州亦不敢自專也乃上疏請江楚會師水陸並進亦報聞而已尚善嘗與三桂相識因遣使持書至澧招之三桂以嫂書報居頃之王輔臣反於平涼軍中偏語籍籍微聞進兵之法綠旗當先漢軍次之蒙古又次之滿州居殿時大雨雪牛馬皆凍死者軍心漸祖詣將時登山行視戰地望岳陽城掘濠築壘分列攻窩守備甚嚴間遣諜者偵之貿貿而返嘗揚言某日進兵至期寂然如是者非一或進見洞庭湖中有舟出則水師鼓棹以待聞炮聲則亦發砲以應之軍書之戰惟高卧一笑而已是冬司農會計天下錢穀出入之數軍興費不貲國用大絀米斯翰一夕暴死乙卯元日晞起賦詩却望荊南亦有并州之感仲春日黎明忽聞喉外傳呼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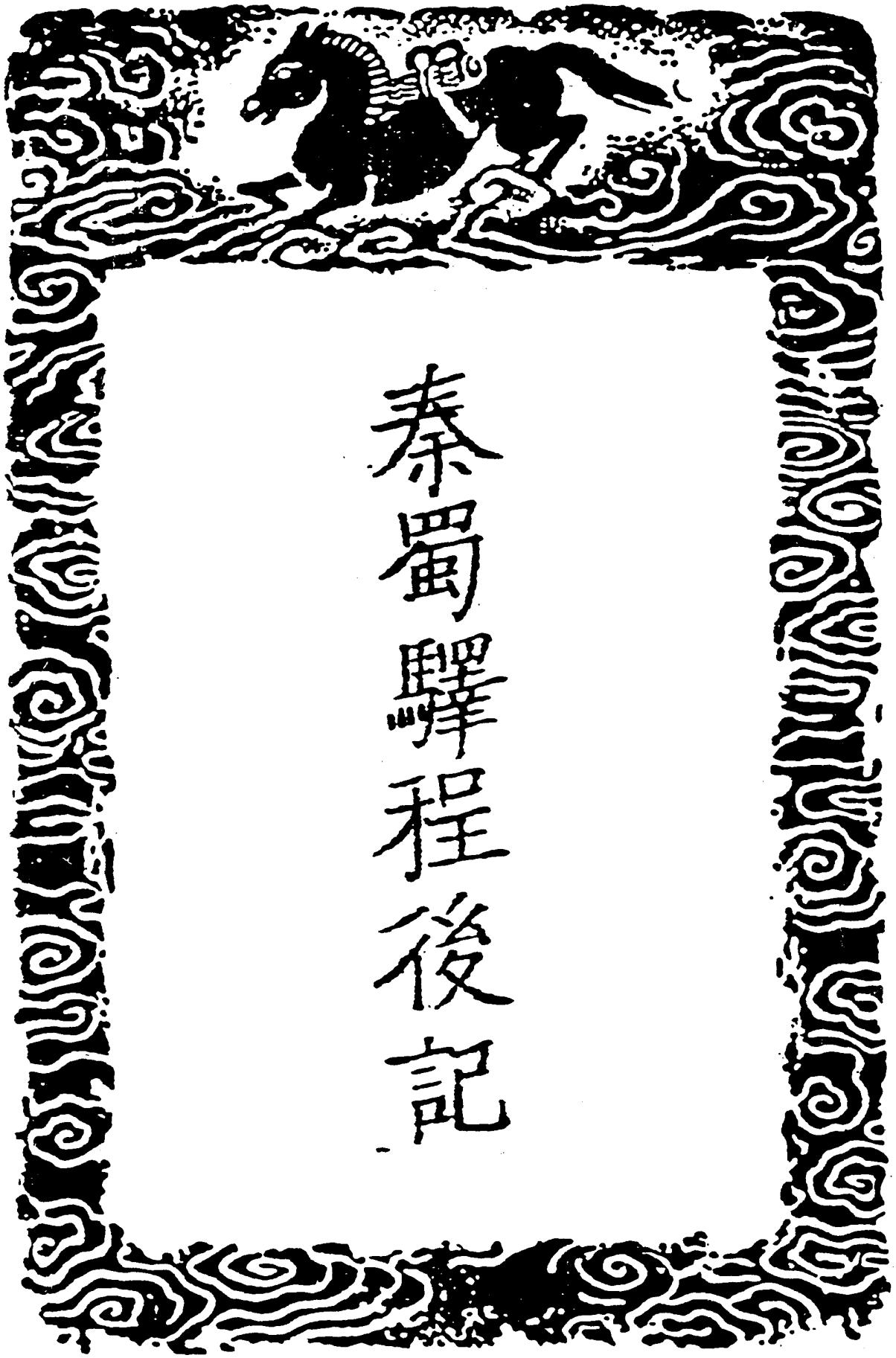
兵回荊矣一時三軍歡聲若雷遂登舟下武昌轉遡以上迄於荊南順城郡王年少好小勇抵荊以來終日嬉戲挾彈手搏以為樂勞及琴亟醫卜之屬納妾生子不問軍事滿兵皆效之適遙河上殊無鬥志予因私念驅湯之事一彼一此今兩敵相持首鼠前却老師糜餉是未可以歲月計也我父蔡公父子間自己亥迄今乙卯十有七年矣蜀楚之遊亦已六年矣襄敏公昔為我負土計有知己之言心常德之是行也不敢不勉然所以報公者止此矣遂辭公歸時乙卯季春晦也歸次吳門忽遇張子子退自虔州歸病體支離相持而泣及抵里門林子方病起三人皆荊南舊故萍浮劍合回首六年恍惚如夢至秋浪子疾不起悲夫悲夫朋友聚散死生之際可勝嘆哉自是浙督李公江撫馬公相繼以幣聘皆以疾辭或疑之予曰我不負蔡公也戊午春三月三桂稱帝於衡州改元昭武是秋死湖南餘寇漸引退江上不守已未 王師始克渡江次於武陵 上命公為綏安將軍統諸路兵公率兵先進破神龍關趨辰陽下沅州遂入黔辛酉冬滇南平公功第一詔大赦天下○客有自滇撫王繼文幕中來者云蔡公初入雲南每出騎呼甚威滿兵不逆道公執而懇之滿帥輒釋不問蔡氏奴憤伺間擒其一人至馬厩捶之而以擅入內室告公公自往告滿帥請

罪之帥拒之相爭至面發赤各以勅印投於前迺撫都統為置酒和解之滿帥心銜益甚及撤回而八面觀音之說出矣又言王公在 上左右有為之耳目者乘輿起居纖悉必聞而蔡公不能也 上密遣內侍所謂哈哈居子輩至滇詗事先後相望王公得先期列布告示以博民譽且致餽焉而蔡公不知也丙寅元旦後數日上默坐不悅左右皆趨出有屏閒窺看見 上循殿行數遍輒凝立仰首頻足曰蔡誠枭如是者再王公聞之曰蔡將軍其不免乎未幾聞召歎曰禍將作矣秋蔡公以啟行移咨至王公急繕疏報 上曰使 上安心 上先得蔡疏默然王疏繼至 上大悅蓋心疑之也○聞公去滇時從者幾及三千人其出關也尚有三百人中道逃者半蓋公生平大度御下過寬督滇以後其法已甚內則無人爭緣公之倒而左右無直諒之友衰至斯驕滿則必覆良可惜也○統志云黑龍江在開原北二千五百里按驛程京師至開原衛一千九百餘里自開原以外道里莫考舊志約略計之詞耳馬端肅東奏記略云永樂時以大寧之地自古北口至開原立朵顏泰寧福餘三衛處酋之附近者又以開原東北至松花江海西一帶金之野人女真分為二百七十餘衛所皆賜印置官閭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為都指揮都督統之而松花江東

北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又立奴兒干都司按永顏三衛蒙古皆元之遺部海西女真則金之別部在開原一帶塞外所謂南關北關是也野人女真最遠黑龍江殆亦野人之地耶闕疑以俟後之誌一統者○初三桂未反時先遣人携其庶孫世璠入滇應熊不以聞既反上以責主賜應熊及長孫死收主携二幼孫諸庶孫並畜之禁中盡發其先世墳三桂死其下擁立世璠改元弘化滇城破世璠自殺發三桂墳戮其屍出其二幼孫縊殺之諸庶孫皆斬於市三桂反八年而滅延齡以粤西叛附三桂後為三桂所殺精忠據閩乞援於台灣鄭氏為之濟師魄餉尋相疑貳上命康親王傑舒討之精忠降執送京師磔於市諸子皆伏誅可喜既報行聞三桂反首鼠兩端而諸子各潛通逆謀長子倫答公之隆尤桀驁陰養死士謀篡父位可喜解其兵柄從其客金光謀奏請以次子之孝襲爵之隆大恚會潮鎮劉進忠應閩引台灣兵至可喜復與之隆兵拒却之未幾可喜老病死之隆即發兵反殺光等及王師入粤執之隆鴆殺之可喜群妾復上變盡發諸子逆謀皆伏誅閩粤皆先三桂滅

孫史曰撤藩之變雖曰人事豈非天意哉慕容農曰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旦晚旬日之間而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可喜耄荒懷土自落之果也三桂齒亦踰耆將熟之果也若其先粤而閩而滇則輔車無存唇齒自墜可喜逐首邱之志吳取免赤族之禍三方無塗炭之悲矣計不出此而倉卒援採致尋斧柯孔子所謂欲速見小利者乎軍興未幾增藏告匱言利之臣自此始矣加賦不已繼之窩鬻階級不足給以告身西園車滿槐市肩摩榮榮及於輿儓衿佩徧於伶隸史册以來所未有也論者謂明止於寇日睨之見也乃若東牟導其先驅翰關踵其後勁運丁陽九貴盈緬甸孔耿及身而斬吳尚殄為鯀鮌四凶湎殀若或聚而殲之以此始者必以此終嗚呼天道好還可不懼哉

漫遊紀略卷四終



秦蜀驛程後記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秦蜀驛程後記卷上

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王士禛

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乙巳 詔赦天下遣廷臣祭告長白山五嶽四瀆及歷代帝王陵寢孔子闕里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戊寅 命宗人府丞劉元慧往長白山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張榕端泰山 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王士禛華山刑部左侍郎田雯嵩山工部右侍郎李柟衡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嚴曾榘恒山同遣者十六人已而以翰林侍讀學士李鎧期服喪改 命僉都御史常翼聖二十七日甲申 上御保和殿親閱祝文香帛禮部尚書侍郎等官執事奉使諸臣皆在列閱畢由太和門馳道出諸臣于午門辭朝行三跪九叩頭禮畢隨至禮部頒祝文香帛士禛以康熙十一年壬子奉 命典四川鄉試二十三年甲子奉 命廣東祭告南海至是丙子又奉 命陝西四川祭告西嶽西鎮江瀆歲皆在子

二月初三日己丑發京師大風寒夜抵良鄉縣

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李山公鍾 奉使湖南亦至行六十里

初四日山公公垂見過早發予候家人留不行

知縣傅君作楫來夔州人言夏秋江漲自成都水行十日可抵江陵

初五日風寒宗人侍講學士子武九齡使真隸至云已至昌平祭天壽諸陵畢將往易州

初六日晴風止常僉都百子翼聖以同使關中至得京師慢亭士驥弟及長兒涑家書知兒汸以二月朔日自德州北來

初七日晴與常中丞同發過琉璃河或云劉李河抵涿州訪劉司業鍾山芳喆留與中丞同飯晚鍾山復來十年前成均舊僚也家人不至行七十里

初八日晴鍾山見過移晷別去兒汸趕深至鍾山遺新雕楚詞兒涑寄傳燈錄與汸輩話至夜分乃寢

初九日晴汸往京師作家書深從行抵宿與縣范石湖云舊黃村金姑建縣行七十里

初十日晴無風十里涉白河過白河站拜楊忠愍公祠墓在河北二里食固城鎮杜徵君君

異越居也康熙己未君異與太原傅青主山同徵至京師以老病辭　優詔並授中書舍人放歸趙玉峰士麟少宰告予曰語云過則勿憚改君異則無過可改楊庸菴爾淑太僕曰杜先生居新安吾見其無日不樂抵安肅縣北有瀦河宋靜戎軍也石湖云舊梁門三城今惟一城塘濼皆涸蓋宋遼分界行七十里十一日晴再渡瀦河午抵保定府治清苑縣一敵雞距二泉夾郡城合流南入滋水入城弔門人陳藹公僖竭忠愍公祠睹畫像豐而髯後室並祀徐文貞望湖階王司馬繼津遵王司寇俞州世貞及吳明卿國倫徐子與中行諸賢下及獄吏某某皆嘗周旋先生患難者堦下跪鐵鑄相嵩等五軀皆面縛其一已斷脰者嵩也清苑人高鐃字淵穎博學工書好遊名山題名賦咏輒手自鑱刻著廬中集漁村清話藹公師事之年家子劉宗燦返京師附家書

行五十里

十二日晴風氣暄暖食陘陽驛抵慶都縣城中東南隅有堯母陵東郭有帝堯廟廟中古栢二株東者同根三幹西者同根五幹俗謂三皇五帝栢有元翰林侍讀學士郝經撰碑行

九十里

十三日微陰午晴過清風店抵定州謁韓忠獻蘇文忠二公祠祠爲衆春園舊址叔黨常通判中山今配享蘇祠次至閱古堂堂在州署後圃萬曆間知州宋子質別建續閱古堂于署東偏今所觀者是也雪浪石在州學作亭覆之墨莊漫錄云東坡帥中山得石黑質白章如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永之變作白石大盆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有銘云予審視盆四面刻畝作芙蕖脣上週遭即公手書銘惜不及摹搨旁一碑刻石圖下方雪浪齋三大字亦公書然石實無他奇徒以見賞坡公後美千載物亦有天幸焉或曰坡平生愛奇石常取文登彈子渦石以詩遺垂慈堂老人得齊安江石作怪石供以遺佛印又從程德孺得仇池石以高麗大銅盆盛之湖口李正臣蓄異石九峰玲瓏坡欲以百金買之名之曰壺中九華賦詩云念我仇

池太孤絶百金歸買小玲瓏又有石芝沈香石（右見寰宇記）集中別有醉道士石怪石石斛詩要皆以坡傳耳以雪浪例之未必奇也石非為仰蘇亭又天寧寺壁舊有叔黨楷書云大帥陳公邀廉訪梁公飯于天寧幸其屬游企盛侖蘇過王執中趙奇韓楫同來孫仲舉王昭明劉用之皆與癸卯九月七日過題城中有唐諫議大夫陽城墓晚得吳天章（雯）蒲州書

行六十里

十四日晴次新樂縣子壬子歲過此題詩驛壁寄宋荔裳（琬）蜀臬云當年霧夕咏芙蕖促席傳觴樂未踈名參應劉七才子座傾沈范兩尚書飛星過漢無留影萍葉隨潮少定居賴有前期不相負秋來同釣錦江魚沈范謂龔宗伯芝麓（鼎孳）梁相國蒼巖（清標）也時荔裳與予先後入蜀其明年荔裳入覲卒京師龔公即以是歲下世戊辰梁公以司馬入相辛未卒于位今復過此舊館已頹前題不復可見俛仰二十五年間遂如隔世益知維摩談空理不可易也新樂南涉派河其水五派分流如

琴弦又曰琴川得張寶菴（璽）新野書抵伏城驛行九十里

十五日晴次真定府治真定縣憩龍興寺登大悲閣觀大像像高七丈有奇相好莊嚴宋開寶二年範銅為之初周顯德中像毀藝祖伐太原過之命復其故會寺闢有光望氣者占之得銅云算復暴雨滹沱漲大木萬計自五臺浮河而至像遂以成見宋人葛繁記閣西有藝祖畫像又有宋鎮國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權知鎮州軍府事錢惟治織成連環詩九十首拜故相國梁公祠訪臨濟寺義玄禪師道場荒落無一僧今臨濟兒孫徧天下而祖庭頹廢至此將時節因緣亦有待耶宋證悟法師有題僧慕馬祖殿瓦偈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氷消瓦解時偶憶此因題諸壁涉滹沱抵藁鹿縣行九十五里

十六日晴出藁鹿西關清溪環遶翠峰翕集十里入土門史所稱井陘口也食冶河河發源平定娘子關如祠下次井陘縣縣在四山

之坳治水遶其三面中流皆置水碓過龍窩寺懸崖有亭朱闌層松縹緲可愛抵胡桃園行九十五里

十七日晴過井陘舊關關下有趙秉文懸泉賦碑次井陘關舊關地狹山卑至今關即絶壁造天石色如鐵鳥道百折始及關門廣武君所云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謂此也食栢井驛抵山西平定州行一百五里

十八日晴自平定州而西竟日行荒山中山坳積雪人馬踏堅氷行地氣吁可怪異晉人語謂冷壽陽也食芹泉驛抵壽陽縣縣東方山成化院唐李長者造華嚴論處行一百里

十九日晴大風食大安驛抵什貼鎮行八十五里

二十日晴食鳴謙驛抵徐溝縣洞渦水經其縣南行一百里

二十一日雲而風辰晴渡侯甲水次祁縣訪老友戴楓仲延栻見其子永豐令記知楓仲以壬申觀化作詩弔之記遺澁悶阡表云碑石上有龍爪痕蓋江神借觀故跡又遺傅青主山

畫蘭石一軸自題古篆二十八字縣有東漢王司徒允墓所謂太原王也抵汾州府平遥縣五里莊宿縣北十里大興觀有趙閑閑草書陰符經碑行一百五里

二十二日晴食張蘭鎮抵介休縣縣北五里拜郭有道祠墓有蔡中郎碑萬曆中郭青螺子章鈎摹重刻又一碑亦仿漢人八分近日金陵鄭谷口篆書按酈注又有宋子浚碑宋名冲林宗友也今無考入東關謁宋潞國文忠烈公祠祠乏專祀榱桷漸頹惟子孫春秋祭焉

漢習隆向充論諸葛公曰丞嘗止於私門潮祀闕而莫立亦可慨已行八十五里

二十三日晴過洽泉關關為太原平陽要害嘉靖萬曆間再修之今廢無居人次索洲鎮六十里始蓐食抵靈石縣北一里水鎮舊有唐永徽公主手痕碑行八十里

二十四日陰過韓侯嶺謁祠碑版甚夥然多仆舊碑立近人碑祠壁題咏自常評事倫外又得王御史傅王知府湊楊太保巍三詩皆佳

入仁義驛抵霍州州東二里有隋忠臣宋老

至祠墓行一百里

二十五日晴霍州南郭望見霍太山次趙城縣自霍州南柳巳黃綠杏花盛開視并汾間寒煖頓異抵洪洞縣洪洞山水人物冠于河東乙亥四月地震公私廬舍多圮假宿北關弘濟寺遍聞禪人方丈行八十里

二十六日晴謁皐陶廟抵平陽府臨汾縣治宿北關平陽地震之變郡城尤甚次襄陵洪洞浮山三邑賴　上發帑金二十萬城垣廟學官廨民居以次修治尚未及什二也陶唐氏陵在郡東七十里俗謂神林今告祭乃在究東平未詳也又有丹淵侯祠墓丹朱也或云在慶都非是故人子侯稷山文燦來致予合集侯刻之梁溪者行六十里

二十七日大風食趙曲鎮抵高縣鎮曲沃縣境縣令述故相衛文清公周祚清節按勝國洎本朝謚文清者二人皆河東產如公者不愧敬軒矣公子台瑞字凡夫予門人也今知鄭陽府行一百里

二十八日大風晝晦食侯馬驛抵聞喜縣縣有唐玄宗御書裴光庭碑城東北鳳凰原裴氏世葬于此凡百餘冢先太師公萬曆初知此縣至今百餘年有桐鄉之思聞喜汾之左邑桐鄉也聞子至諸生父老年七十以上者數十人率子弟迎十里外至舍館予延坐一一慰勞之父老具言公恩德自其祖父以來没齒不忘迄今婦人女子皆能道公氏籍縣故有公與孟津大司寇喬公允升合祠又有專祠在城東門子壬子過此謁祠知縣沈君光瑀重葺之父老又言康熙二十六年祁縣戴楓仲延栻爲學博以舊

祠地湫隘與士大夫父老議僉同改建新祠東城之內尸而祝之桐人古道至矣會暮不及謁祠行一百十里

二十九日入東門謁祠下諸生父老皆從食水頭鎮抵牛犢村宿猗氏縣境衛中丞爾錫既齋待予于此衛舊官吾鄉方伯擢京兆尹御史中丞出撫貴州今罷官家居話更餘別去猗氏至介多介孤氏行一百十里

三十日晴食樊橋驛抵蒲州州頑民阻中條山爲亂會鎮道皆有出塞之役乘間竊發而解

州河津夏縣等亂民亦聚衆屯結遥相倡和按蒲州古河中府又爲中都襟山帶河在唐宋爲重鎮介平陽西安之間相距各數百里自明降爲州頗失控馭之勢若復河中府治之舊割平陽南鄙州縣之半隸之則秦晉間如臂指之聯絡矣常中丞亦至行一百十里三月初一日丁巳晴與常百子中丞同行食頃河即首陽之下山上有夷齊廟自風陵埽渡黄河抵潼關陝西境同年楊臨淄樹滋端本潼人也作關志有兵略一卷述古今攻守得失之故甚具其言曰入關有三道潼入關之正道也商武關入關之孔道也漢祖破秦由此入咸陽朝邑古臨晉地自夏陽至關平曠百里大河易渡漢祖往來關中嘗由臨晉七國反亦欲兵由此入入關之隙道也韓五泉邦靖曰一方不靖三險俱失誠哉是言然武關萬山險阻一將偏師可以無虞朝邑雖平曠百里命將建營壘于中路設礮數十南北巡守大河即天塹也若潼關之守則禁溝在關城南三十里河禁谷亦曰禁坑最爲要地昔黄巢從禁坑陷關近李自成亦由禁坑破關非一方不戒三險俱失之明驗與此設險者所當知故備録之行七十里

初二日晴謁關西夫子墓墓左右七冢今惟四冢昭穆列墓前故有祠湯尚書荆峴斌備兵潼關時重修之自爲記文甚雅馴距今四十年已廢爲瓦礫午次西嶽廟齋宿行五十里

初三日晴昧爽詣白帝宫即奠陪祭官西安府潼關同知周志煥華陰縣知縣董斌祚禮畢登萬壽閣前有 御碑亭三十三年命 皇長子祭西嶽之神因建諸碑刻近古者後周口口年一碑唐魯國顔忠烈公題名即刻後周碑之側宋人題名碑碑凡八面青牛老樹亦奇古歸寓館食畢趨嶽下過訪宗人山史弘撰山居潔樸無纖塵聯額皆孫鍾元奇逢鄭谷口簠李大生因篤諸名士書後爲讀易廬鍾元題曰待菴戊申歲山史在京師屬賦獨鶴亭詩今不可至矣五里愁雲臺觀一里至谷口即入山道玉泉院在溪西有希夷洞洞旁巨石刻山蓀亭三大字希夷嘗作亭于此玉泉水環之石旁有碑四扶疎可愛或曰無憂樹也十里至娑羅

坪有娑羅樹一坪之下爲希夷峽坪之上爲
白鹿龕毛女洞凌虛臺衍盤路十里至青柯
坪坪直西路下澗道深廣飛梁跨其上注謂
山雨滂湃洪洋泛灑挂瀑騰虛直瀉山下當
不減廬山開先棲賢之奇惜久旱石竇皆伏
流涓滴耳自坪望南峰東峰皆不見脩下山
抵嶽廟寓館吳天章至自朝邑

初四日晴食敷水鎮敷水出羅敷谷谷受秦嶺
以北諸水樂天詩上得籃輿未能去春風敷
水店門前過臺頭訪楊同年樹滋端本故居樹
滋昔今臨淄年四十罷官卜築著書于此一
軒三室自題曰羲皇以上懷葛之民軒前海
棠紫荊方盛開真隱者之邁軸也謁紀公祠
祠祀漢紀信觀于東溪溪上有泚園荷塘稻
塍茂林修竹渺然如江湖之上部孝廉肖伯
宗昌別墅也今歸劉氏抵華州東關謁唐汾陽
郭忠武王祠有宋皇祐中王彰禪明秦王賓
竹道人詩碣長歌頗遒勁有氣宿西關刑部
尚書閻公自寧夏鞫師至行七十里

初五日夜間雨聲甚喜晨發輕陰雨止路無風
埃過西溪溪上有鄭縣亭子張氏西溪草堂
皆廢次赤水鎮其南有晉周孝侯祠元康中
處討叛羌齊萬年戰歿于此邦人祀之然謂
赤水爲斬蛟處傅會無理注云小赤水即山
海經之灌水也食渭南縣東關東南一里豐
原有唐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墓年家子
陳給事子敬世安來云歸武林詢宗人岳生承祖
少司空南遊姑蘇未返遂行抵泠口宿注云
泠水出浮山北注于渭年家子南毓淯來明
工部尚書二太先生居益孫也言白樂天紫蘭
村在渭河北有三冢白氏尚聚族于此行九
十里

初六日陰復晴過新豐有漢留侯舞陽侯祠去
鴻門坂二里抵臨潼縣食罷出華清門浴于
温泉泉在靈泉觀西非復壬子之舊觀多石
刻今覩圯縣令移貯他所未知存者什幾矣
遂登西繡嶺松毛被山一徑蜿蜒而上至老
君觀殊荒閒唐天寶中以玄元皇帝降朝元
閣改曰降聖老君殿在其南刻白玉爲像制
作精絶今亡矣南上爲驪山老母祠蓋授李

筌陰符處又南爲第一峰上有烽火樓遺址驪山最高峰也望秦始皇墓東行陟降凡數折不可以輿乃杖筇達東繡嶺歷文殊臺觀音菴達磨洞稍憩仰睇捨身厓不至石壁上有宋轉運使金部郎中李參絶句書法似柳誠懸詩不甚工而近雅螺旋上下或入于谷或陟于巘人皆踏石稜行石壁奔峭詭態百出無一雷同松毛青蒼纓巖帶阜一折一奇履危石而下至瀑布巖石理皴皺絶類靈壁産惜久曠瀑不甚壯沿絶壑又四五折達石甕寺廻望來徑已在百仞上翠微杳靄略可髣髴是南宗董巨筆也寺前坐見渭水嶺南一徑可通藍田自此復御兜子十餘折渡石梁下三天門抵西峰之趾與來徑合大抵西嶺多土少石東嶺石骨巉秀不受寸土松檜皆從石罅迸出過西嶺遠甚而華清諸宮殿故蹟皆不可指似其處矣是日門人涼州李郡丞（我郊）宜興龔太學（勝玉）年家子西安張別駕（晟）宋商南（廣業）及商州守戴君（良佐）自西安來迓先後至行四十里

初七日雨過灞橋夾岸楊柳視昔已減什九賦一詩志感驛旁有唐河西節度使王君奠墓拜渡滻水眺終南山在雲氣中如隔霧縠抵西安府治長安咸寧二縣巡撫都御史黨愛布政使禪布按察使納璽驛傳道僉事程兆麟迎拜起居如儀入城駐貢院巡撫諸公來常中丞亦至行五十里

初八日雨晤巡撫黨中丞言吾關內有李夫子者公知之乎予曰知之是盩厔李顒中孚也此中故有關中書院爲明馮恭定公（從吾）講學處公政暇能聘主講席倡明正學甚盛事也

初九日雨中丞藩臬諸公置酒貢院坐見終南

初十日晴常中丞先行往中部

十一日晴移寓館宋商南來言鄒人李栢字雪木高士也與李顒齋名今居漢中之洋縣宋爲買田樊川有宅一區水田三十畝將招隱焉約以明日往遊

十二日晴出永寧門至薦福寺即唐勝容院也有小鴈塔塔門石楣有明弘正間王雲鳳蔡天祐投灵安磐王諤等題名書法工在壁有

康乃心題秦莊襄王墓絕句云園廟衣冠此
內藏野花歲歲上陵香邯鄲鼓瑟應如舊贏
得佳兒畢六王賞咏久之龔節孫勝玉爲言康
字太乙郃陽名士長安語曰關中二李不如
一康殿簷下有斷碑止存其額云唐三階大
德禪師碑寺僧行義云唐僧伽宋寂音尊者
皆常居此其師紫谷禪師者名智覺洞宗善
權百愚斯禪師之嗣與盤山拙菴智朴禪師
兄弟也至興善寺寺與元都觀鄰并隋置今
觀廢惟寺存唐惟政禪師居此像設甚古殿

前左右壁畫大士變相羅剎降魔像二軀尤
奇殿後畫淨土蓮池化生亦工萬曆中高君
仕筆也寺有憨休禪師名如乾濟宗雲峨禪
師之嗣能詩今住風穴風穴在汝州沼大師
道場也東南至慈恩寺鞠爲茂草惟鴈塔存
不可登矣塔上唐人題名略無髣髴塔下東
西龕置褚河南聖教序啓聖記二碑幸完好
龕中有唐太宰龍題名書仿顏平原塔下禪
人德圓居之紫谷法嗣也寺西即杏園亦廢
南過秦愍王陵又南抵韋曲東爲皇子陂自

此而南彌望皆稻塍如方罫如僧帔清明渠
水遶之過杏花坪古龍堂登勳蔭坡即牛頭
寺之麓也寺倚杜陵原精藍因山高下踈落
有致有唐乾符六年尊勝陀羅尼幢一明許
中丞少華宗魯書碑一夜坐寺前前對終南太
乙諸峰下俯滻水注云水出杜陵縣亦曰高
杜水也西爲神禾原水田綦布蛙聲閣閣月
明皎然煙鳥皆定不知去人世幾由旬矣二
更歸宿方丈有王山史題壁

十二日晴循杜陵東行入子美祠祠以太微山

人張治道配食清明渠水經祠下北流上有
古松一壽藤二本根如龍蚪與松相糾詰曲
蚴蟉極可玩左右皆桃圃桃尚有華因語咸
寧陳今明經當作周垣時其啓閉又東過延安
坡鳳棲原憩丹陽觀沿路皆渠水奔流清駛
桃花萬樹抵杜曲杜曲西南云是牧之故居
有冢在麥田藂棘中即其葬處不可知也自
杜曲而東至夏侯村望華嚴寺不及登亦名
刹也又東爲鴻固原憩宋君別墅即爲李高
士栢所置上有興教寺遊嵓遊記云寺直玉

案峰有三塔三藏塔銘唐劉軻撰慈恩塔銘
李弘度撰西明塔銘宋復撰又有呂汲公大
防玉峰軒故址悔不一至也復經杜曲西南
滻滻水食樊村漢之樊鄉也有鐵狻猊云是
舞陽侯故物登神禾原望終南益近下至皇
甫村觀滈水水上流爲滈池合竹谷石鼈谷
水益大怒流激石澎湃有聲至香積寺合滻
入澧以趨渭水矣注所云渭水又東北與滈
水合又東北經渭城南沈水注之沈即滻也
再踰神禾原過鄭韓二莊鄭莊相傳是鄭谷
居韓即退之別業宋人詩韓莊連鄭里相望
樹交枝按鄭莊近瓜州村宋張禮遊城南記
濟滻水涉神禾原西望香積寺下原過瓜州
村注瓜州村與鄭莊近莊虔郊居也杜詩今
日南湖采薇蕨何人爲覓鄭瓜州自注今鄭
秘監審審虔之姪則鄭莊非谷居明矣志傳
譌也復渡滻水而東抵牛頭寺已入夜月不
甚明小坐寺前茶話宿方丈

十三日晴循杜陵皇陂東北行再過韋曲去滻
水漸遠逶迤抵曲江古祠祠荒圮有元延祐

陰符經幢一枚此地即鴻固鳳棲二原之背
曲江久涸麥隴彌望土人指示窪處即曲江
故道原上多明秦邸及士大夫陵冢而芙蓉
園宜春苑紫雲樓諸勝地皆不可考過鄠中
丞蘭谷（應龍）墓墓無片石東爲許中丞少華（宗魯）
墓華表尚存其北爲王冢宰三溪（用賓）墓墓前
石闕極宏麗其裔孫鍾等攜茗具候祠中北
登樂游原背慈恩興善薦福諸寺入永寧門
拜　聖廟觀碑林初唐刻十三經闕孟子七
篇曲沃賈中丞（漢復）始補刻之淳化閣帖亦在
焉蘭州徽府本乃木刻此石刻漢唐人名碑
甚夥惟虞永興廟堂記歐陽信本皇甫府君
二碑對峙大成殿堦下其南有石幢一枚石
理頗麤週遭皆唐人題名如裴行儉杜黃裳
賈至崔顥錢起李舟杜亞呂温之流悉載自
唐初洎中晚時代不一不知何謂也謁董仲
舒祠祠爲前西安太守董君重建甚雅潔冢
在祠後所謂下馬陵也抵寓館日已晡得門
人宜君令范璐書

十四日晴薦福寺僧來云終南有仙人其姓王

近二百歲數年前有見之者

十五日晴年家子華州同知毛七儲寄東雲雛（陸倕）華山經文甚奇有王承之季安序亦鈎棘不易上口晚寄家書

十六日晴讀張商英護法論其云文章蓋世止是虛名勢望驚天但增業習似矣而商英立朝翻覆乃至請剖司馬溫文正公之棺悅禪師嘗問其故答云少時只是抵死要官做此語千載令人齒冷何言行相悖之甚耶商英又謂今之浮屠几聖同居魚龍混雜披師子皮作野干行斯語殆其自贊耶吾不解商英所學何佛所護何法而虐道園宋潛溪皆序之略無貶詞何也

十七日晴寄門人麟遊令周鶴書

十八日晴萬壽節晨起望闕叩頭慶賀禮畢搨工送碑刻至留二十二種道山清話云天聖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以代甎甓有一縣尉投書其言不可遵怒按罷之自是無敢言者後韓縝修瀟橋督工急民磨碑石以應之志云長安古碑遵此二厄存者遂少然不知五代劉鄩守長安取古碑以甃城又前此矣古物之存于今者類有神靈呵護誡者所當寶惜也得慢亭弟京師家書

十九日晴甚暑午頭寺陸居士來杭人

二十日晴發西安府巡撫中丞藩臬諸公送五里外漢中潘郡丞（雲柱）門人守備李國祥以中丞命從行渡灃水有橋梁舟渡渭水抵咸陽縣關中八水灞滻涇渭灃滈滻潏咸陽有其四曰涇渭曰灃滻潏皆出終南山中北流入渭獨涇水出笄頭山流經咸陽北畢原即畢郢原也注云渭水又逕平阿侯王譚墓前涇水注之滈滴灞滻亦出終南在長安咸寧二縣界（唐曰萬年）入渭渭納七水至華陰入河故入河止稱渭汭也縣中有文武成康廟又有張桓侯祠祀禹水神不詳所始行五十里

二十一日晴過馬跑泉泉深碧可畝許惜在周行無竹樹亭榭之觀經漢武帝茂陵李夫人冢在陵西北數步謂之英陵漢諸陵皆在咸陽惟茂陵在槐里不載祀典武帝雄猜使鈎弋無罪不得其死獨惻惻于李氏作秋詩歌

播諸樂府死猶祔葬女寵亦有幸不幸焉次
興平縣漢茂陵縣也晚抵馬嵬驛明正德間
逆閹劉瑾本淡姓馬嵬南八里王舖人瑾盛
時有司建祠其鄉今為墟行八十里
二十二日陰大風過太真墓陸縣丞弘承從行
出壬子歲馬嵬懷古二詩示之陸請刻石墓
旁食武功縣自武功至扶風高岸深谷屢有
登頓即三時原也三時者好時密時鄜時也
抵扶風縣鳳翔府境城南濶滻水水南飛鳳
山上有天和寺東坡先生詩所謂遠望若可
愛朱闌碧瓦溝聊為一駐足且慰百迴頭是
也騎而渡河拾級上徑頗險仄寺廢嘉靖中
移馬伏波祠于寺址稍北為三班祠又北為
文昌祠棟宇傾圮簷下有仆碑拂拭視之即
坡詩也自署癸卯九月十六日挈家來遊後
有跋云天和寺在扶風之南山東坡蘇公留
詩于壁迄今二十年矣予承乏斯邑暇日與
絳臺田愿子立洛陽趙卬勝翁同觀愛其真
墨之妙慮久而漫滅乃就撫于石元豐癸亥
六月廿三日終南陳雒武仲碑石堅緻首尾

完好亟語孔令元裕植伏波祠山上故有遠
愛亭取坡詩為名陳文岡聿易名愛蘇今亦
廢縣北二十里漢美陽縣故城有法門寺唐
元和十四年迎佛骨于此土人建祠祀韓文
公行一百二十里
二十三日夜雨達旦冒雨行歷龍尾三溝甚苦
泥淖雨後西北望岐山佛螺帝青近在眉睫
北有五將山苻堅為姚萇所困處食義店鳳
翔許太守國嗣來迎抵岐山縣約以明日謁周
文公廟行六十里
二十四日辰微雨岐山西北行數里入山煙村
映帶微雨霖霖良苗懷新十里至周公廟廟
門娑羅樹二松樹三皆大逾數十圍入門有
白楊一亦千年物意即蘇公所咏也長楸夾
道爛熳作花入二重門古木蔭砌皆娑羅松
栢楸樹之屬殿前松一娑羅一各高十餘丈
大稱是謁元聖像左右夾室祀召公太公殿
後東北厓上為姜嫄祠厓下方塘潤德泉所
出相傳此泉世治則盈亂則涸唐大中時泉
涌五派守臣崔珙畫圖上進宣宗賜諭褒答

今泉源澄碧出廟流爲小溪東西分二支灌溉甚溥又云邠州亦有一泉此盈則彼涸廟中石刻蘇公詩金太和七年武義將軍行岐山縣尉權縣事張忠弼置又一碑並勒韓蘇二公詩明刻也皆西有元李思齊碑孔克仁撰文光可以鑑稍南又一碑擊之有聲清越元少中大夫翰林侍講學士暢師文撰文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太子右諭德蕭斾篆男恭書書八分甚工按五代以來翰林結銜階在官下此獨在上與集賢異碑之側有題名云

至治元禩夏五月朔京兆雒棫南鄭韓汝楫曲岐程文饒欽謁祠下長安韓有鄰分書沿西溪望南山雲氣如曾氷積雪如海濤凸凹起伏亦奇觀也行十里次橫水鎮水出陽山酈注之杜水也亦名大橫水抵鳳翔府鳳翔縣治督學副使武君貞菴之來迎設宴東湖湖在郡城東隅僅三畝許得雨益清瀏水亭曰宛在其北堂三楹曰喜雨亭有康熙中通判韓北城重刻喜雨亭記碑後爲蘇公祠萬曆中僉事張應福于湖南作君子亭亭下有蓮三畝竹萬竿見所自爲記中按坡在杭在潁在惠皆有西湖故當時或獻詩曰我公所至有西湖惟岐稱東湖駐使院

二十五日早晴訪秦穆公墓墓在城中東南隅已犁爲田三輔黃圖云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坡詩橐泉在城東墓在城中無百步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以泉識公墓今橐泉亦不知所在惟嘉靖一碑僉事任惟賢撰文尚存午微雨諸君復邀遊東湖暮歸

二十六日陰過靈山上有靈鷲寺不登抵汧陽縣漢隃麋縣也隃麋澤名也産石墨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隃麋墨二枚即此汧有石魚娘子廟具牲醴虔禱拾澗中石劈之輒得魚鱗鬣宛然行五十里

二十七日微雨汧陽西南涉汧水竟日山行食縣頭鎮屬隴州古吳山縣地即隃麋也元今丁帶有吳山十詩殊似姚武功而人罕知之鎮下有一水出吳山北流入汧即金陵河也是日陰雨既抵吳山神廟雲氣解駁五峰卑

出行九十里

二十八日昧爽入西鎮廟即事陪祭官鳳翔府知府許嗣國隴州知州王鶴鳳翔縣知縣韋聖胡嘉孝麟遊縣知縣周鶴汧陽縣知縣韋聖胡亦至奠獻如禮是日大晴霽衆咸異之食畢登吳山玉鶴周鶴李國祥從西過會仙宮一水自山麓下入溪澗潺湲有聲注云汧水東會一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爲吳山三峰霞舉疊秀雲天崩巒傾返山頂相捍恒有落勢地里志曰吳山古汧山也山下石穴廣四尺高七尺水溢石空懸波側注瀦滀激蕩非流注汧即是水也稍上里許有坊曰乾坤奧區過此石壁對起徑漸狹行草樹蒙翳中十餘折石磴亦漸高如此又數折至靈應峰下石壁千尋下垂如厂作赭白色石竇如蜜脾泉源競瀉散流石上若歛珠玉布茵其側取水試所攜武夷茶徘徊不能去絕壁鐫古篆晴巖飛雨四大字泉上有漱玉亭廢址所謂西鎮靈湫也自此而上磴益峻兜子不能造遂下沿金陵水次踰麋舊縣食罷山行暮抵汧陽

二十九日晴發汧陽郭外引汧水灌注多粳稻東南行十五里至歸家峽登靈山山乏石乏水亦無林木然大坂橫絕高處可西見吳嶽東見太白北見岐梁南見陳倉登降十餘里始達東峰淨慧寺唐建也有兩院北院頗有雜樹殿宇華整食藥師殿觀馬光祿谿田理碑循東麓而下坡陀坦夷二里已及山趾又十里過唐村通靈寺觀性空禪師牧牛圖十偈碑禪師鳳翔人雲棲蓮池大師曾和十偈流通之晡抵鳳翔府行六十里

四月初一日丙戌晴至普門寺訪吳道子畫無知者觀嚾憨禪師長生語録石刻歸過東湖謁東坡祠祠外一碑石理麤疎字頗漫漶諦視即坡詩明太宰滁州胡公松光祿卿臨朐馮公惟訥官監司時所刻也自西堤步至水南來蘇亭本君子亭故址前提學許僉事生洲孫荃所更名久之復自東堤至水亭茶話晚入城是日覓得梵網經

初二日晴得東坡開元寺憶子由詩揭本又通判廨有東坡梅竹乃俗筆僞作而流俗信之

五戟之圖經可突

初三日晴過西虢古城陳倉古城祀雞臺即秦之陳寶祠也涉汧水過蟠龍山故相國少傅黨公崇雅居此涉金陵水抵寶雞縣縣治在陵原上市高于堞渭水遶其南汧與金陵二水南北異流相去二十里至寶雞東南皆入于渭而鄜注以一水(即金陵水)自吳山北流合汧在踰隃縣古城之西非也門人李守戎國祥明日歸西安

初四日陰雨渡渭入棧過二里關關隘險阻蛇徑縈迴峻阪上下數里食觀音堂訪壬子歲舊宿處已無一僧惟佛殿後石壁如故壁下一泉泓然修竹亦不復存徘徊久之乃去登煎茶坪雨作登頓十五里乃就平陸過東河驛不留又三十里雨止宿黃牛堡漢中府鳳縣境行一百里

初五日雨過青峰閣白水江源出其下西流入兩當食草涼驛傳爲唐明皇駐蹕之地過非星長橋登五星臺鴻際天外下蟠地底箐林鬱窈不寒而慄曹孟德謂爲天獄良然哉暮宿鳳縣行一百十里

初六日夜雨晨陰過鳳嶺上下三十五里驟寒下山食新紅舖午晴新紅而西歷三岔驛廢丘關皆夷塗人家陶瓦作屋稍成聚落三岔之東瀕溪金絲柳一株是百年物長條拂水婀娜可愛昔傳鳳州三絶手栁酒宋元豐中詔貢百株植禁中予舊有和門人陳子文奕禧絶句云鳳州三絶無纖手又少旗亭酒共傾惟有金絲幾株栁臨江映驛拂人行宿南星行九十里

初七日晴食松林驛度柴關嶺嶺上下大木千章尤多漆樹居人取漆必先祭于漆神祠下嶺即古陳倉道過紫柏山留侯祠相傳辟穀處并祀黃石公赤松子祠中有趙文肅公貞吉歸山詩碑臨海王恒叔(士性)和作刻碑陰紫柏山巔有古剎峨嵋一老禪獨居數十載蛇虎馴伏今九十有六矣惜不得其名燈下作頌古十絶句寄之紫柏以南石壁絶奇至小留壩兩壁夾澗徑忽斷絶從壁下徐得一徑如綫乃復通人宿留壩驛行九十里

初八日晴度畫飡青羊二關羣木陰濃陽景罕曜四月著裘帽寒砭肌骨至青龍寺南方就曝塗又度虎頭界牌二關關南北石壁連屬數百丈悉如人家園林巧匠所營下臨黑龍江映帶如畫棧中石壁當以此地及紫栢山南爲最又下武關名隘志作武休關渡河箔馬道驛褒城縣境行九十里

初九日過仙人關食青橋驛又二十里夾江兩岸石色如鐵壁立千仞時有大石阻塞橫道如巨丈夫頹冠落珮兩山忽合疑若無路從石罅螺旋而下有橋跨水纔通人騎過橋石壁益險怪略如蘭相如持璧睨柱鬚盡上指又如樊將軍擁盾裂眦拔刀割鍰肩憤怒鬱勃不可嬋形子意必觀音碥本名閂玉碥也問之果然燕子碥險亦如之遂登七盤嶺每盤斗折而上漸入天際下臨江水數百丈令人掉慄不已嶺下江岸有石傳是鄭子真釣臺臺側有白石盆似玉刻字剝蝕不可讀下嶺過褒城縣渡褒水即褒谷之口也箔河東張太學蘭若庭前有桂樹三梔子黃楊各一行九十

里

初十日晴抵漢中府南鄭縣莊使院在故瑞邸之東壬子歲過之邸已改興元書院猶存桂樹黃甘紫荊數十株今不可識其處矣行四十里

十一日晴漢中陳太守邦器招遊漢臺臺上四望皆雲山登覽最曠桂樹多至數十本守堂前有石鼓云是漢時物高二尺六寸圍八尺脰間作四獸面璞石有剖露痕審視眞碧玉也陳子文益州于役記云制似鬱不知何所用

之

十二日微雨泛漢江沔合褒水至此爲漢江流空濶遠山屏列一葦中汎清吹間作漁舟四五用白獺捕魚捷如猿猱頃刻得魚四五枚大皆數尺斜風細雨極江山杳靄之趣歸徑諸葛忠武侯祠

十三日晴暑發南鄭之沔一涉褒再涉沔過長寨訪虛谷菴菴中千枝黃楊僅存其一益鬱茂其東別植桂樹一本今亦十年勢足相匹詢老道士李陽初久化去今德佑者其徒也

頗知醫食黃沙驛過舊州舖其南三里沔陽
故城漢昭烈皇帝爲漢中王築壇即位于此
謁漢威侯馬孟起祠墓祠圮方改作西即忠
武侯祠謁祠下觀唐貞元沈迴碑尚無恙內
江趙文肅貞吉碑已仆語縣尉植之又得南充
陳文端以勤詩碣于壁二公皆蜀人暮抵沔縣
宿東關行一百十里

十四日晴沔縣西多土砠鮮嘉樹非棧中比渡
沮口食蔡壩午後雷雨尋霽此今年聞雷之
始抵大安驛古三泉縣也其東有泉三問之
土人久涸其南五里龍門山宋蘇元老有記
刻石行九十里

十五日晴過嶓冢山涉漾水食寬川舖入五丁
峽峽水甚壯雖入漾而勢足併吞之峽口左
右石壁獰怪狀若鬼神水流其下巨石縱橫
鱗甲飛動水上馬蹄皆脫自非棧來惟觀音
碥險怪相埒然彼行棧上此行水中艱危不
啻過之十五里五丁關關西下水石竹木險
及蒙密是日晴霽不見曦景自沔以西水無
橋梁亂流二十餘渡過松林驛抵寧羌州州
城廢虎晝入市行九十里

十六日晴州西南一木屈曲北流入漢曰洞水
凡數十渡食黃壩驛一木南流入廣元曰潛
水禹貢沱潛既道鄭注引鄭康成曰漢別爲
潛即此木也漢謂西漢也門人陝西驛傳道
程僉事天石兆麟遣使送至蜀界歸西安歷百
牟關閔家坡七盤關皆險峻宿轉頭店四川
保寧府廣元縣境行八十里

十七日食神宣驛即諸葛忠武侯籌筆驛也題
一詩上龍門閣松柏皆參天潛水流經洞門
灘石拒之有聲甚厲梁州記所云葱嶺山有
石穴高數十丈號爲龍門者也下山十五里
宿朝天鎮潛水入嘉陵江處行六十里

十八日晴登舟出朝天峽或云峽上有籌筆驛
故址過飛仙閣閣在山椒相傳徐佐卿化鶴
跲泊之地又十五里千佛巖鑱石爲慈氏像
多至百千萬億唐蘇許公頲有利州佛龕記
食廣元縣又西皇澤寺有武則天像張郎中
應徵見過舟中舊屬也抵昭化縣無城郭館舍
宿鄉人孔令毓德見野亭言此地有四季蘭不

滅建産水行一百二十里

十九日晴昭化南里許登牛頭山山下皆土阜陂陀而上西俯嘉陵江數折不復見江江水西南趨閬中也每折愈高石梯斗絶約二十里始造其巔奇壁修林略如北棧南下斗絶亦如之已及深谷更陟一峰石梯斗絶如前人馬仰天脅息如是陟五六峰四顧羣山皆在其下猿鳥磧絶風雲通之仰視白日如可手捫高埒鳳嶺而險峭什倍其山皆橡林鮮他樹過誌公寺 壽聖寺也陸務觀云劍門東石壁間影有若僧負杖者杖端彷彿有拂子刀尺之狀故又稱誌公也披榛訪之基址頗洪敞惟一石爐及斷闕石欄蕪沒草中餘無所覩大劍山亦曰梁山石壁巉巖醜草木薈蔽僅通人跡兩壁如頑鐵狀類崇墉劍門呀然中開張載所銘一人荷戟萬夫趑趄者也東壁一山削成四方望若堅壘即旹皇所銘翠壁中橫黯然黛色者矣入關石益徑途益狹草木益幽翳令人魄悸是日所經率多險絶行八十里實百二十餘里 自牛頭山以下皆王子韶道所未經歷

二十日陰劍關以南古栢夾道如龍蚪兩巨石對峙曰石洞子巖厓峭仄緣石磴屈曲而上五六折乃造其巔食罷三十里達劍州州東南一里鶴鳴山有顏魯公書元結大唐中興頌李商隱重陽亭記行六十里

二十一日陰劍州城西皆土阜戴石路尤詰曲登頓甚苦其坦夷處亦多古栢過柳池故兵部尚書恭襄趙公 炳然 墓抵武連驛武連故縣也本名武功冒雨遊北山覺苑寺有宋元豐五年敕牒御史盧雖八分書碣觀顏魯公逍遥樓大字碑又有種松碑宋慶元丁巳武連令青城何琰刻郭璞識也碑陰有元至正魏公書院記泰定間改武連縣于潼津以此爲唐魏文貞公所生之地改舊儒學爲書院祀之又有宋紹興庚申助修新學進士題名碑馮翊楊師雄書數碑皆爲獻賊鏟去年號獨紹興字存佛殿書壁金碧如新南壁有知進字月空 禪師像自題偈云這漢郎當出醜終世談空說有人求佛祖玄機也解指榆道柳此事畢竟如何對衆常伸兩手師永樂間人夜雨

夢故修撰蔣先生虎臣顧予徵笈予壬子入蜀先生在峨嵋有寄予兄弟書是歲示寂距今二十五年忽見夢異哉行八十里

二十二日雨行碕阜上登頓如前未及鳳嶺牛頭之半而雲雨已在其下人行雲氣中濛濛沾衣四十里食上亭鋪古名郎當驛明皇入蜀雨中于此聞鈴聲問黃旛綽鈴語云何對曰似謂三郎郎當因今樂工張野狐製雨淋鈴曲唐詩雨淋鈴夜却歸秦猶聽張徽一曲新是也知縣門人李登瀛至二十里七曲山

謁文昌宮甚壯麗登百尺樓觀盤陀石八卦望水二亭潼水經其下流入鹽亭射洪上有二栢傳是晉物下山過劍泉泉出石壁下其上祠觀音大士俗稱水觀音十里有石表曰送險亭蜀棧之險至此始盡門人通判陳祥齋守備季咸瑛自成都至抵梓橦縣行八十里

二十三日晴暑早渡潼水望長卿山相傳司馬相如讀書處明皇幸蜀過之賜今名李義山詩梓橦不見馬相如更欲南行問酒壚山下

有漢李業石闕業字巨游不仕莽世歸蜀公孫述劫之仰藥死漢書在獨行傳三十里食石牛鋪又三十里抵魏城驛故後魏魏城縣唐鹽泉縣也有鹽井今屬縣州州守門人李萃秀至行七十里

二十四日晴食沈香鋪門人劉侍御修賢至侍御子壬子所取士安縣人僑寓縣州下富樂山舟渡涪江涪水自龍安來經縣州城西東南與安昌水合滙于芙蓉溪宛成巴字流入潼川州古梓州界康熙三十一年涪漲潰入北城

公私廬舍皆沼沒今州治移西南版築方始子暫託宿焉州有思賢堂在舊治東祀楊雄李白杜甫樊宗師蘇易簡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黃庭堅九人又有六一堂宋歐陽觀爲推官文忠實生于此城東有漁父村相傳涪翁故居也州守以其尊人太常公殉節錄相示

諱輿元官雲南按察使吳逆脅降不屈死事聞贈太常寺卿

行六十里

二十五日夜微雨晨霽沿安昌水行食皂角鋪有水田午後大風過古潭寧涉濟水俗曰涼水今河下入于涪里許抵羅江廢縣縣省入德陽今

爲驛縣西南有大霍山真誥云大霍洞中有
五色隱芝南真及司命所居之地行八十里
二十六日夜雨晨霽登落鳳坡上有諸葛公龐
靖侯祠祠燬于獻賊惟祠門石趺猶尚存其
一有碑題漢龍鳳二公祠東鹿頭關即士元
墓杜詩所謂鹿頭何亭亭者也地多鸚鵡食
孟店涉縣堰水水出縣竹入中江抵德陽縣
行五十里
二十七日晴涉石亭水沈水鴈水食漢州西南
涉石梯水彌牟水房次律西湖在城西隅湖
自宋熙寧間奏壅爲田遂廢房公彈琴處舊
有竹亭李衛公劉賓客賦詩憑弔之地不可
識矣彌牟鎮今名唐家寺路側迤東有八陣
圖遺跡又南過漢兗州刺史雒陽令王君稚
子雙闕其一又題侍御史河內縣令樂府鴈
門太守行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
州廣漢蜀民又云從温補洛陽令即此而題
鴈門太守未詳吳競作樂府解題亦嘗疑之
抵新都縣提督四川吳公 廣守備劉應琯
來迓夜雨行一百里

二十八日雨稍霽過楊文忠公 廷和墓升菴稱焉
渡錦水大小毘橋二水水濱夾道皆竹園食
天廻鎮成都縣境明皇幸蜀返蹕駐此因名
圖經云有天廻山實無山也過昇仙橋巡撫
四川副都御史于養志提督總兵官吳英布
政使高起龍按察使祖文明分巡建昌道僉
事李毓柱成都府知府張文燦敘州府知府
譚日章等迎拜起居如儀入城駐使館諸公
來行五十里予去成都二十有五年今再至
人民屋市殊倍于昔既庶則富之既富則教
之惟守土者加意云
二十九日夜雨晨止昧爽詣江瀆廟即事階祭
官四川布政使高起龍成都府知府張文燦
莫獻禮畢周視殿宇神像是一年少金冠束
髮似世俗所謂灌口二郎者左右二神女皆
南向不知所指又云神是三閭大夫尤不經
按成都故有神禹祠又有秦守李冰祠當稽
舊蹟釐正之
三十日晴
秦蜀驛程後記卷上

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王士禛

五月初一日丙辰晴巡撫于中丞招集于署見豹熊各一

初二日晴提督吳都督招集于署仁壽門人張超來

初三日晴　仁孝皇后忌辰例不出謁門人戚都府通判陳祥裔以所著蜀都碎事來就正

初四日雨　皇太子千秋節昧爽望闕行慶賀禮畢高方伯祖觀察李憲僉招集藩署

初五日晴成都張太守敘州譚太守遵義王太守永寧衛王郡丞招集浣花草堂拜子美石刻像嘉靖間何守度所摹也祠前增一亭竹則參天拂雲不啻鉅萬皆壬子所未見所惜溪水甚細不可以航譙罷由祠東支逕入草堂寺古桃花尼寺也竹皆高二丈許夾逕離立如連山如崩雲僧云皆慈竹斑竹二種竹盡待達磨殿東爲普明殿前爲大士殿過澹竹禪師塔破山法嗣也出寺沿溪行過遇仙橋至青羊宮宮基宏敞而不甚修葺中一圓殿云是老君爲關尹說經處疑非是後殿有石羊形製古朴舊有銅羊一予壬子在蜀猶及見之久爲人盜去宮後有二仙菴曲池桂樹頗足流玩漏下入城

初六日晴鄉人戚邛州來貽邛州新志云舊志乃升菴先生筆邛州門人蕭禾孚佑來

初七日晴渡錦江謁武侯祠左右皆水田溝塍棊布風物如樊川正殿祀漢昭烈帝後殿祀丞相忠武侯兩廡祀北地王諶及關張蔣費諸將相觀柳公綽碑明兵部尚書張時徹碑次謁惠陵沿錦江東行經萬里橋方修葺工未訖又東過新橋至淨居寺氣象疎豁入山門爲明王殿次彌勒殿次大雄殿皆有畫壁最後藏經閣西出爲文殊殿即宋方二公祠也有宋文憲公像殿後文憲墓也高如連阜其上修竹萬竿扶疎櫛比無一枝橫斜附麗想見先生清風高節而終不免于文種南陽之嘆爲可悲也前有成化二十二年丙午經筵講官吏部左侍郎彭華撰瀟溪先生遷葬

記碑四川按察使周飛書略云先生遷于蜀，
卒于夔遂寓葬于夔府之西蓮花池山下洪
武十四年五月也年七十有二既而蜀獻王
思其賢遷葬于成都之東二十里賜田以供
祠祀又云易棺重斂以十二月十三日改窆
焉廢浮屠浮屠像改爲先生祠餘苔蝕斑剝
未能細讀寺僧普光貽佛果禪師語錄門人
季守戎咸瑛治具清風亭亭下爲明月池荷
葉田田菡萏已花頗起故園之思按清風亭
解玉溪在大慈寺雪錦樓蠶市藥市七寶市
皆在寺前宋故事守臣歲以正月二日上元
二月八日三月二十五日寒食端午七夕十
八日中秋冬至皆宴于此而今大慈廢寺在
東城之內不見所謂玉溪者何在入東門遂
至大慈寺燬于獻賊懶石禪師甫搆大士殿
達磨殿數楹具體而微有一版書東坡大悲
閣記

初八日晴昭覺寺佛寃禪師見過貽其師丈雪
和尚語錄和尚諱通醉內江人佛寃名徹綱
其從子

初九日晴大慈竹浪禪師見過亦丈雪法嗣佛
寃禪師送破山丈雪二大士年譜洎錦江禪
燈錄丈雪撰凡十五卷嘉州門人帥秉衡來
于中丞招集署中

初十日雨高方伯祖臬長李憲僉招集昭覺昭
覺宋佛果大士道場陞務觀詩靜院春風傳
浴鼓畫廊微雨濕茶煙即題昭覺作也逆獻
之亂龍象劫灰丈雪禪師始中興之今三十
五年矣殿廡深廣林木鬱蒼殿前二桂樹是
其手植上圓如繖蓋柯葉覆地方丈後爲先

覺堂肖佛果破山丈雪三師像堂前二桂樹
其一類藤本連蜷可愛過東方丈晤佛寃禪
師乞予作丈雪師塔銘雨作入城水田漠漠
秧鍼刺水宛入畫圖忘其沾濕矣

十一日晴吳都督招集署中譚敘州王遵義別
歸

十二日陰佛寃禪師見過午微雨門人成都別
駕陳祥裔守戎季咸瑛保縣令高崇嶽溫江
令丘璋招集貢院即蜀藩故宮昔昭烈即位
于武擔之南即此亦王衍宣華苑址也摩訶

池在其內壬子衡文之役駐此凡二十日廿五載重來風景如昔感慨係之

十三日雨華嚴菴老僧果菴攜詩卷見過吳人年八十有四閱卷中有軒牕無暑覺雲起竹樹有聲知雨來之句頗賞之張太守招集署中乞亭名予命名小篔簹谷

十四日夜雨早晴門人陳祥裔丘璋僧果菴有詩贈行

十五日雨于中丞以西征集吳都督以行問紀過見示初予欲取道三峽諸公以盛夏川江方漲不可改而從陸唐國史補記杜邠公自西川移江陵五月下峽千艘不損一隻以爲古來未有之奇而范石湖吳船錄入蜀出蜀皆以五月又何也

十六日晴早發成都于中丞吳都督送于郊外高方伯祖臬長李憲僉餞于歡喜菴佛寃禪師亦至張太守送于天回鎮門人陳別駕丘溫江高保縣季守戎朱蕭張三子送于新都別駕以都江堰決奉檄先歸晚同諸門人及門人新都令祁斌姪啓深步訪楊升菴先生故居撫二桂樹如逢故人季丘高三子小飲邸舍夜雨

十七日晴朱蕭張三子別歸過漢王煬稚子墓觀雨石闕闕下方上銳疊石如累碁其巔有蓋覆之望之如窣堵坡狀疊石凡五層東闕之陽八分擘窠書尚存漢兗州刺史五字下雒陽二字（餘并闕）二層刻人物之形三層象虎海馬五層師子西面行書建安吳拭正闕半赴鎮明年二月闕皆謁漢循吏王闕城東秉同之激闕直下書非面行楷書若澤筍與柱闕也於是新都闕大尹莆陽闕直下書三層週遭皆行楷橫書宛丘李昇符季士宏鄒詹崔脊張剛壬午歲季冬廿四日龍舒陳闕公觀此建中靖國元年洛陽張戩岷江張剛汴西馬中行同迂大尹清源闕四層唐安張察先至又八分橫書紹興八年秋八闕伯疆闕漢同徐西闕之陽八分書存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今王十二字下闕其陰行楷直下書西漢循吏稱文翁葬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宮東漢循吏闕稚子葬于鄭縣即今之新都其石門闕字

中闕點畫在道旁然石室下并闕二闕可辨識者若干字具錄如左次彌牟鎮鎮市東西二石坊對峙近西又一石坊北向坊南一碣大書漢諸葛武侯八陣圖成化間四川提學僉事潘璋書又東爲忠武侯祠茅屋纔及肩蓋亂後重葺者像設琢石爲之皆舊物祠南有碑三其一翰林修撰縣人楊慎撰八陣圖記書篆皆出升菴筆其一四川按察使楊瞻謁祠詩楊慎序其一八陣圖修復記兵部左侍郎縣人楊廷儀撰雲南按察司副使灌縣周宗義書已上三碑北面其陰有衆議何鰲詩廷儀與悖恂愷皆和三君升菴弟也鰲山陰人仕終刑部尚書即傳會楊忠愍爰書者也又一碑刻漢丞相諸葛武侯八陣圖像記四川按察使陽信李遜撰提學僉事前翰林國史編修濟南王敕書南向又有斷碑仆地不得首尾香臺下有麻城梅國樓詩碣祁今將重新廟貌拓其基址移祠與碑面北而大書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八陣圖揭于坊表落成亦盛舉也予深贊之

食藍家店門人丘溫

江高保縣別歸次漢州西郭州守濮陽馮邀邀觀房公西湖已無勺水入城宿州署署中小圃甚潔花木蔌萃可喜有房公石舊在池中今涸矣馮守云曾掘地數丈窮其根不可得石脈西南行舊志言尾出于房湖今湖中乃無片石門人祁新都來

十八日陰祁新都送至德陽縣食後別歸次落鳳坡雨大作晚宿羅江廢縣戎德陽來高方伯遣使至

十九日雨戎德陽送至金山舖食後別歸晚晴

門人劉侍御李縣州來晚宿縣州

二十日晨雨渡涪江劉侍御李州守別歸食沈香舖宿魏城驛

二十一日晴過羅漢橋門人李梓橦來同登華嚴寺閣食石牛舖晚宿梓橦縣

二十二日雨登七曲山再謁文昌宮觀八卦臺李梓橦別歸食郎當驛自演武坡以北徑仄泥滑輿人跋涉良苦暮抵武連驛夜大風雨茅屋穿漏屢移榻

二十三日大風雨山行驟寒食柳池忽晴霽小

愁清涼橋宿劍州

二十四日晴登石洞子古栢數千株形製怪絶自此南抵梓橦界百里間儼立相望皆明正德間劍州守李璧所植午後抵劍門驛門人季守戎咸英及藩司送人明日歸成都作吳都督高方伯書

二十五日雨季守戎至劍閣別歸食達摩樹過牛頭山行雲氣中不見下界時見嘉陵江水一綫與雲氣相雜午後抵昭化縣宿官署是日桔栢渡有覆舟溺四人

二十六日雨山行抵廣元縣張郎中應薇來云皇澤寺則天石像乃是一比丘尼未詳何代所造

二十七日雨舟行嘉陵江江漲逆流頗費牽挽暮宿朝天鎮夜大風雨

二十八日阻雨朝天鎮江漲增數尺記稱明皇命李思訓吳道子各畫嘉陵山水于大同殿壁王維又別用絹素寫之謂之小簇宋王詵道詩云江山已暗大同殿絃管猶喧凝碧池別寫嘉陵三百里右丞心事與誰知

二十九日有河魚之疾自夜達辰憊甚廣元洑令錄囊香正氣散方來服二劑稍瘥午大晴

暑力疾行登龍門閣即龍洞背宿神宣驛

六月初一日乙酉晴食轉頭鋪過七盤關陝西境閔家坡與七盤相距五里秖隔潛水其高不啻數倍險亦牛頭柴關之比而以坡名失其實矣宿黃壩驛

初二日陰已刻晴雨後洄水漲不甚溢數十渡抵寧羌州病始愈

初三日陰已刻晴自寧羌至五丁峽四十里涉水過半諸水皆入潛水出龍門閣趨嘉陵峽口有滴水巖石壁蘚然飛沫濺流壁鑑天清風雨四大宇溪聲如千雨車甚可怖畏自關東下十五里石上刻洞雲溪月大字即前所云人行水中者峽黑水悍如猙龍奮迅如師子嚬呻如象王蹴踏若有好事者剗其灌莽伐山開道亦是一奇作是想已忘其怖畏轉生歡喜經云三界惟心信夫食寬川鋪經嶓冢山下有大禹祠茅茨不翦嘉靖己巳修祠碑尚存監察御史閬中舒鵬選撰文頗傑暢

惜其將泐別錄之漾水上承五丁峽水下合
大安水源出略陽沮水灊水白馬舊州黃沙諸水又
東褒水入之乃成漢江宿大安驛
初四日晴大安驛以東皆稻畦汚流映帶如畫
食青羊驛渡沮口沮水深廣舟行甚駛汚江
流峽中山偪則江狹流急山遠則江濶流緩
峽盡江平抵汚縣宿舊館
初五日晴舟渡汚之武侯坪謁諸葛公墓墓正
東向定軍山環遶左右若負扆然近墓復有
小山環之天然佳城也再渡汚食黃沙驛取

北道之褒城縣縣無居人宿宗姪安官署故
山西方伯襄璞顯祚子也齋壁有故友趙湛秋
水詩略云太行九千仞石磴盤雲間雪壓鴈
門塞氷齊熊耳山嘆其超詣秋水永年人申
處士鳧盟涵光友也康熙壬戌歲入都客曲周
路吉士允升明都御史皓月先生之孫訪予邸舍與談鳧盟遺
事感贈一詩初秋水至燕而平生故人無在
者後生目笑之意不自聊既而予召之飲酒
賦詩人始知其耆舊明日訪之者高軒相望
于道更自得也蓋秋水自述于予門人申頲
者如此今秋水觀化又十年矣誦其詩因感
往事書之頲鳧盟從子端愍公佳胤諸孫
初六日雨登七盤嶺雞頭關徑險石滑下臨褒
江甚可畏過觀音碥雨大作上下二十餘里
怪石如金剛王劒如羅刹面如夜叉臂江水
受衆山瀑流漩渦迴狀如雪車氷柱如疾雷
震霆聞兒駭人毛髮森豎四山出雲又如亂
絮如曳練如崩山竟日行鐵圍中遠遊之苦
至是而極食青橋驛暮抵馬道驛雨不止江
聲益怒

初七日晴候馬道水落乃敢渡上馬鞍嶺歷界
牌關鐵佛寺嘉樹美箭清泉秀壁涼颸襲襟
袖頓失炎暑棧中佳處無過此矣如是三十
里許過武關河長橋跨水在兩山間亦一佳
境食武關驛宿留壩
初八日晴過留候利不入登柴關嶺抵南星鎮
宿是日病嘔血行役半載冒炎暑涉危途煙
嵐瘴霧侵入腠理如伏波在浪泊中欲不病
可得耶
初九日晴食廢丘關溪上金絲老柳已為風折

其一枝未免有情爲之嘆息三岔驛有老槐
一六人始能合抱亦古物也登鳳嶺驟雨宿
鳳縣令從人買鸚鵡
初十日雨歷白石舖石關草涼樓五里坡石壁
皆奇秀石關斗折臨江亦天險也食白家店
過五星臺寒甚增重縣登頓十里行幽箐中
如墮羅剎鬼國暮宿黃牛堡
十一日雨登煎茶坪坪非五峰羅列宛如佛手
峰斷處有大壑泉出其上流爲瀑布石磴數
折下有危梁跨澗澗中木石擊撞隱轔澎湃
即其尾閭矣坪上下十五里石壁亦奇食觀
音堂將抵益門鎮兩山劃然中開渭水橫流
山外渭北城堞樓櫓憑山而起秦川曠然別
有天地心目爲之清朗舟渡渭河迴望谷口
煙霧晦冥不辨來徑初離鐵圍心魂猶惴惴
也是日門人李守戎國祥宗姪鳳翔令嘉孝
寶雞新令祝君軒齡皆迎入棧宿寶雞縣夜雨
閻邸鈔知典蜀試爲門人張編修瑗子羊末科所取會元
同年陸郎中鳴珂
十二日雨阻寶雞喜聞　回鑾改大將軍賚揚

古大捷消息
十三日陰金陵汧二水漲稍減乃敢渡然浩洶
之勢尚駭覩聞食邸店倚西平原有瀑布一
石刻非熊在望四字此去磻溪當不遠暮宿
鳳翔府
十四日晴過東湖拜東坡祠蓮葉滿塘菡萏始
花尚未爛熳小鴨十餘頭往來唼喋其中宛
然崔白畫本矣食岐山縣西門外謁周公祠
亦與召公太公合祀午後過龍尾坡即唐節
度使鄭畋大破黃巢處宿扶風縣麟遊故侍
御趙飛白玉堂孫仙桂來貽九成宮碑
十五日晴食杏林鎮宿武功縣朱孝廉最來門
人朱工部爾鉉所取士
十六日陰鳳翔令宗姪嘉孝遠送別去扶風孔
令追送東坡天和寺石刻搨本食東扶風鎮
過馬嵬太真墓與平張令弘圖陸丞弘承已勒
予詩墓側微雨抵興平縣使院又一碑盡刻
予茂陵諸詩皆陸丞書西安張別駕晟使來
十七日雨食咸陽舟渡渭又渡澧午後雨甚暮
抵西安府黨中丞禪方伯納臬長社憲副程

憲僉候于郊

十八日大雨自夜達曙中丞暨藩臬諸君來郤陽故都諫黃淯（又旦）弟之子鳩來鳩字用拙年十六矣聞灞水漲

十九日晴中丞偕藩臬置酒遣鳳翔令使回

二十日晴薦福寺僧行義來言故秦邸開法寺有貝葉經文四五幅傳自唐代扶風宗人炳來求爲其從兄九青（豫嘉）侍讀誌墓云出九青繼室李夫人意可謂賢矣

二十一日晴門人程憲僉置酒午後門人李守

守戎置酒

二十二日晴李太學建至自朝邑河濱先生（楷）第三子也貽沈石田巨軸李西安置酒西園聞　聖駕出塞四月十六日次客兒倫河北三十里見明永樂八年勒銘碑云瀚海爲鐔天山爲鍔一埽胡塵永清沙漠旁題永樂八年歲次庚寅四月丁酉朔十六日又有石刻檎胡山靈濟泉二碑月日皆不爽　上爲之喜

二十三日晴發西安府中丞方伯臬長諸公皆送郊外渡灞涯涯水已落石子磊磊可數灞水分流爲四支濁浪如黃河古稱玄灞素涯厥有旨哉小憩斜口謁段忠烈公（秀實）祠冢墓在焉抵臨潼縣晚浴溫泉固原守靳熊封治荆書來執弟子禮

二十四日早陰午晴過戲水食泠口抵渭南縣嶽生少司空（承祖）自渭北來別京師四年矣觀熊封所寄黃鶴山樵王蒙畫竹木流泉甚古淡一時名勝如鐵篴道人鄭元祐張伯雨虞集柯九思牟巘錢良右俞弘遠袁芳吳璿之

徒皆有題詩巘書法逼坡老沈啓南董思白亦有題字有王元美項子京鑒賞印作固原回書

二十五日雨食華州華境中多神祠金碧照映涉數水水不大溢近華陰縣十里許官道乃成江河行旅苦之孝廉劉講諸生魏棟洎州同知毛士儲貽郭衛伯（宗昌）東雲雛（蔭商）二君著書數種郭二戎志東華山經文尤簡與途經蓮花寺平地突起巨石縱橫田塍間如師象者以千百計其旁皆水所謂白崖溯者即循

伯沚園故地宿嶽廟

二十六日晴晨起渴西嶽廟登萬壽閣觀二華出雲門入朝邑李贊潼關李密年家子華陰楊樞從恕泉店面屏風山秀治欲滴其下多垂柳芰荷被渚盛尚書以弘別業也宿潼關李贊貽趙松雪畫蘭亭卷贊河濱楷子建之兄

二十七日晴西安張別駕晟送至關外別去二李子送于皇天原原北有楊伯起故居其東即荊山鼎原所謂鼎湖也上有軒轅祠過閿鄉舊城廛市尚數百家有閿亭食盤豆驛涉

郎水李義山詩思子臺前風正急玉娘湖上月應沈即此與河中永樂鎮隔河相望永樂即義山所居也過虞太子冢有望思臺泉鳩水午後抵閿鄉縣河南河南府境元和郡國志本漢湖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移湖城縣于今所改名閿鄉太平寰宇記舊曰湖縣劉宋改湖城

二十八日晴食達子店店北有晉龍驤將軍王濬墓過稠桑涉稠桑水春秋虢公敗戎于桑田是也過關龍逢墓弘農故城古函谷關關

南有尹喜宅旁據衡嶺下臨弘農澗西北入河濁浪喧砅不啻灞水抵靈寶縣宿古弘農縣桃林地也唐天寶初獲靈符于古函谷改今名宋又改虢略縣今有虢略鎮即古虢州左傳東盡虢略是也唐岑嘉州參賦詩處有西樓西亭三堂諸名蹟

二十九日夜大雨晨稍止即發東郊過許棐毅公進賜阡神道碑陰載許氏五世譜系又東即莊敏戶部尚書諡文簡大學士贊恭襄兵部尚書諡諸公墓阡倚東原俯黃河面中條形勢甚偉今巘巘相望

而松楸無復存者涉好陽水有曹陽亭漢孝獻皇帝故蹟食曲沃鎮縣今門人孫宗彝別歸涉譙木橐水午次陝州古虢國城西南二里雞足山河上公授道德經處州署有召公祠舊有甘棠今不存矣東郊有魏野草堂廢址野與李濱外兄弟也一隱陝郊一隱中條真宗祀汾陰徵召并不赴野性不樂巾幘客至無貴賤皆白衣紗帽見之出則跨一白驢子閑亦有父風司馬溫文正公誌其藏其人品過种放豈但上下牀之間哉州守甘君國璧

貽其尊人忠果公　諭祭文諱文焜總督雲貴兵部尚書滇逆作亂死之

晚宿磁鐘

二十日雨竟日食硤石古二崤也與函谷東西相距百七十里左傳蹇叔曰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峻坂崎嶇加以泥淖二更始抵石壕即杜詩所云石壕吏者是日困甚

七月初一日乙卯涉澠水阻雨澠池縣即秦趙會盟藺相如使秦王擊缶處治西百步許有會盟臺漢馮異破赤眉于崤底亦其地世祖

璽書所云垂翅回谿奮翼澠池者也明月川曹先生　端縣人予爲祭酒時疏請從祀禮部覆疏俟明史告成論定再議詢其後人殊不振曾叔祖曙峰公之　都萬曆中令澠均田賦有惠政今有專祠與月川祠鄰

初二日謁月川祠深衣幅巾貌如四十許人嗣至曙峰公祠有均田碑尚存祠廢爲義學四壁傾圮語署縣事別駕朱君　舟作神主置祠中稍修葺之涉澗水食千秋鎮至鐵門及新安城南九三涉澗即夏澗書之澗瀝矣新安

密邇伊洛前代爲理學淵藪其最著者孟文邃　化鯉字雲浦呂忠節　維祺字豫石二先生而陳心齋　悰者先考功兄癸卯門生也中甲辰進士亦服膺孟呂正學踐履篤實惜早世未見其止呂侍御敬芝　兆琳裴兵部蘆院　秦一爲子友一爲兵部討屬其行事皆不愧古人宿門人張今琦署夜雨

初三日陰新安東門外一里即漢之函谷關樓船將軍楊僕耻居關外請以己財移函谷于此義山詩楊僕移關三百里可能全是爲荊

山是也孟呂二先生皆葬焉食磁澗見壁上蓬池吳閻章三詩辭翰并佳午晴渡洛水抵河南府洛陽縣治洛陽東漢都城唐東都宋西京也山川形勝亞于長安明洪武中封伊藩于此自厲王至敬王傳六世國除萬曆四十一年復建福邸僅一世崇禎十四年賊李自成陷洛陽王與兵部尚書呂公　維祺皆死之後故宮改爲提督公署提督裁不設今爲河南府署門人錢肇修銓授洛陽令新至邀遊龍門香山寺不果往

初四日晴食白馬寺門人洛陽令錢肇修孟津令王維翰暨閭戶部紹從寺即漢明帝時西域迦葉摩騰竺法蘭白馬馱經故蹟此佛法入中國之始牟子云孝明時於洛陽西雍門外起佛寺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正謂是也按洛陽伽藍記白馬寺在城西西明門外今在城東未詳傍洛水行水北邙山水南望見伊闕伏牛諸山其東即少室太室諸峰秀出天表抵偃師縣商之西亳其南緱山有王子晉祠其西北邙山高處曰首陽即夷齊

叩馬處有祠廟杜甫自湖南歸葬首陽山前亦在此

初五日晴門人盧氏今謝廷爵前一日追送及此食孫家灣謝別歸舟截洛水而東洛水自偃師西南五里受伊水合流至鞏縣東北二十里洛口達于河禹貢所謂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是也宋自太祖昌陵至哲宗泰陵七陵皆在鞏鞏多陶者爲甄偶人號隆鴻漸唐時人買茶具數十輒得一鴻漸也門人鞏今顏光昌來復聖裔其從弟瀍閩光獻新遷河東運使例迎避將謝事矣

初六日大雨自子迄午冒雨行鞏東皆羊腸鳥道淫潦載塗十步九蹶二十里洛口即洛水入河處二水泛溢腴壤悉成江湖顏今別歸登大伾山成皐古城踞其上山盡處即虎牢亦名崞關東阻汜水縣以得名山海經曰中山之東有山曰浮戲汜水出焉縣周之東虢春秋鄭制邑城堞依山稍北二里即東西廣武也楚漢古戰場在其下亦唐文皇禽夏主竇建德處矣王昌齡嘗尉此縣雨不止

初七日陰不雨自汜以東皆曳塗沙路亦少泥淖食滎陽縣古滎陽郡在滎水北後魏徙今治其南即春秋鄭之京邑叔段所封莊公謂虢叔死焉者也東門謁漢紀公祠涉索水出嵩山四十里次須水鎮涉須水出萬山又十里涉京水出嵩山漢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即此過周敬王基滎陽鄭氏爲唐衣冠望族詳唐書宰相世系表宿鄭州是日行百一十里

初八日鄭東五里有僕射陂後魏以賜僕射李冲因名陂廣十餘頃水光可鑑夾岸皆垂柳

白蓮正花清芬襲人不啻萬柄其上有鳳皇臺李衛公祠四十里次圃田爾雅十藪所謂鄭有圃田者也有列禦寇祠萬曆庚辰巡按御史蘇民望撰碑補抵中牟縣縣北五里宮波漢末袁曹相持處即汴河也

初九日晴過南湖蒲廬亭張林宗民表常飲酒于此予易名整巾亭過板橋汴河下通舟檣達朱仙鎮唐小說記板橋三娘子事甚怪異即此地食水月菴精廬甚雅有林宗榜書筋骨類顏柳林宗萬曆末名士與尉氏阮大沖汝南秦京齊名崇禎壬午死汴水之難其門生周侍郎櫟園亮工爲刻遺文錢宗伯謙益列朝詩集有傳補抵開封府祥符縣治巡撫李中丞輝祖李方伯國亮孟梁長世泰周憲副鉉元李憲僉言來

初十日晴報謁諸公中故寧紹道少參蒼岩廷鷺宗兄過同年張通參平倩部補予告里居二載矣便道至大相國寺寺以崇禎壬午没于水僅露殿脊丈餘順治中巡撫賈司馬漢復重新之今大雄殿燬惟藏經樓存焉按寺肪于北

齊天保六年本名建岡唐睿宗始改今名梵剎之最古者又聞信陵君祠宗忠簡澤李忠定綱皆有祠在城中不及謁李方伯以宋中丞牧仲犖新刊二家詩鈔至武進邵長衡子湘所撰錄子及牧仲詩也又示牧仲近著滄浪小志牧仲既重作蘇子美滄浪亭又爲此志尤檢討悔菴侗諸君子製詩歌美之其風流好事如此汴在明開國初曾爲北京後改封周邸云

十一日晴發汴李中丞蒲陽偕藩臬諸公餞于曹門汴城東三門曰曹門曰宋門曰揚州門而古夷門乃在今北門稍東非馬遷云云之舊矣過小黃古城漢高帝招魂葬昭靈夫人處曰小黃園因置縣門人陳留今周近梁來至曲里集別歸抵蘭陽縣

十二日晴蘭陽古之戶牖陳平始封戶牖侯楊侃皇畿賦過戶牖之名鄉乃曲逆之舊里今有墓食儀封縣即封人請見處城西里許有請見亭亭西有聖井縣孔氏徙自寧陵與衛州派同出唐褒聖侯德倫明嘉靖十二年以

儀封聖齋永寅爲翰林院世襲博士今邑中
廟學外又有孔氏私廟以此弘正名臣王公
浚川延相縣人也其所著家藏集六十卷幾二
百年版尚無恙亦中原僅事門人熊進士維
祺來抵考城縣歸德府境
十三日雨自劉家樓渡黃河秋水時至百川灌
河兩岸之間不辨牛馬幸風浪不作遂達北
岸食留董集雨益甚抵曹縣山東兗州府境
商亳都所謂北亳也今有盤庚邨周武王封
弟振鐸于此春秋之楚丘巳氏邑也漢置濟
陰郡唐分置蒙澤縣莊周里也明李襄敏公
秉天順成化間名臣有祠雨不及謁
十四日雨食安仁集午晴自曹而東地形窪下
一堤防黃運兩河之水堤外盡爲澤國抵城
武縣城武古郜國滅于宋春秋取郜大鼎于
宋即此學宮有虞永興夫子廟堂碑載碑月
又有金黃華老人王庭筠書元清河郡伯張
成神道碑元明善撰趙孟頫書皆完好門人
署教諭趙千京來
十五日晴食泰壇村稻勝院有金大定四年尚
書禮部牒碑列銜朝請大夫行太常丞權員
外郎劉押忠憲大夫行員外郎李押郎中侍
郎劉押下方賜紫僧洪因記書頗工印篆亦奇
自此而東五十里悉行水中肩輿艱疏僕馬
痛瘠入夜始抵金鄉縣古緡國漢山陽郡昌
邑王國也城西三里有春城堆晉禦文成基
故里
十六日晴舟發金鄉柳色波光宛然江國西望
水天無際南北二堤之外惟見漁舟往來悉
民田也自秦豫以東千餘里水潦爲災莫此
爲甚抵南陽易舟屢市千家帆檣林立爲運
河孔道其湖南與昭陽相接魚臺縣境
十七日雨甚風逆舟行甚遲任城以南四望如
洞庭彭蠡東見鳧嶧諸峰縹緲若海中神山
暮抵濟寧州宿東關逆旅地主無至者
十八日雨冒雨登太白酒樓樓下俯漕河憑高
眺遠據一州之勝碑版林立惟唐人沈光記
大篆最古碑製六面如幢今官庖借以爲壁
煙黔苔蝕僅餘數行可辨惜無好事者出之
沈埋魯不得比于柯亭之竹可嘆也又元人

陳平詩葦苧張弼草書其左爲二賢祠祀太
白賀監由夾城出小東門至南池洸泗二水
自北來入天井閘滙爲池淵著渟泓芰荷被
渚夾岸楊柳淖約近人最爲佳境池上有亭
有堂西爲　御碑亭有橋通之沿岸東行百
步許復有一亭亭南有碑刻杜詩明嘉靖間
都御史詹瀚所置也唐詩人首李杜遊跡皆
萃于此樓與池又咫尺相望遊人不出跬步
而兼有之亦一奇也其東有太白浣筆泉亦
勝地不及往歸旅次同年邵吳江嶧輝士梅門
人羅孝廉紘黃鳳陽松或承茂少司空魯源兄
之孫璠潘少司馬之子兆元兆遠前後至兩中過嶧
輝遂出北關過陳伯庶不績不遇十里過漢尚
書鄭均墓又十里過議郎何休墓次顏村復
聖之裔聚族于此入夜涉洸水宿高吳橋伯
庶自汶上來夜話

十九日雨頃之稍霽食寧陽縣春秋魯闡邑隱
公薨葬亦在其境爲汶泗洸沂諸水所經明
代設工部分司于此有唐縣令庾賁德政頌
碑李陽冰書明許棨敏公通中　縣人也墓
在城東二里卉渡汶水岱嶽徂徠隔水南拱
相望東岸有龍母祠入夜宿東項泰安州境
二十日微雨行嶽下雲起膚寸風雨暴作嶽色
咫尺不辨過長城有姜女廟入夜抵安福店
宿長清縣境長清古山茬
二十一日雨時作時止食桑柳店過固山阪山
固山之巔有神祠松栢被山阪山下一水西
南流有橋跨其上極巨麗李太白任城縣令
廳壁記所謂北走厥固者也宜與具敖並爲
魯望矣宿黃山店

二十二日快晴次郡城觀于趵突泉疎林清樾
涼颸襲人亭後有　御書碑乃書趙孟頫泉
上詩以　賜前巡撫副都御史桑格後亭中
縣　御書激湍二大字兩壁皆扈從諸臣書
自亭東經來鶴樓北度石梁濼源清澈可鑒
毛髮櫛泉凡三濺珠噴雪仰出二尺許蓋開
先之濼奇于縣出而此泉奇于正出也予嘗
過前水之百脉泉方塘綠淨清不掩鱗即繡
江發源處與此泉足相甲乙然此在通都彼
淪荒僻遇不遇何其遼哉池北復有豐碑鑱

激湍　御筆二碑皆作亭貯之登夜光樓禮旃檀佛閣門人周守備祚遠陳鉅鹿汝明從子啓沆啓濤啓座從孫兆笏皆至抵龍山鎮宿東坡詩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即此而注家不知遠引姑孰之龍山陋矣

二十三日晴過章丘縣門人焦進士毓鼎謝太學琮從弟太學天喜從孫壻焦縉祚族姪某某迎至新店飯焦吏部隆吉毓陳所過故少司徒焦公石虹毓瑞宅遂行抵鄒平縣晤同年前御史馬右實光時歸自塞外宿張甥棨鐸齋廸西弟至

二十四日晴過長山縣涉瀧水新築石堤甚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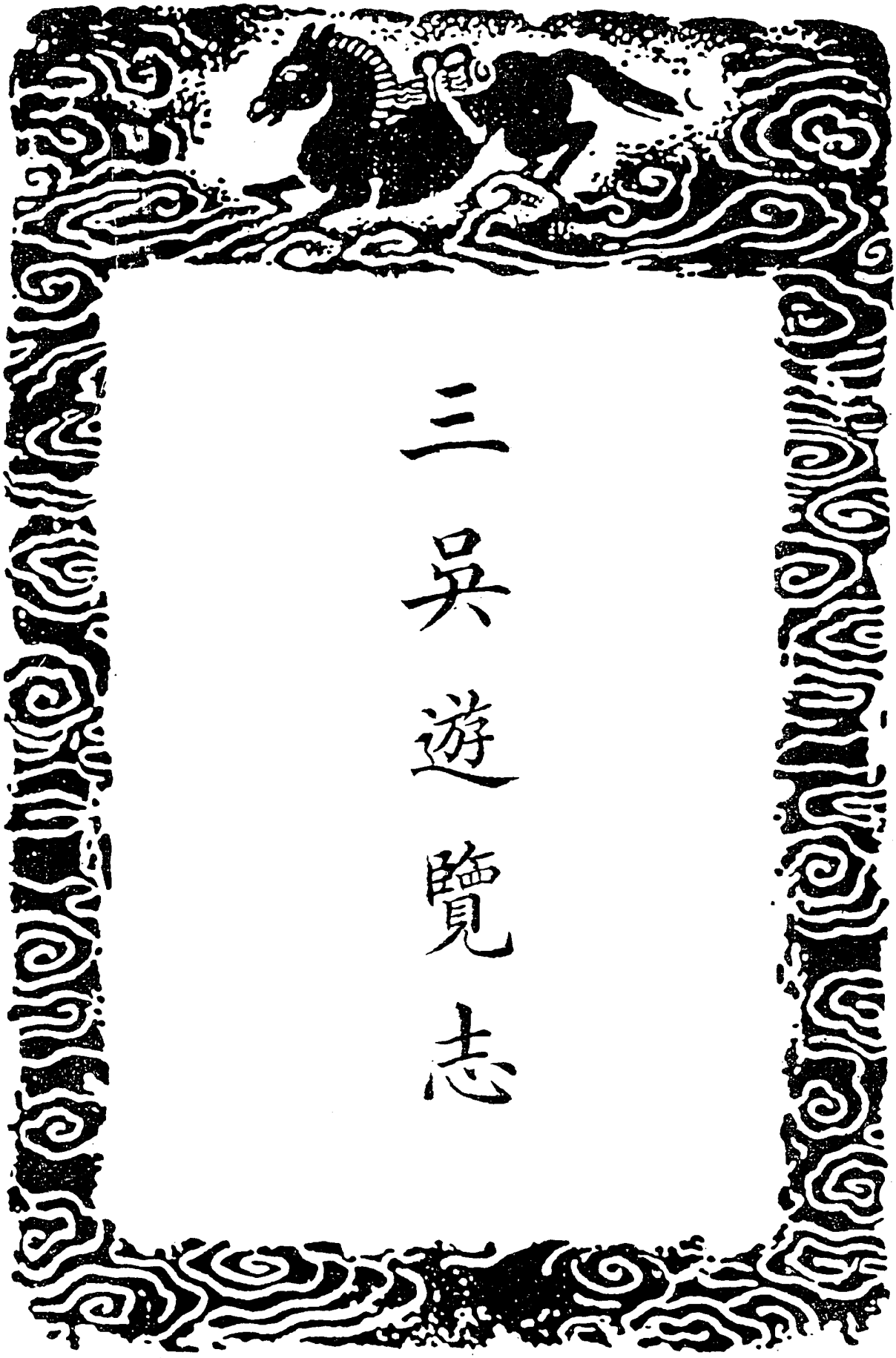
巳午刻抵舍是行往返計萬一千里

秦駟驛程後記卷下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三吳遊覽志

清余懷著

三吳遊覽志

三吳游覽志提要

清余懷撰懷放情邱壑大有阮嗣宗登山臨水竟日忘歸之概是志隨見輒記感觸興懷發為歌歟視陸劍南之入蜀記有事無詩差為勝之所謂山水有靈當亦驚知已於千古也尺幅千里此之謂矣

序

余子博覽載籍號情山水遊屐半東南隨見輒紀日無虛宋頃來吳下探勝選幽巔水涯煙墅悤悤莇偶刻三吳遊覽一書余伏而請之曰嗟子異哉古今一時一事一草一木過其人則傳不過其人則湮滅無算者多矣然其間良樂之趣不同要以性情為之發為歌歟者為文章各自孤行一意而興會機境因之以傳如阮步兵盬哭之哭謝康樂登山之遊謝太傅風海之舟韓吏部華山之勒皆是也今余于汗漫岑寂支情絕照雖陶寫于絲竹總無損其神明推已外求可以累心處都盡昔務觀蜀記有事而無詩至能吳船詳今而畧古而余子兼之尺幅中居然有萬里之勢抑何必撫柔動採而後衆山皆響也哉

婁東吳偉業駿公識

江表余懷纂

家居不樂駕言出遊為彼饑驅圖斯溽暑凡江山花鳥洞壑煙雲畫舫朱樓綺琴錦瑟美人名士麗容高僧以及荒榭遺臺殘碑寒驛觸目所經隨手輒記披襟領異若置其身于空青縹碧之間而不復知行路之艱難與羈旅之顛頓矣昔盧陵于役東萊臥遊並以興情卷諸編簡崢嶸蕭瑟慨獨在余匪云抽今古之思實亦歷寒暑之變如天之雨雨大雨小自具方圓似鳥之鳴鳴夏鳴春各諧音律斯遊覽之所錄志而日歷之所以詳也歟

四月初一曉策蹇出通濟門抵句容縣信宿水部鐘無奇宅

初二曉野田黃雀細路逶迤溪茅入舟湯城賠方坦卷太史于遵堂卷甘茗代醪清談如樂時余夙疾未瘳抵掌論詩忽不知況何之去于體也作二詩贈之　片帆如葉到孤城過眼煙霞次第平靜對佛鐙聞太史浪呼雲氣老狂生天涯流水俱為客古道斜陽各有情未往秪今春又夏窮愁猶是舊庾卿　青青河畔草如煙夜雨頻吹估客舟病裏每吟枯樹賦到來先讀帝京篇一卷香逸蓮華幕十里鶯啼麥秀天

對語寒山無片石逕將消息問龍眠是夜買扁舟同陳清持李俊卿宿河下

初三曉舟抵奔牛鎮記稱梁武振蔣山得一僧于土中跌坐不動以問釋寶誌誌云此僧方入定耳以磬擊之則自出武乃以磬擊于耳寤僧驚奔武使人追之至此化為牛

初四微雨東風甘奔牛至無錫望惠山在煙雲杳靄間似茶南宮用潑筆作滿巒山水空濛有無雲氣與天相接不復辨草樹峯巒頴岫也踰暖泉水冷手挹激齒湯浴心脾爽乎泉之香清瑩潔如此而屈居第二正不知金山中冷辨何味古人品藻豈足據乎汲數十甕入舟薄暮見返照如赤玉盤霞霞擇之入海真奇觀也作海天落照歌　空青萬里無纖雲明霞掩映紅氣氳朗如赤玉擁球見覩若寶馬行空羣須史仙盤墮遠海餘光散作天孫文酒酣發狂望紫氣令人卻憶李將軍唐小李將軍曾作此圖

初五晴舟過虎丘徘徊山門外擬買一畚作六月息佗餐枇杷楊梅此時未免作道逢廻車想也是日聞黃鸝聲咲櫻桃甘蔗買新茶茗晚見初月作虎丘新綠歌　鬱然一丘高峯我鐘磬塔廟依藤蘿聊瑞寺門望終古布颿風飽無停波栖崖溼雲畫欲滴鶻飛嗣冷經年碧逕遞樓臺綠映紅新篁寂寂鳴朝夕老我孤舟春水生榜人

剌促催我行此靈笑我俗如此我愛山靈長有情婆娑茂樹猫在曙孟夏沿洄逕餘善千人石上借筮敲老子于茲興不淺

初六早大雨打逐窗側側有聲予夢作醒楷聲伊呀已至閶門矣微睫射舷窺奔州蟹苑尼言咲其博而不精與升菴同病乃指殿摘謬無幽不闡人苦不自知耳至于論詩揚擊先輩無完膚而獨推一滑南李生阿私所好知此濟南文規摹秦漢字追句隨毋論已乃其詩中青雲紫氣中原戰伐邢州大漠白髮黃金秋風疾月雨雪江山登樓吹笛碧草黃河桃花燕子長劍孤舟風塵愁病等語層見疊出用此則成章離此則無什而奔州至謂于鱗如大商舶明珠異寶貫堵敵國下者亦是不數大庾嘻嗚此豈定論乎信陽北地各肆讒枿歷下卿郎互相標榜皆非中道也

初七小雨移舟三板橋招王公沂相見憶去年菖蒲公沂與吳中諸君遊余清泛挾麗人坐觀音殿前奏俊鯇肉雜陳宮徵競作或吹洞簫度雅曲或趙漁陽鼓唱犬江東觀者如堵牆人生行樂耳此不足以自素耶

初八大風雨與公沂坐舟中洗茶自烹香生一座作茶茶記　羅岕屬湖州長興縣東西二百餘里其名七十有二錄宜興四安而述以殿頭為第一自太湖合溪灘而進以廟後為第一而峒山所產則最多更有高峒山直路其嶺名紗帽頂種出羅岕之上其旁為張沙東坪以受日陰陽分茶品高下故峒山勝張沙張沙勝東坪云峒有石門深阪幽窈水聲潨然乍大乍細入不敢入惟白蝙蝠棲焉燭之以火則數千翔飛相傳為仙人往來錯若綺繡望若層霄矣立夏後十日開園男女皆持筐沿采採采旋歸以便觀蒸蒸法用澗水將草手貯甑中不移時取出頓竹筐上採之其水頻蒸頻易恐久則水色綠而芳香不發矣採法三人陣立人子一甕加竹筐于其上以手輕採汁滴甕中俟葉蜷軟方可上焙焙法以土製爐大可五六尺高可二三尺下擁炭火上橫竹箅數層次第受茶茶者居下火氣透于上而氤氳如非煙如卿雲則茶功成矣其最佳妙者為片茶臨采時取第二層三層用之老則褪香嫩則減味將葉削其蒂而抽其莖生採上焙用水湛漬不加蒸煮色微黑而馨猛異常也實意曰古嗜茶稱廬陸鬻然多用餅丸未見所謂葉茶者即數十年以前清卿韻士水泛湯搖亦止盛葉于松蘿天池未見今所謂芥茶者有之自近代一僧始而其精神品位遂前無古後無今矣倘使盧陸諸公見之其舜嗜篤實何如哉

初九早雨　家大人壽遊獻一觴

初十晴搖艇至平塘遇女如須舊宅作詩寄之　隔歲相思吳縣客春風猶憶百花洲一鶯呼起山中雨雙槳空搖塘上樓老去詩篇悲更壯半生踪跡病兼愁停雲若為傳消息愛爾真鯉萬尺侯　秃髮華衫只苦吟天涯芳草故人心萬方多難惟高枕千里重遊未入林別後酒杯誰共把寄來書札漫相尋孤舟直待枇杷熟夢到青山淚滿襟

十一晴復至平塘見舟中多麗人急放中流依旧登岸回過千人石蔌至平遠堂歸舟采草花入膽瓶鮮馨染几案間

十二晴緩棊遇可御草衫公沂携樸琴同發午抵昆山見舟中一女郎髮髮如綠雲美姿容衣羅紗弄手腕瀉漿酬若驚鴻者不知其所之可恨亦可憐也作昆山女郎詩一首　長河浪瀉三千尺笛次一片山城碧擊汰揚於江海心珠璣算雨流離客飄蓬仙舟自東來有美一人雁宴間　風趺脫履時脫華桂纖穀如飛埃嫣然笑向橋西去杜鵑欲留留不住須臾隨波凌青冥橋邊空種雙槐樹樹上啼鳥頻我魂幾家流水遠孤村傳梳夜寫洛神賦何處春風無淚痕

十三雨至鯉陵浜停舟趙仲衡門外仲衡昆人教授村塾兼善醫足不入城市去年經過此地聞筆麗內請書聲扳帷訪之布袍草履古風尚然携樽柳下出茶筍相供見其二子焉今復來此岸亭如故叩門呼仲衡趨出握手過余舟剪燭西窗恍焉若夢

十四雨大風算就華亭借寓徐武静西疇晤談閒一沈秀儲及武静兩郎晚飲慈壽堂

十五晴過章少章僧往陸基訪陸子玄子玄云去歲此時君來畫舫挾意珠招我于小橋古樹之下今倏忽經年可勝日月如流之感午赴司李陳天乙之招復飲於李素心王伊人徐麗沖觀女郎楚雲演拜月亭是時雲為一僧父所阨蛾眉斂愁低首含淚訴之云是郡守客逼勢狼虎非人所堪觀其態色真東坡所謂石榴半吐紅巾蹙也

十六晴訪楚雲其母況屠故善歌舞留壁潔清几榻香靜正引人著勝地也晚飲李恕存齋

十七晴赴友鴻霜堂之讌堂三間前窗後檻雜種梧竹峭石森立若鶴峙若鸞停砌周野花殷紅滴碧芳馨羅列霧隱繚霞左周迴廊數百步廊窮忽接一門為來鶴樓

樓下河流如帶水從複道滔滔而瀉入于池池上復以小閣閣屏墨竹數版真不減管荊谷也折而右為齋舫舫前舊有石橋今易為亭矣是日諸君次第集而楚雲泛一葉茅複道出萬綠之叢以至亭下于焉舉酒酣盤海錯粲然前陳麗暢潔寂至斯已極余謂友鴻事事不讓古人即偶然詩酒間真便逸少季倫恨不見我蘭亭金谷邀若河山失再用少陵重遊何氏山林韻四首　作客經年事闊君子里書孤舟衡舊雨雙展到新廬老樹猶來鶴殘花欲送魚蓬蒿今滿徑莫認子雲居　流水橋何在輕陰閣未移海風吹燕子江草喚鶯兒天定留侯傳人遊叔度陂青尊招我醉頻倒向疎籬　蕭瑟江心賦傷懷正此時美人初中酒容子又催詩蒼瓦依桐葉湘簾繫柳絲南村非卜宅來往竟相期　到此應難去流連夏日長酒壇噴鼓角星海失桅檣勝地疑金谷才人過柏梁陳蕃猶有榻待我夢羲皇

十八晴集京心齋觀季龍眠五百羅漢圖樹木器具皆外國物目所未覩余因論此道之難不獨氣韻神采即人物寸毫須分朝代花葉鳥獸亦辨地形今人一概雜施使工匠染漢武封禪觀者有僧梁武遊行從官乘馬自古貽譏今何足怪

十九晴僧公沂入城暫觀書籍買數部以歸　王弇州史料　雲棲法彙　三國史

王名堂集　五雅　四夢　元白長慶集　弇州別集　杜詩　金瓶梅　水經注

二十小雨竟夕招沈嘉壁陳開乙沈秀儲徐南士集飲

二十一晴宋尚木王伊人何燕泉及友鴻素心置酒餞予演兩世姻緣喧闐微度

二十二晴予山諸君見招賦舟往集作詩以贈　隔歲相思老樹邊（去年來此木見于山而歸）算雲寒笛到君前文章甘苦悲同調身世浮沉各自憐五柳栄門長滴酒一湖煙月總歸船閑來莫把離騷讀山鬼猴猿難問天　書寫秋風體王子（于山作秋風吏閒展夕共徐生（于山館武林時與徐生同舟）家兩年我來寂寞一年事君自踏踏萬古情惟笑檄雲遺鶴唳相期現逝舞雞鳴杜鵑飛去冬青在六代花殘恨未平

二十三晴為友鴻作野廬詩敘　詩有別腸畫登逸品文印禪宗古惟王右丞今則張子友鴻足以當之然友鴻顧矣然弗屑也友鴻神清心潔浴芳媚幽所得于天者貴所用于人者隱于書無所不窺下筆洞洞靈靈總括羣辭抒行一意悵新標異理至則均天下初以是才友鴻又然不敢以是才友鴻矣嘗至雲間入野廬鹿柴英流歷歷在眼請其所著詩詞以神仙中人為神仙中語豈惟煙火之氣盡除即水雪之

娑江山之色亦將化為空青歸于妥眇世徒以跡象求友鴻是鴻雁已翔于寥廓而弋者猶視乎藪澤也悲夫

二十四晴過唐舜兩園居居處城東偏前後曲河逸之循其自然之勢而搆亭臺華門柴檻環以翠篁庭前對峙兩梅玉蘚鐵幹鬱盤昂霄約可數百年樹也短牆純圍薜蘿蔥蒨燈陰時時若雨故主人自號曰薜雨云雞邊與女郎惹如門逕通簪露晨吹芳馨相接矣

二十五晴訪宋子建見楚鴻童于前十歲詩賦詞曲淹雅成裘李百藥員半千恐無此奇也是夕移裝入舟繫白龍潭雙柳下夜攬潭光蟠濛空寫柳枝拂水澈素飛清洵情趣河渚意寄漢陰矣

二十六晴泝舟清光內

二十七晴紅潮時碧黃鶯乍啼製芰荷裳濯禊遲勞友鴻携俱具文鈺持酒鏡玄升捧笙簧載歌姬隨風而至酒行數巡即席成句百尺澄潭寫翠微夕陽殘吹幾人歸柳絲欲動波初靜麥秀生寒鷺乍飛飯扇早停紅燭暗酒船頻泛碧雲稀不知橋外芳驛猶有西風送舞衣

二十八晴陸文蔚陳彥達過舟集飲因憶武靜于泰湘謝莊云隔千里兮共明月殊足令人懷也俯雲一片護新涼柳外疎林接暗芳此夜播船依斷港何人吹笛坐匡牀每因風月思良友只以尊罍作故鄉痛飲狂歌空度日銷魂不是舊紅粧

二十九晴移舟廣望觀石門文字禪因歎覓公上乘人而墮辭語障再生為史彌遠亦宜

五月初一晴赴董孟履之招縱觀宗伯公書畫乃知書之疎挺老潤整斜無徑者皆真歸密軟美刻畫有痕者皆偽畫之瘦逸者深氣韻天然者皆真溺茂膚立錯桓人工者皆偽噫可與知者道未易為人言也

初二晴集張冷石皮書處分韻得運字淳水逸門靜人幽一榻煙書藏委宛室詩紀義熙年筭菜偏供客葛滿好繫船凌波誰到此片石欲生蓮小閣生寒吹江深

五月天留牡閑度日客賴酒為年留外不除草池中長種蓮千戈滿眼此會若登仙

初三大風雨滿船衣被皆溼冷石以詩見酬余再和送冷石石蒼云黃土易珠璣陽侯寶貨百倍矣余復云此直迦陵鳥一鳴威音座前耳閉戶久學道滿園五尺煙

風流餘七住津邊及千年豪影留珠樹天香汎寶船與衰曹靜閱偏稜掌中遊帝閽不可叫豺虎欲發天旁覽追前古結交忘少年灰心惟白髮吐古有青蓮遺老真稱老頑仙未是仙

初四晴冷石送泉水入舟楚雲欲歸贈句細雨長絲繫釣船一鶯啼破夕陽天情知只是逢場戲浸結巫山窈窕緣誰道情癡不是真水滿曾遇弄珠人英雄意氣何時盡惟有桃花一片春作可相逢在別筵玉釵初墜百花前回頭似有銷魂語不敢逸翅鸚鵡邊天然生就雪衣娘眉黛何須阿母粧一枕夢痕流落後教人翻恨楚襄王況是欲奇歷落餘逢君胄似讀奇書人言蘇小當年好我道當年定不如白木魚罕了半生隔屏朝起喚卿卿江關蕭瑟猶如此莫問齊梁舊姓名

初五晴南薰晨爽麗景垂宓簫鼓沸天樓船匝地移舟臥龍橋邊焚一鑪香炊茶窗几上置楚辭且讀且哭觀者皆目揶余曰此狂生也已而子山恕存臣恭重孝運嘉暨南士至悉解衣盤礴凭闌倚席以觀龍舟之環繞有客乘小艇高呼是歲庚寅楚湘詩音節慷慨波浪皆無余曰此必少章也呼之果然面色頗已半醉與公沂曰此嘉會安可無冷石耶子山往掖之僧伽葛衫蹇蹏行長林下一鬍鬚引其手登舟

接席快飲酒行若流獨恨楚雲為銅將軍擄去一水盈盈脉脉不得語殊難為懷諸君淋漓顛仆倚極酣嵁傞忽之間前後逃散若兵敗而避敵然人靜潭空公沂亦醉而臥矣余復乘燭和少章詩云是歲庚寅弔楚湘滿船簫鼓送高陽雲旗出入閶山鬼閶佩分明隔帝鄉續命有絲人寂寂問天無語路茫茫水深浪淵蛟龍惡空使招魂一斷腸忽聞鄉外喚人甚急亟呼公沂曰異哉此楚雲之聲也啟戶視之霧壑煙巖嫣嘶若病攜之入舟凭窗嘔吐酒氣拂拂從衣袂中出公沂大笑欲絕幾如陸士龍之墜水余撫摩其胸口占一詩以嘲之云月照蓬窗楊柳煙波來叫破水中天美人沉醉乃如此客子相看豈偶然唾盡珠璣隨浪去飛殘蝴蝶觀花眠枕痕一腹潭成淚不敢聲聞阿母邊

初卄晴薛雨招至山居觀黃入林盡禹卑敖蕭機何滅曹將軍趙承旨耶渡小橋扣竹扉葱如幅巾魚扇扶病以出真可稱南方有佳人矣贈以詩偶來相訪日正值捧心時柳葉鶯風片梨花帶雨絲樂聞綠病瘦消渴為情癡戶見渾如夢那堪別後思我亦銷魂者逢君喜欲狂豔深窪小玉韻勝杜秋娘何事香痕濕觀人夢影長盈盈兼脉脉悔却到西堂

初七晴澄澗鏡君早楚蒼然微雲在天寒鴉叫樹升子停桃蹊窗軒鼓有僧晒白練
花鴨背清雁就經卷而哦者張冷石也有抽毫搏研紙落煙雲得意而疾書者馮天
垂也有眉如遠山肌若冰雪倚闌而弄團扇者女郎楚雲也有葛巾羽扇小舸衝
浪而來者季素心也楚雲居衡廬侍立小童捧絹素揾袖發墨雁磚而作梨舟圖者
張友鴻顧震雉也有翩然翠黛持洞簫而渡板橋者歌姬陸沅月也有臨風綽約手
搴香醪與王公沂並肩而哦者宋尚木也有盥與從茂林中轉折以出清神俊姿
照映左右者王伊人也有出船纔然方袍幅巾者陸文蔚也攜胡琴阮咸從之以行
者叢文卿也日云暮矣鹽燭熒熒山光潭影遶鴻杯掌中而文鋭于玄二陸蠭至摩
肩舉袂拭巾流酒酣以往余與素心長恐以請公沂曰君出口妙天下今夕良宴
會安可不一相聞于是文卿撥阮況月吹洞簫公沂執板一歌潭水皆寂魚龍出聽
一座盡傾友鴻曰今復見王都尉矣素心撫掌而笑曰正所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也次日冷石翦余云冰鵝雲鶴乳花金片鬢風奚露綠竹管弦抽屈宋之筆精叶宮
商之妍韻旨酒盈盃歌音閉月可稱西園多所集夏凌勝于春矣
初八晴過薛雨山寧題詩于壁　高人節屋構城東老樹疎籬僅紅靜坐忘閒香
到水閒行只見鳥雀風半窗辭苑侵衣桁十畝琅玕倚砌桐我亦浪遊長策杖扣門
應訝屐皮新
初九晴友鴻來袖出一詩詠擘丹園也依韻和之　別有波瀾逸畫船行廚蕭瑟愧
初筵風吹舊夢來青蓋曲度新聲落翠鈿元亮卜居門植柳遠公沽酒社名蓮客歸
未是香銷猶自飛腸對暮煙晚飲張止鬱宅分韻得鬱字　何處雙鳧喚午晴客
舟慈聽賣花聲草堂依舊識來燕綺席分明合護鯖隔夜醉容偏覺好將歸夢影亦
須驚故人再結尊罍社待我秋風獵杜衡
初十晴再赴蕭堂之讌錦羹綺饌妙舞清歌揚桂棹于晚風冒夏江之初月于酹云
自太白死三百年無此興矣今定何如
十一雨客有詩課眉公册來借者卻之且語客曰此老貧盜虛士之座舊以為然南
之援程言無足法行有可說今蓋木拱矣余山一片石急須傾百尺瀑布以洗其羞
客曰機雲二陸何如余曰二陸浮華文士裙屐少年助臣伐君卒娶虜寇舉事鵝唳
千古貽譏六朝詩人概非篤摯石崇潘岳撙節頹齡酖韜熙範熙輕險淫命沉約王儉
鬻國以希榮江總褚淵叛君而竊寵凡今人之所豔羨皆古聖之所必黜也故管公

明之薄何鄭裘行儉之料王處實有鑒機非關口耳悠悠斯世其誰與言
十二晴詣子立連袂行紫藤翠蔭中攜壺植泛小艇破明月佩穿蘋中流蕩漾仙仙
乎歸矣
十三晴散步東郊訪李漆初夜大月
十四晴集素心宅君山畫雙柳圖袁雅作一大艑宗漢寫余小像而補楚雲醉卧于
其旁
十五晴坐友鴻水亭清言竟日題屏間墨竹　蕭梢風雨學天寒月照貢蕉四壁乾
花影未移人影靜墨君應作此君看
十六晴至冷石度書處屋凡九間連綿似歐陽公脩齋分題史子梁稗官小說佈經
梵志各置架格裝帙精嚴皆手自批點丹黃糊堤中設蕉園晨夕哦誦昔曾孟德云
老而好學慎吾與袁伯業甚言老而好學之難也先生名逸士官重慶太守歸見世
塗多穢以冠服投蜀江示無宦情志節仕進今年六十餘閉門晏坐掃地焚香讀書
日晴朗則扶童子手一編倚宅邊柳樹觀之至倦乃返先生最愛予每到輒盛稟
茗飲則設一豆白米亦豐緜奚紫蓼道味冲和使人之意也消

十七大雨又買一舟載書畫酒茗以錦纜牽于大船通窗接簷傾波滴月沿堤垂柳
盡為園主伐以充薪惟予藥丹二株爭而僅存然亦不能保去後之斧斤也嗟乎永
豐坊角致興亡于之思張緒當年亦動風流之歎而今逐逐俗物之敗意若此樹固
有幸不幸耶
十八大雨過雷堂時友鴻天垂封奚素心梁公飲酒公沂度曲予續然一無所為因
謂友鴻曰陶靖節不解音律為雅川不知棋局錢道簿于騎不勝三雄葉酒予引聚
之遂作偈云我有三不如人唱曲者携飲酒部夫叩我空空為事於我何有
十九小雨坐來鵝樓觀友鴻為楚姬作畫姬向余絮語往事甚奇姬嘉善人年十二
阿母攜之佐酒甲申避武塘止南園怒仿村意氣甚都詹俊最盛座有二小髮吟咪
眾謂余贈詩有小玉嬌雛莫苑胎之句今乃知其一即姬也異哉地軸已翻天河莫挽南園既從彭城所居仿村更雅衛嬪之禍向余呢一麗人詢姬亦云物故義士青
萍宋顏黃土浩歌盈把如何可言
二十晴將有青溪之行諸君為余祖道
二十一晴招諸君潭舟話別若寒香娛鶯舞欹潛如九衢中郎別王子聲云座指平

生別苦誰少時江上別一女郎去年湖上別一老僧此別非道非僧亦復填胸之甚今忽忽有此懷知是別離者傾觴無飲捐袂淚滴回風雲旗翻然蕭瑟矣

二十二晴放舟綠余山至青浦見今君王鶴占

二十三小雨楚妃入漢離而成詩并序　漢水名妃秦淮倦客五茸解佩史柳停舟扇底桃花拜鼓湘靈之瑟樓頭鷁子愁持合德之裾小試山眉篤服亂頭皆覺蛇浪尋春色嬉笑怒罵總成癡跋推衍送抱以日為年而落魄傷神悵我與蘭玉爾吹箎聲聲銷杜宇之魂金粉飛來片片入高唐之館恐不可分再得妄夢倘乎余心聊存一十二章詩作畫脈中異雨朝雲欲倩十七八女郎唱楊柳岸曉風殘月　溪水流雲夜有聲風迴難店憶調笙不知夢影今何似只向陽臺覆處生　欲別吞聲未敢言魂銷細雨幾黃昏盈盈淺立桃花影手把煙波洗淚痕　隔衣嬌癡僅在傍無龍香信濕及窓醒來不見啼紅怨怪殺溫柔別是鄉　玉臂頻伸醉後題美人情性通人禪青樓薄倖非關我誰打鶯兒攪獨眠　分明雲片送離愁回首青山隔酒樓枕上笙歌猶未冷斷腸詩句木蘭舟　梅子黃時杏子紅自携金粉又東風生平半為情癡苦垂柳垂楊是夢中

二十四小雨獨占招飲水鏡山房

二十五大雨自青溪移櫂至綠葭浜宿

二十六雨中挂帆過昆山拽吳縣

二十七大雨坐如須思美草堂話舊分賦　別後相思寄酒狂一蓑衝雨到山塘僧貧老此茶中月客倦新移渺上霜淚濺齊梁悲故國魂招庾宋歎他鄉重來莫近蘇臺宇花落梧宮春草長　相期七夕指牽牛蕭瑟烟帆又隔秋千里夢回青玉案六朝愁緊黑貂裘西窗細雨留紅豆東海雄風恨白頭此去婁江何所見子山詞賦仲宣樓

二十八大雨晤葉聖野同飲思美草堂

二十九大雨自閶門抵昆山作旅舟夜雨歌爾如須聖野　來吳茶廣雨如線鮫涛白馬時相見枇杷既熟楊梅紅估船夜發長洲縣黃鸝坊口杜鵑啼虎丘石上南巢燕畔春江草灭西風金銅仙人淚洗面我有古琴欲贈誰蚊弦雁柱驅雷電三千年間日月車輿亡一一都彈倫聽者變色歌者哀在于俗耳何能美橫塘花落沙湖寒楊柳垂陰滿芳甸風帆話鬼不可停揮手婁門別親串煙火異鄉主薄祠笙簫哀哀

吳王殿把袂將吟為樂詩消魂原是桃花扇水驛山橋百里程掉頭已覺浮雲變為余拂拭莊客園秋來好挂鴛鴦綃

三十雨舟中與公沂談古事隨口抽條漫錄於左　田僧超能吹笳為壯士歌項羽吟將軍在延伯出師每臨敵令僧超為壯士聲遂單馬入陣　管甯自越海及歸帝生一木稱積五十餘年未曾糞脫其榦上當膝處皆穿　蕭總曾遇洛神女相見後至歲前連雨總得香氣曰此雲雨從巫山來獨我知之　賈弼夢見人曰愛君美貌欲易君銅錢之後能半面哭半面啼兩手把筆文辭各異　李泌賦詩讖楊國忠曰青青東門柳盛衰須臾間忠言訴於明皇上曰賦柳為讖卿則賦李為讖臣可斬矣　桓溫北征還得一老婢乃劉琨故女一見溫便潸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整衣冠又呼問之婢云面甚似恨薄臉甚似恨小鬚甚似恨亦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雖溫不怡者數日　唐德宗使殺善本授廣陵節度使本矣曰請毋奇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授　展挺之甯不作宰相不見李林甫張隱甫甯不作宰相不見牛仙客　石勒少與李陽爭溫府池及稱帝引與相見曰孤昔日厭卿老奴卿亦飢孤每手用為都尉　沈麟士纖簏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纖

簏先生　裴尚書寬龍鄖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極敝令巫之與語大奇之曰以君才識必自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貶之客亦不讓登舟奴婢俱盡者瓢鞚之其人張徐州庶封也　李元忠雖居要任不以物務平懷惟飲酒自娛時欲用為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于撫閒之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乘醺屬爰僕射宜勿飲　孔融毛都昌為賊管亥所圍過急乃遣東萊太史慈羊救于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即遣兵三千救之　謝安飲酒至一石人指之曰醉虎茶邑飲酒不醉自疏曰酒龍　漢宮人馮夫人名婉喜史書來錦車持節和戎得富而歸　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戎則錦纖寶總至老未嘗戚年八十而終　後漢韋逞母宗氏博究經典置生徒一百二十人隔紗窗授業　唐費直客德宗朝父漏禁中事帝怒賜鴆酒直言白中使請自飢容以飲其父中使然之直言曰持杯自飲立死酒自左足間出復活中使具奏遂流其父於嶺南後直言左足微跛耳　司馬溫公有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過聞而敬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　都說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上船可欣然倚艣聽水久

之乃去。陶渊明居栗里。两山间有大石。仰视玄瀑可坐十人。號醉石。

六月初一雨。自昆山放船至太倉。訪吳駿公宮尹于五畝之園。披襟縱談。賦以長句。

婁江之水千尺流。芳草碧色我始愁。苑柳城鴉年代改。青楓白字蘇臺秋。山東姜生欲我酒。袖出一卷風蒼虬。紙上分明宮尹解。淋漓墨汁傾兩肘。憶昔辛未天下繁。聖人端坐吹雲門。會元文章至尊歎。請書中秘視雄軒。繡虎搏龍動南軸。功名應讓王文莊。歸雁鍾鼓。孝陵烟時有哀絲。禮罷竹漢武曾同宴柏梁。驪山清路儼成行。豈知蛮尤指天市。利获銅駝又建康。痛哭通天臺上月。長鏡短笛空銷骨。太史樓船衲子衣。依稀難向斜陽說。開元遺事杜陵詩。彈入琵琶總是愁。銅壺空餘吳季重。澄江莫問謝玄暉。我亦華古傷心者。莫悲雁子胡兒馬。圖書風流二十年。今日相逢槐樹下。君不見梁朝庾子山。暮年詩賦動江關。又不見長洲謝皐羽。一慟冬青淚如雨。共是銷魂落魄人。不堪回首漢宮春。吁嗟乎。弁州永逝二殘死。太倉鬼哭君在此。寥寥海內竟雄山東姜生稱吳公。

初二小齋過吳郡黃陽如洞庭顧石民移篤僧樓公沂婿地焚香石民洗茶曬藥。余企脚北窗下觀書。時久雨乍晴。山碧欲滴。用惠泉水煮岕山廟後茶燒竹漢猪煮太倉蓴。菌出六月最佳。咲松江米飯。飽餐摩腹。統堂而行。石民曰。享如此清福。恐為上帝所忌。公沂曰。恨少美人在傍耳。余曰。天不滿東南地不滿西北。人生缺陷固自多也。惕如啞然而笑曰。有是哉。

初三晴。胡其章給諫過訪。與石民談醫。甚晰。石民世居東山。為人膚清。用意淳厚。涉獵書傳。下筆流遒。亂去鄉。攄浪散。快遊齊魯燕趙間。與悲歌慷慨文學之士交。久之。渡江浪歸吳市。棄去儒。使之行。益自精于醫。司馬遷云古之聖賢不居廊廟則隱于醫卜之間。石民勉乎哉。

初四晴。王周臣招遊芍藥堂。堂文肅公所搆。龍相後宴處其中。春夏之際芍藥競開。實朋滿座。今經戰鬪花竭闌。堧追憶開元全盛時。以為歎息。

初五晴。公沂石民問作詩之法于余。余曰。于吳言之詳矣。曰熟精文選。理言作詩必宗選體也。曰季陵蘇武是吾師。言五言必以蘇李為楷模也。曰清新庾開府。後逸鮑參軍。又曰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言作詩必以庾鮑陶謝為源流也。曰縱使盧王掾舒。要劣於漢魏。近風雅。又曰。竊窓底。宋宜方。篤恐與齊梁作後塵。言詞氣雖本漢魏。猶必上溯風雅也。曰。晚節漸。于詩律細。言律詩對偶須精。不可草草也。曰語不驚人死不休。言措詞命意。最忌平庸也。曰。轉益多師是汝師。言遞相祖述。能自得師也。老杜明明教人以作詩之法。人習焉而不察耳。

初六晴。飲胡觀察沛然壁。懸王煙客王元炤所作畫。并曾佳妙。觀察云古二王精于書。今二王精于畫。亦吳代一奇也。

初七晴。駿公招飲五畝之園。園弁州所製。因水聲石石嶙峋。若天生。長槐茂柏。湖嵐蒼浦。煙垂雲委。岫壑沖深。籬逕所絕。中設座堂。堂四面皆窓。含受風氣。于春夏之交。最宜。堦前路轉。柴門杳然。梧桐影綠。綺于一卷。卷結三楹。左峙山茅石瞰。池水紛紅。駭紫絡繹。奔會。曛遮。霽色於夏最宜。卷前數十步。乃接危橋。橋岸平敷芳草。漠漠地空無樹。短垣南向。透吐朱闌。枯槎積。綠絲逸。座雜披。幽逕閒。秘於冬最宜。折而西偏。有亭。森立。桂樹叢生。山阿。散朗於秋最宜。凡四時之氣。各置一境。以領之。園之近人而可樂者。莫此為。全園患。弁州生當盛世。竭其精藻。羣搆斯園。取石遠方。壞垣而入。經營慘澹。概覆可知。今為宮尹所有。文章花鳥。久而更新。予既賀宮尹之趣而又以賀斯園之遭也。同集者。宋昭芑。周子飯。許九日。王義伯。王周臣。兄弟。王公沂。吳聖符。顧石民。徐介石。女郎馮靜容。賓主士女。共十四人。

初八大雨。作詩謝駿公。桂樹山阿竟久留。薰風生座氣如秋。到公石在依流水。荷令香飄陽。畫棟。靜穿鶯花三畝宅。忘歸。眼。纂五湖舟。乾坤身世俱。夜謝。雙解新愁。問莫愁。池塹綠。紗暮雲。平浪郎漁。樵哥此生。地勝南皮。留七子。客依東里見。諸卿。含桃夜。擘分歌扇。蓮燕春歸出。幔城。痛飲吾師。難再得。醉吹江笛到天明。

初九晴。駿公手錄昆邑行見遺。寄書云。當十日發林揚。權風。推而余匆匆解纜行矣。

初十晴。自婁來抵吳郡。

十一晴。如須招余為玄墓遊。浪破岑江經古渡。綠走狗塘至靈巖。山下吳王雄風西施艷色。歌舞響香之處千載。今人神傷。往讀吳越春秋。觀吳之驕奢靡麗。知吳之所以亡。越之憂愁幽思。知越之所以興。自今思之。胥為吳之亡不為越之興也。夫差獨翁江南。及身而喪。句踐患苦。卑汚。亦一傳而絕。且要請為妾。豈人所為。腑可掬也。真可嘗乎。以夫差之強。若非宰嚭。恐麋鹿未必遂遊蘇臺也。如須曰。此論甚快。余因極論古今亡國皆奸臣之由。非人君之過。漢獻若非董卓。曹操。豈有播遷之辱。梁武若非朱异。豈有臺城之辱。唐玄若非林甫。國忠。豈有馬嵬之辛。宋徽若非蔡京。王黼。豈有五國之羞。以古鏡今。明若龜鑑。追論誤國之奸。恕衛伍胥之海矣。甫破。登山而大

風起水上而從東來汕湧澎洴汎汎浮濤萬拔西崦虎山橋頻壁霞舉紅雲秀天方揔首峨岭而主人徐玄初已候於門矣迓入咿漁軒桐陰承宇靜月澄高尤福之山接顧連峯太湖之水勝波濊日悉莽走效技于檻檻之下豈非避世之貞廬養幽之閒園者乎晚飲會玄初弟平園于長民得詩七首　閶道楊梅熟牽船及此遊地銷兵越壘天帶古今愁樹密偏宜夏江寒未是秋橫塘芳草淚吹雨故淹留　走狗塘邊路吳王舊寢宮春城花落盡烟寺鳥啼空魚米孫村市桑麻十畝風山形餘霸氣愁絶向江東　露井銜山火津亭却岸沈水深沽酒店門閉野人家片雨雲猶濕孤雲去欲斜興亡俱有淚往事不堪誇　白鶴閒花處青山過雨時英雄兒女恨千載令人悲古渡催帆急斜陽送客遲徘徊歌舞地日暮竟何之　地是吳山古人傳越女強平蕨苔辭碧一寺辭蘿長香靡餘環堰荒村冷驅騎河邊收艇子捲首向空蒼　短篙長為客湖煙遮我歸橋分春浪濶帆挂夕陽微到海光偏疾濶天影漸祈投林指飛鳥獨樹萬山圍　旅泊無非寄涼生一水間兩山閒是王千里夢相關等茱萸初美楊梅摘未遲那堪風雨夜樽酒伴衰顏

十二小雨林若撫來不見經年老而愈健可喜也登石浪亭亭峙山腰延青結碧亭

下翁溪連物草樹塞河道橫大石彷彿虎丘然而雁猶跳梁山鬼愛度雖揺辭荔以攀援亦祇窺烟波之所積矣入光福寺佛燈亭亭一僧趺誦叩之吳江人儒而釋者能為詩其清順可久之傳歟　山雨夜來歡蹉跎杖履同數峯青未了千丈碧還空雞啓野雲外花龕湖水東登臺徒極目雙屐向支公　晚日龍烟閣苔深衆壑平金梧搖佛晚銀杏落鐘聲頭白一巷老燈青萬派明吳江楓葉細片片報詩成　夏淺山無暑孫光招我尋天留六代寺客動五湖心香氣林端集經行世外深慈尽浑閒事終日愧登臨踩石泓沿林行見崇山綠中掩映紅九軋攜躍攀條摘而啖之若撫蹴跖走山麓亦偃仰以登余謂之曰上高巖之峭岸處雌蜕之標巔七十老翁何所未耶若撫笑曰楊太真一騎紅塵萬里而進荔枝吾老矣何遽不可千仞而摘楊梅也至萬峯禪院臺殿鬼我照曜金碧過姚文初同坐還元閣修篁千个雲色蔥鮮乎畴遠風交於戶牖舒舉謁剖石和尚和尚經論之餘頗涉世諦而精猛之色見于眉間踩西廡至四宜堂兩楹古桂數十株茂葉參天童童如實幢華蓋陰其下者殆忘暑也是夕移酌大航月湧波心山煙線斷笛聲起于枉渚漁歌出芰荷中醉卧石梁以天地為衾枕矣因語如須曰余龍潭之遊蠶蠶故宜于美人狂士畫舫宋簾洞

爾鴉鼓然蠶之極則其流也瀛鄧尉之游幽幽故宜於靜侶名僧疎鐘冷磬叢草長林然幽之極則其流也寂崦西之遊曠曠故宜于愁人野客浪笛漁簑空煙浩月然曠之極則其流也狂是故蠶之極不可以不幽幽之餘不可以不曠一遊而備三善謝康樂宗少文何足道哉凡得詩五首　清望泛遥夜晨光於此回篙解烟舷去又喚筍輿來柘家家種桐花處處開最憐芳草歇鵜鴂向人哀　一村雞犬靜深樹湧紅霏鐘磬遠雲白琉璃隔水青嚩簷衝佛火殿齒破江星試問何年事山門傍野塒　老樹空山得高臺見葉繁平心參慧遠作意向深源茂竹雲中筱疎烟頂上村茶瓜留客罷同扣法堂門　殿閣歷坤軸湖山又覺低軍持飛白乳香積煮青泥塵捉石龕外鐘閒墻院西塵凡應盡隔回首失征鞏　硐轉歷危坂涼流入古泉人從三伏到僧以萬峯傳洗耳蓮華界灰心桂樹邊春來梅有信報我倍娟然

十三小雨坐平園小箕頴暇湖如井薛放翁來逐酌橋岸次韻贈平園　煙滿湖天水滿陂酒船漁笠暫相隨雨山別開高人徑五柳新編處士籬國畫有時傳浩蕩神仙原自愛幽奇洞庭青草知何往花下聊傾金屈巵

十四小雨玄初徐君嘉遊光福利船就訪盤薄次宵今子長民温潤秀雅潛發湖山

羣從凡弟笑然有文結社賓朋允諧入選時峯芳葱日田香酣上洞庭而下江望長秋以歎息昔稔蕃與趙至書云將與足下結巢山於茅屋侶范子于海濱風抱弦懷今焉遂舉歌以詠志踊躍若湯　吳會扁舟下五湖柴門終日閉潛夫桐花落地雪生梢荷笑為衣香滿厨六月江寒天意迥萬峯鐘靜客心孤夜來醉枕溪檣卧白髮青鞋入畫圖　夜涼吹笛四山青我友偕過春草亭留醉不驚遊子夢忘機長對少微星一船鐙火侵紅藕萬壑風濤湧翠屏亂後親零雖到此主人應別更丁寧　笠澤茫茫挂杖窮亭臺縹緲釣白雲中惟解投竿何知度歸及征舰只避風下桐反因徐孺子采芝深愧夏黄公多君好我殷勤甚鎮日高吟湖水空　天下干戈此獨閒神仙眷屬道人顏無衣恰藉橋邊草有酒惟流湖上山隱是陶潛書甲子愁同庾信老江關秋風一櫂還相訪依舊衡寒到水涯

十五晴理鮪楓過堯峯與如須聯句　返棹是何處茫茫震澤邊對山肩寸雨度塢岸一重烟錦纜沽农濕坂相蘆荷晚鮮樹深迷發寺泥深擁新泉白鹭初飛坂青蓮等似拳秧田輕作穗度麥頻小為錢宗炳探奇日吟郡說茶杖年鳩啼雙禿髻最憐兩生扈粘鯉敲鍼消坂重垂出箔圓禮聲拾穎霜花浩揀蕤荃羽益畦亭

寔坂綠叢草剩玄吳溝翻揚鼓慢越垂歷戎蒋坂勃蠢陰蝕坂宮香鼠璞榮巖留西于夢慢春升阮郎還艱大宿論梧坂飛揚敢獨先愁予因渺渺思爾最翩翩伏酒逢哀船坂蓋廬憶伍員南雲通北學慢朔馬踟幽燕望眼標銅柱坂低頭泣杜鵑霽虹撚遠戟慢乳鵲想高褰徐庶解劉主坂周顒奇竺乾飢寒長乞食慢磊塊蓉富延露圃織綃襯坂等柔細參前銀綠葱抨膽慢水殺爾抽綿要于龐居士坂神仙謝自然軫慢指婦且逃涕淚琴聲天共有窮途恨坂應參上乘禪晚逢教落照慢虛橫侯同眠浪蔟江霞合坂蹬沉壁月懸忘歸娘菜美瓠泊五湖船慢蓴羹至橫塘風雨颱忽雷光統船船幾沒舟人惶逢將波陽戾之汜滋託彭蠡之所居矣先是如須夢與蛇鬪朝而吉予予亦夢到瓜步擲地化為龍及是追憶昨夢而隨行老姬云舟有捕蟹一斗趣賜以金投之中流似有蛟螭陰翳上下須臾風恬浪怡星星月露異哉作展風歌

亭故鄉涉遠道長波滯天白浩浩舟如葉帆如羊莫轉趁忽墨霧重墳雷霆錯莫虹蜺踪逸路險艱禾何使人老須臾鬢髭神靈雨鬱蛻僊綠鄰南箕北斗相對照顏色舒宴宴以終保爾恢獨自歎勿復道

十六晴作箋寄如須同舟以濶方郭李之俱仙共抗而服擬莊光之信宿抽鋒得句陋彼酒明瀘酒結風駭斯孟德山何桂樹倩朗月以留人石沚蘭滌零寒潮而送客我之懷矣于好遊矣康樂狖嘯之帆更借晏于靖節斜川之篇少挈賈朋雖棋致之相當實盤固之恐後獨是怪雨百風驚魂落魄幸免蟠龍之腹又充蚊蚋之膚神物有神不疾而速痛定思痛如何可言以謝安石之沖襟不能保其夷粹即張茂先之博物曷以辨此幽奇乎謝東君於東海訪西子於西湖時隔夏秋路經吳越聊復削牘以代推衿

十七晴坐聽流鬧閣升卷外紀升卷之病博而不精至以行書之劉德升為劉景升以善歌之花卿為花敬定則何其不攷之甚也不但升卷古今沿習謬誤甚多如以楊雄之楊為楊謝朓之朓為朓純熙之熙為昭祖士雅之雅為稚發祜之祜為祐干頃之陂為波繞朝之策為鞭沈約之老病為休文庾闡莊騷之漢尋為尋亭積皆相傳賢者不免嗟乎豈獨一升卷哉

十八晴同公沂謁王其長會沈石安徐禎起於社小飲歸寫又錄誤事陶淵明字元亮入宋易名潛今稱淵明先生矣何仲言未至揚州今以梅花官閣歸何遜矣陸修

靜不與遠公同時今傳通虎溪三笑圖矣李太白死當塗族人李陽冰葬之今謬用騎鯨捉月矣謝安石賭墅與張玄圍棋今以為謝玄矣徐夫人匕首男子也疑為婦人陸今堂搜稚婦人也疑為男子驚帆馬名也詩人用於舟船風箏穩鐵也支士註曰樂荅如此種類未易更僕暇當輯成一書以質閱覽博物君子

十九大風雨移舟陰基作擬古詩折楊柳歌辭不採芙蓉花乃折楊柳枝儂出門前望歡來定何時儂有錦蠙段為歡裁作衣上刺雙鴛鴦下爲長相思儂作博山鑪郎騎青驄馬郎今儂惱儂到門未肯下楊柳儂楊柳青青要廉色北斗雖闌干銮音何當絕我有玳瑁簪遥遥欲寄時閶郎在西洲中心以紡徨風望從東來飛向庭前息寒冀向儂鳴為儂寫胸臆音為形與影今為參與商捲起真珠簾欲見明月光明月照簾薰浮雲翳綽荔郎自不知儂玉指雙淚滴未蓮曲蓮葉何田田結根水中央芬芳本不乏華實自相當吳姬年十五蒲稽扎兩結采蓮不用舟采蓮不用楫岸上遊治郎是儂夙所鍾投郎蓮蓬子與郎結同心清波迴曲池離離長新苗郎是宋子侯妾是董嬌饒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面迎帝子渚行上美人船妾居湖水北終日漾清波郎居湖水南水深奈郎何荷花紅似錦荷葉大如盖常恐秋風生過時而不採道開有時盡妾心渠未央采采芳陽歸莫去泛橫塘

廣陵通典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廣陵通典序

郡邑志乘濫觴晉宋賀循會稽劉損京口陸任所合內多斯例後此繼之盈乎著錄其爲書也能使生是邦者曉前古事跡至其地者驗方今物土洵爲善矣降及明葉末流滋弊事既歸官成由借手府縣等諸具文撰修類皆不學雖云但糜餐錢虛陪禮帀猶復俗語丹青後生疑誤正失復貫必也其人此江都汪容甫先生廣陵通典所以有作也蓋其天才踔越雅識淵深目洞千秋胷羅七略出摛朱育之對撟舌名公入著虞卿之書關心鄉邑爰於撢經之餘悉取城

邗以下用編年之體作釋地之篇會萃條流差次月日吳濞開國孫韶領鎮據割重形勝治平饒轉輸上下各代排比列城沿革道里戶口貢賦鉅靡不包細亦無漏故謂之通進節義退草竊貴賢能賤奢踰刊棄神怪擯落嘲咏唯錄有用之事弗爲無益之談字求其實言歸於正故謂之典構造僅半奄忽輟簡後三十載嗣子喜孫宇孟慈始奉遺槀以墨於板道光三年癸未之歲也夫觀其貫穿正史紛綸乙部裴松之之引江表傳司馬公之采驚聽錄羅昭諫之志魏鄭公之文放軼兼網幽隱曲登可以知其取材之鴻也孫吳所不居江左所僑置此隸彼割朝回夕改國在典午較狹郡於大業特雄以至太守刺史長史節度廢建不恒遷莅相互罔弗秩然備於開卷可以知其立例之當也匡琦之戰時濱江之徙年王舒代鎮哀豈宜冠褚桓宏中兵劉未可著毅勘宣蘭是簡則宋謚獲通訂蕭曷非景而唐諱遂悟決史文之宿疑破相傳之積謬若斯之倫不勝指數可以知其考覈之精也上焉解剥馬班下焉合和晌祁三國參范蔚宗書八朝連李延壽史凡此成文胥同己出全收陰括之功悉泯彌縫之跡可以知其鎔裁之妙也況乎

規撫嚴整氣局開張人物於焉如生江山爲之增壯天下後世有善讀者庶幾展拓心胷奚止研練故實以視其他圖經地記縱使淳熙吳陵紹熙廣陵故書具存皆將避席起成化之廢疾箴嘉靖之膏肓所勿論也楊吳而下雖曰闕如一門世業前後續成昔繁其比今亦謂然是於孟慈有厚望焉元和顧千里撰

廣陵通典卷一

南陵徐乃昌校勘經籍記

江都汪中撰

吳王夫差十年秋城邗溝通江淮楚懷王十年城廣陵秦二世元年七月陳勝等起蘄九月項梁殺會稽守通二年端月廣陵人召平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竟以亡秦漢高帝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正月丙午立從父兄賈爲荆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爲王者羣臣皆曰

立劉賈爲荆王王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都廣陵十一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弗勝走富陵爲布軍所殺無後帝自將誅布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諸子少兄仲之子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甄帝還過沛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沛侯濞重厚請立爲吳王王荆故地廣陵更屬吳濞已拜受印帝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有鄣郡銅山聚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煑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招致四方游士齊鄒陽吳嚴忌淮陰枚乘等俱仕吳以文辯著名孝文五年吳暴風雨壞城官府民室十二年有馬生角於吳角在耳前上鄉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太二寸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愠曰天下一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

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惟上與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號爲劉氏祭酒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共禁不與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皇后從兄子竇嬰爲吳相病免齊相爰盎徙爲吳相盎

兄子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劒刺君矣南方卑濕絲能日飲亡苛說王毋反而已盎用種之計王厚遇盎漢太子家令鼂川朝錯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之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景帝二年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

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素惡爰盎使吏案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鄒陽奏書諫爲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喻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

然後乃致其意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縣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鬬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過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

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厎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鶩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

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枚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

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逾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

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握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厎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內二人之言是時景帝少子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

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吳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誚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與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

此恐不特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驚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爲討外隨大王後車仿佯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

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幷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十二月吳城門楚門魚門自傾大船自覆正月削吳會稽鄣郡及書至乃悉誅漢吏二千石以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閩越不肯行獨東越發兵從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膠西膠東菑川濟南

楚趙亦誅漢吏發兵而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爲渠帥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陰使匈奴與連兵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他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

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椎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專并將其軍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絶先帝

功臣進任姦宄詿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閒河内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洛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摶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洗沐十餘年怨

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絶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捕斬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

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七國反書聞上與朝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上拜中尉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召寶嬰拜

爲大將軍使屯滎陽監齊趙兵未行朝錯謂丞史曰爰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絶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爰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盎聞之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之詔召入見上方與朝錯調兵筭軍食上問爰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爰盎對曰吳有銅鹽

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朝錯曰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朝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朝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

此惟上熟計之乃拜盎爲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使爰盎與吳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吳如盎策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

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殽黽阨陜之閒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閒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使吏搜殽黽閒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會兵滎陽東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

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從其策遂堅辟昌邑南使弓高侯韓頹當等輕兵絕吳饟道爰盎等至吳吳楚兵已攻梁辟矣宗正通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爰盎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吳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且殺之盎自其爲吳相時有從史嘗盜盎侍兒盎知之弗洩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盎見

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馳去歸報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

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吳楚兵西破梁棘壁殺數萬人乘勝前銳甚梁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城守睢陽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守便宜不往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條侯不奉詔堅壁不出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

敗吳兵枚乘自梁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辟猶蠅蚋之附羶牛腐肉之齒利劒鋒接必無幸矣天子

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

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劻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吳王不聽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棄其軍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軍遂潰漢兵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於是制詔將軍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印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印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爲逆

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邱冢甚爲暴虐今印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吳王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啗東越購吳王千金月餘東越紿吳王出勞軍使人鏦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東越由是得不誅吳王子子華子駒走閩越膠西王印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

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斬首十餘萬級吳王濞立四十二年而反自起兵至滅凡三月初吳王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下邳周邱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獨不用邱乃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邱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邱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邱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地至

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夏六月詔曰乃者吳王濞等爲逆起兵相脅誑誤吏民吏民不得已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藝等與濞等爲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宗室帝欲以吳王弟德哀侯廣之子通續吳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爲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柰何續其後不許四年徙汝南王非爲江都王王景帝子也母程姬與魯恭王膠西于王同母孝景二年三月立爲汝南王明年吳楚反王年

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帝賜非將軍印以軍功賜天子旗治吳故都并得鄣郡而不得吳五年五月江都大暴風從西方來壞城十二丈六年春封江都丞相程嘉爲建平侯武帝即位廣川董仲舒舉賢良爲江都相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王問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

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於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元光六年匈奴大入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驕奢甚徙二十六年元朔元年十二月薨是爲易王子建嗣天子既詔諸侯王推私恩分子弟邑甲辰分封王子五

人敢丹陽侯蒙之盱眙侯正月丁卯封胥行湖熟侯纏秣陵侯定國淮陵侯敢元狩元年薨亡後謚曰終蒙之定國元鼎五年俱纏元鼎四年薨亡後謚曰終蒙之定國元鼎五年俱坐酎金免胥行元鼎五年薨謚曰頃子聖嗣坐知人脫亡名數以爲保殺人免建爲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乃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建女弟徵臣爲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爲淮陽侯

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荼恬上書告建淫亂不當爲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爲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遣徵臣書曰國中口語籍籍愼無復至江都後建使謁者吉請問恭太后太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言吾爲而王泣也吉歸致恭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宮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嬴立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鉞杵舂不中程輒掠或縱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強令宮人嬴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專爲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延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建亦頗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爲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爲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號

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遺建荃葛珠璣犀甲翠羽蝯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元狩元年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後復謂近臣曰我爲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爲人所不能爲耳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出二年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有司請捕誅建

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建立七年而誅自易王徙江都凡三十三年國除地入於漢爲廣陵郡其郡後更名丹陽郡六年大司馬去病奏立皇子爲諸侯王事下丞相御史議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地圖請所立國名制曰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廣陵王策曰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陵王曰於乎

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乎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逸毋遏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乎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於時廣陵國得廣陵江都高郵平安四縣地益小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羆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爲漢嗣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廣陵國屬徐州後元二年二月昭帝即位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五年入朝復益

國萬一千戶賜錢二千萬黃金二百斤劒二安車一乘馬二駟宣帝本始元年秋七月詔別封胥四子聖朝陽侯曾平曲侯昌南利侯小子宏高密王所以褒賞甚厚始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爲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寖信女須等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而楚王延壽以爲胥武帝子天

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故爲其後母弟趙何齊取胥女爲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之使廣陵王立何齊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毋後人有天下數相餽遺通私書地節元年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延壽自殺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他器物甚衆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二年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遷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坡草田以賦貧民

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神爵元年廣陵相沛郡陳萬年以高第爲右扶風五鳳三年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庭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四年正月胥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

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爲苦心何用爲樂心所喜出入無悰爲樂亟蒿里召兮郭門閎死不得取代屑身自近左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雞鳴時罷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爲庶人賜謚曰厲王立六十三年而誅國除初元二年三月壬申元帝復立胥故太子霸爲廣陵王是爲孝王十三年薨建昭五年子共王意嗣三年薨建始二年子哀王護嗣十五年薨亡後後六年元延二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守是爲靖王立十七年薨居攝二年子宏嗣先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元始二年四月丁酉立故江都易王庶孫盱眙侯子宮爲廣世王奉易王後凡絕百二十一年復封莽篡位廣世王宮廣陵王宏並例貶爲公明年五威使出悉上璽紱爲民元始二年廣陵國戶三萬六千七百七十三口十四萬七百二十二王莽始建國元年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大尉縣令長曰宰改廣陵曰江平廣陵縣曰安定江都高郵名闕平安曰杜鄉

廣陵通典卷一

世祖建武十三年二月庚午省泗水國屬廣陵顯宗永平元年八月戊子徙山陽王荊爲廣陵王荊帝母弟性刻急隱害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荊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勸彊反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帝秘其事遣荊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荊不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爲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遣就國其後荊復呼相工謂曰

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荊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民惟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荊猶不改復使巫祭祀祝詛十年春二月有司舉奏請誅之荊自殺立二十九年死帝憐傷之賜謚曰思王地入於漢爲郡先是八年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既在斗十一度斗吳也廣陵屬吳至是荊死十四年夏五月封荊子元壽爲廣陵侯服王璽綬食荊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爲鄉侯十五年三月帝東巡狩徵元壽兄弟會東平宮班賜御服器物又取皇子輿馬悉以賜之建初七年肅宗詔元壽兄弟與諸王俱朝京師元壽卒子商嗣商卒子條嗣傳國於後章和元年扶風馬棱自謁者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飢奏罷鹽官以利百姓振貧羸薄賦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歲增租十餘萬斛蝗蟲入江海化爲魚鰕吏民刻石頌之於後陸稠張載爲太守稠有威惠奸吏斂手郡中諺曰解結理煩我國陸君載舉吳奉爲孝廉載罷郡歸奉齎金爲禮載不受奉以囊盛投載園中而逝載齎至廣陵還之安帝永初七年九月詔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振給南陽

廣陵下邳彭城山陽廬江九江饑民順帝永和三年夏四月九江賊蔡伯流寇郡界及廣陵殺江都長閏月伯流率衆詣徐州刺史應志降廣陵故領縣四是時并得泗水之淩臨淮之東陽射陽鹽瀆興堂邑東海之海西凡十一城五年戶八萬三千九百七口四十一萬百九十江都有江水祠自世祖以後諸帝不豫並告廣陵太守禱祠漢安元年以御史武陽張綱爲廣陵太守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閒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會綱劾大將軍梁冀冀弟河南尹不疑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

請加大辟帝不能用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兖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夫不料彊弱非明也弃善取惡

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絶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喘息須臾聞可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說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絶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貢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壞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沖帝永嘉元年嬰復聚衆數千人反據廣陵殺堂邑江都長朝廷博求將帥三公舉涿令滕撫

爲九江都尉討之就拜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十一月丙午撫擊嬰破平之斬獲千餘人質帝本初元年春正月壬子廣陵太守王喜坐討賊逗留下獄死二月庚辰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殘夷最甚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尸原野其調比郡見穀出稾窮弱收葬枯骸務加埋卹以稱朕意桓帝元嘉二年七月庚辰日有食之在翼四度史官不見廣陵以聞延熹九年沛國戴異鉏田得金印無文字到廣陵以與龍尚遂共祭井作符書稱太上皇伏誅於後荀曇爲太守曇字元智頴陰人以宦寺擅權志欲除之其黨

至郡纖罪必治略無避忌用是坐黨禁錮廢終身靈帝中平末太守張超請故即邱長射陽臧洪爲功曹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弒恒農王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以郡人故太傅掾表紱領廣陵事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於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知數優超超

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勠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廝養莫不

激揚人思致節頃之諸軍莫適先進食盡衆散徐州牧陶謙以別駕從事琅邪趙昱爲廣陵太守昱字元達清己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爲人耳不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方正爲謙閒行奉貢西京後以忠直見疏謙刑政由是漸亂汝南許劭避地廣陵謙禮之甚厚劭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貞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遂去之後謙果捕諸寓士人乃服其先識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孫堅圍襄陽戰沒于策葬堅于曲阿巳乃渡江與母吳氏弟權翊匡朗居江都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爲丹陽太

守策將依之廣陵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僭傑各擁衆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爲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讎雪恥爲朝廷外藩君以爲何如紘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絰之中無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紘乃荅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以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讎敵可

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與君同符合契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無復回顧之憂策至景所遣汝南呂範迎母於江都陶謙謂範爲袁氏覘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策乃載母徙曲阿初陶謙同郡笮融聚衆數百往依於謙謙以爲下邳相使督廣陵下邳彭城糧運融斷三郡委輸以自入興平元年兗州牧曹操再破謙徐土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走廣陵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貨

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因以過江南奔豫章後爲揚州刺史劉繇所破走死昱在郡時察張紘孝廉昱死門戶絕滅紘甚傷憤而力不能討後紘爲會稽東部都尉遣主簿至琅邪設祭并求親戚爲之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建安元年昭烈帝以領徐州屯下邳使張飛居守自將拒袁術於盱眙淮陰飛爲呂布所襲昭烈引還兵潰收餘衆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屯於海西飢餓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別駕東海麋竺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時進妹於昭烈爲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賴此復振乃遣使求和於布布令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僮僕發遣昭烈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袁術以督軍中郎將故丹陽太守吳景爲廣陵太守術既僭號策以書喻術術不納策絕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與景等書曰今征江東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景即委郡東歸策復以景爲丹陽太守是時下邳陳瑀自號安東將軍吳郡太守住海西二年孫策既定江東帝遣議郎王誧勅策與徐州牧呂布及瑀同討袁術策奉詔治嚴當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唐瑀陰圖襲策遣都尉萬

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紐與丹陽宣城涇陵陽始安黟歙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爲內應伺策軍發欲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之梟其大將陳牧獲吏士妻子四千人瑀單騎走冀州歸袁紹紹以爲故安都尉瑀從兄子徐州典農校尉登爲布使於丞相操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以登爲廣陵太守臨別執其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宣布威信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束手歸命登於城西濬上雷下雷小

新句城陳公五塘四境沾溉歲用豐稔民呼爲愛敬陂操東征布登率郡兵爲軍先驅時登三弟在下邳城中布質以求和登執意不撓布刺姦張宏懼於後累夜將登弟出就登布既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閒歡心郡人東陽陳矯海西徐宣並爲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俱爲登所器登嘗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議論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絜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

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吳軍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以今賊衆十倍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以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過除凶慝何逃寇之爲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仇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懈可擊乃開南門引軍指賊營別以步騎鈔其後敵周章方結陳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吳軍大破皆棄船迸走登乘勝追奔多所斬獲吳尋大興兵向登登遣陳矯求救於曹操矯說操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則吳人挫謀徐方永安崇德養威此王業也操子丕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本國倒懸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宏演之義乎操乃遣兵赴救未至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吳軍望火驚潰會救至登合兵追奔大破之海西淮

浦二縣民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奔宣家宣密送免之曹操遣督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質責之示以形勢質乃進破賊操辟矯宣皆爲司空掾屬孫策西襲廬江登陰遣閒使以印綬誘嚴白虎餘黨反以報瑀見破之辱五年策將伐登軍到丹徒爲人刺死弟權爲討虜將軍登移治射陽遷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繼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卿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乎登卒年三十九初登得病匈中煩滿面赤不食譙人華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

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後許汜與昭烈並在荆州牧劉表坐表與昭烈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昭烈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爲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昭烈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昭烈曰君有國士之名今

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當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昭烈因言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魏文帝追美登功以登子慎爲郎中建安十四年丞相操恐濱江郡縣爲孫權所略欲徙令近內以問揚州別駕蔣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以來明公威震天下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既而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孫權以承烈校尉孫韶爲廣陵太守偏將軍仍屯京城延康元年冬十一月魏王丕稱皇帝建元黃初二年八月拜權爲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王遷韶揚威將軍封建德侯三年王貳於魏帝自許昌南征以征東將軍曹休爲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征東將軍張遼鎮東將軍臧霸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乘舟至海陵臨江冬十月吳王改元黃武遣建威將軍領丹陽太守呂範督建武將軍領廬江太守徐盛偏將軍全琮及孫韶等以舟師

渡江拒休於洞浦軍營相望休數遣將以輕舡鈔擊琮常帶甲杖兵伺候不休十一月大風吳軍覆溺死者數千盛收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就舡攻盛盛以少禦多休不能克頃之魏軍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斬將軍尹盧各引軍退始遼破吳王於合肥威名甚盛至是輿疾行王猶憚焉勑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遼病遂篤卒於江都帝爲流涕謚曰剛侯五年秋七月帝東巡如許昌大興軍伐吳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臨江爲疑城卓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

焉一夕而成自石頭至於江乘聯絲相接數百里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盛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帝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當自來侍中劉毅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衆牽己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帝停止積日吳王不至乃旋師六年三月帝以舟師復征吳羣臣大議宮正鮑勛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

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跼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為不可帝怒左遷勛為治書執法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辛丑帝親御甲冑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帝於馬上為詩曰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元甲燿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縱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戰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獻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織先零自破亡興農淮泗開築室都徐方量宜運權略六軍咸說厲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感傷吳人嚴兵固守時天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議者欲就留兵屯田蔣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屯帝從之乃引軍歸吳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士五百人於逕路夜邀帝獲副車羽蓋以還帝至精湖水稍盡戰船數千皆止不行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

過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過入淮中乃得還吳大皇帝黃龍元年進孫韶鎮北將軍韶為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候為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徹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帝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帝還建業乃得朝覲帝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帝歡說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嘉禾三年帝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

汚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自率大衆圍合肥新城魏明帝自督水軍東征帝還孫韶亦罷赤烏四年韶卒會稽王五鳳二年丞相孫峻欲城廣陵朝臣知其不可莫敢言惟衛將軍滕允諫止不從使衛尉馮朝城之拜將軍吳穰爲廣陵太守功竟不就太平元年八月遣征北大將軍文欽驃騎將軍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伐魏未及淮間孫峻死以從弟綝自代據怒引兵還討綝冬十月丁未綝遣孫憲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吾不可爲叛臣辛亥獲據於新

州據自殺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爲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銅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劒列侍靈座刻銅人背後石辟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辟三十枚藉尸懷中有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

廣陵通典卷二

廣陵通典卷三

江都汪中撰

晉武帝咸寧元年五月廣陵大風拔木壞廬舍六年三月平吳改元太康復立廣陵郡統淮陰射陽輿海陵廣陵鹽瀆淮浦江都八縣戶八千八百治淮陰故城後又治射陽十年十一月甲申封皇孫遹爲廣陵王年十歲皇孫太子之長子母謝才人幼而敏慧爲帝所愛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爲廣陵王邑五萬戶以劉寔爲師孟珩爲友楊準馮蓀爲文學又封琅邪王覲弟澹爲廣陵公邑二千九百戶太熙

元年四月己酉惠帝即位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遹爲皇太子永寧元年夏四月辛酉左將軍散騎常侍廣陵公澹與左衛將軍王輿攻殺孫秀廢趙王倫澹以功進封淮陵王入爲尚書加侍中初合肥度支盧江陳敏遷廣陵度支太安二年義陽妖賊張昌之黨石冰寇揚州自臨淮趨壽春都督征東將軍劉準惶懼不知所爲敏時統衆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逼迫成賊烏合之衆其勢易離敏請督運兵爲公破之準乃益敏兵使擊之永安元年三月敏擊冰所向皆捷遂與周玘合攻冰於建康冰走死揚徐二州平朝廷以敏爲廣陵相敏自謂勇略無敵陰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遂以憂死敏以喪去職永興二年司空越起爲右將軍敏叛據江東懷帝永嘉元年伏誅徐州刺史裴盾以故著作郎卞壼行廣陵相琅邪王睿鎮建業召壼爲從事中郎彭城內史孫惠遷廣陵相陳敏之亂吳興人錢璯起義兵討敏東海王越以璯爲建武將軍四年使率其屬會於京都璯至廣陵聞劉聰逼洛陽畏憚不敢進琅邪王促以軍期璯乃謀反時揚州刺史王敦遷尚書當應徵與璯俱西璯陰欲殺敦藉以舉事敦聞

之奔告琅邪王璯遂殺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自號平西大將軍八州都督劫孫皓子允立爲吳王既而殺之鎮東倉曹屬周玘與宮軍會討斬璯愍帝建興元年左丞相琅邪王遣世子東中郎將紹鎮廣陵以丞相掾蔡謨爲參軍又以溧陽令王舒爲司馬卞壼出爲東中郎長史時廣陵郡還治廣陵五年睿稱晉王立紹爲太子拜琅邪王裒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青兗徐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鎮廣陵復以王舒爲車騎司馬舒頻領望府咸稱明練以丞相從事中郎阮孚爲長史孚好飲酣縱帝戒之曰卿既統軍府

郊壘多事深宜節飲孚荅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僶俛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莅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既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燔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石虎寇譙城平西將軍祖逖擊走之晉王傳檄天下遣袁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逕造賊場受逖節度未幾徵袁還京師王舒遂代袁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二州軍事太興元年晉王稱尊號僑置青州於廣陵二年太子中庶子魯國孔衍以王敦專權私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

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啟出衍爲廣陵太守時人爲之寒心而衍不形於色雖郡鄰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敕其黨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暮月明年卒於官年五十三所撰述百餘萬言東海王越妃裴氏渡江以越柩爲石勒所焚招魂葬越於廣陵後墓毀改葬丹徒初長廣掖孝廉蘇峻糾合鄉里結壘於本縣遠近歸之帝假峻安集將軍爲青州刺史曹嶷所逼率所部數百家汎海到廣陵朝廷嘉其遠至轉鷹揚將軍尋除淮陵內史明帝太寧二年六月丁卯以王敦舉兵徵廣陵太守陶瞻等入衛京師瞻侃子也三年七月辛未以尚書令郗鑒爲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八月壬午帝不豫召鑒與王導卞壼溫嶠庾亮陸曄等並受遺詔輔政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成帝咸和元年兼領徐州刺史自元帝渡江於廣陵僑置青州於京口僑置兗州明帝又置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東莞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太平南泰山南濟陽南魯等郡以屬徐兗二州至是兗州寄居廣陵後或還江南或居盱眙或居山陽後又割地爲境常居廣陵

南與京口對岸二年十一月豫州刺史祖約歷陽太守蘇峻反鑒將率所領赴難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師三年二月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絶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共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主上拔本塞源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伐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羣

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勠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詣平南將軍温嶠曰今賊謀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辟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然之及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鑒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茄子浦鑒築白石壘

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陵亭三壘以距賊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爲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鑒退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恩荷顧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強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乃得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蘇逸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閎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拜司空加侍中解八州都督鑒遂自廣陵移鎮京口江北又僑立幽冀幷州穆帝永和五年八月徐兗二州刺史征北大將軍褚裒伐趙部將王龕李邁敗績於代陂裒退屯廣陵上疏求留鎮詔還鎮京口海西公太和四年四月大司馬桓温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伐燕九月戊子軍敗於枋頭十一月辛丑自山陽及會稽王昱會於涂中將圖後舉十二月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五年八月温自廣陵率軍二萬攻袁瑾於壽春六年正月丁亥瑾伏誅温以功詔加班劍十人犒軍於路次文武論功賞賜各有差十一月癸卯温自廣陵移屯白石己酉温廢立故

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庾希與温有隙與弟邈子攸之逃於海陵陂澤中故青州刺史武沈希之從母兄也潛餉給希簡文帝咸安二年六月温知希在海陵遣兵捕希武沈之子遵與希聚衆於海濱略漁人舡夜入京口城七月温遣東海内史周少孫討希擒之斬於建康市孝武帝寧康元年九月以吳國内史刁彝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彝字大倫尚書令協子也二年正月己酉彝卒二月癸酉以中書令領丹陽尹王坦之爲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

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爲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爲貴恭順無爲則盛德日新親杖賢能則政道邕睦昔周成漢昭並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爲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伏惟陛下誕奇秀之姿稟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廣方須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德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必不異所生琅邪王餘姚主及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型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屬非至親自爲疏疑

昔肅祖崩殂成康幼沖事無大小必咨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沖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繾綣並志竭忠良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于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顯宗之於王導沖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又天聽雖聰不啟不廣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猶尚誡懼日昃不倦況今艱難理盡慮經安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堯舜之風不可不敬修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祚

帝嘉納之三年五月丙午坦之卒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謚曰獻征虜將軍朱序遷兗州刺史太元二年序遷梁州刺史朝廷以苻堅彊盛邊境數被侵寇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中書監謝安以從子征西司馬元應舉中書郎郗超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元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是以知之於是徵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

監江北諸軍事元多募勁勇彭城劉牢之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晉陵孫無終等並以驍猛應選元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爲前鋒每戰輒勝號爲北府兵三年堅遣其子丕圍襄陽詔元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內史何謙游軍襄淮以爲形援四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遠於彭城元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於泗口欲遣閒使報遠小將田洪請往乃沒水潛行將趣城爲賊所得賊厚賂洪使云南軍已敗洪許之既至城下呼曰建武大軍已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城

中勉之遂見殺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元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五月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去廣陵百里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邱準次堂邑既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璟之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分散朝廷震動元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秦將都顏因復進擊破之斬其將邵保超難引退六月元

率何謙戴遂田洛追之戰於君川大破之元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白舡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難輜重於盱眙獲其運艦難等相率遁走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封東興縣侯還於廣陵八年苻堅大舉入寇八月戊午堅遣征南將軍陽平公融督驃騎張蚝撫軍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暐冠軍慕容垂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融等先至潁口詔以元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謝石輔國將軍謝炎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元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拒之衆凡八萬融攻壽陽元遣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之十月癸酉融克壽陽彬退保硤石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元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使白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

石等以爲強弱異勢不如速降序反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元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趨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列陳以待之牢之率參軍劉襲諸葛求等夜渡水襲成壘斬成及王顯王詠梁他梁悌梁雲慕容屈氏等十將又分兵斷其歸津秦士卒崩潰殺獲及赴淮水死者萬五千人盡收其器械軍實軍勢大振謝石等督諸軍繼進堅與苻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

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元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衆因亂不能止於是元與炎伊等以精銳八千渡水石軍距張蚝小退元炎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融馬倒見殺秦兵潰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堅單騎遁走元等乘勝追擊至

于青岡秦兵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獲堅所乘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萬餘詔遣殿中將軍勞元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錢百萬采千匹牢之遷龍驤將軍彭城內史賜爵武岡縣男食邑五百戶是役也堅傾國南侵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俱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潁於時江左凋敝朝野危懼及一戰而捷遂長驅河洛修復園陵兗青司豫應時底定謝石雖爲都督然選鋒陷陳力摧大敵者元與牢之功也九年八月以元爲前鋒都督經略北方未幾加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封康樂縣公十年苻堅國亂奉表求救四月壬戌太保謝安率衆救苻堅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姦諂之徒頗相扇搆安謀避之出鎮廣陵之步邱築壘曰新城而居之築塹於新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邵伯埭安少隱居會稽東山有終焉之志後雖受朝寄此志不渝至是盡室以行造泛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海道還東會疾篤上疏請暈宜旋葬詔遣侍中

慰勞遂還都八月丁酉卒十三年四月尚書譙王恬遷都督兗青冀幽并揚州之晉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事領鎮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以子尚之爲振威將軍廣陵相又以寧朔將軍淮南太守毛璩爲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蒲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議率千人討之時大旱璩因放火菰蒲盡然亡戶窘迫悉出詣璩自首近有萬戶皆以補兵恬宗室勳望有才用帝深杖之十五年薨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敬安帝隆安五年六月妖賊孫恩浮海入寇至新洲不敢進北走廣陵之郁洲恩別將

攻陷廣陵殺三千人寧朔將軍廣陵相高雅之擊恩於郁洲爲賊所執詔以彭城劉裕爲下邳太守討恩大破之恩緣海南走元興元年桓元入京師劉牢之謀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討元佐吏多散走乃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益而死子敬宣即渡江奔廣陵與廣陵相高雅之等俱奔洛陽還據山陽又與雅之及江都令張誕等奔南燕二年十二月桓元篡立國號楚改元永始封帝爲平固王是時以廣陵控接三齊故青兗同鎮元以桓宏爲征虜將軍青州刺史鎮廣陵劉道規爲中兵參軍平昌孟昶爲州主簿道規

裕弟也裕與道規昶沛國劉毅等謀起兵討元三年二月丙辰昶勸宏出獵未明開門出獵人昶道規毅等率壯士五六十人直入宏方嘬粥即斬之因收衆濟江與裕會于京口三月己未裕入建康壬戌劉毅爲青州刺史五月壬午元誅乘輿反正於江陵兗州刺史辛禺懷貳會北青州刺史劉該反禺求征該行次淮陰遂反禺長史羊穆之斬禺傳首京師十月鎮軍將軍徐州刺史劉裕加領青州刺史義熙元年三月裕解青州加領兗州刺史以輔國將軍宣城內史督淮北諸軍事諸葛長民爲使持節督青揚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領晉陵太守移鎮丹徒四年正月徵裕入輔表解兗州劉藩爲兗州刺史藩毅從弟也八年後將軍荊州刺史劉毅稱疾篤表求藩以爲副貳太尉裕僞許之九月藩自廣陵入朝裕收藩殺之徵左將軍北徐州刺史劉道憐爲都督青兗二州晉陵京口淮南諸軍郡事兗州刺史鎮京口輔國將軍宣城內史檀祇即本號督江北淮南軍郡事青州刺史廣陵相進號征虜將軍加節九年土斷僑流郡縣分廣陵郡立建陵臨江如皐寧海蒲濤五縣爲海陵郡戶三千六百二十六口二萬一千六百六十立山陽

東城左鄉三縣更鹽瀆曰鹽城四縣置山陽郡戶二千八百一十四口二萬二千四百七十屬徐州時太尉裕翦除宗室十年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潛過淮因天夜陰闇緣廣陵城得入叫噪直上聽事檀祇驚起出門將處分國璠衆射之傷敗乃入祇語左右賊乘閤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曉必走矣國璠等果聞鼓鳴謂爲曉即時奔散祇追殺百餘人事平降號建武將軍十一年進號右衛將軍八月裕世子義符爲兗州刺史十二年正月裕加領平北將軍兗州刺史義符遷豫州刺史三月裕北

伐以義符爲徐兗二州刺史司馬元敍等攻涂中秦郡太守劉基求救檀祗分軍掩討即破斬之十月裕封宋公食十郡廣陵山陽與焉十三年十月裕進爵爲王又以海陵等十郡增宋國十四年六月詔曰宋國始立內外草創禁旅至要總司須才右將軍祗可爲宋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祗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內遷甚不得志發疾不自治七月卒於廣陵年五十一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謚曰威元熙二年六月裕自立爲帝奉帝爲零陵王

廣陵通典卷四

江都汪中撰

宋武帝永初元年省江左僑立之幽州冀州併徐州青州幷州併兗州兗州領南高平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泰山濟陽南魯東燕南東平高密南濟南平原濟岷鴈門凡十四郡廣陵海陵山陽三郡皆屬徐州廣陵郡領廣陵海陵高郵江都輿五縣又併領江左僑立幽州遼西郡之肥如潞眞定新市四縣四縣別屬徐州之臨淮郡二年故左衛將軍劉粹督江北

淮南郡事征虜將軍廣陵太守三年遷豫州刺史三月護軍丹陽尹檀道濟監南徐兗之江北淮南諸郡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鎮廣陵土甚平曠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壯濶處也少帝景平元年魏師圍青州刺史竺夔於東陽城夔告急詔加道濟使持節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救東陽未至魏燒營焚攻具去還廣陵二年東莞劉秀之爲廣陵郡丞司空徐羡之等將廢廬陵王義眞以告道濟道濟屢陳不可不見納羡之等將廢帝諷道濟入朝既至以謀告之帝既廢道濟入守朝堂文帝元嘉元年八月癸卯道濟進號征北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辭進封又增督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元缺五郡諸軍事還廣陵羡之與傅亮謝晦謀爲自全計以晦據荆州道濟鎮廣陵各擁強兵以制朝廷羡之亮於中秉權可得持久及帝將正諸人罪王華之徒咸云道濟不可信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事主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召而問之必異於是召道濟入朝三年正月乙丑道濟至建康丙寅誅司徒徐羡之等授道濟以衆使西討晦平之五月乙未以道濟爲

征南大將軍遷江州刺史戊戌以後將軍長沙王義欣爲南兗州刺史乙巳分遣大使巡行四方貞外散騎常侍范雎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兗州四年八月太傅長沙景王神主隨子義欣之鎮備所加殊禮下船至廣陵入行廟七年右將軍到彦之北伐率大衆入河義欣進彭城爲衆軍聲援以游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府州事彦之退敗青齊搔擾將佐慮寇大至勸委鎮還都義欣堅志不動十二月辛酉遷豫州刺史八年二月以太子右衛率宗室劉遵考督南徐兗州之江北淮南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領廣陵

太守尋徵爲侍中領後軍將軍六月己卯割江南及揚州晉陵郡屬南徐州江北屬南兗州以徐州刺史竟陵王義宣都督南兗州刺史當鎮山陽未行八月丁未割豫州秦郡屬南兗州九年六月壬寅以撫軍將軍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鎮廣陵十二年四月丙辰詔内外百官舉才義恭上表曰竊見南陽宗炳操履閒遠思業眞純砥節邱園息賓盛世貧約而苦内無改情軒冕屢招確爾不拔若以蒲帛之聘感以大倫之美庶投

竿釋褐翻然來儀必能毗變九官宣贊百揆尚書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參軍事臣王天寶並局力允濟忠諒款誠往年逆臣叛逸華陽失守森之全境寧民績章危棘前者經略伊濛元戎喪旅天寶北勤河朔東據營邱勳勇既昭心事兼竭雖蒙褒敘未盡才宜並可授以邊藩展其志力交阯遼邈屢喪藩將政刑每闕撫莅維艱南中夐遠風謡迥隔蠻僚狡獪竊邊氓塗炭實須練實以綏其難謂森之可交州刺史天寶可寧州刺史庶足威懷荒表肅清遐服十三年省興縣入江都十七年六月太子劭詣京口拜京陵義恭自江都會之十月戊申徵爲司徒録尚書事戊寅衛將軍臨川王義慶爲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舊領東燕郡江左分濮陽所立也領燕白馬平昌考城四縣十八年省考城併燕又省東燕郡爲縣屬南濮陽後又省東燕縣南東平郡領范蛇邱歷城三縣高密郡領淳于黔陬營陵夷安四縣南齊郡領安西臨菑二縣南平原郡領平原高唐茌平三縣濟岷郡領營城晉寧二縣鴈門郡領樓煩陰館廣武崞馬邑五縣凡七郡二十三縣並省屬南徐州二十年四

月甲午立第六皇子誕爲廣陵王食邑二千戶時年十一義慶在廣陵有疾求還許解州還朝二十一年正月辛酉以太子詹事宗室劉義宗爲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尋卒二月甲午廣陵王誕監南兗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鎮廣陵七月乙巳詔南兗諸州悉督種麥以助缺乏八月戊辰誕徙南徐州刺史以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爲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二十二年七月乙酉義季徙徐州刺史二十三年二月癸卯左衛將軍宗室

劉義賓爲南兗州刺史二十四年八月癸卯義賓徙徐州刺史九月辛未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徐湛之爲前將軍南兗州刺史湛之善於爲政威惠並行廣陵城舊有高樓湛之更加修整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一時之盛也二十六年湛之入爲丹陽尹冬十月以廣陵彭城改封廣陵王誕隨郡王甲辰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濬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兗二州刺史二十七年七月庚午

下詔北討以兵力不足悉發南兗等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符到十日束裝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有司又奏軍用不充南兗等四州富民家貲四分借一事息即還十二月丙辰朔魏主燾自彭城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凡所經過莫不殘害己未燾於盱眙渡淮乙丑破宂從僕射胡崇之等軍瑯尚書韓元興數千人守盱眙自率大衆南向帝遣人逆燒廣陵城府舫乘使廣陵南沛二郡太守劉懷之率人民渡江庚午燾至瓜步壞民屋宇及伐蒹葦於滁口造

箄筏聲欲渡江內外戒嚴帝募人齎治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燾鑿瓜步山爲盤道於其頂設氈屋燾不飲河南水以駱駝負河北水自隨一駱駝負三十斗遣使餉帝駱駝名馬求和請婚帝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燾得黃甘即噉之并大進酏酒左右有耳語者疑食中有毒燾不荅以手指天而以其孫濬示奇曰至此非唯欲爲功名實是貪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使其散騎侍郎夏侯野來通問二十八年正月丙戌朔燾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賞各有差文武受爵者二百餘人丁亥

掠民戶燒邑屋而去或曰燾略江都馮氏女與其孫濬爲妾後冒稱信都馮朗女所謂文明太后者也燾以海陵多陂澤不敢往還攻盱眙不克二月丙辰朔退走自彭城北過時江夏王義恭鎮彭城震懼不敢追躡民或告虜所驅廣陵民萬餘口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並請義恭不許經宿帝遣驛至使悉力急追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燾軍先已聞知乃盡殺所驅廣陵民輕騎引去帝遣南徐兗二州刺史始興王濬率衆城瓜步山二月癸酉詔曰獫狁孔熾難及數州凶羯瘼挫洸

跡遠奔彫傷之民宜時振理凡遭寇賊郡縣令還復居業封屍掩骼賑贍饑流東作方始務盡勸課貸給之宜事從優厚其流寓江淮者並聽即屬并蠲復稅調壬午車駕幸瓜步三月壬辰始興王濬解南兗州戊申徐州刺史武陵王駿爲南兗州刺史五月己巳驃騎將軍江夏王義恭領南兗州刺史增督南兗豫徐兗青冀司雍秦幽并十一州諸軍事并前揚南徐十三州移鎮盱眙陳留阮韜爲州別駕義恭嘗逆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執不與十一月壬辰曲赦兗南兗徐豫青冀六州使太尉中兵參軍沈慶之自彭

城徙流民數千家於瓜步二十九年正月甲午詔曰經寇六州居業未能仍值災澇饑困荐臻可速符諸鎮優量救卹今農事行興務盡地利若須田種隨宜給之十二月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遭大妃憂改授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還鎮東府三十年正月以南兗州并南徐州四月己巳孝武帝即位六月庚午還分南徐州立南兗州閏月壬申領軍將軍散騎常侍沈慶之爲使持節都督南兗豫徐兗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鎮盱眙尋封慶之南昌縣公食邑三千戶自盱眙還鎮廣陵孝建元年正月豫州刺史魯爽等反帝徵慶之入朝遣討爽大破之於歷陽之小峴臨陳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加督青冀幽三州改封始興縣公戶邑如故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二年二月丙寅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辛巳尚書右僕射劉延孫爲南兗州刺史加散騎常侍七月癸巳第十四皇弟休茂封海陵王食邑二千戶八月辛酉南兗州刺史劉延孫遷雍州刺史甲申右衛將軍檀和之爲南兗州刺史三年三月癸丑皇子西陽王子尚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以輔國將軍袁粲爲長史廣

陵太守行府州事七月丙子子尚遷揚州刺史祕書監領步兵校尉建安王休仁都督南兗徐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袁粲爲冠軍長史將軍太守如故大明元年休仁遷侍中八月甲辰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爲都督南兗南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始誕爲會郡刺史值帝入討太子劭誕出頓西陵遣參軍劉季之破劭將華欽庾導於奔牛及南譙王義宣反帝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然後處分上流平定誕有殊勳帝性多猜頗相疑憚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

冠於一時多聚才力之士實之第內精甲利器莫非上品帝意愈不平既出鎮京口猶以去都密邇復徙廣陵而使太子詹事劉延孫爲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先是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帝以廣陵與京口對岸欲使腹心據京口以防誕故以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二年四月甲午海陵王休茂進號左將軍增邑千戶竟陵王誕發民築廣陵城誕既見猜潛爲之備因魏寇邊修治城隍聚糧治仗嫌隙既著道路常云誕反司空從事中郎江智淵懼禍及請假歸建

康三年建康民陳文紹上書曰私門有幸亡大姑元嘉中蒙入臺六宮薄命早亡先朝賜贈美人又聽大姑二女出入問訊父饒司空誕取爲府史恒使入山圖畫道路勤劇備至不敢有辭不復聽歸消息斷絶姑二女去年冒啟歸訴蒙陛下聖恩賜敕解饒吏名誕見符至大怒喚饒入交問汝欲死邪訴臺求解饒即荅官比不聽通家信消息斷絶若是姊爲啟聞所不知誕因問饒汝那得入臺饒被問依實啟荅既出誕主衣莊慶畫師王強語饒汝今年敗汝姊誤汝官云小人輩敢持臺家逼我饒因叛走歸誕即遣王強將數人逐突入家內縛錄將還廣陵至京口客舍乃陊死井中託云饒懼罪自殺抱痛懷冤冒死歸訴吳郡民劉成又詣闕上書告誕謀反稱息道龍昔伏事誕親見姦狀又見誕在石頭城內修乘輿法物習唱警蹕道龍私獨憂懼向伴侶言之語頗漏泄誕使大吏令監內執道龍道龍逸走誕怒鞭殺監又捕殺道龍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訴枉稱弟詠之昔蒙誕采錄隨從歷鎮大駕南下爲誕奉送牋書經涉危險時得上聞聖明登阼恩澤周溥回改小人使命微勤賜署臺位詠之恒見誕與左右小人莊慶傅元祀潛圖

姦逆言詞醜悖每云天下方是我家有汝等不憂不富貴又常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詛詠之既聞此語又不見其事恐一旦事發橫罹其罪密以告建康右尉黃宣達并有啟聞希以自免元祀弟知詠之與宣達來往自嫌言語漏泄即具以告誕誕大怒令左右飲詠之酒逼使大醉因言詠之乘酒罵詈遂被害自顧冤枉事有可哀其年四月帝使有司奏曰臣聞神極尊明大儀所以貞觀皇天峻邈元化所以幽宣故能經緯甿俗大庇黔首庶道被八紘不遺疏賤之賞威格天區豈漏親貴之罰此不刊之鴻

則古今之恒訓謹按元嘉之末天綱崩褫人神哀憤含生喪氣司空竟陵王誕義兼臣子任居藩維進不能泣血提戈忘身徇節退不能閉關拒險焚符斬使遂至拜受僞爵欣承榮寵沈淪姦逆肆於昏放以妻故司空臣湛之女誅亡餘類單舟遄遣披猖千里事哀行路賊忍無親莫此爲甚故山陰令傅僧祐誠亮國朝義均休戚重門峻衛不能拒折簡之使巖險千里不能庇匹夫之身乃更助虐馮凶抽兵勒刃遂使頓仆牢阱死不旋踵妻子播流庭筵莫立見之者流涕聞之者含歎及神鋒首路攬搶東指風卷四嶽電

掃三江誕猶持疑兩端陰規進退陛下頻遣書撿告譬殷勤方改姦圖末乃奉順分遣弱旅永塞符文宴安所荏身不越境悖禮忘情不顧物議彎弧躍馬務是畋遊致奔牛有崩碎之陣新亭無獨克之術假威義銳乞命皇旅竟有何勞而論功伐既稽浸廟清大明升曜幽顯宅心遠邇雲集誕忽星行之悲違開泰之慶遲回顧望淹踰旬朔逆黨陳叔兒等泉寶鉅億資貨不貲誕收籍所得不歸天府辭稱賞軍實入私室又太官東傳舊有獻御喪亂既平猶加斷遏珍羞庶品回充私膳於號諱之辰遽甘滋之品當維新之始絕苞苴之貢忠孝兩忘敬愛俱盡乃徵引巫史潛考圖緯自謂體應符相富貴可期悖意醜言不可勝載遂復遙諷朝廷占求官爵侮蔑宗室詆毀公卿不義不昵人道將盡荷任神州方懷姦慝每闕向宸御妄生規幸多樹淫祀顯肆禖詛遂在石頭潛修法物傳警稱蹕擬則天行皆已駭暴觀聽彰布朝野昔內難甫寧珍瑋散佚有御刀利刃擅價諸夏天府禁器歷代所珍誕密加購賞頓藏私室賊義宣初平餘黨逃命誕舍縱罔忌私竊招納名工細巧悉匿私第又引義宣故將裴興爲己腹心事既彰露猶執欺罔公

文面啟矯稱舊隸加以營宇制館僭擬天居引石徵材專擅興發驅迫士族役同輿皁殫土木之姿窮吞并之勢故曾稽宣長公主受遇二祖禮級尊崇臣湛之亡身徇國追榮典軍誕以廣拓宅宇地妨蔬植輒逼遺孤頓相驅徙遂令神主宵遷改卜委巷宗戚含傷行路掩涕又緣谿兩道積代通衢誕拓宇開垣擅斷其一致使徑塗擁隔川陸阻礙神怒民怨毒徧幽顯故丞相臨川烈武王臣道規名德茂親勳光常策異禮殊榮受自先旨嗣王臣義慶受任西夏靈寢暫移先帝親枉鑾輿拜辭路左恩冠終古事絕常班誕

又以廟居宅前固請毀換詔旨不許怨懟彌深有靦面目狃狠爲性規牧江都希廣兵力天德尚宏甫申所請仍謂應住東府宜爲中台貪冒無厭人莫與比雖聖慈全宥每垂容納而虐戾不悛姦詖彌甚受命還鎮猶怨愈深忠規正諫必加鴆毒諂瀆虐躁是與比周又矯稱符敕設榜開募事發辭寢委罪自下及錄事徐靈壽以常署受坐將就囚執咎韓近恭中護軍遣吏夏嗣伯密相屬請求寬桎梏且王僧達臨刑之啟高閣即戮之辭皆稱潛驛往來遥相要契醜聲穢問宣著遐邇含識能言孰不憤歎又獲吳郡民劉

成豫章民陳談之建康民陳文紹等並如訴狀則姦情猶志歲月增積昔周德初升公旦有流言之釁魯道方泰季子斷達泉之誅近則淮厲覆車於前義康襲軌於後變發柴奇禍成范謝亦皆以義奪親情爲憲屈況乃上悖天經下誣政道結釁於无妄之辰希幸於文明之日皇穹所不覆厚土所不容夫無禮之誠臣子所宜服膺干紀之刑有國所宜慎守臣等參議宜下有司絶誕屬籍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坐別下考論伏願遠尋宗周之重近鑒興亡之由割恩棄私俯順羣議則卜世靈根於茲克固鴻

勳盛烈永永無窮陛下如復隱忍未垂三思則覆皇基於七百擠生民於塗炭此臣等所以夙夜危懼不敢避鈇鉞之誅者也帝僞不許有司又固請乃貶爵爲侯遣令之國帝將殺誕以義興太守垣閬爲兗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中戴明寶隨閬襲誕使閬以之鎮爲名閬至廣陵誕未悟也四月甲寅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門爲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奔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蓄養數百人執蔣成勒兵自衛將曉閬明寶率精兵卒至誕已列兵登陴自在門上斬蔣成焚兵籍赦作部

徒繫囚遣腹心率壯士擊明寶等破之殺閬明寶奔逃自海陵界得還帝起始興公沈慶之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率衆討誕慶之至歐陽誕遣客慶之宗人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鐶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誕焚燒郭邑盡驅居民入城分遣書檄要結近遠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要曠曠斬其使誕怒滅其家劉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率兵赴討既至廣陵誕已城守幼文乃還誕遣使要延孫延孫亦斬其使誕作表投之城外

曰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背凶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攜難臧魯協從朝野恍惚咸懷憂懼陛下欲百官羽儀星馳推奉臣前後固執方賜允俞社稷獲全是誰之力陛下接遇殷勤屢加榮寵驃騎揚州旬月移授恩秩頻加復賜徐兗仰屈皇儲遠相餞送臣一遇之感感此何忘庶希偕老永相娛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即加誅翦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扞徐兗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盪定以期冀在旦夕右軍宣簡爰及武昌皆

以無罪並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此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臨紙悲塞不知所言帝忿誕深切誕左右腹心同籍暮親在建康者並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內逃出者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誕幢主韓道元降帝慮誕北奔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夕進新亭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率衆來會慶之兄子兗州刺史僧榮鎮瑕邱遣子懷明率數百騎詣受慶之節度初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及慤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慤也城上奪氣中兵參軍柳光宗參軍何康之劉元邁幢主索智朗謀開北門降未期而康之所領隊主石貝子先衆出奔康之懼事泄夜與智朗斬關出誕禽光宗殺之爲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誕初閉城拒使記室參軍賀弼固諫再三誕怒抽刃向之乃止或勸弼出降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惟當死明心耳乃服藥自殺別駕范義母妻子並在城內有勸義出降者義曰我人吏也且豈能作何康之活邪弼字仲輔會

稽山陰人有文才義字明休濟陽考城人早有世譽劉延孫復遣杜幼文率兵渡江隸慶之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霊賜居守自將騎步數百人親信並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誕將周豐生馳告慶之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蹋誕行十餘里衆並不欲去請誕還城誕曰我還卿能爲我盡力不衆皆曰願盡力左右楊承伯牽誕馬曰死生且還保城欲持此安之速還尚得入不然敗矣慶之所遣將戴寶之單騎前至刺誕殆獲誕懼乃馳還武念去誕遠未及至故誕得向城既至曰城上白須非沈公

邪左右曰申中兵誕乃入以靈賜爲驃騎府錄事參軍王璵之爲驃騎長史世子景粹爲中軍將軍州別駕范義爲中軍長史其餘府州文武皆加秩尚書右僕射劉遵考子琨之爲誕司空主簿誕進琨之中兵參軍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先是右衛將軍垣護之左軍將軍崔道固屯騎校尉龐孟虬太子旅賁中郎將殷孝祖伐魏還至廣陵帝並使受慶之節度誕遣聞使邀故佐司州刺史劉季之季之先與宗慤有隙慤都督司州季之委官間道欲歸朝廷會誕反盱眙太

守鄭瑗以季之素爲誕所遇疑其同逆因邀道殺之送首於劉道隆慶之以示誕季之齒缺垣護之亦缺誕謂衆曰此垣護之頭非劉季之也誕幢主公孫安期率兵隊出降王璵之賞募數百人從東門出攻龍驤將軍程天祚營斷其弩弦天祚擊破之即走還城誕又加申靈賜南徐州刺史軍主馬元子踰城降追及殺之於城內立壇誓衆誕將敢血其所署輔國將軍孟玉秀曰陛下親敢羣臣皆稱萬歲慶之進營洛橋西焚其東門值雨不克慶之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每攻城輒身先士卒帝戒之曰卿爲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蒙楯城下身受矢石邪脫有傷挫爲損不少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北門慶之不問悉焚之誕於城上函表倩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護送之誕所署平南將軍龔季充又出降帝使慶之於桑里置烽火三所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禽誕舉三烽誕遣千餘人自北門攻強弩將軍荀思達營龍驤將軍宗越擊破之又開東門掩攻劉道隆營復爲殷孝祖及員外散騎侍郎沈攸之所破誕又加申靈賜左長史王璵之右長

史范義左司馬左將軍孟玉秀右司馬右將軍璵之五子悉在建業璵之乘城慶之縛其五子示而招之許以富貴璵之曰吾受王厚恩不可以二心三十之年未護死所耳安可以私親誘之五子號叫於外呼其父及城平慶之悉撲殺之五月丁亥有流星大如斗杓尾長十餘丈從西北來墜城內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墜下有伏尸流血誕遣一百人出東門攻劉道隆營別遣疑兵一百人出北門沈攸之於東門奮短兵接戰大破之出北門者又爲荀思達所破誕又遣數百人出東門攻寧朔司馬劉勔營攸之又破之

彭城邵領宗在城内陰結死士襲誕先欲布誠於慶之乃說誕求爲閒諜領宗出致誠畢復還事泄誕鞭領宗二百考問不服遂支解之帝遣送章二紐其一曰竟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募賞禽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三百戶募賞先登又遣屯騎校尉譚金前虎賁中郎將鄭景元率羽林兵隸慶之誕復遣三百人出南門攻劉勔土山爲勔所破時夏雨不得攻城帝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詔無所問壘書督催前後相繼及晴帝怒使太吏擇發日將自濟江太宰江夏王義恭上表諫曰誕素無才略

蓄養又寡自拒王命士庶離散城内乏糧器械不足徒賴兔兵倉頭三四百人造次相附恩怨夙結臣始短慮謂一旬可殄而假息流遷七十餘日上將受律羣藩岳峙銳卒精旅動以萬計大威所震未有成功臣雖凡怯猶懷憤踊陛下入翦封豕出討長蛇兵不血刃再興七百而蕞爾小醜遂延晷漏致皇赫斯怒將動乘輿此實臣下素食駑鈍之責行留百司莫不仰慙俯愧今盛暑被甲日費千金天威一麾孰不幸甚臣伏尋晉文王征淮南淹師出二百日方能制寇今誕餱糧垂竭背逆者多慶之等轉悟持重之非漸見乘機之利且成旨頻降必應旦夕夷殄愚又以廣陵塗近人信易達雖阻江水約示不難且覩理者寡闇塞者衆忽見雲旗移次京都既當祗悚四方之志必有未達臣愚伏重思計今寧不當計小醜省生命以安遐邇之情又以長江險濶風波難期王者尚不乘危況乃汎不測之水昔魏文濟江遂有遺州之名今雖先天不違動干休慶龍舟所幸理必利涉然居安慮危不可不懼私誠款款冒啟赤心帝乃止七月己巳衆軍攻克外城乘勝進克小城誕聞軍入與申靈賜走趨後園隊主沈允之義征客周滿胡思祖馳

至誕執玉鏁刀與左右數人散走允之等追及誕於橋上誕舉刀自衛允之傷誕面因墜水引出殺之傳首京邑時年二十七因葬廣陵貶姓留氏毋殷妻徐並自殺追贈殷長寧園淑妃同窆皆伏法初誕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粹藏於民間謂曰事若不濟思相全脫如其不免可深埋之分以金寶齎送出門並各散走唯曇濟不去攜負景粹十餘日爲沈慶之捕得殺之詔城内士民無大小悉殺之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餘男子皆死以女口爲軍賞長水校尉宗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皆先刻

腸抉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創然後斬之越對之欣欣然若有所得所殺凡數千人聚人頭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給事黃門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與宗與范義素善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墓帝聞之甚不悅詔自沈慶之以下封賞有差擢梁曠後將軍贈賀弼車騎將軍山陽海陵二郡太守長史如故贈劉琨之黃門郎詔吏部尚書謝莊爲之誄誕爲南徐州刺史在京口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鹿牀倒覆及鎮廣陵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中夜閒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不怪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

須髮爲鞘耗既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廣陵城舊不開南門云不利其主至誕乃開焉治城時誕循行有人干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去年與道佛共議欲除此閒民人道佛苦諫得止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答曰古時有言禍不入六慎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日乃赦之城陷之日雲霧晦暝白虹臨北門亘屬城內自後廣陵每風晨雨夜有號哭之聲

當時謂之蕪城丙戌慶之進司空刺史如故四年八月己酉晉安王子勛都督南兗州徐州之東海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以吳郡張岱爲諮議參軍行府州事尋領廣陵太守是年州境大水五年張岱遷南徐州別駕侍中沈懷文出爲征虜長史輔國將軍廣陵太守四月戊戌詔南徐兗二州逋租未入者可申至秋登丙午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殺司馬吏深之典籤楊慶戴雙舉兵反參軍尹元慶討斬之國除六月壬子分廣陵置沛郡省東平郡并廣陵六年二月沈懷文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侍中前軍將軍

謝莊爲征虜長史冠軍將軍廣陵太守四月庚申原除南兗州大明三年以前逋租十一月授侍中驃騎將軍柳元景南兗州刺史留衛京師七年正月庚寅于勛改江州刺史二月甲寅車駕巡南兗州八年閏五月前廢帝即位丹楊尹永嘉王子仁爲左將軍南兗州刺史右衛將軍度支尚書王玄謨爲左軍長史加輔國將軍廣陵太守時義陽王昶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道經廣陵上表曰竊聞淮南中霧眷求遺緒楚英流殛愛存邱墓並難結兩臣義開二主法雖事斷禮或情申伏見故賊留誕稱戎犯節自貽逆命竇尒

嬰戮在憲已彰但尋蠲忝皇枝位叨列辟一以罪終魂骸莫赦生均宗籍死同匹豎旅窆委雜封樹不修今歲月愈邈愆流彌往踐境興懷感事傷目陛下繼明升運咸與維新大德方臨哀矜未及夫欒布哭市義犯雷霆田叔鉗赭志於夷戮況在天倫何獨無感伏願稽若前準降申丹志乞薄改楄柎微表窀穸則朽骨知榮窮泉識荷臨紙哽動辭不自宣詔曰征北表如此省以慨然誕及妻女並可以庶人禮葬幷置守衛景和元年九月庚子子仁遷南徐州刺史丹楊尹征虜將軍始安王子眞爲南兗州刺史王琨復爲

征虜長史將軍太守如故戊午車駕幸瓜步明帝泰始二年正月甲午子眞遷左將軍丹楊尹青州刺史宗室劉祗爲南兗州刺史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應晉安王子勛安都從子索兒自建康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安都遣數百人至瓜步迎接及索兒渡淮南侵三月丙申帝遣使持節都督南徐徐南兗兗四州諸軍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進據廣陵督北討諸軍事辛亥加領南兗州刺史祗遷都官尚書七月己丑休範進征北大將軍以太尉長史沈文季爲寧朔將軍征北司馬廣陵太守休範尋加散騎常侍還京口辛卯鎮軍將軍徐州刺史張永改南兗州刺史辛亥永復領徐州刺史九月庚戌太子左衛率建平王景素加給事中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十月乙卯詔以鎮北咨議參軍路休之舍人嚴龍將謀竊發劉祗在藩規相應援通言北寇引令過淮頃休範濟江潛欲拒捍付有司行刑祗義欣之子也奉朝請江淹孤貧好學隨景素在鎮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言淹受金繫州獄淹自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

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謂徒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鑒下官本蓬戶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厚以恩光眄以顏色實佩荊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劒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困陋坐

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次則虜南越之君繫單于之頸俱啟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刀錐之利哉然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摩骨古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猶或如此況

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如下官當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殉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雒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圜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邱之魂不愧於沈首鵲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

切敬因執事以聞此心既照死且不朽景素覽書即日出之三年八月壬寅以中領軍沈攸之行南兗州刺史四年五月癸亥湘州刺史宗室劉韞爲南兗州刺史七月庚申假冠軍將軍持節都督北討前鋒諸軍事蕭道成爲督南兗徐二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持節假冠軍督北討如故冗從僕射李安民遷寧朔將軍冠軍司馬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道成在淮安民遥相結事帝深以爲疑徙安民爲劉韞冠軍司馬寧遠將軍京兆太守是年詔更改葬故竟陵王誕祭以少牢五年道成進督兗青冀三州六年道成爲帝

所疑徵爲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道成深爲憂慮廣陵人荀伯玉勸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於是魏游騎數百履行界上道成以聞復授冠軍將軍留本任遷鎮淮陰九月侍中中領軍劉勔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徐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出鎮廣陵勔固辭侍中軍號許之乙丑以爲假平北將軍七年四月甲辰於南兗州置新平郡七月道成徵還京師遷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戊寅寧朔將軍沈懷明爲南兗州刺史劉勔解都督假號并節泰豫元年於海陵郡置臨澤縣時屯騎校尉劉善明爲海陵太守郡境

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橦雜果遂獲其利蒼梧王元徽二年正月庚子以右光祿大夫張永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六月庚子平南將軍蕭道成還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南兗徐兗青冀五州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留衛建康前湘州長史正員郎右軍將軍江謐爲鎮軍長史廣陵太守荀伯玉爲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初道成在淮南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中肅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頭上皆有草泰始七年伯玉又夢道成乘船在廣陵北渚道成

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呪師向道成唾呪之凡六呪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而復斂五年廢蒼梧王道成謂伯玉曰卿時乘之夢今且效矣順帝昇明元年七月丙午司空南兗州刺史蕭道成改領南徐州刺史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爲使持節督北討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二年二月辛卯安民遷郢州刺史郢州刺史新除鎮南將軍黃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兗遂率部曲輒還改都督南兗徐兗青冀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節如故回先與司徒袁粲謀誅道成至是道成欲殺回回時將之鎮部曲數千人不敢顯然收之四月辛卯乃召入東府停外齋使寧朔將軍桓康將數十人數回罪然後殺之甲午輔國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蕭映爲假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行南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映道成第三子也九月戊申行南南兗州刺史蕭映爲南兗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都督復爲監軍督五州如故三年三月甲辰太傅蕭道成爲相國封齊公建國欲置齊郡於京邑議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治瓜步以步兵校尉劉懷慰

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四月壬申進齊公爵爲王又以南兗州之廣陵海陵等十郡增封甲午齊王蕭道成自立爲帝以帝爲汝陰王是時南兗州領郡十一廣陵海陵山陽盱眙秦南沛新平北淮北濟陰北下邳東莞縣四十四廣陵郡領廣陵海陵高郵江都四縣戶七千七百四十四口四萬五千六百一十三

廣陵通典卷四

廣陵通典卷五

江都汪中撰

齊高帝建元元年四月甲午即位以齊國中領軍王敬則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六月甲申立皇子鑑爲廣陵王二年正月敬則進號安北將軍魏兵侵淮泗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帝以其功臣不問除都官尚書撫軍將軍遣左民尚書王元載領廣陵太守加平北將軍假節行南兗州事三月戊戌護軍將軍陳顯達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兗徐

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之鎮魏師退帝敕顯達曰虜經破散後當無復犯關理但國家邊防自應過存備豫宋元嘉二十七年後江夏王作南兗徙鎮盱眙沈司空亦以孝建初鎮彼政當以淮上要於廣陵耳卿謂前代此處分云何今僉議皆云卿應據彼地吾未能決乃當以擾動文武爲勞若是公計不得憚之事竟不行三年正月丙子遷益州刺史貞陽公柳世隆爲使持節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安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江北畏魏人騷動不安帝敕世隆曰比有北信賊猶治兵在彭城年已垂盡或當未必送死然豺狼不可以理推爲備或不可懈彼郭既無關要用宜開除使去金城三十丈政佳耳發民治之無嫌若作三千人食者已有幾米可指牒付信還民閒若有丁多而細口少者悉令戍非疑也又敕曰昨夜得北使啟鍾離閒賊已渡淮既審送死便當制加剿撲卿好參候之有急令諸小戍還鎮不可賊至不覺也賊已過淮不容爾退散要應有處送死者定攻壽陽吾當遣援軍也又遣軍助世隆并給軍糧魏師退帝欲土斷江北又敕世隆曰呂安國近在西土斷郢司二境上雜民大佳民殆無驚恐近又

令垣豫州斷其州內適得崇祖啟事已行竟近無云云殊稱前代舊意卿視兗部中可行此事不若無所擾春便就手也四年三月世祖即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建號世隆題州齋舜曰永明十一年謂典籤李黨曰我不見也世隆於永明九年卒而世祖在位十一年皆如其言永明元年世隆奏尚書符下土斷條格并省僑郡縣凡諸流寓本無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處一縣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東屆海隅今專罷僑邦不省荒邑雜居舛止與先不異難爲區斷無革游濫謂應同省隨界并

帖若鄉屯里聚二三百家井甸可修區域易分者別詳立於是濟陰郡六縣下邳郡四縣淮陽郡三縣東莞郡四縣以散居無實土官長無廨舍寄止民村及州治立見省民戶帖屬由是四郡皆并廣陵世隆尋入爲侍中護軍將軍正月壬子鎮北將軍竟陵王子良爲侍中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給油絡車是年於廣陵郡置齊寧縣於海陵郡置齊昌縣二年春正月乙亥子良入爲護軍將軍兼司徒司州刺史呂安國爲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尋

徙都督湘州刺史三月乙亥吳興太守張岱爲使持節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未拜卒四月甲辰詔揚南徐南兗徐兗五州統內諸獄囚並部送還臺斷枉直六月乙巳安陸王子敬爲持節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征虜將軍王廣之爲北中郎司馬廣陵太守將軍如故四年子敬進號右將軍五年正月戊子徙荆州刺史征虜將軍南豫州刺史晉安王子懋爲使持節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冠軍長史行南豫州事沈憲爲後軍長史廣陵太守是年罷新平郡并海安度屬海陵郡六年十一月庚申子懋徙湘州刺史西陽王子明爲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憲仍留爲冠軍長史太守如故頻行州府事八年典籤劉道濟取府州五十人役自給又役子明左右及舩仗贓私百萬爲有司所奏帝怒賜道濟死沈憲坐不糾免官長沙內史劉季連爲冠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府州事尋入爲給事黃門侍郎太子左率曹虎轉冠軍司馬廣陵太守帝敕虎曰廣陵須心腹非吾意可委者不可得處此任八月曹虎遷鎮西司馬南平

內史子明進號征虜將軍冠軍將軍王諶爲征虜長史行南兗州府州事九年卒蕭惠朗爲征虜長史行南兗州事典籤何益孫贓罪百萬棄市惠朗坐免官十年子明進左將軍遷會稽太守正月戊午北中郎將南海王子罕爲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顧憲之爲長史行南兗州事十一年鬱林王即位進號後將軍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正月丁未車騎將軍丹陽尹安陸王子敬遷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海陵王延興元年加侍中時西昌

侯蕭鸞將謀篡竊賊虐諸王九月癸未遣平西將軍王廣之害子敬於廣陵永明末有靡入廣陵城投井而死又有象至廣陵此其應也時子敬頗持兵自衛廣之至歐陽遣左右陳伯之先驅因城開獨入斬子敬時年二十三十月癸巳詔以廣陵年常遞出千人以助淮戍勞擾爲煩今可長停辛亥宣城王鸞以皇太后令廢帝爲海陵王尋被弒明帝建武元年十月癸亥即位中護軍王元邈遷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射聲校尉裴昭明爲平北長史廣陵太守帝以其在事無所啟奏

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二年魏人寇邊詔以右將軍張瓌假節督廣陵諸軍事行南兗州事寇退乃還三月己未詔雍豫司南兗徐五州遇寇之家悉停今年稅調其與虜交通不問往罪八月丁未右衛將軍廬陵王寶源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衛尉蕭穎胄爲後軍長史冠軍將軍廣陵太守行南兗州府州事是年魏人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胄移居民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渡穎胄以賊勢尚遠不即施行魏兵竟不至永泰元年五月乙酉寶源徙會稽太守穎胄遷持節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東昏侯永元元年二月癸丑北中郎將邵陵王寶攸爲持節都督南北徐南兗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未拜遷征虜將軍領石頭戍事九月丁未徙豫州刺史裴叔業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叔業見時方亂不樂居近藩朝廷許停本任二年正月壬子輔國將軍張沖遷使持節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不拜三月丁未又遷沖爲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南兗州刺史並未拜是時平西將軍崔慧景率軍水路征壽

春密有反謀與其子直閤將軍覺期慧景至廣陵覺便出奔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宗社何如衆皆響應於是回軍還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慧景停二日收衆濟江四月癸酉敗死六月戊戌守五兵尚書陸慧曉持節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時朝議又欲以爲侍中左僕射王亮曰濟河須人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鎮南兗州右僕射王瑩吏部尚書王志皆曰侍中彌須英

華方鎮猶應有選者亮曰角其二者則貂瑞緩拒寇切今朝廷甚弱宜從切者慧曉三子僚佐俚並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慧曉授兗州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讓表辭並雅麗時人歎服慧曉至鎮俄以疾歸而卒

十一月辛丑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張稷都督南兗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俄進督北徐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將軍如故稷擢橫桑人張齊爲府中兵參軍三年十月京師告急徵稷爲侍中宿衛宮城帝遣軍主常僧景鎮廣陵李叔獻屯瓜步爲東北聲援十一月壬午征東將軍蕭衍遣使曉喻並率衆降乃以從祖

弟前步兵校尉蕭昺爲寧朔將軍行南兗州事鎮廣陵時天下未定江北倉楚各據塢壁昺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縛請罪境內皆平和帝中興二年正月己亥遷督南兗州諸軍事輔國將軍監南兗州三月丙辰帝禪位四月丙寅梁王蕭衍自立爲帝丁卯奉帝爲巴陵王梁武帝天監元年封昺吳平縣侯食邑一千戶仍爲使持節都督北兗徐青冀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詔昺母毛氏爲國太夫人禮如王國太妃假金章紫綬昺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屬州境年荒計口賑卹爲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四年伐魏昺帥衆出淮陽進屠宿豫丁母憂詔起攝職

五年班師除太子右衛率盧江太守河東裴邃遷廣陵太守與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啟云裴邃多大言有不臣之迹左遷始安太守六年九月丙戌左衛將軍呂僧珍爲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僧珍東平范人也世居廣陵是時以去家久表求拜墓帝欲榮之使爲本州僧珍在任見士大夫迎送過禮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兄弟在外堂並不得坐指客位謂曰此兗州刺史座非呂僧

珍牀及別室促膝如故從父兄子宏以販葱爲業僧珍既至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督郵官廨也置立以來便在此地豈可徙之益吾私宅姊適于氏住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處僧珍常道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恥七年二月乙亥徵爲領軍將軍軍師將軍昌義之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坐禁物出藩爲有司所奏免丙子中護軍長沙王淵業爲使

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兗州刺史運私邸米儥人作賢以砌城帝善之八年十月乙巳徵爲護軍將軍中軍將軍始興王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九年正月乙亥遷益州刺史丙子雲麾將軍晉安王綱爲使持節都督南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宣毅將軍南兗州刺史黃門侍郎庾於陵爲長史廣陵太守行府州事記室張率轉宣毅諮議參軍仍兼記室十年是後州郡縣多所析置高郵置竹塘三歸二縣及置廣業郡尋以有嘉禾爲神

農郡十二年晉安王入爲宣惠將軍丹陽尹張率除中書侍郎吳平侯昺復爲使持節督南北兗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南兗州刺史十三年六月己亥徵爲領軍將軍輕車將軍蕭昂監南兗州初兄昺再爲南兗德惠在人及昂來代時人方之馮氏徵仁威將軍雍州刺史蕭淵藻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軍號如故十七年二月乙卯宣毅將軍領石頭戍事南康王績爲使持節都督南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少府卿江革爲長史貞威將軍廣陵太守績在州著稱

尋有詔徵還民曹嘉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州任優詔許之進號北中郎將普通四年徵爲侍中三月壬寅鎮右將軍豫章王綜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江革長史將軍太守如故五年進號鎮北將軍綜既自疑爲齊東昏子恒有叛志在州頗勤於事而不見賓客其詞訟則隔簾理之方幅出行垂帷於輿每云惡人識其面也初齊故建安王寶寅在魏綜求得北來道人釋法鸞使入魏通問於寶寅謂爲叔父許舉鎮歸之襄陽人梁話

母死法鸞說綜厚賜之言終可任使綜遣話錢五萬及葬畢引在左右法鸞在廣陵往來通魏尤數每舍淮陰苗文寵家薦文寵爲綜國常侍六年大舉北伐詔綜與諸將繼進信威將軍邵陵王綸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兗州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三月己酉帝令綜都督衆軍鎮彭城六月庚辰遂與梁話苗文寵奔魏江革及司馬祖暄之皆爲魏所執十二月戊子邵陵王綸有罪免官中大通三年九月庚午太子詹事蕭淵藻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四年正月丙寅封臨川王宏子正德爲臨賀王尋出爲南兗州在任苛

刻民不堪命廣陵沃土遂爲之荒至人相食噉大同三年九月南兗州大饑四年八月甲辰詔南兗等十二州既經饑饉曲赦逋租宿債勿收今年三調太清元年使持節都督南北兗北徐青冀東徐譙七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督衆軍北討尋詔歸本鎮二年侯景圍京師會理治嚴將入援會理弟建安侯通理性慷慨慕立功名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爲立碑製文甚美至是聚賓客數百輕裝詣南兗州隨會理赴難時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鎮鍾離帝召之入援正表將應其兄

正德託以船糧未集不進景以正表爲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乃於歐陽立柵以斷援軍帥衆一萬聲言入援實欲襲廣陵密書誘廣陵令劉詢使燒城爲應詢以告會理十二月會理使詢帥步騎千人夜襲正表大破之正表走還鍾離詢收其兵糧歸就會理與之入援通理恒身當矢石爲士卒先三年二月侯景上表乞和庚子會理與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或衆合三萬至琅邪景慮其自白下而上啟云請北軍聚還南岸不爾妨臣濟江太子即勒會理自白下城移軍江潭苑三月丁卯宮城陷會理還鎮通理因入齊爲質乞師行二日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爲江北行臺齊帝手敕召會理壬午紹先至廣陵衆不滿二百皆積日饑疲會理士馬甚盛僚佐說會理曰景已陷京邑欲先除諸藩然後篡位若四方拒絕立當潰敗柰何委全州之地以資寇手不如殺紹先發兵固守與魏連和以待其變會理素懦乃用其典籤范子鸞計曰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遂以城授紹先紹先入以烏幡麾衆衆莫敢動悉收廣陵文武部

曲鎧仗金帛追獲通理防嚴不得與會理相見通理乃僞請先還都入辭母因謂其姊固安主曰兄若至願使善爲計自勉勿以爲念前路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何如耳紹先遣會理單馬還建康景以紹先爲南兗州刺史大寶元年正月廣陵人來嶷說前廣陵太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也今欲糾率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猶足爲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得百餘人癸酉襲斬紹先據城馳檄遠近推前太子舍人蕭勱爲刺史仍

結東魏爲援乙亥景遣其黨郭元建帥衆奄至皓嬰城固守二月景又遣侯子鑒率舟師八千自率徒兵一萬來攻三日癸未城破執皓縛而射之箭徧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之於地馳馬射而殺之死者八千人以子鑒監南兗州事景還建康五月丁巳景以子鑒爲南兗州刺史子鑒獲白獐獻之未幾景召子鑒還以江北行臺太尉郭元建爲南兗州刺史行臺如故三年三月丁亥征東大將軍王僧辨平建康庚寅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等並以城降僧辨僧辨遣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陳霸先將兵向

廣陵受降又遣使者往安慰之諸將多私使別索馬仗會侯子鑒渡江至廣陵謂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讎何顏復見其主不若投北可得還鄉衆皆以爲然先是魏靜帝武定八年以東南道行臺尚書辛術爲東徐州刺史經略江淮鎮下邳侯景之亂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餘州威惠大著至是元建等遣使詣術請降霸先至歐陽術已入據廣陵廣陵由是入齊霸先收元建部曲三千餘人而還前廣陵太守謝哲寓居廣陵亦從霸先渡江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勿令吳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閒至廣陵以告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文宣帝天保三年四月壬申術送璽至鄴詔改南兗州爲東廣州於廣陵置廣陵江陽二郡帝使大都督潘樂與郭元建將兵五萬攻陽平拔之五月圍梁奉郡辛術諫曰朝廷與湘東王信使不絕陽平侯景之土取之可也今王僧辨已遣嚴超達守奏郡於義何得復爭之且水潦方降不如班師弗從陳霸先命別將徐度引兵助秦郡固守

齊衆七萬攻之甚急王僧辨使左衛將軍杜崱救之霸先亦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霸先縱強弩射元建衆却崱因縱兵元建大敗士卒死者萬餘人被虜者千餘人元建收餘衆去術尋徵爲殿中尚書領太常卿術清儉寡欲性愛文史自定淮南凡諸資物一毫無犯惟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以下法書俱不上王府惟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饋遺權要物議以此少之時政煩賦重江北之民不樂屬齊其豪傑數請兵於梁司徒王僧辨僧辨以通好不許七月廣陵僑人朱

盛張衆等潛聚黨數千人謀襲殺刺史温仲邕遣使詣京口求援於陳霸先云已克其外城霸先使告僧辯僧辯曰人之情僞未易可測若審克外城亟須應援如其不爾無煩進軍使未報霸先已濟江僧辯乃命武州刺史杜崩等助之會盛等謀泄霸先因進軍圍廣陵九月帝遣使告梁王僧辯陳霸先曰請釋廣陵之圍必歸廣陵歷陽兩城霸先引兵還京口江北之民從霸先濟者萬餘口帝卒不以兩城與梁四年十二月宿預民東方白額以城叛降梁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五年正月梁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陳

霸先自丹徒濟江圍廣陵帝徵冀州刺史段韶討白額東廣州刺史王敬寶遣使詣韶告急六月韶趣廣陵霸先解圍走韶追至揚子柵乃還大獲其軍資器物七年五月東廣州刺史王敬寶率兵屬大都督蕭軌攻建康六月甲辰潛至鍾山與梁南徐州刺史侯安都戰於龍尾殺其軍主張纂乙卯師大潰敬寶被擒而死九年五月癸丑廣陵南城主張顯和長史張僧那各率所部叛降於陳後主武平四年陳以鎮前將軍吳明徹爲大都督來寇淮南州郡多破五月癸卩陷瓜步胡墅二城八月壬子陳戎昭將軍徐敬辯陷海安九月甲子陳師陷陽平丙子陳左衛將軍樊毅陷廣陵楚子城五年陳宣帝太建六年正月壬戌陳大赦新附諸州郡甲申廣陵金城降於陳陳復置南兗州八年八月丁卯車騎大將軍司空吳明徹爲都督南北兗南北青譙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九年正月周滅齊帝將經略徐兗十月詔明徹督諸軍北侵以其世子戎昭將軍員外散騎侍郎慧覺攝行州事十年二月甲子敗績於呂梁明徹及將卒以下並爲周軍所獲三月丁酉以侍中使持節都督水陸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軍將軍淳于

量爲散騎常侍都督南北兗譙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南兗州刺史十一年正月丁酉龍見於南兗州永寧樓側池中九月乙卯周遣徐州總管韋孝寬爲行軍元帥徇地淮南十一月孝寬分遣徐州刺史梁士彥攻廣陵辛丑以南兗州刺史淳于量爲上流水軍都督以平北將軍沈恪假節監南兗州戊申士彥拔廣陵周靜帝大象元年以南兗州爲吳州置總管刺史並治廣陵十二月乙丑陳故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亡歸江南二年六月相州總管尉遲迥起兵討丞相

楊堅東廣州刺史于顗素與總管趙文表不協因是謀殺文表乃臥閤內詐得心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輒大驚即欲斫之不能自制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顗漸稱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外而止文表獨至顗所顗欻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迥通謀其麾下無敢動者楊堅以迥未平慮顗復生邊患因而勞勉之即拜顗吳州總管陳將錢茂和率數千人襲江陽顗逆擊走之七月陳復遣將陳慧紀周羅睺蕪合兒等襲顗顗拒之而退賜采數百段廣陵人杜喬生反刺史元義

討平之九月己酉廣陵義軍主曹藥以其衆降陳大定元年二月甲子隨王堅自立爲帝奉帝爲介公

廣陵通典卷五

廣陵通典卷六

江都汪中撰

隨文帝開皇元年二月甲子即位趙文表弟詣闕訴兄無罪帝令案其事太傅竇熾等議顗當死帝以其門著勳績特原之貶爲開府帝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納言高熲舉前壽州總管襄邑縣公賀若弼以爲朝臣之內文武才幹無出弼者三月戊子拜弼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欣然以爲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帝稱

善賜以寶刀江都人來護兒有勇略所住白土村密邇江岸弼常令護兒爲閒諜除大都督領本鄉兵破陳將曾永授儀同三司三年十一月甲午詔以郡縣滋多盡廢諸郡以州統縣廣陵郡省入吳州併建陵縣入海陵尋析置江浦縣又併如皐縣入寧海併竹塘三歸臨澤三縣入高郵併石鼈入安宜併考城直瀆陽城三縣入盱眙七年四月庚戌於吳州開山陽瀆以通運漕八年十月甲子大舉伐陳以賀若弼爲行軍總管出吳州弼將渡江酌酒而祝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伐罪弔民除凶翦暴上天長江鑒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舡而匿之買弊舡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爲中國無舡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我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九年正月乙丑弼引兵濟江陳人弗覺及平陳帝驛召之入見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座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真食襄邑三千戶拜右領軍大將軍自東晉以後揚州治建業至是詔平蕩

耕墾更於石頭城置蔣州而改吳州爲揚州置總管府於會稽更置吳州廣陵稱揚州自此始行軍總管燕榮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爲右武候將軍以秦王俊爲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李圓通爲揚州總管長史元帥司馬段文振爲揚州總管司馬十年俊遷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圓通文振並隨府轉并州總管長史司馬并州總管晉王廣爲揚州總管鎮江都每歲一朝廣美姿儀性敏慧沈深嚴重好學善屬文敬接朝士聲名藉甚冠於諸王以民部尚書張賁爲司馬加銀青光祿大夫殿內侍御

史游元爲法曹參軍陳故永陽王記室虞綽東陽王文學王冑宣惠記室庾自直等爲學士十四年廣抗表固請封禪帝不許詔東巡致祭泰山十二月乙未車駕東巡以廣領武候大將軍十五年廣歸藩時吳州總管楊异有能名詔异每歲一與廣相見評論得失規諷疑闕十七年引前秦府學士淄徽爲博士令徽與諸儒撰江都集禮書成徽爲序曰禮之爲用至矣大與天地同節明與日月齊照原開三本體合四端巢居穴處之前即萌其理龜文鳥迹以後稍顯其事雖情存簡易意非玉帛而夏造殷因可得知也至

如秩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之官邦國以和人神惟敬道德仁義非此莫成進退俯仰去茲安適若璽印塗猶防止水豈直辟彼耕耨均斯粉澤而已哉自世屬坑焚時移漢魏叔孫通之碩解高堂隆之博識專門者霧集制作者風馳節文頗備枝條互起皇帝負扆垂旒辨方正位纂勳華之歷象綴文武之憲章車書之所會通觸境斯應雲雨之所沾潤無思不韙東探石簣之符西靈羽陵之策鳴鑾太室偃伯靈臺樂備五常禮兼八代上柱國太尉揚州總管晉王握珪璋之寶履神明之德隆化讚傑藏用顯仁地居周邵

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籠關塞朝服而掃江湖收梓杞之材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繼稷下之絶軌宏泗上之淪風蹟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摽緑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圃翰林之域理窟談叢之内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澄涇辨渭拾珠棄蚌以爲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荅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娛情窺寶之鄉凝相觀濤之岸總括油素躬披緗縹芟蕪刈楚振領提綱

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數用比星周軍國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昔者龜蒙令后睢渙名藩誠復出警入蹕擬乘輿之制度建韣載旃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作未聞茲典方可韜之類水副彼名山見刻石之非工嗤縣金之已陋是知沛王通論不獨擅於前修寧朔新書更追慙於往冊徽幸棲仁岳忝遊聖海謬承恩奬敢敘該博之致云十八年改廣陵縣爲邗江縣時府司馬張衡爲廣所親任廣陰有奪宗之計衡多所贊畫廣素與安州總管宇文述善欲述近已

因奏爲壽州總管以其事告述始廣出鎮揚州前朔州總管郭衍從焉衍性姦諂廣愛暱之至是爲洪州總管廣使述要之衍大喜曰所謀若成自可爲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廣召衍陰共計議恐人見疑託以衍妻患瘻廣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帝帝聽衍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二十年夏四月壬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出靈武道尚書右僕射楊素爲長史廣傾身交素達頭聞廣大軍至遁逃遠去廣還鎮揚州十月乙丑廢皇太子勇及其諸子爲

庶人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爲皇太子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仁壽元年三月壬辰以內史令豫章王暕爲揚州總管汾淮以南諸軍事牟州刺史辛公義充揚州道黜陟大使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公義未入境豫令屬之公義荅曰奉詔不敢有私及至無所縱舍暕銜之煬帝大業元年正月壬辰廢諸州總管府揚州長史王宏入爲黃門侍郎譖辛公義於上竟去官吏民守闕訴冤不絕三月辛亥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五十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

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江都有江都揚子二宮八月壬寅帝幸江都發顯仁宮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采朱鳥蒼螭白虎元武飛羽青鳧陵波五樓道場元壇版艙黃篾等數千艘後宮諸

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漾采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腳皆以錦采爲袍又有平乘青龍艨艟艚艘八艣舸艇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並載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二年二月丙戌詔吏部尚書牛宏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開府儀同三司何稠爲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帛鉅億計帝每出遊幸羽儀填街溢路亘二十餘里三月庚午上發江都四月庚戌自伊闕陳

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三年四月壬辰改州爲郡揚州由是爲江都郡復改邗江爲江陽併江浦入海陵又併故楚州之淮陰入山陽改滁水爲全椒石梁爲永福及故滁州之清流故方州之六合故潤州之延陵曲阿句容並來屬及舊所統江都寧海高郵安宜盱眙鹽城凡縣十六戶十一萬五千五百二十四東漸大海西包滁泗南割江東北距長淮延袤二三千里自置郡以來未有若斯之雄也六年三月癸亥帝幸江都宮以右光祿大夫段文振行江都郡事初御史大夫張衡被譴出爲揄林太守後因帝巡幸得

謁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未幾敕衡督役江都宮禮部尚書楊元感使至江都衡謂元感曰薛道衡眞爲枉死元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衡詣市將斬之久乃得釋除名爲民放還田里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世充本西域胡人姓支氏父收幼從其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世充性譎詐有口辯頗涉書傳好兵法習律令帝數幸江都世充能伺候顏色爲阿諛雕飾池臺奏獻珍物由是有寵是時天下始亂世充內懷徼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閒人素輕悍又屬盜賊羣起

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世充皆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始帝罷州置郡郡置太守上郡從三品中郡正四品下郡從四品京兆河南則俱爲尹並正三品六月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十二月己未吏部尚書文安侯牛宏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謚曰憲是歲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七年春正月壬寅左武衛大將軍眞定侯郭衍卒贈左衛大將軍謚曰襄宏衍並以扈從卒於行在時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從駕帝謂之曰衣錦晝遊古人所重卿

今是也乃賜物二千段并牛酒令謁先人墓宴鄉里父老仍令三品以上並集其宅酣飲盡日朝野榮之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禦吐谷渾於張掖還至江都敕述與納言蘇威典選參預朝政二月己未帝升釣臺臨揚子津大宴百寮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九年八月癸卯吳郡朱燮晉陵管崇反時帝在涿郡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將兵萬人屯揚子分爲五營以備賊崇遣其將陸顗渡江夜襲六兒破其兩營收其器械軍資而去十月朱燮管崇推餘杭賊劉元進爲天子合兵攻延陵帝遣左屯衛

大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率兵討之至揚子津元進自茅浦將渡江緒等擊走之因濟江背水爲柵明旦元進來攻又大挫之賊解延陵圍去緒等進屯曲阿元進復結柵以拒相持百餘日緒等挑之元進出戰陣未整緒俱羅以騎突之賊衆遂潰赴江死者數萬元進挺身遁乘勢進擊復破之斬管崇等及其將卒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送江都宮會緒俱羅得罪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募江都萬餘人討元進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拂磨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於地元進惡之令掘地二丈

得一石徑丈餘後數日失石所在世充既渡江元進將兵拒戰殺千餘人世充窘急退保延陵柵元進遣兵持茅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遁遇反風火轉元進率衆退世充掩擊大破之頻戰皆捷元進變敗死於吳其餘衆或降或散世充召先降者於通元觀瑞像前焚香爲誓約降者不殺散者始欲入海爲盜聞之旬月之閒歸首略盡世充悉阬之於黃亭瀕死者三萬餘人由是餘黨復相聚爲盜官軍不能討以至國亡世充每有勍捷必歸功於下所獲子女資財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受由此人爭爲用章邱杜伏威爲盜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顯討之伏威與戰陽爲不勝引顯衆入菑葦中因從上風縱火迫之顯步騎燒死幾盡海陵賊帥趙破陣以伏威兵少輕之召與并力伏威使其黨輔公祏嚴兵居外自與左右十人齎牛酒入謁破陣悉召酋首高會伏威於座殺破陣衆眙騶不及救伏威復殺數十人下皆畏服公祏兵亦至遂并其衆至數萬攻安宜屠之十年長白賊孟讓寇掠諸郡至盱眙衆十餘萬據都梁宮阻淮爲固王世充將兵距之爲五柵以塞險要羸形示弱讓笑曰世充文法小吏安能將兵吾今生縛

取鼓行入江都耳時民皆結堡自固野無所掠賊衆漸餒乃少留兵圍五柵分人於南方鈔掠世充伺其懈縱兵出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級六畜軍資莫不盡獲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益委任之使領兵討諸小盜所向輒破十一年八月突厥圍帝於鴈門徵天下兵入援世充盡發江都人往赴難在軍中垢面悲泣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坐會圍解罷歸帝聞之愈以爲愛己楊元慤之亂龍舟水殿皆爲所焚至是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帝遣虎牙郎將來整討杜伏威戰於黃花輪伏威大敗

被重創率數百人與輔公祏遁去其別將李子通奔海陵襲據之有衆二萬自稱將軍伏威收散卒得八千人與虎牙郎將公孫上哲戰鹽城覆其軍是歲李子通自稱楚王十二年七月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帝大悅右候衛大將軍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西京以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意解乃出之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諫曰自皇家受命將四十年薄賦輕徭戶口滋殖陛下以高麗逆命稍興軍旅百姓無知易爲咨怨在外羣盜往往聚

結車駕遊幸深恐非宜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息出師命將掃清羣醜上稟聖筭指日克除陛下今幸江都是臣衣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專爲身謀帝聞之厲色而起數日不得見後怒解方被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乃不敢言吏部主事邸懷道力陳其不可帝不聽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益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甲子帝幸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東都以詩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留顏色在離別祇今年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極諫帝大怒先解其

頤然後斬之車駕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帝斬之而行至梁郡郡人邀車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帝又斬之是時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及東海人杜 元敬江都人沈無敵衆各數萬所在屯聚帝遣光祿大夫陳稜將宿衛精兵八千討之帝至江都宇文述遇疾中使相望述子士及尚帝長女南陽公主主以謹肅聞至是親調飲食手自奉述帝將親臨視之羣臣苦諫乃止遂遣司宮魏氏問述曰必有不諱欲何所言述二子化及智及時並得罪於家述因奏

曰化及臣之長子早預藩邸惟陛下哀憐之帝聞而泫然曰吾不忘也十月己丑述卒帝爲之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劒四十人輼輬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令黃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以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帝疏薄骨肉蔡王智積文帝弟整之子也每不自安至是從駕江都寢疾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時江淮郡官謁見者帝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本郡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

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割剝以充供獻世充知帝好内乃言江淮良家多有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因令世充閱視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費不可勝計帳上云敕別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所采既多宮内不能容乃遣使者送詣東都時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沈舡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世充祕之又遽簡閱以進河間賊帥格謙擁衆十餘萬據豆子鹹自稱燕王帝命世充將兵討斬之威振羣賊十三年正月陳稜討杜伏威不敢戰伏威遺以婦人服與書

稱爲陳姥稜果悉軍至伏威出挑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矢不拔遂馳入稜陣大呼衝擊所向披靡獲射者使拔箭斬之攜其首入稜軍又殺數十人稜衆敗走乘勝進破高郵攻歷陽據之自稱總管以輔公祐爲長史江淮間小盜爭附之王世充又擊賊盧明月於南陽破之斬明月及其衆數萬振旅還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賜之四月賊李密據洛口倉進兵逼東都東都無食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告急且曰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爲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得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羣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五月辛卯夜有流星如甕墜於江都占曰其下有大兵戰流血破軍殺將七月帝遣江都通守王世充將江淮勁卒赴東都討李密時從駕驍果多逃散帝患之以問裴矩矩曰方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請聽軍士於此納室帝從之九月己丑命矩檢校爲將士等取妻矩召江都境内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下召

將帥及兵恣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冠等並即配之是年尚書兵曹郎馮慈明攝江都郡丞帝遣慈明安集灊洛追兵擊李密至鄢陵爲密黨崔樞所執密素聞其名延坐勞問禮意甚厚因謂曰隨祚已盡區宇沸騰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都危急計日將下今欲率四方之衆問罪於江都卿以爲何如慈明曰公家歷事先朝榮祿兼備不能善守門閥乃與元感舉兵偶脫網羅得有今日惟圖反噬未喻高旨莽卓敦元非不強盛一朝夷滅罪及祖宗僕死而後已不敢聞命密囚之慈明說防人席務本

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論賊形勢至雍邱爲密將李公逸所獲密又義而釋之出營門密黨翟讓怒曰爾爲使人爲我所執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寧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欲殺則殺何須罵詈因謂羣賊曰汝等本無惡心因饑饉逐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爲身謀讓益怒亂刀交下遂害之年六十八梁郡通守楊汪上狀帝痛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以其二子惇怦爲尚書承務郎十一月丙辰唐公李淵入京師辛酉立代王侑改元義寧遙尊帝爲太上

皇有烏鵲巢帝幄帳驅之不去熒惑犯太微有石自江浮入於揚子日光四散如流血帝甚惡之十四年正月元會齊王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出後坐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而死視之皆無頭帝自至江都荒淫益甚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歷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影惟恐不足宮中百餘房各飾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爲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燕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爲吳語嘗夜置酒仰視天文謂后曰外閒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作長城公卿不失作沈后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沈醉又嘗引鏡自照顧謂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帝又作詩曰求歸不得去眞成遭箇春鳥聲爭勸酒梅花笑殺人及帝被弑人以爲讖時盜賊蜂起道路隔絶帝懼遂無還心復夢二豎子歌曰住亦死去亦死未若乘舡渡江水由是欲都丹陽保據江東命羣臣廷議之虞世基等皆以爲善右候衛大將軍趙才極陳不可請車駕還長安與世基忿爭而出門下錄事李桐客曰江東卑濕土

地險狹內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亦恐終散亂耳御史劾桐客謗毀朝政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東之民望幸已久陛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之事也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里見帝無西意多謀叛歸郎將竇賢遂率所部西走帝遣騎追斬之亡者猶不止帝患之虎賁郎將司馬德戡素有寵於帝帝使領驍果屯於東城德戡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通謀曰今聞陛下築宮丹陽勢不還矣所部驍果莫不思歸人人耦語並謀逃去我欲言之上性忌惡聞兵走即恐

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於後事發亦不免族滅進退爲戮將如之何虔通曰上實爾誠爲公憂之德戡曰我聞關中淪沒李孝常以華陰叛上因其二弟欲殺之我輩家屬皆在西能無此慮乎虔通曰我子弟已壯誠不自保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驍果若亡不若與之俱去二人皆曰善因轉相招引內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將趙行樞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宏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勳侍楊士覽等皆與之同謀日夜相結約於廣座明論叛計無所畏避時李孝質在禁令驍果守

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有宮人白后曰外間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爲非所宜言斬之其後宮人復白后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憂耳自是無復言者趙行樞與將作少監宇文智及素厚楊士覽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謀告智及智及大喜德戡等期以三月望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西遁智及曰主上雖無道威令尚行鄉等亡去正如竇賢取死耳今天實喪隨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薛世良請以

智及兄右屯衛將軍許公宇文化及爲主結約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駑怯聞之變色流汗既而從之三月丙午朔德戡等欲宣言告驍果以人心未一更思譎詐以脅之謂許宏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所使可入備身府告所識者云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欲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宏仁等宣布此言驍果皆懼轉相告語反謀益急德戡知計既行乙卯悉召驍果軍吏諭以所爲皆曰惟將軍命是日風霾晝昏晡後德戡盜御廐馬潛厲兵刃是夕元禮虔通直閤下專主殿內唐奉義主閉城門與虔通相

知諸門皆不下鍵至三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望見火且聞外諠譁問何事虔通對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時內外隔絕帝以爲然智及孟秉於宮城外集千餘人劫候衛虎賁馮普樂布兵分守郭下衢巷燕王倓覺有變與梁公蕭鉅千牛宇文皛等夜穿芠林門側水竇而入至元武門詭奏曰臣猝中風命懸俄頃請得面辭爲司宮者所遏竟不得聞丙辰天未明德戡授虔通兵以代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將數百騎至成象殿宿衛者傳呼有賊虔通乃還閉諸門獨開東門驅殿內

宿衛者令出皆投仗而走右屯衛將軍獨孤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大異虔通曰事勢已然不與將軍事將軍慎毋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拒戰爲亂兵所殺千牛獨孤開遠帥殿内兵數百人詣元覽門叩閤請曰兵仗尚全猶堪破賊陛下若出臨戰人情自定不然禍今至矣竟無應者軍士稍散賊執開遠義而釋之先是帝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元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待遇優厚至以宮人賜之司宮魏氏爲帝所信化及等結之使爲内應是日魏氏矯詔悉聽給使出外倉卒之際

竟無一人在者德戡等引兵自元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彭城閣虔通與元禮進兵排左閤魏氏啟之遂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帝映窻扉謂行達曰汝欲殺我耶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耳因扶帝下閣虔通本帝爲晉王時親信左右也帝見之謂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對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欲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朕方欲歸正爲上江米舩未至今與汝歸矣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俛首據鞍稱罪過

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裴虔通謂帝曰百官悉在朝堂陛下須親出慰勞進其從騎逼帝乘之帝嫌其鞍勒弊更易新者乃乘之虔通執轡挾刀出宮門賊徒喜譟動地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帝問世基何在賊黨馬文舉曰已梟首矣於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環向帝帝歎曰我何罪至此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内極奢淫使丁壯盡於鋒刃女弱塡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蠭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

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爲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爲亦爾德彝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二歲在帝側號痛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服賊欲弒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狐行達頓帝令坐帝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年五十初帝自知必及於難常以瞶貯毒藥自隨謂所幸諸姬曰若賊至汝曹當先飲之然後我飲及亂顧索藥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蕭后與宮人徹漆牀版爲小棺與趙王杲同殯於西苑流珠堂帝每巡幸

常以蜀王秀自隨至是化及欲立秀衆議不可乃殺秀及其七子又殺齊王暕及其二子并燕王倓隨氏宗室外戚無少長皆死惟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且以計全之暕素失愛於帝恒相猜忌帝聞亂顧謂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化及使人就第殺暕暕時尚臥未起賊既進暕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暕猶謂帝令捕之因曰詔使且緩兒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中斬之暕竟不知殺者爲誰父子至死不相明賊又殺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左翊衞大將軍來護兒祕書監表充右翊衞將軍宇文協千牛宇文晶梁公

蕭鉅等及其子千牛左右張琮亦遇害難將作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裴蘊蘊與惠紹謀矯詔發郭下民兵盡取來護兒節度收化及等逆黨仍發羽林毀腳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蕭鉅及燕王處分叩門援帝議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告反者不實抑而不許須臾難作蘊歎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虞世基宗人伋謂世基子符璽郎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渡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決矣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代賊不許賊執護兒護兒問曰陛下今何在左右曰今被執矣護兒歎曰吾備位大臣荷國重任不能肅清凶逆遂至王室至此抱恨泉壤知復何言遂遇害裴矩知將有亂雖厮役皆善遇之又建策爲驍果取婦及亂作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至孟秉所賊皆曰不關裴黃門既而化及至矩迎拜馬首化及慰諭之化及以蘇威不與朝政亦免之威名位素重往參化及化及集衆見之曲加殊禮百官悉詣朝堂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許宏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闔朝文武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謝何與於叔而低回若此善心不聽宏仁反走上馬泣而去

化及遣人擒至朝堂既而釋之善心不謝徑去化及怒曰此人大負氣遂殺之將殺其子敬宗敬宗舞蹈求生化及免之善心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能死國難吾有子矣因臥不食十餘日而卒趙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矯詔追之才出德方執之以詣化及化及謂才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才默然化及怒將殺之久乃得釋令以本官從事化及使裴矩參定朝儀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爲帝居別宮令發詔畫敕書而已仍以兵監守之以弟智及爲左僕射士及爲內史令矩爲右僕射

時右禦衛將軍陳稜擊賊於宣城化及召爲江都太守綜領留事壬申令內外戒嚴云欲還長安皇后六宮皆依舊式爲御營營前別立帳化及視事其中仗衛部伍皆擬乘輿奪江都人舟楫取彭城水路西歸以折衝郎將沈光驍勇使將給使營於禁內行至顯福宮虎賁郎將麥孟才虎牙郎將錢傑與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俯首事讎受其驅帥何面目視息世間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從之孟才糾合恩舊率所將江淮衆數千人期以晨起將發時襲化及語洩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

也及沈光者並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內諠知事覺不及披甲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內史侍郎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引兵入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遣騎翼而射之光身無甲冑遂爲所殺其麾下數百人皆鬬死一無降者孟才傑亦死化及引衆北去是月武康沈法興陷曲阿以討化及爲名五月戊午唐王李淵廢恭帝自立國號唐改元武德戊辰東都留守官奉越王侗即皇帝位改元皇泰皇泰元年八月

陳稜求得煬帝之柩集衆縞素發喪改殯於成象殿發斂之始容貌若生取化及所留輦輅鼓吹粗備天子儀衛葬於江都宮西吳公臺下其王公以下皆列瘞於帝塋之側稜衰杖送喪慟感行路二年四月癸卯鄭王王世充廢帝自立甲辰唐遣祕書監夏侯端安撫淮左丁未陳稜以江都降於唐

廣陵通典卷六

廣陵通典卷七

江都汪中撰

唐高祖武德二年四月詔以隨右禦衛將軍江都太守陳稜爲揚州總管八月李子通攻稜圍急稜送質求救於沈法興杜伏威伏威自將屯清流法興遣其子綸將兵屯揚子以救稜相去數十里子通納言毛文深獻策募江南人詐爲綸兵夜襲伏威營伏威怒復遣兵襲綸由是兩軍相疑莫敢先進子通得盡銳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因縱擊綸大破之伏威亦引去九月辛未子通即皇帝位國號吳改

元明政齊賊樂伯通先爲化及守丹陽至是以衆萬餘降之子通以爲尚書左僕射三年子通渡江攻沈法興取京口法興遣其僕射蔣元超拒之戰於虔亭元超敗死法興棄毗陵奔吳郡於是丹陽毗陵等郡皆降於子通子通以法興府掾李百藥爲內史侍郎國子祭酒典文檄尚書左丞殷芊爲太常卿司禮樂由是江南人士多歸之六月壬辰詔以和州總管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楚王杜伏威爲使持節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淮南道安撫使進封吳王賜姓李氏以輔公祏爲行臺左僕射癸卯詔葬隨帝及其子孫時子通據其地不果葬贈隨江都郡丞馮子琮吏部尚書謚壯武詔於隨江都郡置兗州置東南道行臺治焉更海陵縣爲吳陵置吳州杜伏威遣輔公祏將卒數千攻子通以將軍闕稜王雄誕爲之副公祏渡江攻丹陽克之進屯溧水子通率衆數萬拒之公祏簡精甲千人執長刀爲前鋒又使千人踵其後曰有退者即斬之自率餘衆復居其後子通爲方陣而前公祏前鋒千人殊死戰公祏復張左右翼以擊之子通敗走公祏逐之反爲所敗還閉壁不出王雄誕曰子通無辟壘又狃於初

勝乘其無備擊之可破也公祏不從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夜出擊之因風縱火子通大敗降其卒數千人子通食盡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於伏威伏威徙居丹陽五年七月秦王破徐圓朗下十餘城聲振淮泗伏威懼請入朝留公祏守丹陽王雄誕爲之副八月辛亥改葬隨煬帝於江都雷塘六年八月壬子公祏反自稱帝國號宋七年二月戊午詔改大總管爲大都督府三月辛卯河南安撫大使任瓌拔楊子城廣陵城主龍龕降自是廣陵始屬於唐初帝即位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加使持節丞曰別駕至

是改兗州爲邗州以邗溝爲名廢吳州吳陵復故名領江都海陵高郵三縣治江都戊戌趙郡王孝恭克丹陽輔公祏伏誅己亥以孝恭爲東南道行臺右僕射頃之廢行臺以孝恭爲揚州大都督以行臺兵部尚書李靖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是時揚州復治丹陽八年十二月以太府卿襄邑王神符檢校揚州大都督九年神符自丹陽徙州府及居民於江北改邗州爲揚州省丹陽之揚州由此廣陵專揚州之名領江都六合海陵高郵四縣戶二萬三千一百九十九口九萬四千三百四十七太宗貞觀元年分天下

爲十道揚州屬淮南道州刺史一人別駕一人長史一人司馬一人錄事參軍事一人錄事二人司功司倉司兵司士參軍事各一人司戶司法參軍事各二人參軍事四人執刀十五人典獄十四人問事八人白直二十人市令一人丞一人倉督二人經學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醫學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十五人揚州大都督府大都督一人長史一人司馬二人錄事參軍事一人錄事二人功曹法曹士曹參軍事各一人倉曹戶曹兵曹參軍事各二人參軍事五人執刀十五人典獄十六人問事十人白直二十二人市令一人丞一人倉督二人經學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醫學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十五人後大都督多遥領其都督府之政以長史主之神符少威嚴不爲下所畏遷宗正卿以雍州牧楊恭仁行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二年詔都督去大字初陝人上官宏爲隨江都宮副監因家於江都大業末爲將軍陳稜所殺子儀時幼藏匿獲免因私度爲沙門遊情釋典尤精三論兼涉獵經史善屬文深爲恭仁所禮待儀後由文才貴顯著節高宗朝世稱恭仁知人五年恭仁遷洛州都督七年嘉陵州獠

反命邗江府統軍牛進達擊破之八年正月壬寅以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襲譽爲江南道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是年七月淮南大水遣使賑恤十年改大都督府爲都督府二月乙丑徙徐州都督越王貞爲揚州都督賜實封八百戶是歲更統軍爲折衝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每府有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別將長史錄事兵曹參軍事各一人校尉五人旅帥十人隊正副隊正各二十人揚州置府四曰江平新林方山邗江十七年越王貞轉相州刺史十八年析江都置江

陽縣在郭下與江都分治揚州俗喜商賈不事農桑襲譽引雷陂水築句城塘溉田八百餘頃以盡地利民多歸本襲譽居家儉厚於宗親祿廩隨多少散之以餘資寫書召爲太府卿載書數車就道二十二年三月庚子隨煬帝皇后蕭氏卒於京師詔復其位號謚曰愍使三品護葬備鹵簿儀衛送至江都與煬帝合葬高宗永徽四年十月戊申睦州女子陳碩眞與其妹夫章叔嗣舉兵反敕揚州都督府長史房仁裕發兵討之仁裕與婺州刺史崔義元合兵斬碩眞叔嗣餘黨悉平龍朔二年升都督府爲大都督府尚書

右丞柳範爲揚州都督府長史原武婁師德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都督府長史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託師德尋入爲監察御史總章元年江淮大旱監察御史韓思彥爲江都主簿徙蘇州録事參軍衡州刺史李敬元爲揚州都督府長史永淳元年卒官年六十八贈兗州都督謚曰文憲是年析江都置楊子縣中宗嗣聖元年二月戊午太后武氏廢帝爲廬陵王幽於別所立豫王旦爲帝居別殿不得有所預政事決於太后三月太后殺故太子賢於巴州追封雍王四月癸酉遷廬陵王於房州丁丑

又遷於均州九月甲寅改元光宅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李勣孫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盩厔令敬猷給事中唐之奇長安主簿駱賓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業貶柳州司馬敬猷免官之奇貶栝蒼令賓王貶臨海丞求仁貶黟令盩厔尉魏思温嘗爲御史亦被黜皆會於揚州謀起兵匡復廬陵王思温爲之謀主使其黨監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韋超詣仲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謀反仲璋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乘傳至矯稱揚州司馬來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

長馮子猷反發兵討之於是開府庫募士揚州有丹陽廣陵二錢監敬業令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徒工匠授以甲斬敬之於繫所及録事參軍孫處行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求仁爲左右長史宗臣仲璋爲左右司馬江都令韋超止爲英公府長史思温爲軍師賓王爲藝文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其文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温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

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羣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虐害忠良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蘂帝后識夏廷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嗣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表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

之失望順宇內之歸心爰舉義旗誓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庾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劒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協周親或膺重寄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勛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

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其文問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求得人貌類故太子賢者紿衆曰賢實不死亡命在此城中令吾屬舉兵因奉以號令十月楚州司馬李崇福率山陽安宜鹽城應敬業盱眙人劉行舉獨據縣不應命敬業遣其將尉遲昭攻盱眙太后以行舉爲遊擊將軍以其弟行實爲楚州刺史甲申以左玉鈐衞大將軍李孝逸爲揚州道大總管以將軍李知十馬敬臣爲之副將兵三十萬以討敬業赦揚楚民脅從者購得敬業首授官三品賞

帛五千得之奇等首官五品帛三千魏思温說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温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自蒸麥爲糧伸鉏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奇守江都將兵渡江攻潤州思温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彊分則弱公不并

力渡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壬辰敬業陷潤州執刺史李思文以李宗臣代之思文敬業之叔父也知敬業之謀先遣使間道上變爲敬業所攻拒守久之力屈而陷敬業責思文曰盧陵王繼天下無罪見廢今兵以義動何過拒我叔黨於武氏請改姓武思温請斬以徇敬業不許潤州司馬劉延嗣不降敬業將斬之思温救之得免與思文皆囚於獄中曲阿令尹元貞引兵救潤州戰敗爲敬業所禽臨以白刃不屈而死丁酉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發冢斲棺復本姓徐氏敬業聞李孝逸將至自潤州迴軍

拒之屯高郵之下阿溪使徐敬猷逼淮陰別將韋超尉遲昭屯都梁山孝逸軍至臨淮敬業與偏將雷仁戰敗之孝逸懼按兵不進監軍殿中侍御史魏元忠固勸之孝逸乃部勒士卒以圖進計壬寅馬敬臣擊斬尉遲昭夏侯瓚等十一月辛亥太后以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爲江南道行軍大總管將江南兵爲孝逸援尉遲昭既死韋超擁衆據都梁山諸將皆曰超馮險自固士無所施其勇騎無所展其足且窮寇死戰攻之多殺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軍直趣江都覆其巢穴支度使薛克揚曰超雖據險其衆不多今

多留兵則前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爲後患不如先擊之其勢必舉舉則淮陰高郵望風瓦解矣魏元忠請先擊徐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敬猷不戰自禽若擊敬猷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利大事去矣敬猷出於博徒不習軍事其衆單弱人情易搖大軍臨之駐軍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彊非計也孝逸從之引兵擊超超衆壓伏官軍登山擊之殺數百人

日暮圍解超銜枚夜遁孝逸引兵攻淮陰大破之敬猷脫身走庚申敬業勒兵阻溪拒守有流星墜其營後軍總管蘇孝祥夜將五千人以小舟渡溪先擊之兵敗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過半左豹韜衛果毅成三朗爲敬業所禽唐之奇紿其衆曰此李孝逸也三朗大呼曰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將軍也官軍今大至爾曹破在旦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妻子籍沒爾終不及我也遂斬之孝逸等諸軍繼至戰數不利孝逸將引退有烏羣噪敬業營上魏元忠曰賊其敗乎與行軍管記劉知柔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

之利也固請決戰敬業置陣既久士卒多疲倦顧望陣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斬首七千級溺死者不可勝紀敬業敬猷之奇求仁賓王等輕騎走入江都焚簿書攜妻子奔潤州潛蒜山下手書召宗臣敬業初與宗臣木契爲約時亡其契宗臣疑而不赴或云宗臣已歸順敬業謀入海奔高麗孝逸進屯江都分遣諸將追之乙丑敬業至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殺敬業等來降餘黨皆死凡二十五首傳東都皆夷其家揚潤楚三州平敬業起兵凡七十三日而敗初李勣阿高宗立武氏以基唐室之禍

武氏擅政久中外大臣俯首帖耳爲之用獨敬業奮不顧身唱大義於天下外匡王室內幹勣之蠱事雖不成忠孝存焉垂拱元年九月淮南地生毛揚州尤甚宗室李思訓爲江都令時武后大殺宗室思訓棄官去歙州刺史蘇瓌爲揚州長史揚州富饒多名珍異産前長史張潛于辨機貲積鉅萬瓌單身襆被自將一無所取遷同州刺史吳人陸象先舉制科高第爲揚州參軍事擢洛陽尉越州都督長史竇懷貞爲揚州長史始豐尉前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吉頊客江都卒冀州刺史李懷遠爲揚州長史遷益州大足元年七月乙亥揚楚常潤蘇五州地震長安四年八月甲寅鸞臺侍郎知納言事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安石檢校揚州長史中宗神龍元年三月甲申制揚州搆逆徒黨唯徐敬業一房不在免限餘並原宥景龍二年析海陵置海安縣睿宗景雲二年初置十道按察使婺州刺史崔日用爲揚州長史遷汴州刺史太極元年二月丁酉并益荊揚四大都督府各增置司馬一員仍分爲左右司馬潞州刺史姚崇爲揚州長史淮南道按察使政條簡肅人吏爲立碑紀德俄除同州刺史魏州刺史王志愔爲揚州長史充

本道按察使志愔以剛鷙爲治所至破碎姦猾令行禁信境內肅然元宗開元三年有熊白晝入城月餘長史李處鑒卒衢州刺史李傑爲揚州長史以御史劾免九年七月丙辰揚潤二州暴風發屋拔樹漂損公私舫舫一千餘隻十年省海安縣十三年戶部尚書陸象先起復爲揚州長史遷同州刺史十四年秋潤州大風從東北海濤奔上沒瓜步洲損居人起復岐州刺史李朝隱爲揚州長史固辭踰年詔書敦遣就職遷大理卿十九年揚州穭稻生二十一年分天下爲十五道各置采訪使淮南道治揚州如故淮南

采訪使班景倩遷大理少卿時天下承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亦謂之下遷景倩過汴州刺史倪若水餞之既去謂其左右曰班生是行何異登仙其爲人所慕如此戶部尚書李尚隱爲揚州長史遷益州廿六年潤州刺史齊澣以州北距瓜步沙尾紆迴六十里舟多敗溺乃徙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征其入天寶元年詔更天下州爲郡刺史曰太守揚州由是爲廣陵郡依舊大都督府又析江都六合高郵置干秋縣是歲揚州戶七萬七千一百

五口四十六萬七千八百五十七揚州土貢雀客錦袍五十領新加錦袍二百領錦被五十張半臂錦百段青銅鏡十面莞席十領獨窠細綾十匹蛇牀子七斗蛇牀仁一斗鐵精一斤兔絲子一斤白芒十五斤空青三兩造水牛皮甲千領幷袋時楊貴妃有盛寵中外爭獻器服珍玩五載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美入爲戶部侍郎七載更干秋縣爲天長十載廣陵大風駕海潮沈江口船數千艘十四載安祿山反於范陽十五載帝幸蜀七月丁卯以皇子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彙爲之傅廣陵郡長史李成式爲都副大使琦不出閤成式領府事肅宗至德元載十二月置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治廣陵以諫議大夫高適爲廣陵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兼采訪使自後淮南節度使皆冠以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之號時永王璘鎮江陵將謀窺江左詔適與淮南西道節度使來瑱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甲辰璘引兵東下遣其將季廣琛襲李成式於廣陵璘至當塗成式遣其將李承慶拒之先是帝以璘不受命使中官啖廷瑤段喬福招諭之二載正月廷瑤等

至廣陵成式括得馬數百匹時河北招討判官司虞郎中李銑在城中廷瑤等與銑結爲兄弟求其將兵銑麾下有騎一百八十遂率所領屯於揚子成式使判官評事裴茂以廣陵步卒三千同拒於瓜步洲伊婁埭會李成慶迎降於璘璘又殺丹徒太守閻敬之以徇江左大震裴茂至瓜步洲廣張旗幟列於江津璘與其子偘登潤州城望之始有懼色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隳不如及兵鋒未交早圖去就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步卒六千奔廣陵璘使騎追之廣琛曰我感王恩是

以不能決戰逃而歸國若逼我我則不擇地而迴戰矣璘諸將渾惟明奔江寧馮季康康謙奔白沙璘憂懼不知所出其夕江北之軍多列炬火光照水中一皆爲兩璘軍又以火應之璘疑官軍已濟遽挈家屬及麾下潛遁及明不見濟者乃復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奔晉陵成式將趙侃等追至新豐與璘子傷及其將高仙琦等戰射傷中肩璘兵遂潰奔鄱陽爲江西采訪使皇甫侁所殺十二月戊午詔復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廣陵郡復爲揚州乾元元年五月壬午詔停諸道采訪黜陟使置觀察使二年十二月庚戌

置都統淮南江東江西節度宣慰觀察處置等使以戶部尚書李峘爲之治揚州徙青齊節度使鄧景山爲淮南節度使景山爲政簡肅吏民安之上元元年有黿集於揚州城門上景山以問其族弟珽珽對曰黿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初御史中丞李銑宋州刺史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彊自用故爲其上者多惡之節度使王仲昇先奏銑罪而誅之時有謠言曰手執金刀起東方仲昇使監軍使內左常侍邢延恩入奏展傾僵不受命姓名應謠讖請除之延恩因說帝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苟不去之恐其爲亂然展方握彊兵宜以計去之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之力耳帝從之以展爲都統淮南江南江西節度使密敕李峘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曰展自陳留參軍數年至刺史可謂暴貴矣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勳勞又非親賢一旦恩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讒人間之乎因泣下延恩懼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爲憂故不次用公公反以爲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揚州與峘謀解峘

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三道官屬遣使迎賀申圖籍相望於道展悉舉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揚州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州縣莫知所從峘引兵渡江與副使潤州刺史韋儇浙西節度使侯令儀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展素有威名御軍嚴整江淮人望風畏之展倍道先期至使人問景山曰吾奉詔書赴鎮此何兵也景山不應展使人呼於陣前曰汝曹皆吾民勿干吾旗鼓使其將孫待封張法雷擊之景山衆

潰與延恩奔壽州十一月乙未展引兵入揚州遣其將屈突孝標將兵三千徇濠楚王暐將兵四千略淮西李峘闢北固爲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展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洲多張火鼓若將趣北固者如是累日暐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峘軍聞之自潰旬日間展陷潤昇宣蘇湖泗濠楚舒和廬滁等州所向無不摧靡先是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促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爲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衆南下及彭城

敕神功討展展聞之始有懼色自揚州將兵八千拒之選精兵二千渡淮擊神功與都梁山展敗走至天長以五百騎據橋拒戰又敗展獨與一騎亡渡江神功入揚州大掠殺大食波斯賈胡數千人城中地穿掘略遍二年正月丁未神功使特進楊惠元等將千五百人西擊劉展將王暐於廬州辛亥夜神功先遣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趣下蜀鄧景山將千人自海陵濟東趣常州神功與邢延恩將三千人軍於瓜洲壬子濟江展將步騎萬餘陳於蒜山神功以舟載兵趣金山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下展屠其二舟沈其三舟神功不得渡還軍瓜洲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擊之不勝展弟殷勸展引兵逃入海展曰事若不濟何用多殺人父子乎遂更率衆力戰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餘黨皆降平盧兵大掠十餘日二月癸亥以汾州刺史崔圓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圓奏汾州司馬董晉以本官攝毀中侍御史充判官六月遷神功淄青節度使從兗鄆神功竟留揚州詔貶李峘袁州司馬拜鄧景山尚書左丞十月楚州牙將高幹與刺史李藏用有隙使人詣崔圓告藏用反因以兵襲而殺之圓簿責藏用

將吏以驗之將吏懼禍皆附成其狀獨孫待封堅言不反圓命引出殺之或曰子何不從衆以求生待封曰吾始從劉大夫奉詔書來赴鎮人謂吾反李公起兵滅劉大夫今又以李公爲反如此誰則非反者吾寧就死不能誣人以非罪遂殺之董晉授本官歸臺寶應元年五月田神功聞太尉李光弼入徐州憚其威名始自揚州引去代宗大歷元年崔圓朝京師吏民上書乞留詔檢校尚書右僕射還鎮尋檢校左僕射知省事節鎮如故三年六月庚子卒於揚州年六十四帝輟朝三日贈太子太師謚曰昭襄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鴻漸薦尚書右丞韋元甫堪當重寄閏六月庚申以元甫兼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元甫政尚不擾事亦粗理和州刺史兼淮南行營防禦使張萬福督盜淮南破許杲追康自勤殺之盡還所掠於民元甫將厚賞其兵萬福曰官健坐仰衣食無所事今一小煩之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六年詔萬福以本鎮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萬福詣揚州還所領行營兵八月乙卯元甫卒諸將願得萬福爲帥監軍使邀請之萬福固辭不受庚午以御史大夫張延賞爲淮南節度使江淮連歲荒旱吏

禁民他徙延賞曰食者人所恃以活也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於地乃具舟遣之敕吏爲修室廬已逋責歸者遂增於舊瓜步舟艫所湊而遙繫潤州延賞請度屬揚州由是行者無壅滯八年母喪去官十月乙丑以浙東觀察使陳少游爲淮南節度使少游喜謫數行小惠羣吏任職始莅宣歙及浙東淮南皆天下富饒處以是斂求貿易無虛日積財寶巨億萬時元載方擅政少游歲賂載金帛無慮十萬緡又事宦官駱奉先劉清潭吳承倩董秀故能久其任及載爲帝所疑少游亦疏之載子伯和謫揚州兵曹參軍少游陽與之善陰奏其罪帝以爲忠十一年八月帝討汴宋留後李靈曜甲申詔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永平節度使李勉河陽三城使馬燧討之少游與淄青節度李正己同進兵擊靈曜少游屯淮上所在盜賊蠭起節度判官攝滁州刺史關播儲貲力給軍興於時賴之十月壬寅燧忠臣與少游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於汴州城西靈曜大敗遂圍之丁未靈曜就擒十四年起邵州司戶參軍韓泂爲淮南黜陟使德宗建中元年入爲諫議大夫二年六月詔少游與劒南西川東川山南西道荆南諸節度會淮寧

節度充漢南北兵馬招討使李希烈同討梁崇義誅之八月辛卯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卒其子納自稱留後十一月甲申少游遣兵擊海州李納所署刺史王涉以州降又擊密州密州刺史馬萬通亦降三年正月癸未李納陷海密二州詔進少游檢校尚書左僕射賜封三百戶初少游以兵興朝廷用度不充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鹽每斗價增百錢五月丙戌詔增他道稅錢皆如淮南秋江淮訛言有毛人捕人食其心人情大恐十一月己卯朔加少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盧杞關播與少游雅故故驟兼台

司四年十月戊申帝如奉天太尉朱泚反少游將兵屯盱眙聞亂歸揚州修塹壘繕甲兵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亦發舟師三千耀武於京江以應之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佶寓揚州所儲財賦八百萬緡將輸京師少游意朱泚勢盛不遽平欲脅取其財使判官崔頲就佶索文簿貸二百萬緡佶以非敕命拒之頲怒曰君善得爲劉長卿不爾爲崔衆矣長卿嘗任租庸使爲吳仲孺所囚崔衆以倨李光弼被殺故頲以爲言佶謁少游欲諫止不得語即遣之去於是財用盡爲少游所掠佶奔白沙少游遣其客房孺復召之佶驚走渡江伏妻子案牘中以免佶有禦遏兵三千令高越元甫將之少游奪之能隨佶者至上元復爲韓滉所留佶遣使以表內蠟丸中上聞會少游使至帝詰其事辭以不知時禍難方熾帝度無以制之乃曰少游國守臣取佶之財防他盜耳庸何傷少游聞之果自安不疑言者咸謂帝得駕馭之術十二月庚午李希烈陷汴州江淮大震少游遣參謀溫述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已令弛備鞬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趙詵結李納於鄆州興元元年李希烈僭稱帝遣其將楊峯齎赦賜少游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徇於軍腰斬於市具以少游與希烈交通之狀聞帝以建封爲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後之江都爲建封所拒會包佶入朝具言少游脅財賦事少游懼上表言所取以贍軍興請償之乃與腹心吏設法重稅民皆苦之六月甲辰朱泚伏誅七月壬午帝還長安時關中饑困韓滉運米百萬斛西上少游聞滉貢米始貢米二十萬斛以自解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言於帝曰陳少游任兼將相首敗臣節請以奉義軍節度使韋皐代之帝以爲然會宋亳節度使劉洽克汴州得希烈僞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之慙懼發病十二月乙亥卒年六十一鎮揚州凡十二年帝方務姑息贈太尉賻祭如常儀大將王韶欲自立爲留後令將士推己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等懼而止

廣陵通典卷七

江都汪中撰

興元元年十二月庚辰以刑部侍郎杜亞爲淮南節度使時承陳少游征稅煩重奢侈僭濫之後又新遭王韶亂兵剽掠淮南之人望亞革剗舊弊得以小安亞自以材當公輔之選而聯出外職志頗不通政事多委參佐招引賓客談論而已帝屬意聚斂亞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揚州官河填淤漕輓堙塞又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擁滯亞乃開拓疏通公私悅賴而盛爲奢侈江南風俗春中

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趨疾駛者爲勝亞乃令以漆塗船底使其利便又爲綺羅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不濡其奢縱如此朝廷亟聞之貞元三年十月揚州大水四年三月淮南地生毛五年十月癸巳以戶部侍郎竇覦爲淮南節度使亞以舊望覦猶畏之十二月辛未以亞檢校吏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守都防禦使壬申以陝虢觀察使杜佑檢校禮部尚書淮南節度使初韋元甫鎮淮南佑爲從事累官校檢主客員外郎入爲工部郎中至是二十餘年竟代其位人以爲榮丁母憂特詔起復累轉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十三年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其子愔爲軍中所立詔佑以淮南節制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徐泗節度使討之佑大具舟艦遣牙將孟準爲前鋒準濟淮而敗佑不敢進帝不得已以徐州授愔加佑兼濠泗等州觀察使建封幕僚李藩在揚州濠州留後杜兼誣奏藩於建封之薨搖動軍情帝怒密詔佑使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論佛經曰佛言果報有諸藩曰有之佑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懷中詔示藩藩神色不變曰此眞報也佑曰君愼勿出口吾已密論用

百口保君矣帝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爲惡者邪即除校書郎佑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濱棄地爲田積米至五十萬斛開設營壘三十餘所士馬修葺然於賓僚間依阿無制判官南宮傅李亞鄭均爭權頗紊軍政帝知之並竄於嶺表佑妻梁氏卒於揚州佑升娶妾李氏爲正室封密國夫人親族子弟言之不從時論非之初開元末劉秩采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分門撰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房琯稱其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而廣之號曰通典十七年遣使獻之曰臣聞太上立

德不可庶幾其次立功遂行當代其次立言見志後學由是往哲遞相祖述將施有政用乂邦家臣本以門資幼登官序仕非遊藝才不逮人徒懷自強頗玩墳籍雖履歷叨幸或職劇務殷竊惜光陰未嘗輕廢夫孝經尚書毛詩周易三傳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倫五教之宏綱如日月之下臨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終古攸遵然多記言罕存法制愚管窺測莫達高深輒肆荒虛誠爲億度每念懵學莫探政經略觀歷代衆賢著論多陳紊失之弊或闕匡拯之方臣既庸淺寧詳損益未原其始莫暢其終尚賴周氏典禮秦

皇蕩滅不盡縱有繁雜且用準繩至於往昔是非可爲來今龜鏡布在方冊亦麤研尋自頃纂修年踰三紀識寡思拙心昧辭蕪圖籍實多事目非少將事功畢罔愧乖踈固不足發揮大猷但竭愚盡慮而已書凡八門計二百卷不敢不具上獻庶明鄙志所之塵瀆聖聰兢惶無措優詔嘉之命藏書府其書大傳於世禮樂刑政之源千載如指諸掌甚爲士君子所稱佑以年老累疏求代十八年十月丁亥以刑部尚書王鍔爲淮南節度副使兼行軍司馬鍔見佑趨拜退坐必就司馬聽事以悅之十九年二月甲辰佑朝於京師三月壬子朔以佑爲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以王鍔檢校尚書右僕射淮南節度使鍔明習簿領善小數以持下吏或有姦鍔畢究之嘗聽治有遺匿名書於前者左右取以授鍔鍔內之鞾中鞾中先有他書以雜之及吏退鍔探取他書焚之人信其以所匿名者焚也既歸省所告者異日乃以他微事連其所告者因窮按驗之以誡衆下吏以爲神鍔長於部領程作有法軍州所用竹木其餘碎屑無所棄皆復爲用揉曹簾壞吏以新簾易之鍔察知以故者付舡坊以替箔其他率如此每有饗宴輒

錄其餘以備後用或去賣之收利皆自歸故鍔錢流衍天下京師權門多富鍔之財在鎮四年累至司空憲宗元和二年十月庚申浙西節度使李錡據潤州反乙丑以王鍔充諸道行營招討使內官薛尚衍爲監軍率汴徐鄂淮南宣歙之師取宣州路進討癸酉潤州大將張子良等縛錡以獻鍔兵罷還鎮三年九月己丑王鍔朝於京師眞拜左僕射戊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淮南節度使帝御通化門樓餞之吉甫在揚州每有朝廷得失軍國利害皆密疏論列又於高郵縣

築堤爲塘溉田數千頃人受其惠吉甫以帝方欲取淮西請徙理壽州以經營之不果行五年十二月癸酉諸道鹽鐵轉運使刑部尚書李鄘檢校吏部尚書充淮南節度使六年正月庚申授吉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復知政事十一月丙申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爲淮南監軍九年二月帝召承璀還京師復以爲弓箭庫使左神策中尉李鄘政嚴事理府廩充積是年冬王師伐蔡鄆寇李師道表裏相援鄘發楚壽等州二萬餘兵分壓賊境日費甚廣未嘗請於有司時帝以兵興國用不足命鹽鐵副使程

异乘驛諭江淮諸道俾助軍用鄘以境內富實乃大籍府庫一年所蓄之外咸貢於朝諸道以鄘爲倡首悉索以獻自此王師無匱乏之憂就加檢校左僕射十一年十二月初置淮潁水運使揚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至項城入溵輸於鄭城以饋討淮西諸軍鄘在揚州七年令行禁止擒摘生殺一委軍吏參佐束手居人頗陷非法物議以此少之始承璀爲監軍貴寵莫二鄘亦以剛嚴素著而差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璀歸遂引以爲相十二年十月甲戌以李鄘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尚書左丞衛次公爲

檢校工部尚書淮南節度使鄘耻由宦官進登祖筵聞樂泣下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至京師以疾固辭十三年三月庚子改戶部尚書時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賊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吉甫自謂才不能過度乃求外遷七月辛丑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爲淮南節度使十月次公受代歸朝道病卒年六十贈太子少保謚曰敬十五年穆宗即位三月鹽鐵使王播奏江淮鹽估每斗加五十文兼舊三百文長慶二年吉甫請老朝廷謂吉甫歯力可任不聽三月壬子以新授東都留

守裴度爲淮南節度使甲寅以吉甫爲右僕射戊午度復入中書知政事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王播檢校右僕射充淮南節度使依前諸道鹽鐵轉運使播請攜鹽鐵印赴鎮上都院印請別給賜從之播本太原人父恕爲揚州倉曹參軍因家焉至是還鎮本土屬歲旱儉人相啖食課最不充播設法掊斂比屋嗟怨四年敬宗即位就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罷鹽鐵轉運使時中尉王守澄用事播既落利權廣求珍異令腹心吏內結守澄以爲之助守澄乘閒譽播有才宜復領鹽鐵帝於延英言之十二月癸未諫議大

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請開延英面奏播之姦邪交結寵倖復求大用帝幼沖不能用其言自是物議紛然不息寶歷元年正月乙卯詔播復領諸道鹽鐵轉運使播既得舊職乃於銅鹽之內巧爲賦斂以充進奉託稱羨餘七月甲辰播進絹一百萬匹仍請日進二萬至五十日方止二年正月播以揚州城內官河水淺漕船阻滯乃奏自城南閶門西七里港開河向東屈曲取禪智寺橋東通舊官河長一十九里工役料度不破省錢當使方圓自備自

是舟行通利後政賴之十二月文宗即位己酉敕鳳翔淮南先進女樂二十四人並放歸本道大和元年五月甲申播入朝進大小銀盆三千四百枚綾絹二十萬匹六月癸巳播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以御史大夫段文昌爲淮南節度使二年十月丁巳罷揚州海陵監牧四年三月癸卯文昌遷荆南節度使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崔從檢校右僕射淮南節度使揚州凡交易貲產奴婢有貫率錢畜羊有口筭又買麴牟其贏以佐用度從皆蠲除之官吏俸帛常加估以給獨節度使則否從皆與

之同當時翕然稱之九月己丑淮南天長等七縣水害稼十一月淮南大水及蟲霜並傷稼揚州海陵火燔民舍千區五年淮南等道以水害稼請蠲秋租六年十一月丁未從卒於官年七十二下有刲股肉以祭者贈司空謚曰貞十二月乙丑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七年十月江都等七縣水害稼八年三月揚州火燔民舍千區九月旱蟲傷稼未幾復被水災民戶流亡十月揚州市火燔民舍數千區開成改元時搢紳道喪閽寺弄權僧孺嫌處重藩求歸散地是年六月揚

州民明齊家馬生角長一寸三分二年五月丙寅以浙西觀察使李德裕檢校戶部尚書充淮南節度使乎未加僧孺檢校司空判東都尚書省事東都留守僧孺素與德裕不協及聞其代己乃以軍府事付副使張鷟即時入朝時揚州府藏錢帛八十萬貫匹德裕至鎮奏止得四十萬仍半爲張鷟支用訖僧孺上章訟其事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懌初到鎮疾病爲吏隱欺請罰詔釋之補闕王績魏謩崔黨韋有翼拾遺令狐綯韋楚老樊宗仁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帝竟不問四年四月就加檢

校尚書左僕射十二月丁丑晦揚州市火燔民舍數千家五年正月武宗即位七月召德裕於淮南九月授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門下侍郎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入相相距凡三十年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亦異事也以檢校兵部尚書宣武節度使李紳爲檢校尚書右僕射知淮南節度大使事會昌元年二月壬寅紳入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工部尚書杜悰爲淮南節度使帝詔揚州監軍取倡家女十七人進御監軍又欲閱良家有姿相者悰不可監軍怒表

於帝帝以悰有大臣體乃詔罷所進伎進悰檢校司空四年七月甲辰悰守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充鹽鐵轉運等使閏月壬戌以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紳檢校司空平章事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時紳已中風足緩不任朝謁故有是拜初宰相李德裕與故韶州刺史吳武陵有怨隙武陵兄子湘爲江都縣尉五年部人訟其贓罪及取百姓顏說女爲妻李紳令觀察判官魏鉶鞫之奏湘贓狀明白準法當死諫官論紳傅會德裕織成其罪帝遣御史崔元藻爲制使覆其獄據

款伏妄破程糧錢計贓準法其恃官取百姓顏說女爲妻則稱說是前青州衙推說先取王氏是衣冠女非繼室焦所生與揚州案小有不同德裕以元藻無定奪奏貶崖州司戶湘竟伏法湘妻顏繼母焦皆笞而遣之仍令江都令張宏思以舡監送湘妻子還澧州六年三月宣宗即位紳卒官贈太尉謚文肅是時李德裕已失勢而其所憾崔鉉白敏中令狐綯謀起大獄以傾之大中元年九月乙酉鉉等導吳湘兄前永寧尉汝訥詣闕訴冤言李紳在淮南恃德裕之勢枉殺臣弟臣弟素直爲人誣衊大校重牢五木被

體吏至以取妻資賸結贓又言顏湘死紳令即瘞不得歸葬按紳以舊宰相鎮一方恣威權凡戮有罪猶待秋分況湘無辜盛夏被殺乞召江州司戶崔元藻覆問丁亥敕御史臺鞫實以聞元藻既恨德裕又爲鉉等所誘即云湘雖坐贓罪不至死顏說實非百姓御史覆獄還皆對天子別白是非德裕權軋天下使不得對具獄不付有司但用紳奏寘湘於死十二月庚戌三司結紳杖鈹作藩虐殺良平準神龍詔書酷吏沒者官爵皆奪子孫不得仕宦紳雖亡請從春秋戮死者之比詔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擢汝訥左拾

遺元藻武功令而德裕竟坐貶死以吏部尚書李珏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淮南節度使七年代歸卒贈司空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劒南西川節度使杜悰爲淮南節度使時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民至漉漕渠遺米自給呼爲聖米取陂澤茭蒲實皆盡悰更表以爲祥獄囚積數百千人而荒湎宴遊不親政事帝聞之不悅九年七月以悰爲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八月以守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鉉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充淮南道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帝於太液池賦詩餞之有七載秉鈞調四序之句儒者榮之十二年七月丙寅宣州都將康全泰作亂逐觀察使鄭薰薰奔揚州鉉奏已出兵討宣州賊八月甲午以鉉兼宣歙觀察使是月河南北淮南大水下闕

江都汪中撰

乾符六年十月以鎮海節度使高駢爲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先是黃巢寇浙西駢遣其將張璘梁纘分道擊破之降賊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勍等數十人兵部尚書盧攜謂駢才足破賊薦爲都統故有是授廣明元年二月駢奏改楊子院爲發運使三月駢遣其將張璘等擊黃巢屢捷帝乃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應行營將士兵馬悉受指揮駢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萬威望大振朝廷

深倚之張璘渡江屢破黃巢軍擊賊帥王重霸降之巢退保饒州別將常宏以其衆數萬降璘攻饒州克之巢走五月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帛璘且致書請降於駢求保奏駢欲誘致之許爲之求節鉞時昭義威化義武等軍兵馬數萬皆在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巢聞知諸道兵已北渡淮乃告絶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爲巢所敗踰陣戰沒巢勢復振七月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兵力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可復制必爲中原大患駢將出兵初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用之鄧陽茶商之子也久客廣陵熟其人情鑪鼎之暇頗言公私利病駢奇之愈加信任至是言於駢曰公勳業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閒言賊若盪平則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稅駕邪爲公良畫莫若觀釁自求多福駢深然之乃止諸將但握兵保境而已駢又上表稱賊六十餘萬屯天長去臣城無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

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朝野雖有謂駢不足恃者然猶庶幾望之及表至人情大駭詔書責駢散遣諸道兵致賊乘無備渡江駢上表云今大寇忽至入臣封巡未肯縣伏狼狐必能晦沈大衆但以山東兵士屯駐揚州各思故鄉臣遂放去亦具奏聞非臣自專今奉詔書責臣無備不合放回武勇又告城危致使徵兵勞於往返臣今以寡擊衆然曰武經與賊交鋒已當數陣粗成勝捷不落姦謀固護一方臣必能了但慮寇設深計支梧官軍迤邐過淮彼岸無敵即東道將士以至藩臣繫朝廷速下明詔上委中書門

下速與商量於是議者咸謂駢與巢私通自固城池放賊過淮也黃巢衆號十五萬九月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曹全晟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州以俟諸軍至併力擊之而駢竟不之救賊擊全晟破之遂鼓行而西直入京師矣上遣使趣駢討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二年正月丁丑車駕至成都猶冀駢立功詔駢巡内刺史及諸將有功者自監察至當侍聽以墨敕除詭奏聞二月丙申加駢東面都統有雙雄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爲野鳥來集城邑將空之兆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

入討賊悉發巡内兵八萬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乙未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爲阻或云時日不利竟不發駢始與鎮海軍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寶及駢先貴有功浸輕之既而封壤相接數爭細故遂有隙駢檄寶入援京師寶治舟師以俟之怪其久不行訪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并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其實未必非圖我也宜爲之備寶猶未信會駢遣使悔敘離絶願復和好請會於瓜洲議軍事寶遂以言者爲然辭疾不往且謂使者曰吾非李康高公更欲作家門功勳

欺誑朝廷邪初元和元年西川節度使劉闢攻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及駢祖左神策行營節度使崇文將兵入梓州劉闢歸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遂斬康而世謬傳崇文與康分鎮東西川或言康有異志崇文僞設鄰好康不防備來會於境爲崇文所殺故寶以此譏駢駢怒復遣使責寶何敢輕侮大臣寶詰之曰彼此夾江爲節度使汝爲大臣我豈坊門卒邪由是遂爲深仇七月丁巳改元中和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促之駢上表辭以寶及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將爲後患八月辛亥復罷兵還府駢本無赴難心

但欲攘雉集之異耳駢召石鏡鎮將董昌至廣陵昌將錢鏐說昌曰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以扞禦鄉里爲辭而去之昌從之駢聽昌還二年正月辛亥詔駢但領鹽鐵轉運使罷其都統及諸使駢既信任吕用之駢舊將梁纘陳珙馮綬董瑾俞公楚姚歸禮素爲駢所厚用之欲專權浸以討去之駢遂奪纘兵族珙家綬瑾公楚歸禮咸見疏用之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守一本滄景村民以術干駢無所遇窮困甚用之謂曰但與吾同心勿憂不富貴遂薦於駢駢寵待埒於用之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

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爲治公善遇之欲其久留亦可縻以人間重職明日殷謁見詭辨風生駢以爲神補鹽鐵劇職駢嚴潔甥姪輩未嘗得接坐殷病風疽搔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促膝傳杯器而食左右以爲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耳駢有畜犬聞其腥穢多來近之駢怪之殷笑曰殷嘗於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駢與鳳翔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遣劒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

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潛於他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殽血灑於庭宇如格鬬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曰先生之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爲勝也近得上仙書云有寶劒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往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劒耳駢乃許之勝至監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坐隅用之自謂磻溪眞君

謂守一乃赤松子殷乃葛將軍勝乃秦穆公之壻也用之又刻青石爲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眞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日夕齋醮煉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微時依止江陽后土廟舉動祈禱及得志白駢崇大其廟極江南工材之選每軍旅大事以少牢禱之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說駢作迎仙樓費十五萬緡作延和閣高八丈用之每對駢呵叱風

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然嘗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共爲欺罔駢不之寤左右小有異議者即爲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潛撫膺嗚指口不敢言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察使駢即以用之領之募險獪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閒謂之察子民閒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貨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擄掠取服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用之

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駙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爲左右莫邪軍使署置將吏如帥府器械精利衣裝華潔每出入導從近千人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司綱輸其家用之猶慮人洩其姦謀乃言於駙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者不能絶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駙乃悉去姬妾謝絶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令沐浴齋祓然後見拜起纔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内不復知有駙矣五月詔駙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

駙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遣其幕僚顧雲草表自訴極意指斥其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奸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開毀王鐸償軍之將崔安潛在蜀貪黷豈二儒士能戢強兵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耻臣但恐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即軹道之災豈獨往日今賢才在野儉人滿朝致陛下爲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詔切責之其略曰綰利則牢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爲太尉以爲不用如何爲用乎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蕩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輿讙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悽惻謝元破符堅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宗廟焚燒園陵開毀龜玉毀櫝誰之過與奸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爲魁首比朕

於劉元子嬰何太誣罔況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墮陵朕雖沖人安得輕侮駙臣節既虧自是貢賦遂絶三年三月盧州牙將楊行愍殺都將并將諸營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郎幼復不能制薦於高駙請以自代駙以行愍爲淮南押牙知盧州事朝廷因而命之初呂用之因左驍雄軍使俞公楚得見高駙至是人以咎公楚公楚數戒用之少自斂毋相累用之銜之右驍雄軍使姚歸禮氣直敢言尤疾用之所爲時面數其罪常欲手刃之癸未夜用之與其

黨會倡家歸禮潛遣人鑿其室殺貌類者數人用之易服而逸明旦窮治其事獲縱火者皆驍雄之卒用之於是日夜譖二將於駢未幾駢使二將將驍雄卒三千襲賊於慎縣用之密以語楊行愍云公楚歸禮欲襲廬州行愍發兵掩之二將不爲備舉軍盡殪以二將謀亂告駢駢不知用之諜厚賞行愍四年三月駢從子左驍衛大將軍瀘疏呂用之罪狀二十餘幅密以呈駢且泣曰用之內則假神仙之說蠱惑尊聽外則盜節制之權殘賊百姓將佐懼死莫之敢言歲月浸深羽翼將成苟不除之恐高氏奕代勳庸一朝

掃地矣因嗚咽不自勝駢曰汝醉邪命扶出明日以瀘狀示用之用之曰四十郎嘗以空乏見告未獲遵命故有此憾因出瀘手書數幅呈之駢甚慙遂禁瀘出入後月餘以瀘知舒州事久之羣盜吳迥李本攻舒州瀘不能守棄城走駢使人就殺之府第有隨煬帝所造門屋數間俗號中書門最爲宏壯光啟元年無故自壞二年正月帝幸興元四月靜難軍節度使朱玫奉嗣襄王煴權監軍國事有白氣頭黑如髮自東南入於揚州滅五月以駢兼中書令充江淮鹽鐵轉運等使諸道行營兵馬都統呂用之先歷職淮南

右都押牙乃以爲嶺南東道節度使駢仍奉牋勸進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己諸所施爲不復咨稟駢頗疑之陰欲奪其權而根蒂已固無如之何用之知之甚懼訪於其黨前度支巡官鄭杞前知廬州事董瑾杞曰此固爲晚矣用之問策安出杞曰曹孟德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明日與瑾共爲書一緘授用之其語秘人莫有知者先是鎮海牙將張郁陷常州六月鎮海節度使周寶遣兵攻之郁奔海陵依鎮遏使南昌高霸霸高駢將也鎮海陵有民五萬戶兵三萬人九月

雨魚是月十日夜大星隕於延和閣前其聲如雷火光爍地自十一月雨雪陰晦至明年二月不解十二月煴敗死駢命楊行愍更名行密是歲淮南饑蝗自西來行而不飛浮水緣城入府署道院竹木一夕如翦經像幢節皆嚙去其首撲之不能止旬日之內蝗自食咱而盡三年三月壬辰鎮海軍亂周寶奔常州高駢列牙受賀遣使饋寶以齎粉寶怒擲之地曰汝有呂用之在他日未可知也揚州連歲饑荒城中餓死者日數千人坊市寥落灾異數見駢悉以爲寶當之初寶聞淮南鎮遏使六合徐約兵精誘之使擊蘇

州四月甲辰朝約逐蘇州刺史張雄雄率其衆逃入海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左庳都知兵馬使畢師鐸將三百騎屯高郵時宿將多爲呂用之譖害而死師鐸自以黃巢降將常自危師鐸有美妾用之欲見之師鐸不肯用之因師鐸出竊往見之師鐸慙怒出其妾由是有隙師鐸將如高郵用之待之加厚師鐸益疑懼謂禍在旦夕師鐸子取高郵鎮遏使張神劒女師鐸密與之謀神劒以爲無是事神劒名雄人以其善用劒故謂之神劒時府中籍籍亦以爲師鐸且受誅其母使人語之曰設有是事汝自努力前去

勿以老母弱子爲累師鐸疑未決會駢子四十三郎者素惡用之欲使師鐸帥外鎮將吏疏用之罪惡聞於其父密使人紿之曰用之比來頻啟令公欲因此相圖已有委曲在張尚書所宜備之尚書謂神劒也師鐸問神劒曰昨夜使司有文書爺胡不言神劒不寤曰無之師鐸不自安歸營謀於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於我誅之邪淮寧軍使鄭漢章我鄉人昔歸順時副將也素切齒於用之聞吾謀必喜乃夜與百騎潛詣漢章漢章大喜悉發鎮兵及驅居民合千餘

人從師鐸至高郵師鐸詰張神劒以所得委曲神劒驚曰無有鐸聲色浸厲神劒奮曰公何見事之暗用之姦惡天地所不容況近者重賂權貴得嶺南節度復止不行或云謀竊據此土使其得志吾輩豈能握刀頭事此妖物邪要丐此數賊以謝淮海何必多言漢章喜遂命取酒割臂血瀝酒共飲之乙巳衆推師鐸爲行營使爲文告天地移書淮南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殷之意以漢章爲行營副使神劒爲都指揮使神劒以師鐸成敗未可知請以所部留高郵曰一則爲公聲援二則供給糧餉師鐸不說漢章

曰張尚書謀亦善苟終始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相與共之今日豈可復相違師鐸乃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庚戌詗騎以白駢用之匿之師鐸兵奄至城下城中驚擾壬子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師鐸兵少卻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爲守備是日駢登延和閣聞譟譁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衆思歸爲門衛所遏適已隨宜區處計尋退散倘或不已止煩元女一力士耳願令公勿憂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爲之勿使吾爲周侍中言畢慘沮久之用之慙

懷而退師鐸退屯山光寺以廣陵城堅兵多甚有悔色癸丑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爲帥會師鐸館客畢慕顏自城中逃出言衆心離散用之憂窘若堅守之不日當潰師鐸乃悅是日未明駢召用之問以事本末用之始以實對駢曰吾不欲復出兵相攻君可選一溫信大將以我手札諭之若其未從當別處分用之退念諸將皆仇敵必不利於己甲寅遣所部討擊副使許戩齎駢委曲及用之誓狀并酒餚出勞師鐸師鐸始亦望駢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之姦惡披泄積

憤見戩至大罵曰梁纘韓問何在乃使此穢物來戩未及發言已牽出斬之乙卯師鐸射書入城用之不發即焚之丁巳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駢於延和閣下駢大驚匿於寢室久而後出曰節度使所居無故以兵入欲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出子城南門舉策指之曰吾不可復入此自是高呂始判矣是夜駢召其從子前左金吾衞將軍傑密議軍事戊午署傑都牢城使泣而勉之以親信五百人給之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丁壯無問朝士書生悉以白刃驅縛登城令分立城上自旦至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

數易其地家人餉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也駢遣大將古鍔以師鐸幼子及其母書并駢委曲至楊子諭師鐸師鐸遽遣其子還曰令公但斬呂張以示師鐸師鐸不敢負恩願以妻子爲質駢恐用之屠其家收師鐸母妻子置使院辛酉秦彥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至楊子助師鐸壬戌宣州軍攻南門不克癸亥又攻羅城東南隅城幾陷者數四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鐸師鐸毀其城以內其衆用之帥其衆千人力戰於三橋北師鐸垂敗會高傑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授

師鐸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駢召梁纘以昭義軍百人保子城乙丑師鐸從兵大掠駢不得已命徹備與師鐸相見於延和閣下交拜如賓主之禮署師鐸節度副使行軍司馬仍承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各遷官有差左莫邪都虞候申及本徐州健將入見駢說之曰師鐸逆黨不多請令公及此選元從數十人夜自教場門出比師鐸覺之追不及矣然後發諸鎮兵還取府城此轉禍爲福之計也若一二日事定浸恐艱難及亦不得在左右矣言之且泣駢猶豫不聽及恐語洩遂竄匿丙寅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

親黨悉誅之師鐸入居使院秦稠以宣城軍千人分守使宅及諸倉庫丁卯駢牒請解所任以師鐸兼判府事師鐸遣孫約至宣城促秦彥過江或說師鐸曰僕射曩者舉兵蓋以用之聾姦邪暴橫高令公坐自聾瞽不能區理故順衆心爲一方去害今用之既敗軍府廓然僕射宜復奉高公而佐之但總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禽如此外有推奉之名內有兼并之實雖朝廷聞之亦無虧臣節使高公聰明必知內愧如其不悛乃机上肉耳柰何以此功業付之他人豈惟受制於

人終恐自相魚肉前日秦稠先守倉庫其相疑已可見且秦司空爲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爲之下乎僕見戰攻之端未可窮已豈惟淮南之人肝腦塗地竊恐僕射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及今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不敢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爲高氏忠臣也師鐸大以爲不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散求之其人畏禍竟不復出戊辰駢遷家出居南第師鐸以甲士百人爲衛實囚之也是日宣州軍以所求未獲焚進奉兩樓數十間寶貨悉爲煨燼己巳師鐸於府廳視事凡官吏非有兵權者皆如故復遷駢於東第自城陷諸軍大掠不已至是師鐸始以先鋒唐宏爲鎮街使禁止之駢先爲鹽鐵轉運使積年不貢奉貨財在揚州者填委如山駢作郊天御樓六軍立仗儀服及大殿元會內署行幸供張器用皆刻鏤金玉蟠龍蹙鳳數十萬事悉爲亂兵所掠歸於閭閻張陳寢處其中庚午獲諸葛殷杖殺之棄尸道旁怨家投其目斷其舌衆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冢呂用之之敗也其黨鄭杞首歸師鐸師鐸署杞知海陵監事杞至海陵陰記高霸得失聞於師鐸霸獲其書杖杞背斷手足刳目

截舌然後斬之辛未高駢密以金遺守者師鐸聞之壬申復迎駢入道院收高氏子弟甥姪十餘人同幽之前蘇州刺史張雄帥其衆自海泝江屯於東塘申及往歸之雄遣其將趙暉入據上元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爲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合數千人赴之五月至天長鄭漢章之從師鐸也留其妻守淮口用之帥衆攻之旬日不

克漢章引兵救之用之與張守一引兵歸行密張神劒求貨於師鐸師鐸報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劒怒亦以兵歸行密及海陵鎮遏使高霸曲溪人劉金盱眙人賈令威悉以其衆屬焉行密衆至萬七千人張神劒運高郵糧以給之甲午秦彦將宣歙兵三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邀擊於上元殺溺殆半丙申彦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使仍以師鐸爲行軍司馬以池州刺史趙鍠爲宣歙觀察使戊戌楊行密率諸軍抵城下不得入爲八寨以守之秦彦閉城自守六月戊午遣師鐸秦稠將兵八千擊行密於城西

稠敗死士卒死者十七八城中乏食樵采路絶宣州軍始食人七月癸未淮南將吳苗帥其徒八千人踰城降行密秦彦以張雄兵強冀得其用八月以僕射告身授雄以尚書告身三通授雄裨將馮宏鐸等廣陵人競以珠玉金繒詣雄軍貿食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既富不復肯戰未幾復助行密丁卯彦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師鐸漢章等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親校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堅壁自守徐圖還師牙將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爲前鋒保爲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米麥於一寨使羸弱守之伏精兵於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陣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米麥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瀆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是秦彦不復言出師矣高駢在道院秦彦供給甚薄左右無食至然木像煮革帶食之有相啗者彦與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爲厭勝外圍益急恐駢黨有內應者有妖尼王奉仙言於彦曰揚州分野極災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喜矣九月甲戌

彦命其將劉匡時殺駢并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乙亥楊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廣陵通典卷九

江都汪中撰

光啟三年十月秦彥遣鄭漢章將步騎五千出擊張神劒高霸寨破之神劒奔高郵霸奔海陵杭越管內都指揮使錢鏐遣其將杜稜取常州常州刺史丁從實奔海陵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師鐸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緡草根木實皆盡以堇泥爲餅食之餓死者大半宣州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積骸流血滿於坊市彥師鐸無如之何頓遽而已外圍益急彥師

鐸憂懣殆無生意相對抱膝終日悄然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己已夜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壕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啟關納其衆守者皆不鬬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王奉仙雖戰陣時日賞罰輕重皆取決焉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濟奉仙曰走爲上策乃自開化門出奔東塘行密率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自稱淮南留後以駢從孫愈攝副使使收殯駢及其族責駢舊將不盡節於高氏爲秦畢效力斬梁纘於戟門之外韓問聞之赴井死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饑羸非復人狀

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初黃巢黨秦宗權據蔡州至是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渡淮與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爲副張佶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十一月辛未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行密輜重之未入城者悉爲蔡人所得秦彥畢師鐸至東塘張雄不納將渡江趣宣州秦宗衡召之乃引兵還與宗衡合未幾宗權爲宣武節度使朱全忠所攻召宗衡還蔡拒全忠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甲戌與宗衡飲酒坐中手刃之傳首於全忠宗衡將安仁義降於行密仁義本沙陀將也行密悉

以騎兵委之列於舊將田頵之上兩人猛冠軍中儒分兵掠鄰州未幾衆至數萬以城下乏食與彥師鐸襲高郵辛巳張神劒帥麾下二百人逃歸揚州丙戌孫儒屠高郵戊子高郵殘兵七百人潰圍來揚州行密慮其爲變分隸諸將一夕盡阬之明日殺神劒於其第行密恐孫儒乘勝取海陵壬寅命鎮遏使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曰有違命者族之於是數萬戶棄資產焚廬舍挈老幼遷於廣陵戊戌霸與弟畦部將余繞山前常州刺史丁從實至廣陵行密出郭迎之與霸畦約爲兄弟置其將卒於法雲寺朝廷以淮

南久亂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楊行密欲遣高霸屯天長以拒孫儒袁襲曰霸高氏舊將常挾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叛今處之天長是自絕其歸路也不如殺之己酉行密伏甲執霸及丁從實余繞山皆殺之又遣千騎掩其黨於法雲寺死者數千人是日大雪寺外數坊地皆赤高眭走出明日獲而殺之呂用之之在天長也紿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錠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一醉之資庚戌行密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食言邪因牽下械繫命田頵鞫之用之承云與鄭杞董

瑾謀因中元夜邀高駢至其第建黃籙齋乘其入靜縊殺之聲言上升因令莫邪都帥諸軍推用之爲節度使是日霽斬用之怨家刳割立盡并誅其族黨軍士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胷桎梏而釘之袁襲言於行密曰廣陵饑弊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將延陵宗以其衆二千人歸和州乙卯又命指揮使蔡儔將兵千人輜重數千兩歸於廬州張雄自東塘泝江而上戊午攻趙暉於上元拔之朱全忠遣內客將張廷範致朝命於楊行密以行密爲淮南節度副使又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爲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於全忠爲先進官爲都統顧不得領淮南而全忠得之意甚恨望全忠以書假道於溥溥不許璠至泗州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秦彥等之歸秦宗衡也其衆猶二千餘人其後稍稍爲孫儒所奪裨將唐宏知其必及禍恐并死乃誣告彥等潛召汴軍四年正月甲寅儒殺彥師鐸鄭漢章亦死焉以宏爲馬軍使張守一爲揚行密所部諸將合金丹又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殺之癸亥張廷範至廣陵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爲留後怒有不

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廷範自廣陵逃來曰行密未可圖也甲子李璠至言徐軍遮道全忠乃止二月全忠奏以行密爲淮南留後庚寅改元文德三月癸卯上崩皇太弟傑即皇帝位四月壬午孫儒襲揚州克之自稱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將奔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從之昭宗龍紀元年五月楊行密克宣州朝命以行密爲宣歙觀察使已而賜宣州軍額曰寧國以行密爲節度使孫儒遣兵攻廬州蔡儔以州降之十二月戊寅儒引兵渡江壬午逐田頵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還

廣陵建鋒又逐錢鏐所置將成及取潤州大順元年正月宣武將龐師古等衆號十萬渡淮聲言救楊行密辛亥陷天長壬子陷高郵二月乙丑師古引兵深入淮南己巳儒出兵戰於陵亭敗之師古引還楊行密遣其將馬敬言將兵五千乘虛襲據潤州李友將兵二萬屯青城將攻常州安仁義劉威田頵敗劉建鋒於武進敬言仁義威屯潤州六月孫儒求好於朱全忠全忠罷淮南不領表儒爲淮南節度使未幾全忠殺其使者遂復爲仇敵八月丙寅儒攻潤州先是錢鏐使海昌都將沈粲權知蘇州朝命除杜孺休爲

刺史鏐密使沈粲害之會楊行密將李友拔蘇州粲逃歸杭州鏐欲歸罪於粲而殺之粲奔孫儒九月楊行密以其將張行周爲常州制置使閏月儒遣劉建鋒攻拔常州殺行周攻破望亭無錫諸屯遂圍蘇州十二月儒拔蘇州殺李友安仁義等聞之焚潤州廬舍夜遁儒使沈粲守蘇州歸傳道守潤州二年正月儒盡舉淮蔡之兵渡江癸酉自潤州轉戰而南田頵安仁義屢敗退楊行密城戍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行密守備尚未完固衆心危懼夜使其將合肥臺濛將五百人屯溪西濛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爲大衆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溧水行密使都指揮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夜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四月儒軍黃池行密遣劉威朱延壽將兵三萬攻儒儒大破之五月大水諸營皆沒乃還揚州使其將康暐據和州安景思據滁州行密遣李神福攻和滁康暐降安景思走七月朱全忠遣使與楊行密約共攻孫儒儒恃其兵強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牒藩鎮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於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

以充食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飢民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八月乙未孫儒自蘇州出屯廣德楊行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上蔡李簡帥百餘人力戰破寨拔行密出之十二月戊子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屢敗行密兵衆號五十萬旌旗輜重亘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景福元年正月行密與諸將議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戰數不利欲退保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

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略相當今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從公渡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二月儒圍宣州行密將張訓等取常潤二州三月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六月行密聞儒病瘧戊寅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

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儒五十餘寨田頵禽儒於陣斬之傳首京師儒兵多降於行密劉建鋒馬殷收餘衆走洪州丁酉楊行密率衆歸揚州七月丙辰至廣陵表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閒東西千里掃地盡矣八月詔以行密爲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以田頵知寧國軍留後安仁義爲潤州刺史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稟賜以皁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陣四鄰畏之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駢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閒倉庫自實行密從之行密馳射武技皆非所長而寬簡有知略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鞅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他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是時淮南倉庫掃地盡行密賜與將士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賦未及數年公私富贍幾復承平之舊廬州刺史蔡儔既背行密附於孫儒儒敗乃

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以拒行密十一月發行密祖父墓遣使送印於朱全忠求救全忠惡其反覆納其印而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謝之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神福將兵討儔神福圍廬州二年四月甲午行密自將詣廬州田頵自宣州引兵會之初蔡人張顥以驍勇事秦宗權後從孫儒攻淮南儒敗歸行密行密厚待之使將兵戍廬州蔡儔叛顥更爲之用及圍急踰城來降行密以隸銀槍都使表稹稹以顥反覆白行密請殺之行密不許恐稹不能容置之親軍七月丁亥克廬州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

曰儔以此得罪吾何爲效之丙辰行密遣田頵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時諸將爲刺史者多貪暴獨池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陶使君爲刺史請聽命行密即以雅爲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十月倪章棄舒州走行密以李神福爲舒州刺史乾寧元年三月黃州刺史吳討舉州來降五月武昌節度使杜洪攻黃州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朱延壽救之十一月朱全忠遣使至泗州使者陵慢刺史張諫諫舉州來降行密遣下闕

廣陵通典卷十

先君年表序

喜孫始爲先君年譜惟恐闕失文繁事複以俟後之爲儒林傳者有所考焉歷二十年書既成慮失史裁爲世詬病廼撷其大綱綴爲此書謹依先君所撰賈生年表以生平譔集序次前後覽之者知問學之淺深辨著作之存佚於出處大節補録年譜所未詳先君夷曠之風千載如見讀先君書者當不僅稱爲經師已也

嘉慶二十五年十二月內閣撰文中書舍人管理誥勅覆校會典

玉牒鄉貢士甘泉汪喜孫謹撰

先君年表

甘泉汪喜孫撰

乾隆九年	先君子生	經史諸子	詩文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先祖兆初先生卒於四月五日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十三歲 陳文恭公巡撫江蘇年饑命節婦之貧者親族共周恤之先祖妣鄒太宜人是時貧困無問

十四歲 先君子少孤貧無所依乃

二十三年十五歲

鬻書於市常日與書賈處借閱羣經十行并下

二十四年十六歲

先君子年十四五歲即喜蓄金石文字

先君子始學爲詩早歲溯源漢晉託體開天於杜工部用力尤深既乃專以氣韻含蓄爲宗自少作依傍門戶不欲存棗劉先生序云早歲喜爲詩三十以後絕不復作并棗亦散失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十八歲

有述懷五古二首先君文有提督揚凱傳凱以是年卒傳不知何年作又有白公頌師君贊書周義僕事并年月亾攷又有褊箴亦失其年月疑作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二十歲

李侍郎因培督學試射鴈

入學附生

二十九年二十一歲

作沈昌齡哀詞未存棗

三十年二十二歲

二十以前詩未存棗是年有靜夜五古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二十五歲

遷儀徵

先君子與秦兵備書云某少時止習詞章數年以來三禮毛詩以次研貫謹棗先君嘗錄禮經注疏分古

三十四年二十六歲

客太平

凶軍賓嘉五禮命之曰三禮注疏記要所撰爲人後者爲其會祖父母祖父母考是初治三禮時作知新記三禮毛詩諸條皆少作

三十五年二十七歲

作魏次卿誄繁昌學後記未存棗

作哀鹽船文仁和杭先生世駿序之

三十六年二十八歲　先君子自以作弔黃祖文心力甚弱東袁玉符妻墓客朱竹君先生幕先生時於經史及詞有畢尚書母以學士督學章之學安徽秋遊江寧

三十七年二十九歲　客江寧彭文勤公以侍郎莫不知其利詞與李進士督學江蘇先病而深思力停同作牛李君子試於泰取之又與劉維州論皆不州文勤欲羅先生台拱王錄入述學有致之而惑於先生念孫定某編修潛先人言來年先交與劉先生君於彭文勤君子不就試書云念他山前作錯之義使有攻學業行誼表書代陳商荅

先君子上彭作請祀故山文勤書言六長沈公議并賜母家傳皆蔣氏銘葉天寧

見後世則百韓退之書皆年易盡天地不錄入述學

劇上朱學使書云古人爲學之方至今歲始窺其門戶任重道遠莫能自致與朱先祿書云某嘗有志用世而恥爲無用之學故於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皆博問而切究之以待一

無窮在朱學使筠幕與王先生以古經義小學相切

三十八年三十歲　在朱竹君先生幕冬客歙西溪

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一術以自託平日自食其力

可以養其廉恥朱先祿云壬辰癸巳間曾見尊甫有疆識錄答晉呂相絕秦書

名論封建論墓誌汪梧鳳所作述典正政記顧春生校大戴禮以作朱先生學

晏子殺三士墓誌程元基論趙襄子知襲表龍潭建

義論畱侯論劍潭書議建就正於朱學貞苦堂以養使學使以爲寡婦之無依知經傳之意者

伯論兩漢節避風館疏與

三十九年三十一歲　往寧波

達於史事

校大戴禮

手錄休寧戴君屈原賦注加以案語

四十年三十二歲　客江寧杭州

先君誤小學作馮君妻不古訓補荅之合葬議沈按亾作疋之翼察行狀汪介未成又誤金壽哀詞陵地圜玫亦未成

四十一年三十三歲　在江寧

誤知新記校作表忠祠碑儀禮爾疋苟文喬汲墓碑子與仁和盧學士講三禮之學與先君子書云足下年方壯盛而專精古義又

與歙程先生定交治休寧戴君之學秀水鄭贊善與馮兵備書云程孝廉兄事東原弟畜容甫謹按先君校儀禮從宋本以定朱子敖氏之誤又所謂說禮之誤文如釋媒氏文婦人無主咎問女子許嫁埋死從死反守志議周官徵文郊牲咎問幷見述學尒足補注

荀子通論亦是年以後作又有老子考異則不知何時作

四十二年三十四歲

校墨子謹按作賈田祖墓先君與畢督誌部書言向者往江寧選拔貢生以於先秦古籍母病未廷試多所校正阮督部欽述學言心貫九流口觸萬卷

四十三年三十五歲

正月在江寧詹事荅問廣新書與錢少跋尾夫亭三月自儀徵陵地理沿革移歸揚州郡作荅錢少詹事問

四十四年三十六歲

校賈誼新書作亳州渦水誤年表幷序堤銘

舉主嘉善謝金圃先生同述學博攷先大興翁覃溪泰古書三代先生與試江學制廢興使知古人所以南擬得先君子試卷爲諸生楷模先君弟一周禮之制弟二列國四七十子後弟三孔門弟子不入試

撰知新記序述學博攷先泰古書三代學制廢興使知古人所以爲學凡虞夏學者弟五又列通論釋經舊聞典籍世官儲說目錄凡六又誤周公居東證又與端臨書是正經文古字

四十五年三十七歲

在江寧

古義

撰知新記校作與趙味辛墨子撰序幷書論金石文後序又校商字述學未錄又王基碑跋尾高府君墓誌跋尾亦金石文跋不知作於何時

四十六年三十八歲

校周禮二月十二日治典瑞訖又校墨子

撰知新記校逸周書

四十七年三十九歲

往淮安

撰知新記謹作弔馬守眞文又有狐父

四十八年四十歲

往江寧

新記閻八年之盜頌年月之久晚年擷其訓詁之學釋文正爲屬字義著於攷證述學其攷名物象數如釋罔釋罟之用亦取材於此書至釋連山釋夫子旣晦說嬪於虞解周公居東誣淹貫經義竝以此書爲準而釋三九居喪釋服解服解義其尤著者左氏春秋釋疑與

年表

四十九年四十一歲

居喪釋服解義同時作俟修南巡盛典與歙程先生書某於六書略有所見亦嘗成音韻明堂通釋又與程先生答問堂阿之制

撰秦蠶食六國表

皇上六巡江浙謹作展義論又作皇元孫誕生頌皆爲謝侍郎作古玉釋名釋鴈足鐙銘釋

五十年四十二歲

校墨子

文孫枝生墓誌謹作辟雍頌又作修禊序跋自作像贊作馮鄭墓銘年月已攷

按察使以書祭告又撰

五十一年四十三歲

先君於川瀆作自序朱文正公以異同考辨尤正典試以不深是年嘉善得先君爲惜朱文侍郎典試欲謝侍郎奏江水利先君作書千言謝之失棄

先君謁朱文正於錢唐答論文章流別

五十二年四十四歲

年表

九

七月辛丑朔述楊州割據作泰伯廟銘先祖妣卒之迹死節之七月朔鄒太人作廣陵對宜人棄養三年通典熟於一書朱文正求郡形勢沿革題墓碑額曰是擬其精汪氏母勞苦

先君謨廣陵考妣靈表上三千言先是虞卒哭作先君述作是篇自至之碑

萃言屬思精卓

今天下奇文字也又按釋鄧廣陵曲江證江都縣榜駁義江淹墓考皆辨正地理之學惜無年月可攷

高郵王侍郎以爲博綜古

五十三年四十五歲

先君居憂讀禮非喪事不言

五十四年四十六歲

先君於是年爲畢督部謀冬爲畢督部黃鶴樓銘又策問湖廣地作漢上琴臺遊武昌理沿革研貫銘江陵萬城地志致爲精提鍊牛銘徐核又撰呂氏季海書朱亘春秋序

五十五年四十七歲

先君子應藏作石鼓文證公全德會撫先君是時往自武昌歸里部之聘校來京口疑京文宗閣四口建浮橋議或作於是時庫全書

五十六年四十八歲

校尚書從馬與王先生書鄭本段大令言段大令小玉裁同校上學之情謝侍郎書云平居希接人事專積思於經術又荅謝侍郎問作釋童

五十七年四十九歲

先君寫定述與畢督部書學內篇三卷自述所爲文外篇一卷始恆患意不逮於釋辰參文文不稱物

問楚詞源流未存槩又作江夏風土銘未成

頌政尾雲麾將軍碑政尾懷素草書千文跋尾擬策唐元宗鵝鵝川告身跋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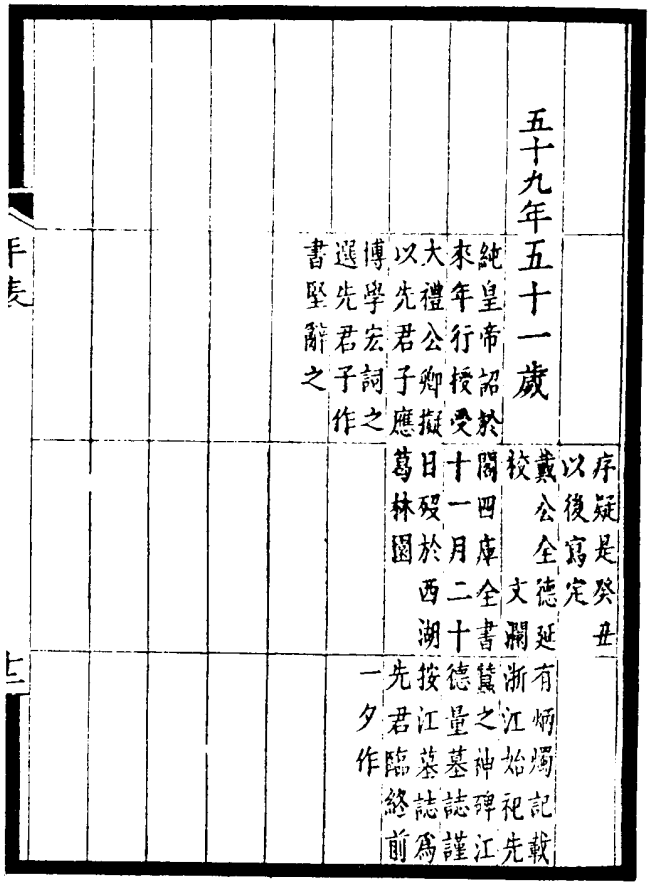
五十八年五十歲

先君上謝侍郎書云近治傳又作古器春秋通其滯銘釋文書譜結又與王先釋文未成

終於伯牙事不專一體玫三十四篇刊行於世又與畢尚書書自述爲玫古之學實事求是不尚墨守於後王先生阮督部幷爲之序又王先生是年與劉先生書云閒容甫著述益富此人才學識皆過人

生書云於春秋用功甚深謹按先君撰春秋述義王先生云有功經義者有若春秋述義使學者振煩祛君所撰講學釋義大學平義五諸侯釋名六國獨燕無後爭義宋宗室世系表

狀以爲春秋述義識議超卓唐以下所未有謹按先



四明圖經

咸豐甲寅歲鐫上

煙嶼樓徐氏開雕

校刻宋元四明志序

地理之書昉於禹貢土訓誦訓所掌其遺法也秦變封建亦有圖籍鄭侯入關得以收之然郡縣專志兩漢四百年未有聞焉六朝以來若顧啟期之婁地記山謙之之吳興記雷次宗之豫章記鄭緝之之東陽記朱育賀循之會稽記殆郡縣志之權輿乎顧其書皆不傳其傳者自北宋始眞宗景德中詔諸路州府軍監校勘圖經編入古跡而上諸朝天下守長咸事編纂吾四明亦以其時始有專書舒信道西湖引水記常引之咸平中蘇為善政廟記云王元暐冊封之典圖志載之並不言明州圖志或係他書未可為州志所自始舒信道則明稱州圖經也

近人它山圖經引唐鄭縣圖經一條此偽造以欺人者不足信厥後李從事再修於大觀初郎為張州將乾道圖經之祖本羅參軍之寶慶志猶其後也近今所傳以乾道為最古而北宋二志不得與朱長文吳郡續記並留於天壤閒亦可惜已吳履齋出判慶元其屬僚紀其政績為開慶續志傳一人之事而冒一郡之名論者以為非體元則清容之志最有盛名至正中王甯軒續之門類皆仍舊例其書出遂初之手固延祐中同修者此宋元四明志之大凡也於時屬縣鄞奉並有專志而今亦散亡惟大德昌國志幸有傳本我朝開四庫館宋元郡縣志著錄僅二十家吾郡實居其四乾道至正猶未收入蓋當時無人採進也一邦之書甲於天下文獻所徵良可寶矣往者謝山全氏有宋槧寶慶開慶二志後入趙谷林家今不知流落何所鄞之抱經樓尚有開慶宋本此外宋元志諸家所藏並係傳鈔曾魚壺矢譌謬相踵從未有集而刻之者同叔徐先生宏雅好古留意桑梓乃發舊藏及借閱諸鈔本校正脫誤付之手民塗乙之故具於別錄為札記二十卷補遺二卷又纂佚文四卷作者傳二卷雜錄二卷餘考一卷均署曰校勘記神明煥發頓還舊觀然後四明五志泊大德昌國一編俱足為藏家善本非特吾郡不可少之書也魏吉州它山備覽雖係一隅水利而亦宋人舊帙并附刊焉剞劂告成庋板廿載兩遭刼火幸無缺佚比先生修鄞志復丐他本命同事校之將益整次以成完書而先生遽歿復東高閣矣光緒戊寅郡守宗公有事圖志而聞徐氏之書尚秘篋笥乃出俸金屬先生嗣子隆壽印行之隆壽請於陳徵君子柏合前後各校之本重為補綴傳之於世原有校勘記自佚文以下仍附本書惟札記多未定之說先生欲改而未是正者今猶闕焉自明以降郡縣圖志靡國不舉然類有蕪詞淺亂

之作古法蕩然惟宋元兩朝猶存唐以前謹嚴之意即以浙中論之嘉定之赤城志景定之嚴州志至元之嘉禾志乾道咸淳之臨安志嘉泰寶慶之會稽志以及高氏剡錄常氏澉水志諸書皆嘗覽其大略簡而有法繁而不支與吾郡六家實相伯仲足以示後來地學之準而吾郡藉徐先生之力俾此六家之書粲然復行洵有功於文獻者也余在鄉里與先生商搉是書蓋亦有年今服官江右聞是書將已傳布引領東望實獲我心隆壽書來屬序其始末乃備述原委以弁之簡端

光緒五年閏三月鄞董沛序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地理類都會郡縣之屬

寶慶四明志二十一卷開慶續志十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羅濬撰濬廬陵人官顓州錄事參軍文獻通考作羅璯蓋傳寫誤也先是乾道中知明州張津始纂輯四明圖經而搜採未備寶慶三年煥章閣學士通議大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廬陵胡榘復命校官方萬里因圖經舊本重加增訂如唐刺史韓察之移州城唐及五代郡守姓名多據碑刻

史傳補入其事未竟會萬里赴調中輟濬與榘同里適遊四明遂屬之編定凡一百五十日而成書前十一卷爲郡志分敘郡敘山敘水敘產敘賦敘兵敘人敘祠敘遺九門各門又分立四十六子目第十二卷以下則爲鄞奉化慈谿定海昌國象山各縣志每縣俱自爲門目不與郡志相混蓋當時明州雖建府號而不置倚郭之縣州故與縣各領疆土如今直隸州之體特與他郡不同也宋史藝文志僅有張津圖經十二卷及四明風俗賦一卷不載是書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之其卷數與此

本相合蓋猶從朱檗鈔存者志中所列職官科第名姓及他事蹟或下及咸淳距寶慶三四十年蓋後人已有所增益非盡羅濬之舊然但逐條綴附而體例未更故敘述謹嚴不失古法元袁桷延祐四明志亦據爲藍本多採用焉續志十二卷則開慶元年慶元府學教授梅應發添差通判鎮江府劉錫所撰共分子目三十有七其自序稱續志之作所以志大使丞相履齋先生吳公三年治鄞之政績其已作而述者不復志故所述多吳潛在官事實而山川疆域已詳於舊志者則概未之及是

因一人而別修一郡之志名爲輿圖實則家傳於著作之體殊乖然案宋史吳潛傳載潛以右丞相罷爲觀文殿大學士尋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至官條具軍民久遠之計告於政府奏皆行之又積錢百十七萬三千八百有奇代民輸帛前後所蠲五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有奇是潛涖鄞以後宦績頗有可觀二人所述尚不盡出於訣頌至潛所著文集世久無傳後人掇拾叢殘編爲遺藁亦殊傷闕略此志載潛吟藁二卷共古今體詩二百九首詩餘二卷共詞一百三十首皆世所未相雖其詞不必盡工而名臣著作藉以獲存固亦足資援據故今仍與羅濬書並錄存焉

大德昌國州圖志七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馮復京郭薦等同撰復京潼川人官昌國州判官薦里貫未詳官鄞縣教諭昌國州卽今定海縣宋熙寧六年置昌國縣元至元十五年始升爲州此書成於大德二年七月凡分八門曰敘州曰敘賦曰敘山曰敘水曰敘物產曰敘官曰敘人曰敘祠前有州官請脩志牒一篇末有郭薦等繳申文牒一篇冠以復京序據序中所述始末蓋復

京求得舊志屬薦等訂輯而復京爲之審定者也其大旨在於刊削浮詞故其書簡而有要不在康海武功志韓邦靖朝邑志下海書邦靖書爲作者盛推而此書不甚稱於世殆年代稍遠鈔本稀傳歟據原目所載卷首當有環山環海及普陀山三圖圖志之名實由於是此本有錄無書蓋傳寫者佚之矣

延祐四明志十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袁桷撰桷字伯長慶元人宋知樞密院事韶之曾孫少爲麗澤書院山長以薦改翰林國史院檢

閥官累遷侍講學士卒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追封陳留郡公謚文清事蹟具元史本傳柄文章博贍爲一時臺閣之冠所著易說春秋說諸書見於蘇天爵墓誌銘者世久無傳惟清容居士集及此志尙存書成於延祐七年蓋慶元路總管馬澤屬柄撰次者也凡分十二考曰沿革曰土風曰職官曰人物曰山川曰城邑曰河渠曰賦役曰學校曰祠祀曰釋道曰集古條例簡明最有體要柄先世在宋多以文學知名稱東南故家遺獻沒後會朝廷修史遣使求郡國軼文故事惟袁氏所傳爲多故其於鄉邦舊典尤多貫串志中考核精審不支不濫頗有良史之風視至元嘉禾至正無錫諸志更爲賅洽惟自第九卷至第十一卷爲傳寫者所脫佚已非全帙然元時地志鈔帙無多存之亦足以資考究固未可以不完廢也

地理類河渠之屬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魏峴撰峴鄞縣人官朝奉郎提舉福建路市舶

鄞故有它山一水其始大溪與江通流鹹潮衝接耕者弗利唐大和七年邑令王元暐始築堰以捍

江潮於是溪流灌注城邑而鄞西七鄉之田皆永其利歲久廢壞宋嘉定間峴言於府請重修且草興作之役因爲是書記之上卷雜志源流規制及修造始末下卷則皆碑記與題咏詩也案新唐書地理志載明州鄞縣案鄞縣在唐爲鄞縣南二里有小江湖溉田八百頃開元中令王元緯置東二十五里有西湖溉田五百頃天寶二年令陸南金開廣之今此編稱它山水入於南門溝爲日月二湖其日湖卽小江湖月湖卽西湖謂二湖皆王元暐所浚而不言有天寶之陸南金似有闕略至其以元緯爲元暐以開元中爲大和七年則此編所載諸碑記及唐僧元亮詩證佐顯然足以糾正唐志之謬不得以與史異文爲疑矣此書在地志之中頗爲近古宋四明郡志嘗採其說然傳本頗稀幾於泯沒而無可考明崇禎辛巳郡人陳朝輔始得舊帙梓行版亦散佚首有峴及朝輔二序而末以四明志序附焉蓋卽從陳本錄出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地理類都會郡縣之屬

寶慶四明志二十一卷開慶續志十二卷

四明志宋羅濬撰續志宋梅應發劉錫同撰四明志前十一卷爲郡志後十卷爲所屬六縣志蓋明州雖建府而無附郭之縣仍領疆土故也敘次頗不失古法續志名爲郡志實則錄吳潛一人之事迹詩詞殊乖體例以潛爲名臣姑並存焉

大德昌國州圖志七卷

元馮福京郭薦等同撰原本首有三圖故曰圖志今圖佚而志存分爲八門其大旨在翦削浮詞故簡而能括不在韓邦靖康海等所撰下也

延祐四明志十七卷

元袁桷撰分十二門義例謹嚴最有體要原本二十卷今第九卷第十卷第十一卷並佚

地理類河渠之屬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二卷

宋魏峴撰它山水在鄞縣灌溉七鄉惟患爲江潮所汨唐時築堰以捍潮遂爲永利歲久廢壞峴請於府重修因作是書上卷記源流規制及修築始末下卷爲碑記與題詠

謹案乾隆朝詔編四庫全書宋元郡縣志著錄於文淵閣者二十種四明得四種宋乾道之圖經元至正之續志尚以傳本稀少未獲進呈而一郡之書已居海內什分之二矣考其源流大德爲范氏家藏延祐由浙撫採進卽寶慶開慶之獻自兩淮鹽政者亦揚州馬氏從鄞全氏傳鈔之本蓋吾鄉先哲並多留心枌社掌故故文獻足徵如此今彙刻宋元六志附以水利備覽恭錄欽定四庫提要欽定簡明目錄并冠卷端以爲此邦榮耀焉至提要寶慶條謂鄞縣非倚郭大德條稱州判名復京備覽條述魏峴官但云提舉市舶則皆當時儒臣偶然失考已詳本志與校勘記中不復覼縷

四明圖經序

山海有經輿地有圖郡邑有圖經此古今所共由而一日所不可闕者也蓋天下之阨塞戶口之多寡不有載籍以著其所以然則所謂阨塞多寡者雖欲具知而不可得此博古之士所以勒成一書以昭後世而傳無窮也爰自大觀元年朝廷創置九域圖志局命所在州郡編纂圖經於是明委郡從事李茂誠等撰述故地里之遠近戶口之主客與夫物產之異宜貢賦之所出上而至於人物古跡釋氏道流下而至於山林江湖橋梁坊陌微而至於羽毛鱗介花木果蓏藥茗器用之類靡不畢備書成未幾而不幸厄於兵火遂致存者亡全者毀前日之所成者泯然而不見制置直閣張公治明之二年政成民和郡以無事乃登黃堂而歎曰明之爲郡亦久矣在古爲餘姚之墟在漢爲會稽之境逮唐武德中而卽鄮置縣開元中而卽縣爲州山有四明洞有梨洲有孫興公見之於賦有梅仙處喜之所廬有任奕董黯之人物有王密房琯之德政有建隆郡守康惠錢公億之墓有熙寧宰相荆國王文公之祠其他山川勝槩章章在人耳目者未易以縷舉而圖經則闕焉詎可不搜訪遺亡以補四明之故事也哉公乃分委僚屬因得舊

錄更加採摭纂爲七卷又以篇什碑記等爲五卷附於其末噫年歷四十餘守更數十政其間非無銳意立事欲作爲一書垂之永遠者或因循未暇今公啟是念於黃堂之上財六旬而篇帙粲然大備鳩工刊木昭示將來信乎天下事非立志堅而用意到疇能有成哉乾道五年四月初一日右修職郎新處州縉雲縣主簿主管學事三山黃鼎序

四明圖經目錄
卷一
總敘
分野
風俗
城池
子城
祠廟
水利
古跡 州城附
賢守事實
卷二
鄞縣
鄉里村附
衙書
橋梁
渠堰
祠廟 祠堂附
山
水 江湖河潭附○按曰河潭闕
人物名僧附
古跡
冢墓
縣宰題名
卷三
奉化縣
賢宰
人物
卷四
定海縣
卷五
慈溪縣
賢宰
人物
逸民
冢墓
卷六
象山縣
祠廟
山
卷七
昌國縣
鹽場
祠廟
山
水 湖潭井
古跡
卷八
古賦
古詩
律詩
絕句
長短句
卷九
記
卷十
記
卷十一
碑文
銘

贊　傳
書
卷十二
太守題名記　進士題名記

煙嶼樓校本

四明圖經目錄

宋　張津等撰

總敘

上明州奉化郡奉國軍節度治鄞縣本屬會稽古舜居後爲餘姚之墟初夏禹會諸侯於江南執玉帛者萬國上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周禮東南曰揚州又曰揚州之鎮山曰會稽明乃會稽之東境自勾踐滅吳稱霸其後越爲楚所滅子孫散於會稽甌閩之閒分有故越之地秦并百粵罷侯置守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曰會稽鄞者兼吳越而通稱也漢興封劉賈爲荆王賈爲英布所殺遂以劉濞爲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國除乃復爲郡治於吳又嘗封閩越王之子搖爲東甌王元鼎五年東甌國除因以其地并屬會稽而立東部都尉治鄞其後徙章安章安今奉化之南也成帝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盜又徙句章王莽改鄞爲謹順帝永建四年刻府君上書浙江之北爲吳郡其會稽郡領山陰會稽鄞烏傷諸暨太末上虞剡餘姚句章鄞章安永寧東侯官十四縣吳郡會稽於是始分而鄞鄮句章三縣皆會稽之東部即今明之地也故自兩漢而明越皆爲會稽郡魏晉以來蔑有變更隨平陳廢鄞以地隸吳州總管府高祖武德四年始析句章縣爲鄞州八年廢鄞州爲鄮縣隸越州明皇開元二十六年採訪使齊澣始復奏請爲州以境內有四明山故號州爲明而郡名奉化屬浙東觀察使首命秦舜昌爲刺史天寶元年改爲餘姚郡肅宗乾元元年秋七月復爲明州仍兼浙東觀察使舊治鄮縣今阿育王山之西鄮山之東城郭遺址猶存代宗大曆六年三月海寇袁晁作亂於翁山而鄮久弗能復乃移治鄞鄞東取鄮城附三十里領縣五曰鄞曰奉化曰慈溪曰象山象山本屬台州神龍元年始來屬曰翁山是年翁山縣廢穆宗長慶元年浙東觀察使薛戎上書明州北臨鄞江地形卑隘請移郡於鄮縣置其元郡城近南高處卻安縣從之而移否莫得而知昭宗乾寧二年錢鏐爲鎮東軍節度使五代朱梁嘗爲望海軍開平三年分鄞縣置定海縣厥後錢元瓘自號爲吳越王據有兩浙十三州之地漢乾祐二年吳越王錢俶命其弟億判四明聖宋受命建隆二年陞爲奉國軍復授億節鉞以鎮之億爲節度十有八年至乾德五年終于任猶子惟治實襲其後太平興國二年吳越王納土歸圖籍十有三州而明居其一朝廷改授惟治鎮國軍節度使自是始用文臣爲太守熙寧六年奉勅

割鄞縣之邊海富都等三鄉析立昌國縣元豐元年又撥定海縣金塘一鄉隸昌國故今縣有六鄉奉化定海慈溪象山昌國六縣風土物產古今人物寺觀祠宇亭傳場鎮江湖河堰地靈古跡隨縣開列於後以傳不朽

分野

按後漢志自斗六度至須女四度謂之星紀之次越之分野故虞翻曰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明之爲州實越之東部觀輿地圖則僻在一隅雖非都會乃海道輻湊之地故南則閩廣東則倭人北則高句麗商

舶往來物貨豐衍東出定海有蛟門虎蹲天設之險亦東南之要會也

風俗

按隋書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魚與稻以漁獵爲業雖無蓄積之資然亦無飢餓之患信鬼神好淫祀小人多商賈君子資官祿市廛列肆埒於二京人雜五方故俗頗相類京口東通天會南接江湖西連都邑亦一都會也其人本習戰號爲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爲鬬力之戲各料强弱相敵事類講武會稽郡亦然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蕃漢商賈並湊君子尙禮庸庶敦龐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蓋其風氣所尙也

城池

明之羅城舊云閩粤無諸所築夏侯曾先謂劉牢之築以塞三江之口西城外有城基上生竹篠俗曰篠牆卽故基也今羅城周回二千五百二十七丈計一十八里西與南則環以水東與北則繞以江晉末孫恩海寇也其犯會稽則由上虞以入不由乎明州者亦以此城據三江之險云

子城

子城周回四百二十丈環以水麗譙拱奉國軍之額太守潘良貴書州樓揭明州之額舊錢氏書今潘良貴書州治以奉化縣之金峨山爲外案山而以城中之鎭明嶺爲內案山後坐慈溪縣之縣騎山山以張縣騎而得名蓋後漢時人也奉國軍樓中有刻漏皇朝慶厤年太守王周重修是時王文公安石爲鄞宰嘗銘之其後歲久差舛不可信紹興辛巳太守韓公仲通訪得吳人視岷考古制治銅爲蓮漏至今用之有記刻于石簿判許克昌文也

祠廟三

靈應廟即鮑郎祠也舊云永泰王廟在州南二里半按輿地志云鮑郎名蓋後漢鄞邑人爲縣吏縣嘗俾捧牒入京留家酣飲踰月不行縣方詰責已而得報章果上達審究實然既死葬三十年忽夢謂妻曰吾當更生盍開吾冢妻疑不信再夢如初乃發棺其尸儼然如生第無氣息耳冥器完潔若日用者冢之四旁燈然不滅宵亦不銷郡人聚觀咸怪神之立祠以祀梁大通間有妖賊名益誕唱誘羣盜有衆三千號奴抄兵寇會稽永嘉臨海海鹽並海郡邑咸被其害官軍屢邀擊不勝賊勢益張定襄侯蕭祗爲刺史神忽

見形因巫語祗願助討賊祗乃施帷帳迎神置于譙門形雖隱而言與人接越三日告去語祗曰當以八月十三日破賊奴抄果以是日至餘姚舟膠於江衆陷於淖潰潰如醉官軍悉縶縛之若拾遺然祗奏其異武帝遣增大祠宇日以益盛唐聖歷二年縣令柳惠古徙祠于縣會昌中刺史張次宗嘗撰記皇朝崇寧二年尚書豐稷奏明州鮑君永泰王廟額犯哲宗皇帝陵名乞改額內永泰二字爲靈應勅如其請政和八年太守徽猷閣待制樓异以雨暘順時有禱輒**應奏請王爵加惠濟王宣和四年太守直龍圖閣李**

友聞因睦寇竊發驚擾鄰邦本州終獲保全緊王之功奏請加封於是加威烈二字又至六年侍郎路允迪使高麗舟舩安濟奏請再加忠嘉二字建炎四年車駕巡幸奉勅加廣靈二字今稱靈應忠嘉威烈惠濟廣靈王

純孝廟東漢孝子董君祠也在州東南五十五步唐大歷十二年立刺史崔殷爲之記徐浩書君名黯其孝行之大已見于徐浩所書之碑今祠宇即其故宅先是其母塑像在南郭外草堂中康寇錢公億因訪問而知之迺迎置孝子廟以伸崇奉且具其事實請于

朝乞加廟額於是勅封爲純德徵君之廟也徐浩所書碑蓋郡中之寶也今舊石不存獨簽判韓嘉重刊石在廟中耳

佽飛廟在州北一里二百步鹽倉之西昔有碑今亡故神之姓氏邑里無傳焉淮南子云荆有佽非得寶劒於干隊還及渡江中流暴風揚波兩蛟夾繞其舟佽非謂枻舩者曰嘗有如此者而得活乎曰未嘗見也於是佽非瞋目勃然攘臂拔劒曰武士可以仁義說也不可劫而奪之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劒而已余又奚愛焉趍江刺蛟遂斷其頭舟中人盡活風波畢

除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戰腐肉朽骨棄劒者佽非之謂乎按皇朝建隆中鄞令金翊纂異記謂唐武德時以此郡爲鄞州至開元中改鄞爲明郡名奉化城甬東地名句章軍號佽飛考此則佽飛廟者蓋出于當時之軍號而軍必有將之者往往有功於人故人爲之祠云大觀之初本州所編九域志乃引淮南子所謂荆有佽飛不知淮南子之非實非是之非非飛走之飛今廟新榜遂稱荆佽飛侯豈非好事者附會其說而增以荆字歟

水利

城之河渠蓋一水自它山經仲夏而入南門一水自大雷經廣德湖而入西門淫潦汎溢則城之東北隅有碶以洩於江碶閘猶存二水入城爲州民之利今猶昔也皇朝天禧閒許翰作李侯更庚開河記言廣德湖水也元祐閒舒公龍圖亶爲西湖引水記言它山之水也其後檢正王公庭秀作河渠說則兼言二水之利開河記曰廣德湖者舊爲官職田之所廢穿百三十穴盜洩四注中不涵渚耨之爲畎畝之地踩之爲芻牧之場公於是口官占民侵之所及芻牧之所踐者盡命撤廢禁不得入亘之以巨防環之以長堤築捍堅固導洩有方均之以高下周之以遠近自郭之內家映修渠人酌清泚湜湜之流周環四來潤下不竭澄源有歸又引之於州北隅鑿兩池以渟之雖炎曦下爍河流交絕而茲池不可涸也引水記曰鄞縣南二里有小湖唐正觀中令王君照修也蓋今里俗所謂細湖頭者乃其故處焉湖廢久矣獨其西隅尚存今所謂西湖是矣明爲州瀕海枕江水難蓄而善泄歲小旱則池井皆竭而是湖所以引它山之水爲旱歲備也

州城內古跡七

郡之子城內亭宇中舊有唐刺史王密德政碑李舟文顏眞卿書李陽冰玉筯篆額遭建炎兵火石已斷缺不全今在郡樓之下此碑與董孝廟徐浩舊碑皆是郡所寶也

州宅進思堂之西壁外有唐柳公權書金剛經刻于石而龕之

蛟池在州之北故老云嘗有蛟自江來窟於此人患之故其旁立佽飛廟以鎮之池今爲居民所侵堙塞無幾矣

鎮明嶺在州南一里三十步州之內案山也上有佛亭

皇朝天禧中太守李夷庚能地理之學以州無案山故直州之南累土爲阜高丈名曰鎮明嶺此蓋夷庚因其舊有而增之耳非掷爲也其後往來憚於登陟日削月夷特餘土坡於其側耳

競渡湖卽開元寺西之小湖也昔有黃鍾二公競渡於此故後人以名其處亦呼爲小江里又曰沿江里也

清潤池在州衙前直奉國軍之門錢恭惠王在鎮日嘗浚之以爲禦火備太守李夷庚復浚之以其泥益鎮明嶺之卑薄壯內案山之勢池與州學泮水池春閒蛙不鳴俗傳以爲李侯夷庚以法禁之也

西湖在州南六十步舒公龍圖亶嘗記其事以爲是湖本末圖誌所不載其經始之人與歲月皆莫得而考

湖中有汀洲島嶼凡十曰柳汀曰雪汀曰芳草洲曰芙蓉洲曰菊花洲曰月島曰松島曰花嶼曰竹嶼曰煙嶼四時之景不同而士女遊賞特盛於春夏飛蓋成陰畫舫漾影無虛日也

賢守事實十二

唐開元二十六年齊澣既請置明州更爲潤州刺史招集流民五百戶置此以安輯之

正元九年刺史任侗修治廣德湖溉田四百頃

太和六年刺史于季友築仲夏堰溉田千頃

長慶三年刺史應彪建跨江浮橋五十五丈

元稹爲浙東觀察使明州舊貢蚶走驛達于長安郵卒不勝其疲稹奏罷之

孔戣爲刺史後遷國子祭酒見明州貢蚶蛤淡菜水陸勞費特奏罷之

王密爲刺史德政可紀李舟爲之記事見於碑刻

皇朝建隆閒廣德湖湮塞康憲錢公億請于朝用工濬治築爲塘岸周回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丈它山堰損苦不可修公跪請于神復得存固

天禧中直館李夷庚爲太守修治東湖與廣德湖水利通濟有功於民

政和閒太守樓异明人也被命再任繼而睦寇猖獗踩踐鄰郡公備禦有方六邑無犯

紹興八年太守仇公念當兵火之餘復首建州學與鄉士大夫行鄉飲酒之禮邦人乃立祠于學

乾道五年太守直閣張公津憫鄉飲酒之禮久廢乃以正月二日率羣僚與鄉之士大夫及士人之客寄是邦者卽州庠行釋菜之儀盡致敬之義然後序齒會拜於講堂三爵而退自此遂爲常規云由是邦人復

共立祠於學焉

校勘 凡稱劉本劉藝圃鳳章家所藏

子城 皇朝慶厤年劉本年上有八字

祠廟 靈應廟 又至六年劉本無又至二字

依飛廟 城甬東劉本城下有名字據寶慶延祐蘆浦筆記是號字

水利 城之河渠 二水入城劉本水下有之字

宋 張津等撰

鄞縣

望鄞縣古越地之東境國語曰吳爭封越東至於鄞秦平百粵以其地置鄞縣屬會稽郡吳越春秋謂越有赤堇山故加邑爲鄞漢武帝元鼎五年會稽東部都尉治鄞其後徙章安成帝陽朔元年又徙治鄞王莽改曰謹後漢改爲鄮縣居鄮山之陰既而復爲鄞縣晉太康中戶一千六百六十隋平陳縣廢并其地入句章縣屬吳門總管唐武德四年復分置更名鄞縣蓋古句章鄞鄮三縣之地故其

後或有鄞或有鄮也屬鄞州八年州廢還屬越州開元二十六年又爲鄞縣於縣置明州元和中定爲上縣皇朝爲望縣元十八鄉淳化元年分萬齡爲二鄉曰老界曰手界熙寧中割六鄉靈巖太巨海晏富都安期蓬萊隸定海昌國今十三鄉

鄉里村附

十三鄉管里十三村二十

武康鄉 東安鄉

清道鄉 萬齡老界鄉

萬齡手界鄉 光同鄉

桃源鄉　鄧塘鄉
陽堂鄉　翔鳳鄉
豐樂鄉　通遠鄉
句章鄉
武康鄉在州城下管小江里
東安鄉在州城下管白壇里
清道鄉在縣西一里半管里一村二
橫山里
高橋村在縣西二十里
沈店村在縣南七里

萬齡老界鄉在縣東五里管里一村二
赤城里
盛店村在縣東一十五里
尚書村在縣東一十里
萬齡手界鄉在縣東南一十里管里一村二
赤城里
張村在縣東南二十里
鄧橋村在縣東南四十里
光同鄉在縣南一十里管里一村二
清林里
北渡村在縣南二十五里
樑社村在縣南二十里
桃源鄉在縣西二十里管里一村二
石馬里
黃公林村在縣西三十里
林村在縣西四十里
鄧塘鄉在縣南二十五里管里一村二
姜山里
姜山村在縣南三十里
銅盆浦村在縣南二十五里

陽堂鄉在縣東三十五里管里一村二
太白里
寶幢村在縣東三十里
東吳村在縣東三十三里
翔鳳鄉在縣東南四十里管里一村一
滄門里
隱學村在縣東南四十五里
豐樂鄉在縣東南四十里管里一村二
石柱里
乾坑村在縣南四十二里

故干村在縣南四十五里

通遠鄉在縣西南六十里管里一村一

李洪里

環村在縣西南五十五里村名舊犯欽宗廟諱故改

句章鄉在縣南六十里管里一村二

夕陽里

高橋村在縣西南五十五里

市中村在縣西南六十里

御書四

阿育王山廣利寺在縣東三十五里晉義熙元年建皇

朝大覺禪師懷璉居之法席鼎盛名聞天下皇祐二年懷璉入居東京淨因禪院仁宗皇帝召對化成殿因賜食禁中及授以御製釋典頌十四篇并提綱語句治平三年英宗皇帝內降劄子許歸本寺熙寧三年迺建宸奎閣奉藏所賜御書且被旨歲度僧一人寺有釋迦如來眞身舍利塔內有一角金鍾舍利在焉寺之東北峯上有佛左足跡距寺一二里輪相分明今爲石宇以覆之傳者謂迦葉佛之跡也寺有東塔院相去二里即劉薩訶所禮舍利塔湧出之處西塔院去寺五十步其塔唐明皇時建也

聖功院本崇教院也周顯德元年建在縣西南四里半皇朝至道元年眞宗皇帝詔內侍裴愈訪名山聖跡寺院恭藏太宗皇帝石刻御書於是本院奉賜五十卷軸明年因愈奏改賜今額

大中祥符寺在縣南一里半皇朝僧三惠大師從信得業之地也信妙於琴阮端拱中至京師求知己會有上言于太宗皇帝者召見與語奏技盡其所學上大悅命入翰林祗候賜食禁中資錢帛無算一日求歸特俞其請行日且賜以師號及御書御批等信迺奉藏於寺也內有教院輪藏在焉

政和七年太守樓昇乞置高麗司徽宗皇帝有御筆批諭刻之於石其碑在西湖錦照堂

橋梁

鄞江跨江浮橋在縣東南二里舊日靈現橋亦日靈建橋唐長慶三年刺史應彪建太和三年刺史李文孺重建初建橋於東渡門三江口江闊水駛不克成乃徙今建橋之地經始橋基雲中微有形彎環如虹衆以爲異因建橋於其下皇朝開寶中康憲公錢億復新之舊有范的所撰碑後沈於江而尚書謹溫其所作碑亦不存也乾道四年太守直閣張公津重修今

名東津橋其長五十有五丈其闊一丈有四尺云

渠堰二

它山堰在縣西南五十里唐開元間邑宰王元暐之所建也累石爲隄江河分流截然爲二若神工然明之爲州瀕海枕江水善泄而易竭雨澤少屯井泉輒涸酌飲江水人以爲病引它山之水自南門入城潴爲西湖闔境取給始無旱暵之憂它山堰之爲利溥矣餘載祠廟門

仲夏堰在縣西南四十里唐太和元年刺史于季友於四明山下開鑿河渠引山水流入諸港置堰蓄之溉

田數千頃

祠廟十二祠堂附

至聖文宣王廟在縣東半里唐元和九年建皇朝崇寧二年因行三舍法教養生員移卜於縣西南半里而成於大觀之三年建炎四年遭兵火至今未建也

東嶽行宮在縣東三十二里育王山相近

忠嘉威烈惠濟廣靈王行廟在城外甬東隅五里

它山堰善政侯廟在縣西南四十里以廟碑考之蓋唐太和中邑宰琅琊王侯諱元暐之祠也先是厥土連江厥田宜稻每風濤作沴或水旱成災侯乃命採石於山爲堤爲防迴流於川以灌以溉通乎潤下之澤建乎不拔之基能於歲時大獲民利自它山堰溉良田者凡數千頃故鄉民德之立祠以祀後封爲善政侯皇朝乾道四年七月八日有旨賜遺德廟額知縣事揚布書太守直閣張公津之所立也

逸老堂在西湖上衆樂亭相對爲唐祕書監賀公知章季眞而作也而祠堂在其西皇朝紹興十四年八月太守莫公將建乾道五年四月太守直祕閣張公津重修

皇朝故丞相魯國曾宣靖公公亮祠堂在縣南三里半

延慶寺按天聖中楚國公曾會守明州丞相方毓德侍下一日遊延慶而主僧法智大師知禮夜夢伽藍神告之曰翌日相公來可恭迓之知禮異其事戒闔人以來者告已而魯國公至禮以夢告魯公曰烏有是哉然默記於方寸至大拜而以知禮之夢爲然於是請於朝置田闢舍大啟法席延慶之名始播於天下寺僧圖其像而祠之碑碣具存

鬼谷先生祠在縣之東六十里太白山其祠倚山臨水幽深闃寂人跡罕到眞仙游所宅也夏侯曾先地志云鬼谷子廟三面連山前有清溪之水泉源不竭山

崖重巒雲霧蔽虧晉郭璞曾到有游山詩曰清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吹窗牖裏借問此阿誰云是鬼谷子卽此祠也

阿育王山淵靈廟在廣利寺鰕井在其東相去里餘世謂之聖井自東晉時已著靈異其中二大鰕乃護塲神也其一有金線自腦達於尾其一每現光耀折花引之則雙紅蟹或二蝦前導而後出焉錢武肅王以歲旱命九華長老十善大德與國中所謂五叔太尉者同迎歸錢塘之南塲寺山閒鑿石爲井立亭其上以倣聖井用伸禮敬而阿育王寺僧時見復在鄞山

井中游泳也山有七井前有亭榜曰應現或云又有二井則在山之絕頂峻險不可得而至然亦未知其果否也康憲錢公嘗因旱齋沐禱請靈鰕以紫羅爲帕若罥狀布井中啟視竟蟹先入罥靈鰕隨後以銀缸貯沙泉養之置道場中命僧爲法事復有天花散縵之瑞僧統贊寧嘗著護塲靈鰕菩薩傳皇朝慶因旱暵祈求感應元祐元年奉勑賜額乾道二年太守趙公伯圭禱雨有應知鄞縣事李柄作記刻於石

皇朝故丞相荆國王文公安石祠堂二所一在縣之經綸閣一在縣東育王山廣利寺按寺中祠堂記云介甫之爲鄞也勸農務業區別善惡習俗丕變鄉民父老思之願立生祠圖像以順鄞人之心焉蓋嘉祐六年郡守錢公輔立從事胡宗愈之文也

皇朝故內翰蘇公軾祠堂亦在廣利寺內佛殿之右乾道中住持僧從廊重建

李陸二公祠堂在縣東南四十里青山下皇朝天禧中郡守李侯夷庚唐開元中縣令陸南金之祠也李侯又有祠堂在天童山景德禪寺千佛閣之東

黃公廟在縣東近海昌國縣交界卽四皓之黃公也見會稽典錄

山十六按旧原有脫落今所校補見佚文卷中

四明山在縣西南六十里孫綽天台山賦云登陸則有四明天台今按此山有四面各產異木而皆不雜又山頂有池池中有三層石臺石樓一名石柱云是四明山纜風處陸龜蒙云有峯最高四穴在峯上每天地澄霽望之如戶牖相傳謂之石窗卽四明之目也事備四明山記山有黃頷蛇長一二尺色如黃金居石縫中天欲雨作牛吼聲中人亦死王蜀時許寂少年棲於山學易於晉徵君一旦有夫婦詣山挈一壺酒寂詰之云今日離劍縣寂曰道路甚遥安得一日

及此頗亦異之其夕以壺觴命酌此丈夫出一拍板抗聲高歌悉是說劒之意俄自臂閒抽兩物展而喝之卽兩劒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擊寂甚駭尋匣之飲畢就寢迨曉乃空榻也出北夢瑣言

鄞山在縣東三十六里高二百八十丈東北峯上有佛左足跡下瞰阿育王寺按十道四蕃志云以海人持貨貿易於此故名而後漢以縣居鄞山之陰乃加邑爲鄞雖或以山或以縣取義不同其所以爲鄞則一也故在後漢志爲越州鄞縣之境而唐武德中分置縣境更名鄞者以此金翊簷異記乃引顧越碑云昔

西國獵人劉薩訶南登稽嶺東踐鄞山卽此山也按鄞因赤堇山得名而其山在縣東三十四里吳越春秋云有赤堇山故加邑爲鄞則鄞與鄭蓋二山也舊記考之未審乃併爲一山故於此詳辯之

亶洲山在縣東四十五里十道四蕃志云亶洲有虞喜家宋屢召不至死葬於此東方朔十洲記云山有不死之草赤莖綠葉人死三日以草覆之卽活按吳志黃龍二年春正月魏遣將軍衞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泛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漢武洞穴記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飄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故衞溫等但得夷洲數千人還今謂亶洲山去縣四十五里尙可疑焉世傳今日本國卽此洲然未知是否也

水四　江湖河潭附

江在縣東一里實海口也而有大浹小浹之名蓋隨地而異也乘潮往來南入於奉化界東入於定海昌國西入慈溪

廣德湖在縣西十二里舊名鴛脰湖唐大厤八年縣令

儲仙舟加修治之功而更以今名正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湖中有若樓閣狀者不常隱現也皇朝建隆閒康寗錢公億爲守之初欲展拓波瀾迺託情篇什累達宸聽而復奏乞於諸縣農隙集鄉夫萬人爲十隊以官吏分董開鑿之役當時嘗給米九千碩錢五十萬公復出金千緡以相其費周迴凡萬有二千八百七十一丈騎陽鑠石無旱暵之患淳化中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之於一州勒大中祥符年蘇者爲守以湖壞漏不補復而淡之湖之興已數百年而民之請爲田危於廢者屢矣至政和七年知州

事樓异奏請准御筆開墾爲田今歲收其米以給甬東所屯之水軍焉

小江湖在縣南二十里唐正觀十年縣令王君照修建溉田八百餘頃

東錢湖在縣東三十里周迴八十里溉田八百頃夏侯曾先地志云其湖承錢塘水故號錢湖唐天寶三年縣令陸南金開廣之皇朝天禧元年鄧守李夷庚重修是湖受七十二溪之水凡有七堰錢堰大堰莫枝堰高湫堰栗木塘堰平湖堰梅湖堰縣之東七鄉不病旱者湖之力也湖之中一山突然水四環之不與

陸接有庵曰二靈蓋以山而名之也熙寧閒左正言陳禾字秀實築以讀書其中以延僧知和居之知和有道釋子也每有虎相隨當時名播江浙叢林衲子雲集由是法席鼎盛向經兵火焚蕩一空紹興中浮屠相與出力復新屋宇丞相史公浩捐廣德張王廟像在廊廡下前有國初韶師所築故墉基近已重建墉於其上庵有墉銘詳言其事凡四方名人勝士往來其間莫不以爲東南之佳地也

人物十六名僧三附

任奕句章人文章之士也嘗爲御史中丞出會稽典錄

梁宏嘗爲句章主簿與鄭雲俱敦終始之義見會稽典錄

虞紋處士厚友于之義弟犯公憲乃乞代焉出會稽典錄

董孝子黯縣人也事詳祠廟門

徐浩唐乾元二年嘗進廣孝經十卷授校書郎非徐季海也

周師厚字敦夫邑人也皇祐五年及進士第歷荆湖北路農田水利差役事時朝廷方議役書本路特紛更未定且有欲爲揭甲法者師厚具論四方風俗盜賊

婚田獄訟簿書繁簡之所不同則役有勞逸輕重宜亦不可以一朝廷以爲是下其說行之辰沅兩州初復版圖縣官念所以備邊且欲歲發常平粟師厚謂溪獠嘯聚無常而常平之入有限不可繼宜乘事始擇曠土使戍卒且耕以守亦古法也天子然其策至今以爲利

俞充字公達邑人也中嘉祐四年進士第官至右正言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畧安撫使環州有田與夏國相錯歲種爲虜所掠未有敢詰者由是委而荒之充至檄州所部以時耕種卒不敢犯屬羌山夷嘯聚叛

充授第二將張守約以籌算且招且討有亡入夏國者三百戶充又遣守約耀兵塞上夏人亟歸亡者充釋其脇從老弱以奏不浹旬遂獲安妥手詔褒焉沿邊屬羌乏馬充條上勸賞買馬之法朝廷可其奏下諸路行之未久屬羌樂於畜養大增戰馬之利慶陽兵素玩恩稍縱治往往震搖充至嚴約束斬五妄言者於和門軍始肅然卒之夕大星隕於寢堂之北有奏議五卷邊說二卷藏於家

豐稷字相之邑人也弱冠登嘉祐四年進士第歷襄州穀城令韓持國維曾子固鞏相繼守襄奇之薦於朝

是時兵部侍郎葉康直方爲光化令亦有能名韓公嘗曰豐葉二令它日必皆清近襄陽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以選知封丘縣大臣薦其清修儉直宜爲御史乃除監察御史裏行爲御史三歲憚劾不避權要神宗嘗謂臺諫曰惟豐稷論事最誠實後自成都府路提刑召爲工部外郎復以薦拜殿中侍御史改國子司業除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兼侍講刑部侍郎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自潁遷待制移知廣州過闕入覲留拜吏部侍郎丐出累典大藩召拜諫議中丞工部尚書責降敘復提舉亳州太清宮以羸被遇三朝出入數十年終始一節清德重望達於天下性嗜學逮老不衰素恬靜寡言語平居危坐終日不跛倚常若對大賓雖見卒隸必正衣冠無倨惰容追復樞密直學士謚曰清敏

袁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也曾祖正己祖世雄父溥皆以燮貴贈通奉大夫燮生而穎悟甫能言即識父師之名甫能行即識父師之門甫能讀即識父師之書甫能問即問父師之道甫能思即思父師之教甫能學即學父師之業

姚孳字舜徒縣人也以字行幼開爽穎悟學如宿植登熙寧九年進士第歷尉掾以考第薦章應格改秩爲鼎之桃源宰承虐政後訊民之疾苦苟利於民無不爲也郡將武人怙威凌僚吏屬邑苦其擾孳毅然以民病告郡將終不敢以氣燄挫之爲之少戢旁郡訟訴有不得其平者必丐於部使者付孳決之捐金修夫子廟躬率士子日勸以學學者翕然歸之鄉有虎孳禱諸社諭以文越三日虎仆於社旁奏課爲天下第一部使者舉孳學行優異才能顯著以應元符之詔賜對稱旨乃除提舉成都府路常平等事陛辭玉

音諭以問卿久任桃源有愛民之心孳退謁丞相論
蜀道利疢乞以義倉之儲置吏立法收養鰥寡老疾
死給衣衾官爲殮瘞歲薦饑閒有遺兒請雇嫗以乳
丞相上之丁家艱服除提舉湖南常平等事上復諭
以居養安濟漏澤脈施實德於民卿向有言故復命
卿易使浙部過家上冢會閭里耆舊握手盡歡未始
以持節自榮朝廷遣使三韓渡曹娥江非潮時舟膠
公適董其事禱於神女潮應禱而邁由江東副漕除
直龍圖閣知夔州興學校勸農桑有古循吏風卒之
日夔民罷市聚哭于牙門訃聞桃源民乃卽孳生祠

爭出賞命道德士以伸薦導其爲民所思如此
陳禾字秀實邑人也元祐初試國子監擢第一自是課
試上庠累屈前列聲名籍甚中元符三年進士甲科
初調鄆州司法直死囚之冤部使者列薦於朝除濰
州州學教授以經術之學講明開悟後進從者翕然
大變其俗後由婺州教授入爲太學正遷辟雍博士
徽宗聞其才召對甚喜特旨改秩擢監察御史未幾
遷殿院隨事獻言補益爲多上愈嘉其忠直命爲左
正言專以言責付之由是感激展盡底蘊無所回忌
因以諫諍聞後坐與忠肅陳公瓘交遊流落江湖著
書立言以垂世有論語孟子易春秋四經解流行俗
郎高閎抑崇爲之序四明士大夫之解經者自禾始
其文集藏於家云父謚字康公博學教子有法許將
榜登第而禾之子曦黃公度牓登第明白國朝以來
連三世科第者陳氏而已鄉人以爲甚榮也世喜藏
書謚之亡舒中丞亶作輓章有曰鹿埃滿匣空鳴劍
風雨歸舟只載書曦復爲藏書記以告於後俾勿墜
素業也
俞偉字仲覽邑人也元祐初爲南劒州之順昌令邑民
生子多不舉偉乃集耆老諭之以理且仲約束曰孕

者登籍邑人悔悟遵其教再拜而謁其籍欲棄而匿
者甚衆率以偉字名之部使者狀其績以聞朝廷嘉
之降詔奬諭進秩再任且許出粟以賑其孱臥而貧
者偉益懇惻宣諭朝廷好生之意數年間賴以活者
萬餘人邑士廖嶢爲立德政碑而鄙人黃裳作邑中
步雲閣亦紀其政績以循吏許之
陳摅字君益邑人也紹聖間宰南劒之將樂敦崇學校
奬進士類政尚愷悌先是邑民家舉一子富室不過
二子餘悉棄之摅至諭以天性申以令甲犯者窮治
自兹民無不舉子矣男陳其名女陳其氏者皆然也

爰卒於官邑人思慕祠而祀之遇旱禱雨輒應以至鄰境淫雨亢陽乞靈祠下咸遂所祈部使者以其有功於民乃請於朝錫旌福廟額

陳之翰處士延平陳忠肅公瓘誌其墓云字憲之邑人也居西湖少有志操治經求大旨爲文不蹈襲時語三上禮部不中因不復應舉歸求其志大觀二年徽宗皇帝詔舉遺逸鄉之賢士大夫咸而相與語曰此可以得憲之矣州及部使者用衆論薦於朝天子官之知公行實而善朝廷之得士者非特鄉之賢士大夫而已也其爲忠肅公所敬服如此

王庭秀字穎彥其家四明者不知始所從庭秀與蘇子瞻程正叔之門人高第黃魯直楊中立之徒游從其爲學旁搜遠紹不苟趨時好其造詣嶄遠操植堅正發於文辭深茂宏達以其緒餘從事科舉政和二年登上舍第歷樂壽尉泗洲隨州教授當路論薦交章溢格改宣教郎李公光遷侍御史與之昧平生一見如舊識即薦爲御史臺檢法官其在宣和靖康建炎間進言於朝皆發於忠義自察院遷殿中而振臺綱屢丐祠優詔止之後因對懇得知筠州召爲吏部外郎擢左司郎官遷檢正與宰相議多齟齬引疾丐

閒除直祕閣主管江州太平觀歸老於鄉長子璧生而穎異不凡七歲日誦千言一過輒不忘以宣和六年丙科登第少年氣銳負才宏碩方勇功名之會悉焚前所爲舉子之文披閱羣籍孜孜弗倦無不淹該左丞葉公夢得參政孫公近議欲列薦出應大科適朝廷方復博學宏詞科首冠其選天不假年用罔究其長而終於一待通判士論嗟惜之

高閎字抑崇唐宰相智周後世家廣陵高祖贊襄始居明閎幼穎悟不凡八歲誦經史通其義或問得時則駕出何嘗閎曰非史記老子傳乎客驚異之謂其父欽臣曰此兒當與君門戶弱冠入辟雍繼升太學屢中魁選初課試文格尚對偶閎特變爲古文又先羣彥一時文格遂復元豐元祐之舊以校定最優充舉錄宣和中置講議司領以大臣辟官屬日夕講議天下事太學公試用爲策題閎對爲天下事當令天下人議之時以爲至言建炎初試上舍中優等紹興改元賜進士第釋褐諸公方欲薦引繼丁內外憂服闋執政交章稱閎議論簡正明於治體可以居經筵勸講之地五年春有旨與行在差遣令內殿引見進劄有曰人君不難用臣下之謀獻而難於不忘臣下之

規戒改左承奉郎除正字論薦舉之弊與天下之勢最急者在機會又請止賜新恩進士中庸篇而儒行篇雖間與聖人意合實出漢儒雜記非聖人格言乞勿賜又請預嚴水戰之備皆蒙聽納後攝禮部外郎因上殿奏事論及和氣上曰朕見士大夫議論以為輕徭薄賦安民心覓民力可以召和氣閔曰臣以為此召和氣之一事耳而其本乃在人君有以感之心正則氣正氣正則天地之和氣應矣上是其說至言正名分與屯田之利為尤切久之出奉祠復參東帥謀除國子司業引見奏曰陛下復興太學此帝王盛

德事上曰太學復興欲得學問淵源德行純正者為師表故命卿因言臣在京師見太學辟雍皆有御書閣今當依祖宗例建閣以藏御書顧時灑宸翰加惠多士上許之其任司成論事為最詳兼權中書起居二舍人迺除禮部侍郎以忤秦檜意出為筠州遂請掛冠居鄉每對士大夫唯舉前言往行可師法者未嘗及時政得失人物臧否泛觀經史諸子百家而絕意榮進不成成於阨窮享年五十七

僧普交邑之萬齡鄉人畢氏之子也幼穎悟未冠從釋初往錢塘南屏山聽天台教觀因修懺悔佛事遇道人於途忽問曰師之懺罪為自懺耶為懺它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它罪它罪非汝烏能懺之交不能對歸語南屏亦不能決遂憤然辭去乃造泖潭泖潭知其為法器見入門卽訶之擬問則杖之交不能復進一日忽呼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商量何不自室中來交擬進泖潭喝之交豁然有省卽以偈呈曰有人問我解何宗一喝須教兩耳聾滿杓黃蘗飽喫了生涯只在鉢盂中自是機辯迅發學徒爭歸之歸隱天童山八年偶寺闕主僧羣僚邀之甚力交不得遁居之宣和六年三月二日沐浴留偈辭衆而逝後

七日開龕如生闍維獲五色舍利交修持清苦履行孤潔嗣法者三十餘人皆能傳交之道而闡揚于時忠肅陳公瓘嘗贊之曰拶破黃龍第四關世人猶問生緣法其為士大夫推重如此有塔銘中書舍人黃公龜年撰

僧法忠縣之萬齡鄉人姚氏之子也母初夢神僧託夢于家覺而有孕既生兩足有文若篆書之木字父母奇之生不茹葷年七歲依州之崇教院道英和尚出家博識强記出乎天性諸部經論默究其義或笑其憨而試之以隱奧辯駁瀾翻旨趣超卓咸以忠虎子

名之將歷訪諸方有挽而止之者師曰達摩之門眞吾所行之地子休矣乃參天童交和尚交見而喜曰子吾宗之法器也俾往謁雪峯需和尚機緣有契後抵舒州龍門佛眼和尚佛眼稱之曰將知它日益天益地老朽之所不及爲吾向後宜藏深山窮谷之中久而彌芳也師掩耳而去自是耆德改觀而語句大播叢林游南嶽有終焉之志乃卜築于妙高峯下庵之左有石如臥牛師榜其居曰牧庵焉遊宗教正心論十卷補寒山詩三百篇爻談燕父並行於世益已自利而利它也藩帥飾相爭邀致之復往南木雲益

公安二聖大潙黃龍凡六處禪學輻湊奔走如市隨其根器方便接誘最後在黃龍遺囑徒衆幷書頌曰六十年遊夢幻中浩歌歸去撒手長空咄跏趺而逝緇俗同聲慘慟龕而葬之寺東之香源洞平日持一木笻以垂接人於是同瘞焉號曰聯光之墝

僧奉眞邑人也善醫熙寧中名聞于東都沈存中筆談載其一事云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奏課於京師時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慬慬欲死遽宿矣使奉眞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日觀其疾勢固知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陛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眞曰若此似可諸臟皆已衰惟肝臟獨過脾爲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之藥至晚遂能張目稍稍復啜粥明日漸蘇而能食元極喜奉眞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能爲也越三日果卒奉眞之爲醫也其診視之妙不差銖分沈公不妄許可其所錄如此則奉眞殆和緩之流亞歟奉眞號普濟其法傳之元覺元覺傳之法琮及了初皆能續其燄馳聲一時相傳蓋三世活人無慮千百數侍郎高閌嘗跋沈公筆談後亦敍其傳受之大畧

云

古跡七

鄧郭在縣東三十里蓋古鄧縣城也漢爲鄧縣後漢改曰鄧唐武德四年於縣置鄧州八年州廢復爲鄧縣故稱其舊城曰鄧郭卽官奴城也太平寰宇記與舊圖經云漢光武爲賊所敗有奴耕於田而藏之獲免後定天下議賞光武問奴欲何官奴云欲得鄧縣令故俗號鄧縣爲官奴縣又十道四蕃志云宋武微時避吏於此與人奴善奴名桂藏匿旣久爲吏所逼逐適值桂在田以土覆之得免後立官奴城以報之掘

土築城之地名官奴池太平寰宇記以爲光武於史無所據今按宋書孫恩破上虞時劉裕嘗戍句章疑其爲宋武也

古句章城在縣南六十里漢書地理志云渠水東入海山海經云句餘之山無草木多金玉郭璞注以爲山在餘姚南句章北故二縣因以爲名漢武帝元鼎六年東粵王騶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道以伐之顏師古曰句章會稽之縣也今句章鄉卽其地也吳錄云句章因山爲名十道四蕃志云在太平山隋開皇九年平陳縣廢

東甌漢嘗封閩越王爲東甌王後漢志永和三年以章安縣東甌鄉爲縣晉太康記云東甌卽鄞縣南之回浦鄉

甬東卽越王遷吳王之地杜預曰句章縣東海外洲是其處又達吳王句甬之東注曰句卽句章甬卽甬東也

古鄞城按太平寰宇記曰本漢縣廢城在今縣南故白杜里有鄞城山

瑞井在縣東三十五里卽淵靈廟靈鰻井也事已詳祠廟門

釋迦如來眞身舍利塔在阿育王山廣利寺此八萬四千塔之一也按寺碑云東晉義熙元年以塔之出現肇刱茲寺至梁武帝迺賜阿育王額皇朝大中祥符元年眞宗皇帝改賜爲廣利寺道宣感通傳云晉太康二年幷州離石人劉薩訶生業弋獵因病死而復蘇云在冥中見一梵僧語之曰汝罪深重應墮惡道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禮懺當免斯苦薩訶更生乃祝髮爲僧更名惠達東詣鄞縣入烏石嶴結茅以寓偏訪海涘名山忽一夜聞土下鐘聲卽標識其處越三日見梵僧七人行道空中地形如湧爲方壇狀神光照映因斸土求之得一石函中有舍利寶塔六僧騰空而去一僧化爲烏石因以名嶴焉朱梁正明中吳越武肅王嘗迎舍利往錢塘累有光景靈跡尤異後復奉以歸寺紹興三年光堯壽聖太上皇帝賜號佛頂光明之塔今四明歲有禮塔會遐邇畢集斯爲盛焉又按會稽記云晉相王導初渡江有道人神采不凡自言來從海上告導曰昔與阿育王同遊鄞縣安眞身舍利塔阿育王與眞人捧塔飛行虛空入海諸弟子攀引不及一時俱墮化爲烏石如人形名僧傳云

昔有神人捧塔飛行海上弟子中有未得道者墮地化爲烏石猶作人形上有袈裟文至今村名塔墅畧名烏石與傳頗異開寶中僧統贊寧作舍利寶塔記其載地中湧出寶塔事亦或不同若乃塔之神異備載于贊寧之記茲不復詳

冢墓六

忠嘉威烈惠濟廣靈鮑王墳在縣東南三十里

管公明先生墓在縣西四十里聖女山葢父老相傳云然卽無碑碣可考也

義婦冢卽梁山伯祝英臺同葬之地也在縣西十里接

待院之後有廟存焉舊記謂二人少嘗同學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臺之爲女也其樸質如此按十道四蕃志云義婦祝英臺與梁山伯同冢卽其事也

陳國冢鄱國志鄭山有陳國冢一名鴈棲墓昔爲日南太守死有雙鴈隨柩而歸棲墓上三年然後去

董孝子母墓在縣南城外

鄞女墓在城南崇法院之西北慶厤中荆國公王安石爲鄞令有女曰鄞女死而葬此有墓誌并別鄞女詩見於集中

縣宰題名建炎四年以前皆不可得而考故斷自王勳而下著之

王勳 左朝奉郎建炎四年到任

徐注 左宣教郎建炎四年到任

張汝說 右文林郎紹興三年到任

顧汝美 左承議郎紹興六年到任

梅執臣 右宣教郎紹興九年到任

張庭 石奉議郎紹興十二年到任

高堯明 右朝散大夫紹興十四年到任

張穎 左奉議郎紹興十七年到任

程緯 右通直郎紹興二十一年到任

王橚 右通直郎紹興二十四年到任

周升亨 右朝奉郎紹興二十五年到任

宋應 左奉議郎紹興二十九年到任酬賞轉朝奉郎

周額 左奉議郎紹興三十一年到任轉右朝散郎

李柄 右承奉郎隆興二年到任

楊布 右奉議郎乾道二年到任

刊誤

人物 王庭秀 而終於一待通判盧本寶慶志待下有次字

高閎 復參東帥謀盧本寶慶志云浙東帥參謀則此傳東上脫浙字

俞充 屬羌山夷嘯聚叛劉本聚下有爲字

宋　張津等撰

奉化縣

望奉化縣本會稽郡鄞縣之地西漢志謂鄞有鎮亭鮚埼亭皆在焉今縣東五十里有鄞城蓋古鄞縣之治所也唐開元二十六年始以越州鄞縣爲明州析鄞縣之地置奉化縣正元間爲上縣爲鄉一十有九皇朝景德三年始併爲八鄉九域志爲望縣

賢宰

唐趙察爲縣令元和十二年鑿縣北河邑人德之因名趙河元和十四年開白杜河凡溉民田一千二百餘頃

人物

孫郃有文名四明才名記云孫郃博學高才唐末授拾遺淨慧院卽其故宅

樓郁字子文志操高厲尚友古人經明博學其爲詞章務極於理教授鄉里人咸以先生稱之

（按日）此數卷脫略殊甚然自明以來傳寫但只此本則久非全書矣今所校補具詳佚文卷中

四明圖經卷三終

鄞　徐時棟校刊

宋　張津等撰

定海縣

上定海縣蓋海壖之地本會稽郡鄞縣之靜海鎮晉安帝時孫恩寇上虞劉裕出戍句章賊退還次口卽此地也梁開平三年錢氏據吳越以其地有魚鹽之利始開邑曰望海旋改曰定海皇朝因之熙寧十年割鄞縣之海晏靈巖太巳三鄉隸本縣元豐元年復割本縣金塘鄉屬昌國其地三方距海中央微隆四面斜落如伏龜之形九域志爲上縣

四明圖經卷四

鄞　徐時棟校刊

宋　張津等撰

慈溪縣

上慈溪縣本會稽之地唐開元二十六年置州於鄞乃析其地爲三縣慈溪居其一焉然縣曰慈溪者因邑人董黯孝養其母而得名按唐崔殷作董孝子廟記云黯後漢人孝行著於鄉邑和帝召拜郎中不起厥後世爲名族故以董孝名鄉慈溪署縣唐正元中爲上縣二十一鄉

賢宰

唐房琯爲令流民來歸狡吏引去至今俗傳爲美談事見祠廟門

張顗皇朝端拱初爲令以廉著名邑人號爲張清清餘詳祠廟門

沈時升湖州人皇朝建炎中爲令誠心撫字愛民如子俗咸化之既去父老請於官建立祠宇於縣治號沈公堂

人物

任光會稽典錄云光字景昇鄞縣人爲主簿時海賊作孽縣令朱嘉將吏出戰於海渚嘉爲賊所射傷賊突嘉前光往以身障蔽嘉遂獲免光力戰死嘉還邑出俸厚葬之

後漢張齊芳驃騎將軍意之子隱於州之驃騎山

鄭雲會稽典錄云會稽句章人也與梁宏皆爲主簿俱敦終始之義州里稱之一云雲字仲興學韓詩公羊春秋爲主簿後以劉雋事獄死郡以狀聞旌表門閭王修會稽典錄云修句章人爲揚州從事委身授命垂聲來世

唐張無擇父死葬虎胛山廬於墓側感芝草生湧泉出

晉虞喜隱於大隱山三詔不起著志林行於世

舒亶字信道縣人也生而雋異魁梧特達垂髫時爲四皓頌言偉志大老師宿儒知其有遠識博學强記爲文不立藁尤長於聲律程文太學詞翰秀發爲天下第一有舜琴歌南風賦膾炙人口流輩服之登治平二年進士第授台州臨海縣尉縣負山瀕海其民慓悍盜奪成俗有使酒逐其叔之妻至亶前者命執之不服卽斬其首以令投檄而去亶有詩題尉廳壁云一鋒不斷姦兇首千古焉知將相才丞相王安石聞而異之召除審官西院主簿充熙河路分畫蕃漢疆界時洮隴新隙血帥臣王韶欲以重兵防護亶一切

卻去獨以單騎徑往宣示朝廷威信夷人以刃剸肉試其誠否亶受之無難色於是歡呼畏服乃定其界而還授太子中允御史裏行累遷試給事中直學士院制命辭令簡重渾厚有兩漢風衆論稱之擢御史中丞被詔舉任御史者十人所舉皆稱職時以爲知人崇寧元年荆南辰州蠻猺反除直龍圖閣知荆南府亶被命討蕩督厲士卒兵未歷境而羣蠻屈膝請命朝廷遣使撫問加待制職亶時計議進築移屯沅之洪江俄得疾是夕有大星隕於洪江之西遂卒於軍徽宗皇帝悼惜其才贈龍圖閣學士澤及其子孫

有手編元豐聖訓三卷幷文集百卷藏於家

逸民

楊適先生按墓碑云慈溪縣人也字韓道隱居大隱山年七十餘以行義聞於鄉里人皆不敢道其姓名以先生目之其使人信重如此仁宗皇帝訪天下遺逸知州事鮑軻以適名聞旋賜粟帛至嘉祐六年知州事錢公輔又表奏適高節遂授將仕郎試太學助教州遣郡從事躬捧詔書仍具袍笏輿從以禮起之適辭而不受終老於家葬於大隱山縣學有大隱先生碑縣令林叔豹立

家墓

後漢王修墓在縣西十里會稽典錄云修句章人也漢安二年爲鄞縣令嘗因軍人殺歷陽太守伊暹修著衆奔入賊營取曜屍葬之咸服其義仕至從事

晉虞瑤墓在五馬山去縣西南六十里虞氏譜云瑤博學强識當時所稱累遷至伏波將軍

晉虞胄墓在橫山去縣東南十里虞氏譜云胄好學不怠仕至散騎常侍嘗居此山死因葬焉其墓猶在至今人呼爲常侍墓

晉虞喜墓在亶洲山去縣東北四十五里夏侯曾先地志云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也晉帝嘗三詔之官至太學博士封建寧侯

宋朱夔墓在朱墓山去縣西六十里宋書云朱夔字秀整吳人也州舉秀才歷職中書郎轉台州刺史有林壑之志卜居此山死因葬焉

梁虞荔墓在鳴鶴山去縣西北六十里梁書云荔會稽上虞人也以博識聞舉宏詞累遷中庶子卒於官歸葬此山

梁虞孜墓在東澄山去縣西南三十五里孜舉秀才累遷至散騎常侍著內典要三十卷

梁建威將軍虞鷟墓在漁溪山去縣西北五十里
梁東海太守虞野人墓在戍溪山去縣南三十五里
隋金紫光祿大夫陳詠墓在城門山去縣西南十三里
隋書云詠字休宣仕爲懷安令遷城門校尉會稽從事屬隋初多故因留葬此遂以名山
唐張孝子墓在虎牌山去縣西三十里孝子張無擇父任袁州司馬卒歸葬此山無擇至孝結廬負土三年不櫛七日絕漿感湧泉出芝草生焉鄉人虞彥之百餘人詣州舉之都督竇懷正按驗得實以聞屬神龍多故不遂旌表遠近稱歎官至和州刺史中散大夫

煙嶼樓校本

象山縣

下象山縣在海一隅爲州之支邑後漢東屬鄞縣西屬章安章安縣名本鄞之回浦鄉後漢永和三年以鄞章安故城遂更其名今在台州臨海縣之東南唐神龍二年析二縣地邑始肇名隸于台州然縣以象山名之者蓋縣有一山其勢壯負雄壓海垠前後瞻望屹如象形縣控此山因以名之而山陸阻險距屬迴遠吏民有道塗之勞廣德二年遂割隸明州貞元中定爲中縣歷五代不改皇朝以地不相屬降爲下縣舊有五鄉

煙嶼樓校本

景德三年并爲三鄉

祠廟

祚聖廟舊係東門廟在縣南一百里按圖經舊載其神號天門都督未詳事跡今按東門山在縣南海中去州一千二百里其山與台州寧海縣接境山高二百丈周迴二十五里兩峰對峙其狀如門闕一百五十餘步下有橫石如閾潮退之時奔水衝湧不可輕涉惟波平風息乃可以渡其下有廟號爲東門蓋在寧海之東故以名之其廟神傳爲天門都督或云今沿廟處正當古鄞縣東南是本西北天門之勢廟側之

水亦自西北山而來故有天門之稱尊敬其神方之連率都督行旅往返無不致祀隨其誠怠咸有感應唐貞觀中有會稽人金林數往台州買販每經過廟下祈禱牲醴如法獲利數倍嘗因祭畢解舟十餘里欻然暴風吹舟復回不得前進舟人怖甚謂必有忤於神果誤持胙物而去乃還致廟中更加祈謝即得便風安流而去永徽中又有越州工人蔡藏往泉州造佛像獲數百緡歸經此廟祀禱少懈舟發數里遂遭覆溺所得咸失而舟人僅免焉其廟建置年月即無碑碣可考皇朝建炎四年賜今額

昭應廟舊係圓峰廟在縣西北一百四十步皇朝建炎四年賜今額至紹興三十一年復封靈澤侯者舊相傳昔境內歉歲艱食忽有大舟抵岸告邑人曰昨日中流有扁舟載酒果招吾來者自云居縣西山下及往訪之乃廟也觀神像乃舟中之人驚愕且拜即平其價盡鬻於市人賴全活者甚衆至於旱暵疾疫一往祈禱無不感應第一以時代姓氏湮沒無傳莫有以暴白於後世惜哉

額長官祠在縣城內長官名方字正夫丹陽人皇朝皇祐末登進士第再調明之象山令視事日召邑人父老詢民閭利害及境內士民善者召而勉之惡者論而戒之又建學舍率子弟之秀者教之親爲講解誘掖使進於善逾年民大化服俄而方病邑民率錢詣墟廟祈禱者千人方竟不起百里之內號泣思慕如失父母相與立祠以時祀之其爲民愛慕如此丹陽錢君倚毘陵胡完夫皆記其事刻石祠中士大夫以詩頌追美者不可勝記事見皇朝類苑今祠有碑見存上饒何籀撰

山

象山在縣西南六里山中間起一峰有水源流觀望形

狀如象因以爲名縣坐山鼻之上此所以取而名縣也

東門山在縣南海中八百四十里東西相向其狀如門下有橫石如闕卽漢書地理志所謂天門山也

又新校一葉

新校

象山祠廟 祚聖廟 蔡藏往泉州劉本往下有來字 卽無碑碣可考據劉本無卽字

昭應廟 第一以時代姓氏據劉本無一字

宋 張津等撰

昌國縣

昌國縣本鄞縣地周環皆海窮東一涯而地不相屬下唐開元二十六年與州同置卽翁山縣是也山在縣東乃徐偃王所居之地舊址猶存大厤八年海寇袁晁作亂此邑遂廢皇朝端拱二年置爲鹽場熙寧六年鄞邑令王安石請於朝復割鄞縣富都安期蓬萊三鄉拗立元豐元年又割定海縣金塘一鄉隸焉其四鄉爲下縣

鹽場

曉峯場在縣西十二里柳永字耆卿以字行本朝仁廟時爲屯田郎官嘗監曉峯鹽場有長短句名留客住刻于石在廨舍中後厄兵火毀棄不存今詞集中備載之

祠廟

黃公祠在縣東海中四百里晉天福三年置其祠載於舊圖經非係祀典故事實未詳今按會稽典錄云人材則有黃公潔已暴秦之世豈其人歟

岱山陳大王廟在縣北二百六十里按王名稜姓陳氏字長威廬江襄安人天資義勇志在戡難仕隋高祖

大業中嘗奉辭提師航涉海道擊流求國俘斬頗衆
事見隋史故其威赫譽震海上今朐山有祠號陳將
軍即王之別廟也皇朝端拱二年建紹興十七年重
修有記進士施知微撰

山

梅岑山在縣東二百七十里四面環海高麗日本新羅
渤海諸國皆由此取道守候風信謂之放洋山後有
一小寺曰觀音按釋典所載觀音住寶陀山在海岸
孤絕處即其所也皇朝元豐三年改賜寶陀觀音寺
山下有善才巖獅子巖潮音洞皆觀音化現之所紹

興初給事中黃龜年嘗詣瞻禮俄覩觀音全身出現
有贊具述其異

蓬萊山在縣東北四百五十里四面大洋耆舊相傳秦
始皇遣方士徐福入海求神仙靈藥嘗至此按孫綽
天台賦云登陸則四明天台入海則方丈蓬萊豈其
所乎

東蓬山在縣東北海中四面大洋上有虎豹龍蛇人跡
罕至耆舊相傳古有仙者隱於此山有石碁盤四圍
皆修竹風至則竹枝掃盤絕無纖塵若人使之然

桃花山在縣東南一百二十里耆老相傳安期先生學
道煉丹於此嘗以醉墨灑於山石上遂成桃花紋海
形異狀宛若天然人多取之以爲珍玩故山號桃花
而鄉名安期實出於此云

石弄山在縣東北九百五十里山石玲瓏東西相懸人
可出入

翁山一名翁洲在縣東二十五里十道四蕃志云徐偃
王居處城基猶存

小茆山在縣西南海中二十里

小竿山在縣東南六十里

回峯山在縣西北一百二十里

西艮山在縣西北二百里

長塗山在縣東北二百八十里

蘭山在縣東北三百里

崑斗山在縣東南三百五十里

三姑山在縣西北八百里

艮港山在縣東北九百里

深水山在縣東北九百五十里

莆畬山在縣東北九百五十里

蛇山在縣東北一千里

斜山在縣東北一十二百里

大七山在縣北一千四百五十里
曉峯山在縣西二十里
東勾曲山在縣東五十里
砂羅山在縣西南海中二十里
大茆山在縣西南五十里
大竿山在縣東南八十里
麻麐山在縣東南一百里
洋山在縣東北一百里
蛟山在縣東南一百里
長白山在縣西北一百五十里

登部山在縣東南一百五十里
東乳山在縣北二百里
西蘭山在縣西二百里
茅山在縣南二百二十里
西岱山在縣西北二百四十里
東岱山在縣北二百五十里
大若山在縣南二百五十里
正策山在縣西北二百五十里
吳農山在縣西北二百八十里
如岸山在縣西北三百里

橫子山在縣西北三百里
東蘭山在縣東北三百里
元雀山在縣東北二百七十里
檉岸山在縣南三百五十里
浮塗山舊名浮塗山在縣南四百里
磈石山在縣南四百里
滕磨山在縣南四百里
黃公山在縣東南四百里
西朐山在縣北四百里耆舊相傳爲仙人所居
馬秦山在縣東南四百里

黃沙山在縣東南四百里
冊子山在縣西北二百五十里
西枯山在縣東北四百五十里
徐公山在縣東北五百五十里
西桑山在縣西北四百五十里
桑子山舊名桑石山在縣東北六百里
東曉山在縣東北六百里
東枯山在縣東北七百里
石蜀山在縣東北七百里
東朐山在縣東北七百里耆舊相傳爲仙人所居

川石山在縣東北七百里
北壁山在縣東北八百里
西須山在縣東北八百里
馬跡山在縣東北九百里
須皓山在縣東北九百里
大洋山在縣北九百里
落華山在縣東北一千里
右並在本縣海內幷大海中耆老相傳有此山名不見載籍難以稽考海外復有霍山黃石雞鳴壁下神前東豸西豸碓砧石馬青閭大板洋橫秀山馬乳海

西稠江宜山馬碁汐畐烈表五嶼虎頭三山螺頭門鹿盤嶼方橫宅額白踏大頴雲嶼畐山沈家門青屯黃屯北砂順母雙嶼龍嶼龜鼈丁與泗洲堂黃隆楊岸畫栲門弔嶼小七灘山黃母羅門大小枝綠獅石牛大小鐲廟址等五十五山雖有其名皆莫知坐落所在今姑附之於後云

水湖潭井

富都湖在縣東北八十里舊名萬金湖周迴三十里溉田二百頃
洩潭在縣東北三十六里萬壽院境內其潭在山腰石上深淺莫測凡遇旱禱祈請輒應
惠泉井在縣東北一里深二丈邑人皆汲用之嘗有白蛇出現皇朝端拱二年開鑿

古跡

安期先生洞在馬秦山去縣東南四百里耆老相傳安期生得道隱於此洞因以名鄉焉

四明圖經卷八　宋元四明六志第八

宋　張津等　撰

九經堂賦并序　胡幹化

太守李侯以雄才碩量剖符此邦下車之日首布德化訟簡刑措政風肆行冬十二月游桃源因故基命工掄材開九經堂而新之發石刻於黃壁收斷編於秋草士有成德人知向儒明年春合樂以落成之且命幹化賦之幹化謂茲堂廢幾百年而再造於一時非特踵前人之餘芳亦所以揚先王之芹烈是宜有鴻儒碩宿發越辭章播金石亦被管絃享鬼神而薦宗廟僭越不知其

愚賦二千言以述盛事其詞曰

於鑠哉皇帝卽位之二年也景星明慶雲翔日月耀虹霓藏風威百蠻鏡照四方乃眷四明位於東南之陽負溟渤控扶桑倚巨鎮吞長江規圓杯浮莫乎中央睿澤弗渥淳風未揚命李侯兮守是邦虎符東分赤轍載佩縹金軺以爲車擁紅旌而爲蓋介節俊厲英風爽邁悍卒武夫氣奪而魂散老姦宿贓星分而蟻潰布冬日之愛戢秋霜之威畝不輟耒室無停機鳴絃乎干室安瀾乎四陲宣化承流若時覆載民無札瘥物無疵癘甘雨飛兮絳野祥雲擁兮紫塞簡書既靜囹圄既空我職既修我民既同乃乘雲車控玉驄擁堅甲攢奇鋒金鱗耀而月彩煥兵氛凜而霜雪濛介乎譙門之南入乎桃源之東沖融窈窕兮紛煙雲之橫騖突兀矓朧兮森觀閣之相重遏風露以爲樓兮來空翠於羣峯呀泉脈以爲池兮落天鏡於空中孤亭突波兮浮層嶷之飛鯨橫橋插天兮亘綵錯之鮮虹集余亭兮侯弓侯矢升余堂兮載笙載鏞霧擁雲隨高車載馳採三老之遺言升九經之故基覽遺跡之長存悼前人之莫追拂絳苔於砌石弔遺言於折碑春風乍驚兮飄荒煙之縣縣落日夕暝兮動芳草之離離鸞鳳矯翅兮紛鬬戰之螻蟻虎豹潛

形兮聚羣嘯之狐狸乃謀乎卜筮考乎蓍龜測日月之瑞方究星宿之躔維踐層磴以眡高泮疏川而相卑軋地軸以盤根麾天倪而掀規均四氣之和卜三農之隙不家至而申令因子來而爲役搜抉乎蒼莽之塋探窮乎茫洋之澤剔土髮以爲材琢山骨以爲石運斤成風乃紀乃綱累以刻層承以平堂建以雲楣投以虹梁棟上極楹四旁擁雙閾開六牕鏤綵山擎華榱翼張重簷鴻鵠雕桷龍驤四宇敞兮飛鸞舞鳳眾思麗兮垂纓布瑞玉題朝煥兮規日印月皓壁畫鮮兮凝脂截肪古礎平平兮瓊瑤鍾潤碧瓦鱗鱗兮結綠含光近而視之星

輝而霞燦遠而邇之煙飛而霧揚大物崇基弗穴弗長宏規偉度既麗既壯亘風霆之表兮插雲霓之間橫八維之脊兮扼四方之吭辨山川之殊形區通遐之異類絡阡陌之縱橫分郊原之向背縞練橫分兮長江曉轉菱花斜判兮平湖亂漲淒風送響兮日墮瑤海澹露含輝兮月湧煙嶂暖浮畫棟兮春雲藹藹清泛玉琴兮炎薰益盎香風滿地兮落金波之桂子素影橫空兮凍銀潢之雪浪於是點翠幕張紅筵飛錦書聘羣賢收浩景於雲間弄天風於日邊煙斜霧橫麾節行焉電走雷旋軒車至焉和鸞雍雍衆賓集焉玉佩鏘鏘太守揖焉蘭

馨桂烈衆饌陳焉鳳嘯龍驚衆樂作焉於是秦國公子以辯爲喜瞪目而視捉襟而起揖晉都先生而語曰昔江南太守典洪都之新府修滕王之故事合樂大饗羣賢畢至使王勃賦之侈廣其意傳流潤色承以不墜亦可以贊刺史之遺德揚當世之盛美者矣今先生電掩長舌星垂方瞳筆動長鯨氣吐秋虹升高堂集羣公適清宴之未闌仰流景之方融亦可踵前世之遺芳以揚前人之素風乎先生悠然而笑曰然乎哉昔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四海文明鑒乎太清地不愛其寶天不愛其靈使神龜出洛負書而行伏羲得之網羅造化包括堪輿融結山川吐納風霆制爲八卦分爲四營布六爻之縱橫規兩儀之降升文王繇之而其道悉備仲尼翼之而斯文大盛蓋取乎道之爲妙是謂乎易之爲經斷三皇始五帝上逮乎夏商之統下及乎秦周之系典謨貢範訓誥命誓陳禪遜之紀綱列君臣之分際軌五行之變化位九州之形勢足以扶天地之運開日月之蔽流眷澤於天下翬皇圖於千世孔壁藏之而簡編弗墜伏生誦之而典章次第蓋取乎事之遺跡是謂乎書之爲制耋老黃童小夫賤工或去國之大夫或列位之三公覽時事之興廢觀盛德之形容情態交乎前美刺興乎

中詠山川之高深記草木之纖穠測方軸以下申摩圓清而上通蓋取乎諷諫之義是謂乎古詩之風秉素王之符抗元聖之辯提褒貶之雄柄揭賞刑之大本鬱者必發微者必闡亂者必削惡者必翦紀之以歲月分之以晦旦文之以禮樂飾之以詩勸扶日月而上出障江河而東轉蓋取乎紀事之實是謂乎春秋之典下採成周上追陶唐揚列聖之素風擷前人之遺芳其制禮也措三百以提經其辨儀也周三千而布網其設爵也建六官而等位其列土也面五侯而內王朝覲宗遇所以交諸侯而揖賓客冠昏祭祀所以會男女而窆死喪俎

豆籩鼎所以辨彝儀而昭物軌犧牲粢盛所以享上帝而薦先王陶匏笙竽所以洽淳風而導和氣圭裳冕弁所以祀清廟而朝明堂此二禮之垂經所以器範而川防隨流揚波鉤紀貫理喉襟大道之要羽翼仲尼之旨或先經而始事或後經而終義或依經而辨理或析經而合異微而顯兮如長雲翳星炳而不耀志而晦兮如巨浸含山鬱然高峙婉成章兮如回鱗盤鳳培風映流盡不汚兮如廣漢清江觸山蟠地此三傳之餘訓所以提領而振紀夫然揭大訓示丕彝包裹太極斡旋二儀秦火熾烈兮斯文不焚梁風浸淫兮斯文不滅嵩嶽可

磨兮斯文不磷江河可竭兮斯文不泯夫潛龍雖神無慶雲不能雄升海鵬雖大無扶搖不能高飛日月雖明無陰陽不能扶其運天地雖大無風霆不能示其威是必表大訓之宏規存素王之遺跡申以齋戒擇以日月篆以丹青鏤以金石發天語飛宸章錫玉札示四方付之有司以寶茲堂焉豈無制而然宏規下蟠法持載於坤也宏宇上庇均覆燾於乾也大楹古礎柱石堯舜也山梁層巒鞏固義軒也離離羣柄矩矱之方也差差衆椽規智之圓也望之崇然形德之體也即之沈然蓄道之淵也堊以白盛質以示素也飾以丹漆潤以容文也若回若翔樂之和易也如軒如翼禮之周旋也通衢修塗倣孟荀之步也重垣壯址闢楊墨之路也誅茅伐棘夷老莊之蔓也除狸薰鼠去申韓之蠹也清風掃門洗情田之氛也明月在牖開性天之悟也是故由不正者不能得其門行不方者不能窺其牆道不深者不能入其室志不高者不能升其堂不味於淡不能探書林之實不玩於爻不能擷文園之芳秦國公子撫席而起稽首再拜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爲蓋不臨深溪不知地之爲載不聞先生之言不知九經之大

古詩

對酒憶賀監二首 并序 李白

太子賓客賀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爲謫仙人昔因解金龜換酒爲樂歿後對酒悵然有懷而作是詩

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眞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昔好孟中物飜爲松下塵金龜換酒處卻憶淚沾巾

其二

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勑賜鏡湖水爲君臺沼榮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夢凄然傷我情

歸四明 胡幽卓

海色連四明仙舟去容易天籍豈輒問不是卑朝士

衆樂亭　王安石

使君幕府開東部名高海曲人知幕牙船談笑政卽成洗滌山川作佳趣平泉浩浩銀河注想見明星弄機杼載沙築成天上路投虹爲橋取孤嶼掃除荆棘水中央碧瓦朱甍隨指顧春風滿城金板舫來看置酒新亭上百女吹笙緑鳳悲一夫伐鼓靈鼉壯安期羨門相與游方丈蓬萊不更求酒酣忽跨鯨魚去陳迹空令此地留

前題　鄭獬

使君何所樂樂在南湖濱有亭若孤鯨覆以青玉鱗四面擁荷花花氣搖紅雲使君來遊攜芳樽兩邊佳客坐

翠茵鄱江鮮魚白如銀玉盤千里紫絲蓴金壺行酒雙美人小履輕裾不動塵壯年行樂須及辰高談大笑留青春游人來看使君遊芙蓉爲檝木蘭舟橫簫短笛悲晚景畫簾繡幕翻中流貪歡尋勝意不盡相招卻渡白蘋洲日落使君扶醉歸遊人散後水煙霏紫鱗跳復戲白鳥落還飛豈獨樂斯民魚鳥亦忘機使君今作蝸頭臣遊人依舊歲時新空餘華榜照湖水更作佳篇誇北

八

前題　吳充

使君新自四明歸邀我同爲衆樂詩山川可愛惜未見畫想夕思心爲罷恍然神遇若有得齋身乃在天之涯漲海連空四無岸天吳卻坐鮫人觀以手揮弄日月丹能令桑田變瀰漫海邊偶到山城中山城二月多春風牛羊閒暇夕陽晚樓閣參差朝霧濃一泓山澗佛頭綠環似翠屏屏六曲人煙擾擾事嬉遊落花啼鳥更汀洲中爲臺榭闢十二上有藻井排文楸旁人指點此何許云是四明行樂處此樂爲民非爲身始自集賢錢使君使君風韻誰之比政事次公詩短李醉憑熊軾勸耕晴狂取螺盃翻舞袂儂愛使君君勿歸詔書奪去知何爲聞侍玉皇香案側銀臺深阻無消息意迷卻悟坐空齋

忽省君詩昨日來蠻紙爲君書所見不知衆樂誠然哉

前題　馮浩

嘗聞衆樂亭未窺衆樂景今蒙貺新詩若得躔觀省萬象盈紙來孤風隨筆騁丹青慙近功造化與遙領因識主人懷殆非鄙侯政所寄嬉游中期歡衆庶競無俾一夫愁將和四時盛此而推是心況乎持大柄青山綠水佳百草千花勝吾將因宦游異日細謠詠

前題　王益柔

四明舊說南湖好歲久湮厓變涂潦建旗一日得賢侯千里山川眞再造偃月堤成車馬道湖光如截天如抱

鴛鴦瓦影亂鳧鷖綠柳環堤花映渚珠宮貝闕競來還
泉客鮫人爭獻寶春風浩蕩波濤起髣髴仙人騎赤鯉
金盤下筯飽鱸魚塵事茫茫隔煙水都人士女從如雲
絲竹清音兩岸聞飲酣落筆歌綠水爛漫天葩飄遠芬

送豐稷　曾鞏

桃華染破南山青漢江此時春水生客舟相語人夜起
勁觴亂江鶩鴈聲之君飄泊動歸思告我舉裝千里行
閩材壯思風雨發綠鬢少年冰雪清讀書一見若經誦
下筆千言能立成精微自得有天質操行秀出存鄉評
嗟從薄祿困流滯能誘鄙俗銷紛爭絃歌躬勸士强學

田里堵安人力耕嗟予據案但晝諾過事縮手方蒙成
雖知璞玉難强獻欲挂塵榻空含情歲寒不變迺知確
物理先否終當亭維舟且盡今夕語明日帆隨白鳥輕

悼四明杜醇　王安石

杜生四五十孝友稱鄉里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
杖牧雞豚筠筒釣觔鯉四時沽酒歸亦不乏甘旨天涯
一杯飲夙昔相逢喜談辭足詩書篇詠又清泚都城間
越客安否常在耳日月未渠央如何棄子死古風久凋
零好學少爲已悲哉四明山此士今已矣

憶鄞縣東吳太白山水　王安石

孤城回首距幾何憶得好處長經過最思東山春樹露
更憶東湖秋水波三年飄忽如夢寐萬事感激徒悲歌
應須飲酒不復道今夜江頭明月多

書會川亭　王安石

西城路居人送客西歸處年年借問去何時今日扁舟
從此去春風吹花落高枝飛來飛去不自知路上行人
亦如此應有重來此處時

寄育王山長老常坦　王安石

道人少賈海上遊海舶破散身波浮抱金滿篋人所寄
吹簫偶得還中州贏身歸來不受報祇取斗酒相獻酬

歡娛慈母終一世脫棄妻子藏嵓幽蒼煙寥寥池水漫
白玉菌蓍吹高秋夜燃柏子煮山藥憶此東望無時休
塞垣春枯積雪留沙礫盛怒黃雲愁五更疋馬隨鴈起
想見鄭郭花稠稠百年夸奪終一丘世上滿眼眞悠悠
寄聲萬里心綢繆莫道異趣無相求

和馬粹老修廣德湖　舒亶

古作重處始功利故能永末俗紛雖刀往往附光影此
幾百歲餘興廢屢動靜七鄉十萬家利害寄俄頃壽張
好惡皆聒聒亂池逼使君武陵孫明潔水中荇坐嘯黃
堂春獨得意外景登臨莽蒸沒歎息民不幸一日山水

光蕩漾出荒梗黍禾雜菰魚猳籍被宅境人指白鶴祠
慇懃窮有請衣冠儼羣公一一畫貞鯁斯人豈可作庶
用薦遺秉公乎且我去何以慰鄉井願屬丹青手千載
共觀省

題它山善政侯兼簡鄞令　舒亶

嗚呼壬封君心事鬼出沒驅山截長江化作雲水窟旱
火六月天萬棟掛龍骨蕭條一祠宇像設何髣髴破屋
夜見星滿雨溼衫笏杯酒謝車篝茲事恐亦忽我聞古
先王報施必稱物矧今崇佛宮民力殆欲屈豈無制作
手一爲起荒弗李侯仁賢資撫字良矻矻可但清似水

方看健如鶻沈跡千載後行且見披拂陰功世易忘遠
慮俗多咈勉哉君毋遲斯民久已鬱

題放生池　舒亶

南州幾萬家舟楫江湖上罾羅竭魚鼈方饜口腹養何
年長者子於此事脫放藻荇被清流春風不驚浪直鉤
亦何心明珠豈所望落日倚朱欄無言獨惆悵

題水月橋　舒亶

長空瑩如磨平湖淨無滓萬里夜寥寥清光墮寒水松
風吹更圓沙鳥睡不起徒勞野猿捕謾作斗珠比相對
倚朱欄時有逍遙子

遊翠巖六首　舒亶

繆悠此投閒邂逅如得詩終日對林僧是樂非世境千
秋紙上塵萬事空中影既往悔可追無能味何永仍幸
甘露音時時灌吾頂

其二

翠巖老禪和欲退未容請聊許隱堂人先占廣軒境高
松有寒清孤雲無定影草暖幽澗香鳥啼清晝永一笑
碧雲傍未羨匡廬頂

其三

聊謝都城遊來赴道人請冥懷麋鹿羣回首冠葢境漸

瀉泉石聲蕭森松檜影風帽何妨頹黎徑敢辭永還閒
鐘磬音爲我下雲頂

其四

先生盍言歸小子願有請由來陶淵明結廬在人境閒
抱無絃琴靜弄南窗影勝事幾人知高風千載永何當
理籃輿步月下孤頂

其五

願聞海潮音幾煩檀越請有物還有機無心卽無境何
當雪衲身重現水月影高臥與世疎孤坐共夜永時時
掛西窗溪光照霜頂

其六

欣問厭冥煩頗亦謝造請孤鸞出塵埃勝踐得眞境萬籟發靜音千嵓度空影無味道終憐有役慮眞永會當立茅茨望子蒼岑頂

再遊天童山回同吳與權諸友夜集

舒　亶

太白嶄嵓幾百尺仙人一去無消息臨雲時復倚欄干獨看千峯萬峯碧昨夜長鬚城裏回報道湖上秋風來醉園雨過月臺冷籬根白菊看看開卻杖青藜趁流水目送征鴻下山嘴篷船答浪遶蘆屼尺烟汀幾萬里

忽見江頭江月白紛紛笑語城東陌一樽北酒一枰碁未到懶堂猶是客

遊承天望廣德湖

舒　亶

桃源二月春風起是處穠華有桃李調笑聞聲不見人遊人只在華山裏華山通客來何遲隱隱茶林隔烟水滿眼相思寄碧雲獨立城南望山背

送韋太守

舒　亶

四明山水東南表海鼇背上三僊島麗譙高逼斗牛寒一曲梅花萬家曉太守文章建安骨爽氣冷侵寒月窟雌堂水洗火符空明光卻擁荷裳笏有客醉園雙鬢老宦情文思如秋草紫雲夢斷玉龍飛年年送客西城道會是野亭同問柳綺裘紗帽金船酒長安宮闕九天邊肯爲江蘺回首否

粹老使君前被召約往它山謁善政侯祠既不果以書見抵謂可歎惜并示廣德湖新記因成長句奉寄

舒　亶

長江滾滾西南流秋水時至狂不收大浪似屋山欲浮王侯神智禹所啾萬鬼琢石它山幽梅梁鼎鼐臥龍虯咄嗟湍駭就斂拳巨靈縮手愚公羞障成十里沙中洲支分脈引聽所求赤旱稽浸民不憂那得蟲蝗隨督郵

汗邪甌窶滿車籌斯民飽暖何以酬廟貌突兀寒灘頭歲歲雞黍祠春秋老農擊鼓稚子謳當時人物紛鴈鷗豈無鼎食腰金儔朽骨往往空蒿丘姓名幾復人間留惟侯惠施膏如油江聲浩浩風颼颼千古不見使人愁拔俗萬丈山標嶕使君不滅裴商州下車百蠹隨鋤耰一笑四境無瘡疣天閑老步須騏驅已聞歸作金華遊欽賢訪古意未休畫舫載酒岸鳴騶約我與往置脯臛冠簪紛紛暇莫偷搔首悵望情綢繆我問使君亦何尤西湖萬頃蛟龍湫幾年荒茀今則修蓽戹弗勝財不掊長堤岌嵲高岑樓寫有澹兮蕩有溝餘波北注引漕舟

桑麻被埜禾連畴鶴鶴白鳥雜遊鴛菰蒲菱芡屢採搜
柳楊成幄蔭道周耕漁呼歌羸病瘳使君之賜侯可俟
天邊旌旆看悠悠父老雪涕爭攀軾地僻借恂恨無由
高文揭秀春華抽豐碑峯律鑱銀鈎千年空此留海陬
君知此日思君不還如今日人思侯

登育王明月堂　王亘

引月貯虛堂堂高附南極我當盛暑來萬象生秋色堂
豈朝朝新月亦有時食一寸坐禪心萬古磨不得

同舍弟泛舟西湖登畫錦堂步至紫翠亭望懶
堂景物懷故龍圖舒先生　王庭秀

城中十頃湖雲水相演漾春風破氷谷拍岸新流漲平
鋪鴨頭綠澹迤蒲萄釀朱甍媚孤嶼梵宇麗相向萬瓦
生清暉千花聯錦帳晨曦照炯炯芳氣浮泱泱日暮姿
態妍煙霞涉空曠誰將水仙境聊借詩人仗臥護五羊
城追懷老詩將微吟示清野塵戰得閒放變化無端倪
虛無落名狀坐令湖上景勝絕神宇王當時經行地藻
麗隨屨杖斯人今則亡物色亦摧喪它年牛馬走曾拜
丈人行塵埃久漂泊歲月成浸浪問訊懶堂居松菊忻
無恙尚意壁間聲時賡朱絲唱撫事重興嗟陳迹徒悵
望哦公十洲詩風月爲悽愴

遊香山佛跡　周鍔

廬山名蓬蓬香水靄蒼蒼龍祇久覆護雲物翳深谷拂
衣向劫中神斧斷蒼玉至今天人尊靈跡印金粟頗聞
開士識飛錫隱嵓麓坐令湖海客香供走川陸巍巍虔
報地色相儼金屋緬想舊巾瓶猶能慰心目籃輿訪蓮
社一笑欣自足撫事動幽尋嚼能念榮辱松爐裊如見
餘力付碁局更覺夢中身翛然百無欲

書隱潭　郟修輔

在昔知何人鑿破青山骨飛泉直下來千尺瀉倏忽雨
壁蒼翠開一陣風雷突傍無塵埃蹤中有蛟龍窟寒氣
不可嚮猛勢豈能屈安得當旱年爲霖濟羣物

題東寺松石小軒呈同遊關彥長明府　盛次仲

一松偃蹇蒼龍盤一石嶄巖怒虎踞漫來題作龍虎軒
便恐風雲卷將去

律詩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李白

久辭榮祿遂初衣曾向長生說息機眞訣自從茅氏得
恩波寧阻洞庭歸瑤臺合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
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卻向帝城飛

衆樂亭二首有序　錢公輔

衆樂亭居南湖之中南湖又居城之中望之眞方丈瀛洲焉以其近而易至四時勝賞得以與民共之民之遊者環觀無窮而終日不厭孟子曰獨樂樂與衆樂樂孰樂不若與衆衆樂之名於是乎書既又爲詩以記眞景之萬一云

誰把江湖付此翁江湖更在廣城中葺成世界三千景占得鵬天九萬風宴豆四時諠畫鼓游人兩岸跨長虹宅年若數東南勝須作蓬丘第一宮

其二

〈乾道八　十七〉煙嶼樓校本

勢壓平湖四面佳好風明月是生涯鯨鯢背上浮三島菡萏香中放兩衙屏列巳疑雲母淨簾垂不待水精奢此心會笑元丞相終日樓臺爲一家

前題　司馬光

橫橋通廢島華宇出荒榛風月逢知已湖山得主人使君如獨樂衆庶必深顒何以知家給笙歌滿水濱

前題二首　邵必

海邊民物鮮歡娛太守經營與衆俱園圃新陰多杞柳池塘生意足魚蒲長空不礙高飛鶴淺水兼容短脛鳧此樂有誰知我趣歸來紅旆日西晡

其二

城外千帆海舶風城中居市苦憧憧幾生佳景爲民老一日賢侯與我同道上槐陰連帘翠水邊人面照花紅寄言樂有時還盡徒見甘棠憶召公

前題二首　吳中復

賢侯新葺水雲鄉虛閣崢嶸綠渺茫波面長橋步明月人家疎樹帶殘陽風中白鳥侵煙去雨後紅蕖擁袖香從此郡圖添故事歲時遺愛似甘棠

其二

煙波空闊岸低回草綠花紅處處堆一片湖光分島嶼

〈乾道八　十八〉煙嶼樓校本

四邊山色入樓臺從前未有吾民樂此地欣逢刺史來目斷鄱江何日到京師只得畫圖開

前題二首　陳汝義

聞說湖亭又一新不徒行樂樂斯民水光剩占鷗鷺地人意常同桃李春試展畫圖清俗眼況專閑席傲天眞使君已陟蓬頭貴應爲煙雲入夢頻

其二

遙思湖上自由春醉踏唫看屬使君水底天光開靜鑑岸頭花氣逐紅雲島浮虛檻橋橋接風翼時鐘寺寺聞濱墨新名人會否不將民樂廢民勤

前題　張伯玉

勾章太守錢君倚湖上新爲衆樂亭花木豈徒游子愛笙歌長與郡人聽坐來高韻天風起飲罷餘香夕雨零安得凭欄縱吟筆玉觴遥對數峯青

前題　陳舜俞

湖光野色著人衣衆樂開亭此處宜擊檝高歌山自響踏青紅影岸相隨消除煙縷容鷗鳥改換風煙入柳絲荇菜藕花應見憶短蓬孤榜獨來時

前題　章望之

是水爲佳境中城枕碧湖樓臺萬室近物象幾州無太

守恩千里新亭望一都地勞吾卜築景與衆游娛宇色低欄外波光上屋隅鴛鴦宜繡幕翡翠失深蘆九夏荷開簟三秋芰洗盂山林何處異江海此情孤夜氣寒蟾嫦晴暉落日殊畫橋斜映柳細草亂縈蒲漁棹開浮藻風簾散戲鳧野僧留曠蕩行子過踟躕逸興攀銀漢明眸湛玉壺圖經終煥越歌詠已流吳壯觀嘉時序招來好酒徒樂僮優妓唱女桀名姝閉戶誰能事宜人正丈夫樂邦方美俗鼓舞荷唐虞

前題二首　胡宗愈

平湖拍岸海潮通亭在平湖杳靄中花豔含春雲島晚

波光照夜玉壺空動搖人影兩橋月洗滌塵襟四面風野老半酣亭下笑漁樵今日與民同

其二

平蕪十頃綠含煙勝事興衰已百年島榭謾隨民意樂溪山應喜主人賢點妝野趣灘邊鷺髣髴妖容水上蓮日月流風轉謠俗棹歌長在釣魚舩

三江亭　潘良貴

假守衰頹病日侵湖山雖好倦追尋登城忽覩三江水快我平生萬里心聊築小亭怡父老敢承佳句桑珠金春濤正待諸君賞更拂詩牌看醉吟

和前韻　蔣璨

安仁不放二毛侵爽氣凌虛玉萬尋談笑薄施三昧手登臨誰會五湖心倦游方戢沖天翼高賦難賡擲地金怪得朝雲飛畫棟夜來曾聽老龍吟

和前韻　顧文

詞源倒峽勢奔侵綆短那容汲萬尋望屬滄浪驚鶴唳志存流水識琴心揮毫句句囊盛錦拜賜人人袖有金不日都俞在廊廟更聽虎嘯應龍吟

和前韻　王珩

潘郎未覺鬢霜侵佳致乘閒得得尋古岸渺茫分遠渡

飛甍虛微快人心融樽想見頻頽玉季諾由來雅勝金
野老固慚東閣客何妨同作醉翁吟

和前韻　汪思溫

危亭聳觀與雲侵勝槩何勞杖屨尋回合江山眞有意
去來鷗鷺本無心歡聲洋溢均千里好句清新抵萬金
四海倚需經濟手豈容長對白頭吟

和前韻　薛朋龜

爽氣寒光四壁侵青山千仞水千尋遠觀吾里瀛洲路
悵望誰人魏闕心春到已多鳴珮玉酒酣應有解貂金
紫微太守經營巧消得時賢次第吟

和前韻　王伯庠

使君不受二毛侵杖屨逍遙得勝尋撥遣簿書聊永日
登臨山水亦何心殘梅墮雪垂垂白弱柳搖春淡淡金
倚矚大江供一笑幾多襦袴在謳吟

和前韻　鄭若谷

望遠登高萬象侵元戎端不爲花尋未誇鴛鶴蓬山路
應壯斬鯨遼海心小艇鱸肥盤膾玉危欄客醉椀揮金
中流擊楫雄圖遠回笑三閭澤畔吟

和前韻　陳晉錫

神襟百慮不容侵勝槩乘閒個訪尋趺坐豈無觀水術
臨流應有濟川心斂將蓬島溶溶氣散作陽春字字金
郢曲調高人寡和微生何敢綴雄吟

和前韻　陳栖筠

紅塵一點不相侵下瞰澄江幾萬尋地接海潮分鼎足
簷飛鳳翼峙天心三山有路雲收幕午夜無風月涌金
欲識冀黃報新政滿城爭唱使君吟

十洲閣　王亘

山川如幻閣長秋一島飛來伴九洲不礙漁樵雙槳過
何妨羅綺四時遊雲疑泰華分張去水憶蓬瀛散漫浮
禁苑未知湖海樂生綃寫取獻中州

次韻明州戶部遊蔣園　王亘

採蓮橋下路皂蓋拂雲來塵壓隨軒雨風生避暑臺酒
緣佳客盡花爲使君開憂患西溪舊滑州西溪常陪樽俎相忘此
日杯

又次韻登靈橋門晚望　王亘

恩波和氣兩溶溶萬戶樓臺紫翠中渡水虹霓輕縹緲
隔河牛女淡朦朧眞仙路指三山近粒食人歌四舖豐
旌旆欲歸歸未得滿舡風月載漁翁

謝太守劉吏部示西湖圖用豐侍郎韻

王亘

四明太守愛西湖想像桃源舊日圖不放塵埃生水面
爲傳風月到皇都花開別嶼千機錦稻熟鄰田萬斛珠
聞說兒童騎竹馬至今昂首望通衢

和郡守彭吏部按視湖亭凡二首

周鍔

使君風味壓荆州每爲吾民樂更憂錦里篇章推唱首
浣溪光景促遨頭行春須約花歌帽把酒方欣雪點裘
嶽史年來慙吏隱扳輿時得從公遊

其二

雙虹倒影上簷楹碧水澄空一鏡明野草閑花無限趣

短蓼幽榜不勝情已知風月隨人意聊爲湖山載酒行
御訝錦囊賡夢草坐令詩興繞寒瀛

西湖三首

周鍔

曉鏡初開淑景明使君風味一般清舟從菡萏林中過
人在鯨鰲背上行妙舞屢酬紅藥薦清詞時囀紫薇鶯
賡歌久矣虛前席肯向樽前戀麴生

其二

使君修禊與民遊十里笙歌水面浮動地雄風雲外起
蔽天雌霓雨中收登臺已有難并樂擊壤宣無寡和憂
卻憶內家新賜火海棠無數出牆頭

其三

牛犢初動囀新鶯夢覺池塘選勝行水鏡光中千騎合
山屏影裏萬艘橫雲從布穀原頭過雨向催詩筆下生
藻繪昇平知有待閣梅先已賦調羹

澄輝閣

周鍔

雄建俯空闊下瞰霄漢浮眼將雲漠漠心寄水悠悠日
暖鳥飛鏡月涼魚弄鈎行期分此景家在甬西頭

馮氏萬金樓

周鍔

幾年江上夢黃鶴意悠悠百尺獨臨水萬金難買秋杵
聲喧藥市欄影枕漁舟應有壺中客分身向此遊

題清斯堂

周鍔

萬物本空寂浮生方沼中鷗輕時出沒萍散只西東檻
外風初息天邊月正融了無塵可濯危坐照衰翁

余至象山得邑西山谷佳處暇日過遊因其亭

樹泉木離爲十詠

林旦

西谷 由桃源以西至應眞絕頂共爲西谷

平昔山林性今來水石鄉栽花尋秀壠泛酒搠滄浪地
暖春常早雲陰夏自涼歲成還北去魂夢此難忘

應眞亭 亭在蓬萊山頂予酌透瓶泉得石井欄記卽大中時應眞鄉遂以名之

我愛井泉清來遂井上銘佳名知故里絕巘爲開亭目

外仙舟遠雲開拱木青茫然千古意誰與問滄溟

桃源徑

十畝紅桃徑穿花過水西清泉來不斷行客到應迷露錦披芳塢晴霞倒碧溪年年春意在當會自成蹊

蓬萊泉即煉丹山透瓶泉

採藥瀛洲去扁舟竟不還黃金成海外故井獨人間乳滴巖花潤苔封石字斑空令千載後猶復望三山

濯纓亭

早歲逐浮名塵埃已倦行浩然臨絕岸聊此振煩纓世事隨波遠吾心自水清營營朝市路誰識孺歌聲

竹閒亭

昔人嘗種竹此意爲山林野翠何凌亂羈懷得放吟化龍知有節待鳳豈無心悵望山陰客飄然不可尋

曲水亭

當湍抱山急傳觴何太頻迴看野客醉還笑濁醪醇漢曲人方遠蘭亭跡已陳勞生無足校酣放即天眞

滄木亭

行行竹閒徑時此一登臨爲有凌霄幹長垂滿座陰海雲生遠目山月照閒心幸免材爲累無言弃擲深

觀瀾亭

萬古淵源會憑欄試一觀雲濤誰可際勺水自爲難日月閒中永乾坤物外寬幽人休悵望平地亦波瀾

射圃

百步開新圃彎弧注采正樽罍供樂事金鼓疊懽聲敏手徒爲妙中心自要平何人能舉觶觀堵定縱橫

西谷觀瀾亭　許將

危亭高處倚巖隈西望蒲昌海浪迴山戴鼇頭天外出水浮鰕穴地中來千重側崦扶搖沒萬里分流混沌開令尹觀瀾知道大三年窮邑更淹才

送明州王大卿　王安石

大麻才臣有此州昆雲今駕鹿輶游從來所至邦人喜眞復能分聖主憂千里封疆何足治一時名跡故應留屬城舊吏雖疲懶尚可揮毫敵李舟

寄育王大覺禪師　王安石

單已安那示入禪草堂難望故依然山令歲暮終岑寂人更天寒最靜便隱蹟亦知甘自足憑心豈吝慰相憐所聞不到荊門耳人老禾新又一年

弔王致先生　王安石

處士生涯水一瓢行年七十尚蕭條老妻稻下收遺秉稚子松閒拾墮樵雖有聲名高後世且無饘粥永今朝

窮魂散漫知何處甬水東西不可招

和馬梓老四明雜詩聊記里俗耳十首

舒　亶

百粵喧譁外三江指顧中耕桑遺俗在草木故城空（即鄞郭也）近澤知田美（俗重近澤田）多魚驗海豐由來形勢地越絕控遼東

其二

澄水舖千練平山伏萬犀月橋蓮棹小春圃酒旗低蓬島雲長在（邑有蓬萊鄉古史云金銀爲宮闕望之如雲）桃源客不迷風流未寂寞遊屐半香泥

其三

御史平囚日（平囚詩在郡樓下）郎中渡母年（今謂渡母橋）豐碑推筆妙（二碑皆名書）孤冢枕城偏（汝南孝子墓焉）白鶴空遼穴黃蒿倘蔓延九原如可作執馭故忻然

其四

箔籜迎豆熟（俗有籜豆）江雪伴梅消抵虎螯經夏（里語八月蝑蜂可抵虎）跳沙蛤趁潮（里語有跳沙蛤酒覺雙印貴（俗重雙魚酒）藥肆萬金饒（謂焉樓也）未覺西風遠三溪好採樵（慈溪小溪藍溪也）

其五

巷陌隨橋曲閭閻占水窮郡樓孤嶺對（古謂鎮明嶺）市港兩潮通（閘在城東閘）春暖雞鳴罷（在慈溪）秋寒鴨信風江湖家家入富足擊壤與吾同

其六

歲熟禾論秉（俗以二束爲一秉）人歸夜擊鐘金澄沙底水龍臥井邊峯（金沙龍井皆在青王山）香火長存社（俗結金光明金剛社）漁鹽每奪農年來縑帛賤砧杵萬家春

其七

稻飯雪酥白魚羹金鬣黃鮚埼千蚌熟（在奉化）花塢一村香（在慈溪）海近春蒸溼湖靈夜放光（廣德湖每現光彩）北窗休寄傲大隱卽吾鄉（大隱山乃楊適先生所居之處）

其八

禽孝傳居俗（禽孝鄉在奉化）風癡動淡旬靈鰻旱天雨（卽龍井也聖米歉年蓴（凶年蓴祖爲聖米）江漲長如海冬溫恰似春雞豚追伏臘行路亦情親

其九

佛磬雲中寺樵歌郭裏湖城居蔭楊柳野寇息萑蒲巫語傳杯珓漁蓑入畫圖幽香花滿谷不趁雪霜枯

其十

蓮閣紅堪掬瀾池靜不流（池在府前）梯航紛絕徼冠蓋錯中州（高麗比入貢多使者）草市朝朝合（四郭皆有市）沙城歲歲修（邦人謂郡城雉

以沙茂易頹雨前茶更好半屬賈舶收

題福源院　　舒亶

地占靈龜背山橫小嶼頭一橋雲借路雙沼月分秋竹影搖虛室松煙著曉樓殘鐘誰共聽空籟更颼颼

題尊教院　　舒亶

竹砌緣寒渚松蹊藉綠苔樓臺隔林見花木帶雲開溪旱常流水峯青自隱雷月華幾萬頃誰棹酒舶來

香山野步二首　　舒亶

龍護空堂鉢雲籠古殿燈經窗僧待月茶井客敲冰驚鴈回峯影疎星亞塔層心淸更無睡未羨杜郎能老杜宿贊公房有燈影照無睡之句

其二

空澗寒探月高齋客聚星霜分破窗白山獻隔簾靑窺水知僧定占雲識地靈時時驚鶴夢木葉下危亭

和遊棲眞寺見寄　　舒亶

曾是談經一草堂千年金碧欲飛颺頂峯有路靑天近絕壑無塵赤日涼月底露驚猿鶴夢雲中風動薜蘿香芝筵茶竈平生念遙謝仙人白羽鵬

和西湖卽席二首　　舒亶

金碧樓臺閣暮煙彩虹雙影臥漪漣雲鋪物外無塵地

月滿人間不夜天細柳千門維畫舸華燈兩岸度鳴絃淸狂亦有黃冠客不負仙人載酒船

其二

十洲風籟韻笙簫疑有仙人燕碧桃影逼銀河星半墮氣吞月窟兎爭豪九秋波浪沙鷗狎萬古功名釣艇高卻恨何須明似鏡空令志士泣霜毛

雨中遊杖錫　　舒亶

何人杖錫過千峯雨裏風煙轉不窮暗壑水聲淸決決深巖花氣溼濛濛遙知雪嶺開亭近舊說雲鄉有路通自恨靑鞋踏城郭仙遊長在夢魂中

遊雲湖過香山偶成二首　　舒亶

去路鸞騰逼紫霄何年鳧舄墮王喬暗峯藏雨皆龍窟靈草含霜半藥苗已覺山衣雲撲撲還疑風鬢雪蕭蕭捫蘿更上岩巉頂下視滄溟百水朝

其二

塵境回頭隔聖凡參差疊嶂巧如鑱歸雲墮碧粘僧屐落葉飄紅上客衫果熟遙看猿渡澗風號定想虎離巖長天自有無窮景未信西岡日半銜

和劉誼翁留題惠安二首　　舒亶

塢雲過雨翠成堆天淡平湖一鑑開萬木號風韻絲竹

千峯帶月上池臺靜無俗駕金鋪地閒有高人玉滿盃
閒道碧桃看欲發劉郎何事不歸來

其二

十里松行翠插天暗溪嫩草半芊綿笙歌自滿蕭郎宅
琴鶴空隨賀老船未分舊遊雲寂寞遙知歸夢蝶聯翩
故山幸好宜回首還見人間換一年

和新開西湖十洲什　舒亶

洗出煙華紫翠勻再將絕景付重闉千山有影螺垂地
一水無塵鏡照人香濕釣筒萍雨夜綠搖花塢柳風春
杖藜盡日滄浪興時有幽人岸白綸

秋燕十洲閣　舒亶

綠玉手持尋五嶽正應未識海邊洲倚欄花木參差見
對岸笙歌次第遊煙霽多疑九峯曉波平全勝六鼇浮
仙風坐隔紅塵路消得丹青詫此州

和樓試可遊育王　舒亶

參天松柏綠陰陰古佛巖前一路深猿鳥不驚如有舊
雲山相對自無心數泓寒水雲藏雨十里輕沙地布金
杖屨更知非世境上方日日海潮音

題鄱江　舒亶

地吞越絕海分深渺渺平流萬馬駸早晚渡舡潮有信
往來鷗鳥客無心寒空倒影千山動暖日澄波萬籟沈
安用魚龍閒養鬣平時春雨自成霖

題西山雙乳泉　舒亶

石眼雙開白欲漫潺湲更傍碧琅玕地饒爽氣全無滓
天借靈源兩不乾曉月自分雲外潤午茶誰鬬雪中寒
孝先多睡相如渴試把清甘乞取看

題靈鰋廟三首　舒亶

繞塢想曾隨白馬（父老云此龍為護塢神）蟠泥故復傍金沙旱天
霹靂長平地樂歲汙邪每滿車受賜由來千里境論封
消得萬人家朱門便是金塗榜未負風雲在一涯

其二

絕境朱丹新棟宇深山靈響雜蚖蛇黃金地底應千歲
古記云金甘雨人間幾萬家西域不勞方士呪（西域方士能呪）
千歲有龍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見抱朴子）南州重識使君車（後漢百里嵩為
隨州刺史行部雨輒隨車）老農爭賽豐年社古木蕭蕭自曉鴉

其三

亘古人間蒙潤澤數泓雲底貯清泠功將名並山無泐
道與人尊地轉靈曉殿千家供香火旱天萬里入風霆
誰知別有醍醐味行路憧憧半未醒

題香山湯禪師　舒亶

千古神僧舊石扃清風如在地還靈溪形偃月無窮碧
山氣當雲不改青果熟猿猱時嘯聚錫飛巖穴尚芳馨
西來祖意誰人問老柏森森翠滿庭

題蒙堂　　舒亶

由來去住不相關贏得隨緣到處閒笑出海雲飛一錫
行分江月過千山微言定許誰人叩勝事偏於俗士慳
咫尺蒙堂隔霄壤城東搔首只空還

題翠巖丈室　　舒亶

別移寶所出埃塵無限金光欲照人斤斧不驚龍象伏
棟梁特地水雲新千峯坐斷人間路一榻分來月裏身

更著須彌師子座未饒摩詰妙通神

題明月堂　　舒亶

郢匠由來巧運斤清光那復隔纖塵九秋萬里雲頭路
半夜千峯頂上人坐見乾坤入肝膽陡驚草木亦精神
應憐赤水尋珠客白日茫茫尚問津

題五峯兼簡英禪師　　舒亶

何人縮地海東偏靈嶽分來不計年幾見彩雲爭照日
直疑仙掌欲擎天依稀故國松千尺迤邐前山石一拳
四面開軒看不足老僧時立碧溪前

題天童　　舒亶

日日青鞋踏白沙未應泛艇即靈槎雨溪清越鳴哀玉
風葦蜿蜒動暗蛇曉澗芝羞挑秀茁午香茶竈煮蒼芽
玲瓏仙客知何在千古煙霞自一家

題布袋和尚　　舒亶

休話人間我獨尊何妨塵肆且隨羣乞錢往往多空手
問路時時向日雲壁上形容圖尚在囊中氣味許誰分
分明提起無人問欲會應須眼裏聞

題靈橋門　　舒亶

危樓清迥立江風紫邏紅旗落日中暑雨澗溪來浩蕩
暮煙洲渚隔朦朧懽聲不厭重城近霽色遥知秀野豐

滄海一時傳麗句天才眞是杜陵翁

蘇文饒往昌國意頗憚之送以詩因勉之　　陳瓘

已聞舟楫具那得苦留君雨過霜風急帆飛雪浪分長
途方策足暇日正論文功業它年事風波豈足云

送周初平　　陳瓘

薝蔔雖不飽心與古人期口體非吾養紛華任爾爲經
明逢地芥顙脫看囊錐兩驥皆宛種天衢好並馳

次韻袁朝請陪太守遊湖心寺　　陳瓘

塵境紛紛俗累增故尋幽境訪南能湖波浩渺無窮綠

寺屋高低不計層詩老新吟工惱客使君餘暇得陪僧
棋中得失何時了一局輸贏未可憑

子同彥老自四明之永嘉中道留宿岳林會法
照海印二禪伯夜話投曉登車乃行留題於寺
三首　盧天驥

病骨倦鞍馬禪居忻少留暮雲山盡路孤磬月明樓林
靜鉤輈曉風香罷亞秋重來坐磐石相對話歸休

其二

歎息老禪伯蕭閒心自如買松栽別塢引水過新渠草
色經行外禽聲宴坐餘自慚雙客鬢垂老尚征車

其三

報國竟無補敢辭山路遙晚寒生竹徑新漲斷溪橋奔
走眞逋客安閑媿老樵令人欲心折風雨夜瀟瀟

途中書懷寄奉化知縣二首　盧天驥

自戴淵明漉酒巾食鮭甘作庾郎貧雖無殘菊簪華髮
賴有青山似故人幾處鵑鳴牛背雨經年衣犯馬蹄塵
待攜神武朝衫去還我煙溪漱石身

其二

犂馳漸覺歲崢嶸負郭蕪田未退耕正恐山溪吹岸去
任從煙草喚愁生別來竹院門長掩好去漁舟手自撐
潮晚歸心在何許夕陽低處伴雲橫

絕句

太上皇帝御製題扇面所畫紅木犀賜從臣榮
蒙

月宮移向日宮栽染得嬌紅入面來多謝秋風揚雨露
丹心一一爲君開

送竇公持鄱江尉　范仲淹

片帆飛去若輕鴻一霎春潮過浙東王謝江山久蕭索
于眞今爲起清風

送丁司理赴明州　范仲淹

仙家枝葉令威孫南去司刑庇越民金闕道書微旨在
獄多陰德是眞人道書謂升眞者皆須曾爲獄官

送湛公歸四明講席　范仲淹

滿面南風指四明山長水曲不勝情自言此去雲林下
惟講華嚴報太平

詠西湖十洲　劉　珵

花嶼

淺深豔冶一枝枝帶露臨風不自持水上紅雲眞縹渺
多才卻憶逞之詩

芳草洲

春水地塘空苒苒長安古道倍依依爭如綠向芳洲遍
不怨王孫去未歸

柳汀

江渡隨堤千萬縷年年折盡最長條誰知煙雨汀洲晚
閑舞東風拂畫橋

竹嶼

翠雲搖曳波心起清影扶疎月際來結實終期丹鳳至
虛心聊映小桃開

煙嶼

閑伴晚雲籠淺瀨半和秋雨冪寒沙溶溶洩洩拖輕素

遮盡漁簑與釣槎

芙蓉洲

翠幄臨流結絳囊多情長伴菊花芳誰憐冷落清秋後
能把柔姿獨拒霜

菊花洲

金蕊含香冒雨開清無俗格絕塵埃休嗟不及東籬下
也有幽人載酒來

月島

衆樂亭前月滿洲雨餘風靜正中秋桂華冷射千尋碧
十頃湖光爛不收

雪汀

六出花輕巧翦裁瑤林玉砌映高臺冰澌四面寒光合
疑有飛仙月下來

松島

恥隨楊柳嬌春色厭近芙蕖透暗香直幹凌霜終偃蹇
願爲一柱壯明堂

太守劉戶部乘水涸時濬治堙塞因其餘力補
葺廢墜而湖上之景爲之一新島嶼凡九作一
成十隨景命名遂有十洲之詠邀余同賦爲之
次韻

王亘

花嶼 其一

傳聞春入水邊枝懊惱行人不暇持任是杜陵歸較晚
也須排悶强裁詩

芳草洲 其二

十步中間水四圍不容紅紫亂相依春風管取青青在
莫問愁人歸未歸

柳汀 其三

不似長安陌上梢只將離恨寄長條臨流繫得虹霓住
畱作憧憧兩岸橋

竹嶼 其四

鳳集龍驤未是才獨驚高節出雲來此君端的吾家舊
爭得柴門相向開

煙嶼 其五

誰朱諦視也昏花一疋青縑蓋白沙咫尺漁舟看不見
凡夫何處覓仙槎

芙蓉洲 其六

須信金行有智冀會將秋色賽春芳清宵見白休相拒
多是潘郎鬢上霜

菊花洲 其七

年年重九爲人開不染春風一點埃湖上蕭騷如栗里

虛樽還待白衣來

月島 其八

夕陽盡處見滄洲一片清光水國秋應是玉眞梳洗罷
菱花臺上不曾收

雪汀 其九

玉落風刀細細裁梁王宮裏舊池臺梁有雪宮逍遙此地何
人可除是冰膚駕鶴來

松島 其十

誰陪老碧到秋霜賴有黃花隔水香土淺波深難獨立
可能移植向公堂

附和韻詩十首 舒直

花嶼

暖吹紅紫上青枝掠水風煙巧自持蜂蝶鬬鵝各芳意
錦囊消得探春詩

芳草洲

小雨如酥露乍晞嶼花汀柳自相依畫橋不礙尋春屐
誰倚煙波拾翠歸

柳汀

困倚滄波綠動搖冷煙疎雨共蕭條誰將輕薄嬌春態
强拂人頭向市橋

竹嶼

欲問葛陂安在哉端疑波底化龍來子猷此興君知否
小徑何妨卷竹開

煙嶼

著漠寒蘆不見花暗藏鷗鷺啄晴沙暖風吹起渾無定
半落僧窗半落槎

芙蓉洲

照水枝枝蜀錦襲年年澤國爲誰芳朱顏自得西風意
不管清秋昨夜霜

菊花洲

懶對陶家酒甕開東籬寂寞久風埃會須結取登高客
折上龍山醉帽來

月島

何人騎鶴上瀛洲清影明波正九秋吹罷玉笙端不見
滿空桂子有誰收

雪汀

點柳妝梅不暇裁平波直擬涌瑤臺釣磯葦岸知何許
幾誤漁舟夜半來

松島

亭皐古幹對滄浪雨洗風飄老吹香晚歲何人同寂寞
水西我有讀書堂

附和韻詩十首

陳瓘

花嶼

紅紫商量欲滿枝探春觴豆好攜持便須載酒凌波去
底事黃堂獨賦詩

芳草洲

綠色映波千古恨至今南浦兩依依我今又出江東去
多少行人宦未歸

柳汀

密幹參差籠月影輕波蕩漾蘸煙條暑天要此清涼地
欲往何辭度小橋

竹嶼

霜姿迥出紅塵外只有鵝雛傍水來別岸若尋栖隱處
軒窗須爲此君開

煙嶼

靄靄紛紛緣底事故來波上罩層沙莫教散入滄溟去
卻恐能迷上漢槎

芙蓉洲

紅雲可覓無蜂去渺渺寒波映晚芳未必孤根能耐雪
且看秋豔已經霜

菊花洲

光景不留人易老恨無羽翼出塵埃世間那有飛昇藥
且傍汀洲採菊來

月島

月明偏照海邊洲綠水迴環漾素秋斗轉參橫羣動息
桂花零落遣誰收

雪汀

誰把平氈水上開坐看飛絮撲瓊臺酒豪耳熱笙歌沸
應怪幽人此地來

松島

影參岸柏童童綠葉蔽汀蘭潛潛香斤斧不來人迹遠
養成千尺勢堂堂

戲贈首王虛白長老　王安石

白雲山頂病禪師昔日公卿各贈詩行盡四方年八十
卻歸荒寺有誰知

觀明州圖　王安石

明州城郭盡中傳尚記西亭一艤舩投老心情非復昔
當時山水故依然

天童山溪上　王安石

溪水清漣樹老蒼行穿溪樹踏春陽溪深樹密無人處
唯有幽花渡水香

鄞縣西亭　王安石

收功無路去無田竊食窮城度兩年更作世間兒女態
亂栽花竹養風煙

寄育王大覺禪師　王安石

山木悲鳴水怒流百蟲專夜思高秋道人方丈應無夢
想復長吟擬慧休

別鄞女墓　王安石

年登三十已衰翁滿眼離傷祇自攻今泛小舟來訣汝
此生蹤跡各西東

遊翠巖出　舒亶

桃源深處一招提門對寒雲路遠溪長使子峯光景動
未應洞裏老金雞

遊大梅謁聖四首　舒亶

萬壑聲中柏子煙高僧日日看雲眠當年象虎今何在
千古寒堂一鐵鞭

其二

仙去人間地轉靈蛟龍合處谷風生誰知雲霧千峯頂
長作青天霹靂聲

其三

流水山開無盡時登臨到處與心期世人只愛桃源好
梅熟山間怎得知

其四

雞犬同時亦上昇赤雲今日幾人行我來正唱昇平曲
不用山間變姓名

遊灌頂三首　舒亶

十里曾聞一犒聲當年猿鶴想猶驚白雲不礙青天路
願得重來攜手行

其二

萬松偃蹇插雲根四面諸峯盡子孫日日飛煙雲霧斂

不妨掌上看乾坤

其三

雪頂胡僧眼戲天只應風月是生緣那知坐作人間雨
千丈巖頭一道泉

歸郡書金峨二首　舒亶

叱咤滄溟雪浪空鯨鯢騎去杳亡蹤煉丹井畔春蕭索
知在蓬萊第幾重

其二

又入西湖醉過春嶺頭猿鶴幾時聞無端雨意隨人去
直恐衣巾盡是雲

〈乾道八　四五〉　嫏嬛樓校本

舍珠林　舒亶

萬箇松杉一顆珠老僧心手最工夫冷光長在千峯頂
誰道人間夜月孤

題天王院內鑑堂　舒亶

等是人間出世人數他珍寶信非珍茫茫白日誰回首
此處元無一點塵

題福勝院　舒亶

蒼巖赤壁縈崎嶼長者何年爲布金卻憶樵風生乳竇
萬松回合雨龍吟

湖心寺偶書　舒亶

吹落清香縹緲風樓臺髣髴水邊紅人間誰是丹青手
畫取春湖細雨中

題寶林院瓊閣黎房　舒亶

山農未用踏溝車一穴靈泉蔭萬家香積從今飽檀施
會看講夜落天花

題法喜院是院一瓦一木皆自能師手而師丈
室惟布衾木枕無復長物卽之坐龐眉皓頂泊
然似不能言者無乃眞有道者耶

舒亶

抱山重屋兩迴廊杉檜如雲百尺長香火七年誰第一

〈乾道八　四六〉　嫏嬛樓校本

老師辛苦頂如霜

其二

了無情解作攀緣一鉢三衣只兀然坐對青山不知老
學人休問祖師禪

太白峯　舒亶

千峯下視盡兒孫偃事寥寥不可聞長作人間三月雨
請看膚寸嶺頭雲峯頂常有雲氣新雨輒應

太白菴　舒亶

何年杖錫此徘徊天上眞官爲我來芝圃鶴歸香火冷
石基空鑿舊苺苔

玲瓏巖　舒亶

詭形迴與萬山殊空洞由來一物無直恐虛心自天意
人間穿鑿枉工夫

響石　舒亶

洞明休弄沒絃琴混沌中含太古音聞說幾回風雨夜
四山渾作老龍吟

龍池　舒亶

靈蹤聊寄數峯雲雨意含雲白晝昏不用高僧時呪鉢
一泓長貯萬家村

虎跑泉　舒亶

一嘯風從空谷生直教平地作滄溟靈山不與江心比
誰會茶仙補水經

佛跡　舒亶

蒼蹯絕壁印苔痕陳跡千年尚似新杖履紛紛走南北
幾人不是刻舟人

臨雲閣　舒亶

高僧終日笑凭欄亦似無心懶出山幾度海風吹散雨
坐看彩翠落人間

春樂軒　舒亶

隔水巖花紅淺深花邊相對語幽禽管絃不到山閒耳
誰會凭欄此日心

宿鷺亭　舒亶

雲過千溪月上時雪廬霜葦冷相依正緣野性如僧懶
肯爲游魚下釣磯

文饒自昌國以詩見寄次韻二首

陳瓘

百川滾滾到來休此是人間第一流鯨鼇爲君驅浪起
蘭茗空自滿汀洲

其二

海邦渺渺知何在風入高帆頃刻過何似一樽湖上酒

月明安穩照寒波

文饒自京師還欲往昌國而風作不可渡乃爲
絕句戲之

陳瓘

欲衝高浪卻沈吟酒近瀛洲懶得斟莫道顛風無好意
爲君吹過遠歸心

長短句

慕山溪周鉄作也鉄字初平擢進士第調開封
中牟簿未幾掛冠而歸恬不以仕進爲意至松
江作此詞以見志陳了翁亦以阮郎歸詞贈之
松陵江上極目煙波渺天際接滄溟到如今東流未了

吳檣越楫都是利名人空擾擾知多少只見朱顏老故園應是綠遍池塘草家住十洲西算隨分生涯自好漁蓑清貧休羨謝三郎紅葉月白蘋風何似長安道

阮郎歸　陳瓘

從來多唱杜鵑辭如今眞箇歸健帆笑裏落湖西回看江浪飛說情話復何疑臨流應賦詩引觴自酌更何之心閑光景遲

新接

賦　九經堂賦　豈無制而然劉本及盧延祐然下有哉字

詩　舒亶和四明雜詩三注　汝南孝子墓焉盧延祐墓下有在字

煙嶼樓校本

育王廣利寺宸奎閣記　蘇　軾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逸者皆鄙其言詆爲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眞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

煙嶼樓校本

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遊最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益常以藉口而繪其像於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

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鑕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天下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曜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眞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州學御書閣記

高閌

今皇帝以英睿之資偶艱難之運初御大寶銳志底平逮紹興十有二年乾坤清夷世道興起是冬有詔興太學以臣閌爲國子司業越明年春賜對便朝首被聖訓今日偃武修文益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且宣諭所以選用之意臣學術闊疎大懼不足以當師儒之任然敢不勉厲以敷休命遂奏臣昔爲太學諸生嘗獲恭覽累朝宸翰於御書閣今扵學願陛下親御翰墨加惠多士上可其請尋命臣入侍經筵一日進講畢上從容謂臣曰聖賢之言蓋有深意朕每罷朝未嘗不觀經史子傳日書數紙漸成部帙將以次降出臣拜手稽首曰陛下聖學方日日新豈惟學者有榮耀焉顧臣不肖何足以奉天子五學之遊實天下幸甚於是師臣請刊石於國子監須其本徧賜泮宮詔從之郡國被賜自茲始矣四明距天朝五百里而近頻年所賜雲漢昭回煜耀海隅而郡學棟宇未備稽古舊閣弗存守臣徐琛懼護持之弗虔無以稱上賜教官陳元裕請以養士羨餘卽舊基爲閣而以御書鎮之議既協經始於戊辰歲之孟冬落成於巳巳歲之季春元裕又請書其事臣琛以屬臣臣歸休于里復覩盛事不敢固辭臣聞治天下猶治一身

其文教與武備猶飲食與藥石也人不可一日不飲食或有病當以藥石攻之疾病既除則飲食宜復如故是以帝王之興有不得已而用武者及既平定則必歸於文治前聖後聖不約而同如漢光武既取新室以興建武之治乃抑臧宮之請專尚柔道數引近臣講論經旨率至夜分不以爲疲是豈忘前日之武備哉治道所歸自宜然也恭惟聖上天錫勇智肇開中興由元帥以履帝位而天人助順戡九兵以康兆民而華夷歸仁於是覃舉禮文之事興太學而恢儒術復祕閣以儲遺書任賢勿貳坐收治功茲固不約而與光武同者至於留神

化本猶以至德要道爲未廣首書孝經以及六經論語孟子以至史傳開視羣目茲見宸心不遑暇逸雖玩意翰墨必取聖賢格言以動化天下是又豈光武之所能及哉臣愚不佞獲知興學賜書之本末敢拜稽首以不腆之文託名爲不朽榮紹興十九年五月戊午朔臣謹記

重修御書閣記

戴覺

中興天子以柔道理天下留意稽古禮文之事肆筆成書雲昭漢倬刊之翠玖與六經並傳寵錫成均徧頒侯邦悉創閣以謹其藏四明御書閣規模雄偉甲於浙東

肇建於紹興戊辰歲務在速成不暇擇木屹然數柱上貫層梁閱時未久蠹腐弗支生師所處日夕惴焉非所以稱臣子尊奉之意臣覺承乏興教首請於郡願易而新之守臣姜師仲清心奉公慨然曰是豈可因循乃即委官度材之美募工之巧役不旬日輪奐一新爰率僚屬消辰奉安飛榮四翥江山助妍珠函寶軸交相輝映縉紳韋布歡忻鼓舞而相慶曰偉哉煌煌乎不朽之盛事一方之壯觀繼自今以往神物護持其萬億年無有壞先是閣有記臣謹拜手稽首紀重修之歲月云紹興二十七年秋七月謹記

重建州學記

李璜

四明據會稽之東抱負滄海枕山臂江重阜崇嶺連亘數千里其浸不淫於海而瀦以爲湖山川之勝雄傑茂異所以人材英拔比他郡爲甲至於後進經掖往往氷玉秀整廉利好學蓋自祖宗以來名公碩儒文詞爲諸儒倡者搢紳至今誦之郡舊有學制度甚偉建炎胡虜之禍竊爲芃草而先聖之殿僅存扶持傾欹不庇風雨荒榛斷址使人愴然懷舊而悲焉今新昌石君延慶光錫學問淵博連中三科四方望風欽嘱願得執經席下以丐餘論紹興五年實掌是邦之教事居無暨舍食無

粱肉水火器皿之用凡百不備學者猶且負笈而來棲於敗屋之下絃誦之聲不絕蓋其風俗好學如此會太守仇公以次對出鎮恭致天子崇儒右文之意歲時嚴奉牲幣盛服搢笏祠於庭下將事既畢延見諸生酌以酒醴每病饌廩不充以爲公私之患明年政成迺斥公帑百六十萬又丐於耆舊鄉老得錢八十萬始益賦入助其供給復以估摧廢材瓦木竹杆凡十萬九千六百有奇益以調度之餘四百萬錢以爲梓匠丹堊之費初立重門兩序敞其後以爲講議之堂益其東以爲庖湢之舍閎閎深麗翼瓦飛甍神位像設籩豆俎簋煥爛一

新於是泮宮之制具體克備既落成率諸生行舍奠之禮是日鼓舞歌詠莫不稱頌仇公之德又以石君超詣之材屑於細故針抽縷積以至於斯也竊嘗謂古者有國有鄉必立學校蓋非苟然而已以爲君子之居而禮義之所從出也爲諸侯者於此庠受成遣師以服遠人爲士大夫者於此庠游燕休息以議政事執政者又從而究其言善否因以改行下至遊士胄子編戶庶民莫不雍容進退於斯講求先王之道皆得與於禮義及其秀傑穎脫則又論而升之俾之爲天子政事之臣此所以學校官府初無二體而三代之上家塾黨庠遂序國

學如是之設也後世先王之道不明武吏以殺伐暴悍爲能文吏以簿書期會爲重其間深文刻害便法自營者則悠悠之譚指爲廉正怙其鷙忍以投時好如蠹食木中傷敗冲氣卒至穿穴侵漏與本俱顛而莫之知也大抵自漢以下承暴秦之緒維持固結之道一切主於法令劫持天下使不能去無復父子君臣之愛一旦潰敗不可鈐柅誠以平昔用法便文之積也今承漢唐之後去古益遠爲吏者視斯民如仇讎居官者指公府爲傳舍朝夕從事米鹽刀錐之末爲治之道追胥箕斂耳非復有文學禮義之說也至尊憂勤於上隆師重傅以

明先王之道而六經之旨不行於士大夫之間處心積慮官遷留滯而止士之游於庠序者裁決經史取青媲白以待有司之問更相告語惟恐趨赴功名之後此道之所以不明而先王之跡幾於熄也如是而望風俗之醇厚億兆之孝悌忠信難矣郡之有學始曰禮義而先王遺風餘訓標準在是爲政者尚指以爲不急之務亦已甚矣四明環地千里浮屠老子之宮無慮數百區窮極土木以享侯王之奉然以州郡之力學校之事求數十楹以庇其徒而蘄難勤勩積歲十數不克有成良可歎也今仇公適丁搶攘之際撫臨一方未及報政而公

私便利風化醇厚無厨傳過客之事而有恭儉率循之益爲善者有所恃而不懼姦宄小人知所畏憚而不敢自肆是以風颶海舶夷商越賈利原楙化紛至遝來波濤聲伏山谷休靖盲風怪雨不敢輒作迺能於此之時以其餘力及于學校養育人材用爲異時興起太平之資其所以忠於國家惠其儁類之意深矣又能斥其帑藏之積勉厲郡寮上下協同以濟登茲其用心可謂知所先後不忘其本者哉雖然善始者未必善終能作者未必能述今公於此可謂勤矣若夫因卑爲高積微至著使之日增月益以至熙盛則又有待於後之君子度

繼存愛之而已此則仇公之意亦郡人所望於來者也故併書之以告紹興七年季冬閏十月甲申謹記

重修州學記

鄭耕老

國朝慶厤中詔天下皆立學按唐貞觀詔州縣作孔子廟四明學區舊建炎火於胡僅存先聖祠貌有欹禍三考唐開元封文宣王太和七年始立石紀所封遺製廟經寇毀貞元四年刺史琅琊公重建刊石文有追贊明皇者太和四年修廟六年亦誌於石今登科記述天禧中李侯夷庚崇庠序父老傳移學於州治東北即李也邈乎罔究經始之日至改作績修境與貞觀慶厤相先

後紹興七年郡將仇公徽學憫建炎之尼乃建門結堂翼以齋館蕩穢披榛未遑宏固更二三紀新故等敝耕老庠典敎具聞於府君趙公閎學力欲興之未及而去越明年直閣張公下車復疏曲折以請公嗜學樂儒隨假之資鳩匠市材惟恐後蠢者撓撓者易支傾墁罅蓋鄰欄植有儼其新使人生敬以乾道三年六月辛巳始事閱月既望訖工率諸生釋菜奉安晬容畢禮歷階升堂行揖遜講中庸申以泮水士儒歡喜芹藻生春耕老職乃事不敢不謹書以詔將來云謹記

州學序拜田記

王伯庠

乾道五年春王正月已未太守張公率鄉大夫士釋菜序拜於郡庠禮也明之為州士風純古凡歲之元日冬至必相與謁先聖先師而後以序拜於堂上行之久矣建炎末學火于胡自爾禮廢不講紹興戊午郡將徽猷閣待制仇公始一新之學成復舉故事益以酒三行之禮二年仇公被命復來乃以田百有六畝支其費伯庠是時備員學官蓋嘗紀其事矣三年朝廷頒鄉飲酒義於天下行之數年雖旨格不行州縣猶聽其便以故明州序拜如初而仇公所撥之田移以養士酒禮遂輟乾道三年祕閣張公來守是邦政成多暇問知其所以越

明年以鄞及昌國兩縣沒官之田二百六十畝山地二百四十九畝盡歸之學以復序拜酒行之禮受藏受用一切趣辦而有司不預焉是日也教授率三老侑坐獻酬於守倅禮成拜既風動千里莫不砥礪澡濯期毋負賢太守敎化厚風俗之美意嗚呼盛矣天下之事固有若緩而急者或謂州縣之責簿書期會之為務而禮非所先蓋亦未之思也人皆有欲欲斯有爭視聽言動之間以禮自防而不流不逸則乖爭陵犯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公令禮成於一日而長幼尊卑之分昭然可見皆率服之故能不令而行政平訟理其視劫劫於米鹽

細故而日不暇給者固有間矣其可不書以告來者因以田之畝步四至刻之碑陰

慈溪縣學記

王安石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中和之士以至一偏之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

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爲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一廢而爲廟以祀孔子天下斲木摶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令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厤五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有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御名堂其中帥

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御名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

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修九經堂記

李閎

上卽位之明年九月閎自虞部郎中乞守玆土乃得亳又明年十月自亳被命來領郡事一日會賓客於東園之嘉燕堂視其北有遺址荒焉問諸老吏云九經堂基也舊記在焉於是取諸頹垣積壤之間磔淤而觀之乃殿中丞陳侯充之文也陳侯當淳化二年爲州於此方太宗皇帝以聖謀神斷承藝祖經綸之業以德以功克

集大統散戎馬於寬閑之野休生民於耕鑿之鄉窮日月之際極舟車所到乾旋坤動霆擊電掃四海之內稽首畢臣乃張治具謂治之本莫先於儒術宜公卿大夫以及守令討論經傳講求先王所以化民成俗之意庶幾太平之盛比隆於三代也由是詔以九經賜荆楚湖湘江吳杭越閩中嶺外諸郡而明獲預焉陳侯戾止見所賜書咨嗟抃蹈戴仰天子之休遂飾廣厦以藏之名曰九經堂然明於是時更五代干戈之亂幸錢氏保完而歸聖宋撫育涵養生齒滋夥而學者尚少歲磨月礪爲士者日衆善人以不教子爲愧後生以無聞爲恥故負笈而從師友執經而游學校者踵相接焉州舉進士較藝決科者又相繼而輩出則賜經示教豈不粲然明驗哉況自浙以東農桑自足而訟少事簡明最爲樂土者亦風化薰陶使然爾然余於此竊又有可歎者益事久則弊且壞者莫不爾自淳化二年迄於今纔百年而九經既散失無有明之衣冠亦不復有知者堂亦廢而草木芃焉可以不修乎哉乃率入官之橐材鳩無用之軍工鑿沼畚土增高舊址如臺而新之且購九經置其間使士民復見太宗之遺訓與陳侯經始之迹而時與士大夫游焉若乃四時登覽之勝江山所得與夫晨昏

之間晦明之變景物錯出不可得而名狀者則有諸君題詠焉元祐口年口月十九日記

重建九經堂記

高閎

惟我藝祖始受天命紀元建隆吳越錢王俶首奉表修臣職既又以其弟億假守浙東之四明郡積十有二年未有職司於王室遂爲之請命于天子有詔飭有司加優禮升其州爲節鎮寵以奉國軍號册命億爲節度使以顯異之於是四明始知有天王之命按舊圖牒其地濱海狃於霸政前此聲教未被固非有鄒魯儒風晉鄭人物著見於世逮太宗朝諸所僭僞悉歸輿地車書既

同乃改元淳化詔頒國子監九經於新附諸郡而四明又始被天朝之賜時守臣陳公充喜於王化思有以聳動斯民爰卜勝地得高樹於子城東北隅乃錢公億所拊以追勝游者俾葺新之鎮以賜書名之曰九經堂以風示千里其稱述帝德歸美報上有石刻存焉郡人知尊經術談王道實始於茲而爲政者又有以鼓舞感發之未幾風移俗易雍雍然詩書禮樂之邦信乎一變至於道自時厥後襲衣裳吟典籍少而習之長而安之自謂性稟固然殆不知帝力之所自也歷年多堂宇且敝圮而葺之者間亦有人惟元祐五年太守李公閎盡革

其故而鼎新之上以彰膚化下以勸學者其規模壯麗多見於辭人之賦閱四十年不幸悉焚於兵火又十有九年更十有四政猶未能復士類每歎息於斯豫章徐公輟自禁從姑試以此郡既至上體朝廷仁厚寬大之意政務靜重暮年而有成績暇日顧舊基而慨然曰郡有此堂事關教化久而未復豈以勞民費財邪今國家念貽謀之重務先復古如其賦不及民民不知役此何憚而弗爲乃以程畫付屬吏之有幹理者曾不踰時工告訖功落成之日賓僚相與稱美而形於歌詩者又能花明公意以接邦人於道閎歸休於里獲登斯堂媿不能賦一日辱公過之屬書其事既固辭不獲命籍惟聖上方以柔道治天下偃干戈而修俎豆興學校而新館閣凡稽古禮文之事率皆以次蒐舉乃者親灑宸翰立石經于太學頒墨本於天下重命有司版鏤九經以增光于祖宗右文之化而四明郡庠方建大閣以藏御書則公之此舉意固有在異時此郡賢才繼興發越前輩相與從容思古念舊而推尋本朝涵養所自來然後知是堂之復自宜特書以詔後人紹興十八年八月丙辰朔謹記

逸老堂記

莫將

士有負高世獨見之明介然自守以表於世者必不詭招而來麾而去能此者非學也氣也非氣也識也故識非學之所可致亦非氣之所可使其始稟之於天渟涵靜默燭萬物之理而不昧平居囿已陵厲清泠俯仰宇宙視世之富貴顯榮若將浼我凡隨所遭而晏寓者豈復以絲髮許留方寸哉予嘗論疏廣受偕傅皇太子一日俱上疏乞骸骨揮金樂身於宣帝之時而龔勝薛方乃以哀鳴就死欲全節於新室攝居之世管寧抱道懷寶投迹海表終身不見曹氏父子而張翰顧榮乃以秋風蓴羹酣飲謝事欲求免於太安四王用事之日其識

相去遼邈矣蓋自漢晉以來至唐得二人曰賀季眞李太白世惟以至博之學邁往之氣知之而不知其識之絕人遠甚太白天寶初召見金鑾殿供奉翰林嘗醉賦詩無留思帝愛其才忤高力士摘其詩激楊貴人不得官懇求還山帝賜金許之益放驁江湖間終其身季眞開元十三年爲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宰相源乾曜張說夸其兩命之榮明皇自爲贊賜之肅宗爲太子遷賓客授祕書監天寶初一病遂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賜剡川以居初二子爲帝所知時李林甫方相羅鉗吉網毒痛天下以太白之風標清粹顧不減盧絢季眞風流文

章豈在李邕裴敦復之下幾何不遭其誅鋤乎鳳凰翔於千仞覽德輝而下之雲鵬已游乎寥廓羅者猶視乎藪澤二子之識所以絕人遠甚者也季眞於長安一見太白呼爲謫仙人而太白在金陵送權昭夷亦曰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受寶訣爲三十六帝之外臣卽四明逸老賀知章呼子爲謫仙人蓋實錄爾則二子之相與當有神交於窈冥者矣世稱中州清淑之氣所窮則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積鬱其間當生魁奇才識之民四明按東漢地理志乃越之鄞縣地有句章城及古鄞城皆漢廢城也唐武德初鄞復爲州與嵊姚巖婺並

總於越八年廢鄞爲鄮縣開元二十六年析會稽之鄮置明州取四明山爲名實並東海眞淑氣蜿蟺扶輿磅礴積鬱之地宜有魁奇才識之士必季眞乃當之而四明之人初不以季眞爲鄉人子爲明州一年得湖上茅地爲堂以太白所稱季眞之名榜之曰逸老并繪季眞之像於堂上尚友千載鳳藻鸞翥而想遺風焉昔通和先生祖貫子元元和巳亥年嘗遇季眞授以至訣言季眞得攝生之妙近數百歲不死貢笈貨藥如韓康伯近於天台上升徧於人聽則季眞果仙去無疑予聞仙人

左元放許宣平每往來九仙城陽山中蔡經仙去亦十二年一至其家得道者或未能忘其鄉里安知季眞不時來還此閒耶紹興十四年八月日謹記

慈溪縣清清堂記

徐璋

余一日過是邑聞邑大夫黃公嚴明漫通剌謁之公倒屣迎門倍越平生妍頃之延余一堂榜曰清清憑高原面廣野基宇聳壯丹青煥飾周旋熟睨見平蕪散綠修竹環翠孤邨落照而飛煙有無遠水斷霞而白鳥上下余謂揭堂之名殆以目之所寓者歟公笑復之曰非也將水禽嘲嘶松籟悠颺艇棹絕湖而漁唱數聲牛羊下坡而牧笛孤響殆以耳之所聆者歟曰亦非也抑訟息

庭虛退而孤坐琴橫淨几香裊蠻氍一慮不生萬緣俱滌終日寓之而忘身之在仕途堂之爲公舍殆以意之所適者歟曰皆非也益淳化中有賢令張公叔達綽著彊明芃昭清德政施百里而聲達九重時太宗皇帝璽書敦奬先詔尚存後人惜其清名慮久湮沒無以勸後迺建堂揭榜目曰清清俾游息是堂者瞻仰前軌脫不能與其抗衡並馳抑終不失爲自好者矣予自領邑見其柱礎傾欹棟梁蠹腐稍不葺完必將頹廢因念召伯之棠尚戒翦拜況棟宇乎遂鳩工掄材增卑廣狹整欹易蠹爲一新之不惟不墮前人之志抑將永君子之傳

余聞其言慢然自媿逆料鄙淺因嗟先王道德之澤熄入而從仕者多失已於物以自投于苟賤不廉之地閒能潔廉自愛有懸魚留犢之操者不務欽尚往往指誚方僻反形訾謗廉恥之風冥然益落獨吾黃公遠追前躅嚴以御吏寬以愛民勤以奉公廉以處已較德計功未容遑駕余謂揭名清清不特謂其清之又清良以張公著於前黃公繼於後揭名清清幾有待於今日乎雖然二公之德清矣要能盡其在我者也若東漢范孟博亦少礪清節及出爲清詔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汙吏聞風皆投印綬去則又能盡其在彼者矣要亦不過施乎當時未若伯夷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噫偉二公擴充其所爲以加諸彼矣古人之難致孟子不云乎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它焉善推其所爲而已公其勉焉因囑余爲記故述其意以書之公字巨濟蔵溪人也宣和二年十月望日鄞川徐璋記

重修善政侯祠堂記　蘇爲

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祭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祭之是知聲光垂於簡編德馨享於廟食者豈徒然哉善政侯瑯琊王公諱元暐冊封之典圖志載之備矣按有唐

太和年出佩銅章字人海徵時屬承寵之後躬行阜俗之化以勤儉誠游墮以誠慤敦孝慈貪夫斂手於袖間暴客屏跡於境外能使婚嫁有序惸獨有依他民愁歎我則民諧乎讌樂他民凋弊我則民豐乎衣食詩所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者歟先是厥土連江厥田宜稻每風濤作沴或水旱成災不若採石於山爲隄爲防迴流於川以灌以溉通乎潤下之澤建乎不拔之基能於歲時大獲民利故自它山堰溉良田者凡數千頃得非謂法施於人乎能禦大災乎則侯之爲政也易俗移風惠其生民沐義浸仁澤及來裔使永永之世猶受其賜者

不可勝數則子由治蒲之政西門投巫之酷諒有慚德矣今海縣宴清哲后求治一同之任非賢弗居太博王君輟玉笋之班假墨綬之秩去民之害必杜其漸興民之利必臻其源他日嚮侯之德聲謁其祠庭則門榛砌蕪曝露尤甚乃歎曰將何勤乎民吾將新之吏忻民懽風動草偃擇材揆日經之營之於是遷祠之基止堰之上使泛舟者賴其德力農者懷其恩觀其廟貌翬飛軒墉蔽虧及其庭也則若聆乎片言升其堂也則如聞乎七絲我乃潔誠端簡享神於祠是使遺愛之道載彰嚴祭之禮斯備在江之滸祐我蒸民嗚呼侯之生也以子

男之位能以善政被乎俗其歿也以正直之道能以不朽留其神向若爲唐鉅僚列爵重位必能霖雨四海舟航巨川則貞觀之風不爲遼哉知縣太博譽播乎清華德施乎疲俗景慕先哲樹之休聲庶使享斯廟者知仁政之可尚也爲通理侯藩備熟徽烈俾旌如在無愧直書其祠堂之棟宇官吏之名氏請附之碑陰時大宋咸平四年歲次辛丑六月初伏前一日記

李陸二公祠堂記　闕　杞

東平呂君獻之爲鄞主簿之二年新錢湖之六隄屬節度推官石君聲叔刻辭以紀其詳而又考迹其初不忘前人之功俾揭示來者乃立李陸之祠于其隄之傍始唐天寶間邑令陸公南金闢湖之廣爲渟滀灌溉之饒歷宋天禧中太守李公夷庚補其舊之廢址增築全固經畫以制使數鄉之民雖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憂二公之功及乎明民可謂深且厚矣然而民之安饗其利無歲時之報是亦忘前人之施歟況于其法又宜祀之夫民莫不樂生而安業惡勞而就佚朝廷責任於守宰者不獨愷悌其政亦將資以深思遠慮厚其生殖物物各遂其養故風俗美而禮誼行田里安而訟獄息余觀循吏之治有功德以加于民者必久而見思蓋

以功則安而久以德則服而化雖相去數百年猶想仰其風采豈不盛哉孟堅謂黃霸等廩廩然庶幾有德讓君子之遺風則二公之烈祀之而無愧焉若呂君之庸奪于衆多之議而卒就其功又能表二公之祠以勸于後它日明民之懷思亦足以繼二公之賢故余爲之書而不敢讓治平元年四月初三日觀察推官監船場閻杞記

廣生堂記　朱翌

敷文閣直學士趙公伯圭守四明仁賢慈厚術智通敏府不生事野不見吏不外取不費出菽麥既登秋稼倍

常颺風駭浪不作海行可宿席展枕安稚耋說公撫我似邵父杜母乃復放生池於西湖仰祝無疆聖壽以廣福院奉香火衆寓客月七日帥郡人挈水族合誦經呪梵唄鐃鼓縱之湖脫砧几鼎鑊其樂宜如何銜懷恩施口不能言耳又刻朝廷條禁列石湖四旁命住持處眞度滄州閭後爲堂供佛作證眞戒律精修楹施効力堂成乞名于桐鄉朱翌名之曰廣生且告之曰天地大德曰生皇帝好生之德天高地厚太和陶育物物熙熙遂性樂生長無夭札承流之吏仰體聖主大惠布之天下是其職也亦公之本志也人君深居九重未嘗不欲薄

刑輕斂養視元元惟恐傷之然治于民心使四海被實德必艮剌史能之推廣其澤故有大者焉儻一飯之設臨庖下箸見其生有憯怛至誠不忍之心則於赤子其有傷之者哉公悉乃心道上德意又留意於淵潛之微使有夏之德見于咸若文王之德見于於物守臣之義舉矣川泳鱗游皆爲壽祝施者有常而報者無窮嶽峙川增又豈有既乎乾道元年九月一日

晝簾堂記

趙　省

右朝奉郎宋侯子剛治鄞之三年政成民和上下安習凡所施設不待教令而民聽已孚訟稀事簡公庭肅然日以優暇乃卽廳治之東爲堂三楹以眎事以延客以休其餘日鳩工命材棟宇輪奐官不知費民不告勞經始於辛巳仲秋竣事於是年季冬落成之日因取顧覬之宰山陰之政榜曰晝簾噫侯之爲是舉也非夸大以掠美誠得所謂名者實之賓與夫民不難親也惟平易能近之民不難化也惟寬厚能服之平易貴清淨而不擾寬厚貴豈弟而不暴以是施於有政使之無訟也又何難焉今晏眠而擁黃紬卜晝而酣醇酎文書堆案漫不省顧以是爲平易謂之食焉而怠事可也經費常賦慢令失期獄訟簿書一眙成檢以是爲寬厚謂之縱吏

以虐民可也苟如是則寄百里之任者心逸而體胖齒頁版之列者悼屈而無告引利償害其自爲謀則善矣獨不念學道愛人之語乎惟宋侯之理鄞則不然旦起據案訟牒山委勤勤致詰曲盡其情催科調斂示以期會下皆奔走而樂輸曾無追逮之煩宜其政平訟理庭無留滯方覩之之治如天冠地履豈但彷彿其流風善政而已蓋山陰在當時戶不過三萬其縣用無事晝日垂簾特折枝之易耳鄞自西漢距今號劇邑民夥訟繁十倍山陰宋侯方且慕仰之若是可謂廉於取名者矣于時國家有邊事州縣簡料兵壯預備儲峙以應上之

求常苦不暇給而侯能多多益辦如王夷甫在元城時終日清談而縣務自理其材力過人遠甚若乃吏退身閑賓僚畢集彈綠綺以舒懷對紋楸而坐隱壺觴相命歌謳嬉娛此在它人當劫劫而侯之樂獨有餘亦足以見游刃之所及矣異時第最天朝登名史氏號居循吏之目當以鄞治爲先宋侯名應子剛其字也昨大丞相莒公爲三世祖精於吏道飾以儒雅不圮先世之餘烈云紹興壬午閏二月既望

重建經綸閣記

徐度

或謂君子之仕爲郡邑既去而能使人思之不忘在古

或有後世則難而邑其尤也何哉古之爲邑位均子男南面聽事生殺予奪悉繇以出而無有齟齬於其間故得以行其志後世爲邑品秩卑而法令繁品秩卑則選任何法令繁則牽制衆以秩卑之吏而迫於繁令之拘其治効之難成固宜是或一理也而未之思夫君子惟無仕則已仕則未嘗擇官也居是官也則必事其事就其力之所可爲而爲之上可以裨於公下可以及於民安有難易之時云乎惟怠者將以遂其媮則常以不得爲自解諉者將以肆其夸則常有所不屑也胡不以聖人之事觀之乎昔我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孔子固覆生人之器也顧屈爲一邑而諄諄於教化如此惟其無有不屑之心故歟且迹夫聖人之所爲其稽之當今之法令皆明示勸奬而誘使爲之者也故相國荆文王公慶厤中嘗以廷尉評事來爲鄞令于時年甚少氣甚銳而學甚富其志意之所存遠矣蕞爾一邑固區區者宜若無足以爲而公初無不屑之心日夜惟以爲民興利除害爲事距今蓋一百九年矣而其所興造之蹟尚班班可考遺民子孫常相與傳誦其事指其蹟而懷思之是非眞知學夫聖人之爲安能及此宜邑人思之愈久而愈不忘也初公既沒當元祐中爲令者嘗因邑人之思即治所公昔燕休之地作爲重屋肖公之像而祠之名曰經綸閣中遭兵火久廢弗復紹興二十有四年公之弟校理府君諱安國之曾孫右通直郎倅來蒞茲邑自以獲踵其先世故治爲榮規規焉推前人之心以施於治不敢少自怠弛居無幾何邑人安焉相與言曰文公之德邑人所不敢忘也而公之諸孫復來治我就使無意於民猶當謹以事之況其賢稱其家哉惟是經綸之閣久廢未復其何以示吾子孫而慰吾大夫之思矧朝廷清

明郡政安靜治新斯閒令也其時乃鳩工聚材而請于太守貳卿王公公方以儒術爲治亦樂夫有助于教化也而許焉閱七十日而告訖功凡材甓甎坯葦竹之費土木工人之直一出於民之願輸而官無所預焉既而煒以書來告度曰閣之復也非我實使之民惟吾家相國之不忘是不可以不有紀述也子於我有連其爲我書其事度辭謝不敢當書再三返而請益勤曰吾石具已久待子之文以刻乃爲敎邑人所以不忘者且誌歲月焉煒字子華謹飭好學能守其家法者也紹興二十五年二月旦日

〈乾道九　卷〉

煙嶼樓校本

衆樂亭記

邵　亢

嘉祐六年七月壬寅詔以四明太守錢君入直左右使至之日抵書其友丹陽邵亢曰我雖治明之日淺然於明人爲無恨矣歲和穀穰愁歎息而驩豫行我樂與衆人之樂而申之爲之亭於城西南偏之湖中而以衆樂名焉吾友爲我紀之既辭不獲命矣其詞曰明治故鄧瀕海之都厥初導江源于南山醴爲漕河以入于城吳越肇國茲爲輔州率常近親以守以謀湖枝于河葢數百畝中爲亭觀卉木洲嶼于今百年下下高高頹圮壞毀存者一豪維時錢君來守此邦此邦之人曰維政刑毋枉于直曰維敎化日遷於良山樵水秫清之旦安閒然太和歲以有年邦人怡怡並尋于娛君曰從事與是同好近而勝者莫湖先焉閑者閒之窪者隆之昔賦吏租削而捐之周爲飛梁於以往來合爲大屋軒舒翼開遠嵐近峰煙蘿雨青水流庭階激激有聲君曰從事盍往落之荷房芰盤鳧飛鴈醮飄浮滿前凡州之人月維莫春聯航接艫肴酒筦絃來游其間環隄彷徉風於柳楊夕以忘還明人之憂惟使君是求明人之樂惟使君是度樂乎樂而不與人同樂安在其爲樂哉它山之石以鑱以刻以告後人尚識其略熙寧二年閏十一月戊

〈乾道九　卷〉

煙嶼樓校本

戌謹記

三江亭記

潘良貴

四明在浙東最爲瀕海宜有瓌奇偉特之觀快登臨者之心目余到官二百餘日所向局趣狹陋殆未之見一日送客至東門循城而行大江橫其前羣山拱其外島嶼出沒雲煙有無浪舶風帆來自天際又州之井屋左顧右盼盡在目中余欣然曰噫嘻此明之絕境也於是作亭其上以爲郡人遊觀之所夫天下幽巖窮谷高人達士之所廬固不可以一二數若通都大邑顯顯在人耳目者不過有美堂岳陽樓滕王閣數者而已湖湘樓

閣之盛余固未嘗登覽至有美堂則去江湖遠竭目力而僅得之非若此亭可以坐觀而俯揖也然余之好惡取舍出於私見顧未必公當俟倦游之君子徜徉而賦優劣焉江之東舊有亭名三江更兵火壞不復存此亭之成人謂盡得三江之勝因取其名而榜之亦從父老之願也紹興十年正月二十八日謹記

重建鄞縣記

李璟

明之爲州統五城鄞爲太守治所令日趨府議事退而據案決遣自朝至于日晡循循維謹不敢有所操縱縣爲鄉十有三爲戶三萬九千六百有奇民富於稻蟹之

利地大物萃則訟牒日益衆祈寒暑雨少不能如期輒以病令坐是縣率無良聲爲令者幸無事及官滿罷去以爲得計建炎胡馬之禍公宇焚于兵火已酉距戊午十稔更數政睥睨不敢措手治寄于佛廟皂隸與浮屠雜居雖民亦病之會太守周公下車之始詢咨衆庶倣事一新寬大之政既行和平之氣亦通慨然銳意有所興作莆陽顧侯爲令於茲蓋二年矣日與丞簿辛勤敦勸欲以仰奉太守之意而二君皆儒者愛民喜事與令處相得歡甚條教之行靡有留礙邑人既悅於政思所以報稱守令之德咸願推其贏餘以助工役乃克重建

廳事大門公堂於舊治之基翼以兩序殿以寢室吏舍狴獄簿書泉貨咸有處所丞簿二居輔於左右於是高明雄壯始稱邦君子男之尊雖令之賢否不繫於居處之高庳然使民自遠而至有所瞻覩崇其閎閎以別隆殺之分則棟宇之制不爲無助焉初侯之爲是役也道路頗憂之以爲艱難以來公私掃地赤立平昔租調之貲羸弱編戶或不能如式而輸爲吏者至迺疲于簡對何暇月課歲緝以有易無雖僕寓居於是聞其經始營之亦竊疑焉未載閱月土木之工畢立爲屋百七十有三楹役不及農夫財不出經費不動聲色而制度顯設

宛如舊貫僕然後知侯之果能有爲也昔卓茂爲密令有所更張吏民笑之雖鄰邑亦以爲嗤誚茂治事自若居數年道不拾遺嚴詡爲潁川既去哭日我以柔懦名朝廷必選剛猛代潁川之民當有倡仆者大抵世俗之論喜爲奇怪新好之說而亟疾苛密之人往往以輕儇事見稱至于君子長者欲爲平易之政則悠悠之談必深疑焉或未及施而罷去或平居不甚可意去焉而驚于苛刻之令然後更相思慕之者多矣顧侯詳練謹默務爲循常之行不喜表襮以取名譽賓客干請未嘗有所許可至有閟坐終日不忍啟齒而退者其以身任怨

必則法令如此其視毀譽之來泛然若亡所喜愠爲治既久獄訟衰止平日不快於心者亦不能有所軒輊竊意古所謂居官無赫赫名去而見思者蓋如是也然而乃能以其餘力爲後人無窮之利心計默識奠而後發民不告病事以就緒是不可不書以遺來者縣既落成屬僕爲記僕辭以不敏不足託顧侯曰先生無求於世其言可以信於後人僕亦自謂老於文字直書事實以紀歲月於義有所不可繇是愧恧而書紹興九年春正月丙戌謹記

慈溪縣修縣門記

馮　輗

書載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夫愛莫如父子以家而傳非期一世止也其堂構之難若此彼公廨之居不過三歲一去職則前人之底法其肯堂而構者十常無一二豈其自貿不肯規隨以躡其後哉蓋土木之設不費於公則擾於民法固弗許也故率以此慮患而不敢作姑補弊塗罅以爲苟完計非才力有餘慨然自足以興建詎能無擾費之患哉慈溪有邑舊矣自泉南崔公熙易新正寢之堂逮莆陽方公巨川銳意一新屬引嫌而去民惜其基構之成有不竟者請終之公辭以遲來者余嘗紀其言以刻諸石後更權

攝數易未暇調而來者正席未暖部使者問會稽黃公薦仕以才著請牌于朝即被命而上會不拘格於銓部寘宣和改元年八月朔也公既睱事私不受謁姦不容匿問民所疾苦得吏之昔所盜取於民者盡追以償之民不願復獨願以終吾方公所遲乎來者之意公於是出金於野而有材者願售募役於農而有力者願從築而拓之往往出於方公所基之外倏修外門增修廊舍以左右之即其櫺楹以爲步廡廊舍之後復置支室合二十有四楹左以奉五土之神右以列五鄉之司又徙諸吏出而居之惟典刑常平暨夫摘山煮海之職仍處

其中蓋讞議之密貨泉之聚尤所重也鳩工於明年正月已酉越二月已亥告休而落成其程工計日不愆於素也如此大抵民既我信吏不能欺故令必行而事易以集不待吾戶到而人戒之君子於是樂公之能繼非直美夫輸奐以壯吾邑之聽斷地也有過而問焉於以知公之才强且明也或謂徙諸司於中門之外吏得以自便公不得見而知也公獨笑曰古有不出戶而知天下中門之外猶在吾域中乃懸千金於門而戒之敢有私而出給以賞其告者羣吏之家有至急難無敢越諸閽必也朝入而暮出問有訟者入與吏俱會日未昃而

曲直決矣以故庭無留訟鄉無橫移或不得已而呼追之止揭姓名于此悉如期而至不徒掛牆壁而已然則斯門之設豈特限吾吏之出入哉嗟乎自元祐初迄今三十有餘年所歷令尹多矣其基御名而成就之必待乎三公何其難也雖然前乎方公何其遠後乎方公何其近彼孰奪而去此孰挽而來固有數焉存乎其閒得非天祐吾邑俾數至是而通不然何前人下車未幾不待次而舉邪自茲以往公之所以利吾邑與夫邑人之所以望公者未易逆數則斯門之成宜未足爲公道然未幾而報政則擢而進用之其所以設施於天下必有大於此者卒自今始邑人馮軾每造諸公之門而登其堂故審知其始末乃敘而爲之記

又新校一葉

新校

記

重修州學記 具聞於府君劉本府下有使字

慈溪縣學記 而學士者或不預焉成化志學下無士字

重建經綸閣記 而慰吾大夫之思劉本吾下有賢字

三江亭記 此明之絶景也劉本明下有州字

四明圖經卷九

鄞 令 時 庚 刊

宋　張津等撰

東嶽行宮記　蔣安義

四明屬邑六獨昌國居重海大洲中視他邑最爲僻遠部使者按視罕及其境傳檄往來趣期會簿書而已初邑之未建隸籍於鄞度越既險民之利病休戚有不得告者焉熙寧間荆國王公始請建邑逮今四十載矣更令佐以十數然流風善政不可悉舉頃則有延平陳公邦獻今大梁趙公君玆受命爲宰而南康李公恕實爲之佐下車以來諏詢民瘼弊者革之蠹者鋤之政適其

平人用不爭年穀告豐邑遂大治邑之民聚族而謀曰我曹生長太平不見兵革幸值明天子惠我以賢令佐矜老而恤孤養病而葬死雖父母之恩不厚於此我聞東嶽之神實祐我宋陰福吾人盍相與尸而祝之以祈吾令佐富壽康寧乎於是翕然就應者如響父老占之少壯營之運土於原度材於山深殿覃覃修廊陰陰其直如繩其平如砥其高如軒其張如翼堊以白盛飾以丹攫春秋歲時以祀以享若有神物來游其閒宮造始於元符三年四月落成於大觀元年五月郡人蔣安義爲之文曰

瀕海之東龍濤而空杯浮土封爲明附鼎兩山中分屹立嘉門雷吼電奔控朝於鄞壤絕勢孤摧舟畏塗束手庭趨聽於大夫二公之來天賜雄材卻除氛埃霧闢雲開政道其平安瀾不驚和氣充盈庶穆以成斯民無憂聚族而謀以祈以求報公之休稽首嶽神體聖蹈仁手斡洪鈞下臨斯人迺谷鞏工作爲行宮父子祈公壽考來同席捲榛荆巖巖百楹塗以渥青周以層堂春秋歲時祭祀禱祠旨酒純犧饋餞有儀匪豆匪觴明德之將神之來翔降福穰穰蒼山之巔石完而堅勒此文焉垂千萬年

開元寺觀音記　陳瓘

明州開元寺大悲院千手千眼觀世音像木工孔仁謙所造也仁謙巧由夢授藝絕一世杭明二像皆出其手在武林者檀供之盛與天竺等開元之像寂無供事崇寧中住持比丘法中始集衆緣以黃金塗飾易故爲新而比丘法臣繼主斯刹汲引同行修大悲懺諷圓通門以爲佛事道場嚴淨四衆隨喜覩相者生敬聞偈者起信遠遊之士未還家者明了歸途必由此矣乃知但弄音文功不虛棄況了名句之味而入不思議首楞嚴之境乎首楞嚴三昧之主觀世音圓通之最不證此定流

轉不止不入此門不超餘學未有無因而得不聞而成者也觀世音聞道之初因入流相聞復翳除塵銷覺淨淨極先達寂照含空非文可詮而不離文字世相常住相不自顯一向多聞則阿難遭先梵之況一向無聞則天蔭墮後有之苦然則無聞多聞其病一也病在乎人非聞之咎聞聞於未聲之前思修於既聞之後一處休復羣用皆息往古先覺斯門已成今人圓明古猶今也未來學人當依是法從中證者豈惟觀音法臣以律爲師兼學台教而能諷習了義叩擊斯門蓋天台四教以質多爲宗南山三部以木叉爲本木叉立而定慧自足

慮知正而止觀俱安旋倒聞之機息循聲之妄非涅槃一路不得其門而入矣智者以涅槃聞聞之義演爲生生四句訶智顗臨終之問迴平生兇率之習其所取者聞聞而已南山常念觀音委質淨土二教偏行於吳越十念尤盛於四明厭有者方詣化城眞離者旣達寶所淺深同說不出此門無量壽壽齊虛空常寂光光融彼此權實異說究竟同歸方便多門其歸一也仁謙造化勝像歲月久矣像之新故亦同一時聞聞而思修者當自得焉大觀二年八月初八日記

烈港新建張王行廟記　高閶

聰明正直死則爲神至於有感必通無間於幽深遠近者此神之盛也廣德軍廣惠廟張王者武陵龍陽人嘗按圖牒其先有諱秉者在夏禹時感天女降而與之合踰年授以子且曰後世當血食吳分王生於西漢之末姿狀奇偉寬厚而愛人有神告以茲地荒遠不足建家乃東游吳會至苕霅之白鶴山居焉久之欲自長興之荆溪鑿河至廣德以通舟楫之利工役將半俄化爲異物驅役陰兵夫人李氏見而怪之遂隱形遁去居民思之不已卽橫山立祠以祀之祈祭不輟梁天監中江南大旱徧走羣望不雨武帝夢蔣山神告之曰橫山祠靈

通天地禱之必應帝如其言卽獲膏澤自茲以後歷數百載凡水旱盜賊爲民患者誠心祈請皆遂所欲乘崖張公守金陵以兄事之撰書遙禱如通家問吉凶可否報驗不爽比年靈迹尤著達於朝廷累封至正順忠祐靈濟昭烈王王之祖考及祖考妣王之妻妾及其九弟弟婦五子子婦訖於息女莫不錫命疏寵加以公侯夫人之號嗚呼盛哉烈港都巡檢使李君嘗爲廣德都監事王甚恭紹興戊辰初來赴官值海寇出沒上司督捕嚴甚君乃展王之畫像焚香拜祈恍惚之間如在其左右守官二年揚船捕盜者非一而未嘗有風濤失利之

患益王之神靈陰有相焉遂出巳俸就建行廟以嚴奉之一王四公十一侯十有九夫人亦皆塑像以從其祀烈港之人從而嚮信又增侈而丹雘之閭待次里閭李君知余將之廣德宜知王之始末者求序其事以告後人余固嘗聞之而驗諸其人皆以爲然於是乎書紹興二十年九月甲戌朔左迪功郎新廣德軍軍學教授高閶記

延慶寺淨土院記

陳瓘

明州延慶寺住持比丘世有講席以天台觀行爲宗自法智大師知禮行學俱高聽徒心嚮繼其後者又皆得

人今百有餘年矣間有苦行精修之士來依道場元豐中比丘介然修西方淨土之法坐而不臥以三年爲期期滿謂其同行比丘慧觀仲章宗悅曰我等各據一室成此勝緣後之來者加衆而室不增多今延慶西隅尚有隙地若得錢二千餘萬（太上御名）屋六十餘間中建寶閣立丈六彌陀之身夾以觀音勢至環爲十有六室室各兩間外列三聖之像內爲禪觀之所殿臨池水水生蓮華不離塵染之中豁開世外之境念慮俱寂了無異緣以堅決定之心以顯安樂之土所以順佛慈而報國恩者豈獨我四人而已哉所欲如是其可成乎慧觀等答曰以無作任運之心作有爲利益之事四明多有信信乎不成自是日營月積更七寒暑凡介然之所欲爲無一不如其志者初介然燃手二指誓必成此元符三年三月落成之日設千佛之供復燃三指以增淨誓既成所難成又捨所難捨而原其用心無私已之意於是見者聞者莫不隨喜淨習之士踊躍欣慶而十有六室常無虛位期滿者去發志者來依勝境而獲善利者不知其幾何人也夫淨土之教古佛所說誠心之士諦受不疑如來之敘九品以至誠爲上上智者之造十論破疑心之具縛縛解情亡識散智現則彌陁淨境何假他

求若臨明鏡自見面像得者不由於識受昧者何可以情曉超識習而不惑度情塵而獨造者其惟誠乎故曰誠者成也成自成它惟此而已譬猶清淨滿月普現諸水影像非一月體無二攝流散而等所歸會十方而總于一亦如十鏡環遶中燃一燈光體交參東西莫辨然而方有定位非無西境名隨相立西不自西智與理融境將誰執安可以在纏執方之見而測度如來無礙之境乎慈恩有言曰凡夫業重處處生貪若不定指一方何以繫心專注此善知識隨方扶教專護相宗然論安養知足之勝劣則以偏勸往生爲最勝乃知通人無恪

恪則多私境强習重蓋由觀淺心浮易往無人覓以疑深障重若欲盡除障垢當以決定爲心淫薪如山豆火能爇千年閻室日照頓明釋迦佛方便至深無量壽說法無閒觀世音如母念子大勢至如子憶母古聖樣轍安可不遵幻境虛無有何可捨解脫長者不往安樂土普賢大士親覩無量光親覩者初無動移不往者如是而往普融無礙然後空假俱中分別未忘宣免權實互諍若此則心安無日得忍何期乃知念念現前然後決不退轉故曰若不決定成等正覺者我誓不取菩提於菩提心有退轉者我誓不取正覺此乃法藏比丘之本

願而諸上善人之所隨學也發如是心行如是行起如是願趨如是果不違法藏之大誓則寓迹于茲刹棲心于此室者皆阿鞞跋致之士也其爲勝利豈有窮哉比丘介然倡一善念四明信士應答如響而所以利益一方者其廣若是可以不記其事乎今住持延慶明智大師中立法智之曾孫也行業完實人所信服以誠心修淨土觀于介然之事有助爲多故弁書之大觀元年八月初一日延平陳瓘記

妙勝院十方記　鄭侁

法常弊於有而法非有則不立是故道之應世也以有爲法而以無爲用猶之一身也四體具則爲成人而所以爲人者非四體之任也夫聲緣於耳而聞者非耳也色緣於目而見者非目也苟廢耳目而求聲色之辨則何所從而受之哉故以道觀法則內之耳目異處也以道觀用則外之聲色同我也內外有辨故事之所以顯有無相生故理之所以微此道之所以先天地而不生後萬物而不滅也故爲之宮室以致其恭爲之像塑以申其信而又爲言說章句以道其所歸此法之所自立而衆之所可知也至於有相而不可以形求有言而不可以情解超然獨得而天地萬物莫之能偶此則智之

所不及而用之所自成也明州定海縣有禪院曰妙勝距州城三十里瀕海之上環水之中居處庳陋而有風濤漂注之慮五代淸泰中居人姚綰始以其地易而新之遂能避其患而衆安以處也其徒以籍相傳房居而族食凡百有四十餘年而院之存者無幾矣熙宣五年其徒以力不能勝而爭訟以起於是衆列狀以告於州願以爲十方住持州下其狀於僧司使集衆以舉所知而衆皆以淡交者應州凡兩上其狀而始獲請淡交居之數年而四方之人始知有妙勝矣信慕所嚮持金帛而至者蓋跡相接於路而以後爲愧于是爲之復新昔

之故隨今煥乎其有文矣昔之庳窄今廓乎其有容矣又因其院之隙以建轉輪寶藏其費累數百萬皆不煩於求而自應用工始畢而其徒有訟于州願復得故處州以訊于縣縣力爭之而後已今既安且久矣交公於是日與其衆談無上之法轉無礙之輪以蒙利于衆生此衆之所願記而余之所以告於人者也若夫究竟寂滅而不住於法萬法現前而當體爲用說無所說行無所行而有無內外不可以係而處之此則智之所不及而亦非余之所能言也元豐三年三月望日記

重修妙勝院記

羅適

元祐七年冬余受命提點二浙刑獄事明年夏出按明州之定海因之澥浦經度創鎮舟過清泉有梵刹焉枕河臨道竹深而林蔭氣象洒然清與神會就之以避炎煽時長老智榮師喜我之來芬我以香息我以牀睡足環視物幽景涼觀其院之揭名曰妙勝智榮師言五代時姚綰捨地建之初號永安大宋英宗皇帝登極以治平改元乃新今額熙寧五年主僧元旦聞乎州願作十方州以廣惠首坐淡交開堂始昌禪席淡交募人寫經作轉輪藏蓋熙寧七年也元豐四年州召淡交住廣惠以智榮師繼之余過時智榮師造釋迦殿新堂廚廊廡其功將成余已深嘉師能以禪人興教事起人之信向明年師又使檀越嚴恕持書乞記且云以元祐八年冬經始之至紹聖二年秋工告畢凡爲屋一百五十楹佛像七身粉繪莊嚴華而不侈鳴呼天下爲僧者多勞人以逸已蠹我正法智榮師能了自性不爲已勞人惟張大佛事使四方衲衣緇侶得以安處乎般若之場晨參升堂夜參入室破迷祛惑掃迹解空了知如來正法眼藏與虛空等又能使一方白衣俗士信佛有大法門可以出生死滅罪業各植大善根入我佛境師之所成不其偉哉余嘗怪世之學禪者自藥山不許人看經之後

妄生疑情不知藥山爲人破執欲人言下一決而悟由不二門直入無等等正覺反以口耳所聞縱橫辯捷自謂見性棄經破律蕩無所守譬如操舟之人不信柁楫流浪江海安能到彼岸耶又聞之藥山嘗自看經或有問者藥山云遮眼此善忘其指者也如來云以筏喻者法尚應捨而況非法吾知藥山眞看經者也師爲我謝學者藥山古佛豈欺後世哉勉之紹聖三年四月八日記

太平禪寺佛殿記

俞觀能

宣和五年八月十五日太平禪寺大佛殿成妙高居士

過而登之因稽首曰昔我大父爲大長者家故饒財在
天禧中捐其金錢率厥豪强嘗建斯殿殆今百有餘年
住持仲瑛易而新之巍特高廣踰於舊制顧我家貧如
石女兒如焦穀芽求其堪拾一無所有念吾祖吾父詒
厥後者過庭有訓盈屋有書種學績文罔敢墮失願以
文字施殿用記永久謹薰滌毫研而記之曰寺興於建
隆三年甲乙相繼其徒至寡紹聖四年釋梵宣以十方
住持歷昌粹道輝至瑛爲四代自瑛之至也闢田以足
粒導泉以廣汲凡寺之宇興廢補弊昔無今有日與其
徒拮㨰舉拂撞鐘擊鼓作大佛事於是太平爲大禪刹

視其殿則庳陋傾欹不足以示尊顯瑛曰是誠在我時
則有僧仲良精進勇猛志同謀協共慿檀越勸導布施
靡不翕從裒其資金揄材命工不踰期年迄新寶殿去
庫就爽斥隘成廓而其殿中釋迦牟尼文殊普賢難陀
迦葉相安好嚴妙光輝映發見者聞者生大歡喜時有
比丘作如是言我佛如來昔現世時於摩揭提國菩提
場中成等正覺殿曰普光時有文殊說十信法上昇須
彌殿曰妙勝時有法惠說十種住昇夜摩天殿曰寶莊
嚴時功德林說十行法昇兜率天殿曰一切妙寶莊嚴
時金剛幢說修學去來見在一切佛回向在它化自在
天殿曰摩尼寶時金剛藏說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智地
今此寶殿妙好嚴特名字何等當說何法願爲敷演居
士告言佛子智身寥廓徧周十方法界圓融終始無際
是以如來正覺初成九天同屆普光一集十處咸登今
古無差舊新一念故不離果德大宅普應十方而爲一
時一會本無去來則汝今者自心之力念念之中信知
此身與十方諸佛齊成正覺轉正法輪則普光卽殿殿
卽普光旣信此心住於佛住法界空虛廣大無二則妙
勝卽殿殿卽妙勝學三世佛常行萬行利益衆生不可
思議則寶莊嚴卽殿殿卽寶藏嚴發廣大願充滿法界

救護衆生智慧自在則妙寶卽殿殿卽妙寶住菩薩住
入佛智地究竟修行成最上道則摩尼寶卽殿殿卽摩
尼寶如是言之則帝網重重鑑象相入不動智佛常坐
道場諸大菩薩遊戲三昧則此殿者當何名爲汝其諦
觀作正思惟普光法堂正在此處時諸大衆聞居士言
得未曾有咸作是言善哉居士快說法要我等今者信
解受持願幷書之作將來眼居士曰不亦善乎宣和六
年十一月望日俞觀能記

隆教院重修佛殿記　王存之

孔氏之忠恕老氏之淸淨釋氏之慈悲教異心一未可

差殊觀也心本一心法無別法今天下建孔子廟老子宮釋氏殿皆崇奉之獨吾夫子以元聖素王之道爲萬世衣冠禮樂之主雖自天子親屈萬乘之尊而欽祀之以示尊師重道老子宮次之至于釋氏殿宇不問通邑大都雖遐陬僻左海濱山嶠皆建以修香火其取甚廉其成甚速其宏麗雄壯金碧映照備極工巧甚侈天下多得而議之以爲瞿曇本以寂滅爲樂枯槁爲心而其裔從而大之有若帝王之宅過矣故韓昌黎力詆而攻之是識其二五而不知其十也崇飾殿宇之意此在吾儒之所常見而不少思耳昔召伯聽訟明於南國其後

人不忍伐甘棠焉甘棠凡木也止因召伯憩於其下至於民之子孫見其木如見召公思之至也夫思之於至欽心乃生欽心既生雖雄以土木繪以丹青朝夕想像之如佛在世爲惡者自悔爲善者自勉於財不慳而樂施則義可以施鄉里於道願得而精進則心可以敵生死是殿之設豈小補哉隆教院在縣之東偏居山陬中去海甚邇按昌國之民居山者以耕鑿爲生瀕海者以漁鹽爲生其中捕網海物殘殺甚夥腥汙之氣溢于市井涎殼之積厚於丘山又其狃於習氣動以劫殺爲心不問夫子之忠恕不見老子之清淨不識釋氏之慈悲今幸邑有學以養儒士有宮以安道流此寺又建殿以教民爲善使之知有慈悲則盜賊化爲君子亦有漸矣雖然此特建立之一法耳昔者佛在靈山與天帝釋遊至一所曰此地可以建殿帝釋卽以草一根植其中曰建殿竟存之謂帝釋猶未灑灑地在何處非佛殿何地非殿基佛已多了一問帝釋又多了一草隆教老人請以前休末後句示諸山謹記隆興元年二月初二日左儒林郎知昌國縣事王存之撰

梵慧院釋迦文殿記　晏敦復

昌國明州支縣也在海中洲封部有鄉號金塘自縣治

之西航海可至上有古道場曰梵慧得之耆舊云唐咸通中編民虞益捨地刱建後浸以壞廢忘其歲月逮後唐長興初有大檀那劉寶因故基興復之晉天福中闔僧元警住持名額尙未立漢乾祐二年始得壽聖號國朝開寶五年改超果治平中因冬祀大禮賜今名主者更代莫可稽考熙寧丙辰歲院之受業僧曰鴻簡主院事種種權輿後其徒宗憲繼之凡所以奉安衆者修立僅備閱歲旣久殿宇圮漏衆相與謀而新之惟昌國魚鹽之聚地瘠民貧無大財施其主事者能辦不退轉心化道淨信毫紙絲積經時良久得錢七百萬鳩材僦工

盡革故弊高廣煥麗踰舊制倍蓰焉以釋迦文佛居中又以觀世音居後供養之具備極莊麗嘗聞積土成廟聚沙爲塔如是人等皆成佛道今像法住世人衰道微知者難言聞者難信惟一切佛事是菩薩福德助道具非有清淨者發堅固心隨和合緣精進荷擔豈克有成今而後俾見者隨喜增勝善意則助發之益不既大乎同力修建僧子惇子奇行孜處能作始於紹興戊午歲冬十二月後二年季秋落成建炎辛亥春余嘗避寇金塘與子惇遊甲子夏屬余紀其事六月二十四日臨川侯晏敦復記

翠巖山寶積院輪藏記

舒　亶

有大寶珠藏於無朕辯如喫詬無所措言明若離朱莫能寄目衆生積業隨在無明我佛如來慈悲哀愍以身圓應俯眡羣機於無相中發露光影重重接引遂有多門結習流傳卽經律論護持開示世不乏人鄞嶺翠巖院名寶積有長老者曰智才師於佛事門不拾一法廣募檀信鳩集衆工繕寫奉安建爲輪藏自丙辰歲迄戊午年凡閱三冬能事告畢有一居士施不及財目覩勝緣五體投地恭敬作禮而發願言願諸衆生覩相生想令一善念念念不停如是輪藏無暫休歇以至八部一切諸天在家出家善知識等若聞若見發大道心亦如是輪永不退轉則是藏也無量功德天上人間窮極讚嘆豈能盡云

蓬萊山壽聖禪院記

劉　渭

四明東海之上有象山象山境之西南有佛刹焉五代之梁創之以蓬萊之額是爲龍德二年我朝太宗錫之以圖書之文是爲太平興國四年勅聽以甲乙住持者天聖三年也蒙恩易以壽聖之名者熙甯二年也是院隱然介衆山之中雖無崇嵓巨壑盤亘千里高插雲天雄壓地軸而佳巒蒼岫周遭映帶卑相附遠相揖亭然起崒然止而朝陽暮靄露花霜竹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怳然若圖畫中見也太僕卿直祕閣林公旦昔宰是邑尤意愛之且歎基址頹圮榛棘出入庳堂臨宇上破而旁穿殆不足以擅斯景而奄有也因命釋永淨主院事焉蓋永淨者余聞之操行謹潔智敏而謀多又卒之以不私於是登高而望默畫於方寸蓽糞壤焚椒翳卻立而眡之爲瓜分棊布地形之崇卑榱宇之閎狹瞭然在目中矣迺始卽其舊而新之規其小而廣之三門峙立兩廡翼張閱經有堂獻供有廚澡身有室休賓有館輪焉奐焉一切鼎新若有鬼神陰來相之獨所謂佛殿

闕焉居者無以寓歸依之誠來者無以聳瞻仰之禮適得邑之信向者相與出力而巍巍之殿屹立矣復建寶藏以居殿之中金函玉軸層見疊出所謂妙典祕偈悉琴僧行筆之蓋其徒寶仙倡其初義肱賡其終積之數年而五千四十八卷之文燦然完成矣既又闢田三百畝以贍二時之供羞植松十萬本以助衆山之森秀亦其徒慧初義琛與夫郡豪吳君驥有力焉竊嘗謂事以速不達以久而有成天下之理也是院由五代以迄于今日寥寥二百餘年乃始修塿而成補罅而完易隘而曠績質而文工告畢事告成豈一朝一夕爲哉又況永淨與其徒數人協心聯力卒之以不私如是宜其有成也若夫昇猊座而獅子哮吼震雷鼓而法雨沾濡聞之者聲上上之眞機飲之者味如如之妙旨此又有待於來者焉崇寧元年三月一日新授荆門軍長林縣令權婺州永康縣事劉渭撰

證心院記　項傳

佛之教人其法有頓漸因其宿植之口而順導之蓋有根器大利不用其力於此世中若壯士屈伸臂頃頓悟第一義者此特豪傑間出之士若斯人者乃能和光同塵於羣衆之列不待高舉遠引入無人之境而後有所修證也若夫根器不迨乎此而有待於漸修者則不然視城邑如囹圄顧衆人若讎敵望望然若將浼我則必去而之深山窮谷耳目不與世接以肆其學以固其行而後庶幾乎有所成就若斯人者四方皆有焉明州慈溪縣西有僧院名證心去縣五十里而遠其塵列皆山前有巨澗左右無居民蓋幾於深山窮谷耳目不與世接者吾疑其有漸修者處焉問其僧以院之所自建立乃曰是地古有菴基晉天福中僧道珍頓錫憩止久之人稍景慕於是有朱氏者施地以廣其基施屋以爲之院而錢氏復以新慶名之厥後世有僧嗣住持惟文慧

用儔用贍三數人者皆能有所興造若方丈若大殿至夫僧講二堂廊廡庖厨圊莫不畢備而今住持宗式益置懺堂鐘臺院以愈完矣然則吾所疑以爲漸修者昔有菴於其上雖莫得其名繼之以道珍頓錫而止顧非其人歟宜乎人所景慕而爲之建立屋室以居之也若後三四僧又能不忝其先世互有所增廣其志亦可尚矣今名證心蓋治平二年十月內始奉勑改賜夫向所謂第一義者證心而已矣果何證乎强名而已矣院之僧誠能循是名以究竟之則漸修者不足云其將以爲菴居者光焉元豐八年七月初三日遼西項傳記并書

普慈禪院新豐莊開請塗田記　王存之

古之聖人出應人間世焦心勞思慮險艱冒苦辛開導山川教之稼穡俾烝民粒食萬世永賴禹稷之功大矣哉周衰井田法壞其民逐什一而不務本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又四民之中變而爲六世之詆釋氏者必曰蠶食於吾農而病之若其徒有能不憚勤勞竭力耕墾以食其衆其亦合聖人之意可書也已謹按禹貢揚州北據淮南距海厥土爲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賦輕而穫微今之所謂鹹田近似矣明之昌國介居巨海之中其民擅漁鹽之利其地瘠鹵不宜

於耕故民多貧民無常產而又寺宇居十之一以民之貧分利之一以歸於釋氏則愈貧矣縣內有普慈禪院依山瞰海實東晉韶禪師道場緇徒過海禮寶陀遊九峯萬壽必駐錫焉大觀中請海塗一段地名富都鄉白泉隩歲得穀千斛自後荒蕪不治以故常住空闕每有食不足之嘆一日有頭陀宗新等七人開發道心身任勞役復治其田凡歷三年而後成於是建石碶三間圩岸二百丈畚插耨鋤之具畢備歲無大水旱得穀可以資其衆與夫無所用心於終日者有閒矣是役也起於庚辰十月成于壬午九月雖然既耕而食矣異時衲子雲集量彼來處一意辦道以踵其業豈不休哉余嘗早暮食時自爲之祝先祝後食其言雖鄙推而廣之聖人處心不過如此其祝曰一粒入口百度過手當念飢者不敢輕授鐘鳴板舉之時普請衆僧作如是觀謹記隆興元年三月三日左儒林郎知縣事王存之撰

修朝宗石碶記　廉布

象山縣負山環海墾山爲田終歲勤苦而常有菜色縣治東南洋有田四百餘頃蓋邑人生生之具與歲時之征斂取足於此故前人經理之甚備畎澮渠川支布脈連上枕大湖以資溉灌下接潮港以決漲溢之患自唐

以來爲堰有四曰朝宗理川靈長會源皆因地爲名高下曲折尚可考也而朝宗爲諸匯之要國初瑞龍寺僧曰蔡始伐木爲閘以時啟閉若簡而甚利治平中縣令林君旦復增益之其後潦水暴集隄障屢決元祐元年縣令葉授始作石碶自是無水旱之憂距今幾五十年舊址隳圮春夏雨水汎濫無復瀦蓄邑人病之而前此爲令者熟眠不以經意屬連歲大旱下田龜坼居人嗟嘆徒以罪歲紹興七年莆陽宋砥國平始爲令茲邑喟然歎曰民之有田藉水爲利衣食之原也其可以不治明年政成豪彊帖柔幽憤舒悅令孚而教行吏畏而民

愛逭召耆老告之曰邑有沃衍而瀦堰不治何以卒歲吾始莅邑常此軫念然念公私窘匱迄未遑舉於是收辜榷吏罰之直下至竹頭木屑灰壤微細之利針抽縷積歲時之久得錢三百萬有奇不費於公不取於民而僅以足用汝其悉力助余之爲君因爲之區處不避盲風苦霧之毒躬即其地以勉民作浚其流泉增其隄圍盡發舊址革而新之餘堰例加修治即山伐石以爲砥柱惟鞏固悠久是圖經始於八年之秋而成於十月之吉既成君會邑之耆舊僚屬賓佐以落之是日黧老黃童闐溢公門鼓舞懽呼莫不稱頌君之休德而歎前人

之莫及竊嘗謂古者教甿稼穡凡治野之政令莫先於水周官遂人掌邦之野既有溝澮涂川之名稻人掌稼下地又有瀦防溝遂之別所以備旱暵共雩斂者無不周盡而漢魏以來爲守令號循吏亦莫不以是爲急也西門豹之治鄴發民鑿十二門渠以灌民田召信臣出入阡陌開導溝瀆起水利以廣溉灌至於任延史起薛大鼎韋丹之徒皆以灌溉之利致一方富足百世蒙其惠當時歌之後世思之書於史冊炳炳乎不可蓋也後世長民者無至誠惻怛之心無經遠慮患之智一時能吏不過專屬强壯蠭氣苛嬈以沽名出奇以駭衆志在取榮仕而已矣其下者汲汲於科斂力役之事敝精神於簿書文移之間曾不暇給宣復知先王務農敦本之意耶吁可嘆已今宋君當此之時獨能勤儉克已長慮卻顧以圖民之利其愛人及物之意無媿古之循吏矣碶成而邑人走鄞求余文以紀歲月余病幽憂不治筆研久矣以邑人之請凡再三不倦不可以辭故爲之書紹興九年已未歲三月一日左從政郎新授處州錄事參軍廉布文

重修朝宗石碶記

趙彥逾

象之爲邑環海東山爲鄉者三貢郭之南豁然頃畝彌

望是謂縣洋賦入居邑之半洋之豐荒民所利病溝塍錯列匯爲大渠碶其南以時啟閉焉初碶之作散鍰萬緡率數歲一修耗緡亦千數以是聞者憚畏熟視圮漏餘十年莫敢出口余到官民以縣無丞水利乃簿之責譁而告曰今不修潦降潮溢土石將潰於海余不獲已行視則信然也問諸故籍纖悉必敛於民規畫支費柄于胥吏里豪余曰嘻乃躬舍碶上先借屯夫堰流一日畢厥二月既望越八日畚鍤始用月晦大雨休工一日暨三月哉生明越一日告成計其役僅十日舉易而新之岸石舊皆斧形外密中虛射漏在是今易以方礦疊

如甎平水不能蕩穴也兩旁舊甃四丈餘外卽土岸潰裂在是今盡用新石易其舊材以帖隤岸水不能衝決也磧板加舊五寸備橋加舊一尺磧內外植松椿數千殺湍怒也匠用石工鐵工木工再饋一飲官爲出傭役用保伍食利而樂從者番休各一日垂賞以別勤惰犒肉以相筋力鍤不入錐隙不迸滴雖曰繕修實重舫也磧成紐費止八十緡有奇皆出公帑羨餘粒一十四斛有奇稻一十一斛有奇皆菴僧募於好施者視舊費百用其一峻廣精緻不數十年未易圮也暇日邑之耆老士夫環謂余曰吾邑視此磧爲不輕來仕者皆知之曩

之不爲懼不足於財重民之擾也今而後迺知躬其事與委於人者異苟無以告後人他日必有胥徒幸磧小隳隱其實用以大賦於民其害豈細也哉雖明者臨之且復憚費而止盍刻諸石此非近名也心乎民也余曰唯遂書之而詳其實於碑陰敬告來者隆興改元四月乙丑左修職郎縣尉兼主簿趙彥逾記

廣德湖記

曾鞏

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幷古刻石之文遺余曰願有紀蓋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爲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之鄉十有四其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產有鳧鴈魚鼈菱蒲葭茨葵蓴蓮芡之饒其舊名曰甬東湖而今名大厤八年令儲仙舟之所更也貞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大中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爲田任事者左右之爲出御史李後素驗視後素不爲撓民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以見其事其說以爲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其在梁齊之際歟宋興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彊吏盜湖爲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丘崇元躬按視之

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之於一州勅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頃爲之既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濱有地曰林村砂末曰高橋臘臺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自太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夷庚又命禁絕而湖始復天聖景祐之間民復相率請湖爲田州從事張大有按行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照以刻之石自此請湖爲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縣主簿曾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爲鄞則湖久不治西七鄉之農

以旱告張侯爲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願致其力張侯計工賦材擇民之爲人信服有知計者使督役而自主之一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勸趨於是築環湖之隄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而高倍於舊三之二鄞人累石壅水關其閒而扃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閉縱之謂之碶於是又爲之益舊總爲碶九爲埭二十隄之上植榆柳益舊總爲三萬一百又因其餘材爲二亭於隄上以休而與望春白鶴山相直因以其山名山之上爲廟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於此湖者以熙寧元年十一月

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而其材出於工之餘既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涸魚鴈菱葦果蔬水產之屬皆復其舊而其餘及於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年余通判越州事越之南湖久廢不治蓋出於吏之因循而至於不知所以爲力余方患之觀廣德之興以數百年危於廢者數矣餘屢有人故屢以治蓋大厤之間溉田四百頃大中八百頃而今二千頃矣則人之存亡政之廢舉爲民之幸不幸豈其細也歟故爲之書尚俾來者知毋廢前人之功以永爲此邦之利而又將與越之人圖其廢也張侯名峋字子堅以材聞去而爲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於時云

鄞縣經游記

王安石

慶厤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老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碶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岩浮石湫之窒以望海而謀作斗門於海濱宿靈岩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于瑞岩之開善院遂宿甲申游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

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峰行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灘還食普寧院日下昃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西湖記

舒亶

湖在州城之西南隅南隅廢久矣獨西隅存焉今西湖是也其縱南北三百五十丈其橫東西四十丈其周圍總七百三十丈有奇其中有橋二絕湖而過曰憧憧天禧間直館李侯爽庚之所建也然僻在一隅初無游觀

人迹往往不至嘉祐中錢侯君倚始作而新之總橋三十丈橋之東西有廊總二十丈廊之中有亭曰衆樂其深廣幾十丈其前後有廡其左右有室而又環亭以爲島嶼植花木於是遂爲州人勝賞之地方春夏時士女相屬鼓歌無虛日亭之南小洲前此有屋纔數椽乃僧定安守橋之所後浸廣今遂以爲僧院壽聖是也其西又有佛祠四幷其東皆鄉士大夫之所居其北有紅蓮閣大中祥符中章郇公嘗倅是州實掄之有記在焉閣之北卽郡酒務故時使人卽湖以汲水勞費甚乃堤湖之中畜清流作樓於其上以轆轤引而注之至今以爲

便然是湖本末圖誌所不載其經始之人與其歲月皆莫得而考蓋嘗聞之父老明爲州瀕江而帶海其水善泄而易旱稍不雨居民至飲江水是湖之作所以南引它山之水畜以備旱歲始末之信也熙寧中歲大旱閩境取給於其中湖爲之竭既又穴爲井置廬以守之鄞令虞君大寧嘗紀其事刻石于壽聖院乃知父老之傳不誣也錢侯去距今幾三紀矣而湖輒浸廢不治其亭南既堤以爲放生池瀕湖之民又緣堤以植菱芡之類至占以爲田淀淤蕪沒幾不可容舟元祐癸酉劉侯純父來守是邦適歲小旱乃一切禁止而疏浚之增卑培薄環植松柳復因其積土廣爲十洲而敞壽聖之閣以其名名之蓋四時之景物具焉湖遂大治然其意初不在遊觀也古人於事蓋不苟作惟其利害伏於久遠難知之中所以後世貴因循者或莫之省而好功之士至樂爲之紛紛也明有數湖危於廢者不特是湖也若劉侯可謂有志於民矣故具論之以冠諸圖庶來者有考焉元祐甲戌三月

西湖引水記

舒亶

按州圖經鄞縣南二里有小湖唐貞觀中令王君照修也蓋今俗里所謂細湖頭者乃其故處焉湖廢久矣獨

其西隅尚存今所謂西湖是矣明爲州瀕海枕江水難蓄而善泄歲小旱則池井皆竭而是湖所以南引它山之水爲旱歲備也熙寧乙卯歲大旱湖輒涸建中靖國改元之夏秋不雨湖又涸民渴甚至穴蹊下濾穢滓以飲而國家將有事于郊丘上供之舟復阨不得進公私交病上下狼顧漫不知所爲策者州於是以其事屬監船場宣德郎唐君君卽由南門道河上凡八十有五里抵所謂它山堰者躊躇相視遂盡得其利病蓋所謂它山者四明之衆山萃焉一山作雨則澗壑交會出爲漫流方歲小旱衆山未必皆不雨而溪流未必遂絕也特

河勢中窓循兩隄率支渠醮泄以去以故不得行蓋非特天時之罪也君既得其所以爲利病審不疑矣乃屬民盡堙諸渠口而稍浚上源因以其土窒補堰隙復累石於其上以遏入江之羨流於是水稍引以北顧獨距城十數里河赤地裂深尺餘凡邦之人莫不皆謂水無可行之理要非淹旬積雨莫能濟也君謂審如是豈人力所能及哉頗問善政王侯實始作堰以茲水賜其邦人廟貌固在焉其能漠然乎卽爲民致禱焉一昔而水輒薄城下不數日湖流漫然至清冽可食而行舟於河不復留礙耋稚懽叫里巷相屬一方遂以無虞噫侯一

何異哉雖然前此湖蓋嘗涸矣無有能發其利者發其利自宣德君始君誠善其始矣顧非侯以相之則莫能善其終蓋宣德君身筦庫之責而能用意勤民之事侯生既施勞於人而歿猶炯炯如此蓋皆可謂有志於民而與夫世之任人責而不思憂視民災而莫知救者顧可同日而語哉侯諱元暐史不傳不知何許人也唐太和中實令是邑得之父老自宅山以北故時皆江也溪流猥幷與潮汐上下水不蓄泄旱潦易災侯爲視地高下伐木斲石橫巨流而約之率三入江七衰於河溉田凡八百餘頃其功利溥矣故民至今祠之宣德君名意

字居正江陵人也乃祖若父以風節文章聞天下而君清直強學不苟於其職克似其家世者也既德侯之賜不敢忘斥金以致飾其像設矣又屬余以紀其事余以謂天時之不常久矣安知歲不旱而湖無涸乎故具論如此且以著二君之志而因以告夫後來者使有考焉

冬十月吉記

水利記

舒　亶

鄞於明爲劇縣占鄉十有六而公私之田無慮幾萬頃其瀦蓄以待灌溉者旣無幾而凡所以爲捍防醮導之具吏又忽不時省頹漏廢圮十或八九不幸天時稍愆亢則其涸可立待而民輒病閒無如何注江流以趨一時之急且鹹鹵至腐敗諸苗稼積不已往往田遂瘠惡遂廢不足耕種不可下光祿虞大夫爲邑於此始與民圖之卽北渡之西日風堋積石爲磧以卻暴流納淡潮旣又自州之西隅距北津疏淀淤之舊增卑培薄以實故隄而作閘於其南拒所謂鹹水以便往來之舟而東西管數鄉之堰磧隨以繕完者凡六所蓋用工一萬一千有奇而溉田五千五百餘頃假財於賑貸之餘而公不費役民于旣病之後而私不勞於是邑人相與傳之願有以久大夫之賜於無窮而舒亶因系之曰蓋治古

之盛其不免於天時之不齊或與後世同唯所以應之者與後世異故旱不能乾水不能溢而民不災先王之政事弊於苟偷之俗久矣朝廷方嘅焉比歲以來深詔執事而農田水利之官遍天下恩施厚矣而或者不能推致其意以暴之民信誕相沒使功實或漫不可考哈然託法至引之於歲嗚呼由是以考鄞大夫之政其盡心果何如哉雖然天下之事積在多成在久雖古之成順致利者亦不能以易此則虞大夫之志豈敢以此自必於無窮哉亦惟來者申之而已謹記

同前　舒　亶

是湖千頃有四利焉當春夏秋四明諸山積水東注浩蕩汎濫有如海潮居人廬舍往往淹沒不一二日輒下以是湖納之一利也方其旱歲七鄉之田引以灌溉而漕河北取以濟公私往來之舟二利也菰蒲鳧魚四時不絕凡村落城市之民無田以耕無錢以商者莫不仰食於此三利也歉歲窮民以葦根爲聖米蓋自別邑他州爭取而食者不可勝數四利也嗚呼其利溥矣有心於民者繕其隄防謹其經界時其啟閉禁其畜牧可也而或者徒見其沙沫淺淀乃欲議以爲田獨不知沙沫爲田則湖遂廢矣古人戒始作俑者意顧不在此與越之鏡湖白馬湖可見矣沙沫地纔四十頃參天下顧少四十頃田哉今夫導一渠浚一井猶苦其勞費積日月而不之成奈何欲規四十頃難必之利而遂廢千頃已見無窮之利哉誠有心於民者姑思之毋忽焉邑人舒亶題（按曰）此及後篇所稱是湖皆指廣德湖也語詳校勘記中

同前　舒　亶

或謂是湖堤塘善頹每一浚築則取材調工於並湖之民亦勞費矣今誠能即其膏沃少損爲田歲積穀以爲繕修之備亦因利之利也是不然自慶厤丁亥距今元祐癸酉凡四十七年矣而湖堤之修前荆公中張侯峋

最後段君藻蓋未始數也夫利害未嘗不相隨顧大小如何耳今置大利而顧小害未可謂知務也堤所以善頹無他由啟閉不時而畜牧陵踐故耳此縣令之事也嘗得聞父老謂段君治是湖頗力增卑培薄植榆柳於其上凡一百二十丈置之列亭刻石載其數目姓名使分守之而一切禁止誠持久能如此湖復何患哉

戊辰遊山題壁記　舒　亶

元祐戊辰閏十二月已巳自西湖懶堂率臨海趙逢當時出江東宿延福庚午過東山永安已巳歲癸酉八大梅護聖觀常師舍利錫杖鐵鞭象齒丙子上保福已卯

抵金峨眞相謁中禪師辛巳鄞江張宏公度吳升潛道至自郡留一夕往象山壬午遊金文還宿西堂甲申同中師離瑞相今偕師下東山迤邐以歸益在山閒十有五日得僧院者六獨辛巳晴和登山爲鬬草之劇餘輒雨雪所謂梅子眞鍊丹井法華泉石柱山雲外菴皆欲往不果而公度約余道奉川境上遊安昌雪竇諸山且復不至亦遺憾焉

重修它山堰引水記

楊蒙

四明澤國也大湖漫其西南大江帶其東北然七八月之交十日不雨則舟膠於河民病暍矣葢湖獨用以溉

旁湖之田江又潮汐上下鹵惡而不適用唐人王元暐令鄞始導它山之水作堰江溪約水勢貫城以入瀦爲平湖疏爲長河掬爲幽沼後人德之爰立廟貌丐請封爵侯曰善政世世祀之歲久川淤堤墊堰隳人各自私岐分派引旱涸如初先是監船場宣德郎唐意往宰其岐派培其堰堤水雖暫至一年復涸議者謂不可復修矣僉幕承議郎張君適莅其事白于州率邑大夫宣義郎龔君詢其父老相其利害增卑以高易土以石治鐵而固之俾潦不至淫旱不至涸肩輿而往操舟而還邦人聚觀歎嗟神速承議君諱必强明人也葢古所謂不敢欺者宣義君諱行修循循勤民葢古所謂不忍欺者二君相濟公私不擾而厥功告成實崇寧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承議郎錢塘楊蒙爲之記其詞曰

有唐大和王侯始基越歲數百民食其利二君嗣功既固既崇又將永永而無窮湯湯其流汎汎其舟以溉以濯以酌以遊於以著二君之休

西湖重修湖橋記

王伯庠

明州直治所之西南有湖焉衆水所匯泓澄深潔風漪月浦極目無塵而近在城闉之裏葢亦天下之所稀也有亭屹乎中央梁其東西以通往來異時吏習苟且姑

以趣辦爲名屢成而壞乾道戊子冬十有二月祕閣張公守是邦也幾再歲矣除弊起仆百度具舉顧瞻此亭非但邦人娛游之處使客經過亦授館焉而圮陋如許乃出府庫之餘委倡宗選如相董修治之役凡竹石瓦木與夫取庸傳力官吏初無所預明年二月橋成而屋之翼以石欄簷楹飛舞與波上下壯麗堅緻可支百世誠一郡之偉觀前此所未有也初公之來也以郡當海道之衝界乎北洋風颿倏忽卽列卒焦陜三姑可侯非常繼悉必知姦盜無所囊橐沿海之民恃以樂業然後修大成殿又修倉庾又以坊市之名表而揭之凡境內

有功德於民如青山之鮑君小溪之善政侯或請於朝新其廟貌若神若人罔不咸格又以其餘力修平橋及湖上皆指麾於談笑之餘初若不經意者斤斧既作所須畢給而民不知焉非其才識過人詎能爾邪公少遊太學有聲以其所學施之政事事無繁劇迎刃輒解既以課最聞矣去是而羽儀天朝必有豐功鉅績震耀一時其所設施於一郡之閒特緒餘而已在公未足多也五年三月日左朝散大夫新權知閬州軍州主管學事王伯庠記

刊誤

乾道十　壹　煙嶼樓校本

記 東嶽行宮記　頃則有延平陳公邦獻　盧本延祐志陳公下有戴建安章公五字

蓬萊山壽聖禪院記　勅聽以甲乙住持者　盧本延祐志勅上有准字按此截文字語語相偶以准勅對下蒙恩是也　事以速不達　盧本延祐志速下有而字

修朝宗石磧記　與歲時之征斂盧本與下有夫字

又新校一葉

新校

記 廣德湖　用民力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　二下劉有工字

西湖引水記　王君照修也　劉本照下有所字

乾道十　壹　煙嶼樓校本

四明圖經卷十

鄞　徐時棟校刊

宋　張津等撰

後漢孝子董君碣銘　崔殷

後漢至行董君諱黯字叔達句章人也依乎中庸率性純白少孤獨立事親不匱歡莪以盡其歡柔色以溫其省高堂登壽慈顏喪如和以肥家安不擇地其徙居也庭出寒泉其執喪也林集祥烏明誠必感庸德惟懋施及千載橫於四海其大孝也歟夫大道未隱不獨親親逮德下衰乃有慈孝行以名揚情以禮飾季武矯而服縗于春强而過禮此離道以善非天性之孝也子云無違參則直養素冠有諷和琴不成此禮經之孝也文舉棄子士游出妻動非先意何以觀式雖曰可紀或近沽名此非教之孝也夫子一與之質道與之和生於東溟介居夷島俗遠詩禮性復著存無貽一日之憂終報其天之怨負土成墟枕干不言卒斬東鄰祭于中野所謂生知而上成心以隨欲蓋而彰强名曰孝加於古之君子數等矣和帝聞其異行特捨專殺之罪召拜郎中不起竟以壽終夫受命令於時惟松柏也冬夏青青稟靈於天惟夫子也能全正性六代祖仲舒漢太中大夫嗣孫宇春領廬江太守世爲郡中名族故以董孝名鄉慈

溪署縣鄭江之俗薰然遵風皇唐大厤八載余分竹茲郡訊古欽賢環堵已蕪遺記將落徘徊故邑倘想餘範則夫子之行可以德類於人葺宇崇祠昭銘垂代豈不務矣銘曰

白刃可蹈仁鮮能存黃金可鑠德無聞言道喪於季賢生復古知禮近夷變風於魯豈曰無衣寒燠以宣豈曰無魚泉流在庭黃鳥哀音下感棘心哭無常聲灑血盈襟江水湯湯東注窮越夫子德音與之不絕

奉國軍節度使彭城錢公碑銘　崔仁冀

嗚呼魯誄宣尼謂顥天不弔齊銘文獻謂半岳摧峰彼

惟歎哲此乃傷宗終始禮全儻有貴乎啟足短修分定亦奚甚乎戚容我國家系自仙靈基於神武岐周孫子瓜瓞綿綿而逾長魯衛弟兄棣華韡韡以方盛其分宗之大刱業之高班布前書煥列今史可得而略焉公即武肅王之孫文穆王之第十子今大元帥吳越國王之大弟也諱億字延世錢塘人也天垂象而列爲公輔岳炳靈而誕作英髦神清如水鑑旁輝表異而山庭上聳未當就傅之歲已有能文之性採蠙珠而爲鳳智與識偕搜雞白以成碑辭兼理勝生七歲而後異志千里以自然驪珠擅愛於掌中鳳綬推恩於膝下未出閭歲制

授尚書禮部耶中尋改中直都指揮使檢校司徒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罷南宮之錦帳講上將之玉鈐鴻羽漸昇犀渠是肅辛丑歲文穆王升遐八極忠獻王纘服二邦繼體守文作治與人之望自家刑國先推睦族之恩天福八年六月授公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子太保尋歷太傅太尉尚書右僕射開國侯加食邑至一千五百戶端右綴儀於庭鷺具瞻旋逼於臺鷺俄自五宗言同三品丁未歲我上應楚庭之當拜副代邸之奉迎乾坤定位於太初雷雨覃恩於洪覆指棲雞之堞將正階司顧審象之求不遐天序堯俞所屬康誥屢行公於是大

空土之資眞濟川之秩監董狐之史筆總天祿之殿書宗相燮和而惟允霸君垂拱以仰成未幾上以鎔山煮海之權富國強兵之本式資心計以贍軍須乾祐元年四月委公判兩浙鹽鐵仍封新定郡公加食邑五百戶夜思經濟豈唯師孔僅前修歲入羨盈不假辟李華傍貨四明捉封千里雲屋萬家貢分於齒革羽毛俗殷於魚鹽蜃蛤南琛交貿有蠻舸以時來東道送迎有皇華而歲至御名選茲任非親勿居明年五月授公判四明諸軍事易利建侯詩優布政攬轡有蘇舒之志下車多惠愛之方商歌喬夫荷決渠降雨之利東野編戶安熬波出素之業郡歌來暮朝議陟明屬我上守位以仁因心則友念大牙之相制式賴親親當龍首之高居常迴瞻眸奉綸言而獎授擇寶器以頒宣駱驛道途蟬聯歲序其間摧旋入覲執玉在庭每將梁孝同居親爲東平行邸恩光不二禮分特高故得大國進封遙裂翦鵲之壤羣官處長兼同浴鳳之儀顯德初丁周國明懿善慶太夫人憂尋從泣血之中仰奉奪情之典洎大宋皇帝起陸龍難應天革命以我上秉三世之大節北面尊周率萬國之諸侯同心戴舜霸業騰高於踐土寵章磨及於在原建隆元年勑命公爲奉國軍節度使自膺帝命弼

勵政經內和民人外固封守福星坐照周旋六考之間甘雨行隨康濟一方之內必謂受祿未艾介福猶登無何方寸之閒忽御名在肯之亟台星中拆晉司空早自知亡喪氣東行荊太守俄鍾此釁以乾德五年春二月丁卯薨于府城之正寢享壽凡二百二十六甲子哀聞達聽痛軫上心七日罷朝百官奉慰博議易名之典御監護之才制贈官謚曰康憲以其年四月庚申葬于本軍奉化縣禽孝鄉白石里之原禮也守龜告日踣馬開塋哀引長驅指蒿埏而去去悲風四起咽笳吹以淒淒北邙永閟於幽扃商氏空書夫遒績公星漢演派虹玉

滋苗出藩人輔之才諒由天賦緯武經文之業且見日新其政理也節詩爲先緩猛相濟愛如冬日穆若清風近鐵赤於旗亭市無二價設飾箭於閭里路不拾遺其課績也與賦均登逋民縗覆疏鴈波而資溉注創鼇樹以追勝遊設險守邦大峽金湯之制樹碑紀績親刋黃絹之辭其文學也洞究百家冥搜萬象蝌蚪書出於魯望芙蓉詩生於謝塘玉如意之揮時紛紛素講銅鉢聲之敲處續續成章其伎藝也授劍術於猿公傳弓聲於鳥將章呈擅敏草聖推工顧慨曲於坐隅五音潛別覆殘碁於碑背一路無遺其風度也王海千尋黃陂萬頃

折旋中矩終讌不疲菊映漉巾陶亮乃羲皇上客雪沾鶴氅王恭眞神仙中人其理性也得古佛之指歸經祖師之印可鍊寶結生天之果布金追陞屺之思啟迪言筌豈止作山陰都講發揮心要固將同方丈上人總是全材誕爲英器而乃際吾主隆平之運極周親友愛之恩入專和嶠之車出仗辛毗之節況復有厚於國有慶於家康樂鳳毛悉聯榮於仕路太冲紈素俱結偶於相門委大化以如歸考終命而不亂斯盡善矣復何慊哉紀是殊政宜乎大手仁冀也綵筆慙名銀臺辱召奉綸言而比事抽軋思以僅成刻在琅玕遠愧乎披文相質

賓諸冥寞聊防乎深谷爲陵謹爲銘曰

東南福地表裏仙岡牒稱著姓譜述興王振天基大倩石流長秦中鹿走浙右龍驤武祖敦典文考光啟國霸魯史家肥戴禮乃子乃孫宜兄宜弟磐石分封平臺立邸國之貴介才自天生蟾供研滴霞翦詩情爰居西郊是則東平爲霖入用同氣分榮地曰句章州名海岱乃轂牢盆言驅大旆六考之間百城之內民詠安堵史書課最霸君敦愛裂地酬勳天王覃寵奉國名軍圭桐舊翦符玉新分如搘天柱如捧日雲誓著山河任兼將相水蓮政聲金滕德望適賴永藩忽悲中喪影澹三階位

虛五帳鄭山之下鄞水之濱令茲蓍兆擇得蒿鄰風旌飄瞥露挽酸辛爲陵有日大夜無晨生理四明民享餘利歿窆四明神資吉地有召芟兮興歌有羊碑兮墮淚公之德兮公之功百世可知於錫謚

唐心鏡大師碑　崔　琪

釋氏之宗也得了悟眞機則曠劫不礙自釋迦去世至曹溪已降指心傳心祖系綿續下分萬派不墮本枝故得之者則迴超覺路坐越三界大師之道契萬派之一流也大師諱藏奐俗姓朱氏蘇州華亭人也母方娠及誕嘗聞異香則知兜率降祥來從百億劫幼懷貞慤長

契乎奧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為兒時嘗堅井有神人接持而出廿歲出家師事道曠禪師弱冠詣中嶽受具戒母念其遠思之輒泣因一目不視及歸省母卽目而明母喪哀毀廬墓徵瑞備顯由是名稱翕然歸敬者衆因欲葛茅誅木與禦燥溼遽感財施充積堂廡乃崇院側有湖湖有妖神漁人禱之必豐其獲罾罿交翳腥羶四起大師詣其祠而戒之鱗介遂絕後挈瓶屨以歷湖山靈境異跡遊覽將畢復詣五洩山遇虛默大師一言辨析百契符會噫顯晦

之道日月之所然也聖教其能脫諸故會昌大中衰而復盛惟大師居之堂不能惑所謂焚之不熱溺之不濡者也洎周洛再御名長壽寺勑度大師居焉時內典焚毀梵筴煨燼手緝散落實為大藏故南海節度楊公典姑蘇日請大師歸于故林以建精舍大中十二年分宣宰任景求舍宅為禪院迎大師居之剡寇裘甫率徒二千執兵晝入大師冥心宴坐神色無撓盜衆皆悸懾叩禮遂巡而退寇平郡中奏請改禪院為棲心寺以旌大師之德凡一動止禪者畢集環堂擁榻堵立雲會大師學識泉湧指鑑岐分詰難排疑之衆攻堅索隱之士皆立

寨苦霧坐泮堅冰一言入神永破沈惑以咸通七年秋八月三日現疾告終享年七十七僧臘五十七先是命香水剃髮謂弟子曰吾七日在矣及期而滅門人童弟號擗泣血乃權窆于天童嚴弟子培墳藝樹三載不閒忽一日異香凝空遠近郁烈弟子相謂曰昔奉大師遺囑令三載之後當焚我身今三載矣異香其啟我心乎乃定厥議竭龕發塔再覩靈相儼若平生以其年八月三日禮法茶毗于天童嚴下祥風瑞雲竟日隱現獲舍利數千粒紅翠交輝白光上貫十三年弟子戒休賫舍利述行狀詣闕請謚奉勑褒誄謚曰心鏡塔曰壽相嗚

呼菩薩之變通也出顯入幽視現無極其可究乎大師自童孺詎耆耋陳言揩行皆貽感應復以證前生行業知示滅之日時苟非位躋十地根超上品孰能造於是耶在長壽寺時謂衆僧曰昔四明天童山僧曇粹乃吾之前生也有墳塔存焉相去遼遠人有疑者及追驗事實皆如其言景求將迓大師也人或難之對曰治宅之始有異僧令大其門二十年之後當有聖者居之此大師至止二十一年矣初大師將離始蘇為徒衆留擁乃以梭拂與之曰吾拂在此矣爾何疑焉及大師潛行衆方喻其深意又令寺之西北隅可為五百塑以鎮之衆

曰力何可及大師曰不然作一整種柏五株即五百整也凡微言奧旨皆此類也至若闢糸關諭生死宏敷至賾不可備論咸通十三年珙祖命四明郡戒休以其跡徵余之文遂直書其事以旌厥德銘曰

空王設喻煩惱無涯惟大師心照盡塵沙大師降靈吳之華亭方娠載誕厥聞惟馨童蒙墮井神扶以寧母思眇日歸省而明漁人禱神其獲豐盈一戒祠宇施罘莫嬰象教中虧貞葉斯隳手集三乘遺文可披識羊祐環知仲尼命正色兵威寄詞譚柄我來作牧空企音塵琢慈貞石庶乎不泯

雪竇山資聖寺明覺大師碑　呂夏卿

夫眞空不空是有無證寂滅不滅是往來相佛以權實之法開頓漸之徑使隨器而趍之有不離道場得大智慧有難行苦行爲人天業日月爲明矣而盲者不見睫毛舟楫可濟矣而溺者淪於波浪人之未有惡明而忘濟者其心一也其塗異矣昆蚊之性羣行食啄倦則息觸則避求所以安樂不待教而能也人之於貴賤貧富壽夭得喪不知自然之分愛惡悲欣廉貪靜躁糾纏桎梏無所解脫晝勞形骸夜勤夢寐至於老死且不知息彼昆蚊之所以安樂人顧不能也佛之教人推性命之

際以極天地之外乃至觀身如掌中物傳付法寶不窮文字是爲禪那山岳之大有時而泐金石之剛有時而刓形器之用也我則異於是無去無住無取無離不見于外不見中內不見于問自利義也利他仁也是謂涅槃妙心諸佛法印無上微妙祕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佛以授摩訶迦葉傳僧伽梨衣以待補處出世爲成道之符自是衣法相傳二十有七世香至王子初入中國諡曰圓覺圓覺傳大祖大祖傳鑑智鑑智傳大醫大醫傳大滿大滿傳大鑒大鑒藏衣傳法而已大慧繼之大寂承之其後皆以所居稱若天皇龍潭德山雪峰雲門香林智門此其世次也禪師諱重顯字隱之大寂九世之孫智門之法嗣也俗姓李氏母文氏以太平興國五年四月八日生大師於遂州始生瞑目若寐三日既浴乃豁然而寤屏去葷血不習戲弄七歲有僧過其門挽持袈裟喜不自勝聞梵唄之聲輒泣下父母問其故懇請出家父母執不可師不食者累日咸平中終父母喪詣益州普安院仁銑師落髮爲弟子大慈寺僧元瑩講定慧圓覺疏師執卷質問大義至心本是佛由念起而漂沈伺夜入室請益往復數四瑩不能屈乃拱手稱謝曰子非滯教者吾聞南方有得諸佛清淨法眼者子其

從之彼待子之來也久矣師於是東出襄陽至石門聰禪師之席居三歲機緣不諧聰諭之曰此事非思量分別所解隨州智門祚禪師子之師也師乃徒錫而詣之一夕問祚曰古人不起一念云何有過祚招師前席師攝衣趨進祚以拂子擊之師未曉其旨祚曰解麽師擬答次祚又擊之師繇是頓悟尋往廬山承天林禪師道場問之曰法爾不爾云何指南林曰只爲法爾不爾師遂拂衣而退衆皆股慄有毀於林者林諭衆曰此如來廣大三昧也非汝等輩以取舍心可了別也師辭往池州景德寺爲首座爲衆解肇法師般若論知州會公會

至以果子抵于地曰古人云不離常處常湛然卽今在何許師指景德長老曰只此長老亦不知落處會公云上座知也不得無過師曰明眼人難瞞師南游杭州住持蘇州洞庭翠峰嗣智門也未幾會公出守明州手疏請師住持雪竇資聖蘇人固留不可師曰出家人止如孤鶴翹松去若片雲過頂何彼此之有雪竇本智覺禪師之道場智覺亦雪峰五世孫備傳琛琛傳益益傳韶而壽繼之智覺其號也一法同源而地有盈虛師之至猶家焉決潢洿變清泚掖墟偃爭迅馳州邦遠近輻湊下座駙馬都尉和文李公表錫紫方袍侍中賈公又奏加明覺之號師住持三十一載度僧七十八人先是門弟子建壽塔于寺之西南五百餘步一日命侍者灑掃塔亭行至山椒歷覽久之曰自今過此何日復至左右皆大驚衆迎師還師堅指塔所衆皆號泣隨至塔前或曰師獨無頌辭世邪師曰吾平生患語之多矣翌日出杖屨衣盂散遺其徒有問疾者留食殷勤與之約曰七月七日復來相見是夜盥浴整衣側臥而滅時皇祐四年六月十日俗壽七十三僧臘五十夏以七月初六日入塔如師之約嗚呼師得妙用善機不取諸法故能知去來達性命故方是時升堂皇游牆藩者悟性相體空

頓息萬緣爲大乘法器曰義懷在和凡百五十人傳其法於天下彼遮護意根網絆初心背覺合塵逐念流徙得少爲多妄立知見雖三詣投子九陟洞山師亦援手濡足而無以救之是猶孔子之有宰我孟子之有盆成括非其師之過也自師出世門人惟益文彰圓應文政遠塵允誠子環相與裒記提倡語句詩頌爲洞庭語錄雪竇開堂錄瀑泉集祖英集頌古集拈古集雪竇後錄凡七集師患語之多而其徒悵然猶以爲編攟有遺蓋利他之謂也余得其書而讀之二十餘年矣雖瞻仰高行而祿利所縻無由親近使得稽首避席霑被法雨覺

悟塵勞庶幾可教者今蔑如之何師辭世十有三年碑表未立餘杭僧惠思撰行業錄與其徒元圭覺濟大師悟明繼踵過門裹文請銘以余跂慕之心重之以門人之請之勤抑有待耶愚公叩壤以移山雖不量力其誠則至矣謹焚香再拜繫之銘曰

噫蠢愚背本源一念異生二根勝與劣駟馬奔嗜所得自詐諼失大道南北轅艾至老愉朝昏正遍覺天人尊迷者挽溺者掀朝暾出彗霾雲渴得漿寒得薪悟報化知非眞趣安穩擺落塵王叔生廣佛事破六宗應彈指法來東非會際信衣傳隻履遊頂五山眞法器立積雪

殊其臂忍非忍得法髓債必償有裔嗣皖公潛佛日翳翩南游立如檔乞解脫彊哉慧攘蜂蠆神兵衛破頭峰衆雲從橫六氣醺二宗教任意付懶融黃梅兒陌上童鬬七相了諸空聖服勞杵曰傭和心偈掊爭鋒夜南驚懷是逢帝稽首睎下風舟復新葉歸叢有道得無心通世有承四衆依燈相續壎應篪師異稟自孩提斥腴雋踊聖梯慈固拒不得施起恭孝終苴縗銑落髮瑩質疑漢之東得我師抉盲瞶柞荒菑昔無有今委蛇遇霑洽發萌黃淫蛙鳴鍾未簴魚目藏明珠吐巖二山下擔負來萬里足繭踽訇春雷披蟄戶辨縛解決去住沃醍醐

蚪甘露百五十胄褚粲窮車轍誦句語瞻骨冏軸繪表遠胡越近杖屨捐麤相悉開悟山蒲巒泉咽虎跡交鼯猱啾塤門閟松柏樛天南垂海漫漫褒破褐笈單裯來環繞五體投名韁身祿飽喉狃怨憎甘鮑鰍睨眞乘等贅疣慶我生辨薰蕕薪誘掖邇無由琢堅石攄我憂

天童山交禪師塔銘

黃龜年

黃龍南禪師受法於慈明傳臨濟正法眼藏叢席之盛冠絕諸方一傳而東林總得之東坡先生贊之曰巍巍總公僧中之龍再傳而泐潭乾得之無盡居士贊之曰禪人過得香卓子它日鑪中莫負恩又再傳而天童交

得之頴川了翁贊之曰拶破黃龍第四關世人猶問生緣法是二三巨公遍遊名社究此一事因緣非大善知識深悟宗乘確然奇特爲天人眼目詎肯筆端推重之如此耶余大觀初寓四明招提見了翁贊語讀之聳然又聞四方衲子繭足而至者歎慕畏服交口一詞詢其宗旨所自來則曰臨濟兒孫是眞端的者遂攜杖屨請從師遊徐而叩之則崇岡峻嶺壁立千仞未足以喻堂皇之峭拔也迅霆怒雷不及掩耳未足以喻機鋒之敏捷也長江浩流洪鍾巨響未足以喻辨才之無窮也是眞所謂大善知識者歟從游久之因以遐想當年黃龍

叢席之盛而坐揖東林溯潭之遺風知師之門庭凜凜其所由來者舊矣師諱普交明州鄞縣萬齡鄉畢氏之子自幼穎悟未冠從釋初往錢塘南屏山聽天台教觀因修懺悔佛事遇道人於途中忽問曰師之懺罪爲自懺耶爲懺它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它罪它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歸詰南屏亦不能決遂憤然辭去尋師訪道幾遍天下逮造溯潭溯潭知其爲法器見入門卽訶之擬問則杖之使去師不敢復進一日忽呼之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商量何不自室中來師擬進溯潭喝之師豁然有省呵呵大笑溯潭下繩牀執師手

曰汝會佛法耶師以手托開亦喝之溯潭呵呵大笑而坐師以偈呈曰若人問我解何宗一喝須教兩耳聾滿杓黃齏飽喫了生涯總在鉢盂中自是機辯迅發學徒爭歸之士大夫數虛席以迎師悉遁去歸隱天童山掩關卻掃者八年偶寺闕主僧羣僚邀師甚力遣介候於道師不得遁居之六年引退以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座留偈辭衆曰寶杖敲空觸處春光陰掣電舊曾聞昨宵風動寒凾冷驚起泥牛耕白雲擲筆坐逝俗壽七十七僧臘五十八後七日開龕儼然如生闍維獲五色舍利頂骨牙齒不壞以其年四月十日葬于天童寺山之西原師修持清苦行履孤潔正揚祖令灑落軼羣鮮有能湊泊其機者凡見僧來必訶罵之曰栗栗未揣時爲汝說了也且道說个什麽吹毛洗鉢招扇張弓趙州柏子靈雲桃花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麽閑脣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悉逐之溯潭聞之笑曰要人如此悟解僧堂草深一丈去也師旣得法於溯潭猶欲遍參一時號爲尊宿者聞師至皆倒屣出迎必居第一座故雖爲天童山主人矣而叢林至今猶以交首座稱之亦足以見師之禪望疇昔藹然不待出世而後道行也嗣法者三十餘人雲巖泰誠香山彥文吉祥

清逢智門行潛芫椿圓應太平子珣德圓道場山曇俊皆能傳師之道闡揚于時以余知師最詳屬以銘文見屬義不可辭乃銘曰

西來誰露眞消息教外別傳要端的黃龍佛法付兒孫臨濟宗風本奇特珍重天童老古錐聲名四海日星垂當年一喝獅子吼狐狸望風而避之直截機鋒難湊泊摘葉尋枝何太錯滿堂龍象競交參側耳惟聆師一諾虛空撲落水流東護塔松楸長舊叢龜毛拂子三千丈光彩流傳太白峰

延慶院圓照法師塔銘　何涇

余故居鄞江之東舍南不百步有古招提曰廣壽崇寧間住持圓照法師者以義學導其徒以求丐給其食以寬恕不擾御其下時廣壽衆二百堂廚蕭然無儋石儲師每旦未明則就講講罷具小舟徧走檀越門所至無貧富皆樂施暮必捆載而歸如是者十餘年雖嚴寒隆暑不少輟余固已異之未幾偶相見軀幹堂堂音吐如鍾蓋偉然奇男子也徐與之語論辯蟬聯出人意表辭深意祕落落難窮詰其所宗則曰天台大師吾祖也其教即言說而詮解脫繇文字而契性空語其次第因戒入定因定發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攝諸方寸而無餘擴之照用而皆足要其極致則心離名字法等虛空空假雙融有無俱遣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爲般若包大千而不礙亘萬古而常存茲所謂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無得無證極深而探賾者與不然又安得稱不思議境耶余益服其辯博始大奇之爾後師數主名刹余亦宦遊南北聲跡了不相聞一日比丘悟定清皎自城抵山居寒暄外袖出文書一通曰先師圓照法師已葬願丐公筆誌其墳余既與師有疇昔之雅又熟其行業之詳故不辭而與之銘師諱梵光字和甫姓楊氏圓照其錫號也世居明州奉化縣初母王氏感異夢而

娠十有二月迺生既生室有異香親族嗟駭髫齡挈類不類常兒授以儒書一覽輒誦年十二出家依普安院鑒修爲師十六落髮受具戒器識已自卓越一朝語曹輩曰三世諸佛戒爲根本菩薩六度率先尸羅戒律吾儕稻粱也詎可一日亡哉迺詣湖心壽聖見通照律師授以毗尼之學凡三年盡通律部始來延慶從神智習台教無幾何厭城市囂塵慨然有遊方志即東走丹丘禮智者塔仍遍歷祖師往昔經遊地當是時天台教盛於浙西秀有智普杭有元淨梵臻四海學徒風馳霧合惟恐其後師聞欣然即日芒黎西去初見辯才淨師於

天竺嘉其精專爲授記前及傳圓頓大義得解脫知見復之白牛慧海謁梵慈普師心法相契一見忘歸留十有三年日夕諮叩雖疾病不廢業或勸其養痾少休則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普講法華至如來壽量品廣揚三身報應遂於言下大悟久之求還鄉普撫其背曰吾道東矣子去必大振四明法席宜自愛既歸止郡之承天衆請說法舉塵揚音滿座嘆服俄請住茅山普安師受業院也居有閒太守王公資深以廣壽召師焦勞一紀聲價愈光政和四年春屬延慶虛席太守呂公淙固請不獲辭初離廣壽其徒願從者百有二十卻之弗聽於

是延慶增至五百衆其盛殆過法智之席矣給事中傅公墨卿使二韓寄徑四明傳家會稽稔師譽望首過延慶請陞座敷宣妙旨歎重久之因贊所繪像以示傾倒靖康改元高麗遣使修貢及境訪師云國王問訊翹佇大名無階瞻禮謹獻法衣一幷寄海東曉師所著疏論二百卷屬師流通名稱遠聞雖蠻夷亦知嚮慕焉建炎三年以老謝去退居茅山湛明菴婆娑林泉七閱寒暑將有終焉之志後寓奉化之福聖會延慶燬廢積年太守仇公愈思得人以振起之迎師再還至逝避力辭終不許入院日郡僚畢集訖聽講演仇公嘆曰微言發覆

聞所未聞士庶無不改觀紹興十二年示疾丐閑衆挽留之不能乃以院事付傳法弟子道琛而歸老于擇陽之悟眞住持義誠者師弟子也平日尤所親善故往依焉擇陽之西半里許卽前發運使陸公寘之舍館陸倅明時雅重師與爲方外友至是數過從明年春忽謂陸曰老病久以口腹累悟眞且辱公屢顧銜戢亡可言者生雖無常滅必有所令將以後事託延慶請從此辭陸公卽具舟楫遣行旣抵延慶沐浴更衣跏趺宴坐集衆誦無量壽經索筆書遺訓付稟法弟子復作頌告別投筆於几再命衆誦安樂行品至深入禪定見十方佛恬然隱几而逝實紹興十三年三月八日也俗壽八十僧臘六十四手度弟子二人曰正勤正因師孫八人升堂入室稟法傳道者二百餘人其餘四方學者殆不可勝紀以是年四月二十八日葬于城南崇法院祖塔之側師天資樸素不事矯飾坦率有度量待人無貴賤之殊公卿輿臺禮遇惟均或者難之則曰吾法以平等爲心常不輕爲行豈容分別耶其在講席如妙乹文句止觀皆再終帙平居似不能言至剖析經旨決隱破疑霏霏如吐木屑聽者終日忘倦諷唄齋蕭尤務虔恪雖陰功密行痛自韜晦若乃隨緣利物卻鬼救災顯然在人耳

目有不可得而隱者初住延慶宣和壬寅夏旱祈禱備至而旱日甚郡中官吏以式法築壇請講雲雨經始披軸則雲興甫離席而雨作一境霈然卒賴以濟昌國縣戴氏爲鬼物所擾呼巫覡召羽流百方驅禳故弗效迎師誦呪及門而祟滅其在福聖道俗請師講授大乘菩薩戒奉化縣鄔氏子方疾革如有物憑附語家人輩曰吾汝之先人久處幽冥聞人間有光法師者道行高潔爲衆施戒是日冥中異類悉脫沈淪故得暫歸別汝師之異跡如此非一然亦未嘗語人人或詰問則正色拒之領家衆逾五十載接物度人始終如一日及其示滅

識與不識皆涕泣戀慕云頌曰

宣尼居耶士絕橫議夢奠之後儒墨分類大雄降靈心印不二金棺甫闔教禪殊致岐判途別其歸則同曰教曰禪均助宗風教或譏禪執有非通禪復訶教病在滯空兩者紛紛互相矛盾孰能統一各固封畛於赫天台悼法將泯兼綜二家爲世標準妙乎文句教是以明開止觀門禪那迺行智者既寂傳數十燈垂五百禩法智中興飛英鄞江掀雷抉電又百餘年不絕如綫逮生圓照死灰復煽遹追二智示佛知見脫法齊衆蓋五十春匪怒伊教其徒日親壤斥異端如薙荆榛拯溺援溺如

航巨舸盛德辟邪妖彰葬怖聲譽遠騰蠻夷嚮慕旱既太甚演經澤霪幽魂靡託戒法能度襟量汪汪軀幹堂堂釋門領袖慧苑琳琅道行雖高鏟尖埋光豈如麈鄙自伐已長化緣既周跡跌告別不斷世諦示有生滅惟師之心鑑像水月嵩岱可磨師名不沒

龍井新廟紀德碑　張良臣

乾道二年郡自夏不雨六月我制置敷學趙公分禱山川丁丑鄞尉趙君公碩將命來龍井讀祝竟天油然作雲得蜥蜴二以歸戊子有司迎神甬水門至則猶不雨公亟起告中甫燎薰雨則大至越三日告足尉復奉神歸已事而竣俄有光發波開如鼓炉復紅燄飛動下見龍之首甚大不遑顏咫尺大復現小復現全體鱗甲煇煇有光久不沒陰風颼然見者魄變神動已而前二蜥蜴躍起注視尉若送歸者問傍香火老僧皆合爪敷未有丐上其事七月建新祠拜神之麻不忘良臣謂周漢之際咸有壯侯巨屏以衛王室晉介江甸迺有琅琊武王保釐東夏汝南文成總一淮許扶風梁王遵據關右爰暨東嬴作司幷州雖託茲腹心而風迹不競惟我敷學內自色養外以事君庶民無不誠惟誠故能幽通萬物之情龍宜有知者也故公命之不留期而雨施轉耗

歉之憂爲豐年之慶新祠是營以妥神娭於惟休哉方尉之眠其事盡勤又圖有言以見之良臣不肖實拜其辱夫以羊祜登臨峴山而湛輩依以揚聲矧吾屬橐筆撰屨得以奉公周旋異時依乘餘光圖寫金石且有大於此者今姑志祠之所從事以刻諸其側尚俾來者有攷歲次丙戌八月十三日記

隱學山復放生池碑　沈遼

隱學山之棲眞寺有放生池焉在錢湖之陰其流西出而南匯其爲浸五百畝唐大厤時宏教詮師於此修行垂三十年有徙萬指方天下繫放生池而此寺最爲勝

者以錢湖之廣彌亘數百里而蟲魚龜鼈蚌蛤之屬咸集於幢下洋洋然圉圉然使有生之命饜無窮之樂者於是爲聖人之澤其至乎詮師入滅其徒散去五代焚擾寺與池且廢而其故址餘波幾不可辨較大厤之世方袍圓頂者百無一在而居離離若將旦之星或在或亡尚誰統律哉熙寧元年太常博士張侯峋爲令乃復改作使聚十方僧以寶雲正公領之未踰時而正公去以修公至主之縣爲召山旁耆耋畫其經界於是地倣正矣後三年黃侯頒時民或治其地益辨正之四隅爲立石表焉蓋池與湖相通而不相犯也迨今光祿丞虞

侯大宣乃始白於州州爲出檄以詔來者然後畢復大厤之勝矣余以爲放生池者以好生之德被及羣物堯舜之事也爲政者以堯舜之事事于上其可不謂賢於人乎令教主修公乃昭慶法師之高弟本天台之學爲時所依嚮以余備官於州往來數相從請余紀其因緣之緒余方得惠施之樂而識流水之義於是喜爲書之而不拒焉熙寧七年十一月辛亥承奉郎行太常寺奉禮郎監市舶司錢塘沈遼記

新刻漏銘　王安石

戊子王公始治於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追謂屬人咨汝予銘自古在昔挈壺有職匪器則弊人亡政息其政謂何弗棘弗遲君子小人與息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召之彼宣不勤得罪於時厥荒懈廢乃政之疵嗚呼有州謹哉惟茲茲惟其中俾我後思

香山智度寺新鐘銘　舒亶

慈溪香山智度寺作鐘樓而鐘不稱於是正覺禪師謀新之一冶而就寶元符改元十一月五日也是寺眞應大師眞身在焉冥感旁通四走檀施則是鐘不日而成豈特人力也哉亦樂居士舒亶聞而贊嘆爲之銘曰

三界冥冥白日夜行非雷非霆聞者震驚是聲是空破

一切聾十方三世不離其中是聲非有假一切手復歸於盡誰作誰受是大因緣具大神力非聲而聲不德而德其萬斯年與世作則

白鶴廟銘　陳玠

白鶴廟本出臨海郡民世奉事舉無怠者凡所虔請疾若響答明之象山與台境連其民素聞神之異遂立祠塑像如台民之事每亢旱禱雨亦未嘗無應焉迺知神公心享誠靈通濟物不特限乎一方也神之本末事跡嚮台從事蘇君作記得其詳此不復紀敢從而爲之銘以刻諸象山之祠且以示來者銘曰

道本虛寂術無邪正在人施爲孰諝孰令諝焉則訛令焉則行偉哉公阿學仙臻聖曩歲入台時方薦病爰以其術救民之命民受其賜莫不安定及乎云亡衆憫遵橫共建祠宇依山之勝至今禱祈蔑有虛應生術弗佞沒靈孔多禦患捍災厥功可歌酌是道也非正而何象山之民嚮神之異迺刱廟寢塑神像位祠祭必恭曷敢慢事凱此蒙福與台同致前歲仲夏時雨輒愆邑簿石君款祠告虔會末崇朝四野霑然今我來斯甫十旬日復遇亢陽苗殖幾失三詣謁款應禱若一焉知炳靈非昔之術我河既盈我稼既蔚室家咸熙如愈重疾皆神

錫休敢不昭述篇鼓皇皇牲肥稻香民之德神子孫不忘海波渺瀰海山巍大神其福民萬世永賴

妙喜泉銘

張九成

育王爲浙東大道場地高無水僧衆苦之紹興丙子佛日禪師杲公受請住持周旋其間命僧廣恭穿穴茲地爲一大池鑱鍤一施飛泉溢涌知州事姜公祕監見而異之名曰妙喜無垢居士爲之銘曰

心外無泉泉外無心是心卽泉是泉卽心或者疑之以問居士心在妙喜泉是育王云何不察合而爲一居士曰來汝其聽取妙喜未來泉在何處妙喜來止泉卽發生心非泉乎泉非心乎謂余未然妙喜其決之

寶陀山觀音贊

黃龜年

稽首寶陀山觀音大菩薩三十二妙應垂福於人天慧日廓圓明隱微無不照我等由宿植於菩薩有緣曩善一毫端菩薩悉能鑒今茲一何幸聯檣來寶山淑景德惠風滄海如鑑淨朝發東秦岸須臾達蓬宮僧飯洗鉢時相與瞻遠嶠口口跨巨浪側足骨毛口自念塵垢身得伴清淨侶同聲諷密語復念我師名注目渴慈光忽覩紫金相崆峒石窟上宴坐自在容雲霧不蔽虧跪禮得良久偕來無老稚咸識應現尊讚歎且忻懽得所未

會有我念現前衆中多大福人久新迎我師所禱如響應爲我懺衆惡遂亦見如來同辦起心香復陳一日供倘以昔善積獲此大吉禎願敦未來因永託如來記淨生如夢幻孰處放教生戒殺多素羞廣閱如來藏分陰實可惜棲遲必山林料理般若舟長想菩提岸羣生迷苦海拯援使知津共發向上心無口同佛會

基法師眞贊

楊　億

巍巍哲士出生像李演教台巖領徒鄞水安養靜因假中了義花綫談空薪灰滅智雷潮聞寂丹采章施卓爾具相儼然正思牛檀匪歇犀柄如揮師承有衆瞻諦焉

依

智覺禪師眞贊 并序

陳瓘

吳越錢氏崇信佛法智覺禪師妙以覺應身爲其師範錢氏之好生戒殺師有助焉聖宋之興也錢氏重民輕士捨別歸總用師之勸誨也嗚呼總相無虧別願自滿錢氏之尊主庇民餘波自潤不恪之福流及其後師之方便總別偏圓無不具矣初吳越天台智者教有錄而多闕師謂錢氏曰日本國有之錢氏用師之言貽書致金求寫其經本今其教盛行江左發信之士得而習證師之力也師所著宗鏡錄一百卷禪經律論與世閒文

字圓融和會集佛大成考師之行事然後讀師之書則師所建立可不言而喻矣師錄所引周易禮記之言謂儒佛不同建立各異語不可徇文不足據故曰後儒皆以言辭小同不觀前後本所建立但見言有小同不知義有大異是知不入正宗焉知言同意別未明正眼宣監名異體同所以徇語者迷據文者惑然則入宗明眼者不著文字依語滯文者未免迷惑融乎宗鏡則一而已矣一而不一三亦非三寂然不動猶爲建立之言名異體同何必混和其相我今所贊歎者亦師之相而已矣雖然既有相矣敢不讚乎讚曰

師之性大而嚴師之相人所瞻性相不二南北一致別不壞總大故如是

與雪竇法藏大師開堂病不能赴以偈隨喜

陳瓘

明覺曾來坐道場百年優鉢再馨香清天忽作風雷吼知是高人正舉揚

四明陳及之日誦金剛經於如如堂多年矣忽於誦經之所有芝草之祥作伽陀以贊之

陳瓘

念念然燈佛發此無根草堂上默觀之髮白何曾老

江瑤柱傳

蘇軾

生姓江名瑤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川遊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媚川之來甚喜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鐫琢之媚川深自晦匿嘗喟然謂其子孫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矣向子平何人哉遂棄其孥浪跡涅塗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所終媚川生二子長曰添丁次曰馬頰始來鄞江今爲明州奉化人瑤柱其世孫也性溫平外慤而內淳稍長去祿頹頎長而白皙圓直如柱無絲髮附麗態父友庖公異之且曰吾閱人多矣昔人夢資質之美有如玉川者是兒亦可

謂瑤柱矣因以名之生寡欲然極好滋味合口不論人是非人亦甘心焉獨與峩眉洞車公清溪遲巨子望潮門章舉先生善出處大略相似所至一坐盡傾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為不可及也生亦自養名聲動天下鄉里尤愛重之凡歲時節序冠婚慶賀合親戚燕朋友必延為上客一不至則慊然皆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問或逃避於寂寞之濱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官名人游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為善地亦屬意於江生惟扶風太守不甚禮之生浸不悅跳身武林道感溫風得中乾疾為親友强起置酒高會座

中有合氏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輒坐生上衆口歎美之曰聞客名舊矣荔鄉曲之譽不可盡信韓子所謂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非客耶客第歸人且不愛客而棄之海上遇逐臭之夫則客歸矣尚何與合氏子爭乎生不能對大慚而歸語其友人曰吾棄先祖之戒不能深藏海上而薄游樽俎間又無聲德發聞惟腥宜見擯於合氏子而府公貶我固當從吾子游於水下苟不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子矣已而果然其後族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蓏失地則不榮魚龍失水則不

神物固宜然人亦有之嗟乎瑤柱誠美士乎方其為廝上之珍風味藹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出非其時而喪其真衆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識者亦為品藻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可不慎也悲夫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王安石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執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為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為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臣為之師所以幷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為君臣不知所以為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

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為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恥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為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意而賜臨之以為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再書　王安石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為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

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惟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惟先生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新校 銘唐心鏡大師碑 以其跡劉本其下有遺字

四明圖經卷十一

鄞 徐時棟校刊

四明圖經卷十二

宋元四明六志第十二

宋 張 津 等 撰

太守題名記

唐開元二十六年置明州首命秦舜昌爲本州刺史至皇朝建隆二年就畀錢億以奉國軍之節凡十有八年而其猶子惟治繼太平興國二年二浙圖籍歸我職方徙惟治於鎮國軍始選朝臣右贊善大夫趙易知爲太守自建隆迄今葢百一十有八人而既去復來者劉琨陸傅李友聞張汝舟仇念趙伯圭六人典鄉郡而留再任者樓异秩未滿而被命再任者張公津今著列於後

錢億奉國軍節度使建隆中

錢惟治奉國軍節度使開寶中

趙易知太子贊善大夫太平興國年

錢象先太常博士雍熙年

陳矜侍御史端拱年

孫扶吏部郎中端拱年

巨崇元淳化年

陳充殿中丞淳化年

胡旦祕書監淳化年

凌景陽度支員外郎淳化年

鮑當職方員外郎至道年

徐繼宗司封員外郎至道年

丁顧年庫部員外郎咸平年

王膺虞部員外郎大中祥符年

蘇耆戶部員外郎大中祥符年

范諷祠部員外郎館史大中祥符年

康孝基太常博士大中祥符年

劉綽太常博士大中祥符年

李夷庚吏部員外郎直史館天禧年

燕肅司封員外郎直天聖年

曾會 戶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天聖中
劉賡 司勳員外郎天聖年
張交 司封員外郎明道中
李照 刑部員外郎明道年
林殆庶 屯田郎中集賢校理景祐年
徐起 太常少卿景祐年
張奔 司封員外郎景祐年
席平 太常少卿景祐年
李制 侍御史資元中
鮑亞之 兵部郎中康定年
錢延年 工部郎中集賢校理慶厤年
陸軫 工部郎中直史館慶厤年
王周 司封郎中慶厤年
范思道 戶部郎中直龍圖閣慶厤年
沈扶 祠部員外郎慶厤年
安稹 度支郎中祕閣校理皇祐年
呂昌齡 金部郎中皇祐年
沈同 工部郎中至和年
齊廓 兵部郎中祕閣校理嘉祐年
鮑軻 工部員外郎嘉祐年
太常博士祕閣校理嘉祐年
郎玘 工部郎中嘉祐年
錢公輔 兵部郎中治平年
俞昌年 兵部郎中治平年
李思道 太常少卿
王罕 太常少卿熙寧年
趙誠 太常少卿治平年
李綬 戶部郎中祕閣校理熙寧年
苗振 光祿卿熙寧年
李定 集賢殿修撰元豐年
曾鞏 直龍圖閣熙寧年
王誨 曾任宗正少卿元豐中
馬珙 外郎元豐年
韓宗道 曾任司農少卿元祐年
王汾 直龍圖閣元豐年
李閎 曾任虞部郎中元祐中
李萃 曾任兵部郎中元祐年
張修 曾任太府少卿元祐中
王子淵 曾任光祿卿元祐年
呂溫卿 曾任軍器少監元祐中
劉淑 曾任戶部郎中元祐中

姚勔 寶文閣待制紹聖年
劉珵 曾任戶部郎中紹聖年
王子韶 集賢殿修撰紹聖年
劉珵 紹聖年
葉濤 人曾任起居舍紹聖年
韋驤 曾任戶部郎中元符年
陸傅 曾任兵部員外郎建中靖國年
王資深 集賢殿修撰崇寧年
葉棣 曾任吏部員外郎崇寧年
彭休 曾任吏部員外郎大觀年
白同 曾任刑部郎中大觀年
錢景逢 曾任本路提刑就差大觀年
宋康年 曾任戶部郎中大觀年
陸傅 曾任祠部郎中大觀年
檀宗旦 曾任太僕少卿大觀年
蔡肇 顯謨閣待制政和年
李圖南 顯謨閣待制政和年
呂淙 曾任軍器少監政和年
周秩 集賢殿撰政和年
周邦彥 直龍圖閣政和五年
毛友 顯謨閣待制政和六年
樓异 徽猷閣待制政和七年至宣和四年
李友聞 直龍圖閣宣和四年
蔣彝 直祕閣宣和四年
蔣猷 徽猷閣直學士宣和四年
趙億 右文殿修撰宣和六年
魏憲 顯謨閣直學士宣和七年
李彌孺 直祕閣宣和八年
李友聞 集賢殿修撰宣和八年
蘇攜 直龍圖閣建炎元年
金受 直祕閣建炎二年
沈晦 集賢殿修撰建炎三年
張汝舟 直祕閣建炎三年
劉洪道 徽猷閣待制建炎四年
向子忞 直祕閣兼管內安撫使建炎四年
張汝舟 直顯謨閣兼管內安撫使建炎四年
吳懋 直祕閣兼兩浙東路兵馬鈐轄建炎四年八月四日到任

陳戩寶文閣待制兼兩浙東路兵馬鈐轄紹興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

陸長民直祕閣兼兩浙東路兵馬鈐轄紹興二年八月十五日到任

李承造直龍圖閣紹興三年三月初三日到任

郭仲荀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兼沿海制置使紹興三年十月十三日到任

仇念徽猷閣待制兼沿海制置使紹興五年八月十六日到任

周綱直龍圖閣兼主管內安撫司公事紹興八年二月十三日到任

潘良貴集英殿修撰兼主管內安撫司公事紹興九年六月初九日到任

梁汝嘉寶文閣學士兼浙東沿海制置使紹興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到任十二年十一月除提舉江州太平觀

莫將敷文閣學士左朝請郎紹興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任十四年十一月除提舉江州太平觀

秦棣敷文閣待制紹興十五年正月初二日到任十七年四月除知宣州

徐琛右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紹興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二十年四月十日除知平江府

曹泳右朝請大夫直徽猷閣紹興二十年五月初三日到任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除知紹興府

韓璡右奉直大夫提舉兩浙路市舶兼權知明州紹興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到任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除兩浙運判

李駐右中奉大夫直顯謨閣紹興二十三年四月初二日到任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差提舉台州崇道觀

王會敷文閣直學士右朝請郎紹興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到任二十五年五月初十日改除兵部侍郎

李流右朝請大夫紹興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任是年七月二十五日致仕

方滋右朝請大夫直敷文閣紹興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到任是年十二月初一日罷任

王俁右朝議大夫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任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赴召

姜師仲左朝請大夫直祕閣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任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趙善繼右朝散大夫直祕閣紹興二十八年十月初八日到任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罷任

張俌右中奉大夫充祕閣修撰紹興二十九年七月十一日到任三十年六月初五日除提舉台州崇道觀

沈該特進觀文殿大學士紹興三十年七月十三日到任三十二年閏二月十三日致仕

韓仲通敷文閣直學士右正議大夫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二十三日到任隆興元年五月二十九日除知紹興府

趙子瀟龍圖閣直學士左通議大夫兼沿海制置使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到任二年六月初八日除知福州

趙伯圭敷文閣直學士右奉議郎兼沿海制置使隆興二年十月十八日到任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再任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丁母憂罷任

張津右朝散大夫直祕閣兼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乾道三年五月十五日到任五年五月十

五日被命再任

趙伯圭龍圖閣學士右朝請郎兼沿海制置使乾道五年十月初五日到任八年三月十三日再任淳熙元年十一月初九日改除宮觀○按日已下十六人係後守續補者語詳校勘記

皇子魏王永興成德軍節度使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兼沿海制置使淳熙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到任七年二月初七日薨背

范成大中大夫兼沿海制置使淳熙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到任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

趙益武德大夫文州刺史浙東提點刑獄公事獲旨兼權淳熙八年閏三月初五日到任是年四月十一日交割回司

謝師稷朝散大夫祕閣修撰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淳熙八年四月十一日到任九年十月十三日召

楊粹司農少卿直顯謨閣淳熙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到任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知宣國府

趙師夔朝奉郎充敷文閣待制兼沿海制置使淳熙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到任十三年七月初九日改差知平江府

耿秉朝奉郎祕閣修撰兼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淳熙十三年八月初十日到任是年九月二十七日請朝假

延璽武功大夫高州刺史權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被旨兼權淳熙十三年十月十六日到任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交割回司

岳甫朝奉郎兼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淳熙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以本路提舉常平司除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除尚左郎中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交割起發

林栗中奉大夫集英殿修撰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淳熙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任在任除煥章閣待制紹興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程大昌寶文閣直學士宣奉大夫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紹熙元年十一月初三日到任初八日宮觀

林栕朝請大夫直煥章閣知明州兼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紹熙二年正月初六日到任是年十月內除直徽猷閣知福州

虞儔朝奉大夫權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被旨兼權紹熙二年十二月初二日到任是月二十九日交割回司

高夔朝散大夫右文殿修撰紹熙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任三年十二月初八日改除婺郡

朱佺中奉大夫直徽猷閣知明州軍州兼沿海制置司公事紹熙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到任

進士題名記

端拱二年陳堯叟牓

楊說　王慈

淳化三年孫何牓

李泳

咸平五年王曾牓

許鉉

景德二年李迪牓

郎簡　盧御名徵　張合

祥符五年徐奭牓

王周　葛源
祥符八年蔡齊牓
沈偕　許惲
天聖二年宋郊牓
沈兼
天聖五年王堯臣牓
李弈　虞協
天聖八年王拱宸牓
朱公綽　施渥
景祐元年張唐卿牓
許敏　沈言
景祐五年呂溱牓
丁漸
慶厤二年楊寘牓
沈起　申屠會　周造
慶厤六年賈黯牓
陳詵　馬準　王該
周處厚（造之子）　李撫辰　俞翺
沈絳
皇祐元年馮京牓

杜諮　郭曙　陳翊
皇祐五年鄭獬牓
盧隱　陳詧（詵之堂弟）　樓郁
陳諒（詵之兄）　項睎　葛良嗣
周師厚（造之子）
嘉祐二年章衡牓
陳輔（詧之子）　劉仲淵　于銳
嘉祐四年劉煇牓
俞充　朱長文　豐稷
嘉祐六年王俊民牓
童于　項曛（睎之堂弟）　袁轂
嘉祐八年許將牓
葛蘊　馬碩　陳謐
柳韶
治平二年彭汝礪牓
樓常（郁之子）　舒亶
治平四年許安世牓
馬師古
熙寧三年葉祖洽牓
王欽臣（宗諤）　王令（周之子）　楊景

沈輔臣

熙寧六年余中牓

項傅（瞻之子）　俞偉（充之叔）　韋著

熙寧九年徐鐸牓

陳伯疆　姚孳　杜紀

樓光（郁之子）　翁巘　王說（該之兄）

郭渾（暨之弟）

元豐二年時彥牓

吳矜　周鍔（師厚子）　陳諤（詥之弟）

元豐五年黃裳牓

江炳　翁升　俞夔

豐安常（稷之子）　陳撝（詵之族）　王瓘（說之子）

楊總　周温厚（造之子）　陳讜（詵之堂弟）

元豐八年焦蹈牓

樓昇（常之子）　陳詡（讜之子）　王景賢

元祐三年李常宲牓

吳正平　姚希　張宏（舉經明行修）

陳摅（撝之弟）　陳諷（詵之堂弟）　王發

姚竦

元祐六年馬涓牓

煙嶼樓校本

童鞏　袁灼（穀之子）　劉渭

俞伸（偉之弟）　吳遵古（矜之子）

元祐九年畢漸牓

俞衮（偉之子）　胡幹化　舒介（亶之兄）

沈俞

紹聖四年何昌言牓

蔣璿　馮涇　童韞（鞏之堂兄）

茹開　夏敦　吳博古（遵古之兄）

元符三年李釜牓

陳禾（謐之子）　陳抨（摅之弟）

煙嶼樓校本

郭敦實（暨之子）　馮軫　樓弁（常之子）

汪洙　楊師旦

崇宲二年霍端友牓

周鉄（師厚之子）　李育

崇宲五年蔡薿牓

馮滋（涇之弟）　蔣琉（璿之弟）　馮子濟（涇之堂弟）

夏承（敦之子）　汪思齊（洙子）　曾貫

顧文　汪鎮

大觀二年舉遺逸牓

陳之翰（伯彊之兄）　于定（鋭之子）

大觀三年賈安宅牓

王珩說之子　胡旦　吳升矜之從弟

蔣安義　翁斯　貝雲

姚阜希之堂弟　張郭宏之姪　陳伯修伯彊之兄

政和二年莫儔牓

汪思溫洙之子　王庭秀發之子　張邦彥宏之姪

林保　林霆保之堂弟　徐特

王玉該之子　李嗣宗

政和五年何槩牓

樓航　劉待旦

政和八年嘉王牓

林孝雍　陳時舉　陳秉謹之子舉八行

姚持阜之姪　桂舟　陳宗翰說之孫

吳秉義升之子　汪廷彥鎮之姪　史才

薛朋龜　王勳說之孫　姚大任持之堂弟

陳休錫讜之姪　林唐　顧良能文之父

樓肖郁之子

宣和元年上舍釋褐

樓瑋航之子

宣和三年何煥牓

王琥　何涇　楊正權師旦之孫

吳秉信升之子　莫昌　張宣宏之弟

宣和六年沈晦牓

王璧庭秀之子又于紹興五年魁博學宏詞科　曹粹中貫之姪

林孝友孝雍之弟　于鋐鋭之弟　汪廷衡鐵之子

偁成可　江輿文

建炎二年李易牓

張嗣良　于閔鋐之子　嚴翼

馮輗彰之從叔

紹興元年上舍釋褐

高閎

紹興二年張九成牓

王瑋琥之弟　于庭式定之子　薛靖朋龜族

史純臣　周廣譽　葉之才

郭敦頤敦實從弟

紹興五年汪應辰牓

石師能　史師雄　鄭若谷

趙敦臨　高安世閎之兄　劉濤

陳該　黃麟之

紹興八年黃公度牓

吳邦傑遊古之孫　蔣楔璠之從姪　陳曦禾之子

余遇　蔡毅　徐公庠特之子

林端　汪思文洙之姪　何修文

紹興十二年陳誠之牓

豐至稷之姪孫　姚孚阜之子　俞觀能夔之子

姜濤　褚棣　蔣袤

鄒審權　翁褒　吳秉升之子

陳晉錫休錫弟

紹興十五年劉章牓

汪大猷思温之子　史浩才之姪　張濟嗣良從兄

周維　莫冠卿　王淪夬之孫

林大節孝雍從子　高閶安世之弟　陳玠

林嵩　沈子霖

紹興十八年王佐牓

沈中立　童大定　方逢辰

陳雲從

紹興二十一年趙逵牓

方天保　陳居仁　裴定

吳化鵬　張遜　任三傑

項伋傅之從弟

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牓

蔣鏞璠之從弟　王鐸

紹興二十七年王十朋牓

方南强天保之弟　顏師尹　姚僎

胡滂旦之姪　陳栖筠拼之姪

紹興三十年梁克家牓

樓鍔异之孫　樓鉉异之孫　卞圜

高文虎安世之姪　葉時　王明發

鄭鍔　劉俁　沈元憲

莫堂冠卿之子　黃巖叟　董彌明

翁才　舒嶽

隆興元年木待問牓

李唐卿　李霖　鄭若容若谷弟

樓鑰异之孫　張良臣　林圭

馮緯文涇之姪孫　汪大辯思文之子　林頤嵩之子

張孝伯　王廣　邊友聞

趙省　趙大方　李燔泳之孫

薛敏思朋龜從姪　劉宏　嚴九齡翼之從弟

童亦顏　任允迪　陳綸居仁之叔

傅崴

乾道二年蕭國梁勝

施純仁　楊王休　俞芃系之子　觀能

高開安世之弟　沈銖子霖之子　俞芃先觀能之子

乾道五年鄭僑勝

楊簡　王時會時敍之弟　沈煥銖之子

袁章　王時寂時會之兄　史彌大浩之子

戴樟　沈鎰銖之弟　楊正功

葉遜志　林東之嵩之族

太守題名記　惟治繼盧本繼下有之字

〈乾道十二　十六〉　煙嶼樓校本

徐琛　四月十日盧本有初字寶慶志亦有

趙伯圭　八年三月盧本八年上有乾道二字○按圖經體例自張津以上凡書到任之年必繫年號去任之年惟改元則書否則蒙上但云幾年而已此各本竝同者也趙伯圭以下餘本亦依舊例惟盧本無論改元不改元盡繫年號核之書法似盧本爲繁冗而揆諸情事實餘本有脫略也蓋趙公以下盡爲後守續增而續增者不過自記其到任年月至後守又復續增乃始追記前守之去任年月記載一人實出兩手故不復考覈舊例重書舊號耳今悉依盧本補錄於此○皇子魏王淳熙七年○范成大淳熙八年○謝師稷淳熙九年○楊辭淳熙十一年○趙師夔淳熙十三年○岳甫淳熙十五年淳熙十六年○高夔至紹熙三年○

進士題名記　周鍔　師厚子子上盧有之字○按盧本凡所之字不復覩矣

四明圖經卷十二

鄞　徐時棟校刊

〈乾道十二　十七〉　煙嶼樓校本

寶慶四明志

上

寶慶四明志

鄞陸廷黻題

咸豐甲寅歲開上

煙嶼樓徐氏開雕

四明舊有圖經成於乾道五年蓋直祕閣張公津守郡之三祀也先是大觀初朝廷置九域圖志局令州郡各編纂以進明已成書而厄於兵火遂逸其傳三山黃君鼎得所藏以獻張公乃俾僚屬參稽釐爲七卷而鋟諸梓然自明置州至是四百三十二年而城治之遷徙縣邑之沿革人未有知其的者唐刺史韓察實移州城石刻尚存於時且未之見他豈暇詳甚哉作者之難固有俟乎述於後者也尚書盧陵胡公以寶慶二年被命作牧上距鋟梓之歲甲子欲周而竟未有述之者越明年

政修人和百廢具興爰命校官方君萬里取舊圖經與在泮之士重訂之未幾方君造朝事遂輟又明年濬調官遲次來謁鉛齋尚書俾專任斯責因得與士友肩講論肩校讐且朝夕質諸尚書由孟夏迄仲秋成二十一卷圖少而志繁故獨揭志名而以圖冠其首考據之未精搜訪之未博淺學其敢辭誚而百五十日之閒用力亦勞矣竊嘗謂道地圖以詔地事道方志以詔覩事古人所甚重也圖志之不詳在郡國且無以自覩而何有於詔王哉欲知政化之先後必觀學校之廢興欲知用度之贏縮必觀財貨之源流觀風俗之盛衰則思謹身率先觀山川之流峙則思爲民興利事事觀之事事有益所謂不出戶而知天下者也今有司類窘簿書期會問以圖志之事率曰是非所急尚得謂之知務乎尚書召還孔邇執六典八則之要按九賦九式之目以佐聖天子經綸四海則收圖書固相業之一天下之大一邦之推爾注意拳拳有以也夫從政郎新贛州錄事參軍

盧陵羅濬敘

編類文字府學學正袁　藻
學錄劉叔温
直學汪　煇
學諭王　垌
學諭繆　暹
學諭蔣淵明
教諭伍子獻
教諭樓　槃
齋長余　栟
齋諭夏　嘉
齋諭李　采

重刻四明志序

唐世柳芳之史燼於祿山之火劉煦執筆以繼之遂成

一代之典迄歐宋改作則紀錄森嚴文章烜赫於時大行而煦之書廢弛幾絕然筆削既加損益交變而詳略互見旁求廣索者亦或有取焉故賴以不泯於是唐書有新舊之稱四明有志久矣而著述非一可稽者惟宋乾道閒郡守張津重繕大觀初所編爲七卷及寶慶閒盧陵羅濬復演爲二十有一而各以圖冠其首國朝袁翰林桷命十有二考以成書蓋變體也文富事明氣格標異誠爲奇特乃大掩前作然濬之書詎可全廢哉俾與舊唐爲徒以備參考亦自有補乃命梓刻於郡學至正改元仲夏末旬月眞定贍思序

四明志目錄六縣志細目
各見本志首
卷第一
敘郡上
沿革表　沿革論
境土　分野
風俗　郡守
卷第二
敘郡中
社稷　城隍
學校鄉飲酒禮
及貢舉附
卷第三
敘郡下
城郭　坊巷
倉庫務場局院等　公宇
官僚　驛鋪
卷第四
敘山
敘水渠堰碶閘橋
梁津渡附
敘產
卷第五
敘賦上
戶口　夏稅
秋稅　酒
商稅
卷第六
敘賦下
市舶　牙契
雜賦　湖田
職田　常平倉
義倉　朝廷稟名
卷第七
敘兵
制置司水軍　禁軍廂軍
土軍
卷第八
敘人上
先賢事跡上
卷第九
敘人中

先賢事跡下　列女
孝行　仙釋
卷第十
敘人下
科目人才　衣冠盛事
卷第十一
敘祠
神廟　宮觀
寺院
敘遺

車駕巡幸　鄉人義田
紀異　存古
卷第十二
鄞縣志卷第一
卷第十三
鄞縣志卷第二
卷第十四
奉化縣志卷第一
卷第十五
奉化縣志卷第二
卷第十六
慈溪縣志卷第一
卷第十七
慈溪縣志卷第二
卷第十八
定海縣志卷第一
卷第十九
定海縣志卷第二
卷第二十
昌國縣志全
卷第二十一
象山縣志全

宋羅濬等撰

郡志卷第一

敘郡上

沿革表

	郡	縣	屬
夏	越國禹葬會稽少康封庶子無餘於其地以奉禹廟世號於越見史記句章鄞鄧皆屬會稽郡		揚州禹貢淮海惟揚州釋者謂北據淮南距海則自海以北者皆揚州也
商	越國		揚州
周	越國十餘世至句踐當元王時滅吳王甬東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句踐七世孫無彊時爲楚威王所滅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君濱於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楚地至浙江而止句章鄞鄧之地越子孫尚分有之見史記世家		揚州

	郡	縣	屬
秦	會稽郡始皇帝二十五年王翦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	鄞按漢地理志郡所剏置者皆著其始如河南之新成河內之獲嘉是也若郡縣皆仍秦則祇於郡下注秦置而已會稽郡既秦置則三縣皆秦置可知	揚州武帝分十三部以刺史察郡此其一也
漢	荊國高帝六年建劉賈王吳國高帝十二年建劉濞王按漢書本紀以故鄣武帝滅東越以東陽郡鄣郡吳郡其地立東部都尉治鄣東部都尉治句章東部都尉治會稽郡章郡書吳會稽豫章郡然按濞本傳削復徙句章至豈非指會稽爲吳郡乎然則句章鄞鄧屬荊吳可知	五十三縣立劉賈尉治後徙章安成爲荊王賈死以立帝陽朔元年又治濞劉放曰吳非秦鄣或有寇害	
會稽	郡景帝四年地理志本郡注景帝四年屬江都然廣陵注江都易王非廣陵屬王胥皆不得吳參考表紀傳江都廢在元狩二年而嚴助張會都此并得鄣郡而二年而嚴助張會		

稽兵爲會稽守已在建元開則王潮國除之後句章鄞鄮自屬會稽郡無疑矣

東漢會稽郡郡本治吳順帝始分置吳郡治吳會稽郡始治山陰

鄞

揚州

吳會稽郡按吳志孫策自領會稽太守是時策已歷陽渡江轉鬬乃渡浙江據會稽是會稽郡仍治山陰也策死廬江許操表其弟權領會稽

鄞

揚州

晉會稽郡

會稽國東晉簡文帝始王及徙琅邪王子昌明王太元十七年道子王大抵置郡建康而以內史領國事義熙元年又封臨川王子修之爲王

鄞

句章

揚州

太守乃遙領爾後孫亮嘗分會稽爲建安郡孫皓又嘗分爲東陽郡而會稽領句章鄞鄮自若

宋會稽郡武帝永初二年罷府

句章

揚州孝武帝孝建元年立

後爲郡

鄞

鄮

東揚州統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大明三年以揚州所統六郡爲王畿而東揚州直爲揚州以豫章王子尚爲刺史加都督八年冬復以王畿諸郡爲揚州而揚州還爲東揚州景和元年省東揚州并揚州

齊會稽郡

句章

鄞

鄮

揚州

梁會稽郡

句章

鄞

鄮

東揚州武帝普通六年復以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及建安晉安二郡立東揚州陳霸先陳蒨皆以都督領會稽太守

陳會稽郡後主少子莊嘗王之

句章

鄞

鄮

東揚州武帝永定三年省東揚州并揚州文帝天嘉元年以徐度都督會稽等九郡鎮東將軍會稽太守三年以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新寧晉安

建安八郡置東揚州王伯芃爲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

隋會稽郡　煬帝大業初爲越州

句章　高祖開皇九年平陳併餘姚鄞二縣入

揚州平陳後改三年復爲郡

吳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廢總管府置揚州刺史

唐明州餘姚郡　高祖武德四年析句章縣置奉化開元二十六年以鄞縣置明州郡日奉鄞置慈溪廣德二年來屬

鄞　見上明州注

奉化　開元二十六年析鄞縣置

慈溪　析鄞縣置

江南東道採訪使治蘇州

浙江東道觀察使治越州　武德四年分十道越州督越婺泉建台州代宗越州置總管府督十州肅宗至德二年復爲明州代宗廣德二年改爲都督府建中元年復置浙江東道觀察使大曆十一年廢德宗貞元二年復置

翁山四縣天寶元年改明州爲餘姚郡高祖武德四年析句章縣置奉化開元二十六年以鄞縣置慈溪縣置明州郡日奉鄞置慈溪廣德二年來屬

鄞　高祖開皇九年平陳併餘姚鄞二縣入

揚州平陳後改吳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廢總管府置揚州刺史

慈溪縣置　浙江東道觀察使治越州　武德四年分十道越州督越婺泉建台州代宗越州置總管府督十州肅宗至德二年復爲明州代宗廣德二年改爲都督府建中元年復置浙江東道觀察使大曆十一年廢德宗貞元二年復置

翁山四縣天寶元年改明州爲餘姚郡高祖武德四年析句章縣置奉化開元二十六年以鄞縣置慈溪縣置明州郡日奉鄞置慈溪廣德二年來屬

鄞　高祖開皇九年平陳併餘姚鄞二縣入

揚州平陳後改吳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廢總管府置揚州刺史

慈溪縣置　浙江東道觀察使治越州　武德四年分十道越州督越婺泉建台州代宗越州置總管府督十州肅宗至德二年復爲明州代宗廣德二年改爲都督府建中元年復置浙江東道觀察使大曆十一年廢德宗貞元二年復置

五代明州望海軍　國朝興地廣記曰五代吳越國來錢氏時改鄞爲鄞要通鑑天禧元年詔四世王之明州錢鏐置望海軍

鄞　唐浙東觀察使治鄞縣放慈溪鄞縣陂湖其一郡也

奉化　課額此縣爲鄞之證也寰宇記成於太宗皇帝時尚稱鄞縣則鄞之改鄞當在太宗之後矣會要記州縣升降廢置獨不及此豈寰宇記誤乎攷吳越備史錢氏時已稱鄞縣今姑以輿地記爲據若舊經云開元二十六年改鄞爲鄞則非也

慈溪　象山　定海　海壖之地唐置望海鎮元和十四年以薛戎言不隸明州吳越王錢鏐復置靜海鎮梁開平二年置望海縣隨改定海

國朝慶元府

奉國軍

奉化郡

沿海制置使元建隆元年象山

鄞

奉化

慈溪

浙東安撫使治越州初錢氏國除唐帶鈐轄提舉兩浙路州軍兵甲盜賊而浙東限滿江議者以爲非

改望海軍爲奉國定海軍錢億錢惟治相繼爲節度使吳越錢氏始用文臣爲知州奉國軍節度使又兼觀察使處置等使然率遥領政和以來又置承宣使皆非知州所帶銜也奉化郡則以爲封爵或以知州兼觀察使則非奉國軍觀察使印文曰明州內觀察使之印照寧四年少府監重鑄至今存焉蓋不常置中興以來或以知州兼管內安撫使或兼兩浙東路兵馬鈐轄隨置隨罷紹興三年置沿海制置使以守兼之八年以紹興知府兼十年仍舊十二年罷隆興元年復置宣帝在藩邸遥領明州觀察使登寶位陞爲慶元府舊領節度使者雖不臨州而州有奏牘公文則知州銜前仍具節度使街而於街下書在京二字號陞府後省去蓋朝報故也

昌國熙寧六年析鄞縣置杭所能兼領皇祐三年二月始分兩浙爲東西兩路杭越守臣各兼本路屯駐泊兵馬鈐轄宣和二年有方臘之變五月已亥臣像言睦賊猶猶已見平靖猶慮珰師之後餘孽尚在乞以杭越知州並兼本路安撫使此浙東安撫使之始也

沿革論

慶元府禹貢揚州之域秦會稽郡句章鄞鄭三縣地也初夏后禹東巡狩至大越朝諸侯上苗山大會計更名其山曰會稽崩而葬焉少康封庶子無餘一名夫餘于其地以奉禹祀是爲越國句章鄞鄭隸焉宋邑未著名也愚商及周二十餘世至句踐結怨于吳吳擊之敗保會稽使大夫種行成吳復封之地廣百里東至于鄞事見國語既返國坐臥仰膽拊循士民期以報吳卒滅之欲置吳王甬東君百家則今昌國是已由是境土大拓號稱霸王七世至無疆爲楚所滅楚盡取故吳地至浙江江之東南越子孫尚分有之秦滅楚降越君置會稽郡句章鄞鄭始建縣漢初劉賈劉濞更王則縣隸荆吳吳國除乃復隸會稽郡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以北置吳郡而句章鄞鄭隸會稽自若也三國鼎峙孫氏首據會稽略平江東間命功曹或丞行會稽太守事每以蕭何關中之任屬之歷晉宋齊陳會稽或爲國或爲郡而三縣未有更革隋開皇九年始併餘姚鄞鄭入句章隸會稽郡大業初隸越州三年復隸會稽郡唐武德四年析句章置姚州鄞州七年廢姚州入餘姚八年廢鄞州爲鄞縣並隸越州

開元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從採訪使齊澣之請以鄞縣置明州蓋揚州之山鎮曰會稽而四明山乃會稽之別此州所以得名也天寶元年正月二十日改餘姚郡至德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復爲明州大抵郡日太守州日刺史名異實同刺史之權非復如漢之部刺史置州之時名郡曰奉化則以備封爵又非太守所稱郡也州治鄞縣在阿育王山之西鄞山之東自鄞州廢爲鄞縣乃在今州治非古鄞治矣唐書地理志鄞縣注曰小江湖在南二里廣德湖在西十二里仲夏堰在西南四十里所謂小江湖即今日湖又曰細湖其地實爲小江里蓋自析句章爲鄞州時已治此矣後乃廢州爲鄞縣舊志謂大麻六年州始移治于此

未之考也長慶元年刺史韓察欲移州城以白浙東觀察使薛戎戎上言明州北臨鄞江地形卑隘請移明州于鄞縣置而以州舊城近南高處置縣從之見唐會要及移城記州初置時領縣四曰鄞曰翁山曰奉化曰慈溪要不出秦三縣之境雖郡名餘姚而餘姚縣則仍隸越州廣德二年益以象山縣大麻六年省翁山海壖舊置望海鎮元和十四年從薛戎言不隸明州唐元和十四年八月浙東觀察使薛戎奏准勅諸道所管支郡別置鎮遏守捉兵馬者宜並屬刺史其邊徼窮洞接連蠻夷之處特建城鎮者則不在此限今當道望海鎮去明州七十餘里俯臨大海與新羅日本諸番接界請據勅文不隸屬明州許之錢繆奄有吳越以明州爲節鎮置望海軍又更望海鎮曰靜海鎮尋置望海縣梁之開平三年也未幾改縣曰定海鄞縣亦改爲鄞漢乾祐、年錢俶命其弟億判明州聖宋受命建隆元年陞爲奉國軍授億爲節度使會要載建隆二年改奉國軍按崔仁冀撰錢億墓碑云建隆元年勅公爲奉國軍節度使碑文成于乾德五年乃吳越未納土之時也首末甚詳當以碑文爲據高閌撰九經堂記云藝祖受命紀元建隆錢俶首奉表朋臣職既又以其弟億守四明積十二年爲之請命仍寵以奉國軍號命億爲節度使誤也開寶八年又命俶子惟治領之通鑑太平興國二年吳越王納土歸圖籍十有三州而明居其一朝廷改授惟治鎮國軍節度使自是始用文臣爲知州熙寧六年析鄞東之海中洲富都等三鄉翔立昌國縣而明之屬縣凡六矣在唐爲上郡大觀元年始陞爲望會任監司郎官卿少以上乃得調守見會要重之也高宗皇帝駐蹕吳會明婺俱爲要郡見會要而明州控扼海道紹興三年置沿海制置使以鎮之然置罷猶不常詳見官僚門隆興元年始爲定制從臣以上知州皆領使職散官知州則兼沿海制置司公事温台明越其屬也國初有以知州兼管內觀察使者即言熙寧四年重鑄則熙寧以前固有之不常置爾中興以來有兼管內安撫使者有兼兩浙東路兵馬鈐轄者特一時權宜奉國軍節度使又兼觀察處置等使見會要吳越納土

之後率遙領政和以來又置承宣使皆非知州所帶銜也宣宗皇帝在藩邸領明州觀察使既登寶位先改元慶元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降旨陞州爲府以所改元名之曰慶元而守曰知軍府事凡支郡必有總會自漢分十三部以刺史察郡句章鄞鄭隸會稽郡則屬揚州宋齊以來或屬東揚州隋初改吳州總管或屬都督或屬江南道最後浙東觀察使實領明越諸州以屬江南東道採訪使錢氏稱王則明爲吳越屬州國朝諸監司廢置不常今有轉運使有提點刑獄有提舉常平茶鹽而安撫使治越州爲浙東會

府自宣和二年始也

境土

東至海岸一百四里自海岸二百五十里方出海洋至石馬山凡兩潮約六百里爲本州之界

西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以慈溪縣之西金川鄉桐下浦爲界自界首至紹興府一百九十五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六里以奉化縣南松林鄉柵墟嶺爲界自界首至台州二百四十里

北至海岸六十二里自海岸至蘇州洋二百二十里其分界處係大海即無地里相距自界首至平江府一千五百里

東南到海岸一百十二里自海岸泛大海八百三十八里至海中鋸門山爲本州之界

西南到本州界一百三十六里以奉化縣松林鄉杉木嶺爲界自界首至台州寧海縣七十里

東北到海岸七十二里自海岸泛大海一千二十八里爲本州之界

西北到本州界一百五里以慈溪縣鳴鶴鄉雙河爲界自界首至紹興府二百五十五里

本州在東京之東南以九域志考之至東京二千六百八十里今自本州迎恩驛挨排沿路經過州縣驛程至東京都亭驛實計二千五百二十八里二百四十有五步

至行在所四百七十六里內渡浙江折八十里

分野

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視吉凶班固志地理謂吳地斗分野既以會稽爲吳分矣又云越地牽牛婺女之分野其君禹後少康之庶子封于會稽後漢志曰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須女曰星紀之次於辰爲丑吳越分野晉天

文志曰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爲丑吳越分屬揚州大抵越與吳同壤故論封域者率總言之漢永嘉中歲星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閒識者以爲吳越之分其後孫策孫權實有江左晉太元閒苻堅將入寇石越對曰今歲在吳分天道不順已而果敗去及陳叔寶將亡有星孛于牽牛以此攷之牛女之分吳越固同之矣然按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越之與吳又自有異分也晉志又曰會稽入牛一度春秋元命包曰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虞翻曰會稽上應牽牛之宿當少陽之位明爲會稽之東部亦應牽牛之宿者歟

風俗

輿地廣記曰淮海惟揚州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晉地理志曰江南之地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會稽志曰其民勤于身儉于家奉祭祀力溝洫有禹之遺風焉漢地理志曰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宋書史臣曰會土帶海傍湖良疇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郭杜之閒不能比也隋地理志曰會稽數郡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並湊其人君子尚禮庸庶湔祓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風氣所尚也孫策命虞翻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晉元帝亦謂諸葛恢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其富實概可知矣明得會稽郡之三縣三面際海帶江匯湖土地沃衍視昔有加古鄭縣乃取貿易之義居民喜游販魚鹽頗易抵冒而鎮之以靜亦易爲治南通閩廣東接倭人北距高麗商舶往來物貨豐溢出定海有蛟門虎蹲天設之險實一要會也高宗駐蹕吳山明爲甸畿孝宗命元子保釐禮俗日盛家詩戶書科第取數既多且閒占首選衣冠文物甲于東南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異俗俗誠異也轉移之則繫乎人爾

瀕海多颶風南越志云颶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六月發未至時雞犬爲之不鳴嶺表錄云秋夏閒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飄風小坡蘇過叔黨賦云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發則排戶破牖殞瓦擗屋礮擊巨石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鼓千尺之清瀾襄百仞之陵谷濟之以雨尤爲可畏禾已花實而值之則閭境絕患俗之所當備也

郡守

有土此有守宰制之權教化之樞於是乎屬既列郡之沿革及境土分野風俗宜以守次之

唐舊志不載

秦舜昌 開元留州首爲刺史見會要

呂延之 自明州遷越州刺史見曾稽志

裴儆 大曆六年刺史八年罷王密撰紀德碣詞曰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載海隅小寇結亂甌越句章罹災遽苦井邑焚燕道骸積而不掩生民僅有存者天子哀之乃命長安令河東裴儆殿茲邦一年而驚逋復田疇闢茨墊興然後以禮義利物之教教之三年俗爲鄉魯長幼各得其宜碣詞李陽冰書字最奇古建炎三年燬于兵紹興間守仇念得諸秦莽煙

重刻之開禧間守李景和又重刻今在設廳按袁昂陷明州以廣德二年伏誅唐興一百四十二載當乾元二年未有袁昂之亂也考慈溪香山寺碑裴儆爲請寺額在大曆八年則裴與崔乃以此年相接守郡逆計之裴當以大曆六年到郡矣四十二合作五十四碣文重刻失其眞也

崔殷記董孝子祠 大曆八年刺史

王密 大曆中刺史有惠政民到今思之李舟爲碑記竟失其傳公以大曆十四年自湖州刺史授越州刺史兼浙東節度副使乃撰裴儆紀德之碣云余忝躡高蹤則必承崔殷之後碣文謂海裔難理裴公中庸清靜之德感天人也深以公之稱裴如此其爲政可知矣

趙從小從亘 兩刺史並見慈溪香山智度寺眞應大師行狀碑

王沐 繼之曾孫貞元四年刺史立大子廟見新碑

任侗 貞元九年刺史增修廣德湖溉田四百頃見地理志

韓察 說之孫長慶元年刺史易縣治爲州治撤舊城築新城功大而民不知役費廣而用不匱民見韓杼材所撰移城記

應彪 長慶三年刺史建浮橋跨江五十五丈

李文璹 六和三年刺史修浮橋見會從龍所撰浮橋記

于季友 大和六年刺史築仲夏堰溉田數千頃見地理志

張次宗 會昌中刺史見所撰鮑郎廟碑

李敬方 大中初刺史請復開元寺

殷僧辨 建開元寺佛殿

李休古 大中間刺史銜命除賊安民十四年除比部郎中兼侍御史記府學見文宣王廟碑側

李伉 咸通六年刺五龍堂

崔琪 咸通十五年刺史見所撰心鏡大師塔銘

劉文台 中和二年刺史自改授見赤城志

羊傑 黃晟墓碑作羊吳越備史作楊

鍾季文

黃晟 佐理推忠去僞功臣鎮東節度行軍司馬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太傅持節明州諸軍事守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江夏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晟鄉人也倍昭之閒盜賊蠭起晟結羣豪遷奉化都讚防遏兼伏飛都副兵馬使羊浚鍾季文繼之鎮投衆乃戴晟攝守討平都寇保護鄉井是時董昌錢鏐更王晟皆善事之表奏爲眞創築羅郭浮橋

燬于寇復新之境內以安愍年二十終于梁之開平三年正月與母齊氏妻周氏俱葬于鄧縣之隱學山

中事見墓碑

五代舊志不載

沈承業 梁貞明二年刺史建城隍廟

錢鏐 吳越王鏐之弟

錢元珦 鏐之子貞明三年刺史勅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上右廂都指揮使兼土客諸軍安撫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

錢傳瓘 鏐之子唐同光二年刺史有惠政卒於官

錢元珣 鏐之子以順化軍節度

錢元珣爲刺史同光四年罷

仰詮 以鎮海軍與武開道諸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子少傅爲刺史晉天福四年加同平章事充

宣州 宣國軍節度使

闞燔 開運二年刺史以上六

闞燔刺史並見吳越備史

錢億 吳越王俶之弟漢乾祐二年五月判明州諸軍事見碑銘

國朝

錢億 建隆元年以節度使持節明州事請于朝後廣德湖築塘岸周圍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一丈它山堰損壞不可修跪請于神增築全固乾德五年二月丁卯卒于官謚康憲葬奉化白石里

吳越王俶之子開寶八年以節度使持

錢惟治 節太平興國三年遷鎮國軍節度使

王素 太平興國五年大中大夫行太子中允知

見寺寶山瀑布禪院主事石刻舊志不載

徐休復 太平興國六年見

會要舊題名不載

趙易知 太子贊善大夫太平興國年石碑名易之

錢象先 太常博士

雍熙年

陳矜 侍御史

端拱中

孫扶 吏部郎中

端拱年

邱崇元 淳化年浚

廣德湖

陳充 殿中丞

淳化年

胡旦 祕書監

淳化年

凌景陽 度支員外

郎淳化年

鮑當 職方員外

郎至道年

徐繼宗 司封員外

郎至道年

丁顧年 庫部員外郎咸平

年石碑名顧言

王膺 虞部員外郎

大中祥符年

蘇耆 戶部員外郎

大中祥符年

范諷 祠部員外郎直史

館大中祥符年

康孝基 太常博士

中祥符年

劉綽 太常博士大

中祥符年

李夷庚 吏部員外郎直史館天禧年知

滾東錢廣德二湖移建州學

燕肅 司封員外

郎天聖年

曾會 朝奉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集賢殿修撰知

軍州兼市舶管內勸農事上護軍賜紫金

袋天聖二年到任見葛周所撰慈溪

香山寺十方禪前守曰源不得其名

劉[illegible]　[illegible]部郎中直史館

張交　司封郎中慶曆

李照　刑部員外郎明道年

林瑊　屯田郎中集賢校理景祐中

徐起　太常少卿景祐年

張弁　司封員外郎景祐年

席平　太常少卿景祐年

李制　修撰元年

鮑亞之　兵部郎中

錢延年　工部郎中集賢校理慶曆年

陸軫　工部郎中直史館慶曆年百碑名修

王周　司封郎中慶曆年知土人也

范思道　兵部郎中直龍圖閣慶曆年

沈扶　祠部員外郎慶曆中

孫沔　皇祐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見通鑑長編及王岐公所撰墓誌舊志不載沔世家奉化縣後徙會稽時母喪新除起爲陝西都轉運使沔未欲遠去撰墓丐知明州許之尋復徐

安瑮　度支郎中龍圖閣校理皇祐中

呂昌齡　金部郎中

沈同　[illegible]部郎中至和中

齊廓　兵部郎中祕閣校理嘉祐中

鮑軻　工部員外郎嘉祐中

錢公輔　太常博士祕閣校理嘉祐中

郎玘　工部郎中嘉祐中

李思道　兵部郎中治平年

俞昌年　兵部郎中治平年

苗振　光祿卿熙寧初以知明州致仕鳩材爲堂聚丹載歸鄞州且多置田產王建作詩曰田從決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來句停京師時王安石當國聞之遣御史王子韶廉其事于明州起大獄治之振竟貶兵見横通鑑

王罕　衛尉卿熙寧三年以歲饑多盜乞降度牒修城王安石當國以非急務不許

趙誠　太常少卿熙寧五年坐所舉李守蒙監秀州海鹽監以贓敗奪一官勒停

李綖　戶部郎中祕閣校理熙寧六年

李定　集賢閣修撰熙寧八年

曾鞏　度支員外郎直龍圖閣元豐元年

王晦　卿元豐五年

馬琥　會任左司員外郎元豐七年

王汾　直龍圖閣元祐三年

韓宗道　會任司農少卿元祐年

李莘　會任兵部郎中元祐年

李閣　會任虞部郎中元祐年

王子淵 會任光祿少卿元祐年
張修 會任太府少卿元祐年
劉淑 會任戶部郎中元祐二年
呂溫卿 會任軍器少監元祐年
姚勔 寶文閣待制紹聖年
劉珵 會任戶部郎中紹聖年
王子韶 集賢殿修撰紹聖年
劉珵 紹聖年
葉濤 會任起居舍人紹聖年
韋驤 會任戶部郎中元符年

陸傅 會任戶部員外郎建中靖國年
王賚深 集賢殿修撰崇寧年
葉棣 會任吏部員外郎崇寧年
呂昌齡 朝奉郎尚書金部員外郎知軍州兼市舶務管內勸農事上護軍借紫大觀三年在任重刻張大宗所撰鮑君祖廟記舊志不載
彭休 會任吏部員外郎大觀年
白同 會任刑部郎中大觀年
錢景逢 會任戶部郎中大觀年
宋康年 會任戶部郎中大觀年
陸傅 會任戶部郎中大觀年

檀宗旦 會任太僕少卿大觀年
蔡肇 顯謨閣待制政和年
李圖南 顯謨閣待制政和年
呂淙 會任軍器少監政和年
周秩 集英殿修撰政和年
周邦彥 直龍圖閣政和五年
毛友 顯謨閣待制政和六年
樓昇 徽猷閣待制政和七年知昇明人也任滿命再任睦寇猖獗踐鄰郡昇備禦有方六邑無犯
李友聞 直龍圖閣宣和四年

蔣彝 直祕閣宣和四年
蔣猷 徽猷閣直學士宣和四年
趙億 右文殿修撰宣和六年
魏憲 顯謨閣直學士宣和七年
李弼孺 直祕閣宣和八年
李友問 集英殿修撰宣和八年
蘇攜 直龍圖閣建炎元年
金受 直祕閣建炎二年
沈晦 集英殿修撰建炎三年
張汝舟 直祕閣建炎三年

劉洪道　建炎四年金寇至棄城遁寇退返歸民間窖藏以獻敗秩罷詳見敘遺

向子忞　直祕閣兼管內安撫使建炎四年

張汝舟　直顯謨閣兼管內安撫使建炎四年

吳　懋　直祕閣兼兩浙東路兵馬鈐轄建炎四年八月初四日到任

陳　戩　寶文閣待制兼兩浙東路兵馬鈐轄紹興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

陸長民　直祕閣兼兩浙東路兵馬鈐轄紹興二年八月十五日到任

李承造　直龍圖閣紹興三年三月初二日到任

郭仲荀　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兼沿海制置使紹興三年十月十三日到任

仇　念　徽猷閣待制兼沿海制置使紹興五年八月十五日到任兵火之餘首復州學與鄉士大夫行鄉飲之禮

周　綱　直龍圖閣兼主管內安撫司公事紹興八年二月十三日到任

潘良貴　集賢殿修撰兼主管內安撫司公事紹興八年六月初九日到任

仇　念　徽猷閣待制兼沿海制置使紹興十年六月十八日到任

梁汝嘉　寶文閣學士兼浙東沿海制置使紹興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到任十二年十一月除提舉江州太平觀

莫　將　敷文閣學士左朝請郎紹興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任十四年十一月除提舉江州太平觀

秦　棣　敷文閣待制紹興十五年正月初二日到任十七年四月除知宣州

徐　琛　右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紹興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二十年四月初十日除知平江府

曹　泳　右朝請大夫直徽猷閣紹興二十年五月初三日到任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除知紹興府

韓　璡　右奉直大夫提舉兩浙路市舶兼權知明州紹興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到任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除兩浙運判

李　莊　右中奉大夫直顯謨閣紹興二十三年四月初二日到任十二月十二日差提舉台州崇道觀

王　會　敷文閣直學士右朝請郎紹興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到任二十五年五月初十日改除兵部侍郎

李　流　右朝請大夫紹興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任七月二十五日致仕

方　滋　右朝請大夫直敷文閣紹興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到任十二月初一日罷任

王　俁　左朝議大夫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任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赴召

姜師仲　左朝請大夫直祕閣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任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趙善繼　右朝散大夫直祕閣紹興二十八年十月初八日到任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罷任

張　偁　右中奉大夫充祕閣修撰紹興二十九年七月十一日到任三十年六月初五日除提舉台州崇道觀

沈　該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紹興三十年七月十三日到任三十二年閏二月十三日致仕

韓仲通　敷文閣直學士右正議大夫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二十三日到任隆興元年五月二十九日除知紹興府

趙子瀟　龍圖閣直學士左通議大夫兼沿海制置使隆興元年六月初三日到任二年六月初八

日除知福州

趙伯圭　敷文閣直學士右奉議郎兼沿海制置使隆興二年十月十八日到任至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再任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丁母憂罷任

張津　右朝散大夫直祕閣兼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乾道三年五月十五日到任五年五月十五日被命再任

趙伯圭　龍圖閣學士右朝請郎兼沿海制置使乾道五年十月初五日到任八年三月十三日再任淳熙元年十一月初九日改除宮觀

皇子魏王　永興成德軍節度使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兼沿海制置使淳熙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到任七年二月初七日薨背

范成大　中大夫兼沿海制置使淳熙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到任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

煙嶼樓校本

趙　益　武德大夫文州刺史浙東提點刑獄公事被旨兼權淳熙八年閏三月初五日到任四月十一日交割回司

謝師稷　朝散大夫祕閣修撰兼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淳熙八年四月十一日到任九年十月十三日赴召

楊　邕　以司農少卿除直顯謨閣淳熙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到任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知寧國府

趙師夔　朝奉郎充敷文閣待制兼沿海制置使淳熙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到任十三年七月初九日改差知平江府

耿　秉　朝奉郎祕閣修撰兼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淳熙十三年八月初十日到任九月二十七日請朝假

延　璽　武功大夫高州刺史權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被旨兼權淳熙十三年十月十六日到任十二月二十三日交割回司

岳　甫　朝奉郎兼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淳熙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以本路提舉常平司除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除尚左郎中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交割起發

林　栗　中奉大夫集英殿修撰兼沿海制置使淳熙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任在任除煥章閣待制紹熙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程大昌　寶文閣直學士宣奉大夫兼沿海制置使紹熙元年十一月初三日到任初八日宮觀

林　枅　朝請大夫直煥章閣兼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紹熙二年正月六日到任十月內除直徽猷閣知福州

煙嶼樓校本

虞　儔　朝奉大夫權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被旨兼權紹熙二年十二月初二日到任二十九日交割回司

高　夔　朝散大夫右文殿修撰紹熙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任三年十二月初八日改除邊郡

朱　佺　中奉大夫直徽猷閣兼沿海制置司公事紹熙四年二月二十日到任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到任轉至通奉大夫慶元元年六月十六日赴召

何　澹　煥章閣學士大中大夫兼沿海制置使紹熙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到任二年十一月初七日滿

林大中　朝散大夫煥章閣待制知慶元軍府兼沿海制置使慶元元年八月十三日到任二年十一月初九日交割回司

李大性　朝散大夫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被旨兼權慶元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到任三年二月初

吳　琚　太尉鎮安軍節度使兼沿海制置使慶元三年二月初九日到任十月二十三日赴行在奏事

鄭興裔　保靜軍承宣使兼沿海制置使慶元四年三月十七日到任五年四月初五日乞致仕奉旨除武泰軍節度使依所乞

俞　烜　朝請大夫直祕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被旨兼權慶元五年七月十七日到任八月十七日交割回司

陳　杞　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兼沿海制置使慶元五年八月十七日到任嘉泰元年三月十七日改知建寧府

趙不迹　朝議大夫華文閣待制兼沿海制置使嘉泰元年四月初二日到任九月二十六日改知潭州

煙嶼樓校本

李　沐　徽猷閣學士通奉大夫兼沿海制置使嘉泰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到任次年十一月初九日改知建寧府

黃　由　寶謨閣學士通奉大夫兼沿海制置使嘉泰二年閏十二月初八日到任四年二月初一日赴召

趙彥逾　七人也資政殿大學士大中大夫兼沿海制置使嘉泰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到任次年三月三日宮觀

李景和　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兼沿海制置使開禧元年五月初十日到任通奉大夫兼沿海制置使開禧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七月內除寶謨閣待制十二月十八日除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

傅伯成　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兼沿海制置司公事開禧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任嘉定元年二月二十一日赴召

俞　烈　中奉大夫兼沿海制置使嘉定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到任十月十六日除集英殿修撰改知鎮江府

魯　玕　朝散大夫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兼權兼沿海制置司公事嘉定元年十月十六日到任二年口月二十一日解任

程　準　朝請大夫直祕閣兼沿海制置司公事嘉定二年六月初七日到任四年七月初九日除直煥章閣令再任

王　介　朝奉大夫集英殿修撰兼沿海制置司公事嘉定四年十一月到任五年七月初九日除直煥章閣令再任

程　覃　朝奉大夫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被旨兼權兼沿海制置司公事嘉定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到任東錢湖它山堰灌溉甚博每患湮圮覃始置田租以所收蔵歲給浚導者慮盡最遠撥錢及田造器服以勸學鐲海鏡果敢之征以惠民城郭戎器倉場橋道以至公府與鄉飲酒之器具纖悉留意人服其整

煙嶼樓校本

韓元禮　承議郎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被旨兼權嘉定八年六月十七日到任九月初九日除刑部郎官十月初四日除直祕閣知兼沿海制置司公事十年九月十一日轄朝奉郎再任十二年十月初二日除大理少卿候正官到日前來供職十三年四月初五日交割

俞　建　朝請大夫直徽猷閣兼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嘉定十三年四月初五日到任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被旨赴行在奏事

章良朋　朝奉郎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被旨兼權嘉定十四年十月初十日到府十五年

正月初十日慶寶赦恩轉朝散郎十二月初九日以調度兵將獲賊海道肅清特轉朝請郎當月十四日除尚左郎官候正官到日前來供職十六年四月二十日交割

趙師嵒 檢校少傅安德軍節度使兼沿海制置使嘉定十六年四月二十日到任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被旨召赴行在七月十六日除同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八月十二日交割

齊碩 奉議郎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被旨兼權嘉定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到府十月十七日覃恩轉承議郎寶慶元年十一月初一日除金部郎官候正官到日前來供職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交割

胡榘 以兵部尚書除煥章閣學士通議大夫知沿海制置使寶慶二年二月三十二日到任紹定元年十二月轉授通議大夫紹定二年正月十一日除顯謨閣學士充沿海制置使

兼知慶元府二月十一日視事七月初九日除龍圖閣學士正奉大夫致仕

鄭損 以大中大夫試工部尚書除煥章閣學士沿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紹定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到任次年九月十九日召赴行在交割離任當年十一月十九日除徽猷閣學士依舊沿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再於十二月十二日到任端平元年正月初四日奉祠宮觀○按自此以下皆後守隱時增加非紹定初原本所有

牛大年 以朝請大夫直華文閣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被旨兼權于端平元年六月十四日到任當年七月二十八日乞免回司

游九功 以中大夫司農少卿兼樞密副都承旨除祕閣修撰知慶元軍府事兼沿海制置司公事于端平元年十月十一日到任次年五月初四日除守司農卿兼知慶元軍府事兼沿海制置使當年十二月十一日御筆除權刑部侍郎于端平三年正月口口日交割

王定 朝奉大夫直徽猷閣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端平三年三月十九日到任當年五月一日準省劄宮觀

趙與篔 以中奉大夫直寶謨閣兩浙轉運判官于端平三年五月口口日除直煥章閣知慶元軍府事兼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六月初八日朝辭奏事當日奉聖旨除司農少卿知慶元軍府事兼沿海制置副使于當年十月十三日到任嘉熙元年六月十五日准省劄宮觀顯謨閣學士宣奉大夫沿海制置使兼知慶元軍府事嘉熙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任于次年三月十五日準入內內侍省遞到御前金字牌奉御筆召赴行在

趙善湘 以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除四川宣撫使兼知成都府疾速前來奏事訖之任辭免聞于嘉熙二年三月十三日准入內內侍省遞到御前金字牌奉御筆依舊資政殿大學士除沿海制置使時暫兼知慶元府于三月十八日交割當月二十五日準省劄三省同奉御筆依元降指揮疾速前來奏事在任準三月二十五日聖旨指揮依舊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已于當年閏四月初二日交割

趙以夫 嘉熙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以朝奉大夫守宗正少卿兼樞密副都承旨除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兼知慶元府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四月十九日朝辭除集英殿修撰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閏四月初二日到任三年正月以職事修舉轉朝散大夫以都司賞轉朝請大夫二月召赴行在三月再任四年正月初一日除太常少卿四月十七日仍舊職除樞密都承旨十月十七日准省劄交割與通州張公亮日下前來供職二十三日交割離任

余天錫 嘉熙四年六月內奉御筆除資政殿大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累辭不允于當年

十二月初三日到任至次年十一月以疾乞生前致任十二月初四日除觀文殿學士特轉兩官依所乞

陳　塏　以中大夫祕閣修撰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于淳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交印三年正月初五日除大理卿十一日除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兩淮浙西發運副使節制許浦水軍

黃壯猷　淳祐三年正月以中奉大夫守太府卿除祕閣修撰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當年二月初十日到任四年六月口口日奉旨除右文殿修撰轉一官依所乞致仕

趙　綸　以中奉大夫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除右文殿修撰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于淳祐四年八月初七日交割司印當月十二日交割府事五年四月口日準省劄

顏頤仲　以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于淳祐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到任當年八月初十日磨勘轉朝議大夫當年十二月初一日加食邑三百戶六年四月十八日以職事修舉除集英殿修撰因任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再以職事修舉除寶章閣待制因任陞制置使八月十五日奉聖旨金帶許令服繫八年五月十一日因版曹比較增羨特轉中奉大夫當年十月初九日奉御筆除兵部侍郎日下前來供職

章大醇　以朝請大夫直華文閣兩浙轉運副使于淳祐八年十月初九日除太府卿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任十年四月十一日準省劄除右文殿修撰因任當年十月十七日準省劄以淘湖浚河該事特轉一官于當年十一月十六日準告轉朝奉大夫口四月初三日準省劄以居官不報海道論水利興修職事振舉除集英殿修撰仍特轉一官因任當年七月口口日準告該磨勘轉朝散大夫當年十月初十日

準省劄三省同奉御筆別與差遣候再召

馬天驥　以朝請大夫祕閣修撰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兼提舉淳祐十一年十月內準省劄三省同奉御筆除權兵部侍郎日下供職當月口口日再奉御筆依舊權兵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于當年閏十月二十一日再任

蔡　節　淳祐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依舊集英殿修撰知慶元軍府兼沿海制置使已于當年六月二十七日到任交割兩司職事續準寶祐元年正月初六日省劄備奉正月初一日聖旨召赴行在

趙與懽　寶祐元年正月初一日以皇兄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奉御筆除沿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當年二月初三日交割制府職事三月初三日奉御筆特轉行一官令學士院擇日宣鎖降制當月初十日準制書可特授少保依前皇兄安德軍節度使沿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加食邑實封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五月初一日奉御筆屢疏丐祠懇陳甚力特從所請以遂雅懷當月初六日祇受省劄當月初七日將牌印交割以次解官罷職事當月初八日奉御筆依前萬壽觀使免奉朝請俸給人從依舊

趙汝暨　寶祐元年五月二十九日準尚書省劄子五月二十一日備奉聖旨直華文閣知慶元府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已于當年八月二十九日到任交割制府兩府職事寶祐二年十一月初三日準省劄十月二十六日備奉聖旨召赴行在奏事

厲文翁　以朝奉郎集英殿修撰知紹興軍府浙東安撫使在任準尚書省劄于寶祐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依舊集英殿修撰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于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交割制使印十一月二十七日交府印至寶祐三年三月口口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別與制郡差遣

陳昉　寶祐三年四月十九日奉聖旨依舊集英殿修撰知慶元軍府兼沿海制置使七月二十八日到任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召赴行在所

吳潛　以寶祐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奉御筆依舊觀文殿大學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軍府已于九月初九日到任交割兩司職事至五年正月初六日奉御筆吳潛特轉一官職任依舊當年四月□日蒙恩予告還里當月十五日起離至閏月二十六日備奉聖旨指揮北以海闊重地付吳潛彈壓威惠所洽鯨波晏然今已及假滿之期所合申趣還之命可令宣國府守臣宣諭就道具起發日時聞奏已于五月初三日祗拜恩命及承守臣趙采到家宣諭指揮即已遵奉聖旨消假五月十二日起離宣國府逕還回任至當月二十一日抵慶元府交領兩司牌印續于寶祐六年九月初三日備奉御筆吳潛分閫四明已書再考郡綱振飭海道肅清可特轉一官令再任累辭不獲于當月十七日望闕祗受詰命

至開慶元年八月十七日再疏乞歸田里奉御筆吳潛三年海閫備竭勤勞累疏丐歸高節可尚可依舊觀文殿大學士判宣國府特進封崇國公令學士院日下降制于當月二十八日離任

余晦　以開慶元年十月初五日準省劄備奉聖旨余晦特與敘復元官依舊職差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具辭免備奉聖旨不允已于當年十一月初一日交割兩司職事續于當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準省劄備奉聖旨余晦時暫兼浙東提舉已于十二月十三日交割職事至景定元年三月初一日準省劄備奉聖旨余晦除顯謨閣待制知鎮江府兼浙西都大兵船兼淮東總領于當月□日離任閒又于當月十一日準省劄備奉御筆余晦除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

姚希得　景定元年四月三十日奉聖旨除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以避會祖諱

陞敷文閣待制六月十八日到任十月十一日奉聖旨以宣閫結局轉通議大夫十一月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賜金帶一條許令服繫景定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準告以郊恩進封鄞縣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七月十六日奉聖旨召赴行在

馬天驥　以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景定三年閏九月□日準內批依舊資政殿大學士沿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于當年十二月十四日交割使印當月二十一日到任交割府事三四年十月□日準省劄備奉聖旨馬天驥到任將及一考職事修舉可除觀文殿學士依舊職任四月奉御筆子祠

厲文翁　以寶祐四年四月□日奉御筆依舊職任差充平江府辯免閒再準省劄備奉聖旨依舊任五年三月□□日奉御筆依舊觀文殿學士沿海制置使判慶元軍府已于九月初九日到任交割兩司職事至五年正月初六日奉御筆吳潛特轉一官職任依舊當年四月□□日蒙恩予告還里當月十五日起離至閏月二十六日備奉聖旨指揮北以海闊重地付吳潛彈壓威惠所洽鯨波晏然今已及假滿之期所合申趣還之命可令宣國府守臣宣諭就道具起發日時聞奏已于五月初三日祗拜恩命及承守臣趙采到家宣諭指揮即已遵奉聖旨消假五月十二日起離宣國府逕還回任至當月二十一日抵慶元府交領兩司牌印續于寶祐六年九月初三日備奉御筆吳潛分閫四明已書再考郡綱振飭海道肅清可特轉一官令再任累辭不獲于當月十七日望闕祗受詰命

葉夢鼎　咸淳元年四月□□日奉御筆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以當年八月十日就所部台州寧海縣交割制使印至當月二十五日交府印二年三月□□日準詰命以穆陵竣役特轉金紫光祿大夫八月十二日奉御筆除資政殿大學士依舊知慶元沿海制置使三年正月初四日御筆除參知政事兼提舉編修勅令兼提舉經武要錄具

辭免奉聖旨降詔不允續具申論二月初一日準省劄令交割與以次官離任

謝子强 使兼提舉咸淳三年十一月初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依舊華文閣待制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兩具辭免再準省劄備奉聖旨依已降旨不允令疾速前去之任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正月初六日具奏申乞守本官生前致仕

范東叟 咸淳四年三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華文閣直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累具辭免再準省劄備奉內批不允令疾速前去之任不得更有陳請具已起發日時奏申已于四月二十四日就所部紹興府蕭山縣交領沿海制置使牌印于五月初一日到慶元府交領府事至十一月十三日乞守本官職生前致仕當月二十二日準內批特陞除龍圖閣直學士轉一官依所乞致仕

洪燾 咸淳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準省劄三省同奉聖旨依舊敷文閣學士改差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至所部紹興府山陰縣界交割司印三月初九日到慶元府領府事六年五月初一日特陞顯謨閣學士仍舊任八月朔日力疏祈閑初五日三省同奉聖旨除寶文閣學士依所乞予宮觀十六日將兩司牌印交割與以次官離任

劉黻 咸淳六年閏十月初五日準省劄三省同奉聖旨除集英殿修撰知慶元府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兩具辭免奉聖旨不允仍免迴避續準勘會指揮十一月二十七日奉聖旨免朝辭疾速前去之任具已起發日時奏申至十二月初八日起發就所部瑞安府樂清縣界交割沿海制置司牌印續于當月二十一日到慶元府交領府事咸淳七年某月某日準告該磨勘轉承議郎當年十一月十五日準省劄十一月十一日三省同奉御筆除權刑部侍郎口下前來供職尋具辭免十一月二十四日準省劄三省同奉聖旨不允續準省劄令俟正官交割訖前來供職至咸淳八年正月初三日準省劄備奉正月元日御筆兼侍講又準省劄備奉內批差兼修玉牒官並日下前來供職已兩具疏辭奉聖旨不允再具申審某月某日準省劄令交割與以次官離任前來供職

刑誤

沿革表 郡 明州內觀察使之印內上脫

郡守 黃晟 晟結髮豪 豪下脫拒外盜邵守半僊授以勤塘鎮過使尋十五字

周綱 兼主管內安撫司公事內上脫管字

潘良貴 兼主管內安撫司公事內上脫管字

牛大年 乞免回司免下虛本有兼字謂乞免兼州事而回刑獄司任也

四明志卷第二

宋　羅　濬　等　撰

郡志卷第二

敘郡中

社稷

營室先宗廟制服先祭服作器先祭器教敬也有土有守矣宜以祀典之大者次之

社爲司土之神勾龍配之稷爲司稼之神棄配之不屋而壇受天陽也風雨雷師附焉唐天寶三載詔社稷升爲大祀四載詔風伯雨師升入中祀風伯壇置社

之東雨師壇置社之西各稍北三數十步卑小於社壇風伯用立春後丑祀雨師用立夏後申祀五載詔逐州祭雨師宜以雷師同壇共牲別置祭器見會要國朝用此制大觀元年議禮局以國家祈報社稷用法服郡邑用常服非是詔以衣服制度頒之使州郡自製政和六年江東提舉沈延嗣奏州縣社稷壇壝皆不如法乞按式作圖鏤板頒下仍于壇壝之外別爲大牆圍之外建一門常加封鎖于齋廳立石刊刻增立法制守令上之三日朔詣壇按圖修治從之詔立州縣社稷風雨雷師壇之式頒圖于天下（政和五禮新儀州縣

社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稷壇如社之制同門同一壝二十五步風師雨師雷師壇皆卑小於社四出陛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燎壇于神壇之左壝之外稍高于神壇瘞坎于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納府社稷壇在子城西南一里齋宮在壇之北舊遇祠祭率假器服于學宮嘉定六年提刑程覃攝守器服始備籍藏於有司寶慶二年守胡榘重修壇壝齋宮淳祐六年夏制帥集撰龍溪顏公頤仲謂郡之祀典社稷爲重壇壝蕪圮齋宮傾欹殊失崇祀之意乃授通判府事張公珖以經畫成規卜吉鼎造又謂門逕狹陋編戶汙雜復造木爲梁取道通衢以便齋宮往來尚嚴潔也（按曰淳祐六年以下後守續增）

祭器

酒罇四	坫同	罍洗各二	坫同
爵一十二	杓四	籩三十二	
豆三十二		俎一十六	
簠一十六		簋一十六	
篚三		祝版四	坫同
神位牌四			

祭服

冠冕三		青衫衣三	
朱裳三		白中單三	

朱芾三　大帶緩三
革帶三　佩三
緋襪三　鞋三
城隍
古者諸侯既立社稷又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鄭氏謂國門爲城門則今之城隍是也社稷爲一州境土最尊之神城隍爲一城境土最尊之神聘禮使者必釋幣于門而後行可謂重矣府城隍廟在子城西南五十步梁貞明二年刺史沈承業建俗傳神姓紀名信漢高帝死事之臣也嘉

定九年兩浙轉運司備攝守程覃奏賜廟額曰靈佑
嘉定十三年火守俞建重建
學校鄉飲酒禮及貢舉附
太守民之師帥也豈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而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而洪範八政則以祀先司徒故祀典之後學校次之
唐州縣皆有學開元二十六年明始置州學宜隨州立矣寶應廣德間州燬于袁晁之亂王密謂裴儆殿邦而茨塾興見紀德碑豈兵革搶攘之後姑以茨屋爲學乎貞元四年守王沐始建夫子廟大和七年守于季友以開元褒封文宣王冊文刻之石貞元大和碑碣具在聖朝元禧二年守李夷庚移學于子城之東北一里半建炎兵燬先聖殿巋然獨存治平中所鑄鐵香爐及殿之前後古柏六皆無恙前韶州司戶曹事林曄郡人也首捐金錢數十萬草榛甓宇紹興七年守仇悆成之直殿之後爲明倫堂林柄書翊以兩廡東廡之東齋曰上達曰廣譽曰造道西廡之西齋曰登賢曰成己曰時升三門之外會于一門以出于是講肄有所矣十九年守徐琛卽明倫堂之後建稽古堂徐琛篆書亦舊址也堂之上舊有五經閣郡人樓郁有五經閣毀經亡高閣倚雲開之句

高宗皇帝累頒御書經史乃崇奉于新堂之上則曰御書閣二十七年守姜師仲重修七年所建守張津乾道三年重修六年守趙伯圭又修之久益圮淳熙十三年岳甫守郡周粹中領校官協謀改貫郡捐錢二百萬鄉之達尊尚書汪大猷侍郎史爾大勸激士類鳩材効功自閣之外堂廡重門皆爲一新增置成德齋于上達之後林士衡命名越二年林士衡繼周莆職又撤新其六齋掬冷齋于稽古堂之西後改曰養正齋以處小學諸生則分隸諸齋矣嘉定十六年守趙師嵒復修御書閣且捐緡錢七百修諸齋寶慶元年校官方萬里猶以泮橋

温室公廚未新爲恨謁之守倅攝守齊碩給緡錢千石米百倅蔡範亦以舶務之贏助緡錢如州之數今守胡榘又給緡錢一千鬻守輪奐遂甲東諸州郡之上先進楊公適杜公醇王公致樓公郁王公說以義理之學淑士風者也忠肅陳公瓘始攝郡倅晚著尊堯集于此以忠節著聞天下者也清敏豐公稷侍郎高公閎侍郎林公保尚書汪公大猷皆此邦之顯者也郡守李公夷庚仇公念趙公伯圭岳公甫程公覃趙公師嶟校官周公粹中皆有功于儒宮者也士咸宗之故列祠焉

嘉熙間奉旨升溪横渠明道伊川晦庵諸先生從祀于先聖淳祐五年冬制帥集撰龍溪顔公頤仲祠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象山陸文安公于明倫堂之左復以郡人有得三先生之傳者曰廣平舒公璘定川端憲沈公煥慈湖文元楊公簡絜齋正獻袁公燮又列祠于堂之右（按曰嘉熙閒以後守續增）

祭器

犧尊三冪勺　坫同　彝尊三冪坫同
罍二冪勺　坫同　洗二巾同
籩八十六巾同　豆八十六籩同

簠五十二籩同　簋五十二籩同
爵九十一坫同　俎七十
祝版坫三　篚四

右嘉定七年攝守程覃置

犧尊三銅造各重九斤一十兩　象尊三銅造各重一十斤
龍勺八銅造各重一斤　爵十九銅造各重一斤
罍二銅造各重一十二斤　洗二銅造各重八斤八兩
俎三十四　篚三
籩五十　豆五十
簠十六　簋十六

祝坫三　尊坫六
爵坫十九

右紹定六年教授陳松龍遵紹熙頒降朱文公儀式製造（按曰此上十行後守續增）

祭服七副

冕冠七頂内三頂係金裹棱　朱履鞋七兩
青衣七領　白中單七領
大帶綬七條内三條有二銀鍍　朱芾七段　縹裳七腰
腰帶七條　袜七條

箱子七片

右嘉定七年攝守程覃置

御書

中庸篇一軸　周官書一軸天字匣

文宣王贊一軸　樂毅論一軸地字匣

孝經一軸　羊祜傳一軸元字匣

周易三軸黃字匣　尚書三軸宇字匣

毛詩四軸宙字匣　論語二軸洪字匣

孟子五軸荒字匣　春秋五軸日字匣

春秋五軸月字匣　春秋五軸盈字匣

法帖十軸昃字匣

宣聖七十二賢像贊三軸

樂章一軸　學記一軸以上五軸共辰字匣

損齋記一軸宿字匣

右紹興以來累次頒降

損齋記一軸漢字長匣

獎諭沈該御筆一軸雲字長匣

右守臣沈該恭藏

神宗皇帝賜臺臣滕元發手詔一軸雲字匣

徽宗皇帝御覽龍德太乙宮詩一軸雲字匣

戒約士風手詔一軸漢字長匣

賜忠勇李寶一軸漢字長匣

禁約苞苴手詔一軸漢字長匣

廷尉手詔一軸雲字長匣

損齋記二軸雲字長匣

玉堂一軸雲字長匣

右守臣趙伯圭恭藏

幸學手詔一軸雲字長匣

不許折苗手詔一軸雲字長匣

右皇子魏王恭藏

臨帖五冊　詔書一軸

右守臣趙師夔恭藏

寶慶訓勅士風詔書一軸

右守臣胡榘恭藏

賜書

經一百一十五部計五百八十一冊傳解釋文等在內

史七十九部計一千三百四十三冊說史者在內

子一十五部計四十五冊

文集一百七十一部計一千二百五十冊

雜書九十五部計七百二十八冊

御書臨帖五冊已入御書類

宸翰詔書一軸已入御書類

右皇子魏王判州藏書四千九十二冊一十五軸淳熙七年有旨就賜明州于是守臣范成大奉藏于九經堂之西偏繼又恐典司弗虔乃奉藏于御書閣列爲十廚嘉定十七年校官臣徐介點檢畧有散失其所存者如此

官書

經四十二部計一百六十七冊

史四十部計五百七十九冊

子一十四部計二十冊

文集三十七部計一百五十九冊

雜書一十一部計一百一十九冊

右元管舊散

川本石經書籍一十四部計一百一冊

右嘉定六年攝守程覃置

六經正義正本通鑑史記兩漢唐書諸史提要

八朝言行錄大事記各七部

右嘉定六年攝守程覃置分七齋各一部

書板按旧所開書板皆後守續增

四明尊堯集一百板

了齋先生親筆二十板紹定四年教授陳松龍置

通鑑要覽五百五十板

洪範講義四十五板

崔宮教文集四百三十八板

分毫韻畧二百四十板紹定五年制帥尚書鄭損置

文公大學章句一十八板紹定五年教授陳松龍置

文公中庸章句一十六板

太極圖解一十七板

西銘解一十一板

近思錄一百八十板

續近思錄一百五十板

已丑廷對二十板

傳習錄一百六十五板

明學編類文公釋奠禮三十三板以上八種陳松龍置

文公小學書二百板

陳忠肅公言行錄三十板

北溪先生字義一百十五板

禮詩二十八板

諭俗編五十二板以上五種淳祐六年制帥集撰龍溪顏公頤仲置

四明續志三百三十板大使吳丞相置
班馬字類二百五十板制使李相公置
讀書法二百三十板
性理字訓三十板
濂洛論語六十八板
問梅小槀八十板
四明續志四十五板
濟民莊始末四十五板以上四種制帥集撰劉公徹置
射圃
熙寧中行三舍法武學附選有圃以習射舍法
罷武學廢圃亦廢淳熙元年孝宗皇帝頒射義于天下皇子魏王判州三年冬度地築圃于學宮之前凡六畝四十一步三分三釐五毫有奇有亭曰觀德校官虞汝翌記于石嘉定三年亭之南北建屋二十三間收僦居之租寶慶二年校官方萬里恐地久浸失疆界計其丈尺埋石以識之
紹定四年教授陳松龍申府復故址建牆宇規模爲之一新大丞相申國鄭公清之題扁按曰紹定四年以下後守續增

按曰表揭一條後守續增
嘉熙三年鄉帥資政殿學士趙善湘屬教授黃一震依式礱石植三表揭于儀門
錢糧
鄞縣
田二千九百八十畝二十三步
湖田六百六十六方計七千四百畝有奇
地八十三畝三十八步有奇
河塗地二百一十三畝三角一步
水池一畝四十步

山一萬一千七十二畝五十四步半
奉化縣
田四百一十三畝一角五十七步
地六畝一角
山一百八十九畝二角三十二步
慈溪縣
田六百七畝一角七步半
地二角一十三步
山八十三畝三角一十四步
定海縣

田池地山共三百一十二畝三角三十二步

有奇

右除本學舊業外係累任守仇悉泰棣李景和程準程覃齊碩胡榘相繼撥到沒官物產或輸錢買置建炎兵火之後郡人林戶曹暐嘗捐私田半頃入學養士

昌國縣

石弄山砂岸

右皇子魏惠憲王奏請撥賜令本學自擇砂主

秀山砂岸

右拘入徐榮等物產

以上歲收

白米七百四十七石八斗七升三合八勺

湖田糙米一千六百二石一斗五升九合

穀二千二百一十五石二斗七升九合九勺

河塗錢二百二十貫九百九十一文省陌錢會中半

租地錢一百二十貫五百六十三文省陌錢會中半

四明山租錢二百八十貫文省陌錢三分官會七分

石弄山砂岸租錢五千二百貫文省陌錢二分半官會七分半

秀山砂岸租錢二百貫文官會

東安鄉屋錢日掠三十九文足陌

石弄山砂岸及續撥到諸處砂岸淳祐六年制帥集撰

顏公頤仲申省并在外官民戶砂岸一例蠲除弛利子民使當地民船團結保伍有石刻并各以保護鄉須知無

井爲念仍截撥錢歲償府學養士原額及昌國縣官俸省劄附于下方照應淳祐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準尚書省劄子備朝議大夫右文殿修撰知慶元軍府事兼沿海制置副使顏頤仲狀竊謂古者閎市不征澤梁無禁託砂岸而苛禁傷聖朝愛養之本奪小民衣食之源詎可視之而不問耶照得本府瀕海細民素無貲產以漁爲生所謂砂岸者即其衆共漁業之地也數十年來豪壟斷之夫假抱田以爲名暗有司以微利挾趁辦官課之說爲漁取細民之謀始焉照給文憑久則視同己業或立牀投獻于府第或立契典賣于豪家倚勢作威恣行刻剝有所謂牆頭錢有所謂下莆錢有所謂曬地錢以至竹木薪炭莫不有征豆麥果蔬亦皆不免名爲抽解寔則攫奪稍且計口輸金下及醫卜工匠揶名色以苛取皆官司之所無凡海民生生一孔之利竟不得以

自有輸之官者幾何誅之民者無藝利入私室怨歸公家已非一日甚至廣布爪牙大張聲勢有砂主有專檀有牙科有擱腳數十為羣遮截衝要強買物貨抵証私鹽受亡狀而詐欺抑農民而採捕稍或不從便行羅織私置停房其于囹圄拷掠苦楚非法厲民台兔吞聲無所赴愬鬬毆殺傷時或有之又其甚者羅致惡少招納刑餘揭府第之榜旗為逋逃之淵藪操戈挾矢擐鼓鳴鉦倏方出沒于波濤俄復伏藏于窟穴強者日以滋熾衆而為姦翁者迫于侵漁淪而為盜萬人于險塵所不為他人之舟即己之舟他人之物即己之物兵卒不得而呵官府不得而詰冀者永嘉之遺黎亦萌蘖于斯由其恃有憑依所以肆無忌憚頃歲廷紳奏請欲令品官之家不得關抱砂岸蓋慮法不能禁則姦宄日出貽禍無窮且謂貴勢之家與國相為休戚國苟不寧已何利焉思患預防詞意激切然戒飭雖詳而占據自若顧仲當指求其故亦緣州縣利及歲入之額致使豪強藉為漁奪之媒若欲此令行先自有司始顧仲溫分海閫甫六閱月邇來瘡痍漸蘇厥疾漸瘳如砂岸之為民害見于詞訴者愈多州郡豈政鞍此

煙嶼樓校本

數萬緡坐視海民困苦而不之救今按究本府有歲收砂岸錢二萬三貫二百文制置司有歲收砂岸錢二千四百貫文府學有歲收砂岸錢三萬七百七十九貫四百文通計五萬三千一百八十二貫六百文十七界欲截自淳祐六年正月為始悉行蠲放卻將別項窠名撥助府學養士及縣官俸料支遣州郡庶幸先捐以予民則形勢之家亦何忍肆虐以專利應是砂岸屬之府第豪家者皆日下聽令民戶從便漁業不得妄作名色復行占據其有占據年深腴給不照或請到永佃榜據因而立契典賣者並不許行用欲乞公朝特為敷奏頒降指揮著為定令或有違戾許民越訴不以蒼賑悉坐違制之罪庶幾海島之民可以安生樂業府第豪戶不得倚勢為姦非唯為聖朝推廣惠下之仁亦不至異日激成為盜之患委非小補伏候指揮旨依

府學石弄山砂岸

石墩砂岸

秀山砂岸

蝦脞砂岸

鱉塗砂岸

大嵩砂岸

淳祐六年制帥集撰顏公頤仲申省蠲除仍截撥版帳錢四千餘貫充縣官俸料錢

煙嶼樓校本

按自石弄山砂岸及續撥到諸處砂岸以下至此皆後守續增

鄉飲酒禮

舊俗以歲之元日或冬至太守率鄉之士大夫釋菜于先聖先師而後會拜堂上長幼有序登降有儀擯介有數倣古鄉飲禮建炎學燬禮廢紹興七年學重建守仇念復舉故事益以酒三行後三年仇公復來置田百有六畝支其費又三年郡人林保為比部郎間于朝遂取其式頒行天下行雖不久猶聽州縣從便故明州行之

如初而仇公所置田移以養工酒禮遂輟乾道
中祕閣張津守郡主撥沒官之產以補之王伯
庠記諸石產段刻于碑陰嘉定七年提刑程覃
攝守禮行尤盛且輟楮券二千緡附定海水軍
庫歲責稱貸之息侑費厥後歲雖會拜無復舊
典寶慶三年冬十二月尚書胡榘守郡議行禮
于人日括贏錢止入百緡郡士出百緡助之貳
車蔡範助百緡鄉人厲氏助五十緡戶部尚書
鄭何炳董之日會者俊參訂同異潤色綵葢六
邑風動驩願齒列凡一千五百餘人昔者升歌

合樂之儀未遑蒐舉于是依鹿鳴等詩之聲節
以合止獻酬交錯古意頓還
淳祐六年制帥集撰龍溪顏公頤仲蒐舉舊典
增造禮器以人日行禮釋酬酢者三千餘人
資政殿大學士正奉大夫陳公卓自賓席儀文
視前彌煥爲費五萬四千七百七十貫有奇出
于府帑禮成制帥賦詩王春人日喜陰晴文物
今一見主賓百拜酒三行人心天理頌興起士
習民風悉變更大守自慚才德薄綱維全賴老
先大夫士賡和盈帙〔按自淳祐六年以下後守續增〕
水田三百一畝一角一十九步七分
山一百九十二畝三角四十六步半
地八十畝三角二十步
屋二十間半七廈一舍外賃屋九間一舍
以上石刻元載歲收
穀五百二十九碩七斗一升八合
拘沒史洗冒占徐和東屋基係樓
店務地坐落鄞縣武康鄉開明坊
日收賃錢一百二十文足
寶慶三年管催數
鄞縣租穀二百二十一碩七斗五升三合五

勺租錢一十二貫二百一文省陌錢會中半
奉化縣租穀二十六碩
昌國縣吉祥院折穀錢二百二十貫文省陌錢會中半
定海縣水軍庫官會二千貫文收息二分大約一歲收四百貫文官會
貢舉
貢舉宣和罷舍法復科舉三歲一試解一十二名紹興二十六年兼西北流寓通解一十四名舊無貢院士亦不過數百率寓試于行衙又于

府學西妙音院院爲之廢建炎元年移其額于
定海四年燬于兵士寓試于譙樓之上或于開
元寺試者日衆乾道五年守張津始即妙音院
廢址建院以容之糜金錢一千萬東西重廊凡
一百四十楹立聽事于其北位考官于其後執
事之舍悉備侍御王伯庠記其後又不足以容有司每
借府學之泠齋以居嘉定六年提刑程覃攝守
葺治之南增屋數十間作彌封謄錄所又于學
地立牆以障之限隔始嚴紹定元年守胡榘重
修謄錄屋圯重建

敎授

聽事學之東南

續增貢舉額〔按旦〕此條後守續增

端平元年被旨增解額一十四名賦十名經四名通前
共二十八名

宋 羅濬 等 撰

郡志卷第三

敘郡下

城郭

羅城周回二千五百二十七丈計一十八里奉化江自
南來限其東慈溪江自西來限其北西與南皆它山
之水環之唐末刺史黃晟所築晟鄞縣人倩宗末結
豪保護鄉井昭宗初董昌表爲刺史終于梁開平三年墓碑云此郡先
無羅郭民苦野居晟築金湯壯其海嶠絕外寇窺覦
之患保一州生聚之安按會要及移城記長慶元年
移州治于鄞縣治而于舊州城近南高處置縣且撤

舊城城新城則今之子城是也又按通鑑大中十三
年賊裘甫攻陷象山明州城門晝閉咸通元年甫分
兵掠明州州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爲葅醢
況貨財能保之乎乃相率出財募勇士治器械樹柵
浚溝斷橋爲固守之備然則雖有子城而無羅郭備
禦所以難也錢氏據有吳越明爲屬郡後且以子弟
鎮之城郭增壯自此始矣舊經云閩粵無諸所築夏
侯會先謂劉牢之築以塞三江之口西城外有城基
上生竹篠俗曰篠牆即故基也晉末海寇孫恩犯會
稽則由上虞以入不由乎明州者亦以此城實據三
江之險云按漢鄞鄮屬會稽郡不屬閩粵國安得爲
無諸所築篠牆爲劉牢之所築故基則非今子城也
孫恩乃自海島舟行破上虞盜畏此城之險袁晁能
陷明州豈孫恩不能破乎況晉末此亦未有縣治也
故不敢以 皇朝寶慶二年守胡榘重修東渡三門更
舊經爲據除望京靈橋
新外其他城郭樓門埤薄爲厚增卑爲高補圮城門
罅易圮凡費楮券萬二千五百三緡有奇 圍城門
凡十西曰望京門有水門通漕運舊名朝京慶元中
守鄭興裔更名久而圮守胡榘重

建夾城立柱棧其上衡七間縱三丈有九尺四寸玲瓏與四明山相直既揭門名又扁其樓曰明山寶慶二年八月十六日經始次年六月二十七日落成費楮券萬二千四百一十四緡有奇　南曰甬水門有水門通漕運南東曰鄞江門今閉東曰靈橋門寶慶三年守胡榘重修稍拓舊址易墁甃爲甬扉扁其上曰鄞江樓人猶曰此門視望京爲主而雄壯弗逮于陰陽家未宜紹定元年正月適遭延燎乃壘城高五尺更建樓門制度與望京樓門等衡袤二間縱加三尺東面天童太白俯瞰鄞江浮梁臥虹于其前東西二樓對時四明之景概可觀矣門名新書樓扁仝于救焚之餘仍用曰來安門市舶務之左舊不立名呼曰市舶務之先是通判蔡範建來安亭實在門外故以亭名名之惟舶貨入則開曰東渡門定元年今方更新東北曰濟浦門今閉北曰鹽倉門鹽入則開曰達信門今閉北西曰鄭堰門

坊巷（按曰）此門及倉庫公宇皆有後守屢入不書原文水步門仝係續增故卷首無子目

古者州閭鄉黨莫不有名如闕黨東里之類後世猶有稱其鄉曰鄭公榜其門曰通德者唐制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爲坊田野爲村坊之名蓋昉乎此街衢巷陌官爲之制宜也此邦生齒既繁侵冒滋多甚至梁水而楹跨衢而宇往來閒阻與馬尤病紹定元年正月東北廂火救焚者束手無措既而掘視古溝率在居民臥室之內人知廣其屋宅而不知自爲不利守胡榘以聞于省令下禁塞水衝者食喉氣喉兩砌橋滿不許立屋凡街衢巷陌經火者悉從釐正而並渠之人以湫隘爲詞猶戶捐以數尺之地

東南廂

錦勳坊嘉熙四年制帥趙以夫爲趙善湘奉朝旨立

握蘭坊西南廂交界新橋東　清潤坊西南廂交界新橋南

連桂坊施家巷口　餘慶坊西南廂交界

重桂坊新寺巷口嘉定七年攝守程覃爲孫君枝與子起予同第立

興廉坊洗馬橋下　進賢坊洗馬橋南

吉祥坊橋南破石　康樂坊皂角廟巷口

錦樂坊淳祐五年制帥黃壯猷爲余天錫奉朝旨立

迪教坊車橋南紹定元年守胡榘于火後重立

積善坊小江橋南紹定元年守胡榘于火後重立

狀元坊天封塔下嘉泰三年守黃由爲傅行簡立

東北廂諸坊皆紹定元年守胡榘于火後重立

干歲坊南湖頭西南廂交界　安平坊天慶觀前

阜財坊小梁街巷口　開明坊鄞縣前

拱星坊廊頭巷口　富榮坊能仁寺巷口西北廂交界

廣慧坊大梁街巷口　泰和坊縣河下

宣化坊魏家巷口

西南廂

純孝坊府橋西　美祿坊四明橋西
迎鳳坊四明橋東　問俗坊史府前
史君坊史府前　衆樂坊均奢橋西
釋褐狀元坊均奢橋南嘉泰三年守黃由爲宣緒立
行春坊寶雲寺西　靈應坊宣府前
符桂坊江運使橋西嘉定七年提守程覃爲迓立中立
晝錦坊樓府東以王振名坊倉橋北周領鄉郡立　順成坊倉橋下　緩帶坊崇教寺後
惠政坊天寧寺南
西北廟

宜秋坊應家巷口　壽寧坊虹橋北
崇孝坊路分衙側　永濟坊奉國樓前
恤仁坊佛閣下紹定元年守胡榘于火後重立
廣仁坊白衣寺巷口　朝士坊戴家巷口
修文坊孝文巷口　影泉坊蔡家巷口
儒行坊鑒橋下　朝桂坊頂戴橋下爲劉炳立
狀元坊鑒橋下袁甫立　狀元坊府學前爲姚穎立
防虞石水步淳祐三年春併拆聽居民從便汲水
朝拜上馬亭後一所天慶觀收掌晨啟夕閉此處係亭宇合置鎖鑰付
新排橋北一所已下三處止立防牌不置鎖鑰

景福寺街東一所
錦勳坊東一所
制府兩司倉場庫務并局院坊園等
府都倉奉國門內之西苗米職田米湖田米小麥分貯焉
常平倉奉國門內之東二倉皆寶慶三年守胡榘撤舊而新倉各十一區區各五間棧閣以藉米麥各有廳事後合前庭庭前虛地各方十餘丈繚以步廊
糯米倉望京門外寶慶三年守胡榘重建廳事之外兩廒翼之棧以板閣
支鹽倉于城東北一里八十步凡七廒
甲仗庫設廳前二廡之閣寶慶三年守胡榘重修且修軍器
軍資庫設廳前東廡之後寶慶二年守胡榘重建凡三十九間公廳吏舍之外庫地皆棧以板

制置使司平糴倉淳祐二年制帥陳塏拆建詳見第六卷敘賦下
制置使司平糴本錢庫與倉同時拆建用軍資庫空地
制置使司犒賞庫舊附軍資
激賞解庫淳祐五年二月制帥大卿黃公壯猷任內拆就激賞庫關過本錢二十萬貫十七界淳祐六年七月制帥集撰顏公頤仲再于激賞庫關過本錢三十二萬貫十七界
制置使司平糴南倉延慶寺西淳祐四年制帥殿撰趙公綸建詳見第六卷敘賦下
酷酒庫府東門舊參議衙端平三年制帥大卿趙公與懃拆淳祐六年制帥集撰顏公頤仲委提督官司戶黃繙刊定規式載于石刻詳見敘賦上酒門
常平庫附糴資
公使庫設廳前西廡之後乾道中守張津以簽判舊治益之屋久而圮守胡榘重建凡一百六十六

庶有院碓有坊酒有棧錢米什物等有庫公廨吏舍以及神宇莫不整釐自寶慶三年二月十五日經始十一月三十日告成役工一萬五百二十六用楮券一萬二千六百二十七緡有奇

東醋庫 靈橋門外

西醋庫 美祿坊之東

都稅務 東渡門裏皇朝景德四年置紹定元年守胡榘于火後重建

市舶務 淳化元年初置于定海縣後乃移州在于子城東南其左倚羅城嘉定十三年火通判王梎重建久而圮寶慶三年守胡榘捐楮券萬三千二百八十八緡有奇屬通判蔡範撤新之重其廳事高其閎閎內廳扁曰清白堂後堂存舊名曰雙清清白堂之前中唐有屋以便往來東西前後列四庫廡分二十八眼以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號之兩夾東西各有門東門與來安門通出來安門爲城外往來之通衢衢之南北各設小門隔衢對來安門又立大門門之外浙江有來遠亭乾道間守趙伯圭建慶元六年通判趙師岌修寶慶二年蔡範重建更名來賈館至檢覈于此歷三門以入務而閉闔之南北小門容頓寬敞防閑慎密司存之吏亦免于戾矣務之前門與靈橋門近紹定元年正月火自務之西北延燎于南務獨免而前門燬二月重建自此門之外先後建置皆有碑記

都酒務 美祿坊子城西南一百一十步皇朝天禧五年置紹興五年以其地爲通判南廳務遷子城南平橋下街西高麗行衙淳熙七年有旨以其地賜相臣史浩今寶奎精舍是也務又遷于湖西觀音寺側嘉定元年省罷添差通判南廳通制移治西廳務乃復舊基比較贍軍二務萃爲扁曰三酒務其偏爲藏春園其外爲慶豐樓嘉定十六年守趙師岌所建也寶慶三年守胡榘重修務屋凡貳楮券四千一百四十七緡有奇舊在羅城東梔心寺側紹興間併歸都酒務

贍軍務 舊在開元寺西紹興間併歸都酒務

香泉庫 乾道間置六庫分在六城門續添鹽倉門新門二庫凡八庫

教場 子城西北總爲地四十畝一角四十步西東一百步而北九十七步官廳射亭坐其北寶慶三年守胡榘重修

物料場 舊經云寄市舶務之東廊舊云在子城裏今廢

合同場 舊在州東門外政和四年承朝旨置其後以爲添倅廳而場移于西壽昌院中添倅廳守虧移而場不復還故處今廢

造船場 甬東城外一里

制置司和劑藥局 府舊無藥局疾病者取藥于市假僞售賤其害滋甚寶慶三年守胡榘始撥局于郡圃射垛之西爲屋七間有閣以居藥工井竈庖湢皆整器用什物咸備總費楮券四千緡外捐萬緡市藥命官吏主之劑量精深閭境賴惠漸收贏錢以補之費其萬緡則循環充本

作院 聖功寺東本寺地也久而屋圮嘉定六年寺復請其地每有製造軍器別踏逐寺

省馬院 淳祐壬寅冬重建在達信門裏

雪窖 嘉定十六年守趙師岌置在甬東廂法雲寺後

養濟院 西門裏距府一里半舊有居養院後廢爲戚果全捷營故置養濟院寶慶三年守胡榘重修日給糎不絕人支米一升錢十二文省小者減半亦一二十人

安濟坊 西門裏崇壽二年令置安濟坊以養病者本府以大觀元年閏十月始建崇壽三年以人物繁庶貧無以葬寄留僧舍或委棄道旁令州責之縣選有常住僧管幹擇地以常平錢置四年五月詔曰天下承平日久民既庶矣而養生送死尚未能無憾朕甚憫焉今鰥寡孤獨既有居養之法若疾而無醫則爲之置安濟坊貧而無葬則爲之置漏澤園朕之志

漏澤園

于民深矣監司守令奉行無忽本府以
崇寧三年置于城南柳亭院僧主之

公宇

子城周回四百二十丈環以水唐長慶元年刺史韓察所築歲久民居跨濠造浮橋直抵城址不惟塞水道碍舟楫有緩急亦無路可以運水邦人病之淳祐癸卯春制守陳塏給錢酒付造棚人聽自除拆環城遂有路可通立于城東水衙坊牌一于城西城街坊牌二重修于城限隔內外一于城門也門額守潘良貴書譙樓上有刻

奉國軍門即子城門也門額守潘良貴書譙樓上有刻漏皇朝慶曆中太守王周重修久益圮紹興三十一年守韓仲通訪得吳人祝岷石銅為蓮華漏藝精制古簽判許克昌記之慶元間守鄭有開攝守程覃重修嘉熙三年又圮于風守趙以夫重建特進觀文殿大學士鄭清之作記

宣詔亭奉國門外之左亭

之右又有曉示亭

頒春亭奉國門外之右亭之左又有曉示亭二亭皆寶慶三年守胡榘重修

子城東門奉國門內常平倉之後寶慶三年守胡榘重建費楮券一千一百二十一緡有奇

子城西門米倉之後奉國門內苗

慶元府門有樓直奉國門之後舊揭明州之額守潘良貴書州陞慶元府守何澹書額嘗因火投烈燄以厭之今額丞相史魯公書守趙師嵒所立也嘉熙二年為風所圮守趙以夫重建鄭丞相作奉國軍門記併述

儀門直府門之後二子門翼之列戟其中寶慶三年守胡榘重修淳祐六年春制帥集撰顏公頤仲重修設廳與儀門相直前有庭後有穿堂屋寶慶二年皆圮于風守胡榘重建經始于八月八日落成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用楮券一萬二千六百三十八緡有奇

戒石亭前設廳

茶酒亭分時設廳前之東西經
定元年火守胡榘重建

制置司簽廳由設廳西廡以入面東直設廳之西

慶元府簽廳由制置司簽廳前入面南直設廳之西北

橫舟原在設廳後淳祐六年制帥集撰顏公頤仲移就平易堂後

進思堂紹興四年守郭仲荀建淳祐六年冬制帥集撰顏公頤仲以舊規湫隘卑下歲老不支于是增高故址改造一新七年春賜御書堂扁從公請也

平易堂進思堂之後紹興二十年守曹泳建淳祐六年冬制帥集撰顏公頤仲重建

羔羊齋平易堂之後

獅子門設廳之左由此以入治事廳

治事廳建炎末守張汝舟建淳祐五年冬制帥集撰顏公頤仲重修規模視前宏敞

錦堂治事廳後正寢也歲久傾圮淳祐元年守余天錫新之氣象宏壯事閒幸丑賜御書錦堂二字以天錫守鄉郡奉母侈茲寵榮天錫刻扁揭示不朽寓貴端明殿學士陳卓為記資政殿大學士趙善湘書特進觀文殿大學士鄭清之題額

公生明正堂之後後堂之前為穿堂三間八窗玲瓏益便坐閱文書之所舊湫隘特甚守余天錫一新未及名陳塏繼其後摹司馬文正公所書公生明三字揭扁

清暑堂府堂西偏一堂淳熙初魏王建中圮于風守余天錫新之扁仍舊樓參政鑰所書向南有小軒可坐尤宜冬

鎮海樓府堂之東偏寶慶二年守胡榘始建新武岡倅李劉記

勾章道院鎮海樓之下

仁齋寶慶二年守胡榘撤新之更名在治事廳之東舊曰東齋

友山亭　仁齋前之南偏在修竹間紹興壬戌守梁汝嘉建郡人樓鑰更名友山

鄭山堂　在鎮海樓之北政和丙申守周邦彥因舊基建炎兵燼蕩然獨存堂下雙檜最古方池前後各一百餘年屋老且圮淳祐壬寅冬制守陳塏一新扁用舊名資政殿大學士鄭清之書刻制置司準遣鄭倫所作上梁文于屏板

九經堂　太宗皇帝淳化元年詔頒國子監九經二年守陳充作堂以藏久而堂圮書散元祐五年守李閎鑿池畚土增舊址別求九經藏之火于建炎紹興十八年守徐琛又新之跨池爲石橋通鄭山堂翼以步廊淳熙七年范成大守明詔賜魏王所藏書四千九十二册十五軸乃葺斯堂奉其書西偏已乃藏所賜書于府學之御書閣築堂及奉安賜書皆有碑記而陳之碑逸矣淳祐五年冬制帥集撰顏公頤仲重修之

梅莊　占春亭　春風堂之南淳祐六年制帥集撰顏公頤仲建

射亭　九經堂後面春亭前之西偏面其西爲垛而棲鵠焉軍士時習射于此號小教場乾道元年守趙伯圭用舊址新之

桃源洞　出射亭少西而北穴子城以出北東西繚以牆蓋郡圃總名也

更恭亭　入洞門北折而西嘉定十六年守章良朋建前有古檜二取東坡先生雙童老更恭之義名之

傳觴亭　更恭亭北行折西嘉定七年攝守程覃建鑿石軋水爲曲池于亭內

春風堂　傳觴亭之西程覃建疊石爲山峙其後石山之下有小池

雙瑞樓　春風堂之南程覃建因田夫以駢幹之粟來獻而名蓋子城後門也

芙蓉堂　春風堂之西程覃建鑿池植蓮于後

清心堂　芙蓉堂之西隆興癸未守趙子潚建其下

明秀樓　清心堂之西程覃建共二層寶慶二年圮于風

甬東道院　清心堂之南趙子潚建

茅亭　甬東道院甬穴子城以入折而東舊有二亭今存者一爾

熙春亭　茅亭之東迤于北紹熙癸酉守韓璡建

眞瑞堂　熙春亭之東迤于南前有木犀

夾芳亭　眞瑞堂之東迤于北程覃建

步廊　自鄭山堂九經堂之西入八亭之南西折而入夾芳亭經射亭前入桃源洞西折北行轉西至傳觴亭而行至明秀樓傳觴亭之東北出後門雖雨雪不妨步履寶慶三年守胡榘重修

百花臺　太守曹泳建今廢

佳趣亭　集春亭　容與亭　今廢

及瓜亭　子城西南百六十步

喜雨樓及瓜亭　望京門裏舊

蕭賓亭　名待賓亭

紅蓮閣　子城西南入十步皇朝宰相章郇公得象嘗倅是邦大中祥符間建

衆樂堂　子城西南屹立湖中東西有橋以通來往風物月浦極目無塵而近在郛郭之內一勝景也嘉祐間守錢公輔建邵亢記之守呂淙書額乾道四年守張津重建

涵虛館　淳熙元年魏王建益于衆樂堂之後即湖棧閣行舟登降之所也寶慶二年守胡榘重修

隱德堂　衆樂堂之南紹興十三年守莫將爲賀公知章立設像而祠焉取李太白之句名以送老久而圮寶慶三年守胡榘更新之九月十四日經始十一月三十日畢工用楮券五千三百九緡有奇視舊益堅壯而軒敞明年乃繪夏黃公之像合祠其中更今名奉化丞諸葛興記

竹洲　西湖之南政和間守樓异領郡建錦照堂久而圮隆興二年守趙子潚重建更名今廢

廣生堂西湖廣福院側乾道元年
守趙伯圭建放生之所也
三江亭鄧江之東舊有亭名三江久廢紹興十年守
臣貴郴亭于江之西城之上東渡門之北取舊
名名之蓋慈溪江與奉化江
合流其前而入定海江也
十洲之一亭四明之所以得名者以有日月二湖月湖
所居也此取象焉以汀名者曰柳曰雪以洲名
者曰芳蓱曰芙蓉曰菊花以島嶼名者曰月曰
松曰花曰竹曰烟總而言之凡十湖山之勝
推當與邦人共之雖遠方之好游者亦使主焉
今洲之大者爲寺爲觀爲臺館未免自有其有
僅存一洲詢之耆老亦莫能識廣袤不盈丈自
安其小以此得全宿祐二年秋郡守陳塏政事
之暇一日拉僚屬登此洲喟然曰人棄我取因
其地勢命添倅趙霽要植亭其上與邦之人及
遠方好游者共之遂名是歲十月既望領客泛
舟觀保豐碶平糴倉已乃登斯亭熙嘯咨同
此清游制幕林宗諭元晉有詩云師帥勤民衆

務修挾時領客過前洲不緣感召豐年好安得
從容暇日游人在湖山皆自得政先倉廩百無
憂老農不解君王意
卻要朝輸爲少留

官僚

佐官

唐刺史有別駕又曰長史又曰上佐又曰司馬卽
漢治中之任方鎭權重則佐貳益卑屈故杜子美
有云治中實棄捐藝祖有天下首置諸州通判以
朝官以上充實使督察方鎭當時謂之監州典郡
者至有欲求無通判處太平旣久其權稍削然兵
民錢穀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與守
臣通簽書施行亦或謂之同判委任益不輕也中
興以來明州通判多至二員魏王在鎭以長史司
馬易其職淳熙七年依舊嘉定元年省添差則止
二員

通判東廳儀門外之東廳東有室曰不欺通判張奉
世重建謝宋伯易名東口舊又有堂曰蟾
桂錢端禮植木犀其前因取以名續賈曰秋風
軒端禮之弟端厚來倅復舊名久而圮張掌請
于郡重建扁曰風月堂亭曰思齊章良朋建西
北有竹所蕪玻建嘉定十五年章良朋以常平
使者來攝郡念其
舊治爲更新之

通判西廳儀門外之西本添差通判居而今之酒務
判酒務復舊基南廳通判移治于此號曰西廳
廳堂皆圮今倅口景良重建廳側有清容堂有

月林有風月
堂悉如故

職曹官

皇朝因唐制兩使各置判官推官一節度置掌書
記觀察置支使爲幕職官錄事司戶司理司法參
軍各一爲曹官幕職官掌助理郡政凡書記支使
不得並置有出身卽爲書記無出身卽爲支使錄
事掌判院庶務糾諸曹稽違司戶掌戶籍賦稅倉
庫受納司理掌獄訟鞫勘之事司法掌議法斷刑
諸州爲錄事諸府爲司錄大觀二年詔諸州依門
封府制分曹建掾改判官爲司錄參軍推官爲戶

曹參軍錄事改士曹兼儀曹參軍司理改左治獄
參軍司戶改右治獄參軍司法改議刑參軍政和
二年以左右治獄參軍名稱非古古有六曹掾名
可以復罷于是司錄參軍外有士曹戶曹儀曹兵
曹刑曹工曹六參軍且各有掾視州次第事繁簡
增減員數三年又以參軍起于行軍用武非安平
無事之稱改爲司錄事司士曹事司戶曹事司儀
曹事司兵曹事司刑曹事司工曹事建炎元年詔
州司錄依舊爲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曹掾官依
舊爲節度觀察軍事推官支使掌書記錄事司戶

司理司法參軍大觀四年河北路都轉運提點刑
獄司言準令諸錄事參軍不得差出今來既州院
並罷其錄事參軍惟是總察諸案稽違等事不治
刑獄伏乞許令逐司差出幹當事務詔依諸路依
此建炎以來復置州院錄參管幹
節度判官廳事舊在儀門外之西乾道中守張津欲
徹公使庫以故戎司易之直奉國門之西
頴春亭之後王日挍茲是官撤新其堂
宇又築室于廳事之右以三兩扁之
節度推官廳事舊在子城之西門外隆興初制閫乔
建奪爲幹辦公事廳遂徙于奉國門之東
宣詔亭之後戎官之廬也舊廳有石曼卿等
筆驛詩寶元二年書贈朱復之康定二年復之
官于此刻之石嘉祐四年胡宗愈作亭貯之中
更兵火亭壞碑仆紹興十一年劉偉建南堂西

置仆碑壁間且以籌筆名
堂聽事既移碑亦隨之
節度掌書記不常置
觀察判官闕
觀察推官廳事舊在儀門外之西偏魏王來鎮以處
王府屬官繼又以處添差通判察推乃徙
民居嘉定十三年趙希踶范斯臧守韓元禮毀
子城西南之官圃且畀之財始建公舍蓋酒務
之東也
觀察支使康定二年聶冏居官鼎新廨宇爲書有次
晉史有位小圃有竹樹水石圃建堂曰嘉
好堂之南有燕射亭西望府城列四亭曰清漪
曰碧鮮曰待月曰隱几觀察推官朝奉郎試祕
書省校書郎陳之武撰記意府之簽
廳乃其地也今官省碑記猶在簽廳
錄事參軍在府院子城南四十步

寶慶三年守胡榘重修
司戶參軍廳事子城東南半里與萬壽寺相對嘉定
十三年火重建紹定元年火守胡榘重建
司理參軍司理院子城南三十五步嘉定十三年
火趙汝騠重建寶慶三年守胡榘重修
司法參軍廳事舊在子城西三十步中廢率僦民居
嘉定十三年始建于子城東南舊縣學基
紹定元年火
守胡榘重修
制置司官
紹興二年五月以左朝奉大夫中書門下省檢正
諸房公事仇悆充集英殿修撰福建兩浙淮東沿
海制置使敍位依發運使例所有本司屬官亦依
發運使屬官條例置司平江之許浦鎮七月呂頤
浩言朝廷置沿海制置使最爲得策然虜舟從海

道北來抛大洋至洋山三孤宜山岱山獐港岑江直至定海縣此海道一也係浙東路若自通泰州南沙北沙轉入東簽料角黃牛埭頭放洋至洋山沿海岸南來至青龍港又沿海岸轉徘徊頭至金山入海監縣澉浦鎮黃灣頭直至臨安府江岸此海道二也係浙西路萬一有警制置一司必不能照應兩路事宜乞令仇悆管浙西淮東路別差一員管浙東福建路從之三年六月罷司見在定海縣船令明州守臣兼總領參謀參議並罷屬官人吏等裁減數目九月命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

武泰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爲檢校少保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以紹興府溫台明州爲地分屬官參謀參議主管機宜文字書寫機宜文字各一員幹辦公事準備差遣各四員海道幹當使臣八員六年置副使八年以浙東安撫使知紹興府兼使司十年仍舊十一月罷隆興元年復置司敷文閣學士趙子潚首被旨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奏仍以紹興府溫台明州爲地分所部州縣軍兵將官巡尉及本地分內應有屯泊官兵並乞聽節制前所差官屬員多今乞裁減止置參議官書寫機宜文字幹辦公事準備差遣各一員海道幹當使臣四員依安撫司屬官例被請給得旨依

參議聽事子城東門外舊司馬衙

書寫機宜文字元降親屬充後不常置

幹辦公事聽事子城西門外乃節度推官舊居也

準備差遣聽事萬壽寺西舊縣學基嘉定十三年建

幹當使臣今三員

兵官制置司水軍官見敎兵

國朝置總管鈐轄司掌總治軍旅屯戍營防守禦

之政令凡將兵隸屬者訓練教閱賞罰之事皆掌焉總管副總管武臣以諸司使以上充文臣以兩省五品以上充一州即爲兵馬總管一路即爲馬步軍總管路分都監掌本路禁旅屯戍邊防訓練之政令州府以下都監皆掌其本城屯駐兵甲訓練差使之事資淺者爲監押要郡又有駐泊兵馬都監巡檢司有沿邊溪洞都巡檢或蕃漢都巡檢或數州數縣管界或一州一縣巡檢掌訓治甲兵巡邏州邑擒捕盜賊事又有刀魚船戰棹巡檢沿江河淮海置捉賊巡檢及巡馬遞鋪巡促私茶鹽

各視其名分以修舉職業皆掌巡邏幾察之事州
總管中罷建炎元年改諸路路分鈐轄爲副總管
路分都監爲副鈐轄其請給人從序位等並依舊
鈐轄都監例三年路分鈐轄路分都監並如故五
年詔兩浙東西江東南西荆湖南北福建廣南東
路各分置路分總管文臣以安撫使爲都總管兼
領兵民事武臣爲副則主兵而已紹興三年中書
舍人趙思誠言祖宗朝兵馬都監監押大州不過
三員小州止一員今一州之中至有六七人職事
不修類多騷擾乞今後惟忠義勳勞之後朝廷特

加優郵者許添差外餘更不添差詔吏部除宗室
外其諸路添差過員數并元差因依申尚書省蓋
舊制路分鈐轄都監駐泊添差都監等專用武藝
出身累立戰功或隨龍或行門出職人而添差都
監監押除宗室不泛與也副總管元于紹興府駐
劄隆興元年添差副總管郭吉駐劄明州乾道中
除武臣提刑與副總管較位序不協副總管遂移
駐明州

浙東路副總管聽事子城西門
外制幹廳之前
路分初做民居淳熙戊申劉繼忠始請没官舊屋開
爲聽事在永濟橋側久而圮嘉定二年鄭端禮

白于州得錢五萬益以俸餘
葺而新之扁其西偏曰西齋

駐泊兵馬都監

添差兵馬都監

兵馬都監

添差兵馬監押

兵馬監押

押隊

準備差使

指使五員

右禁軍廂軍官

紹興慶元府台州都巡檢使聽事望京門
外浙東寨中

大嵩巡檢鄞縣

海內巡檢指使元有白峯巡檢今差指使
一員就海內寨撥隸土軍

管界巡檢以上並
定海縣

鮚埼巡檢嘉定中提刑程覃攝守
奏請省都酒務一員置

公塘巡檢以上並
奉化縣

三姑巡檢指使舊更有巡江獵港二巡檢今差
指使二員就三姑寨撥隸土軍

岱山巡檢指使以上並
昌國縣

鳴鶴巡檢慈
溪

右土軍官

務鎮官

市舶務文一員聽事咸家橋寶慶二年通判蔡純建有碑記

都稅務武一員

都酒務武一員舊二員嘉定中提刑程覃攝守奏請省一員改爲鮎埼鎮巡檢

比較務文一員舊二員程覃奏請省一員爲鮎埼監鎮

賂軍文二員紹定二年守劉渠奏請省一員爲慈溪縣丞

下莊酒務武一員

小溪酒稅共武一員以上並鄞縣

奉化酒稅共武一員

慈溪酒稅共武一員

象山監酒務一員

定海監稅武一員

石碶寶幢二稅務共武一員鄞縣

鮎埼監鎮文一員奉化嘉定中省比較務一員置

倉庫局院官

一苗米倉文一員聽事舊縣學基嘉定庚辰年建紹定元年火守胡榘重建

甲仗庫武一員

作院武二員

添差武二員不常置

鹽官

翰林祇候駐泊一員

鹽官

國朝舊有支鹽場官不係在州縣者並令兼管烟火公事紹聖二年勅許決本場亭戶等鬬訟公事不得過小杖十三政和四年建議者謂就場支鹽多有揩帶于是逐州置倉置支鹽官二員其鹽場並改作買納鹽場添差監官并押袋官建炎二年兵部尚書盧益奏諸州鹽倉官吏役夫無慮百餘人每一倉數綱一綱官吏與夫兵稍之費又不知其幾沿途偷盜罪賞至嚴猶不能禁至于搬發稍

留支請不繼客人積壓衆次動至數月前建議者謂逐州置倉以防私于之弊竊恐其弊今在諸場而又在諸倉也詔令逐州鹽倉官前去就場支發三年依舊州倉支鹽四年復許就場支鹽每場差監官一員于鹽倉官或押袋官內選差其餘押袋官權行減罷尋有旨不係差充支鹽押袋官除無兼職之人權罷外有兼管催煎押袋官且令依舊專一監催亭戶煎煉自是州倉置罷不常官亦隨之紹興二十五年勅鹽場買納官衙兼帶催煎免差盜販二十七年尚書省言昨戶部申請罷淮浙

路諸州諸鹽倉各就場支撥今訪聞其開場分迂遠客人艱于搬請及諸場競相增加斤數輕重不等二十八年詔浙東路復置州倉諸場官或一員或二員率視劇易爲增損慶元府凡十三場並隸提鹽司趁辦課利而廩給仰本府長亭杜瀆置場台州亦本府支官俸鳴鶴蘆花龍頭長山四場官舊或差武臣寶慶二年提鹽司余鑄申乞于文資內選辟得旨依

支鹽倉文武各一員

大嵩場武一員鄞縣

玉泉玉女二場各武一員象山

清泉場監鹽押袋文武各一員

龍頭穿山長山三場各文一員以上並定海

昌國監文武各一員

岱山場監鹽押袋武二員

東江高南亭二場各武一員

蘆花場文一員以上並昌國

鳴鶴場文二員慈溪

長亭場文一員

杜瀆場武一員以上並台州

造船官

國朝皇祐中溫明各有造船場大觀二年以造船場并歸明州買木場并歸溫州于是明州有船場官二員溫州有買木官二員並差武臣政和元年明州復置造船買木二場官各二員仍選差文臣二年爲明州無木植并就溫州打造將明州船場兵級買木監官前去溫州勾當七年守樓昇以應辦三韓歲使船請依舊移船場于明州以便工役尋又歸溫州宣和七年兩浙運司乞移明溫州船場并就鎮江府奏辟監官二員內一員兼管買木未幾又乞移于秀州通惠鎮存留船場官外省罷從之中興以來復置監官於明州

監官文一員場在城外一里甬東廂聽事直桃花渡有亭曰超然晁說之字以道自號景迂元祐中爲知名士崇寧後坐上書入邪籍政和初爲監官以詩書自娛一日部使者來治船事詬責甚峻晁從容對曰船待木乃成伐木非一歲不可致今無錢致木則無船乃宜使者槐去淳熙十年襄陽王鉞爲監官爲立景迂先生祠陸游記之

驛鋪

迎恩驛望京門裏舊有迎恩亭自建通衢處爲迎送賓客之地驛亭遂廢今爲義田莊屋

紹興四年勅江浙州軍置斥堠鋪專差鋪兵傳遞文字今府界內鋪凡十七兵一百一十二人象山

昌國率乘海潮往來府縣故不置鋪

城西鋪至京門外至景安一十里

景安鋪鄞縣清道鄉地名馬鋪至西渡鋪連江一十五里

西渡鋪慈溪縣界至西門一十五里

西門鋪慈溪縣界至甲山二十五里

甲山鋪慈溪縣金川鄉至漁溪二十五里

漁溪鋪慈溪縣漁溪坊前至梅與府楓下鋪二十五里

右西路

楳社鋪甬水門外屬鄞縣光同鄉至北渡鋪連江一十二里

北渡鋪奉化縣北渡頭至南渡一十五里

南渡鋪奉化縣南渡頭至縣下二十五里

奉化鋪本縣郭至雙溪二十五里

雙溪鋪奉化縣地名雙溪至固海二十五里

固海鋪奉化縣地名固海至台州寧海縣界海口鋪二十五里

右南路

桃花鋪東渡門外江之東屬鄞縣老界鄉地名桃花渡北至清水三十五里

清水鋪定海縣清水坊前至西門二十五里

右北路

河頭鋪定海縣界有王河頭自桃花渡至此五十五里自此東至蘆浦五十里

蘆浦鋪定海縣地名穿山碶東渡海洋至昌國縣

右東路

補遺

公宇 桃蹊 可憩亭 由桃源而西涪祐六年制帥集撰顏公頤仲建○此條在梅莊古春亭之後射亭之前各本並脫據黃本補黃東井先生定文以修復郡中三堂向文瀾閣傳給寶慶志圖井鈔首三卷其後在張鐵掌丈恕處余刻六志既成始聞而假之得於此卷中補此條及後驛鋪一條揩當時所鈔僅此亂後闕本又復殘蝕不得更校他卷耳

驛鋪 西門鋪定海縣郭至縣五里○此條在清水鋪之後右北路行之前按前所開四路各鋪前後皆相呼應今清水鋪明云至西門二十五里則下有西門鋪無疑且府界內鋪凡十七正不足一

四明志卷第四

宋 羅濬 等 撰

郡志卷第四

敘山

山

四明山府西南六十里綿亘明越台三郡之境周回八百里二百八十峰峯峯相次上擬于斧蒼中頂五峰狀如蓮花疑近星斗寰宇記云山頂有池其池有三重石臺 唐末有高士謝遺塵隱于是山之南雷嘗至吳中謂陸龜蒙曰吾山有峰最高四穴在峰上每天宇晴霽望之如戶牖相傳謂之石窗故茲山名曰四明山中有雲二十里不絕民皆家雲之南北每往來謂之過雲有鹿亭有樊榭有瀑溪洞木實有青櫺子味極甘而堅不可卒破有猿謂之鞠侯于是龜蒙與友人皮日休各賦詩九篇傳于世十道四蕃志及太平廣記神仙傳云即漢劉綱與妻樊夫人上昇之地四明山記云孫與公得仙梁而上昇北夢瑣言云王蜀時許寂少年棲于山學易于晉徵君一旦有夫婦詣山挈一壺酒寂詰之云今日離剡縣寂曰道路甚遥安得一日及此頗異之夕以壺觴命酌其夫出一拍板抗聲高歌悉是說劍之意俄自臂間抽兩物展而喝之即兩劍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擊寂甚駭尋匿之飲畢就寢迨曉乃空榻也舊志云山有黃鎮屯長一二尺色如黃金居石縫中天將雨作牛吼聲中人亦若杖錫山石樓山寰宇記云一名石柱松巖山窓是四明山巔風處 古傳有雷峰山大雷山即謝遺峒山蝸蝠洞在仙蜜塵所隱峒山其中峒有四竇或云烽火樓山雞籠山鷲山象以名西山皆四此即四窗明山之支派也山在郡跨鄞奉化慈溪三縣初名明州以此故載郡志其支派之顯特者分見諸縣驃騎山鎮府之北金峩峙其南東直天童太白旁睨鄞峰玉几西南四明諸山尤秀拔此山之大勢也詳見各縣志

鎮明嶺府治前一里三十步本一丘阜天禧中李夷庚爲守精地理之學以土增之上有佛亭嘉定十三年火次年市民重建觀音殿紹定元年守胡榘書鎮明嶺及圓通道場以表之

敘水

渠堰磧閘橋梁津渡附

水

海環府境東北迤于南潮入城之東北各有喉蓋潮古今諸家海潮之說多矣或謂天河激湧亦云地機論曰觀翕張虧盈以日澈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而濤隨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源殊派別無所適從索隱探徵宜申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舊經合浦郡沿南溟而東過海康歷陵水陟思平注南海迮由龍川抵潮陽自出守會稽移莅句章是以上諸郡皆沿海濱朝夕觀望潮汐之候者有日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十年其心頗有準的大率元氣噓吸天隨氣而漲歇溟渤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衆陽之母陰生于陽故潮附之于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者陰類故潮依之于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于朔望消于

朏魄虧于上下弦息于朏朒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于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于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時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復會于子位于是知潮常附日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盡矣或遲速消息又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于時期矣或問日四海潮平來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霆水岸橫飛雪崖旁射彭湃奔激吁可畏也其奮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爲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吞餘姚奉化二江伴之浙江甚狹逼潮來不聞濤有聲也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籃風亭北望蕭奧大山水闊二百餘里故海商船舶怖于上潭惟泛餘姚小汀易舟而浮運河達于杭越葸以下有沙潭南北橫亘隔礙洪波蹙遇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水未漲洎月經巽乾潮來已半濁浪擁滯後水益來于是溢于沙潭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爲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

初一日十六日子末午末平

初二日十七日丑初未初平

初三日十八日丑正未正平

初四日十九日丑末未末平

初五日二十日寅初申初平

初六日二十一日寅正申正平

初七日二十二日卯初酉初平

初八日二十三日卯正酉正平

初九日二十四日卯末酉末平

初十日二十五日辰初戌初平

十一日二十六日辰正戌正平

十二日二十七日辰末戌末平

十三日二十八日巳初亥初平

十四日二十九日巳正亥正平

十五日三十日巳末亥末平

慈溪江源于紹興餘姚之太平山至丈亭而分一貫邑中一瓌邑前其西北諸山之水未至縣五里匯於彭山堰有斗門以泄於江二江皆東來至西渡復合亘府城之北入於海隨潮上下

奉化江源於四明之鎮亭山出縣之惠政橋下與諸溪水會而南來亘府城之東然後北與慈溪江會而入海隨潮上下

顏公渠自桃花渡而東迄定海西市綿亘六十里元港久湮田疇失溉舟楫不通民旅病之前此帥守非不興念牽以役艱費夥而輟淳祐六年秋九月制帥集撰龍溪顏公頤仲因農隙鳩工榜示通衢民聽惟睦榜示云照得民以食爲命食以農爲本農以水利爲急本郡田畝全藉水利如東管則賴有東湖之水西管則賴有它山之水獨自桃花渡至定海縣一帶東西南北周回六十里舊有河港久不浚治日侵月占皆爲湮塞水無可瀦惟仰天雨晴未十日即已旱乾農家無計可施坐待其槁昔號膏腴今爲墝瘠食日不給何以爲生居此方者委可憐念其次則曩河既已斷港未免冒險涉江民旅往來軍兵打請又有風

潮不測之患數十年來太守屢常有意開浚只事關重大費用浩繁莫敢輕舉當職冒膺千里宅生之寄常軫祝民由己之心苟可興利豈敢吝費亟欲趁今農隙支撥錢米雇募夫工自桃花渡直定海縣西市依舊來河道盡行開浚一可瀦水澤以溉田畝一可通舟楫以便軍民者也誠為一方無窮之利其間近河居民或有侵占舊來河道為田起屋者自當悔悟日前冒占官河之非體承州郡為民興利之意各謀改徙毋復執迷翫不可以一二人之私計而妨六十里之水利本府亦當斟酌地段支錢給助應是開河之費盡從本府出備更無一毫擾纔越三旬而六十及民戶所合先行給榜曉示者

里故河盡復廣五丈深丈二尺役工二十三萬九千有奇總費五十五萬七千緡有奇置碶三跨橋六鄞令趙希莅定海令劉仲襄慈溪令季鏞各因渠之所隸而董其役倅郡張公琥總之銖粒皆仲于官織毫無擾於民又慮歲深泥淤思為久利計再撥緡錢二萬貫脩河局正將一員主之而句稽則責之鄞與定海二丞公之為民慮周矣民便其利而頌其德因刻石曰顏公渠筱曰此則後守續增

日月二湖皆源於四明山一自它山堰經仲夏堰入南門一自大雷經廣德湖入西門瀦為二湖在城西南隅南隅曰日湖又曰細湖又曰小江湖又曰競渡湖昔有黃鍾二公競渡於此因以為名久湮僅如汙澤獨西隅存焉曰月湖又曰西湖其縱三百五十丈其衡四十丈周回七百三十丈有奇中有橋二絕湖而過汀洲島嶼凡十

曰柳汀曰雪汀曰芳草洲曰芙蓉洲曰菊花洲曰月島曰松島曰花嶼曰竹嶼曰煙嶼十洲三島大家多景象亭臺院閣隨方面勢四時之景不同而士女游賞特盛於春夏飛葢成陰畫船漾影殆無虛日湖之支派繚繞城市往往家映修渠人酌清泚又引之於城北隅鑿兩池以渟之洼潦泛溢則城之東北隅有食喉氣喉二碶以洩於江亦不勝也葢四明山之旁衆山萃焉雨盛則澗壑交會出為漫流無以瀦之其涸可立而待非特民渴於飲而江納海潮以之灌溉田皆斥鹵耕稼廢矣唐開元中鄞令王元暐視地高下伐木斲石橫巨流而約之浚湖以受其入溉田八百頃民德王公立祠堰旁大和六年刺史于季友又築仲夏堰水利益博國朝建隆開它山堰損若不可修康憲錢公億晚請于神增築全固熙寧乙卯虞大寧為鄞令元祐癸酉劉純父為明守渠圮湖涸因其舊而修之建中靖國改元之夏秋不雨湖大涸郡以其事屬監船場唐意意由南門道渠上凡八十有五里抵它山堰見水多醨洩乃盡塞支流稍浚上源以其土增堰水漸引以北獨距城十數里地赤裂深縫尺餘人謂水無可行之理矣意卽王令之祠禱焉一

昔水輒薄城下不數日湖流漫然趄一歲復涸簽幕
張必强鄞令龔行修又歷視舊堰修之益卑以高易
土以石治鐵以固之水遂通行嘉定七年提刑程覃
攝守謂奔湍流沙沙壅水滯乃勢之常歲不一浚治
之厥後用力益艱捐緡錢千有二百置田四十畝委
鄉之强幹者掌其租入歲給役夫之費督以邑丞意
則善矣而行之者寔具文十四年泉使魏峴以鄉郡
爲念請於朝得祠牒十委里人日朱日王按渠堰禊
閘之廢湮者重加修築若程所置田歲租日耗而渠
不浚丞亦莫知職之在我也紹定元年守胡榘始拘

其租於官重有司之責且聞諸朝禁居民立屋以塞
氣喉食喉二禊者浚導必時隄防必謹啟閉必如式
一邦之大利也後之人毋忽或云水自南門入寶流離宮過涸則火此渠所關尤重不當侯其涸而後浚
清瀾池直奉國軍門之南錢恭惠王嘗浚之以爲救焚
備守李夷庚又浚之以其土益鎮明嶺
府池鄞山堂之前後各一
梁公泉鄞山堂前方池之外紹興十二年守梁汝嘉建
亭其上今亭廢井存
昌浆泉公使庫造酒所紹興末年守韓仲通建亭其上

故名
義井十所
東北廂五
鄞縣前坐北大街一
拱星坊巷口大街一
泰和坊河下一
宣化坊魏家巷一
廟巷一
東南廂一
車橋下南巷一

西北廂二
能仁寺前一
鄔仁坊佛閣下一
西南廂二
府院前一
五通堂巷口一
橋梁
日月湖之水釃爲支流可濯可湘可載可沿徒杠
輿梁政所宜舉人繁屋比則家自爲之矣創置歲
月載舊經者不敢廢今增創過倍姑識其大者歲

月不暇究也

西南廂

清澗橋俗曰府橋奉國

四明橋府南六十步

定十三年火亭燬

憧憧橋府西南一里西湖衆樂堂之東西橋也俗呼東湖橋西湖橋天禧五年僧蘊臻建轉運使陳堯佐立名嘉祐中守錢君倚修乾道五年守張津重建仍建二亭其上侍御王伯庠記

湖心石橋大小二橋府西南一里半元豐七年建

清洞橋舊經止曰甬水門

慈行橋府東南九十步

迎鳳橋府東南一百六十步

錦照橋大廟前南距府二百八十步

倉橋振名坊南距府二里半

福明橋景福寺東距府二里

新橋景福寺西距府二里半

錦里橋舊名五馬在竹洲西距府一里半

廨院橋會家匯南距府一里二十步舊名通安橋嘉定十三年火重建

右舊經所載

君奢橋湖橋東距府二百步

酒務橋崇教寺側距府一百七十步

衆樂橋湖橋側距府二百步

竹行橋千歲坊西距府一百九十步

章耆巷橋千歲坊南距府二百一十步

永安橋會家匯西距府一里

四柱橋會家匯南距府一里

木欄橋廨院前東距府一里四十步

韓家橋廨院側南距府一里三十步

牟家橋鑄冶坊巷距府一百五十步

文博橋鑄冶坊巷距府一百六十步

汪運使橋大廟前北距府一百七十步

畫錦橋大廟前南距府一百八十步

褚家橋蔣家帶東距府二里半

宣家橋千歲坊南距府三百步

感聖寺橋紹定元年史府重建

周家橋鑄冶坊巷距府一里半

普照橋距府二里半

東南廂

市心橋南湖頭南西南廂交界距府一里

吳欄橋市心橋南西南廂交界距府一里半

奉化橋一名捧花龍舌頭南西南廂交界距府三里

水月橋 延慶寺前西南廂交界距府三里十五步
洗馬橋 新寺後門距府二里十八步
泥橋 新牌橋東距府三里二十四步
車橋 靈橋門西距府四里四十五步
行香橋 舊日焚香採蓮橋東距府二里三十步
採蓮橋 南寺前南距府三里半元豐六年建
獅子橋 興教寺南距府二里半
新牌橋 泥橋頭南距府二里半十二步

右舊經所載

塔下橋 連桂坊東距府二里三十步
破石橋 吉祥寺後距府二里二十八步
古石橋 二十九營前距府二里三十五步
小江橋 積善坊距府三里半紹定元年火重修
卯家橋 迪教坊南距府四里半紹定元年火重修
興教橋 景清巷口東距府四里半五十步
賀都監橋 新門頭距府四里半五十五步
戚家橋 南寺後門距府一里半
明州橋 南寺前直南距府二里半一十步
南寺後橋 戚家橋南距府一里半五步
黃家橋 東河際南距府二里半

行宮橋 袁尚書宅西距府三里十五步
磚橋 龍舌頭北距府二里半二十步
石橋 趙府前距府一里半
史學士橋 龍舌頭距府二里半
王家橋 連桂坊南距府二里十步
陸家石橋 連桂坊西距府二里
史府橋 景德寺側東距府一里半
石橋 汪家巷口距府一里半
林家橋 全捷營前距府三里半
馬家莊橋 新門頭距府二里半

王家橋 袁尚書宅前距府四里半
袁尚書橋 里半三十步
孫家石橋 戚家橋南距府一里半一十步
馬家石橋 東河際距府四里半四十步
馬家莊石橋 黃家橋南距府一里半五步
馬家石橋 白龍王廟前距府二里半
吳家橋 沙泥巷口距府一里半
新門裏石橋 馮計院宅前距府三里
汪家木橋 景德寺東距府一里十步
黃鑒橋 戚家橋東距府一里五步

西北廂

迎恩橋一名仁安望京門裏東距府一里

虹橋壽寧坊南距府二百十步乾道中守張津重建

河利橋西南半里項家巷口府

惠政橋報恩光孝寺前俗曰天寧橋崇寧二年建

永濟橋路分衙前距府六十步景德四年僧惟一建乾道五年守張津作亭其上嘉定十三年火亭廢

董孝橋一名波母橋報恩觀西距府六十步天禧五年建有孕久而北乾道五年守張津重建紹定元年守胡榘于火後重建

府東門橋距府二十步

〈寶慶四 十三〉 塵嘯樓校本

府西門橋距府三十步

阮家橋一名斜橋府東北半里

鑒橋狀元坊府東北一里

西上橋府西北一里半

東上橋府西北一里

石碶橋府東北一里三十步元符元年建

右舊經所載

鹽倉橋鹽倉門距府一里半

貢院橋府學西距府一里

府後橋桃源洞後距府半里

中上橋高侍郎新巷口距府三十步

頂戴橋朝桂坊下距府半里

祝都橋報恩寺後東距府一百步

林鱔魚橋高侍郎宅前距府一里

方家橋報恩寺後西距府半里

楊家橋報恩寺後五距府半里

烏鵲橋忠順官寨前距府一里半

府社壇橋望京門裏淳祐六年制帥集撰顏公頤仲建按曰此條當係後守續增

東北廂紹定元年火諸橋皆守胡榘重修建

千歲橋府東南百步西南廂交界周廣順二年建舊曰萬歲橋又曰貫橋

〈寶慶四 十四〉 塵嘯樓校本

皇封橋府東南半里

開明橋一曰通明鄞縣前

積善橋鄞縣東

生菫橋鄞縣東

鹽蛤橋府東南二里半

右舊經所載

蕭家橋市心距府二百十步

迴途橋魏家巷口距府一里

餘慶橋縣東距府一里半

琅琊橋縣東距府一里三百二十步

做絮橋廟頭距府一里
三百四十步
東渡門裏距府
國橋二里二十步
都稅院橋東渡門裏距府
二里二十步
張家橋鹹塘口距府
二里三十步
四港橋市舶司後
距府三里
市舶司後橋鹹塘東距府
三里二十步
葛家橋姚家巷口距府
三里三十步
洗麩橋東壽昌寺北
距府二里半
洞橋新河頭距
府二里半
泰和坊橋鄞縣前距
府二里半
隱仙橋天慶觀後距
府二里半
柴家橋廣慧寺後距府
二里二十步
廣慧橋大梁街距府
一里五十步

津渡

東渡即桃花渡羅城東門外往定海昌國路寶慶三年守胡榘新造昌國渡船二隻詳見縣志津渡門

北渡甬水門南二十五里往奉化路蓋奉化有南渡故以此爲北也洪子五名管幹

西渡望京門西二十里往慈溪路管堰洪子原管一十八名每名月支和糴錢二貫文牛畜原額八頭每頭月支草料錢一貫文索綴月支三貫文初委鄞縣丞于所收役錢內支丞不任職所支有名無實人畜俱亡寶慶三年洪子存者一十三名牛存者一頭舟一下甚艱守胡榘買牛增人收丞廳役錢入板歸按月支給遞西渡堰人慈溪江舟行歷慈溪餘姚以至上虞之通

明堰牽視潮候

江東西塘路本府城東靈橋門浮梁之外有西塘自甬東之莫支堰係民旅沿塘往來之路外邊河內傍田侵創幾不盈尺淳祐六年制帥集撰顏公頲仲申省重修按曰淳祐以下後守續增

海道

至昌國縣

乘西南風不待潮徑至舟山頭登岸

風不順泊大小謝港口或大小茅山候潮回方行

至象山縣乘東北風行

一泊烏崎亭

再泊方門

三泊陳山渡頭步至縣一十五里

敘產

五穀熟而人民育地產莫貴于此明之穀有早禾有中禾有晚禾早禾以立秋成中禾以處暑成中最富早次之晚禾以八月成視早益罕矣其品目早黃曰晚青曰矮白曰大白曰細白曰大赤曰占城曰金城曰糯糈曰赤糈曰烏糈曰九里香曰赤轉稻曰冷水紅曰早糯曰黃糯曰白糯曰丁香曰

曰赤糯曰鼠牙糯曰虎皮糯曰麻糯曰杭州糯曰
九日糯曰青稈糯粟豆麻麥種無不宜一歲之入
非不足贍一邦之民也而大家多閉糴小民率仰
米浙東浙西歉則上下皇皇勸分之令不行州郡
至取米于廣以救荒市區斗爲錢數百而陳陳相
因待價自若必有仁人君子而後倡義以正斯俗
若夫水族之富瀕海皆然而亦有荒有熟韓文公
記南海廟以厭魚蟹爲稱美言政所格也明通曰
畿人趨都會海雖熟而珍奇所出迫不如所聚惟
有力者能得之產不異于他邦者不必盡數取其
異者紀焉

布帛之品

俗不甚事蠶桑紡績故布帛皆貴于他郡惟奉化紬
密而輕如蟬翼獨異他地象山苧布最細曰女兒布
其尤細者也

草之品

江東多席草人業于
席織著名四方曰明席
三白農人以此驗歲云
三葉白則歲熟
卷柏俗呼長生不死草生四明山雖甚枯槁得水
即蔥翠謝靈運山居賦云卷柏萬代而不死
蒘本作蕤生水中
今東湖多有之

苔吳都賦海苔之類註云苔生水中正青狀如
亂髮乾之赤鹽藏有汁名曰濡苔出象山
紫菜吳都賦曰綸組紫絳註云紫菜郭璞江賦云紫
蕚紫暐以叢被註云蕚紫菜也定海昌國海岸
中有之出伏
龍山者著名
海藻爾雅曰藻又名海藻生海中黑色如亂髮而大
埤雅曰本草以爾雅所謂綸似綸組似組東海
有之正謂二藻也又云按本草海藻昆布青苔
紫菜皆療癭瘿結氣又一種細者紫色曰紫角
菜

果之品

楊梅越之楊梅著名天下而奉化所產不減于越有
邵家烏有金家烏許家烏韓家晚大荔支小荔
支鄞之小溪亦有之色紅不逮奉化之紫
黑產東湖者色白名酪密腳又其次也
榧翠山香山雪竇皆有
之惟雪竇榧著名

羣茨一名荇菜最大者吳閭中地栗形質
相似而甘肥差減俗謂之土地栗
青橘子出四明山陸龜蒙有詩見
松陵集今名存實亡矣

羽之品

頻伽佛書著此名昌國補陀山
有之鄞縣句章北巖亦有

水族之品

鱸魚數種有塘鱸形雖巨不肥有江鱸差小而味淡
有海鱸皮厚而肉肥曰肥鱸味極珍邦人多重
之
石首魚一名鰽郭璞江賦曰鰽鮫順時而往還注字
林曰鰽魚出南海頭中有石一名石首常以
三月八月出故曰順時然俗呼冬天簡中者曰
石首三四月業海人每以潮汛競往採之曰洋
山魚舟人連七郡出洋取之者多至百萬
艘鹽之可經年謂之鄙君羹鰽子公反

鯽魚一名河豚豚又作𩵦江淮河皆有之本草鯽魚肝及子有大毒入口灑舌入腹攪腸肉小毒人亦食之者之不可近鐘當以物懸之一名鮭𩵦魚以物觸之即噴腹如氣毬亦名噴腹魚白背有赤道如印目得合與諸魚不同又名鯸魚又名吹肚魚又名鮡魚海中大毒者惟檄橈太魚若木魚之大用蘆根烏薑草根汁一云獨眠者尤毒腹多刺去其頭尾取其身白肉用檄橈甘蔗煮之檄橈以解毒甘蔗以驗其有毒即黑若其腹肉肝腸膏肭與猫犬隨鮡昔永嘉有廚人喜其肥美竊食之即仆噤不語欲絕以黑豆挽花研汁攪不潔大藥進之久乃嘔吐而活

春魚似石首而小每春三月業海人競往取之名曰捉春不減洋山之盛冬天簿中有者曰簿春

鯸魚狀如鱸而肉粗三鰓曰鯸四鰓

鮰鯸一名鰣魚身扁而銳狀若鍔刀身有兩斜角尾如燕尾鱗細如粟骨軟肉雪白于諸魚甘美第一春晚最肥

鯊魚皮上有沙故曰鯊有白蒲鯊黃頭鯊白眼鯊白鯊青頓鯊烏鯊斑鯊牛皮鯊狗鯊鹿文鯊鯧鯊鯷鯊燕尾鯊虎鯊犁到鯊香鯊熨斗鯊髻鯊劍鯊刺鯊其種類甚衆

比目魚吳都賦曰雙則比目片則王餘注比目東海所出王餘魚其身半也俗曰越王食鱠魚未盡因以其半棄之爲魚無其一面故曰王餘也

帶魚海物異名記修若練帶曰帶魚

鰻海中者極大似蛇而色青白齒鋸利冬啼鰭之名鰻風鰻江湖河中者曰慈鰻小而色黃埤雅曰鰻有雄無雌以影漫鱣而生子今鰻腹自有子未必皆漫鱣也

華臍魚一名老婆魚一名壽魚壽一作綬腹有帶如帔子生附其上或云名殺者以此吳都賦曰琵琶魚沈云琵琶魚無鱗其形似琵琶冬初始出者俗多重之至春則味降矣

鱘鰉魚極大而骨胞肉肥亦可爲鮓

烏賊本草云是鰞烏所化今其口與其仔猶相似腹中有墨今作好墨用之陳藏器云老者名烏賊魚以物觸之即噴墨一名烏賊魚其形一如算袋而帶極長墨猶在腹也蜀本云背上有厚三四分日華子云又名纜魚鬚腳悉在眼前風波稍急即以鬚粘石爲纜圖經云一名烏鰂能吸波噴墨涸水以自衛使水匿不爲人所害又云性嗜烏每暴水上有飛烏過謂其死便啄其腹則卷而食之以此爲名言其爲烏之賊也形若革囊口在腹下八足聚生口旁只一骨厚三四分似小舟輒虛而白又有兩鬚如帶可以自縈故別名纜魚南越志云烏賊有可遇風便丸前鬚下可書也世謂烏賊喪墨而知禮故俗謂之海若白事小吏有最小者俗呼墨斗

章巨大者曰石拒居石穴人或取之能以腳粘石拒人故名亦曰章舉石拒次曰章舉亦曰章舉形似大算袋八足長及二三尺足上突出磁礪最最如釘釘有竅浮于海沙布形如死烏烏啄之卷以入水噓釘吸之以此充腹其次者曰章舉魚以大小呼之石拒如斗章舉如升南方有石拒此惟章舉耳章舉之又小者曰望潮身一二寸足倍之又一種曰鎖管亦其類胸短無釘板身多鰓長不五六寸味極肥腴以糟泥之可作湯或同章舉與蝦合爲鮓謂之三和鮓最美可致遠世說晉虞嘯父答晉帝云天時尚溫鮓魚未熟即此也

箭魚即江湖鮭魚海出者最大甘肥異常腹下細骨如箭鏃俗名箭魚味甘在皮鱗之交土人和鱆煮供之春晚與筍尤稱

鱀魚子多而肥夏初曝乾可以致遠郭璞江賦曰鱀鮪時而往還山海經註曰鱀狹薄而長大者長尺餘一名刀魚常以三月入月出故曰鮪時

銀魚口尖身銳如銀條又一種極小者名麪魚

鱘魚身如脊鰧骨柔無鱗

白魚 板身肉美

梅魚 首大朱口金鱗

火魚 頭巨尾小身圓通赤故以火名又一種名石敦卒

短魚 項縮而短爲羞極美色微紅

魟魚 形圓似扇無鱗色紫黑口在腹下尾長于身如狸鼠其最大曰鮫魟即與鮫魚可錯靶者同是鮫與魟皆一類矣其次曰錦魟皮亦沙澁擦去沙煮爛與鱉裙同又次曰黃魟差小背黑腹黃其餘有斑魟牛魟虎魟皆凡魚

池青魚 尾有刺甚長逢物則撥之毒能中人色白者曰池白與魟相類又名邵陽魚鼠尾魚可作羞

竹夾魚 近鮸魚尾有硬鱗色青黑一名土鱣

肋魚 似箭魚而小身薄細骨滿肋肥者僅充口瘦即無所取

馬鮫魚 形似鱸魚味似鰿魚品在鰿鱸之閒

鯧魚 似鯉生淺海中著底專食泥身圓口小骨軟肉甘平無毒食之令人身健吳王論魚以鯧爲上

鐵魚 形似魟肉亦凡惟以鹽浥之曝爲羞名曰鐵羞俗又呼老鴉羞去皮生擘成絲供飣

吹沙魚 埠雅曰鮸鮹今吹沙小魚常開口吹沙故曰吹沙滋性善沈大如指狹圓而長有墨點俗呼爲新婦臂味甘今奉化鮹埼鎮多有此頗以爲珍品

泥魚 似吹沙而首大江河中皆有之

箬魚 其形似箬又有極大者曰鰨鰜

黃滑魚 種曰烏眼白眼皆相類

吐哺魚 東潮有之本名土附以其附土而行也

闌胡 形如小鮎大者如人指長二三寸許頭有斑點簇簇如星潮退數千百萬跳躑塗泥中海婦挾箬取之如拾芥名曰闌胡一名彈塗以跳躑取名土人芼以米脯薤煮之醒酒然雖細物以盂覆活者數百于地旦起發覆視之駢首俱拱北無一參差亦異矣

鮹魚 本草作蝤一名乍魚一名水母一名樗蒲魚生東海形如覆笠肉如血餡大者如席小者如斗腹下如垂絮純赤無腸胃眼目以蝦爲目蝦動鮹沈故曰水母目蝦如驅驢之與蛩蛩相假矣

蝤蛑 明越風物志云蝤蛑并螯十足生海邊泥穴中潮退探取之四時常有雌者掩大而肥重者斤數其小而黃者謂之石蝤蛑最大者曰青蝤小者曰黃甲後足闊者又曰撥棹子東坡答丁公默送蝤蛑詩有半殼含黃宜點酒兩螯斫雪勸加餐之句郡之城東江濱有蝤蛑廟俗傳有漁人獲一巨蝤蛑力不能勝爲巨螯鉗而死今廟即其地前賢多呼四明曰蝤蛑州舒嬾堂述

里諺云八月蝤蛑健如虎埠雅曰蝤蛑兩螯至強能與虎鬬

蟹 俗呼爲蟹圓臍者牝尖者牡也經霜則有赤膏俗呼母蟹亦曰赤蟹無膏曰白蟹有子者曰子蟹本草以蟹性敗漆燒之致鼠

螃蟹 俗呼毛蟹又曰田蟹螯跪帶毛山谷詩云怒目橫行與虎爭寒沙奔火禍胎生

彭越 爾雅名彭蜎螯赤者名擁劍一種爲彭蜞性寒甚蔡謨謂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所誤又一種名桀步埠雅曰以其橫行故謂之桀步又一種曰沙蟹

蚌 有珠郭璞江賦曰瓊蚌晞耀而瑩珠定海招寶山下有巨蚌光彩逼人

海月 形圓如月亦謂之海鏡土人鱗次之以爲天囪郭璞江賦曰玉珧海月謝靈運詩曰掛席拾海月

蝦 有赤白青黃斑數色青者大如兒臂土人珍之以餉遠梅熟時曰梅蝦蟹熟時曰蟹蝦

而大者曰蝦姑身尺餘鬚亦二三尺曰蝦黃不常有皆產于海其產于陂湖者曰溯蝦生于河者曰蝦公二鉗比他種其長倍之郭璞江賦云水母目蝦註曰水母無耳及目不知避人常依蝦隨之

鱉形如覆斗其大如車青褐色十二足長五六寸尾長二三尺其殼堅硬腰間橫紋一綫軟可屈摺每一屈一行尾尖硬有刺能觸傷人口足皆在覆斗之下海中每雌負雄漁者必雙得以竹編爲一甲鬻焉牧者子如麻子土人以爲醬或鮮牡蠣無子本草云牝牡相隨牝者背上有目牡者無目牡得牝始行牝去而牡死韓退之詩鱉寶如惠文骨眼相附行

蛤每一潮生一暈海濱人以苗栽泥中伺其長八月十六日雀入水化蛤海濱有見之者

淡菜亦名殼菜形似珠母一頭尖中銜少毛甚益人生南海有東海夫人之號土人燒令汁沸出肉食之若與少米煮熟後去兩邊及毛更入蘿蔔紫蘇同煮尤佳

蝛生于海巖或簏竹又一種曰老婆牙

蠣房其大者如駝蹄小者如人指面亦曰牡蠣陶隱居云牡蠣是百歲鵰所化道家以左顧者是雄故名牡蠣右顧則牝蠣向南視之口邪向東爲左顧此物附石而生磈礧相連如房故名蠣房一名蠔山晉安人呼蠔莆初生才如拳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蘚嚴如山每房內有蠔肉一塊亦有柱肉之大小隨房廣狹每潮來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之以充腹海人取之皆鑿房以烈火逼開挑取肉食之自然甘美更益人美顏色細肌膚海族之最貴者也

蠙俗呼曰生蠙似蛤而長殼有毛俗又曰毛蛤一曰蜄蠙

江珧以柱爲珍東坡有江珧傳一種小者曰沙珧

螺多種掩白而香者曰香螺有刺曰刺螺味辛曰辣螺有曰拳螺劍螺又曰丁螺斑螺又有生深海中可爲酒杯者曰鸚鵡螺郭璞江賦曰鸚螺蚖蝮註云異物志曰鸚鵡螺狀如覆杯頭如烏頭向其腹視如鸚鵡故以名也舊說曰蜿蜒小螺也一種曰海蜘

車螯歐陽公詩曰璀璨殼如玉斑斕點生花美此物也一名昌蜎一名魁蛤奉化鄞鄮間有之

蛤蜊善醒酒山谷詩云商略督郵風味惡不堪持到蛤蜊前

蜃子生海泥中長二三寸如大拇指其肉甚肥殼不足以容之口常開不閉時行病後不可食切忌食之飯後

蚶子爾雅謂之魁陸有瓦壟蚶毛蚶芽蚶土物志曰有側徑四尺皆似瓦壟有文郭璞江賦曰洪蚶專車

龜腳以狀似之郭璞江賦云石蛙應節而揚葩

蜆小于蛤蜊生水泥中殼薄肉多舍沙以水浸隔日令吐沙盡方可煮食本草蜆殼陳久者止痢冷無毒候風雨能以殼爲翅飛也

肘子殼下尖而闊中有肉黏之膏屎皆在尖廚人去下體取面肉肥供入湯稍久即韌不入品

沙噀塊然一物如牛馬腸臟頭長可五六寸許胖然如水蟲無首無尾無目無皮骨但能蠕動觸之則縮小如桃栗徐復擁腫土人以沙盆採去其涎腥雜五辛煮之腥美味爲上物

刊誤

鉸顏公渠 置碶三碶下盧有閘字至正志亦有

水 日月二湖 入南門 入西門盧林本及至正志以其土增堰備覽引此語土字下有第第二字盧林本亦有

族 鯊魚 髻鯊髻上有丫字之品

帶魚 海物異名記盧林本記下有曰字乾隆志引亦有

鬧胡 無一參差差下盧有者字乾隆志引亦有

四明志卷第四

鄞 徐時棟校刊

宋 羅濬 等

郡志卷第五

敍賦上

明州在唐歲貢猶及淡菜蚶蛤之屬自海抵京師道役凡四十三萬人孔戡元稹相繼奏罷之錢氏奄有吳越內事奢侈外事貢獻下至雞魚卵穀必家至而戶取鞭笞日繁民不堪命皇朝盡削錢氏白配之目官賦頓輕而身丁錢猶未悉除考覈戶口莫盛于天禧少耗于元豐而復盛于乾道開禧

盡蠲身丁錢戶口益滋而考覈不必詳矣雖然所蠲之細未救所斂之多夫豈得已者以古會稽三縣之地爲今大藩量入爲出亦旣戛戛支移折變之法經畫措置之方官與民必相體其庶幾乎

戶口

太宗皇帝朝

主一萬八百七十八戶

客一萬六千八百三戶

天禧中

主總一十萬四千七百二十五戶計二十五萬六千

五百七十六口

客總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七戶計七萬四千四百一十三口

元豐中

主五萬七千八百七十四戶

客五萬七千三百三十四戶

政和六年

主總九萬四千五百七十四戶計二十一萬三千七百九十一口

客總二萬九千一百一十八戶計五萬一千七百五十四口

乾道四年

主一十萬四千七百二十五戶計二十五萬六千五百七十六口

客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七戶計七萬四千四百一十三口

夏稅

正稅　咸平三年戶部計度合支殿前諸軍及府界諸色人春冬衣用絹綿絁布數百萬匹兩始牒諸路轉運使諸轄下州軍出產物帛等處就近計度於夏秋稅錢物力科折準備輦運上京自此始以夏秋數目併於夏稅送納

絹二萬七千三百六十匹二丈九尺三寸九分九釐

絁六千九百七十七匹二丈六尺六分八釐

綿一十三萬七千九百四十三兩七錢四分二釐

和買　大中祥符三年河北運使李士衡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豫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及期輸賦之外先償逋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令官司豫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仍令優給其值大率出產細絹州軍蠶熟絲賤細絹貨賣不行民間困乏每於歲首先出官錢貸借民戶候蠶熟收細絹王旭行之潁州李士衡行之陝西二方既以爲利遂推行之天下此所以謂之和買也天聖二年詔令後豫支細絹錢並取人戶情願其不出產州軍不得一例抑配是時兩浙惟溫州以非土產不曾拋降越州諸縣爭認多數惟嵊縣知縣以官與民市久必爲

害獨不肯承民皆怨之其後國家用度浸廣和買更不給錢而輸官者並照舊額溫州嵊縣獨免明州細絹之額則加於正稅者半矣

絹三萬五百六匹

絁九千九百匹

舊志成於乾道五年載正稅絹八千二百九匹

和買絹二萬二千四百二十七匹認發臨安府

和買絹八千七十九匹淮衣絹二千七百匹總爲絹四萬一千四百一十五匹正稅絁四百二十二匹和買絁九千九百匹淮衣絁三千三百匹總爲絁一萬三千六百二十二匹正稅綿一

十一萬兩今以淮衣及認發臨安府和買通在
數內爲絹五萬七千八百六十六匹二丈九尺
三寸九分九釐紬一萬六千八百七十七匹二
丈六寸六分八釐綿一十三萬七千九百四十
三兩七錢四分一釐加於舊者多矣
折變初以夏秋稅錢科折紬絹綿又以紬絹綿折納
錢謂之折帛錢或折納麥價直分數增減不常
亭戶以二稅之地煎煮則有折鹽
米帛亦有折糯夫是之謂折變
折帛錢
正稅絹三千二百七十三匹每匹折錢七貫文
計二萬二千九百一十一貫文
紬二千九百七十八匹每匹折錢七貫文
計二萬八百四十六貫文
綿五萬五千兩每兩折錢四百文計二萬
二千貫文
和買絹九千一百五十二匹每匹折錢六貫五
百文計五萬九千四百八十八貫文
紬七千九百二十匹每匹折錢六貫五百
文計五萬一千四百八十貫文
折麥原額於上三等戶科出絹八百四十二匹二
丈一尺二寸紬二百七十八匹一丈六尺七
寸綿六千一百六十四兩一錢七分折納正
義小麥五千二百九十石八斗四升六合六

勺六抄嘉定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承奉
司牒承尚書省劄子備下臣僚奉請將兩浙
州軍合納麥糯各減十分之二寶慶元年十
二月又準省劄行下臣僚奏乞將麥糯再減
半科折尋申省部
并錢數通行減半
絹四百二十一匹一丈五寸五分
紬一百三十九匹八尺三寸五分
綿三千八十二兩八分五釐
以上三項通折
正麥二千四百四石九斗三升三勺內出豁免
數史丞相府及餘府第五百二十二石
六斗二升四合四抄實收正麥一千八
百八十二石三斗
六合二勺六抄

義倉麥二百四十石四斗九升三合三抄
亭戶折鹽係通判西廳
催解轉運司
絹五百六十一匹一丈三尺五分五釐
紬一百七十九匹三丈四尺一寸三分
綿三千一百六十七兩二錢九分二釐
蠲免定海縣
絹一百六匹淳熙十年七月初四日準轉運司牒
準尚書省劄子兩浙轉運司狀明州
定海縣清泉鄉民貧稅重昨來本州據本縣知
縣報乞將清泉鄉第四等第五等二稅量減內
有夏稅絹一百六匹係是上供之數六月十九
日三省同奉聖旨可將合發上供絹一百六匹
特與
蠲免

實催本色

絹四萬四千三百五十三匹五尺七寸九分四釐

又係昌國縣續增圍田及餘縣虧細增絹之數

計增二十六匹八尺四寸七分八釐今實催四

萬四千三百七十九匹一丈四尺二寸七分二

釐內出豁事故絹一

千七百五十匹

細五千六百六十匹二丈六尺一寸八分八釐虧

一匹七尺八寸三分八釐入絹額今實催五千

六百五十九匹一丈八尺三寸五分

綿七萬六千六百九十四兩三錢六分四釐

秋稅

苗米正額一十一萬二千六百九十七石三斗二升三

合七勺原額一十一萬二千六百四十一石三斗

二升三合七勺續添昌國縣新收人戶圍

田米五

十六石

折變

糯九千五百四十八石二斗四升八合折除苗米

九千七百一十二石八斗七升三合原額一萬

九千九十

六石四斗九升六合嘉定十四年指揮減二分

寶慶元年十二月指揮又減三分通減一半定

今額內又出豁免敷史丞相府諸府第糯米一

千九百三十二石四升二合止收七千六百一

十六石二

斗六合

亭戶折鹽二千五百九十八石一斗九升二合原

二千四百九十八石四升九合三勺係通判廳拘催折錢起

轉運司寶慶元年會計拘催

起解數各縣續一

百七石一斗四五二合七勺

實催本色一十萬五百五十石八斗八升三合七勺

內豁除諸縣事故二千五百三十五石止

收九萬八千一十五石八斗八升三合七勺

酒糟醋

附

國初有都酒務官既自榷亦許民般酤又募民能

分其利卽官給要契許酤於二十里外而歲輸其

直今坊場課利錢是也時酒課盡入係省州用仰

足於此慶厤二年祠部員外郎王珙請增酒價以

其錢起發上供利端始開熙寧元豐以後買撲名

錢入於常平酒價荐增又悉椿管州益苦匱乃增

收買撲淨利錢而諸庫並復設明州租額在城及

奉化慈溪定海小溪五務歲爲錢止八萬三千一

百五十四貫而已熙寧十年租額之外買撲錢又

計二萬五千四百七十九貫有奇紹興元年創比

較務六年創戶部贍軍庫展轉增價曩由漕司椿

管移用者盡入經總制司而其它分隸名色益多

凡賣到錢例留五分有奇循環充本四分有奇分

隸諸司今分隸既多留本率不及四分分隸之餘

又有贍軍起發七分酒息錢酒之餘又有糟酵錢
取糟釀醋則納糟本錢而又納醋息錢此邦羅買
視他州獨貴倘善措置歲收本錢已幸否則併與
本錢失之惟分隸起發之額不可虧爾
都酒比較贍軍三省務內省務三外省務四則例每貫
百四十二文本柄在內其餘分隸經總制司四十
二貫三百九十四文羅本司一十五貫一百八十
二文移用司二貫
七百八十二文

本柄錢五萬八千四十貫八百九十八文逐年米麥
豆細價錢
不等今以寶慶
三年價數計之
糯米九千六百八十五石三斗六升五合每石錢
三貫九百九十文計三萬八千六百四十四
貫六百七文
麵麥二千二百八十八石三斗九升八合七勺每
石三貫六百文計八千二百三十八貫二百
三十六文
夫食物料等錢一萬一千一百五十八貫五十五
文
造麴七百三十九貫九十文
造生煮酒六千七百九十五貫九百五十文
袋紬一百五匹每匹四貫文計四百二十貫文
箍缸打窨二百貫文
官吏茶湯賃屋夫直年計放刀品嘗饒賞糜費
酒樣輕空滲漏監官船家從物等三千三
貫一十五文
收息錢六萬二千九貫六百九文
諸司六萬四百六十二貫二百三十二文
本府一千五百四十七貫三百七十七文
歲於分隸諸司外又有起發七分酒息錢一
萬五千三百九十六貫一百八十五文赴戶
部封樁庫而監官俸給又不與
焉則本柄錢未有不虧者也
糟錢熙寧六年七月諸酒務新收五分糟錢并出賣糟
糠錢本錢之類不係省額錢並依量添酒錢法令提舉

常平司拘管應副本務內諸般支用政和四年四
月勅州縣見賣糟酵每勅只計一文三分或一文
五分今每勅添作三文足每十勅仍加耗二勅除
舊額錢係提舉司分撥外其所添錢專充直達綱
支費宣和四年經制司措置官監酒務見賣糟價
錢每勅添二文足應副移用靖康元年罷建炎三
年十一月指揮酒務昨行經制量添賣糟錢依舊
拘收令糟酵錢充公用外於醋息錢內併撥分隸
諸司
錢
開寶六年酒務糟酵除係人戶及公使庫買撲
醋息錢外如無人買撲官自造醋沽賣熙寧六年司農
奏應官監醋務如公使庫願認納課利造醋沽賣
收錢貼助公使庫者聽政和二年臣僚言諸州公
庫元豐以來除管納轉運司錢外所收息錢即別
無立額之法蓋以歲賜遞利既有定數則於此稍
加優假乃可使之應副支費近因貪吏作過始立
定額然外郡公帑緣此用度不足未免積壓借給
拖欠行戶錢物爲弊尤甚欲望計依元豐舊制更
不立額從之紹興令諸州公使庫賣醋息及糟錢

襲生畜產價錢謂非抑配出賣者聽歲額外支用舊例於都酒務撥糟醪造醋納糟本錢充經制迨達二窠名其餘息錢歸公使庫今東西二醋庫納公使庫錢外以糟醪醋息錢併計之日共納經制錢一貫二百文雜本司錢八百文移用司錢六百文

慈溪奉化小溪三務隸省場

本柄錢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二貫七百六十七文以寶慶三年爲準

糯米二千三十五石二斗三升每石價錢三貫九百九十文計八千一百二十貫五百六十八文

麵麥四百八十五石四斗四升六合五勺每石價錢三貫六百文計一千七百四十七貫六百七文

夫食物料錢三千三百四貫五百九十二文

造麵一百四十貫一文

造生煮酒一千五百二十五貫九百八十七文

袋紬二十六匹四丈一尺每匹價錢四貫文計錢一百七貫四百一十四文

箍缸打竈四百三貫五百二十七文

官吏巡腳夫食隄費輕空滲漏一千一百二十七貫六百六十三文

收息錢一萬六千四百七十貫二百九十九文

諸司一萬八千六百五十五貫五百六十文

本府廚本柄錢二千一百八十五貫二百六十文填納諸司外有起發七分酒息錢總數見內省務註而監官俸給又不與焉

生煮酒糟錢四百四十一貫一百二十四文

經總制司一百一貫二百五十八文

移用司五十三貫五百一十六文

本府二百八十六貫三百五十文

定海務隸省場

水軍庫抱認淨息一萬九千三百一十貫文

原係省務差官監當支降本柄造賣緣因本縣屯駐水軍置立犒賞酒庫攙奪課利嗣奏王前守郡日申明朝廷省罷官監并令水軍承抱歲納淨息二萬四千四百一十七貫五百八十文其後趕辦不敷紹熙二年水軍申乞減價賣酒裁定今額均月解納

諸司一萬四千六百八十三貫四百七十六文一

本府四千六百三十一貫九百八十八文

林村下莊象山三務隸羅貝場原係民戶貫撲紹興閒明朝廷自行承抱省部續差官監當

本柄錢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二貫五百五文以寶慶三年爲準

糯米二千四百七十五石七升二勺每石價錢三貫九百九十文計九千八百七十五貫五百三十文

麵麥五百九十七石四斗二升四合八勺每石價錢三貫六百文計二千一百五十貫七百二十九文

夫食物料四千一百九十六貫二百四十六文

造麵一百五十九貫七百八十七文

造生煮酒一千六百八十七貫八百一十八文

袋紬三十四匹一丈八尺七寸每匹價錢四貫

計一百三十六貫七百四十八文

箍缸打竈三百六十七貫三百二十九文

官吏巡腳夫食糜費輕空滲漏一千八百四十四貫五百六十四文

收息錢一萬六千三百七貫九百四文

諸司九千二百二十三貫八百六文經總制司一千七百六十一貫一百八十六文內藏正名及七分寬剩四千一百三十八貫七百八十一文五分淨利二千二十四貫四百九十三文糴本一千一百三十八貫八百四十文移用一百六十六貫五百六文

本府七千八十四貫九十九文三務內象山一務原移截撥糯米夫食物料糜費等責納淨息本柄少而息多故總而計之其息俵於省務除通判廳收諸司錢外三務又納本府糟錢六百三十九貫七百三十二文本府實計歲收錢七千七百二十三貫八百三十一文

諸縣人戶買撲坊場錢三萬一千五百七十一貫九百六十五文

常平司二萬五千九百一十六貫一百四十九文

本府五千六百五十五貫八百一十六文外有鄞縣係小溪子店歲納本府錢三百三十六貫文不在此數

奉化定海象山三縣醋息錢一千二十貫文隸公使庫

香泉庫

人戶抱認淨息錢六萬九千貫文乾道二年守張津措置於城外創庫官給本柄造酒差使臣一員監賣應副細民酤飲不許入城攙奪省課歲收息錢添助官兵俸料支遣無分隸諸司繼而得不償費改差人吏管幹以淳熙十二年最高錢額計拘趁息錢六萬二千八百二十六貫二十四文省續又沽賣不行遂令人戶抵產立息承抱歲納淨息錢四萬餘貫嘉定五年承抱人張良卿等以抵債行使官會違背指揮籍沒家產復從官賣於年提刑程覃來攝郡事分差吏人管幹於時所籍之資已厚酒具色色俱成程又刷諸庫羨餘以附益之酒課頓增歲收息錢七萬二千緡八年遂申朝省專一存留七萬緡在庫循環充本大率給米麵本錢五千則責息三千循習既久執爲定例有司惟知歲收息錢七萬二千緡之舊額而不知吏輩發賣不行暗折本錢十餘年來公私交以爲病且所差之吏不立界限甲敗則使乙承之乙敗則使丙承之於是閫府之吏半爲繰囚而所謂七萬緡本錢者已折其半矣寶慶

二年春守胡渠視事僚屬上下首言其弊乃爲斟酌減息錢一分如本錢五千止責息二千所差管幹吏人以半年爲界更雖樂其寬而半年之間收息錢及數其本錢仍虧僚屬乃入劄獻計謂官酤取贏終不若民自爲之之便糴買制造因時視宜里社通融爲費已約一也執役者非其子弟即其僕廝無傭賃之費二也家人婦子更相檢視無耗蠹之姦三也工精業熟釀造得法費省而味勝四也洞達人情諳知風俗發賣亦易五也委官吏則一切反是胡公旣熟究弊源次年冬乃下令聽人戶承抱減舊息額三千緡舊納息以錢七分會子三分今又許以錢會中半入納貸之本錢二萬緡仍以原酒具屋舍盡給之期肴年悉償本錢不再給而息必按月而輸公私兩便實經久可行之法

西門庫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一貫六百三十三文

江東庫一萬一千三百八十七貫三百三十三文

鹽倉門庫九千五百五十六貫三百三十三文

東渡門庫八千一十三貫一百三十三文

鄞江門庫七千四百三十三貫二百六十入文

南門庫七千四百三十五貫二百六十八文

新門庫六千九百五貫文

北門庫三千五百二十六貫三十二文

慈福庫 在府禁界內慈福寺前原賣省務酒日納見錢三貫省乾道三年下莊酒務借撥地界賣本務酒額有人戶陳皋等陳乞承抱一界三年日納錢八百文紹熙二年復歸省務後緣江東香泉酒庫連界就勒江東管庫人翟寅承抱日納息錢三貫省不理爲香泉課額亦不理爲省務課額周璿替翟寅依舊承抱嘉定五年周璿因行使官會違秤提指揮籍沒家財本府差官監管江東庫其慈福庫係進士陳珏承抱日納息錢三貫五百省六年人戶虛煽王永年顧鑄陸至陳至周廣滕祖榮淵程清九名連狀承抱日納四貫五百文省錢會各半給麻與鄞縣尉催納十二年轉運司備據夏尙忠狀元保任程清等分抱慈福庫酤賣不行乞減價錢與減免五百文日以四貫錢會爲額

酤酒庫 拋於端平三年制帥大卿趙與懃任內都庫在府東門舊參議衙西庫在紅蓮閣徙河利橋給本錢一十萬貫日收息錢七分半留本庫用備經買二分半入府庫用助郡計淳祐元年制帥大資余天錫台兩庫爲一增留本錢二十萬日拘息錢四千貫四年八月制帥殿撰趙綸再令紐算增留本錢三十萬逐日免發本錢止收息錢一千五百貫會十七界內見錢二十八貫足抵四百貫五年九月制帥集撰顏公頤仲究弊更式將所收錢除一千五百貫解府充息三十貫貼換見錢外餘不問多寡封置府庫候糴買稟支仍委提督官司戶黃縉刊定規式載於石刻○按曰此則後守續增

商稅 元年爲準

歲有豐歉物有盛衰出其途者有衆寡故征斂亦有盈縮慶元司征尤視海舶之至否稅額不可豫定姑以中數計之放免鮮魚蚶蛤蝦等及本府所產生果蘿蔔芋子稅錢因依附見於下嘉定六年六月六日

尙書省劄子浙江提刑兼權慶元府程覃申照對被旨暫攝郡事凡有民瘼靡不究心竊見慶元府乃瀕海之地田業旣少往往以與販鮮魚爲生城市小民以挑賣生果度日理宜優恤已出榜市曹關津曉示除淹鹽魚蝦等及外處所販柑橘墩覺之屬收稅外所有鮮魚蚶蛤蝦等及本府所產生果悉免本府在城收稅其諸司合分禁錢以嘉定五年一全年收數約計六千餘貫錢會照則例分撥諸司合得三千貫今來除放前項六千餘貫外又別自措置三千貫先次分隸諸司一年合得錢數訖仍預椿六千餘貫充嘉定七年八月分撥之數所有嘉定九年以後上項稅錢乞將本府見管

城外香泉酒庫每日所收息錢日撥會子椿辦照來分隸諸司照得上項錢係是錢會中半分隸所屬欲乞朝廷劄下本府全用會子偃還諸司所有外邑合經由收稅去處並不在今來在城市所放之數伏望劄下本府永久爲例右已批送戶部從所申事理施行仍行下諸司照會外今劄付慶元府照會準此自是歲額不登吏猶求贏於羅萄芋子等類歲收稅錢二百九十五貫文並緣爲奸者擾民太甚尚書胡榘守郡寶慶二年九月錢楞曉諭悉行除免其合納諸司額並以本府錢撥填

分隸則例

商稅錢一百貫文

本府共得四十八貫四百六十二文

諸司共得五十一貫五百三十八文

正錢七十六貫九百二十三文

一分錢七貫六百九十二文歸總制司

九分錢六十九貫二百三十一文又十分之六分四十一貫五百三十九文歸係省

四分二十七貫六百九十二文歸糴本司

增收二十三貫七十七文

三分六貫九百二十三文歸軍期

七分一十六貫一百五十四文歸總制司

頭子錢五貫六百文

諸司五貫四百五文

經制二貫八百五文

總制二貫文

移用司五百五十文

提刑司公使五十文

本府公使一百九十五文

都稅院額三萬五千六百六十二貫四百七十五文

諸司一萬九千二百九十六貫三百九十一文

本府一萬六千三百六十六貫八十四文

諸門引鋪一萬九百一十二貫五文

西門引鋪一千七百二十六貫六百七十三文

南門引鋪二千六百三十六貫六百六十七文

沈店引鋪二千一百九十七貫五十六文

宋招橋引鋪九百六十貫六百五十七文

望春橋引鋪七百四十八貫七百四十二文

江東引鋪二千六百四十二貫二百一十文

諸司五千九百四貫三百一十文

本府五千七貫六百九十五文

奉化慈溪定海小溪石碶寶幢澥浦七稅場四萬五百三十貫文

諸司二萬一千一百七十貫八百二十三文

本府一萬九千三百五十九貫一百七十七文又自

嘉定六年以來澥浦場添認本府錢三百五十貫實共收一萬九千七百九貫一百七十七文鄞縣舊有大嵩橫溪兩稅場奉化縣舊有公塘白杜兩稅場歲共計額錢五千六百餘貫竝係人戶買撲認納官司既遠征斂無度重爲民害慶元四年守鄭興裔申朝省廢罷

四明志卷第五

鄞 徐時棟校刊

宋 羅 濬 等 撰

郡志卷第六

敘賦下

市舶

漢揚州交州之域東南際海海外雜國時候風潮賈舶交至唐有市舶使總其征皇朝因之置務于浙于閩于廣浙務初置杭州淳化元年徙明州踰六年復故咸平二年杭明二州各置務其後又增置于秀州溫州江陰軍在浙者凡五務光宗皇帝嗣服之初禁賈舶至澉浦則杭務廢寧宗皇帝更化之後禁賈舶泊江陰及溫秀州則三郡之務又廢凡中國之賈高麗與日本諸蕃之至中國者惟慶元得受而遣焉初以知州爲使通判爲判官既而知州領使如勸農之制通判兼監而罷判官之名元豐三年令轉運兼提舉大觀元年專置提舉官三年罷之領以常平司而通判主管焉政和三年再置提舉建炎元年再罷復歸之于轉運使二年復置乾道三年乃竟罷之而委知通知縣監官同行檢視轉運司提督寶慶三年尚書胡榘守郡

捐幣以屬通判蔡範重建市舶務并置聽事於郡東南之戚家橋且記之謂凡官府之治無非理吾地也而此則以徠遠人凡法度之修無非齊吾民也而此則以觀四國惟淸其心如水之澄公其手如衡之平昭其見如燭之明而又濟之以能勤行之以近恕則觀感之餘彼當自化鯨波萬里如履坦途緤貨瑰寶將日陳于斯庭而帑藏無一之不充矣先是尙書請于朝示招誘優恤之意嚴收支綜覈之法劄子附見于下證對本府僻處海濱全靠海舶住泊有司資回稅之利居民有貿易之饒契勘舶務舊法應商舶販到物貨內細色五分抽一分粗色物貨七分半

抽一分後因舶商不來申明戶部乞行優潤續準戶部行下不分粗細優潤抽解高麗日本舶綱首雜事十九分抽一分餘船客十五分抽一分起發上供每年遇舶船至舶務必一申明蒙戶部行下令證條抽解施行竊見舊例抽解之時各人物貨分作一十五分舶務抽一分起發上供綱首抽一分爲船腳腐費本府又抽三分低價和買兩倅廳各抽一分低價和買其已取其七分至給還客旅之時止有其八則綫于五分取其二分故客旅竄目犯法透漏不肯將出抽解槩自到此灼知抽解之害重困舶商鏤榜沿海招誘明諭以本府斷不和買分文抽解上供之外即行給還客旅舶舟方次第而來其通判蔡奉議亦能奉承本府招誘優恤之意舶舟纔至即約守倅同下務公平抽解更無留滯並不強買即行給還以故舶貨之價頓減而商舶往來流通今年抽解最輕誠爲吾倅惟是舶務一司自乾道二年因臣僚奏罷提舉市舶當官且言祖宗舊制有市舶處知州帶提舉市舶通判帶主管官當時已降指揮委知通同行檢視漕司提督今漕司令倅爲主管官尙出納之任本府不過月一押簿厤而不預其收支之事其本務抽到物貨如細色盡行起發如粗貨及板木則存本五分充綱腳腐費未免間有贏餘以起上下請望前乎此廉者資以爲餽送之資不廉者則爲席卷之計實爲弊事要當更革所合具申朝廷乞劄下本府令守倅常切同共點檢收支簿書文厤遇有出納收支竝具稟長官判押方許施行庶幾稍革弊源免累倅貳既塞侵踰之害稍裕公上之供其抽解分數只證遞年例十五分抽一綱首雜事十九分抽一以爲招誘商舶之計其海南船及諸蕃舶自證年例抽解伏望特賜劄下以憑遵守施行寶慶二年尙書省劄付慶元府從所申事理施行準此

高句麗國在唐及五代皆有傳本扶餘別種以高爲氏今其王曰王氏王氏之先曰建高麗大族也高氏政衰國人以建賢共立爲君長後唐長興三年稱知國事請命于明宗乃拜建元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王建卒子武立武卒子昭立皇朝建隆三年遣使來朝錫以功臣之號仍加食邑開寶九年昭卒子伷立遣使請命復錫舊封自是世襲每請封爵修職貢或臣于契丹則職貢缺大中祥符七年王詢大破契丹請正朔于皇朝朝議難之止賜封大抵來不拒去不追間遣使加恩不以爲中國重輕也熙寧二年前福建路轉運使羅拯言據泉州人黃眞本名犯孝宗廟諱讀作貞狀嘗以商至高麗高麗舍之禮賓省見其情意欣慕聖化兼云祖禰以來貢奉朝廷天聖遣使之後

久違述職便欲遣人與眞同至恐非儀例未敢發遣兼得禮賓省文字具在乞詳酌行時拯已除發運使詔拯諭眞許之高麗欲因眞由泉州路入貢詔就明州發來自是王徽王運王熙修職貢尤謹朝廷遣使亦密往來率道于明來乘南風去乘北風風便不踰五日即抵岸明州始困供頓元祐二年高麗僧義天至明州上疏乞循歷叢林傳法受道有詔朝奉郎楊傑館伴所至吳中諸剎迎餞如王臣禮惟金山僧了元牀坐受其大展謂楊曰義天亦貴國僧爾叢林規繩不可易朝廷聞之以了元知大體蘇文忠軾有

送楊傑詩云三韓王子西求法韓有三種曰馬韓曰辰韓曰弁韓皆高麗也義天自謂棄王位出家鑿齒彫天兩勃敵過江風急浪如山寄語舟人好看客政和七年郡人樓异除知隨州陛辭建議于明置高麗司曰來遠局創二巨航百晝舫以應辦三韓歲使且請璽州之廣德湖爲田收歲租以足用既對改知明州復請移溫之船場于明以便工役拆高麗使行館今之寶奎精舍卽其地也金國既盛高麗使行金正朔紹興三十二年網首徐德榮至明州言本國欲遣賀使有旨令守臣韓仲通許之賜中侍御史吳芾言高麗與金人接壤爲其所役紹興丙寅嘗使金稚圭入貢至明州朝廷懼其爲閒亟遣之回方兩國交兵德榮之情可疑今若許之使其果來則懼有意外之虞萬一不至卽取笑夷狄乃詔止之孝宗皇帝朝始復通使嘉定十七年高麗乃棄金正朔以甲子紀年厥法與中國等其宗廟社稷邑州閭官稱冠服率彷彿中國曰樂浪府者昔新羅也是爲東京曰金州者昔百濟也是爲南京曰鎭州者昔平壤也是爲西京地多大山深谷而少平衍俗不敢有私田略如邱井之制隨官吏民兵秩序高下而授之國母王妃世子王女而下皆有湯沐田每一百

五十步爲一結民年八歲授牀射田給奴有差國官以下兵吏士工無事則服田惟戍邊則給米地宜黃粱黑黍寒粟胡麻二麥其米有粳而無糯粒大而味甘中國賈人至其地風候逆或二三歲不可返因室焉返則禁其妻若子不得從再至有室如初本府與其禮賓省以文牒相酬酢皆賈舶通之緤貨具于左

細色

銀子

人參　其幹特立在在有之春州者最良亦有生熟二等生者色白而虛入藥則味全然涉夏損壞不若經湯釜而熟者可久留舊傳形扁者謂麗人以石壓去汁作煎今詢之非也乃參

之熟者積柴而致爾其作煎當自有法也昔中國使至麗館中日供食菜謂之沙參形大而肥美非藥中所宜用

麝香　紅花

茯苓　蠟

麤色

大布　小布

毛絲布俗種苧麻人多衣布絕品者謂之紵潔白如玉而窄邊幅王與貴人皆衣之至府者乃其麤也

紬俗本不善蠶桑其絲綫織紝皆仰賈人自山東閩浙來然頗善織花綾有文羅緊絲錦罽後得北虜降卒工技益巧染色又勝於前日紬乃其麤也

松子松花松有二種惟五葉者乃結實羅州道亦有之不若廣揚永三州之富方其始生謂之松房狀如木瓜青潤緻密得霜乃拆其實始成而房乃作紫色國俗雖果肴羹菜亦用之不可多食令人嘔吐

栗大者如桃今至府者皆栗肉小而堅蒸煮乃可食

棗肉　榛子

椎子　杏仁

細辛　山茱萸

白附子　蕪夷（按日原脫上二種據敬止錄補）

甘草　防風

牛膝　白朮

遠志　茯苓

薑黃　香油

紫萊　螺頭

螺鈿　皮角

翎毛　虎皮

漆出新羅最宜飾鐵器如金色　青器

銅器近年禁不出　雙瞰刀

蓆　合蕈

日本卽倭國地極東近日所出最宜木犀數歲成圍俗善造五色牋錯金爲蘭或爲花中國所不逮也多以寫佛經銅器尤精于中國賈舶乘東北風至緣貨具於左

細色

金子　砂金

珠子　藥珠

水銀　鹿茸

茯苓

麤色

硫黃　螺頭

合蕈　松板文細密如刷絲而瑩潔最上品也

杉板　羅板
海南占城西平泉廣州船不分綱首雜事梢工貼客水手例以一十分抽一分般販鐵船二十五分抽一分
細色
麝香　箋香
沈香　丁香
檀香　山西香
龍涎香　降眞香
茴香　沒藥
胡椒　檳榔

〈寶慶六　八〉　煙嶼樓校本

華澄茄　紫礦
畫黃　蠟
鱟魚皮
麤色
暫香　速香
香脂　生香
麤香　黃熟香
雞骨香　斬剉香
青桂頭香　藿香
鞋面香　烏里香

斷白香　包裝香
水盤香　紅豆
蓽撥　良薑
益智子　縮砂
蓬莪朮　三賴子
海桐皮　桂皮
大腹皮　丁香皮
桂花　薑黃
黃蘆　木鱉子
茱萸　香柿

〈寶慶六　九〉　煙嶼樓校本

磕藤子　瓊萊
相思子　大風油
京皮　石蘭皮
獸皮　苧麻
生苧布　木棉布
吉布　吉貝花
驢鞭　釵藤
白藤　赤藤
藤棒　藤篾
窑木　射木

蘇木　椰子
花梨木　水牛皮
牛角　螺殼
蚌螺　條鐵
生鐵
外化蕃船遇到申上司候指揮拍解
細色
銀子　鬼谷珠
珠砂　珊瑚
琥珀　玳瑁
象牙　沈香
箋香　丁香
龍涎香　蘇合香
黃熟香　檀香
阿香　烏里香
金顏香　上生香
天竺香　安息香
木香　亞涇香
速香　乳香
降眞香　麝香

加路香　茴香
腦子　木札腦
白篤耨　黑篤耨
薔薇水　白豆蔻
蘆薈　沒藥
沒石子　檳榔
胡椒　硼砂
阿魏　臘脚膊
蔴黃　紫礦
犀角　葫蘆瓢
紅花　蠟
麤色
生香　修割香
香纏札　麤香
暫香　香頭
斬剉香　香脂
雜香　盧甘石
宻木　射木
茶木　蘇木
射檀香　椰子

赤藤　白藤

皮角　黿皮

絲　簟

牙契

有正限納者有放限納者分隸不同慶元多大家典買田宅投印者甚少今以嘉定十七年所收記之

正限五千四百二十六貫七百九十六文

諸司四千七百三貫七百六十六文

本府七百二十三貫三十文

放限七萬二千四貫八百五十七文

諸司三萬七千六百二十一貫六百一十七文

本府三萬四千三百八十三貫二百四十文

雜賦

免役錢兩料共計七萬七千九百二十一貫四百八十四文

六縣裁支吏役錢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三貫七百一十六文

本府八千一百六十三貫七十六文解發減省人吏錢在京官員雇錢及支府吏錢並在內

經總制司錢三萬一千七百五十一貫七百四十八文通判廳催

官戶不減半錢二千八百八十三貫九百二十文常平司通判廳催

奉化慈溪昌國三縣頭子錢三百二十九貫二十四文提舉司

茶租錢一千九百九貫五百五十文舊額二千二百八十四文除奉化縣逃絕戶四分錢有此額

水腳錢八千九百貫文

昌國縣砂岸錢四千餘貫文

樓店務錢約二千貫文隸公使庫

鄞定海慈溪河塗租堰錢三千三貫七百八十文隸公使庫

鄞定海慈溪城基房廊錢二百三十一貫二百四十文隸公使庫

截補身丁錢七千貫文

五代時東南割地分國者率計口算緡錢故有身丁錢一丁有歲納數百者皇朝累經減放大中祥符四年詔兩浙福建荆湖南北路身丁錢並特放除而州縣奉行不虔慶元五年中書舍人陳傅良因進故事及之本府元催身丁錢一萬八千七十八貫六百二十二文內四分充經本六分充係省支遣開禧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御筆方今大計在寬民力睠茲二浙實供行都尤當優恤以厚根本況承平歲久生齒日繁程其賦租之餘重以身丁之斂吏弗加省民輸益艱中夜以思靡遑安處非不知國用所係儲積宜豐顧寧損于縣官以少紓于百姓爰敷曠澤庸示至懷其兩浙路身丁錢可

自開禧二年永與除放本府續申朝廷蒙行下每年于合解上供折帛錢截七千貫補助支遣僧道免丁錢一萬一百一十六貫六百文隨帳狀催發歲無定額

河渡錢一千八百五十八貫四百三十九文通判廳催

鄞縣桃花渡每界額錢一千四百二十五貫有奇定海江南渡每界額錢一千三十七貫有奇

淳祐六年冬制帥集撰顏公頤仲以兩渡爲往來民旅之害申朝省撥府帑代輸常平司免拘渡錢以便民仍籍定民船輪載人收二錢省劄附于下方

尚書省劄子備據本府申本府管屬有桃花渡在鄞縣之東有定海渡在本縣之南其水交匯其流四達近通六邑遠出大洋是以爲民旅往來之衝農牧出入之地輻馬籠擔朝夕不絕每一歲兩渡共拘錢一千四百八十七貫有奇錢會中半十數年來府第買撲歇私置場設肆于收錢外凡所以爲征取計者殆將百出又有一等凶悍不逞無藉之人入爲梢工篙手相助爲虐則毀辱衣巾損壞器物或加捶縛不幸而驚覆則又有性命之虞其爲民害甚矣復與裏商外賈通戶販夫衷私掩蔽其爲般擡鋼錢隱漏稅貨之事而官又被其害焉頤仲到任之初首聞砂岸與官渡均爲四明之害籍計所管課額散在他司用度所關未易除罷乃撙節浮費先措置錢五百餘貫代納砂岸租錢而一害先去固嘗具申得蒙從請再辦此一千四百餘貫錢會欲代輸兩渡常平窠名未勉行間忽據白劄子陳述謂此渡之爲民害者四爲官害者二載詳其言不可一朝居者豈容坐視而不與之區處遂令財賦司供具所管錢數牒通判東廳免拘此兩渡錢每月仍于本府照數撥填庶幾二害盡去而海邦之民永拜無窮之惠伏申尚書指揮行下照得桃花渡定海渡拘錢之弊委爲一府往來民旅之害今本府免拘此錢一從民便實爲永久之計劄付慶元府照應施行詳見兩渡碑刻○按

淳祐六年以下後守續增

湖田

初高麗使朝貢每道于明供億繁夥政和七年郡人樓异因陛辭赴隨州請墾廣德湖爲田歲收租以足用有旨改知明州俾經理之明年湖田成及高麗罷使歲起發上供自水軍駐劄定海江東兩寨朝廷科撥專充糧米

糙米四萬六千二百七石六升五合四勺

職田

咸平二年七月宰相張齊賢與三館祕閣參定職田之制兩京大藩府四十頃次藩三十五頃防團州三十頃中上刺史州二十頃下州及軍監十五頃邊遠小州上縣十頃中縣八頃下縣七頃爲三十等轉運副使許于管內給十頃其諸州給外剩者許均給兵馬都監監押寨主簿務官錄事參軍判司等其頃畝多少比類通判幕職之數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悉免稅及差徭所得租課均分如鄉原例州縣長吏給十之五自餘差給詔從之天聖七年言者謂職田有無不均吏或不良往往多取以殘細民詔晏殊等參議遂停罷官收其入以

爲直均給未即行九年二月上閔天下所上獄多以賄敗者詔復故慶厤三年九月參政范仲淹等以有無多寡不同乞行均給乃更定田限藩府二十頃節鎭十五頃餘州十頃通判六頃判官四頃幕職官三頃縣令萬戶以上六頃簿尉給半五千戶以上令五頃簿尉二頃五十畝不滿五千戶又殺之無田或頃畝不足且不可耕者三年內檢括官荒田幷戶絕地土及五年以上逃田充靖康元年詔在州見任官職田權借一年變易輕貨輸內藏庫建炎元年五月詔罷住職田令提刑司收椿

具數申省紹興三年七月勅選人七階以舊祿比

令物價恐不能贍給其家可將無職田選人幷親民小使臣每員月支茶湯錢一十貫內職田不及此數者補足自此選人小使臣有茶湯錢之制而職田或給或收隆興元年六月權借一年乾道元年七月權拘三年今本州公租存者僅如左方

米五千四百八石

官員宗室諸軍俸料舊來支十七界舊會淳祐五年七月制帥集撰顏公頤仲竝支十八界新會歲增錢七十六萬四千六百六十貫榜示云

照對本府財賦有限量入爲出僅可支吾前此累考皆有增收拋置誠可嘉羨近據僉廳具呈見任寄居官員宗室軍兵俸料多用舊會酒米綿絹紬布折價爲數未登因念制祿以任官必須寬融而後可責其奉公守節制賦以養兵必須優潤而後可勉其趨事赴功竝合全支新會仍添折價錢綫當職到任之始已將諸縣淳祐三年拖下官錢四十九萬餘貫竝行住催府計頗慳除諸軍先與耗給新會外應見任寄居官員宗室竝從次第增改公庫省務酒額太高崙知等人徒被監堅仍前拖欠合與減額所府判廳起網支糓頗有欠缺合與添助二稅折納太重合與減價倘得年穀屢豐加以均節歲計或有贏餘則增收拋置之事續議區處須至曉示○按曰官員宗室以下係後守增附

常平倉

淳化二年詔置常平倉歲熟增價糴歲歉減價糶用賑貧民本李悝平糴之法其後以收沒官田租入或賣

屋地坊場河渡以其錢糴入或州縣寬剩錢米入凡老疾貧丐者圖楷者流徙者率以是濟之本府素無椿積朝廷開撥降度牒糴米賑濟隨糴隨支無定額

義倉

康定二年置紹興六年總制司申明大觀指揮每石納一斗至今民戶納正苗米一石卽納義倉米一斗一斗卽納一升本隋社倉之法使民舉粒米狼戾之贏以備水旱者也故著令惟許賑給不許它用縣遇災傷當職官體量自第四等以下缺食戶給散若放稅及七分以上通第三等給竝預申提舉審度行訖奏

紹興七年戶部侍郎王俁奏常平六事其二曰封樁義倉斛米故義倉米率附常平倉

制置使司平糴倉（按目以下四倉皆後守續增故卷首無目）

國朝沿唐舊州縣各置常平義倉所以備水旱救凶荒也然常平置使自專一司州縣發斂皆稟命焉雖河內有飢民不容以便宜從事此制置司所以自拋平糴倉蓋有以也然必以制司名倉者州郡不得以支移他司無與也制置知府祕撰陳公塏有見于此淳祐二年正月開藩二月卽疏聞于朝乞俟本府支衣大閱後凡省庫公庫纔有所積卽取撥令項椿管委

兩通判專掌此錢爲平糴本未及期年積券已及八十五萬復申請于朝乞免解前政任內借撥農寺十八界會子三萬貫準省劄行下略云聞陳制置見議拋平糴倉以利民要得此錢以充糴本捐此以助四明利民之事從申銷豁十八界一準十七界五展計十五萬券湊及百萬之數大要欲糴米穀各二萬斛文思院斛米糴于吳穀糴于鄞數或不及椿留餘券以俟續糴度地城西得醋庫餘基不足則買民田給官鑰易鄰寺之荒畦凡建屋二十六間曰廳曰泊水曰中門曰大門各三日倉十四分爲六廒以豐年亦有高廩名扁大門曰制置使司平糴之倉四周以牆三面環水前後有水步鳩工于四月丁卯訖事于十月甲子提督措置營造則通判尤端添差通判趙體要路分傅端倘役水軍而給券物和買而給錢無一字文移下諸邑故不擾而辦倉有提督于制司屬官選監倉于本府職曹選門官則差水軍將佐月各添給歲以正月委官覈實城內外之合糴者濟者給麻以二月初糴濟年豐穀賤則不須舉行又有新陳相易之法米糴則錢在錢出則米歸制帥交承則登載帳冊上其數于朝每歲六月一申歲終再申亦如之詳見

制置使幹辦公事林元晉所編規約附以倉圖記則觀文殿大學士鄭申公作帥守陳公又自作平糴銘銘曰

千斛在市　物價自平　其平伊何　持衡有人
願歲常豐　穀石錢五　此倉之設　姑備先具
三年春公以大理卿召未行易鎮吳門又念糴貴雖平而寒窶之民在所當濟久之必虧糴本遂再捐三十萬爲賑濟之助悉以聞于上

制置使司平糴南倉

倉以南名別西倉也西倉已儲粟二萬一千餘石淳祐

四年制帥殿撰趙公綸以官地兩易延慶寺西蔬圃
建南倉儲五年六月以後續添之數規撫視西倉益
閎詳見提督官司戶黃縉所具條約緡徙規復蔬圃
外臺遣屬僚詣郡審處制帥集撰顏公頤仲力主爲
民之議而前政成規迄以無撓輿論韙之

椿積倉

淳祐四年制帥殿撰趙公綸撥錢五十二萬三百貫糴
米一萬九千五百石有零

新椿積倉

淳祐五年制帥集撰顏公頤仲拊已糴到米一萬石有

奇附省倉西倉暑往字厥

朝廷窠名共七色

銀 絹 紬 綿
綾 鹽鈔紙 錢

銀一千兩每兩折錢三貫三百文省

聖節五百兩

大禮年分五百兩

絹一萬四千五十七疋

夏稅和買四千八百五十七疋

歲幣八千二百疋元遣金國歲幣于夏稅絹內起發
朝廷既罷歲幣指揮折錢特優恤
下四等五等人戶每疋止折納錢四貫文有司不
體朝廷優恤之意每歲多是大家以錢折納官

二年守胡槩視事始
根究必從指揮施行

聖節五百疋

大禮年分解發左藏庫五百疋

紬二千七百二十四疋

綿一萬八千五十三兩

綾一十疋庫國要圖云貢交梭綾正元十道錄云貢吳
綾元和圖計圖云貢吳綾于山藥唐書云貢
吳綾交梭綾海味山藥附子十道四蕃志云舊貢紅
蝦鮓大蝦米九域志云貢綾十四疋烏蠍骨五斤干
山藥一十五斤今止
歲貢大花綾一十疋

鹽鈔紙七萬九千三百幅歲支錢一千一十九貫五百
六十八文錢會各半行下奉
化象山鄞縣收買赴太府寺交引庫其錢會于
軍資庫係省錢鹽倉別納袋息錢各支一半

錢

折帛錢一十七萬六千七百二十五貫文內截留七
放免身
丁錢

無額上供錢三千九百九十貫文

御膳羊錢五千五百九十五貫七百四十四文

供給錢八百貫文

起發七分酒息錢一萬五千三百九十六貫一百八
十五文紹興七年始
贍軍庫起發

羅本錢四萬三千八百貫文宣和五年始舊經額九
四百三十九文內千酒務保省錢撥出四分簇到
三萬八百六十七貫二百九十三文餘錢係諸稅

場以日生收到錢分撥及村坊買撲認納并人戶身丁錢湊足赴行在省倉和糴場交納其後減罷稅場開禧二年放免身丁錢額頓虧戶部司農寺歲實催發錢五萬八千七百二十六貫三百三十八文繼此酒場減造米斛嘉定八年旱蝗相繼村坊多有敗缺閉停十三年火災朝廷放免竹木稅錢累年止催解四萬六百貫文十六年十七年解四萬二千貫文寶慶二年解四萬三千八百貫文其逐年所虧錢數部寺再行下照倒流水登帶補發至郊赦釋放

僧道免丁錢一萬一百一十六貫六百文紹興十五年始歲無常額以括責帳狀多少爲催發

經總制錢熙寧十年初置經制熙河路邊防財利司宣和三年因陳亨伯在陝西河北措置有條遂推行于東南始有經制兩浙江東路財用司靖康初罷建炎三年臣僚言邊事未寧理財最急與其暴斂于倉卒曷若取之于細微今除不便于民如納免行錢減罷曹官役人錢鈔旁定貼錢院

虞侯充獄子重祿錢牛畜等契息錢契白紙錢不可施行外所有權添酒錢量添賣糟錢人戶典賣田宅增添牙稅錢官員等請俸頭子錢樓店增添三分房錢共五項欲令東南八路州軍收充經制錢從之于是戶部領經制司紹興五年參知政事孟庾提領措置財用以總制司爲名措置經畫窠名轉運司移用錢勘合朱墨錢出賣係官田錢人戶典賣田宅牛畜等于赦限內陳者投稅印契稅錢進獻貼納錢者戶長雇錢抵當四分息錢人戶典賣田業收納得產人勘合錢常平司七分錢見在金銀茶鹽司袋息等錢椿還舊欠裝運司代登斛斗錢收納頭子錢官戶不減半民戶增三分役錢見椿數二稅畸零剩數折納價錢免役一分等剩錢拉充總制司錢其後經制總制皆歸戶部州縣往往以兩項窠名混而爲一諸縣委縣丞無縣丞委主簿諸州軍委通判無通判委簽判拘收提刑司檢察本府歲額具如左

正額錢二十一萬五千三百七貫九百三十文舊經

年額四十一萬八百二十五貫六百六十八文內經制錢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三貫四百九十一文總制司一十九萬九千五十二貫一百七十七文其錢出于屬縣給納二稅頭子勘合耆戶長免役裏外酒稅并人戶典賣田宅稅契窠名等拘收自後酒場沽賣下行減造額米商稅少有客旅興販二稅內有坍江事故出豁歲復一歲虧收原額累年止總趁及二十餘萬貫朝廷比較多是居殿嘉定四年提刑程覃攝守究極源流申請豁無額經制錢二十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三貫七百六十二文而尙有無額之錢竟無可催移東補西催湊今額

經制九萬四百五十四貫八百五十文

總制一十萬五千三百二十二貫二十八文

添收頭子五千二百一十三貫三百六十九文

增收勘合二千五百四十五貫六百二十五文

改撥牙契七千四百二十六貫五百五十一文

無額四千三百四十五貫五百七文

右本府歲於軍資庫撥錢六萬五千一百九十八貫付通判廳商稅一萬二千六百二十子二萬三千一百六十九貫諸倉頭餘錢並係通判廳于六縣及倉庫場務自行拘催然常催不及額內水軍官兵宣限券食春冬衣錢共一十五萬七千八百二貫文及韶王府香火官茶湯俸料錢史越忠定王府宣借入春冬衣錢並就

內截支尚且不足餘經總制錢五萬緡解發
付戶部每無可解本府不免于交承錢內兌
借應副通判廳起發次年于合撥倉場庫務
錢內消還消未足而又借致本府交承錢常
掛欠五六萬緡積習已久弊不可革守尚書
胡榘嘗申省乞減下本府歲所解戶部經總
制五萬緡以寬州郡朝廷下戶部勘當戶部
難其請不報

內藏庫錢一萬三千貫文大中祥符間始有坊場正
名錢元豐勅諸場務每年
從本寺于諸路那移一百萬貫赴內藏庫寄帳封
樁本府舊額一萬五千貫遞年止解七八千貫或

止五六千貫嘉定十七年攝守齊碩備
申朝廷定令額逐年係通判廳催發

左藏庫錢

坊場七分寬剩錢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九貫一百
六十六文初降指揮坊場淨利錢除認發內藏
外餘爲七分寬剩三分州用紹興元
年買撲坊場價上增添淨利錢五分十六年本
州拘發七分寬剩錢三萬四千餘貫五分淨利
錢二萬四千餘貫官錢既重坊場由是沽賣不
行多是停閉二十三年勅令坊場敗缺稅務停
罷內庫錢猶不敷安得寬剩本州將敗缺去處
出榜召賣入價者皆不及元額照常平免役令
供價雖高不及舊界承賣人錢數者依出賣法
再榜一次無人投狀即給前項人乾道四年申
戶部行下提舉司覈實乾道五年七分寬剩錢
發及二萬九千餘貫五分淨利錢發及二萬一
十餘貫繼此又多敗缺淳熙八年勅今後諸州
不許未敷內庫正額先納寬剩十一年九月十
四日句提舉申請將敗缺闕停無人送納官錢
去處依條免納五分錢外正名課利錢元額減
退五分出榜召諸色人投狀通產不問官民戶
有無諸般違礙並許承賣全無屋宇區處免納
官錢一年有屋宇可以造酒者免納半年自後
每年開具實催起發數目夾細帳申戶部行下
提舉司行下本府措置興復本州不住出榜召
賣拘納價錢起發慶元六年知府陳杞點最高
年分定今額然遞年坊場又多敗缺歲錢
二千八百貫文本府撥降助通判廳起發

坊場淨利錢八千三百二十七貫五百六十八文
慶元六年知府陳杞點最高年分爲額一萬二
百二十五貫文嘉定六年通判章良朋以坊場
敗缺闕停處多具實催細帳申朝省起發七千
三百七十三貫九百一十二文嘉定十三年提
舉司準朝省行下委官提幹前來覈實管發七
千五百七十五貫八百五十一文嘉定十六年
戶部行下措置興復增添諸縣申到坊
戶二十五所定今額係通判廳催發

官戶不減半役錢二千八百六十九貫八文乾道
二年始係通判
廳催發

聖節折銀價錢八百二十五貫文

大禮年分折銀價錢一千三百二十貫文

二項折銀錢通判催坊場河渡起發

減省人吏雇錢一千六百三十二貫文宣和三
年始

在京官員雇錢二百二十五貫文紹聖九年始舊
文二項並係本府
催縣役錢起發

監司窠名

轉運司錢三萬四千一十四貫六百八十八文舊經月
解等錢

三萬四千八百一十六貫八百三十八文移用降本錢一萬八千八百九十三貫六百五十三文通爲錢五萬三千七百一十貫四百九十一文內有無指擬錢一萬三千五百貫文每年戶科及轉運司改撥別處州軍取發而本府裏外場務沽賣不行減造糯米尙有無催錢六千一百九十五貫八百三文嘉定十三年備前件曲折申轉運司以此年無旱傷最高額催發此數月解通計二萬六千貫文每月發二千一百六十六貫六百六十八文

移用降本七千貫文

殿步司馬草三千貫文

重華宮糯米二千貫文

御酒庫糯米二千貫文

寬餘耗剩米五百貫文

〈寶慶六　三六〉　煙嶼樓校本

行下支撥官吏茶湯食錢及雜支等錢五百一十四貫六百八十八文

提刑司

聖節拋降銀二百五十兩計八百二十六貫文

贓賞錢二百貫文

常平司

應內藏左藏庫錢並隸常平司

鹽課

崇寧三年始行鈔法罷兩浙淮南官般官賣鹽聽客人鋪戶任便興販先于榷貨務入納鈔引錢二十四貫省別于主管司納算名錢請鹽一袋三百斤本府舊止七場開禧以來又拋建七場二場置台州支發不行乃撥隸本府鳴鶴運鹽又隸本府于是官吏始繁矣守胡榘請于朝乞從福建例置厤拘收出剩廒底所賣鹽貨支官吏俸給劄子附見于下

證得本府經常所入有限而支用日增只如寄居官及宗室官月俸一項前此各立三十員爲額昨因寶慶二次宗室出官人數頓添目卽額外各已添放數十員源源而來未已無策可以措置添收財用深思有以略加撙節竊見慶元府台州兩郡置鹽場官計一十九員職事與本府一毫不相干涉卻乃月就本府幫支請給總計一千一百餘緡其俸米衣絹在外攷之諸鹽場收支鹽課最

〈寶慶六　三七〉　煙嶼樓校本

爲豐羨除買發提鹽司額錢之外本場有出剩廒底鹽貨每月不下收二三百千其場官公廉者多以應副遊謁干求之用其貪昏者悉爲席卷之計昨來福建趙丞相忠定爲帥日應本路漕司監鹽官在福州境內者每月視其官資幫旁發下各場令將每月所收出剩廒底所賣鹽貨置厤拘收自支各場官吏俸給皆以爲便諸場亦無詞說今來本府不敢自便合具申朝廷乞賜劄下令本府從福州上件體例施行其于提鹽司別無相妨庶可少寬本府郡計實爲至幸

舊七場管額鹽五萬一千九百二十袋九石八斗九升二合二勺

昌國場額一萬二十六袋一石九斗九升二合五抄

岱山場額一萬四千六十袋一石一斗

東江場額一萬二十六袋一石一斗九升六合二勺

五抄以上竝屬昌國

玉泉場額五千二百二十袋象山縣

大嵩場額二千六百八十袋五石六斗四合鄞縣

清泉場額四千九百八袋定海縣

長亭場額五千袋台州

拋建七場管額鹽二萬三百三袋六石

龍頭場額一千八百七十七袋二石開禧元年于定海縣拋置

穿山場額三千袋乾道中立爲清泉子場分太邱海晏兩鄉隸焉開禧二年改爲正場

高南亭場額三千六百袋高亭南亭二甲元隸岱山場相阻一嶺舟行則經大洋嘉定元年立爲正場

杜瀆場額四千一百六十六袋四石場屬台州支發不行嘉定元年發隸本府鹽倉寄賣

玉女溪場額一千六十袋本玉泉子場以鹽官往來迂遠嘉定四年立爲正場

長山場額三千袋元隸清泉場亭戶以陟嶺路遥紹興三年率錢就長山買地置衙屋號長山場請清泉運鹽官及時前來買納嘉定四年立爲正場移建石滅碶下

蘆花場額三千六百袋本昌國西鹽子場名曰東監年提鹽司差官相視增爲三百袋五年立爲正場

冀名官錢

貼納錢每袋六貫三百六十文二分錢會各半

鹽本錢四貫八百文發下諸場買鹽

僱船水腳錢四百一十文充諸場運鹽船梢水腳

貼收水腳錢一百三十八文上下半年解發榷貨務

袋本錢二百三十八文充支造袋局席本錢

袋本剩錢六十二文上下半年解發榷貨務

三分錢二百五十文四季解發封椿庫

別納袋息錢四百四十文專充官吏食錢

封頭物料錢一文三分倣造鹽袋封頭

封頭錢九分月解提鹽司

礫收錢二十文月解提鹽司

鹽倉凡遇支遣每貫除頭子錢四十文五分

經總制司三十三文

提鹽司七文五分

客請封椿私鹽每袋收三百五十文

袋本錢三百文

充私鹽賞錢五十文

郡志卷第七

敍兵

制置司水軍

紹興二年制置始置司所統兵駐劄定海防扼海道十一年兵隨司罷詳見官僚門三十一年金虜渝盟寇邊明州城下復屯殿司水軍二千人隆興元年海寇朱百五等猖獗戶部侍郎趙子瀟復帶沿海制置使知明州就領殿司軍二千人收捕二年寇平所屯兵朝廷節次起發前去子瀟奏明州密邇行都水陸控扼事體非輕乞存留揀中禁軍未起發人又乞招置水軍一千人仍奏陞水軍統領鄭廣爲統制存留聽明州使喚自是明州駐兵爲額三千乾道七年差林文充統制仍將本官自福州帶來水手一千撥付兵額始有四千人其後分二百人隨一訓練官于州城外江東寨駐劄統兵官有統制有統領統制統領本統御前軍馬靖康之變有州縣起發勤王人兵管押一二百人差充統制者有諸道總管及諸司妄稱便宜差充統制者高宗皇帝建炎元年劉光世言朝廷設一統制體統非輕乞除行在及中都主兵官朝廷差充統制官外餘並罷從之其後率以御前

軍馬出戍此統制統領所以分駐諸邊也又有正制置水軍本殿司故有統制統領以統之又有正將副將準備將各三員兵四千人日軍義兵日吐渾兵離爲二十二隊分隸于三將都副撥發都壕寨訓練官以次領之不入隊者俟缺填補揀汰者不係帳老病而無家者爲孤貧有官階者加請給而不入隊不係帳與孤貧者皆有月給名籍登降糜給厚薄兵財司以時句稽并器甲船具收數之季月必聞于樞密院神前石衙三姑宜山馬跡闊畧海鹽礁及海南北中間其晝夜巡徼者三日一報樞密院及尚書省平江府許浦水軍與定海水

軍月差將官巡海互至書厤嘉定三年旨也三姑岑江烈港海內白峰五寨土軍亦聽水軍統制節制歲自十月朔巡檢指使同將佐領土軍二百五十人水軍五十人于三姑山卓望三月朔乃止嘉定七年從攝守程覃請也五寨雖聽水軍節制然各有寨官統轄無舟船可以往來水軍相去遙遠所謂節制者皆具文卓望三姑則有生券之費寶慶二年守胡榘申請以岑江白峯兩寨僻在山畧未甚緊切欲撥還定海昌國縣承受行移巡捕之役而岱山管界兩寨皆要害之地卻撥隸水軍節制總三姑烈港海內岱山管界五寨兵額原管一千一百一十八人今見管止八百三十四人欲分爲六隊屯駐五處三姑都巡檢司見管四百三十五人於內以三百九十五人分爲第一第二隊仍舊屯三姑寨每季輪流一隊卓望三姑山更不須從水軍遣人卻就三姑

寨中撥四十人滾烈港見管六十人共一百人爲第三隊分屯烈港其管界寨見管一百二十人爲第四隊從山寨見管一百四人爲第五隊海內寨見管一百一十五人爲第六隊各屯本處其五寨官並從省罷止以水軍正副準備將及訓練官分領並以水軍第四將繫銜其舟船器甲悉從水軍措置料理庶幾事權歸一敎定海水軍朝廷旣撥湖田米及經制錢給之每歲樞密院又劄下轉運司支降官會二千貫支散口累重大錢初置司有庫無錢開禧元年犒賞庫後隨司罷重置司日有庫無錢開禧元年封樁庫支降官會四十貫充循環庫卒貧而病者貸之毋得取息物故勿追所貸嘉定四年攝守程覃撥盜賊銀易錢六千七百九十五貫七十五文

省于江東置庫繼而本錢虧陷撥寄定海水軍庫今水軍供酒庫息月解錢三百八十貫九百一十文省支給官吏猶未足也

統兵官

統制

統領

正將三員

副將三員

準備將三員

正兵二十二隊總有二十名色分隸於三將

訓練官二十人　　摠隊四十四人

擁隊四十四人　　引戰敎頭二十二人

旂頭一百三十二人　　踏手一百七十一人

刀手七百七十一人　　槍手四百六十八人

弓箭手五百五十六人　　弩手八百六十人

角匠二十二人　　金手二十三人

鼓手六十一人

準備帶甲旂頭四十四人

梢可旂頭二十二人　　隊司二十二人

梢工六十六人　　可手三百三十人

押火二十二人　　火頭一百九十八人

不入隊今六百人有奇

不係帳今五十人有奇

孤貧今一百九十人有奇

寨屋五千六百九十三間

定海五千三百九十三間

江東三百間

房廊六百六十三間專係統制司收賃錢以修軍器

定海五百五十三間

江東八十間

禁軍廂軍寶慶三年守胡架重修諸營

國初收天下勁卒列營京畿南征北伐率從中遣故惟三司卒稱禁軍州郡止有廂軍鎮守廂乃藩鎮舊名如曰左右廂曰第幾廂蓋部分之別爾三邊屯戍卒或升禁軍重之也嘉祐置威果指揮而後大郡有禁軍元豐升雄節指揮而後禁軍滿天下二軍初皆更戍在浙者或戍廣在江者或戍浙欲其習險阻忘顧戀也禁軍惰怯則降爲廂軍廂軍得力則升爲禁軍遴選尤精闕額雖州郡自募京師實分遣壯卒爲募士之準謂之兵樣其後易

以木梃木架而兵樣不至熙寧初詔江淮荆湖兩浙福建等路州軍料揀強壯團結教閱常留在州備禦盜賊于是罷更戍創額招置漸多大觀元年御筆帥府望郡各別屯兵每二年更互出戍然終亦不行建炎以來遂廢紹興六年廂禁軍缺額二分住招方熙寧團結時已有隸將不隸將教閱不教閱之分循習既久教閱益具文變通之例必有所待

禁軍五指揮額二千三百三十八今一千四百九十人

乾道四年守張津重修五營增屋凡四百楹其後更革具見下方

威果三十指揮額五百一十人今三百七十七人嘉祐四年詔置就糧禁軍兩指揮各四百人以威果爲名除捕盜不許他役五年排次自荆南至州爲第三十第五十五先是慶厤二年詔諸州置澄海兵士大郡兩指揮各五百人四年又詔上州添置土軍二千人爲宣毅指揮多于澄海揀撥乃廢澄海并歸宣毅繼多選入京塡補近上禁軍至是既置威果以本州就糧步軍撥入宣毅亦廢威果營西南廂順城坊北

威果五十五指揮額四百人今二百一十一人不禁將舊營以居養坊爲之在子城東南嘉定十三年火移建于忠順官寨內今新縣學乃其舊址也

雄節指揮額五百一十人今四百八十七人熙寧元年詔州郡所營廂軍卽前代本處鎮守之兵理合教閱宜令江淮荆湖兩浙福建等路州軍料揀強壯團結教閱以教閱崇節指揮爲名是時兩浙路廂軍見管三萬一千六百九十六人遂定以三萬爲額內

三千五百人充教閱崇節其不係教閱廂軍爲本城諸指揮額通不過三萬之數六年六月以諸路教閱廂軍不一可除教閱二字改爲雄節指揮共不教閱崇節依舊元豐三年閏九月陞雄節指揮爲下禁軍隸侍衛步軍司營教場東北

威勝指揮額五百一十人今二百二十八人大觀元年十一月御筆祖宗以來人未繁盛兵數雖少可以支吾今承平百五十年之久地大人衆兵寡勢弱非持久之道可除今兵額外帥府別屯兵二千人望郡一千人常管在營比諸軍加數教閱每二年令更互出戍帥府五百料錢以威捷爲名望郡四百料錢以威勝爲名帥府望郡三百料錢以全捷爲名竝充步軍隸殿前司管轄營西北廂石板巷

全捷指揮額四百人今一百八十七人見威勝指揮注不隸將舊以居養坊爲營今在小江橋側

廂軍九指揮除兩指揮無額外七指揮二千三百七十七人今一千二百九十九人

崇節二十八指揮額四百四十一人今二百八十二人營天慶觀前

崇節二十九指揮額三百八十人今一百五十五人營東壽昌寺前

崇節三十指揮額三百八十人今一百二十六人營東壽昌寺北熙甯六年敎閱崇節指揮改爲雄節指揮此三指揮皆不敎閱崇節也先是元年嘗裁定敎閱廂軍已別有額其不敎閱廂軍令逐路相度州軍大小排定次第每指揮不得過五百人若人數至少去處只據見管均定

壯城指揮額二百人今一百九十三人熙甯初置壯城指揮五年撥併不敎閱廂軍爲一額壯城專治城壁例不差出不在撥併之數元豐三年五月勅諸路已置壯城兵士其有城壁樓櫓去處以城圍大小分爲兩等大城五十人小城三十人專充修城不許招揀填別軍分崇甯五年河東提舉李公年以路州城堡頽毀申乞諸路州軍招填壯城兵士宣和三年勅立到壯城額帥府三百人節鎮二百人餘州一百人舊額多處依舊如合置壯城缺額委當職官限一月招足營影泉坊巷口北

都作院指揮額四百八十人今四十六人熙甯六年詔諸路置都作院凡四十一所明州居其一九年正月樞密院劄子諸都作院元額工匠三百人以上置正副指揮各一人都頭五人十將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大觀元年十二月御筆東南州軍軍器以承平日久全不修治亦多缺數仰帥府口椿三將軍器望州兩將非軍須盜賊不得支用仍三年一修訖申提刑司帥府望州未有都作院各計一處置立工匠帥府二百人望州一百人若帥府望州人工物料不足許拋下出產諸州小作院分造所造軍器東南土俗不同春夏氣暖筋膠不可施用可三分中計以一分置土俗所用器仗如偏架弩紙皮甲之類令本路官取索講求便利輕捷可用名件製造仍具圖樣名色奏聞靖康開諸作院多物件不備匠人移占他役諸州軍遇有調發軍器皆從京支降乃令提刑司專一管幹有作院州軍招集匠人轉運司應副材料紹興以來皆仍舊額本府作院營于城南二里嘉定十三年火移建咸果三十指揮營側

船場指揮額四百人今一百七十九人舊有船場採斫兩指揮皇祐勅採斫兵級遇冬至寒食各給假三日仍不住口食若父母在營身死給假五日妻死三日如因採斫身死支錢一貫文其請過月糧醬菜錢並與除放每歲十二月一日住採斫放令歇泊至正月四日入役又勅杭明溫台州招置船場兵士並依採斫指揮請受則例其船場造船雜役人出入採斫材木者不得別有差役元豐五年承旨司裁定兩浙廂軍人數船場採斫指揮各以二百人爲額六年五月溫州守臣石牧之奏乞今後只僱本州支錢和買材料更不發遣兵士入山採斫兵士併入船場指揮營城外甬東廂

清務指揮本以榷酤而立熙甯五年撥併不敎閱廂軍爲一額而清務以困事募人係專處置人舊營在東南廂鄞江門裏後多揀充禁軍及有死亡不曾招填營亦廢爲民居

剩員指揮無額今一百五十六人慶厤五年差內臣往福建等路揀選就糧禁軍及本城兵士如病患可醫者減充半分剩員久或不堪與給放停公據若曾有戰功及陣亡人弟姪子孫令仍舊自後歲委監司分揀于是有剩員指揮然非疾病或衰老不任戰禦親歲數有減切法諸廂禁卒自十將至押官六十五減切七十放停長行六十減切六十五放停惟副都頭

以上獨免減切至七十則放停而已凡減切及歲時揀汰疾病稍堪役者充剩員兵級嘗有戰功應放停者亦充看營不管事剩員其衣糧等各得來之半終其身熙寧十年勅逐州就糧禁軍廂軍通計十分立一分爲剩員額聽于舊營居住退出軍每指揮留守營常二十五人仍奏爲令紹熙四年勅諸路提刑司每遇巡歷就同守臣將揀中不揀中禁兵并廂兵通選一次其少壯及等並充揀中禁軍反是者充廂軍其年老禁兵願充剩員者聽營天慶觀後紹定元年火守朝築重建

寧節指揮無額今五十二人本牢城指揮以待有罪配隸之人熙寧二年指揮廂軍選補他額如牢城原以有罪到營亦許揀選紹興十一年揀汰諸軍中傷老病軍員下本州養老充牢城指揮乾道九年閏正月樞密院奏揀汰養老將校有補充牢城指揮收養名額未當遂改爲寧節指揮營東北廂

土軍

皇祐勅杭秀溫台明五州界管轄鹽場地分巡檢巡茶鹽使臣兵級並差本城兵士一年一替熙寧九年臣僚奏巡尉職皆捕盜而縣尉所獲常多巡檢常少盡尉司弓手皆土人耳目諳習巡檢下乃攢雜客軍又不許差出緝捉欲乞應巡檢下兵級依舊額許招置土軍就巡檢廨宇左右置營諸處不得抽差遇有盜賊許依弓手例差出緝捉有旨令著作郎熊皋往淮南兩浙路相度時浙東巡檢一十八處依原額招置兵級將校一千六百三十八元豐三年或言諸巡檢下兵級皆雜攢廂禁軍或屯駐客軍其間多西北人與本地分不相諳委差到年歲稍能辨認道路山川人物又迫替移至于海道亦不慣習使之相敵終無必勝之理請令招置土軍以一半招收新人一半許廂禁軍舊人投填庶幾新舊相兼習熟使喚有旨令巡檢下土軍盡招置土軍不得輒差團結軍兵赴巡檢下元祐二年或言招置土軍歲月既久閒多親戚鄰里故相遮庇乃勅諸路巡檢下土兵以原額之半輪差禁軍半年一替將校節級準此其現今數多處

候有缺差禁軍填崇寧二年臣僚復言禁軍所至往往望替期又不諳習彼處道里宜依元豐法一概招土軍以代之八月詔兩浙東路巡檢下人兵依舊法招置土兵宣和五年兩浙轉運提刑司相度本路巡檢額管軍兵自來如係招置處即依舊額招置所有差撥廂禁軍處乞一百人以下全招置土兵一半餘一半撥差禁軍紹興五年勅兩浙沿江海州縣巡檢下土軍自軍興後多是缺額今番賊盤泊淮南切要沿江海州縣土軍緩急使喚可令守貳專意招置招填足舊額丁更添招三分不得將以前諸軍分撥到人兵充數乾道七年勅

沿江海州軍諸寨巡檢下土軍更令增招

九寨額一千六百六十人今一千三百六十三人

浙東寨額一百二十人今七十七人鄞

大嵩寨額二百人今一百七十六人鄞

鳴鶴寨額九十人今七十三人慈溪

公塘寨額九十人今六十八人奉化

管界寨額一百二十人今一百十七人定海

海內寨額二百四十人今一百五十人定海

三姑寨額六百三十人今五百四十人昌國

岱山寨額一百二十人今一百五人象山

鮚埼寨額五十人今五十七人浙東寨額內撥隸寨屬奉化

淳祐六年三月樞密院行下條目一禁兵船出洋虛批巡歷一今沿海列寨犄角勦寇一修沿海三十寨戰艦一修沿海土軍寨屋從制帥集撰顏公頤仲請也（我朝淳祐六年以下後守續增）

四明志卷第七終

鄞　徐時棟校刊

宋　羅　濬　等　撰

郡志卷第八

敘人上

明山之東三垂際海清淑之氣于是乎窮毓奇孕秀顯諸人者宜也然衣冠文物至我朝而始盛氣之所鍾亦有待而發歟

先賢事跡上（古鄞鄭句章縣隋唐以來皆更易且有初居外邑繼居府城者故不容分縣總志於此隨世次先後子孫繫其父祖非有所輕重也）

夏黃公鄞人避暴秦匿山中漢高帝求之不得帝嬖戚

夫人欲廢太子立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以死爭不聽太子用張良言以禮迎公公與東園公綺里季甪里先生皓至帝宴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何爲者四人皆前對各言姓名上遁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眞乃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

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柰何雖有繒繳尙安所施戚夫人歔欷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此四人力也後太子立是爲惠帝史記酈侯世家注陳留志云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黃公三國志虞翻傳曰鄱大里人

張齊芳驃騎將軍意之子隱於慈溪之驃騎山人皆賢之遂以其父之官名其山出慈溪舊志

董黯字叔達仲舒六世孫也事母孝母疾嗜句章溪水遠不能常致黯遂築室溪濱板輿就養厥疾乃痊比鄰王寄之母以風寄忌之伺黯出辱其母黯恨入

骨母死慟切枕戈不言一日斬寄首以祭母自白于官奏聞和帝詔釋其罪且旌異行召拜郎官不就由是以慈名溪以董孝名鄉吳虞翻稱之云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今子城東南有廟舊志謂卽其故居則黯本鄞人也虞翻謂爲句章人據其徙居慈溪言之

任光字景升鄞人爲縣主簿時海賊作孽令朱嘉將吏人出戰爲賊所射傷賊突嘉前光以身障蔽力戰死嘉獲免還邑出俸厚葬之出會稽典錄

鄭雲梁宏皆句章人俱爲主簿篤終始之義州里稱之

一云雲字仲興學韓詩公羊春秋爲主簿後以劉焉事獄死郡以狀聞旌表門閭出會稽典錄

任奕句章人爲御史中丞朱育稱其爲文章之士立言粲盛所馳文檄曄若春華今有任子十卷見意林出會稽典錄及王阮所修昌國志

王修句章人仕順帝時爲揚州從事軍變殺歷陽太守伊曜修誓衆奔入賊營取曜屍葬之人服其義出會稽典錄

闞澤字德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

寫旣畢誦讀亦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郴令孫權爲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爲尙書嘉禾中爲中書令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計說爲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厤數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咨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諸官司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虞翻稱之曰闞生矯健蓋蜀之揚雄又曰闞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六年冬卒權痛惜感悼食不進者數日三國志本傳指

為會稽山陰人按今慈溪縣之普濟寺乃澤舊居峯曰闕峯湖曰德潤湖山水猶識其姓字則澤為句章人可知

虞喜字仲寧少立操行博學好古郡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公車拜博士皆不就太寧中又以博士徵復下詔徵之辭疾不赴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恒舉喜會國有軍事咸康初內史何充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束修立德皓首不倦旁綜廣探博聞强識宜使蒲輪紆衡以旌殊

操詔曰潯陽翟湯會稽虞喜守道耽學操擬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政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並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有司議祧廟不能決朝廷遣使就諮訪焉晉書本傳曰會稽餘姚人然喜所居乃句章之南山世目其山曰大隱見夏侯曾先地志今屬慈溪諸虞墓亦多在慈溪是時慈溪地乃句章縣亦隸會稽郡而與餘姚接境故史槩曰會稽餘姚云

張無擇句章人性篤孝父仕唐任袁州司馬卒于神龍初歸葬縣之虎卑山無擇負土營葬結廬於墓七日絕漿三年不櫛醴泉出芝草生其後官至中散大夫終和州刺史至今廟食慈溪出舊志

賀知章字季眞性曠夷善譚說與族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謂人曰一日不見季眞則鄙吝生矣唐證聖初擢進士超羣拔類科累遷太常博士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尋遷太子右庶子充侍讀申王薨詔選挽郎蔭子訴知章取舍不平徙工部詔宗爲太子遷賓客授秘書監晚節尤誕放遊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咸有可觀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硯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纔十數字世傳以爲寶天寶初夢遊帝居數日

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之擢其子儆子爲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幼子亦聽爲道士卒年八十六肅宗乾元初以雅舊贈禮部尙書唐書本傳所載如此然今鄞縣句章鄉小溪之馬湖有洗馬池故跡世傳以爲賀監舊宅相距三里曰賀家灣其地賀姓甚多而貧掘土得碑石率棄之今其斷石存而可識者曰會稽郡賀與府君六字而已耆老謂賀監始居此後乃徙剡川也

徐浩自稱四明山人唐乾元二年進廣孝經十卷授校書郎又有書譜一卷古跡記一卷（出藝文志）

孫郃奉化人四明才名記云孫郃博學高才唐末授左拾遺淨惠院即其故宅載于舊志唐文粹有古意效陳拾遺有哭弘英方干先生詩有卜世論春秋無賢臣論皆郃之作也其遠孫曰洒字元規皇朝天禧三年中進士第爲人明敏果敢有材歷官至監察御史裏行景祐元年莊獻太后服未除而禮官請用冬至日冊后洒奏請俟祥禫上封事者李安世方下吏洒又言始天子躬親政事而孔道輔范仲淹者皆以言事謫去令在位無敢言者天下不知安世狂誕又謂以言得罪竊爲陛下惜之數日出知潭州衡山縣洒既行自惟忠憤未盡申復上書曰天下之勢常患久安而不知其壞也比歲以來水旱薦至歲饑民愁陛下得恃以爲安乎去秋以聖躬弗豫雙日既不御殿又無漢唐非時延對之事臣竊計之一歲之中加之給休是率廢三分日之一也欲萬務之舉其何由哉今深宮之中左右皆用事宦人私謁浸盛內寵並興恐非所以隆德業養壽命之原也于是又貶永州監酒其後歷知處州楚州召爲左正言時元昊叛有請以五路進兵者洒以爲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戰今不思內修備以待之乃欲盡殿精兵深入狂虜之境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使我師不得還則關中之勢不得不危此可爲全計乎其後屢以言忤大臣出提點兩浙刑獄及陝西兵不利天子思洒言以爲陝西轉運使就除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徙涇州復徙慶州徙陝州改河東都轉運使復知慶州元昊死子且幼國人未和諸將欲因而伐之洒獨奏曰中國以信義示夷狄奈何伐人之喪也于是詔有司趣行封冊之禮明年除知益州道中罹母憂頃之特起知永興軍不行洒先世徙寓會稽至是服闋除陝西都轉運使洒未欲遠去墳墓乞知明州許之杜正獻公衍遺之詩云四明山水饒靈粹唐有希韓貿出倫又見賢侯光乃祖（杜公自註君暫還仁里庇斯民時皇祐侯遠祖諱郃）三年也屬山東盜起徙知徐州至則捕羣盜盡誅之四年廣源州蠻舉兵陷邕州進攻廣州公適徙秦州入見語及南事仁宗曰二府以南事不足憂也洒曰賊技與中國殊而去巢穴遠鬬其勢未易當又盛暑瘴熱官軍往必不利豈得不憂也洒行明日蔣偕輩以敗聞即召洒還爲湖南江西路安撫使得以便宜

從事尋徙爲廣南東西路安撫使仍以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寇平丙還遷給事中仁宗解所御寶帶賜之請知杭州行至南京召爲樞密副使其年契丹使來請觀太廟樂丙建議折之曰廟樂皆歌詠祖宗功德能畱與吾祭乃可觀使者乃已張貴妃薨治喪皇儀殿葬曰山陵謚曰恭德丙極陳不可遂罷山陵改謚溫成既而命讀謚冊丙曰此冊丙讀則可樞密副使讀則不可爲同列者所忌請罷除知杭州尋知青州幷州在杭日治姦僧猾民不少貸怨謗紛起至是以御史彈奏責盜國軍節度副使復光祿卿分司南京尋知濠州請老以禮部侍郎致仕築居于明有詩云新治甬上居閑逸安暮

齒英宗皇帝卽位遷戶部治平二年羌人數出寇詔丙知河中府既入覲改知慶州慶人相賀曰昔我公來前後五年羌人未嘗敢犯吾境今邊事適起不意老幼之復見公也居數月境內大安明年徙延州道病甍謚威敏年七十一（以續通鑑及王岐公所撰墓誌及樓宣獻公所跋杜正獻公詩參修）

楊適字韓道慈溪人明律歷曉兵法隱居大隱山以文學行義聞於鄉里人皆不敢道其姓名以先生目之仁宗皇帝訪天下遺逸知州事鮑軻以名聞賜粟帛嘉祐六年知州事錢公輔又表奏適高節授將仕郎試太學助敎州遣從事朋捧詔書具袍笏興從以禮起之辭不受年七十餘沒葬大隱山縣令林叔豹爲立碑祠於學（出舊

志

杜醇慈溪人經明行修不求聞達慶歷中縣令林肇一新鄉校請公爲之不可王文公安石再爲林作師說以勉之至今與楊公適並祠於縣學

樓郁字子文志操高厲學以窮理爲先慶歷中詔郡國立學其不置敎授員者聽州里推擇公首應選郡人翕然師尊之俞公充豐公稷袁公毂舒公亶皆執經焉荆國王公安石幸鄞以書致之曰足下學行信於士友某所仰歎登皇祐五年進士第調廬江主簿丁母憂自歎祿不及親絕仕進意以大理評事終於家有遺集三十卷子常光孫弁弁五世孫鈐鉉鑰鏞鑌六世孫汶淮淑七世孫采皆取世科

弁字試可常子也政和七年守鄉郡廢廣德湖爲田造舟艦供三韓使甚稱上意因令再任睦寇猖獗備禦有方人皆德之積官至朝議大夫贈太師封楚國公鑰字大防弁孫也少警敏書一再讀能記誦詞章雅贍隆興初元擢進士第明年又中敎官選後用大臣薦入朝稍遷太常博士時縉紳閒好惡各異鑰慨陳後漢黨錮唐朋黨元符黨籍之敝謂事之初生若不足較橫流不止害不可言孝宗曰卿懼爲黨耶唐世人主謂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朕嘗笑之特主聽不聰耳光宗嗣位鑰以知溫州滿奏事留中慨攷功郎立左螭登西掖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寧宗新御極內外制鑰獨當之遷給事

中以平日素論正太祖東向之位知閤門事韓侂胄弄權有萌芽吏部侍郎彭龜年除職與郡鍰與林大中合詞論奏龜年舊學也伉直敢論事其可去乎乞留之經筵命侂胄以外祠上批龜年已是優異侂胄初無過尤鍰再奏若以爲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初無過尤則龜年乃出于愛君之誠心不顧身以進忠言豈爲過乎但直臣去國自此恐無敢爲陛下出力論事者侂胄銜之三日遷天官實奪封駁之權也趙忠定公汝愚被誣去國臺諫昌言定鼎乘龍之夢鍰曰趙公嘗夢孝宗召對取御爐金

湯瓶授之曰朕之用卿若此謂之定鼎可乎又嘗夢立班見白龍升天居無何上以衰服登寶位謂之乘龍可乎如臺諫所言是欲覆人家族耳而鍰親聞于趙不可誣也聞者汗下鍰遂決去居閑十有三載稔職者再甘心焉侂胄欲籠絡之風使自通鍰不爲動更化初以翰林學士召遷吏部尚書遂簽書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以年乞身薨謚宣獻其平昔游息之地曰攻媿齋故自號攻媿主人有文集一百二十卷鍰之兄曰錫字子善以材敏稱父任補官初調秀州戶掾會鎮江有軍校訴于朝自言久掌軍用列校貸錢以萬計知其將訴欲殺以滅口脫身而來追者躡後出此門則死矣廟堂駭之奏得旨勅漕臣擇郡縣吏鞫之許以棘寺推獄行時二漕使胡昉呂正已合詞以錫應選錫請械軍校以隨途中時與語鉤得其情至則索證左軍校具服誣狀三日而竣事棘寺吏踧踖曰事體任重今遽已後當悔錫曰我不知觀望惟盡其情而已既還白廟堂疑其速驗軍校無遁辭奏聞孝宗嘉歎良久除監左藏庫都門遷秩令所刪定官上記平鎮江獄事遷太府丞改丞大理吏曰是爲初官能決詔獄者不可欺也連治數大獄皆平

允以便親乞補外知嚴州丁父憂毀卒鍰之長子潼字質夫仕至屯田郎中死之日囊無餘金文行皆能世其家樓氏世居奉化繼徙于鄞有義莊以贍族一倣范文正公之成規昇之子璹字壽玉所創也（據碑記及樓氏家傳）

王說字應求鄞人以其學教授鄉里餘三十年熙寧九年以特恩補將仕郎爲州長史無田以食無桑麻以衣怡然自得沒門人舒亶銘之先是有王致亦州閭所師至今郡庠以與楊公適杜公醇樓公郁並祠謂之五先生云說之弟該字蘊之登慶曆六年進士第

王安石宰鄞時與之友善以詩章相唱酬與兄齊聲仕不偶官舍傍有嘉木葉長可尺許每得一詩取葉書之既歿歸橐蕭然惟脫葉甚富遺藁十卷長子瓘字元圭登元豐五年進士第喜藏書以文稱季子珩字彥楚登大觀三年進士第仕至宗正少卿年八十卒有考經傳異同論三卷臆說五卷時政更張議四卷字學捷要二卷雜言三卷和杜詩一百七十一篇勳字上達說之孫也以太學上舍登政和八年進士第高宗東巡命爲鄞宰徙提舉廣南市舶以廉稱終朝散郎正已字正之勳長子也勳與妻薛氏俱歿官

所羣胡念其清苦裒金錢二百萬爲賻正已不受以叔祖珩任爲豐城主簿連帥張澄俾對易理曹時相媚黨王鈇家豫章家舍亡瑞香花與一富民有他憾因誣之帥諷理曹文致其罪正已直之忤帥意稱疾尋醫以歸孝宗聞之既踐祚詔以不畏彊禦節槩可嘉自泰州海陵縣召對改合入官淳熙初訪求廉吏參政葉衡舉正已辭賻事以聞召對上語輔臣曰王正已望之儼然卽之甚溫史忠定王浩再相論朋黨事上曰葉衡既去人以王正已爲其黨朕固留之雖衡所引其人自賢則知朕不以朋黨待臣下也正已

凡四典郡六爲部使者終太府卿祕閣修撰致仕年七十八卒高宗山陵竣事嘗進聖德孝感記上曰卿文似韓愈已宣付史館有文集二十卷嘉定初被旨繳納國史院正功字承父以父任補官終朝請大夫廣西提刑正民字經父以叔祖遺澤補官終奉直大夫知安慶府皆正已弟俱有廉名

周師厚鄞人皇祐五年登進士第歷荆湖北路農田水利差役事時朝廷方議役書本路紛更未定且有欲爲撻甲法者師厚具論四方風俗盜賊緡田獄訟簿書繁簡之所以不同則役有勞逸輕重宜亦不可以

一朝廷以爲是下其說行之辰沅兩州初復版圖縣官念所以備邊且欲歲發常平粟師厚謂溪獠嘯聚無常而常平之入有限不可繼宜乘事始擇曠土使戍卒且耕且守亦古法也天子然其策子鍔字廉彥中元豐二年乙科調桐城尉既而曰古者學而後入仕未聞以政學也曩時口耳剽習特以取科目爾士當以治心修身爲本本立則事不足治於是官期至不赴經史百家之書無不讀讀必究其指歸著而爲言必期有用旁至兵刑小學天文地理博極淹該時潞公文彥博韓公富弼溫公司馬光與其舅氏蜀公

范鎮皆聚洛下鍔每請詣講貫上書論邊事歷陳永
樂覆敗之由神宗嘉之籍姓名于中書國子祭酒豐
稷給事中范祖禹以學官賢良薦歷官自濠州戶曹
以至提點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坑冶鑄錢公事爲政
皆有綱要居漕幕則著會稽錄振領圖宰縣則著日
成月要歲會集守郡則著承宣集閱其書可以知其
政矣黨議興名在籍中又以言邊事忤時宰所嚮浩
然有歸志弟鉷中崇寧二年進士第仕未老亦退休
相與徜徉山水閒唱酬成編紹興初朝廷率復黨人
特轉中大夫將用之而老矣有奏議表啟雜文二十

卷明天集一卷六甲奇書一卷尚書汪大猷差次之
別承宣集爲一卷製序以冠其首尊之曰鄱江先生
文集
陳輔字安壘五世祖自福州徙居象山父大雅工詩好
爲義事輔七歲誦書百卷家貧力學夜不寢置足水
中以警寐登嘉祐二年進士第知武康縣教民以大
竹絡石築海塘始免水患知安吉縣救饑活流民以
千計將代邑民詣郡及使者借留使者才之命攝華
亭俾求前令張若濟罪輔不願使者怒使攝壽昌守
請于使者復還安吉後倅揚州穿渠龜山南徑洪澤

以避淮波民便之管句成都轉運使文字知邛州丞
相呂公大防范公純仁欲用之會以疾卒見晁元咎
所撰行狀
俞充字公達鄞人登嘉祐四年進士第熙寧三年五月
以著作郎編修中書條例累遷都檢正集賢殿修撰
都提舉市易司及在京諸司庫務宰臣王珪知上欲
伐夏國元豐元年八月奏充爲右正言天章閣待制
知慶州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環州有田與夏相錯委
而荒之充檄所部以時耕種虜不敢犯屬羌山東嘯
聚背叛充授第二將張守約以籌算且招且討有亡
入夏國者三百戶充又遣守約耀兵塞上夏人亟歸

亡者條上勸賞買馬之法騎馬頓增慶兵素玩恩充
繩以法軍始肅然屢上取靈武之章四年六月暴卒
高遵裕代之西師乃困充有奏議五卷邊說二卷藏
于家以舊志所載及續通鑑參修
偉字仲寬充之叔父也元祐初
爲南劍州之順昌令邑民生子多不舉偉乃集耆老
諭之以理且申約束日孕者登籍邑人悔悟率以偉
字名之部使者狀其績以聞朝廷嘉之詔獎諭進秩
再任且許出粟以賑其孱臥而貧者偉益懼惻宣諭
朝廷好生之意數年間賴以活者萬餘人邑士廖曉
爲立德政碑而郡人黃裳作邑中步雲閣亦紀其政

績以循吏許之見舊志

豐稷字相之鄞人弱冠登嘉祐四年進士第歷襄州穀城令韓維曾鞏相繼守襄奇之薦于朝是時兵部侍郎葉康直爲光化令亦有名維嘗曰豐葉二令它日必皆清近襄陽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元豐元年安燾使高麗辟爲書狀官還循兩資三年自封邱縣除監察御史裏行王安禮除翰林學士上數稱之稷言安禮性行淫僻師言鄙之擢在詞禁將何以訓多士儀四方乞寢成命其彈劾不避權要類如此五年除吏部員外郎時安禮爲尚書右丞

稷乞避安禮元祐二年自成都府路提刑召爲工部員外郎以胡宗愈王覿薦除殿中侍御史尋遷右司諫三年親王有令成都府路走馬承受官造錦地衣者稷白御史中丞胡宗愈請率僚屬言之宗愈未決稷即獨奏劾謂二聖以節儉化天下而近屬奢侈僭靡如此官吏輒承奉宜皆糾正其罪監察御史趙岊時與稷同進對退謂稷曰聞君言使岊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是天下必太平矣不數日稷徙國子司業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太常少卿國子祭酒兼侍講刑部侍郎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移廣州過闕留拜吏部侍郎丐出累與大蒲徽宗皇帝即位韓忠彥言豐稷可作諫議元符三年四月拜左諫議大夫隨遷御史中丞七月與殿中侍御史陳師錫同奏章惇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福天下勇于害賢敢以殺人臨大變計大事包藏陰謀發爲異議祖宗付陛下震之上帝命陛下誅之九月又連疏言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蔡卞兄弟同惡迷國誤朝卞雖去位尚竊峻職玷名邦京偃然在職日夜交結內侍咸里以冀大用京好大喜功銳于改作若果大用天下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

隳矣陛下去卞不早既去又不能正典刑以明罪惡京以此窺陛下故愚弄朝廷玩侮國章臣恐天下有識之人豪傑之士皆解體矣既而稷登對極論鄧洵武向宗良爲京幽黨陰爲游揚進列要路大爲國害又上疏論近習懷唐書上殿爲上讀仇士良傳方讀數行上曰已諭稷爲不聞者讀畢乃止十月曾布將拜相稷謂臺屬布以內侍進交通詭祕盍共論之章未上徙工部尚書尋兼侍讀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權禮部尚書崇寧元年五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曾布言豐稷助元祐之人詆毀先政可見朋比出知越

州改明州九月責授道州別駕台州安置其後赦復
提舉亳州太清宮以菱謐清敏舊志所載甚略今
據續通鑑添入
袁轂字容直一字公濟舉進士一試于開封兩試于鄉
皆第一嘉祐六年中第博觀羣書擅名詞藻歷知邵
武軍通判杭州其爲開封舉首也蘇文忠公軾實爲
之亞及貳郡而軾爲守相得益驩唱酬篇什甚富移
知處州終朝奉大夫贈光祿大夫有文集七十卷纂
韻類一百卷子灼字子烈仕于朝爲光祿寺丞軍器
少監出知婺州有武臣曹宗者時相蔡京之戚黨也
武斷鄉曲灼械之獄死焉坐是貶秩起知隨州宣和

末召爲倉部郎面對力勸上清心省事安不忘危言
甚切直黜知泗州終朝議大夫燮字和叔少游太學
以舍選中淳熙八年進士第調江陰尉召赴都堂審
察不就慶元初擢太學正時論擊道學之黨一斥十
餘年尋改秩通判贛州嘉定更化召爲宗正簿樞密
院編修官太常丞兼權考功郎出知江州提舉江西
常平茶鹽入爲都官員外郎麻學館兼國史實錄院
歷禮部侍郎兼侍讀其在太學日延諸生訓以語孟
大旨在經筵從班每竭誠意廣忠益寧宗皇帝常嘉
納之修高宗寶訓既進讀有旨復專修孝宗寶訓垂
成而去國差知溫州力辭以煥章閣學士致仕遺奏
閤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
舒亶字信道慈溪人生而魁梧博聞强記爲文不立藁
登治平二年進士第授台州臨海縣尉縣負山瀕海
其民慓悍盜奪成俗有使酒逐其叔之妻者至亶前
命執之不服卽斷其首以令投檄而去留詩云一鋒
不斷奸兇首千古焉知將相材丞相王安石聞而異
之欲召用會丁父憂服闋乃除審官西院主簿徙秦
鳳等路提點刑獄鄭民憲相度熙河營田民憲言其
宣力最多乞以減年磨勘回授之特改奉禮郎提舉

兩浙常平熙寧八年十一月八爲太子中允權監察
御史裏行元豐二年七月論知湖州蘇軾上謝表譏
切時事幷上其印詩三卷時御史中丞李定御史何
正臣亦攻軾詔罷軾任逮赴御史獄十二月獄成軾
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使本州安置亶又
言張方平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曾鞏孫覺李常劉
攽劉摯等收受軾譏諷朝廷文字各罰銅二十斤亶
爲縣尉坐廢時張商英爲御史言其材可用得改官
及亶知諫院商英爲中書檢正以其婿王瀆之所業
屬亶亶併其手簡繳進自以職在言路不受干請也

四年自侍御史知雜事除知制誥兼判國子監累遷
試給事中直學士院御史中丞六年以論奏尚書省
錄事坐廢紹聖元年三月復通直郎管句洞霄宮崇
寧元年正月起知南康軍時方開邊疆寇擾辰州七
月除直龍圖閣知荆南府荆湖北路都鈐轄辰州
故黔中郡歷漢唐皆建郡縣至五代始棄不通然亦
有內屬者熙寧元豐開復沅誠而元祐中又棄之自
是猺人恃險難制直圖上地形募施黔土人分七路
遣將授以方略斬賊首併其徒黨三千餘級俘數百
人破洞百餘遂分敘浦辰溪龍潭爲七以忠順首領

主之既奏功朝廷又詔直興復誠州乃進屯沅州兵
未壓境而渠陽五溪降胡耳西道最爲僻遠至是亦
請命天子爲之告廟肆赦改誠州爲靖州直復計議
築屯沅之洪江分兵江之南建若水豐山貫堡三寨
靖州跨大江在飛山之東猺人出入多以爲障蔽直
乃選形勝得飛山福純坡建新城最爲控扼之要二
年朝廷遣使撫問除龍圖閣待制卒于軍年六十三
贈龍圖閣學士有手編元豐聖訓三卷文集百卷出續
通鑑舊志自熙河分畫蕃漢疆界還授
太子中允御史裏行與續通鑑不合
姚孝孚字舜徒慈溪人登熙寧九年進士第歷尉掾爲鼎

之桃源宰施澤於民深郡將武人怙威凌其屬孝
爲屈苟利於民必求直乃已旁郡訴訟不得其平率
丐於部使者付孝決之與修庠序士勸於學鄉有虎
禱於社諭以文越三日虎伏於社旁奏課爲天下第
一部使者舉學行優異材能顯著以應元符之詔賜
對稱旨除提舉成都府路常平等事陛辭上以久任
桃源有愛民之心獎之孝退謁丞相論蜀利病乞以
義倉之儲收鰥寡老疾死給衣衾瘞貧困有子不
舉官給乳媼丞相奏行丁家艱服闋提舉湖南常平
等事上諭之曰朕施寶德於民立居養院安濟坊漏

澤園卿向有言故復命卿易使浙部徙江東轉運副
使除直龍圖閣知夔州興學校勸農桑有古循吏風
卒於官夔民罷市聚哭訃聞桃源民傾貲命緇黃即
生祠爲祈福焉見舊
志
翁升字南仲慈溪人力學有志氣少從安定胡先生受
易旨入太學中元豐五年進士第出仕恪守官箴清
以旌謹當路才之元符中上書言事切中時病用事
者方主黨禁錮賢士大夫籍升名於初等自是沈於
選調建炎初黨錮解將召用之而山林之志已不可
奪矣升自奉簡薄而勇於急人睦親鄉孤平糴賑之

鄉人敬之至今猶諱升斗之字曰方斗云見監察御史顧文所撰墓志

俞夔象山人魁岸修偉晝漁而夜讀登元豐五年進士第舒公亶平辰沅寇夔籌畫爲幕府第一終建德宰子覿能字大任紹興初應詔詣闕上書特授德安府錄參登十二年進士第時二聖尚狩沙漠九重旰食覿能裒古今君臣孝弟數十事曰孝弟類鑒上之有旨召審察授江陰軍教授改秩而卒子芹系字唐英登乾道二年進士第臨政以平允稱終和州通判見陳禾何涇樓錄所撰墓志行狀

蔣猷字仲遠丹陽人中元豐八年進士第徽宗朝爲御史中丞兼侍讀論今羣臣無他能惟善候伺人主意承望大臣爲嚮背者謂之才此風不可長又言近侍詞禁中見路寢尚仍舊瓦木塗堅皆故暗願推廣聖心每如此以保盈成先是內侍省乞不隸六察猷駁正之尋按劉友端等皆降官范之才奉使淮南還言滁水有鼎發民畎水鑿山以出之猷劾其妄投之才干里外又言東南應奉花石器用之物願一切罷之廣東轉運使徐愚以虛名羨財進奉後苑請重寘之法上不從乞罷還兵部尚書改工部陛吏部以言者罷宣和四年自祠宮起知明州以不樂應奉事到官數日復丐祠七年以刑部尚書召兼資善堂翊善虜騎至京師欽宗受內禪上皇東巡童貫總兵扈從上貶貫環衛竄池州恐忤上皇意猷持詔往泣告上皇乃宣詔童貫趨貶所上皇還京師遷兵部尚書靖康元年奉祠建炎三年避地於明明年薨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葬於鄞其後遂爲鄞人

陳禾字秀實鄞人元祐初試國子監擢第一居太學有聲中元符三年進士甲科初調鄆州司法平反甚多部使者力薦於朝除濰州州學教授講明經術大變其俗後由婺州教授入爲太學正遷辟雍博士徽宗問其才召對稱旨特與改秩擢監察御史遷殿院隨事獻言上愈嘉其忠直命爲左正言童貫始侵預朝政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抗疏力陳漢唐之禍不可不戒惟陛下留意於未然論列既久日晚上拂衣而起曰朕飢矣禾褰裳上衣泣奏曰願陛下少留容臣罄竭愚衷上爲少留禾曰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孰爲輕重願陛下擇之上衣裾脫落曰正言碎朕衣矣禾奏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其言激切上爲之變色且曰卿能

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止之曰留以旌直節繼而貢等諧行遂罷廢斥後坐與忠肅公陳瓘交遊流落江湖著書立言以垂世有論語孟子易春秋四經解行於世其文集藏於家禾父謚宇康公博學教子有法嘉祐八年登第子曦紹興八年又登第元秉以八行舉政和八年登第世喜藏書謚之亡舒中丞亶作挽章有曰塵埃滿匣空鳴劍風雨歸舟只載書曦復為藏書記以告其後俾勿墜素業孝宗朝史忠定王浩以禾四經解進玉音嘉歎敘之祕館特官其孫正已寧宗更化之初崇奬忠節風厲四方孫鎮

江府通判立已有請於朝特贈中大夫賜謚文介

張宏字公度鄞人元祐二年舉經明行修仕至禮部郎中歷守建昌軍泰州澤州嘗築慈溪縣藍溪洪莊保之堰埭民至今賴之宏六世祖次宗唐會昌中為明州刺史四世祖仁皓為兵馬鈐轄使廟食於奉化茅山曰武惠四大王者是也

劉渭象山保德村人家世業農奮志為學鄉里哂之不顧也登元祐六年進士第授荆門軍長林令歷官至西京留臺其讀書堂遺踪尚存父老傳以為美談遵字繼道渭之族也博學强記尤精於經術受業者不遠千里多所成就紹興甲子已卯兼經取士父子皆以詩舉該特恩授文學子侯字碩翁總角日誦千言為文操筆立成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改秩知華亭縣邑版賦窄率貸諸豪民繇是撓政前令少善去侯謁臺府願寬假三月乃治酒政損關征不三月課入自倍通賦以償平易近民而決事若神豪猾斂手並海有泰山鹽鐵蚌港三堰不治被旨督作晝夜露處護田六萬畝守以圖奏孝宗大悅亟加褒賞俾紹興府帥王希呂使者朱熹雅敬之委以諸暨蕭山荒政活民十萬知與國軍陛辭乞免蕭山廢田之稅以時

省繕華亭海堰禁遷兵胥吏擾沿海民船事皆施行改知岳州東宮引見守臣論常平之儲欲賣官田為糴本及宮陵祭禮等事光宗見其儀矩雍容音吐明暢注目首肯悉為報可至郡覈四邑常賦外免其版帳鑿空者如馬草錢之類其目凡八歲減額一萬一千有奇奏定為令除監廣東倉適四明大饑奏移粟五萬斛浮海賑之紓邦賴以濟南海驛道至眞陽達凌江多窮荒夜嶺乃改闢大道八百里置六鋪築七菴募人居之無復蛇虎暴客之患命南雄梅辰等州作義冢瘞暴骨封州寇餘郡計不立請廢為縣乃減

其漕計繙其宿逋代其助賞銀數請著於令州遂不廢兼遭大奚山寇甚張帥司摧鋒軍與賊通奏豫發水軍爲之防詔從之卒賴其用遷福建憲副有莆田兩囚共殿一人死爭下手輕重數年未決被旨往鞫之謂兩人非謀共殺夜黑安能自知下手先後奏俱免死除直祕閣召除尚書吏部郎中卒所至有遺愛民立生祠祀之聞訃相與聚哭俟爲人風格清整篤於孝友其至誠若與神契華亭水不可食禱於舍井而泉溢賑荒謁曹娥祠衆舟膠而已獨濟淮安虎暴禱南臺神一夕去衆皆異之自號益齋趙彦逾爲墓志○按日原煙嶼樓校本

〈寶慶八　三六〉

本祭禮等事以下但空一格即以而泉涇云云續寫校諸他書所脫蓋三百餘字今參合嘉靖甯波志雍正甯波志浙江通志象山新舊志校補諸志大約皆本此書而自通志及象山新志外並未明注徵引故以所補旁行列寫不敢羼正原文

陳攄字君益鄞人紹聖間宰南劍之將樂敦崇學校獎進士類政尚愷悌先是邑民家舉一子富室不過二子餘悉棄之攄至諭以天性申以令甲犯者窮治自茲民無不舉子矣男陳其名女陳其氏者皆然也後卒於官邑人思慕祠而祀之遇旱禱雨輒應以至鄰境淫雨亢陽乞靈祠下咸遂所祈部使者以其有功於民乃請於朝錫旌福廟額見舊志

徐立之字植夫登州人登紹聖初元進士甲科靖康之變以百司扈駕南幸丞相呂頤浩最知遇之及秦檜當國丐祠居鄞徜徉里閈三十年積官至朝議大夫年踰八秩手不釋卷卒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子子寅字協恭以任補官中法科爲福建路檢發審復囚牘累百駁正死罪七十七人歷大理官乾道四年除知無爲軍陛辭奏兩淮地有餘而人不足臣嘗因鞫勘歸正人公事以情問之皆以爲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爲此若得官備耕具使治淮上荒田以糊其口何苦犯法淮上牛亦艱得乞招歸正人營田免其牛稅彼

〈寶慶八　三七〉

煙嶼樓校本

必欣然從事畎畝農隙閱以武事備邊之至計也孝宗大悅差往淮南楚州相視措置明年歸奏除大理正命知揚州莫濛協力施行屯田事措置淮東山水寨及民兵總首子寅往來相視六年正月自兼權發部郎爲眞四月差知高郵軍兼領揚楚高郵盱眙四郡措置官田俄改知秦州七年四月除提舉淮東茶鹽常平措置官田如故淳熙元年召除工部郎依舊措置官莊再遷大理少卿三年六月論罷起爲淮南運判遷副歷揚州楚州修築高郵興化寶應縣石闥斗門函管堤岸護民田二千七百餘頃紹興三年知

台州革秋苗僞鈔去軍士虛籍榷酤征稅大率從寬而版曹比較上供以台爲優寧海邑岸久廢買田五百畝以賑之蠲民戶積逋十餘萬五年除廣東提刑次年卒於官

王次翁字處會其先濟南人景祐五年仁廟臨軒策士其祖异中首選已而視程文有摩改處特降第五名次翁克世其業齊魯之士多從之號兩河先生崇寧二年以易魁禮部別院辟廳初建又以詩書易三經就試俱第一除辟雍正時梁師成用事薦士多至華要號隱相一日命與次翁友者潛攜文卷以去既而

來謂予文達天聽矣將處以臺閣次翁笑語之曰文間適中其諱幸取易之友亟取以授并與友絕師成銜之出知道州徙容州政事一以陽城元結爲法作漫軒思元堂而甘棠之愛在焉紹興初自廣西運判召對論定規模圖中興等事忤時議丐祠寓金華六年呂頤浩帥長沙辟參謀遽乞休致貧特甚潘良貴訪之聞敗幃之下運籌聲視之乃推太乎數耳尚書呂祉薦於朝七年有旨落職致仕八年召爲郎中累遷中書舍人劉光世除使相欲任子文秩次翁執奏繳還之上曰王次翁詞婉而理直論事者不當爾耶從臺闕員三省以王鈇林待聘及次翁名進上曰王次翁文章似王安石德行似司馬光遂除工侍西蜀

闕帥宰執以次翁張燾擬奏上曰王次翁經術人也不可遠去朝廷於是燾帥成都而中外知次翁將大用矣十年除御史中丞首言和戰本一事靖康以來領兵之將方動而排之使收議和之使欲行而阻之復止一進一卻致此艱難權今之宜雖以和爲名而實不可忘戰備上嘉納之朝廷差李泌爲江南巡檢宣撫使不受乃以所親丁俊爲之次翁言一巡檢不足論然法令阻於下而不知朝廷之尊浸不可長遂毅正之上曰天下之事當謹其小小之不圖積習浸久將有大於此者王次翁所論深明國體卽頒示諸將都統制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次翁乞斬通以肅軍列一時驕將聞之震讋上勞之曰卿有李勉之風矣七月拜參知政事十二年扈從太后回鑾虜使邀金無厭次翁顯絕之而密令提舉事務者隨宜以給虜俾其剛嚴人謂知體上議遣使報謝次翁請行明年竣事力丐退政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來居鄞之西湖益嘗營葺其室或請曰有司笑止之曰東飭使然耳何尤上聞之賜銀絹各千十四年致仕十

九年薨祓旨護葬清涼山孝廟卽位詔贈太師有兩河集易說春秋旨義元元通數等書藏於家三子伯庠紹興二年進士試教官中第一爲淳熙侍御史有直聲伯序紹興五年進士第五人仕宗正丞伯廱以朝議大夫致仕

陸寘字元法其先會稽人曾祖軫尚書左丞佃之子也慶厤中知明州叔傅建中靖國及大觀中兩知明州從兄長民宣和中知明州寘嘗爲明州錄事崇寧中奉行安濟居養漏澤有勞秩滿就除通判其後爲淮南江浙荆湖發運判官建炎閒卜居鄞之梅谿奉祠

垂三十年工詩善篆隸手抄經史泊釋老書親加鐵校數百卷子孫甚蕃內任丞郎外任守倅遂著籍爲鄞人

陳之翰處士鄞人陳忠肅公瓘誌其墓云字憲之居西湖少有志操治經求大旨爲文不蹈襲時語三上禮部不中因不復應舉歸求其志大觀二年徽宗皇帝詔舉遺逸鄞之賢士大夫聞而相與語曰此可以得憲之矣州及部使者用衆論薦於朝天子官之知公行實而善朝廷之得士者非特鄞之賢士大夫而已也其爲忠肅公所敬服如此

林暐字公著鄞人嘗任迪功郎韶州司戶曹事恂恂孝謹輕財樂施大觀閒忠肅公陳瓘寓居於鄞暐獨厚之雖其徙謫他所問遺常不絕建炎四年州燬於兵暐未暇葺舍宇首捐錢數十萬理學宮且輟田半頃爲養士費太守以風郡人黌宮始漸仍舊矣

王庭秀字穎彥先世居鄞父徙慈溪庭秀與黃庭堅楊時之徒游從其爲學旁搜遠紹不苟趨時好其造詣嶄遠操植堅正發於文辭深茂宏達以其緒餘從事科學政和二年登上舍第歷樂壽尉泗州隨州教授當路論薦交章溢格改宣教郎李公光遷侍御史與

之昧平生一見如舊識卽薦爲御史臺檢法官其在宣和靖康建炎閒進言於朝皆發於忠義自察院遷殿中而振臺綱屢丐祠優詔止之後因對遽懇得知筠州召爲吏部外郎擢左司郎官遷檢正與宰相議多齟齬引疾丐閒除直祕閣主管江州太平觀歸老於鄉長子璧生而穎異不凡七歲日誦千言一過輒不忘以宣和六年丙科登第少年氣銳負才宏碩方勇功名之會悉焚前所爲舉子之文披閱羣籍孜孜不倦無不淹該左丞葉公夢得參政孫公近議欲列薦出應大科適朝廷方復博學宏詞科首冠其選天

不假年用罔究其長而終於一待通判士論嗟惜之見舊志

汪思溫字汝直鄞人父洙以春秋之學知名政和二年思溫由太學生上舍中乙科既改秩知餘姚縣高宗登極提舉江西茶鹽歷郎曹出知衢湖二州入爲太府少卿知臨安府遷兩浙計度轉運副使復還太府紹興二十七年致仕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爵文安縣開國男餘姚瀕海有堤久而圮思溫修復之並海田免水患者六十里燭溪湖二斗門高下不等東西爭利思溫相地宜撤而平之灌溉均五鄉錢塘渡舟人冒利捆載而行半渡弭檝邀利暴風猝至舉舟盡溺操舟者獨無恙思溫曰若不戮此輩殺人未艾也悉捕繫論殺之更造大艦十數每一艦受若干人製號如其數以五采別異之置吏監渡給號登舟即過數而號與舟不類皆不受人給直有定例除十之一以備繕舟自是人不病涉疏龍山河復舊閘啟閉出納如外沙之制舟檝皆便之鄉有義莊以給仕族親喪之不能舉孤女之不能嫁者自思溫割田倡之也年八十一終子大猷字仲嘉既補官復中紹興十五年進士乙科乾道元年以大宗正丞兼吏部尚書郎又

兼戶部右曹郎對孝宗謂輔臣曰政通訟理有詩論今日有用之材也權刑部侍郎取建炎以後續降指揮二萬餘條刪其繁重定其當否綱爲條冊上嘉賞之同列以强盜卒不處死無所懲艾請依太祖舊法贓滿三貫者皆斬大猷曰大上與民更始非以刃殺人者一切貸死已議爲法六項犯者依死處斷非此而但得財惟再犯者死可謂寬嚴得中矣此輩知有可生之路但志得財所全尚多若不分首從雖不殺傷悉抵死則凡得財鮮不及三貫者此法既立未必能禁其爲盜彼先以死自處則被盜者將無噍類

爲盜者無復全人究其極而計之死者益衆矣同列請取案例大猷以見定一案聞奏用六項法則死者十七人用見行法則纔四人若如舊法則百七人俱死遂從其議借吏部尚書爲六年賀金國正旦國信使郊禮行充鹵簿使除敷文閣待制奉祠起知泉州進直學士知隆興府茶寇賴文正起湖北大猷遣副總管賈和仲討之和仲輕敵敗事大猷自劾再命落職南康軍居住至四年自便漸復職紹熙二年致仕慶元五年進敷文閣學士六年薨年八十一方貶謫時或風使通權貴書不聽南康之行親故恐其嬰抱

大猷捐之日使某年近六十以恩科得官今赴星子一尉豈不爲我賀其曠達類此三子仲曰立中登嘉定甲戌科進士第爲太府少卿知徽州卒

林保字庇民鄞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兩從廣西帥辟主管機宜文字時方郡縣蠻境將士率俘平民冒賞保覈正之全活爲多歷官知興國軍改提舉兩浙廣南市舶皆不拜家居十餘年安貧著書嘗平論夏少康迄唐肅宗得失號中興龜鑑上之高宗皇帝勑書褒答紹興七年士命左司諫陳公輔薦可備臺諫者公輔奏保問學淵源持論不阿操守可觀丞相秦檜

格之止除提舉江東常平茶鹽九年入爲國子監丞遷比部郎建議正大成殿武成殿十位侑坐之禮自是享武成王始不廢牲牢修定明州鄉飲酒禮奏聞頒行天下累遷權吏部侍郎假本曹尚書充十五年賀金國正旦使初顯仁太皇后南歸沿塗應奉權增頓次自後南北修聘往來輒循其例又有請起兩淮稅者保使回具言淮民凋敝狀頓既復舊稅議亦格冬引疾以敷文閣待制奉祠十九年卒年七十一累贈特進有文集二十卷孫祖洽字元禮以任補官由監官縣入爲幹辦諸軍審計司每言理財在節用正其圖籍窒其滲漏不必趣迫其民財用自足嘗取紹興乾道淳熙用度多寡之數比議參定四方無虞之時反增於戎馬未息之日條具爲書未及上因知武岡軍陛辭奏曰當日百度修明惟財賦不足上軫宵旰之憂推原其故皆由用度日增孝宗慨然曰誠如卿言詔取索以聞戶部格不行時論惜之自武岡除常州上謂宰執曰此人善治財賦任滿進財賦本末上曰人皆謂常州財賦不足今林祖洽已及八分以上遂除司農丞其後提點六路坑冶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除湖南運判入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

公事兼國用司同參計官陛司農卿總領淮東財賦自太平州除權戶部侍郎嘉定二年再爲淮東總領四年正月除戶部侍郎歷知建康府婺州皆振其職六年以煥章閣待制奉祠十一年陛寶文閣致仕卒年七十九

朱翌字新仲政和八年賜同上舍出身歷官至中書舍人南渡以來建太學載韓厥於祀典皆翌發之徽宗皇帝實錄翌所纂也在朝敢言事嘗論秦信夷狄太堅待虜使太厚排衆論太切姑息諸將太深待大臣太嚴立志太弱忤權臣意一斥十四年起知殿州寇

國平江府撫師浮費積緡錢四十萬於平江高宗皇帝視師江上後守獻之有詔嘉獎自祠宮起知太平泉三州皆不赴年七十乾道三年卒累贈少師翌世家安慶府懷寧縣晚卜居於鄞有灊山文集四十卷

辞朋龜字彥益登政和八年進士第歷官監登聞檢院兼權工部郎又兼權吏部知與國軍奉祠除知衡州未上而卒子居貸字去華守莆陽更新學宮提舉福建路常平茶鹽救荒有績自祠宮召對除倉部員外郎陞郎中歷淮西漕使淮東帥闖卒於揚州孫揚祖

字元振歷官知漳州召爲大理丞遷刑部郎中以疾請外得池州丐祠以卒漳舊有土城高不過五尺揚祖以修築請於朝未之行也及爲郎面對申言此州當閩廣往來之衝而城壁不立往時沈帥竊發以無備故可爲覆車之戒乞以臣任內樁積錢趣辦竣宗乃詔守臣趙汝譡經畫如其言漳人賴之

曹粹中字純老定海人中宣和六年進士丙科爲莊簡公李光婿光與閩紹興國論丞相秦檜欲一識粹中粹中時待次無爲校官曰吾已有差遣見丞相何爲退謂其妻曰吾觀而父與秉權者勢不兩立豈久居此者由是仕不偶自號放齋以著書爲樂檜死方以

舉主脫選調有詩說三十卷行於世

夏承字元茂鄞人以太學上舍免省中崇寧五年第靖康閒任開封少尹虜騎犯闕大尹徐秉哲散文牓根括皇族冀以免死承奮身力爭潛令諸廂毀棄文牓放散苛留之人紹興二年臣寮疏列其事國事方殷未及褒表隆興初有旨承係忠義之人送史館編錄姓名特贈三官二年贈左朝議大夫

蔣璯字季莊晚居慈溪宣和閒鄙王氏之學恥赴科舉閉門窮經不事干謁亦不妄與人接高侍郎閎居鄞城一歲率數次訪其家相對小室晝夜講論告去則送之數里或問閎曰蔣君不多與人周旋而獨厚於公公亦惓惓於彼願聞其故閎曰某終歲讀書偶有疑而未判與闢而未知者每積至數十輒一扣之無不迎刃而解蔣之所長他人未必盡知也況有行義乎

卞大亨字嘉甫泰州人初由鄉舉入太學升舍有聲靖康中攜二子走行在丞相范宗尹以遺逸薦紹興中隱於象山之錢倉村特恩調懷寧簿無仕進意手植萬松婆娑成陰行吟其閒自號松隱居士好左氏傳

遷固史耽老杜詩喜怒哀樂一寓於詩素習養生導引術醫藥占算尤極其妙解衣推食賑卹飢寒手製藥餌惠利甚博著松隱集二十卷尚書類數二十卷改注杜詩三十卷傳信方一百卷子園字子車亦有聲太學號卞夫子登紹興三十年第授揚州倅卒

先賢事跡　虞喜　拜博士拜上盧有徵字

王說　孫沔　此冊沔讀則可沔上盧有臣字宋史亦有

樓郁　足下學行行下盧有篤美二字

王說　季子珩字彥楚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此截原脫新據他書校補者語詳劉記今盧本獨完好親所補略同惟季子二字無彥楚下有說第五子也十九歲入太學十一字又登字在年字下

俞充　與夏相錯夏下盧有國字　詔將諭詔上盧有降字圖經亦有

豐稷　乞避安禮禮下盧有從之二字　故愚弄朝廷故字下盧本有故字

舒亶　以論奏尚書省錄事錄下盧有目字東都事略云上疏論尚書省凡奏鈔法當置籍錄其事目即此事也宋史亦有目字

姚孳　收鰥寡收下盧有養字浙志引此亦有

王庭秀　其造詣蘄遠盧本無其字蘄作深　科學盧作科舉　歷樂壽尉至檢法官四十八字盧無而有既改秩以告御史李光薦爲御史臺檢法官十七字其在宣和盧無其字　而振臺綱盧作臺綱益振　屢丐祠至得知筠州十六字盧皆無但有出知筠州四字　引疾至於鄉十九字皆無但有以直祕閣奉祠而歸八字　孜孜不倦四字盧無　左丞至大科十九字　用閎究其長五字盧無　而終於一待通判盧無而字待　嗟惜之盧無嗟字○按此傳與後卷高下有次字　閎傳諸本並同乾道圖經而盧本則較前志多有刪節若謂盧本誤耶不應其抄錄時獨於此二傳故爲筆削若謂餘本誤耶又不應繕寫全書獨舍此二傳而復依仿圖經補錄之反覆推勘莫明其故惟詳玩文詞盧本筆法簡淨實駕舊志之上斷非妄人所能爲也故校錄異同附諸志後俟獲宋槧者審定之焉

補遺

袁轂　子灼曾孫章元孫燮洽六代孫肅甫商七代孫衡世科相踵甫嘉定甲戌廷對爲進士第一三十五字盧本在韻類一百卷之下灼字子烈之上此本存干字灼字以下並闕因下灼字致誤也○按肅甫商皆燮之子此云六代孫者連身數也進士門稱洽爲轂四世孫則又離身數矣

新錄

人物　楊適杜醇傳藏本及洪林本孫郁傳改知慶州慶以下樓郁傳擇公首應選以上皆有脫簡前刻據延祐志旁行補之另有案語後校湖州陸存齋心源家藏本知楊杜二傳全脫孫樓二傳脫前後與延祐志不同今皆依陸本補刻因惜貲僅刻摸二葉與前刻行數不符恐覆者致疑故識之

夏承　崇甯五年第年下脫進士二字

四明志卷第八

鄞　徐時棟校刊

宋　羅濬　等　撰

郡志卷第九

敘人中

先賢事跡下

張邵字才彥歷陽人建炎二年使金國誓不辱命拘繫于密州柞山寨土牢者半年劉豫逼以僞命不從又囚繫東平府獄踰歲轉徙燕北飢寒瀕死移書撻撒告以天意人心嚮背之所在又寓書阿盧五以勤兵遠戰非金人之利紹興十三年始得歸與時宰忤投

閑于鄞沒葬桃源鄉烏石山子孝曾字王叔以太理少卿沒于中山府姪孝祥字安璧生鄞縣方廣院之僧房紹興二十四年爲進士第一終顯謨閣學士孝伯字伯子隆興元年進士終參知政事

高閱字抑崇唐宰相智周後世家廣陵高祖贊襄始居明閱幼穎悟不凡八歲誦經史通其義或問得時則駕出何書閱曰非史記老子傳乎客驚異之謂其父欽臣曰此兒當與君門戶弱冠入辟雍繼升太學屢中魁選初課試文格尚對偶閱特變爲古文又先羣彥一時文格遂復元豐元祐之舊以校定最優充舉

錄宣和中置講議司領以大臣辟官屬日夕講議天下事太學公試用爲策題閱對爲天下事當令天下人議之時以爲至言建炎初試上舍中優等紹興改元賜進士第釋褐諸公方欲薦引繼丁內外憂服闋執政交章稱閱議論簡正明於治體可以居經筵勸講之地五年春有旨與行在差遣令內殿引見進劄有曰人君不難用臣下之謀獻而難於不忘臣下之規戒改左承奉郎除正字論薦舉之弊與天下之勢最急者在機會又請止賜新恩進士中庸篇而儒行篇雖間與聖人意合實出漢儒雜記非聖人格言乞

勿賜又請預嚴水戰之備皆蒙聽納後攝禮部外郎因上殿奏事論及和氣上曰朕見士大夫議論以爲輕徭薄賦安民心寬民力可以召和氣閱曰臣以爲此召和氣之一事耳而其本乃在人君有以感之心正則氣正氣正則天地之和氣應矣上是其說至言正名分與屯田之利爲尤切久之出奉祠復參東帥謀除國子司業引見奏曰陛下與太學此帝王盛德事上曰太學復興欲得學問淵源德行純正者爲師表故命卿因言臣在京師見太學辟雍皆有御書閣今當依祖宗例建閣以藏御書願時灑宸翰加惠多

士上許之其任司成論事爲最詳兼權中書起居二
舍人迺除禮部侍郎以忤秦檜意出爲筠州遂話掛
冠居鄉每對士大夫唯舉前言往行可師法者未嘗
及時政得失人物臧否泛觀經史諸子百家而絕意
榮進不戚戚於阨窮享年五十有七

史浩字直翁鄞人祖父詁以孝友睦婣任恤中和之行
舉于朝不就浩少卓犖有大志敏悟絕人力學至忘
飢渴寒暑叔父木優于學浩以爲師朝夕質問疑義
反覆切到讀書一經日終身不忘自經史百家至浮

屠老子之書靡不通貫年四十登紹興十五年進士
第爲餘姚尉有盜賊聚黨剽劫出沒不常監司名捕
之六年弗獲浩設計擒其魁黨九人詣縣令怪其不
言親獲浩曰捕盜賊也彼殺而我受賞吾心安乎令
歎曰處心如此其不待舉主改官必矣任滿詣行在
時伯父才爲右諫議大夫給事中林一飛來致宰相
秦檜意言已酋國子監書庫宮擬令姪矣浩白仲父
曰秦似難與同處且浩以省試前十名于法今當受
教官可不安分乎明年檜死又明年沖父罷簽書樞
密院事又明年浩以中書舍人奉秉信使自溫州敎
授召爲太學正再遷國子博士輪對高宗皇帝器之
溫顏訪問浩乃言曰小臣敢冒萬死畢愚衷聞兩都
王皆聰明臣謂宜取其最賢者別異之以繫人望上
領首兩王者普安王孝宗皇帝及恩平王璩也上方選
輔導之人遂遷祕書郎閒三日命兼二王府敎授大
臣奏王府敎授必召對乃除上曰朕已見其人矣浩
常力勉二王以孝每詣府講書普安王必召三王子
入閤側聽長莊文太子惇次魏惠憲王愷季光宗皇帝上書蘭亭序二本
賜二王批其後曰依此進百本浩曰此趙孟頫書訓戒
之辭之意也謂二王君父之命不可不敬從數日問
普安王曰見書浩曰能溢其數尤見順承之意又以

問恩平王曰未暇浩驚曰郡王朝參之外何日非暇
而至違命乎已而普安王書七百本上之璩卒無進
一日上賜二王宮女各十人浩又謂二王曰是皆平
日供事上前者以庶母之禮禮之不亦善乎月餘浩
問普安王曰如敎授言又問恩平王不應上尋召諸
宮人入具言普安王加禮如此恩平王無不昵之者
上由是益賢普安王詔立爲皇子封建王以浩爲司
封員外郎建王府直講建王以內知客龍大淵曾覿
善飲酒多置酒會之浩因講周官酒正曰周官一
大抵于財無不合者獨于膳羞曰惟王及后

會及酒則曰催王及后不會不言世子葢世子之飲亦在所會也何者酒所以爲禮亦所以爲禍世子孝君則當忠奉親則當孝苟以狂藥動蕩其心于忠孝能勿愆乎彼方求其主罅以奉宗廟元良以正四方酒正于此安得不節之以數而會之于歲終也建王瞿然起曰謹受教自此節飲大淵覩由是銜怒上以浩輔導皇子得益良多特遷宗正少卿完顏亮寇淮上議親征建王上奏請將兵爲前驅浩方疾作聞之驚起亟具衣冠趨府取左氏春秋里克論申生及漢書四皓論孝惠將兵事爲建王讀之且舉唐肅宗事

言艱難之時父子豈可跬步相捨建王大感悟卽使草奏痛咎前失又以劄子上皇后上大喜語大臣曰史浩眞王府官也未幾亮死上幸江上視師建王從行浩與之俱駕還建王爲太子浩遷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高宗尋下內禪詔孝宗踐祚四日遷浩中書舍人又六日兼侍讀上問今設施何先浩對莫如保固邊鄙收拾人才頃秦檜輔政妬賢嫉能所廢出多名士今以禮召之士氣必伸而得其用斯治舉矣張浚已召張燾辛次膺皆執政才也上從之浩又言周葵任古胡銓張戒王十朋請悉召之尋遷浩翰林學士張浚以召至浚位特進爵和國公上將以爲江淮宣撫使拜少保浩曰浚名重當世人爲秦檜所抑旣大用之恩禮宜加厚乃進少傅升魏國公于是上有經略中原之意浩草浚制云誦宣王任賢使能之詩朕喜得將伯之助鑒光武略地屠城之戒公宜以安集爲先意欲令先固邊疆無浪戰也上語浩中外臣僚朕不能偏識卿疏其所長以待選用浩疏三十四人後上每有除授皆于是乎取多至宰相執政侍從岳飛忤秦檜死于棘寺葉葬牆角浩請追復元官以禮改葬錄用其後又奏趙鼎李光前朝辜臣以無罪

竄貶而卒請盡復職名且官厥後上悉從之浩參知政事上皇使內侍召至賜食諭曰卿在皇帝潛藩備殫忠力皇帝孝愛卿輔導之功也今得卿爲輔弼吾亦安心又曰卿皇帝親臣凡事宜直前規正不可回忌尙書戶部員外郎馮方見浩曰上命修玉津園浩卽坐作奏恐損恭儉之德上卽批賜已令臨安府不得修造方猶在坐共歎上從諫之美方曰以方所見此等小事且放過無害恐久必厭倦浩曰人吾一嘯一笑繫天下休戚子必待天下進花石如宣政間乎浩則不然若信吾說無小無大不貳此心苟不見信

一日逐去于心無慊矣江淮沿邊諸郡競招誘山東人皆高其官爵厚其錢粟以來之朝廷竟日爲之換授官資撥給祿賜無已時浩上奏大略謂湯文得天下之心非謂天下之民先歸湯文之國也使民先歸其國則七十里之亳百里之豐何以容四方之人而亳與豐之地方且疲于贍養日益窮蹙又何暇修文德以格遠人哉今北虜日爲姦謀以撓我日縱流民以困我沿邊守臣由之不知日以招來爲事自去冬用兵以來歸正之官已滿五百皆高官大爵動欲添差見闕歸正之民不知其數皆竭民膏血惟恐廩之

不至嗟嗟不已布滿東南蠹食既多國用益乏已來者不獲優恤必有悔心方來者待之苟薄必有怨心終亦何所濟今說者必曰不如是不足以繫中原人心夫內修政事教化既明風俗既厚百姓家給人足則使彼之士民願立于朝願爲之氓而不可得然後一旦興師恢復土宇皆爲王臣則其心乃大悅如湯之后來其蘇武王之一怒而安也苟吾之政化未施財力先屈國尙未可保安能繫中原之心乎臣聞棄實而務名捨近而圖遠見利而忘害此三者天下之大弊古今之至戒也夫自淮泗之北燕趙以南幅員萬里皆我故疆乘中原愛戴之心一舉而取之天下孰敢以爲非今既未能乃區區招集逋逃之人以爲繫中原人心此臣所謂棄實而務名一弊也自去歲賊虜入寇之後兩淮蕩然虜殺擄不可勝計慟哭之聲至今未已此皆當如飢渴如焚溺日夜圖之者今未見大有措置而廟堂之上率常以大半日力登會歸正人宣撫使沿邊諸軍帥司州郡又可知矣此臣所謂捨近而圖遠二弊也北人初來扶老攜幼莫不皆言去虎狼歸父母鳴咽流涕以手加額不知者觀之眞若可喜然廩給祿賞少不厭其無涯之心則

怨詈並作未必不刺取國事歸報敵境九其間往往有本爲間諜而來者此臣所謂見利而忘害三弊也願陛下密飭沿邊守臣其有至者諭以久遠之計曰國家議戰與和皆爲汝輩久此陷沒欲圖拯濟若爲戰計則他日得我故地汝皆吾民又何必舍墳墓棄親戚而來若爲和計則干戈既戢汝等無戰爭徭役之苦四海一家往來無礙朝廷亦豈遂忘汝等宜各安本土以俟議定則彼將無所怨而虜聞之亦知我國有人矣自是葺藩籬保形勢寬民力以固邦本募勇士以益軍籍政修而教興國富而兵强機會之來

豈有窮已一舉而得中原大開明堂受朝賀此成湯文王已試之明效也浩之在翰林也議于瓜洲宣化采石爲城塢堡塞以防虜騎衝突置軍人妻女于塢中屯戰艦其下使事急有勢援賊不得遠窺大江既參政事復伸前說且爲轉般倉上以馮方爲提舉修築之浩又議開運渠自瓜洲通揚州自采石通和州皆以其土積北旁植榆柳以障虜騎他日可以運糧又議于沿江淮及上游荆襄久任守臣以山水寨總首爲兵官各幷縣一郡凡有要害併力設險以守之各舉所親之有材勇者以爲異日用且徙其家城中

以僕御爲防守不假有司資糧惟每歲春秋大閱厚加賞賜仍許以他日有警止守一州不必出境臨戰庶幾固守藩籬藩籬既固乃遣王師攻討四出爲犄角之勢首尾相應則我諸軍出戰如蛟龍乘虛空而下苟不如欲則退居所築城堡如九重之淵上深然之命方就治其事既而張浚辟方爲督府參議官事遂寢浚奏請進兵取山東浩兼知樞密院力陳不可事少止隆興元年正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以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復有山東之請浩以兵力未盛民力未蘇財力未足遽舍內以事外未見兵利宜疾召張浚來議上從之四月浚至乙亥與陳康伯及浩俱在上前浚請土卽日降詔幸建康上願康伯康伯無語乃顧浩浩曰萬乘一動有名則可以臣視之其動有三一曰親征二曰勞軍三曰移蹕臣謂今日皆未可也明日親征則虜必以大軍應我無故而招致數十萬人寇邊何以應之謂之勞軍則思度當如上皇時上皇巽庶之行蓄耗費郡縣供億諸軍諸司往來饋遺蓋費緡錢數百千萬姑計內藏一庫所出已千四百萬緡他可知已今復爲是六軍聞之必喜苟所賜不能盡如前日之

數必皆怨望是可已而不已者若曰移蹕其于進取固爲順便第在今日則又有未安者更須熟議上不悅曰移蹕只是移蹕又復何議浩曰未審陛下自與六宮往亦奉上皇以俱若奉上皇則建康未有德壽行宮又未知上皇行止之意若何臣料上皇未必肯行也上皇不行陛下安得與六宮往倘陛下自行乃是親征非移蹕也若今親征俟有功乃回乎不待有功而卽歸乎必俟有功功不可必則卒未有回鑾之期苟無功而還則與上皇視師之行無以異亦復何益以是思之三者皆未可也抑臣竊之古人不以賊

遣君父今必俟上臨陳乃能成功安用都督哉況留上皇于此而陛下遠適千里之外不得朝夕侍左右虜以一騎犯淮則此閒驚然少有奔竄上皇能不動心乎陛下父子慈孝如此今日豈可跬步相離上始悟謂浚曰都督姑先臨邊俟有功緒朕何敢憚行今未須下詔浚曰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憒安以失事機浩曰今日陛下事體與漢祖以匹夫創業之時不同既退浚問何謂不同浩曰漢高帝崛起草野以圖帝業得之則爲天子失之則爲匹夫何顧藉之有上皇以祖宗二百年天下授之上當出萬全豈可嘗

試而圖僥倖欲爲漢高輕易之舉一有蹉跌悔何及哉問六日浚奏欲取山東浩問浚曰不知江上之兵今有幾何曰二十萬浩曰以幾人守江淮以幾人之山東浚曰留其半以其半行浩曰陸行乎舟行乎浚曰用舟浩曰若捨舟遵陸必棄其舟苟不棄舟須兵守之當幾人乎浚曰一二萬浩曰因糧于敵乎使人運糧乎浚曰運糧浩曰舟既不可棄運糧之人復當幾何浚曰一二萬浩曰如是則攻伐之師止六萬人虜必不以爲恐且泗靑齊鄆等州雖盡取之未傷于虜虜若犯兩淮荆襄爲牽制則江上之兵如累卵矣都督是時在江上乎警急應援所用何人若無其人則雖留十萬之衆亦無益也明日復奏對未決又明日浚奏督府乏用浩問頃日何以取辦浚曰第收之民間如燕山錢兎夫錢之類皆舊例也可令長史諭之爾曹不捐財助邊虜至皆爲所有不如以與國家還以保庇爾民民見利害豈得不從康伯與浩同奏曰必欲取于民臣等皆當丐退上知不可乃給空名告身五百俾之鬻爵自是連日奏對一日浩與浚對坐待漏院幕次康伯以病告不至浩謂浚曰今日銳意欲用兵豈非以祖宗大讎未復必欲一舉空朔庭

以洗中外積年之憤然而醫人之國當觀其時審其勢方今上新卽位內政未立而遽動干戈于邊鄙則財用必竭人心易搖是徒慕復讎之名初無其實也莫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浚曰此言良是但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預之功也而當時歸功于羊太傅以叔子立規模而元凱成其功也相公若爲後人立規模使後人藉是以有成則亦相公之功何必身自爲之及奏對浚不復言邊事專內引朝辭乃力請于上曰臣早開再與史浩議其意已不可回恐失機會惟陛下善斷上由是不由三省樞密院徑以金

書牌自命諸將出兵外廷莫之知也浚乃還建康上
一日謂浩曰兵當以義爲先今朕爲二聖不共戴天
之讎而舉義莫大于此者當無不克浩曰爲此舉兵
誰不曰義然以臣愚見當更兼德與力言之譬有人
焉鄰家侵奪其先人之田廬爲子若孫義固當復然
彼得之者益富我失之益弱而吾之德既未盛力又
不強苟欲取之不惟無成恐復有損爾泰誓有云同
力度德同德度義蓋力同始可度德德同始可度義
左傳謂犯五不韙而伐人爲喪師之宜實以不度德
不量力爲首然則文焉能克哉故雖文王猶曰大邦

畏力小邦懷德況其餘乎今虜于德義固不足力則
有餘故敗盟犯順如此我若以不共戴天之故不暇
益厥德不待壯其力而冒昧以往誓不俱生此匹夫
之報仇也五月戊戌浩得邵宏淵狀言準御前金字
牌奉聖旨擇日進兵謹具知稟事大驚始知是月甲
午師已渡淮矣以示康伯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
出兵已數日吾二人俱以宰相兼樞密事而不得與
聞將焉用相乃見上求罷政力請再三不從先是龍
大淵曾覿積怒于浩金安節周必大又微其知閤門
事詞頭二人皆浩所薦大淵覿愈憾浩以情告上始

有允意問曰丞相每言不可用兵兵固不可用乎對
曰非不可也乃未可耳自紹興和戎天下咸謂假和
以爲戰計耳然日觀朝廷之人凡所施爲有制禮作
樂文飾太平之事無枕戈嘗膽圖報大讎之心二十
年間苟且度日內外宴安上下逸樂遂成徒和矣將
何以上回天意下感人心乎今陛下新立忝何亦無
所施設遽欲成大功于一旦哉臣料今日之師必不
克也上默然浩乃拜辭而退又三上表乃除觀文殿
大學士知紹興府又辭得提舉洞霄宮浩罷十有四
日符離失利大軍十三萬人一夕奔潰死者不可勝

數資糧器械委棄殆盡六月浚上表自劾上哀痛之
降詔罪己浩上奏張浚忠義有餘今此小挫出于不
度彼已然其心惓惓忠于爲國古人不以一眚掩大
德陛下若拔拭用之責其後效自此必詳諦熟審不
敢妄發也乾道四年除浩知紹興府六年丙祠丁太
夫人憂八年判福州淳熙元年丙祠四年召爲侍讀
上在位寖久多閱士大夫論奏往往熟爛疏漏少當
上心者近習窺旨益毀儒生因勸上以右武浩獨深
言其不可于是進讀三朝寶訓一日讀至太祖皇帝
開寶五年命侯陟董淳周渭劉商英往京東京西四

路相度田稼檢察公事四人者小臣皆儒士故太祖特舉而用之浩因奏曰五代惟專用武朝無儒者故相尚爲威虐暴亂接踵及太祖皇帝英武開國獨降意屈于儒士夫二帝三王之道固不寄于長槍大劍之人必講于圓冠方履之士自戰國秦漢聖人之道不傳而治道益卑千有餘年然後道術復明文治熙洽實我太祖崇儒重道之力上自是不復有厭薄儒者之意矣開府儀同三司曾覿輩頗爲縉紳所指目遂漸與朋黨之說浩極論姦邪欲陷正人不爲朋黨之說則無以盡逐之人主于聽納之際不可不察上

大悟黨論遂沮浩嘗言吾無以報國獨知薦賢耳在經筵援故樞密直學士陳襄爲講官薦士故事舉石豫陳仲謂汪義端石斗文沈銖等皆疏遠下士上皆召用之五年三月拜右丞相故事大臣每進擬得旨退即批付諸曹施行自龔茂良罷政曾覿言其進擬多挾私以詭取上旨上乃令以所得旨審奏事多留滯浩曰此非祖宗舊規是明示天下以不信大臣爾大臣不足用何不退斥而直爲此形迹也上然之免審奏于是四方士大夫待除授求見者八百人浩日見百客八日而畢不兩月八百人皆去十月樞密院以殿前司軍籍闕請使自招人三千以充之由是軍競掠人于市人皆奔竄行都騷然被掠者往往斷指以示不可用會百官以會慶節詣明慶寺祝壽市人遮道言者數千浩奏已掠者請悉縱遣衆乃散而北關之郊掠人猶未已軍人秦忠楊忠因聚衆擅入民家劫取財物民既爭獲又有奪軍人旅棹者得之送大理寺明日上命軍中勿復招人棘寺迎合樞密院意以爲市人陸慶童者非被掠而助百姓謝二六毆軍人十一月上欲以秦忠楊忠陸慶童皆從軍法取斬浩曰諸軍掠人而奪其財故至于鬨則起此毆

者軍人也固當以軍法施行若陸慶童者特抵拒之人耳可同罰乎況百姓自有常刑豈可一旦律之以軍法必欲重其罪流之其猶庶幾也上大怒不可浩曰陛下惟恐諸軍有怨言故必欲兩平其罪以安其心不思百姓不得其平其出怨言亦可畏也陳勝吳廣言等死死國可乎此豈軍人語上變色震怒厲聲曰如是則以朕比秦二世也浩曰自古百姓怨其君者非一如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豈特秦二世爲然上拂袖起入徑降旨密院施行浩力求去位復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其後有言陸慶童之冤者上亦悟曰

史浩當時力爭朕不用其言甚悔之八年八月罷侍讀辭歸上燕之內殿浩因言時務八事又露章薦鄞縣主簿薛叔似等十五人十年八月以太保魏國公致仕浩又罷相在經幃嘗書車攻詩序陳述孟軻乘勢待時之說以贊恢復之圖又書唐太宗語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復陳其說願以治安中國爲本則復中原如運諸掌既歸有示以張浚行狀者浩曰此心天實知之主上實知之不恤後世之無聞也光宗卽位進位太師紹興五年薨謚文惠寧宗卽位追封會稽郡王以其子彌遠實贊更化又兩追封

越王更謚忠定配享孝宗廟庭長子彌大字方叔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賢肖其父終禮部侍郎次彌正字端叔終浙東提刑今丞相彌遠字同叔寶文閣學士彌堅字固叔其第三第四子也木字纘道與薦書貢胖雍建炎三年金寇至木載其姑姊妹凡五族百餘口逃于海傾資給之悉免于難平陽縣主簿王敏著陰騭記浩爲立石其後取科第登仕版駸駸方盛云

魏杞字南夫自焦山徙居于鄞以祖銖致仕恩補官中紹興十二年第知常州晉陵宣州涇縣皆有能聲歷官至宗正少卿隆興初金虜聲言南牧而意在尋盟丞相湯思退薦杞有專對材假禮部尚書充使杞毋向氏既老勉以盡節行次盱眙虜遣趙彥恭等于境上往復商搉杞于言辭稱凡關國體者必致毫釐之辨未幾虜兵數十萬騶至杞竟護禮物行船抵高郵虜復索信使面議杞復奉命北行虜兵脅之于道不爲動比至朔庭虜絕供具以困之杞慷慨陳義卒定如議正敵國之禮歲幣損五之一乾道二年使還除起居舍人累遷給事中幸臣曾覿寵大淵怙寵同知樞密院事進參知政事右僕射兼樞密使時方借職田助邊降人蕭鷓巴賜淮南田意不愜以職田請

杞言圭租食功養廉借之尚可奪之不可帝是其言杞以使金不辱命錄庶官一歲至相位帝銳意恢復杞左右其論會郊祀冬雷用漢制災異策免六年授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諫官王希呂論杞貪墨奪職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告老復資政殿大學士淳熙十一年薨嘉泰中謚文節

按曰原本無幸臣至怙寵九字洪林本有之下俱脫佚校諸他書則此本同知以下乃後人取宋史補入者史不載科劾曾龍事補者便自刪削殊爲孟浪今依二本增其所刪而所補史文改書旁行以別異之焉

陳居仁字安行其先興化人父太府少卿喬贅鄞汪氏

因家焉居仁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秦檜與嘗有故或請一見可得美官居仁不從魏杞使金辟居仁幕下及杞秉國柄未嘗求進丞相虞允文欲與論兵謝不能退而賠書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爲大言終必無成倖成亦旋敗允文爲色動歷遷祕書丞入對論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平之道然未必皆智謀勇略士而武爲矜躁者啟倖途其弊復將偏恐復致偏勝帝嘉納孝宗曰只爲文臣太勝要當扶而正之又奏聖慮甚至但又不可過恐復致偏勝擢禮部郎中嘗奏論臺閣宜多用明習典故之士上曰知名之士

試舉一二居仁奏如周必大洪邁久在禁林不在臣言李燾莫濟豈應棄之侯國上欣納丐外得徽州還朝入對上褒論曰新安之政甚好從臣臺諫屢爲朕言除戶部右曹遷樞密檢詳諸房公事歷左右司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淳熙十一年借吏部尚書賀金國生辰還除起居郎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察官奏旅櫬之殯寺院及十年無子孫祭省者許自與葬燕居仁繳納請增爲二十年必經涉郡邑爲之勘驗得實方許埋葬仍標識以待其家尋訪上大悅從之曰臺諫給舍多成一律如此方見和而不同前郊祀四日爲直奏論上有恩惠而小民不與名爲寬逋負足以惠頑民耳名爲赦有罪足以惠姦民耳願盡放天下五等戶身丁四等戶一半從之一日面對謂陛下親細故而忽遠猶事末節而紊大體願深思漢明帝黃老養性之言俯從唐劉洎多記多言之諫舉綱要以御臣下省智慮以頤精神上嘉之次日語輔臣居仁之言甚忠卿等相與持守簿書細故可省卽省不必繁瑣自今亦當少降指揮中書務清方是朝廷之體卿等熟復其言可也嘗兼直學士院上臨朝曰官欲擇人信非虛語向來中書或用三人今內外制

獨居仁當之略不見其難十五年丁內艱去國服闋歷知鄂州建康府鎮江府福州凡典五郡皆有惠政慶元三年召赴行在疾作以華文閣直學士奉祠而歸卒今中書舍人卓其子也（按旧原本無孝宗至倦勝三十一字洪林本有而其上皆脫蓋此本刪補並出後人手今訂正之語詳前傳）

趙粹中字叔達世家密州諸城父左朝散大夫嬗始居會稽卒葬于鄞遂爲鄞人粹中與弟大猷同登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歷官至太常寺主簿進恢復機密十論制狄權鑑四十卷富强要策十卷給舍看詳云學問淵源議論詳確遷太府丞累遷吏部侍郎出知

池州湖州奉祠年六十四卒先是孝宗皇帝在位之十三年粹中謂廟議未定攷三代六經之制旁引漢魏晉唐之規參訂本朝名臣奏議萃而成編上之謂太祖當居第一之室永爲不祧之祖太宗當居第二之室永爲不祧之宗遇祫享當奉太祖居中東嚮昭穆旁列未果行遺表猶曰維藝祖肇造之功早正東嚮之位念中原沈淪之久無忘北伐之功後八年定廟議如其制始發之者粹中也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卷梅堂稧記五卷史評五卷見宋獻公樓鑰所撰行狀墓碑子遵字

立之六歲而孤事所生母孝以父遺澤補官授永豐主簿改南康戶曹每恨祿不及親期至皆不赴該慶寶登極恩不願循轉安恬養素篤志好古諸子百家之書無不淹貫文章自成一家家儉約而卹孤賑貧無吝色郡守胡榘雅敬之合郡人之辭聞于朝乞旌擢以厲風俗寶慶三年十一月有旨特循一資竟不受年四十七終

趙彥逾字德老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仕至工部尚書晚以資政殿大學士典鄉郡召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進觀文殿學士以年乞身開禧三年薨年七十八累贈太師吉國公本家未發到行狀今用實志修入

鄭鍔字剛中自福州徙鄞舅孝友之行該貫羣經旁通子史百家文備衆體尤以詞賦得名開門授徒來者雲委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仕至屯田郎官宰宗在英邸兼小學教授嘗進勸戒元龜後特加贈直官其子沅

楊王休字子美象山人肆業蓬萊山僧庵中至雪積其背而不自覺登乾道二年進士第爲黃嚴尉鈐治奸豪人稱鐵面少府歷知洋州金州除利路轉運判官成都路憲漕二使以戶部郎爲湖廣總領入朝呆遷至禮部侍郎以華文閣待制致仕在金州拥西津浮梁平鬼愁灘罷茶場罷茶引分西城漢陰平利三邑綱馬損均敷之數在利路舉行荒政修棧閣由益昌至大安軍二千餘閒在成都伐石爲眉山堰築漢嘉西門石梁所至民德之今工部尚書畊其子也

李子列奉化人官修職郎才智卓絕慷慨好義建炎三年冬金寇至明年正月已未破明州諸縣悉遭焚毀子列率義勇援兵社夫凡一千一百八十四人拒賊庚申乙丑丁亥三戰于泉口招賢等路賊不敢進奉化獨全寇去兵罷犒給之費餘萬緡皆子列身任之事定虛張功伐冒賞者甚衆子列獨不言士大夫常

誦其事蔡文懿公幼學云渡江之初帥守棄城者相踵也而子列獨以身捍一邑然則安危之勢豈不以其人哉推是而言士之抱負愈偉則功名之所及愈大觀子列之事亦可以興起矣寇方盛時有王從侍二親避地南來聞義勇所聚投之衆見其北音以爲奸細將殺焉子列察其士族曰無害善良問知其爲三槐家益善遇之從後知信州每語人微子列吾家無噍類矣子列事親孝父嘗慶壽百客皆集壻劉氏獨不至問之則以逋租三數百萬繫有司子列即如數載錢輸官取壻以歸其宏略類如此今其家資產不逮前而顯達駸駸元白其孫以稱以制其曾孫也沈煥字叔晦世家定海後徙鄞年二十四舉于鄉禮國子監爲選首居太學不苟同每語人曰天子學校當隆師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國慕臨川陸九齡之賢從而學焉乾道五年省試第二調官歷餘姚尉揚州教授八年召爲太學錄以昔所躬行者淑諸人蚤莫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孝宗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

行恥也言路以爲詘已請黜之在職纔八旬得高郵軍教授而去後充浙東帥屬高宗山陵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生則茂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需索絕矣于是治並緣爲奸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歲旱常平使者分擇官屬賑邮煥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諸司交薦十五年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三省類薦書以聞上猶簡記特許升擢遂通判舒州歸侯官期益篤爲已之學奉親孝自疑性剛大書戴記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於寢室其存心養性率類此史忠定王浩

捌義田于會稽凡仕族有親喪之不能舉孤女之不能嫁者佽助有差煥白王率好義者行之鄉里得田數百畝月增歲益遂爲無窮之利雖病猶不廢書拳拳以人才國事爲念年五十三卒周文忠公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昔曾子論宏毅之士仁爲已任死而後已孟子謂明善以誠身誠身以悅親以信于友乃獲于上若吾叔晦所謂任重道遠誠其身以獲乎上者非邪序而銘之忠定王悼之尤切一時名賢鉅公其言行者多誌之以傳世稱之曰沈先生有文集五

卷嘉定十六年寧宗官其子省曾令天子卽位追贈
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謚曰端憲煥之祖子霖字澤夫
貢辟雍調惠州博羅縣主簿無往進意號逍遙翁父
銖任承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俱以明
經爲鄉里師表銖嘗問道于焦炳生義方之訓尤嚴
故諸子皆修飭有聞少子炳字季文年未四十棄去
場屋師象山陸九淵務窮性理趙忠定公汝愚以遺
逸舉之史忠定王浩使子弟師之固窮終其身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慕象山陸九
淵九淵長二歲簡師事之自爲一家之學施之政事

人笑其迂而自信益篤趙忠定公汝愚去國簽者造
無端語文致其罪國子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時爲
博士請列劾不許遂上書言昨者危急變駭不可具
道軍民將潰社稷將傾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易
危爲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深知不必深辨
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
臣恥之亦斥去嘉定元年召除祕書郎累遷將作少
監出知溫州以寫部外郎召歷將作監丐祠累加寶

謨閣學士寶慶二年薨簡居德潤湖瀕以湖在慈邑
易名慈湖宗其學者不稱其官皆稱曰慈湖先生

淳祐壬寅秋郡守陳塏出公帑錢六十萬米二十斛
命邑令曹郛建祠于學得隙地成德堂右爲堂三間
泊水過廊各三間像設有嚴爲慈湖之學者有鄉校
肄業士論題之（按曰淳祐以下後守續增）

高元之字端叔韓國武烈王裔其父始著籍于鄞元之
少貧借書以讀凡天文地理稗官小說陰陽方技之
書靡不究極佛氏大藏經五千卷讀再過尤遂于春
秋采諸儒所長凡三百餘家刪會爲一書開出己意
號義宗專務明經自三傳而下不盡以爲可工文苦
吟嘗謂離騷之學幾亡爲九篇曰愍畸志曰臣薄材

曰惜來日曰感回波曰力牾曰危衷曰悲嬋娟曰古
誦曰繹思讀者歎其精深悲其志事親孝浣濯炊爨
必躬教授鄉里置田不半頃割十畝遺親黨輕財如
此父葬奉化之奈廉結廬墓側在萬竹開著萬竹先
生傳五上春官特恩不就年五十六慶元三年卒宣
獻公樓鑰銘之有義宗一百五十卷易論詩說論語
傳後漢厤志解各一卷揚于發揮三卷詩三千雜著
五百號茶甘甲乙藁藏于家

舒璘字元質舊字元賓六世祖居明之奉化父敝登紹
興庚辰進士第終通直郎璘弱冠捧鄉書入太學時

張宣公官中都璘每請益有所開警繼與兄琥弟琪從象山陸文安公遊琥琪頓有省悟璘則曰吾非能一蹴而入其域也吾惟朝于斯夕于斯刻苦摩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朱文公及呂成公兄弟相與講切肖意合同嘗徒步至金華謁文安公中途寓書于家曰觱栗疏席總是佳趣梅風沐雨反爲美境其所養可知乾道八年以上舍賜第兩授郡學官不赴爲江西漕屬或忌璘所學望風心議及與璘處了無疑閒分教新安士習頓革是邦大比詩禮久不預賓送而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

習自是其學浸盛丞相雷公正謂璘爲當今第一教官尚書汪公達爲司業首欲薦璘或謂達舉員已足達曰吾職當舉教官舍新安將誰先卒剡薦之璘雖受知于人未嘗徇俗稱門生暨宰平陽邑大事殷酬應亹亹嘗曰蒙雜而著時郡政頗苛及璘以民病告辭嚴義正守爲改容秩滿授宜州倅致仕卒年六十有四璘姿稟粹和學術正大嘗自言淵源所自曰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謂文元公子廷顯）琢磨璘歟會諸公之學且樂于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謂端憲沈公煥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嘉定初朝廷革

文弊遡前輩程文以範後學璘文實冠編首正獻袁公燮謂璘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文元楊公簡謂璘不失聖門忠信之士本宜獻樓公鑰謂璘之于人如熙然之陽春其爲諸公欽服如此（詳見楊簡袁燮所撰墓誌銘堂記）徽學有祠而祠於鄉者唯奉川淳祐五年冬制帥集撰龍溪顏公頤仲訪璘遺像迺合端憲文元正獻三公祠於汴水是爲四先生祠（按曰徽學以下後守續增）

列女

冀國夫人葉氏父家慈溪歸鄞邑史簡年二十五而寡四壁蕭然有弱子幼女未幾子又喪夫人日夜抱幼女哭曰天乎天乎夫何使我至此極耶尚冀幸遺腹生男子庶幾有託果如所欲乎是毅然有不可奪之志或謂夫人曰生事甚窘一孤稺之子遽可保乎夫人曰固也非不知可以再嫁而再嫁者非女所宜豈死耳非所願也況吾熟視兒眉目清爽異日當起家萬一不育而終無所依吾豈不安于命哉惡食菲衣杜門自守俾女組織教于讀書人不堕其家六人善自若也逮其子長勉從鄉先生游夫人每戒之曰縱觀聖賢之書而操筆作語爲士者孰不能要當慕古人行己爲貴爾其子愈自刻厲遂以學問德業爲士

大夫稱道夫人年彌高資產浸饒衍而益務儉約待
妯娌和而有禮御僕妾嚴而有恩賙人之急無吝惜
鞠養遺女凡數人使各得所歸年八十六政和八年
卒子名詔宇升之以孝友睦姻任邺中和之行舉于
朝不就孫才曾孫浩五世孫彌大彌遠彌忠彌念彌
遜彌謹彌悉彌應彌翥六世孫嚴之嵩之佺之皆登
進士第才終簽書樞密院浩終右丞相彌遠今爲右
丞相其餘位侍從卿監任監司郡守者方盛而未艾
人謂皆夫人守義積善之報以孫會贈典凡十八封
至冀國

安人邵氏名道沖字用之武經郎林延齡之室家定海
母朱氏方娠夢丹雲金象在霄漢間生而敏慧未齠
知書少長觀漢書資治通鑑至成誦歸于林姑嫠居
亡愛子斥匿具營喪葬而無靳色姑疾經年醫禱備
至人稱其孝延齡仕不進一閑十三年邵安之觴咏
琴弈以相娛從官四方覽西湖荆溪秦淮之勝及親
賓往還隨事賦長短句脫略脂粉氣習殊無滯思又
喜繙內典手書法華圓覺金剛等經閱傳燈錄有所
省輒贊以偈頌子謙會萃所作成編藏于家

孝行

韓退之作鄆人對以毀傷肢體爲害義而待制仇
公念守四明錄楊慶之事其說曰匹夫單人身隔
草莽軌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乃行成于
內情發自天使稍知詩書禮義之說推其所存出
身事主臨難仗節死義豈減介之推安金藏哉蓋
退之所責謂不可以訓世而仇公則嘉其心耳今
得如楊慶者又五人童女之孝出天性故附見焉
楊慶鄞人父病貧不能召醫迺剔股啖之良已其後父
母每病輒以爲常自紹聖至宣和割肝割乳以饋親
者凡五最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

進焉入口遂差久之乳復生如故每勝日輒以筍與
載其母行數十里禱于阿育王佛祠年六十餘視聽
聰明負擔行遠如四十許人宣和三年守樓昇嘗以
其事聞于朝不報姑名其坊曰崇孝紹興七年守仇
念申前請十二年有旨旌表門閭蠲免賦稅紹熙初
守林栕爲一新其臺門

孫之翰字文舉慈溪金川鄉之雞鳴山人少志乎學母
疾革刲體取肝爲粥以進越夕母如醉自醒乃庶于
益守趙伯圭將聞于朝文舉曰本心救親他無所覬
守不奪其志年六十六卒于嘉泰二年葬五磊山

張超昌國縣狀元橋東人家嚢素食爲業超自幼孝年十九父榮患氣疾寖篤醫藥禱禳俱無效超乃對佛炷香刲脇取肝煮粥以進不踰日父病愈寶乾道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守趙伯圭舉楊慶例命縣厚加優恤趙師夔岳甫皆嘗申賞資焉其後父毋以壽終葬富都鄉第六都之虞家塢嘉泰四年令葛洪援赦令與免一切科賦徭役仍封植其父毋墓禁樵採者

吳璿定海人父璋以邊功補副尉璋妻宋氏病璿刲股療之而愈年九十三乃終璿與妻楊氏更病男安禮

安時皆刲股以進安禮療其毋且至再焉璿七十九乃終楊氏尙在年八十九矣前守李沐以聞于朝嘉泰三年有旨長吏常切存卹府命縣令王百揆建崇孝門以旌之後令商逸卿趙汝瞻重修

童八娘鄞之通遠鄉建畏人居小溪朱氏祟孝庵之側一日虎銜其祖母女手曳虎尾祈以身代虎爲釋祖母銜女以去時侍郎林栗侍親官于此目擊茲事旣而來守以聞于朝未報而奉祠去 士人曰八娘僊釋非郡人而事跡著于郡者附

朱棣字彥誠鄞人初本江南士子靖康初擄家逃難伏林莽冒谿谷行抵明越之界萬山嵯峨望一石室壁立千仞規舍其中忽有老父曰此聖公巖也神人居之上每有金鼓聲且毒蛇猛獸守其窟鳥可往棣不顧曰吾止平地而遇寇必無幸者匿此中未必犯于是棄擔持糒沿崖魚貫而進居旬有五日絕無可怖者而岡嶺秀出泉石清洗眞仙者所居殆忘其歸望巖竇數有異光心頗疑之因梯竹以上得一黑匣緘鐍甚固一劍橫其外啟之中有書與印言役鬼治病之術寇退奉之以去設壇以事之自是役鬼物如反掌最異者能追魂診脈人有病妻則診其夫父則診

其子有祟則以法治之無祟吞符亦安合沙鄭瓚常伺其作法往觀焉見其據案而坐運指于袖噀水于口以桃茢麾使而鬼物自至訊鞫論報若官府然問曰此何法也棣曰非法也周天大數也大衍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夫天地五行日月五星列宿與夫山川草木飛潛動植之屬不逃乎是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儒者知成變化之數而行鬼神之數未之知也成變化者數之方也行鬼神者數之圓也棣妻戴氏娠幼子神降于奉化張氏家言上帝使續棣法某日則生戴亦夢一道士額有珠曰上帝使爲而子代

天行法俄入于懷如期不血而生皮髮指甲猶三易其名曰定鄭瓚摭其實記之蓋乾道七年也

僧本如明州人姓林住台州白蓮院號神照大師卒夢所居梁木盡壞體聞異香人見雲端有一衲子比葬發函如生爪髮俱長矣塔近地一日生蓮花趙清獻公抃爲作行業記

僧奉眞鄞人善醫熙寧中名聞于東都沈存中筆談載其一事云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奏課於京師時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悒悒欲死逾宿矣使奉眞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日

觀其疾勢固知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陛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眞曰若此似可諸臟皆已衰惟肝臟獨過脾爲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之藥至晚遂能張目稍稍復啜粥明日漸蘇而能食元極喜奉眞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能爲也越三日果卒奉眞之爲醫也其診視之妙不差銖分沈公不妄許可其所錄如此則奉眞殆和緩之流亞歟奉眞號善濟其法傳之元覺元覺傳之法琮及了初皆能續其緒馳聲一時相傳葢三世活人無慮千百數

侍郎高閌嘗跋沈公筆談亦敘其傳受之大略云

顯僧明州人不得其名佯狂頗言人災福王君儀年弱冠寓陸佃門下力學工夫至忘寢食一日顯僧來託宿佃曰王秀才雖設榻不曾睡可就歇息明日僧夙興見君儀猶挾策窗下一燈熒然睥而言曰若要官須四十九歲君儀聞之頗不懌其後累應書不偶直至年四十八又夢顯僧笑而謂曰明年做官矣時顯僧遷化已久而來年又非唱第之年君儀叵測明年佃入與大政首薦君儀遂除湖州教授君儀嘗謂子念欲游四明求僧遺事爲作傳以報之而未能

僧普交鄞縣之萬齡鄉畢氏子也幼穎悟未冠從釋初往錢塘南屏山聽天台教觀因修懺悔佛事遇道人於途忽問曰師之懺罪爲自懺耶爲懺它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它罪它罪非汝烏能懺之交不能對歸語南屏亦不能決遂憤然辭去乃造渺潭渺潭知其爲法器見入門卽訶之擬問則杖之交不能復進一日忽呼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商量何不自室中來交擬進渺潭喝之交豁然有省卽以偈呈曰有人問我解何宗一喝須教兩耳聾滿杓黃蘆飽喫了生涯只在鉢盂中自是機辯迅發學徒爭歸之歸隱

天童山八年偶寺闕主僧羣僚邀之甚力交不得遁居之宣和六年三月二日沐浴晝偈辭衆而逝後七日開龕如生閱維獲五色舍利交修持清苦履行孤潔嗣法者三十餘人皆能傳交之道而闡揚于時忠肅陳公瓘嘗贊之曰掊破黃龍第四關世人猶問生緣法其爲士大夫推重如此有塔銘中書舍人黃公龜年撰

僧法忠鄞縣之茅齡鄉姚氏子也母初夢神僧託宿于家覺而有孕既生兩足有文若篆書之木字父母奇之生不茹葷年七歲依州之崇教院道英和尚出家

博識强記出乎天性諸部經論默究其義或笑其憨而試之以隱奧辯駁瀾翻旨趣超卓咸以忠虎子名之將歷訪諸方有挽而止之者師曰達磨之門眞吾所行之地乎休矣乃參天童交和尚交見而喜曰子吾宗之法器也俾往謁雪峯需和尚機緣有契後抵舒州龍門佛眼和尚佛眼稱之曰將知它日益天益地老朽之所不及爲吾向後宜藏深山窮谷之中久而彌芳也師掩耳而去自是耆德改觀而語句大播叢林游南嶽有終焉之志乃卜築于妙高峯下庵之左有石如臥牛師榜其居曰牧庵焉述宗教正心論十卷補寒山詩三百篇爭談禪父並行於世益已自利而利它也播紳師師相爭邀致之復住南木雲益公安二聖大潙黃龍凡六處禪學輻湊奔走如市隨其根器方便接誘最後在黃龍遺囑徒衆并書頌曰六十年遊夢幻中浩歌歸去撒手長空咄跡趺而逝繞俗同聲慘慟龕而葬之寺東之香源洞平日持一木斧以垂接人於是同痤焉號曰聯光之塔

僧正覺姓李氏隰州人年十一得度十四受戒具十八遊方至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見器重之復造丹霞淳禪師忽有悟入向公子諶請住泗州普照寺向時漕

淮南嘗夢僧導至一古寺金其榜曰隰州及覺至問其里曰隰州也悟所夢大敬之自此七坐道場名振叢林建炎三年應請住天童未幾虜人犯明境內諸寺皆散遣雲遊覺獨曰明日寇至寺將一空幸其尚爲我有可不與衆共之乎已而寇至登塔嶺以望若有所見遂斂兵而退秋毫無所犯人皆嘆以爲神助天童衆舊不滿二百覺之來其徒爭湊如飛走之宗麟鳳乃踰千二百主事者以糧不繼告覺曰人各有口非汝憂言未既闔人報嘉禾錢氏船粟千斛及門矣紹興八年被旨住靈隱尋復還舊山二十七年十

月六日示寂葬東谷塔詔謚宏智禪師塔曰妙光參政周公葵銘之覺善爲文初若不經意下筆卽成中書舍人潘公良貴請銘大川庵親書之石曰與三祖信心銘相先後矣有語錄眞贊諸集傳其徒

僧智連字文秀姓杜氏鄞之龍山人賜號覺雲法師年十八受戒具時目爲僧中鳳雛從圓照受天台教義後從智湧頓悟圓宗年三十爲延慶第一座始開講席辨才宏放落落風生四衆聳服更主五刹類皆碎于兵燹之餘卒化瓦礫爲寶所在延慶十年施利山積一毫不以自奉其所創立雲棟雪脊傑然成隅望

之如帝釋天宮然每曰此有爲功德耳要當洪宣祖道張大法門故雖事興建而講貫不休一時名勝多樂與游丞相史越忠定王嘗與劇談見其貫穿禪律纚纚不倦驚曰師禪律並通連曰氷泮雪消同一水耳又問華嚴般若似過于繁答曰支離所以爲簡易也于是肅然敬異之相與往來尤厚丞相沈公該來鎭謂可表正一方紀綱諸刹遂處以僧職革易宿弊徐而不暴沙彌受戒費省什九至今德之隆與癸未十二月十八日示寂葬城南祖塔之側參政樓公鑰時爲永嘉學官評之曰師之所存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恭而不勞博而不雜寂用之涯不可測也

僧宗杲賜號佛日大師自稱妙喜庵主紹興辛酉忤秦檜勒返初服竄南中丙子檜死被旨北歸還其僧被乃受請住育王參學之人數常千百叢林之盛無與爲比嘗募緣及捐衣盂合緡數十萬築海塘創塗田以養其徒號般若莊至今賴之其住世行業接物機緣有語錄塔碑此不備載

僧德光姓彭氏臨江軍新喻縣人生而骨相奇龐伏犀貫腦袁州木平山妙應大師伯華者善相謂此子它時空門棟梁也紹興辛酉大慧南遷光年二十一望

見曰此古佛也吾安得事之後二年出家徧參諸禪研究宗旨一日見饒州天寧應庵曇花送化主頌曰此眞臨濟種也亟往依之雖箇鋒相直然礙膺未決丙子歲聞大慧住阿育王山喜曰緣法在茲矣已而果大徹慧示以贊曰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隔名實要相稱非青黃赤白慧歸徑山光奉事益虔遇其說法座下爭執筆抄錄光一歷耳根終身不忘有問輒舉其慧解蓋天資也自號拙庵曰吾生平多得拙力慧入寂光分座仰山後住台州鴻福光孝二寺孝宗皇帝雅聞其名淳熙三年春詔開堂霊隱造中使賜

香是冬詔入觀堂留五晝夜數問佛法大意光敷奏直截上大悅賜號佛照禪師賜以御頌明年再對進宗門直指以都下勞應接丐閑山林七年夏上用仁宗待懷璉故事亦以育王處之逮移御重華趣令入覲漏下十刻乃退紹熙四年改涖徑山光力辭孝宗日欲時相見耳慶元元年許還育王歸老東庵嘉定三年三月十三日示寂賜謚普慧宗覺大禪師塔名圓鑑丞相周益公必大爲之銘餘事參見阿育山廣利寺條中嗣法者遍滿四方而師瑞最著

僧法平字元衡姓口氏嘉禾人初受度卽參妙喜師爲

書記後居天童時號平書記工文能詩孫尚書覿朱郎中希真皆許可之受請住象山延壽院復自廬山移杖錫又號怡雲埜人嘗以偈呈史越忠定王王酬其偈有云團團璧月印寒潭時有清風掃碧嵐照見山人方隱几瀟然無物自沈酣又云白鷺棲烟一點明皎然歷劇語全清莫言後代無人繼仗錫行將擅此名編修陸游尤重之寄詩云放翁久矣無此客閉戶兒童皆動色寒泉不食人喝死素練銀瓶我心惻千金易得一士難晚途淹泊眼愈寒豈知一旦乃見予傑語豪筆無僧酸門前清溪天作底細細風吹縠紋起倚欄一笑誰得知愛子數詩如此永江湖安得常相從浩歌相踏臥短蓬功名渠自有人了留我鏡中雙頰紅又寄怡雲詩云東華輭塵飛撲帽黃金絡馬人看好渠儂胷中誰得知畏禍憂讒鬢先老舉世轔輿平元衡青山白雲過一生出門曳杖便千里白雲不約常同行長安歸來雪沒脛劇談未竟還東去到山分我一片雲併遣春風吹好句有語錄集藁二卷留山中

僧寶曇字少雲姓許氏蜀嘉定龍游人幼從鄉先生授五經習章句業已而棄家捨須髮從一時經論老師

游挈包來南從大慧于育王徑山又從東林卍庵蔣山應庵遂出世住四明仗錫山歸蜀葬親又住無爲寺復來明太師史越忠定王深敬之築橘洲使居焉工文辭有橘洲集十卷行叢林始爲蜀士時師慕東坡後游東南敬山谷故文章簡古高妙有前輩風又倣太史法著大光明藏以西方七佛爲紀達摩以降諸祖師則傳之未絕筆故不傳然每自謂于第一義諦心有得人謂我以文詞鳴是未知我者慶元三年四月二十日辭世臨行頌曰平生洒洒落落末後哆啰啰殷勤覓一把火莫教辜負澄波

僧師瑞姓謝氏九江人周歲試晬獨拈金剛經旋親異之十歲膽氣逈羣不受世羈勒遂出家十五默誦法華經不脫一字一日語耆年云謗斯經者獲罪如是未審經在何處耆年驚歎二十一薙髮受具徧參諸宿遂入拙庵德光之室受請住舒州龍化寺光送以偈曰直截全提向上機從教佛祖淚頭低如今已是難藏掩三腳驢兒解弄蹄遷淨山投子學徒雲集光自育王應徑山請難其繼嗣旨以瑞補其處在育王九年搥拂之下常六千指法席之盛不減拙庵嘉泰六年蛻院居西塔時拙庵居東塔四方訪道者交武于其父子間拙庵順寂瑞復住投子者七年又住華藏未幾還西塔法臘既高務謝絕學者掩扉靜坐而祝子蟻慕戶外之屨常滿嘉定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忽書偈曰大地無寸土秀巖大事畢大事畢摩訶般若波羅蜜謝衆而逝秀巖其自號也葬烏石山妙智塔之左添差鎮江通判樓昉銘之且敍曰惟臨濟之道宏矣六傳至楊岐而始分場岐四傳至佛日而始大至拙庵而愈盛而瑞繼之三百年間楊岐正脈流通布濩拙庵與瑞之功爲多云

判誤

先賢事跡　高閎　始居明明盧作鄞　屢中魁選四字盧無　又先若彥四字盧無　以校定至言五十五字盧無　試上舍中優等盧本作中上舍優等　繼丁內外艱盧無繼字　可以居經延盧無以字之地地下盧有地字　春有旨至差遣八字盧無　進劄至規戒二十四字盧無　新恩進士盧無恩字　而儒行篇盧無而字　可以召和氣盧無氣字惜此當係誤脫　至言至奉祠十八字盧皆無　復參東帥謀盧本作後自浙東帥參謀　陛下與太學與上盧有復字乾道圖經亦有　出爲筠州出字下盧有本州外字　享年盧無享字○按以上並當以盧本爲是語詳前卷刊誤又按傳中天下事之事圖經原本誤在用字之下浙東帥之浙圖經原本誤脫今此本纖悉並同其爲沿抄圖經無疑特終不能解其何故也

史浩　都督是時在江上乎盧本是時下有在山東乎四字　遽欲成大功成字下盧有不世之三字　開府儀同三司曾覿輩盧下有鄭藻二字

孝行　楊慶　迺剔股股下盧有肉字

仙釋　曾宗杲　有語錄塔碑藏本及洪林本碑下並有立字前以爲衍文刪之今盧本作在是也

四明志卷第九

鄞　徐時棟校刊

宋　羅濬等撰

郡志卷第十

敍人下

進士舊志以特奏名雜載題名碑亦然今悉按登科記釐正之

端拱二年陳堯叟牓聖人不尚賢賦　五色一何鮮詩　禹拜昌言論

楊說

淳化三年孫何牓厄言日出賦　射不主皮詩　儒行論

李泳

咸平五年王曾牓有物混成賦　高明柔克詩　君子黃中通理論

〈寶慶十　一〉煙嶼樓校本

許鉉

景德二年李迪牓天道猶張弓賦　德輶如毛詩　以人則治都鄙論

耶簡　盧愼微　張合

大中祥符五年徐奭牓鑄鼎象物賦　天險不可升詩　以人占天論

王周　葛源

大中祥符八年蔡齊牓置天下如置器賦　君子以恐懼修省詩　順時愼微其用何先論

沈偕　許惲同三傳出身

天聖五年王堯臣牓聖有謨訓賦　南風之薰詩　載政如金石論

李弈登科記作亦　虞協

天聖八年王拱辰牓藏珠于淵賦　溥愛無私詩　儒者可與守成論

朱公綽　施渥

景祐元年張唐卿牓房心爲明堂賦　和氣致祥詩　積善成德論

許敏　沈言

寶元元年呂溱牓富民之要在節儉賦　鯤化爲鵬詩　廉吏民之表論

王昇繼文子貫齊州係考中魁選以文有摩改奉旨特降第五名

慶厤二年楊寘牓應天以實不以文賦　吹律聽鳴鳳詩　順德者昌論

沈起　申屠會　周造

慶厤六年賈黯牓戎祀國之大事賦　形盛象兩漢循吏孰優論

陳詵　馮準　王該

〈寶慶十　二〉煙嶼樓校本

周處厚　李撫辰　俞翺

皇祐元年馮京牓蓋軫象天地賦　日昃不暇食詩　天德君人之言論

杜諮　郭曁

皇祐五年鄭獬牓圜邱象天賦　律聽軍聲詩　樂本人心論

盧隱　陳詁詵堂　樓郁貫開封

陳詵詵兄貫項開封　睎貫開封　葛良嗣貫開封

周師厚　處厚弟

嘉祐二年章衡牓民監賦　鸞刀詩　重巽申命論

劉仲淵　于銳貫開封　陳輔

嘉祐四年劉煇牓堯舜性仁賦　求遺書于天下詩　易簡得天下之理論

俞　充　朱長文貫開封　豐稷

嘉祐六年王俊民牓王者通天地人賦天德清明詩水幾于道論

童　于　項　瞻晞堂弟　袁　轂

嘉祐八年許將牓寅畏以爨福賦樂通神明詩成敗之幾在察言論

葛　蘊貫開封　馮　碩準姪　陳　謐

柳　韶

治平二年彭汝礪牓大舜善與人同賦春和議賑貸詩君子以成德爲行論

樓　常郁子　舒　亶

熙寧三年葉祖洽牓是年始有御試策

王　吉　王　尹周子貫和州　馮　景貫開封

熙寧六年余中牓

俞　偉充叔　袁　著明經

熙寧九年徐鐸牓

陳伯彊貫開封　姚　孳　杜　屺貫開封

樓　光郁子

元豐二年時彥牓

吳　矜　周　鍔師厚子

元豐五年黃裳牓

江　炳　翁　升　俞　夔

豐安常稷子　陳　撝誌族貫開封　王　瓘該子

元豐八年焦蹈牓

樓　昇常子

元祐三年李常宲牓

吳正平　姚　希　陳　攄撝弟

張　宏舉經明行修　王光祖昇之孫貫齊州

元祐六年馬涓牓

童　翰　袁　灼轂子貫開封　劉　渭

元祐九年畢漸牓

俞　袤偉子　胡幹化

紹聖四年何昌言牓

蔣　璿　馮　涇貫開封　童　翰堂兄

茹　開貫開封

元符三年李釜牓

陳　禾謐子　陳　抨撝弟　郭愼實贅子

馮　軫景姪孫　樓　昇常子　汪　洙

崇宲二年霍端友牓

周　鉌師厚子貫湖州　王次翁昇孫貫齊州

崇宲五年蔡薿牓

馮　滋涇弟　蔣　琰璿弟　馮子濟涇堂弟

夏　承　汪思齊洙子　曹　貫

顧文上舍

大觀三年賈安宅牓

王珩該姪　胡旦　吳升矜從弟

蔣安義

政和二年莫儔牓

汪思溫洙子　王庭秀發子　張邦彥宏姪

林保　林霆保堂弟

政和五年何桌牓

樓航

政和八年嘉王牓

林孝雍　陳時舉　陳秉謹子舉入行

姚持阜姪貫開封　桂舟　陳宗翰訛孫

吳秉義升子　汪廷彥　史才

薛朋龜　王勳珩姪

宣和元年上舍釋褐

樓瑋航子

宣和三年何渙牓

王號　何逕　楊正權

吳秉信升子

宣和六年沈晦牓

王璧庭秀子又於紹興五年魁博學宏詞科　曹粹中貫姪

林孝友孝雍弟

建炎二年李易牓

張嗣良　于閎

紹興元年上舍釋褐

高閎

紹興二年張九成牓

王瑋號　于庭式鋭孫　王伯庠次翁子貫濟南

薛靖朋龜族　史純臣貫湖州　周廣譽

紹興五年汪應辰牓

王伯序次翁子貫濟南　石師能貫紹興　史師雄純臣從叔

鄭若谷　趙敦臨　高安世閎兄

劉濤

紹興八年黃公度牓省試天子以德爲車賦談笑卻秦軍詩六藝折中夫子論

吳邦傑貫紹興　蔣楙璿從姪　陳曦禾子

余遇　蔡教

紹興十二年陳誠之牓

魏杞貫開封　豐至稷從孫　姚孚希從姪

俞觀能夔子　姜濤貫開封　楮棣

紹興十五年劉章牓

汪大猷子 思溫　史浩姪 才　張濟從兄 嗣良

周維　莫冠卿　王綸夫孫 貫和州

林大節姪 孝雍　高閭弟 安世

紹興十八年王佐牓

沈中立　童大定

紹興二十一年趙逵牓

方天保　陳居仁化 貫興　裴定

吳化鵬　張遜　任三傑

紹興二十七年王十朋牓

方南強弟 天保　趙彥弼

紹興三十年梁克家牓

樓鍔孫 昇　樓鉉孫 昇　卞圜州 貫泰

高文虎姪 安世　葉時　王明發

趙彥逾　趙師峴　趙師章兄 師峴

鄭鍔州 貫福　劉俁　沈元憲

莫堂子 冠卿

隆興元年木待問牓聖人作而萬物覩賦人鑑詩一正君而國定論

李唐卿貫紹興　李霖　鄭若容弟 若谷

趙善待　樓鑰孫 昇　張良臣州 貫恭

林圭　馮偉文孫 涇　汪大辯姪 思溫

林頤　張孝伯州 貫和

乾道二年蕭國梁牓

趙師正改名師津　施純仁　楊王休

俞芾系觀能子

乾道五年鄭僑牓

楊簡　王時會　沈煥

袁章孫 灼　史彌大子 浩　趙善繕

王時敘兄 時會　戴樟

乾道八年黃定牓

范榘　盧子才　王輝

陳紀　韓永德封 貫開　舒璘

趙伯省　舒烈姪 亶曾孫

淳熙二年詹騏牓

趙彥通從兄 彥逾　趙渭夫　趙師信改名師淳師正之弟

趙彥遠弟 彥逾

淳熙五年姚穎牓

姚穎孫 孚　黃豹　王鎬姪 壁

蘇養直州 貫泉　鄭瓚弟 鐸

淳熙八年黃由牓

袁燮孫 灼會　趙汝騰　趙師晨

淳熙十一年衛涇牓

高文善安世姪　高似孫文虎子　趙汝逵善待子

趙汝述善待子　趙善讚善繪弟

淳熙十四年王容牓

史彌遠浩子　趙師晃師晨弟　姚師皋

袁韶　史彌忠浩姪　羅仲舒

趙希言　趙汝遇善待子　趙師俌師晃從兄

趙希瑋　李震唐卿姪孫　吳振

史彌念彌忠弟

紹熙元年余復牓

邊惲友聞姪　葉澄　趙瑞夫

豐有俊櫬四世孫　諸葛安節貫紹興　趙崇衡崇復從兄

林維孝浩孫　劉致一　陳卓居仁子貫興化

林珪　周焯鍔會孫　趙崇復

紹熙四年陳亮牓

楊琛　樓昉　樓鈁昇孫

趙師顯　趙崇德　應儁

姜炎濤姪孫貫開封　趙筠夫彥遜子改名筱夫

厲思明　陳從貫福州　姜柄濤姪貫開封

臧栻　將經貫鎮江　劉厚

童居善大定孫　葛容　王洙勳孫

慶元二年鄒應龍牓　天子大采朝日賦　王燭陽明詩　高祖寬明而仁恕論

張虙嗣良姪孫　史彌遜才孫　趙汝茂

趙汝适　趙善湘　姚師虎師皋弟

張珩　葉子高　趙時穆

樓汝异會孫　董仁澤　鄭褒之若谷婿

章禹圭　孫逢吉　趙師侻師俌弟

趙師宜希言叔　趙汝法　趙師適師俌弟

趙彥樞　桂萬榮　袁洽轂四世孫

馮理　屠明發　王休

蔣峴珙會孫　馮自強

武舉周虎榜○按旧此及下嘉定四年榜首原本皆脫今據咸淳臨安志補

鍾元達　潘伯恭　盧元日

慶元五年曾從龍牓

袁肅燮子　史彌謹浩姪　劉叔向

臧格栻弟　皇甫畊　王曙煇姪貫開封

汪文中大猷姪　姜燧炎弟貫開封　趙善湘善潼弟

王大醇上舍琥姪孫　趙崇術　趙汝楹

趙崇侶　王珹伯庠孫　陳槩禾會孫

嘉泰二年傅行簡牓　聖人成天下之大順賦　春旂旗詩　漢御外理內之術論　仗齊

傳行簡　繆師皐六年試中教官林維忠上舍維忠孝兄

施琮　楊琮琛從兄　胡鑑

嘉泰二年武學釋褐

范良輔

嘉泰三年兩優釋褐

宣縉

開禧元年毛自知牓

汪之疆大猷姪孫　趙彥彬　郭九思

李以制　袁汝寬　徐愿

趙與龍　趙希揚　林宗一維忠子貫湖州

嘉定元年鄭自誠牓

王宗道時會姪　郭德暢九思從叔　王埜明發孫

趙汝僤　范楷榘弟　薛師點朋龜曾孫

張起巖　胡剛中　劉厚南叔向姪

董仁聲仁澤從弟　陳公益　李詵伯以制伯

吳晞甫化鵬姪

武舉周師銳牓

童蒙正

林嘿牓（殿日據中興右科進士表林嘿榜在淳熙十一年陳良彪榜在慶元五年今併附嘉定元年之後何耶延祐志所載全與此同莫明其旨不敢更正）

胡光

陳良彪牓

胡應時光子爲第二名以經倫特與第一名恩例

嘉定四年趙建大牓

任會謙子　俞疇充曾姪孫貫湖州

趙時惲　趙希舍師備子　樓淮昇曾孫

馮宋興軫姪孫　陳誼　黃定上舍

趙希璐　趙希琢　汪了翁

程士龍

武舉林汝浹牓

王國定　杜霆　林拱

嘉定七年袁甫牓

袁甫燮子　趙師箴伯省姪　余元虞

戴杰上舍貫豐福州　翔至曾姪孫　史彌應彌忠弟

史彌忞彌忠弟　范炎楷子貫葉英太平

趙時恪時惲兄　趙唯夫公遷孫　趙溍夫滑夫弟

趙汝夫　汪立中大猷子　趙時擇滑夫子

孫枝　趙時益瑋夫姪　李森上舍

葉爽上舍　趙希璇希璐兄　趙與懽希言子

趙與昭　孫起子枝子

嘉定十年吳潛牓

方季仁　李元白以制父　李以稱元白子

劉著　鄭清之　趙汝梓汝柄弟

陳塤省元　高奎　林挺拱弟

趙汝橚善湘子　史彌鞏彌忠弟　莊鎮

任灼然　樓采汝姪　鄭次申

趙泩夫　趙師籀　趙璟夫公遷孫

趙師筐　趙汝柄善讚姪　趙汝梓善湘子

趙希畬師備子　史巖之彌忠　趙希倣與昭叔

趙璘夫公遷孫　趙時潔琦夫姪　汪之秀之弼弟

陳伯鼎　翁逢龍　葛逢

武舉朱嗣宗牓

陳寅

嘉定十三年劉渭牓

諸葛十朋安節姪　趙希鎰師晨子趙時墣忠翊郎

莊同孫　趙侵夫　趙希洽希言弟

趙與仕師峴孫　趙希逾　沈中文煥姪

史嵓之彌忠子　羅叔韶　蔣圻孝經姪

陳自　趙希羊　朱炳

徐敏功　董子焱仁聲從弟　王之經

陳協

嘉定十四年兩優釋褐

何大圭

嘉定十五年國學以慶寶恩上舍釋褐

汪之道思溫元孫

嘉定十六年蔣重珍牓

豐芑穉五世孫　臧元圭植格從姪　李誨伯元白姪

應徽係姪　臧元璔植子　貝自成

袁商燮子　王掞　余天錫

潘景華伯恭子　舒泳之　楊棨龍正權姪

樓鑌郁五世孫　史佺之彌忠姪　趙師箴弟

趙逢龍　樓昞昉從兄

武舉杜幼節牓

臧元慶植格從姪　王甲

嘉定十七年上舍釋褐

邵明仲　莊端孫同孫兄　任褒然灼然弟

陳榕紀子

寶慶二年王會龍牓

孫因夢觀堂兄　孫夢觀因從弟　趙希洛師蓍姪

趙希潮　趙師蓍　趙汝柱汝柄弟汝楳兄

趙時範　王希聲內舍明發之孫埜之兄

劉棟厓　趙希逸希遜弟　鄭士穎清之姪

趙汝鼻　趙崇佾　臧元堅植從子

樓澈淮　舒瀛孫　王文貫曾

袁衡燮孫　劉炳遵孫　陳僅紀俁子　趙崇佾

趙汝楳善湘子汝橾汝梓弟

趙希垣　趙汝期汝鼻汝發堂弟　趙希綰

趙淢夫彥通姪　趙希馭希璥堂弟　趙希璥希琛兄

趙希侗　趙淢夫　趙希琛希璥兄

趙希儂希侗兄　趙汝棟　趙遵夫

趙與焰與龍弟　蕭垚　馮基

劉希辰著子　夏元吉　蔣規珑曾孫

趙若揩　王夢次　寅桂豹之子

王與叔　沈晟

武舉楊必高牓

何武伯神之姪

紹定二年黃朴牓（按日自此至開慶元年皆後人續增）

張霆振　趙希會師備子　豐茝茝弟元名芸

史望之彌忞子　王龍榮時會孫　楊埴

林溥大節孫　趙汝滭上舍　姚元哲

馮履道基兄　趙希鍷師晨子希鍔兄　趙崇俏崇佾弟

趙崇昷內舍　史及之　臧元士植子上舍

趙崇俠崇俏從弟　李詞伯　楊玨

何宗玖　徐灼　周時舉

陳簜紀姪僅兄　董亨復　王棠

陳筍紀姪僅兄　董淮　劉圭友德子

沈叔簡　王與直時敍孫　邊之裕友閒孫恢姪

汪煇廷衡曾孫　陳宗仁

武舉焦煥炎牓

張時舉遜之姪孫　何濬內舍

紹定四年慶壽上舍釋褐

嚴畏仲熊孫　葉成子燈姪　沈煇

紹定五年徐元杰牓

何德新仲從姪武　陸嶘

高指開曾孫　曹巽　趙汝楳善湘子汝橾汝梓弟善滢子今爲

桂去疾　桂錫孫萬榮姪　王得一

孫頤質枝子起　趙希羔希羊從弟　趙時晤

邊之基友閒姪孫恢之姪　董仁森子炎從弟

吳顗　王侶道　宋自強

趙汝歸汝懋弟　戴塤機孫　陳大方曦會孫　王奎明發孫　王子槐　沈一舉

汪之埜立中姪　宋拱之　韓應祥　方肅季仁姪孫　陳箎子紀　劉煇

林一之嵩會孫　張璿珩從弟　樓樺升元孫　臧棨格從　樓梲昇元孫　吳惟助

宋洎炳弟　潘景孟　劉燧遵孫　鄔文伯　樓樟常六世孫

林虙　王與義　葉龍友爽兄

馮容軫姪孫　樓洴鍥子　徐應和　武舉朱熠牓

樓濂鎗從子　臧夢祥植格從姪元圭兄　王大用　徐用之　何自明溶弟

樓瀚昇會孫　顧銓　黃鍔　嘉熙二年周坦牓

樓灃鍥子　邊之問友聞從孫恢姪薛師侗　戴塤上舍　章士元上舍　應文炳

顧樞　魏峻通直　陳大震弟　趙崇滌

趙崇儋　黃演鏜姪千史本之弟

〈寶慶十　七〉　煙嶼樓校本

武舉林夢新牓

臧元龜植格從姪元夔弟　魯英

樓茉朱弟

端平二年吳叔古牓

汪之林之埜兄上舍　史越翁師雄從姪孫　趙崇曖汝栖姪

夏嘉　張自明虙從子上舍　高衡孫又善子

周福孫　汪汲鎮五世孫　汪之邵立中姪　林宗稱嵩會孫　劉斑問禮子

高深文舉孫　趙希圃希羊從姪　袁鉉　劉熠遵孫俁姪炳弟　林公玉　趙希釜師晨子希鎧弟

陳夢舉　樓昭昉弟　汪龍友了翁叔　趙若濟　貝良金　樓條昇五世孫

樓淮汝弟　余栫　張榘虙從子　黃應春　李淦　貝斗南

樓洴鎗從子　陳策　黃干之鏜姪演兄

陳了翁　陸爚佃元孫游姪孫林震

陸點佃元孫　陸熊佃元孫　陸宋佃孫之瑞弟

陸晳甫佃元孫堅從叔　樓侃昇五世孫　陸埏之瑞孫

樓栫

〈寶慶十　六〉　煙嶼樓校本

武舉劉必成牓

蔣　崌

淳祐元年徐儼夫牓

王漢英　王應麟　捐子　陸　合佃七世孫

潘　泉　史能之　彌鞏子　王眞錫　上舍明出繼

蔣與永　內舍　綽子　趙汝檀　史胄之　彌忠子

方震龍　孫　洙　戴進之　集子塤　地從叔

趙珣夫　王　轟　動曾孫　王履正　上舍

趙汝檝　汝檀　弟　趙若璁　時益姪　時融子　汪元春

蔣　覲　璿曾孫　紳子　羅明復　周夢李　常曾孫

楊宗卿　琛姪　邱達可　之才孫　復姪　羅叔晟

方　端　季仁　貝斗山　自成姪孫　良金姪斗南之弟

張自強　虛自明　從子　張慶祖　珩姪　何日新　沖姪孫　武伯弟　德新兄

任　節　張自東　濟孫　涛姪　劉　拭　濤姪孫　致一姪

淳祐四年晉夢炎牓

余　東　元厓孫　戴　鑫　孫夢發　洙姪

盧　垚　黃應春　戊戌特科　甲辰正奏

安　劉　趙希愃　趙汝棟

李以益　元白子　以稱以制弟

陳肖孫　蕭文會　垚弟　孫　豹

俞舜申　張正國　張　釱

淳祐七年張淵微牓

王霆瑞　趙崇敲　原名崇辛　王　珪

何　垓　冲姪孫　日新姪　張自期　處姪　明從弟　樓　洌　肖五世孫　鑛之從子

趙孟墅　師峴　曾孫　與仕　續訓　與棩　親姪　趙崇驌

袁　采　黃知崇　千之子　演姪　蔣　曉　琥元孫　峴猶子

吳龍朋　正平　元孫　樓　棋　昇元孫　張　橒　之珩姪

鄭士胄　勅授將仕郎　清之從子　朱祐之

鄔秀實　文伯　樓　澎　綸從子　滓口　蔣　覲　琥曾孫　規親兄

貝良臣　周　岳　王應龍

應逢子　袁　符章　孫　樓　樓　樟

舒濟世　琮　繆應符　張　堂

胡時中　徐曰宣　姜　煇　燧從弟

樓　枝　翁歸仁　趙希墉　希垣弟

吳尙深

武舉章夢飛牓

湯大全　戴元質

淳祐十年方逢辰牓

沈　發　史俊卿　林　潛　上舍　問禮孫　宗稱子

周　坦　上舍　鍔四世孫　潛焯之嫡姪　陳若水　協弟

朱端方 定國曾孫 林禹玉 公玉兄 胡發鑑子

趙與璩 希鎰子 趙與墜 希馭子 元名與恩省魁

楊景山 趙若愚 渭夫孫時擇子 高桂

袁垚 虞逢午 戴杰

王耒 林熠 惟孝姪 沈士龍 鏜孫 中宗一弟 文弟

洪翌 洪翬 楊厓 簡從孫

蔣夢符 楊興伯 桂本

寶祐元年姚勉牓

陸逵 佃五世孫 舒夢庚 孫獬孫

胡咸中 剛中時中弟 黃翔龍 馬元演

李應龍 史有之 上舍爾輩子 趙時涎

戴得之 權子上舍 臧元孫 單德旗

賈萬金 孫震孫 錢保

舒渚 王安道 文貫弟 王自然

林霆 陳翥 楊壁

林峻 陳諫 王艮 休子

汪奎 汪翔龍 袁士復

蔣峒 施泰孫 琮姪 舒漳 琥孫

虞逢酉 敏求姪逢午兄 林灼

寶祐四年文天祥牓

王應鳳 掞子 應麟弟 趙若棋 羅雷發

黃震 劉應老 趙崇回

趙必聰 陳著 章霆瑞

卓雲 舒杭 杜夢冠

楊應霆 琛姪 宗卿兄 夏已震 嘉之子 史卽之

李國寶 余梅叟 鄭士洪

張虞 應塋 樓世仁

陳鼎 翥弟了翁兄 李以秉 李璚 已未再對二等

林一枝 徐汝周 劉南強

史常之 馮懋 楊珂 玖兄簡 姪孫

開慶元年周震炎牓

王復 子槐 蔣世傑 張興祖

胡從義 張源 霆振 姪霆龍子 孫眞孫

趙與昳 趙必衢 崇俠子 張應龍

張霆龍 霆振弟 章介甫 俞道明

蕭楠 盧天祐 史介之

李以興 樓極 胡機

樓森圭 張虡 羅季禹

李以圭 于昇 閒會孫 王寶之

蔣嶽 王桂發 鄭大津

桂壯孫

博學宏詞

王璧

經明行修

張宏

八行

陳秉史詔

教官

樓鑰　繆師皐　范允

童子

桂錫孫　王人英

應翔孫（係孫鄰姪嘉熙元年試中）（按曰）此係後人續增

遺逸

陳之翰　于定　並大觀二年舉

特旨

沈省曾

衣冠盛事（按曰）此門多後人羼續即如四世宰執條當紹定元年嵩之未相原本蓋作三世又是時彌遠亦未封衛王也

四世宰執

史才　樞密　姪浩丞相　越王

子彌遠丞相　衛王　從姪嵩之丞相永國公

父子宰相

史浩　子彌遠

父子御史

王次翁御史中丞　子伯庠侍御史

父子侍從

楊王休　子煜

袁燮　子甫

魏豹文　子峻

父子西掖

陳居仁　子卓

父子殿帥

馮湛　子樽

父子同牓

孫枝袁甫牓　子起子

李元白吳潛牓　子以稱

祖孫侍從

林保　孫祖洽

祖孫甲科

王昇呂漆牓第一甲第五人　孫伯序汪應辰牓第一甲第五人

兄弟侍從

史彌大　弟彌堅

史宅之　弟宇之

兄弟同牓

王時會　鄭僑

王時會牓　弟時敍

趙汝述衛涇　弟汝逵

史彌忠　王容

史彌忠牓　弟彌愈

趙師適　鄒應龍

趙師適牓　弟師恁

史彌應　袁甫

史彌應牓　弟彌忞

趙汝橚　吳潛

趙汝橚牓　弟汝梓

趙堪夫　吳潛

趙堪夫牓　弟璠夫

趙崇俠　黃朴

趙崇俠牓　弟崇儕

舅甥三學士

汪大猷　甥陳居仁　樓鑰

典鄉郡

黃晟　鄞人唐末守郡二十年　遠祖郤奉化人淨惠院卽其故宅後徙會稽而別業猶在鄞皇祐三年守郡晚年又有新治甬上居之句

王周　鄞人慶厤中以司封郎中守郡　其先奉化人後徙城中政和中守郡五年

樓異　所居號畫錦坊南門內有御照橋與正

相直宅之後有錦照堂宅之左有堂曰繼緒以繼王之後也

趙彥逾　鄞人嘉泰四年四月以資政殿大學士太中大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所居號錦里

趙善湘　鄞人嘉熙二年三月十三日準入內內侍省遞到御前金字牌奉御筆依舊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除沿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有旨名其所居之坊曰錦勳

余天錫　鄞人嘉熙四年六月內奉御筆除資政殿大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有旨名其所居之坊曰錦樂

進鄉節

鄭清之　鄞人淳祐五年以少師越國公醻泉觀使兼侍讀領奉國軍節度使省元

傅行簡　陳塤

狀元

姚勉　傅行簡　袁甫

釋褐狀元

宣繒　何大圭

武舉狀元

胡應時　以絕倫升第一名

宋　羅濬　等　撰

郡志卷第十一

敘祠

聖人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後世俗或因其所畏慕釋老氏各奉其所祖祠宇繁矣推建置之義而反其忠信誠慤之心其可乎

神廟

靈應廟即鮑郎祠也舊曰永泰王廟北距子城二里半按輿地志云鮑郎名盎後漢鄞邑人爲縣吏縣嘗俾捧牒入京留家酣飲踰月不行縣方詰責已而得報章果上達既死葬三十年忽夢謂妻曰吾當更生盍開吾冢妻疑不信再夢如初乃發棺其尸儼然如生第無氣息耳冥器完潔若日用者棺之四旁燈然不滅膏亦不銷郡人聚觀咸怪神之爲立祠宇梁大通間奴賊名益誕倡誘羣盜有衆三千號奴抄兵寇會稽永嘉臨海海鹽並海郡邑咸被其害官軍累遊擊不勝賊勢益張定襄侯蕭祇爲刺史神忽見形因巫語祇祠助討賊祇乃設帷帳迎神置于譙門形雖隱而言與人接越三日去去語祇曰當以八月十三日破賊奴抄果以是日至餘姚舟膠于江衆陷于淖潰憒如醉官軍悉縶縛之若拾遺者祇奏其異武帝遣增大祠宇日以益盛唐聖曆二年縣令柳惠古徙祠于縣會昌中刺史張次宗記其事皇朝崇寧二年尚書豐稷奏明州鮑君永泰王廟額犯哲宗皇帝陵名乞改爲靈應勅如請政和八年守樓异以雨暘時若有禱輒應奏請王爵加惠濟王宣和四年守李友聞因睦寇竊發驚擾鄰邑境內安全緊王之功奏請加

封于是加威烈二字六年侍郎路允迪使高麗蹈海無虞奏請再加忠嘉二字建炎四年車駕巡幸勅加廣靈二字今稱忠嘉威烈惠濟廣靈王

純德廟東漢孝子董君祠也西北距子城五十五步唐大曆十二年立刺史崔殷記徐浩書君名黯其孝行已見敘人今祠宇即其故宅先是其母塑像在南部外草堂中康憲錢公億因訪問而知之乃迎歸孝子廟且具其事請于朝勅賜純德徵君之廟徐浩所書碑石不存今碑簽判韓嘉所重刻也

五龍堂唐刺史李祐以天壽院天井歲旱禱雨必應有

金線蜥蜴出而赴感乃卽開元宮建五龍堂俾郡人咸便香火且爲記以著靈異其略曰在天莫如龍龍之德佐天地養萬物百穀賴以生四海所共尊者也祉祭土稷祈穀國之重典也旣立壇以享其神矣則龍之靈翔風洒雨澤枯槁滋稼穡可不嚴奠酹之所哉余受命牧明人四月戾止六月大旱俾吏具香酒敬祈于五龍之神有蜥蜴狀者躍入盃中飲酒復出緣器上顧吏久之跳躑而去吏未返雨已大注由是生植茂遂闔邑豐衍思所以崇祀事答神休者乃建宇爽塏依方塑像以時薦享謂之五龍祠堂云時咸

通六年季秋之末也皇朝乾道四年守張津以舊宇庳隘乃移創于報恩光孝觀之申地卽開元宮也

欽飛廟子城北一里二百步鹽倉之西昔有碑今亡故神之姓氏邑里無傳焉淮南子云荆有欽非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渡江中流暴風揚波兩蛟夾繞其舟欽非謂枻船者曰嘗有如此者而得活乎曰未嘗見也于是欽非瞋目勃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說也不可劫而奪之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又笑爲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舟中人盡活荆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戰腐肉朽骨棄劍者欽非之謂乎按皇朝建隆中鄧令金翊纂異記謂唐武德時以此郡爲鄧州至開元中改鄧爲明郡名奉化城號甬東地名句章軍號欽飛攷此則欽飛廟者蓋出於當時之軍號而軍必有以將之者往往有功于人故人爲之祠云大觀之初本州所編九域志乃引淮南子所謂荆有欽飛不知淮南子之非實非是之非非飛走之飛今廟新榜遂稱荆欽飛侯豈非好事者附會其說而增以荆字歟

舊志所辨欽非之說如此今存之然軍號欽飛未必不取義于荆欽非之勇古字轉用甚多何必于非飛二字疑之或云旁有蛟池蛟自江來窟于此人患之故鎮以廟池今爲民居所侵堙塞無幾又

或云唐末刺史黃晟初以欽飛都副兵馬使防遏寇盜保護鄉井設而人祠之不曰刺史而曰欽飛蓋自領兵時人倚爲重故習稱其舊號云

大人堂子城內府治北射圃中俗呼神曰闞相公事之甚謹大讀如馱大人者尊稱之詞也然莫知本始吳越王時有近臣曰闞婚謫守于此初甚快快既至則悅謂居內不如守郡之樂未幾誅死未知所祀卽其神否又有闞澤三國時爲吳太子太傅今慈溪普濟寺乃其故宅鄞與慈溪接土人祀之亦未可知高閌撰記直指爲節度使錢億特意之爾至循舊經之說謂郡治鄞縣寶慶後乃移治鄞尤爲無據

東嶽行宮在報恩光孝觀東皇朝紹興十年仇愈建知觀事宗元大師袁志賢募緣所成也有聖母池人或竊同居之物諱而不承則相與詣聖母前焚香已各投楮錢于池浮者心負以此人敬畏之

張帝廟舊附靈濟院佛殿之右隘陋卑溼淳祐六年夏制帥集撰顏公頤仲卜院之南偏鼎新建拜（按曰）此條後寺結增

白龍廟延慶寺之東嘉定十三年火十五年見象于其地人異之廟復立

宮觀

天慶觀子城東南一里唐天寶二年詔天下皆置紫極宮以祠老子梁開平二年易爲眞聖觀皇朝大中祥符二年詔賜今名且命立聖祖殿扁以金字牌天禧二年守臣劉綽奏自今請令郡官到任得替泊朔望並齊潔朝拜奏辭從之當時有旨住觀滿三年無曠失聽度係帳道童一人大觀元年二月十八日御寶批改歲度道士一名政和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仍被旨每年特賜紫袍一道紹定元年正月居民失火延燒及觀守臣朔築重建聖祖殿改扁金字牌又翼以雙廡護以屏牆朝拜如初櫺星門亦復其舊

報恩光孝觀子城東南八十步本唐開元二十六年所置開元宮也後嘗改爲崇壽宮皇朝崇寧二年有旨改崇寧萬壽政和元年改天寧萬壽紹興十三年二月改今額

寺院

禪院三

萬壽院子城東南一里在唐爲慧燈院咸通十三年史君周景遊捨廨宇以建仍捨田以充常住聞諸朝而賜額皇朝開寶八年重建太平興國七年改崇壽政和八年四月改廣慧專充啓建祝聖道場建炎四年

火于兵重建嘉定十三年再火又重建或謂慧字從彗從心于星皆火讖也爲寺額不利郡爲聞于朝紹定元年正月十三日有旨賜今額是日東北廂火環寺皆延燎而寺獨存人咸異之本寺常住田一千四百五畝山一百一十畝

報恩光孝寺子城西百步在唐爲國寧寺大中五年賜皇朝崇寧二年詔改崇寧萬壽禪寺遇天寧節賜紫衣度牒各一道政和元年八月七日勅改天寧萬壽紹興七年改報恩廣孝禪寺是年又改今額專一充追崇徽宗皇帝道場有鐵塔建隆間康懿錢公億所

建又有深沙神初自奉化之岳林寺編次載至太平興國寺繼從本寺之西廊蓋工人黃百藝極雕刻之巧而爲之者常見光明雀鼠俱莫敢近建炎開寺燬於兵而深沙神之屋巋然獨存贍奉者愈加敬也常住田二千一百五十九畝山二百六十畝

吉祥院鄞縣東南一百步晉天福五年建六年以釋天院爲名皇朝太平興國八年改賜今額嘉定十三年火重建常住見置

教院四

延慶寺子城南三里周廣順三年建曰報恩院皇朝至

道中僧知禮行學俱高眞宗皇帝遣使加禮大中祥符三年改院名延慶天禧元年賜禮紫衣尋又賜法智大師內翰楊億及都尉李遵勗稱論之力也太守李夷庚尤推重之禮嘗結十僧爲懺悔佛事約三年共焚身以諸公言止住持四十餘年乃逝會守郡時禮夜夢神諭之曰翌日丞相來已而會之子公亮至禮以告洎公亮大拜請于朝置田闢舍大啓法席僧圖其像祠焉元豐中禮會孫中立世其教比邱介然來依道場修淨土之法募緣結屋六十餘間中建寶閣立丈六彌陀之身夾以觀音勢至環爲十有六室室各兩間外列三聖之像內爲禪觀之所初然手二指誓以必成元符三年落成尋又然三指以增淨誓忠肅陳公瓘記之紹興十四年有旨賜教額寺之大悲閣有辟支佛舌舍利并普賢菩薩像皆禮所立嘉定十三年僧以像小欲修之剖其臟書云動此者水火爲災未幾寺火像滅今丞相魯國公重建常住田二千二百一十畝山無

寶雲院子城西南二里舊號傳教院皇朝開寶元年建太平興國七年改賜今額先是有僧義通自三韓來振譽中國漕使顧承徵舍宅爲義通傳道所乞額寶

雲昭其祥也繼爲史越王府功德寺嘉定十三年火重建常住田五百三十一畝山無

白衣廣仁寺子城西舊號淨居報仁院唐長興元年尼建清泰二年十月爲淨居院續賜祈禱靈應復加報仁二字皇朝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賜今額初節度使錢公億辟宇之梁見白光紋脈有觀音相乃伐以它木而以梁木刻觀音眞于寺故俗號白衣觀音院有青蓮閣守周邦彥捐金命住持僧子元建也建炎四年燬于兵火寺重建而閣亡周守記刻亦不存矣常住田五十畝山無

興聖院子城西四里舊號牆西院唐咸通十年建皇朝大中祥符八年賜今額本尼院也經建炎兵火未能復其舊今爲僧房屋十餘間常住無

十方律院六

廣福水陸院子城西南三里半舊號水陸冥道院俗謂之湖心寺皇朝治平中建熙寧改壽聖院紹興三十二年以犯太上皇帝尊號改賜今額係十方傳律講法處祝聖壽爲放生池道場乾道初守趙伯圭建廣生堂待制朱翌記之常住田三百五十二畝山無

開元寺鄧縣南二里唐開元二十八年建以紀年名會昌五年毀佛祠此寺例廢大中初刺史李敬方有請于朝復開元寺乃卽國寧寺舊址建爲寺西南高原有棠陰亭郡守殷僧辯廢亭以其材增建于佛殿寺之三門亮闇黎建亮號月山能文善談論道行高潔邦人敬之日閱藏經積施利以成此殿有維摩問疾相東廡有梵王帝釋四天門王行道變相天神天男天女歌樂形相皆協音律以畫藝極精妙吳越畫中寶也其樂蓋霓裳羽衣曲調云嘗有廣利大師誓光者住此寺工草書及畫詞辯過人昭宗聞其名召至闕講論俾之畫龍而賜紫衣嘗畫畢龍于寺之壁亦奇觀也寺舊有二碑其一李頻文其一陶祥校書文韓擇木書又有不肯去觀音先是大中十三年日本國僧惠謂詣五臺山敬禮至中臺精舍見觀音貌像端雅喜生顏色乃就懇求願迎歸其國寺衆從之謂卽肩舁至此以之登舟而像重不可舉率同行賈客盡力舁之乃克勝及過昌國之梅岑山濤怒風飛舟人懼甚謂夜夢一胡僧謂之曰汝但安吾此山必令便風相送謂泣而告衆以夢咸驚異相與誅茆縛室敬置其像而去因呼爲不肯去觀音其後開元僧道

載復夢觀音欲歸此寺乃撤建殿宇迎而奉之邦人祈禱輒應亦號瑞應觀音唐長史韋絢嘗記其事皇朝太平興國中重飾舊殿目曰五臺觀音院以其來自五臺故也駱登吳矜皆有記寺之天王堂前有喬檜尤奇怪康憲錢公億爲之賦詩寺又有子院六曰經院曰白蓮院曰法華院曰戒壇院曰三學院曰摩訶院嘉定十三年火廢爲民居惟五臺戒壇重建常住田二百五十畝山無

太平興國寺鄧縣西南一里半在店爲太平興慶寺開元二十八年建皇朝太平興國八年改賜今額寺有

子院三曰浴院曰經藏院曰教院惟浴院爲十方山主餘皆甲乙住持先是福明橋側水中有泗洲像時見光景好事者汲水求之長尺許因加嚴飾崇奉于寺嘉定十三年火民多占居教院重建今爲十方住持常住田五十畝山無

經藏院卽太平興國子院嘉定十三年火徙建於舊寺之東偏本甲乙住持今爲十方常住田一百八十畝山無

景福寺子城南二里半舊號水陸蓮花院皇朝建隆二年建大中祥符三年改賜今額常住田五十畝山無

能仁羅漢院鄞縣西半里在唐爲乾符寺尋廢咸通八年復建名藥師院後又爲承天寺皇朝政和七年六月五日御筆賜今額寺有子院二曰法華教院曰羅漢律院今能仁法華廢爲民居惟羅漢院在常住田五十畝山無

甲乙律院六

聖功院子城西南四里半本崇教院也周顯德元年建眞宗皇帝詔內侍裴愈訪名山聖迹寺院恭藏太宗皇帝石刻御書於是本院奉賜五十卷軸明年因愈奏改賜今額常住田二十五畝山無

廣福院子城西南一里半舊號羅漢院漢乾祐二年建皇朝太平興國九年賜今額嘉定十三年火重建常住田二百八十畝山無

東壽昌院子城東南一里唐清泰二年僧子麟禪師往高麗日本百濟諸國傳持天台教法高麗國王遣使李仁旭聿送還明州錢氏因贖徐蕝卿園地建院以安其衆晉天福七年吳越國王命以爲保安院皇朝治平元年賜永安院大觀二年八月以犯宣祖陵名賜今額嘉定十三年火重建紹定元年再火常生田一十六畝山無

崇教院子城西南二里半唐乾符元年建皇朝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常住田二十二畝山無

興法院子城東南二里舊號境清院唐咸通二年建皇朝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嘉定十三年火半爲民居常住田二百六十畝山無

保安院紹興間有僧師韻卓庵修道于此繼或訐其私置庵毀地奪于有力者淳熙中史忠定王請東湖上水廢寺額畀之韻之弟姪曰師燦清俊募緣贖地重建常住無

廢院六

景德寺于城東南二里號鄱江院唐清泰二年建皇宋
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寺有教院在西偏嘉定十三
年火廢爲民居
西壽昌院子城南一里半東壽昌之下院也嘉定十三
年火廢爲民居
天封院鄱縣南一里半舊號天封塔院漢乾祐五年建
皇朝大中祥符三年改賜今額寺有僧伽塔建炎閒
燬于兵紹興十四年太守莫將重建蓋僧德華募緣
而成之也嘉定十三年火廢爲民居
大中祥符寺子城南一里半舊號崇福寺周廣順元年

建皇朝端拱中僧從信以精琴聞既至京師太宗皇
帝召見賜食賚金帛錫號三惠大師信奉藏所得御
書御批于寺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寺有教院輪藏
嘉定十三年火廢爲民居
能仁觀音院縣西南一里半舊號報慈院院瀕西湖本
節度使錢公億捨宅爲之成于皇朝太平興國年中
院記謂面枕平湖門臨綠埜爲四明望藍也觀音聖
像以諸香衆寶莊嚴瑞應甚衆初賜承天院額宣和
時改能仁院建炎兵火之變觀音先期託夢僧人亟
移郊外淨嚴院僅免回祿後復迎歸凡有懇求無不
感格嘉定中有旨以其地賜今丞相史魯公移其
於大慈山
樂師院在太平興國寺之右嘉定十三年火廢爲民居

尼院五

戒香十方寺子城西南二里半舊號白檀寺唐大中元
年建皇朝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嘉定十三年火重
建
普照院子城西南二里半舊號福明院唐咸通三年建
皇朝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嘉定十三年火重建
興教院子城東南二里舊號新居禪院梁正明二年建

皇朝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嘉定十三年火重建
奉聖院子城東南二里舊號淨居禪院唐天祐二年建
皇朝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嘉定十三年火重建
普寧院舊爲庵舍嘉定十三年賜額

敍遺

一郡之事臚列區分欲舉其凡知其目也目所不
該紀載所不及其可遺乎掇拾而次第之故曰敍
遺

車駕巡幸

建炎三年十一月乙巳朔二十五日己巳車駕發越州

次錢清堰呂頤浩奏虜人以騎兵取勝今若車駕乘海舟以避狄虜騎必不能襲江浙地熱虜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兵家之奇也上沈吟久之曰此事可行卿等熟議來日召侍從臺諫至都堂參議可否庚午頤浩晚朝奏事上曰航海之事朕昨日熟思之斷在必行卿等速尋船遂決策趨四明十二月己卯車駕幸明州駐蹕州治提領海船張公裕奏已得千舟上甚喜壬午定議航海執政請每舟載六十衛士人不得過兩口衛士皆曰我有父母有妻子不知兩者如何去留訴于主管

禁衛入內內侍省都知陳宥宥不能決宰相呂頤浩入朝衛士張寶等百餘人遮道問以欲乘海舟何往因出言不遜頤浩詰之曰班直平日教閱何嘗有兩箭上貼今日之事誰爲國家死戰者衆欲殺頤浩參知政事范宗尹曰此豈可以口舌爭引其裾入殿門門閉衆不得入上以御筆撫諭人情稍定遂山呼於殿門外上密諭宰執曰此輩欲沮大事朕今夕伏中軍甲士五百人于後苑卿等翌日率中軍入捕爲首者誅之頤浩退密諭中軍統制辛企宗及親軍將姚端令陰爲之備癸未執政早朝命御營使司參議官劉洪道部兵在宮門防變而中軍及姚端已整搠于行軍門外二府引中軍入遇直宿兵衛皆擒之其徒驚潰或升屋或踰牆遁走上自便殿御介胄引伏兵出彎弓手發二矢中二人墜于屋下其衆駭懼悉就擒上命呂頤浩至都堂詰爲首者以奏其餘皆囚之甲申誅張寶等十七人于明州市陳宥謫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除行門外其衆降隸諸軍戊子以朝奉郎知明州張汝舟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宜州觀察使張思正爲浙東馬步軍副總管屯明州徽猷閣待制御營使司參議官劉洪道知明州已丑

夜諜報虜逼臨安知越州李鄴奏至旦大雨羣臣入朝至殿門有旨放朝惟執政入對上於袍袖中出鄴奏示之既退上自明州治乘馬出東渡門登樓船宰執皆從詔止親兵三千人自隨百官有司隨便寓浙東諸郡時上既廢諸班直獨神武中軍辛永宗有衆數千而御營使呂頤浩之親兵將姚端衆最盛上皆優遇之晚朝一府登舟奏事參知政事范宗尹曰虜騎雖百萬必不能追襲可以免禍矣上曰性斷乃成此事是也庚寅從官以次行吏部侍郎鄭望之以疾辭不至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汪藻以不便海船請

陸行以從許之于是扈從者宰執外惟御史中丞趙鼎右諫議大夫富直柔權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李正民蔡崇禮太常少卿陳戩六人而昕夕密衛於舟中者御營都統辛企宗兄弟而已晉者有兵火之虞去者有風濤之患皆面無人色辛卯御舟次定海縣有傳廒使至者上不欲令朝行在即遣參知政事范宗尹還明州俟之酉御史中丞趙鼎給事中兼直學士汪藻參議軍事且令范宗尹盡護諸將壬辰宗尹等至明州乃嵐伸等自和州來所攜國書語極不遜宗尹遂不奏癸巳御舟次昌國縣范宗尹問

臨安陷復還見上于舟中丙申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引兵至明州已無舟可載奏乞海舟上賜俊手書許以捍賊成功當封王爵俊納俠士劉相如之策遂晉揭榜通衢勸諭迎敵士皆思奮俊軍士頗事虜掠城中居民少遂出城以清野爲名環城三十里皆遭焚劫戊戌金人陷越州已亥奏至行在乃議移舟之溫台以避之庚子御舟發昌國縣先是虜分兵犯餘姚知縣事李穎士募鄉兵數千列旗幟以捍賊把臨官陳彥助之虜既不知地勢又不測兵之多寡爲旁皇不敢進者一晝夜縣是上得以登舟航海辛丑

御舟艤臼峰寺癸卯張俊與金人戰敗之先是虜遣兵追襲乘輿至城下俊遣統制官劉寶與戰兵少卻其將党用邱橫死之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統領官趙密皆殊死戰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率所部以舟師來助知州事劉洪道率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四千人四年正月甲辰朔大風御舟碇海中乙巳御舟次台州港口是日午酉風忽起虜乘之犯明州張俊與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虜奔走墜田間或墜水俊急令收兵夜虜拔寨去屯餘姚且請

濟師于完顏宗弼丙午御舟次章安鎮張俊令明州西城外民居盡燬之其意欲赴行在也庚戌虜酋兀尤引衆再犯明州張俊禦之于高橋戰數合慮其濟師遂託以上旨屢從辛亥盡將其衆入台州城中居民去者十七八有士人率衆扣劉洪道馬首願留以禦賊洪道曰予數剋敵若等毋慮丙辰夜洪道悉府實微服而遁與副總管張思正引所部奔天童山所過盡撤其橋民不得濟死者數千人哀號震天城中惟崇節馬軍與惡少僅千人以酒官李木將之已未金人破明州先是虜益兵而來駐廣德湖舊寨前遣老弱婦女運瓦礫填塹次夕植礮架十餘對西門是

口以數騎碎城樓守者奔散而出城遂陷虜引兵入
瀛漠閣直學士提舉建隆觀鄭億年避寇山間爲所
執甲子御舟次温州港口丙寅移次館頭先是金人
自明州引兵攻定海縣破之遂以舟師絕洋犯昌國
縣欲襲御舟至碕頭風雨大作和州防禦使樞密院
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舶擊散之虜乃去上引舟西
南與虜人艤隔一日辛未汪藻言金人爲患今已五
年陛下以萬乘之尊而倀然未知稅駕之所者由將
帥無人而御之未得其術也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
王璽之徒身爲大將論其官則兼兩鎮之重視執政

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論其家則金帛充
盈錦衣肉食輿臺廝養皆得以功賞補官平時飛揚
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驅虜甚于夷狄陛下不得
而問正以防秋之時責其死力爾張俊明州僅能小
抗奈何敵未退而數里開引兵先遁是殺明州一城
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云云二
月乙亥車駕幸温州江心寺駐蹕丙子虜自明州引
兵還臨安初虜既破明州遣人聽命于完顏宗弼且
云搜山檢海已畢宗弼曰如揚州例虜遂焚其城惟
東南角數佛寺與僻巷居民偶有存者城之始破也

守者奔湊東南缺城而出或浮木渡江生死相半而
逃村落者與賊遇由是遍州之境深山窮谷平時人
跡不到處皆爲虜人搜剔殺掠不可勝數既去以修
職郎蔣安義知明州進武校尉張大任同知明州事
安義本越州劍縣人大觀三年冒明州貫登第以贓
敗虜酋至輒投拜盡籍土著寄居姓名以告故虜酋
喜之且授以兩浙轉運司印一紐甲申慈溪縣令林
叔豹引鄉兵入明州執蔣安義奪其印虜人十餘在
開元寺皆病不能前者叔豹幷誅之丙戌劉洪道自
台州還屯奉化縣其麾下精卒暴橫市肆邑人蔣璉

夜集數千人之岳林寺圍洪道將殺之縣丞白彥奎
勸洪道流其黨人之卒衆乃定洪道復入城剽民家
窖藏之物得四萬緡以獻州人怨之是日金人自臨
安退兵庚寅車駕幸温州駐蹕州治三月辛酉車駕
發温州辛未御舟次定海縣縣爲金虜所焚上惻然
曰朕爲民父母不能保民使至如此四月知明州劉
洪道罷貶秩二等依舊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以降
授宣教郎直祕閣向子忞知明州甲戌御舟至明州
之城外乙亥發明州癸未車駕駐蹕越州戊戌出米
七千斛賜明州民居爲虜所焚者五月癸卯中書門

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汝舟特遷一官初上過明州汝舟應奉簡儉粗能給足至台州而守臣晁汝爲儲峙豐備論者以爲擾民上日第以簡儉褒汝舟則好惡自明故有是命

鄉人義田

太師史忠定王鎮會稽日捐公帑之金市田數百畝名曰義田凡仕族有親喪之不能舉與孤女之不能嫁者以其租入差給之既閟居里閈端憲沈公煥請曰吾鄉義風素著相賙相卹不待甚富者能之而求者日衆後難繼也舉會稽近比行于此其可乎王韙其

言乃與沈及少師汪公暨其子尚書大猷合辭以倡好義者於是或捐已產或輸財以廣費積田漸多郡太守相繼翫在官之田若錢令丞相史魯公又捐楮券附益之歲得穀斛六百米半之買地作屋十五楹于郡之望京門裏扁曰義田莊與鄉之賢有力者掌焉仕族親喪之不能舉者給三十緡孤女之不能嫁者給五十緡其親屬若鄰里以聞于郡郡覈實俾主者行之非二者弗與先後緩急閒從權宜而郡守與主者皆不得私焉提刑程覃攝守日許人徑投狀于主者始自紹興初元于今四十載義田之增置未已也忠定王之言曰是田之設非止濟人之急抑以崇廉恥之風將使從官者清白自持爲士者專意學業人人知身後有所恃不汩喪素節斯其惠大矣參政樓公鑰記之鄉人且繪王及少師汪公端憲沈公之像於莊所祠焉其田畝之數分給之規有文籍在

紀異

金庭客咸通中自剡溪金庭路由林嶺間將抵明州行二三十里忽迷失舊路怱怱而行日已將暮莫知棲息之所因遇一道士荷鋤問津焉道士曰此去人家稍遠無寓宿之所不嫌弊陋宿于吾廬可也引及其

家則林徑幽邃山谷沖寂既憩廡下久之烹葑蔬苗食之頃有叩其門者童子報云隱雲觀請來日齋泊曉道士去約童子曰善祗奉客客因問隱雲觀置來幾年去此觀遠近答曰自古有此觀置來去此五百里常隱雲中世人不見故以爲名客驚曰五百里甚遠尊師何時當還答曰尊師往來亦頃刻耳俄而道士復歸欲留客久住客方有鄉關之念懇辭而出乃遣童子示其舊路行三二里失向來所在及問歲月已三四年矣尋即復往再訪其蹤無能知其處所出雲笈七籤

孔祐隱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如瓦石采
礁者競取入手即成砂礫出南史杜京產傳
泮水池清瀾池春蛙皆不鳴俗云守李夷庚以術禁之
泮水蛙鳴境內必出掄魁
四明四絕景絕而詩亦絕也
它山堰詩唐亮閣黎作
截斷寒流疊石基海潮從此作回期行人自老青
山路潮急水聲無絕時
定海正覺寺清風軒詩王亘作或云王旦
海風拍枕燈初暗山雨打窗人正寒料得此軒秋

夜好怒濤推月上闌干
慈溪龍虎軒詩盛次仲作
一松偃蹇蒼龍蟠一石巉巖怒虎踞漫來題作龍
虎軒便恐風雲捲將去
奉化寶化院石巖花鳳詩樊主簿作
山僧取巧結眞叢九苞占盡千葩紅倚闌精采欲
飛動百鳥不敢啼春風
存古
文宣王廟記文宣王冊請立文宣王冊牒皆唐碑在府
學
移城記唐推官薛杼材撰在簽廳
李斯小篆二一在設廳一在鄧山堂
裴刺史德政碑李陽冰篆在設廳
王刺史德政碑李舟撰顏眞卿書李陽冰篆額董孝子
碑徐浩書今皆亡矣

神廟 五龍堂 即開元宮也即上盧本有觀字
東嶽行宮 聖母前前上盧有座字
百龍廟 龍下脫王字
寺院 吉祥院 東南一百步盧本東南下有一里二字按圖天慶觀離縣近倘云東南一里此院較遠宜不止百步也
開元寺 以其來自五臺臺下盧本有山字延祐志亦有
鈸遺 目所不該目上盧有凡字
紀異 視如瓦石石下盧有不異二字

卷第一
敘縣
沿革論　境土
縣令　社稷
城隍　學校
城郭　坊巷
倉庫務場　公宇
官僚　驛鋪
敘山
敘水　渠堰碶閘橋梁津渡附
敘產　見郡志
卷第二
敘賦
鄉村　鎮市
田畝　戶口
夏稅　秋稅
酒　商稅
雜賦　鹽
敘兵
弓手　土軍
敘人　見郡志
敘祠
神廟　宮觀
寺院
敘道
存古

四明志卷第十二　宋元一志第一

宋　羅濬等撰

鄞縣志卷第一

敘縣

沿革論

鄞縣古越地之東境國語曰吳更封越東至于鄞吳越春秋謂越有赤堇山故加邑爲鄞秦置會稽郡鄞與句章鄮均爲屬縣漢成帝陽朔元年徙東部都尉治鄞初武帝平東粵以其地立東部都尉治後徙章安今台州臨海縣是也成帝徙治此事見三國志虞翻傳或有寇害復徙句章新莽改鄞曰謹後漢復舊名今奉化縣東五十里有廣福院舊名鄞城院初鄞縣治也慈溪縣南十五里句餘山之東有城山初句章縣治也鄞縣東三十里阿育王山之東有古鄮城初鄮縣治也隋開皇九年併鄞鄮入句章縣唐武德四年廢句章縣析置鄞州八年廢鄞州爲鄮縣隸越州小江湖在南二里今城南日湖即是又曰細湖頭其地爲小江里廣德湖在西十二里仲夏堰在西南四十里當時縣治乃今州治非古鄮治矣縣南有鮑郎廟記云唐聖曆二年縣令柳惠古徙祠于縣是知初置鄞州已治此繼廢開元二十六年即州爲鄮縣不復在鄮山之東也鄮縣置明州鄮爲附郭縣長慶元年刺史韓察請干朝以縣治爲州治而于舊州城近南高處置縣詳見郡沿革論元和中定爲上縣五代時更縣名鄞皇朝爲望縣凡十八鄉淳化元年分萬斛爲二鄉曰老界曰手界熙寧中割靈巖太邱海晏富都安期蓬萊六鄉隸定海昌國今十三鄉其封域乃古鄮及句章之東南區而古鄞境則爲奉化象山縣地矣

境土

東西六十五里南北五十七里

東至縣界三十五里以陽堂鄉育王寺山隴東河頭爲界自界首至定海縣三十五里

西至縣界三十里以桃源鄉潘皋嶺爲界自界首至慈溪縣三十里

南至縣界五十一里以鄞塘鄉傅霸河爲界自界首至奉化縣三十五里

北至縣界一十五里以老界鄉陳渡鋪橋爲界自界首至定海縣五十里

東南到縣界九十里以豐樂鄉金峨山嶺爲界自界首至奉化縣六十里

西南到縣界一百七十四里以通遠鄉海山嶺爲界自界首至紹興府餘姚縣一百二十里

東北到縣界四十一里以老界鄉褚浦堰爲界自界首至定海縣三十五里

西北到縣界三十五里以清道鄉西渡江心爲界自界首至慈溪縣一十五里

縣令

題名燬于金寇續刻自建炎四年始先是莫得而詳舉所可攷者書之

王　修後漢順帝漢安二年鄞縣見會稽典錄

王君照唐貞觀十年鄞令修小江湖見舊志

柳惠古唐聖曆二年鄞令徙鮑郎祠于縣見本廟舊載

王叔通唐開元二十六年鄞令見會要

陸南金唐天寶二年鄞令開廣西湖卽今之東錢湖也見唐書地理志今立祠湖旁

儲仙舟唐大曆八年鄞令見會稽廣德湖記

王元暐唐太和七年朝議郎行鄞縣令上柱國築它山堰淺小江湖灌溉甚博民德之立祠堰旁爵曰侯諡曰善政皇朝咸平四年蘇爲記之不言何代所封乾道四年七月八日有旨賜遺德廟額寶慶三年詔封善政侯府學有請立文宣王冊文牒碑具載歲月姓名唐書地理志云開元中令誤也

金　翊皇朝建隆中鄞令有纂異記

王　薦咸平四年修善政侯廟蘇爲記不著其名

王安石慶曆七年在任好讀書爲文章二日一治縣事起隄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

償倂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熙寧初爲執政所行之法率本于此而不知非其人之經綸閎及廣利寺崇法寺皆有祠堂

張　峋熙寧元年浚廣德湖見曾鞏記

黃　頒熙寧四年見隱學山復放生池碑

戴大宣熙寧八年卽北渡之西日風潮積石爲隄以卻暴流納淡潮又自州之西隅距北津疏淀潴之舊增卑培薄以實故堤而作閘于其南拒所謂嶽水以便往來之舟而東西管數鄉之堰隄隨以繕葺者凡六所用工一萬一千有奇溉田五千五百餘頃鄙人舒亶記之

李延世袞元祐二年在任見袁毅多福院記

段　藥元祐中修廣德湖隄見舒亶記

曹　驁紹聖中修萩埭堰

龔行修崇寧元年修它山堰見楊蒙記

王　勳左朝奉郎建炎四年正月到任

徐　注左宣教郎建炎四年十一月到任紹興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滿替

張汝說右文林郎紹興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到任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滿

顧汝美左承議郎紹興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任九年六月十七日滿

梅執仁右宣教郎紹興九年六月十八日到任十二年七月二十日滿

張　庭右奉議郎紹興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到任

高堯明右朝散大夫紹興十四年五月初五日到任十七年七月初十日滿

張　穎左奉議郎紹興十七年七月十三日到任

程　緯右通直郎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初七日到任

煙嶼樓校本

二　燦右奉議郎紹興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到任二十五年十二月除監行在諸司審計院

周升亨右朝奉郎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到任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滿

宋　應右奉議郎紹興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任三十一年十一月內用酬賞轉朝奉郎三十二年四月十四日滿

周　額左奉議郎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到任在任用磨勘及酬賞轉右朝散郎乾道元年五月二十九日滿

李　柄右通直郎乾道元年六月初一日到任磨勘轉右承事郎三年七月初一日滿

楊　布右通直郎乾道三年七月初一日到任磨勘轉右奉議郎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滿

吳子康右奉議郎乾道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到任磨勘轉右承議郎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滿

趙彥弼承議郎乾道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到任淳熙二年六月初九日丁母憂

姚　栻宣教郎淳熙二年九月初九日到任磨勘轉通直郎因淡東錢湖減二年磨勘以職事修舉特轉奉議郎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滿

周　价宣教郎淳熙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到任用磨勘轉通直郎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滿

汪　柔承議郎淳熙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

孫介宗宣教郎淳熙七年十月初五日到任用磨勘轉通直郎十年十二月滿

石畫問宣教郎淳熙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到任用磨勘恩賞轉奉議郎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被旨召起都堂審察六月初五日交替

姚　愈承議郎淳熙十四年六月初五日到任用恩賞磨勘及覃恩轉至朝請郎紹熙元年八月二十六日交替

趙善玭宣教郎紹熙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十二月八日被旨與祠

煙嶼樓校本

吳泰初承務郎紹熙二年八月初三日到任磨勘及覃恩轉承事郎五年閏十月二日交替

王子瀛通直郎紹熙五年閏十月初二日到任慶元三年十一月□日過滿交替

傅公弼通直郎慶元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磨勘轉奉議郎至六年十二月初八日交替

鍾元鼎奉議郎慶元六年十二月初八日到任磨勘轉承議郎嘉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交替

徐撫辰宣教郎嘉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任磨勘轉通直郎開禧二年二月初八日丁母憂

周之瑞宣教郎開禧二年四月十七日到任磨勘轉奉議郎

蔣　誼奉議郎嘉定二年四月十九日到任五月初五日丁母憂

趙師雍承議郎嘉定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任磨勘轉朝奉郎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滿

錢顯祖通直郎嘉定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滿

李壽朋通直郎嘉定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十年十二月磨勘轉奉議郎

李　約寄理宣教郎嘉定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到任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磨勘轉奉議郎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滿

顏眷仲宣教郎嘉定十四年八月初一日到任十一月二十日丁母憂

張公弼宣教郎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初七日到任至十五年慶寶恩轉通直郎

趙崇邕奉議郎嘉定十七年九月□日到任覃恩轉承議郎寶慶三年十月十九日過滿

薛師武通直郎寶慶三年十月十九日到任右任薦授奉議郎紹定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過滿

趙與懋宣教郎紹定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任紹定四年該覃壽恩轉通直郎五年七月磨勘轉奉議郎六年十二月□日過滿○按日自此以下十人皆係續增

錢木之奉議郎紹定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任端平三年三月二十六日避王大卿親諱任通直郎端平三年七月十三日到任嘉熙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改差提轄雜買場

謝　琳宣教郎嘉熙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到任淳祐三年正月二十日滿替

徐猷子宣教郎淳祐三年正月二十日到任

趙與諫通直郎淳祐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到任

陳元桂通直郎淳祐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到任

趙希莅通直郎淳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到任九年四月十五日過滿得替磨勘擬轉奉議郎

朱　浦承事郎淳祐九年四月十五日到任十年八月二十一日磨勘轉宣教郎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致仕

薛　嶼通直郎淳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任寶祐二年閏六月磨勘轉奉議郎當年十二月初二日過滿得替

社稷

壇壝縣南二里

城隍

邑附府故行禮亦附于府城隍

学校

唐元和九年學建于縣之東皇朝崇寧二年移縣西南成於大觀三年建炎四年燬于兵嘉定十三年邑簿呂康年有請今丞相史魯公念縣學久廢非宜命守俞建相地擇所以舊址隘且不利聞于上以寶雲寺西不隸將威果指揮廢營更之地凡一十五畝二角四十五步郡及常平使者喻珪各給楮券千緡里之士大夫助四千一百緡俾郡人如皋簿王機董役于是先聖始有殿楚翁年未竣事寶慶二年尚書胡榘守郡捐緡錢七百八十六有奇楮券一千八百貳車蔡範輟市舶之贏千緡里士之助又五百緡乃克有成直殿後為講堂從祀分列于殿之前齋舍門廡庖湢各有攸處明年仲秋釋奠禮行扁其堂曰養正四齋在東序曰觀善曰辨志在西序曰習說曰敬業學租素寡學廢以隸郡庠既建學復歸于縣士率喜充郡弟子員入縣學必求列職尚書諸孫生員而有職掌非朝廷養士意也且郡既有學則縣宜為小學故以此意名齋堂選里之未成童父兄貧而不能教者十三歲以上為一等十二歲以下為一等歲養二十員命郡學職二員各以所業訓之增給月俸廢學基建官舍三司法監倉制置司準備差遣餘悉為民居釐正其疆界月收錢十緡有奇紹定元年尚書復撥所籍慈溪縣沈時舉水田八十一畝二十七步地九畝一十步半以益其租

御書

寶慶訓勅士風詔書二軸一軸潛司頒降一軸本府頒降

錢禮

田六百三十四畝二角三十五步沈時舉田在內

租原米二百五十四石三斗七升一合九勺增米三十二石三斗五升又饒六百二十七文

城郭

舊經云縣在府子城之東二百八十步城周回四百四十步其實非有城郭特縣治之基周回若此爾

坊巷

見郡志

倉庫務場等

倉庫附郭故不特置

小溪酒務句章鄉去縣四十里唐謂之光溪鎮大人戶買撲皇朝元豐元年復置監官監酒稅課額

下莊酒務陽堂鄉去縣三十里

林村酒務桃源鄉去縣三十里

黃姑林酒務亦在桃源鄉今謂之林村

小溪稅場與酒務同置

石磔稅場陽堂鄉去縣三十里

寶幢稅場陽堂鄉去縣三十里

大嵩鹽場陽堂鄉

公宇

勅書樓其下爲門揭縣名其上入門列東西兩廊建炎四年燬于兵紹興二十五年令王楙重建朝奉郎新差通判福州軍州事何溥記縣名南昌周渤書紹熙五年令吳泰初重修敷文閣直學士奉政大夫致仕汪大猷記紹定元年火令薛師武重建兩廊

宣詔亭櫺門外之左紹定元年火

頒春亭櫺門外之右紹定元年火

聽堂端拱元年建建炎四年燬于兵紹興八年令顧汝美重建江都李璜記嘉定十年令李壽朋重修且記之

獄聽事西南偏令顧汝美建紹定元年火令薛師武重建牢戶六以簡乎閱實審克鍥之

畫簾堂聽事之東面南紹興三十一年令宋應建鮭垵趙省記

寬賦堂宅堂之左面東紹興二十六年令周升子重建取梅宛陵願言寬賦刑越俗久罷德之句揭字名之桐鄉朱翌記

清心堂宅堂東北園中西南瞰蓮池旁面丞廳二松紹興二十五年令王楙建久而圮紹熙五年令吳

泰初重建王子潤成之

經綸閣舊在聽事之西偏元祐中宰邑者以前宰王安石登相位而建立祠于閣之下建炎四年燬于兵紹興二十五年令王楙建左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維揚徐度記乾道四年令揚布移王荊公祠于閣之上後與閣俱廢淳熙四年令姚柏徙建于宅堂之北紹熙五年令吳泰初重建嘉定十七年令張公弼又重建荊公祠移於閣北之西偏閣之舊扁不存寶慶三年令薛師武立

讀書堂久廢紹定元年令薛師武扁于經綸閣下存舊名也

退軒宅堂之後令李壽朋建今廢

琴堂寬賦堂之北令王楙建今廢

魚鮫亭寬賦堂之前今廢

仰高亭令王燀建今廢
西亭令吳泰初有詩云王荊公舊讀書處也今廢

官僚

丞聽事縣門內之東皇朝政和元年建紹興八年重建有不裕堂乾道元年丞張康建涉筆齋不負丞軒儼翠亭丞向士偉建紹定元年火

主簿聽事縣門內之西皇朝太平興國四年建紹興八年重建紹定元年火

尉聽事州城外二里甬東廂皇朝雍熙三年建紹興八年重建

大嵩寨巡檢一員

大嵩鹽場監官一員

下莊酒務監官一員以上垃陽堂鄉

林村黃姑林酒務監官二員桃源鄉

石碶寶幢二稅務監官共一員

小溪酒稅監官共一員句章鄉

驛鋪

驛附郭故不專置

城西鋪望京門外至景安鋪一十里

景安鋪清道鄉至慈溪西渡鋪連江一十五里

右西路

櫟社鋪甬水門外光同鄉至奉化渡鋪連江一十二里

右南路

桃花鋪東渡門外江之東老界鄉地名桃花渡北至定海清水鋪三十五里

右北路

鼓山

山

四明山縣西南六十里并跨慈溪奉化之境已載郡志

大雷山之西日孔泉屬縣境有所謂三十六河雖名河而無水俯而聽之則水聲潺湲人謂四明山之伏流也

金峩山縣南八十里州之案山也

太白山縣東六十里視諸山為最高其巔有龍池雲氣

蓊勃生于水面不絕若麗日晴霄澄澈如鏡或風振林木落葉紛紛過之無墮池中者每風雨時雷電多從山頂出天童山有支徑可登此峰頂邦人旱暵必禱焉每有靈物變見雨隨以至或曰山以太白星得名又曰近有小白嶺故此為大白非太白也

天童山縣東六十里晉永康中僧義興結廬山間有童子來給薪水久乃辭去曰吾太白一辰上帝遣侍左右言訖不見太白天童之名昉于此山前有玲瓏巖石多嵌虛支徑透其絕頂景象尤勝

育山縣東三十里高二百八十丈按十道四蕃志云以

海人持貨貿易于此故名縣居貿山之陰乃加邑爲鄞

阿育王山在貿山之東高數百仞阿育王見靈建寺其下因以名山詳見本寺文寺有徑路可上山腰有佛左足跡入石二寸餘峯頂有極目亭望海中山如邱垤然玉几山阿育王山之前自寺視之橫陳如几

大梅山縣東南七十里蓋梅子眞舊隱也按福本傳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其後人有見于會稽者漢時山中有石鄧屬會稽而子眞所隱亦不止此一山

洞仙井藥爐丹竈遺跡猶存山頂有大梅木其上則伐爲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爲它山堰之梁張僧繇

圖龍于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鬬後人見梁上水淋漓而莘藻滿焉始駭異之乃用鐵索鎖于柱

它山堰之梁長三丈許去岸數丈歲久不朽大水不漂或有刀墜而誤傷者血出不已

灌頂山縣西南七十里通遠鄉其山直上二十里方至絕頂有普淨禪院歲納學租近年有欲採鐵于此者

朝旨禁之劉子附於下方寶慶二年二月十八日省劄從政郎充慶元府府學教授方萬里劄子竊惟鄞鄧諸山天造地設峻秀拱揖如伏萬犀而四明一山峰巒峭拔延袤最廣仙池石窗尤爲勝絕故孫綽陸龜蒙諸公疊見賦咏至今郡以爲稱則是一郡之望山又非其他諸山比也國朝自天禧二年撥隸府學養士其來久矣係灌頂山普淨寺租佃歲入錢三百貫灌頂即四明之子山

嘉定十七年冬忽有豪民唐執中者以四明山有鐵礦發見密于主管司冒佃鼓鑄焚毀林木掘鑿坑塹不惟一方騷動而破壞風水關係非輕亟具公文申主管司以爲此山自隸本學已二百餘年其閒豈無鐵鑛發見之時然前此未嘗掘鑿以求鼓鑄之利者必有謂也昔胡文恭公宿在慶厤閒以登萊諸山在京師東隅民多取金其中以致地震請禁民鑿山以寧地道況今行都去四明無五百里而會稽山陵無二百里千巖萬壑氣脈相接豈容以鄰郡望山縱令豪民焚毀林木掘鑿鼓鑄臣子之義竊有未安至于孕靈毓秀鍾爲一郡人物則當今名公鉅卿大儒碩望布滿中外不應規此小利毀壞風水況在常平法諸坑冶興發而在寺觀祠廟公宇民居墳地次近墳園林者不許人告官司亦不得受理今山既隸府學普淨寺又已管佃而一郡士大夫墳墓之在其上者不知其幾豈不違背法意繼蒙主管司即時禁止方幸千息書判見在今歲正月閒復有丁思忠者隱下唐執中元斷事節經就坑冶司陳狀行下告示本學劄佃普淨寺所管四明山即欲掘鑿鼓鑄蓋此山在本學初無利害不過歲得錢三百緡縱爲鼓鑄亦不

失此萬里蓑爾令官竊廩鄉校亦不過三載何敢固執不可以拒泉司之命實以丁思忠冒佃此山歲認鐵鑛五千其直不滿二百然在泉司十路坑冶之權初不欠此而一郡望山輕于毀鑿委有關係卻恐今日黽勉徇從異時台郡歸咎必日使豪民鑿四明山自萬里始職守所係不敢自默除已力陳利害具申泉司外竊恐豪民規圖未已倘蒙軫念衮鄉望山所在乞賜劄下慶元府主管司以憑遵守不許人冒佃鼓鑄仍將唐執中丁思忠略加懲治以爲後來豪民違法覘利者之戒伏候指揮右已劄下坑冶鑄錢司慶元府主管司各從所申事理施行外今劄付慶元府證應準此

它山即善政侯爲堰之地水南沿流皆山至是始有一山在水北因兩山相對堰得以成以其無山相接故謂之它山

天井山在通遠鄉神龍所居有三井焉一巖突然而出

者下瞰百仞之淵地僅容側足緣蘿可行如此者數十步至下井井之旁石皆光潔如龍物常行久而熟之之狀又行三里至中井益險又三里至上井則難矣旱暵祈請得蜥蜴或蛇蠑之類自山下望之弈弈有光雨輒應每欲雨則雲霧先興于此山山有龍王堂張良臣記

譽巖縣西南五十五里句章鄉巖石壁立下浸江水水北作聲則巖中答之故曰譽巖有影如佛像故又名佛影巖天寒有鸕鷀數百爲羣集于巖上故又名鸕鷀巖

北巖縣南五十里句章鄉巖中可容百人暑月清涼有頻伽鳥巢其中

鳳山縣西南七十里通遠鄉

石臼山縣西南五十里光同鄉山坡有石圓而匾闊可二丈中有穴似臼世傳葛仙翁煉丹之所旁有二足跡世謂之仙跡山下溪潭深迴杳不知其底有魚如舟或見則必作陰雨或有見龍首枕于山麓潭上者

仙隱山與此山相連魏文節公杞作碧溪庵于其上

芝山縣南五十里光同鄉

西石山縣南六十里通遠鄉出石

東石山一名稽山縣東三十里出石

姜山縣南三十里平原中崛起有石洞三其一最大曰後巖中可坐數十人洞後又有一小洞上有小穴形圓如月仰可窺天里人像神祠於巖中後分其祀于山前巖下號前巖廟

茅山縣南五十里與姜山對峙

鳳山縣東三十五里

陽堂山俗曰青山縣東四十九里輿地志云此山四面懸絕下有鮑郎廟即鮑君生所居也

銀山縣西南四十五里地名小溪嘗產銀故名

錫山縣西南五十里嘗產錫故名

大含山縣東南三十里

白鶴山望春山皆在廣德湖

陶公山在東錢湖山下多朱姓居之世傳陶朱公嘗隱于此有釣魚磯在焉寶慶三年守胡榘建烟波館天鏡亭于其上詳見鈸水東錢湖內

隱學山在東錢湖其下有栖眞寺放生池

二靈山在東錢湖有張王行祠

梨花山月波山百步尖皆在東錢湖

大慈山在東錢湖下水畔今丞相史魯公葬母夫人之

地以此著名

聖女山管公山皆在縣西

珠山跬跨山有瀑布　佛隴山阮山朱長山皆在縣東

東山黃山金交山五峰山皆在縣東南

建皋山在縣西南四十五里

舊志載亶洲山在縣東四十五里按十道四蕃志云亶洲有虞喜冢晉屢召不至死葬于此東方朔十洲記云山有不死之草赤莖綠葉人死三日以草覆之即活按吳志黃龍二年春正月吳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

洲在海中漢武洞冥記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至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飄至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故衛溫等但得夷洲數千人還今謂亶洲山去縣四十五里實無此山世傳今日本國即此洲然未知是否也又載鷄鳴山云山有石井上有銅瓶著石有大石雞云從浮梁上飛來今猶鳴應扶桑曉太平寰宇記載動石山云有堅石高五六丈下有小石支之暴風雨則其石自動

山行者聞隆隆之聲又載靈山云山有石鼓臨澗若鳴則埜雉翔鳴故曰靈山今境內皆無之

水

泄水　渠堰　碶閘　橋　梁　津渡附

奉化江南來亘其東慈溪江西來亘其北會而入海牽隨潮上下　詳見郡志

廣德湖縣西十二里舊名鴛脰湖唐大厤八年縣令儲仙舟加修治之功而更以今名貞元元年刺史任侗浚而廣之灌溉甚博皇朝屢瀕于廢不果政和七年卒廢爲田檢正王庭秀著水利說大卿王正已著廢

湖辨利害顯末甚詳附見於下　水利說曰鄞縣東西凡十三鄉東鄉之田取足于東湖今俗所謂錢湖是也西南諸鄉之田所恃者廣德一湖湖環百里周以隄塘植楡柳以爲固四面爲斗門碶閘方春山之水泛漲時皆聚于此溢則洩之江夏秋之交民或以旱告則令佐躬親相視開斗門而注之湖高田下勢如建瓴閱日可浹雖甚旱亢決不過一二而稻已成熟矣唐貞元中民有請湖爲田者詣闕投匭以聞朝廷重其事爲出御史按利否御史李後素衔命咨詢本末利害之實錮獻利者置之法湖得不廢後素與刺史及其僚一二公唱和長篇記其事而刻之石詩語記湖之始興于時已三百年當在孫晉也國初民或田淺淀盜耕有司正其經界禁其侵占太平興國中榘點之民窺其利而欲私之復進狀請廢湖朝下其事于州州遣從事郎張大有驗視力言其不可廢且揣唐御史之詩敘致詳緻記于石刻熙寧二年知縣事張峋令民浚湖築隄工役甚備會予固爲作記歷道湖之爲民利本末曲折以戒後人不輕于改廢也元祐中議者復倡廢湖之說直龍圖閣舒亶信道閒居鄉里痛詰折之記

其事于林村資壽院綵雲亭壁閒謂其利有四不可廢今舒公集中載焉于是妄者無敢鼓動久之有詹襄復陳廢湖之議守葉棣深罪襄襄不得騁遂走都省獻其策蔡京見而惡之拘送本貫襄懼道逸政宣閒淫侈之用日廣茶鹽之課不能給官官用事務興利以中主欲一時佻躁趨競者爭獻議括天下遺利以資經費率皆以無爲有縣官刮民膏血以應租數六複每一事必有一大奄領之時樓异試可丁憂服除到闕蔡京不喜樓而鄭居中喜之始至除知與仁府已奏可而蔡爲改知遂州月餘改隨州不滿意也異時高麗入貢絕洋泊四明易舟至京師將迎館勞之費不貲崇寧加禮與遣使等置來遠局于明中人鄧忠仁領之忠仁實在京師事皆關決樓欲合隨而得明會辭行上殿于是獻言明之廣德湖可爲田以其歲入儲以待麗人往來之用有餘且欲造畫舫百艘專備麗使作涉海二巨航如元豐所造以須朝廷遣使皆忠仁之謀也既對上說即改知明州下車興工造舟而經理湖爲田入百頃募民佃租歲入米近二萬石佃戶所得數倍于是西七鄉之田無歲不旱異時膏腴今爲下地廢湖之害也靖康初頗有意于煙塡樓校本

復民利予時爲御史屬當以唐諸公詩與曾子固張大有記文示同列欲上章未果而虜騎圍城自是國家多故日尋干戈用度不給豈暇捐二萬石米以利一州之民則湖之復興殆未可期建炎甲戌虜陷明州盡焚州治自唐至今石刻皆毀折剝落無遺跡予恐後人有欲興復是湖無所考據故詳錄之以俟討求○廢湖辨曰廣德湖興廢利害南豐之記備矣東南秔稻以水爲命陂澤所以浸灌無陂澤是無秔稻而曰廢之非思則陋此古今之所甚重是宜南豐之所特書雖然未可以一概論也易曰變而通之以盡利夫變則易通則難知變而不能通何利之有今謂湖無所利則與築之功豈爲徒勞歷代以來七鄉所仰不可誣也謂湖爲有所利則廢罷之後未嘗病旱數十年內萬目所視不可誣也蓋鄞之西南其鎮四明重山複嶺旁連會稽深阻數百里萬壑之流來爲大溪而中貫之下連鄞江傾人巨海沛然莫之能禦故民田不蒙其利而逆海斥鹵五日不雨則病此湖之所以與七鄉秔稻以爲命者也自唐大和中縣令王元暐爲它山堰橫截大江抑朝宗奔猛之勢溪江遂分上下之流懸絕數丈水始回環匯于七寶以

及于城郭江沱海浦昔時潮汐之所往來皆淤塞爲田田必不可復爲湖已事不必論若它山仲夏堰之水歲浚渠而深蓄之其庶幾乎

理惟湖已變爲田田必不可復爲湖已事不必論若它山仲夏堰之水歲浚渠而深蓄之其庶幾乎

東錢湖縣東三十五里一名萬金湖以其爲利重也在唐曰西湖蓋鄞縣未徙時湖在縣治之西也天寶三年縣令陸南金開廣之皇朝屢濬治周回八十里受七十二溪之流四岸凡七堰曰錢堰曰大堰曰莫枝堰曰高湫堰曰栗木堰曰平湖堰曰梅湖堰水入則蓄雨不時則啓閘而放之鄞定海七鄉之田資其灌溉菱芡蒲荷芙蓉蔓不除湖輒湮淳熙四年皇子魏王鎮州請于朝大浚之二月七日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皇子雄武保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明州軍州事提舉學兼沿海制置使魏王狀奏臣淳熙三年十二月十

七日準尚書省劄子爲臣奏照對明州被山帶海山高于田高于海水有所洩每歲不苦水而苦旱前古因山形有不合處築爲長短塘亏澗谷之水七十有二號東錢湖亦號萬金湖唐天寶中鄞縣宰陸南金益浚而廣之其長八十里灌田一百萬餘頃至本朝天禧中守臣李夷庚因舊廢址增築堅固自此七鄉之民雖甚旱而無凶年憂慶厤八年縣令王安石重浚湖界嘉祐中知置碶閘至治平元年復修六隄立陸南金李夷庚之祠於堤旁歲久廢壞至紹興十六年邑民懷思舊德復修祠宇塑神像皆有遺跡及碑刻可攷惟是自治平元年至今百有餘年湖寖湮廢茭葑生之至二萬餘畝瀦水不多舊年于湖內取水灌注田畝一歲凡三次今止放得一次不能徧及郡人病之乾道五年守臣張津具奏乞開茭葑得旨依奏趙伯圭踵其後遺知縣事楊布量步畝計徙庸當用錢一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貫米二萬七千六百七十八石工役至大費用不貲以故中輟皆有案牘可攷自臣到任恭承前後所降詔書指揮興修水利今年四月據知鄞縣事姚柆乞開東湖委長史莫濟司馬陳延年相視基址詢訪湖邊父老以及士

煙嶼樓校本

大夫皆以爲當開遂委官量步畝實數具奏以聞在法農田水利竝以食利衆戶共力修治合是民間出財陛下聖慈愛念黎庶爲之出內帑會子五萬貫義倉米一萬石臣仰體聖意凡用竹木支犒賞搬運茭葑竝用本州錢以佐其費緣是地界闊遠分作四隅差官董役復選擇土人有心力者相與辦集令莫濟陳延年往來監視計開葑二萬一千二百一十三畝三角一十六步至十月三十日已遂畢事但搬運已開茭葑增廣塘岸或積在山坳更須月餘方得淨盡民閒免百餘年積弊一日掃除無不引手加額稱頌聖德臣亦欣快忭蹈良自慶幸臣本州官吏除長史莫濟司馬陳延年已蒙恩除職外其餘提督官以下委有勞効欲乞睿旨許臣開具保奏推賞庶幾爲民興利之官有所激勸奏聞事十二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臣今開具下項保明是實伏候勅旨二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姚柆減三年磨勘陳公亮潘渭卿錢蘊林泌司公望顧仁陞顧仁俊竝減一年磨勘許常和顧仁智顧仁興陳觀禮令明州于今年各人戶下合納官物內量與減免張允然當時所除

迪周徽許賢于本州錢內犒設一次

茭葑未出湖隄旣復塡淤嘉定七年提刑程覃攝守捐緡錢置田收租欲歲給浚治之費朝廷許其盡復舊址劄子竊見慶元爲郡瀕海近江竝無陂塘全仗東錢湖及廣德湖它山水灌溉田畝廣德湖久已成田餉水軍不敢復議它山之水派則跨地入江餘悉分入支港通舟蔭田每歲四季須當淘沙開濬始能無礙所用和雇人夫一歲當一百貫文本府見行用錢一千二百餘貫置田四十畝委鄉官收掌縣丞提督遞年充雇夫之用更不擾民惟有東錢湖爲民利甚博湖面闊約十萬畝灌田一百萬餘頃爾後茭葑湮塞向者郡守按告朝廷陳乞錢一十六萬有餘貫米一萬七千有餘石雇役民夫開浚茭葑未蒙允可魏王判慶元日復行申奏蒙聖旨出內帑五萬緡義倉米一萬石本府均官民戶有田之家出人夫器具又差撥水軍同共搬葑積于湖中俟有水方行搬載暨有水之時其間官司將葑復行平攤在湖徒費錢米無補繼毫其時茭葑尚少今乃不然民閒因茭葑之漲塞竝皆託嘱請佃或恃强侵佔爲己業種

煙嶼樓校本

荷裹田今則湖中之水通舟如綫夏初缺雨盡開湖閘灌田無多幸而朝廷祈禱即應遂得一熟士庶陳述利害覃同通判親往相視委實湮塞若欲科率民戶有田之家畝頭出錢則騷擾尤甚復差水軍非徒無補水利且妨教閱覃區區管見不可求速效當磨以歲月合置田一千畝每畝常熟價直三十二貫官會計錢三萬二千貫每歲得穀二千四百餘石如義倉例輪委近鄉等戶物力最高者掌管分在近湖寺院安頓每歲農隙之時許民閒割取淤葑計船之小大論取葑遙近甲數葑之多寡立爲定則酬以穀子一年會計可以運二萬餘船若能去二萬餘船葑則可濶二萬餘船水年年開浚水利日廣十數年之後必可復見舊湖基址諸鄉之田雖旱無憂若或坐視不早爲之計它時慶元之田既無水利可恃則與仰天山田等耳利害曉然不敢繁述覃備具擘畫規式置立板榜但其間除月波寺隱學寺嘉澤廟錢堰四處舊有荷池許留栽種見委縣丞縣尉置椿釘立界至存留外餘外盜種强佔或有已裹成田竝合開掘如仍前盜種强佔不以官民戶定行追治監

責覃窺處所立規模今年置田來年收穀農隙興工後年田家方得其利如是則來年闕雨農家豈不利害覃今再備錢三千餘緡糴穀二千餘石一面收買淤封庶幾向後可以倣此施行事大體重若非敷延力賜土盟它日必有復萌侵占者妄行陳乞更改伏望特賜敷奏行下本府常切遵守不許妄將上件穀子別有移用如違許民赴訴照常平條法施行伏候指揮九月十九日奉聖旨依所申事理施行其月波寺隱學寺嘉澤廟錢堰四處荷池亦仰一體盡行開掘仍出榜禁戢今後不許復有侵占如或違戾仰本府追人根勘具情犯申尚書省內命而後來有司奉行不虔田租浸移用湖益湮寶慶二年時尚書胡榘守郡請于朝得度牒百道米一萬五千石又浚之創窺見本府負郭膏腴連亘阡陌劭農之政莫急水利鄞縣七鄉歲不告旱所資以爲灌溉之利者惟東錢湖湖面闊十萬畝周回八十里受七十二溪之水所歸水盛可溉旱乾則放凡湖下之田受灌溉者百萬

餘頃年來菱芡障塞官司失于開淘以致水面日狹積水浸少今年春夏之交偶闕雨澤委鄞縣丞常從事前去開閘放水下田據稱止放一二版而湖水所存已無幾若因循度日不行經理深慮浸致湮淤坐失水利委涉未便契勘昨來提刑程覃來攝府事嘗撥府錢三萬二千緡欲買田一千畝立開湖一局撥歲收租穀二千四百餘石募民歲取菱芡二萬船可添浚水二萬船運以十數年東湖之封可以盡去然自置局之後有司坐視不曾舉行已買之田歲收租穀未免將作應副修路之用未買之錢見椿留于庫不曾買田今湖面菱芡日生月長無有窮已根株滋蔓日吞水利昨因士民有請築卽躬親前往相視繼委通判蔡奉議重行檢踏據蔡奉議申五月二十六日躬親前去是日自錢堰挐舟先登二靈山一覽盡見積芡充塞殆十之八九惟上水下水與梅湖三節粗存水面既已得其大略乃亟易舟前邁令舟人以竿刺水步步考驗根株之下虛實相半最深涉處不過數尺惟是芡積歲久勢雖浮上根實附下其間又雜菱葦彼此麗屬重以荷荇藕蒲之類生生無窮異類同黨其近山岸處積湮更甚亦有因而爲陸漸成

歟歟者及詢問父老審訂事宜皆云東湖自魏王鎮之時申請浚治一次今踰四十年有司未嘗遏雨問焉失今不治加以數年菱芡根盤水不可入踐重施人力亦終無補會稽之鑑湖蓋可監也倘蒙有司申請開浚則湖下兩縣田業可以歲享灌溉之澤湖上四望漁戶可以日獲錙銖之利號令一出其誰不然且魏王開湖之始役兼資于兵民功具舉于表裏故事立就其後有司非不念此而或廢于卤莽或牽于事力或坐視不治或粗舉無益因循積累至于今極矣至于所用日時必須于農事之隙六九月之交水勢稍退興工併手則民有餘力官無峻期或佈或繩惟吾所命實爲至便今條具到用功次第下項

一今開浚東湖以興水利勢須先去菱芡并其根株然後放乾湖水以去淤泥庶幾開浚既深可蓄水澤但功役頗大未易輕舉今當以序而爲之然役水軍則用生券或募民夫則用雇傭契勘昨來魏王開浚因錢米不給頗有擾民今要當斟酌使公私俱便乃爲至計擬于八九月之閒先用水軍人船以去菱芡然後于十月丙募湖下有田之室出工夫人力以助有司庶事可以辦集

一契勘昨來魏王開湖規畫未遂盡善頗有遺恨所開菱芡積于湖旁候有水用船運去泊至水生用人船搬運乃多爲欺罔將菱芡平攤湖中復至湮塞水面徒費錢米無補纖毫今者用工不可又蹈前轍然湖際四山少有可積芡去處若卽用船搬運尤爲重費衆議今當聚菱芡淤泥築爲一隄可以盡除菱芡之根株可以便民旅之往來但昨者衆議欲自月波寺築至二靈山橫絕渡河延袤入百餘丈工役尤大不可輕爲今者之議欲自邵家山頭築至楊家山頭纔三四百丈工役減半可以舉行

一東湖植荷民徼微利所在皆是未免妨水或者乃持荷可養水之說而不受淤泥會不知水淺則荷盛水深則荷衰理之必然所易曉者昨程提刑嘗申請不許民戶種荷已蒙朝廷行下盡令屏除今未十年荷蕩已占三之一菱芡因占三之二今若浚湖勢須盡行屏去自後不許種植荷蓮仍乞朝廷檢會已降指揮施行如或違犯許人陳首追人根勘具情犯申尚書省內命官取旨重作施行

一今浚湖必當放水先須修整諸處碶閘放運河之水以入于河河水瀦蓄稍多庶幾江然後放東湖之水以入于湖田之民來春不失灌溉之利右件開湖事條列在

前本府除已置開湖局委通判蔡奉議範充提督官外望朝廷給降度牒一百道支撥常平義倉米二萬石下本府添貼開浚東湖盡圖內已貼說築隄之路與前此不同竝于風水無妨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九月二十一日奉聖旨竝依所申令浙東提舉司于常平義倉米內支撥一萬五千石及令封椿庫支撥度牒一百道付本府每道作八百貫文變賣竝充開湖使用務要如法開浚經久流通無致積泥再有湮塞仍仰本府常切覺察嚴立賞榜今後如有官民戶寺觀復行侵占井種植荷蓮違戾之人許人陳首卽仰將犯人送獄根勘具情節申尚書省命官取指揮重行斷罰餘人定行決配仍具已開掘次第及用工役錢米帳狀申并下提領十月命水軍封椿庫所浙東提舉司各證應施行

官通判蔡範特與升擢差遣一次總管韓宗元特令再任路分呂純仁特減三年磨勘鄞縣丞常揆特循兩資水軍正將王選倪珍各特減二年磨勘準備將孫芃王戩各特轉一資白身王芃特與補守闕進勇副尉紹定元年正月十八日省劄

尚書猶懼其無以繼也奏以贏錢二萬八千三百四十七緡有奇增置田畝合舊穀食俾贏三千令翔鳳鄉長顧泳之主之分溉戶五百人爲四隅人歲給穀六石隨荄葑之生則絕其種立管隅一人管隊二十人以轄之府縣丞以時督察有旨悉如請仍命提舉常平司董其事卽陶公山立煙波館天鏡亭郡人寶文閣學士史彌堅記

自此不薙葑者十六年幾無湖矣淳祐壬寅冬制守陳塏因歲稔農隙命制幹林元晉僉判石孝廣行買葑之策不差兵不調夫隨舟大小葑多寡聽其求售交葑給錢各有司存初至數百人已而棹舟裹糧至者日千餘可見遠近樂趨向也淘湖所收率以佐郡家支遣至此方全爲淘湖之用按曰自此不薙葑者以下皆後守續增

渠堰碶閘

宅山堰縣西南五十里先是四明山水注于江與海潮接鹹不可食不可溉田唐大和中鄞令王公元暐始疊石爲堰于兩山間闊四十二丈級三十有六治鑿灌之渠與江戧爲二唐亮閻黎有詩云戧斷寒流疊石基海潮從此作回期行人自

老青山路澗急水聲無絕時渠流入城市繚鄉村以漕以灌其利甚溥故隄防濬導歲以爲常提刑程覃攝守買田收租以給經費詳載郡志

仲夏堰縣西南四十里唐大和元年刺史于季友於四明山下開鑿河渠引山水流入諸港置堰蓄之溉田數千頃

西渡堰縣西二十里

北渡堰縣南二十五里

北浦堰縣西北二里

長塘堰縣南二十五里江河夾岸爲塘延袤百餘丈俗

呼爲百丈堰當風潮之衝禦河流之洄以故累築累
敗役戶坐是蕩產者什七八里士黃堂相地勢謂河
泊本爲溉塘下之田然不可與水爭地乃以田易鄧
橋廣福院田鑿爲渠環之以接舊河之洄使仍可溉
塘下之田於河洄鄰江之地各捐半里許於其外爲
堰二以殺水勢舊塘遂堅壯民病始蘇至今賴之
上河堰下河堰縣南三十里乃鄞塘鄉姜山之前上下
河之隄也上河則白杜橫溪山源注之與東錢湖水
通下河則鋼盆浦有堰常浦進林有碶碶通奉化江
湖雨潦則江湖接之二河漲水相迎故堰善敗行者

居者皆謂二堰各遷入十餘丈則依山之麓易于隄
防且得白杜橫溪之源回環舊河中舊河今爲下河徙堰則爲上河矣可溉田五六百畝而得常稔亦無妨他鄉水利居人欲徙未能也
爐頭堰縣南二十五里
鋼盆浦堰縣南一十五里
鄭家堰縣南城外半里
道士堰縣東城外半里
林家堰縣東五里
倪家堰縣東半里
鄞家堰縣西北十五里
鍋浦堰縣南五十里
湧水閘縣西二十里西門外花園側甬東林家道頭錢家道頭皆有閘今多湮塞
行春橋光同鄉四十三甲俗名南石碶
碧浪碶光同鄉四十一甲又名下水碶
烏金碶句章鄉鎮甲又名上水碶嘉定辛巳泉使葛端申朝省降度牒再修
回江東西兩碶陽堂鄉六甲

蕭皐碶手界鄉二十甲
貝則碶手界鄉二十二甲
歎碶豐樂鄉二十三甲
東周碶豐樂鄉二十五甲
古塘碶豐樂鄉二十五甲
樟木碶鄞塘鄉二十八甲
練木碶鄞塘鄉三十甲
史家碶鄞塘鄉三十三甲
鵲巢碶手界鄉鎮甲今廢爲田
茅針碶鄞塘鄉
荻埭碶手界鄉二十一甲邑簿黃宁掛於點畫

右堰碶舉其潴水之大者其餘不及盡記沿江皆堰一壞則渠水洩而海潮入皆所當謹也

江東碶閘縣東城外半里淳祐二年祕閣修撰陳塏守郡日據士民白劄子本府江東米行河舊有碶閘隨時啓閉內通東湖水脈外障大江潮汛沿河兩岸各有古來石礎四五十年以來兩岸居民節次跨河造棚汙穢窒塞如溝渠然水無所洩氣息蒸薰過者掩鼻數內余家橋夾家橋低塌河面舟不可通不惟有妨民旅運載兼父老流傳謂此河通塞于四明風水最有關係乞行開浚復還古蹟仍乞增高兩橋以通

舟楫本府遂具申沿海制置使司差委路分權帳前水軍統領傅端倘修武本府司法馮喜孫迪功同共相視告示侵占古河起造浮棚之家日下自行除拆斟酌多寡關支官錢俵散尋據所委官申竝已拆除浮棚取見元來石礎訖本司遂差撥水軍開浚河道搬去瓦礫徹障蔽以見天日之清明蕩汙穢以通江湖之脈絡邦人無不稱快于是重修浦口疏水二閘改造浦東橋原名余家橋　澄波橋原名夾家橋　各增高二尺于浦口橋北拽直淘河閘官舍三小閘差不釐務使臣一員專一監臨啓閉每月添給官會一十貫文江東寨撥水軍二名役使每月各添支官會三貫文又置鉤鋤鍬鑱之屬具載板榜再差官打量自浦口橋河道南北兩岸闊狹丈尺從制置使司置立石碑閘官舍內久遠參照開具下項

浦口橋下闊一丈　一尺
浦口閘外闊一丈　一尺
浦東橋下西闊一丈二尺五寸　東闊一丈三尺六寸
澄波橋下西闊二丈三寸　東闊一丈六尺
米行橋下西闊一丈三尺八寸東闊一丈四尺○按日原本脫米行橋下條而以米行橋下丈尺誤作澄波橋下丈尺今據嘉靖志及敬止錄所引補正

疏水閘裏闊一丈　四尺
胡家橋下闊一丈五尺五寸
眞君廟橋下闊二丈六尺七寸
眞君廟橋東至棲心寺橋一帶竝係大河

以上自浦口橋打量至眞君廟橋河道東西通長二百丈三尺七寸竝係浙尺

保豐碶縣北城外半里西管支港受它山林村雨路之水滿則洩之江若行春積瀆烏金石塘諸碶皆斷以洩西管水也行春積瀆烏金相距不過數里惟石塘碶回環而北三十里間無一碶可以洩水每遇霖潦

往往匯于城下反藉城中三喉傳送三喉穴城爲水道僅通一綫所洩能幾此保豐碶之不可不復也先是淳祐辛丑余參政天錫典鄉郡已有意經營不便者怵以風水之說明年郡守陳塏講究水利邦人具言保豐與廢關鄉里豐歉卽拉西倅尤煓南倅趙體要路分傅端倘僉判石孝廣知縣謝琳親至地所相攸乃知故基爲碶旁居民李沈二家冒占爲屋爲蔬畦下其事于都廳索兩家契據原無所憑但云祖父以來相承有此具伏侵冒于是親督壕寨引繩度地碶所不用者捐以予之且厚所犒然此地本樓店務

所有原非二家之物詢之父老俗訛爲寶峰意當時藉此碶之利則豐年可保第圖志不載不知廢在何時今始正名已申朝省照會爲閘兩間立石柱三造板橋于浦口以便行往是役也物聽匠石承攬先給本錢工以水軍別廂生券民不知而事已集標識歲月見于雙柱石扁

大石橋碶縣東城外一里童育兩山之水本自此入江歲久湮塞亦圖志之所不載淳祐二年郡守陳塏親訪古蹟得斷石沙磧中此地艮是遂卽橋下作平水石堰而於浦口置閘立橋內可以洩水外可以捍潮

碶閘之設必啓閉得宜則澇有所洩旱有所蓄水常爲吾之利其或當啓而閉當閉而啓則害亦如之四明前此水患甚至民居沈竈禾稼生耳者無他惜水太過諸碶不盡放故也淳祐二年夏淫雨不止兩月餘人人皆憂無可救療一飽壞于垂成矣郡守陳塏謂旱澇豐歉在天者固不可必若人事所當修豈容不盡其力遂置平水尺朝夕度水增減以爲啓閉地形高下不等而水之淺深亦然大概郡城河濱之水常以三尺爲平餘可類推過平以上則當洩中閒數夕暴雨水驟長至四尺有

奇守夜聽雨聲日視水則時當啓閘率分遣官吏四出斟酌尺寸爲放水分數亦或盡板一決城中三喉晝夜使之通流是年雖積潦穀粟蔬果一無所傷歲以稔告所以然者常年放水田氓告之都保都保告之縣縣告之郡往復行移動是旬日水之溢者已墾稻之浸者已芽今州郡一聞雨驟水汎不待都保縣道申到放閘之人已遣行矣防患未然所宜書以示後丞相鄭申公手書附見于此○清之按閘憂國惟切年豐之願況鄉邦乎日者未秋而潦每見賢邦伯開水利于先疏水患于後皇皇汲汲如救頭然人始疑其迂而終服其制獨拙者之見以爲人力足以奪天造然不期應齊之速如此昨出郊見穫稻之田

鼈坼無塗足之累晚稻之田魚游無涸轍之虞村春晦鍰手額歎咏爲之寢飯俱適茲蒙寵示鄞志紀載風簷快讀喜見須眉矧碶閘之名雖生長是邦者猶不能悉今名稱處所及蓄洩啓閉一覽可周既收目前之效復垂後日之規詞簡事備利害竝列可謂深切著明矣近世官治所尚凡有施置必爲豐碑羨語采圖華編以詫耀耳目今以事實係之郡譜使來者有攷焉非心誠求之不及此尤用欽服云云

迴沙閘初刱於淳祐二年秋其地則它山堰之吳家橋也慶元三面皆江潮汐上下一郡七鄉以飲以溉者它山之水而已其源自越之姚虞剡歷分水嶺石壇龔村大小皎至它山號大溪自堰而下爲江堰之上旁爲小溪分注七鄉入于城今日月湖運河閶治池沼渟涵如璧縈紆如帶者皆是水也大小溪而上夾岸皆沙雨則與水俱下江以堰限沙不能越故併聚于小溪水爲不流井泉斥鹵農田失溉民甚苦之歲至三四淘費緡錢數萬已復壅塞如初脫遇暴漲沙自西岸入其壅尤甚堰上下級皆三十六其上沙沒盡下不沒者五六知府制置祕撰少卿陳公塏來訪民瘼知沙爲害一日率僚屬親往以求其策顧謂制幕林君元晉曰西岸廣袤雖未易圖由小溪而入者尙可施人力與其淘于既積不若遏於未至水輕清居上沙重濁居下將建閘於小溪之衝水溢則閉平則啓沙溢于外去之差易未幾溪上寓公新廬陵魏守峴書來述鄉氓意與公合稽于衆卜于善政侯又合議乃決因屬魏侯總其事新進士安君劉佐之文移書擬屬之林君秋毫無擾庀役六十日無日不晴訖役始雨溪谷之民觀者如堵閘三間版皆七中間常留一版俾上可通舟水涸則去東西閘常留兩版餘分置看守人許亞一等家水泛則不拘早夜集衆力急下版相水高下版隨以增減常令水自上入溪沙隔于外水平去版通舟如故閘外沙積稍多卽仰措置水利劉湜等申府切待支錢米差官吏前去雇

人監淘舊有淘沙田歲收六十餘石寄椿常平倉董工使臣劉湜家小溪素管它山水利今責以措置除制司月支十七界官會十五千外更月給米一斗許亞一等兄弟子姪八人居閘旁應募司啓閉月共給米一斛如有更替則改畀承替人已約束守閘人不許啓閉時邀求舟人錢物除水溢下版外平時不許多留閘版故妨船筏往來安頓閘版之家不許作踐移用損失再照它山堰昔爲鄉民勢家船筏自堰下江致損堰石最爲利害自祕閣陳公下車立賞五百千禁戢無敢犯者已再申嚴有違此令許諸色人陳

告卽先支上項賞錢仍許執照船筏就行給付凡前項各約束之事竝載石碑植于閘所開記林君所撰

云（按旧自江東碶閘條至此悉皆後守續增）

橋梁

東津浮橋靈橋門外唐長慶三年刺史應彪置凡十六舟亘板其上長五十五丈闊一丈四尺初置于東渡門外江闊水駛不克成乃徙今地方經始時雲中有形如虹映其上衆咸異之初名橋曰靈現又曰靈建以此也太和三年刺史李公文饒僖昭開刺史黃公晟皇朝開寶中守錢公億乾道中守張公津慶元中守林公大中嘉泰元年守陳公杞嘉定四年守程公準六年提刑程公覃攝守十六年守趙公師邕皆乘其圮而新之寶慶二年守胡公榘謂民已病涉凡負橋之舟亘舟之板維舟之纜繫纜之柱皆一新之凡修置皆有記今逸其碑惟會公從龍史公彌堅樓校本

堅二記在焉

淳祐二年壬寅秋十月圮于颶風制守陳公塏又新之蓋自長慶迄于今凡幾建鳩工輯材取辦屬邑僑戍貫以巨纜矴于深淵風濤乘之脫落無策聽其自壞新造則經年不可辦公喟然顧僚屬曰以經營之不易聽蜚廉之肆暴可乎吾昔游淮漢聞有竝五六十舟而可收于指顧之頃者盍思其計往往一歲颶作有時六月既望迄九月既望間一見之閒暇則聯絡通往來此時則卷而藏之取水軍腳船四濟行者庶乎可久衆懽然曰令簡而易行橋可壽矣命幹幕林元晉路分傅崧倫董其槩無事交移聽民就役厥材孔良閱四月事就揭其約于靈濟庵俾後來有攷焉○（按旧淳祐二年以下後守續增）

慶豐橋舊名望雲在望京門外紹聖四年建乾道四年守張津重建

新石橋南門外寶慶三年守胡榘建

澄波橋靈橋門外

浦東橋靈橋門外

白鶴橋縣東七里紹聖二年建

盛店橋縣東十里元符元年建

回江碶石橋縣東二十五里熙寧元年建

張村石橋縣東三十里紹聖元年建

翻石橋縣東南三十里熙寧元年建

馬湖橋縣西南五十里元祐三年建

小溪江橋縣南五十里元豐元年建長二十有八丈闊二丈四尺而爲屋于其上紹興十五年邑人朱世彌世則重建

唐昌言爲之記

仲夏橋古有大橋徑趨小溪宣和中斷之以防寇一方病涉商旅以紹紹興八年通判舒國佐率鄉豪

重建定其址而未遂鎮官游彥忠成之莊漢英張允明莊椿輸財鳩工柱板皆以石縱一百六十尺衡十有二尺費緡錢二千有奇經始于十四年之八月落成于次年之仲夏吳秉彝記

北渡橋縣南三十里熙寧元年建

趙家橋縣南二里元符元年建

林村市盤橋縣西五十里熙寧初建乾道六年監務范淮率鄉人易木以石舊橋圮于水乾道六年監務范淮率鄉人疊石爲之開封姜模記名以抑洪流花橋

沈店橋縣南七里元符三年建

洞橋二橋在林村

望春橋縣西十里元符元年建紹興中重建今改慶寶橋

高橋縣西二十里紹興中重建

夏家橋縣南五里元符三年建

周賣魚橋

賣蓆橋

大河橋四橋皆在縣東

拗水橋

宋招橋縣東十里　朱家橋縣東十二里
橫石橋縣東十二里隸手界鄉　鄧山橋縣東二十五里
河渡
桃花渡即東渡　西江渡即西渡
銅盞番石渡
周蘇渡　俞公李家渡以上各以人戶貫撰

敘產已見郡志

新校

山 大梅山
水 東錢湖

張僧繇圖龍張上脫禹祠之梁四字
田租浸移用移下脫他字

〈寶慶十二　三七〉

堨 渾水閘

縣西二十里十字街

煙嶼樓校本

四明志卷第十二

鄞　徐時棟校刊

四明志卷第十三

宋元四明六志第二十五

宋　羅濬　等　撰

鄞縣志卷第二

敍賦

鄉村

武康鄉在府城下管小江里
東安鄉在府城下管白壇里
清道鄉在縣西管里一村二
橫山里
高橋村　沈店村

〈寶慶十三　一〉

煙嶼樓校本

萬齡老界鄉在縣東管里一村二
赤城里
盛店村　尚書村
萬齡手界鄉在縣東南管里一村二
赤城里
張村　鄧橋村
光同鄉在縣南管里一村二
清林里
北渡村　楪社村
桃源鄉在縣西管里一村二

石馬里

黃姑林村　林村

鄧塘鄉在縣南管里一村二

姜山里

姜山村　銅盆浦村

陽堂鄉在縣東管里一村二

太白里

寶幢村　東吳村

翔鳳鄉在縣東南管里一村一

滄門里

隱學村

豐樂鄉在縣東南管里一村二

石柱里

乾坑村　故干村

通遠鄉在縣西南管里一村一

李洪里

環村村名舊犯欽宗廟諱故改

句章鄉在縣南管里一村二

夕陽里

高橋村　市中村

鎮市

小溪鎮句章鄉唐曰光溪鎮　橫溪市豐樂鄉

林村市桃源鄉　甬東市萬齡鄉

下莊市　東吳市

小白市竝陽堂鄉　韓嶺市

下水市竝翔鳳鄉

田畝

田七十四萬六千二十九畝二角二十九步

地一十四萬九千五畝五十七步

山九十萬二千六十四畝三角四十七步

戶口

戶四萬一千六百一十七口六萬五千六百九十四

坊郭兩鄉戶五千三百二十一口九千二百八十三

外一十一鄉戶三萬六千二百九十六口五萬六千四百一十一

夏稅

絹二萬四百四十二匹一丈九尺一寸七分

正稅一萬六百二十五匹一丈九尺一寸七分

和買九千八百一十七匹

紬六千二百八十六匹一丈三尺七寸一分

正稅二千七百六十三匹一丈三尺七寸一分

和買三千五百二十三匹

綿四萬九千八百一十兩一錢二分七釐

折變

折帛錢

絹四千一百七十七匹計錢二萬七千七百六

十六貫五百文

正稅一千二百三十二匹計錢八千六百二

十四貫文

和買二千九百四十五匹計錢一萬九千一

百四十二貫五百文

紬三千九百六十匹計錢二萬六千三百一十

貫五百文

正稅一千一百四十一匹計錢七千九百八

十七貫文

和買二千八百一十九匹計錢一萬八千三

百二十三貫五百文

綿二萬五百五十五兩計錢八千二百二十二

貫文

折麥

絹二百六十匹一丈三尺

紬七十六匹二丈四尺五寸

綿一千三百八十四兩一錢九分

通科麥一千四百八十六石七斗七升八合

八勺一抄

正一千三百五十一石六斗一升七合一

勺

義倉一百三十五石一斗六升一合七勺

一抄

亭戶折鹽

絹二十二匹

紬二尺八寸八分

實催本色

絹一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匹二丈三尺五寸七分

比元額增九匹一丈七尺四寸

係人戶增產及填所虧紬數

紬二千二百四十九匹二丈四尺五寸虧六丈一尺八寸三

分入絹

內填納

綿二萬七千九百一十兩四分四釐比元額增二十九兩一錢

七釐係人戶

增產添納

秋稅

苗米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一石八升二合八勺

折變

糯米四千六百四十一石九斗七升折苗米四千七百二十一石九斗五升四合

亭戶折鹽五十八石九斗四升一合

實催本色三萬八千三百四十石一斗八升七合八勺

酒以寶慶三年爲準

小溪務係省場

本柄錢三千六百一十一貫六百八十文

糯米五百五十石每石三貫九百九十文計二千一百九十四貫五百文

麴麥一百三十石三斗九升六合五勺每石三貫六百文計四百六十九貫四百二十七文

夫食物料錢九百四十七貫七百五十三文

造麴三十七貫六百六文

造生煮酒四百七貫七百九十文

袋紬七匹九丈七尺九寸每匹四貫文計三十一貫九百一十五文

籠缸打竈一百五十一貫二百二十六文

官吏巡腳夫食廩費輕空滲漏三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六文

收息錢四千二百四十七貫一百七十文

諸司四千一百八貫三百三十八文

經總制司二千六百四十三貫一百八十八文

糴本司九百三十五貫四百七十四文

移用司五百二十九貫六百七十六文

本府一百三十八貫八百三十二文

糟錢一百一十一貫八百八十八文

諸司三十六貫七百九十六文

經總制司二十四貫八百九十八文

移用司一十一貫八百九十八文

本府七十五貫九十二文按曰諸本俱脫據敬止錄補

林村務係糴買場止錄補而錄中但開本柄總數其糯米麴麥夫食物料三項未經開列今以郡志總數除下莊象山二務外餘剩皆係林村務應得之數分項核計旁行補入惟糯米升斗袋紬匹數郡志本來錯誤不能核補耳

本柄錢八千一百三十四貫八十五文

糯米錢五千九十九貫二百二十文

麴麥二百九十八石一斗五升六合六勺每石三貫六百文計一千七十三貫三百六十四文

夫食物料錢一千九百六十一貫五百一文
造麵七十九貫七百六十九文
造生煑酒八百七十二貫七百二十一文
袋紬六十六貫四百九十九文
箍缸打竈一百五十五貫六百八十九文
官吏巡腳夫食廢費輕空滲漏七百八十六貫
八百二十二文
收息錢五千三百九十三貫五百文
諸司三千四百四十二貫二百九十一文
經總制七百二十貫
移用九十貫四百六十六文
正名寬剩一千五百一十一貫八百七十七文
五分淨利七百七十貫四百六十文
糴本三百四十九貫四百八十八文
本府一千九百五十一貫二百九文
糟錢二百八十三貫九百四十文納本府
下莊務係糴買場
本柄錢五千一百八十五貫七百六十三文
糯米七百七十一石五斗八升一合八勺每石三
貫九百九十文計三千七十八貫六百一十

二文
麵麥一百八十一石八斗六升四合二勺每石三
貫六百文計六百五十四貫七百一十一文
夫食物料錢一千四百五十二貫四百四十一文
造麵四十八貫六百五十三文
造生煑酒五百三十八貫八百七十五文
袋紬九匹五丈六尺二寸四分每匹四貫文計
三十八貫二百四十九文
箍缸打竈一百五十一貫六百四十文
官吏巡腳夫食廢費輕空滲漏六百七十五貫
二十四文
收息錢三千二十三貫九百九十一文
諸司一千七百一十三貫三十八文
經總制四百五十五貫七百文
移用三十三貫四百六十二文
正名寬剩七百二十九貫三百五十四文
五分淨利三百三十九貫二百四十文
糴本一百五十五貫二百八十二文
本府一千三百一十貫九百五十三文
糟錢一百六十四貫六百二十文納本府

人戶買撲坊場二十九處

韓嶚坊　天童坊
東吳坊　下水坊
屯埭坊　大嵩坊
富浦坊以上竝陽堂鄉　鹽場坊
管江坊　上水坊
韓嶺坊　隱學坊
單步坊　平水坊以上竝翔鳳鄉
青山坊　張村坊
鄧橋坊　鄭灣坊以上竝手界鄉

道陳坊　橫溪坊
張濠坊　板弄坊以上竝豐樂鄉
甲村坊　鄞塘坊
石支坊　善訓坊
新塘坊　大狄坊
茆山坊以上竝鄞塘鄉

歲額淨息錢四千七百一十七貫四百九十七文

常平司三千六百二十一貫三百八十一文

本府一千九十六貫一百一十六文外有北渡店店歲納本府錢一百三十六貫文不在此數元係小溪子

商稅以寶慶元年爲準

小溪場舊有管建甯子鋪慶元元年別解發本府錢二百六十貫文不理本場課額後因民訟消臺行下罷去

歲額錢一千三百貫文

諸司六百六十九貫九百九十五文

經總制三百九百九十七文

羅本三百五十九貫九百九十八文

本府六百三十貫五文內除諸司合得頭子錢三十三貫四百九文實收五百九十六貫五百九十六文

石碶場

歲額錢三千八百貫文

諸司一千九百五十八貫四百四十四文

經總制九百六貫一百四十六文

羅本一千五十二貫二百九十八文

本府一千八百四十一貫五百五十六文內除諸司合得頭子錢九十六貫九百五十文實收一千七百四十四貫六百六文

寶幢場

歲額錢一千八百貫文

諸司九百二十七貫六百八十五文
經總制四百二十九貫二百三十文
糴本四百九十八貫四百五十五文
本府八百七十二貫三百一十五文內除諸司合
得頭子錢四十六貫二百四十文實收八百
二十六貫七十五文
橫溪大嵩二稅場慶元四年守鄭興裔奏罷詳見郡志
雜賦
免役錢兩料共二萬四千八百二十五貫八百三十文
縣吏支六千四百五十貫九百三十八文

本府四千八百八十四貫文解發減省人吏錢在京
官員雇錢及支府吏錢
並在
內
經總制司一萬二千四百九十貫七百六十四文
官戶不減半一千貫一百二十八文
茶租錢二百三十九貫八十五文
水腳錢一千五百五十七貫四百七十五文
河塗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貫八百四十八文
租塲錢六百八十七貫一百八十文
房廊錢二十一貫四十八文
河渡錢四百六十七貫一十三文常平
司

鹽
大嵩場額二千六百八十袋五石六斗四合
敍兵
弓手
尉司八十五人
土軍
大嵩寨二百人
敍人見郡志
敍祠
神廟

東岳行宮縣東三十二里阿育王山相近
忠嘉威烈惠濟廣靈王行廟城外甬東廂卽鮑郎廟也
又有顯跡廟在縣東南三十里青山下乃鮑王冢墓
之所
鬼谷先生祠在縣之東六十里太白山南滄幕水簾洞
幽深閴寂人跡罕到夏侯曾先地志云鬼谷子廟三
面連山前有清溪之水泉源不竭山崖重疊雲霧蔽
虧晉郭璞曾到有游山詩曰清溪千餘仞中有一道
士雲生梁棟間風吹窗牖裏借問此阿誰云是鬼谷
子卽此祠也或云此峽州清溪鬼谷祠詩又有一祠在縣東三十

里

淵靈廟阿育王山廣利寺環廟有聖井七自東晉時已著靈異中井有二鰕其一金線自腦達于尾其一每見光耀折花引之則雙紅蟹或二蝦前導而後出焉錢武肅王以歲旱命九華長老十善大德與匿中所謂五叔太尉者同迎置錢塘之南塔寺山間鑿石爲井立亭其上以效聖井而鄞山井中二鰕游泳自若井前有亭榜曰應現康憲錢公嘗爲旱用紫羅帕布井中蟹先入靈鰕後隨以銀缸貯沙泉養之置道場中復有天花散漫之瑞僧統贊寧嘗著護塔靈鰕菩

薩傳邦人禱雨必卽之皇朝元祐元年賜額乾道二年守趙伯圭禱雨有應知鄞縣事李柄記于石或云又有二井在山絕頂險峻不可至

靈波廟縣西廣德湖望春山卽白龍祠也

白龍王廟縣西二十里靈波之別廟也

石碶廟縣西四十里碶有靈鰕能興雲雨

古施廟縣西南四十里

秋浦廟縣西南四十里

殷浦廟縣西南三十五里

遺德廟縣西南四十里它山堰旁唐大和中鄞令王元暐築堰捍水入小江溯灌溉甚溥詳見郡志敘水民德而祠之封善政侯皇朝咸平四年廟重修蘇爲記之乾道四年七月八日賜額縣宰楊布書守張津所立也

嘉澤廟東錢湖青山下唐天寶中令陸南金皇朝天禧中守李夷庚皆濬湖興利民德之故合祠焉水潦旱蝗有禱必應嘉定二年有旨賜廟額李侯又有祠堂在天童山景德禪寺千佛閣之東

豐惠廟廣德湖之望春山政和七年樓异守鄉郡墾湖爲田人爲立祠其孫鑰參知政事追封太師嘉定二年府以士民之請上于朝十一月二十一日有旨賜

廟額劄送參政府

宮觀

蓬萊觀縣西廣德湖之望春山先是白龍祠之側有道堂立郡守樓异生祠有道士奉香火紹興十三年請

象山廢觀爲額

壽聖觀阿育王山前大觀間道士梁守清始建東岳行宮嘉泰元年道士胡抱一請紹興府餘姚縣廣福廢觀改今額

雲濤觀它山堰旁嘉定十二年賜額

顯忠旌德觀淸修悟眞觀太淸悟眞成道宮並在大慈

山今丞相史魯公母齊越國夫人葬于山中有旨賜額勑建爲功德所

寺院

禪院二十二

阿育王山廣利寺縣東三十里晉義熙元年建梁武帝賜阿育王額皇朝大中祥符元年賜名廣利大覺禪師懷璉居之法席鼎盛名聞天下皇祐二年懷璉入居東京淨因禪院仁宗皇帝召對化成殿因賜食禁中授以御製釋典頌十四篇幷提綱語句治平三年英宗皇帝內降劄子許歸本寺熙寧三年迺建宸奎

閣奉藏所賜御書軸五十有五扁三且被旨歲度僧一人知杭州蘇軾撰閣記謂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常以藉口然漢明以察爲明梁武以弱爲仁皆緣名失實去佛甚遠仁宗皇帝未嘗廣度僧尼崇修寺院干戈斧質未嘗有所私貸而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高宗皇帝訪求祖宗宸翰僧淨曇以所藏來上上賞其卷軸之豐謢持有道深嘉蘇軾之記念宸奎之閣且虛復以賜之命置田一千二百五十畝食其徒時紹興三年也僧德光舊居靈隱孝宗皇帝嘗召對洎來尸院事以所賜金成高宗皇帝聖意歲收新穀五千石淳熙七年十一月三日復被旨召對便殿問佛法大意御書聖語及御製頌及妙聖之殿四大字以賜之錫號佛照禪師放還山九年復召對紹熙庚戌癸丑兩召對重華宮宣宗皇帝又御書孤雲及六殊勝地與佛照庵字賜僧道權于是宸奎所藏益富矣寺有釋迦如來眞身舍利塔內有一角金鐘舍利在焉高宗皇帝御書賜號曰佛頂光明之塔淳熙二年嘗宣取至禁庭至今歲爲禮塔會遐邇畢集寺東北半山間有佛左足迹入石內二寸餘距寺一二里傳者謂迦

葉佛之跡循佛跡而上有東塔院卽劉薩訶所禮舍利塔湧出之處西塔院去寺五十步其塔唐明皇時建也道宣感通傳云晉太康二年幷州離石人劉薩訶生業弋獵因病死而復蘇云在冥中見一梵僧語之曰汝罪深重應墮惡道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竝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禮懺當免斯苦薩訶更生乃祝髮爲僧更名惠達東詣鄮縣人烏石裏結茅以寓徧訪海涘名山忽一夜聞土下鐘聲卽標識其處越三日見梵僧七人行道空中地形如湧爲方壇衆神光照映因掘土求之得一石函中有舍利寶塔六僧騰空而去一僧化爲烏石因以名裏焉又按會稽記云晉相王導初渡江有道人神采不凡自言來從海上告導曰昔與阿育王同遊鄮縣安眞身舍利塔阿育王與眞人捧塔飛行虛空入海諸弟子攀引不及一時俱墮化爲烏石如人形名僧傳云昔有神人捧塔飛行海上弟子中有未得道者墮地化爲烏石猶作人形上有袈裟文至今村名塔噴裏名烏石今烏石在寺前數里屬鄮縣

與相去又十五六里屬定海謂東塔院爲舍利湧出之處其說不同皆忘言也姑兩存之　寺東二里有無相庵本大慧禪師宗杲退歸之地隆興二年僧宗靖捨貂瑞而披田相衣奏請得庵額皇子恭王爲之書本寺常住田三千八百九十五畝山一萬二千五十畝

天童山景德寺縣東六十里晉永康中僧義興誅茆縛屋山閒有童子來給薪水後既有衆遂辭去曰吾太白一辰上帝以師篤道行遣侍左右語訖不見故稱義興者曰太白禪師寺經兵火唐開元二十年僧法璿按圖記披榛莽得故迹建精舍于山麓之東祕書省正字萬齊融造多寶塔于西南隅峭拔數仞舊志云法璿居此日誦蓮經感天童聳雲升降捧天食來供師夜遶塔行道人遙見師身與塔之相輪等白衣范的備述其事所謂太白禪師至德中僧宗弼徙寺于太者也今攷此寺碑無此說

白峯下乾元初相國第五琦奏以天童玲瓏巖爲寺名繼而僧清閑創建食堂成通十年更寺名曰天壽皇朝景德四年賜今額紹興初宏智禪師正覺撤寺而新之層樓傑閣倍蓰于前淳熙五年孝宗皇帝親灑宸翰書太白名山賜僧了朴十六年僧懷敞來主寺欲建千佛閣摹畫甚廣先是日本國僧榮西從歛遊輒辭歸致百圍之木泛鯨波以至經始于紹熙四年之季秋歷三載始就梵宇宏麗遂甲東南寺之側有虎跑泉相傳謂舊苦無水虎蹴地而泉乃湧出寺之前古松夾道二十里大中祥符閒僧子凝所植也舊志云唐僧曇德清閟所植考寺之植松記殊不然而松亦非唐松本寺常住田三千二百八十四畝山一萬八千九百五十畝

大梅山護聖院縣東南七十里唐貞元中法常禪師始誅茅結庵開成元年建寺名曰上禪定會昌閒廢大中閒復建名觀音禪院柳公權書其額至皇朝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乾興元年僧道嵓重建院大梅山漢梅子眞舊隱也法常禪師者襄陽人姓鄭氏幼從師于荆州玉泉寺初參大寂禪師問如何是佛大寂云卽心是佛法常卽大悟去而結庵此山適鹽官會下有一僧人入山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曰和尚在此山多少時法常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什麼處去法常曰隨流去僧歸告鹽官鹽官令僧邀之法常作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鄧人那得苦追尋大寂聞法常住山乃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師得箇什麼便住此山法常云馬師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法常云作麼生別僧云近

日又道非心非佛法常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卽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云大衆梅子熟也法常又有詩云一池荷葉衣無盡幾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更移茅舍入深居今寺中有梅熟堂有荷衣沼見存傳燈錄所載如此舊志云法常禪師初領千衆住持每云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惟嚼白墻餅子不同衆僧之餐山閒患無水乃感象眠爲池虎跑爲泉今象齒猶存據此說則寺乃法常所建也與傳燈錄所謂入山惟恐不深者不同且舊志云開成元年建寺上距諟茆結庵之時已三十餘載矣豈法常初雖避人而來者日衆乃建寺以容之遂至滿千乎姑兩存之以俟知者常住田一百七十二畝山二萬五千四十畝

大梅山保福院縣東南七十里唐貞元十二年建號北蘭院大中元年改報國仙居院皇朝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與護聖禪院同踞一山也淳熙十六年僧行源重建適齋汪大猷記常住田七百二十五畝山二萬五千四十二畝

仗錫山延聖院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唐龍紀元年建皇朝寶元二年賜額常住田五百五十六畝山二萬二千畝

金峨山眞相院縣東南八十里舊號羅漢院唐大厤元年建皇朝治平元年賜今額常住田三百三十二畝山四千二百二十畝

金文山惠照院縣東南七十里舊號金文懺院唐乾寧二年建皇朝治平元年賜今額常住田二百七十畝山二千三百三十畝

五峯山崇福院縣東南五十里舊號五峯院晉天福六年建皇朝大中祥符三年賜額常住田二百七十畝山六百八十畝

東山福昌院縣東南四十里舊號東山安墅院唐大順二年建皇朝政和元年賜今額常住田四百三十五畝山一千一百二十畝

跐跨山跐音辭跨音科崇果院縣東五十五里晉開運二年建皇朝大中祥符三年賜今額常住田一百八十六畝山一千一百二十畝

普淨院縣西南七十里舊號頂峯庵皇朝建隆二年建大中祥符三年賜今額常住田二百九畝山二千四百一十畝

四明院縣南二十五里舊號鄞水院唐天復元年建皇朝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常住田二百八十九畝山無

白雲延祥院縣東南八十里皇朝乾德五年建大中祥

符三年賜額常住田六十畝山四千四百四畝
法忍院縣西南六十里舊號定光院唐咸通元年建皇
朝治平二年賜今額常住田二百畝山二千一百畝
西延慶院縣南四十里舊號永福院唐中和六年建常
住田一百一十畝山無
接待彰聖院常住無
翠巖山移忠資福寺縣西南七十里舊號翠巖境明院
唐乾寧元年建皇朝大中祥符元年賜名寶積禪院
嘉泰四年張參政府請院爲功德寺賜今額常住田
一千一百二十九畝山二千二百九十六畝

報忠福善院縣西南七十里舊號峒山院唐光啓二年
建皇朝大中祥符元年賜名彰聖本甲乙徒弟院乾
道四年改充十方禪院踞峒山東南支衆峯環合狀
若芙蓉嘉定二年樓參政府請爲功德院賜今額常
住田三百四十二畝山九千八百畝
佛隴山積慶顯親院縣東六十里唐咸通十三年建皇
朝治平元年賜名保安慶元六年充恭淑皇后宅齋
王府功德院常住田二百八十畝山一千二十七畝
報國院常住田二十畝山無
敕忠報國寺大慈山史丞相府功德寺
妙智院大慈山史丞相府功德院
教院二十四
資教院縣西四十里舊號廣德院周顯德元年建皇朝
治平元年賜今額常住田三百五十五畝山九百十
六畝
悟眞院縣東南五十里漢乾祐二年建皇朝治平元年
賜額常住田二百二十二畝山四百四畝
栖眞寺縣南六十里隱學山唐建中二年建號隱學寺
皇朝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寺有放生池見碑記田
二百一畝山六百八十一畝

惠光院縣西南四十里唐咸通八年建名小江皇朝大
中祥符三年賜今額院嘗有妖僧塑神像納老烏于
其腹以術呪之使爲禍福于人而邀利民之有災患
不禱其神則不宣乾道中守張津知之追妖僧至庭
下具得奸狀遣吏剖其像果有死烏杖其僧而逐之
民以安息常住田一百三十畝山無
治平院縣南三十里後唐清泰二年建名保豐皇朝治
平元年賜今額常住田二百九十畝山無
廣壽寺縣東五里周廣順元年建號崇慶院皇朝慶曆
七年賜今額常住田八十七畝山無

廣嚴院縣東四里舊號華嚴院晉開運元年建皇朝治平二年賜今額常住田一百二十畝山無

布金院縣西南三十里皇朝寶元二年建治平二年賜今額常住田一百七十三畝山無

海惠院縣南三十里舊號廣利以院之祖師廣利大師得名皇朝治平二年賜今額常住田一百五十六畝山無

興教院縣南五十里舊號小溪與福院唐咸通八年建皇朝治平元年賜今額常住田六十六畝山無

普和院縣西南五十五里漢乾祐二年建名靈影皇朝

慶厥七年賜今額常住田九十九畝山無

圓通院縣南三十五里唐天祐十年建名東林皇朝治平二年賜今額田一百八十三畝山無

鄧橋廣福院縣東南二十里皇朝天聖四年建賜名壽聖紹興三十二年改賜今額田一百一畝山無

普安院縣南五十里梁乾化二年建名茆山皇朝治平元年賜今額田一百九畝山無

明心院縣南三十五里晉天福五年建名厲山皇朝治平二年賜今額常住田一百一十畝山無

慧燈院縣東南二十五里舊號朱村皇朝建隆二年建治平二年改賜今額常住田一百一十三畝山無

福聖院縣東南四十里舊號東山塔院皇朝乾德四年建治平元年改賜今額常住田七十九畝山二百三十四畝

清修院縣西南八十里舊號清涼院皇朝乾德二年建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常住田八十三畝山二千畝

普照院縣南七里舊號明福院皇朝乾德二年建治平二年改賜今額常住田八十七畝山無

辯利寺皇朝端拱中建今爲史丞相府功德寺常住田八十畝山三百五畝

慈悲普濟寺東錢湖月波山下淳熙五年史越王請額建置常住田一百畝山二十畝

普光院常住田二十畝山一百五畝

敕忠報國院常住田五十畝山一百畝

寶華寺大慈山史丞相府功德寺

十方律院八

寶嚴院縣西南五十五里舊號孝義院唐元和十二年建皇朝大中祥符六年賜今額常住田二百二十畝山八百畝

廣修院縣東六十五里晉天福五年建皇朝大中祥符

元年賜額常住田一百三十畝山一千二百畝

菩提廣福院縣東南八十五里唐乾符六年建皇朝大中祥符三年賜額常住田四十六畝山三千畝

禪巖院縣西南八十里唐貞元元年建常住田五十四畝山無

慈雲院縣南三十里漢乾祐二年建名李浦皇朝治平二年賜今額常住田六十六畝山無

法雲院縣東七里皇朝乾德六年建號甬東浴院治平二年賜今額常住田一百八十畝山無

多福院縣東五里皇朝乾德三年建治平元年賜今額

常住田三十二畝山無

悟空院大慈山史丞相府功德院

甲乙律院三十六

崇壽寺縣東五里舊號東津禪院唐大中十二年分寧令任景求舍宅建請心鏡大師居之師姓朱既居于此會刻寇裘甫轉掠四明有衆數萬縱兵入寺師燕坐禪定神色不動賊衆愕眙悔過作禮倒戈而退咸通二年寇平郡奏其事請以楗心名寺旌師之德宰相裴休捴帛書扁七年師化謂其弟子曰後三年當焚我室于天童山忽一日異香發聞弟子相謂曰師有遺言今三載矣異香其啓我乎乃發龕茶毗之然如生獲舍利數千顆丹翠交輝勅諡心鏡塔名壽相天童亦有舍利塔焉刺史崔琪狀其行于碑皇朝大中祥符元年賜今寺額政和八年四月七日御筆以有常住莊產寺院改建神霄玉清萬壽宮州以寺充焉久之復舊田一百七十畝山無

延福院縣東南二十里唐大中十三年建名天王皇朝治平元年賜今額院有天王像堂之前有靈鰻井遇歲旱祈雨輒應常住田三百八十三畝山無

資聖院縣東北一里半舊號漁浦門外院皇朝太平興

國二年建天禧四年賜今額常住田五十畝山無

寶林院縣南三十五里舊號報國西林院晉開運三年建皇朝治平元年賜今額常住田八十八畝山無

延壽王廣福院縣東南六十里舊號延壽王院晉天福二年建皇朝熙寧元年增壽聖二字紹興三十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二百六十二畝山三千一百二十一畝

禪寂院縣東南三十五里皇朝雍熙二年建治平元年賜額常住田一百九十九畝山三百二十畝

尊教院縣東南四十里晉天福三年建名慧日皇朝治

平元年賜今額常住田八十八畝山三百八畝

能仁院縣西南十里皇朝乾德中建號惠安院咸平六年改承天院政和七年五月御筆改今額俗呼爲南承天常住田二百六十七畝山無

聖壽寺縣西南六十里唐咸通五年建皇朝太平興國三年賜今額常住田三百六十七畝山無

法慈院縣西南七十里舊號鳳山院唐咸通七年建皇朝治平三年賜今額常住田八十畝山無

崇法院縣南五里舊號焚化院皇朝乾德五年建大中祥符三年賜今額常住田一百二十九畝山無

大悲院縣東十五里舊爲金蓮庵上橋林氏所建存留院也院有千手眼大悲觀音像常住田六十七畝山無

天壽院縣西南六十里舊號天井院皇朝建隆元年建治平元年改賜今額按周緜天壽院記云四明山西南諸峯惟灌頂定光爲最高旁有瀑布瀉于兩山萬疊之間其下有三井渟然澄深清澈見底是爲天井歲旱禱于井隨求而應有金線蜥蜴之狀出而赴感興雲雷霈甘澤爲一方千里之惠而年穀用登初僧有道凝者來自福唐建屋百楹于井上鄉人遂以天井院名之乞于朝而得賜額也常住田二百三十畝山一千畝

惠安院縣東四十里晉天福三年建皇朝大中祥符三年賜額常住田三百九十八畝山一千七百畝

普寧院縣西南五十里舊號天王院唐咸通十三年建皇朝大中祥符三年賜今額常住田一百畝山無

空相院縣西南七十里舊號四明保安院晉開運二年建皇朝治平二年賜今額常住田七十畝山無

方廣院縣西南五十里舊號泗州院唐咸通十一年建皇朝治平二年賜今額常住田一百七畝山無

國寧寺縣西十五里皇朝大觀二年建賜額常住田四十畝山無

妙智院縣西南七十里舊號觀音庵漢乾祐二年建皇朝治平元年賜今額常住田一百畝山無

慈福院縣東三十里舊號盛店保安院周顯德二年建皇朝治平元年賜今額常住田一百一十畝山無院舊有全師者年六十餘日誦妙法蓮華經三十餘年如一日以部計之萬五千矣世目之爲全法華淨照禪師臻公既詩之士大夫從而和者甚衆最後黃山谷一詩有云攝意持經盡劫灰人間處處妙蓮開他時誦滿三萬部卻覓曹溪一句來其徒梵容以告大理寺薄徐耘將盡刻諸石耘因言朝廷名卿館閣英俊下至布衣之士有以好學稱天下號爲博極羣書未有精專如全者也今之名進士業經而登科者視經

猶祭後豭狗往往堆積架上撥棄案邊泯然不復經目矣或曰吾經已明不必讀或實不明不能讀或酤聲利不暇讀此三讀者豈不槐全哉

慈恩院縣西南九十里舊號小溪松巖院晉天福九年建皇朝治平二年十月賜今額常住田一十四畝山七十畝

翠巖山寶積院縣西南七十里皇朝乾道三年重建賜額常住田九十九畝山無

明覺院縣東六十里舊號明堂院唐寶曆二年建皇朝治平元年賜今額寺有住在堂直龍圖閣舒亶記常住田九十四畝山九百八十畝

普光院縣東四十五里舊號光化院晉開運二年建皇朝治平元年賜今額常住田二百二十畝山二百九十六畝

淨衆院縣東二十里舊號齋堂院皇朝開寶二年建治平二年改賜今額常住田六十二畝山無

珠山淨土院縣東六十五里晉天福元年建號珠山院皇朝治平元年賜今額常住田一百二十畝山二千八百畝

阮山廣福院縣東九十里漢乾祐二年建號阮庵皇朝熙寧二年正月賜壽聖院額紹興三十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七十畝山二千畝

多寶院縣東南八十里舊號管江院皇朝開寶元年建治平二年改賜今額僧則交慈溪方氏子也始生遇相者曰此兒出家則成道長入多寶院師若顧大智照公照公講于錢塘祥符東院師與其徒六人服勤左右學益通號六羅漢凡有咨承大智可之遂傳其要歸住多寶訓講如大智告學者戒以不犯爲本律以持守爲功念念常存淨土立至忠肅陳公瓘與相好超然心契晚辟穀不食趺坐而逝天大暑數日不掩龕色不變也建塔院於西山敷文閣待制龍舒朱翌爲銘常住田八十五畝山六十八畝

法慶院縣東南八十里舊號寶慶院唐乾寧二元年建皇朝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常住田三百五十畝山三千八畝

雲龍院常住田一十畝山無

保安院常住無

教慈資福院縣西南六十里唐光化四年建名廣學皇朝大中祥符元年改名資壽後爲宣參政府功德寺賜今額常住田三百一十畝山無

雷峰院宣參政府功德院常住田一百五十畝山一千

畝

勝像院史越王府功德院

大中祥符寺縣東五十里晉天福三年建名西溪皇朝治平三年賜名法寶嘉定中史尚書請爲功德寺十七年改今額常住田一百七十畝山三百畝

天福院縣西南八十里皇朝治平中建

敍遺

存古

古鄞縣在縣東三十里鄞山之東太平寰宇記云漢光武爲賊所敗有耕奴于田而藏之獲免後議賞光武問奴欲何官奴云欲得鄞縣令故俗號鄞縣爲官奴縣又十道四蕃志云宋武微時避吏于此與人奴善奴名桂藏匿既久爲吏所逼逐適值桂在田以土覆之獲免後立官奴城以報之掘土築城之地名官奴池太平寰宇記以爲光武于史無所據今按宋書孫恩破上虞時劉裕嘗戍句章疑其爲宋武也

唾亭自剡至此溪灘磧高險行客往來皆此裝束齊僕射張稷曾生子于此乃名唾出太平寰宇記。

東海海上有埜人名庚定子舊說云昔從徐福入海亡匿姓名自號庚定子土人謂之白水郎脂澤悉用魚膏衣服兼資絹布音訛亦謂之盧定子也見太平寰宇記

管公明先生墓在縣西四十里聖女山葢父老相傳云然無碑碣可攷

唐刺史黃晟墓與其母高陽郡太君齊氏其妻潁川縣君鍾氏墓俱在隱學山

梁山伯祝英臺墓縣西十里接待院之後有廟存焉二人少嘗同學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臺之爲女也以同學而同葬見十道四蕃志所載舊志稱曰義婦冢然英臺女而非婦也

陳國冢郡國志鄞山有陳國冢一名雁栖墓者國爲日南太守死有雙鴈隨柩而歸栖墓上三年然後去出太平寰宇記

鄞女墓城南崇法院之西北王荊公安石宰鄞時生女周晬而沒葬于此將行別以詩云年登三十已衰翁滿眼離傷只自攻今夜扁舟來訣汝此生蹤跡各西東

卷第一
敘縣
沿革論
境土
風俗
縣令
社稷
城隍
學校
城郭
坊巷
倉庫務場
公宇
官僚
驛鋪
敘山
敘水渠堰湫閘橋梁津渡附
敘產
卷第二
敘賦
鄉村
鎮市
戶口
夏稅
秋稅
酒
商稅
雜賦
敘吳
弓手
士軍
敘人見郡志
敘祠
神廟
宮觀
寺院
敘遺
紀異
存古

宋　羅　濬　等　撰

奉化縣志卷第一

敍縣

沿革論

奉化縣本秦會稽郡鄞縣地漢志謂鄞有鎮亭鮚埼亭皆在焉今縣東五十里有鄞城山下有廣福院舊曰鄞城院卽古鄞縣治所也隋廢鄞鄭二縣入句章唐初析句章置鄞州尋廢爲鄞縣隸越州古鄞地乃併屬于鄭開元二十六年析鄞縣置奉化隸明州是時

州曰明郡曰奉化詳見郡志又以郡名名縣貞元間爲上縣凡十九鄉皇朝景德三年始併爲八鄉九域志爲望縣

境土

東西一百七十里南北一百五里

東至鄞縣界七十里以藤嶺并道陳嶺爲界自界首至鄞縣五十里

西至紹興府嵊縣界一百里以陸照嶺爲界自界首至嵊縣一百四十里

南至台州府寧海縣界六十里以柵墟嶺爲界自界首至寧海縣六十里

北至鄞縣界四十五里以北渡大江爲界自界首至鄞縣三十五里

東南到象山縣界以鄞港中流白石山南港爲界陸路并折海計五百七十里自界首至象山縣二百四十五里

西南到台州府寧海縣界五十里以杉木嶺爲界自界首至寧海縣七十里

東北到鄞縣界六十里以金峨嶺爲界自界首至鄞縣八十四里

西北到紹興府嵊縣界一百二十里以箬坑嶺爲界自界首至嵊縣一百三十里

風俗

右山左海土狹人稠日以開闢爲事凡山巔水湄有可耕者累石塹土高尋丈而延袤數百尺不以爲勞仰事俯畜僅僅無餘人窘于財亦憚于爲非富家大族皆訓子弟以詩書故其俗以儒素相先不務驕奢士之貧者雖儲無擔石而衣冠楚楚亦不至于垢弊大抵受性剛直任氣尚義吏胥則轉爲頑悍甚于他邑瀕海小民業網罟舟楫之利出沒波濤間變化如神

習使然也

縣令

趙　察　唐元和十二年鑿縣北河邑人德之因名趙河十四年開白杜河凡溉民田一千二百餘頃

李宗申　唐咸通六年建城隍廟

于　房　皇朝景祐中廢石夫人之廟以增學宮

王　泌　皇祐四年建北渡橋

裴士堯　年徙學治平三

盛穆仲　元豐五年嘗紀石夫人之靈於碑陰

秦辨之　年徙社元祐六

周　池　紹聖三年作勸學文刻于石

周　因　宣和元年徙學

榮　彝　左承議郎紹興九年□月到任十一年□月滿

張汝楫　左奉議郎紹興十二年□月到任十四年滿

劉清臣　右承議郎紹興十五年□月到任十七年滿

陳泰初　右朝散大夫賜紫金魚袋紹興十七年□月到任十八年十二月宮觀

湯　穆　左朝請郎紹興十九年三月到任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故

黃韶中　左承議郎紹興二十二年八月到任二十五年八月滿

向士俊　右宣教郎紹興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任二十八年八月滿

劉士寵　左奉議郎紹興二十八年八月滿到任三十一年八月滿

朱　察　右奉議郎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到任隆興元年滿

李邦憲　右奉議郎隆興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到任乾道二年二月故

向士邁　右通直郎乾道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三年十二月故

郭忠順　右通直郎乾道四年七月初九日到任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滿

謝　峻　右承議郎乾道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八年十一月宮祠

魏庭珙　右奉議郎乾道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到任九年宮祠

蔡　揆　右通直郎淳熙元年四月十八日到任十一月二十一日宮祠

趙希仁　宣教郎淳熙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到任四年四月召赴都堂審察

葉仲翺　奉議郎淳熙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任七年九月十一日滿

蘇　祁　通直郎淳熙七年九月十一日到任九年四月十二日避親罷

郭德鄰　通直郎淳熙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任十二年八月七日滿九月召赴都堂審察

張　燧　宣教郎淳熙十二年八月七日到任十三年四月內轉通直郎十五年七月內轉奉議郎十月十二日滿

傅伯益　宣教郎淳熙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到任

胡　恭

宋晉之

蔡　幾　慶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到任五年三月二十二日通理前任三考得替

趙汝傑　通直郎慶元五年四月初四日到任嘉泰元年五月宮祠

錢光祖　奉議郎嘉泰元年九月初四日到任

趙彥綰　奉議郎嘉泰四年十月初六日到任開禧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滿

陳梅叟　宣教郎開禧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

馮多福奉議郎嘉定四年三月十二日到任五年
十二月轉承議郎七年六月十五日到任
孫顯懿宣教郎嘉定七年六月十五日到任
十年三月轉奉議郎七月十六日滿
黃　麻宣教郎嘉定十年七月十六日到任十二年
三月轉通直郎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滿
趙希觀通直郎嘉定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到任十五
年二月二十三日磨勘轉奉議郎七月十八日
該遇慶寶恩轉承議郎
十六年六月十三日滿
趙　約奉議郎嘉定十六年
十月十三日到任
陳元晉宣教郎寶慶二年二
月二十二日到任
婁紹珊宣義郎寶慶二年十一月初一
日到任五月閒磨勘轉宣教郎

社稷

壇舊在縣南皇朝元祐六年令秦辨之徙置縣西南二

百餘步

城隍

廟在縣西五十步唐咸通六年令李宗申建

學校

唐建夫子廟於縣東北三百步皇朝景祐中令于房廢
石夫人廟以增學宮治平三年令裴士堯遷于縣東
五十步久而圮令周因重建相陰陽之宜去舊址二
十步而少西王禮記之乃宣和初元也未幾舍法罷
學浸弛建炎閒燬于兵紹興九年令榮彝重建久復
圮慶元二年永嘉宋晉之爲令欲改物力未給邑士
汪伋與其弟份奉令意撤大成殿及門廡而新之益
宏且堅更立先聖先師十哲之像從祀分列兩廡于
是鄉之好義者相繼効力直殿之後作堂曰彝訓東
西四齋曰養正曰達材曰成德曰升秀東齋之側有
堂主文衡者居之西齋之側有舍司學職者居之又
西爲射圃三門之左爲咏歸亭右則廩廥在焉墨池
直門之外汪氏兄弟浚而廣之方正清深鬱宇輝映
始壯舊觀嘉定七年令馮多福又築尚爻亭于射圃
之後每較俾以養士且勸率鄉之賢有力者出產爲
永業今此產遂供僧計續食之費而士之德馮令不

忘也邑之先進樓公郁王公說士皆師之故幷馮令
祠焉學之更新攻媿樓鑰記之尚爻堂成丞周勉記
之

祭器

二百二十六件

祭服

三副

御書

寶慶訓敕士風御筆二軸一軸潛司頒下
一軸本府頒下

錢糧

米二十七石二斗七升三合
穀二百六十石三斗七升四合
租錢七十六貫八百二十四文
義廩供僧計續
食之費
穀六百八石九斗八升五合
麥五石三斗七升
租錢七十六貫七百四十文
城郭
縣城周環六百四十八丈
坊巷
雙桂坊乾道五年爲王時會與
弟時敍聯名登第立
狀元坊嘉定十四年爲何
大圭兩優釋褐立
倉庫務場等
倉城內縣廳
之西南
庫縣
廊
酒稅務縣東北四里六
中祥符六年建
教場縣尉
廳前
居養院縣東北元符
二年六月建
安濟坊縣東北五里崇
寧二年九月建
漏澤園縣西北十里崇
寧四年六月建

公宇
縣樓門令費紹
聿重建
縣廳建炎四年燬于亂兵紹
興十三年令榮彝重建
仁平齋聽事之東
令榮彝建
龍溪道院仁平齋之南令榮彝建
舊曰道愛堂後更名
恕堂聽事之西獄之側令榮彝建聽政折獄之便坐也
嘉泰間趙彥綰爲令邑人吳懋爲縣家葺理獄室
又以其餘材
重建此堂
鎮東樓縣東北四里市之心先是惠政橋成壯麗爲一
邑冠陰陽家云無以厭之恐有鬱攸之變未幾
果驗嘉定中令馮
多福乃建此樓
官僚
丞聽事縣治之
東南十步
主簿聽事縣治之西有堂曰
樓鸞西北有山亭今廢
尉聽事縣
治南
監酒及稅共一員聽事鎮東
樓之北
公塘巡檢聽事縣西北三十里公塘市中舊地名高公
塘唐文德元年置鎮民戶買撲名課管納官
錢皇朝熙寧二年添置巡檢駐劄巡捕私茶
鹽禁盜賊等事慶元四年罷鎮稅止存巡檢
鮚埼鎮監官鎮在縣南六十里卽漢鮚埼鎮也監
官聽事在袁村市中創置本未見下
鮚埼寨巡檢寨在鎮北五里聽事在漂溪嘉定七年尙
書省劄節文白劄子奉化縣管下地名戰
埼袁村皆瀕大海商舶往來聚而成市十餘年
來日益繁盛邑人比之臨安謂小江下去縣五
六十里南隔山嶺海濱習俗素悍富者開園出
船藏納亡賴强招客販貧者奪攘鬬毆雄霸一

方動致殺傷縣道前來擇有事力者委充舉長未能借之銜束反以資其武斷前任趙知縣會具申諸司乞置巡檢一員在彼彈壓愚意諸若差武官反與豪徒爲市欲乞效東陽例增置縣尉一員本處有敗闕坊場令本府給本就委所置官措置興復趁辦課額之外其餘以贍吏兵既可以防海道亦可以鎮獷俗右劄付沿海制置司從長相度申尚書省時提刑程覃攝事申契勘慶元府在城都酒務有監官六員內文資四員武職二員若據向來置比較務贍軍係省三務各立二員分管酒額固不爲冗後來既將三務併而爲一總納名課所謂六監官因循到今不曾減省委爲贅濫及照得本府西門外有都巡檢一寨額管軍兵一百二十人本地分既不邊海止是城外巡警鄉村盜竊及承受追會事件而已此來欲乞從朝廷劄下本府於城下都巡檢寨分撥土軍五十名移屯戰埼只就開禧年間踏逐到漂溪職租地起蓋軍房以慶元府戰埼巡檢寨爲名仍於都務監酒內選撥有材能文武官各一員竝存監酒舊銜內文官帶

兼管戰埼煙火公事武官帶兼充戰埼巡檢十二月二十八日奉聖旨令慶元府奉化縣置戰埼鎮寨從事郎吳邦獻改差監戰埼鎮兼煙火公事成忠郎程弈世改差戰埼鎮巡檢其慶元府酒官六員內省罷兩員已差人竝令赴吏部別行注授今後戰埼監鎮巡檢令吏部依條格使闕餘依是年於漂溪置軍房天王堂門樓射亭共五十五間巡檢廨宇一十四間戰埼本鮚埼因白劄子誤爲戰埼續申請正舊名漢書顏師古注云鮚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一小蟹在其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亭埼鉅依反

驛鋪

刻源驛縣東北五里驛前卽航船埠也溫台步來者卽此而登舟明越舟來者至此而出陸

龍津館縣東北四里西市之東惠政橋之百陞大溪宋嘉定中令馮多福建

登陸館縣東三里市南門之側令馮多福建孫興公賦登陸則四明天台故取以名

縣鋪北至南渡鋪二十五里

南至雙溪鋪二十五里

南渡鋪北至北渡鋪二十五里內五里折江

北渡鋪北至鄞縣樂社鋪二十五里

雙溪鋪北至縣鋪二十五里南至固海鋪二十五里

固海鋪南至台州寧海縣界海口鋪二十五里

敍山

山

四明山連會稽接天台跨慈溪鄞及縣境詳載郡志

丹小山縣西五十里四明山之南屬刻源鄉之三石村上有二洞洞如廣厦中可容五六十人有深穴可容人身昔有入者行幾半日聞水聲如雷而返水涓涓巖墟間其流迹皆赤色下有龍湫民築亭于其上爲旱暵雩禱之所有巖竇風從其竇出颼颼有聲夏絕無暑冬則凜凜不可近俗號風洞按雲笈七籤云四明洞天治丹山赤水在會稽上虞縣四明山舊屬會稽郡而丹山去上虞不一二十里雲笈七籤所志蓋以洞天舊所屬故云

桃花坑山縣西五十里四明山之上二十里雲之南也山巖壁立數仞延袤數百尺巖色紅白相間隱映出沒狀如桃花之初發故以名之四山環繞宛如盤谷

中有平田數百畝昔太白禪師納交孤竹君之裔飛錫于此擇其地而居之留偈云昔是神仙窟今爲長者居定須攀月桂宜教子孫書嗣趙伯圭來守此邦因太白偈訪其後乃得竺君汝舟者覽山川之勝歎先賢之裔嘉獎形諸尺牘端憲沈公煥誌其事藏竺氏家

毛巔嶺縣西六十里四明山之南接大小晦崎崖澗谷行者艱阻紹興初有毛居士者鑿崖以便民旅之往來竺君大本題其崖曰鑿破巖崖砥様平要令民旅得通行爲君題作毛巔嶺留取毛巔千古名

鎮亭山縣西南一百里漢地理志云鄞有鎮亭其原來自四明山由西北而南踰剡諸山而至鎮亭西界于於越南入于天台故其鄉爲連山其顛盤結數峰高入蒼穹旁有龍潭即顯濟龍王廟也詳見敍祠

東坑嶺縣西南六十里北爲蓬島南爲石樓西爲察廉岡界于松林連山二鄉之間其道西通婺女北通會稽南入天台東歸四明奉化爲邑西北多山而此嶺又爲眾山之最高者縈紆鳥道盤曲羊腸足且不足駐況負戴者乎里有義士屠師禹盡瘁以石西九百五十丈東八百九十丈人甚德之

蓬島山縣西南四十里其原來自四明山重岡複嶺繞綿亘自剡之西南至于鎮亭由鎮亭之東北是爲蓬島肥厚雄壯不露峰角兀然獨冠諸山北爲安巖之翠峰南爲石樓之赤巖過松柏嶺入于天台即四明記云南嗣天台北通越是也臨其顛俯視數百里之外滄海微茫煙林縈帶城邑聚落了然在目崇寧間有尼結廬于其閒號曰師姑坪今其故階遺井瓦礫甎石猶存山之側爲後萊山谷閒有龍湫爲鄉里雩禱之所閭風劉次高有詩云軋軋肩輿過翠微路經蓬島鎮煙霏雨從半嶺巖窩出雲在行人腳下飛

徐鳧巖在雪竇之西相距十五里重崖峭壁數百仞瀑布飛下冬夏不絕巖之下有神龍所宅俗傳爲如浮巖以巖浮澗谷上故名上爲鞠侯巖有三大字刊於上王時會有詩云絕壑攬空巖與平橫飛寒瀑萬年聲杖藜平過人間險獨向千山頂上行

安巖縣西南三十里來自四明山有寺舊名四明院有二巖虛懸絕澗中有大龜圓廣三尺許出入則風雨隨作其背鐫云安巖山靈龜或到浙西諸州故鐫以誌之後因洪流湍激陷死巖下今留其殼爲寺中交剞

翠峰縣西南三十里爲安巖山華嚴禪院之案山此峰高入蒼穹冠絕諸峰古木蓊薈下臨大池寺之東偏有亭曰覽秀晚對之如畫屏環列

童公嶺縣西南六十里西爲杉木嶺東爲柵墟嶺道通寧海爲台州之界首建炎間聚鄉民立寨以策應柵墟

柵墟嶺縣南六十里爲台明之界建炎間立寨于此聚鄉民守戍官差將領以監之號南來第一寨今其遺跡皆在西通童公嶺東控鮚埼海道是亦一要衝也

新嶺乃忠義一鄉往來邑治之路舊無此路新開五六十年嶺峻而長絕頂爲中道有天然石磴盤石上有大然石汙尊泉出甚冽杯飲止滿一人之欲行者以次飲而未嘗少竭卒謂無此則人皆道渴云

天門山縣南六十里鮚埼亭之東岸大海海外列嶂排空有兩山對峙高入蒼穹南亞于海俗號引頭門北連棲鳳棲眞諸山而入于大洋按地理志云會稽鄞縣東南有天門水入于海有越天門山陶宏景眞誥云天門在鄞縣之南寧海之北半亞于海鄞縣舊治奉化故云然據本縣所載如此而象山亦載天門山爲天門也

梅山縣南二十五里東爲登山有僧廬曰禪寂爲壽禪師道場南爲鳴雁管管之上峰巒奇秀鄉之顯仕邱壠多藏焉山之西號丁令威俗傳令威嘗化鶴止此有丹井在其旁一勺之泉嘗隨海潮上下父老傳以爲海眼攻媿樓公鑰有詩云峯頭丹井隨潮信松下禪牀舊祖關盞紀此也北則環以大溪其山四斷兀立衆山之中或謂漢之梅福嘗游此因得名今其山之下每遇大雷雨則出小石圓如梅子剖之亦有核其名又或因此也上有龍湫爲鄉邑雩禱之所

回峰洞縣東南一十里

吳郎山縣東南一十里

鄞城山縣東五十里古鄞城在其下故名舊志載赤堇山在鄞縣東四十里云山有草曰赤堇鄞縣以此爲名而加邑焉會稽記云昔歐冶造劍于此山云涸若那而採銅破赤堇而取錫今攻鄞境內無此山本以山名縣則鄞城山卽赤堇山也舊志以今鄞爲古鄞故載之于鄞縣

謝家洞縣東二十五里其洞虛圓雖炎歊之月凜然猶寒其下如廣厦可容百餘人俗傳有大白蛇藏其間隱見不常左有一峯曰福堆山右卽筆架峰也

筆架峯縣之下郝村其峰崒兀宛如筆架之狀雲霧興則必雨有一龍祠名祭山

燕巖在江口塔山之上社後燕子穴于其間因以得名
南山縣東五里東爲栲栳山西爲龍潭山其山四斷邑
之舉子嘗以此山之鳴驗科甲之高下初一鳴而王
國定爲武舉之鼎魁再一鳴而何大圭以兩優解褐
里語所傳不可謂之無驗其上爲南山寺臨其巔有
軒曰廣莫登臨眺望山川城邑千里之外了然在目
故攻媿樓鑰有詩云廣莫乘風隘九州亂山無數點
平疇一千里外在吾目二十年來無此游地下天高
俱歷歷鳶飛魚躍兩悠悠昌黎費盡南山句曠望還
應似此不

漢城山縣東北十五里其山頂平廣可容數千人無荆
榛叢林其保壘之狀歷歷可覩劚土者或得古兵器
世傳漢王避難之處又云劉暠屯兵之處然漢高祖
光武及五代劉暠皆未嘗至此舊志以西漢建元三
年嚴助發會稽兵圍東甌元鼎六年韓說出句章擊
東甌領漢兵駐此故得名然嚴助韓說擊東甌皆浮
海此山去海幾百里何由于此駐兵按此山與霸王
山相對上有擂鼓巖葢五代間鄉聚民兵屯駐自相
雄長而爲是稱耳不必强求以合其名也
新婦巖縣西北五里累石而成肖像稍類人夏侯曾先
地志云西北臨溪水其石五色望之頗似花鈿新婦
首飾故曰新婦巖今西北實無溪石亦無五色卽所
封昭德夫人者也
銅山在縣西北十五里按唐志云奉化析鄞置有銅此
山葢以所產名也俗傳昔有樵夫入山滿目皆金寶
意欲拾取之倏有神人仗劍而出皇駭奔走頃之旋
顧悉不見矣
舊志載赤莧山在縣東北二十里夏侯曾先地志
云亭頭有赤莧山上有磐石可坐千人秦始皇遣
徐福求訪神仙嘗至此或云昔有赤莧仙人嘗居

此山因以名焉今攷縣境無此山

水

鎮亭水縣東南三里其泉源來自越之諸山絕頂匯爲
鎮亭潭徑三丈上圓下廣不以暵旱而枯莫測其深
去縣九十里世傳與海相通其流過柏溪經牢巖出
西溪由綠荷灘入惠政橋下繞連山松林奉化長壽
四鄉凡七十二堰溉田甚博接大江之流北至鄞入
于海
趙河縣北二十五里唐元和十二年縣令趙察開溉長

壽民田凡八百餘頃邑人德之因以名河

尊湖縣北一十五里

寺後湖縣東北五里

隱潭縣西北五十里潭居兩巖之下兩巖相抗壁立數百仞仰以窺天僅如數尺瀑泉如練循崖而落水寒石潔聳人毛骨每遇亢旱禱其潭有小蛇出沒旋應如響皇朝嘗遣中使投金龍玉簡于潭以祈靈貺皇祐中杜說記之

白魚潭縣西北二十五里

靈泉縣西二十里日嶺下寶林院泉源一穴不以大旱而枯不以大浸而溢下蔭萬家其深無底俗傳謂之海眼

靈濟泉舊名包家泉縣西南一里俗傳昔有牧童澣衣于泉得巨鰻持歸鱗爲九段烹之釜中良久不見急往泉所視之而鰻成九節復游泉中邑人皆靈之皇朝元豐七年令向宗誨開浚其泉疏於石竇深不盈尺不爲水旱而盈涸歲旱禱之所謂九節鰻者立現則甘澤立應宣和中令周因葺亭其上榜曰靈濟有碑記其異

鮻魚潭縣西南四十里蓬島後萊山谷間南與石樓山烏潭相望東爲東山玉沙井北直安巖山白巖窩皆旱暵雩禱之所潭徑二丈餘深廣如之其流縈繞於松林金溪二鄉溉田甚博出于富壩港與鎮亭水合而入于江國朝祥符間有漁者沿流攜釣至潭所俄有魚隨鉤而上五色爛斑而有二翼漁者駭然急棄于潭歸語鄉人人未之信翌日有紅光燭天人猶疑之會歲大旱鄉人合道釋巫覡鳴鐃擊鼓以迎之俄有小鰻如綫躍立于巖壁間隨取而歸未出山而雨大至歲則大熟于是鄉之父老相率爲建祠宇立龍王像自是台明之禱者不遠數百里駢集淳熙間歲甚旱鄉人三沐三薰一步一拜以禮之周日夜而後至潭所黎明未得所請忽有大蛇紅質黑斑兩目如金其光燦燦周回以視人人益驚懼蜿蜒歷于巖窒間截水上流食頃投于淵而莫知所在是歲雖赤地千里而此鄉獨蒙其利歲得下熟鮻音役今俗呼爲翼

蟜潭縣南三十里

幽關潭縣東南一十五里

馬嶺泉縣東三十里

白杜河縣東三十里唐元和十四年縣令趙察開溉金溪民田凡四百餘頃

新婦湖縣東五里

耀碑潭縣東一里俗傳有賢宰政清則其流澄清

透瓶泉耀碑潭之東其水蓄之以瓷器而水透器外故以爲名有痼疾者飲之卽愈

清甘泉縣城內雖遇久旱不涸色清甘因以得名令馮多福嘗記之

渠堰碶閘

葦湖塘小閘縣北七里

砂堰碶縣北一十五里

進林小閘縣北二十里

大馬碶縣北二十里

劉大河碶縣北二十五里皇朝熙寧間邑人王元章之祖出力勘建其後寖廢建炎二年元章有請于縣重修焉

朴木碶縣北二十五里

下塘碶縣北三十里

吳山碶縣北三十里

吳家碶縣北三十里

崑山碶縣北三十里

大甌碶縣北五十五里

常浦碶在北渡之南距縣三十五里界于鄞縣南縣三鄉所仰之水利也

進林碶縣東北長壽金溪兩鄉通溉鄞之鄞塘民田數千頃皇朝紹興十三年重修

貧國碶縣南五里

普平港口閘縣南一十五里

王莊碶縣南二十里

新溪碶縣東十五里

考到碶縣東二十里

湖芝碶縣東二十里

錢堰碶縣東二十五里

橋梁

縣橋縣東南一十步皇朝太平興國八年建宣和初令周因重修立亭其上榜曰嘉會建炎兵燬亭廢橋存

慶登橋縣東二里舊名謝鳳橋一曰東橋皇朝淳化二年建政和八年令周因立亭其上榜曰豐樂紹興十九年重建改今名舊志載世傳布袋和尚澡身橋下一缽隨流而漂招之卽回至今逆流按此水之源來自縣西黃牛村自西流東過石闕至西河其流自北而南僅百餘步合于方碶而入于碶溪此蓋水勢所趨非逆流也

新橋縣東三里先是溪流湍迴無常橋以石爲步步疏其流若古之七星橋然上流漲則石轉移下潮長則步漸涇民常病之嘉定中令馮多福鑿石爲柱前銳後平以殺水勢亘板其上上流漲則踰

橋而過橋不爲動下潮長則不及
橋之版者常一二尺往來始便
東市石橋縣東四里皇朝端拱元年建政和中置亭其上改曰通濟建炎兵燬亭廢橋存
新婦湖橋縣東五里湖頭有新婦祠故名皇朝紹興二十一年建上覆以屋久而圮邑人修職郎汪
仮重建
惠政橋縣東北三里舊名善勝又名通刹皇朝乾德二年建後爲洪水所壞大觀中重建改今名校官
顧文記之架木爲梁覆以廈屋率十稔一易開
禧初令趙彥綰因民之弗堪告之曰與其累修而累壞孰若一勞而永逸民勸趨之隧資高下
協力鳩工易之以石下爲雙洞又有小洞以泄
怒水高廣十倍于前車馬往來如履平地兩旁
護以石欄東西接兩市南路入天台北路通明
越嘉定四年令馮多福猶以兩堤未堅纏復甃之賦詠者甚多有題洞底者曰鑿開蒼壁玉稜
層疊作溪橋兩洞成影落波心雙月合光含石
眼一星明龍頭近接東西市鰲背平分南北程

須信巨川從此濟
區區溱洧浪傳名

下霍橋縣東一十五里
光德橋縣北二十里俗名江口橋四明之水來自越經
大小晦山過公塘出泉口而合于大江故曰江
口上接奉化港下迎北渡潮道爲明越要衝而
水湍激澎湃舟渡多沈溺秉義郎李珂家其側
捐廩建橋長二百三十尺廣二十尺慮他日朽
腐豫儲倉粟其子孫以時修治張嗣良記之後
爲洪潦所壞不治者八年李氏復修之而力不
逮修職郎汪仮嗣成之通水凡九道覆以廈屋
二十有六楹乃紹熙三年也宣教郎王時會記
廣濟橋縣北二十五里俗名南渡橋在市中皇朝建隆
二年僧師悟始建土橋其後邑士徐覃易之以
木皇祐中令王泌重建長三百尺闊三丈高視
閎倍之中圮紹聖四年主簿李肅重建久復圮
紹熙改元邑人修職郎汪仮捐己資又新之訾
兩岸俱立石柱布板其上覆以廈屋高廣堅麗

履之如平地望之若晴虹乃
潮生潮落舟人率艤纜于此
常浦橋縣北三十五里
津渡
東宿渡縣東六十里自此發船折海二百里兩潮而至象山陳山渡
袁村渡縣東南五十里自此發船兩潮至陳山渡
北渡縣北五十里界于鄞舊係民閒買撲負擔而渡者率困於篙師之多取慶元中邑人修職郎汪仮白于郡以私帑先與之抱納官錢復自造巨舟廩給渡頭一家以主之往來負擔者人取錢三文以充官輸之用士夫僧道則免迨今四十餘年人甚便之倉使濟碩攝郡時有聞官擾撲者守胡榘至謂本自汪氏爲利民討俾仍舊
南渡渡縣北二十五里舊以舟後易以橋見橋梁門

宦江渡
施家渡
敘產
土產已見郡志布帛之品惟此邑之緜輕細而密非他邑所能及若星嶼之江瑤鮚埼之蝤蛑雙嶼之班蝦袁村之魚鮓裏港之鱸魚霍鼠之香螺橫山之吹沙魚雪竇之榧子城西之楊梅泉溪之燕笋公棠之柿栗杖錫之山芹沙堰之薯蕷皆其特異者也

新校

四明志卷第十四

鄞　徐時棟校刊

宋　羅　濬　等　撰

奉化縣志卷第二

敍賦

鄉村

奉化鄉縣北管里二村四

廣平管　鎮亭里

明化村　長汀村　茗山村

龍潭村

長壽鄉縣東北管里二村三

招賢管　奉國里

長笹村　進林村　新屯村

金溪鄉縣東北管里二村三

履信管　白杜里

石橋村　溪東村　白杜村

松林鄉縣東南管里二村三

鳴雁管　石門里

落闆村　雙溪村　固海村

連山鄉縣南管里一村二

黃甘里

縣南村　晦溪村
劍源鄉縣西管里一村四
　青溪里
三石村　小晦村　陸照村
公塘村
禽孝鄉縣西北管里二村四
靈泉管　白石里
日嶺下村　廣畬村　新建村
雪竇村
忠義鄉縣東南管里二村二

棲鳳管　太青里
東西山村　曹村
　鎮市
公塘鎮縣西北三十里　鮎埼鎮縣南六十里
泉口市縣西北二十五里　白杜市縣東南二十五里
南渡市縣東二十五里　袁村市縣南二十五里
　戶口
主二萬九千九百九十七戶計五萬三千八百二十一口
客二千六百九十五戶計六千七百口

　夏稅
絹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九匹三丈五尺六寸三分
正稅四千七百二十七匹三丈五尺六寸三分
和買七千一百六十二匹
紬四千二百三十三匹四尺七寸
正稅一千一百六十三匹四尺七寸
和買三千七十匹
綿三萬二千四百八十五兩一錢六分
　折變
　折帛錢

絹二千七百七匹計錢一萬七千八百七十四貫五百文
正稅五百五十八匹每匹七貫文計錢三千九百六貫文
和買二千一百四十九匹每匹六貫五百文計錢一萬三千九百六十六貫五百文
紬二千九百六十四匹計錢一萬九千五百二十貫文
正稅五百八匹每匹七貫文計錢三千五百五十六貫文

和買二千四百五十六匹每匹六貫五百文
計錢一萬五千九百六十四貫文
綿一萬二千一百二兩每兩四百文計錢四千
八百四十貫八百文
折麥
絹四十四匹一丈四尺二寸五分
紬二十九匹一尺三寸五分
綿一千一百七十四兩八分七釐五毫
三項通科麥五百一十六石六斗一升一合
一勺二抄

正四百六十九石六斗四升六合五勺
義倉四十六石九斗六升四合六勺二抄
實催本色
絹九千一百三十八匹二丈一尺三寸八分
紬一千二百四十四三尺三寸五分
綿一萬九千二百九兩七分二釐五毫
秋稅
苗米一萬六千二百五石四斗二升四合
折變
糯米一千七百四十四石三斗七升五合折苗米
一千七百七十四石四斗五升
實催本色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一石四升九合
酒以寶慶三
年爲準
省場
本柄錢四千七百八十九貫一十九文
糯米七百五十一石四升每石價錢三貫九百九
十文計二千九百九十六貫六百五十文
麵麥一百七十七石一斗每石價錢三貫六百文
計六百三十七貫五百六十文
夫食物料錢一千一百五十四貫八十九文

造麵五十一貫七十五文
造生煮酒五百五十一貫三百五十一文
袋紬九匹六丈二尺四十七分五釐每匹四貫
文計三十八貫四百九十九文
箍缸打竈一百三十二貫三百一文
官吏巡腳夫食牋費輕空滲漏三百八十一貫
五百八十三文
收息錢六千三十七貫一百五十三文
諸司七千七百二十五貫九百四十五文
經總制司三千六百五貫七百七十八文

糴本司三千三百五十九貫九百三十五文
移用司七百六十貫二百三十二文
本府麾本栰錢一千六百八十八貫七百九十二
文填納諸司
糟錢一百六十五貫八百四十六文
諸司六十九貫八十四文
經總制司四十九貫八百三十四文
移用司一十九貫二百五十文
本府九十六貫七百六十二文
人戶買撲酒坊二十五所

公塘坊　唐塞坊
溪口坊　泉口坊
崎山坊　浦口坊
錢堰坊　磧磍坊
東宿坊　江口坊
桐照坊　南渡坊
鮎埼坊　連山坊
降阻坊　七山坊
傳霖坊　白杜坊
下霍坊　北渡坊
吳山坊　松林坊
唐頭坊　擇村坊
宦江坊
淨息錢二千三百二十七貫六百四十七文
常平司一千五百九十八貫一百六十七文
本府七百二十九貫四百八十文
商稅以寶慶元年爲準舊有楊梅稅歲收錢七十四貫二百八文嘉定十七年守趙師岳以場務竝緣爲姦民之害特與除免
諸司九百二十七貫六百八十四文

經總制司四百二十九貫二百二十六文
糴本司四百九十八貫四百五十八文
本府八百七十二貫三百一十六文於內除豁諸司
頭子錢四十六貫一百九十一文實收八百二
十六貫一百二十五文
公塘白杜二稅場慶元四年守鄭興裔奏罷詳見郡志
雜賦
免役錢兩料共一萬五千五百九十六貫六百九十二
文實催到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貫四百七十八
文補支發一千六百二十貫二百一十四文
縣吏支六千七百一十八貫四十四文

本府一千六百五十九貫六百八文解發減省人吏錢在京官員雇
錢及支府
吏錢在內
經總制司六千四百六十四貫四百二十四文
官戶不減半六百二貫六百一十六文常平司
提舉司頭子錢一百五十二貫文
茶租錢四百四十九貫七百二十九文元額管催七百四十九貫五百
五十一文除豁逃亡戶
絕四分錢外有今額
水腳錢一千五十五貫八百八十二文
醋息錢七百八十貫文
河渡錢二百三十貫八十七文轉隸常平司

敍兵
弓手
縣尉司八十四人
土軍
公塘寨額九十人今六十八人
鮎埼寨五十人原係東都巡檢寨撥隸
敍人見郡志
敍祠
神廟
天齊仁聖帝殿縣東北四里虛白觀後
誠惠廟縣東北三百步廟之上有山曰日嶺嶺有怪石高七八丈宛如婦人之狀十道四蕃志所謂奉化新婦巖者是已自唐來始植廟宇曰貞固夫人之廟按古廟碑云廟雖不在祀典蓋故老相承之久民率服眾矣凡有禱請如影響焉皇朝景祐中縣令于房廢以增學區學徙邑人復請建立祠宇元豐五年縣令盛穆仲嘗記其禱請之驗于碑陰宣和四年賜今額紹興三十一年詔賜號昭德夫人誥詞云朕閱輿圖之籍知日嶺之山有石肖人而能錫人之福水旱盜賊之禱應如響答心甚異焉豈烈婦正女一念堅固先天地而常存形寓于石使人觀感而化者可百世祀乎維神聞于有唐賜廟號于我國家朕今涣明恩寵以徵稱從民欲也其侈神休答斯民所以告朕之意日嶺山脊上有古廟縣西一里有昭德夫人廟東五里新婦溯之西有溯頭新婦廟金溪鄉聖山之南有聖姑廟又有所謂橋頭聖姑廟皆別廟也俗謂昭德夫人與聖姑新婦姊妹三人血食一方蓋俚語云

顯佑廟縣南鮎埼鎮神仇氏歿始于唐禱之輒應紹興末陰相校尉王剛乘艦敗虜于采石嘉定初民慮艱食神招商人米舟踵至人甚異之始謝散騎捐地立祠死配食焉久而圮裔孫彥瓊廷俊哀衆力復新之

三年計臺列其靈乃賜廟額參政樓公鑰記其事十七年十二月詰封靈惠侯詞云鮐埼有亭志自漢世民業生聚獨盛于今爾神廟食此方眾所依怙曩緣捍患已錫嘉名茲復覬于奏封俾肇開于侯爵尚敢弗典益著靈休

欽飛廟縣北市門下一里即府欽飛之別廟也詳見郡志

宮觀

虛白觀縣東北四里唐昭宗時賜額觀有三清像制度精巧老君像袖中有蛇長數尺潔白如雪隱現不常

寺院

禪院二十三

雪竇山資聖寺縣西北五十里舊名瀑布寺唐光啓中置大中末爲賊裘甫所毀咸通八年重建改爲瀑布觀音禪院皇朝咸平三年賜今額常住田一千七百八十七畝山七千三百畝雪竇山屬祀典南有隱潭東有石蒼潭前有含珠林千丈巖瀑布上下有亭三曰飛雪曰妙峯曰漱玉丹碧照爛飛簷鱗鱗蔚在青嶂閒晨霞暮靄遮露萬狀尤爲勝概至道年中有僧守能雲遊寺中出淳化四年太宗皇帝所賜石刻御書二部四十有一卷在本寺藏院奉藏具數列于左

眞書祕藏詮二十卷

逍遙詠十一卷

懷感詩四卷

幽隱詩四卷

回向文詩一首

佛賦一首

大中岳林寺縣東北五里舊名崇福院梁大同二年置在大溪西唐相李紳爲書院額廢于會昌中大中三年閩曠禪師復建于溪東皇朝大中祥符八年賜今額常住田一千三百八十二畝山九十一畝寺乃布

袋和尚化現之處唐末有僧形裁腫胺歷額腸腹常以杖荷布囊隨處偃卧時號長汀子布袋師每卧雪中體不沾濡或示人以禍福隨語即應天將雨則著泥草履涂中驟行或亢陽則曳高齒木履植膝而卧于橋中梁貞明二年于寺之東廊端坐磐石說偈曰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即示寂葬寺之西南二里其塔亭曰彌勒庵後有人于他州見和尚提隻舄而行者及發棺視之惟隻舄存焉水旱祈禱靈應如響元符元年賜號定應大師三年有見祥光于彌勒庵側者掘土得所遺錫

杖淨瓶邑人建閣藏之并所書偈坐石至今猶存崇
寧三年賜閣名崇寧遇天寧節度僧一人先是皇祐
中仁宗皇帝召寺僧文岳禪師入禁中累賜御製詩
偈并御札今藏崇寧閣具數列于左
飛白書佛法二字賜文岳禪師
飛白書佛字賜文岳禪師
御注文岳禪師墨書環像一首
御注文岳禪師所進頌一首
御注文岳禪師回舊居院頌一首
胎藏教念誦儀三策印本

安嚴山華嚴院縣南五十里舊名四明院漢乾祐二年
置皇朝天聖中居照禪師遷入山數里慶厤三年改
今額勝概頗多人號小雪竇常住田三百二十九畝
山一千一百二十畝
清涼院縣東九十里朱梁開平二年茅將軍捨宅爲之
吳越王錢氏給額曰歸順皇朝治平中賜今額常住
田一百六十畝山九百六十二畝距院五里有茅嶺
以茅君所居故名其下民猶有以茅俏爲一戶籍者
院之殿宇所覆皆古瓦上有己巳茅號四字茅君祠
在院東廡水旱疾疫禱無不驗紹興己巳勅葬王參
政于其山人謂己巳之應
靈應院縣西七十里唐天祐二年置皇朝治平二年改
今額常住田一百六十一畝山三千一百四十六畝
解空院縣東八十里唐長興元年置名泰靖皇朝治平
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二百二十八畝山三百九十畝
妙峰護國院縣西十五里唐中和元年有神人現遂置
寺以天王名之皇朝治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一百
四十三畝山九十五畝
圓覺院縣西南八十里唐咸通九年置名西峰皇朝治
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一百七十一畝山七百五十

三畝
九峰山靈鷲院縣東六十里舊名明霸院皇朝開寶八
年置在山外慶厤中僧象先遷入山五里對九峰建
立而增廣之治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二百三十畝
山六千七百六十七畝
棲眞院縣東七十里晉天福八年置名棲鳳皇朝治平
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二百七十畝山三百四十九畝
興化院縣東七十里唐長興元年置名墅市皇朝治平
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一百二畝山一百三十畝
清福院縣東七十里晉天福八年置名太清皇朝治平

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一百一十畝山二百三十畝
離相院縣東九十里唐乾符元年置名福慶皇朝治平
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一百一十畝山二百五十畝
資福院縣西三十里唐咸通八年置名法會皇朝大中
祥符八年改今額常住田九十三畝山四百一十九
畝
上雪寶山奉慈院縣西六十里唐咸通八年置名奉國
皇朝治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三百四十畝山五百
三十二畝
資國院縣西南五里舊名護國院唐元和十四年置皇

朝治平二年改今額有人迹印石上指文皆具世傳
爲佛迹常住田一百一十七畝山九百三十畝
安隱院縣西一百里唐咸通十一年置名聖壽皇朝治
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二百二十一畝山八千九百
畝
淨慈院縣西六十里唐乾符六年置名仁王皇朝治平
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二百九畝山一百七十八畝
法喜院縣西五十里唐咸通九年置名永泰皇朝治平
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七十五畝山二百八十九畝
證道院縣西七十里唐光啓二年置名靈橋皇朝治平
二年賜今額常住田七十畝山四千二百八十畝寺
西登山半里有龍湫爲鄉民雩禱之所南百步有巖
穴深不可測習習風生寒氣襲人曰風谷谷下泉流
寒甚于冰曰冰鑑路轉縈迴巉巖虎踞前有方丈之
地足以憩息曰振衣巖又數步列嶂前橫晚霞舒錦
如對畫屏曰宜晚攝嘗而升漸入平夷多景所聚有
堂曰蘊秀端憲沈公煥撫少陵剡溪蘊秀異之句名
之又築清心亭于冰鑑之左臨淵疊磯垂釣膀曰桐
廬古意渭水遺風云
無爲院縣東一百里唐天祐三年置名松巒皇朝治平

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一百六畝山一百三十六畝
顯親崇福院縣西三十里唐光啓三年置名上山皇朝
治平二年改名常樂其後魏丞相請爲香火院改今
名常住田一百畝山一百三十畝
移孝報忠院縣西北三十五里王參政功德院皇朝紹
興十八年賜今額常住田三十六畝山無

教院二十三

慈氏院縣南三里唐天祐二年置名寶化皇朝治平二
年改今額常住田一百五十四畝山五畝寺有杜鵑花蟠如鳳
形樊主簿詩云山僧取巧結眞叢九苞占盡千葩紅倚闌精彩欲飛動百鳥不敢啼春風

瑞相院縣東南二十里唐大中四年置名雲峰皇朝治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一百二十畝山四百十五畝

演教院縣西十里後唐清泰二年置名鹿苑皇朝治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九十五畝山二百七十五畝

禪悅院縣北二十里舊名保安皇朝開寶二年置治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九十五畝山無

寶林院縣西三十里唐乾寧二年置名棲林皇朝治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一百一十七畝山無

永固院縣西南五十里唐光啓二年置名三石皇朝天聖十年改今額常住田一百二十畝山一千二百畝

金地院縣西南三十里唐大中元年置名福慶皇朝治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六十畝山無

福聖院縣東二十里唐大中四年置名龍光皇朝治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五十七畝山無

登岱院縣西三十里唐咸通五年置皇朝治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二百畝山七百畝

普明院縣南十五里唐大中元年置名觀音皇朝治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四十六畝山無

明化院縣東十里舊名建城唐寶厤二年置光化中改名建寧梁開平中改名善因皇朝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常住田六十三畝山無

清遵院縣西南五十里後唐清泰二年建號靈峰皇朝治平二年賜今額本甲乙住持久而圮皇子魏王申請爲十方祝聖道場以傳天台宗教由是內外棟宇革故一新惟留舊殿古佛右偏有輪藏及諸天像極精巧常住田四十六畝山一百九十六畝

福海院縣東五十里唐咸通元年置名興福皇朝治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二十六畝山無

上乘院縣西南五十里唐咸通五年置名乾符皇朝治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六十六畝山無

法昌院縣北二十五里舊名石芝皇朝開寶元年置治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一百一畝山無

淨明院縣北二十里唐龍紀元年置名唐灣皇朝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常住田三十三畝山無

宣密院縣東九十里晉開運二年置名桐照皇朝治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四十五畝山無

鄧城山廣福院縣東五十里唐景福元年置後唐清泰初吳越錢氏給額曰鄧城皇朝治平二年改壽聖紹興三十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九十三畝山五十畝

惠日院縣西二十里晉天福五年置名慈林皇朝治平

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二十六畝山二百五十畝

法海院縣東南十里晉天福元年置名龍潭皇朝治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二十六畝山二百五十畝院下有潭廣數畝父老相傳有白龍宅其淵遇旱禱祈禱多應

常浦院常住田一十五畝山無

普慧院常住田五十畝山無

安住院常住田五十八畝山四百畝

十方律院四

大雲院縣東三十里唐咸通二年置名石佛皇朝治平

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三十六畝山一百六十畝

垂鴻院縣北二十里梁大同元年置名宴坐皇朝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常住田一百二十三畝山無

瑞峰院縣東南十里唐咸通五年置名吳峰皇朝治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九十五畝山三百五十畝

仁濟院常住田一百三十畝山無

甲乙律院二十三

廣福院縣南五十里晉開運三年置名雲蓋庵皇朝熙寧中賜額壽聖紹興三十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一百四十畝山一千三百五十畝

悟空院縣南四十里唐大中七年置名安海皇朝治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一百四十二畝山無

廣化院縣西北三里唐大中二年置名正化皇朝治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三十三畝山四百三十三畝

慈光院縣西北二十里舊名龍池唐文德元年置皇朝治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六十四畝山二百六十畝

興聖院縣東二十五里唐咸通十年置常住田八十六畝山七十九畝

崇勝院縣南五十里唐天成三年置名固海皇朝治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二十六畝山二百畝

尊勝院縣南四十里唐光啓元年置名延恩皇朝治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一百畝山五百三十六畝

禪寂院縣南四十里周廣順二年置名登山皇朝治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一百十畝山五百三十二畝

廣法院縣西南七十里舊名靈龜皇朝太平興國七年置治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九十七畝山三百四十六畝

大智院縣東七十里唐咸通十一年置皇朝大中祥符二年賜今額常住田一百七十五畝山四百四十三畝

定明院縣西南六十里唐大中二年置名鎮國皇朝治
十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七十九畝山六百畝
龍華院縣西八十里唐咸通六年置名凝光皇朝治平
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二百二十二畝山六百七十畝
慈覺院縣北二十里晉天福五年置名興福皇朝治平
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一百五十一畝山一百四十畝
淨業院縣北二十五里梁貞明二年置名塔巖皇朝治
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八十畝山一百二畝
淨隱院縣東北二十里晉天福五年置名名山皇朝治
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二十七畝山七十九畝

惠照院縣西北二十里唐咸通十年置名銅山皇朝治
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三十五畝山無
護教院縣西北二十里唐乾符二年置名湖山皇朝治
平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二百一十二畝山一百九十
九畝
廣教院縣東二十里唐咸通十年置名靈跡皇朝治平
二年改今額常住田一百一畝山四百六十三畝
告成院縣東半里舊名光教院皇朝開寶七年置大中
祥符三年改今額常住田一百七十畝山無
淨名院縣東北十里梁乾化二年置名安嶺皇朝治平
三年改今額常住田一百畝山無
廣濟院縣北二十五里皇朝建隆二年僧師悟造廣濟
橋於大江之側而院與橋同置大中祥符元年賜今
額常住田六十三畝山無
淨惠院縣東北四里周顯德四年置皇朝天聖三年賜
今額世傳孫拾遺郤之故宅也常住田一百五十三
畝山無
報國院縣南二十里晉天福二年置皇朝治平二年賜
今額

尼院一

普濟院縣東北四里半舊名永平唐咸通十年置十三
年賜今額

紀遺

紀異

梨洲縣西一百里即四明山之西峰按四明山記云晉
時溪邊沙上忽生梨實孫興公及兄孫承公同遊至
澗側得梨數枚左右環視莫見其跡意以爲仙物也
故號梨洲其上山麓有胡桃天蓼按十道四蕃志即
劉綱與夫人升仙處
金鐘墩縣東一十里大溪之間其墩絕小樹木頗茂雖

山泉奔突而墩無所損或傳昔錢氏載大金鐘過此沈焉漲沙成墩金鐘今在墩之下歷數百年不爲水所盪

降渚降下之降昔有星實于海濱化爲石其形圓而光潔轉徙不常故名其地曰降渚今俗呼降平聲呼之阻非也

天篆縣西南六十里其山來自鎮亭峭壁四合溪流貫其中中有磐石石上隱起字畫如篆刻爲溪流所淪旱潦時熟視之若成四句而不可辨識爲何等語俗傳以爲天篆

俗誌云昔董氏有女未笄刺繡南窗下二燕巢其上其女日與之飯編竹以護其巢女無機心燕無猜意朝往暮返至于哺育其子成羽翼而去明年復來其女愛字之如初凡歷三歲而燕去女死又明年二燕復來飛遶戶牖間悲鳴上下經二日不已女之父母告之曰汝非尋女子邪女已死冢在屋之側俄而二燕去越三日不歸翁媼往視女墓則二燕伏死於冢上邑人異之故名其鄉曰禽孝

存古

奉國軍節度使錢億墓在縣西北三里

四明慈溪縣志目錄

卷第一

敘縣

沿革論　境土

風俗　縣令

社稷　城隍

學校　城郭

坊巷　倉庫務場

公宇　官僚

驛鋪

敘山

敘水渠堰碶閘橋梁津渡附

敘產已見郡志

卷第二

敘賦

鄉村　鎮市

田畝　戶口

夏稅　秋稅

酒　商稅

雜賦　職田

敍兵
弓手
土軍
敍人見郡志
敍祠
神廟
宮觀
寺院
敍遺
存古

宋 羅濬等撰

慈溪縣志卷第一

敍縣

沿革論

慈溪縣秦漢以來地屬句章古句章城在今縣南隋開皇九年併餘姚鄞鄭三縣入句章唐武德四年析句章置姚州八年廢鄞州爲鄭縣則慈溪實鄞封內地也開元二十六年析鄭縣置慈溪溪因邑人董黯孝養其母而得名詳見敍故因以名縣按唐崔殷撰董

孝子廟記云黯後漢人孝行著于鄉邑和帝召拜郎中不赴厥後世爲名族故以董孝名鄉慈溪名縣貞元中爲上縣二十一鄉皇朝併爲五鄉九域志亦爲上縣

境土

東西一百里南北九十里

東至定海縣界六十里以梅林涇及雙橋鸕鷀爲界西至紹興府餘姚縣界八十里以桐下湖從浦至大江爲界

南至鄞縣界三十里以鍾乳山及潘嶼嶺孤兒岡爲界

北至秀州海鹽縣界六十里以大海岸中桑嶼并黃牛山爲界

東南到鄞縣界一十五里以西渡江心爲界自界首至本府三十五里

東北到定海縣界六十里以雁門嶺爲界

西南到紹興府餘姚縣界一百里以楊溪村及高嵒并石門山爲界

西北到紹興府餘姚縣界八十里以上林鄉爲界

風俗

邑有董孝子之遺風人知孝愛樂循理舊矣皇朝以來

楊公適杜公醇又以行義爲之師表自是文物益盛

王荊公安石有云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

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

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其人畏刑而

易治所見之士亦多美茂易成也

縣令

題名始于太平興國在唐得七人以冠其首

房琯唐開元中監察御史貶睦州司戶參軍慈溪始置縣遷以爲令上德化興長利流民來歸狡吏引去以治最類事見唐書本傳及會要舊志所載民立廟祀之至今縣橘名驄馬以公故也

周須

閻信美

張濤

周曜

宋革

柳寬以上皆唐時令見香山智度寺常寂大師行狀碑

張齊皇朝太平興國八年

李昭文按曰原本林本皆脫張齊而繫皇朝太平興國八年八字於李昭文之下必係傳寫者所誤今據嘉靖寧波志天啓慈谿志補正而李令明志亦繫於太平興國年近志繫於雍熙年疑名已亡無能知其

孰是姑闕疑焉

張顓端拱元年爲令廉潔自持邑人號爲張清清太宗皇帝賜詔獎諭云令長之任得以旋異政而

親吾民者也爾膺茲選擇綽著强明勤以奉公廉而守道達于聽覽深所歎嘉愈宜勵精當俟明陟民立廟祀之縣有清閟以公之德名者也

聶惟寧淳化二年

劉昭裔至道元年

張若訥咸平元年

段志忠咸平四年

張守璿景德元年

龐遵古景德三年

甯直符大中祥符二年

張汝珪大中祥符四年

耿　防　大中祥符七年

姜成範　天禧元年

胡孝恭　天禧四年

王　淑　天聖元年

林　濟　天聖四年

牟　經　天聖六年

孫知古　天聖九年

虞　肅　景祐二年

王利用　景祐四年

李　永　康定元年

〈寶慶十六　四〉　煙嶼樓校本

王永昌　慶厤三年

林　肇　慶厤五年

韓　鑑　皇祐三年

張直言　至和元年

游　烈　嘉祐二年

陳　章　嘉祐五年

林　汴　嘉祐八年

于　存　熙寧元年

汪　伋　熙寧四年

李世卿　熙寧六年

李友聞　熙寧七年

盛次仲　元豐初爲令雅有文名究心民瘼持身公介不畏强禦戢吏愛民政多惠利後爲內相

沈　諿　元豐四年

崔　熙　元豐八年

余　輿　元祐二年

張　伋　元祐五年

吳　最　紹聖元年

陳　衡　紹聖四年

石　沔　元符三年

王師中　建中靖國元年

〈寶慶十六　五〉　煙嶼樓校本

黃　杞　從事郎崇寧元年

唐昌期　通仕郎大觀元年

方巨川　文林郎政和二年

孫　寘　文林郎政和八年

許之才　儒林郎政和八年

黃　濤　從事郎宣和二年

陳　雲　朝奉郎宣和四年

沈時升　霅川人宣和末爲令誠心撫字愛民如子俗歲化之無敢梗政既去父老請于官建立祠宇於縣治號沈公堂即丞相該之父也

林叔豹　字懿文永嘉人少入太學有聲建炎初以宣教郎爲令律身廉勤莅事明敏高宗大駕南巡過

邑禁衛甚衆小縣未易供億宰執素稔其名戒衛士以下無得苛擾邑人尋聞虜寇之至驚惶逃避有武斷貪悍之夫一二人爲民所訟公捕而斬之由是遠近知畏絕剽掠之患虜酋破明州僞立蔣安義爲守虜退叔翁以鄉兵入城杖死安義一郡遂甯高宗駐蹕臨安召以爲監察御史

周方祇從事郎建炎四年

向季仲右文林郎紹興三年

林定右從政郎紹興六年

趙不圓右承直郎紹興九年

畢瑛右從政郎紹興十二年

張光右承直郎紹興十四年

陳艮翰字邦彥赤城人紹興十七年以左從事郎爲令成人材吏畏民愛諸司交薦召除監察御史後爲諫議大夫給事中太子詹事

經術飾吏事天資高明操尚介特恢崇風化作

李彭年左從政郎紹興二十一年

張敦實左從事郎紹興二十七年

姚應辰右文林郎紹興二十七年

鍾確右文林郎紹興三十年

錢萬中左文林郎紹興三十二年

蔣蕆右文林郎乾道元年

吳翼夫右文林郎乾道六年

陳壽彭右承直郎乾道六年

文林郎乾道九年四月十七日到任淳熙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成資磨勘

鄭昌言從政郎淳熙三年七月初八日到任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滿

莫洮通直郎賜緋魚袋淳熙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任八年正月八日以知台州仙居縣唐仲溫避親兩易離任

唐仲溫奉議郎淳熙八年正月八日避親兩易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滿替

徐衮從事郎淳熙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到任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本州奏薦兩易

蔣鶚從事郎淳熙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以奏薦兩易十二年四月十七日滿替

葛郢奉議郎賜緋魚袋淳熙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到任十六年二月十九日滿替

唐仲展從政郎淳熙十六年到任金華人政得寬猛之宜遇事詳明窮究其隱催科不擾財賦自辦雖有獄未嘗妄禁一人黠吏畏之不敢舞法紹熙三年四月初五日滿替

柳恂從事郎紹熙三年四月初五日到任慶元元年四月十三日滿替

朱室文林郎慶元元年十一月到任三年二月口日丁母憂

柳說從事郎慶元三年五月初一日到任六年六月初九日滿替

石次翁承直郎慶元六年六月九日到任嘉泰三年十月十七日滿替

趙希覩儒林郎嘉泰三年十月十七日到任開禧二年十二月初八日滿替

張義和文林郎開禧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到任嘉定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滿替

溫膚公文林郎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滿替

俞昌言迪功郎嘉定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到任九年三月初二日離任

邊烈文林郎嘉定九年四月初四日到任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離任

趙崇遂從政郎嘉定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到任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離任

虞　詵儒林郎嘉定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到任寶慶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滿替

周　符儒林郎寶慶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任紹定元年十月二十七日滿替

舉　諫儒林郎紹定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到任有旨改令爲京官闕二年六月十八日離任

留暐祖宣教郎以制帥胡尚書具申朝廷改令爲京官闕紹定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到任五年十二月滿替○按以自此以下十人皆係續增

葉汝明奉議郎紹定五年十二月初四日到任至端平二年五月初三日不祿

張約之承議郎端平二年九月初十日到任嘉熙二年九月初九日滿十月內除監權貨務

王致遠奉議郎嘉熙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到任至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離任

吳　溥宣教郎淳祐元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任至二年二月初二日離任

曹　郃宣教郎淳祐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到任至五年五月初一日滿替

季　鏞通直郎淳祐五年五月初一日到任至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丁內艱

衞　栟承議郎淳祐八年四月初八日到任至十年二月初三日離任

陳　灼宣教郎淳祐十年二月二十六日到任至十二年四月初五日離任

陳　桂朝奉郎淳祐十二年二月初三日到任在任以恩賞磨勘轉朝請郎寶祐三年三月三日滿替

社稷

壇在縣西南一百步皇朝建炎二年令林叔豹始建齋宮久而圮紹興二十一年令陳良翰重建嘉定八年令俞昌言重建

城隍

廟在縣西四十步

學校

舊在縣西四十步皇朝雍熙元年縣令李昭文建先聖殿居其中端拱元年令張穎記慶厤八年令林肇徙建于縣治之東南一里鄞縣宰王公安石記之貽書招邑人宿學杜醇爲諸生師建炎四年金寇至學燬紹興十二年令畢珙草拜殿宇齋居久而弗支淳熙四年節度推官宋南强攝邑以勸里士陳公達首倡義大成殿輪奐一新齋居門廡庖湢次第成于後政之手而率先之者宋也八年令唐仲溫始落其成講堂舊名尊道至是改曰成德堂之後有直舍曰橫經四齋曰本仁曰明義曰約禮曰崇智慶元元年令朱堂于泮池外建牆門六扉左曰右月開禧二年漕口檄尉施子升重建尚書樓公鑰記

淳祐二年郡守祕撰陳公塏發錢米下縣委令曹郃爲慈湖楊先生簡拜祠堂于成德堂之右祠成令以告于郡于是朝奉郎主管建康府崇熙觀天台鄭霖作記先生之姪愉書丹邑人朝奉大夫直寶章閣桂萬榮書蓋按曰淳祐二年以下後守續增

祭器

一百九十六件

祭服一
三副

錢糧

田三百九十二畝一角二十二步
地二十八畝二角四步
山六畝二角六步

歲收

米一百八十二石九斗二升五合
穀一百一十三石九斗
租錢四十七貫三十文
賃錢日收一百一十二文

城郭

縣城周回五百六十丈

坊巷

興賢坊舊名崇儒在縣學西令趙希觀更立　狀元坊爲武舉魁胡應時立
孝賢坊　崇孝坊縣令虞詵立

倉庫務場等

縣倉縣西南三十步舊屋十間今存其二一貯官兵俸料米一貯義倉米
諸色宵錢庫縣治東廊紹定元年令周符重建
酒稅務縣城東南二里淳化七年置

煙嶼樓校本

鳴鶴鹽場縣西北六十里熙寧六年十月置
教場縣城東北中有閱武亭靖康元年尉劉崇建令于庭式記後廢慶元三年令朱堂尉朱應祥重建更名眾整里
士嚴蒙記
居養院縣東南二里元符元年建
安濟坊縣東南二里崇寧二年建
漏澤園縣西南三里崇寧三年建

公宇

縣門上爲勅書樓宣和初令黃濤建寶慶二年圮于風令周符新之樓凡五間守胡棨爲扁縣名于外門內涉級而上
中門雍熙元年令李昭文重建寶慶三年令周符新之門旁有兩翼門內列兩廡

煙嶼樓校本

縣廳李昭文重建紹定元年周符于廳後創小樓
縣堂正廳之東元祐初令崔熙建
明恕堂東廡之東李昭文建紹興六年令林定重修扁製錦慶元初令朱堂重建
縣獄西廡之西舊苫隘陋紹定元年令周符闢而新之
清清閣直正廳後小樓之後淳化中建以縣令張穎清德得名里士徐璋記嘉定十年奉化丞沈璞攝邑重修湖州校官王休記
之紹定元年令周符重修
瑗碧亭清清閣之後出縣城之北臨池乾道間令陳壽彭建後廢慶元五年令柳說重建紹興府理椽王休記之又廢紹定元年令周符重建
擁青軒縣堂之後隆興元年令錢萬中名之
攬秀亭擁青軒之後紹定元年令周符重建凡縣治內所修建張虎記之

麗澤亭　縣治之前舫自縣初橋上築亭上有樓陰陽家以爲縣無案山此樓卽前案也

大寶山之麓創自熙寧以前泉清甘宜茶名寶泉

蒙亭　亭後圯紹興十七年令陳良翰重建改今名羅昭叔記

今廢

濯纓亭　縣治東南今廢

迎麾亭　縣治西南今廢

承流亭　縣治東南二里迎麾承流皆創自縣初監司郡守經歷送迎之所也

官僚

丞　邑舊有丞崇寧五年省罷紹定二年正月置尙書省劄子煥章閣學士通議大夫知慶元軍府事兼沿海制置使司胡榘狀竊見本府慈溪縣由唐貞元以來標爲上縣皇朝太平興國中置令距今三百餘年自南渡以來衣冠日盛戶口日繁今主客二萬餘戶計一十五萬六千三百餘口爲田四十六萬九千一百餘畝夏秋二稅官物繁多實爲壯縣然本縣今只部注令一員又無丞佐可以裨贊連年簿尉非才邑政未免多闕貽賊多有失陷本府不容坐視伏覩嘉定吏部條法諸縣及萬戶注丞一員今慈溪縣戶口繁多踰二萬戶所宜置縣丞一員以共理民事證得定海縣主客纔一萬九千餘戶計五萬五千餘口爲田三十五萬餘畝夏秋二稅視慈溪縣反少而令丞並置一邑之事得佐官以協理今慈溪置丞不爲冗員惟是創置一官則有一官之費若令一邑遽爾增費則恐事力不支本府契勘三酒務監官各係雙官昨來權府程提刑臺申請省罷都酒務比較務官各一員就奉化縣鎭埼鎭置鎭官巡檢二員而贍軍務尙存雙員今三務既各爲一若各官一員自可輸流管幹欲乞朝廷特思數奏許從所乞省罷職軍務監官一員于慈溪縣置縣丞一員特許本府選辟一次日後作吏部使闕但慈溪縣既置丞則縣令合行改作京官員闕庶幾事權增重百里有賴併乞降指揮吏部施行其慈溪縣令許申

務見任人且令終滿差下人令赴部別行注授伏乞明降指揮下本府施行申閩事正月九日奉聖旨令吏部將慶元府慈溪縣添置縣丞一員就令本府選辟一次仍令贍軍務監官一員省罷其見任人許令終滿已差下人赴部別行注授餘依

主簿　聽事縣城東南本丞廳崇寧五年省丞遂爲簿廳久而圮淳熙八年張博文重建勸農堂王中行建臨香亭紹興二十四年李炳建後改改扁不一嘉定十年天台劉焕奉其兄閩風逸民倣偕至改曰聽雨慈川逸民劉叔溫記溥廳有水利記四縣尉成立尙書汪大猷著作郎倪思湖州校官王休所撰也

尉　聽事縣城東南雍熙元年建東爲亭堂尉畢仲荀記園有三次亭後改雨香今名華綠又有無我亭永嘉翁洮建有記

監酒稅　聽事縣東南一里皇朝慶厤八年建今廢

監鳴鶴鹽場　縣西六十里邊海之處也皇朝熙寧六年十月建兼巡檢主管煙火公事巡捉私鹽茶礬香等寶慶二年有旨選辟文資

鳴鶴寨巡檢　皇朝政和七年置于金仙院駐劄

驛鋪

鼈磯驛　縣南一里唐閻元中令房琯建以川多鼈雁故名皇朝元豐中令崔熙重建左太中大夫周鍔記建炎兵燬紹興十七年令陳良翰重建

丈亭館　縣西四十五里夏侯曾先地志云是老尉牌宇築方丈室舊日丈亭老尉乃古之軍令今館北有老尉浦是其跡矣吳越錢氏改爲上亭後廢慶元五年尉閻嶷重建厥而大之嘉定間令邊烈又闢地築小館于亭北亭前建小軒三間古有題詞曰潮生浦口雲潮落沙頭樹潮本無心落又生人自來還去今古短長亭送往迎來處老盡東西南北人亭下潮如故又慈川道

民詞云南山明北山明中有長亭號丈亭沙邊
供送迎東江清西江清海上潮來兩岸平行人
分棹行又僧義銛詩云青青歷歷映江流半是
明州半越州亭下寒潮亭上客不知來往幾時
休

西門鋪縣治西西至甲山鋪二十五
里東至西渡鋪一十五里
西渡鋪界首東至鄞縣景安鋪一
十五里又至本府二十里
甲山鋪金川鄉西至漁
溪二十五里
漁溪鋪漁溪坊前西至紹興
府桐下鋪二十五里

敍山

山

四明山自越地跨縣境以至鄞縣詳見郡志

塔山縣西南三里陰陽家謂縣之青龍山

大寶山縣西南二里陰陽家謂縣之白虎山山南有泉
極清甘名大寶泉

句餘山縣西南二十五里句章餘姚在此山之東西蓋
因山以名縣也山海經云此山多金錫少草木

戍溪山縣西南三十五里晉孫恩盧循據嶺表作亂繇
海道入寇劉牢之禦之屯兵於此故其山以戍爲名
也

東澄山縣西南二十五里

五馬山縣西南六十里

三女山縣西南六十里耆老相傳云昔有三女浴於江
次忽爲霆擊化爲三峯亭亭相望因以名之

大隱山縣南三十里夏侯曾先地志云大隱山口南入
天台北峯爲四明東足乃謝康樂煉藥之所也晉虞
喜三召不就遁跡此山因以爲名

三過山縣南十五里山勢孤峻下臨江濱潮水縈洄舟
人理棹常倦於經過雖一過猶三過焉故以名也

龍子山縣南五里山形似鼈

抱子山縣東南十里山勢宛轉如龍蛇抱子之狀

橫山縣東南十里

驃騎山縣東三十里會稽典錄云漢世祖時張意爲驃
騎將軍其子齊芳歷中書郎嘗隱於此故以爲名俗
呼爲馬鞍山乃州之後坐山也

闕峯縣東北二里吳太子太傅闕澤居其下取其姓以
名之

香山舊名大蓬山又名達蓬山縣東北三十五里山峯
有巖高四五丈狀如削成有石穴深三丈其巖有三
佛跡或云上多香草故以爲名又云秦始皇至此欲
自此入蓬山故號達蓬山下有智度寺石湖范居士
嘗有詩云抖擻軒裳一闕塵任教空翠滴烏巾老身已到鑑與上處處青山是故人

桑嶼山縣北六十五里

東向山縣北六十里

黃牛山縣北六十里

算嶼山縣北六十里

茗嚢山縣北六十里

浪港山縣北六十里

石塘山縣北四十五里

向頭山縣西北八十里海濱亦名西龍尾東望伏龍山與龍頭遥龍頭以東屬定海龍尾以西屬餘姚各有海塘塘每爲潮所損二山扞潮其中濘塗與山相接

古有海塘閒柱屹然中存今盡爲漁鹽之地已成畎畝者禾黍菽麥彌望昔以海邑之衝欲於此置寨屯兵尋以舟楫難於出入故寢

鳴鶴山縣西北六十里耆老相傳云昔有鶴棲於此山一旦飛鳴冲天而去

漁溪山縣西北五十里

五磊山縣西北三十五里上有五峯磊磊相比如聚米所成人謂五磊雲興則雨常以爲候

朱墓山縣西六十里宋台州刺史朱夔葬於此

埋馬山縣西六十里夏侯曾先地志云秦始皇游海至此馬斃埋之故以爲名

雨微山縣西五十五里舊名龍山上有雲氣即降雨澤邑人常以此爲候或云本是雨徵山避廟諱故改徵爲微

夜飛山縣西四十五里其山生甘草仙藥耆老相傳云此山自蜀夜飛而來蜀客見而識之因以爲名

鳳凰山縣西四十五里丈亭之東其形如鳳與龍山對峙

龜子山縣西四十里山形似龜

城門山縣西三十里朱城門校尉會稽從事陳詠葬此

山田以爲名

虎胛山縣西三十里山形聳踞如虎胛隋大業中嘗令鑿山西南斷跡猶存

鳳嶰山縣西三十里山形似鳳

仙雞山縣西二十五里夏侯曾先地志云上有石井石牀又有銅瓶非人力所能舉旁有石雞俗云是扶桑雞飛下因以爲名

赭山縣西八里土色正赤故曰赭山

彼水

水

慈溪縣南三十里與大隱接本曰大隱溪里有董黯生後漢時性篤孝母寢疾好飲此溪之水每思之恐不常得黯遂築室溪濱板輿就養厥疾乃痊因名溪曰慈溪後乃以名縣

江源于紹興餘姚之太平山東來至丈亭乃分爲二大江由鍼池歷西渡經府治之北入海小江貫縣中出東郭至西渡又與大江會率隨潮進退大江乘潮多風險故舟行每由小江

又溪縣東北十五里受眾山之水色清如文故以爲名溪上有小市舟行通定海

涵溪縣西四十五里舊說有清潭虛闊竹木連續清澄徹底鱗介不能潛其形漁者利之故名

藍溪縣西南六十里自發源流出江際夾岸藤蘿色深可染因以名之

普濟湖縣東北一里唐開元令房琯開鑿之以溉民田

吳太子太傅闞澤德潤居之謂之德潤湖近歲寶謨閣學士楊簡敬仲居之謂之慈湖

花墅湖縣東南一十里古有小塘瀦水唐貞元十年刺史任侗勸民修築灌溉田疇中有小墅春花明媚多于眾山故名湖多魚及蓴菱蓮湖之人資以爲利

姜湖縣東南十里本姜氏捨田一頃以爲湖民資灌溉

孫湖縣東南一十五里西嶼鄉溉田頗多或謂湖多香蓀故名蓀湖訛而爲孫

杜湖縣西北六十里古有湖趾唐刺史任侗重加浚築

鳴鶴一鄉之田仰灌溉俗號第二重天皇朝慶元初主簿周常募眾開築湖岸修治碶閘爲利尤博著作郎倪思記之

白洋湖在鳴鶴鄉唐景龍中餘姚令張辟疆修築

雞鳴湖在金川鄉昔又謂之仙雞湖任侗修築今廢爲田

雲湖在金川鄉任侗修築今廢爲田

鳳皇湖在金川鄉今廢

永明湖縣西二里今廢

大寶泉縣西二里永明寺西山下水性輕清味甘色白宜烹茶大旱不涸新昌石鱗之嘗銘其異代郡畢仲荀篆書字畫奇古爲時所重

永昌潭舊名廣芃潭縣西南四十里至道宮之上唐天寶二年明皇遣使投金龍密以朱筆記其左肋繼而雨降明皇目覩行雨龍左肋下有朱畫及有大寶永昌四字謂臣寮曰此四明山所投之龍暨使回奏投

潭之始卽泛出黑漆木板尺餘有金書大寶永昌四字遂賜宮名大寶潭名永昌餘見至潭之北五里有道觀

獅子潭禱雨必應上有石室一所有獅子足跡幷仙人藥臼潭下有石臺三層高數丈鄉名石臺以此

湍水巖潭在石臺鄉溪上近白巖院曩時因旱禱雨未獲有老父坐水濱石上語行人曰曷不於此祈請令張義和亟禱之得小蛇以歸雨隨至其後縣家禱祈多應遂建龍王祠有記

北雪潭縣之德門鄉去縣三十里

烏石潭縣之西嶼鄉去縣十里

白龍潭縣東南七里花墅湖上水出山石間

天井潭縣西北二十里

以上諸潭皆禱雨靈應之所

渠堰碶閘

金墩堰 沈忠堰 前莊堰

茆風堰 風林堰 方盈堰

新堰 丁堰 齊拱堰

唐支堰 王沙堰 李溪堰

倪家堰 梅林堰 李家浦堰

豬欄堰 清林堰 鰐浦堰

大杜湖堰 虞莊堰 詹家堰

胡卿堰 小杜湖堰 祝家堰

塘頭堰

李溪閘諸支溪香山之水以溉民田隳廢歲久紹熙四年通判陳耆壽邑簿胡大猷募民重建爲利甚博尙書汪大猷記之

右德門鄉

彭山閘彭山堰縣之西北有水出羣山閒迤而東來未至縣五里所抵彭山而入于江瀕江有閘瀦水以備水旱霖潦則洩之歲久閘廢水無所蓄潮入河淤淳

熙十三年主簿趙汝積勸率鄉人凡田于西者獻出錢三百撤故閘址悉以石爲之長十有一尋廣四尋中闊丈有二尺扃以層板使便啓閉西鄉之田受利既博復修斗門比舊基有加焉通下流莫邑中因舊河而浚之廣一丈五尺深七丈中廣二丈六尺深如之舟楫通行邑下之田亦資灌溉

橫山堰 梨木堰 抱子閘

胡家港閘 上下南洋閘 虞氏白洋堰

沈家堰 門家堰 孔家堰

岑徑堰 徐家堰 戴家堰

枝浦堰　徐洋閘　鼈窖堰
馬安堰　洪家堰　壇林堰
陳童堰　梁家橋堰　茅砧磧
右西嶼鄉
沈婆閘　沈婆堰　麻車閘
石礬閘　謝家堰　薛家堰
新河堰　朱童堰　楮浦堰
邵徑堰　應堰　葛塔堰
金家堰　蜆浦堰　東堰
則水新堰　余家堰　廊墅堰

鳥山堰　張押直堰　洪家堰
周家堰　楊家堰　牛欄堰十五都
沈家堰　施虎廟堰　沈家渡堰
牛欄堰十六都　茶浦堰　蔡家堰
朴木堰　茭堇堰　洪莊堰
下洋西堰　戴家堰
右石臺鄉
西湫閘　新界堰
右金川鄉
古窖閘

雙河塘鳴鶴鄉與餘姚之上林鄉同一河上林之水泛溢則流入鳴鶴每年苦澇乾道元年里人曹閎捐錢二千緡倡率鄉豪益以二千緡創建雙河界塘六百餘丈自是截斷西流鳴鶴之田遂爲膏腴
大理渠縣南五里通積水灌高鄉之田
戴鄰堰元在花墅湖
海塘石磧閘濱海爲塘以禦風雨水之泛溢則決之於海既決復塞民費且勞皇朝嘉祐二年縣令游烈尉成立率民爲開豬泄以時民得耕稼自是一鄉無復水旱之患

右鳴鶴鄉
橋梁
驍馬橋有屋三間在縣南一里唐開元二十六年令房琯建先是琯爲監察御史故邑人以是名之皇朝治平三年令于存修建炎燬于兵紹興十四年令張光重建後復摧圮近歲邑人募衆修飾如舊觀
德星橋縣西南二里半有屋二間南北有亭唐貞元九年建以密通大寶山名大寶橋後改今名皇朝熙寧元年令于存修建炎燬于兵紹興十四年令張光再建復圮紹熙元年沈氏尼重修如初
無擇橋縣之金川鄉招義村唐孝子張無擇廬父墓日後人因以名之今呼爲吳石橋聲之訛也
開禧橋舊名夾田在縣東南三里接驛路往來之衝皇朝皇祐二年建紹興八年令林定重建邑士李琦民記久復圮開禧元年令趙希觀易而大之遂卽改元之號以爲名

鮑約橋縣之德門鄉五代末有鮑待中約居此建橋後人因以爲名

王子橋縣西十里金川鄉雲山里以故老相傳後漢王修之子建遂以爲名

津渡

黃墓渡縣西南石臺鄉去縣三十里

李溪渡縣東南德門鄉去縣四十里

青林渡縣東南德門鄉去縣二十五里

任家渡縣東南西嶼鄉去縣二十五里

鶴浦渡縣南西嶼鄉去縣一十五里

蒲山渡縣南西嶼鄉去縣一十五里

沈家渡縣西南石臺鄉去縣三十五里

丈亭渡縣西南金川鄉去縣五十里

吳翁渡縣西南金川鄉去縣五十五里

蜀山渡縣西南金川鄉去縣六十里

東南渡鄞縣西渡績江相距十五里

城山渡縣西南十五里

車廄渡縣西南四十里

俗產已見郡志

刊誤

沿革論 析句章置姚州州下脫鄞字

境土 鷗鷺盧本下有浦字

縣令朱堂 十一月到任盧作四月十一日到任核之前任是也

官吏 各係雙官各上盧有舊字

驛鋪丈亭館 是老尉廨宇是上盧有丈亭二字

山抱子山 山勢宛轉轉下盧有盤泊二字

補遺

公宇麗澤亭 建炎兵燬紹興三十一年令鍾確重建寶慶三年圮於風令周符重建二十七字盧在即前案也之下

四明志卷第十七　宋元四明六志第四十九冊

宋　羅　濬　等　撰

慈溪縣志卷第二

敘賦

鄉村

西嶼鄉縣東南管里三村二

上牛里　石刺里　安仁里

飛鳧村　德星村

金川鄉縣西管里四村三

雲山里　太平里　大川里

求賢里

太平村　招義村　千金村

石臺鄉縣南管里二村二

望江里　孝順里

句餘村　光德村

德門鄉縣東管里二村二

清水里　黃山里

鄞水村　雁門村

鳴鶴鄉縣西北管里一村一

小山里

西村

鎮市

丈亭鎮今廢　德門鄉門溪一作文溪

門溪市

大隱市石臺鄉

黃墓市石臺鄉

藍溪市石臺鄉

車廄市石臺鄉會稽地志云昔句踐於此置廄停車秣馬跡猶存

漁溪市金川鄉

田畝

舊額四十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八畝二十九步

戶口

主客戶通計大小口一十五萬六千三百八十

夏稅

絹一萬七百一十六匹一丈五尺六寸五分六釐

正稅五千一百七十二匹一丈五尺六寸五分六

釐

和買五千五百四十四匹

紬二千六百八十三匹二丈八尺六寸八分

正稅一千二百九十七匹二丈八尺六寸八分

和買一千三百八十六匹

綿二萬六百七十二兩三錢七分四釐

折變

折帛錢

絹二千三百一十匹計錢一萬五千三百三十

八貫五百文

正稅六百四十七匹每匹七貫文計四千五

百二十九貫文

和買一千六百六十三匹每匹六貫五百文

計一萬八百九貫五百文

紬一千六百八十二匹計錢一萬一千二百一

十九貫五百文

正稅五百七十三匹每匹七貫文計四千一

十一貫文

和買一千一百九匹每匹六貫五百文計七

千二百八貫五百文

綿八千四百三十兩每兩四百文計錢三千三

百七十二貫文

折麥

絹一百一十六匹二丈三尺三寸

紬三十三匹二丈二尺五寸

綿五百二十三兩八錢七釐五毫

以上三項共折麥六百四十二石三升三合

四勺

正五百八十三石六斗六升六合七勺

義倉五十八石三斗六升六合七勺

亭戶折鹽

絹一百一十四匹三丈二尺二寸五分九釐

紬七十二匹八尺八寸二分五釐

綿一千八十八兩九釐

實催本色

絹八千七十五匹一丈四尺八寸八分比元額增

七寸八分三釐

補所虧紬數

紬八百九十五匹二丈二尺五寸虧一丈四尺七

寸八分三釐入

絹數

綿一萬六百三十兩五錢五分七釐五毫

秋稅

苗米二萬四千五百六十八石九斗五升七合三勺

折變

糯米二千六百三十六石九斗五升三合折苗米

二千六百八十二石四斗一升七合
亭戶折鹽九百七十六石七斗四升三合
實催本色二萬八百八十九石七斗九升七合三勺
酒以寶慶三年爲準
省場
本柄錢四千七百七十二貫六十八文
糯米七百三十四石一斗九升每石價錢三貫九百九十文計二千九百二十九貫四百一十八文
麵麥一百七十七石九斗五升每石價錢三貫六百文計六百四十貫六百二十文
夫食物料錢一千二百二貫三十文
造麵五十一貫三百二十文
造生煮酒五百六十六貫八百四十六文
袋紬九匹二丈五尺每匹四貫文計三十七貫文
箍缸打竈一百二十貫文
官吏巡捕夫食廢費輕空滲漏四百二十六貫八百六十四文
收息錢六千一百八十五貫九百七十六文

諸司六千八百二十一貫二百七十七文
經總制司三千五百五十二貫四百九十二文
羅本司二千六百二十四貫九百七十五文
移用司六百四十三貫八百一十文
本府虧本柄錢六百三十五貫三百一文填納諸司
糟錢一百六十三貫三百九十文
諸司四十八貫八百九十四文
經總制司二十六貫五百二十六文
移用司二十二貫三百六十八文
本府一百一十四貫四百九十六文

人戶買撲酒坊三十一所
大隱坊　車廐坊
招義坊　漁溪坊
藍溪坊　鳴鶴坊
雁門坊　黃墓坊
廬山坊　盧慈坊
貴勝坊　黃楊坊
施麐坊　柵浦坊
相麐坊　蘆江坊
石步坊　蜀山坊

聖井坊　杜湖坊
杜郭坊　下洋坊
徐都橋坊　浦口坊
石橋店　鑌頭店
郭宅店　嶼山店
狄墓店　江邊店
莊徑店
淨息錢四千八百五十九貫二百二十七文
常平司三千七百九十五貫四百九十九文
本府一千六十三貫七百二十八文

商稅以寶慶元年爲準
歲額錢二千七百貫文
諸司一千三百九十一貫五百二十七文
經總制司六百四十三貫八百三十九文
糴本司七百四十七貫六百八十八文
本府一千三百八貫四百七十三文於內除豁諸司頭子錢六十四貫四百四十八文實收一千二百四十四貫二十五文
雜賦
免役錢預料共二萬二千一百三十貫九百三十二文實催到一萬二千四十六貫六百二十六文外神支發八十四貫三百六文
縣吏支五千七百二十六貫一百九十六文
本府八百七十二貫四文解發減省人吏錢在京官內
經總制司四千八百貫文
官戶不減半七百三十二貫七百三十二文
茶租錢四百一十九貫五百一十九文
本錢錢七百四十八貫二百五十文
租堰錢三十貫文
房廊錢五十貫六十四文

河渡錢六百五十六貫七百九十九文專隸常平司
職田
米一千四百三十五石元額一千四百六十九石四斗三合一勺于內豁除逃荒砂塞復還民業米有今額
敍兵
弓手
縣尉司額八十人今七十六人
土軍
鳴鶴巡檢司額九十人今七十三人

敍人見郡志

敘祠

神廟

靈應廟縣東一里即鮑郎廟也事跡見郡志民既神之故所在皆立祠焉

董孝子純德君廟縣東北一里慈溪因孝子得名而舊無祠宇附祀於城隍皇朝建炎間縣令林叔豹即靈應廟之西建祠堂遷其像而祀之有題跋刊于孝子碑陰祠宇尚卑陋紹興三十二年郡戶曹董鄰攝邑遂于普濟寺之西建廟久而圮慶元二年令朱堂增修飾同僚與邑之士夫上巳重陽行三獻之禮里士

畢集祀罷飲福于普濟寺至今不替尚書樓鑰記之

張孝子祠孝子諱無擇唐人事父至孝父死葬縣之金川鄉虎牌山廬于墓側朝夕哀慕七日絕漿三年不櫛感芝草醴泉之瑞其後仕至中散大夫終和州刺史自樂天志其墓皇朝嘉定十四年邑人請于縣立祠宇於純德董君廟側春秋配享著作郎張虙記

靈感廟在縣西北七十里地名向頭山皇朝建炎四年勅封靈應侯

東西五聖廟一在縣東南一里一在縣西南一里

東嶽行宮在清道觀之西去縣三里

縣騎將軍廟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會稽典錄云漢世祖時張意爲縣騎將軍後隱于山遂立廟以祀之

祠山張王行祠在永明寺開禧初縣尉施子升始建祠宇寶慶二年令周符尉莊鎬募衆增廣從是水旱疾疫邑人必禱焉

宮觀

清道觀縣東南三里唐天寶八年建後廢皇朝紹興三十年道士葉景虛重建又于其右建東岳行宮尚書樓鑰扁其入觀之路曰列仙遊觀

大隱山至道宮縣西南四十里下有龍潭唐天寶二年

道使投金龍禱雨泛出黑漆木板有金書大寶永昌四字雨隨應乃賜潭名曰永昌建觀潭上名大寶詳見敘水地皇慶皇朝大中祥符間一夕疾風大雨拔木發屋觀屋忽運於溪南高爽處人號爲神運殿治平二年賜今額世傳爲葛仙翁謝康樂等修煉之所宮側有藥臼石臺皆仙跡也寶慶元年道士董成眞具其事聞于朝有旨命祠官典領且給降楮券三清殿聖寶閣鐘樓方丈廚庫廊廡皆一新之仍創亭三間少卿汪立中扁以環碧其大隱山則樓宣獻公舊扁也

府仍給據與免和役非泛科敷

崇壽宮縣西北五十里屬鳴鶴鄉定海縣東海王廟守香火道士嘗請崇壽爲其觀額此宮遂改天宬觀又改天宬萬壽觀後有旨東海王廟改爲淵德觀紹興元年道士王太素陳乞于朝復舊額

寺院

禪院六

香山智度寺縣東三十五里山舊名達蓬以其自此可達蓬萊眞應大師惟寶道場也惟寶姓湯生於唐開元十二年從善慧禪師出家學道復從宗本禪師受微旨天寶十四年振錫至縣之若嶼山夜夢神人告

曰達蓬名山可居翌日得其處石壁間隱然有佛跡遂結庵焉寶應元年海寇袁晁散掠浙東數百人突庵暴侮寶據石瞑坐賊舁巨石塞其洞口寶喑嗚作聲以一掌舉之賊驚顧辟易寶諭以善信各禮謝而去廣德二年寶乃卽山麓開基建寺大厤八年刺史裴儆奏聖跡在石巖谷流香乞以香山爲寺額詔從之貞元二年十二月寶趺坐而逝葬寺之巽隅咸通十四年有途人負涿器五百入寺曰湯和尚于浙西丐緣先遣至此和尚濯足溪邊隨至矣衆趨出迎惟見草徑濡迹直抵墳塔遺履在旁發塔視之髭髮秀長神色如生奉以歸寺乾寧三年有睦州陳氏至曰幼子久嬰沈疾値湯僧得更生約十六年還解於此升堂見僧像愕然自是水旱疾疫無闕續者爭來禱晉天福七年吳越王賜號常寂大師錢億爲州牧迎致府庭以鍼刺其膚飛血如線億大悔謝欲致城中之與國寺舉者莫前遂遣還山後有尼爲削髭髮未釋刀似有壞相始加漆飾彩繪皇朝天聖元年賜寺額元豐三年守王誨以禱雨有驗聞於朝更常寂之號曰眞隱常住田一千二百三十二畝山二千一百畝

廬山普光院縣西南二十五里唐乾元二年置皇朝治平二年賜額大觀閒中書侍郎劉逵記本院輪藏云清泰開基元豐革律綿歷紹聖三世禪居其山堆青擁翠秀拔鶴洲鳧渚之上物情萬狀皆出其中此亦一方佳景也謂之清泰開基則在唐必廢而復興矣石湖范居士集有送舉老歸蘆山偈云二千里往回似夢四十年今昔如浮去矣莫久留桑下歸歟來共煨芋頭常住田五百一十畝山六百三十九畝

定水寺縣西北五十里近鳴鶴山唐乾元二年建名清泉世以爲虞世南故宅皇朝改今額紹興七年更爲禪刹寺有泉甘寒宜煎煮暑月汲之久停不腐有大

藏經殿唐京兆韓杼材記常住田九百七十畝山六百三十九畝廬陵僧德璘嘗住寺以蒸木犀香送誠齋楊文節公公遺之五詩一云春得鄱江信香從定水來今年有奇事正月木犀開二云萬杵黃金屑九蒸碧梧骨詩老坐雪窗天香來月窟三云山童不解事著火太酷烈要輸不盡香急換薄銀葉四云傳語雙峯老汝師是如來如何一瓣香卻爲楊誠齋五云誰言定水禪入定似枯木飛入廣寒宮收得香萬斛

五磊普濟院縣西北三十里舊名靈山禪院唐文德中令賾禪師建皇朝大中祥符初改賜今額知吉州太和縣林肇記常住田二百六十四畝山七百四十畝

石門山饒益院縣西南六十里唐景福二年置曰石門舊以石門山得名皇朝治平元年改賜今額常住田

八十七畝山二千六百畝

鳳巖寺縣西四十里金川鄉唐開成元年建皇朝隆興初主僧宗曉刺血書大般若經六百卷翰林學士馮楫題跋常住田三十畝山五畝

教院十一

定香院縣西六十里晉天福八年置名太平皇朝治平二年八月改賜今額常住田八十七畝山一百三十四畝

寶巖院永明寺之北皇朝景祐中置號天台教院鄞宰虞大宗記嘉定十年主僧如理陳于朝賜今額常住田一百三十五畝山無

赭山清果院縣西南十里周顯德六年置名赭山皇朝治平二年改賜今額常住田二百二十五畝山四十二畝

雲湖慶安院縣西北一十五里周顯德四年置名保安皇朝治平元年改賜今額常住田三百畝山二百二十七畝院本以湖得名今湖廢矣院之前有古松夾道綿亘數里望之如雲其一最巨而奇蜿蜒如龍飛偃如蓋臨池上院之後有流泉潺湲出于深山窮谷中僧用巨竹連筒引行數里入香積廚以供用其流

匯于松下石池溢而出于溪龍圖閣學士舒亶有詩曰門前畀嶂繞潺湲付與林僧夜定還松蓋作雲連十里竹龍行雨出千山白公香火蓮開後謝氏池塘草碧閒我亦鳳皇臺上客圖閑卻笑未能閑邑長沈時升有造舟之役睥睨茲松將斤斧焉里士文學馮覲作詩曰寒松一幹老蒼蒼古寺門前歲月長匠伯偶圖舟楫利禪翁方患斧斤傷得全此日同齊櫟勿翦他年比召棠可但與公期久遠相將俱列大夫行且述舒亶詩以遺松賴以不伐僧遂併二詩刊于石

五峯山廣福院縣西北三十里舊名五峰院唐元和元

年置皇朝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常住田七十畝
山七百四十一畝
禪于山吉祥院縣西南四十里晉天福八年置曰禪于
院皇朝治平二年八月改賜今額常住田二十三畝
山一百四十畝
雲溪廣福院縣西南三十里唐光化元年置名壽聖隱
士楊適嘗記之紹興三十二年改賜今額常住田六
十畝山三十三畝
補陀院縣東北十里唐大中六年置名大中觀音院皇
朝治平二年改賜今額常住田四十四畝山二百六

畝
普濟院縣東北一里本普濟律院之子院也皇朝嘉祐
中建僧正宗記今爲十方教院常住田五十畝山無
白巖院縣西南六十里皇朝乾德四年置天聖中賜今
額常住田一十四畝山無
妙應院縣東德門鄉皇朝治平四年置爲觀音殿建炎
兵亂獨免于火紹興四年僧悟證增屋三十楹右宣
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習記本甲乙住持嘉定中
改爲十方教院久浸圮寶慶三年僧文會重修宣教
郎新特改差知婺州浦江縣李知退記常住田一百
六十七畝山無

十方律院六

三峯山廣福院縣西南七十里唐會昌元年置曰三峯
院皇朝熙寧元年改爲壽聖紹興三十二年改賜今
額常住田二百二十六畝山五千二百七十畝院有
智交律師塔黃州教授曹粹中銘
華嚴院普濟寺之西南隅皇朝端拱二年建吏部郎中
陳時舉記宣和初改爲十方禪院紹興二十年本府
保奏賜今額復爲律院常住田一百二十畝山無
佛跡寶巖院縣東北四十里唐天寶元年置曰佛跡院

以山下有佛跡而得名皇朝治平元年十一月改賜
今額常住田一百一十畝山八百四十畝
資國廣福院縣西南六十里唐咸通五年建名資國院
皇朝熙寧元年十二月改名壽聖紹興三十二年改
賜今額常住田四十畝山二十五畝院有藏殿顧庵
居士劉應時記後寺僧元實興建佛殿三門僧堂慈
川逸民劉叔温記
吉祥廣福院縣東一十里唐文德二年置名吉祥皇朝
治平二年八月改賜今額常住田一十畝山二百八
十一畝

靈龜山福源院縣西六十里名永安唐廣明元年建皇朝寶元二年改賜今額景祐二年縣尉宋縝記院之東南有葬法師骨舍利石塔內翰楊億嘗爲眞贊中丞舒亶遊此寺有詩云一橋雲借路雙沼月分秋後更禪剎今改爲律院常住田二百一十七畝山一百五十畝

甲乙律院十六

永明寺縣西二里唐儀鳳二年邑大夫呂珂捨宅爲之原號禪林院高宗賜名大寶院天寶中改爲大寶寺會昌中廢毀皇朝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常住田

二百四十畝山無唐李華撰左谿碑銘云明州大寶寺僧道源純得醍醐飽左谿之道味道源乃此寺名僧也寺有亭曰四香縣令盛次仲爲賦四絕一云擾擾紅塵爲底忙僧家自日自舒長朱簾著地寂無事百刻寺春一炷香二云四圍老綠夏陰涼一枕南風睡思長夢裏不知身似蝶等閑飛入白蓮香三云霜晴郊見湖山好境靜方知日月長陶令醉多難入社時來采菊飲秋香四云趁雪看山坐小牀白雲影裏玉虹長不知砌下梅花發只怪開簾有暗香

普濟寺縣東北一里本吳太子太傅都鄉侯闕澤書堂後捨爲寺歷代毀廢唐大中二年縣令李楚臣復立爲德潤院以澤字德潤故取名之乾符中勅賜應天德潤寺僧文義大師清宴銘于石皇朝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常住田二百五十一畝山無寺有僧遂端誦法華經晝夜不輟唐咸通十二年趺坐而逝口出青蓮華七莖既窆二十餘年冢開屢有光發眾開視之形質如生即迎眞身歸院加以漆飾裝嚴而奉之左街僧錄贊寧爲之傳寺之東岡有松如龍石如虎皇朝元豐中令盛次仲有詩云一松偃蹇蒼龍盤一石巉巖怒虎蹲漫來題作龍虎軒只恐風雲捲將去因以龍虎名軒松奇怪秀特晚忽枯悴先是邑士登第者不絕後二十舉寂無人此松既枯登第復相踵丙辰尤盛或以秀氣爲松所奪今復還焉軒之北有亭曰鄰月元豐八年令崔熙重建今廢寺之前德潤湖之心有亭舊名清音天聖九年餘姚令孫籍記大觀二年縣令唐昌期改名涵碧

覺林院縣西六十里唐景福二年置名保德皇朝治平二年改賜今額鎮東軍節度推官項睎記常住田三十四畝山一百二十三畝

金繩院縣西四十里唐天祐中慧孜法通二僧以古華嚴寺址捌之後唐清泰二年錢氏名以護國皇朝大中祥符間改賜今額觀察推官關杞記院有韶國師所得隋文帝感應舍利一顆主僧德昇建甎浮圖於院前以奉之常住田一百五十二畝山一千七畝

金仙院縣西北七十里唐乾元二年置名福林皇朝治平二年八月改賜今額有蕊殿蜀僧寶曇記常住田一十六畝山一百六十四畝

度門院縣西六十里唐廣明元年置曰西峰以西峯山
得名皇朝治平二年八月改賜今額常住田無山一
百八十畝
證心院縣西五十里晉天福七年置名新慶皇朝治平
二年改賜今額遵西項傳記常住田一百六十四畝
山三百八十八畝
甘露院縣西南六十里唐開元二十八年置曰上福龍
山以山名名之皇朝治平二年八月改賜今額常住
田一百三十四畝山一百九十四畝沙門遵式銘于
石

定慧院縣西南六十里晉開運二年置名支山皇朝治
平元年改賜今額常住田二十五畝山一百八十畝
法蓮院縣東南一十五里吳越寶正二年置名蓮花皇
朝治平二年改賜今額常住田六十畝山五十畝
白龍慈化院縣東南十里五代漢乾祐中僧師誉結宇
于此日誦華嚴經嘗有白龍矯首室外皇朝建隆二
年置院因號白龍治平元年改賜今額常住田四十
畝山無
精進院縣東三十里舊名靈山保國唐廣明元年置皇
朝治平二年改賜今額
定林院縣東二十五里舊名峰山院晉天福二年住箚
禪師開基皇朝天聖五年改賜今額貢士邵賓暘記
常住田八十二畝山一百畝
妙峰院縣之石臺鄉皇朝建中靖國中置常住田五十
畝山二百四十畝
廣濟院常住無
寶慶院縣之青林渡舊曰青林庵嘉定十五年賜今額
越二年改元適與寺額合
廢院一
太平院縣西太平村唐天復二年置僧居遂記

尼院一
永壽尼院縣北二十里嘉定初移賜今額
敘遺
存古
古句章縣在今縣南十五里面江為邑城基尚存故老
相傳曰城山旁有城山渡西去二十五里有句餘山
又有句餘村郭璞謂句餘山在餘姚北句章南二縣
因以為名其實山在餘姚東句章西舊經古句章城
在鄞縣南六十里今鄞縣之西南有句章鄉然按漢
書地理志句章渠水東入海則所謂城山渡即其渠

也晉劉裕東討孫恩實戍句章每戰陷陣賊乃退還浹口今定海縣大小浹口是也是時孫恩泛海出沒禦之當據要衝而今句章鄉乃在山閒必非戍守之地鄉名句章特以其地素隸句章縣故爾句章舊讀爲句今讀爲章句之句

太平村在縣西六十里屆紹興府餘姚縣一百里按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山部載太平山云孔皐會稽記曰餘姚縣南百里有太平山山形似織四角各生一種木木不雜姚江源出太平山東至浹江入海齊孔稚珪遊太平山詩曰石險天貌分林交日容闕陰澗落

春榮寒巖留夏雪晉孫綽太平山銘曰鬼峩太平峻嗥華霍秀嶺樊緇奇峯挺嵽上干翠霞下籠丹壑有士冥遊默往寄託肅形枯林暎心幽漠亦既見止澗焉融滯懸棟翠微飛宇雲際重巒蹇產回溪縈帶被以青松灑以素瀨流風佇芳翔雲停靄因其地有太平山故以名村焉

千人壇在縣西南十五里高數仞其上可容千人耆老相傳云昔秦始皇東遊會稽登山望秩以求神仙至此見羣峰連延東入於海乃命方士徐福立壇祈禱因以爲名

後漢鄞縣令王修墓在縣西十里事跡見郡志敍人

晉虞琦墓在五馬山縣西南六十里虞氏譜云琦博學強識當時所稱累遷至伏波將軍

晉虞胄墓在橫山縣東南十里虞氏譜云胄好學不怠仕至散騎常侍嘗居此山死因葬焉至今呼爲常侍墓

宋朱蘩墓在朱墓山縣西六十里宋書云朱蘩字秀整吳人也州舉秀才歷中書郎轉台州刺史有林壑之志卜居此山死因葬焉

梁虞荔墓在鳴鶴山縣西北六十里梁書云荔會稽上

虞人也以博識聞舉宏詞累遷中庶子卒於官歸葬此山

梁虞孜墓在東湜山縣西南三十五里孜舉秀才累遷至散騎常侍著內典要三十卷

梁建威將軍虞驁墓在漁溪山縣西北五十里

梁東海太守虞野人墓在戍溪山縣西南三十五里

隋金紫光祿大夫陳詠墓在城門山縣西南十三里隋書云詠字休盛仕爲懷安令遷城門校尉會稽從事屬隋初多故因留葬此遂以名山

唐張孝子父司馬墓在虎卧山縣西三十里事跡見郡

志敍山

舊志載晉虞喜墓在亶洲山縣裏花園十五里今縣無此山詳見郡志敍山

卷第一

敍縣

沿革論　境土

風俗　縣令

社稷　城隍

學校　城郭

坊巷　倉庫務場

公宇　官僚

驛鋪

敍山

敍水渠堰湖閘橋梁津渡附

敍産見郡志

卷第二

敍賦

鄉村　鎮市

田畝　戶口

夏稅　秋稅

酒　商稅

雜賦　職田

鹽
敍兵
水軍　弓手
土軍
敍人見郡志
敍祠
神廟　宮觀
寺院
敍遺
車駕巡幸已見郡志　紀異

存古
四明定海縣志目錄

宋　羅　濬　等　撰
定海縣志卷第一
敍縣
沿革論
定海縣東南北三方距海中央微隆形如伏龜秦會稽郡句章縣地也越句踐欲置吳王甬東杜預云句章縣東海中洲也海中洲今昌國是已在定海之東則定海爲句章地可知晉安帝時孫恩寇上虞劉裕戍句章出戰賊退還浹日卽今縣之大小浹是已隋開皇九年併餘姚鄞鄭入句章唐武德四年析句章置鄞

州八年廢鄞州爲鄞縣則今定海地乃爲鄞縣之望海鎭元和十四年浙東觀察使薛戎奏棄望海鎭不屬明州從之詳見郡志錢鏐奄有吳越復以隸明州更名靜海鎭尋置望海縣梁開平三年也未幾改曰定海鄞亦改爲鄞皇朝熙寧十年割鄞縣之海晏靈巖太邱三鄉隸本縣元豐元年割本縣之金塘鄉隸昌國
定爲上縣凡七鄉
境土
東西二百九十里南北二百五十七里
東至昌國縣界以本縣崇邱鄉青山嶼接海面號鮫門

山爲界縣東至海岸三里自海岸至鮫門山約半潮折三十七里計四十里自界首至昌國縣約一潮計二百里

西至鄞縣界五十里以本縣清泉鄉西陳渡浦橋北爲界自界首至鄞縣一十五里

南至鄞縣界三十五里以本縣靈巖鄉河頭鋪育王山隴爲界自界首至鄞縣三十五里

北至本縣岸二里卽是海面直連至平江府海洋爲界但以潮下行舟約一潮折二百二十里其分界處係大海

東南到本縣海晏鄉烏崎山海洋爲界計一百一十里本縣至海洋一百五里自海岸至烏崎山五里其分界處係大海

西南到鄞縣界三十五里以本縣崇邱鄉褚浦堰東爲界自界首至鄞縣三十五里

西北到慈溪縣界一百二十里以本縣靈緒鄉東墟步爲界自界首至慈溪縣三十里

東北到本縣岸二里卽是大海直接至昌國縣界以潮下行舟約半潮至昌國縣金塘鄉折一百五十里自金塘至昌國縣二百里

風俗

蒂江瀕海之地蠻舶之賈於明明舟之販于他郡率由此出入鮫門虎蹲可以艤纜謂之泊潮縣御前水軍雲屯數千竈人物阜繁魚鹽富衍士習相承皆詩書禮義之訓而山谷之民耕桑樂業有老死不識縣邑者俗多醇厚云

縣令

吳文質以主簿兼令尉太平興國四年四月到任五年十月得替赴銓

姚中和以主簿兼令尉太平興國五年十月到任八年十一月得替赴銓

李　濟以主簿兼令尉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到任雍熙三年四月省罷赴銓

梁　雄守縣令端拱元年四月到任五月衝替

張又從化以太子左贊善大夫知端拱元年十月到任淳從化元年七月衝替赴闕自是始差京朝官知荅本縣置市舶司故也

尹文化以將作監丞知淳化元年七月到任轉著作佐郎四年五月衝替

張　巽以太府丞知淳化四年五月到任五年改太子洗馬都大鈐轄本州市舶司

馮　璉以將作監丞知至道元年正月到任咸平元年遷著作佐郎二年正月衝替赴闕

王　穆以大理寺丞知咸平二年正月到任四年十月滿

王　從益從者以著作佐郎知咸平四年十一月到任景德元年四月滿

劉　謹以大理評事知景德元年四月到任四年四月滿

楊　嶧以光祿寺丞知景德四年四月到任大中祥符元年轉著作佐郎二年四月滿

王皋以殿中丞知大中祥符二年到任三年四月就移知封州

阮昌齡以殿中丞知大中祥符三年八月到任四年七月遷太常博士十月在任致仕

呂仲奇以大理寺丞知大中祥符五年四月到任六年三月就移知寶州

李杭以著作佐郎知大中祥符六年七月就移知寶州到任七年十二月就移知寶州

李宋卿以太常寺太祝知大中祥符八年七月到任九年五月就移知循州

桑衍以著作佐郎知大中祥符九年十月到任天禧元年八月就移通判桂州

楊文友以大理評事知天禧元年十二月到任三年十二月滿

張士宗以衛尉寺丞知天禧三年十二月到任乾興元年四月轉太子洗馬是月滿

欒沂以大理寺丞知乾興元年四月到任天聖二年八月滿

張革以著作佐郎知天聖二年八月到任四年七月轉祕書丞十一月滿

吳昭允以大理寺丞知天聖四年十二月到任六年正月轉太子中舍七年四月滿

王淳以大理寺丞知天聖七年四月到任九年六月滿

喬文睿以太子洗馬知天聖九年六月到任九月轉殿中丞明道二年轉國子博士當年十一月滿

王正民以衛尉寺丞知明道二年十一月到任景祐元年十二月轉大理寺丞二年十一月滿

成元吉以國子博士知景祐二年十一月到任四年十一月轉虞部員外郎五年二月衛替赴闕

劉伸以衛尉寺丞知景祐五年二月到任寶元三年八月轉大理寺丞康定元年正月滿

趙拯以殿中丞知康定元年正月到任慶厤元年十一月轉太常博士三年三月就移知封州

徐沆以大理寺丞知慶厤三年四月到任四年九月丁憂

馬元康以祕書丞知慶厤五年四月到任七年四月滿

袁穆以太常博士知慶厤七年四月到任八年十二月致仕

馬用以太常博士知皇祐元年三月到任二年九月轉屯田員外郎三年十一月滿

姚程以大理寺丞知皇祐三年十一月到任四年二月就移監泗州轉般倉

章隱之以太常寺太祝知皇祐四年四月到任至和元年正月轉大理評事二年四月滿

鄭洙以殿中丞知至和二年四月到任嘉祐二年正月遷國子博士三年四月滿

李孝傑以大理寺丞知嘉祐三年四月到任四年八月移知信州貴溪縣

譚昉以大理寺丞知嘉祐四年十一月到任六年五月遷太子中舍十二月滿

鄭諤以殿中丞知嘉祐六年十二月到任八年三月遷國子博士六月覃恩遷虞部員外郎治平元年十二月滿

富隨以光祿寺丞知治平元年十二月到任二年九月改大理寺丞四年三月覃恩轉太子右贊善大夫當年十二月滿

李芾立以尚書虞部員外郎知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熙寧四年二月三日滿

李公綽以大理寺丞知熙寧四年二月初三日到任六年十月轉太子中舍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滿

陳湜八日到任當年七月十九日丁憂

崔稹以太子中舍知熙寧八年四月十八日到任元豐元年四月滿

裴士諤以尚書比部員外郎知元豐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任至二年六月丙轉尚書駕部員外郎三年口月改朝請郎四年四月滿

朱敏功宣德郎元豐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七年五月十三日滿

練定宣德郎元豐七年五月十三日到任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丁憂

周珹奉議郎元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三年三月尋醫

錢洵直右宣義郎元祐三年八月十一日到任七年三月十二日轉右宣德郎

葢士宣　右宣德郎元祐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到任八月二十四日致仕

趙士香　左朝請郎元祐八年四月十二月到任紹聖二年十月初二日滿

張輔之　通直郎紹聖二年十月初二日到任三年三月二十日轉奉議郎

王　崐　承議郎紹聖三年十二月初一日到任元符三年八月十七日滿

徐　禋　宣德郎崇寧元年八月初五日到任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轉通直郎

尤　絢　通直郎崇寧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到任大觀二年十月十六日轉承議郎

張　逸　朝奉郎大觀三年四月初一日到任政和元年七月十二日轉朝散郎

陳　抃　承議郎政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任十二月十四日丁憂

葉安節　朝請郎政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到任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滿

王大亮　宣教郎政和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到任宣和四年七月初二日滿

林　正　奉議郎宣和四年七月初一日到任十二月初五日丁憂

江少虞　宣教郎宣和五年八月十九日到任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改授鐘州教授

張　漣　承議郎建炎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到任三年八月內轉朝奉郎四年五月初七日滿

葢大淵　右承議郎建炎四年五月初七日到任紹興二年五月十三日滿

諸葛行敏　右奉議郎紹興二年五月十三日到任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丁憂

鄭　僖　右朝奉郎紹興四年二月十四日到任五年十月初九日滿

章汝翼　右宣教郎紹興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任八年六月十四日轉右通直郎十二月十四日滿

蘇德秀　右宣教郎紹興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任九年四月初二日轉右通直郎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滿

葉　珏　右宣教郎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轉左奉議郎

毛　亶　右宣教郎紹興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轉右通直郎十七年二月初二日滿

呂晉夫　右奉議郎紹興十七年二月初二日到任二十年正月十一日轉右承議郎二月初六日滿

趙　沔　右通直郎紹興二十年二月初七日到任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任滿

郭　鎮　左承議郎紹興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到任十一月十四日轉右朝奉郎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滿

林　椿　右承事郎紹興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到任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轉右宣義郎二十九年二月十一日丁憂

呂柔中　右通直郎紹興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到任三十一年九月改差監潭州南嶽廟

葛世顯　右通直郎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任覃恩轉奉議郎磨勘轉承議郎乾道元年正月十八日滿

潘　旦　左從政郎以令兼丞乾道元年正月十八日到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滿

胡　傑　右通直郎乾道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到任磨勘轉奉議郎

沈　時　右宣教郎乾道六年八月初四日到任磨勘轉通直郎

唐　銓　右通直郎乾道九年正月十一日到任兩紐磨勘轉承議郎淳熙二年三月十二日滿

劉嗣忠　宣教郎淳熙二年三月十二日到任十一月二十五日離任

陳公亮　宣教郎淳熙三年四月初五日到任次年磨勘轉奉議郎五年四月初八日滿

楊克忠　宣教郎淳熙五年四月初八日到任六年十一月磨勘轉奉議郎八年七月初五日滿

蘇光庭　宣教郎淳熙八年七月初六日到任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差監潭州南嶽廟

錢　孜　通直郎淳熙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到任磨勘轉奉議郎十三年二月十四日丁憂

曾　梁通直郎淳熙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到任磨勘轉奉議郎十四年七月十六日避親離任

唐叔翰　通直郎淳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不及考差監潭州南嶽廟

趙鈇夫　宣教郎淳熙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到任磨勘轉奉議郎紹熙二年七月初二日滿

陳　造　宣德郎紹熙二年七月初二日到任磨勘轉奉議郎五年七月初十日滿

韓永德　宣教郎紹熙五年七月初十日到任覃恩磨勘轉承議郎

秦　澤　宣教郎慶元三年七月三十日到任不及考致仕

徐　杲　奉議郎慶元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任五年九月十五日避嫌離任

王百揆　朝奉郎慶元六年正月初九日到任該磨勘轉朝散郎嘉泰三年三月初三日滿

商逸卿　宣教郎嘉泰三年三月初三日到任磨勘轉奉議郎開禧二年四月十四日滿

趙奇夫　通直郎開禧二年四月十四日到任嘉定元年八月初八日因事離任

崔端學　通直郎嘉定元年十一月初三日到任五年二月初一日滿

蔣　綸　通直郎嘉定五年二月初一日到任次年磨勘轉奉議郎賜緋七年十月初四日滿

錢德邦　宣教郎嘉定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任十一年八月初四日滿

趙珙夫　宣教郎嘉定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到任

施廷臣　宣教郎嘉定十四年九月初六日到任寶典寄勘覃恩轉承議郎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滿

趙汝鑑　通直郎嘉定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覃恩磨勘轉承議郎寶慶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滿

陳　縝　通直郎寶慶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到任

社稷

壇在縣西一里開禧元年令商逸卿修

城隍

廟在縣東南七十步梁貞明二年建

學校

皇朝雍熙二年主簿李齊始建先聖殿于縣東二十步至道元年令馮璉增修崇寧中詔天下行三舍法因增廣爲學宮建炎四年燬于兵紹興八年令章汝翼改建于縣東北半里慶元元年令韓永德重建大成殿歷三令始備講堂曰明倫久亦圮嘉泰四年令商逸卿撤新之邑人胡大任黃君中益地以拓學區嘉定四年令崔端學乃創立四齋曰育英曰養賢曰升俊曰達材米有廩祭有庫疊石爲泮水橋設重門于立直舍三間闢小學齋曰求益環泮水之岸皆甃之十二年趙珙夫宰邑相繼撥官產以增學租舊租之湮沒者覈實而附于石養士始僅足矣商與崔之所建皆商實記之

祭器商逸卿修

祭服闕

御書

紹興御書淳熙十六年頒降

寶慶訓敕士風御筆二軸一軸漕司頒降一軸本府頒降

官書

史記二十四冊　兩漢書四十八冊

唐書四十冊

右開禧元年令商逸卿置

通鑑要覽

右嘉定四年令崔端學置

錢糧舊收米穀後八百石職掌不明遂多湮沒嘉定十二年令趙珙夫增置學租且驅磨舊租之數刻于石而湮沒之久者追尋未竟今以見管數紀之

米五百九石九斗九升八合

穀五十四石五斗

租錢六十貫文

城郭

縣城周環四百五十丈壕三百餘丈世傳錢氏開邑時置

坊巷嘉定八年主簿戴栩攝邑始立門牌各以坊市舊事建立

通利坊　乘安坊　景福坊

榮桂坊　淑孝坊　富德坊

亨濟坊　柔遠坊　棲鳳坊

孝行坊　和豐坊　保定坊

善慶坊　上安坊　清晏坊

洪化坊　僊桂坊　神秀坊

寶山坊

倉庫務場等

倉縣城內

庫縣廊

酒稅務縣東南一百五十步天禧五年置

瀝浦稅場縣西北六十里

清泉鹽場縣南十三里崇邱鄉覺海院東

龍頭鹽場靈緒三都去縣一百里開禧元年置

穿山鹽場海晏二都去縣九十里乾道中立為清泉子場開禧二年改為正場

長山鹽場靈巖二都石浹碶下去縣四十里舊隸清泉嘉定四年改為正場

居養院縣東一百三十五步元符二年置

安濟坊與居養院相鄰崇寧元年建久而皆圮嘉定十四年令趙珙夫重建安濟院

漏澤園縣西一里一百八十步崇寧三年建

公宇

縣廳梁貞明二年立皇朝雍熙元年主簿李齊修建炎四年燬于兵紹興元年令葢大溯重建淳熙四年三月令陳公亮再建縣門其上為勅書樓紹熙五年樓圮于風六年令韓永德重建

靜安門縣前

迎恩門嘉定八年主簿[illegible]溯權縣立

海光閣舊名多稼亭在縣廳西北嘉定四年二月令崔端學重建

清輝軒海光閣前嘉定十三年令趙珙夫立

永賴亭淳熙十年新疊石濈海塘六百餘丈十六年通判林楠作亭臨之在水軍第一將營之後

海晏亭嘉定十五年增砌石塘五百二十丈又建亭于統制衙後名以鎮海寶慶二年守胡榘改扁今名

航濟亭縣東南四十步元豐元年建爲麗使往還賜燕之地建炎兵燹遂廢

柔遠亭縣南五十步舊名巨川崇寧二年令徐禋重建更名建炎四年燬于兵

迎麾亭縣西三里靖康二年權縣徐逋成建今廢

官僚

丞聽事縣東一百二十步崇寧五年建

主簿聽事縣東南一百步舊本水陸管界巡檢寨嘉祐八年令鄭諤奏請移寨于澥浦以其地濫簿廳廳側有淮海樓爲秦少游作也建炎四年燬于兵慶元五年主簿陳廣孫重建攻媿樓鑰記之怪淮海集題咏不及定海其實少游嘗在浙東帥程闕館中程辟之爲定海簿而竟不至記文謂是官而未始至後人遂借公爲重而名斯樓斯言得之

尉聽事縣東八十步淳熙元年建

監酒聽事縣東南一百步自水軍抱認酒息錢省罷監官聽事遂爲水軍酒務

監稅聽事縣東南一百步柔遠亭之側

海內東寨巡檢梁貞明二年置駐劄迎賓院皇朝天聖元年改今名建炎四年燬于兵有步建炎四年燬于兵有旨土軍併就西寨官省

海內西寨巡檢聽事舊在縣西南三十步嘉定七年攝守程覃奏請移軍屯烏崎頭八年五月十七日井

聽事移建

白峯巡檢建炎四年置就諸寨撥土軍隸于海晏鄉眞

濟川館縣南三十步舊名利涉崇寧三年火紹興八年令章汝翼重建改名濟川淳熙初令唐銓重修久而圮嘉定元年三月令趙奇夫重建易亭曰館崔端學繼之始落其成

西門鋪縣郭南至清水鋪二十五里北至縣五里

清水鋪清水坊前南至鄞縣桃花鋪二十五里

河頭鋪育王河頭西至鄞縣桃花渡五十五里東至蘆浦鋪五十里

蘆浦鋪穿山碶東渡海洋至昌國縣

鼓山

山

候濤山縣東北八里一名招寶山耆舊相傳山下有蛙生明珠往來波濤之間漁人或得之即光耀逼人

浪繞作舟不可行投之乃止

巾子山縣東北八里與候濤山形勢相控為潮水出入之障蔽邑無水患者兩山之力非二山障蔽不可為邑矣

金雞山候濤山外海口世傳山內有金雞正鎮海門

鮫門山縣東四十里一名嘉門其山環鑲海口出鮫門則大洋也

虎蹲山縣東二里屹立海口象形而名之

瀝山縣東二里海中

印山縣東一里

梓蔭山縣東一里統制馮楠夷而築之上建屏山堂

竹嶼山縣東南一十二里

青峯山縣東南一十五里

樂家嶼山縣東南二十五里

蘆山縣東南石湫浦

鬼嶼山縣東南石蓮灣好事者易名寶嶼山

小三山縣東南四十五里

啓霞山縣東南七十里

柏香巖啓霞山下

紫石頭山縣東南八十里以石色得名

雲雾山縣東南八十里

瑞巖山縣東南九十里山有十二峯皇朝大中祥符五年有芝草生于青松峯之下守臣康孝基奏奉勅褒諭云和氣所蒸靈苗載育時惟珍物著厥祥經省覽貢陳良增嘉悅想宜知悉詔牌具存

大蓬山縣西北一百里

烏崎山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大榭山小榭山縣東南一百二十里

盤峯山縣南七十里水遶太白山陰而出凡三十六盤

靈巖山縣南四十里

陳山縣南一十五里

飯甑山縣南三十里

剡峯山去縣十五里下有泗洲堂

長山縣南十五里

南山縣南十里

東山縣南十里與南山對峙

龍山縣西南三十五里形勢如龍

慈峯山縣西南九十里耆老相傳左慈嘗隱此山故以為名

算嶼山縣西七十里

新婦山縣西北六十里

石壇山縣西北七十五里其山有石如壇

伏龍山縣西北八十里一名箬山其山跨東海西海之門宛若龍頭龍尾之形又若龍赴海之狀因名伏龍山內有刺史門石壇乳井產櫧子木水產紫菜獨勝他所者名伏龍菜餅

紋水渠堰碶閘橋梁津渡附

水

海環縣之東南北山勢盤旋潮汐積淤善經理之皆可爲田稍失隄防風潮衝擊則平田高岸悉爲水鄉淳

熙十四年令唐叔翰與水軍統制王彥舉統領董珍申府聞于朝文降錢米倣錢塘江例疊石甃塘岸六百二丈五尺嘉定十五年接連增甃五百二十丈益府荐有請朝廷續賜費也其工役縣尹旄廷臣水軍統制陳文分董之塘有峻坂捍禦甚固本縣又準行下于石塘盡處再築土塘三百六十丈以續之有永賴海晏二亭臨石塘之上經始之難後來者不可忽

大浹江縣南一里與鄞江通

小浹江縣南一十五里

富都湖縣南五十五里又曰萬金湖周環三十里溉民田二百餘頃

彭城湖縣南四十五里溉民田一百餘頃夏侯曾先地志云牆下湖周環一十里即此湖也

楊溪縣南三十五里

章家溪縣南三十里

新婦潭縣南三十五里有娘娘祠

石湫縣東南三十里水源出太白王荊公經行記所謂下靈巖浮石湫之壑是也鄭瓚黃中有詩云一水玻瓈似若雪羣山俎豆勝方壺

華家匯縣東南二十五里

石蓮灣縣東南三十五里

朱家浦縣東南四十里

槎浦縣東三十里

東泉池在縣東泉有二脈其東之脈鹹其西之脈甘甘泉常盈雖遇旱暵不耗竭鹹者多涸有時而出味未嘗雜皇朝嘉祐三年令鄭洙以石甃四旁其廣二十餘丈其長居廣之半其深得長四之一邑人至今賞其利

鳳浦湖縣北七十里

沈窖湖縣北一百里溉民田數百頃

活水浦縣西三十里

渠堰碶閘

迪山碶縣東南海晏鄉一百里慶厤七年荆國王公安石宰鄞縣時鑿山爲之

張監碶縣西五里

石湫碶縣南三十五里

黃滿堰縣南十五里

大博堰縣南三十里

塘埭堰縣南三十里

楊木堰

橋梁

善慶橋縣偏半里

嘉定橋縣東一里

曹家橋縣東一里

市西橋縣西二里唐開元中建

通利橋縣西二里

雙橋縣西二里

小浹江橋縣南一十五里熙寧六年建

和尚橋縣南十八里

大明洋橋縣南二十里嘉定中重建

衙家橋縣南二十五里

雙綘橋縣南二十五里

童家橋縣南二十五里

蔣博橋縣南二十七里

石湫市橋縣南三十里寶慶二年重建

四柱橋縣南三十里

師姑橋縣南三十五里

呈聖橋縣東南五十里

撞山橋縣西二十里

三石橋縣西三十五里唐貞元八年建

孔浦橋縣西五十里漢乾祐元年建

駱駝橋縣西五十里建隆元年建

澥浦橋縣西北六十里唐大和二年建

石橋縣西南三十里皇祐年中建

津渡

大浹渡縣南一里

小浹渡縣南一十五里

東江渡

朱家渡

胡江渡

蘆浦渡縣東一百里乘半潮可抵昌國縣

敍產見郡志

四明志卷第十八

鄞　徐時棟校刊